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本朝京省人物考一百十五卷（二）

〔明〕過庭訓撰

明末刻本

人物考卷之二十六目錄

南直隸松江府二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二十六

南直隸松江府二

楊燦

楊燦字仲玉華亭人弘治乙卯舉於鄉尋丁外艱舉辛未進士筮仕桐鄉桐鄉當八省之衝民罷於逆送乃與查覈節制著爲定籍夜稽折夫之徒盡繩以法以賢能薦調開化去桐之日民輟耕罷市攀轅截路開化人好訟重利輕生甚至飲藥斷腸取快小忿生女不舉以嗇嫁貲皆痛與懲創其收馬金鎮之豪沮饒信姚源之盜寬殘破之賦尤爲人所懷服後陞刑部主事以行立祠祀之名曰鐵知縣云明年乞便養母改南京驗封主事已改考功又改武選而廖家宰紀選北以燦剛正篤實持法任怨又自武選改考功久之陞尚寶寺少卿轉應天府丞署京兆篆節財均賦平物砥價都人士便焉江寧丞王震貪酷事覺震已陞他縣囑者旁午曰彼邑之民何罪寬坐於法彭鶴齡者溧陽民也嘗忤其舅誣以盜詞服一訊立得其冤釋之其明而不苛類此會以災異懇乞休致是時子秉義已成進士官吏科給事矣

董恬

董恬字世良上海人也弘治丙辰進士初授工部主事分司徐州約束漕舟公私稱便改刑部員外郎郎中明習律例有族子二人同毆殺叔母恬謂法當敘服制重輕司寇擬以同罪果爲大理所反乙丑奉勑錄囚浙江平反減釋無不明慎事竣還朝逆瑾干政凡復命者必往謁恬旣不往又無所賂遺乃摭以踰期限罰米二百石餉邊正德戊辰晉大理寺丞又遷右少卿時中外多故大獄屢興叅駁明當具得其情吳僉事廷舉被瑾逮繫陶給事諧劾理譎戍恬皆周旋其間卒獲保全會瑾敗而乃有謂康海及恬俱爲

瑾黨者由是落職癸酉七月始上書畧曰臣遭逆瑾肆虐時罰米奪俸回話待罪挫辱百至而言者反以臣爲黨緣臣實究之臣身爲法官旣不能誅討元惡又不能乞身求退罪深責薄放歸田里夫復何言但禮進義退人臣之節不可不明乞勑銓曹覈臣事由明臣心跡俾素節得白於後世卽死無憾後事白詔以章服閑居至嘉靖丁亥卒年七十有四

李希顏

李希顏華亭人弘治癸丑魁禮闈授南京刑部主事擢廣東按察僉事時逆瑾勢傾中外希顏奉表詣闕不踵其門京師稱爲鐵腰李遷雲南提學副使振作士氣演人德之進本司按察使詞訟煩劇剖決如流以疾卒

張萓

張萓字德聯號顒拙上海人也登弘治壬戌進士授鄱陽令吏奸民衺號稱難治且歲輸無藝徭繁力屈民以爲病至則一切紓以惠政而抑強鋤汚獨加嚴焉踰年改嵊縣嵊之豪右多匿丁田以輕賦盡括其實無所詭隱學宮頹圮大爲繕葺以敎歲祀大都抱公履方不能偶俗以是失使臣意而輿論力歸重焉

復改政和擢守茶陵州民雜習悍盜賊多恃黨亾匿不可捕詰乃類編其族威以連坐民懼盜息邑比永新民多越境占田歲負稅三百餘石狀其弊白當道責永新吏督徵轉輸以紓民累至若禁市醢杓賑卹凡可以利民者靡弗殫力焉未幾以母憂去服除改潞州州有藩府輿役之擾且歲徵無定制豪右緣以爲奸悉爲會計使遞輸存留輕重相等焉擢湖廣僉事時長寶三府報獲盜百四十人察其誣引者悉原之尤嚴獄囚瘠死之禁不得令仇家有所中傷楚有捕蛇之役遣禁囚以往無擾民民麻政焉政多奸剌

墨額外濫稅皆釐正其弊治行冠於湖臬隨擢陞參議致政以歸歸則怡情泉壑謝跡城府六十有九卒於家

曹閔

曹閔上海人舉弘治進士授沙縣知縣任滿民號泣攀留累日不得去至隣邑民亦爭爲留之爲南臺御史正德初上疏極論宦官竊權下錦衣獄被杖幾不生瑾誅復官年未五十即引退養母十年母終枕塊得寒疾卒

唐錦

唐錦字士綱上海人少以文章爲長老所重弘治乙卯魁南畿明年登甲科以時名推修大明會典因親疾告歸侍養七年太安人嚴遣之始復赴部諸預修纂者咸授京朝官錦恥援例止以常資除知大名之東明縣縣治以河決頹圮披棘負萊隨宜區畫拆飭一新建言者以河患不息奏開元賈魯河行北直隸河南山東及漕運四巡撫議謂賈河淤爲平陸已餘百年且延袤數百里非動百萬衆費億巨萬無成功前元以開河致亂此非細故不若隨地隄備雖閔有害無他虞四巡撫藉其議以閣役遂寢其治守己執法一以安民爲本暇則勘校文籍手不釋卷郡諸公咸遣子受學因修大名府志十卷正德丁卯監司以學優才敏政舉民安上其最陞授兵科給事中奉勅清理廣東鹽法時中官劉瑾方肆貪殘諸所差委一失其望即中以奇禍錦查覈積逋百餘萬引除所司侵盜勒賣於法其餘悉與蠲除方是時復命者先謁瑾錦既不負衆又無所饋遺大忤其意然偵之無可誣也乃摘以逗遛不遇止擬公罪又遇革免乃於法外謫判涿州僅兩月瑾以逆誅轉陞南繕部主事方修 孝陵中官倚勅欲闢橫費一裁之以法覩舊額

省其半尚書孫公以是薦之勅使清理蘆洲大洗宿弊士中陞刑部員外郎丁艱郡邑重其清素以賻奠遺之悉謝去服闋陞本部河南司郎中諸淹禁逾十年未結者廉其可矜力奏出之竟任內無一滯獄司寇張公每以戒諸司丙子慮囚湖湘多所原貸遂薦陞江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江西士大夫重清議甚稱之己卯六月逆濠誕辰次一日變遂發三司官被械儀衛司後復移禁東廨兩僞千戶二十校守之因集城中民激以大義得捕守城內官杜茂僞千戶朱真輩四十二人奪其鎖鑰一城晏如時汀贛巡撫王公

守仁領兵駐豐城馳請入城已許其首功其所部奉新民兵萃往年招撫姚源遺寇輒乘亂夜掠燒蕩五十餘家錦將白之其領兵官畏罪先期譖之謂擒賊多出萬銳非錦功竟以地方失守落職

郁山

郁山字子靜號水軒華亭人正德庚辰中禮部試辛巳成進士出宰龍泉邑多礦賊狐潛鼠伏急則匿還峒閒緩則復出歲以爲常設計捕之盡寘於法調知臨海秩滿陞工部主政分司浙江歲多羨額吏因緣爲奸始創立簿籍以府幕一人監收貯之府藏自是

奸無所容用著爲式陞員外郎中出守溫州下車與所屬五縣爲約十條曰清淹禁華積年禁科買止供席正出納免罰贖別善惡禁淹育時嫁娶禁浮屠政以身先俗爲一變時張孚敬得 上寵未艾於郡大起治第強市民居一日謂張曰相公居朝喜稱伊傳周召而居家顧不肯爲蕭何李沆何耶且匝垣里許矣張目攝之而地亦不再廣或謂張相國旦暮被召僃在日月之際君勤苦半生甫得一郡而故與相提有如他日相國螫君獨不爲門族計耶咲而謝曰人生進退榮辱皆有定分即如子言吾便葛巾藜杖浩然而歸當何所損子視郁子靜豈騁赤子獵浮榮者哉治溫二年忽以痰疾暴舉卒於官年五十六耳山風乾端凝志節堅定人始望之若不可近久信其長者成與託交驩焉平生涉歷官途第以爲國爲民在念其視功名之際若浮塵流埃不足控揣也是年溫士人請於督學祀名宦而淞亦奉其主入鄉賢祠

李儒

李儒字宗文華亭人正德庚午舉於鄉明年中會試至甲戌始第進士時中貴竊柄凌轢士夫竟謝病以去家居十年未嘗一日歷乎其官而亦澹然無復有

冀於世也因自號宜散以見其志 世廟馭極詔起恬退之士儒就選爲建寧推官屬守缺攝守事凡一切利害當罷行者無不悉力爲之未嘗以攝守故自苟雖職專平刑而澤之及人不獨鞫訊讞論而已久之擢南京禮部主事南部爲散吏而秩司爲清曹經歲不知案牘儒以靖約宜於其官三年陞刑部郎中遂請老而歸時年五十七耳儒貌古而氣清恒居以簪笏爲桎梏自建寧歸行李蕭然惟破篋貯書數卷而已儉朴寡欲糲飯弊衣終身以爲常歸卧林臯極幽居之勝以自肆於園池竹居之間優游以至於老

較之老死汨沒於奔走者其人相去遠矣

戴　恩

戴恩字子充東濱別號上海人少穎悟儀狀端雅與弟懋在黌校俱以俊稱舉正德辛未進士授北京工部主事監浙江抽分事還收支管建乾清宮物料未幾轉員外郎督運營建大木戊寅進秩郎中階奉議大夫奉勅專理儀眞至臨清河道庚辰擢陝西參議未上官以疾懇乞致歸恩爲人外若寬弛而内寔機警明悟其監抽分也値歲課不登人咸難之恩曰吾寧以是獲戾不能效掊尅吏也御史王堯封特爲奏

免其職營建也出納物料總理愼勤有白金文綺之賜先是運木以民夫所在勞擾不能堪疏請用近京軍番替人頌其德其職河道也興舉廢墜剗滌蠹弊重開寶應裏河增修谷亭上下壩閘驛傳多空匱復苦權勢横索無紀轄益不支每公使至頗輒稽留不得發恩悉爲之處漸見規制　毅皇帝之南巡也郡縣吏往往棄印逃譴恩獨與總理河道御史龔公弘經畫供億送迎百務斬斬坐勞瘁搆疾因有歸志比得請時方五十有三乞身於未衰可謂達於功名之際矣

沈　霽

沈霽字十公華亭人正德辛未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嘉靖癸未遷福建副使丙戌改貴州副使加參政致仕卒年八十五號東海老人少有美質出語驚人讀書過目成誦一日錢文通公溥一見即歎曰此梁棟材也他日必爲偉器布政夏止軒寅奇之以女妻年二十一始爲弟子員更受學於憲副曹定菴時中之門已而從胡敬齋章楓山講程朱之學歎曰此遂學正脉也何以詩賦爲遂專心正學至忘寢食正德時江南病水區畫水利六條達於俞都憲俞有司行之

以利民擢御史往來臺端路出鍾山後湖之間顧而樂之扁其居曰山水之間每公事暇讀性理大全書一有所得即記録味而玩之正德戊寅奉命按視江北未至全椒三里縣有被謀死者已逾十年矣沿途而訴默聽而目識之至縣坐行臺訴者隨之入與之言因忽不見急索弗獲是時霽獨見之左右莫見也既而廉得其人遂竟其獄人稱其神祭酒汪偉立雪寃紀異碑記之蓋其仁明正直鬼神先識之矣時値大水歲饑上疏請發粟賑之活者數十萬逆藩謀爲不軌霽特抗章言之不報　聖駕駐南都累疏請回鑾

言極剴切時儲嗣未立特疏請建宗室之賢以繫天下望不報若備邊任將修德省愆親賢遠佞救災安民及興利除弊旌善糾慝崇正學闢異端廣言路踈內宦監紀綱前後百餘疏時論偉之遷副使肅清海道擒獲叛賊吳三黃福等一十餘起民甚德之有犯穿窬者諭之曰汝能改吾寬汝罪盜叩首願改行踰數月復犯捕者獲之盜告捕者曰向誓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沈青天耶遂自刎時有沈青天不愛錢日飲青溪水夜來不着眠之謠江西巡撫聶賢特薦之將召入會閩中有給事中史于光與海商王勝等欲

通番販易乃以貨賂按巡受而許之霽持曰不可此又盜賊所由起也禁弗容凡事有誤國害民者皆不曲從人誅之曰公若曲從必得獎薦霽曰吾豈以身計而誤國害民況吾薑桂之性老而愈辣雖華官退職亦所不計惟求其是而已矣改貴州兵備副使整飭憲紀動法聖賢率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而主以誠心建孔子之廟立朱子之祠行白鹿之教夷民由是信服至今稱之他如殲王藤之魁褫蒙氏之魄擒阿向之首不假兵車而元兇懾服小醜感化此皆其善政之卓然者也巡撫袁宗儒特薦之將處以京

職而柄相竊權正直沮抑歎曰非其時矣遂引疾懇乞休致得　旨以恬退可嘉准陞貴州布政司右參政致仕平生無私蓄雖歷任不受一物行李蕭然惟圖書數卷而已居家十七年屏絕人事日誦四書六經性理大全諸書并關洛語録潛玩義理驗之身心務爲踐履之學日對聖賢廢寢忘食者數年而後豁然貫通始知道理皆具於心不假外求若徒求之紙上而無得於身心則亦何益御史周亮北上謂之曰治天下在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羣邪肆毒君職在諫垣必當進君子退小人乃可致太平也周

再拜曰謹如教又曰霽每夜就枕必思所行之事合於理則安寢或少有未合卽輾側不安天明卽更其失如事已處而不可更者則書此事於壁後不敢再失也平生雅有著述不自表暴一日檢舊所著書盡焚之止存語録四卷閱之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忽遘疾強起正衣冠而坐曰嗚呼死矣哉於心亦無愧耳瞑目而逝時嘉靖乙巳也

楊豫孫

楊豫孫字幼殷華亭人爲人絕穎慧彊記博極羣書性端嚴沈毅明於理學卽私居無燕褻之容與人交

傾腑腑相示而尤好稱引善類年十七舉應天丁酉鄉試登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陞禮部祠祭司員外郎郎中陞福建監軍道副使改湖廣提學副使能正己率人望之儼然諸生自考校外不輕交一語尋陞河南參政召入爲太僕寺少卿未幾改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時華亭公當國引豫孫自輔凡海內人物與國家典章悉諮而後行由是士大夫欲求知華亭公者日輻輳其門豫孫遜謝之終不能遺乃力求出遂擢僉都御史巡撫湖廣豫孫練達政務諳識人情案牘剖決如流日坐鎮雅俗而已接

下官勤款有禮吏犯小過輒以好言勸諭之不欲爲東濕毛鷙之令人皆愛而憚之踰年地方稱繇事以病卒於官遺命家人無受賵賻浼我平生其後上下諸司有所饋遺悉卻不受其守已峻潔至死不渝如此所著有經史譜遺二卷成史若干卷文集若干卷

朱豹

朱豹字子文上海人以正德丁丑進士知奉化縣調綦餘姚尋擢貴州道監察御史有直聲數上書言便宜事言經國大猷未幾出爲福州守以卒福人之誦德不衰治邑時也平生詩文甚多其先以詩名者四世所由來者遠矣

敖英

敖英字子發青浦人正德辛巳進士由南刑部歷陝西河南學憲官止右轄所著心遠堂詩與幽思遠盡經緯徑超悟上乘足稱名家又著綠雪亭雜言東谷贅言皆指修身立政之大者非尋常稗官家可例觀也

楊秉義

楊秉義字士宜號麟山其先自上海徙華亭正德丁卯領南畿鄉薦甲戌舉進士授行人司行人丁丑遷

兵科給事中當是時寧庶人有異志而諸權倖相比周爲姦知言必不用引疾歸庚辰 武皇帝內誅外討政由已出乃起用改擢吏科辛巳 世宗即位銳意治理上言 先帝初政勤明中遭壅蔽國事日非陛下承付託之重當臨涖之始乞以爲鑒崇正學親儒臣謹號令絕進獻貴執奏於有司付參駁於臺諫詔旨不爲空言章奏不至停閣然後諸邪莫入而至治可期 上深嘉納焉中貴江彬以迎立功入掌司禮封弟英爲伯上言彬以鷹犬事 先帝虧損聖德陛下入奉大統本出祖訓彬何功而受重賞詔奪兩

人官劾楊侍郎儀姦回固寵罷之奉命犒邊軍故事
隆慶州步隊軍餘及鎮邊召募之衆賜皆不及而守
禦白羊口堡諸軍以名隸涿鹿亦不與行至居庸奏
其勞詔賜白羊視居庸餘皆半給至宣府盡發漏丁
奏補給銀二萬兩又奏發內帑戶部羨銀積粟居庸
紫荊鴈門等關為戰守備邊人賴之未幾丁母憂甲
申服除仍為吏科奉命巡視京營上言　祖宗重根
本計久遠設五府以統四十八衛立三大營以蓄精
銳十二團營以備調遣今承平既久官軍日減官馬
日耗一旦有警何以為策宜詔兵部選將官實軍伍

惜戰馬如　祖宗之制從之丙戌遷右給事中丁亥
詔百司陳政之利民者首疏七事曰懲貪刻定法守
輕差徭省包賠蘇糧役恤竈丁謹邊防時稱有實會
制考察京朝官劾奏大學士張孚敬而下二十四人
或詰自辯曰予言誠謬然願吾有此言不願君有此
行辯者愧服其秋司徒錫山秦公司空安成趙公相
繼去國而陳道瀛以黃冠為太常少卿抗疏論之不
報遷禮科左給事中戊子遷吏科都給事中尋病疽
解官

徐階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世受耕不仕至父黼授宣平縣
丞階生甫周歲而女奴墮之眢井小吏之婦號而出
之則絕矣後三日蘇五歲從父黼任墮括蒼嶺深
百餘丈衣絓於樹得不死二十舉應天鄉試學士董
玘讀其文於黜卷而異之寘高等明年對策遂為第
三人及第階為人短小白皙秀眉目善容止既入謁
內閣輔臣楊廷和見而獨異之指以語其寮曰此少
年名位不下我輩尋授翰林院編修予歸娶且北上
念世父老亟返棹至彭城而聞訃歸服除補故官階
性頗好讀書為古文辭傾身以事豪賢長者時新建

伯王守仁以講學傾東南階與其門人歐陽德同年
而善之遂為王氏學已而充經筵展書預修大明會
典再預修祀儀大典時　上好更定禮制欲絀孔子
王號去像為木主遷豆禮樂皆有所抑損而首揆張
孚敬綠　上指而發之下儒臣議相故囁嚅亡異同
者階獨條其三不必五不可狀甚辨疏上報聞孚敬
坐朝堂召階盛氣詰之階徐理前說且曰　高帝盡
革嶽瀆號而獨不革孔子者何也孚敬遜曰　高帝
少時作耳胡可據階曰　高帝定天下而後議禮寧
少耶果若明公之議四郊何以力據　高帝少作乎

敬頗盡赤曰爾謂塑像應古禮不階曰塑像非古然既以肖而師事之何忍毀也乎敬曰程氏不云乎一毫髮不似吾親可以親名之乎階曰一毫髮而似吾親毀諸可乎且明公能盡必　列聖之御容無毫髮不似乎哉即何以處之乎敬語塞怒曰若叛我階正色曰叛者生於附者也階故未嘗附明公何得言叛長揖出于是　上亦緣乎敬意爲或問以難階而斥之外爲延平府推官故事自禁近出爲小官第優游養重耳階獨曰官大小非王臣耶且盤根錯節所以礪我不淺乃單車馳之郡至則連攝郡事清凨繫囚

三百更輸銀法毋滞猾胥手毀淫祠刱鄉社學奬其所受郡析書而韻宋儒之格言以授之使誦習㩦獲尤溪之劇盜百二十人盡掃其窟穴三載遷黃州府同知當發鄉父老吏民祖餞傾道勸去思之文于石道擢浙江按察僉事提督學校階益勤于職歲行郡邑必徧以正文體端士習爲先既唱名人人爲語所以甲乙故諸生人人退自快服三載進江西按察副使以新建伯故有大功江西爲祠祀之而大推明其學後以　皇太子出閣召拜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丁母喪歸服除即家擢國子祭酒其爲祭酒雖籍諸生淑慝以示懲勸而大指出于寬久之根禮部右侍郎尋改吏部時年僅四十三故事吏部大僚鎬車門所接見庶官不能得數言以示嚴令階曰若爾何以能盡人才也乃痛折節修詞色而下之見必深坐亹亹咨訪邊腹要害吏治民瘼與尚書熊浹傾誠翼賛相與勵廉節奬恬退振淹滞抑躁競一時翕然歸賢會浹以直諫忤旨去而階數署部事所推轂皆天下長者又之得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明年掌院事兼會典副總裁又明年與推內閣不果道禮部尚書仍兼學士　上察階勤敏又所委應制文獨

多稱　旨召入直無逸殿廬　賜飛魚服及尚方珍饌會吏部闕尚書廷推階爲首　上不悅曰階方侍朕左右何外擬也階遂請立　皇太子不報復連上疏請之又與同直四臣請之皆不報明年以　萬壽推恩加太子太保虜闌入塞遂薄都城階手疏請釋邊將之在獄者若戴綸歐陽安等詰行營自效報可已又請　上還大內亟召羣臣計兵事　上雖褒階忠愛而尚難還內召見羣臣時內閣推階督視九門階亦慷慨請行　上倚以自安會有中涓陷虜歸者以虜求貢書叩云不許我則進兵　上以示階及嚴

嵩等且召對便殿　上謂且柰何嵩猶爲緩語曰錢
賊耳不足患階曰傳城而軍殺人若刈菅何謂餞賊
　上曰然復問虜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袖曰禮部事
也　上復問階階曰賊重且深矣不許恐激之怒許
則彼逞而厚要我　上曰苟利社稷珠玉皮幣何愛
焉階曰要有重於珠玉皮幣者　陛下能許之否
上悚然曰卿筴之遠雖然當何處階曰請計緩之
上曰何謂緩階曰請遣譯者至虜所詰之以用中國
書而無番文且徵其情實實則許之貢而責其暫出
邊我得以益修備而援兵益集虜且走不走而擊其

道歸可十全　上稱善者再嵩乃進曰　上幸一出
視朝　上不答階與李本從傍史之　上曰可爾得
無驟乎階曰虜鴟張甚中外方洶洶恃　陛下得一
踔聲若大旱之得雷霆胡驟也　上始首肯階出爲
會廷臣議皆言求貢非虜本情不宜示中國弱階因
兼酌所以面請者疏上而　上果視朝申飭中外責
敢言事者甚厲虜尋以飽去乃下階疏弗許貢階因
陳善後數策皆報可階所陳不能無刺譏用事者而
當召對時又頗柱嵩口嵩故與夏言顯讐寘之死而
言嘗薦階以是恨且忌之方思所以中階者而　孝

烈祔　太廟之議起初　孝烈皇后崩　上欲祔之
廟非中外公論恐千秋萬歲後所祧上或非　仁宗
而爲　睿考遂下階定議欲以　孝烈先祔階合諸
大臣議朝堂大約以　女后無先入廟者請祀之
奉先殿時諸公相顧莫敢應獨禮科都給事中楊思
忠以爲然疏上　上大怒謂階與思忠專之足矣何
諸臣爲令再議階不獲已乃小婉其辭以爲　太廟
九室皆滿若以　今上論　仁宗固在所當祧第此
乃他日聖子神孫之事而仰煩　皇上身自議之臣
等愈有不安於心者夫夏廟五商廟七周廟九今更

遞益之于　太廟奉先殿各增二室而升祔　孝烈
皇后則　仁宗不必祧而　孝烈可速祔　上難于
增　二廟謂階故設難以阻之愈怒促更議祧　仁
宗祔　孝烈所以督責階甚峻階惶恐謝罪不獲終
守前說而前是　上信眞人陶仲文言于邯鄲建呂
仙祠使階往落成爲齋醮以祈福階心知其非不敢
辭乃以議祔廟解而嵩內銜階亡所發乃發之思忠
于元旦摘其賀表誤廷杖之百而褫之冀以怵止階
遂謂階可孽也所以中傷階者百方一日獨石對
上與庙拈論羣臣孰優至階而嵩徐曰階所乏不在

才乃才勝耳時咸軍俟仇鸞方言邊事有殊寵與階
共直舍酒杯小匜嵩益惡忌階鸞時利屬國虜朶顏
弱欲掩以爲功謂其實導虜請大發兵征之下禮兵
二部議階曰征之易耳一征而永撤我百八十年之
藩籬且俟鸞所云導俺答者即得之俺答所夫焉知
俺答之不利其土沃而假手我也我得其地不能戍
將毋爲虜外囿乎鸞自是不悅階然方與嵩角弗暇
也而會有獲虜功　上復下階及兵部議鸞嵩俱獲
峻加且延世而僅録階一子入監　上手注加少保
尋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始俟鸞自詭以必

大破虜得上要契眷寵亡兩而其後言益不讐顧益
縱肆要請無已　上頗心厭之然中外猶畏其焰亡
敢及者會鸞疽發背不能將虜警沓至尚嘜唶不肯
吐大將軍印階密言其不可恃乞蚤更置將　上馳
使奪其印鸞一夕自恨死死之五日而事敗妻子僇
于市家盡籍嵩見仇鸞敗謂階同直舍將以是誅之
而詷知自階發而奪印中夜扶牀行咄咄曰吾長于
階二紀而智何少也自是謀稍息矣　上既誅鸞益
親重階數與謀邊事時議減入衛卒以俟鸞嘗益之
故階請毋懲咽而廢食今大同殘而內邊弱入衛卒

不可滅也又言京營所以積弱之故不在乏而在冗
宜精汰之取其廩以資賞賚又請罷提督侍郎孫禬
　上始格于嵩不盡從久而皆用之一品滿九載賜
兼金文幣寶鈔改兼吏部尚書宴禮部　璽書褒諭
有加會兵部員外郎楊繼盛論嚴嵩罪狀而中有
二王皆知其奸語　上怒下繼盛錦衣獄嵩謂　二
王深宮何所知我奸楊庶僚何繇知　二王之知我
奸必有交關其間者屬陸炳根究階戒炳即不愼一
及　皇子如宗社何又爲危語動嵩曰　上僅二子
萬一根究得之必不忍以二子謝公所罪左右耳公

獨柰何顯結宮邸怨也嵩懼然懼乃寢而是時倭事
起上以所蹂躪多階鄉而階又曉暢軍事以故數數
詢問時撫按亟告急請兵而職方郎謂兵發則倭已
去誰任其費尚書惑之階持不可則以羸卒三千人
往階上疏爭之曰江南腹心地也捐以共賊久矣今
據撫按奏報或云意不在搶而在擾勢不欲去而欲
留彼皆眞有以驗之而部臣于千里外乃能揄度賊
之必去又揄度其去而必不來而阻援兵不發置此
腹心地于度外臣所不能解也夫用兵之道當討發
與不當發耳不當發則毋論精弱皆不發以省費當

發則不發精者以取勝而柰何用虛文塗耳目置此三千羸卒與數萬金之費而餧賊臣又所不能解也尚書乃懼請發精卒六千人俾偏將軍許國李逵將焉國已老逢時敢深入而踈驟擊倭勝之前遇伏潰當事者方以發兵爲階咎冀因而搖階而階復上疏謂法當責將校戰而守令守今者將校一不利輒令復僅左降此何以勸懲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及城潰矣將校復坐死而守爲兵者一而民者百柰何以戰守倂責將校也夫守令勤則糧餉必不乏守令果則探哨必不誤守令警

則姦細必不容守令仁則鄉兵必爲用臣以爲重責守令可也報可階又念虜移庭牧宣大與虜雜居士卒不得耕種米麥每石金三兩而所給月糧僅七鐶半菽且不繼時畿內二麥熟石止直四鐶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鐶可出居庸抵宣府費八鐶可出紫荊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一兩而士卒可飽一月食其地米麥當亦漸平具疏上　上大悦令客撰諭行之時大同右衛危督臣楊順與御史路楷比而殺故言官沈鍊至是復納賄嚴嵩以求脫給事中吳時來遂與主事董傳策張翀劾嵩不勝下獄幾

株及階階既已免每出直輒稱病謝客不見而盗共譖于應制筆札　上乆而察知階忠廉有所諮問故密以示嵩者皆舍而之階壽加兼太子太師會所居永壽宫災徙居玉熙殿隘甚以問嚴嵩嵩乃請上徙南城　上不懌更問階階曰　上今居玉熙猶露宿爾臣子何忍安枕請葉之今者楚蜀甫息肩不可復因令伐材卽伐材亦不可以歲月計而時方營三殿有餘材其小而不中程者以當永壽則尚鉅請以責司空雷禮可計日而就　上悅如階議而命階之子尚寶丞璠兼工部主事同閱視時　上復自

玉熙徙居玄都殿聞京師内外多盗意恐恐欲以大營兵入衛階謂外兵衛宫禁非便請以錦衣緹卒衛玄都而營兵列宫城外爲儲胥以相屏蔽報可新宫成　上卽日徙居之命曰　萬壽宫而褒階忠謀進少師兼支尚書俸予一子中書舍人子璠亦超爲太常寺少卿而嵩日屈議者頗善嵩對而微謂階之臾㞑然以天下之恨嵩迫欲去之而歸階政不以過也時階論邊將則薦故邊帥楊照與偏將馬芳董一奎之材勇　上卽爲擢用論有司失職則言吏部不當御昕（?）　上卽爲罷歐陽尚書而拔郭朴代之論選

庶吉士請賜御題以防泄露嚴詞察以防挾遮　上即爲罷選于是中外嘖嘖覘、上意所在而階滿十二年考賚金綺鈔錙如九載子誥命賜宴禮部亡何而鄉御史應龍論嵩父子罪　上勒嵩致仕下其子世蕃獄戍之于是階始爲政書三語懸之直廬朝房壁曰以威福還　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公卿大夫咸侃侃冀行意矣會袁煒數出直階請以時邀至直所同擬旨　上不可階謂事同衆則公公則百美基專己則私私則百弊生乃從之會問階知人之難階對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自古記

之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念欲有以易其難者惟廣聽納而已廣聽納則窮兇極惡人爲我擲之深情隱慝人爲我發之故聖帝明王有言必察而見諸施行即不實亦薄責而容之以鼓來者　上稱善良久自是于白簡所封進即小忤弗深治而言路恃以發舒矣時工部請開例而議及贖鍰階謂贖鍰例以濟邊市穀者今一切充篚篚宜嚴禁之往者兵興餉日增民益困今寇漸輕矣宜裁省逋額徵者宜以緩急爲限皆用　詔旨行之民稍蘇伊王坐法錮　祖陵貲當籍故事籍貲者悉入內帑階示意撫按俾部禁物應

格而餘金錢三之二以一充邊用一補宗藩之祿不給者虜大寇張璉平　上以運籌策歸功階階力辭僅領下賞乃至大朝工完階自擬僅賞金一鎰幣二　上手筆加半虜後繇墻子嶺闌入直趣通州報至階草　勅命鎮遠侯顧寰等爲九營營九門外文武大臣英國公張溶等巡視九門內緹騎帥朱希孝帥其腹心將校往來于賑以故中外心稍定而　上方以祝釐階草奏兵部尚書楊博得警急不敢奏而諉之階以便宜檄宣府帥馬芳宣大督臣江東各以兵入援芳兵先至階請于　上亟賞之又請重江東權

俾諸道兵俱屬焉虜阻白河水從通掠香河　上令看詳楊博疏階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兵徼之古北口虜果趣順義不得入乃走古北口其後軍遇參將郭琥伏而敗頗得其所鹵入畜輜重始　上以尚書博不發聞與總督楊選之不能卻虜而任之入也怒甚俱欲有所處分而未發階念能爲縣官任重曉暢邊事者毋如博即一旦失之緩急何恃且博與選不能兩全乃備言博雖以景命祠齋禁不敢疏聞而兩鎮兵皆其所先檄者　上復問還令尾賊能擊之否階言弄尾賊乃送之出境也　上以是益怒選竟誅

之而不罪博至賊退大遷賞勤王將士忽以階與輔
臣袁煒勤勞欲加恩有所重進而次及尚書博等皆
力辭言賊得志而去不能大有所芟刈方憂愧之不
暇至于臣博方爲臣言欲席藁待罪而未敢幸 上
赦之將洗心滌慮以圖後善何恩賚可希始袁煒聞
而咎階謂何故辭至是 上報諭言博果有人心者
當不安此恩賚也煒乃服階從容爲 上言亡論練
事如博卽舍博疇能委心事縣官如博者 上然之
自是注倚博不復替矣階請收戰士骨瘞以大冢具
十中牢爲文祭之明年虜復窺黃土嶺及一片石

上憂以問階階謂有白文智在而胡鎭董一元兵相
肘腋三人者皆梟將亡慮也亡何虜果爲文智所拒
却 上悅超予二官又請城張家灣城成與進聯絡
爲重以 萬壽進階爲建極殿大學士其仲子瑛自
中書舍人遷尚寶少卿而袁煒驟貴爲少傅建極殿
大學士煒故階門生也躁而驕頗欲以氣凌階上階
故柔之時握其手曰公命世才也非公誰可與討天
下者煒以故益擴脅公卿閒亡所憚其俱爲承天志
總裁請學士以志稿上煒不以讓階而竄改之殆盡
階亦不問也諸學士意不平以語階階第曰任之而

已會煒以久疾失 上懽請急而歸卒于道階獨當
國內不自安數上疏請增置輔臣而 上數難之階
乃密疏乞休 上固留不允階跼蹐言臣雖庸穹不
知 天恩之與 聖知若此而忍負之所以不欲久
用首臣者竊爲 主權國政計俾恩威常在 上而
紀綱法度不至爲久而專者所擾耳于是階緣上旨
復請益二輔而 上復難之令俟數月愼擇乃可階
言臣不敢避難顧衰轉甚矣內閣事體繁卽開敏者
非假以歲月不易周悉萬一旦夕之間溘先朝露卽
有繼者何所取裁夫人才須作養於一二年之間而

取用於數十年之後恐未以數月就也 上自是與
階謀進尚書吏部嚴訥禮部李春芳人內閣而起故
吏部尚書郭朴于憂俟滿代嚴訥郭朴者階所薦也

潘恩

潘恩字子仁號笠江上海人嘉靖壬午舉於鄉明年
遂成進士知祁州歲當均賦爲正冊籍淸弊覈隱戶
無匿田田無匿稅參互新舊衷而劑之高下稱平調
劇禹州衷以情法調其競緣人以大服至相語曰毋
相仇避潘侯毋甚口愧大守在禹未幾而積儲爲劃
城最會歲侵發庚而貸之無儀者擢南京刑部員外

郎丁內艱服除補原秩典河南鄉試考官遷廣西按察僉事提督學政廣西故僻而椎於訓詁外無所嫺習乃增益藝文須之多士而其要歸在於敦本實貴器識時靖江王驕勒其國衛卒之子弟毋得充諸生即充諸生者必以賄不則銀鐺其父若兄移文長史司謂王復勒諸生試者吾立論紏汝而後諸生乃得就試嘗署按察篆勾捕王所匿大猾必得乃已王恚銜之其後竟與御史監司競并上疏誣恩　上遣法曹置獄會勘事得直遂進四川左參議遷山東副使監臨試事時柄相有與御史修郄者摘其録語以爲

譏訕詔逮御史及提調監試若時得上震怒且叵測恩曰　上明聖詎忍以語言寘人死且　上或即死之而生之毋非德也已入獄寘對謫贛州推官丁父艱歸服除知福州府轉南京禮部郎中陞江西副使屬洞寇漸平遷浙江左參政分守杭嘉湖道方按部海鹽而島寇猝至圍之數十匝時城無見兵但鼓譟吏人晝夜登陴不少懈而城卒以全進雲南按察使尋擢江西右布政使已轉左首革贓吏出納之弊郡邑來上賦者如寄已而郡邑亦不得緣是而取羨久之拜右副都御史出撫河南下車首問父老閭左所

疾苦得黃墨綬以上不職狀輒移文顯責之至有望風解綬去者徽恭王子載埨嘗輕去其國以覘留都又多掠良家子充後官占民田賊殺無辜十百事恩與御史悉發其罪狀論廢徙徽既失國伊庶人忮惡尤甚首鍛其鋒剪厥羽翼而豫州部稍稍息肩矣又嘗飭練礦卒付裨將將之以赴島寇有功　上賜之金幣遷刑部右侍郎再擢南京工部尚書時督餉都御史章煥嘗有疏以經略中原名觸　上諱將坐以誹謗恩謂章非所宜言然其意在憂時耳雲南巡撫游居敬與黔國相牴沐中之將坐以擅興激變恩謂

游特行事不當物情耳事取吉非擅興也夷狄不良不爲激變二公皆得比於寬典改都察院左都御史遂上疏請飭臺綱剔史弊蘇民瘼凡二十條　上皆嘉納之已借太宰考察庶官一時凜然稱肅再上力請致仕得允既歸闔門養威重晚更嗜書自六經子史以及國家典故毋論金匱石室即虞初小黃衣所纂靡不手録而彙之一室蕭然唯圖書自環而已享年八十有七卒訃聞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謚恭定二子皆成進士長允哲學憲次允端方伯

劉兆元

劉兆元字德資上海人自少舉止不類凡兒及爲諸
生常試高等嘉靖四年中應天府鄉試先是其所親
有肆誣害者及得舉則又曰吾固稱德資聰明今果
然矣不以介意益厚遇之上海俗奢好自矜眩獨閉
門讀書雖兵陣風角占候之書皆手自抄寫時從野
老牧豎箕踞樂飲不自表異討借還渡江登秣陵諸
山呼古人名舉酒與相酬不醉不止也後謁選授懷
慶司理會中使銜命降香王居山民苦供應多逃亡
適攝郡篆能以權智辦濟使者告成事而去嘗慮囚
一女子呼冤察其誣繫獄已二十年出之武陟富人

以女許巨室因借其資以致大富而壻家後貧悉結
諸豪爲証欲離婚責令歸其女而疑富家多女婢郎
歸恐非眞女乃問有老嫗嘗識其女面有黑子已而
果非眞怒欲按籍其家竟以其女成婚爲人寬和坦
易至于持法雖宗室貴人請乞不能奪也尋以病去
官至淮陰道卒臨卒於邑曰吾始與唐元殊飮酒謔
呼寧知有今日耶我死於此無親知故人爲訣男未
成女未嫁負用世之志而不施命也夫唐元殊者幼
從父宦汀州與元殊同學相善友時偕遊二老峯皮
冠被矢衣僮奴上山以酒自隨酒酣相視大笑人莫
能測也後元殊過海上時不見已數年爲道平生僚
慨泣下當炎暑置酒且歌且飮酒酣裸立池中傳荷
筒以爲戲旣困於酒且爲水所漬竟以是病而卒

陸樹聲

陸樹聲字與吉號平泉華亭人家世業農又貧無所
佐讀則强之服田與傭雜作私常帶經而鉏一日隨
父輸賦于邑中隣寓有授經師者竊聽之恍然有解
偶覓楮爲文里師見之驚賞避席是年方簡肅公爲
令試第一補邑諸生嘉靖庚子遂舉於鄉明年舉會
試第一選庶吉士久之授編修一日同館謁壽分宜

皆更緋衣而入獨青袍鵠立其間分宜則目攝之
肅皇帝祠竹宮儒臣競進青詞獨無所預庚申廷試
充掌卷官知鼎魁陰有所屬故混其卷分宜亟索不
能得聲色俱厲漠然不爲動事竣請告還里丁外艱
服闋除不出即家拜南京國子監司業勉一就職未
幾即請告歸闕適園宴處若將老焉辛酉起左春坊
諭德掌院篆乙丑進太常卿管南京國子監祭酒作
訓諸生十二條大約以立志治心爲要太學生至今
誦之其年秋進吏部右侍郎引疾不就隆慶戊辰起
原官旣辭者再竟不出尋復起原官兼學士教習庶

吉士抵淮復告歸壬申陪推內閣郎家拜禮部尚書疏辭不允以是冬詣　闕時江陵當國喜相引以爲重及見相對湛然意無所接則大失望其莅秩宗率正僚屬引經誼以裁典禮操持凜凜無敢干以私嘗以公事謁江陵適家宰先謁客坐甚偏江陵急引正之毅然就坐或諷以相君威嚴宜少委蛇默不應蓋已浩然有歸志矣疏上江陵託弟中丞挽之微示將有別命笑曰一史官去國二十年始一出山豈爲樹桃李乎擐席耶疏凡五上乃得賜告乘傳歸瀕行疏陳十事而內辨公府抑戚倖斥貂璫尤觸時忌江陵

益大怫頃之就視邸中則踞床以見抗手謝曰病甚負公推轂柰何翌日拂衣而歸矣先是自家赴闕伯兄樹芳出餞之謂曰出處有義汝宜自斷於心若此兩稚者惟欲汝躋顯貴渠居家有資藉勿之聽也兩稚者指其子也兄弟間切磋率敦道義遺榮利如此江陵敗臺省交疏推薦無虛歲而高卧彌堅終無世念己丑子彥章成進士當館試手書戒以毋趨捷徑毋曠權門澹泊寧靜守吾家四字箴乃吾子也戊戌年九十遣中書存問於家壬寅　皇太子立遣儀部劉憲寵再存問焉時九十五歲矣尚跨馬郊迎　詔

旨觀者夾道相指目以爲眞天人也以乙巳年卒壽九十有八詔賜葬祭贈太子太保諡文定初試南宮時郡守王公華夢謁帝庭庭下數百人羅拜口舉善人曰陸樹聲云守覺而異之比得第一人報守語人曰此君宜行通神明他日祿位名壽必皆第一至是果驗居恒言士大夫於世法中惟廉取薄享可續壽命之原何從更慕長生爲也故運炁服食諸術一切謝絕而坐享期頤其自信者深矣燕坐齋中半靜息半繙閱意至漫書數條往往有神解文紀甚富不悉列

馮恩

馮恩字子仁號南江華亭人由嘉靖丙戌進士以行人勞王文成軍因薦束脩爲弟子文成甚器之已擢御史分司留臺先與刑曹抗論讞訊獄牒體尋疏論留守魏公不得越江役衛卒時汪御史大失鋩愎而險能窺伺　上旨沮折其屬又阿諛時相數更職守自固恩疏論之有身軀不滿五尺罪惡貫於四凶之句會　上方喜新貴人議分建南北郊又欲令　皇后出蠶北郊而適其不合者以邪徒鬭之中外惴惴恩獨抗疏援古親蠶郊祭之禮極陳時政乖違災變

動　上速停二議開言路且以堯舜之用元凱而唐宋之徇林甫安石為戒會彗星見東井又抗疏論汪鋐為腹心彗及二相臣宜亟罷復倣范希文百官圖例悉品諸大臣得失詞甚峭厲　上怒甚馳緹騎逮之下　詔獄適汪大夫遷太宰以例會審南闕門汪執筆令校卒持恩轉膝面之恩即起立不跪辯甚強項汪遂以上言大臣德政律署之法當斬恩挺身出下覩者皆嘖嘖歎曰是御史鐵膝鐵口鐵膽鐵骨相傳為四鐵御史且錄其語流播中外及冬當就法有遺之以藥者恩曰御史陳事不當惟有伏歐刀都市

伸明主三尺耳何以藥為後得減戍雷州後赦歸當人祀之十賢堂以配宋寇準李光輩恩材大蚤廢居恒慷慨謂猶可為德於一鄉出橐貲買瘠田募貧人佃之教以計然之策會有天幸傍䟤益拓所入漸廣乃推贍三族之貧者若干人又贍布衣交貧者若干人會倭亂有士女避徙者皆授廬傳餐以濟之大饑疫設粥劑藥所全活甚衆　穆廟初御極旌諸言事者年七十餘矣銓曹難其老疏進大理寺寺丞再加朝列大夫有薌菴集行於世

沈愷

沈愷字舜臣嘉靖己丑進士華亭人官楚藩參知當為寧波太守時邑民與番夷貿販往來海上闌出入無禁愷為厲禁犯者輒置重法後有議以兵剿者愷力持不可謂衛所哨兵皆貪生怖死綿力薄材向者徵兵應調見賊卒皆立馬股慄其不能格也明甚且海中其所出沒而我驅人以入其巢穴有斬首就戮已耳莫若嚴為防守不使登岸奸販之徒不得下海則得遠計窮自然遠去當事者不聽遂出師果大潰死者無算愷沉慮遠謨高襟曠度政餘喜攻詩文後以事忤朝貴遂托親老乞歸居家杜門著書與物無

競恂恂一儒生也初乏嗣後竟得子人以為厚德之報年七十餘監司薦其賢愷絕意仕進益懋家修與其平生豈數數於世者所著守株子論人多誦法之

莫如忠

莫如忠字子良號中江松江人嘉靖間由進士官至浙江布政刻有崇蘭館集如忠撰著皆緣本經術博綜羣籍檢括名理漸涵蘊藉尚體要而發之藻蔚故其文深厚爾雅紆徐宛委體裁於廬陵詩則抒寫性情皆合風雅而緣情體物敷暢雋永其尤所膾炙于時者若五七言近體可上方王孟抗行岑劉槩其全體

則本之閎博之學入深湛之思取材備而發皆應節若函冶之劑犀動中竅會慨慨乎游作者之域矣蓋其性尚玄泊簡薄世好而恬於仕進通籍以來數引疾家臥歛神用以一意著述曉解藩政歸杜門掃軌游神竹素里邑後進贄所業以就正者披衛其間披裹鈎致片言解頤奉以指南一時懷鉛之士樞趨景從者視爲龍門信作者之端表也

唐志大

唐志大字子廸華亭人爲人敦朴沉毅志量弘遠領嘉靖庚子鄉薦明年遂成進士世傳春秋之學及司

馬史記朱氏綱目至於本朝與勝國交代之際其事蹟考據尤詳是以上下數千年間治亂興衰如指諸掌釋褐時適西北多故每與儕輩語及時事輒爲籌策搉據今古議論侃侃其貌又虎顏燕頷聞其論接其狀者咸曰他日握兵權定三邊者必子廸也而獨念其母陶夫人又獨子辭華要之選求南曹冷局以便養親竟授南京行人司副使道歸將迎母以行比歸則母病方劇依違久之不忍捨久遂上疏乞終養凡再上乃得旨既謝職家居敦行色養之道割產以贍女弟事季父極其敬愛修先世家規以整齊其族人貧不能自給者賑之又於宅傍建屋一區羣族之子弟延禮名師館穀而課試之上承母夫人之歡而敎行於族閒居樂志自謂三公不易也無復有出山意會倭寇海山三吳被毒尤慘聞吳興地僻兵宜不至遂奉母夫人與羣從弟妹子壻居焉又於僻地結屋數十楹以居族人之無依者上下千指以一人拮据其間爲之籌畫生計無何而大疫起先及母陶夫人既而姊與壻及其季父相繼淪逝親護數喪衝冒兵刃歸葬里中復趣還吳興遂病不能起其殁也無以爲殮踰月之後家人無以爲食欲歸郡城無以爲

家聞者靡不高其人而悲悼之

楊道亨

楊道亨字豫甫別號九華山人華亭人爲諸生已有聲譽數試不利有司著藝凡數萬餘甫得解成嘉靖丙辰進士授行人出使諸藩以秉禮最改刑部主事遷員外郎中出爲真定太守真定爲三輔最大郡又當東西孔道冠蓋羽檄肩摩素彊力自厲吏抱案請署先所急者次第呼署而揆其不當請者曰太守乃爲猾胥作地耶兩造紛爭而吸不顧第摘其中要竅呼一二把訟大猾厲聲曰若不吐實立碎若首矣以

故聽訟不數語而決會虜騎入紫荊畿輔大震行視郡三面皆土城歎曰幾不與虜共此地耶顧郡有羨緡籍之以白於臺請因石于山因陶于土三面咸甓石之不匝月而畢益濬濠及築滹沱隳堤以外拒水而內護濠又之滹沱挾淫霖而水汎溢堤且潰乃督僚吏多益置土牛木揵之類捍之而身露立城上爲文以禱禱既而有若青羊者一目獨角卬首而逝水亦隨落郡人咸加額稱神君云諸上賦金郡例有火耗或至十之三以供守費一切革之已遷雲南副使會巡撫與直指不相能附新鄭相首中御史并以中

之巡撫故同年進士託以陰伺直指隱事銜其不奉旨也而新鄭所惡故國乃華亭人以是相比而萋菲焉事下後御史廉問因延見吏民詢故太守狀吏民叩首譁曰楊使君僅飲一杯水柰何以他事誣蔑之御史方陳白其屈抑而疾已不起矣

胡　岳

胡岳字仲申華亭人起家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四川按察僉事湖廣副使廣西右參政福建按察使江西廣西右布政江西左布政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改大理卿未上卒岳爲人以氣節勳業自許事至能立斷爲刑部時慮囚鳳陽大姓爭田鬬不勝因殺奴誣之獄具憚莫敢決岳至乃訊決遷四川芒部寇川南岳當分巡會病議更川西奮然而起即督兵入其山斬木通道二百里募死士塞賊走路大合兵搗之誅降凡若干人捷聞賜白金文綺已備兵於松藩諸戍籍實腴廩厲侵尅之罰禁卒之以月餉貸富室者居數月粟餘於廩人有餘力矛戟甲仗營壁關梁事事改於舊諸夷讋焉總憲於閩數據法直民死罪按贓吏不以御史意假貸語時譏御史御史至面發赤乃止閱故牘得事之未報者晨夕下郡縣

盡閱之屬檄日常八九至吏傳飡不能給而聽讞乃恒有暇手校四書五經及晦菴先生集翻梓以傳江西吏巧文而輕犯法爲置簿書勾稽以時遠視廣聽奸至即發閒以禮規御史御史怒岳不爲撓曰吾務盡在我者治事如初至疾病猶扶掖以出御史竟不能有加後至者以績聞拜中丞益自奮首爲書數千言徧以授羣吏已乃汰冗費更役法民視産出錢歲不過十一役於官有常期榜懸籍刻吏無得動郊廟建詔市材楚蜀吏盜官錢更賦民或張旗幟擊鼓伐金從徒百餘行視民所植出黃紙封之縛其主怖曰

當自輸京師民號泣致厚賄乃免岳嚴為禁楚人頼以安歲饑手疏以請　上為減所輸全活甚衆岳既勤於政疾復作迨被徵已艱於行會聞繼母喪自江西歸其家踰月遽卒岳平生於財廉所至未嘗市民一物其與人處言笑歡謔洞然不疑然或以不義攖之輒詬怒已又楓霽嘗面折人之過聞者震悚不能勝及論薦人才終不沒其善交游姻故雖在寒賤拯援周卹必盡其情然不可干以私故賢者服其誼不肖者忘其怨宣力任事初若不容於俗而卒成其名致位通顯葢非獨所遭際為然嘉靖己亥卒年六十有六

朱大部

朱大韶字象玄號文石華亭人當在娠時大父夢一羽士擁從卒挾書印以授之曰將及而孫是夕生少神氣警爽目光炯炯旁射成嘉靖丁未進士選庶吉士讀中秘書其思雲涌川決頃刻數千言立就館中諸大老無不器重之而尤留心經濟凡禮樂刑政錢穀兵戎之數俱縷縷口畫心計國家有重事則相與咨詢焉己酉授翰林檢討奉使冊封湘藩登太和浮洞庭望匡廬從大江過金陵所紀咏著作為多歸而奉觴上兩尊人壽遂分校禮闈時倭寇起東南歲苦兵所在屠掠念其兩尊人特甚乞願改南遂得司業即迎二親於官邸時兩都士侈慨然歎曰太學故養士地今諸生皆誦法孔子而鮮衣怒馬六博蹋鞠為戲無有明於尚齒貴德之訓者教化之謂何復以宋祭酒訥故事著功令示之不獨數考校以課其材已也無何解任而歸歸則構樓於城東北隅置圖史朝夕觀覽左右遠眺自適取名快閣以萬曆丁丑卒年六十有一

唐繼祿

唐繼祿字子廉上海人嘉靖癸丑進士初授浙江遂安知縣有異政召拜監察御史出按湖廣雅以風稜自持即郡守庭謁後不行燕見之禮所至緊汰贓墨吏無算性英敏彊記而又長身嶽立嘗與兩司錄囚囚籍一覽輒了然間掩籍漫舉一二獄情詰兩司兩司倉卒或不能對以是愈益嚴憚之若神君然楚中以里甲為累歲里長一應卯百需攢蹙之猾胥緣以為奸利動至傾產繼祿為覈縣官一歲所需若干第斂金有差貯之官量入為出令里長毋得復應著為畫一法楚人至今便之行部荊州會興山盜起穴啇

鷄寨鑿礦行刼衆至三千人而縣官利賊賚砂之入
遷不以聞郡守徐學謨上狀繼祿卽日下雕剿之令
守言大役後兵食俱詘未可輕動且寨險峻難猝攻
不如檄降之便繼祿默然良久曰吾策之矣擒賊盍
先擒王乎乃縛縣官來囚之郡獄而陰遣沙市巡檢
廷應奎詣高鷄寨諭以朝廷威福宜早自解散不且
齏汝肉賊下寨羅拜巡檢泣曰吾等爲饑寒所迫故
聚而丐食一聚則不得散縣官復餌我謂上人未之
知也今日之命懸於巡檢願巡檢活之應奎馳歸以
賊語報繼祿頷之遂檄郡鈐符票三千如賊之數復

遣應奎詣寨人給一符待以不死姑斥之還籍有犯
者監兵毋得擅殺報功月餘賊黨散盡高鷄寨平是
役也不煩地方一金而歸夷數千里間安堵如故後
擢大理寺寺丞晉少卿擢南京操江僉都御史晉巡
鹽副都御史以疾告尋卒於家年五十一繼祿爲人
自少嚴整介潔生數歲而孤事寡母以孝聞立朝幾
二十年門生故吏有所餽遺無論公私一切謝却居
家庭儼如官府絕無燕褻之容卽僮僕不敢仰視在
告時親朋亦罕覩其面繼故無子卒時生子方一
歲人以爲有天道云

陸樹德

陸樹德字與南華亭人少保陸公樹聲季弟也登嘉
靖己未進士出司理嚴州在事精明綜覈雖耿介絕
俗而不喜爲煩刻其於卑亦尤能曲體其隱奉檄按
武義令夜行橐有所居間叱之使持去盡法無貸羅
御史尚鵬於屬吏鮮當意者獨至樹德則曰廉士廉
士秩滿陞刑部主事改禮科給事中　莊皇帝每朝
及經筵默不發一語疏言上下交爲泰非與公府輔
臣相論難何以廟君德而辟萬幾不報又條議諸邊
計甚晰時　上不豫中璫有請開戒壇爲　上造福

田利益者復抗疏言佛法非聖世所有特其空寂澹
泊稍有合於吾儒寡欲養心之旨故其說久而不廢
若乃戒壇度僧男女叢雜宣淫導侈固佛之所深惡
者奈何輕信左右之說而遽復之夫　陛下不以聖
躬爲虞固所事佛　陛下而以聖躬爲虞則大禹之
惡旨酒成湯之不邇聲色萬全道也亦佛所深契也
上爲停戒壇無何　上晏駕時中貴人保橫甚新
鄭相決策去之而言路各有疏發其奸私保遂逐新
鄭而併斷諸言者久之僅移尚寶卿滿三載始擢應
天府丞尋改太常少卿故事九列持資簿待遷亡滿

考若而前後凡七年以中貴人保在事故也然而任職率公所在政理已進太僕卿擢右僉都御史出撫山東時中貴人保者已罪竄矣至則與按使者約脯脩不相入車門絕私書僚屬相戒爲愼留客不過酒茗餅素而優晏絕矣又請裁募兵費蘇里甲戒苛罰俱報可東人大悅素不甞食肉行部所給蔬劑一筭器而已質朴不妄施而獨嚴於貪墨吏無所縱舍時時按數東人以爲神明體素羸以竭精吏事遂病脾會從藩官後有白雲湖者故民佃也而奪於王業已歸民矣至是復與中貴人比必欲再奪之執不聽自

是悒悒不得志遂移病以歸居官所與遊皆當世豪傑所言皆天下大計所涖處必問閭閻利便生平未嘗以私干人亦不受人私其直諒忤旨及犯權要人者廢矣而歷位融顯優游令終乃知事有冥數彼逢設者之徒自敗其聲身名也

唐文獻

唐文獻號抑所華亭人母懷孕時夢一人送糖餅撫至其家覺來異香滿室遂應時而生少即岐嶷不凡穎敏喜學萬曆丙戌捷南宮廷對擢第一人果符前兆授修撰南告歸里依然寒素越二年補任歷中允諭德少詹禮部侍郎掌院事辛丑分考甲辰副考最稱得人乙巳值内計公正掌院所甄別詞林不少假借山陰歸德一時去國獨以身周旋其間而楚獄妖書事起頗以多所斡旋正氣得稍申蓋其生平嚴請托絕附麗嶄嶄孤立故諸所挼栽和平婉麗而慷慨正直之氣戛戛筆劄間冊立　東宮詔出其手筆所著忠清仁辨性習解于理學多羽翼仁明武箴三省箴于　廟謨多補裨至立家訓數千言而其妄言則欲以學問磨礲氣質以禮法檢束身心以良友益友爲蓍龜以挾邪惡少爲酖毒數語更堪不朽人多誦

法之居官二十年斤斤守儒生故我而臨大事決大疑則屹然不爲利害死生所奪未及大用而卒海内知與不知靡不歎惜云

張之象

張之象字月鹿一字玄超號王屋上海人幼曠覽不羣以諸生卒業國子屢試弗第遂棄經生業專力治古博綜羣籍囊括百氏勒成一家言與海内士別建旗鼓而馳其詩爾雅冲澹興寄寥遠有魏晉風其文閎深奧衍出入東西京若緩頰盱衡攷據前聞剖析疑義當世宿學咸以爲不及單辭片楮傳布人間爭

不覩若拱璧者已而跅𢇁倦遊稍從祿仕爲浙之藩幕非其好也諸監司大吏素習其名折節相下不復煩以簿書乃得時乘休暇駕輕舠嘯歌武林山水諸名勝區以吏隱自命會有御史氣使屬吏之象遂飄然投劾歸歸而閉門却掃室常磬懸𡴯安之而期必竭其平生以竟所撰著縱㚖籍几案間分日研討至不能布席對客嗒然班荆趺坐而已晚歲卜築秀林山麓其地多怪石危泉烟扉月照叢竹茂林頹而樂之眺玩竟日自是益屏跡市頭謝絕塵務所著有剪綠猗鴻聽鶯避暑猗蘭擊轅佩劒林棲隱山秀林諸

稿其輯書甚多不勝紀愼流俗諂附阿逢著叩頭蟲賦以見志大都其人負節廉自憙不肯稍自貶抑以諧世好者也

浦　澤

浦小癡上海人也名澤字時濟祖父居新場里鄰於素封浦氏以農起家至澤始讀書識字慕漢逸民矯愼之風終身不娶或勸之娶答曰不欲自苦耳早歲去家從騷人宿儒諸貴人游凡習唐名帖無不縱觀摹臨窮古人波磔之妙故字學著名一時索書者屨爲交錯内無他腸而喜任俠人邀之吴即之吴邀走燕趙即走燕趙朝諾夕發無所帶芥性嗜酒不得若候渴凡諸故人宵宴審坐召亦至不召亦至周旋俎豆歡如也酣則膝席舉觴抗音浩歌響振林木或起爲壽脫巾椎髻作仙人舞顧影婆娑颯沓極盡諸妍巧狀且大呼座客曰何不奏樂似得蹋節鼓吏遺意若明月中天婦女環侍增歡舞態又加十倍矣未酣而酒與不釋雖客散主卧獨留一豆一觴自爲答問而飲肖者不勝罷遁去乃已儲金二斤與唐君賓顧君謙代爲子母以給故橐中常滿三百錢值當意者即解橐中錢市醪膳接殷勤或忝與之錢無難色錢

竟復取諸故人散去亦如故避兵鷄鳴山舍於緇廬與當泰上人厚善遂通空理不欲歸諸故人寓書力招之乃歸歸僦一廛於僻所設一榻横一破琴左列圖書與宿昔所嗜帖百卷醒則焚香彈琴歌詩倦則擁衾安枕或一二日不起貴人臨況率皆授謁於榻而去平生喜睡與嗜酒等不亭午不巾櫛故里中人呼爲小癡又呼爲晏眠人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之二十六

人物考卷之二十七目錄

南直隸常州府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二十七

南直隸常州府　一

吳雲

吳雲字友雲常州宜興縣人雲少有文行爲國子生同輩皆推重之仕元爲翰林待制入國朝洪武元年

太祖高皇帝遣魏國公徐達北定元都魏國以禮敦遣赴京是年九月除弘文館校書郎二年改陝西渭南縣丞四年召還擢刑部郎中尋遷磨勘司令五年拜刑部尚書六年出爲湖廣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八年坐事被逮至　上重其才即釋之時以元梁王據雲南尚未下特命往使諭之且曰卿能爲朕作陸賈乎雲對曰天命所在誰敢違之第恃地遠故阻聲教臣奉　陛下威德往告以大義諭以禍福彼必附順若冥頑不從興師未晚　上然之遂遣行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爲大軍所獲械送京師　上欲以恩懷之令與雲偕行至雲南之沙塘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而還罪必不免於是說雲改易制書共紿梁王不從欲殺之適梁王亦遣人來劫降逼令胡服辮髮往見雲曰　朝廷念雲南一方生靈不忍加兵特遣使持　勑招

降汝輩今反欲脅使臣以降邪吾以死自誓終不爲汝屈遂被害既而梁王壯其節命收其骸骨送蜀給孤寺藏之後雲南竟入版圖朝廷始知其死官其子獻爲國子生獻貧不能還鄉以雲嘗仕湖廣即葬江夏縣金口鎮歲久遂占籍江夏有四子弘治中雲南巡撫王詔請於　朝諡忠節嘉靖元年御史唐符奏乞表其墓　詔有司修其墓歲時致祭

陳洽

陳洽字叔遠武進縣人貌奇偉長身玉立與兄濟暨弟淺同游鄉先生謝子蘭之門子蘭謂人曰陳氏兄

弟才氣如此河東之薛不得專美於前矣洽讀書力學淹貫羣籍尤工於書法弱冠用薦擢給事中命點閘卒過目輒識其面且記姓名弗忘有再至輒笞之總戎懼請罪洽上其事　上嘉之賜織金鸂鶒衣一襲後又奏凡大臣犯重罪雖蒙恩宥不宜仍列本班必少加降抑以示勸懲　上從之詔敘列八品九品後洪武丙子父以貞戍五開以歿洽去官至家時五開蠻寇竊發匍匐將往以歸父喪或止之不應涕泣以行觸瘴冒險間關五子餘里竟負骨歸葬焉未幾兵部尚書茹瑺薦其才可大用遂奪情起復授文選司郎中壬午年　成祖入正大統首陞爲吏部右侍郎量才陞官銓衡惟允復署地官事益有聲永樂三年乙酉遷大理卿持法平恕民無告冤者丙戌交阯黎賊構逆　朝廷興師問罪命覘賊蹤跡調土兵三萬以佐總戎五年黎賊就俘交阯遂平改吏部左侍郎除交阯流官既還朝命掌春官事論功定賞人無間言給若冬官名譽尤振歲乙丑交阯陳寇簡定作亂仍命英國公張輔率師討之洽實參贊機務遂擒其兇渠簡定而還時北寇倡亂　車駕親征承命偕英國公輔訓練士卒於塞外辛卯復往蒞交阯以

慈和綏輯其民先教化而後刑法夷人安之蠻俗爲之丕變絃誦之聲相聞乙未還京以功陞兵部尚書十五年再命出鎮交阯兼掌布按二司事　仁宗即位勅領交阯布政按察兩司仍參軍事　宣宗改元之初蠻寇黎利勢益張成山侯王通率師討叛仍與參贊是歲冬出師討賊洽以爲宜駐師石室縣之沙河以覘賊勢通欲渡河而陣又反覆諭以利害且陳方略通弗聽翊旦五鼓麾兵以渡洽弗能止亟掌橋賊自巳至未力戰洽遂自奮馬突入賊陣欲擒其首惡身被創甚而了無怖色既而墜馬左右扶掖欲還

營中且曰主帥且退公何自苦如此洽張目叱之曰
吾受　朝廷厚恩四十年報國正在今日吾豈偷生
忍恥者乎衆皆潰散洽奮勇持戈進手殺數人知力
不能支自刎而死賊相視駭散洽恂恂謙謹清儉寡
欲孝友出於天性動止語默皆有禮度惡諂諛尚正
直於人無所毀譽而遇之必以誠不事侈靡不畜媵
妾所至惟家僮二人以給使令晚年不喜飲酒閒居
沉默終日危坐人莫窺其底蘊博涉書史論至古將
相忠義之事必正顏定色英氣橫發擊節稱嘆若已
有之雖在進徹經營軍旅之務稍暇卽讀書自娛手

未嘗釋卷其爲詩文敏健往往皆有思致卒之明年
通棄城而歸交阯遂爲賊所據卒之日年五十有七
贈少保謚節愍

錢本中

錢本中武進人讀書習法律洪武中以人才舉歷知
故城元城縣有聲改知吉水豪民宿吏素爲民患苦
者捕其尤徙遠方邑中肅然新壇壝學舍召諸生躬
教之旌别勸率政務清簡不任刑威有盜聚山谷間
時出掠郡守欲以兵殲之本中單騎詣賊壘諭以禍
福感相率縛首賊自歸會赦免本中勵清操門無私
謁妻子布衣蔬食裁足朝夕以詿誤罷官父老奔走
號泣留不獲郡人學士胡廣力保之得復官民聞本
中且復來空閭井迎拜如見父母未幾以疾卒民哀
慕留葬吉水爭爲負土營墓云

謝應芳

謝應芳武進人自幼篤志留心性理之學尤工於詩
文元末避地吳中　本朝平定始還毘陵年九十七
終所著有思賢錄辯惑編毘陵續志龜巢稾

王　達

王達字達善無錫人世編氓至達始業儒家素貧嗜

學不倦聰敏博聞考索精到爲文辭援筆立就不喜
浮靡惟務篤實事親能盡子道閭里則之嘗受經於
鄉先生張籌甚見器重後籌拜禮部尚書復往年業
京師學士宋濂見達端重簡默而手儀卓偉嘆異其
才折輩行以相交及歸而縣令辟爲鄉校師達訓迪
有方學者多所造就改除大同府學訓導教如鄉校
時華除年間以薦入爲國子助教六館諸生多趨其
門朝夕請益達誘掖開誨講說論議終日不懈威德
達材之士彬彬然出達門下初　成祖居燕潛聞達
名及卽位召與語稱　旨太子少師姚廣孝復薦之

遂入翰林爲編修時方治華除年間奸惡　上閒問
建文君過失達對曰可與爲善但輔導非人故誤之
耳　上不以爲忤與修　高皇帝實錄尋陞侍讀學
士編纂永樂大典爲總裁兩知貢舉得士尤多嘗獻
親學須達謙和恭愼爲文章有典則後引證據必本
於六藝作詩有唐人風韵晚號耐軒又號天游道者
有耐軒集詩書心法易經選注尚友編桂林機要詩
小序及梅花百咏詩藏於家達性不飲酒甘嗜薄味
然常患氣疾時遇寒暑輒發及臥病篤　上命醫往
視永樂五年卒年六十五　命有司歸其喪

王　忠

王忠武進人洪武中父諒以輸稅後期法當死忠時
年十七自詣京請代父死　上并赦之宣德初以薦
除兵部主事練於世務方以大任期之忠以母老懇
乞致仕卒於家

陸　祥

陸祥無錫縣人初以石工隸工部鄭王之國選授工
副後有薦其有異技者召改工部營繕所丞嘗作稱
吉祥有老母病或以　上聞命光祿日給酒饌并鈔
五錠以爲養擢工部主事進郎中以至侍郎祥巧思
天授嘗用石方寸許刻鏤爲方池以獻凡水中所有
魚龍荇藻之類皆備曲盡其巧然爲人頗謹愿士夫
不以其出自雜流而棄之子華以譯夷字造館閣歷
官光祿寺署正成化五年十二月卒

倪　瓚

倪瓚字元鎮號雲林無錫人生而俊爽稍長強學好
修性雅潔敦行孝弟而克恭於兄相之樹立率子弟
以田廬生産悉有程度有餘財未嘗資以爲俚俗紛
華事其師莘昌王仁輔老而無嗣奉養以終其身殁
爲制服執喪而葬焉神情朗朗如秋月之瑩談辯絕

人亹亹不倦好客之名聞於四方名傳碩師方外大
老咸知愛重所居有閣名淸閟幽逈絕塵中有書數
千卷悉手所較定經史諸子釋老岐黃紀勝之書盡
日成誦古鼎彝名琴陳列左右松桂竹栢梧菊之屬
敷紆繚繞而其外則高木修篁蔚然深秀故自號雲
林每雨止風收杖屨自隨逍遥容與詠歌以娱望之
者識其爲世外人客至輒笑語留連竟夕乃已平生
無他好惟嗜蓄古法書名畫持以售者歸其直累百
金無所靳雅趣吟興每發揮於縑素間蒼勁妍潤尤
得淸致今幣贄求之者無虛日瓚益務恬退棄散無

所遺屏處釋累黃冠野服浮游湖山間以遂肥遯丰采含高足跡不涉貴人之門與世浮沈恥於衒鬻清而不汙將依隱焉志氣寂靜往來城市混迹緇氓介特之操皦然不渝年既老而耳益聰目益明飲啖步履不異壯時氣貌充然其所蘊可知矣所著文稿句曲張天雨錢塘俞和愛之爲書成帙藏於家洪武甲寅以疾卒享年七十有四

胡濙

胡濙字源潔武進人生而髮白彌月乃黑見者異之自幼端重不好嬉戲弱冠入邑庠登建文庚辰進士

第授兵科給事中勤謹識大體士林譽之　成祖入正統供職如舊永樂改元秋以奏稱　旨陞戶科都給事中丁亥代署祭酒事　上察近侍中惟濙忠實可托遂　命巡遊天下以訪異人爲名實察人心向背特　御製性理大全爲善陰隲孝順事實書成俾以此勸諭天下以故雖窮鄉下邑軌跡無不到在湖湘間最久丙申秋還朝丁內艱乞終制不允數日特陞禮部侍郎明年往巡江浙諸州授嘉議大夫癸卯復自均州還朝　車駕親征北虜駐蹕宣府馳謁行在初　上以不出關濙至喜而起且慰勞之曰卿驅馳良苦　賜坐與語凡所歷山川道里郡邑豐嗇民情休戚以至所聞所見保國安民之事悉爲陳說　上欣然納之向所疑慮者至是皆釋比退漏下四鼓因進太歲太和山瑞光圖及榔梅靈芝之先是　仁宗爲太子監國時飛語上聞　文廟屬往察之比至以所見七事皆誠敬孝謹密疏以聞　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　仁宗嗣位特賜誥命授正議大夫資治尹已而同官有密疏疑之乃轉太子賓客兼國子祭酒留南京未幾閱章奏見所上密疏深嘉其忠方議顧用之而龍馭上賓矣　宣宗即位復禮部左侍郎

兼管如故隨進禮部尚書是歲秋漢庶人謀叛事覺贊　上親征事平受賞賚甚厚復給叛者家丁四人丁未　賜誥命授資善大夫復賜近地一區於長安右門外給關者二人戊申　上嘉其忠勤特　賜銀章四封以濙生辰　賜宴於其第秋八月扈從巡邊至會州而還己酉命兼詹事府詹事辛亥命兼行在戶部事　聖節御製詩一章　賜濙及裴義楊士奇楊榮因賜宴盡醉而罷新建禮部成命光祿設宴勸戚公卿皆往賀以爲盛事立石題事之右八年命同楊士奇等遊西苑尚任益隆每宴見　上虛心問曰卿

有何言得其章奏卽施行之　英宗踐祚惟図任舊
人待之尤厚凡軍國重務皆與聞加授資德大夫正
治上卿存考績必有賚予甲子以年至七十乞致仕
上以其精力未衰慰勉留之已巳　上親征北虜
命留守京師會　車駕北狩　郕王嗣位進太子太
傅景泰元年濙于一踢文武重臣羣立傳觀吏部尚
書王直門內禮失而求之野耳給事中葉盛等因起
就觀語多文而切直首備　登極　詔旨以爲由此
而觀　上皇之出非游畋無益爲　宗社計耳今都
人一聞　鑾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　上皇也
今日奉迎禮當從厚　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
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未有書上修史先生
等語而避其名甚驚異之濙言此得之高學士泉因
告之曰連日迎復　上意屢以虜情多詐爲疑此所
言若封進兒朝野同情或可感動　上心于是葉盛
等草疏同上且破匿名之說俄頃得　旨繳進　英
廟將凝屢奏迎復事　上每以虜情多詐爲言將
祇倖始得　旨議迎復儀注并議防變方略與情
欣然當多官會議將都御史王文忽厲聲沮抑聞者
相顧莫敢言而退給事中葉盛等憤鬱不平造禮部

問焉濙從容言儀注已送內閣矣王一人言豈可憑
抑何足與辯衆服其老成定見而其量亦不可及云
祥未春因災異數見乞放免不許尋進少傅時議立
見濟爲　東宮下禮部會議都御史王文首言當立
大學士陳循等皆唯唯濙不能爭而見濟竟立時給
事中林聰首言　皇太子無過不肯署名王文怒目
叱之文致其罪以專擅選法當死大臣當連名署奏
牘次及濙濙曰林聰至死耶如公論何卽移疾不出
朝廷遺問之濙曰本無疾聞林聰被害心怖不安
景帝始知聰爲人所誣竟坐奉減逍　英宗復辟濙
扶疾入朝乞謝事且辭師傅二職　上憫其老從之
陛辭賜白金寶鏹給驛舟以歸歸之日鄉人老稚
聚觀者以億萬計乃陳所受賜於堂感激泣下時弟
克恭克寧克誠年皆七十餘蒼頭白髮聚樂一堂遂
扁曰壽愷復優游桑梓者七年疾復作召諸子前曰
爾輩圖報國恩勿墜家聲遂暝目而逝年八十有九
計聞贈太保謚忠安遣官祭葬如制濙爲人平易寬
和廉靜寡慾自奉澹薄起居有常居官敬慎一毫不
苟歷事　四聖立朝幾六十年薦拔士類甚多十知
春闈舉之士盡出其門平居未嘗疾言遽色雖庸

夫孺子亦知其爲長者所著有芝軒集若干卷又嘗輯錄醫藥經驗者曰衛生易簡方經進又有律身規鑑俱行於世

儲　福

儲福無錫人建文末挈母妻以逃　文皇即位　詔戍卒入伍至燕山福在錄中乃調雲南曲靖衛福仰天哭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爲叛逆之臣在舟中日夜泣不止竟不食而死母韓氏妻范氏爲營地葬福范有姿色年尚幼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使姑聞里有聞其色欲委禽者問知其事

則曰此節孝婦安可犯一日往澗邊浣衣見水邊有草類蘇蒲因取以織蓆售以養姑姑至七十餘終范亦八十外乃卒卒後蓆草不復生土人義之即其居共爲菴集尼居之名崇孝菴焉

吳　潤

吳潤字汝德武進縣人補縣學生永樂初以楷書與修永樂大典授刑部主事歷建昌姚安廣信三府知府陞雲南按察使土官普覺謀變潤先事除之事聞陞江西右布政使丁外艱解任江西民上章請奪情詔起復乞布政使景泰初以孫遊儀賓例致仕家居十餘年天順八年十二月卒年七十九潤寬厚長者處已待物一以誠信在江西十有二年民愛如父母至今江西人論方伯必以潤爲首稱云

徐　晞

徐晞字孟晞江陰縣人永樂初由吏入仕時營建北京宮殿命勛貴重臣總之授晞部事功成陞營繕主事宣德中陞郎中尋調兵部武庫司　英宗即位陞試兵部右侍郎往陝西臨洮鞏昌選練軍士既而虜寇警數擾邊命晞參贊甘肅軍務正統丙辰召還實授侍郎復命往守莊浪涼州晞奏言其地戍士多衣

冠故族請建學立師以作養之尋轉南京戶部左侍郎歲辛酉征麓川命晞督餽餉賊謀間道焚掠餽糧晞訓勵土官出兵擊破之餽道以通麓川平進兵部尚書乙丑以疾乞致仕卒　上遣官祭葬初晞始爲郡小吏特有富室謀併其鄉人田產誣以人命不勝拷掠自引服晞心憐之密導其家訴於憲司而下文於郡晞校實爲言其冤於官而釋之歲久晞跨驢詣常熟中途遇其人邀之至家與妻泣拜設雞黍以待適某林而其人逸問其故妻泣曰吾夫感公活命之仁家貧無以報今夕避匿願以鄙陋之姿侍寢吾夫

巳假宿鄰家矣睎大驚曰是何言也鬼神昭列侯徐
睎爲是耶速覓而夫來則留否則雖夜必去矣婦乃
呼其夫還睎諭慰再三達曙告去夫婦爲之感泣

王紱

王紱字孟端無錫人自少志氣高逸讀書工古歌詩
嘗北遊江淮浮黃河踰大行出鴈門往來晉代之間
周覽形勝輒感慨弔古徘徊不能去一時聞人慕其
名爭延致之及觀其氣貌瓌岸議論踔厲益加器重
久之不樂歸江南隱居九龍山中詠左太冲詩曰何
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若將有終焉之志自號曰九

龍山人永樂中有以能書薦者入翰林擢爲中書舍
人與沈度輩頡頏後先以山澤之臞一旦蒙　上恩
拔廁身侍從亦可謂隆遇矣紱尤工畫山水竹石每
酒酣對賓客落黃冠服意氣傲然伸紙攘袂揮筆灑
灑奇怪跌宕不可名狀畫已徐吟五字詩蕭然有風
人之致然不可意者雖豪貴不肯與就之至閉門不
納人問之曰丈夫在所處輕者苟且如此重者將何
以哉士益以此高之平居急友好賓客不計家有無
然是是非非絕不隨俗俯仰雖見嫉莫顧丙申春臥
病北京寓舍語所知者曰生死如夜旦所貴此心不
昧耳奄然而逝年五十有五

段民

段民字時舉武進縣人登永樂甲申進士爲翰林庶
吉士請　太宗皇帝命禮部翰林院准天經之數選
行槩等二十八人就文淵閣盡出中秘書使盡其業
且暮給大官饌又月給膏火之資蓋期之於大用而
民與焉民祇體　上意益勵弗懈而文學大進與修
永樂大典丁內艱去服闋除刑部主事涖官廉慎而
明敏處疑獄必歸於厚踰年扈從赴北京召修四書
五經及性理大全書成被　重賜復還刑部陞郎中

益精獄議尤爲尚書所重凡大獄及部奏章必屬閱
乃上在刑部八年山東妖婦唐賽兒作亂三司官以
縱寇誅　召廷臣簡代者共推舉數人授民山東布
政司參政同舉有畏難者民曰竭力以共吾職耳何
足計利害哉下車數載宣德意飭紀綱撫殘餒剗革
宿弊政理一新吏民悅戴居三年召同考禮部會試
人服其衡鑑又三年　召赴闕命以本官署戶部右
侍郎之南京是時　車駕在北京久南京諸司習於
翫愒任錢穀刑名者其務叢脞尤號不治至則躬勤
率先夙夜或達旦始若扞格已而服從咸修其職明年

實授本部右侍郎又明年改刑部其振廢作新一如
吏部罪人闔民至皆相慶於獄伸抑疏滯決何之間
靜察用彰三年以績最　賜誥授嘉議大夫得寒疾
數日小差矣將出視事左右謂未可以風曰數百人
困坐獄中翹跂待我奈何可自佚哉強出疾復作遂
亟有問之者答曰不能報　上恩矣如老母何言已
卒

嚴　本

嚴本字志道號嵩巷江陰人永樂癸巳何澄薦以職
堪風憲徵至南京　仁宗在青宮監國事命吏部尚

書從公議試理人策一篇復舉律疑數條為問隨問
敷答同試者皆授郡邑職獨拜刑部主事時掌部侍
郎張公本介潔自持鮮有當意疑獄多俾訊之安慶
鄉民七人夜漁于河竊民舟米軍衛邀功抵以強劫
奏請一訊知其冤改以杖徒改多類是辛丑詔與尚
書宋公禮伐木于西蜀烏蒙蠻強獷難化一夕驚疑
被甲爭至衆皆懼懼獨挺身諭以朝廷威德蠻
遂帖服　仁廟嗣統徵還大理卿虞公謙刑部尚書
金公純同日論薦即授大理寺左寺正時法曹斷獄
多以知情故縱及大不敬為擬特爭之曰我朝定律
除謀叛數條外餘無故縱之文況不敬情罪輕重弗
一概以罪人重比以失聖朝明慎庶獄意乎虞公韙
之悉為駁正迄今遵守敭歷既深清介乎于遠近有
告儀真縣吏盜官麻萬斤已誣服察其冤覆勘麻
數不虧特昭雪之嚴州民有室女無夫而娠舅氏詰
責之女慚解衣水際而逃女之母訴弟逼女溺死杖
徒既以冤未獲令檢尋復於鄰邑得其女蓋與人私
通以逃始正其罪追還徒者有御史陳旭子與鄉人
同飲丁肆俱為邏者所獲蓋鄉人前為盜事覺而逃
餘黨七人已棄市鄉人既就繫懼拷誣引御史子同

盜且分之贓案具而鄉人死御史子無以自明謬以
其所嘗研為贓及閱案見前七人招服未嘗有御史
子及名事主驗所人贓非其物疑而問之其子號痛
稱冤特直之同列皆謂成獄久不可改本曰御史子
有冤而不得白執法者能無愧乎乃獨署其案聞于
朝而釋之其在大理時良鄉民有失馬疑其鄰盜之
執送于縣縣亦以為可疑因拷訊過重而死法司坐
丞以罰不如法當徒而又坐告者以絞本曰因公殺
人罪丞當矣告者因疑而訴豈可坐以誣告致死哉
所擬斷似丞與告者各殺一人矣遂駁正而活告者

之死有某衛指揮者交阯蠻産既長爲娶目爲養子後指揮歿其婦不從事覺法司罪以强姦子婦本駁之曰養子非所生而姦且未成比于内亂有間矣覆讞得減死發流莒州有屯卒奪民田爲其所訟得罪于按察司卒讐之而無以逞夜盜民家驢以歸民捜索得之卒反以民爲誣擒送千戶孫恭所千戶與卒爲親以故禁勘至死法司坐千戶以徒本曰殺以止殺千戶得生則死者𠴱冤遂正其故勘之罪山東人背挾之蘇州衛卒十餘人駕舟運餉泊河西務夜劫右舟中一人爲其主所殺餘黨懇事覺無以自解

見隣舟有押解人帶兵仗防因而行者因謬指押解人劫商財謂其侶往救而被殺擒告于官皆誣服覽其牘疑之曰押解人與因同舟借使爲盜因必知之駁令驗問果得其實遂釋押解人而正盜之罪其矜情原法者多是類也一時咸比於于公之不冤以致仕歸卒于家年七十有八

陳 濟

陳濟字伯載武進縣人穎悟異常總角讀書過目輒成誦勵志弗懈日夜博記廣覽聞人有異書輒假手錄成帙至於胼指無憚勞勤如是者十餘年遂貫穿經史百家之言才名卓然振起會修永樂大典以太臣薦召至爲都總裁時合内外詞臣暨太學儒生衆數千人䌷閱中秘四庫書浩瀚填委至則與故少師姚公尚書鄭公祭酒學士數輩詳定凡例區別去取莫弗允愜而六館執筆之士凡有疑難輒從質問隨問嚮答未嘗觝滯疏抉剖析咸有源委非口耳涉獵者可比故一時之人無不服其該博書成擢右春坊右贊善居輔導之職十有五年小心謹慎未嘗有分毫過差被命隨侍五皇孫授經凡有諮問濟援据精詳洞究始末博而有要皇孫深加禮重方將貴以啟

沃甲辰夏恭中風不能言卒於寓舍年六十一生平重厚修謹孝友天至事母備極色養母嘗戒以無過飲終身未嘗至醉其宦遊京師也以母年高不可進養每一念至輒欷歔飲泣教篤二弟底於成立爲文章根據經史必務理勝不事葩藻常曰文如菽粟布帛貴有益於世不爾雖工奚益所著有綱目集覽證誤若干卷文集若干卷藏于家

楊 璿

楊璿字叔璣無錫縣人正統己未進士授戶部主事遷郎中山西右參政陝西右布政使河南左布政使

毋喪服闋進戶部右侍郎尋改右副都御史撫治荊
襄流民巡北直隸節制永平山海等邊關巡撫河南
卒于官賜葬贈通敏有操執與人不苟合家素豐裕
而自奉甚儉約治官如治家惟其是不擇利害爲趨
舍其在山西定民差役在荊襄區處流民在京畿賑
濟饑民事皆得宜而無弊旣沒逾十年士夫談者猶
嗟悼云

陸　愷

陸愷字元之武進人正統乙丑進士選授北部愷以
母在堂乞改南以便迎養乃得南京吏部主事曹務

簡而日多暇日事披覽學乃益進尋改戶部監督在
京草場累年宿弊一朝盡革陞員外郎中所司者土
田錢穀愷淸以律己勤以涖事大爲諸長老所器重
歲乙酉子簡發解京闈明年進士第三人擢編修弟
愉亦成進士弟怡復薦鄉舉愷幡然起曰物忌盛滿
吾可以休矣累疏乞歸歸則日與鄉之耆彥飲宴歌
咏以樂太平凡官政得失私家短長一切弗聞卽聞
亦絕不形於言議也時母尚無恙昕夕奉養備至歲
節及誕日率子侄稱觴上壽人以爲榮曰毘陵雖多
致政者而慈闈康壽則所僅見也年六十有二卒於
家

沈　琮

沈琮字廷器武進人自少輒能躭嗜書史旣長從布
政謝公輔學易每有新得正統甲子中鄉試又四年
戊辰登進士授監察御史景泰庚午奉勑督理浙江
銀鑛區畫有法浙之人至今猶才之旣舉勑淸理京
畿及中州齊魯等處馬政推誠教戒所至不擾而牧
馬日蕃後理湖湘刑獄尤多平反比還巡按兩廣威
望益振乙亥居父喪天順改元起服陞四川按察僉
事時蜀地多盜多方捕獲人始安業朝廷屢賜文綺

以旌其能松潘羌夷自成化初嘯聚爲患僉議琮在
蜀年久爲彼所重宜陞本司副使以鎭其地乃受璽
書以往與都督協心殫力修城練卒不數月間遂平
黑虎等寨事聞降勑褒嘉亦有文綺之賜乙未堅乞
致仕歸後數年朝廷以言者追錄前功命陞一級家
居日惟故舊賓客相與遊樂若朱叅議貞施待詔靖
皆同社也未幾諸公次第亡去惟琮康强不衰至八
十有四而卒

盛　顒

盛顒字時望無錫縣人景泰辛未登進士第首擢河

南道監察御史尋以老成掌道事時初經己巳之變
　朝廷懲前政委靡之失稍開言路一時言事者毛
舉細故攻訐陰私以張直聲顒獨顧大體惜人才掩
其疵疚不爲己甚善類賴之嘗兩奉命出按淮揚時
値歲歉發倉賑貧全活者甚衆按閩時適當大比拔
賢振滯是科得人爲盛　英廟復辟之初權臣之冒
功者朋比爲奸鑿空起邊釁欲樹奇功以蓋其跡率
師閱塞卽還虜因乘之而入諸御史欲有言同事有
洩之者先愬於　上誣御史中有與被繫内臣張永
同族者欲爲之報復以激　上怒卽逮所誣御史下

獄明日章始上　上御便殿召衆入盛氣待之擲章
付御史誦之至半　上曰止摘章中所條事折之令
其分疏復諭之以終誦　上意稍悟然重違權臣意
姑從輕典凡列名者俱調外任顒時掌河南道事出
知保定之東鹿縣先是權臣啟邊釁其勢焰可畏人
無敢言者顒首與同官漆水張鵬謀謂事干軍國某
等官臺憲烏可畏禍不言張以爲然卽入謀之兵科
給事王兹約以章上及召入承平周賓倉卒誦所上
章音吐洪亮略無阻滯及對　上之言辭直理正天
下聞而壯之而不知首啟其謀者顒也其知東鹿邑

多顒宦往往怙勢爲不法聞顒至相戒曰是嘗劾奏
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顒變搏擊以爲撫循吏畏
而民安之未幾丁内艱去民留之不可俟其服闋相
率詣闕乞顒顒得再任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輒叩首
聽受不復辯鄰邑聞之訟多年未決者各來請判於
顒顒折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有清如水明如鏡之
謠邑界眞保間四境之民聞風趨赴郊外有荒地聚
以成市邑人因目以清官店既去任民築亭爲立去
思碑歲甲申擢守邵武行所無事不動聲色而郡大
化既而巡撫都憲以延平民狡而事繁請於　朝移

治之延平與邵接境聞其政聲有素莫不革心向化
癸巳陞廣西叅政專督糧餉丙申陞雲南右布政使
丁外艱己亥服闋改陝西尋陞左時廣西殘破之餘
委曲措注民夷賴以不擾陝西地臨三邊邊報無虛
月適歲多歉顒調度有方而餽餉不缺壬寅入爲刑
部右侍郎佐其長以明刑恒舉歐陽公求生不得則
死無憾之語爲僚屬告有深文巧詆者輒不樂之刑
用是平僅再閱月調南京或以爲言顒曰吾南人官
於南固其所也癸卯山東旱饑盜賊將乘之而起
廷議遣大臣巡撫僉曰無如盛時望者改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乘驛往命至郇日就道甫下車禱於天雨
郇大注枯槁復甦顧多方設法凡前人救荒之政於
今有益者次第修舉而又因時之宜條數十策行下
所司民賴以濟賑卹之餘所儲尚百餘萬以及於前
代聖賢有功於齊魯者爲之建祠宇以報祀之其山
東之政大抵以黜貪暴表忠良除苛政困民人爲本
三年齊俗翕然以變顧年近七十以老疾上章乞致
仕　賜驛歸至徐州適所部有大獄以顧知其始
終有　旨命鞫之獄成後歸自家食時家事一以付
其弟顧至是抵家伯仲怡怡友愛加篤於家事一不

問顧爲之搆方塘書院疊山鑿池蒔花植種以爲娛
老之地靜坐一室焚香讀書以自適泊如也歲丁未
以上　皇太后徽號恩進一階家居者六閱寒暑卒
年七十有五

王與

王與字廷貴武進人與十歲能爲詩景泰辛未　賜
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被　旨偕諸庶吉士讀中
秘書給酒饌筆札諸物癸酉旱代祀東嶽雨輒降有
謨嶽神并代嶽神答詩甲戌以父憂去天順丁丑仍
舊職庚辰同考禮部充　太子講讀官辛巳預修

大明一統志成有白金綵幣之賜癸未再考禮部得
人尤多秩滿遷侍講甲申　憲宗登極錄侍從勞擢
左春坊左庶子仍兼侍講時始開經筵勅充講官復
賜金幣又勑修　英宗實錄分掌禮館纂述詳慎得
史臣體念母老求便養改南京翰林學士迎養於官
丁亥實錄成復以舊勞賜金幣戊子以母復去辛卯
服闋陞南京國子監祭酒時教法久弛乃嚴立程制
核勤惰爲懲勸諸司差遣一按名籍不爲私假又條
奏便宜數事與風采凝峻廉角峭厲故教法修整羣
士皆斂衽欽服稟然稱嚴師焉壬寅秩再滿擢南京

吏部右侍郎吏弊滋甚凡差撥則庭鬨不可制乃酌
爲定規弊始息丁未召爲戶部左侍郎弘治初遷南
京戶部尚書尋改吏部考諸司官屬諏訪去取務合
輿論又上疏陳八事多見未納癸丑年七十屢疏請
致仕甫得溫旨而疾已篤以乙卯五月卒年七十有
二贈太子太保謚文肅遣官祭葬與奉親極孝養事
伯兄甚謹以三品　恩移廕兄子澄爲國子生歲出
所積穀賑贍族人遇鄉黨子弟有恩嘗購得楊氏別
業有世墓慰令勿徙缺其垣俾歲時往祀焉與博學
高識爲文章雅健有法兼精吏事敏而能勤老雖居

並位而未値繁劇人以爲未盡其用云所著有思軒稿若干卷行於世子沂成化乙未進士累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以才行世其家

徐溥

徐溥字時用號謙齋宜興人爲兒時已卓然成人少長從里師游嘗取經典法言爲一冊題曰聖賢要語藏夾袋中以自警里師疑爲玩具遏而覩之乃大驚因辭於其父漁隱先生曰吾不能爲令子師矣一日舅氏從外來稱他子弟善歌溥曰歌能顯親揚名乎若其所願則異於是人共器之景泰庚午鄉薦會試不第歸益肆力於學至忘寢食寒暑遂成瘵疾甲戌進士第二授翰林編修天順元年侍　東宮講讀成化紀元遷左庶子充經筵講官纂修　英宗實錄陞少詹事乙未主考會試陞太常寺兼學士擢禮部左侍郎改吏部二十三年　孝宗登極簡入內閣總裁　憲宗實錄同知經筵弘治庚戌復典會試辛亥加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時岷藩訐奏知州劉遜詔逮繫獄言官救之并逮群議洶洶溥力解免乙卯命撰三清樂章溥率同官上言太子祭天地天至尊無對故禮以少爲貴祭不過南郊時不過孟春牲不過

特牛歲祀五帝儒者非之況三清乃邪妄之說謂一天之上有三大帝乃以李聃居其一是以人鬼列於天神非理也至於郊祀樂章　皇祖舊製今所傳樂章雖載承祭大典是書博采弗靖不可以瀆禮臣等誦習儒書若邪說俚曲尤所不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講議政事辯論經史培養本源弼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　上從之丁巳總裁會典　武宗出閣加少師兼華蓋殿大學士溥在內閣承劉吉恣威福報私怨之後一以安靖處之中外咸乂海內敉寧行政不必出於已雖其是用人不必由於已惟其賢時稱其有休休大臣之度溥常希范仲淹置義田千畝以贍宗族　上嘉其義特命捐其徭役邑人吳尚書友雲洪武初死事雲南事久湮沒特致書守臣請賜贈諡祀享會以目青致仕歸一年卒壽七十有二訃聞　論祭者九命有司營葬事贈太師諡文靖

殷貴

殷貴字南金號惺齋無錫人生有天下之慮每論治必曰嚴明其諸區畫無巨細一於整肅見寬弛之俗輒嗤之不容口年十二入邑庠受經於朱埜盛公學

已有進然累困場屋至四十二始膺貢卒業大學其
為文雖時體必參古法曰不如是不能過人評品精
覈不隨人高下謁選授陽山知縣陽山隸廣之達州
古所謂天下最窮僻處也始至即為講律令俾知趨
避又大書為善最樂四字印給之有兄弟爭田者反
覆開諭皆感泣去凡死囚必求生道不得已焚香告
天而後成獄獄中置一響板約曰冤未達者擊之有
所召集書片紙於門皆如期至數月間恩信旁達近
胥鄰邑以勞感瘴竟不起病時吏民禱無虛日又走
百里求醫連州及其沒也罷市巷哭聲達於野處事

接物行以理遂止以理屈是非可否無少隱假與之
游者始若難合終則浹洽至數十年弗替

宋 瑛

宋瑛字克煇華亭人弱不好弄稍長知嗜學攻苦窮
晝夜日食惟饘粥水豆人不能堪而瑛處之裕如既
領鄉薦益肆志于學務窮天下之理究古今治亂興
亡之變期有以體之身心措諸事業天順丁丑廷試
第四人授工部主事繕工典徒役與中貴人雜處瑛
首絕干請屏豪猾求弊端所在而抉剔之憚其嚴而
憾其簡易然中貴人滋不悅思中傷之陰使人詐為
儌以偵其過失歲餘無所得更得其廉謹數事加敬
社嵩甲申引疾歸時年始四十五乃作延齡會以合
族子弟願學者為館穀教養之遠方來受業者甚衆
事母至孝居喪哀毀有燕乳白雛于堂時人以為孝
感

白 昂

白昂字廷儀武進縣人天順丁丑進士授南京禮科
給事歷應天府丞十二年陞南京大理寺右少卿十
六年改北十八年陞南京右僉都御史二十三年陞
南京兵部右侍郎弘治二年陞刑部左侍郎署掌都

察院事三年改戶部左侍郎治河原武四年陞掌院
事右僉都御史六年陞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東
宮出閣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初昂為給事中
劾戶部尚書張鳳不法自南京逮至 詔獄已而釋
焉成化初邊警屢至 經筵少輟上言帝堯不以洪
水之災而輟明峻德太王不以昆夷之侵而殞厥問
聖德修則邊患息矣時黃霧之災又上言六事大
略謂 陛下即位嘗詔罷貢獻矣而貢獻不絕常罷
織造矣而織造自如嘗禁權豪不得種鹽矣不得求
地矣京城內外不得創寺觀矣而皆不為停止願守

大信勿以親倖而易其度其餘亦當世要務會監察
御史邵文祥得罪率僚屬言文祥雖涉狂妄然其心
則無他因而竄逐則忠良喪氣直士杜口恐非 社
稷之福承應天興學校抑强植弱所定義役至今以
爲式會劇寇劉通出沒海上東南騷然昂以都御史
調士卒遠近皆會截其要路賊大窘迺宣布威信通
挺身納款特於太倉學宮受之諭以禍福出於至誠
通感泣迺縱之歸率其餘衆以降東南晏然復奏沿
江要害守備等官互相應援遂爲定式河決金龍口
將潰運道昂以河故道入渦者今不可復尋迺自陽

武封丘等處築長堤以防張秋之決又自中牟決口
至尉氏縣下穎州經塗山仍歸鳳陽合淮入海築汴
堤高厚廣狹樹之萬柳以固之又於宿州濬古睢河
入運河以分徐州之勢築蕭縣徐集等口以殺汴徐
之勢又堤運河自魚臺至德州自德至吳橋復修古
河堤東平至興濟作減水河一十二道大清河及古
黃河以入海每河口作石堰盈則泄縮則瀦以濟運
河由是河漸復故道漕運無虞高郵湖善覆舟乃議
開複湖於東岸以避其患亘四十餘里時議者多不
便昂致之堅至於今舟行往來免風濤之患人名曰

白公堤其在都察院凡御史出巡必令巡訪所屬廉
汚勤惰才鄙狀以報因以所報眞僞爲御史升黜又
言方今天下衛所士卒十去有五所司侵牟弊孔百
出宜預設尺籍定數使較然晝一案籍按考庶絕詰
役狀逋之弊又言天下奏報災荒多不實或以荒爲
稔以稔爲荒其弊實多宜令御史覈實天下田數高
下之則賦之官旱則蠲高水則蠲低庶夙弊可絕成
納爲其在刑部一以矜恤爲心嘗自誦曰君子之心
公而恕又曰秋霜之肅何如春陽之溫故凡情可矜
疑者多得平反御史李興以詰暴處死無敢言者昂

曰不可使 朝廷有殺諫官之名迺率衆大臣上言
興罪可罪然律有致死之罪使興而處死則故勘故
紐者又將何以加之典得免死嘗患條例繁多吏得
下上爲奸迺芟複釐冗定爲若干條奏頒之內外官
司守以爲法於是法令始一矣昂立 朝不爲危行
譎論每依於忠厚善哀高益卑因事爲功平居恂恂
若無能臨事決機應變無所疑滯不爲崖岸表襮上
自王公以入下至輿皂無不得其歡心已未以病告
允進太子太傅馳驛以歸月給俸以優老旣歸園亭
賓客詠一日之盛繪圖賦詩以傳癸亥卒年六十有

九贈太保謚康敏昻雖位極公孤而左右無媵妾於孝友尤篤少時繼母王夫人有疾每夕稽顙北辰旣而果瘥念弟昇蚤逝恤其二孤訓廸備至近三品以上得蔭子入太學舍其子而與姪人尤難之在兵部時推范文正公遺意置田若干畝以贍其族貧者或給之俾其立義學二一集族之稚爲正字畫句讀一集其秀者授之舉業又立祭田若干歲府三祭自始祖以下成預祭畢讌長幼又設藥局儲善藥鄉之疾病者多歸焉

秦　夔

秦夔字廷韶號中齋無錫人登天順庚辰進士拜南京兵部主事進員外郎中奏革隸卒之冗者以杜請託成化壬辰出爲武昌知府武昌地大政繁而夔一意愛民如恐不及除奸惡植良善課農積穀創養濟院定均徭法嘗至江滸見一婦反接投沙中詰之乃盜所劫欲汚之而不從故投之于此即收置屏處跡得盜寘于法而還其婦于夫優人李昆寓長沙見陸氏女美爲多貲百計求得以爲室其族兄赴愬于夔乃按正其罪女歸陸氏當是時湖南治行無如秦守者凡以憂去凡贖鍰羨餘一切勿問服除補建昌府時廣昌何氏得罪于令竟置于極典而陰令人證之庭鞫之際何氏稱冤夔乃逮證者詰之曰爾厚誣乎人知非本意然異日罪將歸爾其人流涕吐實何遂免死自幼喈學徧覽羣書下筆累數百言詩淸麗有則字法遒逸故所至每考求遺蹟在武昌新張乖崖祠復李太白曾南豐祠皆措處有法役弗及民遇山川佳勝處登臨懷古形之賦咏尤多乙巳擢福建右叅政晉江西右布政使遂以疾致仕作五峰草堂天全亭於九龍山下日吟咏其中以六十三歲而卒有中齋集藏于家

沈　暉

沈暉字時暘宜興人天順庚辰進士授南戶部主事陞員外郎中成化戊戌改南禮部尋陞陝西布政司叅議以憂去服闋除福建未幾進左叅政弘治庚戌陞廣西右布政衛士以缺糧相扇爲亂暉捕得首惡三人斬之遂定明年轉江西左布政甲寅陞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下令許民之無田者得耕廢棄地免其租三年歲餘得常稔田數千頃又甓鄖陽城十有二里於襄樊往來要津造浮梁八十艘以便涉者民甚德之未幾改巡撫湖廣時武岡州知州劉遜坐裁

抑藩府彼誣暉爲直之戊午召爲南工部右侍郎踰年以言官論劾力求去家居數歲而卒賜祭葬如例暉歷中外幾四十年頗不失職其爲侍郎較工計直細及錙銖人多怨之用是屢招浮議然暉既去繼者閱前成以暉所執爲是云

陸　簡

陸簡字廉伯武進人成化元年鄉貢第一二年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預修　英廟實錄加俸一級秩滿陞侍讀以續修通鑑綱目成陞右春坊右諭德　上在東宮時侍講讀丁父憂服闋弘治元年召修　憲

廟實錄至則以舊勞陞右庶子兼侍讀充經筵講官尋直日講實錄成陞詹事府少詹兼侍講學士七年以日講勞特陞詹事兼侍讀學士踰年卒年五十四賜祭葬贈禮部右侍郎簡姿貌秀偉少有俊才頗不自檢制晚益矜持自負當遠到既久滯不順亦多鬱抑齎志以沒爲詩文峻潔有法不輕應接喜談節義嘗念宋刺史姚訔等九人死難言于有司立忠義祠祀之其自曾祖以下俱襲金姓簡始復姓陸子巽章亦舉進士

華　山

華山字仁甫別號靜菴無錫人登成化乙未高第知汀州遷南京兵部武選員外郎再遷職方郎中改刑部陞湖廣右叅議奉勑提督太和山諸宮觀居二年乃自請致仕以歸是爲正德丁卯又五年壬申以疾卒年六十有六山忠朴謙厚與人恂恂至於執節稟義則抗直不少貶損初在許有王僉事墳之子司馬馬公智也犯法當死董僉事齡欲曲全之山入分司庭辯至免冠額天頓首不已董媿謝卒抵于法鈞鄰于許歲滿國馬許有奸民兩以地往獻凡若干頃山執不予董長史爨見許濠有荷華之觀肆言欲請之

山曰是不可以言爭即日令決其水荷乃不華民免於漫溢潁民史經左誘其尹指盜誣人尹故爲執政者文臨司庇馬因械史罪山請附誣告致死人律上下得允其在兵部先爲武選後以職方郎中攝其事簿世閱人選代紀襲惟嚴以法不少徇其在湖廣尤著介特襄陽民馬成以罪械死當戍遷久訟避遣山直遣之憂逮者始獲安業道士有怙勢冒領牒踰禮部數者立置之法鄖陽饑廩無以賑爲發襄陽粟賑之或以擅告不聽房山爲流民藪新作縣治而未城山曰非備也亟請城之其他事類是者尚多不悉紀

白玢

白玢字宗璞武進人生而聰敏少喪父母落落無所依遂挾書往金陵之句曲山寄跡華陽館從黃冠游忽感悟自奮乃之京師學於翰林編修徐先生之門久之大有所得補府庠博士弟子員益刻厲問學竟領成化戊子鄉試明年試禮部賜進士尋授戶部主事主納通州軍儲以勞疾告歸抵家踰年復起主納內庫銀絹壬辰給賞遼東邊軍往時銀積羨餘所司多侵匿玢悉歸之官癸巳勘理浙江諸路鹽鈔時權貴私販累數十萬商人大沮極力裁革人稱便焉比

還陞本司員外郎甲午夏持節充副使往湖襄封王賜予悉辭不受陞陝西司郎中癸卯朝廷以運舟稽緩命催督首責綱運之為奸弊者其徒歛避事賴以濟山陝歉荒人相食議舉納粟之令他如僧道度牒生員入監各以差入銀實官帑其所出納皆玢主之人稱廉明未幾有南京尚寶之命體素瘠而才識豐贍遇事立辦談議風生故為時所推許性孝友自傷蚤失怙恃因名其讀書之軒曰思親示終慕之意事諸兄敬愛處友和易持身謹慤人未嘗見其過嘗買婢見其有戚容問之知其官人女也養以為女擇良士配之兄姊老分俸以贍其行義多類此既進列卿復得南畿密邇鄉邑乃於輿仁之第築圃鑿池種竹構小軒三楹榜曰隔塵且曰吾得釋去繁劇將菅菟裘老焉未幾而卒得年五十有七而已有遠行稿思親軒稿若干卷藏於來

王沂

王沂字希曾直隸武進人南吏部尚書僎之子成化十一年進士授禮部主事歷陞員外郎郎中山東右參政湖廣右布政丁父憂服闋轉山東左布政使弘治十四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真定等府兼提督紫荊三關累疏乞休不允卒于官年六十二訃聞賜祭

葬如例給驛歸其喪沂嚴毅謹恪天性孝友在禮部時外國以獅子來貢希重賞又有貢刀劍數至三萬者沂言夷人貪詐無厭量損其賜直且定數著為例憲廟上賓凡　山陵　廟祧遷祔之議儀文草創多所考據及巡撫時賦役繁重力為裁省滹沱河水溢壞民田廬奏請築堤捍之功成賜綺幣獎勞沂方髫時母吳溺于北河每舟過溺處大慟幾絕生平自處儉約家雖富無貴侈態居官二十餘年終始一致人以為有父風云

張愷

張愷字元之號東洛無錫人成化甲辰進士授兵部主事守山海關任滿改刑部員外謫順德判歷東平知州黎平府知府落職家居用言官薦起知太原府轉福建鹽運司使致仕歸年八十有六而卒爲人狷介自植於不潔一無所屑居官所至公廉執法不肯小有所屈其在山海關關故藉錢于旅人以給官用愷移檄永平府使量出關爲代其費至今便之歷順德黎平東平皆有惠利在民務先禮教而後誅罰其自東平徙黎平也東平人至涕泣遮道不忍其去平

生不受人一介人亦不敢以一介溷爲進士赴選邑令饋以二十金謝却之其後爲運使罷歸鹽賈人致羨餘九百金拒勿納也獨在東平時受一帶子郡人太守張鄺鄺重義人也年九十餘矣未嘗子謁有司愷去東平鄺率子弟出餞且贈以兩帶辭不獲而受其一郡人至相語曰惟侯能致鄺出惟鄺能致侯受蓋兩相重云其在黎平黎民竄伏谿峒剽頑獷不可羈紲而府治寓湖廣五開衛城諸獠入辦稅錢衛捕卒爲擾取不敢入以是多逋課又舊設撫苗官苞苴贐貨入爲苗害愷力請罷之又移文湖廣諸司戢其官軍田是始出入城郭無所苦而稅錢得完諸苗有仇殺積十餘年不解者與刻日爲盟遂解去自是聲著鎮中然雖以廉幹強直爲上下所快而亦以此取嫉于人其自刑曹而出順德也會中官羅織諸曹或謂愷居曹未久可自白愷曰諸曹皆無辜我何用獨免爲在黎平上官以不時謁爲咎然竟不往因力請謝病而又值閹璫怒罰米而奪之官硜硜不少貶而世亦遂不能容乃其忠信著乎其官靖節乎乎其鄉則雖嫉之者固亦不得而掩也所著有蟫窺餘音若干卷藏于家

邵寶

邵寶字國賢無錫縣人成化甲辰進士授許州知州懃以禮讓爲國作新廟學論諸生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聞者感動文教之讀書爲文矩則文風蔚然改觀正穎考叔祠墓改魏文帝廟以祀漢愍帝祀范忠宣公於襄城裴晉公於郾城毀龍骨杖妖巫尤急民事躬課農種倣朱文公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給田法爲備荒計釐正糧籍民至於今稱便弘治七年徵爲戶部員外郎尚書周文端劉忠宣甚器重之十年進郎中操履清潔不可干以私政暇錄戶部條

州幷各荒儉數目備記不遺而邮民隱惜財用　朝省諸議多采之十三年推陞江西提學副使至則以身爲教先行檢而後辭藝黜浮崇雅士類勃與修濂溪書院清學田定課程遠近向慕十八年陞浙江按察使正德二年陞浙江右布政使三年陞湖廣左布政使鎮靜簡重足以革浮靡消澆訕而聲望益隆四年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時劉瑾用事一無所通嘗銜之欲以危言撼屹不爲動乃令致仕去瑾誅起總督貴州未任改戶部左侍郎疏乞終養十四年起南京禮部尚書以終養辭十六年言官交薦

再起本部尚書疏懇辭　上褒以溫言不奪其志寶性度端雅貞介夙成然未嘗疾言遽色人或數百語不能移徐以數語卽竟之常曰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道學於聲色貨利嬉戲事絕口不言惟達人君子前莊倚德則敬之久而弗衰一時儒碩並以天下士稱之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莊所著學史簡端錄二書巡撫巡按舉上於朝又有容春堂集若干卷

向　圻

向圻字輔之武進人年十八占應天鄉試明年登進士除南京戶部主事進刑部員外郎郎中改戶部督漕運以憂去改都水郎中陞浙江參議時逆瑾柄政有求爪者開處州銀穴者圻曰不可目前之利小意外之變大乃以贖金充內帑事得已鄞有少年爲日本館甥已乃隨使入貢鄞人執之以問夷人大噪圻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少年者予之無損治體奪之或啟釁端縱之逸長興有田嚙於水凡八十頃而糧固在民甚病之爲奏免轉福建參政汀漳盜起與疾率兵至大田驛相拒二十餘日會鎮東官軍至合擊之賊乃解散進山東左布政使遷尹應天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京糧儲應天圻父康敏

公舊治也大興學校招復流移修舉康敏舊政上便宜七事皆切時宜京儲歲入一百二十七萬所出乃一百五十餘萬石圻奏南京根本重地儲蓄減耗所出多於所入何以持久請革冗費冗食劾武臣逋負不法坐罪者若干人會聞母訃奔喪歸旋得疾卒事聞賜葬祭年五十有三圻性明爽樂於與事而議論每傷忠厚於故人子弟及貧弱調護周至蓋有康敏之風焉至案致樂清徐把總之罪平反安吉知縣廖紀之冤窮竟倅千茂之贓而雪副使張鼒之誣餓寬恤山東流賊殘破州縣檢奏守志不汙者表章之所

在[illegible]氣[illegible]炎尤爲人所稱道云

吳　儼

吳儼字克溫宜興人成化丁未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己酉授編修丙辰同考禮部試又充經筵講官兼司經局校書庚申陞左春坊左中允辛酉轉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正德丙寅召還纂修　孝廟實錄充經筵日講官兼修玉牒丁卯主考應天鄉試時逆瑾恃寵傾陷正直第二場以爲臣不易命題瑾心已惡之又聞儼家巨富陰遣人啗以美官儼峻拒之瑾益慙怒嗾吏部無所得會朝覲考覈外官以不根之語罷

大明武宗實錄卷一二二　日二　南直十七

之瑾誅起用仍舊職未幾擢南京禮部右侍郎壬申召還禮部乙亥轉左侍郎持節册封益府丙子陞南京禮部尚書丁丑　武宗北幸宣大偕府部大臣上疏切諫[illegible]正德十四年五月卒于位訃聞賜葬祭諡文肅儼性方嚴操履清慎當官臨事期於自立秉經議禮多合古意爲文章莊重簡古詩詞清麗可諷

華　津

華津字濟之號寒齋無錫人成化丁未登進士第授湖廣松滋縣知縣操勵自引庶政斬斬時有奸人挾王府勢强取於民執而法之江溢壞民廬居爲之堤埤民頼以安滿三年撫按旌異政遂以風憲召聞母疾[illegible]道歸省比至陞刑部主事在刑部遇疑獄反覆[illegible][illegible]求生之道決囚淮揚諸郡平反爲多屬有疾請告歸遭父喪起復改戶部主事出納惟謹嘗監通州倉有怙中監勢請事者拒之固中監銜之尚書顧公虞其中傷也亟調監七馬房倉其嚴猶通州三年著員外郎奉勅勘田湖廣常德時奸璫肆虐既行而有後命遣人追與之牒至則已由水道還矣其人既還報而津始至衆危之璫見於左順門顧而謂曰華先生汝來何遲也盍亟往事事乎竟無他言未幾署

大明世宗實錄卷二十六　九三　南直十七　補

郎中二年陞湖廣辰州知州遭母喪起復補廣平府時當兵荒畢精經畫凡無益之費不急之務悉罷之又請蠲常賦外民不能共者數事惟學校所須不以之省太僕丞有欲收養馬民免地税錢十之五者津曰民累于馬甚矣以若所免猶不紓困如征其半民何以堪遂以其事白巡撫都御史轉聞于　朝悉復其故屬邑邯鄲城每山水秋至輒壞民病修築津曰山水挾西河橫流舍河而他圖雖勞無庸乃改河上流北注之漳水勢既分城乃無墊責戒并民田於清河征欲太橫民訴於朝事下之日削其數什九民咸

歸德尋陞河南副使分守河東道覈剔利弊罷行惟允發私賄以正官邪禁戢豪强覩廣平尤力居二年上疏乞休不許會車駕西幸境內一切供應之事夙夜調度者三月繼聞再幸之報巡撫都御史偕漳至代殫力繕備又越二月疾作返臥司廨月餘遂卒年六十一

薛格

薛格字平甫江陰人少穎悟經史過目不忘弱冠領成化庚子鄉薦累試不第益肆力于學中弘治癸丑進士選翰林庶吉士三年授檢討念父年高不得就

養乃疏乞歸省居無何遘疾卒年纔四十有四選庶吉士時內閣考題爲中秋無月中一聯云關山有調空聞笛烏鵲無聲倦倚樓館中諸老共相嘆賞以爲必傳惜其文之不全也

人物考卷之二十八目錄

南直隸常州府二

南直隸常州府二

徐金

徐金字國華無錫縣人童時穎秀不羣見兒戲卻避之端默日若父授之啓蒙諸書遂爲家人解即能了其大義一日父試客以陸續命課一詩金援筆立就滿座驚嘆補□庠生授丁母憂毁瘠如禮自爲立傳丙午二十由儒士赴選自郡邑以至督學御史三試皆第一是歲領南畿鄉薦越弘治癸丑中進士故相徐文靖溥在位召試館職金以父老急歸省不就文靖

愈器重之嘗謂人曰釋褐新進能知忠孝大節不有徐氏子耶乙卯授戶部主事委督太倉糧儲明年監臨清倉□順天等府災歉監收長安四門倉及象房□芻剔抉姦蠹撫綏俾發尋陞員外郎時邊書告警軍食不繼太宰倪岳謂非異才不能急濟乃進爲郎中計定準例條陳時宜悉中緩急　朝廷謂得人癸亥丁父憂正德改元服闋除戶部郎中時戚畹恣驕中貴擅寵奏討引鹽連袂以獲厚利金執之不可大司徒韓文執奏至再其風稍革而中貴怨金啖選事者橫擠之□□所得戊辰陞河南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

嚴立課程皆於品藻凡所甄拔卒多翹用朝紳之士自所署以至公卿翹然而賢者半爲門人庚午陞左參政分守大梁道時劇賊劉六劉七等嘯聚亡命長驅河洛所過焚城邑殺吏民將薄封丘金先期設備繕城塹峙糗糧會參將宋振提兵南下馳檄邀之翼以民兵鼓噪遇賊於陳橋大奮擊之斬賊首若干級生擒其黨封丘晏然是歲陞山東右布政使癸酉轉左轄念民遭賊刃極意拊循凡勢要請託翔價賣鈔等蠹民數事即日禁除民大感悅甲戌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贊理軍務挾二僕以從所至問疾苦誅姦貪威讋惠流奏上便宜八事繼上十事皆

艱危切務巨盜盤結四面蜂起乃擒賀璋廖珙於江討徭畬於彬桂靖叛苗於香爐峰其功最著己卯逆濠告變大駕親征中官李鎮附麗彬賊横肆誅求禍且不測抗辭直奏請以一身當之民免於毒庚辰陞戶部右侍郎辛巳改吏部尋改戶部左攝部事清理勳戚莊田禁革勢要鹽引創籍勾稽兩直隸十三省逋負國用漸充先是郴桂功成陞俸一級廕一子爲錦衣衛世襲百戶金疏辭免　世宗嗣位錄舊勞賜之白金彩幣仍晉俸級如初癸未陞南京禮部尚書

壽改南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是冬改戶部尚書因條陳時政以備國儲凡數事琅琅千餘言丁亥乞身歸田　上賜璽書寶鈔乘傳以歸仍命有司給夫廩時年六十一大臣暨臺諫皆請　闕請留既歸言者不已章且數十上辛卯復起南京戶部尚書壬辰改工部尚書特簡工方殷夙夜在公督事維謹料理有法甲午六載秩滿進太子少保累疏乞歸乙未加太子太保改南京兵部尚書丙申年七十援禮引謝奉溫旨賜歸既家居賓客過從每語不忘朝廷天下大事退率諸孫課其舉子業臨文自爲點竄寓城中有

後樂園山有鳳谷行窩間一造焉退就寢室左右圖書日丹筆墨爲事問遺故人手自勒狀間發之詩歌以相贈答終其身不衰以嘉靖甲辰卒贈少保諡端敏

夏從壽

夏從壽字如山江陰縣人蚤慧好學長以文鳴弘治癸丑丙辰李文正主會試置從壽魁選梓其文爲程式乙卯授工部主事分司徐州減役裁費廉能布聞戊午秋滿改戶部四川司歷陞員外郎中兼司鹺政有富商賄結巨璫詐言成化間嘗輸粟五萬中鹽河東久未支部屬從壽往覈直發其奸事竟寢承勑理山東河南屯田事方就緒以外艱去時大司徒爲山東人所侵屯田被籍入官遂劾從壽不請代擅歸從壽抗章自辨朝論韙之正德丁卯起復避逆瑾難移疾歸既而聞縉紳在告者多被羅織則強起鄉人有出瑾門下者要重賂曰可得美遷從壽笑拒之遂落職作樂閑園集賓朋觴詠其中陶陶然樂也庚午瑾誅復除戶部廣西司府九峯孫公爲尚書諸司章奏事疑且難者多屬之癸酉擢湖廣右參議丙子冬考績便道歸省再疏乞終母養不允戊寅陞右參政寶

慶守從二吏出入爲奸守與從壽舊僚陰爲祈免從壽卒置之法守以劾去榮府歲以清明上壠往返信宿費不貲從壽稱制親王不許出郭檄郡行長史司竟尼之　武廟親征寧藩楚鄰壤也錦衣官校搜捕者沓至從壽方攝篆當從容應之時賊江彬甚横索無厭從壽爭之力庇捍爲多辛巳擢福建布政使明年嘉靖改元轉左海舶踰制巡海者欲没人之從壽曰海鄉以舩爲業奪之是驅之爲盜耳已而失船者果皆入海恭亂從壽榜招之乃首服時　詔赦民田租之半計閩中當缺軍餉數月從壽請留歲解銀十

萬兩以充懇疏至再乃得請時有沙姓者爲廉憲闢
人謠曰地若偏宜夏布風寒共怨紗籬臺諫遂據爲
舉劾焉癸未丁母憂服闋復除河南左轄丁亥擢右
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擒巨猾戢囂訟恤貧安富四境
帖然然以執法不阿爲人忮嫉己丑得命歸聽用乃
即黄墅新第初涉趣園布十景詠而樂之年踰七十
於所居東營歸全宅命其子勿乞身後恩又於宅左
構東皐書院踰二年卒得壽七十有五

陳 策

陳策字嘉言號蓉湖無錫人弘治癸丑登進士授戶

部主事監通州倉有中貴撓法抗言不避盡清其宿
弊而後已陞員外郎中時三邊弗靖軍費浩繁檄往
江浙廣東督其逋負訪究豐凶及侵蠹主名爲施通
融之法不朞月而咸集陝西告急後同侍郎顧公往
備兵食虜退而還擢知饒州府時姚源洞寇與官軍
相持五年矣至則一意招撫比以上計去郡洞寇復
作 朝廷發兵南下適還先驅入犂壁山連戰數日
寇敗散去猶以洞寇復叛追咎前招撫之非是調知
嚴州府爲政務持大體不屑細瑣屬邑有銀礦每易
聚衆作寇嚴綱之修葺富春山子陵祠登高吊古有

餘思焉陞福建左參政時汀漳寇方熾鎮巡檄策征
之道經同安降其巨寇蘇世浩挾之以臨汀漳先以
榜示令其出降至則先降者爭出策撫而諭之因以
告其未降者曰吾欲返爾田宅親族爾願欲肉餵鴟
鴞乎衆皆投戈稽首曰惟我公命皆散遣之汀漳安
堵如故省城軍士有給糧踰期而譁者或諭之使退
曰必得陳參政文策至以利啗其黨而渙之渠魁
既得條悉勿問策以民苦急徵軍樂早支亂是之由
疏請歲留條銀九萬兩爲軍餉之備論功加俸一級
遂遷江西布政左使至則宸濠雖就檻車而地方尚

未寧謐警城墉籍府庫請給銀數十萬以賑凋弊之
民己卯廢科士有滯才之歎奏請壬午倍額取之棘
闈既撤自顧疲憊屢疏致仕浩然南歸終日默坐家
人侍側唯見風鬚蕭然而已

湯 沐

湯沐字新之號沂樂江陰人弘治丙辰舉進士試政
戶部監太倉庫以清慎著譽丁巳出知崇德崇德政
積弛至則裁決無留務廉問民間利若罷行之流愛
於人徵拜山東道監察御史奉命巡內帑錢穀督河
東鹽池弊端多所釐革繼按山西劾贓吏振士風郡

縣官望風謂伏正德戊辰擢湖廣按察司僉事受命取道過家展墓而謫官武義命且下矣於時逆瑾竊政而沐淸不染俗勇不避難剛不狥物介不趨時遂見忤乃有茲謫也至武義如在崇德時有流愛焉庚午瑾敗伏誅詔起廣東按察僉事兼督屯田鹺政先是奸貪在位多蠹政極力汰除不遺餘力政聲播聞壬申遷福建按察司副使明年入覲時遂菴楊公爲冢宰最嚴吏治乃應詔薦天下諸司才堪公輔者僅十六人沐與焉　上賜綵幣羊酒以示褒顯尋轉江西按察使乙亥擢浙江右布政使丁丑轉廣東左布

政使會　世宗入繼大統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癸未改巡撫四川其在浙江毛九寇孝豐在四川芒部寇松藩皆率衆平之有白金文綺之賜乙酉拜大理寺卿沐素修謹至則凡所審鞫志在奉公嘗語僚屬曰法者天下之公苟惟意輕重非示天下以公也又曰因情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移情合法則無不可加之罪未幾有五臺山人罹重法者父子當殊死訟諸京師　上下諸司覆訊三奏讞忤　上意乃與顏尚書頤壽等並坐免官歸及歸江陰城南有故田廬督耕自給且爲圃蒔菊數百本花時延客宴賞其中又間與耆碩爲鄉社取適性坦率不爲鉤距尤善汲引後進居嘗慕曾點浴沂之風故號沂樂以見志平生孝友天至雖其先人早逝然歲時廟祀孝敬不衰撫其弟汭極親愛歷官淸白歿之日家無餘財嘉靖壬辰卒得年七十有三

葛嵩

葛嵩字鍾甫號支菴無錫人弘治己未進士授行人冊使周遼二藩擢禮科給事中卽劾罷京兆之不職者請專官往覈魏國家衆訟田於民久且濫者直節挺挺無所避忌是歲之薊州諸倉閱實邊儲多所釐

革還上四事曰謹收納禁饋送抑權貴淸屯種皆切務也未幾命點閱營軍士往貸免與私役者衆伍恒半虛其弊蓋久嵩倡同事以狀聞正德改元上法祖任相納諫務學四事是冬南都臺省以言事逮至京師嵩偕同官申救甚力旣而諸大臣進諫復偕同官繼之於是瑾矯旨一日勒致仕歸者三十七人嵩旣歸作三宜亭於後圃日手一卷燕坐其中間與同好者以詩酒相酧適語及朝政邑事者急浮大白觴之瑾旣誅廷議起用而已病不能起矣六十有六卒於家

張簡

張簡字允敬號可齋江陰人自少奇穎嶷嶷若成人長游鄉校輒試異等名隱起江東以壁經授徒學者景附弘治乙丑登進士第正德丙寅奉使嶺表採訪

孝廟實錄歸授兵部職方主事庚午遷武庫員外郎典籍人籍迄無疎漏時逆豎內專鑾輿出幸中外岌岌乃博考舊章旁羅羣策凡干本兵政務靡不究心會山東江西蜀陝閩廣盜起警報日至遷職方郎中簡夙夜靡遑批荅不暇時有奏對援筆亹亹千餘言切中事機推補將領往往得人自是羣盜漸次削

平以勞績加祿四品錫之鏹幣僉謂當有殊擢而以執法爲時所忌竟出參廣藩分守嶺東兼南北二道所至威惠並著得旬宣體會天門箭灌三洞賊首雷白眉等合兵稱亂南甸騷動簡以鎮巡交薦握符攻討乃遺將練兵密授方略多得招降脅從之民撫而用之以廉虛實以爲鄉導分兵八路以扼其吭全師直擣以摧其堅俘獲甚衆上功天府未及報銓曹以老疾移之致仕哂曰吾志也亟趨裝歸壬午以前功

詔進亞中大夫階三品時兩尊人皆白首具慶色養朝夕務得懽〻暇日闢圃鑿池雜蒔花竹每致朋舊觴詠其間於世味泊如也平生孝友天至與人交和而能敬雅好學博極羣書凡天官堪輿律曆星數之學靡不涉獵爲文出入韓柳詩法唐書逼真晉帖至老猶手不釋卷云春秋七十有一

徐問

徐問字用中武進人弘治十五年進士除廣平府推官召爲刑部主事歷車駕郎中出知登州以才劇調臨江二州之地瀕江海林莽箐深椎埋剽盜憑爲淵藪問以方略招撫擒獲亡慮數千增築臨江壞堤凡七十二處行者安之鹽運司易污染人咸不樂官此

問欣然受長蘆使之命曰吾將以薄躬清是官也歷長廣藩能以身任一方利害蠙珠眞香產於嶺南中使採獲不中巡按御史憂之將以責諸賈問爭曰珠池有禁如是不趣賈爲盜耶惟令所產而獻某不敢避罪竟蒙鑒宥是歲入覲吏部首以才廉列 上輿賜章服擢右副都御史撫貴州獨山土酋蒙欽弒父以叛問提師誓境上親執桴鼓一鼓而元兇就戮捷聞有白金文綺之賜召貳兵部上安攘大計凡八條一時債帥不敢夤緣以入未幾以疾在告者十年

詔復起南少宗伯二載進司徒方半載而復歸問自

起家法曹斷獄具文不爲苟比當權倖縱横雖甚厂力臨之屹不爲動見上官論事侃侃不阿所涖之處輒先風俗講求禮樂學者見其言與行莫不歎爲復見三代遺風

龔大有

龔大有字士謙別號澗松武進人弘治末年登第筮仕嚴邑惠政宜人強梗從化屢被觀風者旌薦擢任南臺巡視倉場照刷光祿文卷剗剔姦弊殆盡歲巳卯濠變聞報即飛章具達朝廷始得正名討賊 武廟有龔御史何如人之問尋罷清戎還南臺益共乃

事權姦江彬從臾 武宗南巡駐蹕留都政厖情遏人心洶洶大有憂廢寢食倡謀合臺固請回鑾又欲以劾擊姦邪不果人多壯之庚辰復奉勅清理屯政舊田多爲豪強漁獵闢其下車悉首正莫敢隱匿由是怨與謗生辛巳夏例當考察坐謫去任拂衣徑歸曰吾年巳逾知命安能以觔力爲人盈縮懇乞原官致仕詔特許之家居日課耕讀暇則拉一二朋舊尋幽探勝嘯詠酣暢絕口不言世故或勸其出輒不應微曰吾將留不盡者以遺吾子孫耳性好儉約自奉未嘗過豐拳拳戒子孫勿以奢敗尤喜講學見姻族子姓質美可進者輒命題呈稿親加點竄略無倦容弟大倫中壬午鄉試從弟大稔登辛巳進士官至憲僉嘉靖丙申以疾卒春秋七十

丁致祥

丁致祥字原德別號近齋武進人生而凝重寡言笑比長通經以古文辭名於鄉鄉之巨族爭延致以師子弟嚴飭規範多所成立正德戊辰進士第授戶部主事監居庸德平軍儲出納有方暇與州學諸生講究經義諸生憬然改聽當正德時天下多事國用匱乏部使四出致祥往閩廣清鹽權之匿於好者數十

萬及疏利弊五事於朝多見采納大司徒屬十有三分理邦計而陝西署主百官俸給易生訾謗乃其爲郎持衡若一人稱平焉歲漕自江達淮至京多滯部推督之先輿復儀真舊閘專堰利者以浮議沮之不顧仍集諸名人碑文附以巳見爲錄刻之圖永歲可省費萬計而運遂通擢湖廣布政司參議分守上下湖廣荊南道有武弁其犯罪希關節以免竟置之法江右有客於楚者保長與仇誣以盜獄成廉其情白之湖南歲侵躬自巡省多方賑貸所全活者甚衆武岡州民業見侵没於藩府官校歲久其能決從容諷

王用禎晉卽斥令勒還之民凡五年諭民瘼爬搔殆
革芟切於身必去之而後已擢陝西按察司副使撫
民流年屬界川陝之交流民逋聚易亂祥平易率物
釋繫囚按贓吏威懷並行部以無事夏秋淫雨災甚
民居蕩析檄郡縣盡括帑藏諸羨餘賑之焦勞萬狀
民得以蘇於是撫按臺交薦之猶在楚也遷河南右
參政己酉入覲事竣以引年致仕歸

周　衡

周衡字道通號靜菴宜興人稍長從仲兄衢受尚書
補邑庠生正德庚午領應天鄉薦明年會試中乙榜

授江西瑞安訓導身率諸士旦當道建四門社學萃
子弟居業而升其秀者於泮宮旌孝子劉靜以勵風
教刻孝經刊誤養正羣書以代口授庚辰用御史徐
讚薦銓授湖廣應城縣令朔望則召耆老詢利弊門
設二扁署一日疏通民情一日願聞已過立十家牌
以彌盜賊東建謝上蔡祠以風文學西創常平倉以
備賑恤舉邑政之宜若干條白巡撫秦公公曰可以
爲式矣俾榜堂左刻遵道錄并謝上蔡語錄心政啓
鑰頒訓于民嘉靖壬午以耳疾改邵武教授其教如
萬安加密焉創會約以資進修復鄉賢游先生祭蒐
集遺書付厥裔孫景壽督學端峯邵公銳重之與之
論學及博約知行之說益歎服乙酉進唐府紀善歷
以正學啓王尋上定志修學以防逸豫又上修德務
後十二事而明聖學近正人二條尤切王敬重之乞
移半祿養母閱歲念母老假使事歸省八月得疾將
瘳聞母訃號慟轉亟卒享年西十有七

王　問

王問常之無錫人字子裕學者稱爲仲山先生登正
德戊戌進士授戶部主事出監稅徐州尋以母憂起
念父樂莘公春秋高疏改南職方主事便養而樂莘

公雅不欲行則承命爲繪扇三十握握書一詩曰月
日一易之如日侍也已歷陞車駕司郎中尋擢廣東
按察司僉事瀕行過省樂莘公於家自循其袪而歎
曰吾終不能爲溫太眞行至桐江賦詩十二詠以見
志遂投劾而歸比歸則旦暮侍樂莘公逆意奉向左
右顧無不得所欲者撫幼弟幼妹如己出曰無以此
遺翁百歲後憂諸所怡事樂莘公皆此類比父卒世
遂不復有仕進志退居湖上迄三十年足跡不一至
城府部使者前後疏薦之不起海内大夫士過必造
門求識王仲山則署其門曰疾謹謝客嘗書數語於

扉日訓我以道德者吾拜而師之授我以文章者敬而受之貽我以清言者吾洗耳聽之求我以詩畫者吾豈已以應之告我以家事者吾既有人以任之語及時事者吾厭聞之語及公府事者隱几不應絕之曉予詩亭湖濱寶界山環植竹木華卉疏流泉立奇石其間時時焚名香手周易一卷擁膝兀坐興至則爲詩文或行草書數紙或又時時引紙濡筆和墨墨點染山水人物花鳥間於詩於文於書若畫皆佇興而發不務刻削規矩前人譬之人水泅游赤手脊攫以舟爲馬儵然翰墨蹊徑之外人稱其詩類韋蘇

州書類米芾又類黃涪翁蓋神理所至懸合古法實未嘗斤斤效也名行既高海內大夫士望之如神龍不可玩狎則爭購其詩若畫寶藏之於是遂以隱操名天下然問故負用世才歷官所至聲輒隆隆起督稅徐州以法裁耗羨米十二三吏胥斗揹咸膠手不得籍氣勢爲奸會獻后梓宮下湖湘道淮泗吏執事往返動至旬月問先期督漕舟過徐倉猝指揮若無事者留都額設馬快船七百八十餘艘歲役卒修造至四千餘人謂之幇甲費不貲貧軍坐累轉徙無告有自殺者時問在南兵部發憤白大司馬宋公曰今縣官不惜數千人之命而惜數千金乎出疏袖中請官自出年例銀督造議上報允留都至今便之卒嘗地瘠與齊民錯豪勢盤據且百餘年念法之必多巧匿爲避罪計乃具爲令縱諸豪自出白而佃之官不奪其業管地遂清會有　詔覈武職冒濫按籍爲立決去留權貴人請謁禁弗行時北虜歲入盜邊預籍武健士以應募人厚其餼比罷歸貲故有餘或請追之問悉縱遣去曰人則弗靳其死而靳之餼耶一日縣官復下尺檄誰復至者中貴人某守備留都驕甚嘗私抵問乞餘軍供灑掃實利其資執不可乃止於

是當事者人人稱王郎中才守超軼倫輩業且竟大用矣以父子臨岐一言攬涕却行其仁孝固可風哉問經學甚邃尤自謂有得於中庸嘗作圖說以授學者負笈從之人人得聞所不聞故所成就多知名士其歿也門人私諡爲文靜先生所著有仲山詩選祗役稿原笙齋集崇文館稿若干卷藏於家

周　金

周金字子庚號約菴武進人也正德戊辰舉進士擢給事中陞太僕少卿僉都御史轉副都御史致仕家居六年以薦起爲副都御史陞兵部侍郎轉右都御

史尋轉左陞戶部尚書爲人闊達警敏自在科中則已練習人情世務章數十餘上度可施行而後言不效迂生踈激爲名也　上數遊幸晏朝上疏請復常朝之規退則躬覽章奏以總權綱亦頗見采納時貴寵用事國儲藏於冗食金言京糧歲入三百五萬而食者莸乃四百三萬乞痛加澄汰便又言中官以迎佛以織造濫討引鹽暴橫道路又言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宮外議或云已娠詠昂而還其女後昂雖不罪而女竟被黜在科九年以久次得擢爲太僕金貌瓌偉善議論其在科中每九卿廷議軍機大事邊境要

害衆輒月爲之口對甚辨鬪者莫不心懾壬申狼山之捷兵部議有功將士例陞三級金曰不然將士有實職有虛銜有正副叅遊實職大而虛銜反小有管哨營隊實職小而虛銜反大今一例陞級則管哨以下皆可爲督府而叅副以上或止於都司首尾倒置非便衆是之癸酉廷議用兵土魯復哈密極言西邊虛憊而土魯險遠且青海之賊窺伺西寧乃欲遠拯哈密譬之人家囊篋空虛子孫瘢痍死而盜賊滿門庭將拯門庭之寇乎抑急比鄰之災乎衆曰是則然矣如土魯索金幣何金曰彼能效順國家何愛於賞不然勦之未晚也已而卒從其議於是衆以金可屬邊事推延綏再推宣府既家居廷臣交口薦猶尚以邊事也在兩鎮值寧夏甘肅大同三變之後既素豁達不拘謝有帥臣體裁又善煦愉接下邊人見其詞色既已心安乃益務寬簡以休嗅帖之嘗欲笞一二卒時窮冬多不豫見之惻然曰邊人窮乃若是遂不忍笞而百方爲之招商聚糴廣屯積芻以時給其食使人人有重生之心又爲之葺墩墻以衛其居疏石渠以足其水凡有規畫期於利盡而人不勞邊人益愛之嘉靖甲申金在延綏會大同殺都御史報至

愕然乃開門召諸將吏軍卒盡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曰若輩以殺之爲得已耶非得已耶衆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尚何道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素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爲命縱授之刃使殺焉其誰忍乎衆大歡呼叩頭退其在宣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衆心數爭之不能得侍郎又以引鹽數萬與其私人爲市而平時商人無能得一引者衆固甚怨會諸軍詣侍郎請糧不得且欲鞭之衆遂憤譟然面罵因圍帥府金時以病告諸屬奔竄入院

泣告曰吾在也毋恐即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
陽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
此欲置痛鞭之軍士聞其不委罪若屬也則氣固已
平乃讙跪而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總制
者罔利不卹我衆耳乃從容懇諭以利害衆讙曰公
生我始解散去而總制自是亦心愧矣延宣皆虜衝
金內撫軍情外策強敵關城晏閉邊鄙綏帶兩鎮因
五年訖無敗事人益以爲才自金去宣府八年而六
同復殺總兵據城亂時起巡撫保定矣遂往扼紫荆
諭大同謀者數人送京師會眞定巡按李者有疑宸

入其邑聞銃聲驚以邑令謀己欲杖死之廣平守力
爭又以守亦謀己至遣吏發卒圍廣平捕守一城盡
空金聞變星馳往撫定之上章露巡按罪狀而臺長
庇其屬爲之訟冤復上章力辨廷論竟直金而黜御
史其以都御史出鎮淮淮當士大夫南北衝地過者
或不愜所望則益易爲謗然金自如也丙申　章聖
梓宮南祔始奉　旨由江而諸護行大臣至儀眞議
從陸諸官心知不可而憚於以身任江行之險悒熠
不敢出語金獨力爭之極言沿江山險路不可通狀
且奉　玉體馳峻坂上下櫬頓萬一　聖情聞之悲
側奈何議論往返數日而諸大臣亦審遣人探沿江
路果險乃決從江之議以鐵絙維舟行如期至承天
遂如期以葬沿江子里居人免於伐樹撤屋役夫數
萬人得無走死山谷中金之力也及爲刑部尚書轉
戶部益能於其官乙巳致仕歸歸年餘而病卒年七
十有四性喜讀書雖稗官小史亦用以資其經略尤
喜爲詩歌羽檄倥偬中率不廢詩上谷漁陽稿皆成
帙也善字書有晉人風骨其罷宣府家居好獎進後
輩與人言娓娓不厭與士人言言讀書與俗人言言
勤業莫不被其教益年五十遂獨居未嘗蓄媵妾敎
諸子愛而有法一飲食必有訓既沒　上詔賜葬䘏

贈太子太保謚曰襄敏

毛憲

毛憲字式之號古菴武進人正德辛未進士選擢刑
科給事中即上疏言人主之德莫大於開廣言路保
納正直時諫官寶明方以言得罪憲即抗疏申救以
爲不宜塞諫諍之口時太臣有怙勢干內豎權者同
又刻切申奏之內外咸肅會議中府衆皆唯諾憲獨
慷慨披折不阿不激聞者聳然又嘗見邊防軍政之
弛災異水旱之頻乃敷陳古訓疏列遠關多見采行

冊使荊湘見民居漂溺死徙瘡痍之狀卽具疏馳奏
又以先儒陳澔有功禮經宜以從祀　武宗西狩諫
請回鑾兼論建儲雖觸時諱不恤也未幾以耳疾謝
歸歸而置義田義學教養鄉族施愛孤弱又以祿不
及親扁其堂曰永思終身不御重味年七十有七卒

顧可久

顧可久字與新號洞陽無錫人正德中進士拜行人
時　武宗南狩偕同官上疏謂陛下輕萬乘棄九重
忽垂堂之誡甘馳驟之游縱不自惜如宗廟太后何
上怒詔廷杖之遷國子學正丁父憂去服除拜戶

部員外郎時大禮議起與張桂議不合復杖之闕下
已出知泉州府泉好囂訟且怙勢相傾至則作六條
以與民約至於獎拔士類尤加意焉王以寧兄弟謫
晋僧舍蒼頭與僧相毆竟撲殺之株連兩生一訊出
之止坐毆者是秋以寧舉於鄉丁內艱歸免喪補贛
州府贛當閩廣荊楚孔道商醝往來稅榷處脂者不
能潤一切斥絕之未幾擢廣東副使按行諸郡咨詢
黎倭出沒之處相其阨塞險阻而爲之備禦躬登絕
島中盤宛心目繪爲圖說未幾羅活峒黎出劫爲盜
按圖循跡遂窮治之僭匿諸黎五十二部落聞風款

服境內帖然竟被讒免於是杜門卻掃絕交當世屏
跡公府時泛舟梁谿之上振策惠山之陽以取適而
已文必根理不襲陳言詩有幽深自得之趣所著溫
陵虔州珠崖在潤諸集藏於家所纂山海圖說迄今
用之輒效爲軍中指南云

楊淮

楊淮字東川號泉齋無錫人正德丁丑進士進授戶
部主事差監出納者凡四先京倉次淮安水次繼通
州倉最後內十庫皆有中官同事京倉胥卒積弊久
且膠葛一切革之淮安倉革中官茶果之需江南北

納戶稱快通倉革囤基及額外席草之費內庫勤慎
清苦無與爲比一茶外悉絕中官供饋雖饑餓不恤
也庫夫故有六十人民苦冗役而公不勝竊奏裁二
十人於是楊主政廉介之名藉藉滿朝宁矣會大禮
議未決偕同官繼諸大臣後言之越明日伏　闕候
命衆號慟失聲　上怒命執其疏首八人餘皆囚伏
不起命俱執送詔獄越三日詔杖於廷各三十淮氣
體臞弱病創臥一月餘稍愈尋劇竟不起年三十有
八耳死之日空囊如洗家人賣屋以斂其繼室周氏
先六月病卒尚殯城外子女幼弱幾不克歸大司徒

厲山蔡公爲經紀焉始得歸葬於世墓之次聞者莫
不憐之

王毅祥

王毅祥字祿之常州人生有器量童烏之齡即能屬
文選充縣學弟子員文恪王公一見奇之曰吾宗千
里駒殆此子矣既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後以政
府有私詔悉罷之授工部屯田司主事少宰徐文敏
薦調考功尋者文選員外明愼銓藻咸當其人時太
宰爲婺源汪公鋐專伺政府賢不肖一切倒置每與
之忤遂以母老不便北土乞歸侍養　命下予告仍

勅按院覈之遂出貶眞定尉蓋以有兄侍母不得緣
乞養之例也棄不拜亡何太安人背養居喪敦禮杜
門郄掃委懷圖史絕戀紛華有田在東郭外課農自
給與田父野老談笑移日不知爲吏部郎也撫按諸
司交相推薦疏累上未報厥後太宰爲甌寧李公默
素重其人諷御史特疏舉又移書所司爲趣駕終不
赴隆慶初簡用舊臣超拜南京文選主事地近而易
赴僉謂由此可立致崇顯稱疾堅不就衆爲惜之郡
守永年蔡公甫下車首書清德表其里枉駕造其廬
坐床第間相勞苦口不能語稽首作謝狀越明年戊

辰卒爲詩冲澹而不尚綺靡文亦典雅有則書倣晉
人不墜右軍大令之風寄興丹青追王摩詰之技纂
緝八體並臻妙品晚抱書癖手自抄錄無間寒暑讐
校辨大亮之百卷繕爲子孫之三篋刋亡舄過焉所
纂郡學志幷著詩文若干卷行于世性整潔不爲苟
簡室中器物置必有恒所衣服巾履雖敝無點膩可
辭足跡未嘗入公府有以事干請者拒其風槩不復
敢言客有訐人短者以他語亂之慚色而去

談愷

談愷字守敎號十山無錫人生有異徵甫釋襁厥者

焉過夏口隄江漂五里竟不沒坐於沙渚觀者神之
幼即奇慧有俊譽登嘉靖丙戌進士授戶部主事奉
詔使關還丁內外艱服除補原秩榷稅河西過商抑
宸及建白利漕四事聲大起轉員外巡通州倉有外
戚漁利者請增造船於通惠河疏爭增船五不便乃
止尋監兌江西督漕儀眞並展淸譽陞郎中凡守度
文者八年出爲山東副使適少司馬檄開馬塲湖歲
方大祲同官多役丁夫民苦之愷獨無所役且念可
因以寓賑乃懸檄募傭發帑受直二日而應役者三
千人旬有二日而工畢癸酉監臨鄉試會御史以試

錄故譴死愷亦坐謫信宜縣典史量移懷慶推官台
州同知五遷復授四川副使蜀方有盜警民誣引者
多竄伏且集爲亂愷至立釋之命復故業羣黨解散
踰年以參政晉左右轄乃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
汀漳時贛賊李文彪海寇徐碧溪等繹騷浙楚閩廣
間濱海城邑多陷沒者愷乃開布誠信招降文彪以
制碧溪盡殲之於海捷　上有白金文綺之賜進兵
部右侍郎兼都御史移鎭兩廣山箐險峇蠻寇盤據
巳久忽突發嶺西聯絡新會溪洞四出焚掠殺千戶
黎元愷晝策分兵進勦而平之是役也兵僅三萬時

兩四閱而蕩平諸巢略定五㠭泉方擬諸藤峽之役
而忌者抑其功僅得廕一子竟在軍久不勝苦瘁且
念母夫人春秋高力疏乞歸享年六十有六

唐音

唐音字希古號克菴宜興人嘉靖戊子鄉薦就選爲
雞澤知縣雞澤固瘠邑又比歲旱歉庚戌之秋虜犯
京畿近邊方者率當儆備差科之擾音爲之均節裁
省視民力所急與民財所窘必百計思以紓之而才
贍力勁展采錯事務在必行其志毀譽得失則姑置
之嘗言于郡守曰上司各行所見未嘗親覩民之疾
苦故多操切爲事所賴以調停其間者在吾有司耳
若上司知操切而有司不知調停則民無所措手足
矣時朝令議買馬民不願鬻於官官必威取之音曰
吾不忍殉一官以重困吾民也上司督之急請罷職
民聞爭願出馬半日而馬具肥好吏爲諸邑冠蒞任
一歲而乞休者三一爲市馬一爲牌坊其一則論范
項罪猾也初巡鹽御史欲爲邑宦劉御史豎牌坊音
以民窮財詘姑紓其事巡鹽御史徼縣逮主吏杖之
音遂以病乞歸太府慰諭之數四范項者邑之巨猾
也以黷淫險虣橫行閭里閭入患苦之至是午夜操

鐵簡[illegible]入陳國卿家因椎國卿而污其少妻比閭羣
起[illegible]之音處之如律項瘦死獄中已而推府疑爲衆
人所[illegible]鄰其獄擬以和姦翻案音具揭論其事且請
[illegible][illegible]其切於愛民而以身任事者皆此類也巡鹽御
史[illegible]商言配鹽斥銀於縣歲溢額若干清軍御史覈
絕軍產僉民項軍以實伍音皆以爲不可音於上司
之言有從有不從皆視民利病苦樂未嘗以文法之
緩急上官之意指爲趨舍故往往以此得罪然眞意
爲民無所矯飾色雖正而不抗辭雖厲而不激因以
見信者亦多有之其尤難者呂公祠建醮凡有職於

其方者自趨撫而下麕集獨稱病不往時惟同府劉
[illegible]今奇在縣孜孜民事而尤盡心於訟獄徵斂民
有訟者時一空匣中吏初不知爲某事也訟者至乃
發匣決遣之不旬日而事畢以此獄無留人邑無廢
事其所決遣自杖徒以上當治罪者治之小事擬招
成案而已不深究也邑中當審差親集應徭者於庭
據其籍而訊其業苟籍與業不相應則以所收者與
所開者互相檢察必核實而後已士夫自應免外必
括其餘業以起役差籍一下百姓受冊者比每年減
殭半上自數十頃之貲下至一丁一畝之產吏胥出

入之弊一朝盡洗差之輕重與產之高下相應毫釐
損益悉得其當一邑無不領其平後以疾卒於官年
五十有五子一譽舉進士仕南吏部有文學名

唐順之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文行爲學者所宗稱爲荊川
先生嘉靖己丑中禮部試第一及廷試遂菴內閣使
鄉人索試策欲首擢之而順之以年少筮仕守己當
嚴竟不與通置二甲首其榜首則江西羅洪先也一
見知其人品甚高因定爲石交授武選主事以紛時
嘗竭精神於舉業幾成瘵疾而學問文章未成恐碌

碌仕途無以爲終身自立之地庚寅春疏病得歸值
母艱服闋改稽勳主事調考功居家時素知有司某
某賢後取至京以不通關節留滯不得用郎審白其
賢擢用西臺竟不使其人知之羅峰相改各屬官爲
翰林部中首舉順之拜編修校對累朝實錄於時壬
辰嚴嵩後岡高蘇門皆以詩文名當世一見其作心
服之而未敢以爲然也至其戒行雖苦終少自得之
趣時王龍溪以陽明高弟寓京師盡叩陽明之說始
得聖賢中庸之道矣校對完例當陞賞卻不欲受又
以羅峰愛己將遠其嫌遂告歸張總是怒以吏部原

職致仕居家三十年不役官府一人不受坊價一錙
會 皇太子立妙選宮僚起爲春坊司諫竟以請朝
東宮落職歸自是御布袍嘗居宜興山中與諸生講
學宜于其地者欲一見之無從也居恒喜靜坐樂與
方外之士遊曰方外之學雖與吾儒不同而其苦行
堅守洗淨心緣知自求之身者閒賢於今之儒也居
恒於書無所不讀無不精究其玅而於曆算尤精然
嘗曰文與詩不過應酬之作更看山中靜坐十年後
文字更何如耳其與人言罄竭底蘊若無所不盡尋
關機要則深沈隱默際不可窺于瑣屑之事若不甚

通曉至于籌畫世故則辨悉毫芒貌不踰中人而福天下勢之所至若萬鈞之壓卵處之晏然舉天下之所不敢為不能為者獨毅然當之嘗自謂當今少一寧武子之愚蓋自況也甲寅倭奴起釁流血東南趙文華以　上命視師海上順之與陳機略趙歸薦於朝以南部車駕主事起之尋陞北部職方員外陞本司郎中陛見後即奉　命查勘邊務繼而視師浙直討平賊上策當禦之海外而海道不可不熟乃自江陰與嘉興兩次下海泛大洋至鮫門而還未幾春汛急自登海船督諸將泊崇明沙沈賊船十三隻斬賊

首百二十級餘賊走三沙陞太僕少卿又陞右通政於時江北巡撫李遂告急胡總制檄總兵盧鏜往援順之以江北陵寢重地乃以三沙賊檄鏜堅守身往江北與李首尾擊賊敗之於姚家蕩又敗之於廟灣揚度其勢無能為復自江北往攻三沙居海中二日竟以鹽鹵之故腹疾增劇方回太倉調遣狼兵而賊乘風雨夜登江北岸矣每以此自愧其斬馘功皆遜不居而胡公竟上之三有白金文綺之賜每與胡公論國家事未嘗不泣下沾襟誓以身許國曰胡公計畢先我一着至忠義一念則甚相符合未幾陞僉都

撫淮揚因積勞病甚不能行然以淮揚重地朝方倚任十一月勉強赴官值歲歉請於朝得餘鹽銀二萬兩以賑又自捐俸金令有司以次捐俸易米散各鎮為粥以食饑民又以淮揚所轄天下要道即有變於內倭寇乘之貽患不細故於順濟獨勞心焉時病已甚治軍旅不少休三月登焦山望三江歎曰吾第一梟將使吾病而不能展其能奈何然徒一病都堂海中則諸將無敢不下海諸將能下海則敵人自奪氣也欲從太倉取通常居海中行至通州而病不起矣

將革猶以為人與學問未成未了千年工夫自恨時天晴皎闊大鼓鳴於舟上者三而氣絕

黃正色

黃正色字士尚江陰人登嘉靖己丑進士初令香山剖斷如流政聲藉藉調知南海南海為粤首邑百務紛紛正色以敏捷當之無不迎刃解者其發奸摘伏多出意表至今有誦其折獄片言者比之包孝肅云兼攝番禺猶不足以窮其技公庭清暇撫舉自適而已薦為監察御史嘗劾駙馬崔元內侍鮑忠不法反為忠所訐誣以大不敬逮赴論死適霍文敏以南宗伯入總官僚謂鞫官曰鮑忠不法兩臺結舌科劾者

獨正色一人汝曹阿忠殺正色吾必直之乃得減死謫戍邊左隆慶元年召復故官陞太僕少卿請老卒於家其子學海登進士歷贛州知府

薛甲

薛甲字應登號畏齋江陰人嘉靖己丑進士選擢兵科給事中疏上封事攻排異端甚力時方士邵元節以左道得幸親爲肺腑與柄相表裏要結乃甚其黨劾甲以佞詖銓部得競進謫湖廣布政司照磨甲初有志於聖學至是以所學驗諸行事有未盡合益取象山陽明遺書而參伍之合異爲同反博於約克然有得也陞寧波府通判甲事不避難歷試輒效而請良徽奸尤爲孜疊乙未陞保定府同知再陞四川僉事備兵叙瀘解蒙撒累世之仇靖永播方萌之患陞江西副使備兵於贛振刷宿偷大張法紀時分宜方貴寵而子世蕃干紀亂政諸作奸犯科者率藉嚴氏爲城社甲直行一意罔所顧忌遂與嚴忤解任以歸杜門靜養斷掃家事一切無得闌白自謂平生受益者三友一日貧二日病三日患難貧故知節用病故知保身患難故知處世學者未有不由此而能有成者也又謂一在精中貫在一中約在博中恕在忠中皆合一之旨此意了了則六經四書與夫大而乾坤細而毫芒無非此理皆可一以貫之此學之所以爲易簡而非遺棄物理之謂也今其傳者有易象大旨心學淵源錄藕文類稿諸集

張選

張選字舜舉號靜思無錫人嘉靖己丑進士令蕭山縣道當閩楚要衝素稱難治至則厚儒生典學校尊鄉飲別淑慝士論民情翕然向服乃稽冊籍以括畝田之多寡較嬴縮以均徭役之重輕實惠之及於民者種種可紀赴銓擢戶科給事中適　太廟祫祭上遣勳臣代行選疏極論言傷剴激　上震怒命廷杖八十杖折者三已出朝瀕死者再幸獲生還抵家養痾禪院授徒贍親出入徒步當春掩骼埋胔暑月施藥療疾隆冬煮糜粥賙凍餒歲以爲常立論不避權貴至朋儕相與則肝膽立傾結社碧山與鄉紳爲眞率會觴歌觴詠竟日爲歡　世宗大漸遺詔厚卹建言諸臣加陞通政司左叅議致仕隆慶戊辰卒年七十有五

華察

華察字子潛無錫人嘉靖丙戌進士進庶吉士才名

陞起與同舍陸粲確世故研經義康濟自期而不悅
于當軸出為戶部主事督淮安稅盡剔其拓徙兵部
晉車駕郎中裁郵傳供應數萬以文行推擇為翰林
修撰校錄實訓實錄成遷侍讀加正五品服賜金幣
時郡國數上禎瑞諸儒臣相要奏頌察曰春秋紀異
祓我何為而諛耶　皇太子立諭朝鮮所贐珍值萬
計却弗顧　上欲超用閣臣相李時以察名進同列
忌之搆飛語乞省覲歸傍園池植花竹奉封公徜徉
其間不問世事久之起故官主應天試拔瞿景淳于
廢卷高列之明年會元及第為一代宗工而王世貞

翁大立陳鎏輩知名甚衆其程式文傳誦海內遷侍
讀學士視南篆相嚴嵩盻慼稍遲少宗伯察若弗解
以親老乞歸二親相繼沒廬居四載不御葷酒如一
日遂絕意仕進家故素封又登貴而天性儉朴食不
三豆以其羨贍族賑貧致故舊代舉婚喪倡助築城
從吏邑令清飛耗得伏田四十六萬門人撫按守理
于地者欲大馬報無從而家祀五座師中年喪偶即
獨居室無侍媵門無雜賓所著嬾居稿若干卷

王　瑛

王瑛字汝玉先世居石沙而遷無錫因稱石沙山人
初授書於邊進士伯山伯山讓其華采且謂其幼有
成人之度辭不能師為文脈經生頹薾力振迅踔厲
嘉靖壬午鄉試應天中式三赴禮闈不遇歸則結廬
山中潛心大業探討與聊究明指歸約其閎博以造
於深厚爾雅壬辰會試乃成進士授太常博士當是
時　世宗方興禮樂隆郊社日贊秩宗斟酌舊典尋
召入臺日司封駁察舉一時論才御史無出瑛之右
者而粥粥守官如故也會議南符瑛與同官疏留巳
而議竟寢奉勅理冀北山東河南馬政摘抉姦蠹條
畫便宜牧事修舉為直指使者最庚子出按八閩悉

官邪重民命獎恬退禁汰侈崇教化旌孝烈清寺田
以補虛糧復驛傳以蘇疲邑諸所舉措炳在憲牘海
邦頌焉歲當大比綜覈嚴密校閱精允閩士無不帖
服者瑛戟髯虎目顧步有威而中實無忮刻簡曠激
昂緩急必赴不以空乏為解而貧不能阿附權人閩
中多碧水丹山靈區異境如鵝海鯉湖武夷雲谷使
節所經必褰帷以廣瞻覩於是讒謗叢生及瓜而補
外之命已下乃謝病南還恣遊名山勝地旬月忘返
又與鄉士大夫修復碧山吟社家有園林日召故人
客覩琴阮奕博芳辰令節則廣筵合樂華燭飛觴每

極賓讌之娛事繼母則孝養備撫猶子則慈愛周
行純謹殆庶幾汜毓臧燾焉豈但以官業詩名著江
南而已哉所著有溪上集

俞　憲

俞憲字汝成號是堂無錫人也嘉靖壬辰進士官至
臬憲有集若干卷爲詞林所賞憲生平精力在盛明
百家詩一書計百卷搜剔既勤詮擇多當其自序有
曰盛明百家詩予自嘉靖癸亥迄於丙寅始克彙六
共集蓄盡平生所藏又四歷寒暑乃得詩一百六十
餘家共詩賦詞一萬七千六百首有奇存之家塾用

詔來裔且以備老景吟諷之資云爾初不敢示諸其
人顧當好文之世士多傳說稱誦至有携楮墨固求
印刷者或又以重費相購請予不敢當益爲秘藏如
在深山石室中也獨念海寓至廣作者日多近承集
刻見投或鑴所傳示朝夕勤使不遠千里而來若過
詎稱大備是猶閱武庫者未盡其甲兵入寶山者自
讓不遑其簡我何且窮探滄海尚有遺珠未經屠門
限於嚼取也坐是不能自安益加搜訪昔予有云倘
歲月苟延當爲增刻一編俾成全書不然終爲闕典
益重區區之過矣是雖附後贅言不可忘也爰自嘉
靖丙寅迄今隆慶辛未又六經寒暑再得詩百七十
餘家共詩詞賦萬餘首通前四十九冊並前後目錄
一冊共成百數庶幾海內與文之士一覽可盡雖不
免遺珠之誚似亦可供大嚼之歡矣

白　悅

白悅字貞夫武進人嘉靖壬辰進士除戶部主事奉
使入關守與鄭杜王槐埜武功康德涵上下議論留
數日不能別已而之平涼望北地既歸遷主客司員
外已又遷郎中復使江西乃遂登龍虎山奇之閩其
東即武夷不遠乃即又放舟登武夷諸峰詞調既逸

而又善晉人書兩使還出紀游詩數十篇一府見者
未嘗不種種稱絕也悅爲人恢廓而好義與人游有
當于心即解劍捐珮以贈不爲惜即內所弗合亦陽
浮慕之不終拒也以此聲名益顯然亦以此招忌頃
禍居頃之改儀制司郎中會　天子冊立東宮置官
屬補左春坊左司直其年大駕幸承天歸而按劾從
官未至者乃謫永平府通判久之轉南京後軍都督
府經歷已轉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無何復謫河間
府通判復轉戶部主事又一歲改尚寶司丞悅自
登第至爲尚寶侵尋二十年官不過六品而尚寶又

閣普不得有所建立恒鬱鬱不樂明年庚戌遂病其秋北虜犯京師百司震眩悅臥閤內日引賓客入與計擊胡事明年辛亥病篤有詔遷司丞爲江西按察司僉事未拜俄又遭論乃遂以司丞致仕

吳性

吳性字定甫宜興人其始爲郡庠生授徒里中修行業文勤以身訓畫程著式按而行之始終相較不爽毫髮年三十七舉嘉靖乙未進士於時仕者方喜躁競性獨恥之上疏乞爲校官得河南南陽教授南陽人鄙野而尚奇袤卽諸生亦然歎曰教之廢也故然

夫教者徒務責人已乎榜於門盡謝問遺壺漿束脯祭不得入已乃察其有志行者禮之資可進者課督之婚姻喪葬戒毋計資賻用浮屠以次教之冠射諸士習變焉故事進士就教再期轉胄監三年遷部屬　貴援又不以資俸自言於人積五年始遷南戶部主事而意顧恒自得於次當推揚州關稅乃得莞庫不以非序少有怨尤於心久之監浦口倉迎父及伯兄養諸官舍父子兄弟飲醴茹蔬竟日相怡悅歷員外郎中未幾遭父憂丁未服闋補戶部乞改南京禮部主事踰年請告作天眞園與朋舊詠遊其中將遂終身焉既而曰吾本以疾告於出處未嘗措壬子強起補南京車駕主事未上乞致仕吏部綴所奏且促之行不得已至南都又疏以請乃予告丙辰以期滿至京師改尚寶司丞再上疏乞休固請乃得致仕性舉進士二十一年在官不滿二考其慕退處甚於人之嗜進而其圖去覦求進者加急雖古達人隱君無以過也

王立道

王立道字懋中無錫人舉嘉靖乙未進士選爲翰林吉士是歲　天子躬御文華殿授簡命題校第諸進

士得選者三十人時李文康公在內閣月試吉士尤器而立道試輒冠其曹由此顯名久之授編修既爲編修列史職曰夫太史之官爲其志一代之故集古先之器也乃吾今守其事矣監而罔識闕而弗修如職何於是卜僻遠居盡括古墳籍剗取今事大者皆隸記門下重撻不時啓鑰自其爲吉時日坐一小樓連數旬不下師宗黨造者莫得晤其面則耽嗜讀書其天性也爲人靜定沉篤蔑世俗靡靡之好既乃就故郡復楗門著述如曩時不綴居無何病肺同館說之輟業已察其面霜白兩頰銷縮骨稜稜出又說之

歸於是遂疏歸語其友曰脫吾疾瘳以請而得走錢
山也將腰斧伐林於海之側羣樵人徜徉足終吾年
吾誓與雲霄冠珮絶矣疏上未報而卒年四十三耳

林萬潮

林萬潮字養晦號石樓武進人父富兵部侍郎萬潮
以嘉靖戊戌進士爲寧波府推官以侍郎公嘗守是
郡歸請所以治獄者受命而行至則悄悄然不敢以
喜怒加人當斷獄務求所以生之者旬日不得不卽
斷則相與驚曰一何其肖吾林郡侯也倭夷入貢道
出郡中率爭市以閧當關時矛戟擁刼官司無敢詰

何獨萬潮出卽釋鬪以寘貳諷之曰吾長司理之察
者也未幾丁侍郎公艱去釋服補贛州贛當江廣之
衝重商大賈之所往來往爲關權者輒無廉譽萬潮
且當代力辭已而檄攝興國其猾胥善巧伺以愚令
至是故進敝器以嘗之冀少怒卽得詐爲機利以苛
擾細民萬潮獨不一問左右請易器曰於余甚宜由
是猾胥搖手相戒未幾信豐大水當道檄齎帑金賑
之聞命卽行是時水初退地卑者猶在沮洳中冒潦
躬率肩輿泥行沿村塢計口給授夜則會數而裒分
之事不得寢生活者幾萬人而身則病矣當道顧益

壯其才凡劇難辦事檄以屬之至憊甚猶時時作手
牘令吏人代爲詰難家人泣諫則曰吾身猶食祿而
可後事乎竟以病卒於官年三十有八耳卒之日囊
無餘金篋中止古書數十卷郡守林君爲之經紀焉
自提督大府而下咸往弔相與痛惜之

萬士和

萬士和字思節宜興人嘉靖辛丑進士選讀中秘書
試輒高等屬分宜柄政絀之當署諫垣方請部得禮
部主事乙巳使周藩便道歸省明年丁父艱服除補
原秩以母夫人故乞南便迎養改南職方員外已下

內艱服除改兵部復轉禮部郎中晉江西僉事莅饒
疏裁茂貢磁器以千計已晉貴州副使督學政黔故
菁峒錯壤卽儒生袵戈矛闊疏經術時時退諸生講
說大義已晉湖廣參政時三殿工亟採木使者旁午
四出轂擊於辰沅之道賴經畫調停民得無轉徙晉
江西按察使已晉右布政尋轉廣南左轄粵民萬里
轉輸京帑其費不貲條奏徵轉輸費屬計吏領之粵
民稱便故事藩司一切政務專制於左使右署名而
已曰朝廷並設兩使若左右手非有所輕重也約分
日治事以明大體已晉應天府尹屬直指初按粵逆

辭之境上遂行而直指以爲倨銜之悉取諸錢穀籍稽其出納無所得則榜掠莞榷吏屬欲以誣引吏忍死不服曰萬公飲粵地一勺水耳直指愈怒措撫翁亟有否由黃公佐家居養重不可致忽出謁直指直指心喜已獨能致黃公也黃曰老夫跡不至公府久矣今爲萬公來其人固涅不受緇者也直指怍甚事乃寢道拜右副都御史督南餉條上六事嚴考課議本折省遠倉處水兌減贖鍰專委任宿弊一清遷戶部右侍郎已遷禮左會華亭罷相新鄭當柄遂引疾疏四上得予告然身雖歸而名愈重矣萬曆初起用

以少宗伯攝大司成事遂晉禮部尚書條上崇儉數事會災祲雜襲又奏杜倖門客懇直汰冗員抑干請以回天意時江陵柄國九卿咸出其門下孤子一身自落落不相合於是求去甚力竟賜傳歸歸數年而歿當其歿也鄧直指適按其地晨坐堂皇見左右侍者相向淚承睫詢之曰萬公歿矣嗟乎此豈可聲音笑貌取哉

杭　濟

杭濟字世卿宜興人登嘉靖癸丑進士授稽勳主事裁節餘擢清稽黃務進副考功協恭同寅考覈臧否蒲正稽勳以親乞歸暮夜有投以千金者峻拒之曰吾寧愛此以撓吾素既遷副使督學於閩崇雅黜浮士習丕變爰署司篆情法兼得庭無繫囚當軸銜之抑不以聞稍轉右叅提秋試多拔名士漳賊方熾督餉進征往來彌歲預遏賊謀以克底平分守邵武民以大和左叅河南分守南陽地濵湖襄流民豪梗開示禮法剖斷無滯執法以抗藩王曰殿下不宜以讒殺人濟臣不能以殺人媚殿下曲自釋之尋轉右轄簡省徭賦民以不擾久之堅疏乞休拂衣而歸兩遇推恩進階資善大夫歛迹丘園罕人城邑鄭御史閎

舊知也覓見不得餽金不受嘗諭子封曰人顯達即[illegible]邑中第游佃是好我寧有是耶其清德雅操眞足以敦薄俗矣卒之前日偕弟花下聯詩飲酒盡歡而罷明曉攬衣撫床問霽否忽噤而逝

王　鑑

王鑑字汝明號繼山無錫人領嘉靖己酉鄉薦與計偕再以病沮益發奮下帷讀不至丙夜不休己未中禮部試會丁艱歸授徒於山中又六年乙丑始就廷對出知武定州始至下教勅曹椽曰若所不飭以會緣爲奸利者有法在刺史所不自飭借脂膏自潤者

矜鑒如之衆唯唯莫敢犯法無何郡伍伯以他事揭府帖下州氣張甚鑑廷詰之伍伯偃蹇出不遜語怒叱曰若豈以守故嚇我耶吾視并州篆若敝屣耳遂收之以狀白守守心不能平然卒䆮以中之鑑亦不爲屈益勵氣節卽徵輸之羨肺石之鍰盡以需官庾先是州賦不時入上官動加呵責每勾校則跳他郡自匿鑑爲科品賦定程期不箠楚而輸自無後者會當審戶衆多務爲欺隱鑑先已廉得其肤脊主名以次甲乙之無敢下上者又以諸賦多名色頭緒綜雜若於徵解乃設爲條編法每歲計受徵者幾何緩者

急者各幾何類爲籍上之按籍以徵咸有次第民歡舊當種馬解馬入京州長吏走箱簏通長安貴人訊必有未提以先尺一悉箕斂於長賦者鑑曰刺史卽不治事奈何剝民脂以自贖立屏之疏請種馬亦第齎直以往民甚便焉時有高三畏胡雲鵬等相與爲大奸衆咸指目莫敢觸捕械治之有李讓者用詿誤故陷重辟累年不能決一訊立釋焉視事四年境內大治以廉能卓異擢拜吏部驗封主事改文選務以精覈行之毋下欺毋旁撓久之謝病歸會丁外艱服除家居者十年始以原官召用除尚寶司卿疏言大小臣倖牙牌多遺失請出入給繳悉籍記之又封誥所用璽不宜非時輙請歲以三九月施用奏可著爲令詔持節冊封益藩餽遺甚腆謝不受曰使事有職不敢以私拜君王賜也使還以病不任職疏請免不允乞南職乃得南京鴻臚寺卿久之復以七十上疏乞骸骨言甚剴切於是特進官一級以太僕寺卿予致仕家居歲餘而病作所親往視之舉手相勞言笑如平日亡何疾篤且瞑忽張目曰邵公召我遂卒初在孕時父仲山公夢邵文莊偕一僧人舍既寤而生鑑至是人以爲夢生之驗云年七十有一所著有五

經摘要楚越記實界集藏於家

周子義

周子義字以方無錫人爲諸生數不利於有司歸而益勤苦自力既而歎曰大丈夫乃以一第市耶謂日所啞啞佔俾者於身心有絲髮益否乃日取五經涵泳之已取漢人註疏參之融融如矣已又取濂洛關閩與薛文清王文成之遺言而體認之稍筆之書其翼經傳者曰穀語其發抒所獨得者曰日錄見聞以嘉靖乙丑成進士選庶吉士益習經術明習國家典故章程諸以筆墨事請者弗盡酬也陞編修分校會

試與修　世廟實錄奉刪封　泰寧王餽遺却不受
分理制誥尋遷南國子司業時所舉士余懋學治南
垣嘗極論朝政得失於相臣有所譏刺相臣既巳逐
余而疑疏草出于義手又自始至官及三載考績亡
一尺蹏以通相臣益銜之六載始轉司經局洗馬萬
曆巳卯主順天鄉試庚辰再分校禮闈遷國子祭酒
教授諸生以敦行先文藝而釐革奸橐節嗇浮費積
金錢數千緡拓傍公解一切不以煩縣官巳遷禮部
右侍郎再遷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教習庶吉士每
晨謁必相與論天下大計及祖宗彝訓而後傍及藝

文巳爲會典總裁目披手校昕夕不倦蓋夙昔注精
凝神於此至是務加精慈迨典成比且上而病一夕
卒矣　上聞訃震悼以會典成序遷特贈禮部尚書
祭葬俱用尚書恩例謚文恪所集有國朝故實二百
卷

胡　涍

胡涍字原荊號蓮渠無錫人涍生八歲而孤幼聰穎
頭顱秀異有力而捷嘗戲緣楹登屋梁坐而誦書母
闞孺人見之恐驚而墜伺門中旣下笞而泣數之曰
未亡人不早從地下者徒以兒故兒無賴子安用生
爲涍大感悟持闞孺人泣曰兒自今不奉母教誓所
以報父者請死乃折節讀書如成人總角補弟子員
巳以教徒自給嘗至乏絕與闞孺人備茹荼蓼矣登
嘉靖乙丑進士授永豐令永豐巖邑民俗嚚好訟數
起大獄大者隕命小者覆家連歲不解涍至廉其狀
以本罪罪之多所平反而訟師奸人悉置諸法訟以
大省褆身以廉卽秋毫不擾細埏僚屬化焉時分宜
籍沒產散旁邑鬻錢入官他邑多私其上貨而以下
者予民取上值民大患苦涍一無所私平值而鬻之
他邑或累月不杜而涍立辦郡守怪其速疑以他財

移入後得其故乃歎服曰吏廉其効如此哉有客邑
中者衣冠頗怪譚性命學而辨有口邑中從遊者幾
千人縉紳大夫亦往焉涍佯爲過從察其狀有詐乃
言於衆曰少正卯之流也立驅之出境士大夫頗少
其不好士無何旁郡下檄貌索大盜竟得之講所卽
其人也從遊者恥之閉戶不出邑中咸驚以爲神令
永豐七月以闞孺人憂歸邑父老子弟號哭遮道至
萬人有書生手抱大豹皮覆棺上泣曰天乎西陵之
下北邙之上丘纍纍矣他人不死而死吾明府母以
奪吾明府耶涍在事凜操清苦羨贖發以修蔣孝子

詞邑人周是修死建文難族黨坐戍頻年子孫調征不息乃白之臺使者免其軍籍其爲政先忠孝大節如此服除再補安福期年人覲至蕭然不能具橐甆抵京師徒手謁諸貴人頗怪其簡已乃知安福令賓廉更相推重之未幾召拜監察御史巡東城首疏論中貴人交戟之内相攝以目既而出按遼東會有天象示異止車輪無東疏時政數千言幾下於理久之得削籍爲編氓歸貧無以爲家慷慨樂赴人急難或有伏冤遍請於當道必爲湔雪之乃已終不令人知或有知而以兼金爲壽者必力却之曰吾傷若冤

爲解寧爲金也至今邑中若馮生盛生鍾生輩其家尚世世尸祝之居恒食貧又雅好賓客客時滿座上供具不給則或質一衣一器取酒脯而與客歡呼豪飲有一技片長必力爲游揚以成其名士以此多歸之客日益進而家日益困人笑而目之爲黔婁孟嘗云性好游即爲令時嘗乘一藍轝入武功山采荔竟日忘歸入覲同行者道相失則獨登匡廬香爐峯長嘯而觀瀑布比覲還與王山人下錢塘浮西湖泊七里灘拜嚴光先生出偃王墓下登爛柯山脩然欲離塵度世矣比歸里而游道益廣梁楚吳越足跡幾遍方冠布袍無識其爲故御史者登高陵險僥有濟勝之具每與客捫高嶺峭壁泉方嵷慄不自持輕身躍而上竦然離立客自下觀之謂如排風騎氣遂絕天門通帝座矣初見放歸學士華公知其貧捐負郭田二頃餉之謝曰不佞即貧無賴奈何以逐臣數口累長者後嘗貧公賦有司詰之或曰胡公貧甚有司曰胡公數辭大獄何爲貧曰胡公所造請非其至戚且友即冤抑不平者實未嘗私人一金故人待以舉火者不下數十家而胡公家嘗不足客至時解衣貰酒胡公貧甚有司乃大驚詫之干庇數及又避匿不

肯數見也卒之日薪米盡絕至無含金須叟會哭莫聘者塞塗而更是日有見其由蕙山泉負杖遍遙入黃公祠者

吳綸

吳綸字大本宜興人風神散朗操履修潔皭然自疏濯於世之滋垢非其人雖貴弗與也非其義雖貧弗取也非公事未嘗一入城府值好風日或雨新霽肩輿行溪山間蒼鹿一白鶴一夾輿馴繞不驚不逸鄉人遙望之輒曰吳隱君來也扁舟往來吳越間必載鶴鹿自隨至叢林窮壑修篁灌本輒憩終日徜徉吟

哦不令主人知或知之輒奮絕驚去終不言姓名人亦不知其為誰人曰其古韓伯休之流耶創別墅二於溪山間南曰樵隱西曰漁樂逍遙乎其間自號心遠居士意以靖節自擬也偏嗜茗飲其出必陽羨顧渚非其地者輒能辨之其擬之必晴藏之必溫烹之必法有茶經所不載其爐竈融鬲灰承炭撾火策之屬亦皆精絕古雅甚自貴重坐客四五人勺少許淺餴紛馥三四啜巳罄必啜者有餘思始復進終亦不令飫也人又曰其古陸鴻漸之流耶喜作書雖老矣得法書名蹟必日臨數過其書往往為鄉人取去燕

之間閱古方書製藥餌為人治療亦多奇效家產不踰中人至義事爭先為之歲饑富家多閉糴以牟利獨開廩肆糶以賑饑或稱貸數負之又數給之不吝人犯之亦不校邑有蜀山昔蘇文忠公嘗居焉拓地築室春秋饗祀至於今故太僕少卿李貞伯有卜居陽羨之意分田宅招之至蘇必過沈石田流連浹旬乃去餘無所詣

厲 昇

厲昇字文振別號雪菴無錫人由縣學諸生升太學選青田知縣致其事歸鄉士大夫以其有善政於青田也因稱之曰青田君自為諸生耿介不妄言笑於辭受雖小不苟論事是非人賢否執所見不少徇人故或迂之或固之而識者謂其有古人風青田居萬山中與福建接壤間吏葉寇民貧以猾號稱難治昇初至民有周姓者與磐石衛軍某訟五年矣昇聽之數語遂服出而哭曰厲公早至豈有是久獄哉邑八都地報銀礦發監司臨焉議歲以貢有術者謂山水潤秀所產必廣昇直前曰吾聞金能尅水信若人言金氣盛矣水何得秀潤如此監司猶未信同官勸昇從之昇曰如吾民何申辯數四必寢乃已鎮守中貴

歲以礦一至其邑所費不貲昇於饋不缺禮而已至其他費歲率省昔之半由是民安其業乃勸學興賢旌舉節孝禮文亦彬彬焉先是屢欲請老輒留於民適朝京師故得遂請民聞之欲追留之而已至家矣於是既為立碑復建祠祠之及沒衆設祭哭於祠所著有雪菴集

張 遜

張遜字時敏號鈍軒無錫人二十四舉應天鄉試明年會試歸益力學越再試乃入太學卒業文譽日起遭父喪服闋又再試遂就選授同安知縣時同安缺

官六年帑有隸銀若干兩或勸其悉取之乃盡以充備荒糴本民稱其廉期年而政成縣東海上有五戍戍長擾民且弗受禁廉以束約之而止內侍某族大而驕人告侵其園田遜立正之一時荒政遜爲稱首曰此何足稱荒在備耳乃建倉勸民以廣其儲擇耆老有行者司之至今不廢民葉宗發以豪干法走避嶺下族人往往負稅有死於獄者簿其丁升分勺別旬日間逋完尋以治邑高第擢福寧知州福寧亦濱海多盜遜能者責捕之軍豪張某素負力撓法至是斂跡餘悉帖服乃定役法民七軍三井井不紊未數

月以內艱奔歸服闋改涿州涿州在京師西南爲天下極衝使者絡繹應接不暇而地多宦者家尤號難制前守率以劇廢政遜處劇以預處勢以直不激不促久而安之凡守之務次第修舉安州監生張錦以人命誣宋某株逮者三百餘人數年未決撫按檄以勘覈比至一訊而獄立決任丘謝令徑捕張指揮下獄訟之且欲搏之死撫按亦以屬之數語而解公暇纂修郡志質於宮詹陸公公歎其敏既而有福州之擢至福三月理舊務未完者千餘事發解戶以官物私販者五百餘事齊收十邑餘錢助附郭軍需即革

去更定驛遞夫以逸補勞民大稱便福在閩爲會府鎮巡諸司交牒互判遜晨起左右酬應無遺務夜燭治官書恒至漏下二十刻始罷城中外多火每躬救之或日夜不再食始覺有疾輿而述職逸涿之野民識遜者奔走相告咸出拜曰今何意復見吾父母比至城官屬以下郊迎信宿而去還抵家疾漸亟乃諭其子曰吾受國恩不能報汝曹宜力爲吾補之言訖而逝年六十四遜歷三官具能其職清勤公敏具在疏詞民爲立碑者三曰愛民曰郤金曰德政所著有鈍軒稿

華　珵

華珵字汝德無錫人少穎學與弟珏俱隸學宮爲弟子員刻厲自奮既而珏舉進士去爲吏部稽勳郎中而珵七試輒斥循資貢禮部卒業太學選授光祿寺大官署丞大官掌內庭法膳供具浩穰事關中禁倉卒皆從中涓取辦其徒率饕誕驕揚往往憑恃爲姦利稍不厭所欲輒能中人以法珵周慎詳雅潔廉自將又平實沈厚見者沮喪訖其去無有過舉一時卿僚共相騰譽而珵已致仕歸矣其後有司復援恩例起之卒辭不就珵仕雖晚而輒知止足又樂聞蹟既

家居率以良時勝日領客燕遊南坊錢唐北盡京口數百里中名山勝境靡不踐歷遐矚高寄黯然與思有古逸人之風家有向古樓凡冠履盤盂几榻悉擬制古人尤好古法書名畫鼎彝之屬每併金懸購不厭而賞鑒亦能推別真贋美惡時吳有沈周先生號能鑒古時時載小舟從游互出所藏相與評騭或累旬不返成化弘治間東南好古博雅稱兩先生焉錫山華氏履德植義固多有之要不若珵之篤意古人也後以上壽終於家

張飛卿

張飛卿無錫人身頎玉立雙瞳炯炯照人鬚髯奇張見者改容然氣岸孤騫不同一世雖貴言不循理必面折之或謂其宜少異曰天生吾口以出言也當言反吶吶惡用口為吳元年皇明兵破姑蘇大將軍執士誠送京師遣豫章侯胡公帥師圍無錫偽吳將莫天祐猶聚土兵固守大將軍遣使諭降天祐殺之大將軍傳令胡公曰即不下可屠其城飛卿往見天祐曰吾民不覩天日十二年於茲矣今張氏就縛將為誰守况未必能守耶一城死生定在今夕願熟慮之天祐沉思良久曰誠如君言乃縋南城而下走謁胡公曰無錫亦良民安敢自外聲教但耳目塗塞若罔聞知今明公奉揚天威師[illegible]非敢不懼其不避萬死詩為士民請[illegible]貌非常言復慷慨喜曰君誠福[illegible]城不受兵宜也飛卿還叩門呼曰亟開吾事濟矣兵臨城下天祐出降一城安堵不驚民爭歡呼覩誦額手而謝曰張君生我

顧憲成

顧憲成號涇陽無錫人萬曆丙子領鄉薦第一庚辰登第初授戶部主政壬午調吏部丁亥建言降桂陽

州判官戊子陞處州府推官壬辰改陞吏部歷轉至選郎又以抗直不容養病歸戊申補南京光祿少卿聚徒講學為一時所宗未竟所施而卒弟允成號涇凡癸未進士需次待選即申救海剛峰建言回籍戊子改江西南康教授養病歸壬辰陞國子博士改陞禮部主事又以建言降光州判官兄弟並以氣節著尤近代所少云

補遺

許勝

許勝字守謙直隸宜興縣人洪武三十二年舉人永

樂七年由黃州府訓導擢廣東道御史丁憂復補左
春坊左司直郎改大理寺評事未幾陞刑部主事從
言下獄謫戍保安衛尋復貴州道御史宣德元年巡
按江西陞右都御史巡撫卒

趙　敔

趙敔武進縣人景泰五年進士除江西道御史建言
謫介休知縣尋復職巡按湖廣河南江西累陞按察
使致仕

吳　淑

吳淑字艾夫宜興縣人成化十一年進士由蕭山知
縣選雲南道御史建言廷杖降德陽縣丞陞公安知
縣累陞湖廣僉事致仕

唐天恩

唐天恩直隸常州人正德六年知葉縣賊陷城被執
不屈遇害　詔贈光祿寺少卿

薛應旂

薛應旂號方山武進人中嘉靖乙未會試第二授慈
谿令試諸生首拔袁煒許其大魁天下後果如其言
轉南京吏部尋陞浙江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政試諸
生于慈谿得向程許其可發解後得諸大圭卷大奇
之復召向程語曰脩解元爲諸大圭奪去矣後放榜
諸果發解向居第六其甄別不爽多類此應旂負才
磊落不羈許可一時文名與唐順之相埒故語文章
宗匠必曰王唐瞿薛云兩浙壬子試錄前後場皆出
其手兩浙通誌之成皆應旂所裁定生平著述甚多
西文獻通考一書更爲有補子後學

秦　鏜

秦鏜字國和無錫人祖旭隱居敦行既沒而人思私
謚之曰貞靜先生父永孚與弟仲孚俱以孝見庭鄉
人稱之曰雙孝至鏜而孝愈篤母疾不能起而痟鏜
以意揣其寒溫饑飽時飲食之便溺起坐鏜自抱持
如是者十九年舉鄉試不第遂銳爲終養計竟親沒
不仕曰祿不及吾親乃欲以衰年爲子孫竊祿計耶
遇寡姊曲有恩禮重節槩厲廉隅不妄交遊足不企
公府教子尤篤子孫化之脩文守禮恂恂敬謹不問
可知爲秦氏子弟也後子涵孫禾梁皆顯而鏜不色
喜唐太史順之以爲有萬石之質行西輔以齊魯諸
儒之文學云

吳中行

吳中行字子道號復菴武進籍宜興人隆慶辛未進

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脩養病丁丑除原官時值
江陵奪情力陳其不可廷杖爲民癸未起原官歷春
坊中允洗馬諭德等官充經筵日講乙酉請告回籍
癸巳陞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仍請告在籍聽
用卒賜諭祭辛丑贈奉直大夫

錢一本

錢一本字國瑞武進縣人萬曆十一年進士由廬陵
知縣選福建道御史巡按廣西建言革職爲民

孫繼臯

孫繼臯號栢潭無錫人萬曆甲戌一甲一名授翰林
院修撰給假甲申復除原職乙酉主考浙江丙戌陞
右諭德兼侍讀丁亥陞右庶子兼侍讀丁外艱壬辰
陞少詹兼侍讀學士癸丑陞禮部右侍郎乙未推吏
部右丙申陞左告病庚戌卒繼臯爲諸生時與顧憲
成同受知于郡守施公以元魁期許孫果大魁天下
顧亦發解南畿而顧之庚辰成進士又出自孫門下
繼臯在詞林以含弘博大稱而其中卓有執持鄉評
亦共推爲長者

人物考卷之二十九目錄

南直隸鎮江府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二十九

南直隸鎮江府

秦從龍

秦從龍字元之鎮江人丙申王師下金陵遣大將軍達下鎮江　上謂達曰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當詢訪致吾欲見之意達至鎮江物色得之時從龍有從孫永爲達部軍因遣還報　上喜甚命兄子文正及朱文忠以白金文綺聘之從龍遂與妻陳氏偕來　上親至龍江迎入時　上寓王綠帛家因邀同處朝夕訪以時政從龍盡言無隱旣而　上即元故御史臺爲府居從龍西華門外事無大小悉與諮謀寄書漆板問答左右皆不知　上稱先生而不名每歲從龍生日　上與太子皆有贈遺或親至其家與之燕飲禮遇甚厚乙巳從龍從子澤死告還鎮江　上出郊握手送之是年十二月從龍卒年七十餘　上聞驚悼奉幾督兵至鎮江親臨哭之命有司厚卹其家

郭任

郭任丹徒人洪武中以人才薦用三十一年拜戶部左侍郎勤於職事凡飲食起居俱於公署雖間過私

第亦不久淹一時能聲廉譽達於宸聽靖難師至江
力王抗禦之策師入城不屈戮死其子經亦處斬次
子金山保發戍廣西至次年併三女俱殺之嘉靖中
知府劉儲秀立祠崇祀

沈　固

沈固字仲威丹陽縣人生而岐嶷人歲里師授之書
一過輒成誦時　太祖初製大誥三編命有司選民
秀課讀之固方九歲卽與選以例召赴　闕試之終
篇無遺謬賜寶楮十錠以還及年十一補邑庠生甫
弱冠遂領京闈鄉薦丁外艱服闋上春官入選理刑

內臺擢同知山東沂州事始歸民爲政卽卓有能聲
搜剔蠹吏莫敢以年少易之嶧人脊磐以沂西寶山
社產銀鑛言於朝請官置局役民采辦以富國詔下
固踏勘固執奏故坑及泉通海不可得鑿鑿新坑爲
力旣艱且鑛有無不可知卽使其有費重而利輕又
恐民勞致變不如勿開便詔罷之永樂甲午徵入爲
戶部員外郎乙未奉　勅使廣海整理鹽課議者以
課久而虧將坐官吏以侵欺國課法固謂鹽之積在
倉久則必自消折以此罪人非　明王意事遂釋丁
酉進正郎辛丑拜山東右參政督餉給軍會　仁宗

登極命以本官同武安侯鄭亨督軍事鎮大同　賜
璽書以行宣德丙午命與武安及衆將曹儉統兵行
邊設險爲備其規畫多出於固　宣宗嘉之庚戌召
赴　闕計議邊餉事稱旨辛亥建白安邊四事從之
行言大同人私闢土田自封殖而未輸官者　詔遣
兵部侍郎柴車御史熊鐸輿往看定畝起科固以地
薄而賦重人所不堪且戎事方殷宜從寬大爲言乃
得寢輕其半人賴以安　英宗初位固上言北虜屢
入寇邊迄今未已緣以虜情狡詐我軍守西彼則擊
東及我之東彼則復西　勅責戒其窮追恐虜漸生

壓慢且使官軍勇者爲之喪氣怯者得以飾詞是致
功效無成邊患不息臣竊謂不探虎穴不得虎子今
後遇虜之入許令追襲相機而行彼衆我寡則臨邊
固守我強彼弱則出境窮追乘彼不虞且擣巢穴仍
令間諜密探賊踪官軍奮勇取勝連出數次賊必亢
屏縱未得利亦使車威遠振疏上從之丁巳奉　勅
會同征西前將軍方政遊擊將車楊洪統兵護送朝
貢使臣出境因絕漠度赤山追勦叛虜而還己未疏
上十事皆備邊制虜要務辛酉　命兼綜理兵食二
事尚方特鑄總督邊備印記畀之復陳邊計以兵之

所需惟粮為急將欲安邊當務久計又因阿魯台部為脫歡所破餘衆竄於我邊不無鼠竊狗偷之患而脫歡又復驕矜虎視中原將有覬覦之意至厪　聖慮添調軍馬運蓄貨粮邊圉嚴於扞衛蒸庶煩於供億近以二虜一滅一死稍得寧息將卒燕閒然以數萬之衆坐費民供則於國計非便臣在邊年久頗知其要大同地利其中路有青楊林馬頭山等處西路有樺皮溝行院屯等處東路有爛柴溝陽和灘等處土沃而多水草洪武永樂間俱有居民屯種畝收穀至二三石後以虜寇犯邊守將自圖遠禍逐民不許

耕佃至今荒棄誠為可惜夫古今備邊長策莫如屯田此趙充國所以為漢之良將也臣謂方今宜於諸屯戍所屯步兵隊分伍比於所近沃野開耕作息以時乘閒講武至秋收成官為斂發而出納之歲會月支足國裕民莫過於此又疏言邇者　勑遣大同鎮守總兵等官會兵出塞諸將旣拘　聖旨且欲要功一時並出無留後者夫雲朔地方廣遠西北兩邊容邇兀剌旣變詐叵測而兀良哈或潛懷異圖皆不可不為之備今諸將奉　勑盡行出境萬一為虜所誘牽制我軍以襲我城則無備之兵誰為調度此豈萬

全計哉請自今遇征行者　勑諭遣諸將宜出戰居守各任其責庶有所濟而無所誤　廷議咸是其策壬戌拜戶部右侍郎祿二品乙丑以母喪免　上以邊計為重奪情視事因乞終制章再上不允　詔遣官諭祭其母而命馳驛奔喪襄事畢卽赴鎮丙寅上邊情大事十策於朝朝議從違不決而罷己巳秋虜果大入　朝廷乃命西寧侯宋瑛往撫師督戰不利諸將或死或遁惟固以居守獨完旣而　車駕親征幸大同駐蹕三日振旅固得見而不得言及北狩復幸大同與廣寧伯劉安率衆出城朝見　上命括宮

庫金帛以犒虜酋或難之固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古之義也　主上有急可顧身為他謀耶且武庫物皆　朝廷所有豈人臣所得專天祐　聖躬倘可以權道餌虜脫吾君於難雖不命猶將為之矧命之及乎請奉　詔設有罪當坐不以累諸君衆乃從之卽盡出所有以獻而具聞於朝景泰初大臣掌利權者奏請下吏較勘有無欺隱欲因以中之固不為動吏亦不竟久乃白其年冬以城守勞進右都御史乃上言自虜變以來臣欽承　上命伴守孤城晝夜營營惟圖殺賊以雪國恥今具拙策不敢望其必行伏乞

聖明謀以碩畫擇其可否其篤文多不載并未以出
膚功轉左都御史尋赴　闕議事因上章乞致仕從
之賜錦衣一襲歸會　英宗復位以璽書趣召入覲
上延見便殿褒諭再三即日拜戶部尚書賜以白金
綵段奇南香帶金織雲鶴襲衣　上每宸遊嘉宴輒
召以從亦時偕遊西苑數有珍異之賜三年以衰老
自陳乞骸骨陛辭賜鈔賜宴公卿祖餞於都門人咸
以疏傳方之　憲宗嗣位進從一品階榮祿大夫至
是以疾終年八十一所著有耐翁稿若干卷奏議錄
若干卷藏於官爲人魁梧倜儻器宏識遠度量恢廓

多籌略善議論歷事五朝濟歷華要身在邊鎮者二
十七載前後所承璽書三百餘函而所上章奏不下
數百居常不以武衛廢文教修文廟建經閣興學育
才孳孳罔怠至於臨危處變拯敗救僨卒完成鎮以
固邊防及其晚歲起自休閒入主國計精力未衰鉅
舂方盛而深惟止足之戒引年而歸亦庶幾完名全
節云

施禮

施禮字仲節丹徒人身長廣額自幼才識過人孝親
友兄鄉黨稱之名聞上官即選爲邑庠弟子原讀書
爲文不煩師資制行尤迥出流輩未幾以書經領鄉
薦洪武丁丑登進士第歷行人司副河南參議以方
正寡合罷免尋起任淮安府知府復以詿誤被謫所
居岑寂行橐蕭然略無怨懟意衣食惟資僮僕耕種
一貧如洗優游自得若忘羈旅者永樂三年被召回
京除山東道監察御史九載陞大理寺丞尋遷少卿
至署行在刑部事陞行在刑部右侍郎九載陞刑部
尚書平恕之心益堅冰蘗之操愈勵措履方正性度
寬平斷獄剖決如流未有不得其理者爲御史時嘗
曰吾於此職不敢以訐爲直以察爲明惟就尋詳審

識者已謂有大臣體自是歷歷中外經事四朝始終
一致一動一靜鮮不由禮於以保完正氣有不可一
言一事盡其爲人者訃聞　上即遣官諭祭每言天
不祚朕失吾皐陶也　勅賜修墳立碑以表異之

虞謙

虞謙字伯益金壇人祖洪武乙亥由太學生擢刑部
山東司郎中陞杭州知府永樂初召爲大理寺左少
卿尋陞左副都御史命巡視淮揚旱災至則疏民所
若請發廩賑貸官爲贖還所賣男女爲奴婢者復命
督兩浙蘇松諸郡運賦建議以丁糧多寡准道之遠

近著爲定則巡撫浙江察廉糾貪上言十數事多見施行　仁宗即位擢爲大理卿先是都察院論誆騙罪准洪武榜例梟首謙言比奉詔書自今准律斷罪誆騙在律當杖而流梟首非詔書意　上曰虞謙言是天津衛倉災焚糧數十萬石御史廉視還言主典者盜用多故縱火以自蓋追逮幾八百人不勝拷掠皆誣服論死者百餘人謙察其寃白于　上得減論凡法司及四方所上獄皆親閱之必求其平大辟尤致愼焉詔求直言謙上七事其一論用人曰得人則治與非人則治壞人主之職在擇人而已其二論學校曰教育之本在師範不惟其備惟其人三曰都察院耳目綱紀之職用以激揚淸濁者也今專使治獄非設官本意四曰廣蓄今國用空乏宜預爲備五曰北京八府之民困於養馬宜分給無馬郡縣以蘇圻內六曰鈔法不通由於出多而入少今宜多方收之而不輕出民艱於得鈔則自流通七曰京師多盜由于軍民雜處官司不便約束今宜勅五城兵馬司立甲伍之法無分軍民使互相覺察一家有犯十家連坐能捕首者免其罪皆切中時弊謙儀觀甚偉嗜酒絕俗工詩所著有玉雪齋稿

譚廣

譚廣字仲宏丹徒人也父諱添四當　太祖高皇帝起義濠梁居戎籍從征克金壇常州江陰明州等郡遂留禦明州收捕蘭秀山以終時廣年十四補父籍繼被選入衞驍騎衞後調府軍爲伍長帶刀宿衞詰授昭信校尉燕山中護衞百戶從征乃見不花轉燕山左護衞又征鱸駒河黑松林兀顏山等處已而從太宗奉天征討　上知廣驍勇有謀命率百騎伺敵涿州廣生擒陳榮等三十人戎械以聞　上益親信隨戰敗齊尚書兵又戰白溝真定夾河功陞指揮僉又戰敗都督韓觀兵陞大寧都指揮再從征胡先鋒破賊陞都督鎮守宣府正統六年擒虜復胡馬中律封永寧伯食祿一千二百石錫以誥券九年　上憫其老不欲重勞以事命武定侯郭公往代其任驛召還未幾而薨爲人長身玉立膂力絕人平生百有餘戰戰必勝然未嘗妄殺愛人下士恒恐不及士卒勤勩不啻在己寒爲之衣饑爲之食故去也人慕之其薨也人哭之咸盡哀初所統神機兵鮮明見耀進止有度望見皆曰此譚家馬　上有所指揮亦曰譚家馬至胡虜相戒亦曰愼毋犯譚家馬迨今猶以爲號

所得祿賜一不以私嘗出為學舍浮屠老子宮之用
薨之明年子亨為指揮使

盛　祥

盛祥丹徒人永樂中登進士官泉州照磨當道交薦遷知道州以儒雅飭吏事操介凜然州有虎患禱於鼻亭翼日二虎渡河一虎斃於祠下未幾卒子官百姓縞素哭拜合祀于寇萊公祠

王　振

王振金壇人永樂中舉孝廉授監察御史巡按交阯選賢舉能罷其貪墨不職者數十人卓有風槩凡一

十三年民夷信服清廉之節終始如一改知溫州府未幾致政而歸不挾官中一物蕭然如寒士焉

胡　清

胡清丹徒人永樂中舉鄉貢任清平縣訓導超拜禮科都給事中遇事敢言不避權貴偘偘之節見者凜栗遷浙江參政時島夷煽虐於東甌清督兵拒之盡殲于海洋事聞賜以綺幣子信舉正統間進士嘗知鶴慶府卓有政聲

儲　懋

儲懋字世績丹陽縣人由訓導擢吏科給事中正統改元命充經筵講官懋儀觀魁偉音辭明暢講解稱旨尋陞翰林修撰兼修　宣宗實錄書成進侍講有旨金緜幣之賚遂拜戶部左侍郎時福建用兵命懋主糧餉得便宜行事懋至諭有司毋急斂困民因令豪右出粟以助官軍用不乏景泰元年調禮部右侍郎踰年母卒詔起復視事尋陞南京戶部尚書時已病不能朝尋卒訃聞命有司諭祭治塋

段　敏

段敏金壇人天順丁丑進士累官浙江參議值閩賊倡亂所在抄掠民苦於屠虐積歲未平敏至多設疑

兵以誤之間道提精銳直擣其巢穴斬獲無算衆皆散解渠魁殲焉會江西起大獄詔敏勘覈敏嘗積瘁之復復兼程以進得疾遂卒敏居官廉謹一介必嚴敭歷中外幾三十年家無中人之產

費　誾

費誾字廷言號補菴丹徒人成化五年禮部試第一第進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同考禮部與經筵陞國子司業秩滿陞春坊左諭德仍管司業事未幾陞祭酒弘治元年　孝廟初開經筵簡充講官車駕視學賜坐講彝倫堂及直日講遂改少詹事兼

侍讀同修　憲廟實錄成進詹事兼侍讀學士再越
月擢禮部右侍郎病滿三月例停俸　詔特不允弘
治六年六月卒年五十有八遣官祭葬如制闇長身
偉貌論議亹亹臨事通變慷慨且恭謹自持人恒以
公輔期之其在國學最久士子多所造就爲詩文淸
健有則所著有自考詒笑補苍諸集性儉而能達尋
常雖故紙敝帛必適於用病未久棺衾即令預製以
故雖歿於暑月得無後憾云

丁璣

丁璣字玉夫鎮江丹徒人父元吉以行高古隱居教
授學者稱爲易洞先生璣幼服庭訓穎悟早倍弱冠
舉進士授中書舍人同官鳥傷王君長逾倍尊事之
吳文定寬與爲忘年交成化末以星變應　詔疏治
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數千言而根極於正心諸教
東宮振紀綱正風俗愼用人重名器蘇民困理財節
兵皆切時政末言方士釋老近之則害治宜斥遠疏
入爲羣姦側目以同官公過連逮出爲普安州判官
普安遠夷去中州萬里非人所居璣獨從一僕怡然
行泰如也弘治初三原王公恕爲太宰雅重璣延見
坐語者竟日明日復召不赴奏記言今日急務於正
若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堅　主上講道之志臨
進賢之路庶本正源淸制治保邦之務可次第而舉
太宰韙其言欲引爲吏部竟爲忌者所沮轉廣西通
判猾伍以怨誣鄰民爲盜斷其舌斃之獄汚蠹其妻
女逮伏法同官坐事者處之曲有恩至丐印易牒執
不可曰某平生惟辨此一片心事君敢爲欺耶内服
闋倪文毅掌銓即家起儀制郎尋以副使提學廣東
入賀道淸遠山水暴發而没豈日得其屍衣冠端整
如生存璣充養深粹居圓運方身不踰中人而任道
好古崇正闢邪有萬夫直前之勇羣吠衆謗不震不
竦有百煉之剛以儀禮周公之典久廢不行家居冠
婚喪葬一取衷之其敎人正容端坐澄心定氣使躁
釋慮消方與開講其析疑義入毫芒而文王雅純其
爲政先風化而一以誠意將之有去從思室廬不庇
風雨子女踰期無力爲嫁娶而愛君憂國一出天性
蓋儒學不傳得其門者或寡璣窮探力索深融冲粹
志之所向不息不岐一以考亭諸子自期待魯齋臨
川而下不屑也所著大學疑義中庸語孟說及儀禮
汪未脫藁大學士靳貴從受學尊事之終身稱其冲
行獨復於衆醉羣汚之中任道甚力制行甚方涵養

其粹德性甚良如金剛玉潤云

靳　貴

靳貴字充道丹徒人也弘治己酉鄉試第一庚戌會試第二廷試第三授編修歷少師戶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僖貴素靜重簡默不輕為臧否對客論事恒不盡其辭人或以為過慎比居密勿侃侃正言略無避忌事關宗社同事有所論諒從史甚力家居率從簡約作師儉堂以示子孫蓋亦休休有容之大臣也而其敷對之詞與應酬之文俱多純正典雅蓋亦與其人相似云有集若干卷藏於家

卻　永

卻永字世延別號龍泉　高皇帝起鳳陽鄧冢者仗劍從之以死勤事晉指揮使調金山衛遂家焉永生十歲失怙然警敏有大志稍長游庠校讀孫吳兵書弘治壬戌任行伍遇賊輒奮勇獻馘晉僉都指揮乙丑賊寇虞嶺官軍困七日夜永出奇解圍當道交薦章稱熠熠焉正德己巳晉都指揮同知擢陽和獨石叅戎尋轉遊擊將軍辛未京輔盜與民鮮寧宇永感憤敵愾靡出弗摧斬獲二千降散數萬凡追回掠物給主無主者給之軍士秋毫不巳私焉過郡邑搜閱

志圖務稔知夷險俾從事功迭祁示受命止燕薊齊魯及賊南將兵躡之昕夕戰不休或有容謂守界以需功成永曰賊騎深入如病切心腹除惡不務本吾其階厲矣人臣在征戰義得專安可執常故也追至鎮江擒元憝殲餘醜而大難卒寧捷上　上嘉悅爽之璽書錫之金幣擢都督僉事充鎮河間甲戌佩征西前將軍印鎮上谷逾三月虜侵寧夏孔棘移往鎮之旌旗所至倏爾改觀華夷懾服丁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至入寇　上命佩平虜將軍印督三鎮兵勦捕之乃多出文告布于邊徼云茲役討不庭逆命已誓番漢兵百萬衆某將可某地某地可某將師毋擾毋貪毋虐毋縱罔克有勳毋貸義正詞[illegible]諜知而長入貢焉既振旅旋廷臣列功上[illegible]左軍都督府左都督云己卯再受命開府三關逆彬忌之中以事繫於理賴汪給事中抹章救免焉已佩征虜將軍印鎮遼左時開原封守廢會[illegible]豎城之將兵提兵境上防護一日既結寨時將晡占象察形以移軍言衆豎不可再言之竟遷一舍許無何暴雨如注舊寨水至丈餘監遜謝之癸未賊以二十萬入寇衆懼謂賊衆我寡勢不相格永編諭諸將堅壁遏衝躬帥精騎往敵之

沉謀英識懸合妙中計斬四十首錙重無算捷奏
上降勅褒賚馬丙戌以疾懇辭方就閑廷臣更薦之
再佩鎮朔將軍印鎮上谷扶疾出塞戊子疾轉劇懇
辭 俞允三月甫痊即起僉左軍都督癸巳賊過三
晉羽檄日馳復佩平虜將軍印總制宣大偶保虜酋
走會雲中師奸紀偕少司馬劉公源清往問罪焉誅
殄渠魁悶治脅從審機用間懸賞格勳地方寧輯事
竣歸里癸卯再佩鎮朔將軍印鎮上谷承自惟虜頻
年輕我宜示之以強乃毀垣詩入賊楚懼無犯越歲
始糾衆寇渡口復躬擐甲胄指揮將佐斬首五十賊

氣索然 上聞復勞賞年且暮尚不自佚於勤也如
此塞垣未餉烈懷憂恤用特糗糧平販幹詐遠邇揣
厚薄不爽於素屹成巖險乙巳數上章以老辭歸三
載病彌篤進二子訣曰而父官六十年受簡書三十
縉紳薦疏六十戰大小百有奇能識而父言毋忘而
父有子矣言畢目瞑 上聞之震悼遣官諭祭諡
隱懷

王臬

王臬字汝陳金壇人正德丁卯鄉舉丁丑進士初授
兵部主事諫 武宗南巡忤 旨詔賜廷杖以外艱
歸服闋仍除兵部以母老乞南曹一歲以便親改南
京戶部尋改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晉稽勳司郎中
出知東昌府以母老陳情乞便養改寧波仕至山東
按察司巡海副使東昌土曠人稀召人開闢編戶有
土民遷民之異田稅多寡初無定則而豪猾因得以
上下其手富者種無糧之地貧者納無地之糧臬因
民具奏奉 命丈量臬生長南方洞知量田之弊全
由委任不得其人選于所屬得知縣張四維等分任
其事而躬親按校之周一州七縣未嘗費公私一錢
而宿弊頓清均田之後復稽其地之荒熟以均科徭

逃移者聞風復業身率諸屬存恤安插仍為之處給
牛種禁州縣科斂之不時者又本府夫役率為市猾
包攬一身常兼數校空名影射姦弊百端臬至令各
州縣於應該役一半徵銀一半走遞聽民自便不得
掯勒遇有使客往來先儘見在人夫差撥如有不數
給銀顧募嘉靖七年冬會計一年之間存省夫銀三
千八百餘兩八年新審均徭具申巡撫每夫減銀二
兩有奇河下接遞出給印信長單夫有定數過客不
得多索夫役不得脫逃問菴馬公以舊巡臺經過縣
官送夫頗溢常數馬公輒發還曰以成賢太守之美

梟自莅任以來清簡牧愛士民歸心惟過往士夫閒
有不樂者大要接見踈簡及人夫接迎不滿其意耳
未幾解任而歸梟眞率坦易於事未嘗苟同平生不
欺人一語坐無箕踞行無左右顧遇意所不可若嚴
厲不可犯而度量寬洪能容人之所不能容終嘉靖
癸丑年七十有七

唐侃

唐侃字庭直號嘿菴丹徒人正德癸酉舉於鄉久之
選爲永豐知縣遷武定州知州已而擢南京刑部員
外郎轉郎中自束髮至蓋棺未嘗一日不競競砥礪

名檢然於廉耻大閑則若生而咸之年三十獨居所
讀書處夜有奔者峻拒之明旦遂移其處終不以其
故語人爲孝廉卒業國學偶出游得巨商所遺金不
啓囊而還之其於貨利聲色能嶄然不汙若此平生
尤以忠孝氣節自許諸生時父被繫上書請代弗得
乃藉草地寢夏不帷冬不被如是者竟一年父寃白
始止居常清苦自刻及爲州縣未常以妻孥自隨數
千里外獨與一二垢衣村僕相朝夕而飯蔬羮豆糲
寺以居有寒士所絕不堪者其任永豐武定永豐爲
江西刁訟邑而武定爲山東悍州侃素愷弟長厚務

掩人瑕爲吏尤欲以敎化先之不忍以嚴朴苛細
能故所設科條始若迂濶久之眞誠溢出吏民至不
忍欺紿遂以辯治稱俗尚鬼有嶽神祠居人奔走
男女香火無空日又喜爲優閭里浸淫䏁於欲而匱
於財侃曰此大蠹也立痛革之植二木牌於庭左曰
從刑右曰從化願就理者左願和者右久之多立於
右以求解言當於理雖錢吏必收容謝之其無理雖
權勢人百方爲請毫不假貸以是告訐請託之俗爲
之一變其在武定則尤以鎭靜拊綏疲人嘉靖戊戌
章聖梓宮往承天道山東諸奄橫索百端奴叱諸尊

官鞭撻州縣諸同事者皆懼逃去侃獨以身當之先
是命從者舁一空棺置旁舍中及諸人索錢急佯
謂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
曰吾已辦死具矣錢終不可得也諸人乃稍稍引去
事遂以辦始上官裒民間財甚鉅侃曰以半往足矣
至是所需又不及其半而以餘過之公帑諸逃者皆
被劾遠罪而侃乃受旌侃居常怡愉簡默溫然不見
臧否其爲吏尤悃愊至其臨利害則鋒鍔凜然敛鋭
集事絕出於精悍吏所不及者朝覲考滿入京師卒
空橐以行以是著節亦以是淹滯於世稍遷刑部主

員外郎然在郡縣久人情吏事益練習居刑曹尤以法得情著聞卒於官年五十有九貧不能殮部尚書而下咸賻贈之始克歸葬

呂　高

呂高字山甫號江峯丹徒人嘉靖己丑進士選授戶部主事劄管太倉時中監尚未盡革事多齟齬高以清肅涖之弊端翦而公法不廢暇則與余繼甫相唱和詩文日有長益改淮南監視常盈倉事閒肆力詩書文名由此日起調轉兵部武選司主事值大同戍卒稱亂　勅往遼陽募兵再陞車駕司郎中驛傳積

弊不可勝計又勢要求索雜支乃稽其事於驛門卽權力者不爲忌未久　聖駕南幸張方山行慶以都御史被逮浚川王公廷相帶管清道刑布告示題稿奏章正車駕司事也日夜行百餘里倘事體未熟才思稍鈍者卽時獲譴況往返六千里閱歷六十日耶浚川初猶閱稿後則惟閱　旨意而已及抵京欣然稱讚不絕口陞山東提學副使至則行政有要取士無失士有卓異者拔入湖南書院親自督課講明正學務得眞才兩次鄉試中式者多優等署臬司印數月雖瑣務且及亟大事無不結絕者吏畏民服積年

訟牘一訊立得其情省冤抑者咸願赴藩司之肺石矣會稽嵩深啣葉御史摘試錄中辭似涉譏訕者以聞　上大怒械致御史并藩臬之有職事者繫之獄罪謫有差而御史竟死杖下臺中以爲高從吏之也竟致察典以歸歸則日與錢少參亮輩酌酒賦詩徧遊金焦諸名勝不但與世無求亦自忘其曾爲官也十餘年極盡林泉之樂偶感寒疾汗下不快不數日遽卒年止五十有二所著有湖南訓規三城錄并江峯漫稿若干卷

王　燁

王燁字韞孟世爲金壇人自少讀書卽以古人自程度刻苦勵行舉南畿鄉試第二嘉靖乙未進士爲吉安推官治獄明恕以禮義勸導爭者皆悅服而去秩滿選給事留省風釆凝重雖同官亦畏憚之數言事皆剴直嘉靖中相嵩竊柄張威福燁疏論嵩并及其子世蕃時嵩之姦未著而世蕃之惡人亦未盡知燁在吉安蓋得之先見而中其隱曲故嵩尤恨之未有以發敘遷山東武定兵備僉事以任滿赴部踰限奪職舊格所無出嵩旨也遂著爲例燁在山東嘗麗御史行部而副使吳龍道病乃入謁御史曰吳副使病

甚危不可妥之下人非共往視不可逐辭御史而行至今奧薄之僚猶道之而服其義焉歸里未久竟以疾卒仕宦有年貲產不增於寒素時婚嫁葺廬多稱貸於人病時蕭然一榻布被蔽體邑令因問疾見而深嗟重之臨終語人曰聖賢無自是之學問古今無自用之豪傑同邑范楷于正親喪三年不入妻室禮敬之終身唐治慈直負氣常下之讀書之室曰樗菴有樗菴集若干卷行於世

王　樵

王樵號方麓金壇人舉嘉靖丙午鄉試明年遂成進士授行人丁母憂歸癸丑起補原職遷刑部主事已父憂服除遷員外郎數以執法與分宜抵牾而給諫吳時來論列分宜罪狀謂樵與其謀出之東兗遂引病乞歸徐文貞李文定相繼登軸黃相善而堅卧不起者垂十四年江陵初輔政搜討名實之士以浙憲副起用尋入為尚寶卿江陵自負推轂功而樵殊落落無附麗意又以御史劉臺疏薦樵而劾江陵大銜之樵竟以星變自陳歸矣江陵敗起太僕少卿累官光祿大理卿刑部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樵為人恬默靜愼所至以寬簡稱然能使人不敢以私干而處

右重犯法講習國家吏事旁達洞解而不肯黎於尚刻若世人揷標樹羽沾沾徇名之為者其為刑部郎治律如儒生治經字比句櫛貫串折衷有手纂讀律私箋嘗嘆曰士大夫專以留心案牘為俗吏文墨詩酒為風雅夫飽喫官飯受成吏胥而謂之風雅可乎肅宗末年多有所誅震縱舍以示不測而分宜時借以行其私宣大總督楊順當殺沈鍊以結分宜後以邊事論糺法當斬分宜欲貰之樵力請於尚書鄭公宜以去就爭卒論死其巡東兗也會景王之國道出部內舟千艘役夫二萬樵言於漕吏毋擾民一用顧募應募者皆沿河積猾縷跣而行自平原至沙河二千里半月出境當是時閹役縱橫至縶縛郡邑長吏以狥獨山東不及於譁為浙西分巡職兼治兵而西吳故鹽盜藪樵練士厲兵嚴保伍之法捕治劇賊潘栁等又兼得其宿豪名猾罪遣之又督調諸將戰覆四倭艦於徐州洋捷聞贈秩賜金其歷法曹也治城旦書猶故為郎時曰人命至重彼以一縷懸吾筆端而敢不盡心乎哉嘗一當熱審兩慮重辟雖死者亦心服而去及解任以歸徒步里中與後進敵禮與負擔議道浣衣脫粟樸遬如野僧寒士惝田僅四頃來

無長物未嘗以貧介念御子弟以慈勝然意所不可少見顏色甚於市撻待人坦率無機絕不爲崖畯幅裁之行然與之周旋能使誕者訥而放者斂杜門却埽郡大夫有終任不識面者其造請詣見靳靳如也故論者以爲今時之古人云所著有周易私錄尚書日記詩考周官私錄春秋輯傳四書紹聞篇行於世

王宗茂

王宗茂字時育鎮江人登嘉靖丁未進士初授行人晉廣東道御史時嵩方貴幸以其子世蕃恫喝百司挾其賄巨萬虜闌入至都門外而相嵩賄益甚乃郎

中學詩御史鋭以後先論嵩逮褫職宗茂上書擿嵩誤國負主八大罪罪皆有指是時　上不能無動而外難相嵩顧召當制大臣諭且薄其罪得爲溫之平陽丞自宗茂譴而相嵩益盛諸論嵩父子而逮者非死則亦戍禍加慘宗茂之丞平陽務爲精勤稱職不少見遷人態而其所辨誣良民爲島寇導者三十餘人又厲禁其棄女者俄丁母憂歸是時父布政公橋亦以嵩故罷歸晨暮孌孌奉食不敢以毀容見也退而哽咽幾絕者數四布政公老且病時時雜他懽以爲久之布政公亦竟不起茂自是摧毀無復意人間矣天子尋用御史言斥相嵩戍其子而宗茂竟以哀憤積疾卒相嵩罷與子戍即其卒之日而茂竟不及知也當屬纊語不及私唯曰　上活我無以報　上恩煩孺人前泣請訣正色曰某即不肖而終見女子手耶乎揮扇自若頃之目遂瞑至　穆宗初下制褒贈光祿寺少卿少卿五品法不得予葬祭　特恩授之復賜諡錄一子春秋祠祀勿絕宗茂貌寢善談笑與人處爽朗無他腸所爲詩文援筆立就善騎射於書靡所不窺然畧知其指弗肯竟學於鄉凡五上春官輒不利矻矻不少阻最後成進士爲行人使魯晉

二國却其餽御史南京僅三月丞平陽倍之人呼爲青天王於其行泣而送者溢道路布政公素嚴難事年五十餘猶宛然孺慕也卒於嘉靖壬戌春秋五十有二

姜寶

姜寶字廷善丹陽人同兄寀力學及遊荊川唐先生之門所聞益進荊川深期許之嘉靖癸丑會試第二人選入翰林爲庶吉士丁母憂歸服闋除編修時嚴相當國趨附之人昕夕如市廷善獨與同志數人約不時會聚相見各以身心世務相大講求切磋期於

不負此日權門惡之出爲四川提學僉事轉河南叅
　陞福建提學副使其兩任提學敦尚行誼崇雅黜
浮士風文體皆爲之一變在河南處伊瀍人事潜消
不逞洛人頌之陞南太常少卿改右通政尋轉國子
祭酒申飭監規建復積分之法欲不失國初養士之
意期有實用會高拱嫌廷善至是因其發查魏國
家奴事遂中以危法聽勘家居十餘年始得白薦起
南太常卿刑部右侍郎改吏部陞刑部尚書改禮部
皆在南京以二品考滿貤贈蔭子皆如制尋引年乞
骸骨詔加太子少保致仕家居置義田立義學申宗

法以統理族人年八十以壽終

張祥鳶

張祥鳶字追卿號虛庵金壇人也性沈靜喜讀書停
蓄妙思秘不輕發發必得意弱冠舉於鄉益求四方
名士與之遊用是學益進而文益高嘉靖己未舉進
士爲戶曹郎十餘年前後老於曹事者皆服其詳練
至於文學蘊藉尤爲一時名流所從與滇之大郡郡
在會城凡一方夷情邊備及事之難決者部使者必
以屬之又勳臣之世守其地者以罪逮噘其下上下
洶洶爲變之咸鎮靜有體遂以帖然中外倚仗甚重
方謂旦夕且柄用而遽請告以歸其歸也以直一寃
獄忤當路意人共爲稱屈而祥鳶絕口不談或謂進
退之際尚可徐處不宜過於引決亦惟怡然引謝而
已葢其雅志恬退初不因事感觸而輕於長往也歸
來惟蒔花種木去家數里爲別業讀書其間足跡罕
入城市其詩有陶阮之欣適兼徐庾之瀏亮師頎維
之風格撫陳杜之高華文藻而不浮密而有緻連貫
則尺幅於丘明馳騁則鑪錘於遷固乃其學業之工
悉鏤腑厉心尤爲士子所珍云

王堯封

王堯封字爾祝號華崗金壇人早歲爲諸生擅雋聲
爲文詞必驚人不極其意之所到不止萬曆癸未試
南宮第三初授戶部主事條奏足儲之實四恤漕之
實四救荒之實五得旨著爲令出守南昌府左遷許
州同知先是爲戶部方議開納堯封以開納弊竇惟
滋習效勞官吏爲多欲大爲汰革銓司銜之故中以
京察已丁母憂服闋補貳陳州復宓羲之陵於侵蝕
脩郡邑之乘于漫漶已亥擢守滄州時礦稅繁興中
使旁午加意調劑民用不擾又編審丁戶減舊額幾
半歲大祲米　欽發賑濟躬勤料理人沾實惠長興

丞白其部運過滄挾功司郎勢而横攬賄爲郡 居閭乃暴之章白伏辜去復以事謫兖州别駕擢南郡部主事繙閲爰書平反甚衆即勳貴無所假借轉南戶部郎中時曹多虚員兼攝諸司事文案塡委應之如流水督倉場鹽種種稱善獨強項勁骨屢挫不回遇事輒發三吳治兵使者有賢聲入臺抨中因對衆面折抨者之謬其人不堪並訐於朝當事者爲先後出兩人補外而尭封得黜之思南歎曰身自吾有之安能以垂暮之年行萬里途耶䟽請以原官致仕歸歸則解經剃義爲詩酒社眺聽山川吟嘯日月以爲

業嘗曰吾家世淳茂勿習於浇世清貧勿涴於利世誦讀勿惰丁婿令鄉里稱爲清白吏子孫足矣所著有學患齋稿藏於家

潘自新

潘自新字汝明號用吾家丹徒之太沙沙四面受長江而新舍其間若泰風所謂伊人宛在水中央者也世耕沙中汚邪田伐荻緯蕭至新始就傳受學年三十補潤庠弟子而氣恒矯矯若耻以身浮沉閭里閭性明直人有過必面折之人卒諒其無他腸也尋亦梧巳非是輒佩韋寓警一日有稱東海王 心齋先生以布衣起海濱心獨怦怦動謂聖賢爲必可學遂從痛之論先論道德性命之旨起居飲食家庭間一亭於先民程法而鄉之長老相聚笑者曰唉潘孺子之爲人也何爲是拘拘者孺子欲衣尭服而操尭行耶非也若今之所稱聖人傑士者必掇上第取巍科上耀父母次華妻子美宮室而富田園赫赫于鄉里者眞聖人傑士也孺子何不此之務張汝弓挾汝矢以射當世之顯貴而乃爲此妄庸腐儒之士可笑者也聞之唯唯謝教而中實傲睨之新天性至孝友事父東閣翁每竭力色養而待弟又新爲最友愛一日

東閣翁從沙中渉江望郡城中流遭風逆舟覆時居維揚領生徒說詩至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忽涕泗涔淫曰異哉何祥乎少頃家人傳翁變遂徒跣走六十里抵江濱大號五日夜曰天乎地乎神耶鬼耶我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不可得也於是感諸文學錢應昌談自新等具言郡守下合屬延江舟子操舠上下百里大索風濤又十日夜所獲江中金鐵及腐肉朽骨無算而翁卒屬之蒸蒸不可問矣是時新雨瀝没沙泥中幾敗不支友人慰之曰無以爲也而翁之不免於水命也且君欲譬陽侯而訟大江之神乎俱死

無益也所爲君慮者上有𤽄白之母下有藐諸孤在
也聞之愈益泣而弟與子掖而歸卧苫塊間具棺以
翁生時所嘗服御内棺中立誓爲表命曰衣冠之葬
自是三年讀禮啜粥食蔬無笑言悅色終其世不入
内室豈所謂天性至孝完行端嚴君子非耶

于孔兼

于孔兼字元贊號景素鎮江金壇縣人萬曆庚辰進
士授江西九江府推官丙戌陞禮部主事壬辰陞郎
中癸巳以建言降安吉州判官乙卯卒

人物考卷之三十目錄

南直隸揚州府一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三十

南直隸揚州府一

蔣宮

蔣宮字伯雖真州人三歲喪母哀毀如成人五歲誦孝經論語左氏春秋十歲善屬文表章庸孟之書居父喪勺水不入口毀瘠踰制從學陳千山子山方銳意釋經而宮乃列諸家傳疏得失以進子山異之授以詩書春秋及諸文章大家宮輒悟其旨子山謂人曰明敏若宮雖汝南應世叔不足多也自是博極羣書於制度沿革陰陽曆數之義無所不通元至正初登第未幾丁祖艱負祖母避地浙東以薦授行樞密院管勾服闋授崇明州判官攝州事有聲丙午　皇朝剗平封畛宮乞歸田不許會部使薦宮才可備史館授翰林修撰洪武紀元擢開封府蘭陽縣縣丞當南北要衝兵燹之餘寇賊充斥居民存者十二三宮廣爲召募一年復業五千戶弭菑捍患掩骼埋胔通商販理寃滯安反側開學校崇德義邑人大和秩滿朝京以疾卒

徐司馬

徐司馬字從政世爲揚州人元季兵亂司馬生九歲

無所依　上得之養以為子既長出入侍左右屢從征伐有功歲癸卯除總制守金華吳元年授金華衛指揮同知洪武元年同曹國公李文忠北征獲故元宗王慶生陞杭州衛指揮使十二月以本衛為都衛陞都指揮使九年遷河南都指揮使十九年正月入覲陞中軍都督僉事二十五年冬率師征越嶲還至成都以疾卒司馬好文學接人溫然謙恭為政以廉愛為先所至撫綏士卒拯卹貧困甚得人心尤敬士大夫公事之隙退居一室講論終日藹然如韋布之士自少富貴家無餘貲人稱其賢云

朱顯忠

朱顯忠如皐人初同兄貞事張士誠我師下松江顯忠兄弟率部下來降吳元年授濠梁衛指揮僉事後從鄧愈下河州抵土番還守河州及從傅友德克文州遂留守之至是世貞誘合番寇數萬來攻顯忠戰却之偽夏趙元帥復與世貞合兵攻城城中食且盡外援不至部下皆曰與其陷死地孰若出城求生路乎顯忠厲聲曰為將守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活將軍耶詰旦世貞攻圍益急顯忠悉兵出東門拒戰而世貞復攻西門日且暮顯忠被傷裹瘡決戰力不支城破為亂兵所殺子戶王均諒被執不屈罵人磔之于文州東門初顯忠領士卒七百餘人及城破僅二百人既而友德調兵來援世貞棄城遁去事聞使祭顯忠均諒厚恤其家

李敬

李敬初名鴻漸江都縣人洪武初年以文學徵改名敬六年授刑部尚書本卒致仕十四年三月丙申起敬為祭酒賜之勑謂所用非人致災異疊見賢才避位故遣行人召之癸丑賜敬鞍馬夏四月命國子生兼讀劉向說苑及律令　上諭敬曰士之為學貴於知古今窮理聖經賢傳學者所必習若說苑一書劉向之所論次多載前言往行善善惡惡昭然於方冊之間當以暇時觀之深有勸戒至於律令載國家法制參酌古今之宜觀之者亦可以遠刑辟可令諸生讀經史之暇兼讀說苑律令必有所益八月丁巳命敬釋奠於先師孔子冬十月免歸

翟善

翟善字敬夫泰與縣人洪武中由歲貢入國子監授吏部文選主事二十年歷本司員外郎二十六年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伏誅命善署本部事善於

其職稱　上吉特陞吏部侍郎仍署尚書事會上
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冊以著成法恐後
之涖官者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乃命善同翰林
儒臣倣唐六典之制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
凡有設官分職之類務編爲書名曰諸司職掌詔刻
行頒布中外五月奏准各衙門吏三年役滿於本衙
門見缺令史書吏內陞用再役三年給由赴京如有
餘吏送赴吏部及王府長史司如託故不給由者治
以罪十月詔祭酒胡季安選監生年三十以上能文
章者三百四十一人命善除授教諭等官二十八年

實授吏部尚書一日　上諭羣臣曰善雖年少宇量
宏闊俛莫能侔也善明於經濟凡所奏議允合　上
心上曰朕有良佐何患天下不治　上欲命工部爲
善營第於泰興善曰江鄉地隘宗親且衆誠不忍奪
人以自益也况未報涓埃何敢當此　上語羣臣曰
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善與寇準同風矣善家成
籍　上欲免之善曰戍卒宜增豈可以臣破例　上
曰善可謂社稷臣矣二十九年以事免歸

石光霽

石光霽字仲濂泰州人少穎異讀書五行俱下元末
翰林侍讀學士張以寧留滯江淮光霽從之游以寧
博學善詞尤長於春秋嘗謂後之學春秋者弗據經
以說經領任傳以疑經亦惑甚矣故以寧談經每通
融三傳而參用之光霽諦聽講解至忘寢食洪武十
三年以明經舉爲國子學正自常教外四方髦士多
從之游戶外履恒滿十七年陞受春秋博士作春秋
鉤玄二十卷以闡明先聖之旨學者競傳習之光霽
感以寧授受恩義旦夕不忘時以寧没巳久遺藁散
落光霽遣其子往維揚購得其詩百餘篇捐俸梓行
之後以寧子矩貢入國學以其文藁示光霽光霽一

覽悲喜交集復捐俸梓行焉論者謂弟子篤誼如光
霽者世所罕見也光霽亦工爲詩每一篇出學者輒
諷誦若膾炙不厭云

成璡

成璡興化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授代州學正教諸生
有規矩以薦陞蔚州知州爲政清肅蔚臨邊境璡與
守將協力修邊備民賴以安　上起義之初璡率壯
士來謁賜白金百兩命還守蔚州璡復招邊卒勇敢
者得二千人以進　上嘉之俾典兵餉仍協力守城
多著勞勸　上即位命爲參議將大用之而卒遣官

致祭贈吏部左侍郎賜其家白金五十兩綵幣八表裏鈔百六十錠官其長子傑爲行人

李伯昇

李伯昇泰州人初與張士誠俱起鹽徒元兵圍高郵伯昇與士誠突圍出走士誠據姑蘇以伯昇守湖州歲丙午十月徐達帥諸將攻湖州伯昇遂出降　上命仍其官洪武元年進榮祿大夫中書平章仍兼同知詹事院事二年征守陝西三年十一月大行封賞賜文綺及帛十六疋　上欲優待之命食中書平章祿不署事子孫世襲指揮僉事五年命爲征南右副

將軍統兵討靖州五溪等處蠻寇功與江陰侯同上甚嘉之十一年定省臺等官歲祿之數伯昇每歲給七百五十石於官田内給與十三年春命往漳州理軍務未幾遣使齎符召還尋卒於京

潘原明

潘原明泰州人初與僞吳張士誠俱起鹽徒元兵圍高郵士誠與原明十八人突圍出走後爲士誠守杭州歲丙午右丞李文忠師至錢塘原明遣員外郎方彝詣軍門納欵文忠問之對曰天兵如雷霆當者無不虀粉百萬生民聞之莫不震懼及聞將軍布德勞來雞犬弗驚皆曰王者之師也以民情知此天意可知不如乞降令小民有更生之望文忠遣歸明日原明即以欵狀來投凡得兵三萬糧二十一萬馬六百疋　上以原明全城歸降民不受戮授行省平章其官屬皆仍守舊職洪武三年旣封功臣　上于原明欲優待之命食其祿不署事子孫世襲指揮同知十一年定省臺等官歲祿之數原明每歲給七百五十石于官田内取之十四年大兵平雲南擇名臣重望者鎭其地以原明署布政使司與梅思祖同心撫輯民夷安之十五年卒賜葬鍾山之陽

茅大方

茅大方泰興人自少穎敏工詩文爲宗黨所重父友陳堯道寄以詩有計爾生年今二十每慊聰慧舊無如陸機此日能爲賦賈誼何嫌復獻書之句洪武中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　太祖召對稱旨擢秦王府右長史　内出制詞褒美且勉以董子輔相德業等語賜賚甚渥大方以爲特受隆遇懼無以稱益用感激在王左右諫諍規正事事得體踰年秦國稱治因大書揭其正堂曰希董以彰　聖訓且著其尚友之志建文中累擢右副都御史吏部左侍

郎及靖難師起憤國命日蹙嘗以詩寄淮南守將梅殷慷慨激烈聞者壯之詩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靡縱使火龍燔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材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蓋北兵初起爲鐵鉉等所拒尚未渡淮時也　太宗臨御坐奸黨不屈與其子順童道壽皆戮死永樂四年幼子文生亦受誅

顧成

顧成江都人狀貌魁偉膂力絕人洪武初兵臨和州成仗劍詣軍門命居幕下數從征有功累陞都督僉

事及靖難兵起軍師察成至以先朝舊人得釋成感泣歸款後以居守功封鎮遠侯卒追封夏國公謚武毅

董璘

董璘字德文高郵人少穎敏勤學永樂十六年會試第一授翰林編修有時名尋以母老乞歸養一日母病思鯽魚時無鬻者即詣鎮江禱于神命漁者舉網忽得二鯽以歸鄉里驚異陞修撰與修實錄後憤太常職典禮樂不可畀異流乞以已爲其官遂獲譴歸卒于家所著有玉堂清餘集

高穀

高穀字世用興化縣人甫十歲入邑庠即能奮力於學弱冠遂領鄉薦登永樂乙未進士選庶吉士辛丑授中書舍人甲辰陞左春坊未幾以學行獨優陞翰林院侍講丁外艱服除還行在宣德乙卯主考順天鄉試人服其公正統改元　英宗初御經筵少傅楊士奇等上言經筵講官必得學問貫通言行端正者以供其職遂薦穀與苗衷馬愉曹鼐四人專侍講讀賜三品章服穀每進講敷衍詳明聞者嘆服戊午預修　宣廟實錄成陞侍講學士甲子主考應天鄉試

乙丑進工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入內閣知制誥丁卯進階通議大夫十四年乙巳秋　聖駕北狩命穀留守尋進工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時　景帝即位虜情叵測邊境日嚴選使虜者中書舍人趙榮獨請往迎遂陞大理寺少卿穀加榮之奮忠即解所束金帶與之景泰元年都御史楊善迎　聖駕自北還議奉迎禮穀欲從厚涉疑未定有千戶龔從榮投書於穀言奉迎當重之意穀即袖其書以進且曰武夫尚知此禮況儒臣乎陳循見之恚甚穀執議如初已而朝廷以從榮非分得譴比　聖駕至百官郊迎穀

復上亭以伸前議無所顧忌聞者義之辛未朝廷以親藩重進少保仍以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穀上言內外諸司惟賢是用況經筵日講關係聖德尤在得人遂薦少卿陳詢學士呂原中允楊鼎都御史王文大理寺卿蕭惟禎疏上命詢鼎侍經筵文入閣甲戌南京災朝廷念　祖宗陵寢所在特命穀往祭祀事竣被災者千餘家悉發廩賑之歸奏稱旨是歲冬給事中林聰忤執政王文等欲害之乃諷御史劾其私而羅織其罪穀獨持正議卒從輕典士論韙之乙亥星變疊見上疏自陳宜譴罷以謝天意不允丙子寰宇

通志書成進兼謹身殿大學士是歲秋順天府鄉試翰林院侍讀劉儼爲考官執政陳循王文以子入試不中交章奏儼去取不公欲置於法乞詔翰林及六科十三道覆考穀時以疾不出一聞此事卽强起預考考畢穀然入言曰大臣子與寒士爭進已不可況又不安於命欲殺考官可乎因閱卷止黜林廷一人餘俱從儼所選由是儼得釋穀之名益振而拂其意者哳之穀屢求退避不允天順改元　英皇復位首召穀慰諭而留之其餘誅斥殆盡穀卽上疏辭保傅二職時機務塡委穀亦衰老弗堪懇乞骸骨　上憫其老特允所請賜金幣襲衣給驛舟以歸越四年庚辰以疾卒壽七十贈太保諡文毅天資簡重操履清介視義所在勇於必爲雖違衆不恤也在位論薦尤號得人所著有育齋集八十卷

蔣　貴

蔣貴字大富揚之江都人父從龍以義勇附　太祖起淮甸洪武十一年隸燕山中護衛貴生有大志恒念父功屈人下甫官卽代役三十一年舉義克雄縣攻大寧及敗平安軍於肥河戰靈壁收泗州遂渡江入京師功成論次自子夫長陞至昌國衛指揮同知

後征交趾四征沙漠敗阿魯台子於龍口洪熙元年復至大松嶺擒殺賊衆陞都指揮僉事調掌彭城衛事宣德二年四川松潘夷叛以貴充右叅將率軍搗之首募鄉道從東路險絕處攀緣而進賊驚曰兵從天上來耶一日戰十數合以全勝聞賜勑有奪橋斬關如古良將之譽明年陞都指揮同知鎭守畨雲諸關畨夷復叛仍充叅將討之尋陞左軍都督僉事充副總兵貴詡夷性變詐非長驅撲滅患未可弭乃大閱士連破黑虎等四十餘寨斬首千五百級生擒稱是投崖死者無算夷遂寧謐　賜勑獎諭陞都督同

知充總兵官佩平蠻將軍印鎮守其地凡事有利害悉奏罷行之就威州千戶所建州治興儒學使知所教列屯而耕堡壘相望使知所守廩庾以足人心大安正統改元召還陞右都督時西戎偽王阿台等寇甘涼邊將屢失利命佩平虜將軍印率京營五千騎征勦凡陝西及甘肅涼州等處官軍悉聽節制兵至鎮番山魚兒海子哨還時虜酋把禿孛羅率衆犯莊浪貴命將禦之生縛孛羅等百人又諜報阿台屯伏河西遂躡踪倍道至亂山奮勇衝入且追且殺至石城泉斬首二百餘盡獲其馬駝衣械虜有逃奴來言

阿台府在貴議即往副將李安沮之貴拔劒厲聲曰汝任邊寄肉食且數年坐視其縱橫不制尚掉三寸舌以撓我師敢復諫者死乃策馬前馳見賊遂整陣而前生擒男婦數十人送營復令軍士疾走至兀魯乃見虜衆牧馬遂突衝馬羣以鞭擊箭槀聲驚之馬盡佚虜既失馬皆輓弓步戰即令衆躍馬揮刀齊入以旗牌手督之遂大捷又分為犄角勢列五百騎為左右翼縱百騎登高峻疑之既遇賊夾擊戰逾九十里阿台亦窘死西土遂寧捷聞遣中官齎綵段白金宴勞封定西伯食祿千二百石給世襲誥券晉鎮甘

涼四年召還以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累寇邊六年命充總兵官佩平蠻將軍印賜蟒袍銀磁甲以行貴與總督兵部尚書王驥至雲南遂遣兵勦之賊勢稍卻師集金齒分三路進而貴與尚書從中路令上江兵夾攻會南風大作縱火四面矢石俱下如雨貴乃擐甲鼓勇而前賊大潰斬首十萬餘級江流盡赤移屯騰衝賊據木籠山為連環七寨又驅象為陣合數十萬人於馬鞍山悉破之勢如拉朽直擣巢穴蕩無遺氛賊父子僅以身遁凱還詔戶部侍郎王質持羊酒迎犒臨清至則　上親慰勞遣中官賜金幣羊酒

於家擇日御奉天門設教坊樂部勞平夷功陞定西侯賊父子既遁閉被擊於緬甸八年命與尚書下緬取賊仍寵賜以行時緬人數報送至而潛以金樓船載賊離五十里而不至貴曰此給我也過江則絕我歸路且瘴癘將發不乘此而剪之可乎於是誘緬人聽賞貴則往焚其舟大戰一晝夜其賊首已先去賊子思機發之在孟牙者亦遁去盡俘其妻孥象馬以還破其賊寨二百餘處㸚夷遂平九年還　上復親宴勞加祿二百石賜白金綵段金酒器鞍馬以寵異之貴之子雄見賊去亟率漢達官軍三十人追殺不

及而賊反陁其後衆寡不敵自刎沉於江時年二十四其三十人亦從之死　上嘉其忠勇贈懷遠將軍彭城衛指揮使十二年死剌遣使來朝諜者知脫脫不花及也先候使回卽分兵入寇　上命貴總兵禦之至境嚴耀威武賊引去召還嘉勞甚至十四年正月忽感風疾薨於家享年七十訃聞　上震悼罷朝遣禮部尚書胡濙等諭祭前後十四壇及賜齋糧孝布明器等物進封涇國公諡武勇

王業

王業字時泰興化人體貌豐偉明敏多才幹幼從戴

雲朋學書過目卽成誦能盡得其旨業年十六襲父職京師適車駕北征倒當扈從業在中軍動循紀律而勇略過人同事者皆驚異之曰南人少年能是乎既凱還復任吉安時年雖少而遇事敢爲慷慨無所顧避境有急必以屬業梅花洞寇作僉議曰彼恃險爲亂攻急則退不與戰緩則肆非業莫能平也往未踰月果平之永豐大盤山賊首曾子良聚衆劫殺勢甚熾將及於縣縣遣人告急業卽奮然以行曰兵固不敢指調然民患之急如此可坐視乎古有先發後聞者我其行矣卽日選精兵二百餘人倍道以行或諗其急業曰彼烏合之衆耳急則計無所出若少緩則得以爲備法固各有所用也猝至逼其營壘賊惶懼出戰一鼓而勝之大盤平事聞陞本所正千戶益精熟武經諸書練習士卒以求報稱既數年閩浙寇起朝廷遣大將寧陽侯往討之吉安軍當調業統以往從都督劉某禦賊于丁公崖常爲先鋒大軍潰而業之軍獨全常竊嘆曰吾不得自用其知而動輒牽制於人上不能爲朝廷殺賊下不能爲生民除害吾甚負此職矣爲人輕財好義遇賢士大夫傾竭無所惜居家孝友接人恭而有禮其御士卒嚴而有恩駸

駸乎大用而竟齎志以歿年四十有九

孫安

孫安高郵州人永樂中代父煥職爲大興左衛指揮僉事歷陞都指揮使正統己巳陞後軍都督僉事總督獨石馬營龍門等處備禦景泰辛未進同知甲戌以疾罷鎭成化七年十一月卒賜祭葬如例己巳之變獨石等城爲虜所攻守備都指揮楊俊等聲言城孤懸難守皆棄歸遂鞫爲荒墟安既受命總督與協贊軍務山西右叅政葉盛請修復之躬率士卒芟薙蒿萊廬舍飭戰具弔死問傷流亡復業人有寧宇復

爲完城于時議者謂其保境之功居多子驥襲衛指揮僉事

曹義

曹義字敬方儀眞人父勝指揮僉事義弱冠襲父職扈蹕征虜至會州時 太宗方欲肅清沙漠將士非遴選不得從宣德初擢都指揮僉事江西梅花洞賊施州衛剌惹洞蠻憑險竊發義往捕撫咸底靖謐擢中府都督僉事 英宗登極充遼東副總兵擊虜于寧遠至白雲山取其輜重璽書賜征虜前將軍印爲正總兵與成國公朱勇會兵兩汶口擊虜功尤多陞

都督同知虜犯義州戳之于羊腸河陞右都督正統己巳與虜戰遼河摧其前鋒旋師至廣平山東川淵虜復躡至迴騎擊破之陞左都督景泰初追虜至梨皮峪鷹嘴東與參將胡原分左右翼夾擊殲焉巡視邊戍至仙霧寺虜穿塞垣深入與副將焦禮等設伏以待薄暮虜至奮擊大破之前後大小戰無慮數十所俘斬虜衆鹵獲雜畜器械輜重無算于是虜畏其威名不復敢盜東北邊矣屢賜白金綵幣 英宗復位進爵豐潤伯祿一千三百石子孫世襲賜鐵券未幾以年益高不欲使居極邊召還入見慰勞甚至

賜羊酒居京師奉朝請久之以疾卒時天順庚辰也享年七十有一

許寧

許寧字志道江都縣人正統末襲父職爲羽林左衛指揮使以驍陞署都指揮僉事守禦柴溝堡成化初充大同遊擊將軍累立戰功陞署都指揮同知六年陞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延綏十八年陞都督同知仍充總兵官鎮守大同時虜衆入寇與鏖戰二日一夜虜解去降勑獎諭二十年以下未莊之敗降羽林左衛指揮同知閑住弘治五年以言者交薦陞署

都指揮使坐營管操未幾卒贈都督僉事寧自末髮行陣凡經一百十九戰麾下知名士若劉寧神英李杲等十餘人咸爲效力致死故所向克捷性沉毅自負不屑進取一時稱邊將者殆莫能過大同之役寧知虜勢方熾欲持重以俟動而代王督趨甚急至使衆哭於營門寧憤激以出遂至於敗議者惜之子泰試武舉第一

許貴

許貴字用和江都人父諱成元季戍通州從 高皇帝起義陞燕山中護衛百戶後從 文皇帝靖難累

楊奇功賜誥券封永新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貴十餘歲卽善騎射長精孫吳兵法喜讀儒書永樂中襲羽林衛指揮使宣德丁亥總戎以掌衛事者不得其人薦貴代之百廢成舉正統甲子朝廷命廷臣舉武職之有謀略善騎射者各一人以禦邊患前安鄉伯張安以貴應召授都指揮同知調山西行都司以擊敗北虜有功陞都指揮使歲庚午奉　勑充右參將備大同西路累敗虜于蒲州營及高山陞都督僉事是年秋又以破虜功陞都督同知明年以疾乞還京師至天順改元疾愈佐理左軍都督事頃

之調掌南京左府辛巳冬四川松潘叛羈召赴闕命充副總兵官往守其地會敘州府山都掌夷寇叛尋詔追于路俾先平之而後往松潘貴直擣其巢穴斬首數百級降五十餘寨遂感深箐嵐氣以成疾及振旅西沂僅次成都而卒得年五十有六始疾革呼寶謂曰我死亦慰地下矣又作詩有夷飄梯不盡衷心尚未足之句實忠憤所發云

馬士權

馬士權泰州人讓官於弟寓京師教授博極羣書多與學士先生遊劉元博徐有貞輩凡疑必往質士權故與徐尤厚天順元年石亨曹欽等引有貞共爲南城之計不久權勢相軋遂相誣搆自武功伯降廣東參政猶慮其復起必欲殺之令人僞造奏本毀謗朝政石曹因譖有貞怨望使親信馬士權爲之　上命權倖門達分遣邏卒追有貞於途收士權等下錦衣獄達陳諸惡刑於廷必欲士權承服以及有貞士權邈嘗荼苦幾死者數終無一言使是時若少齟齬有貞禍烈矣七月二十五日以天變得釋有貞出獄感士權許以一女嫁其子以奉湯藥灑泣而別天順四年有貞自金齒歸蘇士權自泰州來謁欲成婚約有

貞頗有難色士權辭曰貧儒不能當侯家女有貞遂從其言而以微物贈之士權略無怏怏意遂歸士權貌甚寢長不踰五尺言論雄偉氣節凜然無一言以及徐眞信義士也

張文

張文字存簡泰州人天順己卯舉鄉試第一人尋遭父喪悉用朱氏禮一鄉化之成化丙戌登進士第泰州入　國朝預科甲自文始筮仕刑部主事壬辰進員外郎郎中文在刑曹最久有所讞必本於公恕他司獄有未具者多移鞫于文既讞無後言丙申以日

食足愛詔選十三人錄繫囚于天下文分地幾內平
反詐死者百十有六人雪徒流以下子有四百人其
辨馬平兒事尤愜人意平兒報父讐殺人抵罪文止
言君父之讎臣子所必報反覆數百言讀者感動幾
內人有繪其像而祀之者丁酉太水歲侵復有詔選
使五人賑恤之文分地兗州規措勸分不遺餘力又
上疏請分府庫餘貲以慰倒懸語益痛切益活饑民
復流移者無算他如通貨財修祀典申掩骼埋胔之
令皆自文發之已亥陞浙江按察司副使有醝商李
成謙販鹽者爲盜轉引至十九人初訊者以爲實多

瘐死獄中存者僅六人覆訊疑之審詰得其情六人
者幸不死一省稱快餘平反者尚多在浙踰年大宰
以洗冤澤物爲已任益未竟其所施而以家艱歸矣
亡何以疾卒得年五十有七

儲　瓘

儲瓘字靜夫其先毘陵人也宋時徙海陵今遂爲泰
州人生而秀穎少攻文辭成化癸卯舉應天鄉試第
一甲辰舉會試第一　廷試賜二甲進士第一當是
時泰州儲君名動京師矣太宰濟南尹旻欲選爲屬
懇求使養授南京吏部考功主事未幾調考功郎中

嘗最一官得實尚書耿九疇怒又改評瓘不從且云
公所執何異王介甫兩侍郎方並坐省中九疇大慙
良久曰我爲渠知已然非我莫能容也後尚書某繼
耿亦欲有所改評瓘指其官注籍云嫌涉部長鄉里
遂不改弘治丙辰當黜陟天下官員瓘考如皐令某
不稱職令屬其太監爲之請瓘宜言於署廳曰某某
雖職尚能名節自檢有以進士宰邑反不自立且託
內侍干請亂法語人云方發如皐令干託時吾幾媿
死會疏薦丁璣等五人可補諫職之缺科道官龐泮
等論事下獄爲之申救人服其敢言丁巳陞太僕少

卿乙丑陞本寺卿覽詢馬政得失剗革蠹弊修舉所
當興復者疏四事以聞　詔皆報可又上章請糺注
孝廟言動以示將來正德丁卯擢都察院左僉都
御史總督南京糧儲首釐正倉庾宿弊條上應議數
事省糧戶及京邑供給之費戊辰進戶部右侍郎已
巳轉左庚午春以疾乞休溫　詔答之賜乘傳歸是
冬召復舊職辭不就壬申春起爲南京戶部左侍郎
癸酉改南京吏部左侍郎甲戌卒於官瓘有內行事
親至孝撫從子洵如已出授經學者以進士顯門人
卒業者多取科第時李夢陽何景明等倡古文辭銳

政者嫉才欲擯斥之璀以文章復古爲國家元氣故
於李何輩獨扶植得不傾陷性好學老而彌篤文法
律森嚴詩沖澹沈蔚有陶韋之風所著有柴墟文集
駟野集奏疏各若干卷嘉靖癸未禮部以易名請賜
諡曰文懿

蕢綺

蕢綺字汝華寶應人成化己丑進士授戶部主事歷
員外郎郎中以歲饑賑濟河間諸府稱旨往偏頭關
督餉有功加俸一級累遷應天府府丞南京太僕寺
卿應天府府尹嘗陳邊務及補盜輯民二十餘事頗
見採納已而自陳致仕正德五年卒

高銓

高銓字宗選揚州江都人成化乙酉舉鄉貢己丑登
進士第或諷使增年以備臺銓曰某不敢爲欺也授
大理寺右評事上疏言時政六事丙申錄囚福建平
反至百餘人及會勘大獄不爲私撓擢山東按察司
僉事改浙江河南歲饑人相食　朝廷遣侍郎一人
與銓往賑驗丁口程遠近審緩急務均實惠屬吏爲
侵尅雖有所憑附亦按治之流移四集者蒸染爲疫
爲請給衣糧亟散遣之其全活多至不可數歸德有

黃河退地千餘頃爲親藩所據州守亦以租負被訟
於朝命中官及侍郎都御史按其事銓謂租負責之
州地則民所恃爲業者中官挾以禍福執不變後他
藩亦以河退地請其官長欲私厚長史以其半兩得
之銓不可民賴以不病凡一官歷二臬九載四薦乃
遷浙江副使卽攝司事滯案積勤聽斷群吏斂手勾
考戎籍姦慝無所伏壬子擢河南按察使河決張秋
命官浚治銓以贊畫勞賜白金文綺乙卯歷遷左布
政使丙辰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兼
督鴈門諸關定徭役修要害有姦猾民田獻爲皇莊
者　命侍郎二人會勘民冤聲撼野至毆州縣吏二
得行衆頗縱之欲藉以塞命銓曰若是則民重得罪
請勘實以聞　主上仁明當不忍奪民利以徇左右
已而果然庚申陞南京工部右侍郎累攝吏戶兵三
部事癸亥江淮饑復領賑濟所活亦衆陳荒政八事
多行之進南京右都御史掌院事正德丙寅擢爲南
京戶部尚書令衛士廩米與折銀每月兼給人甚便
之丁卯南京吏部及北院相繼告闕兩被召薦會逆
瑾竊柄與銓相忤特令致仕猶銜之不置逮就詔獄
文致無所得乃放歸後竟摭他事褫其官庚午詔復

以本官致仕中外方冀其再用而以疾卒矣銓慮事周悉通貫條格每自謂治律之功不減治經凡經史以及陰陽祿命堪輿醫藥之類罔不涉獵始號平山晚更號貽安老人所著有平山貽安二稿若干卷後以例請於朝特贈太子少保賜葬祭

張　稷

張稷字世用寶應人少有器識弱冠為縣學生穎脫儕類御史兒其文驚曰是當為揚屋魁比試有司屢第利成化戊子始舉鄉貢壬辰登進士第觀政戸部嘗預妝京儲給河南運關諸軍賞皆有能聲授太常

博士凡值郊祀廟饗左右執事甚閑禮度有白金文綺之賜居數年被簡為四川道御史監光祿寺出納明慎及按福建樹風采嚴號令鋤強植弱敏於聽訟立判曲直然未嘗恃以為能每錄重辟必衷之情法所全活者甚衆有藩閫武臣怙勢為民病列其罪奏斥之名益彰尤重文教以作人厲俗為事間又訪先賢遺跡興廢補敝存問其子孫或吊古感物輒形歌詠而未嘗以妨政務及受代瀕臏無留者時官數多冗至有旨名匿罪以干者別有擬奏而病已作竟[illegible]果上[illegible]稷闓爽明達博交泛愛而臧否自別有不

當意輒見辭色旋亦消釋不復著胸臆間惆窮赴急義氣所激視財利若土苴在官十餘年不問生業未嘗增寸土一屋服器儉朴蕭然若諸生時為詩文清拔有思致至於辨別體裁評隲高下尤介介不苟所著有竹西稿若干卷

陳　壁

陳壁字瑞卿高郵州人舉成化壬辰進士授嘉興縣知縣性抗直不折節權貴人凡上司以事臨者輿辨析民情利病侃侃不撓終能以氣節服人後因薦擢江西道監察御史益勵風裁不為委瑣齷齪衷尤坦

直披肺腑論天下事常持大體而臺綱克振久之進山東兵備副使分守臨清臨清漕河所經夫役百需蠹弊甚一切裁省冗濫有貴璫怙勢搖吻干民難屢璧折以法璫恚怒竟莫能奪其他均徭役剔奸宄擿良善清武備清源一帶德如父母進本司憲使蔚郡縣吏日為東瀛煩苛之政民不堪命首下令禁之繩貪墨甚嚴其倚法為奸有所侵牟者黜弗貸境內諸猾悉斂戢無敢恣者十五年陞南京太僕寺卿馬政自兩京並設以舉留坰僅列職衙堂宇廊廡日就傾圮至則節縮帑餘重修飭之又建樓雲環山二樓分

毫不累於民而所履嚼然會邊郡不靖兩京歲取備
用馬萬匹南直隸止三分多准折價以便寄養壁從
容處分州縣安輯無擾尤與人信不侵爲然諾寮屬
有過率指摘之亦莫不委情輸素若投醪然踰三載
陞右副都御史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撫順永二府
印奉身勇退以養痾歸家性孝友重行誼事伯兄如
父嘗以御史居家久以微譴受朴無難色人皆高其
義云

朱　訥

朱訥字存仁寶應人年十三父令坐肆治賈一歲間

所償金品俱不習父怒曰罰日何爲曰竊誦書耳父
曰能日記千言乎歷試之果然聽之以成化丁酉舉
鄉試屢躓公車就選得知鄞縣縣一歲中供應費萬
金郡太守姜昂自訂會籍削其半置千郡庭訥固請
下籍于縣行之歲終會又省三之一委曰府怨不避
是難能也倭夷來貢守臣怪倭久留鄞趣有司舉海
舶行倭操短兵譟呼出殺舉夫數人訥馳騎人其曹
語譯者以禍福約三日出關倭乃定增修錢湖七堰
水不暴田歲以屢稔改治江陵江陵以丁夫車馬爲
大費訥乃窮詰主者出匿錢萬緡并計每歲費若干

仍寬其數籍之果有羨者以母憂去既免喪遂不仕
日與親故譚名理商榷古事或御小舫往來東谿田
廬體物賦詩以爲樂嘗謂友人曰文主揚道不限世
代豈必專師馬遷詩欲近情且兼情豈必止範漢魏
以上壽終于家子應登進士歷官憲副

黃　瓚

黃瓚字公獻儀眞人自少性簡重不妄言笑不與羣
兒嬉年十五補邑庠弟子員每宿號舍秉燭讀書率
至夜分提學御史戴珊深器重之成化庚子舉應天
府鄉薦甲辰登進士第子嘗歸省時大母病篤壽已

九十亟喜曰吾及見孫榮於願足矣弘治改元授南
京戶部主事督輸稅糧出納唯謹人不敢欺進本部
員外郎嘗監收內庫公需宦者致餽食瓚不顧而去
以父憂解官居喪一遵於禮外寢三年未嘗入內士
夫難之服闋遷本部郎中供職益勤久之擢四川布
政司右參議督理松藩糧儲祛宿弊足軍餉藩賴以
寧尋丁母憂除服轉本司左參議時鄢藍諸盜起西
蜀騷動都御史林公俊雅重瓚檄董戎馬深入過邑
盜衆解散陞浙江布政司參政適浙西海潮爲害蕩
沒田廬瓚分守其地極力拯恤民咸安之陞江西右

布政使湖廣左布政使益務簡儉省宴會止餽送官財民力一無所費嘗奉表至京不私謁當道當道益重之及入覲吏部尚書還菴楊公疏其治行爲天下第一　賜宴於禮部蓋異數云入拜應天尹應天爲京甸百司所需民苦於供應瓚以法節之減十之六七在應天甫三月超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適兵寇之餘瓚示以朴爲諸司先歲旱躬禱於岱宗雨輒應冬無雪復禱於華不注山下雪亦隨降貢人德之疏言臨清一州既有戶部工部糧鈔管閘兵備等官今所臨不過二倉又增內臣十五員民何以

堪下部知之　武宗南幸遣使賜瓚一品服六襲金帶一束瓚以無功不敢冒賞置官庫貯上疏辭未幾擢南京兵部右侍郎適逆濠叛瓚佐參贊喬公謀畫禦之留都恃以無恐　世廟登極方諜任老成瓚以直道不合遂引年乞休允之　上念舊臣仍以所辭襲衣金帶畀瓚再賜金緋四襲白金五十兩以酬留都備禦之勞家居杜門却掃左圖右書俯者益篤雖鄉人罕見其面士夫過者輒就而問之享年七十瓚外貌古朴而內存沈靜蒞官御物一以簡鎮之人不敢犯平居寡言至論經史辯政事則亹亹不倦與人

交既不苟取亦不妄予以是寡合其儉素出於天性雖貴而顯敝衣蔬食有寒士所不及然敦孝友恤弟姪酷於好學老而不怠所著有山東總志東官錄雪洲詩文集各若干卷藏於家

顧溥

顧溥字宗泰先世自長沙湘潭徙揚之江都高祖諱成從　太祖定天下累功擢後軍都督府右都督及從　太宗靖內難封鎮遠侯仍前都督事贈夏國公謚武毅溥以成化癸巳嗣爵時年方十有三　憲宗特命朔望朝謁尋以例與公侯伯幼少者入國學肄

業因涉獵經史尤精韜略習楷法間持節冊肅唐二王久之用薦掌五軍右掖弘治戊申　孝宗親耕籍田充三公行五推禮又以登極事往告岷王己酉始有湖廣之命佩平蠻將軍印以行政令簡肅官屬才俊薦拔幾百人黜不職者稱是諸衛歲給柴薪及軍從錢悉拒弗納桑植安撫司土官殘虐苗人奪其印溥督兵捕得首惡釋其餘黨勿治貴州苗倡亂滇蜀適梗受命統諸路兵十萬討之先正紀律戒部曲侵掠比至境覘知逆順雜處檄不從亂者毋得驚擾由是四百餘寨皆獲保全分兵五路自帥精兵由間道

刻期並進賊駭愕奔潰生擒僞王妻子及諸僞官斬首百千萬級招還流徙五子餘戶修復爛土長官司泰朔都勻府二州一縣境內悉平　上降勑獎勵詔班師還鎮論功加太子太保增歲祿二百石特賜誥命乞解兵柄疏三上被召總督團營掌前軍都督府事益持重守法與中貴臣閱視諸營內外官簡選軍士及督工修繕禁門城垣社稷壇事皆集以母喪乞假歸葬　上命其弟錦衣衛千戶淵代之行自出鎮至今官凡被賜白金文綺寶鏹佩刀蟒衣珍饌諸物不可勝計癸亥有疽發于背　上命御醫診視遣中

官備物臨問六月十四日訃聞　上震悼遣官諭祭者十有五給賻米百石布百疋令有司具棺槨治葬事賜謚襄恪

劉寧

劉寧字世安山陽縣人成化初世襲永寧衛指揮使以功累陞都指揮同知都指揮使充左叅將左副總兵擢右都督尋轉左挂平羌將軍印鎮守大同甘肅寧居邊三十年大小四十餘戰皆多取勝為叅將守大同時遇賊鵓鴿峪霸王村四戰皆捷斬獲甚多威自是大震賜勑獎勞為副總兵時有虜酋挾數萬人入貢陰蓄異志寧知之率二十騎躬詣賊營虜酋驚疑不知所為有勒馬引弓以待者寧以馬箠指畫宣布朝廷恩威復下馬與羣酋坐一酋語不遜寧掌其面酋奮臂而起酋首叱其酋進且留坐軍乃霽色呼酒與飲反覆開諭羣酋咸悟卒如約後移鎮甘肅嘗繹古番兵之法以五十人為隊隊五重為障建五色幟又各建五巨幟於中軍中幟出則同幟應之循環無端每戰用是取勝弘治十七年五月卒賜祭葬如例贈廣昌伯寧軀幹頎偉勇略過人亦一時名將云

杭雄

杭雄字世威海門人成化甲午以總旗從征清水川克敵陞百戶弘治正德中數敗虜酋五遷至指揮使壬申陞署都指揮僉事奉勑勦賊四川守備甘肅西寧甲戌充延綏遊擊將軍隨總制太保彭公略定哈密丙子冬十月兵集岢嵐大破虜衆奏捷[illegible]賜蟒衣一襲改叅將陞右軍都督府僉事統邊兵京操時毅皇帝狩宣大雄周旋扈從　上嘉其忠誠命佩征西前將軍印拜總兵鎮守大同頃之加特進光祿大夫右都督嘉靖初仍都督同知以延綏河曲虜數出沒改佩鎮西將軍印鎮其地明年陞後軍都督府事

會稽夷警亂告急朝議薦其梟略春溫旨褒諭安戢授平虜大將軍印節制陝西延綏寧夏甘肅四鎮軍務同兵部尚書金公撫勦曆祿錦衣千戶乙酉復佩征西將軍印出鎮寧夏己丑年七十有一解組歸庚寅七月以疾卒雄性獷猛接人謙和機謀內含質樸外著抱衝突戰奮臂先倡料敵授策舉合陰符嘗逐賊涉河一賊急握其兩手水中鬭力撲賊殺之一日以數騎出值賊稍衆雄令悉下馬取馬鞍爲壘麾射賊退解衣腋中落血塊如林蓋中飛矢不自知也又能同士卒甘苦恤貧摩痛若保嬰孺羌胡部落知杭

大帥名望風聾指既老益銳官雖極品勛績而非惡自持不爲驕奢　武宗幸大同見其氈帷敝甚曰老杭敝窮乃爾邪會賊至　上親欲出擊雄叩馬諫曰今主人畜犬備盜也苟盜至主人自吠敺之奚用犬爲願聽臣等効犬力　上笑而止少給役都御史府既貴每至府必不正席坐曰此當年役所也曷敢忘之初雄疾以積金授從子祿呼祿屢不來問故祿曰人貴富以利身也公日糲食衣不帛而余乃有之邪迨葬祿爲車旒幡旐飯僧誦經識盛伎樂郊列廣筵燕餞送賓客費蓋以千金焉抑雄之德素有以感之也

仇鉞

仇鉞江都人世指揮同知以功陞指揮使充寧夏遊擊將軍驍勇敢戰正德五年寘鐇反鉞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從賊與武營守備保勛者又與賊聯姻爲之外應李文正曰鉞必不從賊勛以賊故姻遂疑勛不用則諸與賊通者皆懼不復歸正矣白　上用勛爲參將以鉞爲副總兵討賊命下纔數日勛疏上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謝朝廷鉞亦稱病臥陰約遊兵壯士候保勛楊

英諸兵至河上乃從中發爲內應俄蒼頭書童沒河潛入見鉞言諸兵已至河上列營鉞嗾人謂賊何錦宜急出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遏東岸兵勿使渡河錦果出而留賊周昂守城鉞又稱病亟昂來問病鉞猶堅臥呻吟言旦夕且死蒼頭卒起捶殺昂斬首鉞起披甲仗劍跨馬出門一呼諸遊兵壯士皆至遂奪城門擒寘鐇事平充總兵寧夏封咸寧伯食祿千石與世券仍總兵方寘鐇之變朝廷遣張永同楊邃菴將兵出討邃菴謂永曰寧夏事不足平仇鉞在彼不久當有捷報蓋鉞自列營傷公當投以起者其蚤受知

于大賢如此七年充平賊將軍征流賊功進侯與世
券加祿百石十六年子恩病恩子鸞嗣侯以罪誅

南直隸揚州府二

南直隸揚州府二

徐蕃

徐蕃字宣之泰州人弘治癸丑進士乞終養謁選授南京吏科給事中十五年疏蕃畜牧以威遠事下兵部議之正德元年十一月同給事中戴銑等上疏黜權閹正國法留保輔大臣以安宗社劉瑾銜之逮繫錦衣衛獄二年瑾矯旨杖三十發爲民榜示朝堂五年九月瑾誅復職歷江西叅議七年陞浙江提學副使押浮靡崇理學九年吏部推方面官碩望素孚者如天順間例以勵天下副使獨蕃與姚公鏌湯公沐與焉十年陞山東左叅政十四年陞山西左布政使十六年陞順天府府尹嘉靖元年陞撫治鄖陽右副都御史改工部右侍郎提督易州山廠六年養病歸里以疾卒於家　賜祭葬如例

趙鶴

趙鶴字叔鳴江都之瓜洲人骨聳神清兒時即已篤志窮經博極羣籍年十四遊京口靳貴之門大見稱許弘治丙辰舉進士大學士謝遷脩撰李旻閱其卷以爲夙學及宴見其年少益奇之初授戶部主事精

文法吏事而飾以經術爲司徒鍾所知歲壬戌天下
大侵代草上寬恤事宜詔文武大臣會議鍚諸不急
因著爲例若干事陞本部郎中奉　勑督理永平山
海薊州糧草兼視屯田條上十六事曰嚴巡歷愼經
收重監守謹追賍稽攬納舉屯政淸逋欠均耗折廣
儲蓄增折放究監臨添分委計支應便徵納防胥濫
懲挾詐皆邊塲之急務也又以收徵豆草積久腐敗
民抱苦冤軍無實惠奏請折價貯庫臨時和糴以給
軍需其古北等口倉儲不足以供遊兵則請分沓操
練遇警調發於是財節兵精而虜可備矣正德初出

知建昌府益藩軍校怙勢虐民莫敢誰何一繩以法
府中帖然未踰月逆瑾以先嘗覥賂不得遂搜薊州
耗糧事在逮南安同知去之日建昌民老幼扶携遮
道涕泣車至不能前及治南安惠愛猶建昌也屬邑
流賊竊發鶴率兵捕擊渡河及半敗反攻之兵潰執
鶴鶴曰寧殺我毋殺百姓賊詢知鶴姓名驚相謂曰
趙東衞好官也不可害舁至大宅關壁有爲民爲國
几人如及人節臨危要不渝之句於是百姓歸迎歡
呼多泣下者庚午擢知金華俗好淫訟多溺女鶴首
禁之爲正婚娶之禮嚴告訐之禁選八邑諸生之俊

者除舍給餼督之治學躬臨講授文風彬彬與爲録
東萊仁山北山魯齋白雲五先生遺書爲正學編集
范香溪以下諸大家之作爲金華文統慨劉孝標首
開文學將與唐舒駱及近世文士四十餘人日就泯
沒求其草之僅存者爲文統拾遺刪正范忠簡文集
敘而傳之以忠簡與潘默成忠淸絶代則表其里居
以金文安家祠不食垂二百年則訪其十二世孫敏
嗣之且展其墓立石封土焉在郡嘗抗疏論事無所
顧忌有曰推德意以廣折徵計軍儲以華兌攬補存
留以充糧廩嚴儲蓄以備賑貸寬加派以完織造此

又外臣之所不敢論列者也歷二載監司部使者交
章上列治行　朝廷嘉之進山西提學副使値父喪
不行服闋補山東時士習縱弛教法幾廢鶴奉　勑
諭乃秉正約躬振頑警惰尤汰其無良者十之五六
士洶洶沸任竟相媒蘗造爲飛語謗之鶴即上章乞
歸不俟命行矣鶴歷官二十餘年家無厚積最篤孝
行養寡嫂卒葬之嫁其女如已出平生嗜學追老不
衰詩恥凡語於古愛謝靈運於唐愛孟郊於元愛劉
因嘗曰此道不宜淺淺則庸茸下矣晩所論著有書
經會註武經傳孫武子十三篇定本示敬録洙泗言

仕續録號勝集文山寓揚忠憤録維揚郡乘正要奏疏其匯集姑蘇顧璘評其登泰山金焦諸篇言言自作更不蹈人與凌駕千古殆確論哉

凌　相

凌相字焘甫號芹溪通州人生而體貌豐偉穎敏強記弱冠領弘治乙卯鄉薦登己未進士辛酉授山東沂水知縣沂水民健訟徭役歲不均相至懲惡樹善定額限徵無何沂民畏威懷德逋負報足當道上其狀尋擢南京監察御史守正不阿苞苴不入嘗論劾不職大臣數十人士論直之辛未遷廣東按察僉事

兵備惠潮諸郡會巨寇大峰嶂李四等據險為患躬親奮擊火其巢穴巨寇悉平捷奏　賜金幣陞俸一級丁丑以內艱服闋補山東僉事戊寅遷遼東行太僕少卿嘉靖癸未遷苑馬寺卿居遼六年清理餘丁匿馬幾將萬計兼署分巡決大獄不為豪右所奪當道廉其才能檄以督修邊城負城有山曰十方寺高數十丈踞可十里為夷虜駐馬所得伺城中虛實相指麾散夷國之境內且諭以吾故地與之立界示絲相背監司奏績賜銀牌綵幣陞俸一級丁亥遷四川右布政使時有芒部之役督餉有方大軍倚之左右

有以買木炎金五千私之者即日移文具白撫巡蜀人咸清其操己丑遷雲南左布政使夷情有積歲難處者從容籌畫動無遺策為當道所器重庚寅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督理軍務湖省有鎮守內監及總兵官諸冗員悉奏革之民賴以蘇是歲甘露降嘉禾生黃岡民有一乳三子者表上詔賜鏹幣以異其政協修顯陵工成復賜鏹幣居二年以病懇疏乞骸骨得溫旨慰諭不允辭相素短視前任滇南日偶失禮於部使者諷其同類追論相疏辨乞休壬辰得致仕歸

胡　憲

胡憲字時臣興化人舉弘治己未進士授監察御史七日上疏論朝政得失極言竭論皆天下大計兼劾戚畹中官吏部尚書暨都御史不職狀柄國者惡其戇下之獄時戚畹欲令必致之死端肅力爭之得落職補嵩山丞未上遇恩宥進宜陽尹當是時憲之名聞天下士大夫自期以他日居言路必以直言自效者人必疑之曰汝便是胡憲也端肅公累言於吏部起憲補南京都察院經歷正德中進廣西僉事董學政勤以身教崇雅黜浮敦重行檢所至凜然人不敢

下以私試將論學傳講召諸生以敘上講書史令人
人自以所得自陳誦舛謬偏重謇訥不出者溫言諭
之爲正其誤使人人各厭其意而去立爲程法夜張
燈親覽書至丙夜不輟取士精審銖兩不差夜復該覽
載籍用志不分終以是致疾正德五年卒於官朝命
進福建視學副使而已不及見矣

盛儀

盛儀字德章號蜀岡江都人穉稚中即能記誦少長
苦志績學不憚寒暑領弘治戊午鄉薦第六人乙丑
登進士儀於古今書無所不讀故於難易事無不能

爲觀政吏曹時能抗逆璫不爲致書冢宰剛介之聲
藉藉在人及主事禮曹數以外夷進貢事抑權倖王
永又執奏不當加賞以誘降夷銓曹以爲賢改監察
御史劾天下不職吏若干人具奏民間利病若干條
風稜棘棘無所忌避外補山東僉事遷副使有巨寇
劉宸輩攻城邑殺長吏勢甚劇儀募智將驍卒躬親
矢石間多爲方略斬首千餘級境內以寧後二年商
河寇起復建議官軍入城支糧緩不及事請遣官齎
銀隨所至買糧以給賊遂撲滅至若黜贓吏誅權猾
寬疑獄理侵漁卹夫役凡可以興革者不難以身任
之衆滞之政一時爲新丁內艱歸服闋改雲南屯
政摘發諸翁侵冐糧銀吏百餘人咸怗然輸服無稱
寃者遷湖廣廉使久滯之獄剖決如流守令雖遠在
數千里悉廉其才否以公舉刺時湖省多盜建議置
僉事一人專督江防兼理兵備嗣是水陸無虞民歸
德焉遷本省左布政使會朝廷遣大臣取大木索價
徵夫一省騷動請以買木羨餘次第額役民困稍蘇
又顯陵之役計費不貲廼贊劃內使崔文務在節省
又歲凶民饑人情洶洶獨負已責散儲檢骼所全活
者甚衆會入覲以可否屬吏忤當衡久之始遷太僕

卿時甘肅用兵詔解馬二千匹給軍事獲不擾又議
置別庫以儲羨積無何以不偶於俗被論得閒住後
以顯陵功詔致仕性至孝友學術醇正嘗議定曾子
廟制應詔陳言請崇尚周朱舉正文體爲士論所韙
居官勵志清白林居惟舊廬數椽足以容膝薄田數
畝足以充虛愉愉焉著書授徒訓子力農不以爲窘
也對客譚論經史品題今昔人物亹亹不倦語及求
田問舍事笑而不答每出城市雖閭閻鄙夫亦曰盛
公來矣

楊果

楊琛字實夫興化人弘治戊午舉鄉試己未不第歸聞蔡虛齋精於易問易其門盡得肯綮壬戌遂以易魁禮闈登進士第即告歸省父會丁父憂服闋授戶部廣東司主事凡本科章奏多出其手時逆瑾用事屢疏得歸復起爲南京戶部主事陞南京刑部員外郎比慉執法不避權貴政暇閉戶讀書并稽古行實以自考鏡後入爲吏部文選員外郎進郎中蒐取實才請託不行又培植善類崇獎恬退楊尚書廉謂其門可羅雀不負官箴踰年陞南通政司左通政攝刑部事三大獄誅死罪人無冤者未幾改提督謄黃閣

寧藩變建言九事以養母請歸嘉靖改元以論薦起爲南京太僕寺卿陳馬政便宜數事從之果志趣朗爽又介特不與塵俗浮湛每慕歐文忠爲人多所表揚值滁守陳則清請重葺豐樂醒心壯懷諸亭爲之授材續費左右其成因紀之取易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之意名堂曰保豐堂使知豐不可恃樂不可縱必本之兆民之憂以爲憂踰年進太常寺卿又以母老歸養七年復起南工部右侍郎尋改南戶部署篆總核部政秋如中貴家人有冒攬內府紙價者必寘之法并參其相比爲奸者時服其剛正未幾卒於官衆多惜之衆天性孝友歷官兩京以母老在堂不挈妻孥衆師家有四喪不能舉者皆爲葬之而卹其孤嘗曰予自視實多曠廢惟不識瑾寧彬三凶差可免愧耳斯亦足覘其品概云

冒鑾

冒鑾字廷和號得菴如皋人弘治癸丑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丁父憂歸服除改授武庫主事壬戌分校禮闈轉員外郎中時諸邊缺戰馬舊例淮揚止納折色至是欲令納馬計其費數倍於昔立疏上之得復舊遂革減其半陞福建左參議初建寧都司邢賢私

買軍民貨物妄受詞牒私役軍人鑾立遣私役者歸伍又以法論衆和買妄受者俱息汀州大茂山劇賊肆刼掠遣人諭以威福賊衆乃降給業與居地方獲安乂之念母老病疏請終養得歸無何母病卒亦竟以憂瘁不能起

顧仕隆

顧仕隆字仲勳別號葵齋江都人溥之子也仕隆生而秀穎沉嘿授以章句大義無不了了廼更善爲詩歌熟習明文選彼以　孝廟甲子襲侯爵模愿之性根於天植退朝家居蕭然如寒士冊封遼荊慶三

藩鎮遺無所受薦贖滿公車典司神機營戎務會
武宗登極賜賚勳臣視學祀先師　命坐聽講賜宴
賚俄兼管紅盔將軍復領宿衛禁兵帶刀侍衛奉
勑管理官軍牧放馬匹一時勳臣中材猷幹略無出
其右者久之陞督漕總兵仕隆素有慧業多心計凡
錢穀之出內庸直之支給綜核精審便宜斟酌而盈
縮焉歲得羨金以萬計漕政一新在淮十餘年疏凡
二十餘上皆鑿鑿可行其大者謂士卒之冒寒暑勞
瘁餉道晝夜不能休　仁宗下詔哀憫有附載什物
者勿禁都御史馬文升復申明之而刻核史抗旨苛
索不近人情臣以爲寬一分以振羈人之困乏可也
惟私鹽則禁耳又數爲士卒請月糧士卒之死而旅
櫬無所歸奏請恩卹軍士無不感泣者復請疏開會
通河至今稱便蓋京城大通橋至張家灣一帶河流
爲元時轉運通渠也元都水監郭守敬疏鑿通州通
惠河引水置閘永樂間亦循故道抵京竟爲浮言所
阻正統元年始一行之奸徒倡議復中止夫節浮費
以舒民困興國家自然無窮之利杜後世意外不測
之虞計無過於此者後虜薄近郊闕通州廩粟賴此
獲全人始追服其淵謀大略云逆賊劉七擁惡少刼

掠江淮間焚運舫　詔勑相機勦捕仕隆等奮勇振
其吭賊窘入海因狼山無一得脫者宸濠反　武宗
南幸佞彬指麾號召徵索無厭成國公長跪媚彬求
活仕隆獨抗不爲屈彬怒數窘之會　上至淮安房
侍衛徒步入城幸其第彬始不敢肆其譖　世廟登
極奉詔鎮守湖廣淮之軍民耆舊從闕下借留不獲
遂勒石立碑頌其淸介謂在淮十年如一日餼廩外
一無所取也　上聞而賜勑褒諭併賜白金綵段未
幾召還提督三千營操練俄攝右軍都督府事仍兼
營務會京師地震下詔修省遣祭告天地山川二年
孝惠皇太后梓宮至山陵祭告后土天壽山及七
陵癸亥以久旱風霾祭郊廟七月奉迎　恭穆獻皇
帝神主至京奉安於觀德殿祭告羣神皆仕隆典其
事八月　賜手勑特加太子太傅調掌中軍都督府
事提督都門鎖鑰兼督三千營如故屢賜　恭穆獻
皇帝寶翰　御製敬一箴洪範序文獻通考諸書先
是錦衣千戶王邦奇者以汰去疑詔出大學士楊公
廷和手乃上疏陳邊事言哈密失國番夷內侵由彭
總督時嘗求和開邊啓釁故　上震怒詔逮繫彭公
澤楊公和等仕隆疏言彭澤楊廷和當權奸專橫之

日保令神器歸於陛下持危定傾功亦不細矣邪奇小人假邊情肆邪說惑聖聽傷國體貽之謂利口亂政宜於諸四夷者也夫察上官之詐白伏波之冤千古以為美譚柰之何惑一羣小而使堂陛之洨夷至此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乎議上有詔切責仕隆遂移病乞假解營務竟以七年己亥卒於官年四十有五上聞賜太傅謚榮靖　論祭十五壇遣官營兆域

張鵬霄

張鵬霄字圖南號葵軒江都縣人脩軀通臂豐順踈髯而如紫玉目若朗星正視不見耳聲吐如鍾尤精騎射壯膂力年十五襲官初將兵守寧夏已改守榆林已推衛僉書已又陞掌衛事並能舉職効才一時寮佐咸推伏莫及　敬皇帝時北虜擁衆入寇大將武安侯鄭統兵應之率騎兵二百遇敵於滿受堡曰衆寡弗守道殊死而已令諸軍下馬馬盡入堡步戰移日斗擊愈厲忽一虜朱甲青鎧揮刃突來直前斬之朱甲上首維者蓋酋長云虜懼遁我軍無傷事聞天子壯之賜白金綵幣若干是時他將兵孔壩溝者全軍皆沒坐免者衆人以是咸服其勇會少傅遂庵楊公總制三邊事召致幕下咨兵略建圖畫計山川夷險之形勢奇正分合之勢炯炯有條楊覽而奇之太息曰大將材也欲大用不果後琛慶邸方弗靖有才總制者疏以守備環慶陞署都指揮僉事至即懸賞募兵招商實廩斥堠繕飾城浚隍又奏歲增銀布以犒士卒寘鐇亂諸路兵會靈州乃謀於諸將曰賊據城不出黃河伊邇可引灌使下脫南渡河患不可測矣於是令善渡者若干人夜奪河船盡使不得南賊聞自相殺因攻之約諸將協應賊遂平事聞　天子降勑褒諭賜白金若干兩及紅金虎豹衣二襲陞都指揮同知居無何擢掌陝西都司事比年來事務弛廢因仍相踵莫之或振憤然曰不振則不立於是刷姦剔蠹著令布條咸斬斬有實軍吏慴縮無敢犯都司稱治久之蜀中盜起流擾漢沔湘洛間橫不可撲大司馬辛菴彭公撫督三省十九路兵將以討賊逞與俱縱授首俘馘以萬計時論功第一會與紀功給事裕忤竟掩其功弗上止得賜白金及金衣二襲論者惜之又平關中盜斬獲千二百有奇又平洛南盜平石門山巨賊擒其首盡收餘黨以歸屬冬雪沒脛皆凍傷足以病告歸居數年遂菴楊公復總邊事

再出童旅期大得志於時揚君之嘆曰孰謂廉將軍老尚可用也令代巡諸邊乃即疏掌寧夏都司事不報曰今之仕宦者余知之矣不蹊徑卒貶折爾子終不能說焉以內媿於志楊公去遂杜門謝事後中丞王公御史楊公連疏薦之竟不出惟課園觀書絕口世故歲時家廟展祭畢坐堂上令兒孫及家衆羅拜堂下訓以內政甚肅生平不疾卒日猶三飯如常得年七十有九

張穗

張穗字鵠舉號南溪泰興人幼即穎敏有異質往往

出語奇絕驚人以儒士補邑弟子員勵志力學不以寒暑少間必丙夜乃罷爲文根極理要恥作尋常語每搆思則對齋前古柳揮指設刺久之樹膚盡裂正德丁卯舉於鄉學士東江顧公攬之棄卷中甲戌中會試第六主司特梓其文以爲程式初授戶部主事丁母艱服闋補禮部值　武廟南巡兩抗疏極諫杖闕庭時伯兄侍御公亦上書請斬逆瑾下詔獄兄弟直聲凜凜震朝宁間尋陞主客郎轉兵部武選武選職司邊帥暨諸勳冑往挾賄怙勢習以成風乃一裁以法無毫髮假借以故側目者衆遂擬禮曹舊僚

事波及謫儋之饒平幕其地即韓呂黎所稱潮陽也歎曰韓公以直貶斯地予何幸踵其後耶驅然獨往念其爲謫且遠也至則創立書院遴士子之可教者羣聚其中日爲課業一時遠近風動負笈從遊者輕數百里而至厥後以科第顯者數人會　世廟新政錄用言官稍遷海鹽尹輕徭薄稅興利除害多所善政民至今思之不忘未幾陞湖州府同知陝西僉憲河南副憲俱以風望邊遷已又督學湖湖乃頒條章飭教典務以崇尚德行釐正文體而士子爲之丕變其所拔識皆知名士既參陝藩政掌貴州憲晉四川

右轄江西左轄復改河南惟陝西最久被澤爲獨深陝之人立祠以祀者三而河南則繼伯兄羽後凡一切倒所應得者悉從謝絕一如伯氏舊政洛中有一世兩清之稱士論榮之他如酌處藩祿儲服強宗又其最著稱者壬寅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榆林等處榆林孤懸塞外於九邊獨稱難守甫至即舉邊務之最急者條上十餘事　上悉嘉納著爲永規比虜兩人兩捷之捷聞降勑褒獎加右司馬仍錫金幣自是黠虜歛退烽燧頓息久之嬰疾再疏乞休召爲南戶部而去志決矣遂解組而歸角巾野服笑

以山水怡情觴詠日與二三朋舊遊從服田課諸子弟以經史其他不復問凡族之貧不能婚葬及鄉隣之乏者每捐俸餘助之不少恡惜邑故無城首倡議築卒之工甫訖而海寇猝至境內賴以保全卒於嘉靖乙卯年七十有七

崔 桐

崔桐字來鳳維揚人性恬素不靡於紛華組繪之習正德中發解南畿進士及第歷官翰林蕃臬太常卿國子祭酒進兩都少宗伯尋致仕歸日杜門纂言以自娛怏陶陶然若於世一無所預者其子孫族黨亦莫不循循煦煦無怙勢常態嘗綴其所爲文若詩得二十卷因物賦形無所沿襲世咸矜重之

周 臣

周臣通州人由進士改刑部主事有大臣子坐奸淫竟正其罪以是出爲薊州同知清審徭役蔚有能聲轉順天府推官會疏逆瑾責朝官廷跪於日中臣抗聲辨詰校尉叱之則擊以手板至晚氣絕士大夫惜之

王大用

王大用字時行號槃谷興化人正德戊辰進士授工部主事督臨清閘時劇賊劉六等攻刼郡縣所過無遺時濟寧已破直趨清源臨清分署在城外城閉矣乃拔城外之壯勇者督率之據險迎敵城中時出兵以應援賊乃解去墟市獲完改刑部員外郎以病疏歸乙亥赴部擢廣東僉事備兵清遠其地深垣巖阻積爲盜區樂昌高快馬僭稱天王流刼彬永等州上命合兵討之帥兵直搗巢穴獲首級一千四百有奇陞俸一級冝章民與樂昌黃圃民相仇殺湖帥議勦力持不可出示諭之黃國民自擒十六人以獻餘悉不問又清遠徑盜張甚復帥所部將渡湟江得賊酋梁永寬部將斬首千有餘級又攻黃華洞十八山諸巢斬首二千餘級陞本司副使 世宗登極以征東猺功寵賜金綺已而累陞廣東左布政入爲順天府尹尋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兵部以大用習塞上事疏請出撫大同至則破巨盜劉善果傳首京師延條邊備四事謂臣待罪行間桐覽諸鎮他鎮邊垣離鎮不遠候望尚易惟大同道里遼曠亭鄣堙圮各不相屬卒有緩急何以救助而游兵偵卒恐遠閱爲虜所獲輒伏匿近地故牒報不符情實而偶爲虜坐致者又蓋以我軍虛實告之冝添設墩堡聯相縈絡

以成臂指相使之勢　朝論是之已朶顏三衛擾據虜千餘詐稱入貢部大用督叅將等詰關閱實大用乃單騎入城調兵扼險設兩伏爲左右翼犄之虜洩宵遁從復誘其酋長斡維者令獻黑谷關地至太平寨延袤五百餘里可繕爲邊垣以省關營大半斡維已得專約且輸盟而去言者竟劾大用生事搆怨坐免久之復起用四川廵撫大用在蜀獲白兎不表聞而地震水旱勤請術省蠲租不置時天子方齋祀太乙見大用疏心殊厭之擢南京刑部右侍郎乞致仕以歸年七十五以疾卒於眞州之寓

蔣山卿

蔣山卿字子雲儀眞人以進士授工部主事正德巳卯　武廟南狩與同官林大輅何遵伏闕上疏諫曰昔太康遊畋不返夏德以微昭王南征不復周道遂衰逸遊之戒聖王所謹今　皇上北臨宣代西幸榆林廢宗廟之禮曠定省之儀且今宗藩無道方肆窺覦萬一禍生不測如宗社何疏內指斥激忤時貴上震怒幾斃杖下謫南京前府都事嘉靖改元　詔復原官改刑部歷員外郎郎中出爲河南知府改潯州再改南寧時思田土官岑猛倡亂有　詔命撫臣帥師討之山卿督餉調度有方師得宿飽羨餘鉅萬言於上官以十五代民租計餘以厭饑郡以軍興之故瘡痍殊甚隨事經理誠心拊循民又以安舉最進廣西叅政總督都御史林富雅知其才方倚爲邊鎮之重而山卿以讒言罷矣在南寧入覲奉　詔上地方利病事曰夫思龍之民便於立縣者以租繇近可便於輸納也若割思龍使爲廂民以供流官將田州自爲土民以供岑氏是導之使攜而爲貳情不相屬而血脉不相通且思龍何罪哉供億之煩夫役之擾視昔反多異時田州萬一有如盧蘇者起則其禍必

首思龍割肉補瘡之害立見矣若荒田之民則尤有可痛者往歲田州之亂止戈實當其鋒攻刼焚掠慘不忍言昨王受旣降前罪巳赦百姓贖妻子者必與之直直不入不得贖也止戈之人恨不得食其肉今乃移思恩而逮府治於荒田割止戈之民爲之祗候而築城之役又不勝疲勞且思恩荒田相去百里是棄而遠之彼將何所忌憚哉有司撫恤之恩加於思田者蓋謂寧勞吾民寧費吾財分毫無擾於彼則彼將感激而自安然恐自此遂成姑息之政而非久安長治之圖也卒不幸他日再變朝廷將何以處之乎

又言兩廣總兵率用侯伯此皆紈袴膏粱子弟平事厚祿營求出鎮惟能剝削軍士需索有司詐嚇土官罕籠商賈於閭閻之疾苦軍兵之強弱山川之險要夷狄之情狀皆所未知塊然土木而委之三軍之命非計也乞選自行伍間素有謀勇不事干托者往充其任須責以鎮靜不擾撫輯民夷有事則身親矢石奮勵先鋒庶邊將得人地方寧謐矣又言廣西夷多民少右江如柳州慶遠各州縣左如桂林平樂各州縣城池圮壞墟里荒涼甚至二三百里行無人煙猺賊得以出沒其間侵奪田地是致戶口盜藏商旅不

通而居官者亦無固志乞行撫按守巡閱視州邑修築其城池招集其墟里繕道途置傳舍如錢糧無可措辦則於梧州動支抽分鹽課給發為工役之費夫如此則官司有所止百姓有所聚行旅有所歸彼夷獠見吾之整肅亦將望之而遠遁矣暫費而永寧一勞而久逸計之得者也其經略大槩若此惜其用未究歸田惟徜徉詩酒校讐文藝所著有南冷集休園集

俞敦

俞敦字崇禮江都人進士歷選授翰林院庶吉士尋幾改刑科給事中敦侃侃有直氣在諫垣首劾逆蜀撫臣及諸藩守臣不職次陳禁門守衛之弊綠邊賞賚之宜薦舉臺閣之公皆鑿鑿有裨家國而江彬不軌一疏尤凜有節概戊寅領特旨行勘河南總兵張璽等不法事下車之夕夢巨人書天理人心四字後按罪狀果符踰月獄成眾拱服錢寧重其名求與交納敦峻拒之竟不少為延接士論重之時　上亦特賜銀牌金織衣以旌其功遷禮科右給事中　世宗嗣位敦首疏四事一去壅蔽二親儒臣三立紀綱四惜名器後捧詔使安南賜麒麟服進都科至廣西梧

州府病卒敦生四歲失怙母氏勞苦鞠之後母喪敦哀毀骨立不匿不櫛終喪如一日事庶兄數敬曲盡恭誠人咸稱其忠孝而惜其不竟厥施云

王艮 附子襞

王艮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場俗故業鹽艮無宿學者而汝止孝出天性冬日見親以冷水洪面乃痛哭曰其為子而令親天寒觸冷水乎出代親役入掃舍奉席晨省夜定如古禮唯謹久之行益純忽心量洞明悟性無礙而天地萬物為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體中於是謝役乘禮為儒者而人未之識也未幾

王文成以副都御史撫江西會有客安豐者聞汝止說論語浣曰此絕類王巡撫之談學也汝止乃大喜即日造江西服古冠服執木簡賦二詩爲贄以賓禮見文成巽之下階迎入艮長揖上坐論學居數日有省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諸心者也反服執弟子禮已文成居越時時造越中請質已太息曰是某之罪也辭還家駕小車從二僕北行所至以師說化導人聚聽者無慮千百抵京同志相顧愕眙共匿車勸止留一月竟諸衆心而反汝止骨剛氣和性靈朗徹見人眉睫即知其所存

學者意慮稍踈漏見之不敢正而視也接引人無間僕隷雖顯貴悍戾聞言皆愧悔謝不及有蓄疑不解者旁及他事使本疑頓解機應響疾諸聲應氣求者望庭爲歸與剖析精審莫不虛往實還而喜溢色眉也蓋汝止之學以悟性爲宗以反己爲要以孝弟爲實以樂學爲門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啟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仁其言曰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又曰知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與鳶魚飛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語持功太嚴者曰君子

不以養心者害心有問放心難收者呼之輒應而起曰汝心見在更何求乎曰即事是心更無心矣即心是事更無事矣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者是某之仕也或勸之著述不應洪御史垣搆舍居其徒吳御史悌抗疏薦不報大學士趙貞吉誌其墓以爲契聖歸眞生知之亞晚作格物要言勉仁方諸篇或百世而不易云子壁字宗順學者稱東崖先生生九齡隨父之陽明公所士大夫會者千人公命童子歌多囁嚅不能應宗順意氣恬如歌聲若金石公視召之知爲心齋子詑曰吾固知越中無此

兒也輒奇而授之學是時龍谿緒山玉芝皆在公左右宗順以公命悉師事之踰十年歸娶已之越復留者八年師友相陶汰氣竦神涌耳新目明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霆之外蹊枝葉而達其根派流而遡其源沛如也久之陽明卒心齋始授徒淮南宗順相之覃思悠然講論鏘然不啻陽明之存也心齋殁宗順望日隆四方聘以主教者沓至歸則隨村落小大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相激發鬨者以爲舞雩詠歸之風復出至是風教彬彬盈宇內矣天臺耿公嘗晤宗順迎謂曰泉多君解了於道有得君自謂若何曰道

者六通四闢之塗也藉謂我有之將擇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聞者大賞其言至金陵與多士講習遊揚景旬博問精討靡不愜其欲以去楊道南紀之云東崖于至而論學也問學何以曰樂又問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而後樂是加于體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否莫非學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蓋言之矣樂有辯乎曰有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失得欣戚

樂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非樂道耶曰樂卽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之牀也學顧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中于此蓋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君子非以外物爲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其不得乎樂也云爾平生孔孟之言未嘗一日去于口其推而與世共也未嘗一日忘于心而大意具此矣居恒不煩繩削而動應矩矱非其義于金至前不一眄也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置祭田月朔率于弟肅衣冠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爲竟日乃罷蓋心齋以脩身格物爲嫡宗順嚴取予敦孝弟聯宗族關於行誼者毛髮必謹宛然先人之法度中丞淩海樓疏薦於朝部檄召用宗順堅臥自如臨終屏婦女毋使近諭門人于弟親賢講學語不及私

林 春

林春字子仁號東城泰州人父爲漕卒春獨與母妻居晝織屨治生夜讀書常以竹筩注膏繫衣帶間惟所適則出膏於筩燃火讀書夜不寐以爲常日炊不繼行歌自若久之得聞王文成良知之說則心喜之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向臧否純雜以自攷鏡久之復自悟曰此治病於標者也駸駸乎有意於反本矣

嘉靖壬辰以會試第一人選戶部主事調吏部文選主事吏部故矜厓岸鎖門謝客雖親故人不往拜示自尊重春門無留賓日旰出部則徧走刺答諸賓客其尤厚者則相與挾衾被櫛具往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爲常是時縉紳之士以講學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則推山陰王汝中其志行愊實則推春與吉水羅達夫羅最沉密矣而春猶面疵其露才其自歛飾可知已居一年母安人病癱臥乃謝病歸養母病少間出寓故所讀書處聚友輩講學以其間走山陰就王君汝中叩所疑義每往必

喜幸以爲聞所未聞久之赴官補稽勳郎中謫文選泰州守黷而虐請於尚書黜之尚書趙超曰其未有劾者柰何春曰不實則罷郎中項之南御史劾章至則其人也赴官泊淮淮守某以次謁諸過客舟始及春供張又薄若不知其爲吏部者後淮守入覲考下當遠謫具白尚書以過淮事薦其廉靜乞留之二者其一遠嫌者不敢爲其一怙勢者不能爲也嘗自謂曰選曹之職欲上通於君相與冢宰之心下通于選人與天下人之心居其間欲兩合焉難矣雖然求無負乎吾心已耳居無何病二夕卒卒之日猶在曹不

自知病病且革乃舁歸舍先是嘗於會中講曾子啟手足意甚懇惻聞者皆怵惕未數日而卒年四十有四耳出其橐得銀四兩不能棺其寮友爲之棺以歸歸不能葬州守黎君賻之錢以葬

朱應登

朱應登字升之號凌溪寶應人也生而挙奇童時即解聲律諳詞章十五盡通經史百家言而力殫于淵學於是飫醇探繹程獻經用賾英擷華樹聲藝林矣年二十舉進士時顧華玉劉元瑞徐楨卿號江東三才子乃與並鶩競騁吳楚之間欲爲俊國一時篤古之士聲慕嚮臻樂與之交而執政者顧不之喜惡抑之北人樸耻之譏嗤以經學自文曰後生不務實即詩到李杜亦酒徒耳而柄文者承弊襲常方工浮華靡麗之詞取媚時眼見凌谿等古文詞愈惡抑之曰是賣平天冠者於是凡號稱文學士率不獲列於清銜以登爲南京戶部主事陰欲困之登剸棼斷錯事不留行而其學愈淵博出知延平又復優於吏治善政種種公餘之暇不廢咏歌尋陞陝西按察副使提督學政闢正學書院萃士之俊異者於其中豐餼嚴約談經講道至者且數千指風教大行文自韓歐來

學者無所師承迷昧顛則我明既興隆本雖切然要與未聞也及應登等出創覩駭疑大不容於人各以所不勝相壓而性復挺直不解假詞色於人更吻憎曰恨不即斥之例調荒裔往禦魑魅尋陞叅政卒罷去歸里後潛伏草莽中溫繹舊業期十年盡償所願而竟以疾不起得年五十已耳

曾銑

曾銑字子重江都人嘉靖己丑進士銑有機略初爲御史巡按遼東會廣寧撫順兵變銑密運方略悉捕首惡誅之全遼大定尋簡擢其才會虜患棘遂超

兵都御史巡視西師倡復套議大學士夏言力主之銑竭謀畢智一切行陣壁壘之間井然有條戰功屢捷自謂績可必成而嵩與言不相能常思有以中之乃間　上指謂其非計臺省遂附嵩騰疏攻言以去會咸寧侯仇鸞時方挾寵而鸞先爲銑所劾有旨逮詔獄鸞赴闕自理至是嵩乃授鸞意令以復套事攻銑賄言表裏作奸覬圖大禍校繫來京法司擬罪凡再竟以交結近侍律言與銑俱論死銑既死家無餘貲妻子流二千里嗣是無敢復言套事者而中原內境陷于虜庭天下咸比於岳忠武之寃云

宗臣

宗臣字子相號方城興化人幼負氣豪儁自喜以時藝擅盛輿學使者每試必冠諸生登嘉靖癸丑進士授刑部主事太宰李公黙奇之調爲其屬得考功故事吏部郎自相貴重絕不復通他曹而臣日夜與其儕曹李於鱗王元美徐子與益相切摩爲古文詞竟以湛思咯血謝病歸病良已築室於所爲百花洲者讀書其中不復問世事居二載李公復入政府移書敦迫不獲已爲強起補考功三月而調文選遷稽勳郎中臣強敏於職不廢時時佐其長有所推進而其好爲古文辭日益甚會李公與相嵩交惡見法而臣又嘗賻故楊忠愍公楊亦亂相嵩坐誅者於是嵩嗛之甚幾用考公令斥之會有救者獲免竟出爲福建參議比至而旋有倭難守城之西隅鄉民襁負求入者幾萬人戒門者內之入甫畢賊至先求得善火具者百人予白金人爲勞且約曰候吾鼓而俱發不然毋動也賊輕城無兵淩堙兕魚貫以進鼓之火具累百發洞中賊死者無筭遂以潰去督府檄護狼兵歸乃下令曰吾日一酒食犒若若不歸伍宿吾不止寇也夫法不能貸若矣竟度嶺無敢譁者遷副使督學政每按部校士坐堂皇上取試題爲程義以夕及旦日閱卷以又次日進退諸生無不人人厭服已徐出所爲程義示之又無不人人心折也既精強於其職而臺使者諸司道大夫以文事造請者塡委又以其閒劇意騷雅謳吟丼丙夜不已遂寢瘵日以亟疾革衣冠坐聽事手書三詩於帙飄飄然有御風淩霄意已擲筆而逝臣才氣橫放雄厲莫得而羈鞅務出意象之表以自愉快寧瑕而璧寧玼而千里至於論說千古成敗慷慨擊節幾令懦夫可奮而爲賁育矣得年僅三十六

顧寰

顧寰字君錫江都人仕隆子也寰生而魁岸奇偉不與羣兒爲伍獨敦詩書而悅禮樂爲小侯時流覽百氏遠識沉通窒嗜欲寡言笑資貞幹事廉隅其嗣侯也爲肅皇帝七年姿儀端潤趣聘淹華明年授五軍營坐營又二年將諸陛楯郎直宿衛小心忠謹止進有常度甚見親信以給事魏良弼首薦僉左督府事坐鼓勇營其年改中督府十四年守備南京 賜金綺以行先是三法司獄四五年一審情眞矜疑奏請發遣自正統初遺巨璫金英遂著爲令內豎驕恣張

蓋擁騶從入寺堂而高拱南嚮御史大夫西向坐從郎曹引囚廷審大所不堪 肅皇帝在王邸中知民間苦內豎梟驁罷鎮守十六年特以武定侯暨夏李二大學士理冤獄罷內豎不與已而武定侯邇稱南京及各省南北直隸一體會審特允所奏 勑寰欽卹大獄寰奉 詔讞訊所釋大辟十九人稱明允十七年南都春漲衝齧 詔寰祭江神修陵寢 孝陵工完賜金幣有差俄掛印充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陽淮陽之追慕榮靖者故老扶杖郊迎寰相對歔欷泣下取榮靖公所撰漕規數帙置几案蕭規曹隨

曾輝世德有大小馮君之號焉先是運所經濟皆不得前撐官發而河流溢迸遡而北凍裂層冰阻阨者幾二千九百餘艘河泮時始得還則後期不復能領運矣且所在災傷民不堪命兌運亦不能如期會發役奏請暫將前船免一年轉輸計所轉輸可九十六萬七千四百餘石即以各災傷地方量准折色同本色米以時入太倉一以省凍阻之役一以振黎元之乏兌運無虧軍民兩便 上嘉納之復條陳七事一謂有司當交兌時擅繫官軍詰簿對頌繫旬月今後一切詞訟俱俟役竣會漕司問理無得逕自拘繫

一謂運官赴尚書期畢其役於治粟內史其他寺署候交執席等務可不謂非王事哉而槩以後期參究非人情也一有司審編旗甲須覈戶丁報漕司有逋逃侵盜者選編者一體連坐一輕齎銀抵都方給予有起撥無辦者將米價贖鬻比入太倉而廩不足宜聽把總酌量疏實以報一各倉交糧宜用刮鐵收受禁軍人無得高下其手一每廒交席六千止用三千不用者朽今但將三千隨米交倉餘令折銀交庫一運官犯法懲創則有漕司刁軍擅赴隔別衙門挾告運官剛上行私冠履倒置漸不可長奏入 詔悉如

議行之議行而諍與矣言官竟以飛語中之竟罷斥
而直指御史按驗寰無罪罪在言官言官遂以討典
逐而寰復僉書右軍都督府事俄　命神機營坐營
淮陽人德之深願復借一年　天子許之會有獻策
取安南者安南都統使莫福海死子宏瀷當襲職族
人莫正中欺其孫幼陰欲謀奪謀洩正中窮蹙亡命
入中土詭詞搖惑侵擾內地粵寨不得寧而廟議以
爲憂　上乃命寰鎮守兩粵便宜行事總戎藩臬以
下俱受節制與提督同提督侍郎周公延同心計畫
送宏瀷還國襲封貢正中仍安置原所勿遣先是廣

西桂林平樂徭獞破掠城市大肆焚刼連歲無虛月
寰至而蕩平之擒斬俘獲無算捷聞　賜金綺是役
也或有議召募四方兵集粵大創之者寰獨養威持
重相機備禦百姓安堵而寇亦殄矣已復去粵入淮
淮陽之人欣喜踰望先後凡四鎮淮始終如一日無
何倭寇通州如皋海門等處如皋縣令據城以守寰
亟集兵餉分守洋麻港雲梯關廟灣東西海島要害
倭悉殲　詔賜金綺而總督京營之命下矣先是
武廟集九邊將突騎數萬人聚京師號威武營　上
自爲大將軍江彬許泰爲副將軍而十二營自如嘉

靖初散邊兵用武定侯郭勛爲帥二十餘年掊克無
萬中外切齒謗得譴以去而代之者成國少不更事
至庚戌之變兵出死禦者不可勝數咸寧侯仇鸞奏
調邊軍驍勇者數萬人隸近畿陽言京兵雜征戍陰
匿占竄遣如故肘腋之間厠以豺虎蓋人人寒心也
鸞死而磔其屍正其罪代之者愈益甚至是命寰總
督京營戎政人人舉額歡聲載道謂寰爲名將家子
且所在廉平淨南洽而威北振矣時　天子居西壽
宮修祕祝祠作大光明殿及玄壓玄都殿玉熙及新
宮而會奉天三殿及朝門裁又戎虜築長城起永定

七門修蘆溝橋諸大縣作寰府督諸軍具畚鍤助諸
匠工　天子益憐其勞進宮保下　詔褒予數被金
綺之賜時輟大官珍醴藥物賜之親寵於諸侯爲冠
有省臣游甲者議京營諸衛兵雜各營無可稽覈請
以大小衛分配一衛專隸一營部覆議從之寰力陳
以爲不可謂五軍營每營妙選三千餘爲備神樞神
機兩營亦選其强壯者聽調倘序衛順營而分配之
無論改隊伍不便秋防在邇兵與將不習強與弱混
敎何以禦敵乎　上可其奏而戒部臣勿輕覆諸建
白亂舊章者寰復條武備者八剛班軍者五皆切中

明宜　天子以爲能或謂春防急矣破敵摧鋒須戰
將　肅皇帝俯詢咨嗟有頗牧之思焉數密諭輔臣
教習能體上文武大臣中有能備干城衛社稷者乎
對曰臣有帷幄運籌有鄭曉而曉老矣顧寰雖非戰
將練京兵善操縱京兵素驕悍操未畢而遁叅將縛
其人矢貫其耳一軍皆譁寰撫諭乃定蓋寰之得士
卒心已久故統理戎政卒未有易寰而代其任者迨
肅皇帝晏駕　穆宗　神宗相繼御極凡舉大事
有事于郊廟必充上公往禮成必加賚陵寢壇壝耕
籍大閱亦如之間復遣行督漕竟以老屢疏乞休

天子益褒予加少保奉朝請蓋異數也其後二年乃
卒年七十有九訃聞上震悼賜祭十六壇贈太保謚
榮僖

陳大科

陳大科號如岡南通州人登萬曆辛未進士授河南
府推官丁父憂去服闋補紹興府以卓異內召擢吏
科給事中上弭災議一祇事兩宮二愼選婚三召見
輔臣四絕汰藩臬五蠲織造之徵六釋因公犯科之
罪皆侃侃持大體在省九年一被命督慈寧宮再主
鄉試考用久次陞通政司參議歷太常光祿卿府朝

請久輟給事李獻可等十八人皆以言事得譴自以
故言官不得坐視上疏力爭之不報久之擢右都御
史總督兩廣會田州土官告變捷討又江道討平之
疏善後七策要以弛征撤戍柔懷新附爲本陞兵部
右侍郎廕一子入太學值岑溪七山等山獞嘯聚復
捷討左江諸道討平之而疆外諸蠻黎莫二姓兵又
起請於朝爲布立恩信以術籠駕招徠之久之二姓
皆請降以功晉副都御史賜金幣六上疏乞骸骨以
歸居鄉抑抑下人逢掖寒畯皆狎而與交圭檝之能
尋咫之善往往揄揚不容口時亦有奮力爭是非立

然諾者雖自謂賁育無以過也以萬曆十九年卒得
壽六十八訃聞得賜葬全典贈兵部尚書

補遺

顧謙

顧謙儀眞縣人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由行入選山東
道御史巡按山東改河南道陞通政司叅議建言廷
杖謫本司知事陞江西僉事丁憂復補浙江致仕

胥政

胥政字有恆泰州人成化乙未進士授南京戶部主
事歷員外郎中出守武昌守正奉公多所興革陞山

公叅政弛南旺湖禁以食貧民陞江西布政將行
以所餘餉銀千兩歸于代者毫髮無所取晉右副都
御史巡撫寧夏忤逆瑾逮治罰米三千石輸邊累歲
事方竟[illegible]歲以歸瑾敗復職致仕尋卒賜祭葬如例

柳琰

柳琰字邦用儀真人遇士弘治初守郡嘉興廉慎淳
確政有調理卒於官士民惋惜之琰病劇僚友傷其
廉悉索琰在郡所積羨贖得銀若干兩請以歸之妻
拏亦以言琰曰吾豈以垂盡易所守哉言畢而逝郡
故無誌琰聘平湖教諭林光緝之光另有傳

顧廷對

顧廷對字子俞南直泰州人嘉靖己未進士任平湖
知縣剛介廉明遇事敢為辨疑獄洞得其情吏胥莫
敢為奸先是較田多寡以力差役民民以田為佻而
賤售之廷對創條鞭均徭均平法摠計而年徵之貯
于官以給役者力均而不病上官矜弗之許廷對請
益力又覆陳利害十數條始得如請令下民若更生
逾年南海龐公尚鵬來按浙以其法行各郡邑在在
稱便至今浙人田畝皆曰顧令公之惠也遷御史去
地方追思之

顧養謙

顧養謙南直通州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薊州兵備
陞僉都加右副都巡撫遼東尋陞南京戶部侍郎改
兵部又以本部左侍郎總督薊遼保定軍務養謙才
望表表一時剔歷邊陲勳著勲猷而經畧朝鮮之政
恩威並用內安外攘實倚藉之無忝北門鎖鑰云

李植

李植號順衛泰興人萬曆丁丑進士改庶吉士己卯
授湖廣道御史陝西巡茶已而巡按順天陞太僕少
卿乙酉降戶部員外郎調綏德知州再知沅州陞兵

部郎本年陞南大理寺丞以光祿卿擢右僉都御史
巡撫遼東庚子准回籍植以建言受知于 神祖屢
蹶屢起而鯁介之性久而彌堅蓋卓乎品行之不易
得者

人物考卷之三十二目錄

南直隸淮安府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三十二

南直隸淮安府

楊靖

楊靖字仲寧淮安山陽人洪武十八年乙丑舉進士為庶吉士試事吏科以才能著擢戶部試右侍郎實授左侍郎在職公勤　詔有司復其家因進士監生犯罪不悛　御製大誥指示而激勸之曰如通政使韓宣左通政茹常戶部侍郎楊靖工部侍郎秦逵皆同時由進士監生而登顯職各能率職以稱朕心惟恪遵先聖先賢之道故能伸於群職之上其犯罪不悛者終至於殺身而已二十三年陞刑部尚書二十四年命以尚書兼太子賓客給兼官俸靖資性明敏有識善敷答理刑平恕　上數獎勵之尋以事免　命出使安南還陞左都御史至是鄉人坐事繫獄家人擊登聞鼓訴狀靖為改狀草御史劾之　上念其才不之問御史論不已遂賜盡於家丈懋兄安奉　上命歸葬於淮年三十八平生自負忠赤束書入京不十年位崇台輔以布衣奉使海外蠻貊敬信則其人可知矣

韓政

韓政睢寧人元季為義兵長　上定江左來歸授江淮行省平章政事李濟據濠為僞吳守　上命善長書招濟不報　上曰濠吾鄉濟為僞吳守是吾有國無家也乎命政率指揮顧時等以雲梯砲石四面攻濟辭出降留時守濠召政攻安豐以兵扼四門攻不下潛穴城東龍尾壩二十餘丈壞城遂破安豐忻都竹昌左君弼皆出走追獲忻都昌君弼走汴竹貞來援又破之兵克安豐至潁獲糧艘歸淮東西悉平從平浙右北伐中原分兵扼黃河斷山東援兵取益都濟寧濟南東平改山東行省平章政事大將軍取元都

檄政會東昌鎮撫臨清孔都定又令政分兵守廣平蟻尖寨者在林慮西北二十里元右丞相庸等據寨剽劫旁近以給軍食徐將軍收諸山寨蟻尖寨據險絕未下政進攻庸降調征陝西還兵守禦河北洪武三年封東平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移鎮山東未幾復征河北招撫流移出居庸搗應昌取河林深入土剌進至阿魯渾河大獲而還出巡河南再巡陝西練兵臨清十一年卒贈鄆國公子英散騎舍人

張士彬

張士彬山陽人洪武中以才行卓異薦授江寧知縣政尚寬簡能以和民尋遷監察御史益著直聲陞河南按察使所在風紀振揚貪墨屏迹未幾卒于官

劉榮

劉榮宿遷人為總旗從靖難立功夾河藁城淝河陞督府僉事出塞討馬哈木阿魯台進左都督充總兵守遼東改名江當是時倭寇數入永樂十七年倭船入王家山島傳烽至榮率精兵疾馳入望海堝明日倭數千人分乘二十艘直搗馬雄島圍望海堝榮伏出戰遣奇兵伏山下斷其歸路倭奔入櫻桃園榮合圍斬捕甚衆自是倭大創迄今不敢犯遼東詔封廣

寧伯食祿千二百石與世券還鎮十八年卒贈侯謚忠武子安嗣正統十四年從征降都督同知景泰中守大同詔復伯爵時　上皇至大同安邀郭登出見郭曰虜不可測吾二人者守土為職脫有變柰社稷何擐甲登城北面拜曰臣義與城存亡安竟出見命進侯從　上皇入京言官葉盛劾安落侯復為伯天順元年進封侯加祿六百石與世侯券成化七年卒贈嶧國公謚忠僖

羅銓

羅銓字文衡山陽人永樂辛丑進士宣德丙午擢監

察御史丁内艱歸服除補原秩銓靜專沉毅晰于律
比廣東民罹兵後荒田厚獲境内屯卒欲攘之不得
因結衆夜竊所獲民覺起逐之有三人失道溺死按
察司以民三人抵死獄上銓言於都御史顧公律竊
盜棄財走主追殺者免罪矧溺乎於是三人之罪乃
釋常州奸民告豪家謀作亂株連甚衆奉命往按之
皆妄遂抵告者罪其明于治獄如此刑部郎有私忿
相訐聲徹堂上大司寇不能制銓曰是可長乎遂劾
奏忿訐者皆降黜超擢湖廣按察使既至獄有繫囚
二千五百久未决數日發遣殆盡時民間征調繁數

有司往往罪之銓率從其輕典每語其同官曰内執
法獄議或失中有大理寺爲之平外莫與平者何可
以不盡心景陵令楊季安廉正不阿見嫉于州州誣
其罪於鎮撫使已下楊獄銓爲白之復楊任而罷州
官之造誣者都指揮陳震縱私不法奪公廨爲私居
糾正其罪武臣有搖言以撼者卒不爲動未卒前數
日猶力疾草奏言都司官係一道武臣儀表不可濫
授犯贓罪者宜徑削原職不得循例罰役復任奏減
各郡驛馬千二百疋遞運所夫七百餘人以舒民力
年甫四十有七而卒湖湘之人若喪所親

金濂

金濂字宗瀚山陽人賦性警敏豁達自少勤問學經
傳于史疊疊成誦永樂戊戌第進士拜湖廣道監察
御史凛然卓持風裁宣德初巡歷廣東江西所至有
聲既還浙江豪徒史慶真亡命有司索之不得皆被
累詔濂往捕獲之以父憂去官尋起爲陝西按察副
使方是時虜酋朶兒只帕擾邊遂勑濂巡撫兼督甘
綏各郡糧餉規畫有方兵食給足以功擢都察院食
都御史分鎮寧夏久之陞副都御史虜既款附邊境
又安暇日輒詣學命諸生講論經史將校環聽之雖

寒暑不廢西人翕然嚮濂之理不獨邊務修而且教
化成也未幾　召還陞刑部尚書在職悉心庶獄姦
慝無所貸而欽恤一念不忘正統戊辰閩寇鄧茂七
作亂甚張命偏師往勦之而以濂理兵政時將校多
不戢寧濂患之有犯者一繩以法授諸將以方略而
躬撫輯其民俾各有寧宇賊竟盪滌民用乂安遂全
師而還濂之功爲多陞兼太子賓客尋太子太保兼
戶部尚書景泰初邊務方殷供餉匱乏日夜經畫以
濟一時之急有所見輒言於　上汲汲以足國爲己
任怨訕紛騰毅然弗顧也聞四方水旱憂形於色講

引荒政奏遣使賑郵嘗辭師保之位詔優答之謂其於軍國之事多所用心濂益感激自效日忘其勞宣泰五年以疾卒於位享年六十有三濂自入官以來歷事　王朝盛名偉績卓然一代重臣訃聞命有司治葬事遣官諭祭追封沐陽伯謚榮襄

丁泰

丁泰海州人永樂中鄉貢選授戶部主事立朝以剛正自持人呼爲鐵面丁後謫判興化清慎愛民賑歲饑弭虎患綽有善政莆民至今思之

王瑜

王瑜字廷器山陽人選隸趙簡王護衛永樂癸卯五月　太宗皇帝微不懌數日未出見羣臣仁宗皇帝在東宮軍國政務悉啓聞施行邪僻傾險之徒不得騁其私成所不便簡王時留北京敦修孝弟其護衛指揮孟賢等十數輩潛結盾官王射成等及內侍養子共構邪謀欲伏宮車晏駕矯詔從中出立簡王而已得志孟賢秘不令簡王知蓋慮不從即事敗齏粉而尸其謀者瑜之姻家高以正也布置已定高密以語瑜瑜曰此天壤間極惡大罪鬼神所不貸若奈何甘爲覆宗滅祀計高不聽又涕泣戒之高怒而慮其也謀害之遂詣闕密疏　上覽之初兢其詐護曰豈應有是反覆詰難衆爲瑜危辭不少挫既捕賢等至　上親問狀得其邪謀本末及所造僞詔立誅之陞瑜遼海衛千戶後賢等皆伏誅召還又陞懷遠將軍錦衣衛指揮同知有旨戒其同官事必關白瑜勿譏瑜正直坦明每事求大體所隷官校心歸之無閒言見知於　上宣德中陞都指揮僉事僉署左軍都督府僉事充左副總兵佩漕運印總督江南民之輸北京者兼守淮安正統初實授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在淮安承平江伯之後謹守其遺法不

變展誠布公虛已從善處同官能讓淮安兵民藉處素怙勢厲民瑜至首下令禁戢爲政重倫理有富民親在而與弟競產訴於瑜者瑜曰爾富而委親之養於弟而又訟弟孝友二行皆缺矣杖而斥之人服其明臨收務覓有二卒盜敗舟一板梟司坐盜官物抵死以實於瑜瑜曰兩卒之命抵一敗舟板耶改坐不應平恕多類此好以義感人有婦翁以白金畀贅壻爲市販息者壻不善市不能償索之急欲自經翁執以告又有台顯官歸貧家豐厚其弟有宿逋貧不能償索逋甚急弟乞償於兄兄纖芥不得瑜聞之皆爲代償

歲饑廩多所賑活嘗覽農桑撮要數古人用心民
事遂盡其所未備者十數事刻梓以傳南有浮圖人
齎鼓師設所至惑民淮安典兵者與之壓為建刹居
之而廣斂地為民厲瑜笞而逐之悉復民地淮人死
不葬焚骨而委於水瑜相城外多空地畀民以葬遂
革焚屍之俗築室所居之側延師以訓武臣子弟閒
暇躬往督勵如己子弟然嚴於自守於利非分一介
不取服用清約門無私謁致勤於公雖病不廢至是
以計事詣北京力疾入見又明日出視漕舟竟不起
享年五十有七

沈翼

沈翼字克敬山陽人宣德庚戌進士授戶部主事正
統八年出征雲南命轉輸糧餉事以克集十二年命
徙沙州達官安置東昌平山諸州縣陞戶部郎中翼
有心計持己精廉蒞政勤慎十四虜入寇欲據通州
勑翼焚其積聚無資盜糧翼乃僞燒腐草煙燄蔽天
虜遁去　上嘉其才又以芻糧不給軍餉告乏而翼
久在戶曹計慮精密超拜本部右侍郎即勑催儹驚
散糧船同平江陳豫鎮守臨清疏築城隍訓練士卒
防遏奸宄仍兼督漕接濟京儲癸酉陞南京戶部尚

書巡撫山東大饑居民流徙奉勑暫留賑濟民用救寧
比至留京袪弊革蠹部政一新時廩庾告虛多方儲
峙久之忽有歸志屢疏乞致仕得歸日與宗黨父老
貰會游燕以自樂其天年得壽六十有六性鯁介不
阿雖善者一事未當即面斥之不善者能自改悔即
稱許不置故人皆敬憚悅服而不及於怨云

劉安

劉安字志康其先泗州人國初徙居山陽因家焉安
幼警敏過人父曰他日顯劉氏者必此子也幼失怙
恃既長質貌魁偉舉止端重嘗撫松楸歎曰有親而
不得養與未有子而不能顯揚者同一不孝因肆力
於學入郡庠為弟子員累舉不第貢入太學宣德癸
丑擢知南宮縣慎於操守勤於撫字教民以樹藝聯
士子以進修置義倉義塚貧有養死有歸北方賢有
司莫能或之先也甲寅夏境內旱蝗率吏民禱三日
乃雨蝗亦頓絕是歲鄰邑皆饑惟南宮大熟明年鄰
邑復蝗獨不入境又大熟民歌之曰侯宰南宮民和
政通蝗不入境今之魯恭頌聲播遠邇時有賊張普
祥等以白蓮教聚衆倡亂河北騷動安捕其黨仲五
等檢其家得簿書錄妖者姓名吏欲送府窮治之同

不可亟火之全活者幾萬人邑南有李陽冰廟碑高丈許荒久祠頹碑且仆一日率僚屬祈雨至祠下見碑仆其上非數百人不能起告於神曰神如有靈碑自立要當新其祠翼日雷雨大作四野霑足碑且起立安以銀鯀奠神就付諸廟中因具其事　上聞且請新其祠詔許之召工雍草萊增基址輿版築拓地獲錢六十萬緡遂爲修葺之需期月而廟成正統辛酉春慨科目久乏乃割俸貲市巨木送學宮語諸生曰吾以科目望汝輩不負所望者當以此木表其坊是秋白圭鄉薦舉進士歷官學士太子太保兵部尚

書遂以所市木立鄉貢進士坊又出俸金厚贈之自是人才輩出科目有人九載秩滿民攀號塞道車不得行既又詔闕借寇不果留尋被薦陞知杭州府府衝繁難治安處之易於庖丁解牛未幾陞浙江布政司右參政二年病卒年六十有二安有士行有吏才英敏果斷寬裕有容其在南宮安與圭有父師造就之恩在藩臬圭與安有僚友交承之誼處之各盡其道人皆以爲難云

沈　麒

沈麒沐陽人爲邑諸生正統中山東盜起掠至淮安郡守被執至沐陽民皆逃匿麒以母病不去俄聞守見執徑趨賊壘諭以大義賊爲感動既釋郡守復贈麒米肉而歸御史張惟恕大書忠義表其閭

畢　德

畢德淮安人正統初朝廷募力輸芻粟助邊德慨然應詔從千莢授職千戶而冠帶給德丁巳徐淮大水民饑發粟一千石賑之己巳朝廷命將南征士阻淮漲不可渡乃造巨艘二於清河口濟之民有李氏婦以舅氏牛借鄰耕作未幾牛死欲賣身以償郎代償之天順癸未黃學士廷臣謫廣沒妻孥扶柩歸葬甲

申夏舟阻淮上不能歸巡撫王都憲公度予而憫之詢可任後事者淮之父老咸曰非義士德不可德卽請館於家買地葬之市屋居其妻孥財物俾不失所成化丙戌民饑鬻子女者衆悉以善價收育立合券約歲豐還之鑿義井十餘口以濟汲置義阡三區以便葬造橋四座以利往來設義學淸平坊以敎貧家子弟施藥餌闢明寺以療人疾疫婚無以娶者錢帛之死無以斂者棺衾之其汲汲焉爲義若饑渴之嗜飲食惟恐不及於是義聲溢於淮甸雖販夫野婦皆知德之篤於義也尤好崇飾祠宇像設費其鉅萬至

重建徐節孝祠尤爲義云

葉淇

葉淇字本清山陽縣人景泰五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歷四廣西按察司僉事陝西副使按察使擢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未幾改大同贊理軍務建議設井坪千戶所及加減徵草罷土兵戍邊之不便者弘治元年召爲戶部右侍郎至尚書加太子少保時奸民有私獻太名府爲皇莊者貴幸復主之淇用衆議率歸之官哈密爲土魯番所陷守臣請暫給廩食處之內地淇曰是自招禍也事遂寢充廷試讀卷官忽

眩仆於　上前因是乞致仕去及卒賜祭葬贈太子太保淇亮直有操執歷官皆有能聲其在戶部尤能惜財用每廷議用兵輒持不可蓋患轉輸之費也士論多其能執從子贊官至刑部侍郎

宮安

宮安山陽人累官廣東按察司僉事持憲嚴明綱紀振肅致仕歸行槖蕭然圖書數卷而已時都御史王竑嘆羨以爲不可幾及家居十餘年足不及城府有司至不知也中有官僉憲者後以上壽終

葉贊

葉贊字崇禮山陽人天順甲辰進士任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讞獄明慎人稱不冤出爲嘉興府知府改台州府信以操履清謹聞既去民皆思之遷四川布政司參政江西左右布政使徵拜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藩條以故事餽贐贊謝不納其督糧儲嚴出納清宿弊繼者多遵其法轉南京工部右侍郎又轉刑部請老而歸足跡不至公府郡大夫賓之鄉飲亦不赴未幾疾卒賜祭葬如例

李璜

李璜山陽人天順間進士選庶吉士任吏科給事中

封駁彈劾不避權貴時負剛直之稱歷官浙江布政使所至咸著能績以致仕歸卒於家

張素

張素字玄卿號檜泉山陽人領成化乙酉鄉薦五上春官不第謁選授河陰令初至適歲大祲饑殍載路又承凋弊之餘百蠹孔棘素惟是簡訟獄罷追呼節廚傳平市價禁和買停榷稅裁靡文息奢風寬征輸與民休息賴以救寧邑有廣武山政暇邀一二廣文登山酌咏析楊畫臥邑庭空寂聞其無人當事者屢薦其治行方將有不次之擢而浩然決歸兩臺勉留

之不肯結舟道臨以行林臥三十年足不入城市田園廬告不改其舊日以文墨自娛有檜泉集藏于家年八十有九而卒

石渠

石渠字翰卿號天全道人清河縣人穎敏超卓剛毅老成舉成化乙酉應天鄉試登丙戌進士擢刑部主事遷員外平允守法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分巡遼海東寧道兼管糧儲遼陽食糧腐爛者半首核官吏奏黜爲民州衛貪婪者聞風落膽有改行自新者即加獎籍以勸其進人皆感服在遼陽數年撫䘏官軍禁

革奸弊邊境頼以安者擢本司副使一日郊行遙見人影出没林木中近復不見命部卒搜叢林中得項包僧十餘人解其包有物在焉鞫問之昨宿尼寺殺商人而奪其貨驗屍贓皆伏辜奏毀其寺尼配諸鰥夫癸卯山東大饑奉檄齎銀五萬兩糴穀江南太平府渡揚子江風浪大作舟幾覆人皆號泣渠獨神色不變焚香祝曰此行爲救數百萬民命渠何足惜神其鑒之言未既風浪頓息載穀而歸上下胥慶分賑饑民頼以全活未幾陞本司按察使審核重囚日有平反察舉貪廉憲體振肅雖老吏進呈文移惴惴焉

敢仰視黜姦猾舞文者數輩令行禁止丁未當覲覲考察主其事者頗有宿憾必欲置之散地先期有聞遂拂衣而歸置萬柳莊奉二親正德丙寅恩詔進階一級病卒年七十一

楊理

楊理字貫之山陽縣人成化丙戌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鴻臚寺少卿十五年遷大理寺左寺丞十八年轉左少卿任法平恕時陽曲王府獄事涉疑闇理[illegible]勑勘嚴悉解寃濫二十三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值歲歉河復決於汴民心悯懼議從省避之[illegible]至

乃增高汴堤水不爲害又以流民入永寧者甚衆不俟奏報發倉廩賑之比勑至悉如所議所活不可勝紀汴頼以安民有以租田詐爲閒地投獻諸王府者槩爲陳乞申禁之弘治三年入爲工部右侍郎卒於官詔祭葬如制仍錄其一子入太學

徐聰

徐聰字成章淮揚衛人弘治丙辰進士拜南京大理評事明習法比獄多平反嘗劾罷刑曹舞智亂法者一時無敢高下其手歷九載轉寺正陞河南僉事備兵信陽地當四省交會多山谷奸盜藪藏聰以靜[illegible]

仁治之政簡民和以母喪歸服除仍補前職有巨盜路鎮守中璫廖堂求脫必寘於法堅執不搖久之陞陝西右參議時冢宰張綵欲營私第假撽取豁積逋其撽於迥不從陞本省副使治兵肅州時有虜警置家屬於鞏昌單騎即戎指授方略扼險守禦虜卒遁去乃議斥堠厚糗糒精簡閱禁諸將之侵漁及絕入貢給答土魯番諸夷私覿內外帖然忽得瘖疾遂乞致仕家居五年卒於家年五十有七生平清修苦節仕宦二十年圖書之外無長物每去任凡有司器什必按籍檢還所著有畏齋稿藏于家

曹琥

曹琥字瑞卿號秀山巢縣人弘治乙丑進士奉命遣左犒軍歸授南京刑部主事丁內外艱終喪改戶部主事時錢寧以尊孽上冒國姓權傾一時士大夫無敢正言不諱以發其奸者御史王巖周公上疏歷數寧罪謫為嶺外驛官琥直前論救謂嬖倖當遠忠直當容竟以朋比為罪左遷河南府通判寧以為近嬙言改調雲南尋甸琥怡然就道不為沮挫量移黃州未幾陞廣信同知時逆濠及鎮守中官假進獻撽取郡中茶葛諸物濠倚寧勢燄薰天莫敢忤視琥言非額課抗不與以狀申臺使者必得罷而後已久之擢鞏昌知府辭之任道病還卒於家嘉靖初巡按御史列其狀以聞詔贈光祿寺卿遣廬州守諭祭於墓

陳讓

陳讓字德光別號雲軒山陽縣人弘治間登進士拜寶坻令民俗健訟讓聽斷明決羣惡竊覗皆遁去卒擒首惡寘之法一縣帖然歲凶勸富民出穀賑貸及歲稔如約給還咸服其威信陞尹宛平縣都人倚勢包攬權差積年殃民牢不可破乃均定賦役公收櫃稅權貴請託一切不行擢知杭州府息囂訟均賦役抑驕侈敦薄俗境內大治時海漸內徙逼海寧城郡使者詘羣策莫能治乃請去城一里許開支河築內堤延袤十里以寬制猛不與海爭海果至堤而止上下神其議鑒海寧人立生祠以祀省城奸人多托權勢家避隱權差悉查覈歸正無敢怙終者大理卿夏時正居家挾老姦挊上下官短長強占孤山三賢堂并祀田民田力奪還官給主夏銜之誣奏勘官朱守孚不察其為清白吏望厚賂欲妄加粲論人心不平有二三義民潛徵出金賂之讓聞之曰吾本為利民

豈反以擾民乎持不可竟被忝奏落職都御史湯鑾
宗上章論救不報閩郡吏民寃號攀戀不忍其去貧
居二十年杜門不出一介不取予一刺不入公門會
赦復官病卒年六十八卒之日室如懸磬親友治其
喪事三十年後太僕卿仁和邵銳言於浙省巡察祀
於名宦祠過淮言於撫鎮應祀鄉賢祠而蔣巳祀矣
亦以見人心之同然云

楊宏

楊宏字希仁號容堂海州人生而豐頤廣顙音吐洪
亮雙目炯然稍長精通經史才氣勃勃過人以廕叙

襲指揮僉事掌衛事於是平差力限錢穀練兵馬抑
豪強嚴禁令會臺有失馬者愬之宏曰去盜將還汝
馬矣明日果遣馬至室中人咸以為神弘治巳未檄
守紅城尋守備固原時邃菴楊公總制於斯宏獻策
以紅古城乃北虜入寇必由之路宜築城鑿池募衆
屯田庶幾無患甫閱月軍士雲集築邊墻凡數百里
楊公聞於朝賜大紅彩幣六襲正德巳巳掌陝西都
司事漢南盜起檄宏征之迎戰於西鄉追至巴縣蒙
墻斬首八百餘級賊遂平庚午充右叅將尋陞總兵
官鎮松潘番酋等附十大肆虜掠久無能制

往捕其族擒雪郎王斬之以徇百姓大悅事聞詔
賜彩幣白鏹壬申蜀盜鄢本恕等數萬人聲勢張甚
受勅充總兵官節鎮巴蜀宏謂總帥洪公曰逋誅之
冦潜伏山野實無異圖但巢穴深遠地里遼遠耳若
四省夾攻勢蹙必散是時賊侵清徵宏遣部兵先進
自統大兵繼之賊弁潰乃遣人詣軍門乞降巡撫都
御史高文明信之不疑將報功邀宏署御宏曰此偽
降也不從未幾賊果叛而當事者反羅織以歸罪於
宏遂謝事家居乙亥以大臣論薦召至京遷南京右
都督府都督尋受制勅節鎮淮揚督理漕運　世廟

即位有白金彩幣之賜漕運舊規歲久廢壞至正德
末年極矣比至晝夜經畫剔抉弊蠹清查逃逋增造
淺船每歲運船至通州車運太倉歲費四十萬緡宏
考元故道建閘蓄水設官置役出朝陽門直至京師
又疏通皮寨渠以殺水勢故事漕司額外耗米折徵
輕齎綱吏隨便益衰漸至那移弊不可詰又權要多
索運蓆諸物事雖微細積累不貲一切禁革踰五七
年所積者運銀以二十萬兩計蓆銀以九萬計車腳
銀以二十萬計省造船銀以三萬計戊子淮安大饑
上四事曰節民力寬商稅弛鹽減漕糧復捐金施粥

有活無筭累疏乞歸致仕壽七十有九好讀書至老不輟發爲詩文可追古作者所著有漕運志容堂雜稿自考錄藏於家

孫清

孫清阜寧人縣學生少孤事母以孝稱於鄉黨正德七年母卒時流賊入境清守柩不移竟日哀慟賊爲感泣相戒勿犯隣里亦賴以不擾事聞　詔旌其門

張朝瑞

張朝瑞字子禎海州人隆慶戊辰進士時州有倭警議築城郎捐坊金爲倡事以易集授安丘令有能績

丁內外艱歸服闋補知鹿邑至則賦溢額者蠲之土蕪蔓不理者闢之集流移聚鄉約嚴什伍大約以惠元元退奸宄爲急邑獨半侵于衛民苦虛賦乃履畝以覈復侵地七千餘頃於是聲稱奕然著二輔闈矣遷戶部員外晉郎中凡鈔關板閘之役有膏脂可潤者力辭不行時稱貸爲朝夕費至事關大體則悉心以籌大司農倚重焉出守金華令歲饑穀涌乃出帑金貴糴而平糶民忘其災郡故有先賢祠日圯更葺之拓爲書院置田二千餘畝延師儒貯載籍以教之遷濟安兵使者兼治河時有議鑿性義嶺相度川原

險而勞數十萬人之力損大農金錢非便慨然建議有三當誅八可已二可患之説與總河意忤杜門求去因調金衢而總河糜度支水衡錢無算功卒不就移湖廣參議黜貪屏殘一以靜安爲理疏請止礦民尤戴之召爲京兆丞遷鴻臚卿會黃河西注漕網爲梗抗疏極論之大旨在塞黃堌口復徐邳故河謂黃堌口不塞則徐呂水不流江南四百萬漕艘無入京之路疏上主計者不决擢南京兆篆向置學田額租久負鉤搜伏匿得五百餘金益買良田以贍士之貧者京兆有表忠祠祀遜國諸臣益檢括史志增

至六十人且輯忠節錄以垂永久累推太常卿命未下疾作一日端坐而瞑卒之日笥無遺金賴南中士紳奔賻始克成喪以歸

楊旻

楊旻字克彰淮安人然鄉族之長老交游之士夫未嘗名之字之雖田夫市卒廬兒爨婦咸呼之曰楊孝子故楊孝子之名達諸京師聞諸四遠也天性端慤自幼事父母孝事兄極恭父蚤世哀毁甚母陸慰解之卽強顏以悅母心而哀不衰事母之道備至家無厚蓄而甘毳饋養必如母志母酷愛其孫時牽率抱

弄於前故指之曰某可承家某可事生蒸嘗作官以顯門閭母聞之大悅門戶有憂戚不即告母嘗愉色以容在左右以安母心暇則坐塾中誨諸子及鄉鄰之秀彥必以躬行孝弟爲先才質輕俊善文章者少忽於孝弟則懇懇諭之弗改則厲聲斥絕之母嘗病劇禱無所不至晝夜未嘗安寢飽食母歿哀號頓仆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及葬遂廬於墓側衰絰不解晨奉櫛纇夕奉浣濯如生時不少廢哀號之聲聞者感動鳥爲之翔獸爲之伏左布政使蘭陽丘陵時爲太守兵部尚書王竑時爲都憲鎮淮爲孝子名廉得其實遂上聞旌其門

李　義

李義邳州人自幼以至孝聞問安必拜跪飲食湯藥必親調而後進母盲義朝夕舐之目復明父母卒義哀毀苫次幾於滅性及葬負土成墳廬墓三年甘露降於墓樹有司上其事詔旌其門

人物考卷之三十三目錄

南直隸廬州府一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三十三

南直隸廬州府一

趙庸

趙庸合肥人　高皇起義兵庸率衆歸附從渡江拔采石克太平定金陵累立戰功陞僉院僉事從破安慶下九江與陳友諒大戰於康郎山偕諸將邀擊敗之友諒欲自湖口遁去庸等邀擊之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其子理奔武昌復稱帝從平武昌回克廬州并兩浙進圍姑蘇與諸將分門而軍各廠所部四面困之城破士誠就縛師還　上詔庸於戟門賜綵段表裏陞中書左丞明年從大將軍取山東下濟南戊申　上卽帝位詔庸以中書左丞兼太子詹事率步騎自中灣進取河南克之遂命庸居守大將軍達既拔關陝擇將鎮禦遂班師謀取元都庸與諸將各領軍衛分布士馬以次平定元將也速兵侵通州　上命庸從常遇春率兵東還拒之遂擣永平至大寧也速遁去連破開平元君北奔追至北河俘其宗室人口及軍馬衣械之類師還燕時慶陽未下
上命庸副李文忠率師往應大將軍合攻之行至太原聞元兵攻大同遂出鴈門至馬邑進次白楊門與

元將脫列伯大戰生擒之孔興走綏德其部將復斬
之來降元主知事已不濟無復有南向意矣木兒慶
陽亦平已復同文忠率師北至應昌克其城獲元君
之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宮女金寶玉冊省院諸官
將元君已殂太子愛猷識理以數騎北奔追之不及
而還遇中興擒元將江唐國公凡紅羅山擁兵自固
者皆降大軍所至朔庭遂空師還定封典庸爲南雄
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賜誥券子世襲十四年秋閩
南廣東羣盜猖獗　上命庸率師討之漳州南靖民
亂掠鄉邑庸遣兵擊捕其黨又平海陽亂民及程鄉

盜討東莞諸盜又克龍湖大牛潭源洞等賊事聞命
賞將士有功者綺帛有差詔庸班師至京入見　上
獎慰殊至賜綵幣　上尊良馬命巡撫北邊訓練士
卒至冬召還洪武二十六年病卒

俞通海

俞通海字碧泉泉縣人父廷玉聞　太祖開閫河陽
歲乙未父子與諸將率舟師來歸　上大悅謂幕官
李善長曰吾欲渡江正乏舟楫通海父子以舟師全
附良慰我機是年五月親率兵至巢湖諸將迎　上
登舟泝出東口因大水舟至桐城閘未入江中丞蠻
海牙集樓船塞馬腸河口諸兵受阻屯黃墩將號
雙刀趙者陰蓄異志通海父子與李普勝及將軍廖
永安永忠世傑等密露趙機　上脫身歸河陽集商人
舟載猛士復至黃墩督其兵攻蠻子海牙敵高船大
通海與永安德勝操舟如神勇不可犯直趨和陽攻
中丞水寨賊衆潰散繼攻鯖魚洲水寨及新沙舟大
獲而還授萬戶六月從　上渡江克采石取太平有
功遂攻取溧縣溧陽復取三汊口敗蠻子海牙十二
月於灌渡橋洞口擒獲賊帥時蠻子海牙悉驅戰艦
結寨采石元帥也先子陳兆先合淮兵數十萬屯營

方山相爲犄角窺伺太平丙寅正月通海從　上攻
采石寨蠻子海牙遁走三月從平陳兆先營是月克
臺城歷沙縣焦門克林苗軍水寨拔鎮江置泰淮翼
元帥府以通海爲統軍元帥四月取丹陽金壇丁酉
常州平陞行樞密院判官尋克江陰州宜興四月克
寧國經東湖庭山元兵暴至通海不爲動賊不敢逼
　又討江陰復取通州十月克太湖宜興等處時雙
刀趙據樅陽擊敗之復池州陞僉書樞密院事庚子
陳友諒犯龍江通海擊走之縱火焚其舟賊衆大潰
陞樞密院同知八月從討友諒遂克銅陵鵠同安又

九江等郡壬寅取武昌癸卯張士誠圍劉福通於
安豐通海擊敗其衆回攻廬州七月丙戌　上大發
兵帥通海等討友諒丁亥遇於康郎山戊子通海等
進兵海戰擊敗前軍己丑復與友諒戰自辰至酉殺
死者無筭乘風縱火焚戰艦數百艘烟焰漲天湖水
盡赤明日通海等復以六舟深入鏖戰旋繞敵船勢
如游龍呼聲動天地敵兵大敗通海等還　上勞之
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八月我舟入江駐南湖嘴
木陸結營賊舟不敢出糧且盡計窘繞江下流欲由
禁江遁回通海等軍追擊之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顱
而死甲辰攻武昌陳理出降三月陞中書省平章參
四月廬州平命通海守禦廬州綏定以恩復業者衆
丙午四月從取濠州九月征浙西克湖州　月太
倉崑山崇明嘉定松江降吳元年三月圍姑蘇徐相
國檄通海兵討賊賊敗提兵蕩其營中流矢創甚以
四月九月歸自軍中　上幸其第見其病革顧曰平
章知予來問病乎通海不能辭遂揮涕而出明日薨
年三十八爲復臨哭之慟葬金陵城南聚寶山

良永安

廖永安字彥敬巢縣人永安少倜儻以氣自豪元季
焉淮兵起與弟永忠聚兵保鄉里甲于屯湖中爲水
寨以捍寇患左君弼據廬州作亂永安等頗爲所窘
乙未春聞　太祖駐河州乃謀納欵乞援　太祖大
悅以歲夏五月親率兵至巢湖援之永安與弟永忠
等迎　上登舟出湖口中丞蠻子海牙集樓船塞馬
腸河以阻諸兵　上歸和州集商舟多載猛士至黃
墩與中丞戰於裕溪敵舟高大不利進退永　等操
舟如飛左右奮擊大敗之遂率兵入大江至青沙坊
再攻中丞水寨獲關船一十五艘由是從容侍上還
於河州攻破鱘魚洲六月乙卯朔永安引舟從渡江
時西北風順舳艫齊發永安舉帆前行向牛渚磯劍
及岸守者大駭出兵來拒　上麾甲者以進敵不及
支即走諸軍奮擊遂拔之乘勝徑克太平蕪湖等處
蠻子海牙僅以身遁三月統兵攻擒陳兆先復攻集
慶克之得軍民五十餘萬改集慶爲應天府置天興
建康翼統軍大元帥府以永安爲昭武大將軍統軍
元帥克鎮江平太沙下沙等寨取金壇常州宣州張
士誠兵逼瓜埠永安擊敗之十一月徐達等圍常州
永安自其壘來援內外夾擊大破之丁酉三月常州
平以功陞同僉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宿衛帳下十

同大元帥常遇春自銅陵進攻池州永安合攻之
遂克戊戌與俞通海等攻江陰幷取宜興無錫等處
生擒朱元帥陞同知樞密事六月士誠兵寇常熟永
安與戰大敗之七月庚子破士誠兵於通州狼山八
月總兵征蘇州宜興復叛十月與徐達邵榮復宜興
旣拔其城復率舟師擊士誠衆於太湖乘勝深入後
軍不繼陷水淺舟膠與戰不利遂爲所獲士誠欲降
之永安不屈遂拘囚之後徐達援常州士誠弟來戰
達遣王玉擊敗擒士德　上喜曰士德士誠謀主其
人智勇今擒之張氏之成敗可知矣遣人往求和好
士德毋痛之議歸永安以易　上不從士德死竟不
獲歸甲辰　上念永安陷於強敵守義不屈遙授中
書省平章事封楚國公賜誥丙午七月卒於姑蘇年
四十七訃聞　上哭之慟親爲文命配祭功臣廟洪
武元年命祭境於雞籠山祭之二年祭　太廟以永
安配享下禮部議定謚號曰武閔

廖永忠

廖永忠楚國公永安弟也少豪邁有大志智勇過人
甲午屯巢湖乙未來歸　上見其年少謂曰汝亦欲
圖富貴乎以水將屬永安永忠爲副從渡江拔采石
太平蕪湖擒陳兆先破蠻子海牙乘勝定建康克鎮
江宣城討江陰海寇皆有功永安陷敵授永忠樞密
僉院總永安兵攻普勝柵江營追殺賊衆復樅陽友
諒襲太平犯龍江諸將據險張德勝總兵進擊永忠
大呼殺入諸兵從之友諒敗復太平陞同知樞密院
事　上率舟伐友諒至安慶敵固守永忠擊其水寨
破敵舟追至小孤山次湖口未至江州五里友諒知
之窮蹙挈妻子棄城走武昌遂入江州是時友諒圍
南昌　上討友諒大戰於鄱湖永忠以七舟載葦荻
置火藥其中乘風縱火焚戰艦數百艘煙焰漲天湖
水盡赤大敗敵兵友諒移舟邇湖口永忠邀其歸路
友諒中流矢擒其太子善兒以獻友諒次子理奔武
昌復僞稱帝　上復征理至武昌永忠等分兵柵田
門又於江中聯舟爲長寨絕其出入　上還建康留
永忠等守營柵忽與戰　上復往武昌視師督攻城
降理陞永忠湖廣行省左丞攻廬州左君弼敗走復
援安豐取江西未下州郡從徐將軍常將軍取淮東
克海安高郵淮安從拔姑蘇陞中書平章政事湯將
軍旣下溫台慶元等郡方國珍遁入海島永忠爲副
帥率師自海道會湯將軍討降國珍得兵械舟楫萬

討取福州洪武元年兼同知詹事院事略定閩中執友定充征南將軍朱亮祖副之率舟師由海道取兩廣永忠自福州遣人諭何眞眞以廣循惠降師至廣州龍潭元將盧左丞降破僞叅政邵宗愚山寨獲宗愚等捕誅諸叛土豪諸郡相繼降檄諭九眞日南朱崖儋耳三十餘城皆納印請吏遂取廣西至梧州潯貴等州郡皆降師次貴州遣亮祖會陽璟收未下州郡兩廣悉平明年還京　上命太子率百官迎勞龍灣入見命太子送還第二年撫定泉漳三年封德慶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世券是年湯將軍充征西將軍永忠爲副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伐明昇四年和克歸州駐師大溪口永忠率所部先進至瞿塘關蜀設鐵鎖飛橫據關口我舟不得進永安寨遣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關出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禦饑渴蜀山多草木將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覺已至率精銳出墨葉渡分兩道夜五鼓攻水陸寨將士皆以鐵裹頭船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舁舟踰山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器夾攻大破之斬其將遂焚三橋斷橫江鐵索斬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鐵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明日湯將軍兵始至永忠乃與湯將軍分道並進湯將軍率步騎永忠率舟師會重慶永忠抵重慶次銅鑼峽昇遣使詣永忠軍請降永忠俟湯將軍至受降下令將士不得侵掠撫諭向大亨戴壽等家令持書往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送昇等并降表京師蜀平凱還賜第京師又出征胡捕倭八年卒

楊　璟

楊璟合肥人本儒家子少沉毅讀書不喜章句好武略來歸授管軍萬戶以溧水句容金陵功陞管軍總管鎭江江陰功陞親軍副都指揮使婺州諸暨功陞樞密判官從征友諒克九江黃梅廣濟立湖廣行省璟爲叅政移鎭江陵討斬叛寇進攻湖南洞蠻駐師三江口陞平章政事充征南將軍取廣西降土官黃英衍叅[illegible]頗還京爲偏將軍征山西平唐鄧南陽留鎭未幾招撫明昇昇不從璟還復書與昇謂欲以一隅之地編頃刻之命不可謂智若謂險阻可恃蠶叢魚鳧之國不至足下矣鄱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就縛此非人力實天命也幡然覺悟自求多

福豈不謂賢智哉儻屬下或以郡獻或以城降各自
爲身計取富貴當此時老母弱子將安歸乎昇不能
從湖廣慈利土酋諸蠻爲亂璟討之賊遁溪洞遂兵
洪武三年封營陽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與世券從伐
蜀次夔州進攻瞿塘不利赤甲白鹽之帥亦退還歸
川蜀悉平　上以璟無功不賞沅辰蠻亂爲副將軍
討平之師還佐大將軍鎮北平召還又赴北平練兵
兼領遼東訓練士卒十五年卒贈芮國公謚武信子
通十七年與靖寧侯葉昇捕象廣西之左江二十年
領韃靼官軍往戍雲南多道亡降普定衛指揮使次

達亦官散騎舍人云

張德勝

張德勝字仁甫合肥人至正壬辰江淮兵起德勝與
廖永安俞通海等所部泊據巢湖結水寨以觀時變
會左君弼據廬州與黃墩將趙普勝聲勢相倚乙未
聞　太祖駐師和陽乃謀通款　上大悅親師兵至
巢湖諸將迎　上登舟入江中丞蠻子海牙集船塞
湖口以阻諸兵趙普勝陰蓄異志德勝等密露趙機
　上歸和陽集商舟多載猛士復至黃墩攻蠻子海
牙艨艟高大不得進退德勝等以小船與戰操縱如

飛左右衝擊大敗之直抵河陽營於新河是月二十
八日破鐵長官水寨新生沙寨獲人馬還援萬戶六
月朔[illegible]　上渡江時風順水湧頃刻達牛渚守者駭
走遂拔采石乘勝徑取太平義兵元帥陳也先與其
將水陸分道冦城德勝同湯和擊其水軍會徐達鄧
愈擊其步軍遂擒也先權太平興國翼管軍總管分
兵擊溧水克之是年冬蠻子海牙結柴采石兆先復
屯營方山率衆十萬犄角相望以伺太平丙申二月
攻采石柴德勝同永安以舟師進破之蠻子海牙僅
以數舟遁去三月　上率德勝等取集慶路大破方

山營擒兆先盡降其衆庚寅克集慶得兵數十萬丙
申克鎮江陞泰淮翼元帥四月克金壇八月從攻常
州圍之丁酉常州平以功陞樞密院判官四月從克
宣州五月下太湖招降張士誠偽帥王貴等遂攻宜
興八月攻馬馱沙戊戌同廖永安俞通海攻江陰石
牌海寇敗之陞僉樞密院事四月趙普勝自樅陽寇
池州德勝帥兵往援至則守將趙忠被執城已陷矣
德勝追至銅陵克復十月從徐達下宜興己亥三月
普勝復寇青陽石埭等縣德勝統精兵與戰於栅江
口破走之四月復同俞通海擊普勝大敗其衆遂復

池州九月引兵自無爲登陸夜至浮山砦擊走普勝將胡總管敗之於青山追至潛山界陳友諒叅政郭泰領兵至沙河迎戰德勝復大破之斬郭泰獲軍資無算遂克潛山庚子陳友諒以重兵襲太平直犯龍江　上大怒命諸將據險以禦以德勝總水陸大軍擊之既而陳氏兵大至陣既交殺傷相當德勝乃從中大呼麾諸將士奮擊友諒敗走斬獲不可勝計　上遣德勝與徐達馮勝等追友諒至采石與大戰德勝死於陣追封蔡國公洪武三年贈同知大都督府封爵如故謚忠毅侑享　太廟子宜中軍都督府僉

事坐累降世襲廬州衛指揮同知

桑世傑

桑世傑無爲人元亂與廖俞等結水寨巢湖乙未納欵趙普勝謀異志洩其謀　上得歸和陽集商舟載勇士至黃墩攻敗普勝及蠻子海牙　上趨入和陽諸軍大集卽攻破采石取太平擒也先蠻子海牙通擒兆先入金陵援鎮江陞秦淮翼元帥下金壇丹陽從圍常州攻寧國常州平陞判行樞密院事取江陰下太湖收宜興壽與諸將攻江陰石牌海冦欒瑞奮戈躍馬陷陣死諸將大怒奮擊盡獲海舟擒瑞　上詔贈永義侯侑享　太廟子徽以父故陞督府僉事立功洪武二十三年封徽先伯食祿一千七百石子孫世嗣二十四年練兵邊塞召還明年又出南陽信陽練兵營浚城隍經畧屯田明年閱民籍𡨴平陽巳而屢出山陝練兵病卒

花茂

花茂巢縣人元季起兵從陳世光歲丙申歸附癸卯援安豐敗張士誠兵又於鄱陽湖戰滅陳友諒甲辰平武昌授威武衛百戶累以功多陞神策衛指揮僉事十三年調廣州左衛勦平陽春等縣叛賊十四年

收捕清遠博羅諸縣山寨十五年討海南叛蠻出海捕倭十九年東莞龍川民作亂統兵討平之二十年陞廣東都司指揮同知夷電白等賊二十一年破歸善等縣賊寨二十二年陞本司都指揮僉事五月陞都指揮同知賜誥子孫世襲廣州左衛指揮使是年擊南海香山黃連等寨二十四年七月收勦連州廣西湖廣等處猺賊三萬餘二十六年正月致仕　上命其子爲東勝右衛指揮僉事茂仍蒞事四月統軍蕩滅東莞笋岡等處二十七年茂上言徙廣東沿海地方東莞香山等縣逋逃蛋戶爲兵又奏添設沿海

依山廣海等衛所二十四處築城濬池收集海島隱料無籍等軍仍於要害議立堡撥軍屯守詔皆從之二十八年征捕海南等處山峒黎賊明年二月入覲
上慰奬之且曰爾回令次子英來朝朕將用之六月茂回會番禺後山等寨賊叛命英同肇慶衛指揮夏忠領軍捕之獲其首從七十五人即遣英赴京十一月茂在任奉制陞本司都指揮使三十年　上命英爲廣東都指揮僉事與張春共殄賊目黃黑面等地方靖寧四月二十日茂卒賜葬牛首山安德門外廣人祠之於粵秀山英武毅有父風自以軍功陞本司都指揮使永樂中累建大勳後致仕

胡通

胡通合肥人至正乙未　太祖駐師和陽通挺身來附從渡江拔采石取太平攻溧陽破曾子海牙水砦克建業定京口以功授總管從攻毘陵尋取宣徽戊戌從　上取金華己亥克諸暨攻越州陞鎮撫庚子僞漢陳友諒陷太平遂犯龍灣從擊敗之辛丑從征友諒破江州僞都狗下南昌自是戰彭蠡平武昌陞指揮副使甲辰從征贛州乙丑熊天瑞出降轉贛州衛指揮副使洪武元年曾征南將軍廖永忠等征廣衆率師由韶州直擣德慶四月率師略定英德清遠陽春等郡邑進攻德慶遂引兵會永忠於廣州降元守將盧左丞陞指揮使陞僉大都督府事改前軍都督僉事數年致仕而卒

袁義

袁義廬江人初爲雙刀趙總管守安慶左君弼招之不從庚子始來附命爲帳前親兵元帥辛丑從征友諒搗安慶江州壬寅下南昌授管軍千戶癸卯攻廬州殲友諒於彭蠡甲辰克廬州從　上擊吳將敗走討平兩浙從攻蘇州陞興武衛指揮僉事隨征中原沂州益都濟南東阿援之洪武元年取東昌河南陝州潼關衛輝等郡敗元平章范普達通州破元都同曹良臣追元宗室至龍興克永平遂北也速下保定從取太原于澤潞擊賀宗哲虜同獲其人馬略西京二年克鳳翔鞏昌與諸將合攻慶陽張良臣以兵薄義營義堅壁徐乘其困攻破之三年劃王保保營取興元陞本衛同知四年調羽林衛總領官軍防送馬都指揮渡海鎮遼五年統兵入海捕倭十四年勅征雲南克普定曲靖等處有功十五年鎮楚雄時虜累叛義積高壘調兵力戰虜遂逃去陞楚雄衛指揮使

一十三年入朝　上慰勞之且惜其老命太醫院爲藥其鬚髮俾回撫治以威遠人特賜銀印與掌以寵重之三十二年陞右軍都督僉事卒於官子聚襲府軍左衛指揮使

陳聞

陳聞合肥人元末爲義兵千戶歲乙未六月　太祖渡江克太平遂率衆歸附授管軍千戶克溧水敗左侍御軍馬七月從總兵湯和克句容從克溧陽取采石克陳也先營進取南京攻常州破其城取寧國縣擊敗宣州援兵克江陰新安從攻湖州擊天目山等

寨克婺州諸暨尋取紹興衢州庚子同兆先征安慶尋拔江州調守龍江十一月從援長興明年以兆先爲授管軍百戶九月修築安慶城池從征武昌甲辰下武昌陞管軍千戶九月取荊州移戍歸州洪武三年僞夏來攻聞出兵奮擊大敗賊衆移守德安十一年陞成都衛指揮僉事十二年梁山大竹等處賊人叛亂奉調統官軍討之殺獲首級一百餘顆生擒五百人抵墊江高灘洞殺賊擊散之遂攻滅梁山龍馬清寨平大竹縣賊從征雲南擊散大水腦通化等蠻論征南功陞成都右衛指揮同知與世襲二十四年

致仕子瓊襲本衛指揮同知累以平蠻功陞四川都指揮同知進都督封平江伯卒贈平江侯

吳復

吳復字伯起合肥人甲午率衆歸濠領前驅從克泗滁采石太平歷陞萬戶定建康授總兵攻鎮江守常州吳兵奄至死戰躍馬持矛追奔數里援宜興戰高橋仍守常州從征陳理圍廬州先登克漢沔授鎮武衛指揮同知守沔陽克汝州陞安陸指揮使調征陝西土番克河州從頴州侯平蜀從衛國公平九溪蠻進督府僉事從西平侯再征土番洪武十二年封安

陸侯世指揮使從頴川侯鎮雲南克普定充總兵官勦殺蠻冦北取廣西轉餉盤江卒追封黔國公謚威毅與子孫世侯券

楊廣

楊廣巢縣人初事雙刀趙爲元帥以智勇聞歲丁酉四月歸附授左翼元帥副使十一月從總兵徐達攻池州克復宜興先是宜興復叛　上命達率師討之未下至是達遣兵絕其餉道帥廣等併力攻城遂拔之十二月從下婺州克諸曁攻紹興還婺取衢州庚子攻高郵先登策應濠州江州既破陳友諒走武昌

壬寅遂下洪都留守禦癸卯攻吉安甲辰武昌平從
討熊天瑞於贛州乙巳正月天瑞降南雄韶州亦附
丙午征進湖南益陽陞武英衛管軍千戶八月諸將
伐張士誠廣乘海舟取湖州十一月合圍蘇州明年
城破士誠就擒論功賜綵段超遷鷹揚衛指揮使十
一月取沂州益都東伐萊陽洪武元年克河南路擣
潼關階昭勇將軍渡河與僞官楊呂二平章大戰賊
衆奔潰攻漢中克鳳翔鞏昌擊番寇敗去未幾奉旨
開設鞏章衛授世襲誥四月襲王保保軍夷其營落
征鐵石岷州回衛復奉旨統領官軍開設秦州衛陞

潁川侯傅友德克蜀階州文州援漢中進克成都入
年詔領兵馬赴京調驍騎左衛九年隨徐大傅北征
營於薊州五月師還改河州左衛指揮使十二年率
所部隨西平侯沐英征洮州十八族等擒斬甚衆復
於故城遇賊與戰中矢傷左脇尋卒訃聞 上爲之
惻然勅有司歸其柩所過郡邑致祭賜葬於巢之柘
皐命詞臣撰碑銘以昭勳節子潮初充參侍改散騎
舍人十二年征西有功襲興武衛指揮使十四年隨
徐太傅討松州旋師北平即從傅潁侯征雲南克普
定羅具砦盤江普安曲靖擒司徒平章達里麻攻烏

撒土酋率衆迎戰擊敗之遂領本衛官軍城烏撒克
霑益十五年剋雲南大佛龍海等砦四月築應大雷
於金沙江及東川又從潁侯追東川寇至勝石上官
渡楊浉江八月大破阿吉魯等山砦十二月援大理
克佛光砦十六年討古州龍里洞砦又明年從宋國
公北平操練二十一年卒孫海襲本衛指揮使

薛 祥

薛祥無爲州人字彥祥元季兵亂乃集義兵保障邑
郡適 太祖駐師和陽祥遂從俞平章內附扈蹕渡
江表爲水寨管軍鎮撫越明年丙午克臺城己亥攻

安慶壬寅下江西癸卯復廬州戰鄱陽得侍御黃船
與議軍攻 上語俞平章曰汝之功業非薛彥祥不
能成就若總大兵攻瀏凡破姑蘇下中原凡傳 旨
客報惟祥是命洪武元年漕運河南孟津 上遣人
謂曰聞有亡命者潛伏衝要恐來刼掠儻彼衆我寡
不得輕敵將夜半抵蔡河賊果至祥諭之曰汝衆良
善也兵亂嘯聚情出不得已今 聖天子出矣汝等
當歸守家業無累妻孥縱汝百千人不過刼得千石
我所部不下十萬餘待曉縱兵蒐捕汝何以存衆服
其言而散 上聞之大喜嘗謂祥曰汝歷多軍功當

武職而今用兵山東供億糧餉未得人汝相從于
起事之初固有年矣簡在朕心若古之蕭何寇恂匡
扶漢室不絕糧道欲汝效之授中順大夫京畿都漕
運使自揚至蔡達濟壩堰皆崩塌疏築晝夜無息考
滿還京淮泗之民祝曰願公再來作我父母擧輓者
遮道陽海州亂駙馬都尉黃琛俘馘萬餘人皆有名
號詿誤連坐者率皆良民祥與駙馬會問尤排之曰
無名號者不許妄指由是獲全者甚衆咸寫眞生祠
之乙卯詔授工部尚書明年改天下行省爲承宣布
政司以北平爲重邊特授資政大夫北平布政使屬
縣民多貧乏尚有鬻子女者祥即責問以俸贖給附
宰不悅罔以誣坐出知嘉興府明年召祥復侍東官
上謂曰姦臣每讒害汝汝何不言祥曰臣罔知其
故竟以誘累卒

劉眞

劉眞合肥人乙未歸 上從克溧水句容溧陽破中
丞水寨陳也先嘗授總管攻常州又略石埭遇陳友
諒戰敗之克婺衢復太平下南昌吉安敗張士誠於
安豐擊友諒於鄱陽戰之湖口克武昌下湖州取無
錫從征中原克沂州益都等郡取河南潼關潞州授
潞州百戶陞太原護衛千戶又陞興武衛指揮僉事
調府軍衛從征南克普定盤江雲南諸郡調陞金吾
後衛指揮使尋陞河南都指揮招降納谷出又征捕
魚兒海合刺陞右軍都督僉事督軍陝西總兵征西
破谷蒲城擒僞王子征廣西叛酋黃氏等山砦又征
南丹州慶遠府分剿大藤峽及大雲黃土石塘池南
等洞俱破之尋改左軍都督僉事三十五年陞右都
督鎭遼東

周顯

周顯合肥人歲乙未 上駐師和州顯自黃山來附
六月朔從渡江拔采石取太平充帶刃先鋒克溧水
句容溧陽丙申破中丞水寨擒陳兆先嘗取南臺鎭
江下金壇丁酉取常州橫林樂杜等處四月克宣州
收江陰征常熟與張士誠戰於望亭又擊敗陳保兒
陞前部先鋒戊戌隨邵平章征湖州十一月從克婺
州己亥克諸暨援常州陞帳前都先鋒庚子敗陳友
諒兵追至采石遂復太平辛丑從援長興癸卯張士
誠將呂珍盛兵寇安豐 上親援之顯從行擊走珍
七月戰鄱陽湖甲辰平武昌回克廬州乙巳五月取
安陸襄陽等處平章常遇春上其功陞驍騎衛千戶

十一月克泰州丙午從征浙西克湖州元年從破蘇州擒士誠陞金吾左衛指揮同知十月從征中原洪武元年正月從棣州尋援之三月克汴梁克河南府時　上以汴梁爲北京五月親往巡狩回軍扈從七月攻取臬白寨又於汝州攻破毛葫蘆劉叅政營調策應陝州十一月征探路村梅右丞遊戰顯手刃之十二月奉檄總領兵邏絳州路遂克河中二年改驍騎前衛指揮同知征進北四月從常遇春至錦川追江文清六月至全寧追也速於北黃河克上都八月從李文忠援大同九月克馬邑進抵海峪口敗脫列

伯軍獲樞密知院等逐孔興至東勝州而還三年復從征沙漠二月克察罕腦兒進取上都五月克應昌府從左丞趙庸追蠻子太尉擒僞平章等復追江國公軍馬降之六月克紅螺山陞昭勇將軍驍騎前衛指揮使四年復從文忠北征六月進兵阿魯渾河與虜戰沒

劉　謙

劉謙合肥人元季與兄友仁各起兵保鄉井聞　太祖義師爲衆所附遂與兄俱來歸命叅隨胡大海克取黟縣祁門建德等處授友仁中軍左元帥府右副元帥守禦太平縣與雙刀趙對敵殁於陣己亥謙襲兄職征進饒州克豬湖寨八月征浮梁攻饒州辛丑從　上征陳友諒拔九江僞都取興國府石榴寨徇下黃梅廣濟十二月招安江西壬寅調守江西癸卯三月調從征七月大戰陳友諒解豫章之圍克復吉安招徠安福州復克永新策應袁州甲辰征進平鄉虎背寨茶陵州調征湖廣岳州乙巳奉檄守禦吉安吳元年三月調除南昌衛副千戶十月隨征福建洪武元年克建寧等處四月扈從　車駕幸北京陞河南右衛正千戶閏七月收信陽光石腦等處寨克王

保保軍十月調守陝西七年陞廣武衛指揮僉事調守潞州十一年陞特進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府尋以疾乞致仕後封流伯永樂十二年卒遣祭䘏典優備

許　榮

許榮字榮卿舒城人倜儻好施果決有爲元季橫潰之餘邑民顛連無告榮乃團立烏沙屯戍加以招懷綏輯散亡復合生齒蜂集室廬櫛比甲午春有青軍大肆殺掠腊肉爲食灑血爲漿凡所經由不遺噍類榮發令運謀以防不測連營扼險設伏乘機以禦之卒獲安堵是秋趙雙刀攻陷廬州榮則攻擐甲胄士

令奮勇竟逐之遠遁巳乃脩治溝壘營繕器械勞必身先寢食幾廢又爲城建七門堰防三水樓櫓如畫過者不敢仰視焉甲辰　高皇帝統御六師蕩平海宇渠乃焚香誓衆曰我堅守十年於茲者豈貪天功爲巳力爲爾鄉井全生計耳今天命有歸吾屬其無憂矣時即表上符印其軍實名數租賦悉版以獻有旨邊事未寧仍領所屬即授廬州府同知士民愛戴甚於父母比其卒相與立祠祀之曰許侯惠民祠世世尸祝勿絕

朱亮祖

朱亮祖六安州人元義兵元帥乙未　上克寧國擒亮祖喜其勇悍賜金帛俾仍舊官居數月復叛數戰敗我兵七千餘人丙申下建康明年克毘陵遂遣徐達等討之進圍亮祖於寧國常遇春被創而還　上自往督戰亮祖兵敗縛以見　上曰爾將何如對曰生則盡力死則死耳　上壯其言鞭而釋之留置麾下自是從軍四征所向克捷以功陞元帥至院判從征友諒克九江下南昌江西諸郡大戰鄱陽湖平武昌陞廣信衛指揮使會胡深討陳友定取浦城克崇安建陽等處乙巳張士誠兵寇諸全新城亮祖以

舉之焚其營落數十攻桐廬圍餘杭降偽平章潘九明陞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副李將軍守杭吳元年丁未帥馬步舟師討方國珍國珍拒戰敗衂夜走黃巖亮祖入其城遂徇下仙居諸縣進兵溫州國珍子明善戰敗挈妻子遁去克其城分兵徇瑞安還至黃巖方氏父子來降送建康洪武元年二月　上以浙閩既平乃命亮祖爲征南副將軍與廖征南取廣東進取廣西師還　太子率百官迎勞龍灣洪武三年封永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與世券四年三月　上以諸將伐蜀久無功復命亮祖爲征虜右副將軍率兵往助之肅兵至蜀傅友德巳攻克階文永忠克重慶乃分兵徇下州縣之未附者蜀地悉平還師與何文輝同鎮北平移鎮廣東番禺知縣道同上言亮祖不法數十事　上念功臣不下吏罷職令居江寧之安德鄉十三年以疾卒　上爲志壙以侯禮葬之

王珪

王珪合肥人慷慨有大志少時爲淮西廉訪司隸卒見官長儀衛尊崇輒慨然歎曰將相無種在人爲耳及元末兵亂募集鄉民守廬州自稱萬戶　上取和陽珪自廬州來歸遂從渡江克太平命珪仍爲萬戶

守太平積功陞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子安富襲
上征婺州守南陵取潛山擒獲甚衆攻安慶被創而
死仲子安貴從征江州亦戰没至是珪以疾卒季子
寬襲職未幾亦卒

汪　河

汪河舒城人少有大志倜儻傑出嘗師武威余文忠
公盡其底奧其宏材遠畧卓邁流輩元季紛亂靡所
適從　太祖高皇帝渡江首被知遇用爲行省掾吏
累陳時務　上高其才識稱謀帷幄贊畫兵政大有
裨益擢大都督府都事出入左右敭歷中外惟所任

使元察罕帖木兒克復汴梁兵威甚振　上命河使
察罕與之結援議諭稱旨察罕子擴廓帖木兒遣使
來通好　上卽遣河與俱往荅其意河至河南擴廓
拘留之時虜尚盛兵中原　上方有事江漢未遑讐
校及陳友諒亡諸郡咸附　上乃以書與擴廓帖木
兒責以拘留前使書至不遣凡三以書遺之仍不遣
後元罷擴廓官奪其軍洪武元年王師下河洛擴廓
懼始以河還河被拘凡六年抗厲不屈完節來歸
上嘉重之卽陞爲吏部侍郎河備陳虜中事且上方
略擴廓竟由是取敗二年秋推陞爲御史臺侍御史

歷陳讜論內外諸政裨益甚多九年上封晉王于太
原簡朝之直臣爲之傅以河帷幄舊勲先使虜盡忠
節顯著繼在中臺功業茂隆遂拜爲晉王相親御便
殿面諭而臨遣之河領眷命普殫心力時天下初定
干戈甫戢民力未舒河以身任之咸底厥績其在王
所也啓沃彌綸鞠躬盡瘁居數歲竟大治竟卒於官

陳　瑄

陳瑄字彦純合肥人父聞開國功歷陞成都右衛指
揮同知父謫戍遼陽瑄請代戍從征卜木瓦寨冒險
先登敗賊復從征餘寇于冒十三戰明日又七戰擒

賈哈剌陞四川行都司同知進督府僉事建文時召
防江靖難兵至江上具舟迎降封平江伯食祿千石
世指揮使永樂初北京遼東軍儲不足充總兵都督
帥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請建百萬倉直沽尹兒灣
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舟經海島下令交市人不
敢譁兩使之會有倭刼沙門島瑄以漕舟追至朝鮮
境盡焚其舟殺溺死者甚衆三率舟師備倭閩海海
溢江北岸崩瑄起堤自海門歷通泰北至鹽城凡八
百里又役夫二十萬起高丘嘉定爲海運表識名寶
山　上爲文樹碑山上既開會通河罷海運乃建議

運淺艇二千艘歲運二百萬石復增至五百萬石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就管家湖築堤亙十里以便引舟浚儀鎮瓜州通潮壘呂梁百步三洪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堤堤內作渠亙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徐臨清德州皆建倉便轉輸河淺處輒膠舟濱河至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舟可行處緣河隄壘井樹木便人行　獻陵初下詔求言陳七事其一言江南轉漕軍民並困　上覽之戚然令有司議所以寬恤者仍　勑獎與世伯券　景陵時鎮守淮安兼督漕運漕政盡修卒贈侯謚恭襄劉氏荃雲穀弘度偉略稱人廣會茨論賚典公餘披閱載籍考知往古成敗治亂之故喜近逢掖士時相講議能推利濟人

張子貞

張子貞字彥誠英山人洪武間由國子生授兵部車駕司主事進本司員外郎未幾以言忤謫成嶺海尋起爲刑部員外進郎中出爲山東僉事以切直不容于時又謫苑馬寺戍留題有君臣義莫忘之句　太祖聞之詔復其官尚書蹇義嘗歎曰做官不必遠法古人近法張子貞可矣尋起爲車駕司主事歷官叅

政敭歷中外凡四十年清心苦節寵辱不驚爲時論所歸

人物考卷之三十四目錄

南直隸廬州府二

郭彥仁　瞿能
陳植　廖鏞
孫鎮　蔚綬
邢寬　張敔
湯冉　薛逵
王淸　余斌
陳儀　李春
汪霖　鄒時
秦民悅　潘稹
朱賢　吳廷翰
王恒　吳凱
張淳　周璽
潘鏜　魏澆
彭辯之　潘鋭
沈俊　吳輔
黃道月　潘子嘉
鄭杲　張衲

補遺

潘岳　劉會
馮禎　姚壽
丁鏞　竇子偁

南直隸廬州府二

郭彥仁

郭彥仁無爲人少讀書有勇略尤長於吏事歸附
太祖以忠謹被知遇事多委任李文忠用兵浙西命
彥仁往爲參謀多所裨益歲戊戌三月文忠以克嚴
州功陞帳前左副都指揮守嚴州命彥仁充本司督
事時胡大海亦以平嚴州陞院判文忠與之有隙四
月 上批示彥仁云保指揮我之親男胡大海我之
心腹前者曾鬪二人不和且保指揮我之身也胡院

判即我心也身包其心心得其安心若定身自然而
定汝必丁寧說知彥仁懇道 上意將領和輯所向
成功文忠待彥仁禮甚隆凡攻守機略悉預裁畫搗
師擊寇有功賜銀幣壬戌二月金華苗將蔣英等作
亂殺守臣參政胡大海文忠即遣彥仁率兵討之彥
仁兼程而進至蘭谿英等懼夜半遁去彥仁遂入金
華撫其民時處州苗將李佑之等亦殺守將耿再成
文忠復調彥仁領兵屯縉雲以遏其侵軼後授新城
取杭州平浙西皆預有勞續授嚴州府知府

瞿能

瞿能字世賢合肥人開國功臣都督通之子也驍勇
絕倫力學爲文以禮下士少隨父累立戰功洪武中
以四川都指揮使夜渡大河擊西番克捷頃之判酋
月魯帖木兒據建昌能討平之移鎮雲南是時麓川
刀幹孟排兵逐其主思倫發能率兵大破其衆復征
寧遠金齒皆平之靖難兵起建文召爲右都督同大
將李景隆北拒奮勇力戰景隆忌能成功率牽止之
次於白溝河南北合戰諸將皆畏懦不前能父子先
登所向披靡明日再戰矢盡劍缺人馬俱疲能復引
衆躍前大呼斬首百餘前越雋侯俞通淵復引兵赴

之時旋風大起北兵乘風突擊乃以輕騎繞出其後
合兵大戰移時南軍遂北能父子猶揮劍斬十餘騎
死之

陳植

陳植廬江人元舉河南鄉試不仕洪武間起爲吏部
文選主事歷官兵部侍郎靖難兵至植受命督師江
上有督將密議降者植責以大義督將斬之遂遇害
督將率衆奏迎自陳邀賞 文皇立誅其人具棺殮
植遺官護喪瘞於白石山

廖鏞

廖鏞巢縣人祖永忠開國功封德慶侯父權嗣封鏞以適子任散騎舍人歷官至都督建文中與議兵事時宿殿廷靖難後　文皇以廖權兩子鏞與銘嘗受學方孝孺令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兩子復命　文皇大怒令收孝孺刑之聚寶門外凡七日罵聲不絕廖兩子拾遺骸瘞聚寶門外山上甫畢而廖氏亦見收鏞銘送刑部論死銘弟鉞及從父淮安指揮僉事昇俱謫戍邊鏞母東甌王長女也弁銘女送浣衣局

孫　鎮

孫鎮字希武合肥人爲諸生以經明行修中制科卒業太學除戶部度支主事通敷練達　高祖嘉之賜鈔若干緡以旌其能頃之　上以課程事連坐部官鎮上疏諫不宜連坐以傷國體語多峭直遂謫戍滇南已卯春廷臣郭資等論薦召復其官應制賦禁御詩稱旨拜衛輝知府毀淫祠撤浮屠興學課士教民樹畜驅蝗禱雨神率效靈壬午靖難兵南下守備內臣倡謀迎附鎮堅守不下迨　文廟登極以抗節不附者罪之法乃謫戍山海歷二十餘年宣德初御史王紹首爲救回至京師除上饒丞不就卒於京邸別號冲玄子所著有冲玄稿若干卷

蔚　綬

蔚綬字大章合肥縣人秉心淳實履行端方洪武中由監生授戶部度支主事歷員外郎精核出納下人不得緣以爲奸革除中陞山西右參議再著賢聲永樂六年陞戶部右侍郎本年改禮部右侍郎時尚書呂震恃才自用又深刻難測小心謹畏震亦雅重之屢知貢舉及　廷試提調官關防嚴密類多得人十九年定都北京震改北部綬掌部事二十二年綬奏四川雲南官民生駱進等六十一人例當給賜夏衣

其琉球官生周魯美等尚猶未行宜一體給賜自後遞年冬夏衣皆本部行文南京工部成造依時給賜不待奏請著爲令馳奏以聞　上從之至洪熙元年陞禮部尚書宣德四年致仕後卒於官賜祭葬

邢　寬

邢寬字用大無爲州人自少穎敏力學不輟永樂甲辰廷試初以孫曰恭爲第一　太宗皇帝以曰恭一係字耳及見邢寬二字甚喜遂擢爲第一授翰林院修撰與修　仁宗實錄成陞侍講正統戊午復修宣宗實錄賜金織文綺陞從五品俸已未同考會試

尋引疾家居上言民情十餘事丙寅召至京命復任事丁卯主考順天鄉試景泰壬申陞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署南京國子監事景泰五年六月卒遣官諭祭寛居家孝友與人交終始不渝且處已坦夷於物無所忤以足疾不良於行故不得久於内朝云

張敔

張敔合肥人字伯起修髯魁幹卓有時名永樂中貢入太學除廣東道監察御史扈從　車駕北征軍令嚴肅凱旋有金牌鏹幣之賜　欽差閘辦延平銀塲局課歲輸一毫不染歷五年閩人頌其清銓部考最擢陝西按察司僉事敔政尚平恕務存大體後被訪左遷廣平令怡然之任興學勸農惠政遠敷歷九載上疏乞休　上命復僉事致仕子鎰國子生篤行懋學克振家聲未仕卒

湯冕

湯冕無爲州人宣德二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時交趾復叛　上命冕往撫之冕至敷宣聖德指陳利害夷人慴服奉貢表謝私餽一無所受中外重之

薛遠

薛遠字維遠無爲州人登宣德壬戌進士授戸部主事勤愼精敏不避艱險遷員外郎中承部檄覈實南直逋稅文案山積洞燭肯綮得羨餘萬石歸之於公又同御史倪敬按大同邊儲搜抉隱匿邊餉以足天順元年命使交趾還晉戸部右侍郎尋丁母艱四年河決河内詔起復以工部侍郎總督河道至則集丁壯三萬餘人分工授任决口遂塞又自揚州海門鑿河四十里以洩積潦屬災賑饑伐材爲屋以居流徙還復授戸部會兵討蠻徭督餉征調諭其衆能破賊者即有輸貨人人奮勇師至大藤峽躬冐矢石腹背夾攻賊平陞左侍郎有白金文綺之賜尋進尚書總督京儲時與巨璫汪直相忤㗖言官論之遠力請致仕子告復以近侍與綏力薦詔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以疾辭不允而汪直必欲力驅之復㗖言官論劾復懇乞致仕得歸廕一子中書舍人弘治乙卯卒年八十有二遠性敏而好學凡禮樂兵刑天文律曆無不涉其要尤熟國家典故仕宦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吾少時恒不足今安忍有餘哉人以是稱其守

王清

王清字一寧合肥人世以武功爲濟寧衛指揮慷慨

多勇畧常領兵入衛宣德間率所部出喜峰口及至
鴛鴦海覘虜累立奇功正統二年陞廣東都指揮以
親老不遂迎養陳情乞分俸於原衛詔許之蠻夷叛
據大藤峽清往討有功戊辰總督廣東軍務巳巳協
同總兵駐軍高州廣賊黃蕭養劫鄉民叛衆十餘萬
圍攻廣州清帥舟師赴援至沙角尾水淺舟膠失利
被執賊素知清威望不敢害清投水不死因寄衣還
廣城中大書一詩兩椽　天書頒百蠻偶因兵敗不
生還飄零身世輕於葉磊落襟懷重似山半夜愁吟
珠海寺幾回夢墮鬼門關遙君獨有衣相寄爲我招

魂宇宙間數日賊擒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清罵
不絕口遂遇害朝廷憫之加子爵二級清善律詩所
著有建纛集行於世

余　斌

余斌合肥縣人前浙江都指揮同知成之子年弱冠
襲職爲處州衛指揮使戎務之暇留心經史延禮文
士商確政事宣德五年調除定海衛自建義學延師
儒令官家軍民子弟願學者咸肄業焉公暇躬詣考
閱而激勵之務期有成以廉自持自撰公勤廉謹四
銘書於廳事以自勵城南海山有大浹渡常覆舟溺
人自撰文祭其神後遂無患六年仍調處州衛捕盜
有功七年陞浙江都指揮僉事九年冬以疾卒年才
三十有二衆咸惜之

陳　儀

陳儀字叔度合肥人自少端重謙和無綺紈之習好
文章喜韜略務窮其所至欲以自立於世當時論勲
臣子弟有文武才具者必稱焉永樂中　宣宗皇帝
爲皇太孫詔選良家子入侍儀與焉　上雅知其才
特見親任有所顧問必盡誠以對漢王蓄異謀數言
其姦狀事定以俘獲賜羣臣儀得與侯伯等益異恩

也車駕巡邊出喜峰口以驍勇選當前鋒適虜寇犯
邊多所殺獲其後屢出巡邊儀皆扈從有勞績正統
成國公朱勇等交薦詔大臣試所業其言出奇制勝
之道皆合古兵法而復精於騎射引弓連發中的諸
軍皆大呼稱快同試者皆自以爲不及遂擢爲勲衛
日帶刀侍從益以忠謹見稱尨刺使朝貢　上命豐
城侯李賢率兵送之出境言於　上曰今兵出遠慮
或有緩急願得勲衛陳儀者偕往可計事出塞二千
餘里而還虜寇孕兒只伯擾西鄙　上言請於寧夏
[illegible]肅[illegible]請銳俟春暖俱發諸道並進且先約尨刺相

為犄角殘虜破敗之餘必就擒戮此萬全計也 上
然之正統五年麓川叛 上命儀從定西伯蔣貴兵
部尚書王驥往討之明年抵其境蒲羅諸蠻作亂道
梗不通儀率衆直搗巢穴擒其首惡殺數十百人諸
蠻遁走師遂進招降斬殺儀功居最陞錦衣衛指揮
同知其冬攻克孟雷諸寨斬二千餘級又領軍獨進
抵南甸所向摧靡駐營馬鞍山下為大軍後援遂以
成功師還永昌蔣公王公命為文勒諸石以彰聖德
還朝論功陞指揮使賞賚甚厚明年陞都指揮僉事
留守雲南積糧治兵為後圖而乃以疾終享年五十

有二襯還葬應天大山之原

李　春

李春無爲州人正統七年進士任兵科給事中直聲
表著權貴忌之陞福建叅議時汀州有劇盜肆掠鄉
邑無可誰何春親抵賊巢諭之衆皆投戈泣降陞江
西左叅政尋陞按察使所歷三藩咸著能績

汪　霖

汪霖字潤夫六安州人登景泰甲戌進士拜監察御
史出按雲南掾巳慎布憲公讞獄多所平反吏民頌
之丁父憂復職按浙江操持益厲時錦衣衛指揮門
達方秉權誣其子商於浙自鎮守官以下皆曲意悅
之以霖獨不禮也歸譖之達怒遣校尉偵之卒以無
罪免遷掌江西道適 憲宗嗣大統言官劾門達抵
罪霖力薦前都御史王公竑李公秉皆復任天下讙
快先是兩廣蠻寇出沒且十載屢征不克至是命都
督趙輔率師征之而以霖監軍事中嚴軍令肅然憚
之自京抵兩廣所過安堵旣而奏功論級功罪咸當
凱奏拜大理寺丞秩滿陞本寺右少卿成化十三年
擢都御史被飭邊撫巡之命遂乘驛徧所治戒將佐
練士卒葺城堡樓櫓簡器械軍聲用張虜莫敢犯且

勵守宰俾勤恤民隱無或怠違舊例邊軍糧餉永平
府給古北口薊州給山海關皆以軍運費重而途艱
霖請以銀代粮分給之兵民兩便皆歡欣感戴至成
化十六年卒於京壽六十三

鄭　時

鄭時字宗良舒城縣人景泰辛未進士授監察御史
以能稱出按湖廣江西所至風裁凜然彈劾不避權
倖天順五年爲用事者所忌左遷河南内鄉縣知縣
拓城郭增水利興起教化有異政成化元年擢知福
建延平府政尚嚴明禱雨輒應民爲立應雨亭紀之

去任更名日去思三年丁亥父毋繼歿廬墓三年有
白免塩擾之異有司上其事道而止之會歲饑發廩
爲粥里人貸務悉焚之六年服闋改知福州十三年
遷四川左叅政十五年進按察使十七年轉湖廣左
布政使擎闘益著十九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撫陝西人饑人相食百方賑恤言於　上得内帑金
四十萬以濟既至乃命布政等官分守城門給散無
敢漁者朔望必至文廟行香講書人問其故時曰方
今人情滴滴吾既賑之役微省以大義亂何由起又
符移六道周恤民隱疏平㳅利民渠民多感之江南

湖廣等處盜起遣人諭之多解散擒其渠魁戮之吏
奏於寧羌分水嶺設縣巡司以便統屬成化二十二
年因左道惑衆變倖因之以階進取上言利國保民
五事一盡誠敬以回天意二明理義以杜妖妄三減
進貢以蘇民困四息傳奉以抑僥倖五重名器以待
有功辭多切直觸時諱尋有貴州左叅政之謫析然
就道陝西之民如失父母所至送道不得行至有繪
像以祀者弘治改元陞左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本年
改撫湖廣三年轉南京兵部右侍郎四年進南京刑
部尚書留心政務若大厥施讞獄必求其情矜疑者

輒辯之一時無稱冤者八年屢疏請老　詔允之命
給尚書誥命以歸爲人嚴重狷介自無所好惟好施
予處人以恩信不忍言人過數歷中外四十餘年廉
愼之行始終如一優游桑梓清節不改以壽考令終
鄉人無分遠近咸哭弔之

秦民悅

秦民悅字崇化舒城人天順丁丑進士授行人遷工
部屯田員外郎賑濟京畿諸縣多所全活成化壬辰
遷廣平知府剛毅開敏能卓然自立政出公平百廢
修舉檢勘荒田馬地共三十餘頃辯究理滯招撫流

亡卓然在人耳目考政爲郡守第一九載去任民立
祠樹碑以思之甲辰遷江西叅政弘治改元擢右布
政數月轉左凡三任皆在江西熟諳民情　戢奸吏
抑豪强均賦平役民賴以安辛亥擢右副都御史整
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奏乞減莊田租
課以舒民困增密雲古北口官軍招募土兵以防衝
突皆蒙嘉納其年遷戶部右侍郎甲寅改吏部右侍
郎明年以父喪去服闋添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未
幾改吏部右侍郎已未拜南吏部尚書庚申改南兵
部癸亥丁繼母憂乙丑服闋復南戶部正德丁卯致

仕以辛亥年卒年七十九訃聞賜祭葬如例謚莊僖
民悅沉靜謹恪進止有常平居手不釋卷操觚染翰
至老而猶不倦云

潘 積

潘積六安州人字景徵監察御史岳之子也登天順
甲辰進士授監察御史直節直聲爲流輩所推按廣
東振揚風紀兩劾統兵者之不律都御史韓雍斷之
欲摭事中傷竟不克擢福建副使明愼果斷獄無寃
滯福寧產銀礦先是輸課者加耗息至則陰發其奸
而以補他課之逋擢四川按察使觀篆不越月出滯

獄千人雪死刑至有生祠於家者豪僧侍王國勢要
武斷鄉曲卒擒寘於法民歌頌之陞四川左布政使
値貴州苗寇猖獗徵兵餉於蜀開府重臣罔知所措
積請以夷攻夷而以近疆播州龍州之卒應之咸服
其有文武才會試正榜額以南北中三數取人而中
數額最少嘗建議請調停之中貴人舞權藉上供之
名責公帑銀二千以市土物積堅持不與鄉貴請託
一切謝之由是得謗致政卒終於家所著有缶鳴集

朱 賢

朱賢六安州人字從善登天順庚辰進士性剛介美
手儀潛心理學與天台陳選齊名拜監察御史每抗
疏切諫 朝廷呼爲梓潼御史後以言事忤 旨謫
花林驛丞尋復職按福建風紀肅然監文衡所著論
式人謂歐陽起鳴法度一時縉紳稱爲三絕云

吳廷翰

吳廷翰字崧伯無爲州人生而穎異業禮舉應天第
五人明年登進士授兵戶二部主事推督德州等處
糧儲改吏部文選僉廣東尋改浙江轉山西叅議致
仕所至不激不隨撫循建白皆井井可法晚年手不
釋卷益旁通經史百家所著有漫錄叢言櫝記甕記

志略考及湖山小稿蘇原全集若干卷子國寶第進
士詩文有聲云

王 恒

王恒廬江人字克昌敬之子幼穎敏以童子從父南
雍能習詹孟舉大書年十二隨父謁選惟讀書以圖
報稱父以 上聞 英廟召見御前作天下太平四
字 上覽之喜賜寶鈔全酒送翰林院讀書學士丘
仲深見其所屬詩文深器重之天順四年擢中書舍
人尋進太常寺丞性不苟合左遷工部主事分司蕪
湖俛焉事征榷以法羨餘數千緡悉輸之公及領尚

書度支司漕淮上利興弊革多所建明弘治擱進階
中憲大夫卒

吳　凱

吳凱合肥人字廷輔天順壬午領鄉薦成化壬辰進士乞歸省親會母疾抵城卽步入趣候衣冠拜牀下晝夜躬湯藥母死旣葬每旦至墓所號泣進香饌逮土封植不資備役服闋刋兵科給事中一時如濡須仰昇同邑方陟皆入諫垣語曰淮西三鳳凱在兵科詳封駁善敷奏動存大體適邊䧺告質承　旨往勘剪粉豪右明典守之罪邊儲賴以充實同寅知凱果

斂推凱清理京衛軍凱劾武弁不職四百餘員軍政肅清憲廟嘉奬賜酒饌賞賚甚厚歸展松楸終養厥考有廣東少參之命卒於道

張　淳

張淳字宗厚合肥人僉事敔之孫也成化丙午薦於鄉明年登進士初令瀏陽有逋賦歲積萬計乃根長侵費淳至諭以忠言皆感泣來輸三年政成召爲監察御史會岷府奏逮知州劉遜臺省疏捄俱下獄淳方自外還抗疏請惜耳目以庇元首　孝宗意解尋釋之出按貴州有負固者乃招撫之擒渠魁曾安阿保父子餘黨五十九寨悉爲徧詆轉吉安知府吉民健訟蔓引動數百人經歲不决淳惟取當逮者訊之剖析如流輒年書片紙示吏吏無所措其奸版籍多巧僞淳薦得其實役均弊絕久之豪猾屛迹公庭晝靜若無事者自奉甚薄朝夕惟一鮑魚秩滿歸橐如罄又復課農桑興學育才修里社敦尚節義民爲刱賢侯祠尋陞四川按察司副使整飭松藩兵備適諸番叛乃召集諸將授以方略皆相繼授首諸番懾服進太僕少卿綜理馬政務在便民轉應天尹多惠政士民賦京兆十思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時四川

劇賊新政疏請駐兵房竹等處以防奔突賊平有金幣之賜改巡撫保定兼提督紫荆等關是時傳報邊警淳經略邊務悉心區畫虜遁去河間諸郡告饑奉
勑賑濟全活者以萬計進階通議大夫上疏乞歸
上以溫旨慰留疏三上始得奉　旨馳驛回籍淳居身清約惟敝屋數椽山二頃園一區客至談說經史或世故移日不倦有詩託者聞遣之故人不敢干以私卒年六十有六葬祭　恤典恩禮有加焉生二子長卽相次子標

周　璽

周璽字天章合肥人弘治丙辰進士任吏科給事中始事　孝宗多所建白上一一採納迨　武宗即位逆瑾專權疏其擅改成命竟遣詔旨罔上行私氣焰逼人朝士斂手以避乞明正典刑以謝天下疏上瑾銜恨乃囑陞順天府丞使去言路思設計以殺之嗾錦衣指揮楊玉誣以蔑視使臣遂矯制收付於獄令玉自斲去杖之三十略不少屈曰吾死不足惜令忠義畏懼可惜耳瑾聞而益憾之又令加梜遂死於獄卒年四十七後瑾伏誅正德朝賜祭至世宗即位復賜諭祭有抑鬱未伸遽焉淪沒之句廕其子仍廕其

孫勅建崇祠於合肥城東春秋令有司特祭焉

潘　鎧

潘鎧字宗節六安州人能言即解記誦七歲賦詩輒出奇語驚人十歲能讀史略論古成敗十六侍布政公入京值疾不脫衣者踰日周防僕御內外無失才行已見成化丙午舉應天鄉試逮弘治丙辰登進士第授滿城令愷悌子育不設厲禁化微輸善量緩急常獲寬省邑有巨猾好敗官政或誡鎧殺之笑曰獨非民邪吾知自檢而已丁布政公憂去任治裝不滿一車父老與諸生遮道泣送曰乃今見古廉吏相隨數百里乃捨去樹碑頌其遺愛居喪哀毀骨立驗葬有禮服闋除滑縣知縣滑為畿輔大邑賦重民玩前令率坐廢下車首聽滯獄風行雷斷五日而囹圄為空乃理逋賦壅蔽者曰民猶水也塞則潰疏則流於是解棼剔蠹犂然有條人人以為惠爭先輸納閱三月而租入大集郡守韓公嘆曰民豈不可化哉何滑民昔猾而今良也縣籍口賦里胥故多為奸乃誓諸社曰所不惠於民者神有顯殛藉成踰月忽有抱策愬庭下者曰某等負公作奸者盡疫死某幸生願正此籍因許釐正為式人謂其誠信通於人神初至滑

前令擅移官帑銀數千兩籍亂不可稽曰殆哉殞身非予其誰掩此乃檢括規畫俾充其數竟不令前令知也被徵去府人出美金二百為贐曰欺人不誠黷貨不貞吾豈以毫末而敗吾素令籍之庫父老請立石以識曰無庸第無忘今日可也甲子拜監察御史首論時務大計四曰敦大體權時宜重將權倡士氣太監高鳳蔭從子曰此王振曹欽之漸不可長也請加黜罰奉命勞軍遼東廉公有威邊將斂手歸上備邊五策曰酌戍守之宜樹戍卒之苦儲將來之用豫未然之戒革科斂之弊皆中肯綮以母老乞南便養

得改南京湖廣道無何鳳與璉相比矯　旨削籍明
年詔罷黨惡若干人鏜與焉蓋正德丁卯也家居以
御史罪前後輸米三百石鬻產供命庚午詔復冠帶
文安六冠六安郡人視以爲去留乃謂子弟曰我世
臣也當爲國捍患若等宜避地以存宗祀遂與守臣
設策拒守城被圍者三日竟得不陷癸酉起授廣東
按察司僉事持法平恕人以無冤有縣丞揚其者以
貪見黜辭去泣下不已太守李君嘆曰焉有奪人官
乃感泣者哉吾不知潘公何以致此有知縣黃其者
懷百金見謁曰與尹處及期而不見信吾不德也若

暴尹罪以章已蕪吾亦不爲黃懟謝去廣山猺剽掠
爲近鄙患奮計率兵夜擣其穴諸公首鼠兩端曰我
任之毋罪公等也功成不失一矢衆咸嘆服有常氏
兄弟爭財久不決開諭義利自相引伏乙亥年踰五
十嘆曰顛毛種種矣猶俯仰逐人後志其終不可行
邪遂上疏請老銓司下檄慰止御史丁君濬曰請小
屈以易服帶笑曰歸敝廬後當并服與野人俱帶且
棄去何言於金復上疏不待報而行蓋入廣往返僅
一年耳歸五年疾作遂不起鏜孝友之誠出自天性
事繼母尚盡顏色寒燠饑飽躬自慰問珍果名醞獻

前後皆薦於祭先以疾病不敢不親尤重立春之祭
曰謂有借於禮乎非比則祧與殤不血食矣祭畢會
宴昆弟子姓務盡歡愛凡臨父母忌日則素服屏居
不御酒肉善事孀姊俾安其節處諸見弟及兄弟之
子內不吝情外不吝力親疏有差無不各當其分性
寬大明坦能恕人所不及忘人所不道與人交不設
城府久益誠信其爲學有源委不事枝葉嘗曰古人
之學惟求此心今人外心以爲學故汗漫無歸凡與
學士談聖賢之道如啖飴蜜甘而有餘味也文尚氣
骨下筆輒千百言奇正變化具有經度作詩沖淡爾
雅藹愛陳拾遺及韋柳古詩故擬古之作恒多初號
石湖後田於團山之間更號團山野人所著有團山
集十卷藏於家春秋五十有六

魏　浣

魏浣合肥人正德戊辰進士六年任鴻臚寺左少卿
九年考滿陞本寺卿初通事缺人見在通事假訪保
名檳行求索覬利輕重爲出入嘉靖元年浣疏其弊
凡選補各國通事除丁憂緣事俱不作缺其見缺十
人以上及一國全缺者在外行各邊鎮巡每缺精選
一人送部在京不必通行通事訪保禮部劄鴻臚寺

召還眞正籍貫子弟取具印信保結粘送部覆審相同再試每缺精選一人奏送該寺分派各國年深老成通事教習如本國無人許其自從師受業武郅邦通曉者教之一年之後同邊方訪保到部之人通行試以夷語上者收補次者候下者黜退不得稱守候多年以濫收選尉散給人員不得以過犯項目之人竄入者爲令禮部覆議　詔從之歷太常寺卿掌鴻臚寺事

彭辯之

彭辯之霍山人字問夫登正德戊辰進士知餘杭縣時逆瑾舞權濁省苦於織造力裁之邑得不擾擢工部主事尋調兵部武庫司建修舉邦政四事須行天下出補饒州守政靜民安崇素若淸布然與當道不合歸部使者稱其操貞冰蘗復起彰德守淸聲茂著遠邇懷服進山東參政投牘勇退

潘銳

潘銳六安人字宗銳銓之從弟登正德丁丑進士初授行人伏闕諫止巡幸跪縣十日廷杖謫南京國子監學錄　世廟改元　詔復行人上言當事大臣尋又杖謫其判軍□天性云

沈俊

沈俊廬州人正德丁丑進士知萊陽縣時寇盜甫戢縣治殘毁民流竄者過半俊露處視事以撫流亡不期年安堵如故民忘其亂擢御史按山西湖廣去奸黜慝時咸服其威明

吳蘭

吳蘭字欽佩霍山人嘉靖壬戌進士初授濰縣知縣蘭風韻古雅脫屣塵凡不喜對簿書爲俗吏謝令改衢州教授談道爲樂有春風沂水之況擢國子監丞進禮部主事以盛名取直內閣兼翰林典籍內艱歸篤孝秉禮服闋游泳潛臺勝境陟南嶽孤峰俯視煙海不復有宦況矣或勸之出遂焚棄官符性眞率鄉人愛之鄖蓮華下室亦可招延居第蕭然爲文冲淡流暢有陶謝風援筆立成灑翰尤遒勁有法卒於家

黃道月

黃道月字德卿合肥人也美姿態工文詞喜讀相如書與百家之言五七言長句絕似李青蓮少好擊劍江淮之俠無不從游且不惜百金購名馬挽强弓益其志搞髓枕林揚戈溫隅絳旗雷鼓與昭銘鴻勒共擢嘗年矣萬曆丙戌計偕飲陳通參所汝南劉玄子

後至見座上有美丈夫郎欲把臂爲懽問姓字各驚訝客散陳獨留此兩人接袂連觴漸近談咲陳公喜曰二賢已列榜中各大咲醉去旦視榜僅隔一名繇是與同榜潘元徵平湖王銘新秀水黃履常無錫安小范共玄子爲生死交元徵置酒招諸子小范夜方至曰余非出五侯七貴家來與安三來自滿井耳井水湛湛余樂之飲大醉即提巾脫頂髮委地鏡人坐誦所賦滿井詩若白雪清風與俱飄飄謫仙人也嘗與子春玄子小范遊西山岍幘衣半臂紫袷坐連錢驄馬挾彈飛鳥應手而落遊人從之如雲即以鳥餉

游人爲之語曰得山禽從舍人嘗見楊司徒曰黃舍人偉幹儁流終當建勲萬里外不爾風節矯矯表論朝宁匡衡劉向之儔非腹背毳故公卿見者莫不以是望之嘗謂玄子曰袁尠逢干之心略非仲殺之智理無蒙莊之達寧人予今世文學北地信陽它無聞也吾黨豈弗肆咤天下今邊如奕非亡奕秋亡枰子耳枰者馬也子者兵也亡之即奕秋且袖手有之則戰者必也寧與角和乎一日會司空楊司成談性命學楊司成問曰何謂朝聞道夕死可也道無生死生寄非生死而非死虔譖驚顧玄子曰孰謂仲子雄於詞豪於技哉頃聞父訃仲子嘔血立毀別玄子燕市留詞曰燕雲斷兮雲飛黃鵠決兮羽稀江有蘭兮愁余虬蟉蟉兮踟踏生有交兮死不離嗚呼此非屈靈均招魂息夫躬絕命詞與既葬其父號於墓而仲子死仲子之哀又何烈乎孝弟自其天性然矣所著書若干篇行於世

潘子嘉

潘子嘉字汝亨六安州人御史鏜之子也幼承家學穎異甫成闈甘泉湛先生開館於南雍負笈往從問學甘泉子曰在聞道問道曰予能知本體不假人力

故知勿忘勿助之間無所用力者斯得之矣問忘助曰忘助皆私心也滯於物勝於事皆忘也矜持欲速皆助也問勿忘勿助之間曰無在無不在也中正而不息易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聞之頓然有悟乃與蔣道林沈艾陵諸公日夕研究歸聞當道有惡人講學者遂謝去餼廪讀書山中越六年聞人督學應其居遐命有司以禮致之强之復學以歲薦貢之南宫未幾歸以疾卒子嘉居家孝友事繼母不違顏色待異母弟推讓財產壯年失偶不再娶訃聞京師蔣休諸公胥緘辭哭奠有惺菴文集藏於家

鄭杲

鄭杲字義民合肥人少穎敏有大志補邑庠弟子員經史子集靡不通曉一日有省厭舉業作詩云人生如朝露光景不可留胡爲名利間趨逐恣所求本分有眞樂乃復事遠謀涉海浩無涯甘作濡首遊及時不鞾業歲月爲我讐嘗出遊訪豐城楊先生應闓暨閩賀公欽有古人風將往卒業焉頃之丁外艱廬於墓所哀毀骨立染肩疾不起作絕命詞云不孝罪通天一病幾五月調攝弗自遑遂爾成永訣三年才終竟四物尚玆缺老母孤且衰誰爲侍巾櫛萬事吾已休含恨向夜穴遂卒卒之日年二十九新淦于鳳題其墓碣曰篤孝鄭生

張梅

張梅合肥縣民梅家甚貧事母常能盡子道萬曆六年母病肺甚篤乃嘗其穢并其痰焚香告天願以身代母果病愈十一年母復病癰梅親爲吮舐其母病復愈又塟祖緞適降冬大雪泣告天地僵臥穴中忽然晴霽又父文貴病歿築廬墓側日夕悲號三冬之時山花徧發人以爲孝感之祥名著一方年逾六十

補遺

潘岳

潘岳六安州人永樂丁酉舉人授鄭州訓導經明行脩善于造士出其門者科第不乏任滿績著選拜雲南道御史以言事忤　旨充祿帥府帥待以優假曰非　朝廷意也佩吏服操事不懈六閱月復原職兩按浙江福建單騎問民疾苦所至肅清盜屛民安辭疾家居置祭田義田敦行睦族閭黨莫不仰慕之

劉會

劉會英山縣人正統乙丑進士授戶部主事十四年扈　駕北征土木之變捐軀死難奉　勅褒贈録其子劉端儀入冑監後以孤貧未能赴選而卒

馮禎

馮禎舒城縣人由綏德衛旗軍累功至都指揮僉事充參將分守寧夏西路寘鐇之變禎及協守孫隆等馳奏告變事平陞署都指揮同知正德七年巨賊劉六等流刼伊洛間禎奉命徵至河間忽與賊遇督所部鏖戰下令毋顧首級毋貪所遺輜重追奔數十里斬獲數百人論功陞都督僉事比至河南而賊復有西平之敗由上蔡商水道去巡撫鄧璋等狃于一勝過汝寧朝王寘欽連日賊得招集散亡勢復猖獗攻

鄢陵西華長葛新鄭等縣所過殘害遂至河南府圍城三日諸軍始追及之無復部伍賊乘我軍饑疲事衆迎戰禎及副總兵時源參將神周方列陣而參將姚信所部京軍馳突禎前與賊交鋒竟失利先遁我軍陣亂賊麾衆驟至禎下馬步戰手刃數十賊死焉事聞瑾等奪俸戴罪征討而贈禎洛南伯賜祭葬子大金襲陞都督僉事後每歲當禎死日其地遂風霾大作洛人乃往伊府奏聞　勑立祠洛濱於死之日祭之

姚壽

姚壽字維祺舒城縣人成化二十年進士由行人選御史屢疏忤璫降貴陽驛丞卒

丁鏞

丁鏞字元聲無爲州人由歲貢歷官廣西左參議致仕清介端方鄉居二十餘年不入城廓不以毫末干有司惟着白布袍以耕讀自娛郡守朱公高其誼繪淵明圖贈之

賓子偁

賓子偁號淮南合肥人中萬曆乙酉鄉試壬辰成進士授大理寺評事甲午貴州主考乙未陞寺副本年

人物考卷之三十五目錄

南直隸安慶府

目錄終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三十五

南直隸安慶府　一

劉　燾

劉燾字尚載太湖人洪武末年以太學生授廣西柳州知府燾寬厚不苛留心民瘼諸所興革咸當人心邑有以屠牛爲業者牛衔刀奔入府跪于階下悲鳴如有所訴召其人至諭以善語復厲私殺之禁久之一邑皆化無復有食牛肉者在郡數年不事鞭扑不善者但從容教誘之人亦相感而爲善良陞河南副使　肅王聞其賢特加禮敬書霜月軒贈之所在皆祠於名宦

吳　昇

吳昇字亨晦懷寧人宣德間登進士擢工科給事中昇在科有直節遇事敢言正統庚申　廷議郡縣守令聽大臣舉薦昇以爲可暫而不可常否則受官公朝拜恩私家矣又議大臣舉御史既被大臣薦則大臣有不法御史肯背私恩而抗公言哉咸奏止之其他封駁糾正尤多有聲於時正統癸亥閩浙閩礦徒爲盜勢甚熾殺叅議竺有司莫可誰何陞昇浙江右叅議督兵往輯至則捕其酋而斬之撲其黨康其

失機都指揮以下數人　奏寘之于法衆乃股栗不二載賊屏息政績著聞後致仕歸

韓　隆

韓隆桐城人永樂中以太學生任永安令時邑方初建當百務草昧之時隆至築城隍建學宮創公署新祀典朞年之内煥然有章遣浮梁以通津渡邑有巨寇設計擒獲殆盡邑先有虎患至是木拔道通生民樂業虎北渡河而去民甚德之借留歷十二年卒於官相與立祠以祀

謝　祐

謝祐字廷佐桐城人天姿儁爽幼有巨志父早卒家貧母躬紡織以給之嘗牧牛田野間每讀書於牛背上人咸異之甫成童縣尹欲舉民秀增廣學校生員祐願往母惜之爲泣下祐慰母曰兒得爲秀才不愈於牧牛乎遂補庠生勤于課業矢志諸書無不博覽王詩賦及駢儷之文正統丙辰登進士第觀政刑部邑自國朝開科以來無登進士者登進士自祐始丁巳授本部陝西司主事讞獄公恕己未秋以疾辭歸辛酉疾愈赴京壬戌春調戶部四川司主事涖政有命解官銀萬鎰赴遼不糴糧以實邊庾陞署本部廣西司員外郎己巳秋北虜入寇改監察御史出鎮大名練兵保境以爲京師聲援至則修城垣造器械捕流移訓士卒號令嚴明百度振舉民皆帖然安業事定還朝陞署本司郎中復奉勅往督山西邊儲接濟大同宣府事還與實授未幾陞廣東右參政天順改元陞河南左參政戊寅陞山西右布政使涖官慎勤存心仁厚凡所設施務使民沾實惠前後志操始終一致成化丙戌年方五十六苦風疾具疏懇乞致仕歸家杜門養和不干世務奉觴壽母樂其天倫爲人器宇軒豁脫略羈馽絕無町畦發言談笑一座盡傾好評論人物窮其底裏人多服其至當作文雅淡詩有唐人風致書簡得歐蘇體有宦遊槖藏于家晩於祖基作室爲佚老所鑿池養魚闢圃蒔蔬周垣植以嘉樹客至則開宴堂中觴詠爲歡或散步園池以爲適後以壽終

姚　旭

姚旭桐城人正統辛未進士選授刑科給事敷奏詳明直聲動朝宁以見忤權倖謫判鄭州清愼自勵勤於愛民擢南安知府以寬簡宜民而守嚴一介尤興文立社孜孜以學校爲先歲水旱遇災每禱輒應擢

雲南參政未幾致仕歸

董賓

董賓字世宏懷寧人國初以武功世襲指揮使賓生而髯音鐵面膂力絕人性沉毅寡言笑識者以爲不凡稍長從師涉經史誦金版六弢善騎射繼襲父職數政訓戎吏士咸服每境內有劇盜輒控弦從以數騎手殪之而返正統己巳虜入寇以薦召赴京師廷議大發兵襲虜賓力言國兵新衂賊勢方張不若自守以[illegible][illegible]本賊內不得戰外無所掠必將自遁少保于公亟納其言時舊降虜安置畿內者並起爲盜于公請授賓署僉都指揮事將一軍自京師抵河間捕捕之且督操河間瀋陽大同三衛兵盜聞解去尋被勅鎮河間弛張軍務深協時宜而尤以端嚴自持親族無敢撓法者河間地瀕水經營繕葺增壘門及樓櫓皆鞏壯殊舊居人賴之景泰癸酉召還督操神機營中軍乙亥從南和伯征湖廣苗賊銅鼓五開賊尤熾分兵擊之經四十餘戰皆捷進至檯羅檯綱二寨山益險惡衆[illegible]莫敢前賓奮勇先登不終日克之以奇功獲重賚[illegible][illegible]都指揮僉事班師復官天順改元以署僉左軍都督府事嘗被命與諸公侯較射矢發皆中屢蒙賞勞異日 上指公謂諸將曰此黑面都督最善射特賜楮幣二千辛巳逆賊曹欽夜犯闕鬪變急率麾下士邀賊于西長安門外以神機攻其家遂破擒之實授都督僉事尋被勅總督楊州諸路備倭官軍開府于吳厲將士嚴斥堠簡修戰船戎器威令赫然震海表暇輒延儒禮士凡武生與鄉選者厚贐之肄社學者亦蠲其徭役賢聲用彰尋復賜勅兼督常州及蘇州通泰諸路時鹽賊錢厚糾衆僭號江海賓晝夜刻期分道進兵策賊敗必走江北嘹角嘴檄巡鹽御史伏兵數百爲援且曰如約則當捕賊無餘不然且逸其半已而失約獨以所部兵進獲厚及其黨數十人餘奔嘹角嘴其明于料敵若此癸巳以疾得請還居京師閱十有一年而卒享年七十 上聞訃悼惜諭祭且給麻布齋糧營冢墓臨葬復諭祭焉

柳溥

柳溥字廣達懷寧人父升以千戶從 太宗靖難歷陞都督僉事永樂五年俘獲交阯賊黎季犛父子封安遠伯已進封安遠侯宣德初戰沒于交阯贈融國公謚襄敏七年溥襲侯爵正統三年秋掛征蠻將軍

印充總兵官掛湖廣等都司官軍守廣西是冬征大藤峽殺賊楊谷拾等五月討柳州等處六年復入大藤峽破石門等寨十年征思恩賊獲崇萬王等斬之寇遂平十四年還進太子太師總神機營兼掌右軍都督府事復命守廣西天順改元召進太傅仍掌營府事冬十二月虜寇涼州掛平虜將軍印率兵進討俘獲人馬無算虜遁邊境以寧二年師還以疾解機務養於家四年疾稍愈詔起總神機軍務至春疾復作　上命醫調治弗起中外聞之無貴無賤咸咨嗟悼惜

葉華

葉華懷寧人天順丁丑進士知沂州時州有通賊潛出爲害民不勝騷繹華多方跡捕盡掩獲之民居乃寧又疲于轉輸曲爲調停區畫咸當至今民猶賴之未幾卒于官巷哭市號如喪厥考立祠祀之

方佑

方佑字廷輔桐城人天順間登進士第拜監察御史佑風裁凝峻孤厲而貞於時咸呼爲鐵面御史既按畿內捕盜錦衣官校素怙寵爲姦莫敢禁者聞佑風惴惴斂衽繼按陝西劇巷佑稱姦剔蠹貪污吏一無所容咸望風解印綬去繼又按蘇浙巡鹽一洗夙弊鹽利盡歸于公府於是恃勢漁獵者盡斥佑矣繼按廣西苗窺桂林城守告急佑悉居民尾軍士後令披甲執器出南門入東門旋轉者數遍苗錯愕走佑因陳弭盜數事請都憲一人蒞臬長以下罰有差繼同中貴人視刑邊地佑廉得其寬因與中貴人異同以聞會斥者柄用乘間爲請遂出知攸縣佑至攸求民利害廢置所宜令出而民稱便四年陞桂林舊按地衙者陰罷之也在桂林八閱月以病歸結屋萬松間足不及城市超然自得優游以終

程亭

程亭懷寧人天順間以太學生擢監察御史出按江西湖廣驄行豸觸弊絕風清雖奸內之奸必窮其根穴雖貴官大吏不少屈抑能聲甚著而負怨亦多轉江西按察僉事收捕南贛巨盜尋督學政士子咸服其公明以致仕歸

江弘濟

江弘濟字本深桐城人成化間登進士授直隸清豐知縣弘濟於清豐以公廉明恕得民心治行卓異拜監察御史弘濟持重有操守不矜常云御史綱

紀所繫糾察在當人心論諫在識大體識者韙其言而重其爲人既以副臺法按長蘆風裁凜然人莫敢犯繼以清戎按雲南凡所設施皆有法不爲權勢齟齬成化庚子以疾卒于行臺卒之日總鎭藩臬諸公往斂之見其行李中唯敝衣亦止數襲泉爲流涕有哭失聲者諸總鎭爲綜理歸送其喪復疏其清苦于朝乞賜表勵弘濟外君和易而內實剛正與人交務盡誠敬見人之善若已出之有不善則掩之平生手不釋卷讀書數行並下爲詩文必根於理不逐時好爲進士時居近長安門每起必四鼓久而不替其蒞

官行已爲時推重云

方　向

方向字與義桐城人成化間登進士授南京戶科給事中南京權貴怙寵向特持風裁王端毅公嘗曰方給事眞男子弘治已丑以天變連疏劾守備太監及府部大臣陳祖生等十數人　敬皇帝爲黜三人餘勅責之祖生等乃訐向遂緣盧主事事逮向下獄亭既直祖生等益恨向已酉御史復劾祖生等祖生等因抵向前獄失出　命內外大臣鞫之鞫時獄具烜赫同事者或股栗向不少挫勘者知其冤然不敢直

後竟貶向雲南多羅驛丞廷臣交章爭之皆不報由是向聲聞動天下多羅在西南萬里外向卽日就道既抵任署縣掌學咸有惠敎僰人翕然就治以母憂歸乃築室山中遂欲終焉乙卯以薦陞四川資陽縣知縣資陽久弊向至一洗而新之有坐殺人十年不能決者向廉得其誣辨之聞者歎服復以父憂歸後陞湖廣安陸知州安陸素頑獷梗化向先聲所至亡不懾服一日剖決訟獄數十豪橫斂袵　潘府嘗謂其下曰愼勿干方給事彼不爾貸也癸丑特註廣東瓊州知府瓊在南海中政尚羈縻向至諭以　朝廷

威德大賚而遣之乃後嚴恕並行海嶠馴擾丁卯入覲卒子京向勁節直氣不可屈撓故每爲權貴所抑未能究其大用焉

王　瑞　劉

王瑞字良璧望江人成化間登進士授吏科給事中瑞正色立朝多所建白歲壬辰於　文華殿抗言內寵滋甚詞氣鯁直　上震怒同列戰慄瑞無懼色辛丑進都給事中京市亾賴競以奇貨靡費瑞劾其蠱利罔上乃咸寘于法是時謀倖進者多以左道淫巧夤緣得美官有至太常卿者爵賞之濫極矣　上詔

吏部降四人黜六人下九人于獄時久旱厥明乃雨雪學士楊公守陳以詩紀之有　聖主無私從直諫皇天有感兆時豐之句傳聞　禁內甲辰京師地震乃上疏論斥權貴或勸其少沮瑞曰苟有利于國家禍患非所恤也

余順

余順安慶衛人成化間進士知安吉州創學建倉鋤強恤貧政有便于民者攘臂爲之竟以剛直忤當道落職歸杜門掃跡不入公府雖宴會亦不赴

李璡

李璡懷寧人成化間進士蘭谿知縣惠法兼濟治行著聞被召入京民有來何暮去何速之謠拜太僕寺丞擢贛州知府時大水且疫璡百方拯救多所全活愛民禮士政化大行閩廣盜入境我師失利勢甚猖獗璡築屬邑城凡五督師深入備嘗劬勤二年擒滅論敘功罪反被讒搆謫判大同未幾卒

錢如京

錢如京字公溥桐城人弘治間登進士初授浙江青田令有異政調定海遷監察御史清戎江西巡按畿內所至有真御史名清河蓮花池鹵地數千頃爲貴戚所據歲徵一萬七千餘兩民不堪命京以奏下悉請歸請民民德之立祠貌像祀焉陞副使兵備天津時　武廟南巡經費不擾時論韙之嘉靖初改江西陞浙江按察使有嫉之者左遷貴州公論不平賢聲益起擢湖廣右布政山西左布政南京太僕寺卿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畿內大饑悉心賑濟請發內帑數萬緡給之民賴有生轉工部右侍郎奉　勅提督修葺歷代帝王廟宇以省節完美稱上意加從二品俸改兵部左侍郎　聖駕幸太學侍坐賜茶大同兵變京協贊籌畫有功兼左副都御史

提督兩廣軍務所轄多苗獞未馴田州土官仇殺獄未決當事者利用兵以希功賞京謂夷性不常驅我良民置之鋒鏑可乎疏請褫職立功自贖兵不血刃而地方以寧識者稱爲得體陞南京戶部尚書三載考績　命改刑部懇乞致仕　上曰卿老成廉靜方膺簡任不允所辭九廟災軍士入運瓦礫得金珠煨燼中爲緝獲下獄司官恐　上怒以盜祭器論罪京曰金非器器非珠也始得末減五年審錄　上命中官莅之法司具在秉筆可否惟京是視　上嘉其明允勞以羊酒六上章乞致仕乃得　俞旨家居足跡

不及公門惟山水觴咏自娛者五六年卒于正寢卒之夕有大星墜于城中事聞　上悼惜加太子少保諭祭者二遣中書治葬如制京端嚴寬厚平居恂恂不見喜慍色臨大事決大疑徐出片言動中道理夙性孝友雖位至六卿接親友宗族樂易款容如未貴時故鄉評以德量享榮祿而不涉驕侈者惟京莫及焉別號桐溪先生

李　淳

李淳字元朴太湖人登進士弘治間仕爲行人司行人擢刑科給事中抗志敢言多所裨益以忤進瓘轉

浙江按察司僉事適浙東盜起督兵勦捕之會有星變出揚州分淳曰杭必有災於是令民間儲米以備之已而杭城中果火人竒之以與時不合復調廣西按察司值撫江土猺爲患淳平之及蠻酋雠殺衆推淳督征應機決策而懾服之臺臣薦于上命未下而淳卒矣淳純厚無僞望之若無能人及其臨政則又敏而不滯博學多藝能凡天文陰陽醫卜兵數咸能究其奥云

余　珊

余珊字德輝桐城人登正德戊辰進士授行人選監察御史遇事敢言不避權倖　乾淸宫災疏陳弊政內直指假子西僧閹者悚然尋以監法忤中貴下獄杖幾斃謫判安陸州復補開州擢知澧州澧地聯夷峒難治珊首擒桀猾武職毒民疏去之境賴以安嘉靖改元　詔起言事落職者擢江西僉事平梅花洞大盜尋擢四川威茂兵備副使威惠並行番夷讋服上十漸疏剴切餘萬言俱中時弊朝論翕然稱韙以外艱歸補湖廣副使撫治荆岳適歲饑多方賑濟全活甚衆陞四川按察使抵任閱月而卒珊性專學博尤邃于曆數禮部主政鄭善夫薦司天文不報居官

餘二十年而淸節始終如一歷內外臺多建言載于皇明疏議輯略者甚備其歿也人咸惜之

方　鵬

方鵬字其大安慶人登嘉靖丙戌進士幼爲庠生時家甚貧繼母馬氏遇之無道百計順承焉有女云嫁我女必鬻其居及母死不忍食言果鬻居稱貸以爲粧奩助父槃病篤吐血一升跪接而吞之幾不自保尋父歿親刻木像飲食必祭曾他出夢父有怒色醒即歸視有家僮辱其像號泣治之孝感如此性嚴毅贍文學有排難解紛之才千金不移之節適歲饑家

無宿儲有司知其賢即周之穀二十斛隨過皆乞者即分其半與之及得錢痛父母之養不逮祿送終身自蕩其奉始官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分理龍江關督造戰船工役德之爲立去思碑轉北戶部員外郎權稅滸墅自足國儲外毫無取贏有權家挾勢漏徵寘之法不爲少貸且建議塾課生徒于其中後督運與附權者訐奏因謫令永淳有異政士民祠祀之旋陞廣東提舉不數月陞陝西督學僉事未及赴任而終年五十有九別號大池先生

張澤

張澤桐城人大父傑累行善事鄉里德之有鄰叟夢大石立其庭金標古篆不盡曉惟記澤彼萬里四字明年澤生從夢中語名之曰澤字曰大彼沖年穎異七歲授論語至事父母竭力事君致身喟然嘆曰忠孝當如是夫人咸訝其識度非常爲郡諸生有文譽從遊者甚衆澤語之曰二三子欲爲聖賢乎將榮肥是計乎先正之訓謂何而升斗爲榮實惟六經之辱踽踽獨立鮮知之者少司徒盛公汝謙獨重之數過其館劇論移日嘉靖戊戌選貢計偕丁未授沅江令沅多曠土招民開墾資牛種省阡陌沅江大治故事

長吏不他攝澤以沅江攝武陵時洞寇肆掠率兵禦之佯却縱賊大掠翌日復却賊懈陰使奇兵擣其巢獲渠魁遂平無何以憂去既闋補巫山値歲飢典發捐俸爲粥飼羸尫存活甚衆俗尚女巫杖之火其神巫風頓息戊午陞衢州別駕適賦者盈囹圄寬爲期而出之咸感泣願輸將督撫胡公宗憲威傾兩浙其前驅來索無厭二千石以下唯唯澤獨杖而縛之白其情願解綬去胡公更延以賓禮施部下曰而不知此郡有廉吏乎督府新募之兵數百擁主糧者而譟澤聞而諭之曰胡公至矣遂凜然散有礦寇擾處州

傷官軍將及于衢衢守議避之澤曰不可單騎諭以威福給米數十石曰爲爾歸餉母擾一方寇相戒不入衢癸亥陞廣安知州一日而決淹獄五十置釜薪聽前訟者徑入炊廳下須臾決判而去民歌之曰張不解袋焉知闕闕立二倉罪重者入米輕入穀逾年得米穀千餘斛爲往來儲糈賑諸生貧者之婚葬銓曹書其名于壁曰天下廉吏張澤相國徐階聞其名招之曰同鄉也何難一顧公曰羣吏兢兢聽冢宰之黜陟某不肖何敢私謁相公及計吏爲天下治行第一乙丑擢僉憲雲南去家萬里兩僮自隨分巡普安

當道雅重之事輒檄委至署七篆攝書旁午益厲精不遑食尋改武定時屬夷與亂中丞檄澤率兵討之分兵爲四哨約並濟自當一哨麾其衆前半渡伏起截流而鼓後三哨不及援兵潰被執遂遇害三日賊歸其屍面色如生事聞贈光祿少卿廟額忠節歲時祭祀廕一子入監

趙　釴

趙釴字子舉一字鼎卿別號八柱野人世家桐城釴瑰異八歲善屬文邑令蔡公鋭見而奇之置膝撫其額曰驥子神駿當一日千里也弱冠游邑庠每試

輒冠諸生嘉靖庚子舉于南畿第一人甲辰第進士授刑部浙江司主事讞獄明允時稱神明改禮科給事中庚戌同考會試是歲母太孺人年八袠以覃封得便道歸上壽還朝轉工科左給事中巡視京營時咸寧侯仇鸞怙權寵占役軍卒釴抗折不撓劾之歸伍因條欵軍政六事奏入下所司議行戎政一飭仇鸞啣之釴不爲動會父憂奔歸服闋補吏科都給事中丁巳京察考察疏言虞廷黜陟能使庶績咸熙三苗向化夫考績幷以威遠也然公道明則人心正中國安則四夷服今南倭北虜警諜未息宜簡黜懸毋爽

國是使賢智奮庸著績安攘甚盛此命下所去留抨彈咸當衆服其公戊午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尋蒞馬政是時民養種馬而官驗之恒峻其罰釴曰畜馬禁騎坐是贅物也弛令自便民德之立祠祀焉嘗與僚佐游瑯琊山見農人苦旱躬禱於豐山雨隨注滁俗耕者專仰雨澤遇旱潦不防備乃爲文諭之民用興脩陂塘灌溉以時修浚稻稑被野作亭豐山鑱之石以章久遠滁有陽明書院歲久漸圮斥羨金新之朔望率諸生闡明良知之學諸儒生習其指者皆興起累遷南京鴻臚寺卿通政司通政太僕寺卿尋

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理軍務貴處遐徼虞瘴癘有言者釴曰丈夫不志四方乎驅車行比至貴值土舍韓甸攫司印逐流官糾黨旅兵三省騷動即命總兵官石邦憲率夷陣家繼武等會勦之縶其渠酋羣黨悉平餘寨皆刻木誓不異萌貴既荒遠東北連播州西南雜土府民獠錯居習亂易動乃圖畫便宜條奏六事皆議行焉釴處官事如家相度城中荒土引渠走潦辟水田瀦流爲池教民習耕植貴之知水耕自釴始作鳳嬉愛山諸堂與諸大夫游而樂之曰使吏於土者釋羈思以安職業匪直事燕游也衆韙其言

無何有冒兵功者嘗道惑之調鉞南京有役僧謀救
華軍偽者貽書大司馬虞坡楊公言不便狀且曰鉞
逐臣也猶喋喋不置此棄婦顧梁筍耳其忠不忘君
類此鉞歸建祠堂五所以奉先世之宜廟食者而蔡
謝二邑侯則列祠于念初堂報知己也歲以冬春二
孟舉祭祭之日合宗人讀律法寓勸誡置義田區收
其租入以供二祭有餘過施三族周其婚嫁衣食之
不給者暇日與諸兄弟觴酒過從竟白首無間與人
交肝膽洞視倜儻有大度好禮賢士作宜秘洞招延
賓客原食其來學者歡悦往山水勝日有興往來龍

眠浮渡魁鱗諸山淮閩桐陂復自稱瓠園丈夫預營
壽藏于石鼓山題曰俟丘取修身以俟之義云爲文
章自出機軸闢方士論講學諸說皆闡明理道出前
人所未發詩律清遠樂府古體興托不凡所著有古
今原始無悶堂橐鵝林于九夷古事等集行于世隆
慶己巳卒得年五十有八

阮　鶚

阮鶚號函峰桐城人嘉靖甲辰進士授南京刑部主
事敬簡明允精于讞比時有殺人而棄于市者都下
譁然莫知其由邏者偵廟中監生甥抵之案已誣服

鶚心疑爲寃齋沐禱神竟得真殺人者於是聲名大
振三載奏最改監察御史巡按順天時任丘進士王
聯豪橫數殺人擬大辟乃摭拾胡公纘宗詩誣奏謗
訕　上怒逮下詔獄并逮撫按藩臬郡守三十六人
鶚曰以言語罪人非盛世事矧誣搆乎漸不可長乃
極力調護事竟得白尋改設内督學適虜薄都城適
校士涿州涿固都城要地也選率生徒張皇號召士
氣倍振虜退條上禦虜十事癸丑擢浙江提學副使
浙方歲苦倭寇甲寅尤甚令諸生操弓矢習射作忠
義之氣乙卯省城戒嚴撫臣檄諸司畫地防守鶚守

武林門則列營關外令士女分道入遁至適閒覘他
守者獨無追迫蹂躪之苦民咸德之陞廣西右參政
臺省交薦謂有文武材可大用超擢右僉都御史提
督軍務巡撫浙江時總督胡宗憲視師尚書趙文華
主和而鶚獨鋭然決戰會言官上疏罪議和者奉詔
勦平鶚乃命奇兵四伏正兵突擊賊敗又奔據沈庄
憑險自固復檄諸道分兵四圍夜渡濠薄賊柵火其
巢自辰至酉俘斬甚衆又謂諸將曰寧波鴈門久爲
賊據而舟山餘黨尚在奈何安枕耶遂夜驅水陸兵
並進大破于蔡奇山大潭山水戰于清港洋丘家洋

直抵舟山賊方除夕酣醉遂擒斬無算而賊烽始熄
已改鎮福建時倭犯福寧犯會城又犯福清羽書狎
至日夜治兵儲餉奮擊賊衆于古源陽崎長樂港閩
安鎮凡千餘戰皆奏捷而言者謂其糜費儲餉交疏
論列被逮至京落職歸里後有論督府宗憲侵漸餉
者復以波及至隆慶丁卯始題覆行兩省巡按覆勘
事得昭雪而卽以是冬卒享年五十有九

彭寶

彭寶字惟善桐城縣諸生少事父母甚恭其父母性
皆卞急每交怒寶跪踖求解不得則涕泣叩頭必得

解乃起一日天雨雪父醉怒母就臥寶跪限外旦啓
門見之問寶何爲者對曰兒不能和兩親乞賜箠楚
父曰我偶醉詈汝母汝何罪引入就爐寶再拜父母
自是不復相怒矣妻事姑稍不敬欲去之里戚百計
留不聽母曰新婦素事我善今小失豈遂處於不可
自新之地乎寶跽受教退謂妻曰妻者齊也爾事親
不我齊乎其妻感泣卒以婦道稱寶於父母所親者
必善遇之弟容病心父欲置之死寶諫曰弟病當救
治柰何罪之友愛益篤數年弟死撫其孤世父濟無
子寶爲書[illegible]從妹李早寡守志以沒寶嘉其

節而傳其[illegible]表[illegible]一切至祖考妣忌日必齋居素服
致祭[illegible]施宗族閭里之困者量助焉南北郭
舊有義冢往往露骼沙開時聚而瘞之嘗放生童子
取雛鳩與一扇使還巢雛翼成鳴[illegible]前若有德者寶
曰吾所[illegible]跳向寶鳴不休省齋何先生倡
聖學[illegible]之毅然有志於道條其規曰正心術堅志
向[illegible]明世務戒矜伐擇師友務實勝嚴課程每
[illegible]寶曰省此十者而尤以孝爲標作慶五
圖[illegible]列五等一父母二兄弟三夫婦四師友五天王
曰[illegible]父母終天王天生萬物惟人具之可不自

慶乎因以慶名其軒何先生嘗稱惟善德行子恒文
學子恒者趙州守銑也寶嘗夢道傍遺金顧而不攫
子恒曰羡心未忘耶不攫則已安用顧爲寶矍然不
寧者屢日立稽過錄一行失則書一念妄則書月朔
正席自數之曰柰何過而不改乎書古聖賢列上坐
衣冠跪拜以爲罰曰柰何不改過而愧聖賢乎常曰
昭昭之惡寶不敢有冥冥之過寶不能無自訟切至
如此嘗獨坐正襟凝神內會忽自語曰好光景人莫
測其衷學博陳儀良師也數月卒弟子爲義喪頃多
辭寶獨三月服東向再拜後釋之朱司農墓在縣西

二十里實曰桐之遺愛也親持酒脯爲文以祭因論
墓旁居民掃祀不怠者十數歲實學日進然劣於文
督學者論文嘗黜邑諸生乞優容孝德以敦風教太
守羅公爲言得不黜仍表之曰彰善後毎試更以孝
行加賞逾四十侍父母益愉悅衣服飲食盥滌必親
夜尤拭枕席伺寢取穪衿冠屨定之父病躬湯藥虔
禱祀不愈丁外艱慟絶復蘇治喪準家禮處外寢苦
逾年病以事母屬其子曰居喪死當以衰經斂進卒
知與不知皆爲流涕

夏　恩

夏恩桐城人有至性六歲失母嗚嗚孺子慕持服如
老成人里中目攝何物兒乃知禮父龍淳樸忘機爲
諸生酷貧博童子修以自餉恩旅館侍寢食未嘗有
違色嘉靖甲辰甫九歲父寒病瀕危涕泣彷徨不知
所出禱天地假屠兒刀潛於脪室封左股一臠六寸
許躬烹羹以進父食之遂愈翼日創臥父詰何創乃
知向所食者子羹也驚而大號奈何生父故死兒乎
鄰父老趨視嘆異聞于縣令胡公枋義申府太守胡
公麟先一夕夢王祥來謁禮之詰朝得申孝子文詫
曰孺子殆祥後身哉賜名子孝字以志請於督學使
者胡公植植曰孺子能孝性固天授未可以中行槩
責之命籍邑博士諸生月給廩五斗膳百文胡守復
以屬貢士趙符授之經義及長受經儀部阮公自嵩
臬副戴公完之門已而漢川張公遂署桐諭倡明理
學首表恩館穀之以風多士毅然繄藉理學癸亥冬
父天年終哀慟幾絶明年春正月葬孔城之麥園墩
搆茅廬一楹於墓側獨居朝夕奠哀聞於野二月間
鄰魏國者夜出遙見墓所有火炬百人尺許者千艮
久滅旦詢之於恩無所見也季冬虎哮桐梓山恩子

棲白恩廬墓三年身無完衣口無甘味鬚髮皆焦形
容槁瘁服闋始奉主反室始往子甫歲有半女三月
及反子女能貌人不知其爲父也驚問母曰徑入室
者爲誰既終喪游四方博訪有道者下秣陵泝荊楚
泯越浙客盱江歷事楚侗耿龍溪王甑山張近溪羅
惺堂史質疑請益得一懿訓不啻拱璧耿公督學陪
京攜之歷廬鳳應天諸郡所至留邸與諸名士俱耿
公欲類奏固辭曰不肖子不忍以亡親賈名耿公曰
成子以辭名經歲不過家郡邑大夫益重之司理郭
公嵩錄其行請于直指劉公移文奬之賜文綺白金
將疏聞會病卒年五十有六囑其子曰葬我父墓側

補遺

徐之鶯

徐之鶯字瑞卿桐城人正德間進士吏科右給事中以言事忤　旨左遷崇德丞勤政愛民百姓至今稱之擢知長興終副都御史

金燕

金燕潛山人進士嘉靖三十三年知桐鄉性廉介才猷過人始蒞任時倭寇圍城盛爲攻具以討禦之孤城得全生聚安堵召補禮科給事中士民咸慕立生祠

人物考卷之三十六目錄

南直隸徽州府一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三十六

南直隸徽州府一

汪叡

汪叡字仲魯號一貞婺源人洪武初駙馬王公克恭由新安移鎮會稽從調八閩叡長子澤先從事王公幕下素知學行遂專使禮延至三山館於鍾山之陽載越歲以疾辭歸洪武甲子孟秋 朝廷復下徵賢之詔有司敦迫上道至則司禮官引見 上舉書之西伯戡黎篇命釋之叡詳析發明深愜 聖意時受顧問俾翊贊 儲皇授承務郎左春坊司直 上

亦日召侍講幃旋於 兩宮之間與朱善劉三吾三學士趨朝則同班賜坐則聯席入稱三老開陳善道從容獻納 天顏每爲霽威 上嘗憫其年老氣喘勅賜朝房俾便於趨朝萬幾之暇命績製薰風南來詩諸作皆稱旨諸近侍臣僚亦皆推遜遇春夏萬物發生之際人有罪至死者輒涕流俯伏進諫請決以時無傷天地生物之仁 上允所奏常稱爲善人明年頒 誥寵諭再踰年丙寅仲春喘疾大作力疾奏請歸家療病期秋載至可其請三月朏 上御朱天門物中右 賫召之至賜坐語次顧曰若知所以召見意乎叡起對曰未知曰日昨嘗以老病故請暫還婺源期秋載來朕可其請有不須辭別之旨已乃思之光陰有限言歸有期喘嗽爲病誠劇然恒見此病者往往壽考矧若龐眉有壽之徵若之心事朕深知之孔子不云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乎若多讀書何理不窮第心素善於人之善者固好之不善者亦不惡之耳朕今許若還鄉毋庸再來矣所戒者近侍之歸郡若邑官來見當閉門以絕否則筆之於東俾僚僕輩示之若曰仲魯幸蒙 聖恩予告還鄉理宜杜門謝客輸租應役則有恒制矣其敢以是

自遠厥戾如是則可考終命矣叡叩首謝曰 聖上愛人以德進茲 聖訓是欲臣全其晚節若敢不欽佩以矢毋負 上心明日辭 朝都門送來百兩覩老墳道莫不嗟咨詠歎以爲千載一遇也生平爲人和而純其用莊而毅內之孝外之仁默而智言而信窮而不憂樂而不淫所爲文章博厚淡雅賦頌詩歌其要咸歸於正積有十帙名曰浯溪集又十有六年考終於正寢年七十有九

朱升

朱升字允升休寧縣人幼師鄉進士陳櫟深器之元

至正癸未爾黃楚望講道盜湄偕趙汸往學焉既有
得乃歸讀書紫陽祠中乙酉舉鄉薦授池州路學正
壬辰淮甸蘄黃兵起升所居窮僻雖避兵逾窮著述
不輟脫去俗學直造本眞究極玄微單精大道丁酉
高皇帝遣元帥胡大海等至徽州路改徽為興安府
升以鄧愈薦被徵入見顧問稱旨　上問之對曰高
築墻廣積糧緩稱王　上嘉其朴遂參密議凡禮樂
征伐典章文物多所贊畫吳元年丁未拜侍講學士
知制誥同修國史　上親製誥詞有曰爾我同宗之
老實為耆哲之英無何陞為本院學士特免朝謁以

優禮之洪武元年　上御東閣顧謂升曰近觀周禮
有所謂六夢者朕嘗感異夢厥兆維何升對曰人之
精魄上通於天此　陛下受命之兆也軒轅夢遊華
胥天下大治帝王之興自有天命蓋振古如茲矣三
月辛未命儒臣修女誡又諭升曰治天下者修身為
本正家為先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不可俾
預政事至嬪嬙之屬不過備機事侍巾櫛若寵之大
過恐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宮闈政由內出未有
不為禍本者卿等為朕述女誡及古賢妃之事可為
法者示後世子孫有所持守升受命纂輯二年三月

戊戌復命撰齋戒文是月請老歸石門乃居於花初
月樓　上親灑宸翰以賜卒年七十二學者稱為楓
林先生所著有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孝經四書小
學旁註及書傳補輯諸書傳解行於世子同為禮部
侍郎

詹同

詹同字同文舊名書婺源縣人生而穎靈獨抱奇氣
元學士虞集以其弟槃之子妻之至正中舉茂才異
等授郴州學正遇亂道梗因家黃州陳友諒徵為學
士承旨兼御史　高皇帝平陳首召為國子博士易

其名曰同尋陞考功郎中未幾以為待制起居注丙
午年四月命有司求遺書　上謂同曰三皇五帝之
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
書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見大有功於後
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
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誠萬世之師也遂命
敘宗廟時享禮吳元年四月　上諭同曰國史貴乎
直筆是非善惡皆當書之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
然命直書建成之事是欲以公示天下也予平日言
行可紀其事是非善惡汝等皆當明白直書勿宜隱

命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也洪武元年四月命畫古
孝行及起家戰伐歷世愁苦爲圖以垂世訓　上謂
同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
以及於朕今圖茲以貽子孫俾知王業艱難也同對
曰　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爲甚　上曰富貴易驕艱
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
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艱故示之俾朝夕覽觀庶
有所警也是年十二月以同爲直學士二年三月陞
侍讀學士會中丞劉基疏請加禮大臣同因取戴記
及賈誼疏以進且復開說剴切　上深納之又諭同

曰古人爲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典謨
之言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出師表
亦何嘗雕琢爲文而誠意溢出使人讀之自然忠義
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立辭
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卽使過於司馬相如楊雄何裨
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爲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
藻四年乃陟爲吏部尚書　上諭曰吏部者衡鑑之
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
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在吏部任得
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瘝官曠職卿等居銓

衡之任宜任公平以別賢否六年七月以同爲學士
承旨兼吏部尚書　上御奉天門謂同曰論行事於
目前不若鑒之於往古卿儒者試言古先帝王爲治
之道同對曰帝王之治莫善於唐虞三代可爲萬世
法　上曰三代而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由乎法
本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爲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
數其用有時而窮然爲治者違乎道德仁義必入於
權謀術數甚矣擇術不可不愼也八月同與侍講學
士樂韶鳳等上所製釋奠先師孔子樂章　上曰祭
貴乎誠若省牲告充告腯及禮之煩文者並宜革之

九月同等上言自　上起兵渡江以來征討平定之
蹟禮樂治道之詳雖有紀載而未成書乞編日曆藏
之金匱傳於後世　上從其請命與侍講學士宋濂
爲總裁官　九月詔科舉暫且停罷令有司察舉賢
才必以德行爲本文藝次之仍令同選國子成材者
與所舉參用授主事給事中御史等官時用彭道等
爲給事中并國子生李擴等入文華武英二堂謂之
小秀才七年五月丙寅　皇明寶訓垂成同以老乞
歸　上賜勑褒答允致仕未幾復起爲學士承旨六
月　上謂同曰大祀既終獻方行分獻禮於禮未當

卿等其議之於是同與學士宋濂議以　上行初獻
禮奠玉帛將畢郎分獻官行禮初獻亞獻終獻皆迎
之　上從其議又謂古人祭用香燭皆所以道達陰
陽以接神明初無上香之禮遂定凡祭祀罷上香復
以老乞休卒於家所著有天衢吟嘯及海涓集子微
為左都御史兼太子少保吏部尚書以事坐廢徽子
祓為太子洗馬歿尚寶司丞

汪克寬

汪克寬字仲裕祁門人少穎慧從鄉先生學每屆其
師且盈月異至十歲父取東山問學于饒先生講授

之書及當時問答之言與之觀玩遂於理學有悟乃
取四書自定句讀晝夜誦習恍然知為學之要專勤
異於儕輩或達旦不寐父呼而諭之曰讀書以養氣
為主不宜過勞曰其自樂此不為勞也自是讀六經
諸子歷代史通鑑綱目等書悉皆成誦延祐四年丁
巳年十有四歲是秋鄉里傳錄江浙秋試三場題目
揮筆成篇鄉先生驚異曰此天才也明年郡守延雲
峰胡先生柄文於郡庠開堂試以激勵後進竟與庠
序諸老成相頡頏矣既謁吳仲廷先生而歸遂篤志
聖賢之學闢書齋于居室之東偏扁曰思復銘于齋

壁以自勵焉泰定丙寅邑長令聞其學行邁異舉應
江浙鄉試郎中前列次年春至京會試論春秋與主
司不合又兼對策切直遂見黜于中書欣然南歸刻
勵為學痛自修飭遂厭科舉之太慨然曰道不行於
當時矣乃取聖人手筆之春秋傳考諸說之同異得
失以胡文定公之傳為主而研究眾說會萃成書名
之曰春秋經傳附錄纂疏行於世易有程朱傳音義
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經禮補逸綱目有凡例
考異其餘論著未可秋舉寬於經史聖賢之言心融
神會造詣深劇故為文略不經意而渾融典雅其教

學者諄諄獎勸無不成人後以經學教授宣歙間數
與師山鄭公講理論學意氣相得四方學者從遊甚
眾黃峰玉署請老欲以文章舉薦而寬篤志著述不
以一毫利祿動其心諸從學者以所居山谷圜遶稱
曰環谷皆曰環谷先生迨至正壬辰蘄黃兵至乃率
長幼避兵深山所居房舍資財為賊焚掠殆盡簞瓢
屢空晏如也自是連歲兵戈擾攘至　聖朝戡定始
返故廬洪武二年朝廷命行人齎幣禮聘至京同翰
林潛溪宋公刪修元史是年九月事畢特旨一班俱
留祿仕寬以老疾力辭不受乃命禮部設宴賜白金

三十兩釆叚二表裏給驛而還抵家以洪武五年壬子卒年六十有九

趙汸

趙汸字子常休寧人受學于九江黃楚望復以書謁臨川虞集求草廬吳澄道學淵源嘗以爲周易春秋二經皆夫子手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不傳之妙然後孔門之教乃備其于春秋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襃貶泥聖人以爲左杜主史釋經而不知筆削本旨公穀知求筆削之旨而不考魯史舊章俱不能無弊乃離經析意分爲八類辯而

釋之名曰春秋屬詞以著聖人筆削之旨作春秋集傳十五卷以明聖人經世之志著左氏傳補註十卷師說三卷以爲學者求端用力之階又著葬書問答一卷至正末起鄉兵輔婺源汪同保鄉井洪武二年召修元史乃如京師事竣不願仕還未幾卒年五十二學者稱東山先生有東山集

汪致道

汪致道字成德黟縣人元至正壬辰兵變所在剽掠乃損家貲以保鄉里繼募義兵從官軍復郡邑主帥李克魯上其功署黟縣簿歲丁酉天兵南下寧河王

駙僉樞密院事總兵克定徽郡即以所部義兵散歸田里而籍其名數于有司邑令賢其爲人具書幣禮請至仍牒委以縣簿率吏民往築郡城晝夜盡瘁民忘其勞歲癸卯郡守李納薦于朝授滁州全椒縣簿之官未踰年改監安慶湖池規畫有方錫報優異中書省以才幹委聶鎮江之丹徒丹陽金壇民兵單騎而往躬循村落召集隣戚參詢互考實稽無隱休役家居者論令還戍逃亡戶絕者官錄其産鰥寡廢疾者削籍爲民既復命洪武戊申陞知徐州蕭縣地當南北之衝累年兵燹人民散逃下車之初竭力招懷

禮下賢俊恤孤抑強既踰時民稍負歸耕廢務咸興治爲諸縣最俄有黠吏以飛語中之部使者廉其治行懲吏奸欺置于法略不自辯唯求解印南歸既歸田里日以詩酒自娛散步丘園遇田夫野老笑談忘倦自號高閑野叟友愛其弟至老不異待宗族鄉里恩義不爽接朋友久而能敬初倪先生葬未得地即與其弟謀捐重貲購地于余思爲力爲遷葬接人待物忠信端慤終始不渝故人無貴賤皆聽信之鄉里稱之曰成德之排難解紛如魯仲連望廬息訟如王彥方其爲人所欽重如此

詹徽

詹徽字資善婺源縣人吏部尚書同之子也徽有才智見事敏決洪武十三年以薦舉擢監察御史性嚴厲不以色假人善持風紀　上嘉之十七年陞都察院爲正二品設左右都御史并左右副僉都御史及十三道御史專糾劾有司辨明寃枉提督各道一應不法事務特陞徽爲左都御史徽持憲多務嚴苛諸司凜凜不敢犯十八年吏部尚書趙瑁伏誅命徽兼吏部　上以徽在職公勤詔有司復其家又以北方學校無名師生徒廢學命徽於南方學官選有學行

者教之後凉國公藍玉以反謀下獄　上集羣臣廷鞫未服徽叱令何不具實玉反誣徽爲黨竟及于禍

胡壽安

胡壽安字克仁徽州人洪武庚辰秋領鄉薦入成均歷事天曹筮仕河南信陽令大著能聲尋調眞定之獲鹿政益著未再朞丁內艱永樂甲午冬服闋復宰新繁視篆初首詢民瘼事有不便於民者罷之有益於民者舉行之每歲初自巡視鄉村勸民播耕遇田畝荒蕪或垣屋摧壞者詢其窘乏之由必損俸資給常以古靈先生教民之言諭鄉耆里甲俾知親睦安分之道率皆從化疾性清儉在官惟麄衣糲食如韋布士嘗臥一紙帳自題句云紫綠步障簇春華臥雪眠雲自一家雪又不寒雲又暖扶持青夢到梅花其雅淡之情槩可見矣永樂乙未夏數月不雨田疇龜裂齋沐禱於神二日果大雨後圖種蘆菔數畦使客往來者採之以供盤飣或爲餽遺之禮人呼爲萊知縣其子從新安來省兩月烹二雞怒讓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常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全始終之志爾今好大嚼詎不爲吾累乎其子服訓亦甘淡泊三宰大邑未嘗攜妻子之任戊戌春

將考績囊橐罄然惟畜一馬欲售爲程途費馬忽病命醫獸治之數日弗愈其家人來報曰汝妻死矣待汝歸方殯陳聞哀慟良久曰妻已死我至家安得生我宰公平日粗衣糲食撫民如子未嘗取我民半錢吏不敢欺我里甲無敢擾我俾我民安於耕鑿皆宰公之恩也今赴京而馬病若此我若離去馬必危矣宰公以何爲路費乎我寧負亡妻不可負宰公乃遺書諭其子曰喪具稱家有無日吉則窆爾母俾我歸當祖道日邑民遮泣於道者千數雖婦人小子如悲親戚民以贐獻者皆却之

高斗南

高斗南字拱極徽州人體貌魁偉語聲若雷聽者欽容才識明敏慨然有遠志國初以州司薦授四川定遠知縣惠政多方百姓感頌至為謠曰江上高樓鼓角鳴至今吹出斗南聲自從來作公平吏多少人傳去後名三載考績以他故下刑部獄定遠耆民劉典等相繼奏其廉能公正　太祖知其賢而赦之復命知定遠且賜以錦衣紵絲表裏靴帽金銀筵宴時舉天下廉官數人斗南在其中列其事於聖政記九載最績陞雲南新興知州德政為新興人所愛戴不異

定遠時居數年以衰老乞閑上疏薦子恂以自代上允之後遠以歸年七十而卒

鄭居貞

鄭居貞徽州人豐頰美髯從父潛宦閩中師貢師泰洪武中舉明經授鞏昌通判陞禮部郎中文行為時所重二十三年進河南參政永樂初坐方黨論死初孝儒之教授漢中也居貞嘗以詩送之曰翩翩紫鳳雛羽翮備五采徘徊千仞翔餘音散江海於焉覽德輝濟濟鏘環珮天門何嵯峨羣仙久相待晨沐晞朝陽夜息飲沆瀣如何復西飛去去秦關外岐山諒匪遥啄食良自愛終當巢阿閣庶以鳴昭代孝孺亦贈之文謂其參政河南三年而去吏民以不能留為憾歎然兩相得也平居共以忠義各相砥勉死之日從容赴市無一言及私

程平

程平字德正績溪人幼失怙恃稟性溫厚恭恕言貌恂恂與物無競鄉里稱之素與里人張德良友善洪武初德良坐事罹法株累百餘人平亦波及焉御史廉得其情喻之曰諉於衆則汝免矣平起謝曰家世業儒非義不敢為平不幸為人所誣而又誣人欺天

者也天可欺乎寧以身待罪御史深歎異之尋謫延安與郡人朱仲杰偕行仲杰性昃不以道相遇盛暑同休憩道傍樹下仲杰曰德正守行李我前問店乃趨酒家久不至俄暴雨水漂其行囊平自救不暇仲杰還盛怒責償如數償之不與校逮至延安仍與同處仲杰以醫自託于梅百戶明年仲杰臥疾知不可療以其所有盡寄之梅曰必吾子至乃付之既卒梅調守他郡仲杰死平備棺衾殮之或曰其人待子如是獨無憾於中邪平曰彼自虧其德耳且與同郡而作同患難而來死無所歸於我乎殯聞者莫不歎服

梁氏子德生以母命來省行至汴聞其父已死而瘞簇又為梅百戶挈之他往中道還家紿其母曰吾買地葬父于城東矣又出其所攜衣曰此父遺物也越三年庚申平子寔往延安省侍遂命負其遺骨歸績溪信報朱氏子令迎柩還葬德生怡然不復顧丙寅秋平自延安歸知朱氏柩尚留殯後園不悅曰延安數千里尚為負之歸由績溪距休寧僅百里豈可棄乎且德生既紿其母必慚懼不來即命孫通送至其家其接人待物存心忠厚如此子寔字以誠亦剛直尚義有族弟以忠由河南永寧令轉知潮陽程鄉縣

洪武乙丑以忠之子泰乙年稍弱偕寔與省父中途聞以忠因事繫獄泰乙求回寔變色責曰汝父官所坐事正當捐生赴救舍之而歸獨何心乎曰將如瘴癘何復叱曰但當力以赴援瘴癘非所恤也至潮陽月餘乃還過文江寔果冒瘴而殞年五十有一

程通

程通字彥亨績溪人少有至性動必遵禮嗜學不倦年十四補庠生洪武乙丑貢太學時年三十二丙寅父以誠死嶺南通徒步扶喪還葬廬墓下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上太學時祖平謫戍延安已老通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為命今邊徼戍卒如林豈少臣祖者詞極哀切　上憐之持其章不下除命兵部驛召其祖既至并召通立階下東西相向　上顧通曰汝識此人否於是祖孫抱持而泣哽咽不能仰視　上嗟歎良久下令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庚午秋通取應天解時遣諸王將兵行邊　上以封建策諸貢士於廷獨通所對稱旨親置第一除遼王府紀善辛未從王闢武臨清壬申從之國時遼西王府未建以祖喪免歸廬墓三年服闋復任巳進長史悉心輔

導王敬禮之事必咨焉府中有衛士紀綱者猾善邏偵得幸于王通每召而箴戒之會靖難兵起潛遣人與王約通疏上封事數千言既登極紀綱以人賀留侍歷官錦衣衛指揮使數被顧問因乘間言及封事遂有　詔械通至京死獄中家屬戍邊下績溪簿錄其家得墒田數十畝遺書數百卷牯皮數張而已通居常恂恂如有弗逮至臨事則毅然不可奪所著稿百餘卷悉毀于官績溪程姓最衆賴使者仁恕罪止一房餘獲免焉

莊觀

祖觀字居正歙縣人年十四執父喪有禮弱冠游郡庠才識穎敏讀書過目成誦同輩皆推讓之永樂辛卯以春秋應鄉貢明年會試中乙榜分教浙之義烏素明理學善屬詞造就弟子有法歷三科得秀士八人皆爲世用滿考優等陞辰溪教諭一以教義烏者教其弟子文風翕然未幾丁內艱起復赴京擢國子學正弟子居座下者皆知明理屬詞出而從宦悉能推其所教以措諸用正統改元新制每省以憲臣董儒學各舉所知大司馬王公驥以觀薦擢陝右按察僉事董八郡秀士以督其成首立教條次嚴紀律務

期成德達才之効陝西疆里散濶山川險阻不憚勞苦歲一躬涖必得其實以故八郡士子爭先奮勵以學成名立爲期每行部則曰學校以明倫爲先文章末事耳郡縣遵其化雖夷狄之俗皆尚廉恥德教所致也諸生有聰慧出衆進益學業者則喜形于色優養如至寶獎之以礪諸子俾各觀感以盡力其造就人才類如此九載秩滿例得陞秩大學士王公時以都憲出鎮關中特爲具奏陞擢本司副使仍董學校又三載是爲景泰改元奉表詣京遂上書乞骸骨歸

方　勉

方勉字懋德歙縣人永樂乙未進士選庶給士尋癸回畢姻陞辭命兵部給脚力又錫鈔爲婚禮費尋赴南京復任扈從北京尋丁外艱服闋除行在太常博士復丁內艱免喪正統二年授行在監察御史劾都御史李儀巡皇城四門審獲王振家人即日上聞巡五軍教場覈奏鎮遠侯顧興祖并彈工部尚書吳中所舉非人出按江浙回朝力言浙江急務莫大於防倭而防海都指揮張翥年老且貪不堪備禦陞湖廣僉事時永樂宣慰使彭世雄與桑植安撫使向晟有隙誣奏世雄以篡竊事奉勑往治勉躬詣其境召其

屬南渭等州并各長官司官吏訊之以實上聞錄晟之罪陞湖廣右參議以捧賀入京陳言二十事天順元年滿兩考復入京疏乞致仕不允回任復請乞骸骨歸詔進階朝議大夫致政歸里成化庚寅三月與客談論當時務因呼諸子曰我平生得力惟一忍小子識之是夜疾作黎明起盥櫛就床而瞑享年七十八

程　富

程富字好禮歙縣人永樂甲　中鄉試歸丁內外艱癸卯赴春官卒業成均　宣　三年大黜御史

不職者選國學才識之優者任之初授陝西道監察
御史提挈紀綱鋤削豪猾庚戌　命巡廣東其地阻
瀕山海使者往往憚之富至不避瘴癘躬歷巒區鋪
太和以惠鰥寡用重典以戢奸暴吏無乾沒之患民
有奠安之樂一切官吏貪墨土豪爲民害者悉去之
不畏權力聲威振動民到於今稱之甲寅秋以江西
歲連祲民不得安命悉出倉穀以賑饑譔活者不知
其數樂安永豐新淦三邑有劇盜曾子良以妖術動
衆聚至數萬柵巖穴豎旗號爲永順王戌國公都督
等官焚刼殺人其勢猖獗有司不能制或言宜招諭

以安之富曰招諭云云者宜施於寇盜窮蹙之日今彼
因民饑蠱惑其心勢焰方熾安肯輸服稍緩燎原爲
患不淺此宜急擊時都司缺軍檄長河都指揮吳堅
領兵討之恐其弗敵調吉兵鳩民壯躬率抵賊境爲
援兵未至出榜諭以　朝廷威德從違利害之故以
携離其黨賊恃衆蜂屯蟻聚求抗我師乃出奇敗之
賊用蚩尤之術又召術士開之戒衆以待曰霧散必
來須臾賊果至富鼓勇自將擊之無不一當百賊不
能支敗北乘勢擣其巢穴獲男婦數千餘人既而府
兵既至賊亦窮蹙盡俘其衆皆欲屠之富曰梟而誅

之豈仁義之師哉審放平民一千有奇一郡寧謐謡
曰程牙冠破大盤逆賊死吾民安奏捷　上降勅褒
譽陞大理寺左少卿賜紵絲寶楮時江西苦造紙鑄
錢二局爲奏罷之又奏免桅心杉樟等木二百四十
餘萬以甦民困還署棘寺印平反庶獄民稱無冤正
統三年進階中憲大夫薦邑士江彥傑休寧王永華
以賢良進用明年乞假焚黄　上憫其孝思賜寶鈔
路費既歸作壽藏於歙東之古城關五年還京時甘
肅缺叅贊召陞右僉都御史出鎮張掖裁決軍務斟
案貪廉訪博識士以咨所疑定未來策以防急猝小

事立辦大事驛聞上而總戎將佐下而部曲卒伍莫
不畏服富在邊凡軍民利病知無不言一曰陝西行
都司涼州等衛城内多空地官豪占據軍士失住艱
苦無訢乞取各城被占空地盡撥與軍俾得安生以
養銳氣二曰沒官田土加添税糧反貽鄉里之累自
今籍沒產土乞依時價買米上倉民免負累官無逋
程三曰禦敵殄寇全仗勇敢之士若非平日周養臨
時何以責效甘肅涼州莊浪等十四衛官軍多有勇
敢之士精選另編隊伍全支月糧加賞冬衣使與於
衆遇有寇盜必收成效四曰蘭縣選河抵甘肅城堡

往年胡寇犯邊多被虜掠詳其所以由于平昔不曾
操練故寇至不能抵禦乞令空閑軍餘各給軍器每
月操練遇有緊急可相救護五曰古人立賢無方有
文學者或迂於政事有政事者或劣於文學若不廣
求恐未得人乞凡遇科舉不拘名數但文可取者取
之會試亦然授職之後嚴加黜陟則人才得矣其言
皆切中時務六年辛酉還理院事雲南連年征討麓
川邊儲不給無功七年壬戌命往歷畫餉道崎嶇自
藏者難之富謀於上下途董籌校犂聚樂趨糧餉克
羨士無飢色民不告苦大功用集八年癸亥就軍中

陞左僉都御史甲子事竣還　賜以白金紵絲陞右
副都御史明年上章乞歸於天順二年卒年七十

鄭汝敬

鄭汝敬字行居歙縣人生而秀異夙知向學里舉克
縣庠弟子員攻書綴文日出人表尤善爲詞說明白
委曲以達聖賢立言之旨部使者至有司輒引之進
講無不愜服嘉獎然屢赴秋闈弗利入太學年甫二
十九時胡公儼爲大司成一見奇之教之問學大進
公退謂人曰頃得胡公講明所學僅三月爾雖讀書
三年弗及也未幾連舉永樂乙未進士觀政秋曹適
吏部掄選天下候銓官先後倒施物論不平公曰進
賢不能以公其如天下士何遂以疏聞詔從其議吏
部滋不悅然　朝廷由是知汝敬名命往督陝右糧
儲性嚴毅所過有司督責無少貸多忌之者遂中以
罪坐役北京平居與兄廸簡弟懋簡極友愛至是皆
傾貲赴難先後死逆旅聞者悲之縉紳多爲詩歌以
道其事者役滿除知順天府永清縣事永清爲畿內
大邑號叢脞治之有方不煩勞而事以次理嘗有中
貴人臨縣索賂甚急漠不爲動遂紿入見縲紲之欲
置之死士民遮留解還卽以狀聞　太宗皇帝怒欲

置中貴人罪會　仁廟嗣位赦免無何得代去郭
適有大役工部復命監焉既又謂工不宜久與勞民
非便上言息其役調紹興府上虞縣先是爲令者適
以貪冗去民素知其名皆踴躍歡迓載逆敬亦樂民
之向方也爲之抑豪右勸農桑賑飢窮治輿梁棧道
官無愆期之需獄無留滯之訟居二年邑大治監察
御史尹崇高號嚴厲有司多望風引退獨嘉賞之嘗
問紹守六邑令孰優守曰惟鄭令清介肯爲但其人
氣大爾公曰人惟有氣斯能生聖賢能養是氣故克
[illegible]寧可無氣而爲人乎守不能答既而考浙江十

十二縣令晉爲第一凡別邑有疑訟不決者多檄檄
理之敬亦悉心民隱不遺餘力然同僚猜忌日甚先
是邑有耆儒曰柳南仲賢而有文敬雅重之閔其貧
贈以綿絮南仲狷介亦不欲直受令君惠以錢百文
索詩爲謝敬辭錢受詩而同僚卒以是誣之議者不
覆將左遷曰是尚可以仕乎且母夫人年高無以爲
養遂自解職歸上虞人請留不得相與擁泣而去其
居家也首刱祠堂朔望奠祭一用朱子禮日坐母夫
人于堂上菽水盡歡訓諸孫讀書以無墜先人之業
暇日幅巾長裾逍遥泉石間或引觴賦詠世事一切

不以介意閣老陳公循尚書徐公琦孫公原貞通政
畢公昌知府張公嚴累薦起之力辭不出天順己卯
卒享年七十有五

吳寧

吳寧字永清歙縣人以春秋領永樂庚子鄉薦乙巳
許安人逝懼弗得吉地襄大事哀傷不已夢有人指
其處及遣術士視之果吉遂葬焉人以爲孝感所致
宣德庚午中進士乙卯授行在兵部武庫司主事廉
勤有爲聲稱籍甚正統戊午陝西京州守臣以回回
迭力等類雜處內地非便奏送京師 上命馳驛傳

送浙江沿海地方安插聽其貿易生理寧言此類貪
者居多若止許貿易而資糧弗給窮恐語言不通水
土不服未免失所有虧柔遠之仁 詔許可大者月
給糧四斗小半之遂以爲例乙丑遷職方郎中丁卯
持節冊封楚府餽送悉却不受歸未幾以尾刺也先
勢猖獗不可不預爲之備言於尚書鄺公埜以湖廣
南畿征進麓川凱還官軍撥充攢運以江東河南江
北直隸漕運官軍留京操練一旦有警易於調遣鄺
是其言行之戊辰福建沙盜起命都督劉聚率師征
勦 勅往南京會同守備豐城侯李彬等簡閱軍士

付聚統領比至清出私占之數居多人心稱快己巳
虜寇犯順 英廟親帥六師討之已而土木失利寧
慮逆賊必犯順奏留山東河南都指揮官員仍乞遣
近臣分行口北地方防衛及護守京城八月陞本部
右侍郎同于公謙盡心戎務九月賊入寇大同邊報
甚急 景皇帝命于尚書謙總督諸軍禦之寧獨掌
部事十月賊入紫荊關布列郊外 上命出都城與
總兵議殺賊方略即詣德勝門外營會議比歸門弗
啟賊騎充斥從者各驚散城外居民潰入城者塞路
寧立露雨中移時衣盡濕賊退方入是時畿內民庶

傍夕相率南奔弗可遏總戎欲頒詔天下鼓手寧才
而曰如此則人愈驚疑莫若具官軍勝敗本末移檄
郡縣出榜撫安庶可弭變因具奏行之賊既遠遁京
畿奠安寧以勞傷成疾景泰元年疾大作不能事事
遂陳情乞歸田里優詔許之既歸疾漸平復杜門謝
客足跡不至城府族姻故舊恩義兼至與鄉人處漠
然無官貴勢自郡邑大夫至閭巷之人靡不敬而愛
之卒之日遠近赴吊門不能容莫不哀悼痛嗟而去

楊寧

楊寧字彥謐歙縣人生穎異甫三歲祖父引至膝下

口授以詩即應口成誦八歲能通大學語孟十一能
屬文十八即以春秋魁永樂丁酉京闈兩中乙榜不
就宣德庚戌成進士尋 詔歸進學壬子赴召明年
授刑部主事讞獄明恕蔚有詩名正統己未麓川宣
慰思任發反寇虐隣境 朝廷命將征之簡文臣有
才識者隨征寧其首也師次麓川境賊遣人欵軍門
約降主將欲許之衆莫不喜悅乃獨進曰不可兵未
加而敵降是必詐以誘我也許之懼有後悔弗聽固
請不已衆謂其迂檄令督運金齒不旬月賊衆奄至
士卒多陷比還京將兵者卒以失機被譴寧獨以勞

被 褒賞特陞郎中歲辛酉大舉伐麓川總督軍務
兵部尚書王驥知其料敵之審仍以寧行師入境王
公指授諸將進取方略以寧督戰乃渡江攻上江賊
砦賊矢石如雨寧奮不顧身督戰益力士卒咸用命
遂克之又進攻杉木籠山賊憑險拒守寧曰賊狃於
前勝當多方以誤之使不暇併力乃可圖王公用其
言令諸將並進連破七寨餘賊奔潰遂乘勢擣賊巢
圍之賊以死守晝夜攻戰不息因乘風縱火煙燄漲
天賊不知所為死鋒鏑及墮崖溺水不計其數師還
英宗親宴勞於奉天門賜白金楮幣拜刑部右侍郎

壬戌丁母憂甲子奉命參贊雲南軍務至則摘兵任
督屯耕興利去害不為勢撓先是有頭目恭項者嘗
効力隨征具奏請置隴川宣撫司以恭項為宣撫用
旌其義民皆悅服有言騰衝險要宜城之以控制蠻
夷者 上命往按視寧曰其地險惡多瘴非時月
之輙死盍徐圖之寧曰我知奉命而已遑卹其他即
往相視度工計財費勉勵將士使効力越四旬有五
日畢工因建學舍選生徒訓令務學以變夷風自為
文紀其事人敬服焉先是麓川賊首逃于緬至
是乃撫完民臣效順謀所以致賊計乃簡銳師若將

有所司者先送本州責紹縉人催哀求殺賊自效辛
許其懇回其首以獻自是朝廷無南顧之憂庚寅侍
郎侯璡代還朝戊辰春　上以清明謁祭三陵但命
留守李巖閱浙東廣草寇窃發師征未寧命巡撫江
西至則按視郡縣當賊衝者增修城垣立排柵以斷
要路團集鄉兵訓以武藝有侵軼者輒擊斬之以故
賊聞風畏避不敢犯於是益鎮以簡靜暇則遍歷諸
郡宣上德達下情崇獎學校詢求民瘼而弛張之遠
近畏慕景泰初還京奏對稱旨有織金文綺羊酒
之賜明日拜禮部尚書與毘陵胡濙協心政務濟寬
以嚴人謂得體後二年以病足艱於步履調南京刑
部示優禮也其在刑部凡五六年斷獄一用寬恕民
以不冤天順改元致仕家居踰年以疾卒壽五十有
九有白雲稿臥雲稿藏於家

程思溫

程思溫婺源人正統己未進士授中書舍人進禮部
員外郎以清慎著聞己巳扈駕北征死于土木之難
景泰癸酉追贈光祿少卿錄一子太學

汪回顯

汪回顯祁門人正統丙辰進士授戶部主事己巳北虜
犯邊督餉于畿甸奏行勸借賑恤之令人得甦息
景泰初監運懷來永寧軍餉備嘗險阻明年買牛具
于河南轉送大同給濟軍民耕種于時饑莩塞路奏
發廩賑恤全活甚衆又教民掘蕨爲粉以療饑民立
祠祀之又嘗使西蜀覈實鹽井奏除冗課十餘萬後
歷知廣惠二府政尚寬厚不任刑罰以老致仕歸

程泰

程泰字用元休寧人登景泰甲戌進士觀政戶部乙
亥奉命犒師宣府總帥厚餽悉卻之天順改元授戶
部江西司主事己卯犒陝西復賜勑命督餉淮安一
年代還上書乞歸省從之癸未會試充同考試官未
幾進員外郎督負徵於天津諸處成化改元晉郎中
是歲用兵遼東遣泰給軍實師賴以濟庚寅遣視山
東災上書言四事曰存漕運以防民饑整兵備以衛
民生減養馬以安民心增接遞以紓民力事多舉行
比還擢廣西右參政安南以地界不定數犯邊冒險
往定之乃已理埜修墜政漸以成壬辰以母憂歸繼
丁父艱喪葬一以禮拓先祠以謹時祀輯先德爲世
芳集以傳服闋改河南右參政奉璽書專理儲定轉
輸遠近適均法以便民又以其暇時葺二程夫子祠

宇以風其士人戊戌晉右布政使明年晉左布政使得已守法以倡僚屬一方晏然欲自引年章具未上而疾作矣聞者愕貽以為善人之不幸距生年六十為人恂恂謹恪口未嘗及人之過然其中涇渭極明有確然不可易者平居恬澹寡嗜好疑若不奈繁劇而居官不急不徐喜功邀譽者反出其下人陰被其惠澤甚多而世亦未盡知之為學不事詞藻雖時賦詩以自適而緘其稿終不以自見也其不自伐如此

饒 欽

饒欽字克恭祁門人天順庚辰進士授戶部陝西司

主事有福建林姓人者以白金一緘寄欽而人會試死于火欽召其家僮還之家僮初不知也欽行素不欺由此名益顯嘗差監收進州等處糧儲平料量時出納軍民便之改南京戶部建議修造烏龍潭等處倉厫尋遷徽江府知府徽江古荒服地夷羅雜處欽至首興學校與民休息民俗丕變所屬路南州土官無子欲以女襲職厚賂欽却不受即日上奏以職官易之王恕巡撫雲南屬吏望風解印獨謂欽有古循吏體特剡薦之入覲民為之攀轅泣留

汪 進

汪進字希顏婺源人天順甲申進士授刑曹郎執法不阿治獄多所平反陞山西按察僉事後改湖廣政尤卓異初岳州平江民為江西寧縣民所誣構數載不解几至生變巡撫以其事下三司委進進乃約期于界上結茅為行署以會江西官卒伍從者千數進惟數人給役而已時逮繫者四百餘人進誓已秉公諭以國法兩造以判施州衞所轄夷官多為中國人所冒誣訐群部夷甚苦之欲為亂進進奪其印置之于法夷情遂安尋陞福建副使巡海時暹夷數千人乘大艦假以入貢迫境適察其奸率官軍聯舟鼓譟

以往夷遁去遷貴州按察司時都勻苗寇猖獗 朝廷命進討之師大捷陞陝西左布政使進以鎮撫根本之地務持大體雖細務亦加之意民困悉甦逾以疾終進性峭直不畏權勢事親以孝聞撫孤侄曲盡恩意官居三十餘年家無餘貲人至今仰之

汪 溥

汪溥字原學績溪十一都人領天順己卯鄉薦授蔚州知州州近輦轂當要衝且有三衞官民雜處溥以誠篤廉謹蒞之南有龍池河壅塞為患歲疏濬不通歲甲午河忽東注民患以息丁酉有蝗集于葛莊率

亍長禱之俄有黑蟲飛齧蝗滅禾亦大熟人謂德化所致秩滿百姓遮道赴　闕保留　上賜誥命陞從四品祿俾再任三年以慰民望立碑紀德尋陞廣西慶遠知府地僻邊陲徭獞雜處素號難治溥至撫御有方民夷安之亡何以外艱歸軍民屢陳撫按交章奏保復知慶遠陞廣西按察副使整飭柳慶南寧等處兵備經略規畫悉體民情徭獞向化以卓異見旌卒于官民夷聞之皆流涕溥學行俱優所著有仕優稾

潘珏

潘珏字玉汝婺源人賦性醇篤自幼劬書十歲作詩有驚人語十有二歲從鄉先生張文輝受尚書歷五寒暑學成會戶當遠役而母病兄弟皆弱時府事閻經歷以御史左遷珏持詩文謁訢閻才之遣補邑庠生免其役天順甲申也初兄弟析產以水田若干畝佐讀書父沒終喪請於諸兄合爨作風樹圖以寄哀成化癸卯領鄉薦連登進士乙巳奉檄督賦南畿明年授湖廣蘄水令至縣閱倉粟得六百斛駭曰爲民父母而令水旱無備柰何爰下令諸贖刑及訟紙咸入粟縣治門中兩旁建倉府之號卑民倉越二年大旱盡發倉儲以賑貧乏簡下戶丁壯分隸上戶俾得傭作自給多種麥爲來年計復勸分助賑以濟不足是歲飢不爲害自是益廣儲蓄更建倉縣治之北號聚民倉前後積粟八萬餘石久益賴之縣之南門渡侍舟以濟水涸易以木梁歲費百金不免覆溺之患乃合二年費爲浮橋經久不病又以廟學湫隘闢而新之作興士類每爲講授成材甚衆邑故多盜令鄉民聚居列柵敵閉盜乃沮義官劉洪者實黠盜其子恥與同惡洪殺之事洩亟遣人分捕并獲其黨十數輩既而司府將脫之具獄請對卒如初按初荆府致

弊于珏對使封貯官庫別以禮報之嘗使人諷欲婚其子珏不可既又以所作畫來珏爲啟事辭謝久之王以罪廢珏無染焉治蘄凡十二載秩滿當去賦別思詩士民遮道共立去思碑弘治戊午遷金華同知職專清戎尤愼勾稽未嘗徇權勢爲取舍有蘭谿民誣姪夜歐叔殺其妾縣官治姪死罪累年莫辯珏閱成案見其初驗屍時不云何衣悟曰此必就寢所計殺之也豈有婦人裸而救鬬者耶詰之果服坐叔故殺罪而出其姪巡按陳君不悅曰獄屢經臺憲矣何皆是予婿耶力爭之陳不能奪三載奏績便道省母

涵人于家遂有歸志還次嚴州挽縻告徽部檄郡人
士相率挽留而上官亦弗許尋就職乙丑　武宗即
位入賀陞福建僉憲奉勑督理屯田考簿書革奸弊
豪猾侵尅之徒悉寘于法屯政漸復一日監斬夜歸
病不能寢食歎曰戮人不當其罪而力不能救何以
仕爲遂遣人上京乞骸骨時逆瑾擅權所知恐其得
禍勸止之尋以鹽法忤中貴人中貴人陰主去戊辰
吏部書以年老致仕瑾猶坐以他事罰米百五十石
時六十有三得謝爲幸云歸十有五年足跡不出山
惟赴鄉飲避寇兩至縣耳優游林泉文詠爲樂夜課

諸孫誦習不倦訂輯譜牒作勸善碑於道側睦族化
鄉之意老而彌篤嘉靖改元覃恩進階中順大夫其
年七月卒年七十有七初號雪竹入官曰澹翁人多
稱澹翁先生云所著有甘棠集三觀稿晚遊錄澹翁
稿雲萍唱和展驥集桃溪族譜凡若干卷

汪舜民

汪舜民字從仁婺源人成化戊戌進士授行人擢河
南道監察御史巡按陝西甘肅等處多所舉刺從父
奎以御史言事廷杖舜民扶掖之坐謫雲南蒙自經
歷歷遷廣東東莞縣知縣擢江西按察司僉事詳讞
允剖決如流擢雲南副使孟養餘孽思六叛掠孟
密承檄往撫定之以母憂歸服闋赴京會淮揚大侵
議遣官賑濟之州薦改注山東理其事兼徐州兵備
以便宜出納奏停不急之徵流民多復業擢福建按
察使盜竊竊清縣庫怨家有所誣指獄已成舜民廉
得眞盜而罪誣者脫三十人于死擢河南右布政轉
左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鄖陽居一月召還道
改南京都察院正德二年卒舜民有才略平生矯矯
以風節自勵至老猶不改其操云

胡富

胡富字永年績溪人成化戊戌進士仕至南京戶部
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諡康惠富爲福建按察僉事時
分巡至福寧州閱獄囚三百餘人有五六年不釋者
審決不五日而囹圄一空爲山東僉事會　朝廷封
衡王於清州遣太監丘督造府第隨從之徒恃勢横
民有司患之廉得其索財罪狀并捕弟丘棐置之法
自是畏憚不敢肆役銀而民不擾富之力也陞廣東
副史適四會民徭作亂委富督兵勦之擒五百餘人
又瀧水徭賊出沒不常其所經路側有荒田三千餘
頃訪徭所畏者獞人而獞人素不爲盜乃於路口設

一獞圍移文廣西招致獞人住圍耕種自是猺人不敢出百姓亦倚獞人分種三分之一舊路復通海南黎人集衆數千寇儋州攻圍城池勢猖獗甚議跨海征之富與參議劉信往覩其營賊突至攻圍甚逼富奮力揮刀突賊圍而出手砍劇賊一人賊皆辟易無敢敵者還請益兵勦之地方始靖陞陝西布政關中文牒山積晝夜分處案牘立清會府有重獄訊決悉得其情冢宰三原王公聞而稱曰胡方伯真老法司也陞順天府尹時正德初羣閹用事逆瑾勢燄方熾遇事盡心行之不事表襮堂食分毫無取勢要畏其

廉白無私囑進大理卿轉南京戶部右侍郎富在大理時嘗會問勢家與民爭田土事逆瑾受賂示以意嚮富惟據冊決斷忤瑾遂令致仕瑾誅復原職未幾陞本部尚書南京倉糧惟會同館廩米最苦賠納乃通計京糧每一千石撥二十石交會同館不至獨累一處甚便之先是京儲不及一年在部三年將有六年之積每語人曰南京根本重地倉廩何可空乏今幸充實而冗員蠹食之弊不除終非經久計也乃條革民患數事奏下閣涉府厰多尼不行歎曰杞人有憂而志不克遂久戀祿位而不能去是誤國也乃引年乞休疏六上始允富保全清節至死不渝嘗語諸子曰予居官四十餘年無他長但清白二字平生守之勿失爾曹他日有官守務全名節金帛易動人遠而弗親自然氣壯而事理宜無忘于言也

洪遠

洪遠字克毅歙縣人成化甲午舉鄉試講學于內翰謝公遷之門戊戌舉進士授莆田知縣前尹多苦勢家請託遠于廳事後置鼓客來坐未定擊鼓者三羣吏厲行進立侍卿有請託者屏息不得出一語去莆地濱海海賊時發輒損戍兵巡海憲臣議僉民壯代

之力言不可朞年丁內艱既去而莆人思之甲辰改濬縣歲荒極力賑濟全活甚衆議者以濬大欲分隸湯陰濬人譁曰是使我離慈母去吾不忍也再踰年丁外艱弘治庚戌改交河縣其惠政如前尤加意學校公暇親爲諸生解講文義不倦部使者交章薦之甲寅徵授南京監察御史數言事不避權貴庚申陞浙江按察司僉事歷巡五遠所至以鋤豪強撫孤煢佑艮善爲先務壬戌兩浙饑分賑嘉湖倣富鄭公青州朱文公浙東舊法參酌行之二郡獨無流殍巡視憲臣疏其事有羊酒之厲甲子轉副使巡海道按察

使鈇擬司事且二年諸道肅清先後巡按者列上其
治行正德丁卯詔裁方岳剩員調湖廣時有兩制使
在楚一督遁負操切嚴急遠下令勿亟民不忍累爭
先輸足二專賑饑擇官分理獨委遠以全楚之半巳
巳晉廣西按察使廣西郡縣多土官簿書期會往往
牽制或至十數年不結嚴爲之限辨治如中州無復
敢後者庚午遷西川右布政使時盜賊充斥百務倥
傯遠獨左轄愼出納裁冗費積羨萬餘緡悉以給軍
餉辛未晉陝西左事政使尋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
南奬廉吏出貪鄙遠徼夙安十八寨夷舊常剽奪爲

邊患遠至皆出降或欲乘機擊之不可曰殺降不信
置無辜于死地不仁掩其無備而襲之不武諸夷聞
之益畏服部內有銀礦開則攘奪並起命錮之三載
遂定鎮守中貴誅求害人數裁抑之屢欲中傷索之
無可得乃巳甲戌改南京大理寺多所平反乙亥轉
南京右都御史論諸言事者務存大體切時弊勿以
訕訐爲事御史林有年諫取佛忤 旨逮赴詔獄率
臺官上疏救之巳卯三載考績在道拜南京工部尚
書徑趨闕下謝且辭優詔答之有清譽素著之褒深
任越三日即疏乞休致命往江西之變南京調兵備

餘凡器械取之工部時以疾作勉強視事勞瘁巳
甚遂至不起得年七十訃聞命禮部諭祭者再工部
治葬域遠守官四十餘年勤愼如一日當逆瑾用事
時驅馳遠方無所附麗疾革子侄問以家事不答但
曰爾輩以忠孝立身足矣語畢正衣冠而逝朝食時
猶對部屬處分公事相去僅七八刻耳其靜定不亂
如此

程敏政

程敏政字克勤休寧人父信以河間學生舉進士官
至南京兵部尚書謚襄毅十餘歲隨襄毅公參政蜀

藩巡撫侍郎羅綺以神童薦之朝 英宗召試出題
命對曰鵬翮高飛搏扶搖之九萬敏政云龍墀得對
陳禮樂之三千 上首肯之且喜其拜起如老成人
命賜食詔館閣試之即日賦 聖節及瑞雪詩并經
義各一篇援筆立就文采粲然諸閣老翰長嗟異之
暨進呈 上喜甚詔讀書翰林院官給廩餼時大學
士南陽李賢安成彭時學士嘉興呂原中允壽光劉
珝咸當世碩儒皆就之講授李公尤愛之因妻以女
踰冠舉進士中成化丙戌科第一甲第二人授翰林
院編修同修 英宗實錄己丑同考禮部貢舉時刊

布　大明一統志洪武正韻資治通鑑綱目皆同校
勘尋同修續資治通鑑綱目如石守信王審琦不預
陳橋之謀韓通李筠李重進書死節開寶八年李煜
降始罷分注書正統張世傑死之下始書宋亡之類
皆出其手書成遷左春坊左諭德且以宋藝祖太宗
授受大事也當時史臣不能詳記遂啟千古之疑乃
取宋李燾宋史長編元史臣歐陽玄等宋史本紀以
為正而考訂發揮之餘黜陳涇胡一桂之繆別著宋
紀受終考三卷乙未春廷賜進士克受卷官俄詔侍
講經筵尋兼　皇太子侍講未幾丁襄毅公憂服闋

入朝丙午秋主考南京鄉試丁未　孝廟踐祚叙進
宮臣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克日講
官時　茂陵工將訖詔議　憲宗皇帝升祔當定祧
遷之制　孝穆皇后神主當有奉享之禮太傅英國
公張懋等上議以　德祖比周之后稷　太祖成祖
同周之文武俱百世不遷宜奉祧　懿祖一位別建
祧廟奉藏歲暮則奉迎　祖主祫祭於　太祖之廟
孝穆皇后比周之姜嫄及宋之章獻章懿二皇皆別
廟奉享宜於奉先殿旁近宮室改別廟太保襄城侯
李瑾等復上議以為宜於奉先殿　憲宗神主几筵

之右別設幄殿以安　神主勅內官監於宮中[illegible]
言地俟明年春營建別廟奏　上皆從之俱藁出其
手弘治戊申同修　憲宗實錄尋詔敘政率其屬侍
上將視學時禮儀簡略不稱詔議儀注敘政倡議預
齋一日加帛一段樂設不作改分獻為從之初開
經筵詔侍講仍日侍文華殿講讀　上初即位雅重
講幄儒臣呼先生而不名嘗因講罷賜講官冠服敘
政得金織緋袍一襲金帶冠履各一慰勞甚至徽州
府儒學訓導周成進治安備覽詔看詳敘政德其中
多竊宋趙善璙自警編元張養浩牧民忠告武襄用

其標目或全剿其語言然此之猥不及彼之精況以
治安為名而不及君德心學謂秦商鞅有見於孔門
立信之說則又踵王安石之故智其息異端等說亦
非拔本塞源之論鄙俚而無雅馴之言迂妄而非經
久之策詔以成狂妄置不問責還其書時詔議從祀
孔子廟庭諸賢上疏曰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皆以
祀典為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
功德於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於一方
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先師孔子功德及於天下萬
世其廟庭侑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者若戴勝身陷

賊史子爲賊徒劉向喜誦神仙方術謂黃金可成不驗下吏賈逵附會圖讖以致貴顯馬融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何休春秋解詁黜周王魯注風角等書班之孝經論語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取老莊之言以爲易注王肅女爲司馬昭妻佐昭篡魏杜預所注之左氏集傳其守襄陽則掊尅以饋遺洛中諸貴破吳則盡殺江陵識巳之人爲吏不廉爲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不小而議者謂能抱遺經轉相傳授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遺經者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

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倉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之所傳者爾請黜戴勝等八人襃爵罷祀而加后蒼封爵與左丘明一體從祀及考孔門弟子見家語者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畫多遽瑗林放申棖三人邢昺論語注疏謂申棖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重複無稽一至於此況寮愬子路以沮孔子而孔子嘗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故昔嘗刪禮諸家皆不載之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於字畫譌誤臣請於棖黨位號宜存其一寮瑗削何放宜罷其祀請進隋王通宋胡瑗加以封爵列之從祀且顏回曾參孔伋孔軻之傳道配享坐於堂上而回之父無繇參之父晳伋之父鯉皆坐食廡下恐諸賢於冥冥之中未必安於心也宋大中大夫永年伯程珦嘗不附王安石新法而二子顥頤實接道統之傳獻靖公朱松嘗不附秦檜和議而其子熹實集道學之大成今宜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晳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及程珦朱松配享啟聖王叔梁紇俾學者知道學之傳有圖必先明倫之義不

爲虛文矣先是臺臣論奏請進賢退姦且各有所指敏政之名在所選中由是素忌者有逐之之意矣侍御史魏璋以暧昧之言中之詔致仕有勸其自辯者敏政答書謂歐陽公朱文公當時各遭讒謗時歐公在執政故力可辯文公在庶寮故不可辯恐反遭鍛鍊故耳況上有老母下有弱子耶既歸讀書休寧南山中若將終其身焉已復召還命教庶吉士於翰林院尋遷太常寺卿仍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兼修　玉牒會有以楊時議從祀者上疏曰臣竊考程氏遺書朱子伊洛淵源程之造養深遠踐履純固無

之言邊色及其學成而歸程子目送之曰吾道南矣
一傳而得豫章羅氏再傳而得延平李氏以授朱子
朱子為正宗又定胡氏親承指授而春秋之傳作南軒
上泝淵源而太極之義闡心學所漸悉本伊洛使天
下之士曉然知虛寂之非道訓詁之非學詞章之非
義則龜山傳道之功不可誣矣當崇寧之世蔡京柄
國躋王安石於配享位次孟子而頒其新經以取士
尊安石為聖人不復知有孔子誦新經為聖言不復
知有古訓僭聖叛經凡數十年龜山入朝首請黜其
配享廢其新經又請罷綱運以收人心斥和議以張

國勢竄權臣以正邪慝培主德以崇治本則其衛道
之功亦不可掩朱子謂龜山之出惟胡安定之言最
公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且若朱若張皆淵
源于龜山者咸在侑食之側獨其師有傳道衛聖之
功反不預焉揆之人心誠為闕典今以龜山躋於從
祀列東廡司馬光之下胡安國之上宜矣其應封伯
爵行移翰林院定擬仍行國子監及天下學校一體
從祀從之尋丁內艱十一年服闋入朝未至轉詹事
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　陞見後遷禮部右侍郎兼
學士會典副總裁仍掌詹事府事侍東宮講讀己未

充主考會試未揭榜給事中華㫤劾其鬻題賣士下
詔獄敏政疏請致仕且引咎自責乞釋㫤以全諫臣
既而獄上亦以諫官一時風聞無迹可指而同列林
廷玉再疏劾之敏政曰有識者皆知㫤為妄吾所以
不深辨者顧存大體爾今言之不置是豈得已乃請
與廷辯廷玉㫤語塞坐罪敏政致仕未行卒年五十
五贈禮部尚書敏政秀眉長顱風神清茂於書無所
不讀文章為一代宗匠天稟既高而又上泝伊洛淵
源深探而精擇嘗考合朱陸二家始之所以異而終
之所以同名曰道一編其造詣槩可見矣侍經筵久

每進講篇終必有規諫諷切深至　上每欣然聽納
喜接士大夫不以貴自倨不以才自負升其堂者慶
談不厭叩之者不能測其涯涘雖遭多言至於逮繫
言動如平日未嘗有幾微不平所著有篁墩稿續稿
三稿新稿共百二十卷行素一卷編類皇明文衡一
百卷蘇氏檮杌若干卷道一編六卷瀛賢奏對錄若
干卷新安文獻志一百卷宋逸民錄十五卷修定程
氏統宗譜四十卷陪郭支補三卷程氏貽範集四十
卷附注真文忠公心經二卷大學有重定本子壎以
襄毅公功官錦衣衛千戶

汪奎

汪奎字文燦婺源人成化丙戌進士授秀水縣知縣擢監察御史丙午以災異上疏言及宮闈忤旨被謫夔州府通判弘治初陞叙州府同知成都府知府歷陝西右參政廣東按察使廣西左布政使辛酉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有平苗功未一年言官劾奎老疾遂致仕以壬辰卒賜祭葬如例奎性簡靜尚氣節不妄取與居官以篤實從事恥務奔競雖無時譽其自守有足稱者

方瓘

方瓘字時素婺源人生有異質既長厭科舉學慨然有向道之志聞湛元明講學南都往從之湛與語奇甚授以宗旨令為國子諸生向導瓘潛心晝夜不避寒暑湛喜曰吾道不孤矣及湛北上瓘不憚險阻往步遠從之歸以所學策勉同志親喪哀毀逾禮有再從兄弟與居既久貧不能存瓘慨然曰昆從莫非一體柰何使失所乎與之合爨遠來從學有不給者輒贍之坐是屢致窘乏無慽惟湛歸廣城瓘遂造請返而同行友王子墩罹癘死舟中例不載屍乃秘不發同屍寢數日至韶始發之時韶守為瓘故人遂得歸斂瘞歸尋復與洪垣卒業東廣湛建二妙樓居之曰吾道之託在是矣督學胡植按郡聘人試不舉遂絕意仕進卒年四十五平生無意著作其正學存稿乃門人所錄緒餘督學舉入鄉賢祠表之曰正學云

諸復

諸復字一陽祁門人自幼聰敏性復純篤父常攜之遊文廟問曰儼然而肖像者非聖賢歟夫非盡人之子歟翁奇之稍長授春秋於于翰林竹坡先生即了大義已歎曰學以謀道滯心文義以干禄吾弗為也於是潛心經史以古人自期聞康齋吳先生講道小陂遂棄舉子業不遠千里往從之凡有得於講授者必心體力行以求自得三閱寒暑弗少懈康齋喜曰吾道有望矣既歸益修躬行日率其弟嘉侍親側儀具必躬治坐立不敢南面退與其妻葉氏相敬如賓與弟嘉敦友愛親歿不御酒肉蓋孝友之性發自天至垂老如一復率族人即城南建祠祀始祖唐金吾公以下冠婚喪祭悉遵古禮為鄉人倡平居寡言笑接人和易有問應答如懸河然嘗聚徒南塘每開迪以孝弟為先窮年一室討古論今遇感有作多悠然發其養弘治中與修邑志太守幸菴彭公深敬禮之

諳既久遠近知名業畏齋問學曰知行並進否則洛記誦訓詁格矣令鄭公問政曰辨義利則知所以愛民厲已時以爲名言世居庠西塊徙築西山之麓學者稱爲西山先生其日南塘漁隱曰廢翁曰無慮子皆其自號以弘治巳丑卒得年六十有五所著有西山類稿

謝顯

謝顯字惟仁祁門人生而沉慧異凡兒稍長苦志問學家貧甚或勸之治生顯應之曰治生孰若治心志益厲弱冠卓爲人師嚴毅方正不徇時好聞人有講

浪語輙不憚鄉里敬憚之博綜經史尤邃于易嘗自誦曰欲作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湛元明講學南都顯往質焉屢問而屢不答顯茫然自失覺其始之所學猶外也退乃于靜坐中求之久而有得元明畧之歸搆神交館與謝芊及六邑之士方璀等日相究竟芊學力行眞確而元明屬望顯與芊益篤顯曰人一念差一言差則天地萬物爲之解體又曰精神須醞釀得到又曰此學如過獨木橋相似絕無幇貼倚靠有立腳處皆格言也所養于是爲至年四十九卒所著有　聖諭演易說并文集諸書督學政定

向廉之從祀鄉賢祠許之曰跡其所至已在善信之閒克其所志不底于聖人不已也

吳爵

吳爵歙巖鎮人與兄鼎弟珊客黄州衆夜鬬殺人誣鼎吏捕之急鼎不知所出爵曰兄年高未有子弱弟老母所憐皆不可死獨爵子已長願代兄以塞禍遂詣吏就縶鼎寃之求直不已爵謂曰空自苦必無益望不若保餘貲善事老母撫弟姪立門戶毋以弟事念也其夜具衣冠自經死州人傷之白于府郎稍轉出以禮殯之時陳司徒金劉司寇天和義其事

以詩文吊之正德中郡守張公芹取義字表其門鐫其名于里之節孝坊

胡德

胡德字全之婺源人登正德戊辰進士授南戶部主事督輸閩浙時有巨璫搜其篋止扇數握後以四川叅議歸養　詔訪司道可大用者吏部奏起之累陞至雲南叅政大理土官侵竊戶鹽利害九載部使者請兵德至獨單車深入召父老諭之曰激之者罪也荷戈豈良民乎父老叩頭顧死德爲正土官罪逋課數萬悉處分補之撫按論功固辭數月乞歸養家居

三十餘年識蹤城市有迂樵雜著等稿

戴祥

戴祥字應和績溪人登正德辛未進士父騶知棠邑爲清白吏祥謁選適選曹爲棠邑人或言見之可得美秩祥謝勿往授行人奉使藩府贈遺一無所受陞南工部員外掌蘆課以廉稱轉戶禮正郎歷三部清慎一節陞雲南尋甸知府引疾致仕歸冲淡夷曠日與泉石友唱和足跡不履公府約己力學田宅不增尺寸奉二親撫庶弟以孝友稱邃于經學門下士多通顯有聲子嘉猷中丙戌進士知烏程有惠政拜

給事中上謁　興獻帝園陵疏諫詔杖　闕下謫廣西尉後起官至浙江海道副使

葉琦

葉琦字廷珪祁門人生有異質日記萬言稱神童年十一補邑諸生十八發解南畿甲戌成通士觀政工曹卽焚香自矢以立身行道爲先忠君愛國爲念以范文正陸宣公自期待忽聞父疾篤卽上疏乞歸虔禱願以身代藥必躬調衣不解帶凡七日夜忽有異人授摩運法疾脫然愈衆謂孝感所致當道強之仕竟以親老終養力辭不赴創宗祠置義田義塾坐是

家居恬然自安鄉人重之相稱必曰葉先生云

趙時勉

趙時勉字誠之歙人幼孤貧事母及贍寡嫂以孝友聞舉正德八年鄉試詣闕上時政二十事多所條切選授武城縣歲饑民流大施寬卹之復具疏請賜蠲拯得除民租之半節廚傳費歲積數千緡民賴以復業卒于官武城誌止名宦五人時勉尤見稱配祀于其邑陳太守祠者有存笥詹言及奏疏稿于家

黃鏜

黃鏜字德鳴歙人家貧力學正德己卯與計偕令蘭

溪有聲擢廣東道御史武定侯勛怙寵驕恣鏜目攝勛欲糾之未發而語已傳爲勛所啣會奉　勅行邊時邊將僨事者罰金例多括之士卒鏜廉其弊議以輕重行黜責發黷將私覿之罪諸將懼流言御史嚴將不爲開府地撫臣因先發御史不禁送迎使信地空壁下御史大夫議上行邊　勅印在焉體得護行而侯勛從中彈之竟謫浙按察知事稍遷九江判旣守濱州貳撫州府斯至能盡職在浙慕攝諸暨有泌湖沒于豪右吏莫敢問鏜至復爲官湖利賴茲邑居州歲祲鏜請捐逋瘕額蠲衍阡陌勞來流徙戶口

畫復濱人戸而視之勁敗進南京刑部四川司郎中部獄多所爭于司寇歸里疾卒子應坤官至大理丞以克世著

游震得

游震得字汝潛婺源人家故壁立父泰亨博學力行蚤歿母汪課之備艱苦戊戌成進士選行人後擢給事南禮科侃侃言天下事議東宮禮請講學疏尤切直丁艱禮戸科尋轉兵科左給事出備兵南贛值大水壞民廬舍多方賑捄賴以全活叅政湖廣治辰州採木採金採砂之令雜下一切調剤夷裔無擾陞本

省廉憲轉福建右藩使旋晉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倭患甚厲疏請將軍戚繼光將浙兵戍守積寇漸平無何戚歸戍去留之不得黠倭遂擣入殘興化引咎代還倭亦旋掃蕩人推其綢繆功不可藏　穆廟求巖穴起僉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已而言者猶以前事復逐歸里所司交薦不復起生平敦尚風節避構門[illegible]家庭篤于孝友捐貲置義田倡文會以成就宗黨之秀者族子弟咸藉興起宗姚江良知之學著議稿要録周易會通諸編多所發明所居瀕溪嘗族人乃割其半以受嚙曰吾能讓則不患嚙矣以餘構屋數楹郡守鄧文溪爲題讓溪書屋學者因稱讓溪先生

鄭燭

鄭燭字景明號遠齋歙人少嗜學補郡博士弟子從學洪覺山鄒東廓之門歸而講業郡邑及門者數十百人持論一稟中庸或有摭先哲遺行發人隱者聞輒不答強質之則徐曰論何及此第師其善者足矣前後學使者衡文行並首舉燭貢入成均四方講德之士多依之敝衣糲食潛心遺經有見其衣冠質朴羨其率真者燭曰率真未易言先須識真耳選河間

府判主客雲南至則嚴出納謝一切羨閒伍便之顧不求合當事守忌改辰州府守官如故暇則進諸生講學咨決所疑以身爲師未幾以前忌復移官奔父喪歸時年六十餘哀泣羸憊至不勝喪踰年卒著有石田稿子孫多世其學

王獻藎

王獻藎字德忠歙人員外郎寵之子虞衡郎中獻芝弟家世科第獻芝任御史著風裁歷官廉正獻藎天性孝友人無閒言杜門自守以成父兄之德族有千金之產乏嗣以繼議及者引義不就自少志聖賢學

動循矩矱博覽墳典尤嚴心於三傳著爲論說於經多所發明居常下帷授徒聞呂涇野講學吾郡往師之其學以躬行爲先以經世匡時爲已任未及施而卒

許象先

許象先歙縣諸生也立志以聖賢爲必可學篤脩實行不尚浮華父歿于淮奔喪歸葬三年不入內室樵二守同門友也禮待甚優皇木商以百金求爲寬限嚴拒不納族兄弟相訟賄以求理拒絕尤峻率族人爲家會居恒講明聖學務祈折衷歸于至當而後已

毋病旦夕侍側藥餌必親嘗而後進毋歿擗痛廼甚半月卒于喪次有司申請祀于賢祠

程弘忠

布衣程弘忠字汝一別號天津歙人父崇賈貧不能資之學性敏嗜文義間發爲詩士人覧之曰是深于學者也年二十九師王心齋于泰州遂專意問學三年欣然有得因涉歷四方徧從鄒東廓王龍溪羅近溪耿楚侗考業一時賢碩咸嘉樂焉後遊衡岳曾植齋延之書院數年所至啓發人無賢愚必有興起爲靖癸酉自衡之粵謁陳白沙湛甘泉墓還疾作卒于

廣城書院其學宗心齋而自經悉悟不爲依傍學者樂就之衡陽人士繪像祀石鼓書院曾植齋侍郎尤信服之至祀于家云所著有雅音集

人物考卷之三十七目録

南直隸徽州府二

吳漳　程材
余甇　鄭晃
程文　戴銑
唐澤　潘珍
唐濂　鄭佐
韋阜　江玄錫
潘旦　潘鑑
張芝　曹深

程昌　葉天球
馮靖　胡宗憲
朱永寧　汪道昆
鮑道明　鮑象賢
潘潢　江珍
程嗣功　程旦
程廷策　程金
汪一中　許國
張一桂　程默
莊英　吳成器

江東之　吳應明
吳宗堯　潘士藻
潘絲　程振
謝用　陳倫

補遺

唐仲實　康永韶
汪仲魯　唐子儀
汪敬　江浩
莊歛　汪尚寧
殷正茂　方良曙

程大賓　凌琯
游應乾　胡宥
黃應坤　余懋學
曹樓　方揚
吳際可　楊武烈
吳中明　范涞

南直隸徽州府二

吳漼

吳漼字清甫歙縣人弘治十二年進士由胙城知縣徵拜御史廵按北直貪墨歛迹京圻肅然陞山東副使會巨盜倡亂一時人心洶洶漼運籌設略不旬日而渠魁就縛餘黨就殲以擒賊功加陞僉都御史服俸卒

程材

程材字良用歙人弘治丙辰進士授汀州府推官治獄多平反　召試御史疏劾尸祿大臣二人臺長戒試御史無輕言事材曰試御史非言官耶　武宗即位疏陳　陛下登極之初宜叠發休祥而災異洊興者良由閹尹馬永成谷大用劉瑾輩竊弄威柄所致須反身脩德信用忠賢凡逸遊之具不正之人無益之事可緩之征乞一切罷去疏入不報出按浙江盡瘁卒于官材究心理學抱負甚偉未竟厥施沒三年劉瑾追論往疏徙其家海南嘉靖初　詔還遣官諭祭

余罄

余罄字宗器婺源人弘治甲子舉于鄉選江西建昌府廣昌縣知縣縣多盜又苦征歛人民流徙罄至裁濫供完城堞招流移請于上官力行惠民之政六事直賊屏跡流民來歸戶口增三之一初正統間歙江浩令廣昌有善政至是民歌前江父後余母云宸濠變作都御史王守仁移檄討罪罄整旅從戰馘斬爲多會權倖攘功爵賞不行枉廣昌凡七年中忌謝事歸民號泣追進持金爲贐不受歸隱山谷中足不至城府後守仁奏命征思田疏罄自隨罄已疾革矣廣昌祠之名宦

鄭晃

鄭晃祁門人登弘治甲子鄉薦任曹州學正常俸外諸餽遺儀一槩遣謝流賊入寇督諸生偕知州分門守禦賊駭而去諸隣郡破者十九曹州獨賴以全事聞　庭賚有加陞長沙通判郡糧百萬微輸獨難晃至革秤頭火耗諸弊開心布誠逋負盡完陞馬湖府同知會芒官土官構叛捕勦不能得晃檄領土兵助官兵進討擒其渠魁餘黨悉降事平有綺金之賜方擬擢用一疾竟殂囊中曾無寸積所在官司賻助以歸

程文

程文婺源人弘治進士歷廣東兵備猺蠻嘯聚議兵征勦獨開誠曉諭猺感化休致居鄉有司罕見其面

戴銑

戴銑婺源人弘治已未進士擢給事中正德初逆瑾擅權荼毒中外銑同六科極言中璫橫恣之害得旨廷杖落職竟卒

唐澤

唐澤歙縣人登弘治壬戌進士任平鄉知縣築河堤八十里以息水患擢福建副使有勦賊功累官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吐魯番撫馭有方各得效順

以病乞歸卒于凉州

潘珍

潘珍字玉卿世居婺源之桃溪弘治壬戌登進士授浙江紹興府諸暨縣知縣政務循良不事苛矯創建預備倉更拓養濟院新孔子廟程力計工民不知勞以治行徵拜大理寺左評事陞左寺副考滿廷尉西臺政府咸以明敏允克署其實尋陞山東按察司僉事時劇寇劉六等流劫東郡珍分巡東兗整搠民兵護衛親藩賊猝至城下攻東門不得入乃去大掠曲阜珍奏白徙縣築城而曲阜始寧明年更巡海右都司其多內援怙勢侵削軍士怨苦珍廉訪獲狀按治抵法一道肅然更巡東兗再更遼東東寧陞本司副使巡察海道時沿海衛倉官積滿待勘吏緣爲奸查駁至四五年典衣鬻子有隕身者爲立法不必再勘死者厚恤之會丁父憂服闋起巡福建海道捕擒劇賊三百餘有白金紵絲之賜括民間私造大船可浮海者買給水寨禁弗得再造而奸源以塞陞山東按察使珍凡三任山東施澤既久人心信愛稱爲潘青天云陞湖廣右布政使尋轉左時巨璫差修承天皇陵供費甚侈乃量司帑所蓄旣汰其三之二復分

派鄰省及取九江料銀協濟而湖民之困以舒湖賦王祿爲重近富者多以賂脫顧派取適貧下邑旣剩量不平又多逋欠乃隨地所宜而賦之民皆稱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贊理軍務築邊牆繕城堡濬壕塹清屯田廣積蓄利器械內修大備明年丁母憂服闋改南京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乃教造蜈蚣船及八槳船皆迅速如飛追賊無弗及者擒斬番賊徐勳等獲其番物輸之官尋陞南京兵部右侍郎召入兵部改左適安南請討莫登庸廷議遣將提兵問罪珍抗疏言北虜陸梁邊烽屢警宜備此虜以急不可

懷之強寇安南遠裔又本陳氏故土黎氏纂之令莫氏復纂之禍亂相仍夷方常事宜先遣使諭以禍福如其款服則順而撫之未可遽勤王師廷議以成命既下不宜撓阻罷之閑住後師至南中一如其言而安南平於是南臺合章乞還珍官不報會遇　恩詔獲致仕是後大臣撫按多薦起而已卒矣

唐濂

唐濂字景之別號松坡歙縣人幼聰穎強記出語驚人入郡庠文譽大起登弘治丙辰進士授南京太常博士濂惟國家大事在茲稽肆惟謹齋庖役嚴壇禁

滌牲牢協贊諸郎臨之以分不少假貸京府臣弗躬陵祀嚴㣲之繼是無敢弗躬者南城太和二壇公繼蒞太常皆謂能重其官三年考績試廣東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不縱不激惟法無勢有內侍家人馳馬傷人執而法之內侍不敢怨臺暴挾權姦爲橫家人逃馬與醉人爭道執送濂欲誣以刧馬濂笑曰醉人耳杖而遣之濂以守令數易惠鮮及民而吏緣爲姦憲臣行部下上交詣庶事日廢大傷治體上疏復久任法尋差刷卷湖廣僅一月而宿蠹盡滌召還列舉史臧否狀請行黜陟又建白息民討歲備武靖邊等數事詔議行之巡按江西時宸濠反機露矣道聞母病號歸十日而母卒遇病毁既而江西變起以郡當兵衝凡守禦之策力起贊畫焉事平後民兵太橫言於郡滅之歸西月疾復作遂不起生平喜交游天下名士以名節相激昂在家進諸弟姪而課之業修先墓在藤源葛塘者復其堂若田爲石坊大書仲實對高廟語其上以彰殊遇又請諸郡梓梅雁以下三先生集其自著有松坡藁藏于家年三十六

鄭佐

鄭佐字時夫歙巖鎮人舉正德甲戌進士授南刑部

主事數讞決疑事庭中稱平改祠部奏立新安文公後學上　世宗入繼大統抗疏議禮又極陳清寧宮後殿災變之由出爲福建按察僉事副使尋備兵饒州前後誅閩饒宿寇機發颷舉奏功決辰間陞本省右參政以前在禮曹持議心固欲黜之冢宰擬擢佐上副封執政執政愕曰朝列中有恭耶冢宰遂徙佐參政貴州佐上疏乞解職養母歸佐生平裁正耿介于鄉鄙切切善導推誠近人里有言輒求平于佐晚益究心濂洛諸書從弟子講論不輟懸車二十年當道累疏薦郡邑造請不就掃軌絕賓客之知嘗卒鄉

人建臺塔以障水口既沒祠祀其中所著有春秋傳
義周易傳義四書語錄五經集義及屯詩文

唐皐

唐皐歙縣人正德甲戌進士第一人授脩撰與修
武宗實錄錄成進侍講學士未幾卒于官皐名理窟
學每爲文下筆立就或求竄改數語伸筆直書較前
稿不襲一字人咸服其才惜未究其用也

汪玄錫

汪玄錫字天啓婺源人七歲能口占詩學士程敏政
奇之占籍休寧舉正德進士選給事中與權閹悍帥
太明分省人物考卷三十七　南畿志 張杏
持同異每有非分邀請章下亟駁奏不可兵部論偏
頭關功得大賚歷蔭有差玄錫疏斥本兵王瓊以下
有過無功又陳保治遼東三衛之策人皆韙之時
武宗銜行一日趨幸昌平宣大率同列屢章極諫及
宸濠亂　武宗南征上疏力爭濠平車駕留幸南都
復列章言二十事　世宗卽位玄錫首疏陳先朝群
奸蠱惑基禍宜付法司定罪以昭顯辟時亟行之陞
大僕卿以同牧事忤相張孚敬會廷鞫大獄以直言
忤旨被廷杖罷歸十有四載召復其官擢都御史巡
撫江西入爲戶部侍郎卒賜祭葬贈尚書遺稿奏議
行于世

潘旦

潘旦字希周婺源人正德進士授主事時奄瑾招權
領度支出內無所徇典漕眞州値寇發輸納不廢守
漳郡民立碑頌德補衍邵武時有鎭市二巨璫假上
供擾民旦至首裁抑之輿教澄政郡民立祀以都史
鎭鄖陽拜平劇寇魁　上嘉之賜金幣歷官刑部侍
郎時宗伯夏言旦入相爲所厄者求貸罪旦不聽後
提督兩廣會安南亂　上命毛伯温征之安南遣使
求貢當事者抑不以聞旦上疏宜從所請不報旦卽
太明分省人物考卷三十七　南畿志 張杏
上印綬乞歸既而卒用旦議旦愷悌寬重喜怒不形
居官持大體而操履方正及卒詔贈工部尚書官給
葬祭郡武舉祀名宦徽祀鄉賢

潘鏜

潘鏜字希古婺源人初家食與從父今少司馬珍兄
少司馬旦弟僉憲選更相切磨篤志績學年十四代
父兄執門戶役上書縣令令試其文奇之旣領應天
鄉薦登正德戊辰進士授南京大理評事歷寺副正
福建按察僉事丁內艱復除四川改浙江僉事陞貴
州按察副使丁外艱復除河南信陽兵備陞四川按

察使改山西陞江西右布政使四川左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遂改工部右侍郎督木恩恤贈廣初在閩有寇蘇秉規糾亡命稱大壁哪據海島為患鑑分巡其地討平之南安盜起攻仙遊城將官受檄逗遛不進乃自擐甲徹興泉民兵伏其歸路邀斬獲殆盡福州戍卒作亂勢猖獗鑑設方畧檎捕會邵武卒亦叛則單車馳往諭之而叛者始定於是名藉藉起撫蜀以諸縣衛賦輕重無等吏緣為奸為畫一法著之令甲賦賴以平鹽井麗江兩酋相仇殺乃約雲南撫臣持檄諭之即解請內轄關南寇馬與卒衆

逼蜀境蠻落十五寨咸負山谷相結為援客授總兵等方畧以兵塞諸要遂帥精騎擣平其巢事聞賜白金彩幣公在蜀久知地里險易察於民俗之宜周知夷情之變凡撫循安輯通商便民及詰兵控夷之政大者驛聞小者按舉論者謂有張乖崖之風督木事完奏言湖廣川貴諸府其民疲於採辦困憊不得息請量議蠲復朝廷從之兩廣之起　上意簡在特重用之而弗祿矣鑑儀觀修挺性夷易不為危言激論而耿介壁立不可干以私治官如家恭勤潔白之操始終一致焉享年六十有二訃聞賜祭塟贈太子少保諡襄毅

張芝

張芝字廷毓歙人幼師邑博士海陽周成得聞正學時方童丱被服儒術造次不設婧容成重之呼為益友弱冠舉正德進士觀政刑曹諸同曹詩酒取娛而芝獨研精書獄不出授大理評事上章皆關國家大計多見施行正德中關瑾顓國芝言事極詆之已外補僉事丁家艱居喪廬墓起督學西廣為一編書條剌伊洛微言導示敎本務獎士節振奠詬之風會蒼梧徭獞反監軍討之徭匿深穴中以計盡其矢石舉

種就俘尋得疾乞休不許擢荊南副使命下卒年四十一無子芝家故貧守官廉苦一介不取身歿之後天人仰給縣官佐食芝雅志師法聖賢常以天下為任其奏疏前後亡慮數十章皆是論確議有以非言官止之者答曰一職所效有限言而見聽惠益良廣他不足計也與蔡祭酒清楊侍郎廉善及死介矢悼之曰廷毓死天下之人無福所著有宗祠考經緯書易講草經世續卦及大理廣西諸志奏議詩文若干篇

曹深

曹深字文淵歙縣人都憲南峰先生子也生有奇質方四歲母殁即知哀痛如十數歲兒稍長誦習小學諸書日記數千言事繼母周尤極孝敬周病嘗祈以身代之父遣之師事岑山程先生求聖賢之學即知居敬窮理用心於内及爲舉子業輒出人意表弱冠遊郡庠與沙溪汪以正爲莫逆交講學白蓮别墅造詣日深時都憲公方知寶慶府屢奉書必勸以牧愛爲急無怵禍福又曰大人清白蔭及子孫後必有食其報者他勿計也正德丁卯舉應天鄉試魁明年即登進士時宦官八黨方熾而劉瑾尤横逆率同年

百人抗疏乞　皇上總攬乾綱以正瑾專權之罪有旨罰跪午門前者五日時方酷暑而素體弱自是益羸瘠矣已已授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於是南峯先生即以其往日所寓書次第授之曰兒惟不忘乎事我者以自處吾無慮矣親友聞之咸稱曹氏父子之賢涖任即裁抑進鮮快船及衆行清理屯田數事部尚書甚器重之方望其遠到也時汪以正適業大學染疫疾鄉人莫肯往視馳至其居躬治湯藥與同起居者半月汪病亟泣曰吾僅一女奈何曰當聘爲吾兒棟婦君後事有深在無慮也卒皆如其言然竟染疫疾於是年十月一日卒於留都官舍距生年纔二十九歲也自大司馬以下哭臨皆盡哀

程昌

程昌字世言祁門人甫冠領弘治鄉薦謁楓山章懋子南都授正學歸登進士授蘄水令時逆瑾有事湖湘官校絡繹徵索昌不爲怵舉最爲御史陳十事上嘉之駕將南巡率同官伏闕二日諫止巡校福建會南靖群醜倡亂率兵討平之詔慰勞陞一級繼巡廣東殄滅新會新寧劇賊賜白金彩幣在臺九年風裁獨持如一日銓註有曰八閩兩浙已著激揚之績

南靖寧會尤彰擒勦之功嘉靖元年與郊壇監禮及侍經筵議大禮昌援經典數千言歷湖廣四川按察使謝政歸閒居二十年餘惟閉戶著書未嘗一刺候公門歷官雖久不置妾媵財貨無停蓄所著有和溪文集發蒙近語大學古本註什宗譜家規等書今祀賢祠

葉天球

葉天球字良器號硯莊婺源人正德甲戌進士授戶部主事監太倉時内宦憑勢横虐縱卒侵漁或毆撻逮官球縛卒寘于法以理折服而又革奸袪獘咸服

其公明　武廟北狩車騎數萬芻糧告乏郎中主部中畫招商之策部尚書石公亟從其議而又拒權勢之請絶冐中之人民商樂輸供億不缺一日楡河百騎突來卽駕蹕也伏謁道旁時　武廟方厭接文臣遣騎來詰騎囬奏曰乃管倉主事卽昨疏請囬鑾劾太監郭某而軍中所稱芻糧平者也　上釋不問未幾郭闇果以貪敗歷員外郎中出知東昌府比至首舉常平法豐歛凶散儲粟數萬次立團甲法十戶爲團團有長凡丁業出入皆有籍稽次立三役均泒法上役重者移中役中役重者移下役下役輕者移中

役優役濫者還本役時歲大侵饑民就食者分處以隙館空宇發儲粟捐鍰金募勸貸庇瘠者予粥能動履者與糧不能給朝夕者與穀全活無算郡北有減水閘以洩三邑流潦入運河者也歲久閘圮淫雨漫漶廣沒民田至是復修建之而水患以消嘗讀歐陽公隴崗阡表感所書求生事揭之座右以自警惕故庭無聚牒獄無宂囚盜賊屛息以悼異超擢四川左布政卒于官

馮　靖

馮靖字寓安績溪人正德中以鄉薦授臨城教諭陞監察御史時陜西罕東等番以易茶馬而譁胡命靖帥兵往相機宜夷民咸裂口咬指而服歲乙巳閩寇鄧茂七授首其黨吳金七等據政和稱僞號承命經理其地設奇擒獲械送京師陞浙江按察司僉事適有賊酋鄭懷茂等大爲民孽督兵勦滅尋陞本司副使懇疏乞歸卒于家

胡宗憲

胡宗憲字汝貞績溪人魁梧修體負大畧由進士宰益都餘姚擢監察御史行邊遇儆報卽先諭往禦按湖浙皆有能聲倭寇犯浙吏數閩帥屢挫是時宗憲

嘗入閩柄文校士辭不入乃往平賊戰於平望王江涇等處屢奏奇功　上嘉之進僉都御史尋進兵部左侍郎總督江南北閩廣七省兵馬皆　上親擢賊渠首王直徐海最雄桀宗憲謀直以弋海因取陳東縛麻葉收張璉復購陳東餘党戮徐海于沈家庄與官兵夾而盡殲焉倭寇悉平東南賴以寧息加尚書少保所賚賜甚厚蔭子松奇錦衣衛千戶宗憲倜儻濶達奮身先士卒臨事有成畫初議受徐海欵衆以爲非計謗議朋興毅然行之及海至中外戒嚴諸閫帥失色宗憲以手摩海頂顱諭之如擾羊豕入服其

氣宗憲性夷坦踈脫不自檢飭以人言兩逮至京
上念其功釋之尋卒于京師所著有三巡奏疏督撫
奏議平倭奏議籌海圖編行于世

朱永寧

朱永寧字孟康歙縣人進士由行人選授山東道御
史識沉材練能諳政體凡所建白咸關切時務巡撫
北直隸時屬薄河間府督兵禦守隨機調應凡七晝
夜鬚髮盡白城完加僉都俸卒

汪道昆

汪道昆字伯玉歙人兒時讀書知大義卽厭薄聘習

責墳素韜鈐左史間擬作多奇語補郡博士弟子學
益進聘于吳將婚而女瘵或語且勿逆婦正色謂柰
何生而死之令無所歸卒逆婦婦尋歿嘉靖甲午舉
于鄉明年成進士時年二十三夏文愍當國慕其才
欲處之中秘諷所善一見謝不往遷義烏令廉儉平
恕大得民和嘗宵豪練衣人覘簾下旦里正白婦自
經者詰曰夫非貌寢而衣練者耶廉之竟抵法境以
爲神他異政類此進戶部主事改職方歷武選郎咸
與其職時歷下李攀龍東吳王世貞爲文章倡和諸
名士皆守曹郎相與脩西京大曆業則無不傾重道

昆其文日閎肆力追古作者海內知與不知咸稱恭
之出守襄陽政多德惠人以比羊祐山濤會海寇躪
閩浙忌者以其優文絀武推閩副憲備兵福寧欲以
困之至則討軍實脩戰守具悍卒以庚癸譟脅開府
者馳入寧數責之衆憚服不敢動戮首事以徇令始
肅壬戌倭據閩橫嶼爲巢沿海城堡相繼陷興化府
城亦陷全閩大震將軍戚繼光將浙步兵八千赴援
戚有良將才道昆一見與深相結逆籌決策先後蕩
掃賊巢收復郡縣城堡鹵斬三千餘級奪回男女輜
重無算倭自是不復向閩幕府上功狀首列凡四受

白金文綺超擢按察使特　勅盡護八閩軍旋晉右
僉部開府閩距爲守僅三匝期當是時道昆功名盛
一時郎忌者亦心折其文武畧無以難也海寇勦賊
次第芟除勞來創夷閩始大定以人言請告隆慶庚
午起撫治鄖陽旋道副都撫楚鄖楚之治不異閩進
兵部右侍郎閱視薊遼酌額餉裁浮費歲省二十萬
有奇萬曆癸酉轉左侍郎籌畫鑿鑿實效其議輔兵
疏尤切至計時江陵柄國雖同年友意不相下遂請
終養歸奉父母數年盡色養親喪哀毀踰禮撫弟道
貫竭友愛考績任子推與弟弟病瘵卧起與俱出遊

既尋從復始祖墓考建祖廟脩十六族譜葬故師方
求而養其發孝友碩德鄉里服之爲文高挹一世與
王李所並稱人推當代文章第一晚號函翁將著函
三子取三不朽義上揭性命中明經濟下𡗝百家之
書未就卒所著太函集副墨若干卷行世卒年六十
有九論者謂其文章尚古功烈炳烺節槪表于立
朝淳德孚于鄉黨盖實録云

鮑道明

鮑道明字行之歙縣人嘉靖甲午舉第四人戊戌舉
進士授行人三歲擢戶科給事中再歲進左給事中

尋進刑科都給事中當是時信州袁州爭政言者率
揣摩希望各中其驩其或浮慕骨鯁之名排擊紛起
獨正色中立或以言責詰之謝曰　主德聖明臣愚
不足以奉明詔如使株連毛舉徒自託於直言臣雖
愚不欲以此傷大體會御史奏延綏失事巡撫都御
史以提問　先帝命兵科右給事中蒞視之尋奉璽
書往徧歷塞上閱虜出入諸鄣塞亡人畜多寡有差
按軍府部署方畧較諸將程期論罪輕重衆首功虛
實策賑濟防禦諸便宜議上多當人心無枉撓聞者
謂之豹一發飲羽虎很無問狸狌矣先是虜入上谷
上言匈奴日伺邊必求再逞乃今易置宣大總制用
翁萬達易置本兵用唐龍萬達方撫關中不得代宜
未即至龍以終養去母在宜未即來假令稱兵其何
以應倉卒被　祖宗法宣大設總督軍儲侍郎一人
貳總制京師設提督團營尚書一人貳本兵分任事
權相表裏無事則戮力共濟有故則可犄而代之復
之便當事者計非急持兩端其後虜犯京師卒用其
議在近侍七年出入惟謹卽有不測獨由由然應之
袁州中信州　先帝怒甚收信州及建議復河套者
併逮言官杖之廷道明頓首曰臣罪當笞謹待罪出

而參知江西政事居頃之罪囚王連遣子叩闕上書
誣執故都御史胡纘宗誹謗故人大辟辭連刑科以
故刑科都給事中當就對簿　先帝怒甚人人自危
道明頓首曰臣固當誅謹待罪及事釋卒未嘗以喜
慍示人既畢親喪補山東職如故大盜師尚詔起歸
德趨山東以部子弟戍滕嶧閒武備甚具賊遂卻尋
受擒以保禦功賜金論賞進浙江按察使浙當輻輳
之衝鄉人往來部中趾相錯部中權豪多關說不避
惠文戒閽者毋入鄉人謁毋入關說者書即權豪面
謁欲有言曾未得一開口既又發臨安故給事中高

時奸狀械送京師無何進四川右布政使以採木論
賞複賜金無何轉雲南左布政使時多徵發民將不
堪慨然曰滇郎小饒直蝸濡耳蝸不韓則活轉則中
乾此誠藩大夫事乃會計全力什五自給什三轉輸
什二備歲凶他不意令既布滇人至今便之已未入
朝麾莞庫羨餘弗納尋進應天府府尹已復進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貴州夷部錯居故患盜殿
最補盜諸吏士視獲盜多寡為差諸吏士或掩不辜
求道薄責公遇文致不辜者立釋之阿堂攫印搆兵
楚蜀騷動詔茵視印為向背請降新印令反側子自

安毋勤遠畧為也容山酋韓甸竊發徵兵遣將討平
之斬首二百有奇甸就縛事聞賜金幣下兵部論功
人言歲終類奏功故事猶得任子今大捷宜視昔有
加不然則籍子弟置有功部中亦得延賞謝曰臣奉
天子威得罪人固諸將吏功臣何敢為子孫地已進
大理寺卿尋進戶部左侍郎賜金幣會袁州得罪去
變置諸大臣乃進南京戶部尚書蓋一歲三遷矣乘
兵變後主度支體國撫軍士不遺餘力尋以疾乞歸
詔優許之會兵部左侍郎棠樾鮑公致仕歸道明宗
人也鄉人嚴事二鮑視漢司隸同歲朔疾風自西北

起占者以為咎徵月將終兩公相繼即世

鮑象賢

鮑象賢歙縣人嘉靖己丑進士選授御史出為湖廣
僉事部署江防以獲盜功陞雲南副使兵術用師嶺
表滇南騷動象賢力沮其議累遷至右副都御史巡
撫陝西越二年巡撫雲南平夷酋那鑑之亂尋陞兵
部右侍郎提督兩廣軍務時山海寇盜縱橫出沒象
賢設方畧勦補斬獲幾二千級以功蔭一子為國子
生改南京兵部右侍郎尋免家居久之起巡撫山東
尋陞兵部左侍郎以老乞休卒於家象賢為人廓達

練事多大畧歷任三十餘年所至有聲時論稱之

潘潢

潘潢字薦叔婺源人父鐸務學循禮動法古人潢得
家學舉嘉靖進士疏請行郊禮授樂清令下賢人佘
昌之輩務崇禮訓徵入禮部進大學衍義勸經筵御
講改吏部前後累數十章皆切至潢署選事冢宰欲
私二人潢執不從左遷禮部尋督學閩中嚴規條撻
市肆衣教書焚之招下縣童子聚學士之貧者賑之
競進者必斥出教外為諸生立轄仁紀業二籍請今
少師徐公階故督學章公袞為之師講明正[illegible]

三年晉階累遷至戸部尚書正色立朝素爲輔相所
嫉以議條例不合即上疏自劾曰徒有用一緩二之
心罔知隨時通變之術徒南工部尚書轉吏部再轉
兵部留守南都時巨盜師尚照起亳宋間潰分兵掠
禦壞其機牙爲北師所躡而希相旨者以玩寇論之
因上印綬歸潰貌不踰中人而守道守官萬夫莫抗
居常恂恂言不出口至矢謨慷慨必盡所懷對妻孥
親暱不妄一語居父母喪三年不御酒肉有文集祟
祀鄉賢

江珍

江珍字民瑛號漸江歙縣人嘉靖甲辰進士授高安
令其政省科法務便民夫里在官悉縱還生業有事
一呼輒至即徵發無後期諸生朱詰蒙邑中會備人
病死嗾其婦誣詰所憾黃約殺之廉得其本謀寘于
法即郡守力爲詰請勿顧也一邑稱平秩滿擢禮曹
尋丁父艱改南京駕部郎會有新令詔所司毋濫給
郵符諸有力者抵部尚書或以爲言正色謝之曰郎
吏小臣奉　天子明法奈何自公撓之卒不給出爲
信州守會永豐紀祟以富賈叢怨適醉人殭屍于道
移屍祟舍旁且爲蜚語云前守受千金故緩其獄珍

白其冤于監司前　天子遣使者按部中惟此三尺
法耳法不當守何敢輕傳大辟以遏嫌役祟事竟白
轉副使治兵饒州已復進浙江參政先是游民聚族
採礦據西安銅山數寇新都珍亟請督撫發兵截賊
歸路悉殲之封錮銅山復請以浙東兵備兼攝徽饒
而嘯聚之患以熄尋進按察使轉雲南右布政會肺
病作投劾歸以貴用左布政致仕歸老拓地五畝闢
華黍堂屏晃衣裳杖履出游率歲月一至漸江上愉
志自適以上壽終

程嗣功

程嗣功字汝懋歙縣人嘉靖丁未進士授武康令吏
事精敏而存心矜恕每當讞獄嘗有法外之仁比及
三年僅論徒一牘耳陞南職方時倭薄都城留京震
動嗣功居中調度譚襄敏出師禦之事平大司馬張
公曰倭之却而東兩君子力也遷四川僉事治兵安
綿龍川土酋隸部正副以權金爭利遞稱兵單東入
寀阻以大義責之其副來歸奉要束正猶跋扈乃擒
首事十餘曹法之二姓革心其搆立解進湖廣參議
尋丁內艱除服起補浙江復丁外艱再補貴州上酋
安國亨內相軋開府王公力主征討嗣功進曰安氏

小有言則示之罰耳且彼内鬻何至與王師彼悖險而多樹兵如不克奈國體何直指深然其議而開府卒自用師竟無功後乃嚴勅法令許其自新酋共命如初境内底定進江西叅政分守贛州編戸故與盜通舍耰鋤卽鈴棘徃者率以事不畓則害成中丞李公至因密告之乃潛師襲其巢俘馘渠魁以徇進河南按察使尋遷廣東右布政進廣西左轄宗藩欽祿有年徃徃群譟執券求補既給歲祿乃以其羨者當左券而倍鎖之宗人驩服擢應天府尹至則省費輕徭務與坊内休息時有逢掖父予逆婦而貧徧告庶

司誣以不女乃召諸博士立之庭正色而訊是皆博士弟子寧以論財之故加處子以不令之名爾則非夫吾不忍布之爰書以蠛名教則皆慚服以好合終焉進戶侍二載疏乞致仕歸

程　旦

程旦字孟明歙臨河人登進士授戶部主事督明時坊三草塲通州五衛倉糧錦衣千戶柳天爵猾爲中詗旦首裁抑之不敢復犯總理宣府糧儲宰相使人言于旦欲起用之旦辭謝及陞兵備雲南冢宰銜旦爲譖奏旦曰予不由冢宰言進當不由其言以退後陞按察使考驗土官楊訓陶炳獄土官故大豪立結究其罪夷人駭愕時議征安南陳十餘事其言多中核宜陞浙江布政使夷民數百人號泣攀車追送求之任卒所著有蘿山詩集滇南雜錄旦制行脩整事不畏難孝廉方正之行尤爲鄉黨所稱

程廷策

程廷策字汝揚歙縣人始卝補博士弟子時中貴爲上祈年于白嶽策率諸生長揖不拜比入縣謁先師椽坐命講策抗言　上英主烏有以魚朝恩掌國子事且若奉命視工非視學也卒避席罷講以此知名

郡中登嘉靖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時宗守告急諸軍待餉而譁　上發帑餉二十八萬有司命策主運次甕城驛虜騎遮道邊塵蔽天乃連車為營環營爲塹衛士瑟縮偶語杖之百以徇行間卒保完餉還報會神樂觀失倉糧當坐太常卿以下十有八人策精于握算按籍核之則冒濫耗當如是因以其狀白尚書諸太常得免出爲辰州守入境則與學校贍生徒勸農桑舉鄉約簡騶騎遏化居嘗以水旱禱而雩皆響應郡故患虎爲文檄子神募力士捕之患頓熄在郡三年百廢具舉學宮祠廨麗譙城郭

蕪不繕治而民不知勞未幾疏請致仕歸時年尚未艾也當道遞推轂之堅卧不起郡縣賓鄉飲率以疾辭竿牘不及有司紹介不出境外卒之日一市童卧病呻吟見一皂衣奉簡書迎使君儀衛甚都方啁喝諠譁又一皂衣者至大呼曰使君駕矣衆甫寂然而其家哭聲起矣童乃甦

程金

程金歙縣人嘉靖癸丑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莞庫藏往莞庫者爲諸郎具竿牘具醵錢金先自屏一牘一錢無所取給諸郎以例來索則自出諸宮中應之

由是諸郎目攝之罷勿索出督儀真廠兼視漕令諸閘啓閉必以時諸沮撓者繩以法有御史至輒欲郎啓不可則撻役夫金郎縛其舟人狥之市後乃無敢干者江西大賈豪於儀真會督府徵蠻兵至諸酋長主其家豪爲集舟載兵境内騷動市人訟于金令捕豪抵其鄉人萬考功書爲請卒收豪以狥丁巳內察考功署以浮躁謫判長沙已貳河間再入爲戶部郎中久之出守漢陽其嚴出入操法令猶然向者郎曹時不少假貸會上計銓司肺病作輒投劾歸年甫及艾耳自漢陽歸里惟是先人之四壁在既困自支

復苦諸兄弟子不給而操行愈凜履不及縣簿之門車不及城市弊弊課田塍而躬督之竟貧約以終其身焉

汪一中

汪一中歙縣人登嘉靖遂士由郎署出爲江西按察司副使辛酉閩廣賊入江西諸郡薄泰和一中從宴會間聞之輒投箸起曰虜鼓行而西擣我不備不蚤計謂蒼生何當路遂以平賊屬之先是巡檢劉茂力戰死賊怒磔其屍比至泰和帥諸將吏祭茂曰爾職抱關猶然死疆事吾待罪方面不滅賊吾何獨生遂

誓師列陣而鼓之進獲俘者五徇于軍中旦日陳如前一中從中軍鼓之進諜者謂賊張甚莫如堅壁以待叱曰虜深入我境亡能以一矢相加何謂虜張我寔張虜我師左次彼且益張江以西危矣士死綏將死鼓業在行間義不避死鼓之更進而左右軍遇賊皆奔賊悉赴中軍中軍亦潰一中躍馬而前當賊鋒關弓射殺二人手刃一人而左脇中槍者二臂中刃者三乃死一中妻聞訃投於井家人出之丧至卒不食越五日死事聞詔贈光祿寺卿廕一子世襲錦衣百戶給祭葬謚忠愍仍立祠郡城東春秋有司致祭

旌其妻程氏爲淑人

許國

許國字維楨號穎陽歙縣人嘉靖辛酉舉南畿鄉試第一人報至而父已卒踰年母亦卒痛兩尊人勿而不及食其報哀毀甚服除卒業死陵山寺有兩青烏飛鳴其前移時乃去僧言此碧雞也相傳唐李翰林自蜀攜來者我明惟舒梓溪狀元一見因出所藏圖給示之爲賦碧雞篇意頗自負乙丑舉會試第七人選翰林庶吉士日讎閱兵搜遜覽究心經濟之學抒爲詞章劉濟與號信閣稱詩文兼擅所長者罕儷焉

隆慶改元授翰林檢討奉詔賜一品服使朝鮮成禮而還饋遺一無所受獨使軺所過覽勝觀風間有紀述若皇華集弔箕子謁壇君諸作迄今爲其國人所傳誦焉辛未春分校禮闈夏使益藩壬申　神宗出閣講學以國兼司經局校書萬曆改元自編修陞右春坊右贊善時　上日御經帷無間寒燠而國齋心夙夜勤恪視儕輩有加比進講儀容周愼音節鏗鏘託事獻規曲盡忠欵　上每悚意聽之手書責難陳善大字賜焉甲戌秋典試武闈丙子秋典順天鄉試所收文武士並稱得人頃之陞司經局洗馬兼修撰預修兩朝實錄書成晟蒙敘賚戊寅遷南國子祭酒庚辰轉太常寺卿領國子祭酒事教士務在長育成就之士樂其寬不督而勸已擢詹事府事兼侍讀學士仍直講帷其秋改協理詹事府事充會典副總裁辛巳陞禮部右侍郎尋轉左兼官直講如故癸未春典會試夏簡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贊機務尋從　上考卜壽宮晉太子太保直文淵閣與之誥命甲申滇南獻俘以決策功晉少保直武英殿丙戌一品滿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子誥廕國念父母厝淺土未葬疏辭誥廕而請䘏願歸襄窀穸之事詔予祭

葬命其仲子代行踰年會典成晉吏部尚書己丑春再典會試時文體寖壞所錄制義粹然一出於正諸引用釋老言離經叛道者即才藻士咸擯弗收士稍稍懲其陋習焉尋以一品再考居政府九年代祀先師孔子者二分獻南北郊者三誥贈三代任子者四其他以扈駕閱工應制賜蟒玉銀幣諸恩數率優異不可勝紀國亦感激　上眷知孳孳以獻替爲己任初有摘科場事語侵大臣者請辯邪正以定國是謂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之淆亂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又言大臣猶梗柟也宜取其閱歷界

其寸朽言官猶江河也宜導之疏通怠其風波特以爲名言然自是忌者彌衆數交章詆之每疏辯輒自劾免　上特嘉其忠讜數譴言者勉留之國言路得譴言者是速臣之去也則復力救言者往往得解時洮之變首輔欲侯虜王囬巢專力以制火酋國債於虜助逆則欲並剿以圖大創又嘗言戈矛不在敵國而在轂下安攘不在兵食而在紀綱其持論慷慨引大義類此升儲之議自庚寅元日　上召見閣臣于毓德宮擁　皇長子膝前命閣臣諦視諭所以保愛之旨而是冬國以三事進規其一册立深以不得所

請爲懇疏留不下已乘間請于　上有詔明年春舉行冊立戒羣臣勿譁方靜以待命而主事某之疏上矣　上果不悅遣中使詰閣臣奈何與郎署小臣比國以是不自安旬日而上書乞休者五　上重違其志予告給傳以歸歸橋二三耆舊徜徉山水間所至易村醪市脯與田夫漁父接席相飲餐置往事不啻遺跡然燕居深念未嘗不以國事爲憂及聞太翁公諱孫敎而始一色喜猶諰諰慮後事曰吾卜其始矣未卜其終也未幾　仁聖皇太后升遐哭臨於某山書院山高風烈一再宿中寒以歸遂不起國貌温氣

和襟宇冲曠與人處若豁若谷靡所不涵納而其中介然有以自守方在館局甚爲江陵公所器重江陵父病朝紳醵禱獨不往尋以奪情留任衆或露章攻之特削牘藏袖中詣其第備勸以行服即見忤終不以其故告人也南中司成缺江陵問顧否曰賢闢地重司成道尊憚不任耳敢云不願既之留雍亭當遷者數矣而不及或怪問故曰資宜爾也至再則曰俸宜爾也深厚不伐如此

張一桂

張一桂字稚圭別號玉陽歙縣入幼警敏自喜爲諸

生治文章有聲年二十餘爲嘉靖辛酉遂舉于鄉戊辰成進士選入爲庶吉士即有志經世之學與同舍郎下帷講業自古文今文以至國朝掌故亡不蒐獵其實而涵茹其華庚午授官爲編修壬申持節冊封德藩禮成還報甲戌分校禮闈又嘗預修　穆廟實錄錄成而晉一官爲修撰賜白金文綺賜南宮宴乙亥補經筵展書官兼掌誥勑丁丑　世廟實錄成復進侍講宴賚已而選直起居注時則江陵相君奪情之議起同官以抗疏得譴上章力救章寢不報遂拂衣去迨壬午江陵殁始還居禁近是歲再充經筵講

官及分修大明會典甲申擢爲右春坊右諭德仍兼
侍講乙酉充日講官皆以　聖節從輔臣後拜　上
賜有差其年錄士順天與南充陳公典廠事會浙士
有以詭籍預選而中貴人子弟多被黜落乃爲蜚語
中之得　旨調南京兵部員外然桂任柄文不任毀
詭籍法不當調即調不當郎司馬亦竟不自理也趣
駕之留都諸省郎則皆巽避亡敢與爲顏行而顧與
之磬折委蛇無少幾微崖異之色尋以使事奉母安
人還里戊子擢南京國子司業次年即拜南京祭酒
辛卯入爲太常卿管祭酒事未至復遷南京吏部右

侍郎壬辰秋改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尋天轉左
時業已抱痰疾行至永城遂不起所言不及它唯以
不及報　上恩及終事母安人爲恨距生得年五十
有三耳

程　默

程默字子木休寧人敏識強記魁梧磊烈有奇氣稍
納交口稱譽之弱冠補博士弟子受業方伯羅山公
講戴禮已乃博習易象春秋古文尚書游學玉岐金
焦間聞陽明王公名負笈千里師之逾年有得斂華
近裏嘉靖乙酉舉明經卒業太學間從大司成救月
中府禮度嚴整不以晴昧少替同舍生大異之戊戌
下第吏部銓選第一時除廣州府同知廣嶺外望府
守倅頻闕詔征安南兵興費鉅默從容調度民不知
困甫至謁先聖畢吕言風俗波頹獄訟蝟興皆斯學
不講之故亟請祀開府陽明王公之功巡按御史以
爲知大體特薦之黎負險憑陵崖中世爲害建策乘
勝畫五指山爲十道分官據險錯居民於其中從黎
山外不數年且爲衣冠之域當事者不欲久兵中止
士議惜之行部禁掊克慎勾稽身先吏卒所至肅然
嘗承臺檄閱實韶州庫藏守別蓄萬金啗之以爲巳

地默廉知之即疏始末議立法防侵盜監司韙焉故
新會令何某以不善事上官被斥默上其賢必追復
乃巳竟以是忤時罷歸道出南贛都御史秋崖朱公
最少許可尤器重之以不見疏用自歉厚爲之禮而
送之居家不跡公門雖所知恥託以子弟曰徙戚之
耳晚築天和亭種樹子本悠然從東廓羅山諸名流
講學修德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疾巳亟猶人授子
姪一經曰後當從此中尋我莫視爲陳言也以嘉靖
甲寅卒年五十有九

莊　英

吾英歙縣人舉嘉靖乙酉鄉薦授廣昌令多善政倡
劇盜入境攖城肆掠英挺身捍禦遂遇害事聞䘏廕
昌通判錄其子爲太學生

吳成器

吳成器休寧人始仕會稽與史當海上寇初入內地
以能將兵知名於是承大吏命提兵守水陸阨塞歷
浙東西南直隸與賊遇大小七十餘戰斬賊首數百
級生獲數百人獲所掠子女并衣械無算凡戰之處
休止督發設守出闘咸有方畧禁士卒無毫毛擾居
人又能舍死先士卒民多其功往往就所戰處爲建

祠刻石今曹娥江其一也後累軍功歷官大同總兵
掛平虜將軍印

江東之

江東之字長信別號念所歙縣人萬曆丁丑進士爲
人魁梧倜儻初仕行人輶軒所至咨諏詢訪不遺餘
力既官御史勃勃有埋輪志時姦人徐爵者江陵馮
閹皆倚之江陵外言非爵不入馮閹內言非爵不出
爵又以獨計令兩人交疑且交驩兩人者不得而測
其倪嚴事之夜至禁門守衛者不敢訶問江陵死益
橫無忌乃疏爵不法狀　上怒而下爵理滿朝震悚

於是疏保者疏江陵逆僕逆黨者紛至而城社肅清
矣於是益感激恩遇知無不言疏王中丞宗載陷御
史劉臺事王得戍去是時王方掌院事東之以副封
進王笑曰枉史何言亦笑曰爲死御史鳴冤王曰死
御史者誰曰卽公王踉蹌歸邸舍待罪至今烏臺譚
之猶有生氣然人人目攝之矣奉　璽書督理屯牧
畿輔畿輔人聞江御史名多咋舌去會虜蹂躪黑谷
關邊臣及諸帥掩諸骼以功聞爲按臣李植糺發
上命輟屯政往荅異數云重臣復有爲邊帥地者曰
東之生平不敢負國欺君亦不敢故人博名高說者

[illegible]掩飾詳審無所得閒乃佯出郭外覘
[illegible]映人立命健兒取畚鍤耒[illegible]蔬下窖死者枕
藉而創痕尚血漬未乾諸將始伏辜竟據實報坐
諸將死邊事大振丁御史此呂叅江陵科場諸作奸
[illegible]海豐楊家寧詞御史言過具疏叅御史外謫東之
還白衆上歸懷袂起曰十年來以賢書爲奸藪者人
知之冢卿獨不聞乎亦具疏參楊與論直之時奏疏
最多請蠲請賑請免徭役及禁私宮每疏出都中爭
相傳頌　上無弗納也有詔江東之盡忠言事可嘉
其特擢以彰忠讜晉光祿少卿陞太僕寺卿是時諸

官輦轂下者皆江陵舊人多回面内愧又恐人暴其
短從旁揶揄諸少年不察遂有曹起而擊賜環諸君
者矣東之曰諸臣無罪言江陵與不善事新貴人其
罪諸臣可議臣請與俱罷人遂以黨擊之乃力求去
上使使至皇極門諭留亡何又言大峪山事益群起
而攻之左遷職方員外郎出知霍州病免歸　上手
詔起知深州陞僉事備兵沅州尋轉南光祿少卿入
丞大理晉左少卿署卿事所平反甚多會與銓曹異
議陞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擘畫多大猷首議建天柱
銅仁二邑擒烏撒酋平高寨苗俘獲百餘人　上聞

賜金帛有差播酋佽五司五司在黔門庭中日苦殺
戮東之以赤手楞腹鼓舞數千兵士卽不支乃其心
在報國也而諸臣未履疆場乗其致仕以文墨繩之
得削籍報遂飲恨死

吳應明

吳應明字以誠號懷溪歙人少好學當冠父命之田
間冠應明請受儒冠識者知其志不凡人成均萬曆
巳卯魁鄉試庚辰第會試選安福令視事當九月或
以陰陽家忌言者曰令求不獲戾民社耳遑計其他
爲令孳孳教民著教養録從先録頒之里巷暨書院
矣衣冠講道其中邑三被灾拊摩捐賑禦之有方民
以全活有荒政要録壬辰擢戸科給事中尋右兵科
會倭夷侵我屬國兵數敗當事持西端應明力抗封
貢之失策倭猾酋小西飛來奉　旨庭詰之諸人間
難不能屈應明折以數語始屈復敷本兵辱國干朝
播酋亂起疏言山嶒不易用兵當攻其心請陳師境
上諭歸命待以不死則兵可無血刄諭者趨之甲午
遂戸科左典浙江秋試得士爲多尋轉工科都給事
請減陝西織造費百六十萬得從半減乙未轉太常
少卿假歸遭母喪里居八年卒生平雅重大德尤厚

于倫紀享年不永一時惜焉安福人祠之名宦

吳宗堯

吳宗堯字仁叔歙人少屬文有奇思試輒冠多士萬
曆戊子舉于鄉乙未舉進士除益都令益都衡王封
國爲青州府附郭事繁而民悍始至百廢具舉詞訟
寢息學校人文一變時中貴陳增奉　璽書采礦建
牙益都勢張甚宗堯抗不爲下增逮諸富民誣之盜
礦三日逮至五百人日發邑千人取礦民多畢命于
杖下宗堯發憤具疏五千言列增罔上營私剝官毒
民詞義凜烈拜疏日爲文禱于城隍以祈必行增聞

而懼與其黨相持泣乃謀聳金蕭左右以免禍　上
得疏心動科臣先後復條增罪　上謂增不體德意
姑記過以觀其後增復誣辨　上奪宗堯俸已而撫
臣疏其無罪　上乃奪之官而增復重誣其匿稅多
取購其鄉人無賴使妄證實　上乃逮宗堯下鎮撫
司問尋付司寇獄而盜都民欲殺增者洶洶增恐徙
徐州會下山東案其事多不實後竟放歸辛丑壬寅
以　恩詔復官旋卒宗堯孝友長厚孚于鄉黨爲令
五月不避禍難抗章鋤惡以爲赤子請旦夕之命卒
使麾閹喪氣迄引亦烈丈夫也

潘士藻

潘士藻字去華號雪松婺源人萬曆癸未進士司理
溫州徵授監察御史巡視北城有二閹闌出宮門戲
良家女婦干掫者執之群閧而奪之去乃移文司禮
司禮以聞　上怒曰東廠職何事而事自外廷發耶
命杖二閹斃其一自是諸中貴洶洶思必報而火璫
職東廠者亦以故銜之屬以火災陳言乃共摘疏中
語以激怒　上謂歸過賣直幾欲杖之廷竟落三階
調廣東布政司照磨壬辰晉南吏部主事尋改尚寶
丞士藻既以謫猝起爲中朝所屬目又性侃直覩時
事輒扼腕不平權有力者每思有以中之會欲調之
吏部曰是禍之媒也辭之極其堅決乃晉司少卿意
已倦游方擬陳情未毋宜人歸養而竟以疾逝得年
六十有四

潘緣

潘緣字朝言婺源人爲人倜儻負奇氣狀貌雄偉音
吐如洪鐘少讀書飛布山攻苦力學足不踰戶限一
日自念曰士不兼文武不足任重吾齟齬老此奚爲
間走燕趙吳越從四方賢士大夫遊已復閱武經古
陣法旁釆將傳星曆風角諸書躍馬彎弧慨然有鞭
撻四夷之志矣嘉靖乙丑浙東礦盜起糾合數千人

抵婺放兵四掠指揮王應禎等死之時賊抵屯溪緣
白賊渡河將爲一郡患乃率兵邀擊于河與劉會者
六人挐舟抵賊岸緋衣者跳踉出知其魁也射殺之
又挑其尤桀驁者數人射殺之皆相顧愕眙稍稍自
引去明日賊奮兵出戰旗甫出射之仆我軍讙聲動
天人人氣自倍渡河大破之又明日伏烟村渡邀賊
于蹊前後八陣而所向無不意得者賊盡殲於是守
令以其狀上之督學御史超格貢之進嚴州府別駕
署篆分水縣縣嚚訟大者斧斷細者縷解吏從旁瞪

視不敢吐聲氣又丁戶多浮額鈞稽故縣去虛丁口千數頃之移攝建德錫歲徵八百有奇刋爲額下之鄉民一邑讙歡賢聲籍籍于遠邇矣會部運長安郎日拜走仰望階下鬱鬱不得志疾作嘆曰吾上不能高卧巖壑自全天眞次不能感會風雲雨澤萌庶外不能策勳龍沙之北內不能批鱗人主之前而涸風塵以死也因上書自免已而陞北勝州知州投劾不赴明年疾竟不起五十有六已耳

程振

程振字玉夫別號樸翁歙縣人生有至性髫歲失妣號泣甚悲人不忍聞長事父文旻翁暨繼黃益盡誠盡敬二弟揮揚及諸婦則之罔敢少悖嘗有事於浙得父報病劇卽兼程而歸行且禱願減已年以增父壽及歸相抱泣曰幾不及相見矣喜不勝悲病益劇醫者弗藥計無所出遂刲股糜心竊語曰古人嘗進此愈疾效之當驗也疾果愈時翁年六十有四自是神完體健齒髮更生至沐　恩例之榮凡一十七年人以爲誠孝所禱也未幾患溺艱於起居振躬湯藥伺燥濕旦夕不離寢所者三年既而捐養呼天泣曰某何獲罪於天以至此耶哀毁過禮每不自知父柩初厝車田距家五里許振以爲孤寂暮必往寢其側諸子患之請移柩祖墓傍始歸以地下有侍也九載於茲語及平生未嘗不墮淚先是振侍疾時家有㕙猫犬一旦化而相馴及居喪庭花曰紅金錢者忽變白如玉人又以爲孝誠所感因著之以爲勸云

謝用

謝用字希中和門人其父永貞因嫡汪氏無出納妾馬氏生一女永貞客外嫡苦之姑氏不得已還其母家改適乎溪不知馬氏已娠四月矣月足娠生卽用永貞抱歸寄乳鄰母孫氏囑曰此離蚌之珠也幸善保之嫡聞之遂自收而鞠之踰年嫡生同愛無厚薄用不知其異出也十五習舉子業善屬文嫡慰永貞曰有此可忘蚌矣永貞意終不釋用甫冠始知其爲馬所生恐拂嫡意乃謀於族人名珦者密詢之則又改適不知其所矣用曰弗得吾母弗已也遂因事與珦偕行日則哀詢於路夜則焚香以籲天如是者幾一載千里之內水村山郭覔之殆徧弘治壬戌孟夏望日暮宿林寧黃畬農家一寡嫗出問曰子爲誰用告以名氏及尋母之苦曰汝母爲誰曰馬氏曰汝非永貞之子歟曰然嫗卽抱用曰汝母卽是我也於是

子毋相告故悲泣不能已聞者皆爲之揮涕明日歸
告其父語未訖仆地既而得命乃幷其同母弟余浩
迎歸別室以居用敬奉二母曲盡其誠撫二弟恩愛
俱至乳母孤用養之不缺親族朋友咸稱之嫡卒感
悔令用迎馬同居無間言馬嘗語其族之女婦曰用
善事我無懟心誠孝子也必食天報一日鄰不戒火
延及數十家至用舍風反無恙其父墓木拔勢西壓
祠屋用懼急趨之木忽東墜祠墓亦保無恙人以爲
孝誠食報之驗時用補弟子員觀風使者聞其事列
於德行優等月餼之廩糧

陳倫

陳倫字斯常祁門人性警悟少從宗伯康先生受春
秋作文有奇氣倫亦自雄其才銳意遠圖適二弟繼
殤家政多累志遂寢父文耀公推重鄉邑賓客日集
籩豆之需及嫁妹氏四人費皆出倫雖囊橐屢空卧
不帖席見父則喜見辭面不令知之故文耀公得以
放情事外每謂人曰吾兒孝子也弘治改元夏夜失
火家皆奔竄時文耀公在殯倫倉皇無措撫其棺而
號曰父若有靈默相吾力以脫此災即與其妻舁出
之後數人莫能舉時以爲異感世父無子倫父事之
而忘其勞訓諸子業商者曰富貧命也無求非分適
取人輕業儒者曰洽羣書自然有得若執一說以横
於中則吾道窒矣應事不任術惟因於心嘗曰天理
只在人心心術壞天理虧矣又曰吾人所以多辜者
起於小不忍也若寧少寬自無事矣時以爲格言鄉
珉延火毀其木之可材者價可數十金詣門引罪倜
其誤慰而適之清寧宮災詔徵輸木京師衆推倫總
其事或導以私倫曰因人信已而逞其詐可乎或沮
而退常賈於蘇郡守類給商錢數千緡有乘衆不知
而易其半者倫以正言責之易者懼曰不失君利可

矣堅不聽悉追原給者公散之歲侵縣發粟賑饑里
胥緣爲奸有涕泣而空返者即抗聲爲白之賴以舉
火者十餘家陳某犯不法禍延旁族有司索之甚嚴
倫適長于里代釋之後以金來謝卻之曰吾所以爲
若釋者憐若無辜也豈望報耶鄉曲不相能爭往質
之倫如身當其憂雖損已廢時不恤也人益恩之遇
事多得力年六十七而終

補遺

唐仲實

唐仲實名桂芳以字行號白雲歙縣人穎悟絕人元

末隱居授徒不復仕進　高皇帝駐蹕郡中延訪耆舊守臣鄧愈以名聞與姚璉鄭桓俱召對稱　旨首陳不嗜殺人　上嘉納賜尊酒束帛因力陳百姓失業築城之苦　上曰築城以衛民何反迫促以失人心即命罷之居無何起攝紫陽書院山長人文多所振起其爲文以氣爲主辭嚴理正生平爲尚行誼嘗嫁兄之孤女賑窮卹匱所著有武夷小稿白雲集婺學者稱爲白雲先生子文虎文鳳文奎並以文學稱

康永韶

康永韶祁門縣人洪武五年舉人除御史廵按江西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三十一　十三　南直廿一
建言落職後累陞太常少卿以占天象預奏六月雨雪兼領欽天監正陞禮部右侍郎致仕

汪仲魯

汪仲魯名叡以字行婺源人既冠遊江淮兩浙歸與同鄉倪士毅鄭玉朱升趙汸諸先達相討論會元季干戈聿興與弟同集義旅以靖鄉邦　國朝平定之後下詔徵賢有司敦趣就道見　上講書之西伯戡黎悃　聖意授承務郎左春坊左司直俾翊贊　皇儲　上亦日召侍講周旋兩宮間與朱善劉三吾稱三老　上憫其老而喘特賜朝房　御製薰風南來諸詩並命續之皆稱　旨遇春夏有囚罪至死者仲魯輒涕泣請決以時　上稱善人明年以老疾陳乞　上御奉天宣召賜坐撫諭賜歸儒者榮之仲魯信道甚篤氣和而莊閭閻亂離安人澤物以底昇平爲文深博古雅賦頌詩歌咸歸于正

唐千儀

唐子儀名文鳳以字行歙人善眞艸隸書法郡守辟教紫陽書院尋以薦授興國令以賢著徵于朝　文皇簡名流爲趙漢藩官屬擢趙王紀善以禮義導翼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三十一　十四　南直廿一
數有諫諍後謫涿陽丞乞身歸年八十六卒于家子儀與祖元父仲實俱以文學擅名時號小三蘇爲詩文豐縟閎深六書亦精妙所著有梧岡集

汪敬

汪敬婺源人宣德癸丑進士事親至孝登第以母老不願就養遂乞歸不赴選後授戶部主事廉能丕著嘗以徽民苦于漕運爲請于　上得納輕齎鄉人至今德之致仕家居聚徒教授著有㮹邊讀易稿家禮集議

江浩

江浩字敬夫歙人宣德乙卯鄉舉授江西廣昌知縣

以廉能稱正統十四年間閩廣寇鄧茂七侵掠縣境浩親率民壯禦之賊不敢犯民賴以安以功遷判建昌仍治縣事秩滿即陞本府知府前後撫臣楊寧韓雍雅器重之以最膺　誥命陞兩浙運使廣昌民立祠祀之

莊　欽

莊欽字尚源歙人父觀任陜西學憲以剛正詳慎稱欽景泰辛未進士拜河南道御史務持風裁以古人自期彰德衛官坐盜賣官草僞作未徵之數同僉書者皆論死欽以詐遽情輕疏免之治獄類多平反京

省官皆隸本道考察賢否悉符公道人服其明歷按浙江福建廣東奏免徵輸禁銀鑛省冗員止採珠夫役風釆赫然果遷按察雲南獄訟悉以土俗折之政化大行終河南右布政父子俱爲憲臣世有清節士論多之

汪尚寧

汪尚寧字廷德歙人嘉靖己丑登進士歸將受室聞湛甘泉以列卿居留都往學其門還乃成婚授行人司副遷戶部員外郎中尚書梁少保材深器重之
上幸楚簡才以從尚寧在行一切倚辦淹七載遷守兗州務持大體興利捄敝王府故暴横每陰持有司短長尚寧以禮匡之悉咸服大盜起出㦸錢虜諸擊賊者境內以寬陞陜西副使備兵潼關有斥地萬頃可田豪右交爭爲度田均賦而延有隙地界兩部莫屬爲按籍作爰田民乃大安轉參政山西增築城堡百餘所外捍虜內護諸邊進雲南按察尋右藩司會夷酋那鑑亂剌殺左布政諸兵平之轉左使秩滿晉南光祿卿旋以副都撫南贛爲祠祠周濂溪王陽明而羣諸人士講學其中夫猾僭號稱王勢漸張授方畧馘渠魁散諸脇從者事平或請疏聞可論功竟置

不言久之慧星見　詔議諸大臣屬執政方用事尚寧素不修問遺積嗛之乘是坐罷歸時年四十七父母俱在怡然子舍絕口當世一意問學卒年七十著有周濂集廣資錄日錄及四晩抄事物圖說諸書今其子孫移家宣城

殷正茂

殷正茂字養實號石汀歙人嘉靖丁未進士授行人擢兵科給事侃侃無所避忌平江伯聯姻分宜怙勢恣行正茂疏其不法貴戚竦然　上有事齋宮祠上帝正茂與諸科臣言黷祭非禮執不進香俱杖于廷

尋補廣西提學副使振厲士節兼攝撫夷道會猺酋互攻作難逐縣令正茂下片檄平之猾酋白振横行地方先後捕勦不獲正茂密計擒斬由是以知兵顯于粤除雲南備兵瀾滄特西洱女夷爭印幕府議討正茂言蠻夷自相戕宜制以勝算不足煩兵不聽後卒無成功艱歸起湖南驛傳遷浙江糧儲叅政陞江西廉憲屬廣西猺獞作逆隆慶三年特設開府專事征勦擢正茂右僉都往討先是猺陷古田盤踞有年比至集兵大舉破巢盪寇斬馘七十有奇捷聞進兵部侍郎蔭錫有加條上善後事宜悉著爲令升古田爲永寧州設土司叅治粤西始寧東粤久中倭夷隆慶五年　詔總督兩廣時倭陷錦囊電白而山海猺狼諸賊竊發所在騷然正茂經畧全省明立章程纂倣韓襄毅平兩廣故事一切持以嚴明分布攻守次第剿平前後擒斬俘馘以五萬餘東西底定爲百粤未有之勳云萬曆元年大捷陞右都御史二年再捷加兵部尚書二年改南戶部尋晉北戶部會　上大婚禮成而費不濫樽節爲多方爲歙邑請蠲丁絹之偏累事雖中寢鄉人德之請告家居後起掌南刑部二載乞歸又十年卒年八十生平軒豁多大畧迎機立斷故能夷難奏功第以任事無避不免人言身後常典皆闕論者惜焉

方良曙

方良曙字子賓歙人幼從王御史獻芝及其弟獻蓋受春秋嘉靖癸丑進士授南刑部主事母喪除補工部榷木荆州關吏請算舟充額良曙以受命榷木非榷舟也不許榷既足額乃罷兩月商觡遷員外丁父憂起比部進郎中恤刑畿輔多平反東明不雨者三月比行部至恤三冤獄雨大澍遷河南副使治河躬行阜陸審便宜上河渠使者書陳得失大畧以河堤逼河故易嚙又築東近取土堤下故易蝦宜避河怒寬爲堤禁客土而築之毋爭尺寸利并罷一切徵發以息民力使者條上悉當副使議裁爲令新鄭相起于家大吏畢賀良曙獨不往新鄭顧心重之進江西叅政攝藩篆　詔徵造宜紅瓷缸上疏請罷之竟寢按察湖廣尋進河南右布政使上計轉雲南左使滇故單與民困下車與境內更始故事歲發帑濬昆明池費鉅功寡良曙自經營樹坊堰壬蓄洩溉田萬頃迄今永利以其羨佐築晉寧安寧二州城始入滇庫貯僅三萬末年十倍遂甲諸藩儲羨毫無所取六年

乞歸量移尹應天言官削江陵者以私憾劾之徙致仕艮騳淳厚稟于天性嘗揭居室最關風化六字大書室中論者稱其踐履篤實不愧砥礪君子云卒年七十一葬祭如令甲

程大賓

程大賓字汝見號心泉歙人少孤力學從會稽蔣未山姑蘇錢緒山受學復從鄒文莊王龍溪得聞良知宗旨嘉靖丙辰進士選授南考功主事殿最無不當部尚書甚任之居恒汲汲推轂賢士大夫暇則與同官諸賢論學于新泉精舍考績至關下安陽郭冢宰

悉其賢遷考功郎陞浙省叅議分守寧紹台清嚴海船軍實克振遷廣西憲副猺獞寇訌至則布威信繕儲胥寇以解息直指疏其學行宜師表一方改督學滇南立章程嚴約束校畢進諸生環坐講論諸酋長子弟悉置社學一時翕然向風科目得人爲盛晉貴州叅政旋掌臬司以抗直失中丞指入覲中言當路知其誣左移一級遂乞終養年踰耳順奉九袠毋猶殷殷孺慕其莅官一事博大而持風紀獨峻若止張尚書馳甬道斥李少宰媚子求金與沐黔國抗分庭禮益毅然不爲俯仰云歸老十餘年疾革猶賦詩自若諸子請移寢便恭人侍疾曰禮不死婦人手整襟而逝年七十一

凌琯

凌琯字惟和歙人家斗山下學者稱斗城先生五歲見題柱有人間私語天聞若雷句竦然知儆省就外傅家窘甚讀書不輟嘉靖壬戌進士除南安司理政尚簡澹會梟賊突犯居守止司理一人旦夕宿城出必與家人訣箚銳守禦射其渠魁賊乃解去事定口不言功丁艱補官徵拜御史陳大計多見施行朝審柄人欲釋都御史路楷及方士王經獄多官一辭琯

持不可直聲大震新鄭方用事琯以同年不少附外補福建僉事分巡建寧立法餙兵游手頓成勇士盜賊屏迹叅議河南理糧儲公私俱裕陞貴州學憲申嚴禁範澄汰一清永寧孤懸夷徼宣撫挾之夷生與學爭廩琯檄示土司不干學政春秋法內夏外夷今且引而進之可也豈其以夷加華土司始奉約束叅政四川一意安養致政居鄉介然不遁有司生平于邪正辨尤拳拳于堯倫薦庚午賢書累官金華郡丞不忝父風于孫咸以文學傳

游應乾

游應乾字順之婺源人嘉靖乙丑進士授戶部主事親老請改南便養遂改比部讞獄皆傳情法晉郎中以憂歸讀禮之暇編次律例備檢閱服除守故官益明習擧職出守寧波不動聲色而理細抑舞文吏置之法郡庭肅然浚陂塘通水利與諸生講經術一時所識拔皆取高等入詞林以事忤江陵移兩浙運使精心釐剔蠹政一清滿六載晉廣西叅政守桂平轉雲南按察使廣東右布政肆轉左歲祲發廩以賑捐俸助弟子員時加督課士咸感奮任滿奇羨麼賑貯公帑擢南太常卿陞南大理故以比部起家于法家

言尤習寃滯多昭雪擢戶部并糧儲皆以精敏稱入晉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會計精審京倉主事故無關防特疏給之詐僞悉絕先後條上四十餘事著爲令竟卒于官生平篤慎貌朴言吶恬澹無競自留曹及鹽司與遠方藩臬皆淹廻轉徙卒用功名壽考終所著五經約義讀律眞詮皆規左粹奏議文集若干卷

胡宥

胡宥字子仁號金峯休寧人隆慶辛未進士授大名之長垣令葺學宮與士民更始平獄訟省租庸日程生徒經藝治行爲三輔冠徵南臺御史奔生母喪居廬日偕門人講業邑先師廟敝宥倡諸父老竭力改作立尊經閣出家所藏書貯之學宮輪奐具美服除補北臺按廣西所至輒申功令興文進士廣厲學宮督府用兵八寨御史紀功功成賜金幣會江陵廢天下書院宥力言粵西明道書院不當廢江陵嗛之外補畢節僉事入境首新學宮出故輯通鑑會要刊布之境內愛戴若父母入計京師會 廷議相壽宮遣二卿主卜僉以宥習圭測宜贊二卿時 上幸山陵咸在扈從規畫稱 旨賜金幣再還蜀病歿于官聞

報已移官少卿矣以單車入蜀止二豎子及病革一豎籲天願以身代主引刀自殺一豎刲股進之以新勿藥士民如失怙恃爭上狀臺使請賻請祠畢節故無名宦祠有之自宥始長垣相距三千里奔而哭者相望其義感人心如此

黃應坤

黃應坤字惟簡歙人比部郎鐙之子隆慶戊辰進士初令浮梁再補新淦以循卓推擢雲南道御史按部所至與監司策事同心相濟有若和羹出按雲中上答詩匈奴款關凡三出塞令譯者宣上威德具封事

侍陳貢市便宜旋按山西復按山東躬治爰書勤敏至于咯血遷大理寺丞佐治獄當廷尉詰不中欵時旁出一語詰之因多立服一時廷中稱平未幾卒應坤爲人恂恂不忤物而介然有立父子相繼爲名御史俱以五品京朝官終云

余懋學

余懋學字行之婺源人隆慶戊辰登上第授撫州府推官治有聲徵拜南戸科給事時江陵相獻白燕白蓮頌懋學疏言災異頻仍　上方下罪已詔刻啚脩省而以祥瑞進失大臣誼已又疏留都鎭守中貴横

肆狀　上爲罷中貴自是官府皆嗛之属柄臣銳意與革一切務督責之術乃陳存敦大親謇諤愼名器戒紛更防諛佞五事語刺柄臣且侵宦幸一時從中交構竟得　嚴旨爲民江陵怒不置屢中以危法示意所部兩臺兩臺力持得免既相臣與權璫相繼敗詔起言事者十一人懋學爲首尋晉南尚寶卿浮沉南中稍遷太僕旋卿南光祿累晉通政使會臨洮失事當事王和戎乃緩臺使警報懋學廉得狀刺沉匿邊吏置之法旋推南刑部右侍郎踰年改戸部督儲　璽書加憲職行事儲政飭甚攝部篆復攝司空力裁中璫窟穴諸奸利貴倖益側目報滿自劾遂致仕時年五十餘也卒年六十　諭葬祭贈官大司空錄其一子生平博學彊志尤明習典故著皇明大政類編嘉隆大政輯要留儲志南垣論世考及二史考誤春秋蠡測尚書折衷仁獄類編諸書藏于家弟懋孳舉甲辰進士筮仕山陰雅著循聲行取禮科給事中議論獨持大體無所阿徇未竟所施而卒

曹樓

曹樓字世登號近陽歙人家傳戴禮學曾祖觀祖禎兩世魁其經于鄉萃樓隆慶丁卯魁應天辛未登進

士時其父年已八十有八疏乞終養踰年父喪毀瘁終服選授戸部主事分司德州倉出入以時人頌其廉能庚辰充同考會試官歷陞郎中嚴繩胥吏度支一清會　詔修會計錄部尚書以屬樓擘畫多出其手悉條著令閣右輸官錢註誤爲閣視按論坐死者下部議部尚書難科臣言樓力平之卒從末減陞四川督學憲副按部所至首論賢不肖之尤進退之而後校文關說一無所聽程士以雅平定咸厭士心會松茂用兵當事者才之卒借籌畧徒聞與　賜金帛陞江西右叅政守湖東踰年入　賀竣事病卒于道

樓器度温夷而操持堅不可奪孝友淳至里巷誦爲
蜀人思而祠之

方　揚

方揚字思善歙人隆慶辛未進士授知河南陝州州瘵而疲至則裁濫供繩大猾興厲學校爲之購書置田復采形家言引渠水通泮池陝久詘賓興至是始振遷南戶部員外郎從晉都賢士大夫講明正學屬同舍郎怙江陵相勢者私據公田駕言爲社以贍不給請揚作記揚不之應遂以飛語中于執政左移知隨州旋陞嘉興府同知郡大豪爲盜橫行連結奧援吏不能問揚廉得狀以他事逮之數其罪立斃杖下進七邑士子誘掖備至監兌雪上恤民力而便軍輸攝篆嘉善作堤以捍水患適行度田均賦之令所部檄揚董七邑躬行阡陌田賦一清嘗道出鄰郡遇盜舟中盜知其名不敢犯羅拜受戒而去飢民與卒伍譁亂幾不可制揚開誠撫諭卒帖服會省城軍民繼變當道甄材望擢知杭州府尋以病請告歸旋卒揚自爲諸生時好學力行著考經句義行世出處一致動而聖賢居室箴銘積成卷帙號初菴學者稱初菴先生[illegible][illegible]近心鑄古自成一家守官于常祿外不入一縷清風介節月旦重之遺集傳于家

吳際可

吳際可字文甫號艾齋歙人未冠補郡庠弟子員郡守何東序奇之時延入署與之講藝隆慶庚午舉于鄉年二十二會試不第挾策山中昕夕誦讀不輟聚書萬卷人咸服其博雅數奇屢屈就官得合州學正訓士有方督學使及直指交薦文學第一擢司理溫州明于聽斷尤兢兢持之以恕里豪殺人重餌病廢者使自承抵獄久具際可訊殺者狀詰之曰若手攣足躄且以廢軀徇人死廢豈任操械殺人乎法不能直死者冤而視無罪就死恐故鬼之枉未伸而重嗁新鬼也廢因悟輸實乞餘生豪卒伏法一郡誦神君其他疑獄得情類是攝篆永嘉薄罰省刑額內積穀錢至指公廩抵之踰年徙知廣西左州會母年八十乃陳情所部乞終養得請歸養母終家無餘蓄蕭然敝廬嘗倡族建廣惠廟以妥神築先塋以安祖創崇本書院以訓族之子弟所著詩文若干卷文稿若干卷藏于家

楊武烈

楊武烈字伯承歙人壬午舉于鄉三上春官不第授

徒海陽家徙壁立泊如也壬辰起令楊成進士遷
昌府推官從御史行部嚴却餽遺持法務平恕新城
有兄弟訐生得罪郡守者守屬厚傅之謝不可竟從
末減豪右利寡婦之屋欲奪之婦厝夫柩于室以自
守豪購人破壁從柩因據之屋爲諸豪辛懲豪首遂
屋于寡婦溫溪老人有地近宜黃富人墓富人強據
之累訟不得伸巳自投臺憲願質楊司理一訊而得
情府昌素封納人于竹筐而生埋之者里畏之莫敢
發武烈陰廉得狀起埋者其面猶如生竟抵罪郡以
爲神兩攝郡邑篆令行禁止百廢具舉其救治市儈

號十三太保者尤使武斷屏跡葺學宮以造士所奬
賞皆名士先後分校于齊楚稱得人未滿秩而其門
下士多躋清華矣遷戶部主事轉餉遼左盡瘁于役
還里旋卒清貧至不能葬後其門人令歙厚撫其家
始克襄事武烈居家孝友居官廉明中年而歿論者
謂不盡其用云

吳中明

吳中明號左海歙縣人萬曆丙戌進士授江西瑞州
府推官丁憂復除汀州府推官陞南刑部主事郎中
陞[illegible]京副使調河南提學陞本省右參政晉按察使
以陝西右布政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丁
憂起南戶部侍郎丁巳卒中明少勵清節登籍後愈
自砥勵所至皭然不染而吏弊民情不啻燭照數計
到處多所樹立又非僅以清名著也

范涞

范涞號晞暘休寧人萬曆甲戌進士授南城知縣庚
辰行取陞南刑部主事辛巳陞員外壬午陞南戶部
郎中乙酉陞南昌知府庚寅陞江西副使辛卯被論
降用癸卯補浙江副使乙未陞四川參政戊戌陞浙
江按察使辛丑陞本省右布政甲辰陞福建左布政

涞素持清節而亦不乏擔當歷任中外孤介寡合翩
翩自成一家亦特立獨行之君子云

人物考卷之三十八目錄

南直隸寧國府

秦逵　芮麟
王士謙　何應龍
戚遜　王著
陳廸　俞逢辰
陳富　丁鉉
貢璧　趙昌
王得平　張綸
徐說　董傑
萬琛　左輔
汪昌 附丁義剛　吳璟
周怡　梅守德
徐元氣 徐大任　查鐸 徐元太
詹沂　殷登瀛
貢靖國　沈懋學
蔡逢時　葉煒
梅鼎祚　戚懈
何遹泰 吳宗周 附孫玉相　劉貫 張承
神迹

吳原順　陳效
王濘　蕭瑞
崔涯　屠蕤英
周希旦　張克家
蕭彥　葉永盛
蕭雍　麻溶
吳仕期

南直隸寧國府

秦　逵

秦逵字文用宣城縣人洪武十八年由國子生登乙丑進士歷事都察院奉檄清理四徒寬嚴得體　太祖嘉其賢能特擢工部侍郎有大興作多不召尚書而召逵議十九年四月議定工匠驗其丁力定以三年爲班更番赴京輪作每月如期名曰輪班匠復議量地遠近爲班次且署籍爲勘合付之至期齎至工部聽撥免其家徭役者爲令諸匠便之　上以逵在公勤慎特詔有司復其家二十年正月　上謂逵曰春秋之世人紀廢壞孔子以至聖之資刪述六經使先王之道晦而復明萬世有賴功莫大焉夫食菜則思樹藝之原衣帛則思養蠶之始重其所從出也孔子之功與天地並立故朕命天下通祀以致崇報之意而闕里又啓聖降神之地廟宇廢而不修將何以妥神靈昭來世爾工部其卽爲修理以副朕懷二十二年陞工部尚書逵以古帝王廟地界通衢褻而不嚴奏徙建于欽天山之陽以是月奏廟功成自三皇五帝繼以三代兩漢唐宋元勳碩德比伴者列像于庭衮冕輝煌　上甚嘉之二十三年五月詔各衙門掌印官更署改逵爲兵部尚書賜之勑誥未幾復以逵爲工部尚書十月因各處弓箭歲造不便奏准令工匠輪班赴京歲造二十四年　上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甄別之命逵製式以進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製始定賜監生襴衫縧各一以爲天下先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焉二十五年致仕

芮　麟

芮麟字志文宣城人洪武間以太學生授台州知府明於治體吏民畏服嘗詿誤被逮父老泣送境外交遣之金麟一不受既謫戍邊後以薦授建寧知府歲饑民困發公廩賑䘏又勸富民廩粟貸之民賴以濟郡有上下關衛分兵戍守小人倚爲姦利商旅苦之麟疏其弊以聞罷戍兵更置巡檢司鎭之新葺學宮及朱文公祠考亭書院暇則親詣學與諸生論說經史政化行焉秩滿赴京師以疾卒時麟父亦卒於郡舍甚不能舉民爭出錢賻之麟爲政寬簡有古循吏風且好學不倦尤善楷書云

王士謙

王士謙宣城人溫夷純謹人無間言問學閎博長於訓廸士多從之游者洪武中聘爲儒學訓導立講約嚴課程立教以敦本崇實爲尚而斥浮誕夸毗之士一時經其門者彬彬質有其文焉宣德中應召預脩永樂大典　成祖實錄後引年致仕卒于家晚號竹西翁有竹西詩集若干卷

何應龍

何應龍南陵人少涉獵經史膂力絕人　太祖時累立戰功陞指揮使從徐達北定中原還留宿衛後復從征西卒于途子執中蔭襲次子時中聚族同居九

世不析

戚遜

戚遜宣城人幼力學才識豁達剛果有大志洪武間由國子生任兵部主事累陞山東布政勤慎愛民夙夜無怠永樂初歲大饑遜設法賑濟疏請于朝不俟報預發廩粟賑之全活無算後爲交阯布政使撫御有方交南讋服

王著

王著涇縣人剛正有爲洪武間由國子生任浙江按察經歷以廉能著聲嘗奉檄巡歷溫州府適大旱赤地千里田坼禾枯著露禱三日而雨大澍偃禾皆起慈谿虎爲患著齋沐以檄告于神虎皆斃生者亦皆遠遁民感德之以爲正直通于神明云歷官雲南副使

陳廸

陳廸字景道宣城人洪武八年薦辟爲郡學訓導嘗爲郡守高壽賀表　上覽而異之十二年近臣薦召爲翰林編修十八年陞侍講預修大典二十四年陞山東左參政二十七年内艱二十八年陞雲南右布政使時普定曲靖烏撒烏蒙諸夷煽亂廸率土兵擊

破之捷聞　賜金幣三十一年建文即位改官制定六部一品免尚書許沂等徵廸爲禮部尚書二年知貢舉三年加太子太師辭兼俸靖難兵起與黃子澄等上疏陳大計廸受命督軍儲于外過家未嘗入闥燕師趣京師　文皇繼統召廸責問廸慢罵不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日就戮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廸叱勿言罵不絕口割鳳山等鼻舌熬熟食廸廸唾之益指斥遂俱凌劇死既死人于衣帶中得詩有曰三受　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于日照徹區區不貳心又有五噫詩並悲烈蒼頭

侯來保者拾其遺骸歸葬縣計家曆洪熙初 詔擇
建宗嫡戍邊者還爲給產業成化壬寅郡人祀諸鄉
賢祠甲辰郡守涂觀復于建故居立祠祀之後湮廢
嘉靖乙未驗封郎中李默請判寧國復置祠祀郡人
私諡曰貞獻

俞逢辰

俞逢辰字彥章宣城人洪武中選充燕府伴讀已遷
教授漸親信用事建文初 成祖審謀靖難逢辰叩
頭出血力諫請毋藩飾知不可挽間洩謀中朝使者
成祖自京師歸稱病篤大暑圍爐搖顫曰寒甚宮中
亦杖而行朝廷聞之稍稍弛其防矣逢辰與長史葛
誠密告藩闈張昺謝貴曰王本無恙公等勿懈恐一
旦不可測 成祖猶丁寧溫諭冀相效翊逢辰遺書
與其子決示以必死及兵起慟哭陳說者再四竟伏
誅常時敘元邑令姜奇方奉 詔建祠

陳富

陳富涇縣人永樂戊子舉人初授湖廣布政司照磨
才識閎達卓有能聲以薦超擢監察御史提督北直
學校興文育士文治聿興陞廣東僉事公廉剛直植
節不苟士林重之

丁鉉

丁鉉南陵人永樂間由楷書入國子監需用宣德中
擢戶部主事輕財重義以父恕有鄉行嘗於鄰居壞
垣得白金首飾一囊詢其實還之力求繼父風正統
中爲兩浙都轉鹽運司運使不入義外一錢以廉能
著稱 朝廷嘉之賜衣楮幣錫宴於禮部十年陞刑
部左侍郎踰年乞致仕卒於家

貢璧

貢璧字廷器宣城人元尚書師泰之裔孫也景泰癸
酉領鄉薦選授監察御史凝重沉毅可肩大任成化
中抗疏言星變 憲宗特識其名于御屏命巡視南

畿江防江寇往往出鹽徒於時中貴人多冒禁者璧
持法略不少貸褆身廉介無異微時嘗因公事進宣
郡人以官稱之璧曰勿爲是語但可呼九秀才遷浙
江僉事卒于官

趙昌

趙昌涇縣人景泰甲戌進士歷官戶部郎以忤中貴
謫同知長沙時溪寇煽虐所至風靡昌督兵擒斬旬
月而盡殲焉成化初再入爲戶部郎值三吳災旱昌
奉詔檢覈奏減秋糧三十餘萬民困以甦累遷山東

王得孚

王得孚涇縣人天順丙戌進士授戶部主事決鳳陽河南之爭田萬畝軍民不敢混欺出守武昌綜督責催征之令剖獄允當自以無冤民教夙振士民敬服立三等九則之法以均田役公私稱便歲饑多方賑貸民無流徙有殺人以有其妻而冤爲僧者捕置于法折妖僧纔曉之橫恣奏毀其坊牌誥勅焚其妖書卒擒而斬之時守備太監假以進貢漁獵細珉奏革之湖湘水旱相仍襄府正有事于營建疏罷以寬民

力擒妖術道士李孜省於南京械送戮之京師年四十有九偶有所忤即拂衣致仕而歸享年九十有一曾孫廷幹以年十七登進士第得孚猶及見之

張綸

張綸字大經其先鄱陽人在宋高宗時有爲寧國路總管者因家宣城於是爲宣城人後有皐者累軍功世襲留峪衛千戶綸成化癸卯領順天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初知璧山即明習吏事誅鋤豪惡奪貴戚侵田弘治辛亥徵拜監察御史監蘆溝稅巡內庫巡光祿寺皆以嚴辨聞甲寅巡居庸諸關邊備必飭武臣有縱恣者繩以法風采凜然尋以內艱歸丁巳終喪改雲南道按眞定諸郡賊吏望風斂戢任縣令以非法殺人罪未正鞫實坐之富民被盜誣譬家設煉獄成綸察其冤脫論死者十三人於桎梏他平反又百十餘人平鄉令欲增淤田之稅且百頃綸曰河濱淤決不常可遺他日患耶事遂寢會清寧災陳時弊十事多見采納壬戌以久次陞光祿寺少卿時歲用不足上疏浮費所當節者數事尚膳中官素上供踰額疏侮僚屬又疏請司禮監懲之嘗助獻內壇　上顧問近臣是非張御史耶盍　孝廟臨御既久方疇咨

俊又以綸嘗建白故屬意焉已擢通政司右通政戊辰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瑾焰日熾御史有枷項於通衢綸偕僚長救之五年權大理寺卿奏讞輒忤瑾意時時與辯逢瑾怒不爲少動致仕都御史強珍家爲讐所訐三子論斬坐沒入江西人民吳其沿俗競渡偵事者誣以爲私造龍舟亦坐沒皆賴綸力辨得末減與襄二府訟田不決者二十年命往處帖然歸奏稱　旨有醇醪寶楮之賜歲辛未中貴錄囚欲脫豪右殺人之罪者持不可擬竟如法高陽民王豹爲奸僧所罔刺臂肉爲龍形捕獲者坐以叛欲傳其功

綸謂法止梟首用是不合調工部右侍郎癸酉改刑部侍郎尋轉左時偵卒多羅織無罪力言於僚長務核實毋致誣枉乙亥往蠍代王傅王兄弟互訐事會晉府慶成王獄久不決亦命綸訊鞫詳明奏當皆麗於法回疏處宗室選婚及祿米折銀二事偵卒獲入京虜諜連引且至百人會鞫欲連坐綸曰諜若是其多耶止罪二人餘盡釋丁丑以九年滿陞都察院右都御史時方奉　命南行還歷淮泗目擊水災慮民窮盜且延蔓乃以給賑蠲徵諸事宜上請所司皆議行之山東民趙萬與假妖言惑衆取美女以后稱有

二儒生從之爲漁色計也偵事者獲之將以叛論綸辯其非叛得不族盡綸留意律法善察姦僞而斷獄平恕未嘗過求故自任臺憲以至持天下之平於死囚多所開釋庶幾於民自不冤及　世廟登極方窮治正德間諸惡黨繫臺獄者數十人乃數其罪狀以爲當誅而不可救其嚴於懲惡又如此綸焦勞感疾懇乞休退疏八上始得俞　旨有月廩歲祿以寵其歸踰年卒於家年七十自筮仕以來所居必盡職求稱其在言路持論必存大體恥掇拾長短以爲名大學士李文正稱其善自樹立與世之徇勢浮沉無所

斷惜者不類平生所著有出巡錄憲臺奏議棘臺駁稿三使錄晚效文正公爲詩渾厚清婉有敬亭稿若干卷藏於家

徐　說 附孫元氣

徐說字以中宣城人戸部郎巖之孫巖性剛直有清操累督關陝徐州軍儲著聲績說登成化戊戌進士授禮部主事歷擢南京右通政謙抑端謹雖秩列開司亦能修舉故典隨事盡職嘗持節冊封靖江王賚贐甚厚一無所取致仕歸務以忠信先鄉里年八十餘卒其裔德爲獨尊云曾孫元氣以壬戌進士歷官

通政司使元太以乙丑進士歷官南京刑部尚書氣沉雄遠識達於政體太才節磊落丁丑以吏部郎分校禮闈黜江陵之子懋修出爲山東參政時江陵疾東藩爲祈年于泰山太獨不與後巡撫四川戢松番之亂其績尤偉兄弟皆稱一時名臣焉太另有傳

董　傑

董傑字萬英號五城涇縣人成化丁未進士授湖廣沔陽知州入爲刑部員外弘治初　孝廟數御講筵近臣或[illegible]冢宰王恕言不宜過勞且曰臣以官保名此亦王[illegible]是保之意也傑疏恕所言非是忤　旨謫

四川都司知事考最轉知鈞州再轉刑部員外郎中
出守保定正德戊辰遷河南山東叅政布政使擢右
都副使巡撫江西在四川攝邛州事興水利以溉田
𤏡民甚德之掌松蕃茂州事督運調撫有方夷人畏
服在鈞州豪右歛跡田里樂生若學校農桑尤加之
意遂致時和年豐粟有一莖五穗瓜有一蒂五實者
在刑部嘗慮囚山東人無冤抑在保定滯獄千餘牒
詞數千百紙比至甫半月剖決殆盡郡當孔道使客
絡繹畜遞京師私牘盈篋傑應接如流不茹不吐人
皆偉憚號爲神明他如練民兵積芻粟厥後霸州盜

起保定獨以有備無患在山東當部京儲不恐解戶
稱貸率身任之在江西四郊多壘晝夜經略不遺餘
力竟以漸平未幾以疾卒于官訃聞賜祭葬傑有豪
氣每以才略自負故居官多有顯績焉

萬　琛

萬琛字廷獻號東山宣城人狀貌魁梧雙目烱烱性
剛直負氣不能爲澳恐事少游郡學有文聲宿學老
儒多所推重督學御史浮梁戴公少許可得其試叅
大器之成化丁酉中應天鄉薦屢試春官不偶弘治
癸丑謁選天官得江西清江令以母憂去服闋改令

瑞金居數月閩廣賊作夜半殺門卒攻城突入時瑞
民洶洶穴伏左右有強之急去者琛怒髮上指挺然
曰吾去土誰與守吾生平欲丈夫其行而學兒女子
以自免於節義謂何遂從民兵數十人迎敵殺賊二
十人有奇相持至翌日賊少却薄暮力屈爲賊所得
挾至舍所問庫藏所有琛不爲屈詈不絕口賊憤遂
遇害守臣上其狀贈光祿寺少卿賜葬祭命有司立
石瘞其子驎爲國子生琛家居喜賑卹貧乏爲閭里
所德治尚寬簡平賦省徭興學禮士屢白疑獄瑞金
舊俗苞苴公行琛一切禁之無敢奸者時賊寇臨江

瑞州諸郡被毒多矣而以身殉民者周副使憲萬知
縣二人已耳

左　輔

左輔字弼之涇縣人弘治丙辰進士授浮梁令時景
德鎮民相搆爲亂輔爲開論禍福衆遂解散調景陵
還瑞州府同知因忤瑾黨謫南安教授再謫南城瑾
誅起知寧州謝歸獨寓沙園以述作自娛輔恬靜端
愨讀書探究理奧著有周易本義附說太極後闡南
庠日講等集藏於家

汪　昌 附子羲剛

昌字大祺宣城人性至孝母喪廬墓三年會歲大饑里中死者枕藉于路而昌家貧力不能卒備棺木撤所居樓板為棺以壙殍者後以歲貢謁選得江西進賢主簿故事堂上三廳油燭皆庫夫賠辦日率二十斤最為苦役每客船到埠必坐守官批甫得回屢訴之監司不獲免昌署篆日俱申除之居官六年一塵不滓去之日舒狀元芬約縣中耆老題名于清正坊昌堅辭之曰廉固吾分豈以此霸聲名乎昌所居處距城五十里許御史傅炯高其名椒府事畢差官登謁相見辭不至後御史道經其家相距二里許再

請見終不往但遣其子致謝而已子義剛亦貢生也飭行端方唯諾循禮人有盛饌相餉見其以左手舉筋力卻之或詢其故曰此必執杓不聽父母教誨者姿貌魁偉猿臂善射隨父任進賢時山寇曰支麻喻者聚衆以應濠藩圍其城義剛與知縣劉源清披甲上馬射卻之賊踞山絕其汲道直指聞而檄兵援之戮力勦平以邊才薦選州同卒于京今其子孫貧甚備耕以自給而已

吴 璟

吴璟南陵人正德庚戌進士官四川僉事時流賊鄢藍之黨通入川東選通江津璟受檄守之賊至璟督民兵奮力衝陣斬數十人復入城堅守屢乞援兵不至久之城陷被執而死事聞贈副使官其子鎬為宣州衛百戶子世襲

周 怡

周怡字順之太平縣人登嘉靖戊戌進士授順德推官以廉敏聞歲巳亥 肅皇帝南狩縣官供芻餉章聖太后喪道順德徵發萬計並出怡指畫減費什三境內無擾 召拜吏科給事中時相嵩鑾太宰讚積有郤日圖奇詆虜數鈔西北邊在事諸臣亦輒不

相能怡大憤疏奏凡數千言大畧謂風教之大禮讓為先朝廷之上大臣為首朝廷有違言之隙則讓諸之氣長于外大臣有動色之爭則攻鬬之禍流于下鑾嵩市恩脩怨私訐背詆嵩尤威靈氣焰凌遍百司往論嵩者皆以罪譴去今宜大戒嚴總鎮又各持意見甲可乙否大敵在前而文武構難非國之福也言甚剴切 上恚怡疏中有 陛下日事禱祀而四方水旱未銷之語嵩以重蟄已聞入詔廷杖下錦衣獄乙巳釆箕僊言釋之閱月復被獄丁未二殿災又釋之相傳 上寔聞空中有神語釋三人云三人者御

史冨平楊爵工部郎中泰和劉魁並以言同繫者人
之隆慶改元徵怡以給事遷太常少卿使獄賫瀕行
疏陳定君志重詔命徹大臣擇左右勤朝政五事忤
旨調山東海右道僉事轉南國子司業丹陽姜寶爲
祭酒御士嚴正怡寛博劑之人並稱得體明年擢太
常少卿提督四夷館未至病卒疏請致仕猶謂臣卽
死當奮作國家鎭地鬼云怡方介峻潔訾笑不苟諭
事輙義形于色忠亮天植累躓彌堅海內士大夫望
之如祥麐威鳳以未大竟其用爲時所歎惜云恒推
明正學以至誠無息爲大宗屋漏不愧爲實際識者

以怡諸所建樹殆非無本矣隆慶壬申臺臣張佳胤
郭莊檄邑建專祠祀之郡人私謚曰莊簡著有訥溪
文集二十七卷行于世

梅守德

梅守德字純甫號宛溪宣城人少以穎異聞爲諸生
時嘅寧李公黙由驗封郎謫倅合試六邑士獨拔守
德及太常卿周怡曰此兩人國器也令交拜郡庭而
李公蒞盟焉因膳之庾舍中時督其課程暇則語以
當世之故曰以俗异日實用登嘉靖辛丑進士授台
州府推官台及寧紹並臨海彊族奴官闌出中國貨
海外互市乘汎揚颿官不可誰何而三郡奸徒有拔
諸島爲主與者倭釁萌矣因條其事於直指使者直
指獨以屬之於是裁抑豪貴以俾里閈嚴明海禁于
擦甚審積習頽風庶一湔洗秩滿擢戶部主事是時
周公怡以吏科給事疏論相嵩下錦衣獄三年矣戚
畹正張莫敢闚獄中事者獄亦甚秘獨時時具槖饘
焉京兆尹胡奎嵩私人也諜貳冬卿乃有蠹弊政黜
庸汚以安遠邇之疏臚列其貪鄙狀顯斥之　上玄
修勤熙祀太常官皆道士世蕃父子相與朋比卿徐
可成者前得蔭復求改官力疏擧駁事得中止改戶

科右給事中奉　命冊封遼府而世蕃益積不能平
乃故宣言于衆曰紹興缺守兩浙之倭勢熾矣今須
衞幹濟彊毅之守吾觀未有踰梅掌科者也今在使
顧且爲朝廷借之翌日吏部推上矣道聞赴郡首講
條倭之策蒐軍實葺征餉郡兵頓者汰之客兵驕者
厚其月糧而嚴其法比以至繕城垣飭舟械海上諸
要害地咸宿以重兵焉倭稍緩則召父老而問疾苦
以苦莫大于湖稅召諸生而問風俗以季末之奢靡
而違禮傷敎也于是一意均賦湔滌弊源出乾沒之
田若干畞民始有定業而稅不偏歸于貧戶矣乃斬

王文成之講堂敦請龍溪先生主師席以多方訓士
尊高年禮隱逸燕饗有禁游觀有禁秘圖山人楊珂
者三造其廬竟不見也硎高士里于其居而士彬彬
知所向方矣甲寅陞山東曹濮遂兵備副使東省惟
兖西最患盜盜各有大猾爲之保任流徙無常莫之
究詰至則鉤校其主名而擒大猾之尤者立撲殺之
盜無所附麗漸以衰止踰年改本省督學副使疏條
凋目評隲試義一見可决平生新城有陳生者席資
殷富陶眞人爲　上祈年泰山託賂爲眞人以檄送
陳生于學立褫責之禁錮終其身其於諸生禮貌優

而特法嚴侃侃無所殉瓣艮督學未幾陞雲南分守
左參政念母恭人春秋高不能捨而爲萬里之行會
以捧賀入京遂上疏乞休屢請得　俞旨歸則多田
居不時入郡然地方利病必遂告緣起流止條分縷
析有司咸聳然虗聽焉細民有負寃抑無所申者必
力爲請白終不使其人知迄今邑有粃政民有枉誣
通邑必翕然曰安得更有梅大參其人者乎以萬曆
丁丑卒得年六十有八山東紹興各祀名宦而有司
亦奉其主祀于鄉賢

徐元氣

徐元氣字汝和宣城人嘉靖壬戌進士授南兵部主
事廣營房均馬政轉比比部會閻氏奸獄政府庇之
累駁不移以是出守興化甫至立剖十餘年劇訟復
太平陂躬爲董植調劇戚都辦無辜死獄四十八人
築淮縣石堰以垂永利遷副河南清藩王占產復衛
帥王承爵世蔭新鄧州學親定其址轉轄滇南會土
官岳鳳兵亂定計撫勦遂得蕩平運粮極邊不避艱
阻以督餉功陞級欽賞轉山東左轄轄舍坐空官於
地者不能終任捐俸造仰泰樓鎮之東國薦饑具廪
給穀全活無算齊魯風習凡係鄉紳郎各郡邑者亦

給優免而窮民粮稅日增公下令編例止于本縣內
不許混竊晉卿勲寺轉銀臺攝理總督漕額猝定司
屬服其練達久之懸車旋里奉　旨調用梓濂洛格
言易學正傳行世壽八十一卒里中執紼襄事者幾
萬人焉

徐大任

徐大任號覺齋宣城人隆慶戊辰進士司理建寧以
最擢工部轉南吏部郎副憲廣西參浙藩政歷鴻臚
光祿卿晉工部侍郎奉　旨回籍調理年八十二卒
生平操嚴一介脫蓰駟鍾所至風振弊絕單簏瀟然

拉水衡時汰省冗費數十萬榷稅眞州纖塵無滓[illegible]
宣船回空遞役之困宣人德之樹碑河干晉登卿寺
洊副工卿整峻冲恬宛然寒素攝京兆篆再期捐資
俸半以置學田橐裝纔敝衣數襲耳久之以疾乞歸
田不盈二頃所居市宅僅庇風雨鐫羡浣服處之宴
如弟大塈號是齋幼與公自相師友嘉靖甲子甫冠
中乙榜萬曆戊子巳收舉矣號謁誤填其甲事聞賜
特貢三舉于鄉而卒首本房戊戌進士其文鈍綿
腴潤不鬬時而能與時繁簡循繩合脉卒取高第初
令番禺邑故饒宦公廉白自矢而又善聯民情當路

者灑然異之匝期外艱歸處苫塊瀛中屏以疾服除
請徙郡博士授楊州無何疾劇竟不起居恒對人言
予嘗自見心如茄子懸坎中數十年前銖毛黼兩之
數如物入鏡了了不忘而徐自少司空以清德表海
內門庭約素下埒窶人貌言謙和首搶童竪昆季之
間一性齊操至可脂膏其身者避之惟恐浼也既自
勤生復慈施予里有筲龠壩灌田萬頃親董植以利
其鄉祲歲平糶多假貸貧民鬻子以償逋者立折其
券從子孩而孤鞠之俾有成立好行其德多類此

唐汝廸

唐汝廸字吉甫號惠菴宣城人也父鏊卒閱五月始
生生三歲母亦捐養兄汝棐甫三週耳煢煢稱孤哀
子依仲父平野公以爲命少頴敏超絕丰儀端偉十
四補博士弟子時比士者北平楊公才菴雅負知人
獨鑑賞甚曰是兒有奇骨不三十立矣十六受餼十
九領嘉靖丙午鄉薦戊丙辰進士謁選當在司理時
分宜柄國奇其狀擬處以桑梓地意欲羅致門下也
則之姜公寶匍伏力辭乃得眞定眞定三輔名區法
比如蝟一取三尺衡之平反無害郡有豪不法者按
其人匿不受捕閒行金乎里他日行縣過其家綜跡

得之竟論法一郡震洗再期薦牘凡十九上會天官
郎缺側得進西吳一人有兩邑令以千金行倖事覺
汝廸反以恬補司勳郎然非柄相分宜子心也而時
時徵德馬漠不爲應晉司封郎時柄相割榮在位輒
茅靡取合獨孤立介行端步詳視人不敢干以私會
飲柄相子家凡先後同署咸在柄相子欲困以酒引
巨犀奉觴謝不能任彊之一太常從旁力贊馬艴然
而起覆犀于地酒淋漓被若面更起繆爲謝顧之巳
在馬上矣以此衆之甚諷言官論其傲力請移疾被
旨留着用先是被是　旨者率寅大辟家人環泣怡

然不爲動伺其寢鼾息如常再疏予告治一舍圃上
水環垣以小艇往來讀書其中足跡不逮城市郡邑
長罕得見者督學天臺耿公行部畢百里式於廬對
譚兩日夜不能去丙寅春訃中蜚語謫倅禹州載禹
志者云唐公顯允豈弟視篆嶤然民有訟妻殺夫者
自誣服得其冤立釋之市犬殺人逮其主抵死獄成
矣曰國狗之瘈人何與焉後有經其地者會二子升
文學日夜尸祝之矢世世無忘唐公也丁卯知歸州
未任移武萊州尋入南戶曹郎辛未知雷州府雷濱
海易亂島夷充斥海酋猗角爲應海南酋李茂尤黠

當事者徵兵往擊指揮高卓死焉歲除倭夕突城下
急登陴授兵收諸舟楫之在南岸者火竟夕燭天凡
三日夜不休保其城海酋許俊美萊倭犯高州破電
白又自硇州突陷錦囊沒黃隆謂我勢分益跳梁難
制壁城下竟單騎出一蓋一吏馳入其壘諭以 聖
天子威德酋頓首伏地趣具食飲啖如予時日晡乃
還郡民遥見羽蓋歡呼聲震地賊勢且奪移去東岸
已而俘倭五十餘人獻捷請撫往請撫者名爲安插
而實擇腴壤趨便利先陷守鉅黃守度無如何則請
于監司直指而可之酋乃空其地之民入而廬其居

宅擄其子女田其田有司莫之敢問于是酋肇請于
當道曰是本裔民負浪作奸投納欵之空名而實事
衡孳我不能制其死命而與之論曲直通往來何其
無大體宜勦不宜撫請分布要害部置兵總王道成
等奮擊視爲擐甲督戰賊敗走仙門港已復敗之沙
頭洋有識其爲賊偵者一人足無拇乃謬下令曰東
海地瀉鹵老幼不得着屐果得無拇者名翁蔭一訊
立服逮五人誅之民自是無與賊通者而賊益窘矣
問道赴嶺西道告撫舟圍遇王道成擊沉之招撫官
亦與俱溺守道督過于道成力保之曰此何足問招

撫二字擲之大海可矣復條上當事練土著以固其
志兼福廣以全其力調船烏見合䑸追捕以輔其急
啟可賊益大困酋黨陳理語其屬曰以唐侯仁信不
即受命而以逆軍吏令局局游釜中吾與若俱烹何
爲也遂鯨其首出泊海康兵夾攻之悉潰賊遂平是
役也凡兩越歲歲手食百錢千里負檐輒爲賊蟓食
且也主客紛呶倭番遥發爲調租餉通協濟繕城陴
遴丁壯葺烏艚精間諜聲極援迄無遺策事罷杜口
不言功甲戌人計江陵相慰勞有加意侯其陳乞欲
以爲德但唯唯謝不斂而已僅晋河南治河副侯丙

子八月河決崔家口出小浮橋總理者以河所從來
者高下流淤淺數爲敗徐州人段守金言開復新集
舊河將行之上書言河性不常未易以人力通塞引
河而南有侵牆陵寢之虞聿興大工有聚衆意外之
變彼濱河民意或移壑或射隼或逐蠅爲身家念耳
謂輿論僉同殆不其然書上議乃寢再書便宜六事
曰弭盜曰安民曰經藩祿曰定傳計曰畋鹽課曰謹
照提旣布河南北至今便之丁丑入賀歸里歲大侵
移書撫臺孫公極陳顚連之狀田蕩爲巨浸民化爲
野兕不亟蠲賑邑且林莽孫公惻然檄有司周恤上

其狀賜免田租之半還任會江陵歸葬道出雒諸司
側行檄席負韊矢先驅越全境乃已第逆之出境無
苛禮戊寅移河南叅政未幾移叅江西湖西道轄吉
安袁州臨江等郡丈畝獨乎奉保甲惟詳鎭市連族
他畸零阻逃悉汰之民以無擾尋遷廣西按察司使
以辛巳四月抵官觸瘴癘疾作三書乞骸骨屬勉畱
遷延竟以不起時合肥泰公寵憐而具百金賻施恭
人泣謝曰大夫生平不識阿堵物未亡人不敢傷其
志悉卻之卒之日長子一澄才九齡次子一灝尚在
腹今並舉於鄉矣生平孝友天至內行淳備父事兄
終身與合爨有詢其生產幾何者惘然曰不知也請
以問伯兄凡里中闟民賨士學者必謁當道婉與陳
乞終不敢自歆其德居恒無疵言無疾色賓至無貴
賤無留門者即童孺與敵禮即之温然襲人和雖劇
歷多奇問之絕不以口至于聲色器玩泊如也有嘉
議十五卷行于世

查鐸

查鐸字子警別號毅齋涇縣人爲諸生時刻厲攻文
藝尤有志於正學嘗曰匪學胡文匪聖胡學先後講
辭於師友間涵嚌最深嘉靖己酉舉於鄉報至猶偕

同志聚講抵暮而罷如弗聞也屢上春官不售[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台山與少傅潁陽許公方伯拙齋蕭公職方洪潭
[illegible]公相切劘而從遊若蕭都御史彥趙少宰士登蕭
學使雍趙憲副善政探討上下彬彬然盛己乙丑成
進士授德安府推官清介絕俗不爲煩苛其於單赤
尤曲體其隱諸生葉潤爲讎所中爲直之至以忤直
指不顧閒令有欲那移乾沒自潤者微感之令其省
改不以摘發之名自居也其鞫獄民就理恐彼情法
不敵者爲平亭之諳鬧釋者自慶幸恨就讞晚久之
治理著聞薦剡且上一同官直指欲並舉而疑其年

鐸曰第論能職不耳如以年則某長於彼且二歲直
指絕歎以爲難愈重之未滿考以卓異徵道經新鄭
鐸故新鄭相所舉也時家居見鐸思致書都門爲之
道地堅卻之以此忤其意入京拜刑科給事中轉戶
科右仍轉刑科左屢疏勸經筵覆適功定營議舉人
才言不爲矯激而識者服其得體休暇輒從海內名
碩結社論學以爲常未幾新鄭因緣中涓起且兼銓
部勢張甚欲有所修舊隙一日問鐸以直報怨意何
居若弗諭其指答問一以恬夷劑之令其自解又欲
出一罪人與進其私黨兩執不從因奧之左補山西

參議適當表賀疾不行撫臣迎新鄭旨論致仕父老
留之車爲栰油然不以屑意也新鄭罷臺省交章薦
復補舊任父老爭歡迎之至則革蒲東停喪斂習定
爲葬儀勒令互祭得歸土者不可勝數有妖似彌能
匿形而人言多煽惑出示驅之妖謝相知者曰查公
正人吾不敢犯爲避去兩閱歲晉廣西兵備副使抵
家而奉父諱公除仍以舊職領廣西驛傳之任三日
即以入賀行還任三月移疾歸中丞郭公六下劄留
之不可遂翩然東返爲復水西書院倡明理學即單
貧後進折節引之未嘗不與講畝禮也平居不至郡
邑至于均田救荒則力言于當事爲鄉人無窮計臺
使者時累疏以薦而已決志堅臥矣鐸豐下廣額音
吐若鐘生平品格如鳳麟心事如天日言行有壇宇
坊表其於世人窺瞰依附非特所不屑抑亦所不知
其學則篤信文成致良知簡易直截爲三字符時講
者各立門戶而獨守之不易謂良知不執於見即曰
虛不涂于欲即曰寂不累于物即曰樂無有無無知
終無階級俛焉日有孳孳終其身而已居恒闇然自
修恥不爲表暴然學者讀其書知其學之深考其行
而不合于書者蓋寡也最後疾作族兄秀視疾問曰

心得無動乎曰能病吾身耳吾心何病旦而起索衣
冠端坐逾時遂瞑享年七十有四

徐元太

徐元太字汝賢號華陽宣城人南京右通政說之曾
孫南京通政使元氣之弟也幼有大志慷慨闊達讀
書一日數行下筆有排山倒海之勢而玄理奇窟即
老宿莫不斂衽避舍者嘉靖辛酉魁南省第二人乙
丑成進士知江山縣尋丁內艱復知魏縣清以不刻
威而有恩發奸摘伏民自無冤以卓異召拜銓曹主
政轉員外郎丁丑分校禮闈所拔士蘇濬等一十八

人先是濟以閩省第一著聲久司試者相期勿失此人太獨首得之撤卷衆皆驚其奇識會江陵欲私其子懋之不錄卒爲所嗛出叅齊藩江陵病約請禱于岱宗太正色拒之曰此舉何名子爲父禱乎臣爲君禱乎衆皆負慚無地未幾江陵卒而天下莫不高其直躬勁節矣擢憲閩中會越有脫巾之變復移臬兩浙至則廉首惡者寘于法宥其脅從一軍晏然旋晉京兆植艮鋤奸質劑約信以寬和博大之治懷柔其民而王畿之內千里誦政聲焉已而西夷發難擢撫川蜀奉　旨相機勦西夷蓋古回紇吐蕃遺孽也

嘗遡松茂聯絡諸番山險水深徑通一線故番寨恃此跳梁而我不得其要領撫之不見爲德討之無以懾威節肆螫毒至虔劉鎮官軍兵等千三百有奇鎮巡監司莫可誰何會楊柳寨首酋蠢爾騷動大密授方略督兵蕩平斬其渠降者死者無算然各寨猶負固如初也已奉　上旨一應進剿河東河西以次進克擒斬小姓王苔甘燕等三十餘寨番族埋奴等數十人相誓以永無侵叛捷聞陞兵部右侍郎仍巡撫其地廕一子入胄監未幾而建越逆酋倡亂五衞横被侵凌馬湖烏撒諸酋大逞狂謀攻克城堡誘殺兵將具題奉　旨勦處會議三路進兵分布統領齊集漢土官兵太自臨陣督戰親執枹鼓直搗賊巢凡七閱月而底定是役也前後克寨以二百計斬獲以五千七百餘計俘鹵以二千二百餘計生擒以四百餘計焚毀碉房以乎六百計華去浮賞等費省　國家金錢以數萬計投降夷猓男婦以二千二百餘計退還地土爲里者以九百七十計東靖黃沙西靖黑水東西白草諸寨望風款貢比于編戶事聞　上心嘉悅降勅褒獎晉一品服俸再廕一子旋以右司徒總督倉塲以少司馬協理戎政會倭奴蹂躪朝鮮樞臣

惑于宵議廷論主和太獨識賊本兵欺之遂陞南京刑部尚書以疾請告得　旨回籍調攝病痊起用林居垂二十年御史耽書怡情山水干牘不及有司至地方大利病大興革挺力爲侃侃言之捐貲三千建長安壩蓄洩有法旱澇無虞萬戶咸食其德家奴稍不就檢柙立箠䃺之自居鄉居官無敢有攬訟而矯虔者享年八十有二而卒卒之又三年其孫日晉伏闕以請疏雖下部卹典尚稽人咸㦛仰止之思云

詹　沂

詹沂字浴之號魯泉宣城人生而穎慧秀授書學不

猷卿薦後攻苦猶然諸生絕不知有干謁事成隆慶
辛未進士授新建令仁慈明肅均里甲定徭賦析楊
晝卧鞭朴弗施庭獄常清鏹金不黷乎究獄周隱瘼
合邑呼曰神君所拔生儒皆名士後多以科第顯
秩滿以卓異徵士紳扳轅之不得尸而祝之今口碑
猶嘖嘖也考擢南吏科給事爲人坦夷眞率不峻城
府至政之得失人之賢不肖辨析推擇不少假借議
論排山撼嶽無所回撓值星變疏修實政以息天警
纚纚千言剴切激直詔察天下官員即疏糾政府私
人時江陵柄國若烈日之經溽暑而沂又所舉士也

憾特甚無何江陵奪情議起南中閧然乞留疏具稱
不署名曰事係綱常吾不能媚附相君取媚笑於後
世衆相與目懾之及江陵給假治喪廷臣交章趣還
南中議繼疏以進直止之曰彼未有終制意趣之何
爲于是讒搆紛起而山東僉憲之命下矣未幾裁革
冗員而承望風旨者請革回籍矣辛巳京察復以原
給事降虔追江陵敗起知奉化奉化夙稱難治治之
如新建時初不以遷謫傳舍其官也清介寬和與民
休息大旱虔禱澍雨立霪甫期而慈父母之稱億萬
同口陞禮部主事轉員外郎遷光祿丞歷南尚寶太

僕太常卿所至纖介無染宿弊一清嘗署篆應天歲
額發絲價數萬例留十一名佐公費司庫以請厲色
拒之一切奇羨不入及繼者乾沒而臺中彈文有曰
守者之壘大愧于署者之清當是時直聲介節久震
重于朝著矣第甘退忘進意氣翛然眞有以朝市爲
大隱之意故徘徊閒局幾二十年始擢左副都御史
署院篆守正奉公怨勞不避兩主外計一司內察弊
恬退拔清脩斥貪黷輿論攸孚時臺臣寥寥如晨星
催請選補疏凡四十上唇舌幾焦始得　俞旨遼東
缺按臣額係選差疏請遼陽爲國右臂自惡璫激變

重以奉拿官吏人心恇懼不寧建酋跳梁蓄謀已久
兼并屬夷交通北虜懷奸叵測一旦逆我顏行千里
沃壤坐見陸沉矣擇熊公廷弼往按不十年而陷城
隕將向者之言歷歷奇中始知老成之謀國深遠也
妖書起事連大僚禍且信噬會勘時力言一涉深求
損國家元氣不小止坐皦生光一罪正法遂得寢陝
中稅監肆螫秦民告變　上撤回遂以殺人刼槓誣
奏咸寧令滿公朝薦逮繫力言朝薦賢令柰何輕信
中璫文致其辜亦竟得釋楚藩之變陳善後事宜歸
權撫按凡親郡王違制皆得以白簡從事添入勅內

之復以周給事怡抗正　世廟久未易名疏請賜
謚署院五年六歲再考　上累有羊酒鏹幣之賜偶
浮言波及遂毅然曰大臣義不受辱何難一去明讓
且懸車之年已及安知言者非補我之黥息我以陰
乎急請休致　上溫旨勉留乞休愈懇解組封印廬
郊外候　命嗣得旨有潔身忘義之語我朝大臣未
有掛冠行者掛冠自沂始歸里杜門掃跡與舊知爲
擧酒臛肉之娛每春煦秋爽風泉雲壑杖屨所至觴
志而返生平無疾言怒色即小生稺子與之敵禮見
者忘其爲尊貴　篤于孝友建宗祠分祿予敦禮

訓一族彬彬與于文教焉年八十子應鵬成丙辰進
士欲題疏歸養急止曰吾受國恩愧未捐糜矢報爾
事主之年即將父之日也丁巳夏偶沾微恙遂致彌
留盥櫛焚香望北稽首端坐而逝子鵬御恤陳乞詔
贈左都御史賜祭葬如制所著有潔身堂存稿

殷登瀛

殷登瀛字子登宣城人別號少莊後弃官歸里取歐
陽子六一之義而廣之曰修竹一林青山一畝平泉
一池合予爲九因號九一居士云少有異志性恬漠
而資機穎嘉靖乙卯舉于鄉明年試春官不第會其

兄貧國稅八百餘金有司寘于理慨然自認代輸家
産已罄三年尚不能杜至壬戌正月竭力稱貸以償
前逋甫得討偕北上遂以是年成進士第七人授海
寧令寧巖邑而民黠善逋賦有十餘年不輸者比里
無問新舊隨多寡聽其自入且許以他物抵賦未期
月而夙逋盡清簿牒山沉朝讞夕遣訟者艤舟以待
不俟終日而官事已結有海寧殷青天升米官司不
費錢之謠久之兩造漸稀桁楊庭卧因以　聖諭六
語著爲解訓教誘其民駸駸乎政成而俗化矣值內
艱歸服除再補襄城盖是時襄城辛公自修居首垣

稔習其治寧狀力請于銓司願借殷公福吾襄四年
以治行卓異聞行取命逮擬處以諫垣疏請就南生
平秉性清介澹於遂取視長安之奔蹄驚轂心殊厭
之不若留都之足以養恬也當路反以爲矯復出爲
新喻令二年自是益有東山之志矣尋擢南戶部主
政權稅淸江擇廉能尉一二人董其務第執要受成
而不親其利署後故有望淮亭新之更名浴心盖取
淮陽汪穢洗濯塵襟之謠以自況仍勒石記之晉南
禮部員外旋晉吏部郎中居官以儉佐廉耳目玩好
都絕從不識有苞苴之事亦無敢以私干謁者嘗令

瑪僚友圍爐讌事諸僚擁衣皆錦綺重裘獨布被單
滓而已衆服其儉而自慙其後出爲金華守乙亥冬
命下明年乞休疏上不待郵報懸車竟歸或有勉留
者諷曰陶令惜腰吾亦惜膝乃有腰膝訟于心官之
說又撰九一居士說以見志歸則卜築城西杜門掃
軌屏冠服不御絕不與朝貴往還卽寒暄之牘亦謝
絕不通也郡守鄭公繼之重其品亟欲見之三造門
始得延款遂定交焉歿令以不得見爲憾構于鄭公
公曰居士數來謁乎曰未也數以書瀆乎曰未也顧
無奈其簡亢耳公曰此居士所以爲賢歿之望也反

見非乎令大慙服爲人坦衷夷度自處甚約而性喜
施每出必懷金于袖遇窶者隨意賑之㷀獨孤子之
人踵相錯于門月置米于閑以待餓夫寒冬或還裸
而羸者解裏衣衣之自甘凛戾不恤也鄰有貸者後
力不能償謀鬻其妻聞之急折其劵一廣文貸金北
選遷其子持十金酧之曰一寒氊何遽得此卽還劵
而詶其金然是時已垂槖而食貧矣一饘一鬻然且
不給而周人困阨不憚心力赴之會巡撫孫公光祐
涖郡郡人以爲壬戌同籍也持百金求爲關說峻却
之有有鶴尚嫌添口累無魚翻羨浣腸清之句構書

莊數楹聚書其中披誦不異寒暑上下數千年考鏡
精核若燭照數計若絲之紛而各引其理若節之解
而悉遊于窾其於升沉顯晦直指爲浮雲一空浪花
于點付之一笑故其發爲詩文攄胸中之所自得而
無假薄詭宕之習謂聖人之學載在典冊炳如日星
而後儒註疏竟落支離于是作聖學正脉若干卷經
傳微言意義幽奧而後儒見解失真多有舛謬於是
作微言辨說若干卷自有文字以來或史臣之訛謬
或著述之假託或英雄謀國未露之深機或奸邪竊
名可誅之隱惡皆闡而發之作九一犀燭集若干卷

皆藏于家壬午直指蔡公說將薦於朝力謝之曰豈
可復令北山移文耶因題于水亭之壁曰相追皓月
常攜杖不負青山早掛冠自是詩酒自愉嘯歌不輟
怡情風壑雲泉間者十有五年以萬曆巳丑病卒卒
之日其槖如洗棺殮之具相顧莫措營貸翌日而始
成服郡中知與不知咸相與悼惜曰嗟乎安得清介
不滓若殷公其人者邈乎不可覯矣于之輅髫齡失
怙攻苦茹荼雅追庭訓成萬曆癸丑進士出爲福州
守以廉正著譽三年奏最晉階中憲大夫賜之勅命
有曰一麾出守决志東山烟霞抗物外之懷經史决

疑中之義行標壇宇學富纖緗貧而好施死無以殮
之幹叩首流涕曰　主上聖明巳爲老臣傳神矣聞
者咸快以爲實錄云之幹今官刑部員外郎

貢靖國

貢靖國字玄忠號洪山宣城人生而端凝沉毅質言
無譁白意坦衷不識人世有巇𡼏刻峭之事者事父
母孝事伯兄湖源公友凡一切筆楮書籍以及衾裯
衫履之屬無不與伯兄共年十四補郡學生謁客而
歸靴履間偶有淤泥迹伯兄怒指之曰此何爲者而
尚爲童子戲也耶面朴之唯唯順承而已時郡守近

溪羅公倡道于宛刻以聖學自砥尋繹精猛至廢寢
食大意紬虛解敦實行不爲一切剽脫悠謬之說會
母喪柴毀骨立日夜爲孺子泣不欲生哀慕之久彷
彿覩其狀聞聆其聲一夕少病甚篤侍藥榻前狂怖
不知所訃昏瞀中恍見其母撫而慰之曰無過悲頃
之父病漸蘇詰朝而霍然愈人咸異之萬曆癸酉領
鄉薦明年遂成進士以父憂歸服除授刑部主事時
江陵之勢方熾嘗欲周內憾者餌之鉎地勿徇也令
其子嗣脩以通家刺投謁還其刺于從者曰謝耳彼
此原無世誼也力爭之尚書前憾者事竟得白都人

有以大猾當坐者賄蕪御史匿不爲理須力爭之尚
書前臺臬與部曹等耳假令一御史得以獨行其意
高皇帝之置是司也奚爲哉竟投其人于法而御史
以例遷去秩滿陞福建泉州府守泉當海壖地僻俗
窳縉紳之籍甲于天下往往持有司短長抗弊其法
至則佪行郊坰進邑長令召民父老問所在疾苦曰
吾無奇也有將安施絃之急也絕之鮮之烹也攪之
矣抑𩾃箭之習塞告訐之門罰不過束矢扶不踰拾
楚各輸肺腑無冤結舌者課士衡材上下其騶不爽
累黍士皆翔厲于聲教一二年之後盜賊日勦奸人去

入他郡豪大家無武斷編下戶不得侵辱私無徇情
公無沮格七邑之內翕然大治前三歲陞浙江鹽運
使兩浙當財賦之區辟之大官入者染指乃著鹺政
類畧行之飭煎辦清丁蕩恤商竈視事甫期六被薦
剡過腹之商共相指目謂從未有此仁廉司主者會
場官米長科以鹺院肺戚作奸犯科比周爲虐廉其
狀下寘于理而鹺院固庇之乘其校閱武闈校指監
司釋其繫聞之即日投劾以歸謂不得其職戀戀于
尺組亦何爲乎後雖有蜚語坦然當之若罔聞矣家
籍世貲稱殷厚歷宦幾二十年垂橐而歸家無長物

者曰人皆因祿富我獨為官貧治一室于北郭之外
距城四十里絃誦嘯咏其中扁其堂曰樂野深居簡
出[illegible]翛然兩世不析箸俸祿所入咸貯之公令伯
兄之子督之値歲祲欲瞷其貪者而力不贍乃從郡
假貸庾粟數百石栽其甚否而精之會歲有秋盡指
鍾畝之入以輸于官無沮色矣年六十有五而卒卒
之日郡守親視其殮嗚咽不忍仰視題其旌曰鄉大
賢而誄中曰心同青天皎日行若和風慶雲人以為
此兩語足可狀其生平云

沈懋學

沈懋學字君典宣城人父侍御古林公寵涖宮嚴肅
嘗備兵湖廣疏捕九龍灣大賊潴其巢又嘗跡一寺
僧汚妖得即用鐵鍾碎其顱亢斃致政里居孜孜為
德不忍使民間有饑寒宛抑事懋學生而跌宕競風
檗少善騎射又能於馬上舞丈八矟詘首書生弄柔
翰非其好也然率意落落隨其牘之所止伸泚亢盈
有藻思書法出入王虞自行韻格腕疾於鳥天文地
里陰符黃石參同內外丹星相卜醫之學襍及五木
六箸藏彄累丸蹴踘投壺彈箏擪籥一切泝洄可喜
之藝術無所不涉於人亦無所不交丁卯舉應天一
不第蹶而之塞上斛襍射兎射生飲湩酪馳騾飛狐
花馬池間厯躡諸部虜所繇出沒走集曲折處歸以
語人曰河套可復也時大將軍獵得名馬悍驁不可
絡縶雙蹄秣之大將軍飲之酒需醉矣前曰吾欲一
試或諫之此馬驕豢思故水草縱之即驀塞去矣不
聽強礬勒跨上果六嘶嗷掣如暴風雨去幾薄虜王
庭急以兩袖撲馬額障其目甫控取回道須臾至矣
門外履騎交錯客座常滿散從里中貸金錢貰酒餉
客歲斥父產償之最後客益集產益落里人出責若
沓湊詢於門親族相厝至舉以為誚丁丑與計偕赴

元旦後不能裝已進士射策擬第三　天子親擢第
一里中人始狂顧嘆鄂矣江陵當國負意寵收人材
宿其名器愛重之又憑其子嗣脩同鼎甲連結為通
家好朝夕往還卒亦不可得而親踈也亡何江陵相
有父之喪奪情之議起日絮語其子嗣脩輩勸奔喪
已移書李侍郎某切責臺省官侍郎江陵所親特主
奪情議者也未幾臺御史俸留疏出未幾六科九列
保留疏出聞之髮豎于頂曰勉留出自　天子可耳
出自言官若何人道盡矣戟手拉其同官吳趙兩君
于犄之角之吾三人事也吳趙兩疏上曰是且不測

一意不得獨生則衆爲草疏救兩君兩君疏上之三
日廷杖命下則袖疏入長安門過座主徐吏部詰以
所往因索疏觀之曰中有謬誤可再商也疏既不得
上志意無所伸於是飲淚吮血調兩君出國門遂移
病歸歸而相國聞前事乃大恨怒我愛沈生何如者
沈生乃爾何望他人爲然而江南大吏爭欲陰中之
以市江陵矣會宣有吳生仕期亦嘗爲擬上疏攻書
大吏竟屬所私以妖言律捕仕期下於獄欲以鉤致
懋學仕期死蕪湖獄中竟不肯承誣由是得免因寄
所善馮開之屠長卿爲虎丘西湖由拳檇李之遊雙

鬟絲竹晝夜歌舞不廢或有危之者曰中外貴官方
四跡先生盍閉門謝客斷聲伎可乎不答久之江陵
自覺不容于正人亦偃蹇失意而其諸子數書敦迫
謂言其父恚不能以金馬尺廂地留君與也而一時
林伏諸君子輩趣之出爲治舟宛水之涯若爲將駕
然者而以一日病死矣死之日州里遠近不問識不
識咸咨嗟歎恨其不可作至萬曆庚戌子有則成進
士官行人乃始交手而相慶曰名臣有子然未幾亦
卒于官

蔡逢時

蔡逢時字應期別號鼇陽宣城人也生而有奇紋綫
頤高肉二指十歲能屬文即已下帷攻苦不丙夜不
休萬曆丙子舉于鄉時計偕者盛輿馬騶從獨緼袍
策蹇走數千里奏牘南宮丁丑中禮部試會傳母夫
人病篤即兼程以歸抵商徐聞訃一慟幾絕居喪三
年足不及有司門猶然授徒自給而已庚辰廷對授
浙江海鹽知縣邑苦潮患閭井蕭條稅糧夙爲猾胥
所主與里豪共爲乾沒積不可搜剔比至廉得其故
令輸戶與糧役親面籌算絲毫無得欺隱者宿逋立
清又邑中豪室匿其田額以其虛稅寘之貧者下里

殘丁守空戶以待役荒區零戶並正額以齊徵沿習
既久民憊益深會有丈畝之役於是銳意吏始積畝
爲里履畝而稅里既均而糧自不得詭圖籍以正饒
瘠得平豪大家不得有所撓令下雷驩咸拱手加額
曰二百年來始得此公平世界已乃積廒粟以備凶
歉築塘堤以障下流富而且教人文鼎起治行於兩
浙稱最前後薦剡咸以卓異聞應得內召會陞封宥
人路都憲以不得關說故移授儀部祠祭司主事濱
行戶頂香扳留士民走數百里攤衛不得發飛塵坌
集足无若雲既去而碑版祠祀不一而足抑不知佩

德之深何以剌骨乃爾巳而移儀部員外郎中議藩封清祿濫著爲令凡代祀禱雨壽宮山陵者再四有幾金文綺之賜癸巳陞浙江按察司副使備兵甌栝兩汛弱爲防守組甲一新王中丞弘大擊節嘖嘖不巳乙未春斬獲倭七十餘人義當捷聞會朝鮮之役大司馬力主和議恐以斬殺生倭虜心兩臺慫臾之掩其事逢時抗言持不可謂將士血戰詘其功何以勸後來乎當事者反以蜚語中之補調廣西蒼梧道鑛稅四出粵璫尤横每事力裁抑之璫窘甚乃置酒以好語相慰誘曰某在公轄内而輙掣肘如此恐無

以報 聖天子命曰吾非故與公左粤西不毛稍一動搖於國奚頼如事事關白可行無失 聖天子愛養元元至意吾寧有意與公左乎璫使唯唯終不得肆志以去陞河南參政分守河北河方四瀆人民流徙又苦盜賊横劇於是築沁堤懐衛間河由故道永不爲患哉巨盜禹州界民獲安堵拒山東協濟之泒分扼視藩出入之有度至吏有不職者即百足之蟲必逐之去才有可策即小吏注下考必爲申白大槩守正不阿必行巳志而後巳丙午轉右布使攝司事巳酉擢四川左布政使巳離汴河而會沈中丞季文哀左轄奎兩不相能皆先後同年僚友也力從中乎停哀反疑之深乃中以流謗而毅然投轄歸矣歸則絶口不譚時事不與朝貴通一寒暄問訊屏坐處亦不喜爲耳目之玩種花植卉并非其好一榻兀然圖書數卷而巳間與同志者商訂性命之學往來雲山水而間里中鄉紳林居者結爲眞率社月再會會必竟日杖屨所至大暢襟期而後返于于徐徐盖七年而以乙卯卒年六十有八卒之明年璽官士民相率走吊墓下咸大慟而去未幾崇祀名宦亦幾於召伯之在陜南朱邑之於桐鄉矣

葉煒

葉煒字文光號玄峰宣城人萬曆丙戌進士除上高令調煩餘姚餘姚爲兩浙最繁劇邑治之以靜默閒雅寛然歲月有餘汝洗牟山諸湖及海壖地多爲豪有力者所侵清復之并作堤堰畫蓄洩之制碑之以垂永久秩滿遷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出爲河間知府始至遇大旱饑且疫斥鍰勸輸具粥藥所全活無算任丘有殺人而其叔中常侍爲芘得緩死竟論如法陞浙江按察副使備兵寧紹時有市故中丞居者馮勢侵據至折其舊估之半追如其直而止禁俗之

潸女與好言禨祥僧尼巫覡之流一時震洗未數月疏請致仕兩臺力挽之至六七申請再不得封篆閒道以歸煒容貌豐腴意氣溫夷平居絕不見喜怒及臨事挺直無所牽隨居嘗臥天下惟道德不可毀世間獨真實能長存佩其言可以維俗

梅鼎祚

梅鼎祚字禹金宣城人參政梅公守德季子也孕七月而生幼清臞甚然英穎絕倫始丱與兩兄俱補邑庠隨餼廩一月而兩兄相繼捐逝參政公哀悼之極更抱隱虞恒欲其焚筆硯棄諸生而寄業于太學謝非所願也請以百金治裝南遊秣陵至則盡傾橐金市書以歸杜門伏誦者三年凡三蒼六籍以及百家之言無不淹博時宜僻處一隅無四方人士往來俗樸固而質木從未有治古文辭者三年內謝交息游獨時時與沈君典私相劘砥時出其所為詩若文者呈參政公輒擊節稱善因以質於王元美汪伯玉劉于威諸人無不遜心歛避者鼎祚生無他好手不識衡量目不知綺麗足不履田塍凡飲食寢處悲喜愉悴一寄于書居嘗謂曰吾於書若魚之於水一刻失之即無以為生其為文深心精詣不豪于才不伎于氣字字咸有思詣法嚴而語工與元美諸人狎主齊盟懸書滿于固門金石之文徧于遠邇即纖言剩楮猶足以果學人之腹而性復至孝參政公里居時日侍左右以邑養殀而事母恭人終身為孺子慕百道承順務蘄得其歡心萬曆癸未巳當歲序有司促裝赴選母恭人偶抱疾未瘳終不忍捨而去陳情于督學升其次者後以內艱妨兩選歲己丑始以序貢然年甫及艾耳或勸之仕不就太倉相欲以孔目薦之謝不赴晚讀書於蔥樓以一素帷羃之誦輒達曙老而愈篤久之膏燈薰漬帷上布皆易而為緇當是時海以內無不知有梅禹金者或以使事宦游過宛上問道就訪劇譚終日而去曰得見禹金此行庶幾不俗而郡邑長吏于旌造其廬時時賓禮之每欲得一言以為重然有賄之居間者推而遠之若將浼焉梅氏之族殊富隆貴甲于固中族子弟間佻脫自憙歲時蒸嘗合而聚于祠中會諸長老檢押之面抉其不率者若何事縷縷數之令其愧改故群數百人不聽于族之富貴者而奉其一言紛解爭熄循循然凛于德讓先之以躬行教自尊也論者嘗謂才士多無行此語獨于禹金不驗矣歲乙卯疾將革神情不亂言

笑晏如口占數詩而暝所著有麗澤石室稿予寧草庚辛草近集朱鑄輯有書記洞銓八代詩乘古樂苑宣乘翼才鬼記青泥蓮花記漢魏詩乘行于世

戚悌

戚悌號節軒宣城人謙和清謹以太學生爲南海丞萬曆癸未清理戶役悌董其事悉心釐革餽送一無所染事竣一邑稱平當事者委覈疑獄情法兩全不爲苛比有豪奸摭拾中於藩司邑民代爲訟誣累數千人會邑令段克允入計當道以署篆屬之從民請也後遷判山東曹州去士民垂泣而相語曰安得復有廉惠如戚丞者乎邑番舶出入丞主榷稅後里中有爲南海丞者獲貲巨萬重貲無算當悌歸時垂橐而入僮僕咸有饑色卽魯山一縑亦無有也兄愼登嘉靖甲辰進士仕至楚雄知府狷介自持洗手視事氷蘗之操始終若一卒于官至無以爲殮具而與悌同時者有松陽簿嚴有敬亦以清介寬仁見稱云

何通泰

何通泰字季貞以字行寧國縣杜遷鎭人也幼剛奮有大志及壯當元至正間四方兵亂所至荼毒乃倡義合其鄉之人憑其故所有之土城結兵修堡結爲行伍以障一方稱名社長衆則以義兵爲號云紅巾賊曰倪文常者率衆掠其境以鄉兵易之夜爲刼城之計張左右翼出擊大敗之斬首數十級賊遠遁後蘄黃兵壓境本路守臣楊公仲英欲乘其未至逆之通泰上其議謂戰則城薄而民疲難以持久不若嚴兵固守彼無以測我虛實且意在他往非決志頻兵於此無攖其怒庶幾保無虞耳後果如其言楊公重禮之至正十七年　大明兵下寧國楊公出降喜曰天命有屬吾輩可安堵無殺矣議將撤衆歸農而僞吳兵突至連衆數萬夾攻其壘遣人招之降不應攻愈急勁卒劉因善言于通泰賊勢甚張衆寡不敵降之便立斬以徇賊渠魁躍馬而呼曰降則富貴立至敵則鬈髦不遺通泰曰壯士死則死耳豈從汝爲賊耶命其弟通虎射之應弦而斃賊怒縱火焚之城陷通泰慷慨謂衆曰事至此無能爲汝衆可降吾義不受辱也遂自頸衆曰公死吾屬何以生爲俱赴火死無一降者萬曆十四年里人上其事于有司立祠祀之額曰義烈論者比于田橫之客而其名尤正云城未陷之先有義僕携其少男匿山谷中事平力耕以贍數傳而後族乃大蕃今有孫一竣居金陵之江寧

吳宗周

吳宗周字良弼宣城人少負穎質性至孝母息病刲股和藥以進疾立愈後母卒廬墓側有馴虎反風白鵲來巢邑令什墓之異有司具 聞詔旌表生員吳宗周孝行之門弘治丙辰登進士筮仕大行使岷府郡覲金不鑑移南戶部郎監庾撤滔祠揭官箴具載弘治實錄江賊施天太騷擾蘇松諸郡疏三策當事用其言以剿平又以 郊廟燕享先聖先師禮生請擇民間幼童儀容端慤者補太常博士弟子員專習禮樂尤爲卓論正德巳巳出守臨江華林寇千人攻

劫府治瑞州南康棄城以遁報至即集機快整搠分守賊猝至官兵枵腹接戰身督陣數十餘合陰令家人煮糜粥與機快輪食補隊賊遂奔潰賊退請築城埠結諸村鄉勇以相救應甫平敦請閩莆儒士陳驄講行鄉射禮儀併冠婚喪祭五禮圖儀式通行所屬後以政成請告闔郡士民泣留不得歸則埽迹公門飭宗祠明家約闔宸濠變奮袂以起移檄乞兵勤王與季兄子清白首相莊敬有司馬君實之風家素貧居官刻勵析產二子瘠田三十畝耳年七十三終學者稱石崗先生所著有續崇正辨開元公全書行世

曾孫王相年甫髫齔父亨卒喪泣不欲生漸以成瘵及爲諸生攻苦善病母婁居每病則相持而泣慨然曰奈何以孱弱軀日事呫嗶貽母氏憂乎遂棄去諸生一意色養手錄濂洛諸書從郡守羅汝江日講性命之學久之豁然洞解一以古聖賢爲則而歸本孝弟伯兄當戶析箸讓腴而受其瘠痛父死未葬捧土而封之時子伯與生蚤慧母春秋高入備肯井出課脩脯産益挫意獨湛如也從兄官汝州遺其子就業久之病大劇泣與母訣以不及終養爲恨草遺言數紙皆達生齊物之語僅四十有四子伯與以萬曆癸

丑成進士咸謂孝行之報所著有容膝稿行於世

劉贊

劉贊字誠夫宣城人舉正德丁卯鄉試授蘄州學正造士有法外艱起復寧海州學正歷山東肥城令清苦刻厲有蝗不入境之異銓部考最擬優擢會內艱歸起復補浙黃巖最得士民之心巖之顯要收責多不法執正不阿竟中蜚語僅得成都判行之日治民悲啼如失慈母勒石于孔道云黃巖大尹劉侯與赤子泣別處王南渠錄邑名宦云其風節風采力追前賢其詳見于黃公釋言錄中八雖宦蹟未顯亦宛若

之表表者

張棨

張棨字士儀別號本靜涇縣人幼聰穎異常五歲口授諸書義即了了常聞雞聲忽呼其母曰小學云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今雞鳴矣何不起母笑曰汝纔讀書便曉其義耶應曰我願爲此豈徒曉焉而已聞者知其非凡兒八歲就外傳能屬文十歲遍治諸經有聲鄉邑十三遭父喪朝夕哀悼不離喪次執禮如巨人十五學益弘博爲文切理不拘時格十七當甲午會北江聞人公校士宛陵閱其文嘆曰何物英俊

而究理若是首拔應試補邑廩員自是譽日隆隆起棨益究心時務慨然有經濟志觀書獨得大旨嘗語人曰吾輩誦法孔曾豈瑣瑣章句爲哉尤精于易中丞澤江歐陽公撫江南延爲塾師與論易大奇之曰仕儀論易即田何復生無以過也越二歲歐陽文莊公爲南祭酒倡道金陵講明陽明先生之學因從之文莊公與之語即言下領悟自是服習其教累年不歸稱爲高弟繼從東廓鄒公緒山錢公龍溪王公遊銳意研求謂聖人可學而至歸築室聚徒日夕會文講道其間每論經傳發揮入微談世務切中肯綮亹亹若懸河指點人病痛輒中膏肓聞者多所興起或至泣下以故無論遠邇悉造其家學焉南都江浙吳楚之間所至名公鉅卿咸折節加禮貴者忘勢長者忘年有古王通氏風先後督學如午山馮公裁菴楊公象崗胡公翠崖黃公每試輒居首極加教信守已嚴介毫無私請從者亦莫敢干以私廣德張守聚徒百餘敦請主教未數旬多士翕然興起臨行以百金贈之辭曰吾得英才而教育之足矣堅却一無所受產不及中人或勸爲子孫計笑曰終日營營爲兒女謀吾實恥之事母董氏至孝每夜必聚兄弟子姪

侍坐母側病則親供湯藥污必躬滌不遺諸婢每事務得歡心母嘗語人曰某兒在家即病可勿藥愈也事二兄若父弟棣尤母所鍾愛孳孳教之補邑庠生尋欲祗例即捐巳產助之歲辛亥母董氏病篤夜跪籲天願以身代及卒哀瘠踰常三年戚容不改築永思山房守墓不離尤敦睦宗黨著張氏家規遇不給者隨其所有助之歲値荒歉百計賑貸族有子弟之才者多方誘引自是張氏內無訟外無侮文學之士日彬彬出焉與朋友處每以名節道義相勸勉事有不直輒極口直言至於利害以身任之一時涇之士

氣咸知振作倡義捐貲建水西精舍迎緒山錢公龍溪王公歲臨主會與貢受軒周訥溪沈古林諸公合併論學涇之人士津津日有興者由是水西之會名天下其學以孝弟爲本以名節爲重以收斂精神爲切要以對景磨瑩爲實功以萬物一體爲志願以繼往開來爲準的性資英邁精神爽朗即意氣眉睫之間能轉移人心眞有囊括宇宙睥睨千古之意一時見者傾心聞者景仰眞豪傑士也雖微有英銳之氣而爲世扶名教之心識者恒諒之矣

吳原顒

吳原顒宣城人宋狀元潛之裔孫也博學明經善詩文隷書洪武間爲本府儒學訓導歷國子博士致仕後應　召纂修永樂大典書成乞歸特　賜金綺馳傳以榮其行

陳效

陳效南陵人成化辛丑進士任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廉正有爲曹務具舉大司徒秦公鉉雅重之諸司有缺咸委攝焉粢案每有舉動必諮而後行嘗以磚石甃諸倉儲積地米無泥滓浥腐之患實爲永利權知與化府政事文學愈精士民感悅聞稱良守後忤逆瑾以歸所著有東江集

王溥

王溥字鼎淵涇縣人任泉州府經歷時進賊鄧茂七等流劫七閩人皆披靡影匿溥獨嬰城自固晝夜畫戰守之策擒斬有功賊退復合餘黨復奔匿屬縣摽掠爲害溥自督兵隨在勦夷民始安乂事平陞本府推官卓以能廉著譽未幾卒今祀于學宮

蕭瑞

蕭瑞號赤山涇縣人正德戊辰進士出知靖安邑當凋敝民多流徙瑞至一意招撫約己裕民初不爲鷙擊勾距之政未幾流民復業者千餘家邑漸殷阜有劇豪方黨梟爲亂瑞密遣人獲其魁渠其衆盡散民向也恇懼今也帖息亦莫有能明言其功者久之以王文成薦改令廬陵立保甲清徭役提衡于晝一之規而民戴其清淨焉徵拜南京福建道御史風稜嶽嶽正直不回以見忤當道出爲僉憲陞福建參議致仕歸

崔涯

崔涯字若濟太平縣人八歲即有文譽嘉靖中進士

選授監察御史遇事敢言慨然以天下為已任時稱為真御史視鹺河東疏鹽政七事歲凶賑活甚衆晉民祠祀之既按福建陳山海十二策至若妖虎投斃尊鵲冤平咸為異政後劾汪冢宰鋐忤 旨見斥著有筆山文集

屠羲英

屠羲英字淳卿號坪石寧國縣人嘉靖丙辰進士授戶部王事給餉至邊制臺聞其名郊勞贈覗禮加隆為竟謝勿受無何監山東兗逢歲不稔民艱于徵輸故為寬其期會民德之爭輸恐後尋轉貴州司郎中

邊儲向從改折庾廩空虛請自雲中上谷營平漁陽諸險塞處覈士馬之數而嬴縮其芻糧俾緩急足恃分宜柄國欽足戢影不一濡足故十年不得調久之副浙憲督視學政汰澆薄黜浮靡士子轉相告誡惟禔躬飭行之是兢兢守父制歸起復視學四川陞參政累轉南太常少卿攝南京兆纂方正不撓有故交干以私峻拒之會雍士久弛于繩檢 朝議重其兩督學政士風丕振以南太常大司成事亦異數也躬闡性命之學諄諄提諭國橋門觀聽者聞所未聞爭自濯磨于聲實焉會江陵有父憂南九列競疏奪情聞之喟然嘆曰黃扉之上墨縗聽政不能爭顧導之耶況儼然為人師表寧與世浮沉為彝倫玷迄不署名以是忤執政會晉光祿正卿屬拂衣而歸臺使交疏薦起堅臥不應竟以疾終有司奏其主祀于賢祠 神廟特恩賜之諭祭子立極丁未進士官太守玄圭庚子舉人

周希旦

周希旦旌德縣人嘉靖壬戌進士授興化府推官時當倭夫殘破民不聊生一意寬恕以撫瘡痍平反者甚衆民無有聲冤于肺石者徵拜陝西道御史疏請

崇 聖學保 聖躬劾閣臣高拱恃小材而乏休容之度并劾其黨落職家居十七年後科道會薦起補浙江道御史條陳止貲途罷內操御經筵巡視京營上足糧養馬補伍省役四事晉尚寶卿轉大理寺丞陞應天府丞時值旱荒請發帑金二千復節省千金以佐賑貸全活甚衆會有修郄者以年老論罷時年甫六十二也不復疏辨投紱而歸曰泉石煙霞吾素志也後以上壽終于家

張克家

張克家字有光宣城縣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由戶

部主事改雲道御史建言降瀘縣丞隆慶六年起戶部主事累陞雲南副史卒歷官數十年囊無羸貲里無拓壤今子孫有貧不能自給者

蕭　彥

蕭彥涇縣人嘉靖間進士任杭州府推官讞斷明允民自不寃徵拜禮科給事中轉戶兵都給事前後章疏凡數十上如罷復丈議懇田議河西防夷諸論條晰諸邊機務無不關切于時政者陞太常少卿未幾擢僉都巡撫貴州雲南郎陽總督兩廣四任開府節制諸番皆居蠻烟瘴雨之中更值傾敝敗壞彥忠猷式著恩威並宣在黔則樽俎而擒逆寨在滇則指顧而靖亂兵折世師之驕杜暹羅之請皆能不動聲色逆折陰萌豐績偉功昭于夷夏人稱為兩間清淑一代珪璋洵非溢美云陞戶部右侍郎卒于官　恩賜祭葬贈都察院右都御史諡定肅

葉永盛

葉永盛字子木涇縣人萬曆十七年進士由蘭溪知縣選雲南道御史二十四年巡按江西二十七年巡鹽浙江力抗內璫保護商民奉有　嚴旨欲加浙稅若干力諍而免浙人建祠于西湖以志不朽三十五年陞太僕寺少卿尋請告歸居家閉戶習靜絕不與外事未幾而卒

蕭　雍

蕭雍號慕渠涇縣人都御史彥之弟也生平志於聖學每從諸先儒語錄殫精尋繹務窺其不言之奧其視世間榮利若委塵耳萬曆癸未進士工部主事陞員外郎中雖壯歲升華常有歸田之志出參議江西轉浙江副使督視學政精心品鑒不爽錙銖而尤以敦名行重實學為先兩浙稱公明焉事竣竟投劾致政而歸矣久之兩臺疏薦復補廣東副使從左參政轉廉使而浩然之志堅不可回累疏乞休甫得致仕蓋夙抱碩寬之樂而澹情簪組之榮者也今祀賢祠

麻　溶

麻溶宣城人萬曆癸未進士授戶部主事管青江浦閘有廉譽轉銓曹歷驗封司郎中出為參政廉使陞山西左布政使所至猷望茂著風紀肅張懲墨斥貪能聲奕奕庚子歲卒于途年四十有五耳撫臣魏允貞特以清正疏聞　詔贈光祿正卿祀于黌宮

吳仕期

吳仕期宣城人萬曆己卯江陵相不奔父制乃以積

咸闢言者之口仕期憤然以三綱淪矣大倫斁矣於
爲上相國書娓娓千餘言內有舉朝皆綿羊皆啞子
之句書未上而其稿已有傳于外者南操院胡檟江
陵私人也太平同知龍宗武爲檟里人相比而命邏
者獲之置于蕪江獄內當宗武讞問時梏而訊之曰
爾一書生何知朝事或親識中有諭之指者一舉其
人爾罪可脫意盖耽耽于沈公懋學也仕期曰男子
生負剛腸有所觸而爲不平之鳴此事何假人筆舌
爲榜掠數百身無完膚終無所承認檟乃以其事聞
于江陵江陵回扎曰孺子何足較斃之杖下可也宗

武于是命獄卒絶飲食五日不死獄卒私以囊沙撲
其面凡七日而氣絶士莫不聞而冤之至萬曆辛卯
孫公惟城爲南臺御史其婦貢氏抱孤慟緑奔號南
中孫公具疏以聞得旨下於理而檟與宗武皆遣
戍　勅賜建坊以示風勵復祀其主于學宮

人物考卷之三十九目錄

南直隸池州府

補遺

目錄終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三十九

南直隸池州府

陳敬宗

陳敬宗貴池人洪武乙丑進士授刑科給事中永樂初論時政為陳夷齊推遜之心胡廣背服之機董子正心之論謫鄞縣丞峭直愈厲未幾以極諫死已祀府祠

黃觀

黃觀字瀾伯一字尚賓貴池縣人父贅在城許氏生觀遂從其姓少以書補邑庠生嘗築翠微書舍讀書其間受業於元翰林侍制黃哻觀益慷慨砥礪以忠義自許洪武甲子應貢入太學即發解京府尋罹外艱戊辰十月起復仍入監造詣益深嘗繪父母像為圖傍以自隨閱之淚下明年會試第一廷對禦戎策大要以天道福善禍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為言　高廟嘉之擢狀元及第時年二十八除翰林修撰日侍御前敷奏明爽　上甚眷重每賜顧問命編寫省貪錄又以其有政事才凡法司諸榜文令撰成即書之又令清理軍職貼黃兼管註銷諸司按牘二十九年陞上寶司卿未幾擢禮部右侍郎建文元年

改官制增設左右侍中貝次尚書遷爲禮部侍中仍兼尚寶司卿始奏復黃姓與方孝儒等日見親用靖難師起　成廟自軍中來請誅齊泰黃子澄二人以息兵觀奉命當制詆其散軍歸藩或東身謝　孝陵辭涉詆斥時北兵已至平原明年渡淮觀往上游諸郡徵兵入援奮不顧身且行且募兵至安慶　成廟已過江矣下令諭京城軍民暴左班文職奸臣罪狀觀名第六而羣氏推戴　成廟即位索寶不知所在或言黃觀取寶已赴上遊起兵矣即命有司追捕沒入家貲收其妻翁氏并二女給配象奴初觀駐安慶

聞變慟哭謂友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受辱越明日其家僮自京逃來言狀是日翁氏果被象奴叱出令銀釵釧之屬市酒殺以供合歡之費佯順諾悉解與持去奴既出戶即乘間率二女及家屬二人俱赴淮清橋下死觀遂招魂葬之江上次李陽河聞報者曰上已出奔過池之建德而羣臣奉　新皇帝即位今三日矣觀自分大事已去力不能支乃朝服京向再拜於羅釵磯湍急處始舟人奮棹佯爲溲解投水而死舟人急以勾撓之僅得珠絲棕帽後追捕者得之以獻命購其屍不獲疑有匿之者遂族觀家且逮其姻黨者百餘人詔繫獄　仁廟初悉放還其發戍邊徼者又數十人景泰中進士邑人徐仁使遼有老卒來詣給事公館亦以觀累戍邊者歉故爲諸生嘗從觀遊問舊事且泣且言甚詳翁氏池口人沒時有收其屍并二女具棺斂以待　朝命不報天順池中人至南京柳林破棺猶有存者詢之父老咸曰此黃狀元妻女云郡人柯暹嘗作觀傳匿不示人近清江龔守愚知貴池始於學宮西偏即其故址立祠祀之今有關幽集刻其試文革除錄云初郡縣爲建狀元坊隨以培獨存其扁於故家後議復建乃有持以獻者

人咸驚異云今金陵賽工橋亦有翁夫人暨二女墓蓋夫人及二女死時屍流至此土人憐而瘞葬萬曆癸卯青陽施益臣始爲封樹立祠請於京兆春秋祀不絕云又南禮部建黃公祠于文德橋之左皆前左侍郎臺山葉公題額

鄒景曜

鄒景曜建德人永樂甲申進士授監察御史勁直有聲按遼東不避權宦察奸臣儲欽巫愷等人皆危之曜曰苟利社稷生死以之遷陞其他陞貴州左參政奉命征草子坪有功　朝廷優賞後致仕

胡本惠

胡本惠銅陵人正統舉人任戶部主事陞南昌知府簡徭輕賦興學課士政多宜民遷左布政轉左擢右副都御史有德量時稱長者致仕歸里林臥二十年享年八十有九賜祭葬如制

孫仁

孫仁字世榮貴池人仁自幼器識不凡爲郡庠弟子員郡傳及守貳每賓禮之提學侍御孫公屬有司訪求諸生中有德行者置德行簿註名其上仁得孝弟忠信四字正統丁卯舉於鄉景泰辛未第進士奉使

稽永平山海邊餉賜白金勞之明年授南京戶部主事天順丁丑改工部提督濟寧等閘庚辰調戶部督糧於畿郡監收於京倉所至俱有條理大司徒張公都憲軒公雅重之癸未擢知順慶府二公深惜其去中道丁憂杜門讀禮服闋未上改西安府治行異等人吏悅服成化戊子固原變作王師遠討供億實繁仁內理郡事外給軍餉百爾徵需未嘗乏之缺賦平之後優詔獎勵癸巳遷右參政所部涇陽縣舊有洪口堰山高水下不利灌溉至是鑿山開道人咸異之明年督修邊墻以禦外侮二役竣都憲余公爲之經畫

而周旋從事實仁之績也丙申晉右布政使時流民移聚漢中荊襄間渙無所統都憲原公奉詔撫安之仁贊襄其事漸寧是圖不忍驅殺已而議設白河諸縣編籍以居至今安堵明年轉左布政使又明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蜀地先是孝感張瓚蒞蜀挾才喜事屢造邊釁人多苦之聞仁先聲私相慶幸比至簡重沉靜與民更始嚴無峭刻寬無縱弛松茂羌人憑險出沒阻絕餉道時時召其酋長諭以朝廷威德後更抄掠聲罪討之渠魁授首居人以安前後受詔獎諭者五有白金綵幣之賜凡地廣事繁僻近蠻夷州

縣皆分地立縣或陞爲州或易置長吏以隔之己亥叙慶諸郡歲穀不登輒取公帑賑卹之且復其家二年招集流亡多所全活待士大夫極有禮義宋學士景濂墓在蜀郡城東門外爲山水所嚙公命有司遷葬且存恤其後人在蜀八年凡其所行皆可稱述乙巳召爲戶部左侍郎尋請骸骨歸復蒙恩詔晉階二品典刑鄉里未踰年卒

陳輊

陳輊青陽人天順甲申進士任南京刑部主事決獄詳允庭中稱平爲閩憲勞心公務力彌民患隨節所

馳有聲時漳南宿寇竊發師兵討平之凱旋卒于
疲歸囊惟圖書數卷而已

張廷瑞

張廷瑞貴池人領天順壬午鄉薦任龍泉知縣其治
民也若理家政纖細畢舉於閭閻老穉無不盡之心
善政惠人生民樂業至今廟祀之擢監察御史清理
屯田盡革中璫侵占之弊軍屯感德累封言時政有
聲憲臺

李廷章

李廷章石埭人成化丙戌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歷

官雲南副使恩威兼至番夷信服時土司倡變不煩
兵刃立擒元惡境地以寧疏邊務六事多所施行尋
以疾乞休致政家居杜門自守

許潛

許潛貴池人弘治己未進士授行人轉監察御史剛
正不阿犯顏直諫嘗監內帑權璫斂避凡朝廷大政
人所不敢言者潛侃侃陳之不顧忌諱一時稱名御
史云

胡森

胡森字秀夫別號禾齋青陽人自幼英特迥邁不凡

幼齡入黌宮博究群書為文雋拔領正德丙子鄉薦
庚辰中式禮闈越辛巳賜進士第授南京刑部主事
繼陟本部員外郎明察廉平寬惠信決平富民沈氏
之訟父子兄弟戍輸其情聽訟之中教化行焉察鑄
錢之私併得假官之狀請託之杜摘伏神焉告視事
一月囹圄幾空不激不隨有學有守遷吏部稽勳司
郎中再轉考功廣詢博訪誓心兼公於是大禮議起
矢議諸臣皆就外補執政欲追前尤為從容回斡士
類藉以保全太僕卿揚公時為寧波守以剛方忤部
使被論獨為之解釋復奏舉以忠諫顯有寵可在議

黜例者首相欲私庇之竟黜之不少貸考績事竣歷
轉文選司郎中明揚側陋惟其賢不惟其類辟引善
類斥罷貪庸士途為之一清陞南京太常寺少卿時
有祀典明禋之疏求無愧於天理民彝之極巳署光
祿寺印革厨役之濫輸省麴孽之冗費却署官之餘
金不以非其職掌而漫不事事者癸巳北補太常少
卿提督四夷館官階清要士民傾心無何以內艱去
任扶柩歸葬結廬墓側安禮備至服闋執執在疚四
期始起赴京又以靳於請謁忤首相補南京鴻臚寺
卿局閑事省減去直役時與渭涯霍公泰泉黃公東

郭鄒公泉亭吳公談說理學講明國是以需大用因災異許令自陳三疏乞休遂得致仕嗣後內外交薦皆不報大中丞歐陽公必進雖有特疏之薦而高尚之志決矣躬飦粥調藥餌養封君中憲公又十餘年壽躋大耋而卒年亦邁矣而哀慟居廬動必如禮營墓建祠皆親課弗懈又聿追前孝家廟之在青陽者皆修葺而拓其基焉餘惟杜門九峰韜養自晦優游林下者凡二十餘年而卒

柯相

柯相貴池人字元卿號御山正德丁丑進士知吉安

永新值逆濠反督府王守仁吉守伍文定舉義師相集兵三千隸守仁而身居守事平守仁以首功六級與相辭不受後丁艱補商河歲饑賑濟有方全活甚眾既為南吏科給事中劾去官邪數十裁省內府暨諸司庫藏鉅萬尋遷藩臬巡撫陝西河南改督兩廣未赴歸撫陝西時為築皋蘭邊墻三百里虜俺荅不敢犯後論功遣官賜金帛千家相為人剛正耿介其按宗浙江往巡按來臬司必撤公座相獨不撤其里居謂御史非守土官每行其中道丰采嶽嶽類此著有御山文集奏議公移諸集

朱邦輔

朱邦輔東流人字子相號菊江嘉靖丙戌進士任行人歷遷祭御史尋以疏斥權倖落職還家繩樞甕牖環堵蕭然而輔忘懷得失惟服勤畎畝以孝養于母妻甘井臼子樂樵牧雖貧無宿穀了無戚顏歲時伏臘與田夫村老為山歌野曲之樂貴賤之分漠如高風峻節竦動遠邇凡士大夫造其門者必先屏華而後入使在聖門其原憲之流亞與

李呈祥

李呈祥貴池人字時龍自少有必為聖人之志歲三

十九應貢上春官謝恩歸隱築尚志軒日端坐其中尋孔顏學脈聞王新建倡道江西往與辨析同異踰六月而返觀風于池者無不景倖造廬湛文簡公冢宰留都特飛軒過訪守令侯公緘暨公岡曾公仲魁陳公璨相繼具行實薦之當路擬徵聘不果巡按張公雲路扁其門曰名賢配汪氏同心襄德子敬之以官業顯於官蘊之以溫恭譽於鄉克世其家刻有古源日錄知行二論行於世已祀府祠

柯喬

柯喬　人字遷之嘉靖己丑進士官御史歷憲副

遊貢池李呈祥之門篤志向學及聞王明陽之致
心體認然隨地取人因材曲就後備兵海上與宗守
丞紀協力勦倭以忠勇獲罪晩歸田里自青陽徙入
府城近李公尚志軒自聯其門曰依仁此爲宅逃名
不問山尊師之意至老不倦云

徐紳

徐紳建德人號五台嘉靖辛丑進士筮仕蘭谿令與
海忠介令所相鄰亦最相契慕旋以卓異晋北臺御
史戊午監臨江西鄉試所簡拔極一時之選歷官至
薊門關府未老投閒自放於山水之間一觴一咏絕

不問家人事年七十七歲刻有瞻竹堂詩稿

畢鏘

畢鏘石埭人字廷鳴嘉靖甲辰會魁初授刑部主事
歷官三部尚書七十致仕八十賜夫米加太子少保
九十三歲卒贈太子太保賜葬祭先三蒙存問鏘歷
中外四十餘年政績炳著難以殫述其爲南京戶部
尚書時江陵執政持正不阿力疏求退江陵事敗復
起南工部尚書改南吏部巳轉北戶部譽聞政隆平
力政壯而遂引年托疾乞休知幾知止是爲難矣大
都學深於老子致柔善下出處如一清心寡欲壯年

已然以故達尊兼三五羣咸備非偶爾也池陽以來
一人而已

李一元

李一元建德人號陶山登嘉靖丁未進士筮仕蘭州
擢南部守金華督學天中再入太僕歷鴻臚司銀臺
轉兵刑右堂巡撫江西歸田氣節文章皆有可述辭
受取與毫無可疵市無一椽野無勺土性喜讀書蚤
年著作甚富稿多散逸子姓檢其奏疏及諸作三百
篇刊藉藏於家巳祀本縣祠

施堯臣

施堯臣青陽人號華江登嘉靖庚戌進士初授蕭山
知縣築城甫畢倭寇踵至民保無虞皆其力也闔邑
到今尸祝之冢宰李默先罷政過蕭山極其尊禮後
復起吏部經過濬如也李公以是重之特簡銓司官
至京兆林下數十年九十餘歲卒

佘毅中

佘毅中銅陵人號內齋嘉靖巳未進士初授武昌府
推官屢決疑獄號稱神明值景藩初封閹豎橫恣力
抗之選入銓部薦賢起廢才名燁然田受知徐文貞
而見嫉新鄭遂外轉終廣東廉憲林下三十餘年詩

沉恬如也享壽八十時畢司寇施京兆皆九十許作
往還人號為三壽作朋云

章時鸞

章時鸞青陽人父夢金甲神授以孟子小像置膝上
遂誕鸞生而弘毅剛正善辨論盡事理英氣勃勃
居有古夫子風後遂以孟泉自號云嘉靖癸巳從
從兄廉州府推官入太學登祭酒東郭鄒先生之門
遂受春秋於淡軒錢先生學成歸以儒士中應天鄉
試壬戌就選得鄒縣令鄒固劇邑土荒民逃幾不可
為至則勤勞撫字招集流亡勸之耕織而邑為樂土

時河淤漕阻　天子遣朱侍郎經理其事開府濟寧
朱公令沿河官集議首倡開南陽新河用其策底績
論功朱進官大司空鸞衛州府同知司空又奏改兖
州管理河務隆慶辛未大計舉卓異賜宴與幣九月
擢保定知府壬申九月用給事中雒遵薦陞河南按
察副使督築黃河南隄往來相視不避風雨舟居經
年遂中濕兩髀痛劇乞休歸歸四載河南吳尚書復
奏起用勉強赴今官吳公卒病亦作遂復告休歸不
踰年而終歷官十二載妻子不入官舍惟携一僕自
適其由兖州之保定保定之河南也往返惟敝衣笥

二行李蕭然在官俸入多捐助公費所餘三百金置
義田五十畝以贍同祖子姓雖二子食貧孺人叙錮
未嘗不領也又建宗祠修家規以享先維後倡化戚
里絕謁公府即古純德何以加焉其居官時善折疑
獄所在有神明之稱御史奕尚岳家居寢疾微得其
奴妾奸狀與婦議撲殺之妾聞告奴奴厚賄一屠夜
入殺御史夫婦而審洒血于宿仇趙某之門巳乃佯
驚夫呼集衆跡之奕無子奴妾即訐趙大辟鸞覆鞫
疑其冤密詢奴與屠厚擒屠母訊之立得盡伏辜而
御史之冤雪趙氏之獄解傳徒劉尚賢嗔其妻父王

儒及岳母田氏苦諫瞯儒防秋佯為相省因留宿時
田氏弟萬庫備其家即與同寢尚賢審起石碎其首
持刃破田氏寢室門直入田氏出後戶潛匿遂殺三
幼女置之門外而去捕得官移一時縱殺必有党加
訊因言與同博魏滿艮霍廷芝盜牛拒捕致然不知
實其仇也二人者遂坐大辟鸞覆鞫謂所殺雖多惟
一壯男子先被暗斃餘俱幼女何假衆乎且構仇有
跡同盜非情遂解脫之關頭王大臣率衆夜徼過其
比鄰老婦孔氏偕夫省姻戚同飲醉詰問相詆且詣
縣告強姦其婦縣令素嗛大臣即以奸未成論徒大

臣有怨言孔夫僱復赴上告以淪婦大室強奸巳成
訟死爲廉知覺起醉罵又大臣一妻一妾有子太學
生不容任其狂悖若是遂因奏訴行鞫亦解脫之鄒
邑富民潘某爲莒州盜所誣移文逮鞫念一就逮無
生矣且集諸曹吏各里胥謂曰吾欲得通縣淳良若
輩能公舉乎應曰諾遂以次問及潘即交口譽又謂
曰吾欲雄此一人達諸上司若輩肯相保任乎復應
曰諾遂呼紙筆取狀衆愕然從命莫知所爲既得狀
即備文申巡按御史御史遂以盜付鶩核實始召潘
示之而潘大驚叩額出血謝微公身首異處妻子奴

戮矣鄒民德之尤深家各肖像以祀卒之夕有夢鄒
民千餘迎之赴任者精神所注享血食于茲土固無
疑也

李嘉祥

李嘉祥貴池人幼讀小學便知古人可法年二十四
登嘉靖庚戌進士知開州首興學以勵俗作保甲之
法絕竊盜之源興利革奸築城濬池事事畢舉開人
至今尸祝之擢南京戶部員外郎卒

潘大承

潘大承銅陵人嘉靖中以貢授保昌知縣性直度偉
守官廉慈卻常例千餘金凡政有益於民者不避勞
苦不靳心力必挺然行之而後已邑人無不頌其德
者後致政家居捐祿俸以贍族黨親舊鄉人義之日
以經史自娛訓廸諸子年逾八十手不停披遠邇咸
尊仰焉

丁旦

丁旦字惟寅號海陽貴池人萬曆壬午始以明經授
湖廣衡州府別駕旦不以一官自菲薄佐其守興義
倉修社學諸剔敝釐奸者甚具亡何督儲之會城業
勞瘁甚而又冒風雪省天臺師於黃安山中苦寒疾

抵任而卒得年六十有四貧無以殮衡人甚悲之旦
學於洙泗濂洛以下鮮所不窺居恒手不去丹墨燕
閒之晷動必成書其遡源模範不忘羹牆曰思師錄
溫國既老同氣彌敦曰恭友錄政有二要語具箴規
曰名相行略臺省寶鑑諸論學雜著詩文藏於家者
又數十卷嘗作逐虎文虎遁去作禱雨文雨立澍作
驅山鬼賦鬼嘯聲遂絕氣岸絕出有不可干之勢而
禮讓則退然不敢先見義如賁育之不可奪而處父
師闇然如一無能解之人談玄析義霏玉洒洒而行
事縝密一無可指議所稱生而正歿而可祭於社者

是也子紹軾舉進士爲翰林檢討

楊日森

楊日森貴池人號齊華萬曆辛丑科進士授桐鄉知縣甫報最卒于官百姓悲號罷市知府蔡承植誄詞有云實心實政煦沫五載瀝血喻眞烈石比介厥子扶櫬歸取之賻資而已

周聘

周聘字延聘青陽人別號克齋幼有至性八歲受小學論語津津有嚮往意父銑母錢氏旦夕揖必恭出入必告弱冠籍邑博士諸生慨然曰古聖人垂訓豈

其華言徼世資將躬行是迪爲人子服青衿乃不能愉愉翼翼爲兩大人色驩惡用是佔㑹爲溫凊定省問安視膳孫親志所向殫力而圖怡色而承之終身不替常曰行一不義非孝也言一不信非孝也受一不潔非孝也禔躬斤斤不邇匪彝應試於池州羣寓一樓盛夏袒裼適有艶婦競趨而下覩聘獨衣冠危坐樓上曰使知樓有人二弟既婚食指漸繁父母命析箸聘讓其腴産于二弟而獨受其窪澇授經自食其室災鄰趨救聘止之曰天實有討于不肖敢拒命乎望火百拜而已嘉靖末外艱碎踴哀慟水漿不入口七日幾殆弟執飲強之少許始啜粥不茹蔬二食奠必孺子慕寢苫枕塊不離喪次歲餘忽謂其子曰旦日遠客來預爲具已果然自是言休咎頗驗或問先生不解占候術何能前知曰吾心似覺如此無何內艱稟禮致哀一如前喪欲附葬先隴宗人難之聘曰匪宗人之尤惟予不肖有罪哀奠至六年宗人曰時可免喪矣聘曰大事未襄肖壤間一巨憝安忍從錦衣者後乎衰経不去其身哀號不絶於口深墨之容常如祖免十年不踰閾苦敗塊剖鄉人靡不惻惻儀部阮公自嵩言于邑令李公尚默泰藩張公

淳亦言之李公乃表其宅捐白金八兩使諸生齊則肅往爲營葬于時宗人感其孝許葬先隴或謂當詣縣謝聘曰令自爲治邑計吾何謝族有爲諸生者代謝之李公歎曰不謝然後見周生人曰服未可闋乎聘曰爲人子而以親喪煩長吏其何能安又服二年然後釋起復至學宮博士先生曰知今歲鄉薦乎對曰舉者三其一爲新生卒如其言然繼此不復談來事矣晩歲貧二子應氏應尾漁樵以尸饔聘戒之曰山洌非吾有漁鰕鯽樵荆榛足矣勿取大偶得一鯉聘怒曰過取之謂竊求其主而還之鄉飲欲賓聘聘

逃越敢守傳士先生使人以他事羅至邑就而撫之始一出諸生色喜若景星之耀於前也傍游衡門七十餘卒

廖廷皓

廖廷皓貴池人廩無宿儲日偕妻耕以膳繼母嘉靖巳酉皓往于田妻治爨母採蔬于圃忽有虎入其中堂家衆逐出母自外入遇虎咬母臂而去皓自田來見母被傷急追及抱虎項且泣且訴願以身代虎不舍即以拳撞入虎口母始得脫暈地皓手猶在虎口隨虎去十數步方脫回赴母所忍痛負母歸至床側

亦暈地猶連呼曰急為我救母頃之少甦見母傷頤甚乃口吮其毒數日母腫漸消而皓之頭目腫甚數月始愈又數年母卒皓始喪葬稱家為禮皓年六十餘而終

補遺

柯 湜

柯湜建德人永樂乙酉舉人預修大典擢戶科給事中疏時政闕失忤觸權要出為州守未赴逮下詔獄二年屢絕飲食天幸不死遇恩調吉水令發奸摘伏如神九載陞雲南按察使有東崗集藏于家

張 輝

張輝石埭人弘治三年進士歷官福建僉憲以介直忤逆瑾勒令致仕瑾敗當道交薦列于六君子之首以年及懸車辭不赴召

王應乾

王應乾號懷惺東流縣人登隆慶辛未進士授中書舍人選江西道御史以抗江陵相外轉歷藩臬揚旌于齊楚汴越之墟後擢楚藩左轄官凡九遷咸有異政奉母至孝讀禮三年杜門掃迹郡邑之長無由一面歲屬大祲隣族賴之舉火者半以病予告行李

蕭然親識問其狀笑曰官久祿厚兒孫亦邀厚幸皓今日此身已無所寄而息鄉其他吾以成就吾是而已

方 新

方新字德新青陽縣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由行人選江西道御史巡茶陝西建言為民隆慶元年復職巡視京營一年巡按廣西歷湖廣僉事參議致仕

人物考卷之四十目錄

南直隸太平府

目錄終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四十

南直隸太平府

陶安

陶安字主敬當塗縣人幼穎敏有大志通判馬昂夫令賦喜雨詩立就奇之肆力問學博極羣書得程氏讀書日程及呂舍人學規益究心濂洛沉潛道藝元至正甲申舉浙江鄉薦爲明道書院山長冊調高節書院講明朱陸之學乙未夏六月朔　高皇帝渡江至太平安偕耆儒李習率父老迎謁驚相謂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上召見與語安因說曰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悉多攻城屠邑志在子女玉帛爾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應天順人以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爾言甚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都龍蟠虎踞長江天塹取而有之撫形勝以臨四方所向無敵何憂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
上甚悅從克建康授興國翼元帥府令史丙申秋七月諸將奉　上爲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爲府置江南行中書省　上兼總省事以安爲員外郎留參幕府會丁母夫人憂戊戌服闋授行省都事掌中書兵房

尋陞左司郎中贊畫之功居多巳亥　上得劉基宋
濂章溢葉琛四人因問四人者何如安對曰臣謭劣
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
上多其善讓癸卯黄州平　上思得重臣以鎮之曰
無逾安者遂命知黄州至則寬賦稅省徭役民悅服
之改桐城令尋移知饒州時方征伐急軍需安勸諭
其民民皆樂輸而用不乏適闞寇至攻城安諭父老
率子弟固守以俟援兵寇平諸將以鄉民多從賊欲
屠之安曰民爲所脅耳柰何殺之由是民皆得全四
境以寧　上嘉其功御製詩以示褒美遣使往勞明

年入朝　命復守饒州民懷其德建生祠祀之吳元
年初置翰林院首召安爲學士凡國家制度禮文之
事多所定擬御製門帖賜之曰四朝謀畧無雙士翰
苑文章第一家十二月命李善長等定律令以安爲
議律官戊申　上卽皇帝位建元洪武　上御東閣
安與中丞章溢等侍因論前代興亡事安謂喪亂之
源出於驕佚　上曰居高位者易驕處佚樂者易侈
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備
此者未有不亡卿此論深有契於予心　上與儒
論學術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上曰邪

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鮮不爲所惑
自非大豪傑之士不能決去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
天下烏得而治安曰　陛下所言深探其本　上曰
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過
夫秦襲戰國之餘弊又安得知此二月壬寅朔中書
省臣李善長傳瓛洎安等進郊社宗廟議其圜丘之
議分祭天地於南北郊冬至則祀天於圜丘以大明
夜明星辰太歲從祀其方丘之議夏至日祀方丘以
五嶽五鎭四海四瀆從祀其宗廟之議四代各爲一
廟皆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享孟春特祭於

太廟孟夏孟秋孟冬歲除則合祭於高祖廟其社稷
之議祀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皆從之又　上命議
社稷壇創屋以備風雨安奏考諸禮天子大社必受
風雨霜露以達天地之氣則不屋亡國之社則屋之
不受天陽也今於壇創屋非宜若祭而遇雨則於齋
宮望祭　上是之又奏古者天子五冕定制祭天地
宗廟則服袞冕社稷等則服通天冠絳紗袍時有御
史言安隱微之過者　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
爾何從知之對曰聞之道路　上曰御史但取道路
之言毀譽人以此爲盡職乎　命黜之中書省臣進

日御史臺當言路言之有失乞容之　上曰不然夫植佳木者必去蟊螣長民苗者必芟稂莠任正人者必絕邪壬凡邪人之事君必結以小信而後逞其大詐此人嘗有所言朕不疑而聽之故今日乃爲此妄言夫去小人當如撲火及其未盛而撲之則易爲力不然則害滋大矣竟黜之本年四月遷江西行省叅政汪廣洋於山東以安代之安辭曰臣恐付託不效有孤渥恩　上曰躬擐甲冑決勝負於兩陣間此武夫之事儒生非所能若承流宣化綏輯一方此儒者之事非武夫所能也卿才宜是任吾豈私一人弗愛

[illegible]卷四一　呼　南直三十　吳士美

一方乎江西諸郡縣初下安鎮定有法軍民帖然其年安有疾卽劇猶草時務十事上之九月戊戌卒於官　上聞之哀悼親爲文遣使祭之時年五十九追封爲姑熟郡公

王愷

王愷字用和當塗人幼有大志沉酣六經諸史爲府史疏讞獄訟人服其平歲乙未　上取江南兵臨當塗召愷至幕府叅決戎事丙申春從王師下建業又下京口京口民新附杌隉不安愷奉　命慰撫之始定　上爲中書平章政事建江南行中書省於建業

陞左右司都事愷日以薦賢爲先元戎宿將咸器倚之唯言是信戊戌秋猶豫兵數萬自杭來降待命嚴陵境上　上遣愷馳入其軍諭以禍福偕其渠帥來朝是年冬　上將征浙東時蘭溪已下　上命愷與胡大海定議取婺愷蹶師圍其城守將出降審察民情而綏奠之己亥春王師攻越久不下夏六月師還留大海鎮婺而謠賦軍器之務咸以屬愷冬王師克衢擢爲左司郎中總制衢州軍民事愷增城浚濠置遊擊軍募保甲翼餘丁及舊民兵得六百人以益戍守兵食不足則斥並城廢田五十餘畝使之耕以

[illegible]卷四十　二　南直三十　徐仁

自給民有田力弗能藝者聽軍士貸耕而爲輸糧縣官籍江山常山龍游西安四縣丁壯凡六丁之中簡一以爲兵置甲首部長統之得兵一萬有奇無事則爲農脫有警則兵者出攻戰而五丁者贅其食關平忠武王屯兵金華其郡將或來侵民愷械而撻諸市王使人讓之對曰民者國之本將軍天子股肱肯令傷其本乎撻一部將而民安計將軍所樂聞也王歎美之開化馬宣挾舊邑印章誘編氓爲變江山楊時恃砦柵之險叛服靡常皆定計擒之梟首以徇衆部內帖帖無譁民饑疫相仍死者枕藉道路乃出倉粟

使作糜粥餔餓夫修惠濟局居藥以注病者所活
可勝數學校廢于兵爲浚泮池築杏壇建極高明亭
設博士弟子員孔子家廟之在衢者亦爲新之退食
之暇輒集薦紳之徒摩切道藝人士翕然悅服諸暨
戍將謝再興與部帥王甲有違言幾致亂　上令愷
調解之愷曲爲調停二人驩好如初遂部以寧庚子
夏六月僞漢寇龍江　上召嚴陵帥胡俊攜廣信以
率其師道過衢愷謂俊曰廣信僞漢門戶彼旣傾國
入寇寧不以重兵爲守非大將統金軍以往不可若
出偏師撓之未見其利設有挫衄吾衢先驛騷矣乃

止俊而請胡公行胡公至而廣信潰一如愷言辛丑
夏拜胡公江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分省于婺以控
制東浙愷仍以左司郎中分治省事金華婺劇邑役
民無藝乃令民自實田數都以糧多者爲正里長寡
者爲副正則以一家或二家充副則合四三至七八
而止通驗其糧而均賦之有一斗者役一日賤與貴
皆無苟免者金華周泰義烏柳昌恃俠以蠹民逮至
于獄皆痛懲之自是畏避不敢吐氣猾胥潘立道椽
金華一邑田賦之柄飛寄詭遁並緣爲奸利廉其罪
狀以聞寘于法胡公日治軍旅以畧嵊縣與諸暨

巳任分省之政皆愷充之挈綱布紀風采凛然先是
猫獠軍來降胡公分其衆萬餘戍婺州軍衆等相挺
爲亂胡公被害愷亦及于難當難作時猫師多其恩
德欲擁之而西愷正色叱曰吾天子大吏設不幸義
當死寧能從賊反耶賊初經首不敢犯拘縶一日而
罵賊愈厲命左右取酒引滿竟日達夜旁若無人賊
知不可屈遂刃之享年四十有六　上駐蹕江西聞
其死嗟悼良久親爲文祭之及返柩金陵　上復率
羣臣往城南致奠賜塋江寧縣聚寶山之原愷狀貌
麗偉氣局堅凝善謀而能斷嘗以事入諫　上弗聽

愷却立戶外旣暮猶不去　上出怪問其故從容陳
諫如初　上慨然從之愷于吏事尤長據律按比而
飾之以儒術案牘經其裁削辭簡而意周喜爲詩歌
於賓客談笑樽俎間更倡迭和情意豁如也故於其
歿也人莫不傷之

李習

李習字伯羽當塗人習自幼老成莊重積學有年因
以旁通諸經摭攬閎博從游者日衆延祐初遊京師
館元明善尚書家述作甚多明善禮爲上客四年領
京師鄉薦試題渾天儀賦一時士入不能措筆習能

記其詳悉鋪敘爛然明年下第授書院山長七年举
巽中浙江鄉試河内薛超吾時出守太平名其所居
之坊曰雙桂以美之間僑居廣陵與張仲擧高季淵
李五峰旦暮往來稽經諏史之暇相與倡和歲乙未
天兵克采石習同陶安奉迎駐蹕太平遂擢爲本府
知府廉能公謹精于治體均平徭役民受其惠吏不
敢欺以疾卒于官年八十餘習有鄉曲之譽別號雲
觀與巽齊名江左目之爲二李吳萊謂伯羽之文簡
容嚴與一辭弗苟仲羽之文豐腴縟麗五采爛然又
謂伯羽之尊嚴如雪峰千仞嶄然特峙人莫敢褻仲

羽之溫粹如藍田美璞光輝外著天下共寶其學行
爲時彥所賞如此及門授業者百餘人若篤誠陶安
其尤著者也有橄欖集行於世

潘廷堅 子翻附

潘廷堅字叔聞當塗人先世多業儒有名江左至廷
堅天資穎拔學問淵博用薦爲冨陽縣學教諭乙未
奉迎車駕駐蹕太平遂擢爲本府儒學教授明年取
金陵改爲中書博士庚子除金華同知壬寅召入拜
翰林學士階嘉議大夫以年老致仕廷堅爲人慎密
謙恭未嘗有過爲一時所重詩文亦有可觀子翻字
章甫幼穎悟絕人總角時廷堅與識鄉邦縉紳文獻
模楷典則輒能強識傳記故於鄉曲前輩多所敬慕
比長師事陶安而託交於李淮兄弟初授太平府學
教授改金壇縣主簿未幾擢爲起居注丙午除中書
左司都事丁未拜嘉議大夫江西湖東道按察使年
尚未及四十會修大明令爲譴下官洪武元年律成
壽卒翻爲人肖父而文章淸雅過之一時所作序碑
傳贊皆散失不留惟相承所執象笏至今尚存焉

劉允

劉允字平允當塗丹湖人洪武四年以進士及第授 南畿志

懷慶通判三年以直見忤謫瑞安縣丞在官興學勸
農均徭理訟克當人心超拜北平按察司副使考績
留教授親王于內後請老卒于家允不獨敢事之才
綽有餘地尤侃侃善持論每召對多稱旨博學喜吟
詠實而不俚蓋似其爲人也

詹俊

詹俊字用章當塗人洪武四年被檄授河南磁州同
知賜冠服銀帶到官書公勤廉謹撫字安懷八字揭
坐隅以自勵時兵革初定民復舊業俊勞來安輯之
督耕桑興學校明飭教令舉賢薦能抉剔奸蠹民有

訴掘地得藏金爲衆所奪者俊立衆于庭諭以義利衆悉還所奪民懷金謝之俊曰我不欲衆昧義而趨利乃躬自營利邪民愧而去嘗董民餽饟潼關天寒道中車牛多斃饟虧則解所服銀帶易粟代民輸民歸製帶償之俊曰吾得紓民憂何愛一帶不受隣縣歲蝗自爲文呼天哀告蝗遂出境嘗旱作歌以自責大雨即至三年陞汝寧府通判嘗治廨舍役夫得窖錢以内俊俊曰此汝所得何與吾事悉畀之洪武九年以疾告歸磁州之民老壯遮道登舟挽留涕泣不忍别道經新蔡卒遂葬龍潭之側年四十四

周原

周原字彦廣繁昌縣人洪武乙丑進士授鳳州府推官調吉安時闕守貳原獨署郡事以廉平爲治政務修舉獄訟疏決無壅滯民有負寃積歲未白者訊得其情立釋之不旬日囹圄爲空後坐累免復州薦起爲山東蒲臺知縣有商被盜疑其主人者已誣服原覺爲寃故緩其獄後果得真盜人服其明飛蝗入境原禱于神一旦大風雨蝗盡死歲以大稔改紹興新昌知縣治如蒲臺歲滿陞河南磁州同知永樂二十年卒於官

嚴升

嚴升字仲升當塗人允諧之子自幼天資絶人學業日進洪武三十一年由儒士領鄉薦明年登遠士授四川眉州青神縣知縣公勤有守百姓愛之吏部知其學悖因來京考滿凡七試經義論策序記碑銘詩賦皆立就文采爛然陞江西按察僉事以事謫四川順慶府同知賦役廉平民無横擾以廉幹著稱人甚德之未幾轉吏部考功司郎中拜都察院副都御史振肅風紀爲神羊賦以見志尋召至京師授以禮部尚書命下已卒于留臺子威員外郎

梁觀

梁觀字大州當塗人觀爲人廉公方正勤學善大書與李衡交衡有妻妾欲遠行恐盜伺之乃要觀止其書舍一夕燃燈讀書達旦洪武三十五年由府庠生貢入監除吏科給事中陞四川僉事調廣東分巡潮州幾一載廉介剛果決獄如神會天久旱觀齋沐禱神雨下如注没于官潮人哀思不置塑像于韓山書院以祀之後有祈輒應同庠謝字爲監察御吏時領兵平百家畬于潮夜宿行臺每夕户鎦無風自擊孚恬然不之疑一日晨興守門隷卒不來詰鑰孚怪問

之守者曰昨夜明公衣內衣往來中道提鑰將門盡啓若有沉思者時月色濛濛某等于窗隙見之第無令不敢出耳孚知其爲觀之神也至夕鐘擊如故孚乃默祝曰某奉命來靖一方以大用平日之志當加勉相何作此態以相恐又默戲之曰大用博我莫耳聲遂息明日具牲醴即書院以祭其後凡有捷前夕必夢與之歡笑如生精爽蓋如此

謝 孚

謝孚字以誠號易軒先自京陵占籍當塗孚自少穎悟秀拔勤于讀書治易朝夕玩索自有所得因以名

軒永樂三年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賜勅諭之歸故鄉以成德業五年徵回除陝西道御史潮州百家畲倡險奔突搔擾屬邑 文皇帝命孚與都指揮趙德協捕孚秉傳至潮先行招諭復徵近地官軍勦捕一方用寧時有事北方糧餉旁午以孚署行在都察院督運口北事完息從回京陛見陞福建按察副使丁內艱起復調陝西副使所在有明允聲中貴蒙附石有事於邊道經咸陽三司設宴接款時孚掌司事獨不跪蒙怒甚孚言朝廷重方岳欲其表式下僚也不得行其志則已豈可自屈於人乎竟不成席而罷正統三年九載考績力求致仕歸卒於家年六十三以子壽貴贈中議大夫贊治尹長子宣宣子璧舉人壽參政其子理進士

李 衡

李衡字秉鈞當塗人自少天性和柔然慷慨有立志登進士第選授翰林庶吉士讀書內秘學問益深除戶部四川司員外郎以廉介勤慎爲尚書夏原吉所任尋陞湖廣布政司參政撫和邊夷翕然歸化原吉薦爲侍郎方薦時衡爲人所奏徵詣都察院衡赴獄七日原吉奏而出之尋拜兵部右侍郎卒子官衡爲

人老成端重而有剸繁治劇之才學問疎暢古詩和平縟麗有濇軒詩集藏于家

徐 觀

徐觀字大賓其先世有自滁州來爲姑孰守者因家焉遂爲當塗人觀年踰志學從師受易克自刮劘以底學成宣德領鄉薦年方十九乙未會試中副榜授山東齊河縣學訓導以內艱去任服闋調江西武寧縣學訓導人才多所造就秩滿考成使翰林院校其績學皆優超陞刑科給事中駁覆奏章糾劾姦惡無所顧避嘗奉命檢封番船巡視邊陲所在有聲正統

初刑部尚書魏源薦觀擢雲南按察司僉事至則辨
冤獄剔蠹貪一以平恕施之上下悅服卓有古憲臣
風時麓川小夷負固拒命詔興師討之觀佐元戎深
入賊境督糧餉規籌策賊寇以平陞本司副使餘孽
煽惑乃於要害處築城堡濬壕池以備不虞且為墾
荒田俾軍耕守復招還夷落被賊擄掠者數百人為
嚮道又書通南木山道路以進討由是邊患永息會
按察司缺使守臣奏觀補之觀進表卒于金陵之新
河亭年五十有六子誌同知鄉舉

吳　琛

吳琛字輿璧繁昌縣人正統甲子登鄉榜乙丑戊辰
兩試禮闈不利益勵於學一夕方讀書嘔血數升母
蔣氏驚往視之戒勿復學日朘以是哉生學亦奚為
而琛竟不少輟但掩覆無使母知居數年學大有進
景泰辛未登進士第援例還家畢姻先已久聘章氏
蚤不第不娶至是始娶年二十七矣癸酉秋拜雲南
道監察御史奉　勑往甘州犒軍乙亥巡按四川所
至黜奸貪雪冤滯明達果斷蜀人懷之天順丁丑
英廟復位石亨以功封忠國公專擅自恣漸蓄無將
之心琛與同官劾奏之忤旨出知遷安縣五日天變

兩遷命還臺職尋選居臺端掌文案故事凡三司會
讞獄四十三道文移行牒必擇老成諳練御史二人
綜理之蓋以稗總憲之不及而為諸道之領袖時琛
與同年高明對管五年臺中稱賢辛巳陞大理寺丞
歲餘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西匯莊浪去
城四百里有地深入狄境前檢田者占數屯糧五千
七百斛迫於徵輸軍多竄匿琛首疏罪之西番扒沙
巴哇等七族累歲盗邊撫之不服協同平羌將軍宣
城伯衛穎征勦之斬獲千三百級馬駝牛羊甲仗輜
重無算賊平陞俸二級成化改元還朝涖臺事時淮

揚薦饑尋命賑恤琛勞心焦思凡事有益於救荒者
率以便宜行之而言多切直大忤權貴雖民賴以濟
而琛之謗滋矣嫉言官劾奏必置琛於法賴　天子
聖明第遷官南臺時代者都御史林聰於琛所行事
一無更張且謂琛實有益於民無負於酉於是其誣
遂釋而聲稱益重來南未幾兩遭親喪哀毀踰禮朝
廷凡兩遣官諭祭己丑服將終遣使齎勑即其家授
之命巡撫兩廣纔半歲代回南臺未至復遣使以勑
授琛巡撫湖廣時已數月不雨民嗷嗷望哺琛禱祈
不數日雨霑足自是拊循郡邑問民疾苦窮荒僻陋

之區無所不至凡在湖廣者五年威行惠施殊俗輯和會寧夏花馬池虜寇入境進琛右副都御史總督兩廣琛去之日郡邑父老扶携攀送齎咨涕洟琛亦悲不自已當時士大夫言巡撫大臣能深得軍民之心如琛者前此蓋未見也琛至廣其撫民無異湖湘而於訓兵練士尤加之意蓋嶺南寇盜雜處其爲患尤非他方比也英德流民羅英郭瓊輩聚衆剽掠命兵擒之新會新興連界有劇賊嘯聚流刼村落餘十年琛一旦鹹其渠魁殲其黨與六百餘人俘馘聞之大駭相戒斂迹柳慶諸州其巢穴也琛親至其地檄

召之許以自新詣軍門俯伏聽命者日以數萬琛曉以禍福無不踴躍而去時識者又謂廣寇冥頑可以威懾而不可以理諭而革心向化如琛者亦前此未見也成化乙未八月卒於官壽五十有一琛爲人勤敏自童齡至沒齒無日不雞鳴而起二鼓而寢雖闤外事叢酬應絕無壅滯少有餘間博觀羣書以資聞識上自公卿大夫下自閭里後生書教往復靡不手答動輒盈幅初若不經意者而文理通貫情意孚洽雖屬草有所不及身居顯位自處謙抑待人無貴賤必以禮處故舊無相忘有所饋遺纔及金帛輒辭不受其平生所得俸祿又日費於賓友故人子姓衣食或不給身沒之後資業蕭然視先公所遺不長尺寸人皆服其操云

楊璧

楊璧當塗人正統戊辰進士擢拜監察御史卓有風裁權奸斂避嘗以疏詞峻激忤旨外補忽風雹霆雷殷死皆振卽刺下詔凡以言譴者悉補原官璧改給事中久之陞陝西參議剛直之氣卓乎不撓復與當道抵牾改平涼守鑿延安河以漑田七千餘頃興革釐正允協人心未幾致仕歸杜迹不入公府貴顯過

訪必以疾辭焉

謝騫

謝騫字鵬舉孚之子器宇軒豁自幼儆敏刺志問學祭以大器期之正統戊午補郡庠生尋領鄉薦登進士第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偘偘立朝務持大體督察鹽課於浙江風紀大振無敢私販者有冢宰子弟怙勢犯之悉置於法併劾罷其官府虔州盗起奉朝命躬入賊巢諭散其黨與擒其酋帥以獻一方遂寧有文綺寶鏹之賜尋陞漳州知府至則以興學禮賢擊強暴束吏胥爲務復議立保伍法責保守月報所轄

生業及出以其事歸以其將荷通番爲邏者所獲郎
保守併四隣坐罪郡乃無事考績爲八郡最屬邑軍
民恐邏去預赴部使者乞留之至五千八百餘人丁
内艱轉保定知府嚴明果決吏與民懷作興庠校士
風事振歷山東布政司右參政益感激奮勵誓竭忠
貞凡疑獄艱務悉讞斷釐正無不當人意者誥進中
憲大夫以疾力乞致仕歸恒持禮法自重非公事不
至官府日惟偕親朋陶情于山水之間暇則携子孫
栽花種竹以增園林之勝而已弘治壬子以疾終于
正寢壽七十有七子五人皆克世其家

黄讓

黄讓字用遜別號養素蕪湖人正統丁卯舉於鄉景
泰甲戌登進士授浙江道監察御史恪守其法不畏
權貴因天變與御史倪敬輩陳十事大意謂御史鍾
同張綸忠赤盡言不當繫獄大內營造不息財力俱
竭修理龍舟死于其事者甚多齋僧布施事出不經
請俱停止其餘六事亦皆觸忌諱者未幾與前進言
七人俱以浮薄當謫遠地讓得四川營山縣典史至
則驟然笑曰此豈不可以行志邪當道重其才振委
決各郡縣奏訟意義所向人心犁然以定轉安岳知
縣均徭役平獄訟興學校寛逋負朞年政成陞中府
都事雅有風采錦衣門達用事役隸皆席勢横甚讓
捞掠其黠悍者笞之達怒甚擿其所役聽事人爲賕
遣戍廣西値霈恩復冠帯家居囊空無一錢惟督耕
以供歲事卒于家壽七十有九

萬宣

萬宣字邦進當塗人剌志問學爲科舉文字滂沛明
白正統間以詩經領鷹屢會試不第卒業太學謁選
吏部考居第一授河南陳州知州宣存心忠厚而廉
以自持與人交款曲有情至涖政剛果有爲嚴于約

束吏胥無敢鴟張羅織病民者河南多寇宣廉得之
咸置于法四境晏然立四義社學延師以教民間子
弟州民德之部使者上其績錫誥旌異進階奉直大
夫九載秩滿待選京邸酒後痰作而卒

端宏

端宏字仲仁號垣齋當塗人景泰癸酉領鄉薦登丁
丑進士授監察御史巡視通州東昌等處德威兼濟
所至盜息民安歷巡按雲南河南廣西咸有風裁谿
洞蠻獠寇邊將征討官軍僅撫定其酋首而其下猶
有肆剽劫以擾民者總帥輒以地方寧靖 上聞宏

劾其妄復下令選將練兵豊餉設險以爲政守久遠之計由是諸孽望風而附陞陝西按察副使歸省涉江中流颶風大作幾覆舟人皆錯愕宏泰然曰吾生平未嘗行一不義今反己何愧俄而風果息丁内外艱改官兩浙陞山東按察使浙江左布政使浙人聞其還鼓舞歡動宏乃益篤忠貞虔修職業民益戴之丁未謝事歸里卒於家

鍾城

鍾城當塗人少穎敏苦志積學登景泰進士歷官大理寺正著聲明允門舍蕭然一寒士也擢福建僉事

江西副使兩督學政士經品題者多爲令器晩歸里門下執經問難者踵接卒年八十餘

濮詔

濮詔當塗人未冠即以文名領解南京天順登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奔父喪歸以病卒母鄒氏通經善詩亦多内訓焉

李蕙

李蕙字德馨當塗采石人別號浣菴幼自穎敏天順壬午領鄉薦己丑登進士第明年拜刑科給事中九載秩滿陞江西布政司右參議弘治初轉左參政陞山西右布政使尋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糧儲于南京明年進左副都御史丁巳復以年勞進右都御史總漕巡撫如故明年乞歸療黄以己未二月二十五日疽發卒于家蕙居家孝友爲人方嚴明決才力優贍所至有惠政而吏畏如神南贛盜衆欲加兵蕙力主撫諭多方經制未幾渠魁就擒餘黨悉平南昌城大水驟至官廩旋運未旋及衆環視莫救蕙亟命預放軍士月給遂紛紜蟻集不終日廩空下車江西甫三日幸閹王敬者適至公當輔行檄怙寵南畿兩浙之民大苦其恣横蕙推誠以待之檄亦感服江

西境内獨得不擾陞内臺任國計歲有大建白漕規振肅大與曩殊定遠妖賊作勢甚熾亟往督捕多寬釋以渙其羣妖首遠遁境内遂寧蕙平日居官立心但知有國計民生鋭欲建功不稍沮抑故其精神果於有爲而漕遇亦適逢其盛云江西列郡俱旱其所守湖東獨有秋同官數以盗發守地被黜獨其所守盗即遠遁運河北歲苦水涸自受任後水恒通閘流溢進表濟淮有二赤鯉人舟之異運官適有白氣縈山如帶之祥總儲命下五色綵雲忽自天而墜光溢省庭一時名豪謂非天之所眷顧者哉卒葬馬鞍山

之原

後　敏

後敏當塗人登進士第授行人出使有勞績過衛輝謁比干墓弔之以詩寄其忠憤遷工部員外郎陞陝西布政司參議敏質幹魁偉聲如洪鍾爲人忠厚坦夷政事之才綽有餘裕竟爲他人所陷被徵倉卒死于途後事得辯明而敏已卒衆皆哀之仍厚恤其家父均實以人才受薦官至知州

江宗器

江宗器字尚夫直隸繁昌縣人成化甲辰進士授監

察御史巡按湖廣廣東薦賢斥貪得激揚體陞南京大理寺丞進少卿蒞獄平恕時劉瑾撓法動掣多肘遂決討以母老乞終養疏五上允之特進光祿卿致仕未幾卒宗器襟宇闓爽善譚論雜以滑稽纚纚可聽與人交有情誼搢紳多愛敬之兄宗禮亦以成化進士拜御史風裁整峻卓有能聲

李　贊

李贊字惟誠蕪湖人別號平軒永之仲子穎脫儕輩與弟貢並有聲成化庚子鄉試甲辰進士兄弟齊名人以爲美談授吏部文選主事轉考功員外郎精敏端慎受知冢宰丁內艱改兵部武選員外郎進車駕郎中順天民地多併入勢家而牧馬獨計丁口民坐是困大司馬馬端肅公薦理之勾稽有法盡復民業中間補截調停曲中機宜民至今賴之尋改武選擢陝西左參政遷浙江布政使尋轉左時逆瑾專横籍故錢都御史家憐其非辜語輒泣下所以調護之者無遺力瑾聞而銜之會吏部擬遷太僕卿瑾勒令致仕杭之老稚遮道泣留贊性寬簡與人處洞見肺肝爲政平易未嘗有赫赫之名去則有遺愛焉詩文清逸疎宕類其爲人草書遒勁人愛重之卒于家年六十

李　貢

李貢字惟正蕪湖人生而穎異兒時隨父宦諸暨儒庠與兄布政使贊淬礪學業有時譽成化庚子甲辰兄弟同登鄉會榜時人榮之初官戶部主事督餉清江口葺倉之壞垣固而不費尋陞員外郎丁母憂服闋改刑部累陞郎中讞獄明慎爲侍郎毋眙陳公道所器重時　孝宗銳意圖治命京堂官各舉其屬堪任方面者陳公以貢應詔陞山東按察副使清理戎籍檢覈屯田皆有刊法及巡遼陽哀蘭英之死節表張

天府之忠義樹碑墓道以勵風俗正德改元陞福建
按察使踰年陞陝西右布政使摘奸息訟所至有聲
踰年轉山西左布政使以郡邑靡費無經立民膏籙
俾主者紀之以備稽核四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遼陽錦義二城以逆瑾併奪屯地將謀爲亂貢
往撫之邊境乃安虜酋乂爲患諭以威德令之入貢
有白金豸衣之賜時逆瑾用事其黨怙勢恣横貢與
之忤因以致仕比瑾敗詔復起巡撫順天時霸州賊
起郡邑震動奏設兵備憲臣繕城賑饑以安人心霸
侍以無患賊黨有陰事關節者每兵出輒相傳報功

不可成廉得其魁戒京師寘之於法賊計沮乃敗遁
州舊城卑隘時有水厄貢念國儲所在奏增修之費
甚而民不知擾古北口當賊衝輒不可守度隙地築
垣百餘丈邊患以息凡巡歷所及輒完城堡卹士卒
節財費拓地利黜貪暴鋤強梗故既去而民多思之
三年考績請老不允癸酉陞兵部右侍郎請益切致
仕歸杜門以詩文自娛雖達官貴人造訪未嘗詣門
謁謝卒年六十一性孝友家居不易言笑服御質素
訓子弟嚴而有禮爲文章平實典則如其爲人而詩
尤有逸致人多傳誦之所著觔齋集若干卷藏于家

邢珣

邢珣字子用其先自河間徙當塗湖陽家焉珣生而
穎異隆準方頤刻志勵學爲諸生時文譽燄起以弘
治壬子領鄉薦明年遂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丁
父憂服除改南京刑部員外尋轉郎中珣治獄敏決
而持之以矜恕執法不徇律比允當張簡肅公總憲
臺慎許可獨稱珣曰經濟之才也已丁母憂歸服除
改南京戶部時忤逆瑾襭職爲民瑾伏誅起除南京
工部會贛盜熾有司輸辦不至宫寢營建方殷而
中貴人織造羅衣樂器費數萬趣辦甚嚴珣多方劑

量曉譬中貴人消其毒螫得不擾而事亦以集往豪
右占田隱稅不納料價出納官吏坐餽廉其宿弊一
切清飭之有挾豪傳法欲以羅織誣奏者曰吾以直
道忤巨璫見斥今豈畏鼠輩乎堅不能撼甲戌出
知贛州府下車按黜吏僞燭隱擿奸治稱神明壤接
閩廣嶺嶠險絕劇盜蒲總等肆掠邑國騷驛靡寧珣
至直抵其峒穴推誠諭撫之蒲率衆降授以廬舍給
牛種俾居而耕植豈其犒賜竟樂爲用他盜起反籍
以禦盜山民賊不時入或集衆拒吏珣曰吏遇之未
善耳今耆老往諭之應命而至歲無逋租於是修

御祉約大新學宮復鬱孤臺修刷元公趙清獻之祠
文教聿興焉正德丁丑南安龍川羣盜雲擾據橫水
桶岡左溪諸峒都御史王公守仁約湖廣會征議先
桶岡珣進曰桶岡諸巢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實
據心腹今湖廣兵期尚遠賊見我兵未集尚不爲備
不若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
桶岡蔑不濟矣王公曰知府議是珣身爲前鋒大兵
繼其後賊不虞官兵奄至亟據險禦敵而伏兵合圍
勦之遂乘勝進兵桶岡珣又曰桶岡險峻攻之猝不
可拔不若頓兵近地伺其懈擊之先使人說賊使降
賊疑猶豫間會大雨即冒雨進兵賊大潰擣其巢穴
猺寇悉平龍南安遠二縣有通賊爲窩穴者悉捕誅
之事聞陞俸二級賜以鏹金文綺己卯逆濠遣使齎
重貲誘潚總等兵助逆潚執使者戮之將其貲幣詣
府珣曰吾正練兵集糗以待之爾輩云何皆頓首願
自効時都御史王公守仁起義吉安珣即日部兵來
會次樟樹鎮時徵諸郡兵尚未至珣曰賊雖出城虞
我師掩其後逗留不前今須馳據南昌否則賊兵還
復入城猝難攻矣乃即拔兵三日夜抵南昌諸兵入
城縱殺珣立白王公出令禁之軍乃定濠至安慶聞

城破復屯黃石渡拒我師時吉安知府伍文定將兵
爲前哨始交鋒吉兵失利珣倉皇馳援親執旗麾兵
進對其渠帥追斬數十人賊勢稍却諸兵對江而陣
時南風迅疾珣遙望賊在下流舟相尾曰是不可用
赤壁策乎即縛葦灌油挐小舟薄之炬舉風追烟焰
被天賊亂溺死相枕藉濠逗成擒事聞詔陞江西右
叅政撫其地時城新破民物瘡痍又澤水爲災二三
巨璫屯兵久駐貪暴加慘多方撫循勞勩爲甚　世
廟馭極首議賞格會有嫉王公守仁功者騰言官論
沮創其世券歲祿而一時勤王諸臣斥廢殆盡珣亦
屢疏乞休詔陞左布政使致仕嘉靖己酉郡人立祭
功祠於學官之左專祀王公守仁而以珣一人配享
謂當吉兵將北珣麾義勇陷陣遂斬賊帥以褫逆魄
厥績尤偉焉珣歸口不言功有問者亦不答杜門玩
經史自樂修家乘置義田以贍族人之貧先墓久湮
者各表石識之生平性剛介寡合然遇人以誠人反
樂與之親附焉爲文典實精確所著采芹餘興北行
紀事秋臺小紀憂居歸間二錄江藩隨筆歸田野語
藏于家年七十有一卒子埴址奉塋于趙村保柩去
至塋有羣鶴數十自東南來翔舞于上良久始去

壄者數千人咸驚異之

端廷赦

端廷赦字世恩號釭川當塗人正德丙子領鄉薦庚辰南宮中式　武廟南廵弗及廷試明年辛巳　世宗登極始廷對賜進士授高安令高安素稱難治前令俱被累弗克終不事鞭朴庶務畢舉督造版籍剔弊殆盡民勒石頌之召爲監察御史首劾武定侯驕横不法然貴戚歛手畏之奉勅廵茶馬于西陲劾去貪墨者數人風裁益著廵按兩浙浙爲東南巨藩錢糧刑獄俱關白而行裁決無滯人服其才事竣回掌

進事行人薛侃上書請如宋仁宗故事擇宗人一子育于宮中疏入逮鞫朝堂有朝士希進者傳致某官主使薛被考掠竟無所指法司阿意偏向具疏白之人益稱其直然亦以此遭忌矣尋遷大名府知府後二十年轉陝西苑馬寺少卿逆知不爲人所容遂致其事而歸未幾臺諫交薦起爲遼東行太僕寺少卿尋陞河南按察司副使兵備信陽地接三省民多流竄時河內大凶開倉賑濟全活甚衆大司徒王公上其事　天子嘉奬三載轉湖廣布政司右叅政召入爲順天府丞甫半載陞右僉都御史廵撫山東值邊境多事調發輸戍供億不貲悉心料理民不困乏經冬無雪民心皇皇乃躬詣泰山竭誠以禱雪乃降晉左副都御史協管院事時礦賊未平䦨太恭人訃墨衰畢事奔歸當道有嫉之者諷言官論劾竟不置辯服除事益白以原官廵撫河南鄭王與其宗枝訐奏陰私朝廷遣內外大臣勘問事皆倚焉適北虜犯關集兵入援交併一時賴以安定轉戶部右侍郎尋轉左總督太倉兼西苑壬子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有大俠善結納要路侵害客商擒治之以正典刑餞法濫惡出令禁治中外凜凜偶感疾卒于官年

六十

邢埴

邢直字汝器當塗人珣仲子也少負奇資爲詩文下筆數千言立就珣官南曹時永嘉相張公孚敬尚未第延爲埴師三年而學大成遂領嘉靖壬午鄉薦數上春官不第而張已膺大拜矣欲以翰林孔目授之竟東裝歸曰吾舌尚未敝也久之屢蹶公車謁選爲浦城令浦閩饒邑也豪猾多貴緣其上以茶毒里閈長令者少一涤指遂入其彀莫可誰何有徐氏而號鷹揚者益博擊鄉曲之惡名也假以進鮮魚而置叅

厥內峻却之爾得其不法者數事置於理舞之一邑震洗踐更卒徐浦偶從儔衆中奇其狀曰是大有異禀其年甫十五問其家世則孑然一身耳呼至衙廡與諸子輩同業延文學周烈課之出聘金爲婚素封羅氏之女不數年聯第以去後官給諫有直聲其家世世尸祝焉民和政理邑以大治方擬崇轉而浩然投劾歸矣時巫寧都御史范嵩作秋巘遐思圖贈其行邑勒堅珉以志其績歸時行李不備圖書數卷而已退居里中授徒講學暇則詠歌以適志永嘉相累招之不赴人以爲剛正恬素有父風焉

胡燿

胡燿字仲光蕪湖人自幼穎悟髫年即能詩翰家世農從諸弟躬耕盛暑中亦携書以隨暇則坐茂樹中開卷朗誦暮歸仍檢閱不厭雞鳴起讀周易數卦乃出耕以嘉靖癸丑登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丙辰拜户部主事所司錢穀出入惟謹丁巳朝廷以災變求直言抗疏千百言皆戚畹閹宦方士夷狄等事詞意切直僚友危之命下悉宥不數月宦者果以贓敗自是名動搢紳辛酉春奏乞養病卒於家燿狀貌清癯沉靜寡欲孝敬睦愛出於天性該博五經羣史諸子

百家初無師授惟潛心玩索而有所得發爲文章詞賦雄偉精當所著有太學補蒲塘集存焉

邢址

邢址字汝立號陽川當塗人珦季子也少穎異不羣姁素甘澹絶不染貴介習自定省外一意讀書而已爲諸生時搆一小樓日研會尋索淹務精詣不下樓者三年一出而遂領薦登嘉靖壬辰進士授刑部主政有能聲七月即擢監察御史址修幹偉貌美鬚髯一日侍經筵　上問內侍曰頎而髯者何官眞御史也再扈蹕幸西山有錦帶襪衣之賜會有奏兩廣

諸司帑金累數十年不淸查前後相仍爲墨者特詔址偕給諫錢薇往磨勘焉至即封其庫藏盡搜剔其蠹弊不遺根穴宿弊淸而謗慫騰沸矣出爲寶定守址剛介之性即遭折不磨治郡一以淸肅爲主往新守至例有茶菓銀八百兩厲色却之以賙寒士堂城之間肅然吏抱牘以進唯諾凜凜五伯植立如木偶不敢有衺趨而旁睨者時柄相專恣蒼頭輩竊威以嚇郡邑吏所過無不願指以承者至寶定橫恣益甚址縶其最黠悍者杖遣之柄相聞而銜之甚遂遷邵武守踰年擢山東運使址嘆曰使我脂韋偕俗爲繞

指柔乎自分不能惟有清泉白石知我心耳屢疏致政而歸蕩漾湖光相對自適郡守禮公數以幣請見不答直指游公欲薦之於朝謝愈力自里居後從未有城市之跡焉兩世貴宦產不及中人葢其清介剛直父子一轍也

夏廷美

夏廷美繁昌人下里田夫也性孝友恍惝里人敬信之張甑山以司徒左遷主繁昌教物色之招與講學一日甑山號於會衆曰夫爲學學爲人也爲人須求爲眞人毋爲假人廷美憮然內省曰吾平日所修持

爲人者得毋未眞耶時時循省求所爲眞者已從焦子澹園游漸知向裏久之自信得自然旨趣以書抵焦子商正焦子報書曰要自然便不自然可將汝自然拋去他方世界也子是聞而有省謂其時胸中若然如洗云平日故未事詩書至是始請于焦子讀何書焦子曰讀四書可乃日取學庸論孟次第咏誦時以巳意詮解甚有悟入嘗謂思知人不可不知天仁者人也人原是天人不知天便不是人如何能事親稱孝子又論語所謂異端云者謂其端異也吾人須是研究自巳爲學初念其發端果是爲何乃爲正學今人讀孔孟書若祇爲榮肥計便是大異端如何又闢異端又曰吾人須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若爲世味牽引依違從物卽名爲學道者不能自信本心勦襲紙上陳言挨傍別人口吻此皆孟子所云妾婦道也一日忽喟然曰天理人欲不知誰氏作此分別反身細求理欲止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卽天理迷則天理亦人欲也又嘗謂焦子曰吾讀論孟竊思孔孟之學同其道同乃孔子爲至聖孟子何未能與擬葢嘗疑之近日反覆誦思如論語篇中孔子自謂未能者七謂何有於我者七乃

孟子七篇更未見有此類語意毋乃孔孟之所以別乎非與諸所詮解多類此儻所謂以我觀書非以書博我者耶有友詢良知指意一友曰良知非究竟宗指更有向上一着在無聲無臭是也廷美起立抗聲曰良知曾有聲臭耶一坐驚異夫近學之蔽于虛無也陷而離矣一下里田叟乃見及此哉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之四十終

人物考卷之四十一目錄

南直滁徐和廣德州

補遺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四十一

南直隸滁徐和廣四州

范

范常字子權滁州人　高皇帝起兵淮上首得滁常曰杖策謁軍門留置幕下有所疑即以問每對輒稱旨　上命爲辭以禱上帝有奉天征討慮弗合於天心等語深契　上心既而　上渡江取姑孰常以帥閫都事贊軍政留姑孰又移毗陵及維揚會姑孰闕守遂命常守姑孰以簡易寬厚爲政居三年民親愛之既去久思之猶不忘洪武建元　上銳意於稽古

禮文命爲翰林直學士制禮作樂之事多委之尋以病謝去歲餘　上念舊臣在者無幾有旨徵詣闕俾仍任前職　上每宴閒命儒臣列坐賦詩以爲樂詩成以獻　上笑曰老范之詩質朴而無華殊類其爲人尋遷起居注適有足疾數在告　上即傳旨令其善自愛又賜以安車俾其出入勿與衆人同時入朝之常每自稱瑯琊山人或問曰山人隱者之稱也今君朝夕在　天子左右爲侍從臣奈何用隱者之稱爲乎驩然應之曰士各有志吾今雖忝列從臣抑鄉土之念詎能忘之犬馬之齒且益衰暮　天子倘賜矜憐首丘之願可終遂矣山人之稱固吾所以志之也未幾力疏致仕以歸

樂韶鳳

樂韶鳳字舜儀一字鳴瑞滁州全椒人元末兵起有經世之志乙未年謁　太祖於軍門與語奇之是秋扈蹕渡江參贊機事從下金陵丁酉年授江南行省管勾洪武三年授起居注四年遷給事中尋進中書左司員外郞本年陞兵部侍郞六年陞本部尚書戊午　上念天下既定恐中外將卒習於安逸弛武藝命同省臺督府定議教練軍士法凡騎士必善馳射

及用鎗刀步兵必善弓弩及鎗刀凡射十二箭內六箭遠可到近可中者爲中式并定賞罰各有差本年六月改翰林侍講學士與承旨詹同定祀孔子樂章九年編集大明日曆命韶鳳爲催纂官又命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式者頒行天下七年　上以祭祀還用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撰樂章以致敬愼鑒戒之意上所撰神降祥神祝惠并酣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鑾樂其辭皆存規諫其舞分爲八隊隊皆八人禮部具圖以上命樂工肄習之八年三月上以舊韻起於江左多失正音乃命韶鳳與諸廷臣

以中原雅音正之書成名曰洪武正韻九月命考陵
寢朔望節序祭祀禮部鳳奏漢祖諸廟寢園各有便
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唐園陵之制皇
祖以上至太祖陵皆朔望上食元日冬至寒食伏臘
社各一祭欽惟我朝祭祀　皇陵舊儀每歲元旦清
明七月望十月朔冬夏二至日祭用太牢其伏臘社
每月朔望日則用特羊　上俱從之十一月詔定登
壇脫舄禮韶鳳奏古者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
屨不敢當階就屨而舉之屏於側註云屨賤者則不
敢陳於尊者之側長者在堂則脫於階下長者在室

則着屨上堂而不着入室漢魏以後朝祭則跣襪惟
蕭何劍屨上殿宋時南郊皇帝至南階脫舄下壇入
廟脫舄升殿今議於郊祀廟享前期一日有司以席
藉地設御幕於壇東南門外及設執事官脫屨之次
於壇門外西側祭日大駕臨壇入幕次脫舄升壇其
升壇執事導駕贊禮讀祝分獻陪祭官皆脫舄於外
以次入壇供事協律郎樂舞生依前跣襪就位祭畢
降壇納舄　上俱從之尋以病免九年起國子司業
十二年陞祭酒　上賜諭曰文廟之設是尊先師也
故哲王必選名儒以導學者今朕法前代命爾承是

師範關楊傳通使幼者記壯者解毋息寸陰八月詔
定　皇太子與諸王往復書劄禮韶鳳考據精詳學
蒙　褒答十三年雷震奉天殿　上以羣臣多不職
罷之韶鳳先以病致仕以壽考終墓在縣西沿村河
韶鳳為人和易簡諒弟聘以人才知開封府禮太常
卿毅諸暨同知均為世所重云

黃立

黃立滁州人性寬厚有巧思洪武初扈蹕渡江與謀
軍機除中書省都司尋遷郎中扈著勤勞洪武二十
三年擢工部右侍郎二十五年以年老致仕

何文輝

何文輝字德明滁州人王師取滁州得文輝年始十
四　上愛之撫育教訓如諸子既長以其材命為總
制遷天寧翼元帥　上與陳友諒戰鄱陽湖文輝在
行間以功陞同知南昌衛指揮尋進江西行省參政
轉左丞以征南副將軍平福建徵還京師扈從北巡
及取河南復拜河南衛指揮使命守潼關從大將軍
西破元擴廓帖木兒軍使攝西安分都督府事加鎮
將軍大都督府僉事從潁川侯傅友德取成都以兵
戍之陞大都督府同知五年曹國公李文忠北征和

林輝督兵巡居庸關遇疾還卒于家年三十有六
上悼惜命有司治喪事官給儀物葬之

韓　青

韓青全椒人英勇過人且善騎射永樂中　文皇征
迤北聞其名特命爲前鋒攻殺醜虜賊衆宵遁閱數
日師駐大城陽和復命青率勁騎襲擊之賊望風奔
竄宣德改元從　宣廟討武定州既還賜賚有加明
年甘延諸羌侵邊命青同總戎征之青才識敏給邊
備嚴整有古良將風既還陞山東都指揮僉事操秋
清愼門無私謁暇則與賢士大夫講論古今及將鑑

武經諸書以資聞見書駐節臨清總督江淮漕運將
士不勞而事集正統十四年秋虜酋也先輩憑陵中
國遂致蒙塵賊乘勝長驅履險隘如坦途景泰初詔
邊關可通騎馬者悉以重臣守之紫荆關尤重惟青
往守而以副都御史孫祥爲監軍青倉卒至關闢寛
敞多岐路守者恇怯虜猝至咸鼠竄奔潰青招得勁
騎百餘諭以忠義當盡死報國衆聞之感泣縱騎突
出與賊交戰於升兒灣擊賊數輩已而賊悉衆來迎
青手刎之數被創復爲流矢所中屹然不動自午達
中轉戰益力賊圍之數盡欲招降青大罵曰桀羯徇

奴我背忠義而狗汝乎引劍自刎賊退之三日收屍
身無完膚顏面如生　上命陞三級以其子承嗣幼
弱命廩優養于家

吳　亮

吳亮滁州來安人初爲青州護衛副千戶永樂元年
陞旗手衛指揮僉事屢從軍征討宣德五年陞署湖
廣都指揮僉事尋實授充副總兵總督漕運兼鎭守
淮安正統間陞都指揮同知以平江西新淦賊功陞
都督僉事充副總兵佩征南副將軍印鎭守貴州累
陞右都督尋調鎭守雲南七年召還命視右府事十

一年上疏乞致仕　上從其請卒于武岡遣官祭葬
亮體貌魁梧饒智略屢統軍征討常以不殺爲意所
至蠻夷懷附性寛簡喜文學至老手不釋卷人以是
重之

黃　純

黃純全椒人永樂中由鄉貢累官兵科給事中疏陳
時政甚得窾綮陞江西提學副使德行文章爲時稱
重子槩舉進士校御史卓有能聲

馬　諒

馬諒字子諒全椒人宣德壬子領鄉薦癸丑第進士

陞政戶部督賦廣藩授行在吏科給事中數陳時務
臚切知大體奉使山右藩王恪謹禮儀一無所受正
統甲子陞山東布政司左參議景泰辛未陞應天府
尹天順丁丑陞南京戶部左侍郎三月奉賀闕下陳
情歸省有賚鏹之賜庚辰召至京涖事戶部壬午復
南京戶部癸未滿九載上疏乞骸骨詔許之盖尹應
天時嘗忤權貴思有以中傷之久矣至是以老疾爲
言而諒年纔五十八實未老士論惜之諒爲人精敏
究心吏治其始至山東也循行郡邑訪庶政得失察
百司賢否廢興黜陟悉協公議會河決張秋朝廷雖

遣大臣治之然分理之務多出于諒水訖不能爲患
正統末胡虜犯邊降虜安置山東者欲乘機爲亂朝
廷憂之以勑諭三司戢民守城諒曰此勑不可使聞
於衆俄有馳生擒胡寇文移至者乃集衆諭之衆咸
帖服民有惑於後妻而欲置子於法諒諭其父母曰
昔夫子爲政誅少正卯而有不孝以敎令不明也今
爾子有凶德乃吾屬敎令之失非由爾民之罪也其
父母感悟遂請釋之還爲孝子有民婦與夫兄有隙
而縊殺其子姦人之婦而殺其夫匿其碑券强占民
田盜米稟餘地以廣其居皆久訟不決一訊卽伏其

辜歸其侵地而於貧寃者尤加爲辯雪比至應天府
事填委諒裁決如流案無留牘溧水民素健訟一日
投牒至八百諒視其虛實而異置之召訟者曰某也
實某也虛虛則受笞實則待勘民願受笞者七八待
勘者不一二焉其俗人死而利其妻者出棺斂之人
已出棺復有以棺至者其妻欲嫁後至者用其棺而
先出棺者訟于縣不直復訟子諒諒責令曰薄俗不
能禁民死無所歸安用令爲乃杖出棺者以棺給貧
民而歸其妻所親使使終喪別適焉六合貧民與其
弟妻同刼人三斛粟事覺當棄市公曰以三斛粟而

殺一家三人吾不忍也乃爲出其弟妻其人臨刑號
於衆曰吾死無所憾但吾尹之德無以報爾句容有
因人死而棄毀其屍者所司擬以支解入罪獄上諒
不可曰死後棄毀詎可與生前支解同科爲輕減之
先時堂鈔獨歸子尹凡有供需悉出倚郭二縣民不
勝擾諒至一無所取分給僚屬之餘則儲以備燕饗
饋贐又積其餘以爲工傭之費名曰公餘錢凡重建
府治修葺廟學創立貢院皆取給於此旣而擢貳地
官曾未越月綱紀秩然有未便者條陳於上茍益於
時無所顧忌先是爲參議時陳撫安軍民五事府尹

秩滿陳卹民十三事朝覲至京又陳便民九事　上
覽疏嘉之多見施行歷官中外餘三十年門無私謁
謝事而歸囊槖蕭然田宅讓諸弟姪別建居室少買
田業治常產而家無綱紀之僕多自綜理暇則閉門
焚香繙閱墳典課子姪業明經而已當道至訪以時
事輒謝曰老耄無所與聞與守臣言無一語及私鄉
人以請托至者拒絕之或以利動則曰吾後事具矣
安用此為其清節雅操至於老而不變如此

方　瑛

方瑛滁州全椒人曾祖銘洪武中驍將也官至留守

衛百戶祖信以戰功陞濟陽衛千戶父政靖難累功
陞都督同知佩將軍印正統初追右都督征麓川領
兵深入援絕而死追封威遠伯謚忠毅瑛以廕授金
吾右衛指揮使論父死事功陞都指揮同知麓川賊
首思任發益肆猖獗辛酉春　上命定西伯蔣貴率
師討之以瑛故將子嘗從其父領支兵殺賊有膽氣
且熟其鄉道俾與貴同事瑛以此賊實君父之仇誓
必勦滅師抵其境提兵先登卒平其地進都指揮使
人皆嘆羨以為方氏有子矣壬戌復從靖遠伯王驥
征貢章沙壩河嶺諸蠻克之進後軍都督府都督僉
事丁卯春朝廷以瑛勇略兼人命充參將將兵鎮守
雲南時賊子思機發復據孟養以叛自將精兵擊走
之獲其妻子象馬而還己巳夏宗州賊首黑番來等
為逆悉指擒之還京進都督同知賞賚有加景泰初
貴州東苗作亂圍平越興隆諸衛復命瑛將兵與兵
部侍郎侯璡往平其賊遂進瑛右都督總兵鎮守貴
州明年征香爐山諸寨悉平之復進左都督癸酉冬
合四川兵勦滅草塘叛寇斬首七千餘級甲戌召還
分總五軍營論平賊功遂封南和伯食祿一千石子
孫世襲給賜誥券明年專總神機營未幾銅鼓伍開

諸苗復叛佩平蠻將軍印總兵討之此至賊境獎勵
諸軍指授方略克平四百餘寨誅擒八千餘衆賊屏
迹遂留鎮湖廣貴州威德並行苗蠻聞風納款者甚
衆天順改元進封南和侯明年東苗首長僭稱偽號據
險為患分兵進勦直擣其巢穴破六百餘寨斬首一
萬餘級俘獲八千餘人械進首酋至京斬之又明年
出勦都勻等處克平二百餘寨擒斬二千餘人惡黨
殆盡餘皆竄伏內地悉平朝廷方將論功行賞而二
疾逝矣訃聞賜祭葬謚忠襄享年四十有五

劉　清

劉清字廉夫滁州人正統七年中應天鄉試第二登戊辰進士選庶吉士疎朗不羈爲文如流水下筆數千言立就已巳之變虜犯德勝門百官分地守禦凡三日夜清帥衞士督發甚勤拜兵科給事中巡視紫荆關口雅有威望事寧還朝是時行查山苗銀亂朝廷以清久在兵諳戎命佐都督毛福壽討之時禮部尚書童軒贈以詩曰明時仕宦作參軍　帝命南征慰遠人紫氣橫空金劍冷綵雲炫日錦袍新指麾雷動紅蓮曉談笑風生細柳春會看捷書馳報日定將勛業照麒麟於是進兵香鑪山常以所得稟賜頒將

士無不人人奮勵奏捷陞刑部右侍郎尋丁內艱奉詔奪情還部天順元年以事忤廷臣指左遷四川叅政卒年四十五

于　鏊

于鏊字器之號雲心滁州人正德戊辰登進士授戶部主事部送太倉銀十數萬給邊嗣部檄主守徐州倉以慎修聞庚午改授廣西道監察御史曰朋益之慶可榮鼎重之勝可懼也而御史之聲名乃著通歷三載奏最尋奉勅督長蘆鹽法兼視河道所至剗弊剔蠹風裁自持時薊賊楊虎等大掠河間諸郡縣勢甚猖獗適駐滄州賊前驅猝至城下守吏遁去人情惶駭賊已登城鏊服朱衣坐臺中臺面城逈賊從城上望見相戒曰毋驚動欽差相率詣臺門乞命鏊諭以無留城中及殺人劫庫自非首惡並許自新皆歡呼羅拜而去命吏數輩招降數百人渠兇就縛後按巡宣文監軍厮養誘脅大戶包納率至乾沒公私受蠹廉知之掩捕十數人治其罪勒限令償上下肅然莫敢犯踰年代還有武臣獻其妹侍　武廟而憑籍寵靈緣爲奸利率衆御史攻之不報抗疏再陳至曰不韋進美姬而潛易秦春申成李園而卒傾楚明皇

寵祿山而幾危唐亦不報左都御史彭公憤許可獨器重焉令與張御史淮看詳諸文字會大理寺丞缺員銓部欲擬鏊聞之急白彭公言故事官等當以俸差周御史倫實先于鏊階可弗越彭公歎曰君可謂廣廷之吏矣丙子陞浙江按察司副使浙爲太藩獄訟繁劇號難理初孝豐土豪湯毛等負險拒命積歲不服　上命鏊同都御史張公津提兵克之有白金文綺之賜陞山東按察使會當路有銜以他事弗徇者爲非語中之遂調貴州貴俗罷厚莫有撓者甚安之嘗曰得行其志者其貴陽乎乙酉入覲意亦倦游

矣遂致仕時年五十有五時父南溪翁既八十翁之弟率菴居士亦七十有七皆白首康強歲時率弟姪洎子若孫殆數百指拜階下人皆羨以爲難得自筮仕至休致一廉自持比歸籯無餘貲已而貴陽舊僚致前未支俸七百金至付子弟令綱紀以贍生家始日裕乃買田左山之麓構屋其上雜蒔花木義與杭公淮額之曰上泉莊因自謂泉莊老農且爲莊之十四景各有標題徜徉瞻眺超然有舞雩之意且曰景外之景標題豈能窮哉南溪翁病侍湯藥如少兒既卒斂葬虞祥一如古禮比禫則年亦七十矣與鄉先

生爲淸平會里居時絕不干謁然凡可以便民裨治者必告有司傾懷無隱問學務精詩文不事模擬而能道已所欲言尤究心六書之學平生精力健甚幾八十燭下猶能作蠅頭楷書以戊申春卒享年七十有九

戚賢

戚賢字秀夫號南玄全椒人當生之夕父夢天門洞開一兒從中躍下寒裳走抱覺而賢生少穎拔奇慧好讀書時全椒少文墨吏聞有少年多識字則逮爲佐書吏賢則匿之他所至督學御史行縣乃自外潛歸一試遂補邑諸生以嘉靖丙戌成進士授歸安令賢夙膺王文成之學恨不得執弟子禮至是遣使稟學王文成答之曰道在人心皎如白日雖陰晦瞑于態萬狀而白日之先未嘗增減變動從此悟入如掃雲霧而睹白日何暇他求乎自是身任其學居官行政一斷之心矢激弦絕不喻其某雖以此蒙訕買禍不恤也其令歸安先平徭役以貧富爲等差轉輸者既無重困更不復自隱匿簿書之暇人郊野問民何所疾苦其於豪右朝聞夕發吏權不貸自謂縣令得近民除道以行失拊巡意斥去徒衛以二隸導前

即市肆充塞一無所歛避也嘗未暑謁廟出河側聞舟中密語曰某被盜盜藏某所天且明遣人獲盜贓已具而被盜家方來訴控蓋素有心計善持算能持小物得人情實類如此邑有蕭總管者淫祠也豪右欲詛人者輒先賽廟廟壯麗特甚一日入廟中列賽者階下諭之曰天久不雨若能禱神得雨則善不爾廟且毀舁木偶置橋上禱數日竟不雨遂沉之於河人數日舟行忽木偶自水中躍人舟一邑譟呼曰蕭總管來賢陰令人伺于岸側曰水中人出一賭賽者賄沒人以爲之也蒯

埜謁廟學與諸生講學爲言訓詁詞章不足以盡聖人之道擇其篤行者優禮之而斥其尤無良者郡守萬公雲鵬剛梗有聲數以事相忤至入計萬中浮言獨走吏部直其枉萬以得全一縣令人吏部留其郡守前後此未之見也丁繼母憂歸服除補知唐縣唐民愿而野瘠而艱食至則新學宮與弦歌簡徭賦清獄訟歲饑爲賑糶納券于粟約期來償禁酤逐佚民用不耗未幾徵拜吏科給事中與安遠侯柳珣冊立荆王頎遺一無所受虜寇陝西按撫上功罪異狀進賢爲兵科右給事中往勘之擧劾簡孚兵氣自倍擢

工科都給事中漕河淤墊請開范光湖月河以遠運餉已復擧海内才望學問之臣十四人以進皆被廢與諫遠之人又向以講學取人怒者也於是羣謗競起左遷山東布政司都事請于巡撫曾公銑致仕以歸賢嘗自負意氣嫉惡如仇不能含忍然其好善赴急一出于性成無所矯強故凡引植善類提獎後進惟恐不及自爲縣以至入朝出使謫邊居家往來道塗率皆講學之日與人言皆以良知之說爲主執之甚堅而議論足以發之即有持說不一者則曰吾聞之陽明先生其說如此反覆辨析不明不已也歸七

年而父始卒壽九十又十七年而賢卒壽亦開入袠矣

胡松

胡松字汝茂號栢泉滁州人嘉靖戊子領鄉薦己丑成進士授東平知州州有巨豪劇寇前守累不能收捕設法擒殪之民有訟必先諭之以理不得已方置於法故民莫不愛其惠而畏其威至構祠祀之秩滿遷南京兵部員外改禮部郎中松以部員冗職稍有餘暇即聚經史求微詞奥旨參稽考互必浹洽曉暢而後已且曰爲學如儲積然廣於收貯應用自不竭

矣陞湖廣叅議職糧餉值湖北叛苗鎮筸之變紓籌策親督行陣遂致蕩平捷聞特降璽書慰勞有白金綵幣之賜尋督學山西樹風聲明經術以儲實材爲天下用士類亦彬彬嚮風焉會虜酋入内地抄掠民倉卒奔避太原太原城堅閉弗納松憤然曰是非我赤子耶若何弗納弗納其奚用守爲守將懼遽納民民賴以全活甚衆於是遂上䟽曰虜之敢於深入者以邊將怯懦失於先機故也賞罰不得當功罪不特審奸豪潛入虜地爲嚮道而莫之察師臣隱挫䘏目以捷聞而弗之究則備禦何由嚴而虜安得不深入

竊爲國家憂之謹上便宜十二事曰懲苟玩堅障堠懷攜貳蓄孳牧慎任使利器具廣間諜清耗蠹嚴備禦核屯戍預積貯撫傷夷亹亹數千言皆切中邊計要害　上可其奏即擢叅政協守鴈門關松文臣也一旦起言邊事人固忌之而疏中語頗侵當時用事者以故得罪去家居築娛老堂奉二親別搆尚友堂聚天下諸書讀之時與羅公洪先唐公順之入宜興山中盤桓究解務期脫然超解會言者以邊才薦拔起陝西叅政駐節平涼條奏數十事若嚴保甲均賦稅選伉健置常平大都可爲經久計者轉浙江按察

使尋遷左右轄時將吏多骫法侵尅軍食傳侍按發其臧至巨萬人心肅然擢副都御史巡撫江西適流賊豕突殺長吏率浙兵千餘人倍道出賊不意悉殲之因議曰豫章爲閩廣下流當受其衝莫若於要地增置城濠屯戍守先事而待之復減租稅理冤獄舉賢良蠲貪墨民得蘇息立石頌德焉始廣西賊帥張璉者黠慧獷獰爲諸酋最其巢穴連諸洞寨驅羣蠻時出寇抄邊郡苦之諸路連兵征討數歲不能克至是悉平松之功爲居多云陞兵部侍郎拜吏部尚書奬恬退抑躁進擢用才儁以報稱德意未幾疾卒

徐州

朱守仁

朱守仁字元夫徐州人幼有大志好讀書落落自豪覩群行岸然罕所推接元末兵起江淮鼎沸應州辟累獻奇謀破羣盜歷官至樞密同知守舒城甲辰王師攻廬州守仁知天命有在舉城附大將徐達陛見太祖嘉其樸茂無華授中書斷事乙巳以袁州初附命知郡事値郡治新設瘡痍未瘳守仁褆身廉潔撫字有方始終恢廓無畦畛民多德之洪武二年徵拜工部侍郎越二年代安然爲本部尚書尋改北平行

省叅政又以餽餉不繼謫蒼梧知縣九年進知容州尋改知高唐州俱有善政十年以幹治聞起四川布政使時全蜀甫定奸伏易竊守仁威令簡嚴鋤酷吏懲無良郡邑化之爭以惠利顯未及一考以疾致仕十五年雲南平改威楚開南等路宜撫司爲楚雄府上念漢楚雜處非得老成持重者不足以鎮之特起知府事至則招集流移授以田土量民貧富均賦徭役無偏累又肇建學校隨才曲成有強梗不馴者懲以漢法歷九載境內大治及計績來朝闔郡保留不僾垂涕而遣之二十三年廷見會監牧日蕃　太祖

留心馬政以守仁舊臣練達特拜太僕寺卿首奏准都督府等衙門各立草場俱於江北易泉滁州等處牧放馬匹所轄十四監九十八羣克舉職業孳息日盛屢荷賞賚有所獻納無不俞受二十七年聽致仕永樂二年疾卒

高遜志

高遜志字士敏蕭縣人元末僑寓嘉興好學嗜文其為文深醇雅則成一家言年二十五為鄮山書院山長洪武二年徵修元史入翰林為編修累遷侍講學士華朝庚辰會試禮部尚書陳廸侍中黃觀知貢舉

遜志以太常寺右少卿與董倫為考試官得吉水王艮常熟黃鉞莆田陳繼之廬陵胡廣崇仁吳溥建安楊子榮新淦金幼孜石首楊溥武進胡濙太康顧佐時稱得人同較藝者右拾遺朱逢吉編修史官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旭張秉彝監試御史王度俞士吉亦一時之選壬午之變王度葉惠仲死難餘順命顯庸遜志存沒無可攷見殆晦迹終身挺節不汙於時耶

黃政

黃政徐州碭山人洪武中為邑吏十八年以直言徵奏稱　旨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彈劾不避權要本年以事忤　旨黜為英山縣吏及金山寇起求能討平之者或以政子琰聞徵琰至對曰臣年幼才弱不及臣父知兵召還復職即日辭闕渡江募勇敢士得十餘萬人遂討平之尋陞本院左僉都御史二十二年命討雲南叛夷設法招撫隨降服還至普安遇賊中傷而卒

孟驥

孟驥蕭縣人洪武初以才能舉累官禮部郎中治績書最陞河南左叅政益練達政務遷四川左布政使

任滿夷民不釋復增秩留之後致仕

任蕭

任蕭徐州人洪武中以鄉貢擢工部主事歷郎中時營繕宮殿事竣陞南昌知府政績卓異廉譽著聞遷雲南左叅政致仕

山雲

山雲徐州人父青以靖難功官至都督僉事雲襲為金吾左衛指揮使從　太宗北征有功累陞都督僉事宣德間佩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時嗛峒猺獞叛服不常雲率兵往討一鼓破之賊退保山巔山皆險

峻草木蒙密賊以木掛于藤壘石其上官軍至輒斷
藤木石交下無敢近者雲督山下於夜半束火牛羊
之角而縱之賊謂官軍至矣亟斷藤比明木石皆盡
官軍鼓譟登山遂破賊壘斬首數萬級招降并還所
掠甚衆乃增築四城九堡傳舍九十餘區以鎮要害
自是終雲之世十餘年間猺獞無敢爲孽者以功陞
都督同知繼陞右都督及病　上遣醫視療慰勞甚
至正統三年正月卒賜祭葬贈懷遠伯謚忠毅厚恤
其家命其子俊襲爲府軍前衛指揮使廣人悲號立
祠塑像祀之雲沉勇廉潔便騎射臨敵多奇策馭下

嚴明而善撫恤之人樂效死所至成功先後鎮廣西
者多利土官餽遺惟雲分毫無取土人畏其約束無
敢少爽至今廣人論賢將必稱雲云

甄　寶

甄實沛縣人永樂初鄉貢歷官湖州府同知秩滿以
績最陞太僕寺少卿益著勤能尋遷四川左布政使
致仕

馬　榮

馬榮徐州人少習武事有膽略永樂中從征北虜所
向克捷累功至右都督追封景城伯謚壯武

陳　敬

陳敬碭山人膂力兼人嫺于武略永樂中從　駕北
征累立戰功官至中軍都督僉事鎮守山海永平等
處撫馭有方軍民懷服

權　謹

權謹字仲常徐州人永樂丙戌以主事呂寧薦爲樂
安令廉明仁恕爲山東諸郡邑最秩滿轉光祿署丞
母病躬湯藥弗效叩首籲天求以身代母愈年九十
終比葬躬負土封樹廬墓三年孝感泉湧兎馴之異
永樂二十二年有司以聞命馳驛赴闕又命以其事

狀朗誦大廷示百僚拜文華殿大學士謹辭弗稱
上曰朕之除卿嘉其孝以風天下之爲人子者他非
卿責也時恭祀　文皇謹獨哭之哀　上嘉賜牛羊
脯醢果餌隨侍　皇太子監國留京得輔導體宣德
元年以疾乞歸進秩通政司右叅議賜白金文綺聽
致仕仍勅禮官旌其門謹既歸崇道敬德終始不渝
正統中卒子倫字民衷領永樂丁酉鄉薦學行修明
養親二十年親終隱居教授不仕倫子宇亦篤孝道
倫年九十病臥宇侍湯藥寢不解帶既卒葬廬墓負
土種樹成林晨昏哀泣母卒合殯亦如之州守以聞

旌表其門謹以孝表儀朝著倫宇籍其禮教舉之時
人咸稱權氏有世德云

王　弼

王弼徐州人永樂中歷官良鄉知縣良鄉路當要衝
亟極繁夥弼處之皆得其宜踰七載當代去氏詣闕
懇留弼益勤政不怠歲大旱躬禱即得雨有蝗人境
復自斃之爲羣鳥食盡民皆歡戴擢遷戶部主事

蔡　楫

蔡楫沛縣人舉孝廉爲嘉興知縣初至官出滯囚二
百餘人勸率富民納邊糧四十八萬有奇縣多亡賴

楫於縣廳置善惡二牌民有善志之有過惡弗率教
令亦志之由是民感愧皆趨善而去惡擢監察御史
董伐材于江西屢疏民疾苦以聞陞浙江僉事正以
率下而寛猛適中其卒也人多思之

張　宏

張宏碭山人天性孝友勤於問學永樂中授開封府
同知轉戶部郎中律巳廉潔苞苴未嘗一至其門出
知荊州府政務既舉所守益勵門絕私謁號閉門張

和州

華　高

華高含山人初以舟師從征累官湖廣行省平章政
事天下巳定論功封廣德侯後命往巡海南諸城卒
于瓊州訃聞朝廷憫其無子詔納鐵券于墓中追封
巢國公謚武壯

徐　義

徐義和州人也初從平章也先帖木兒後因靖海侯
吳公來歸相率渡江克太平定建康授領萬戶軍吳
嘗以力戰創甚命義代之撫其背曰繼吾志者汝也
義爲子弟時慨然有大志不營志產業剛毅正直膂
力過人好讀孫吳書意有所合則撫卷而喜平居以

騎射擊劍爲樂至是戍守江陰施設布置人咸異之
吳元年從征僞吳張士誠每戰能躍馬揮刀作虎吼
人其陣衆皆披靡決戰之際雖矢石交集血流至踝
弗顧也卒成其功繼克明州福城延平適定昌國扳
蘭秀二山洪武元年授昭信校尉江陰衛百戶三年
陞武略將軍汝寧衛副千戶從信國公克瞿塘進取
西蜀五年復從岐陽王北征沙漠奮勇深入擒獲甚
衆又能撫恤士卒與同甘苦故得其死力而功能益
著十一年授明威將軍建寧右衛指揮僉事號令整
肅權衡有方稽修力役勞逸適均人心悦服二十一

年春得疾甚劇卽却藥曰死自有命豈醫藥所能療耶顧其子信曰汝等當忠以事主正以率下勇以禦敵仁以撫衆則臣子之道盡矣言訖而逝享年五十

李 隆

李隆字彥平和州人年十五襲封襄城伯雖甚少而氣槩英偉 上深器重之永樂庚寅以來每六師北伐輒分領兵扈從其應機發策出奇取勝雖老于行陣者亦讓其能 上益奇之以爲可大用丙申 車駕臨北京命隆留守南京 仁宗卽位命總兵鎭山海凡東北邊關皆屬節制威望著聞虜酋震懾未幾

復還南京洪熙宣德間屢有白金文綺之賜眷注甚篤隆在南京十有八年荷 列聖知遇褒嘉寵待所賜勅前後幾二百道隆於小大之務必盡其公威行惠施近悅遠懷人雖有貴賤愚良寬鄙細粗不同皆敬愛之如父母召還之日自都城至江上泣而送者相屬于路隆雖總理軍政然謙巳下賢務循大體不苟爲異同有司黜民丁隷府軍往督府與兵部再閱之不中選者例有罰隆曰彼出自田里兵非素習然方壯頗教練何如教練有法則怯可勇勇可使爲精兵由是鮮有罰者丙寅命率師巡邊賜之鈔幣及寶刀一曰軍事貴嚴寶刀之賜意其在此然威令素著臨邊申飭守備內外整肅訖還不戮一人朝廷或有政刑疑未決命文武大臣廷辨之隆侃侃正言粹然當于人心士大夫益重之閒居手不釋卷古聖賢之言行皆服行不怠祿賜之外不妄取一錢嘗刻漢疏廣及唐盧坦之言以貽世訓諸子曰吾襲父爵四十年幽遠之情固多未達所行之事寧免過差然兢兢惕勵悔往修來不敢欺公貪墨以負朝廷付託之重爾等共力勉之正統十二年薨時年五十有五

耿 定

耿定和州人宣德中以薦辟授官刑部郎中有能聲陞浙江參議尋陞本省布政司參政正統十年處州盜起定領兵勦捕率先督戰陷陣而死事聞贈按察使遣官諭祭

馬應龍

馬應龍字公滌和州人弘治乙酉中鄉舉第二正德辛未登進士除戶部主事值流賊劉七等寇河南 上命文武大臣討之命督餉以給軍事賊平賜銀幣勞之踰年蜀盜尚未平於是命都御史彭公澤西征仍以應龍參軍督餉未幾彭公乃以延綏臨鞏洮岷

兵馬付應龍自為一支遂有中江之捷斬首數百兵勢漸盛後至漢川賊突至城下奮然提所部兵往勦之大戰於三渡水親斬劇賊一人士卒奮擊所向披靡斬獲幾四百餘級而中多渠魁於是軍中皆以文武全才目之捷上再賜銀幣陞俸一級班師後又督糧宣大乙亥陞郎中尋奉敕總理遼東糧儲收支有法正巳格物積弊若洗居一年軍民胥悅信畏若神尋以病乞歸調理　上許之居鄉三年所學益進比辛巳復除本部郎中至京數上言邊事　上允行之嘉靖元年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整飭霸州等處兵備正德以後浸為盜藪地又多中貴洎勳戚庄宅士無完器食無積粟豪家兼并侮法吏不敢捕桀民肆掠邏不能獲至則肅貞憲度振揚威武創修城池建置營堡大易舊觀於是汰冗儦選精壯得勇敢千人給以利器厚以糗糧訓以坐作養以銳鋒又積粟萬二千餘石以備緩急不數月間石景房景玉陳奎梁臣等大盜七百餘人洎窩主盧進胥銳二十餘家先後俱獲而姦豪白鉞白景方等處以重法不通請謁由是民志惟熙吏守不盤其他明究獄摘隱昧不可勝紀民皆設位祠祀於家巡撫都御史孟公春以治狀

上聞有鎰金文綺之賜宿有痰疾在霸州五年公事旁午間作間瘳逮丙戌章九上乞歸　優旨不允冬十二月疾劇忽有四川按察使之命而竟不起矣

廣德州

錢用任

錢用任廣德州人元末進士為翰林院編修張士誠據吳用為淮南省參政乙巳冬王師下淮揚率城歸附授按察司副使尋遷中書省參議吳元年陞御史臺經歷進奉訓大夫尋奉命裁定律令洪武元年陞禮部尚書秋八月遣官釋奠於先師孔子用任等奏周制凡始立學者釋奠于先聖先師凡學春夏釋奠於先師秋冬亦如之漢春秋合樂則天子視學有司總祭先聖先師是則漢時釋奠亦略可知矣魏正始中使太常釋奠於辟雍晉釋奠皆於國學東晉成穆孝武皆親釋奠隋制國子監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先聖先師州縣學則用春秋仲月唐初釋奠儒官為祭主直書博士姓名敢昭告於先聖許敬宗奏請令國子監祭酒為初獻詞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為亞獻博士為終獻縣則令為初獻丞為亞獻主簿及尉通為終獻永為禮制武德貞觀中皆以二月親幸國

子監釋奠開耀景龍中皆皇太子釋奠於太學開元中詔春秋釋奠以三公攝事著之常式若遇大祀則仲丁州縣用上丁宋元因古禮而損益之今宜定制以仲春仲秋二上丁日降香遣官祀於國學以丞相初獻翰林學士亞獻國子監祭酒終獻　上然之至是遣官致祭本年十二月乞休賜居湖州

陳　翼

陳翼字良輔廣德州人父興洪武中累戰功世襲指揮僉事翼從　成祖舉靖難師累立戰功陞鎮國將軍陝西都司都指揮同知尋命掌金吾右衛事永樂

己丑扈　駕還北京進階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後二年數將神機營軍馬扈巡邊北至和林擊斬胡寇瓦剌人畜殆盡後七年詔總南京督府視事洪熙改元召還北京未幾有疾給醫藥調治久之不能起宣德三年卒壽六十有三　上聞訃給喪具道里費勅有司治葬從一品制自襲斂至祥禫諭祭者四翼神觀高偉聲如洪鐘讀書善騎射以才氣自負爲將矜而不肆嚴而有恩又能先幾倡勇制變履危戰勝之日務以弔殘恤寡爲事未嘗妄殺一人故士卒樂附所向成功不遜古名將云

胡　廙

胡廙字致恭廣德州人年甫一紀而失怙母淑人口授孝經論語輒能通大義出從邑博士授經重以慈訓之嚴刻苦就學母沒廬墓三年永樂初升太學歷事內廷擢工科給事中嘗攝通政司事　太宗每嘉獎之九載陞交趾按察僉事　仁宗以其久任近侍特留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宣德中出師征交趾命督廣東漕運復命往巴蜀督軍民採材木既還改授福建右叅政秩滿以老疾致仕廙居近侍每有建明同列多推讓之職都憲奉法嚴謹風紀以振督運

廣東採木巴蜀措置有方人不勞而事集其在閩藩蒞事尚寬簡吏民懷之所至有施設蜀民貧者親死多暴露命從儉葬之福州城河久湮廢不通舟楫命疏之建伏波將軍祠創程明道先生道南堂凡可以化民勵俗者靡不用心致仕居鄉里以睦族教子爲事正統庚申以疾卒享年六十有八疾亟呼諸子侍側索紙筆書二詩以訓戒之

李崇謙

李崇謙字孔濟號松渠廣德州人生而穎敏孩時聞人讀書輒能記憶以問其父昭父大奇之後隨父叅

軍楚之蘄陽父卒于官時年甫十二卽能哀毀備之千里扶櫬犯洪濤而東竟得無恙抵家閉門嘖嘖稱之母馬夫人以其父卒於官戒勿讀書每置書輒焚之年將弱冠泣對母曰男子當置身立名營業不朽見不讀書可奈何聞勾餘韓君應龍奇士也授經于郡南之戈村負笈從之韓君一見知其器宇嵯嶸不類庸俗曰吾將託墜緒于此人豈僅僅一朋聚之爲快乎於是悉底裏相示靡不劒吷者韓君大魁于嘉靖乙未榜而崇謙守於嘉靖丁酉發魁南畿因母老善病弗忍遠離優不赴舉春官尋令淅之分水多惠

政民尸祝之稍遷爲豫章吉州別駕毋畏長江之險弗克迎養遂謝命不行萊彩之暇一以課兒輩引進後學爲事中丞李得陽其長子也忠孝性成標格莊峻與眞菴濮陽先生淶以道誼氣節相砥亭亭直上實桐士之翹楚焉入鄉賢祠

濮陽淶

濮陽淶字致東廣德州人端方正直不愧形影中嘉靖丁酉科凡十二上公車適典試者爲淶內婭故不通謁曰吾不敢以攀附愧科名既而有以年誼欲授以京秩者斂容謝曰筮仕不正何以正人擬山陽公

西市之傺人人辟易獨素服往哭之其生平氣節類如此初以母老不仕母終就選南昌別駕凡三署邑符條剔懸魚治去害馬時花園積寇猖獗乘間布方略親搗其巢穴捷聞奉　欽賞羨餘毫不染指積穀備賑亡何大祲全活數萬人先是豐城有劫庫之變橫及無辜力爲申救尋獲眞盜所全百餘家比致政杜門養重絶迹公庭至事關大體則又慷慨身任之如建平礬州馬政又如欲議轄州于府闔郡惴惴不保生聚皆首倡率衆援　祖制陳利害力寢之空齋習靜悠然會心所著有四書貞義禮記貞義韻學大

成圖書性理訂疑行于世更著家規如干卷一繩子弟以禮卒後章民追思俎豆于名宦祠又逾年州人士請祀于鄉仰止公評至今傳頌如一口云

姜洪

姜洪字希範號敬齋廣德州人束髮卽警悟家貧力學嘗以布貿得假銀數曰人以欺我我豈可以欺人哉擲之水中成化乙酉薦鄉書戊戌登進士除盧氏縣令以禮教民嘗單騎勸農并教之紡織以裕布帛誅不孝以正綱常縣民姜仲禮願以身代父大辟特與奏免之徵入爲貴州道御史邑人感泣建祠尸祝

焉　孝廟登極疏時政八條多見採納及按湖廣値
歲饑所賑活無算楚藩吉王　憲廟親弟也請益莊
田洪疏其不可事竟寢楚中漕糧以十萬計歲歉轉
輸爲艱與總漕辨甚力坐貶山西夏邑令治行一如
盧氏韓佳林知府討蠻賊陞滇南大叅時土官陶洪
與八百媳婦約爲亂洪乘間撲滅尋執其麾下楊娟
斬戮以徇明年洞蠻來寇　上命合兵討之桃古悉
平正德丁卯轉山西布政閹宦劉瑾擅權求賂于洪
洪弗與莅職歸蚤門日以荷鋤把甕爲樂若忘其爲
貴顯也已而瑾伏誅起山東左布政陞右副都御史
提督雁門關兼巡撫山西頻行惟收月俸六石病革
至無能爲餐以告三司衆皆墮淚曰予輩可以無給
乎洪飈然不悅竟卒洪歷仕四十載囊無錫幣門無
垣墻眞淸白吏云

李天植

李天植字性甫別號冲涵廣德州人自博士員輒有
公輔望聞文成良知之說恍如夙解復從鄒文莊諸
先哲商證融徹丁卯薦南都禮記第二人辛未成進
士楊公博典選事有知人鑑偉覩公曰是望而知其
正人敢以惠吾鄉授平陽司理奏績治平天下第一

徵拜吏科給事中疏數十上皆天下大計時江陵相
當國奪情議起排衆昌言曰異日謂羅一峰何如人
遂大忤江陵無何鄒公元標趙公用賢各具疏忤
旨杖斥郎上疏論救備極詳懇江陵恚甚計中之無
何有　旨選淨身男子若干人又力陳儒生進學數
少中貴選用太盛兩事倒置語攻政府益急遂借年
例出分守江西饒南時議毀天下書院當事者希相
臣意欲併廢白鹿洞膳田力持不可且捐俸增益之
羣諸生講習其中所興起甚衆閱二歲遷湖廣副使
鎮長寶二郡癸未楚地大饑日夜籌畫捐新俸佐以
贖鍰所全活無量尋叅蜀將發士民號泣如失父母
爲尸祝碑碣紀永思者楚地如林會御史任養心緣
與官臺省時議不合盜章肆詆意陷嚴譴司寇耿公
定向諫議鄒公元標辨其誣廷議寢疏不報諸臺爭
不直御史竟落二級甲午被命飭兵曹濮適曹畢二
令爲部民所訐當道欲遽褫令職以謝要人復持辨
不可因忤當道郎扁舟南下抵里杜門返初服第以
庠中增膳事力請當道竟如其議比　天子有事朝
鮮詔廷臣舉憲臣有方略者臺省累疏首薦自以年
佃七十絕口不言當世事矣戊戌秋卒于里第年七

十二生平著述甚富晚更書易偶拈一二語輒盡消息盈虛之變遺文如干卷其畢業諸書有禮記衷言行于世

夏良心

夏良心字宗堯廣德州人隆慶辛未進士歷官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廣信銅塘山亘閩浙延袤七百里故劇盜鄧茂七藪向奉　旨封禁璫誤信爲礦疏請開良心謂是役也害叵測而非可口舌爭乃繪山箐險隘爲圖疏不可者十以上復授意郡守俟璫勘時理諭勢祟璫遂意折疏上乃爲報罷并罷泰和武山石

[illegible]

冊役已復置義倉貯穀二萬石置義田二百七十餘畝備賑後值歲大祲有司取以供正賦他如嚴保甲申錢禁汰冗兵減騶從懲悍宗所爲地方計不遺餘力比六載考績陞兵部右侍郎照舊巡撫逾年病病劇口授遺疏惓惓以稅使未撤佚賢未起爲言遂卒按臣徐元正請卹典西章人環聚而祠之并乞祠額得　旨贈兵部尚書予祭葬仍加祭一壇祠名衷德先是爲諸生時佐其父市稔田百畝以振族窶歷宦幾十年其所俸入僅充食指復置田百畝以廣先人之惠生平端肅沉毅言笑不苟即燕衎寢處于弟肅

侍[illegible]朝典居家不附要津不結儕黨範我馳驅術彼周道真儒良弼何以加焉

補遺

劉 愷

劉愷字伯和滁州人天順元年進士由南道御史丁憂復除河南道建言降瀏陽縣丞陞石首知縣薊州知州福建僉事致仕

周 冕

周冕滁州人中正德丙子鄉試授新安令時洪水泛溢民居漂沒殆盡冕百計設處築障水堤數千餘丈

[illegible]

民始免于墊溺擢南京陝西道御史風裁嶽嶽直言摘伏發奸不避權貴中外憚之奉委榷稅國課不虧商民感德又奉查各衛屯田明界址清壖占前後所疏數十萬言踏勘紫沙等處蘆洲親抵其地設法清丈不畏強禦歷年宿弊剷剔殆盡以忤當道出知鶴慶府遂不赴任飄然解組而歸

邵夢麟

邵夢麟滁州人七歲授書里塾每至閱予比干章輒潸然流涕嘗書其座云士君子立身當忠孝廉介庶不忝乎所生登嘉靖己未進士初授大理評事扶繼

母柩歸舟沉棗林閘涉水扶櫬幾爲所溺僉憲河南清屯田數萬頃置兩驛以甦民困叅議浙江剔蠹釐奸貪墨解綬倭寇温處親督兵禦之生擒倭酋馬打一等督學江右加意行檢文崇典雅一切請托不行改山東叅政抵任七日而卒囊橐蕭然無以爲殮

王宗顯

王宗顯和州人以明經[illegible]鄉舉避元亂僑居嚴州越國公胡大海克嚴州　宗顯薦之知寧越府事首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復加意撫循扶衰起瘠二年之後殷然成富教之俗焉

呂盛

呂盛建平縣人正德己未進士授義烏令廉明有爲政聲茂著擢南戶曹歷遷山東副使兵備天津　武廟南巡適當孔道且時方饑饉百計支吾復出無碍官銀日給流徙之民俾之就食給醫藥以療時疫改雲南叅政卒于官東人感德立祠于龍潭灣

人物考卷之四十二目錄

浙江杭州府一

王羽　張昇
鄒濟　凌雲翰
瞿佑　蔣驥
高得暘　王桂　洪常
姚伯華　高暐
潘中　李約
蔣暉　何頎
孫子良　俞益

趙新　柴車
周文　湛禮
王琦　孫景名
徐昂　夏時
徐琦　王榮
周安　于謙
周文　謝衡
朱祚　沈慶
蔣琳　張珍
鄒幹　陳信

夏時正　周子良
沈敬　夏誠
周倫　張珩
吳福　江玭
王獻　吳誠
彭信　何琮
李昂　項麒
劉泰　孫暐
林章　汪諧
邵琮　凌鎬

鄭環　張順
于冕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之四十二

南直督學御史西浙過庭訓纂集

門人蘇松備兵副使南郡熊　膏參閱

男　過銘盤

過銘盂

過銘簠

寧國府學生員嚴弘志

句容縣學生員劉孔揚仝訂正

浙江杭州府一

王羽

王羽字儀之錢塘縣人舉鄉試第一登洪武二十四年進士方正敦重恬默自持爲文根極理要不事支蔓子宗賢鄉貢進士仕淮府長史

張昇

張昇字仲高杭州人弱冠有才識推擇爲郡史卽以清謹稱守以下咸禮遇之動靦簿書取嚴一介諸爲奸利者皆敬憚昇賢聲蔚起洪武間謫選超授史部員外郎矢志堅貞終始無玷及卒　上察其廉特給驛舟遣內臣送柩還鄉誠異數也

鄒濟

鄒濟字汝舟其先嘉興人徙餘杭洪武十五年舉通經儒士授餘杭訓導累官平度知州博學修行能文章樂易無崖岸兼通老釋靖難後大臣薦修　高廟實錄錄成永樂元年陞儀制郎中已而修永樂大典諸儒臣推爲總裁征安南參贊大將軍軍事草獻俘露布八年陞廣東參政十年坐事改考功郎中　獻陵留守南京擇宮寮改右庶子進少詹事當是時宮寮多得罪徐善述王汝玉馬京梁潛周冕相繼下獄死濟幾陷死地者數矣竟積憂懼成疾　東宮憐之書問曰卿善自攝卽不諱卿苗裔余爲提携不使墜

入遂薨卒後　獻陵悼念舊學贈太子少保諡文敬建祠令有司春秋祀子幹　獻陵監國時遣入廉天學給米月二石正統四年進士歷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致仕年八十四卒贈太子太保諡康靖

凌雲翰

凌雲翰字彥翀仁和人博通經史工於詞章領至正十九年鄉薦除平江路學正不赴作梅詞霜天曉角一百首柳詞柳梢青一百首號梅柳爭春韻調俱美洪武初舉杭州府學訓導陞成都府學教授卒所著有柘軒集

瞿佑

瞿佑字宗吉錢塘縣人學博才贍風致俊朗年十四郷人張彦復命賦雞詩美甚遂知名楊廉夫稱其爲千里駒洪武中以薦授仁和訓導轉臨安教諭陞周府右長史師道振舉輔弼有法永樂間以詩禍編管保安久之釋歸復原職内閣辦事年八十七卒所著有春秋貫珠詩經正葩閱史管見鼓吹續音存齋詩集行世其不及載者尤衆

蔣驥

蔣驥錢塘人自少穎悟知讀書年十二選爲郡庠生從師受春秋淹通三傳得筆削之微旨弱冠領江浙郷薦登洪武庚辰進士釋褐擢官行人奉命出使郡國姿貌清俊神氣秀朗所至人皆仰其風采爲永樂初與修　高皇帝實錄既成賜白金綵幣襲衣陞翰林院檢討自是日居秘閣得盡閱古今天下之書而學識益進聲譽益隆未幾復與修　永樂大典承命爲副總裁書成忽爲人連逮繫獄十有餘年處之怡然未嘗有纖芥不足之色洪熙改元恩釋陞左春坊左司直事　宣帝於儲宮小心謹慎克盡厥職宣德初陞翰林院侍講與修　太宗　仁宗實錄既成有白金文綺襲衣之賜進翰林侍講學士不兩月遂拜禮部右侍郎命下之日士林稱慶皆以爲儒者之榮遇莫此爲盛涖事曾未兼旬而遽以疾卒訃聞　上嗟悼親爲文遣官諭祭命給驛載其柩以歸詔有司爲治墳塋

高得暘

高得暘字孟升錢塘縣人洪武間以文學薦授臨安縣學教諭陞高州府學教授永樂初　召爲宗人府經歷纂修　大典爲副總裁進講　春宮博物洽聞詩文純雅名重一時所著有節菴集

桂衡

桂衡字孟平仁和人博學能文詩極穠麗每一篇出人競錄傳洪武中爲錢塘學訓導轉谷府奉祀卒于長沙所著有紫薇稿

王洪

王洪字希範仁和縣人年十七領郷薦舉洪武三十年進士授行人陞給事中以文學遷翰林院檢討進修撰預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進侍講主考禮闈時胡文穆公秉筆修史位在洪右每事輒咨之及文穆有所請洪輒不聽至欲載其家乘瑞應之徵洪力言

上前以為不可取信天下來世胡深爲之左遷禮部主事無何卒洪少英雋有軼才與解縉王璉王偁王達善號東南五才子名重一時惜其文散逸不存居官耿介忠亮文章氣節表表時輩仕未通顯為時宰所擠惜哉史官鄭叔美曰王子才高乎一世而行幾乎古人特以負氣敢言為衆所忌可謂實錄

姚伯華

姚伯華海鹽人寓居錢塘生二十年未娶事父母極孝晨昏定省未嘗去左右父母年俱六十餘家頗溫厚值時艱難度不能存躬奉二親去匿闔原山中各

挾資費以行倉卒為羣盜所迫殺叢莽散失不知所在盜過父不虞後盜之至也出呼其子遂為盜所得妻聞知資所挾物馳救其夫盜併驅以去至一山澗路崎險夫婦不能步哀訴乞免盜怒並推崖下墜石死明日盜稍退伯華遍野號呼追求不可得哭聲徹天忽有指示曰爾親在崖下趨視之則皆死矣已用絳紬被二裹其父母以肩擔之乘夜由間道奔桐江下時江無舟渡躊躇間俄漁人棹小舟遠遠向岸來若有使之伯華出銀鐲一隻付之載以渡南岸復肩擔二骸至姚家山祖墳之右採樹葉掩之徐用木錐穵土且飢寒無力又慮他盜之窺覬也晝伏夜作二晝夜穴成深可丈餘負二骸殯於穴仍負土築壘高三尺痛哭嘔血而出未幾我 明有天下四海大定羣盜屏息民各復業於是伯華歸即舊基而屋之孑然一身形影相弔乃因其族嫂宋氏聘錢塘楊氏為婦生三子家業漸饒伯華恨二親死非其所每一念輒號慟對人語及悲不自勝計其遇難時二月也不知其死日故每臨二月則終月絕酒食不茹葷不接賓客獨擁爐自泣手持火杖畫灰隱痛裂肺肝淚傾注灰盡濕不已家人妻子或問之歎不答勸之益嗚

咽弗能聲進飲食推去不能舉節奉祀執爵哀哀呼泣如在膝下時雖路人聞之無不感動伯華記逃難日之草履幾不免尋以銀釵購得之始獲濟遂終身手織草履以施貧乏弗較其直焉

高暐

高暐字汝晦臨安縣人永樂甲申進士累官四川僉事潔廉好義自為諸生時道逢遺金輒拾置牆隙中俟其人還之未嘗開視也民有訟田繫獄更軼吏不能決暐 廉得其實立為斷之後謝政去其人以黃金廐 為贈暐悉拒卻邊夷感其德為構卻金亭以

彰彘美暐未老乞休野服蔬食意豁如也所著有復菴集讀易日錄

潘　中

潘中字大本錢塘縣人永樂甲申進士授楚府伴讀為人骨鯁負氣不依阿詭隨持身以禮貌莊而詞確與士大夫言計天下事正論侃侃同列皆敬憚之一官二十年齟以直道齟齬終無變屈既歸家法嚴整閨門之內肅如也

李　約

李約字孟博仁和縣人永樂甲申進士授兵部職方

主事丁亥左遷交趾通判未幾復職歷九年陞廣東按察司僉事每行部審繫因聽讞精明直枉立判究繫者多所平反人皆稱之調山東僉事永樂丁酉復入為兵部員外郎進郎中兩使朝鮮不抗不隨人謂得使命之體時胡寇西鄙陞陝西左參政督餉事竣還　朝有僞稱校尉求郡邑賂遺者約籍其贓械送入京事連塞北邊軍及京衛軍反誣約居職方時受遺容隱約嘆曰自弱冠受　朝廷厚恩今已斑白何心復與健兒語耶遂投劾去既歸深衣幅巾徜徉閭里經逊公府雅有士望年七十卒

蔣　暉

蔣暉字廷暉仁和縣人曾祖鑑元鄉貢士為池陽掾選杭平準庫副許浦監稅皆有惠利在民暉自幼博習草精藝苑善楷法永樂宁以有司薦入翰林授中書舍人歷禮部郎中食四品廩頒兼侍書年七十致仕卒年八十八歷官四十餘年恭勤慎密出入禁闥未有愆違尤篤於親交賙窮恤死義槩凜凜黃養正姚震並有學行緣事謫戍暉為言於　朝皆脫謫籍為顯官人益以是多之

何　瀕

何瀕字彥容仁和縣人永樂甲申進士官刑曹郎持法嚴不撓貴勢京師至為之語曰母縱誕避何鐵面

受知　成祖每大獄親呼瀕名使決之出知辰州栽抑豪强凡鎮守總戎殘擾市肆者悉舉正其罪民為立生祠以祀瀕致仕歸家居十年不入城市後以子琮貴贈通政使

孫子良

孫子良錢塘人洪武間貢入太學登永樂甲申進士選為庶吉士與修永樂大典書成拜武選郎中　成祖北狩以尚書方賓從行　命子良攝部事時兵政

繁劇子良應答如流大爲　監國所眷注佩佩持正
請託不行人多忌之子良本以郎曹領部銓制屬吏
同列滋不能平羣口交媢遂落職謫交趾布政司吏
夷俗素不喜學子良善道誘之皆樂漸濡德教多有
成者洪熙改元以言者薦起椽屬拜交趾參議已又
改山東參議督治河南道年七十上章乞休推山東
參政卒年七十八少善學詩出入唐宋諸大家所著
有螺城集四卷

俞益

俞益浙江餘杭人由進士預修永樂大典書成授江

西靖安知縣廉平爲治民甚安之親喪服闋改知滑
山縣滑山僻陋益撫綏加勞兼興學教其持已愛民
始終一節學問長於春秋公暇輙以授諸生屢考鄉
試會試明於鑒別宣德九年卒室如懸磬至無以爲
斂吏民哀慕而助給焉

趙新

趙新字日新富陽縣人永樂初由國子生授工部主
事擢吏部郎中精敏辨决長于運籌督儲轉餉茂著
勞績擢吏部右侍郎巡撫江西綜核吏治使百司無
廢務處畛窮閭勤宣德惠以佐民急臨事籌畫每中
機宜長于合變至以漕淮之舟運西江之粟使兵
兩利民甚便之近世稱督撫之良者每擢重焉仕終
吏部尚書

柴車

柴車字叔輿錢塘縣人遊郡庠從大章先生受春秋
學成領鄉薦遂入太學永樂甲申擢爲兵部武選司
主事以勤愼得名未幾陞員外郎已丑　成祖北征
與尚書方賓從行凡軍務倚辦隨機應變無留滯凡
官屬從者又能庇佑之衆皆樂從及還陞江西參議
時營造事嚴命入閩中取大木丁夫之貧病者處之

有方故事集而民不告勞初經廣信太守與車有舊
饋畚一罌車疑其重發視之皆白金笑曰此所謂故
人知君君不知故人卒拒不納至閩縣有婦人抱嬰
兒哭訴曰夫亡田產見奪於豪横車察實移文所司
還之歲餘人爲職方郎中職方事最繁治之有餘力
會諸言當有變詔沿江郡轉賢守以車知岳州鎮以
恬靜民安之公事之暇則至學宮與諸生講學或行
田間視耕穫實勤而戒惰居三歲郡大治復召爲職
方郎中丁內艱奪情任事宣德庚戌陞兵部右侍郎
尋轉左侍郎正統元年阿台朶兒只伯寇察下西鄙

戒嚴　英宗命將往經略之俾車忝贊軍務凡發卒蒐騎積糧餉爲戰守備皆有條法　上嘉之賜織金綺衣一襲先是虜入鎭副總兵劉廣自凉州出兵往援遇虜而退虜隨逼凉州廣閉門不敢出虜大掠而去廣不以實聞反奏功徼賞車劾其罔上又陳其欺誑不法事甚悉請必寘之法　詔械廣父子至京又劾奏寧夏等守將失律亦召還　上益以車公廉詳慎爲國盡忠　賜以白金文綺車前後章疏十上皆剴切人或以後患怵之車曰吾敢愛身以誤國也每有功賞譁　勑下必覆驗而後行詐冒必糾正無毫

髮私岷州土官都指揮僉事後能以家人冒功得陞賞具奏罷所陞官能覆以爲請　上宥之又反覆諭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按覈皆請罷今宥能如餘人何若無功而得官則捐軀死敵者何以待之　朝廷倘以後能土人宜寛假則以他名賜之爵人莫敢援例若詐冒而陞臣實以爲不可　詔嘉其忠誠特食從二品祿三年以秩滿陞尙書仍兼軍務旣而事平召還賜以羊酒命視部事且侍經筵聽講其年八月告歸省墳墓　上可之然欲託以邊事命車速來已而還朝感疾命太醫日往視而疾益甚數驚悸起曰誤事誤事命醮祈行蓋心不忘忠而忘其身之病也　上聞而惻之卒年六十七

周文

周文字宗武仁和縣人永樂甲申進士授翰林庶吉士時修永樂大典天下文學之士咸在館局獨雅推文有纂述能聲稱赫起然亦以是不得終在史館出爲兵部主事遷員外郎轉湖廣參議黃州歲大祲流移滿野道殣相望文多方籌畫以濟又盡捐俸入以倡富民分粟先拯其急及事聞得請亟發倉賑濟全活甚衆無何以疾卒郡民擁道哀號至爲服以送歸

櫬

湛禮

湛禮字用和錢塘人永樂甲申進士授內江縣知縣陞大理評事再遷至韶州府知府韶歲貢藤而產于南海禮爲疏于朝得免貢又曲江豪民二十餘戶皆投充軍戶以免糧差禮乃列其狀以聞事得勘正嘗遣隷卒往樂昌督稅法外需求無已令械繫以來禮下教曰暴橫殃民法之所禁今能不以府役故屈法貸之其賢可知矣由是府役至邑皆斂戢不敢肆有已經獻斷復誣訴于藩司者藩司知其僞命禮按致

其罪禮慰遣去約五日來辨竟亦不加罪也其寬厚類如此清白自持始終無替及引年歸貧乏幾不能自存

王　琦

王琦字文璉仁和人永樂甲午科鄉貢試禮部副榜授南陽汝州學正潔身先士卓有師模擢監察御史廉明勤慎風裁凜然尋陞山西按察僉事提督學校士風丕變以母憂去起復值蜀患劇盜改飭四川兵備物論難之琦捧檄曰事不避難臣之職即就辟風威遠振盜賊解息蜀競異之已而知道與時違不能

徇人俯仰疏乞休致年踰五十歷官清白家無儋石之儲衣敝以紙補隙在官門無私謁平生不治生產居家陶如也歲大侵無以供朝夕冬且暮大雪連旬偃臥不能出門戶人有饋者非故舊推不受即故舊僶數亦却之鄰有唁之曰當道雅重公試一言何所不濟琦曰吾求無愧於心耳心苟無愧雖饑且寒無不樂也何唁之杭守胡君濬聞其貧餽之不受奏聞于朝欽賜百金琦北面辭謝曰在官叨廩周貧以粟不以粟而金無功豈致受乎後竟以餓寒卒

孫景名

孫景名字克正富陽縣人孫鍾之後永樂戊戌進士授福建道監察御史改揚州府推官調臨江折獄詳慎有瑞蓮生治事廳沼陞知涿州蝗不入境調叙州興學校恤流逋麥秀至三五岐人歌誦之

徐　昂

徐昂字仲規錢塘縣人永樂初由舉人授兵部司務陞刑部員外郎昂謹愿無他技能獨斤斤以廉隅自守有武士謝其者暮夜懷金來饋昂謝曰君以暮夜餽金豈不聞四知可畏乎堅却之謝慚進無何昂致仕還過姑蘇病卒貧無以殮謝聞之爲具棺衾進之

人謂昂介特謝君長者清節高義庶幾兩無愧云

夏　時

夏時字以正錢塘縣人永樂戊戌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洪熙改元議改鈔法時力言其擾市肆無裨　國用疏留中不下已而泉幣大阻民輒犯禁議竟寢于是　上思時言　命侍　皇太子祀　祖陵　孝陵所至遇歉輒建白發倉賑之留署南戶科宣德初一日三上封事稱　旨命署尚寶司兼吏禮兵刑四科事身視七篆綜核靡遺事無愆滯才望赫然六年查後湖黃冊陳便宜十四事至今行之擢江西僉事進

參議以大臣會薦超擢廣西左布政使前後所上又十餘疏皆國家要機事雖不盡見信用識者推其敢言其爲僉憲時進知州柯暹所爲教民條約均徭冊式刊布而行之遂爲令甲年未七十致仕歸年生平潔廉好義篤孝二親及親歿廬于墓次哀號不輟致烏梟之産之異鄉人以時德行足爲鄉邦矜式乃謀建祠于石人嶺以祀之請于郡守張麃事聞當道一時鎭巡藩臬大吏咸爲嘉嘆題其祠曰孝廉

徐　琦

徐琦字良玉錢塘人登永樂乙未進士授行人遷南

職方員外郎宣德間黎利父子相搆倡亂南鄙廷臣議撫之擇庶僚有才望者以行乃擢琦行在右通政持節往諭琦至彼激以父子之言利感泣即遣使輸款併獻方物使還遷兵部右侍郎未幾命琦再往則黎巳死其子麟蓄疑未服厲聲曰國家兵力百倍爾國若父崛强猶俛首臣服况爾耶强麟行又欲質其愛子麟恐鑄金人鐫父名於背遣使請罪於朝　上大悅寵眷特厚遂命落琦戎籍益異數也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留守南都二十年深沉果斷每臨大議衆論盈庭徐以一言斷之衆皆悅服謚貞襄

王　榮

王榮字希仁錢塘人永樂中以乙榜進士授全椒學諭尋陞淮府左長史至　宣宗朝歷官吏科都給事中受　命纂　仁考　御製陞太僕少卿景泰元年　英廟在虜庭　命榮持節充奉迎使見　太上皇　上皇諭令還報　命進太僕寺卿又四年致仕歸榮天才快敏爲文不屬思數千言立就有西漢氣骨立朝五十餘年聲實茂著

周　安

周安字元靜仁和縣人永樂中以國子生授刑部主

事陞郎中安精聽讞愼刑法既屢官即遷虔於外使志慮清曠務得獄情以是人樂輸誠雖無冤繫擢江西按察司副使矢志清白斤斤職守歷官二十餘年家無尺寸之增

于　謙

于謙字廷益錢塘縣人生有異質甫七歲僧蘭古春奇之曰此子他日救時宰相也長遊邑庠領永樂庚子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宣德改元丙午拜山西道監察御史謙風儀峻整音吐鴻暢每入侍奏對　宣宗必注聽院長都御史顧佐風紀甚嚴獨器重謙巡按

江西奏白誣獄出數十百人於死劾治王府之以和
買害民者　上親征武定州罪人旣得命謙數其罪
謙辭嚴義正矢口而成大稱　上首庚戌河南山西
灾廷議必得大臣兼理之　上親署謙名擢兵部右
侍郎賜勑以往謙年方三十有三感　上知遇夙夜
經畫民大感悅九載秩滿進左侍郎謙在鎭久多善
政在河南尤著若勸農糶粟官爲收糴以備賑荒預
擬河患督採近地草束以備渠堰公吏積久易敗卽
糴價而糶旁省亦獲以濟征輸稅有贏餘卽以鈔折
納官民交便河流歲衝土堿遂築大隄以障植柳以

爲固立鋪設夫以備收補植柳於道以蔭行旅鑿井
以濟道渴迄今存焉其在山西奏革大同鎭將役軍
耕種之弊盡入其田爲軍屯復以大同道在北邊乞
專差御史一員巡歷其地庶奸弊可革遂永爲例議
處修築鴈門軍役議派柴炭人夫通融有法仍奏減
七分之一以甦民困時災傷民流移設法招撫又恐
復業者憚於徵輸無復固志奏免所欠稅糧請著令
有司考績以有無流民爲殿最使知警焉嘗自河南
抵山西夜經太行山有羣盜持行兵贓而前從者駭
愕謙厲聲叱曰汝何爲者耶盜聞言大驚散去其德

威所著如此有叅議劉孔宗者律已甚嚴頗與流輩
寡合衆搆贓罪污之謙知其誣卽奏白其事恒以忍
滿爲懼請舉叅政孫元貞王來以自代時中璫王振
方用事嗾言者劾謙枉舉自代罷爲大理寺左少卿
二省之民倍道赴闕交章乞留親藩亦以不可無謙
爲請乃復命巡撫寔正統丙寅歲也明年復爲兵部
右侍郎留理部事又明年己巳虜酋也先寇獨石馬
營至秋遂猖獗　上下詔親征謙與尚書鄺埜上言
邊方將官皆可託以制虜不必煩六師且　皇上宗
廟社稷主無輕臨戎懇留不聽八月望日師次復山

土木王師敗績　皇輿北狩京師大震時謙獨任部
事北望號泣誓以滅虜將議集兵爲守護京師計會
　皇太后命郕王監國以係人心於時臺諫廷論土
木之變罪歸王振　王始攝朝倉卒未有處分錦衣
衛指揮馬順素附振意頗不平衆起捽順擊死復索
振所親信二內侍將擊之班行諠雜無復朝儀　王
疑懼屢欲退請大臣亦多欲避謙堅立不動特掖王
請留且請降旨宣諭羣臣無擅動振罪候請命於
太后行誅順罪應死勿論命將軍亟擊二內侍死衆
乃定退朝漏過午刻謙袍袖爲裂吏部尚書王直執

謙手曰今日正賴公等若某百輩何能爲謙辭謝不敢當尋以人望通兵部尚書固辭不獲始就職謙受任多事之際首劾扈從失律者武臣顧興祖輩文官王佐輩皆議罪以聞　憲廟春秋方富正位東宮羣臣合辭請郕王嗣位尊　英宗爲太上皇帝改明年庚午爲景泰元年天下始知有君謙入見泣對曰虜賊不道犯我邊疆邀留　大駕彼既得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爲計邊者各營精銳兵械俱盡宜亟募兵易漕卒以備調令工部分局治兵器以備用京師九門尤爲要地宜令都督孫鏜衛頴張軏張

義雷通分守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輩佐之列營於外以振軍勢徙郭外居民於城內隨地安插無爲虜所害仍行虜所經由堅壁淸野固守勿戰通州所積糧數百萬挽運固難棄之或以資虜宜令在官食糧者悉詣關支人以多寡受糧而歸坌集京師庶幾兩便大同宣府嘗經標掠請　勅各地方守臣協力防鎭訓練修飭務有備至於選用人才尤爲至務文臣如軒輗者宜令巡撫武臣如楊洪柳溥者宜爲將帥軍旅之事臣請身任其責不效則治臣之罪　上皆嘉納之太監喜寧胡種也土木之潰歸降也先因爲

之用導之入寇虜奉　車駕趨紫荊關京師疲羸朝臣至有挈家南奔者侍講徐珵因謬言占象倡議南遷人心動搖謙抗言曰京師天下根本　宮廟山陵社稷在此百官萬姓帑藏食儲在此此而不守去將何之一動則大勢去矣宋南渡之事可鑑也太監金英將是謙言守議遂定主將石亨復爲異議欲盡閉九門堅壁避賊鋒謙言不可請率先士卒躬擐甲冑出營德勝門以示必死泣以忠義諭三軍人人感奮勇氣自倍十月朔日也先入紫荊關傳言送　駕還京前驅突至我軍堅不爲動知我有備稍自引却也

先大至城下對我壘而陳　駕亦在虜營虜覘我軍嚴整不敢有加於我我亦不敢向虜輕發一矢　朝廷日遣使至也先壘問安喜寧嗾也先邀我六七大臣出城議和且需金帛等物萬萬計　廷議依違莫決禮部問謙謙曰今日止知有軍旅率他非所敢聞對壘凡七日虜移　駕就寬爽地隔壘漸遠乃舉砲擊虜營虜死砲下者萬計也先大沮宵遁大同參將許貴奏欲遣使議和以緩虜兵徐爲討伐計謙謂虜情譎詐叵測和不足恃況中國與虜不共戴天之讐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無

輕遣使以取其侮從之詭以豕鹿眞保定易州皆京
師近地兵力單弱雖嘗遣都督劉安率兵巡視猶恐
虜肆擦掠力弗能支卽奏遣都指揮陳旺石端王信
王釭輩分益以兵往爲之援復請　勑右都督楊俊
節之民特以安又以虜之深入必先攻犯白羊紫荆
倒馬諸關復奏撥兵與原守官軍互爲應援俾無僨
事諜報虜圍總兵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
於鴈門關烽火甚急遠邇騷動衆謂宜急發兵往援
謙不爲動卽奏上方略密授亨等仍令各營選調軍
馬若將赴日大舉斉旋報虜已出境乃服謙料敵之

審謙謂喜寧不除虜卒弗靖乃以計授楊俊擒送
師謙廷劾其罪誅之自是虜竟畏憚悔禍不敢犯矣
亦未也先遣使入貢請送　大駕還京　朝廷疑未
之信下廷臣議謙曰此天意也君臣大義兄弟至親
當速遣使奉迎以承天心萬一虜果懷詐我有辭矣
議乃決秋九月　英宗還自虜庭時邊事靖寧謙益
修安內攘外之政河間東昌諸處永樂時安置降虜
甚衆方虜入寇時勢欲乘機而動謙因南征奏遣其
有名號者以行遂留於彼以爲潛消之計天青山
祖宗陵寢所在而無城郭虜嘗犯其地乃起成山伯

王通城昌平徙民兵其中以衛陵寢且重邊隘之援
臨清漕舟所經船輻輳實喉襟之地虜入寇時嘗有
往據之謀乃奏遣平江伯陳豫築城以守遂爲重鎭
奇諜知爲虜謀者乃我亡命小田兒也適雜虜使中
來覘虛實謙奏授計於侍郎王偉因使大同道誅之
初北邊獨石馬營八城爲虜所破謙謂此不可棄卽
奏起都督孫安授以方略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
由是八城復完謙謂京兵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
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或遇調發動相選敵兵將
不識卒難濟事乃議以諸營馬步兵擇其精者十五

萬人分爲十營各立名號每營一都督一員總領之
每五千用把總都指揮每千用把總一員每隊用管
隊官二員團諳訓練體統既定兵將相識號令專一
行伍不亂楊俊議奏盡出營兵併調三邊各路軍馬
大舉勦虜可以得志謙執不可曰如此則京師各邊
皆空虜或分兵牽制何以應之非兵家全勝之謀也
上從謙言俊素跋扈時謂謙此議足以奪其心是
時浙江福建有鄧茂七葉宗留廣東廣西有黄蕭養
等乘時竊發殘破郡邑一時命將出師皆出謙籌畫
卒用勦平貴州苗賊作亂侍郎何文淵奏乞罷布按

司復置宣慰司以土官治其地留諸司以轄諸衛道
大將鎮之謙謂貴州自　祖宗開創八十年顧因小
寇遽廢成功況土地人民皆受之　祖宗者豈可輕
棄事遂寢謙念北虜既平軍國之務可緩懇辭兵柄
復以天變乞罷皆不許初也先犯京師石亨因謙成
功驟蹟侯爵心不自安乃奏謙功宜官一子　朝廷
即授其子冕前衛副千戶累疏懇辭且曰縱爲子求
官亦不當假手於亨不許既受命語冕曰我本書生
當　聖主憂勤之日分以死報顧功微報腆爾宜砥
礪名節毋忝　恩命　朝廷復於京師之西　賜第一

區謙上疏辭謂國家多事之秋豈臣子安居之日況
星文示變宜貶損豈可厚享以重咎愆不許乃以平
日所得賜物盔甲袍帶之屬移置第内封識加謹時
一往視焉謙素苦痰喘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疾作
　上遣太監御醫來視云此非竹瀝不可愈爲　上
言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命計謙所用悉給自尚方
蓋異寵也病少間復懇乞罷歸不許特降　勑諭留
免朝恭屢遣中使促謙出視事其爲　上所倚重如
此謙握兵久號令賞罰皆出於謙亨素貪縱素爲謙
所裁積成嫌隙亨姪彪本驍將慮共一門同握京兵

乃奏遣彪充遊擊將軍往戍大同二人不得遂所私
益切齒於謙思有以傾之矣丁丑正月　景皇帝不
豫謙同廷臣上章乞復皇儲未報　英宗皇帝復正
宸極亨等貪天之功掩爲已有即誣謙等迎立外藩
以爲罪與大學士王文六七大臣俱下獄所司以金
牌勑符俱存他無顯跡可據亨等必欲置之於死會
徐理者以倡南遷爲謙所斥久不獲進因易名有貞
尤啣謙者廷鞫之日力言大肆拷掠宜無不承文不
勝忿力辯不已謙曰亨等意已如此辯之何益所司
承亨風旨乃以意欲二字附會成獄狀上　上猶豫

良久曰謙實有功衆未及對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
於死今日之事爲無名　上意乃決時錦衣指揮劉
敬方帶刀在宿衛目覩其事每言及未嘗不以爲恨
歿之日天日無輝朝野冤之先是杭潮水竭土裂人
驚異之孫原貞方以尚書鎮浙語人曰賢才之生實
鍾山川之秀今日之兆哲人其萎乎至是卒驗云謙
之生爲洪武戊寅得壽六十而已惜哉子冕謫戍龍
門所司籍謙家自　朝廷所賜外他無一物蓋謙平
日自律之嚴也未幾陳汝言代爲兵部以賄敗　上
命陳所籍物於大內廡下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

謙任事久且專浚無餘物浩言未幾何得崩無算耶
上色變久之亨等俛首不敢動撫寧伯朱永出謂
人曰今日觀　上意亨輩將無逃矣一日邊報甚急
集廷臣議恭順侯吳瑾進曰于謙在邊患不至此
上爲之默然初謙被害時　皇太后未及知比聞嗟
悼累日　上聞之益悟其冤深悔之既而有貞以罪
遠竄亨等坐謀逆滅此皆上天有所懲而亦天道好
還之明驗也成化紀元冕訟謙冤　憲宗聞而憫之
追復故秩授冕兵部員外累官應天府尹遣行人司
行人馬瓛往祭其墓其文有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

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奸之所害在　先帝
已知其往而朕心實憐其忠由是天下稱快未幾冕
任應天府尹致仕歸復列謙平生行業請如制贈謚
以慰泉下事下禮部議僉請古今人臣能爲國家建
大義成大功者生則有旌擢之恩殁則有褒恤之典
若前宋岳飛盡忠報國死非其罪其追謚祠祀在宋
具已舉行謙受冤雖同而功業所就則大過之宜如
其子所請制可賜謚曰肅愍建祠於墓表曰旌功命
有司春秋致祭謙天性狷介不立私黨一以忠誠結
主知分謗任怨無所顧忌不貸贓吏而恒宥小過

急於薦賢不遺一善歷事三朝位極人臣故廬之在
杭者未嘗增尺寸内外艱歸蕭然不異寒士孤忠峻
節夷險弗渝可謂難矣平居好學手不釋卷爲文有
奇氣詩詞清麗膾炙人口尤長於奏疏當政務劳午
章日數十上累千萬言揮筆知流皆切中事機平生
著述甚多今僅存節菴詩文稿奏議各若干卷

周　文

周文字顯謨富陽人永樂癸卯舉人授福建武平縣
教諭選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按廣東赫著聲績秉公
持憲百度振揚時中官王振方用事文疏論之學士

倪謙以憂制留用文固請容謙終制言雖不用識者
重其敢言屬貴州苗賊猖熾總帥僨師　朝議命文
督兵偕靖遠伯王驥往勦至則單車詣賊壘宣諭
國威賊舉歸款未幾以憂歸卒於家

謝　衡

謝衡字仲平仁和縣人永樂甲辰進士授監察御史
舉刺不避臺殿生風尋奉　命與給事中耿九疇往
勘事不阿時宰大忤其意時鹽法沮壞轉運非人
上意欲得廷臣賢者爲之柔伍　廷議用衡與九疇
爲淮北淮南運司同知九疇不數歲遂至刑部尚書

爲世名卿而衡以親喪歸卒不究其用士論惜之

朱 祚

朱祚字永年海寧縣人性聰敏九歲能詩永樂八年以秀才徵試詹事府尋爲鎮遠侯家塾教官十三年進元宵觀燈賦 上喜而賚之由是知名洪熙初用尚寶少卿袁忠徹薦擢行在中書舍人 宣宗見其詞賦處之近密特陞翰林院修撰秩滿陞尚寶司少卿命教中貴人書祚能詩文援筆立就負氣好直言不恤毁與晩稍自懲因號默齋且善談命言人禍福多中云

沈 慶

沈慶字仲會餘杭縣人學博才贍善風角精魚鳥陣法宣德初由舉人官翰林院五經博士大學士陳循薦慶可大用陞湖廣僉事時靖州五開賊起慶相度地宜鑿河渠濬隍塹自偏橋鎮直抵黃平迂道千餘里由是據壕立兵始以地利制賊軍民賴之叛賊李珍蒙能桀驁猖狂至僭王號慶親率兵突陣殲厥渠魁擒獲賊黨二百餘人成化初復統兵十萬進攻臘屋桃林武岡南洞等處一鼓悉擒加三品俸進階亞中大夫成化辛卯以老乞歸所著有拙菴集

蔣 琳

蔣琳字廷振錢塘縣人驥之子宣德間以父任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陞車駕郎中以才望推從大司馬靖遠伯王公征討西至甘凉南踰隴川運籌設策屢有戰功擢通政司右通政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琳爲人果决清介喜於立功任氣敢往奉官執法萬夫莫回而於人之喜怒身之禍福不計也嘗廵撫貴州號令精明威望振肅藩臬大吏咸悚然憚之先是草塘夷叛官軍屢有挫衂莫敢議討琳至獎率士伍親履行陣爲諸將先由是吏士用命戰氣自倍長驅賊巢擒斬無算劇寇既平諸夷震慑然以操法嚴急卒爲怨家構死

張 珍

張珍即張翀字羽皐仁和人生而頴異氣宇冲粹幼業儒涉獵經史流覽百家至於推步天文占望風氣若有神授宣德間有潘中丞者浙人也將往南粵視師素知翀有兵略習占候除室迎之翀感知己强與偕行一日坐帳中仰視片雲隱起謂潘曰事濟矣烈飆南來乃賊兆也已而果驗多獲首虜潘欲疏薦翀翀曰所以共事戎行者報知己也可以名爵相免乎

竟逃去易名瘞迹以終其身嘗以詩自遣曰有意欲嘗干日酒無心去傷五侯烟葢其志也翔臨終諭其子曰吾推數術理後人必有大吾宗者翔死數十年曾孫應禎應祐玄孫瀚濂洵洽溥洲皆相繼登高科躋膴仕人益服其先見云

鄒幹

鄒幹字宗盛餘杭縣人父濟永樂中爲少詹事事仁廟於春宮甚被禮遇幹初生卽遺補應天府學生命月食米一石終其身幹正統四年進士初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歷陞武選司員外郎中 英廟北狩京

城戒嚴幹超遷本部右侍郎凡處繁應變或不待奏報而行一日鄉民萬餘欲避虜城中叫號求入守者難之幹曰城以衛民有急而拒之非計也於是立主開門衆獲以濟景泰初轉禮部尋奉命往山西考察官吏人服其公適河南鳳陽等大水命往賑濟奏免稅糧若干萬石督理易州山廠能袪宿弊居三年召還治部事陞左侍郎天順初尚書胡濙致仕去諸典禮悉從幹詳定 英廟常有不期問幹掩口以對英廟不悅坐是久不遷成化二年巡撫畿內陞南京禮部尚書旋改吏部加太子少保累乞骸命馳驛歸月給米歲給役夫弘治間浙江歲饑幹具疏奏聞孝廟嘉其憂民勑有司備羊酒綵段勞之此至而幹已卒年八十四訃聞賜祭葬贈太子太保謚康靖幹體貌癯然若不勝衣廉慎自持終始不變士論多之

陳信

陳信字履信仁和縣人少以修謹推擇爲吏益務守廉服食家自給之宣德間以薦擢大理評事改南京西城兵馬副指揮陞蘇州府通判却例獻愼官箴淸操益勵督餉之京部民爭獻白金爲贐信悉拒却事竣乞歸田里道經吳門前之餽金者復來獻贐信一

無所受蘇人杜瓊贈詩云南還依舊一靑氈又却吳民餽贐錢縱使此生貧到骨只留淸白與人傳

夏時正

夏時正字季爵其先慈谿徙仁和正統十年進士歷刑部郎中讞獄福建會上杭大饑盜且起輒發倉賑贍不待報天順初進大理丞以母老乞致仕不許乞移近地便養改南京進少卿成化初改太常已又進南京大理卿七年歲大侵巡視江西斥食墨吏二百二十人革冗徭理庚賦放無名之稅十餘萬勸民粟七十萬石賑饑民三十三萬修南昌城堤城得不壞

長洞洞人叛單車撫定疏時弊二十事當路人不悅
謂其好名遂致仕歸仁和僦居民舍布政使張瓚爲
西湖書院於孤山以處之已而書院火歸慈谿已又
還杭凡家食三十年卒年八十八卒之歲猶日書蠅
頭字校讐不輟博學高才工詩文善書多著述尤詳
禮文之事葉盛稱其文如春空層雲動含雨意又如
簇蠶抽絲秋鶴引吭云

周子良

周子良錢塘人正統間爲職方郎著節縮縮自持謙
退數薦戶産以支宦費有千戶王者以事逮職良愛

其材貸之已而王緣其臧從三百金入酬良駭而大
叱欲暴於衆因伏罪索免乃麾去凡世廉士類懷刻
削迹此知其非世廉也

沈敬

沈敬字克欽錢塘縣人正統戊辰進士授兵部主事
累官郎中公忠正直爲權奸所惡景泰末謫戍遼陽
成化改元　詔復其官超拜河南叅政歲饑民流散
及時賑發全活甚衆計處榆林饋餉供用不乏勞績
顯著　賜白金文綺轉廣西左布政使時田州黄明
倡亂殺逐知府岑溥敬受督撫檄統衆征勦鼓勇率
師大致克捷梟明父子擒斬無算觸險乘瘴深入賊
巢竟中毒死　朝廷官其子符

夏誠

夏誠字克誠錢塘縣人由舉人正統初任沙縣敎諭
清愼有志操部使者上其賢擢監察御史已巳車駕
北征誠扈從至土木乘輿陷虜中誠死于難後　朝
廷追錄死事忠勤官其子繼先至撫州知府

周倫

周倫字敘昌杭州右衛人頴敏博洽正統甲申舉鄉
試歷嘉定容城訓導終永寧敎諭所至講讀無間寒

暑至老不倦敎人曲盡恩義事上以禮恥隨時容悅
與人言剖析是非不爲依違未嘗枉己以干權勢爲
廣文者三十年意豁如也喜赴人急難排斥異端有
剛方之節貪懦者聞風憚之

張珩

張珩字鳴玉仁和縣人少特力好修嘗以一介不取
爲本分内事訾溫州却金亭爲近名人多以廉士期
之景泰元年領鄉薦甲戌授監察御史整點京營壯
羸老弱過目輒不忘人皆憚其明察丙戌陞廣東按
察司僉事尋改山東發奸摘伏如神部衆驚服性廉

外中貴溫某感其舊德餉以金綺珩拒却之溫愧而揖于河甲午陞本省副使致仕歸時槖中蕭然僅如素士卒之日幾無以爲殮

吳　福

吳福字天爵錢塘縣人初起刑部掾屬以從征閩寇鄧茂七有功授兵部司務景泰二年復從都御史蔣琳撫貴州叛夷尋改工部福爲人廉直義不苟取嘗過寶應宿驛中獲遺金數百兩急呼驛官掌之詰朝牒付縣爲修學費尚書倪謙學士錢溥咸爲紀其事海內多誦美之仕終武昌府知府子俊孫光世輯錫

科第顯云

江　玭

江玭字用良仁和縣人景泰辛未進士授禮科給事中正色立朝權貴斂手嘗以六事奏陳悉關君德民務嘗宁頒聽已而諫罷僧牒濫行疏救按察使陳璇宪又劾奏石亨怙寵罔上直聲赫然時南陽李方柄事衆爭趨其門獨玭不可曰吾爲諫臣可媚時宰以自托耶固不往居諫垣十年出爲山東參議又九載始遷參政凡所歷宗藩莊地有兼併者悉奪以還民會督遼東軍餉嚴禁巨商賂遺歸途惟故衣一篋氷

檗之聲震于遐邇領兵農金穀諸務不假筆楚而事集酷急者反不及焉未幾乞休槖裝蕭然世業讓諸兄弟而幅巾藜杖行歌坐吟夷猶泮渙未嘗請托入公府以子瀾貴贈大中大夫資治少尹夏太卿稱其皎然氷雪年未至而請老可以愧彼冥頑嗜進之徒諒哉

王　獻

王獻字惟臣號進菴仁和人景泰辛未登進士第與狀元柯潛等二十八人同進學東閣賜居第給大官酒饌及膏紙賚命內閣大臣典領之不出就外署一

如永樂初科故事獻感際遇益肆力於學工古文詞在同年中最號敏贍時猶未娶吏部侍郎淳安項公見而奇之以女妻焉癸酉授編修修寰宇進志陞修撰天順初乞歸省賜路費寶鈔逾年還朝命入內館授中貴人書癸未春同考會試會貢院火秋復試復爲同考是科先後兩入簾不改命者惟獻一人丙戌修撰秩且滿父訃至卽日陞辭星夜行抵家治喪葬咸易兩至踰日與鄉人接恂恂謹厚無一毫早達貴倨之態人以爲難服闋陞左春坊左諭德兼修撰庚寅命充經筵日講官賜大紅織金襲衣束帶冠履辛

卯再賜大紅羅衣一襲是秋主考順天鄉試壬辰充
廷試讀卷官賜寶鏹千緡未幾陞翰林學士癸巳賜
金帶本朝學士非與密務侍日講者皆不與是賜賚
異數也乙未復充廷試讀卷官賜寶鏹千緡丁酉朝
廷用儒臣議追崇先聖禮樂遣獻祭告闕里比還適
所嘗與修宋元通鑑成陞詹事府少詹事仍兼學士
戊戌　皇太子出閣侍講讀於文華殿又命偕學士
南昌謝公教庶吉士梁儲等於玉堂外署辛丑主考
會試壬寅修文華大訓成陞禮部左侍郎丁未再充
廷試讀卷官復再賜寶鈔賚自擢第入翰林於今二

十有七年先後握院章者十有六年而年甫五十遂
致仕以歸

吳　誠

吳誠字尚忠錢塘縣人景泰辛未進士授兵部武庫
司主事歷吏部考功郎中陞四川叅政進湖廣左右
布政使陞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明年改雲南卒於官
誠才識宏遠前後所歷皆有政績賢聲其撫雲南叛
夷尤盡心力為人淳朴簡重孝友誠確耻言人過與
人交惇信義久而不渝宅心恬澹衣裘朴野居鄉混
迹閭巷未嘗飭趨從盛車徒嘗以婚禮盛服入城鄉
入廣南守徐敏見之疑其變節過朱叅政鏞所言及
相與嗟悼之頃則誠至見二人有不豫色詢其故二
人曰時俗可傷也誠曰非以誠今日輿服之異常與
二人曰然誠告以故且謝過即屏去復衣故衣其淳
朴如此子瑜官御史砥節勵行卒歛具不給稱濟美
云

彭　信

彭信字中孚仁和縣人少力學工文詞在諸生中已
嶸然有聲景泰辛未登進士選翰林庶吉士癸未擢
山東道御史巡歷紫荊諸關塞修城堡建斥堠防慮

周悉邊庭賴以無警乙亥巡按廣東時嶺南未靖武
將專征易信為儒生不知兵一日出師誓衆間為陳
說方略申嚴號令揆度事機切中要害卒之殄滅夷
獠兵無挫衄指縱之功居多俾奏帥以所得賞格讓
信曰吾文士也吾自有階奚以武為識者偉其功而
多其不伐丁丑丁父喪歸服除改貴州道監察御史
巡按陝西歲滿且代藩憲交章願留謂關右民勁悍
其巽懦者至不能自立按法治之彊者鋤弱者植威
惠並行得憲臣體壬午巡按河南風聲所至奸宄屏
跡吏無受賍流移占復秩滿陞順天府丞順天畿甸

在輦轂下征徭常倍徙他郡加之達官貴人園田錯
午侵牟武斷氏用困瘁贊治之暇周行列邑揚摧折
之威施拊循之政方嚴之下惠腸繼之三年奏課陞
應天府尹壬辰四月甫涖任秋八月感風疾而卒先
一月其兄恭自杭奉太恭人來就養時年七十有九
退自公輒携其子娛嬉母前詰朝而病不起矣為人
性度坦夷有納汚藏疾之量至於遇事敢為果斷立
發則又不茹柔吐剛故所在咸著聲績卒年五十有
二已耳

何　琮

何琮字文璧仁和縣人知府灝之子景泰甲戌進士
改庶吉士讀書中秘預修寰宇通志書成　賜白金
綵幣遂除禮科給事中遇事侃侃敢言凡百司上章
奏當糸駁者衆相視莫知指辭琮注以一二語輒中
要領人無異言尤善敷奏每對仗彈劾音吐清亮
上注意焉適滿剌加國請封以次當為正使所司以
名聞　上顧左右曰茲面黃白而善敷奏者耶胡為
遣之乃內批改他給事中同列有忌之者他日有彈
不以屬之　上曰今日彈文胡不令何某讀之且傳
旨今後必以命焉衆方知　上有意於琮也嘗以
學校士習所係上章請嚴學政精汰太學生昏老者
士多不樂肆為謗訕然琮持身嚴摭拾無所得久乃
帖服適通政缺員以善敷奏特陞右參議成化五年
轉左歲辛卯丁母憂復陞左通政時猶家居也特
詔起之琮諳練事體且恪勤匪懈十七年陞通政使
前此規矩廢弛甚積弊頗多一蒞之以嚴不數月間
法立弊除然亦以此得謗歲乙未陞兵部右侍郎時
尚書缺專理部政遇事詳慎凡有施行必問其屬曰
舊比如何必按故典而折衷以時宜故事無留滯乘
舛者未幾轉左尚書余公子俊馬公文升相繼來為

之長皆輸以誠心正道不立異而掠美二公亦推誠
共事無有間言　孝宗即位之二年通前任歷三考
當遷尚書兩京無缺員特加二品俸而仍其舊職僅
閱月而卒年六十二賜祭葬如例性直諒而尤嫉惡
見事有不平者輒為之忿疾居官清介一毫不妄取
與門無雜賓立朝幾四十年勤慎如一日尤留心世
務事未至而預為之遠圖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究心
於易有事輒揲於卜而篤信不疑公餘歸私宅縱步
花逕間口不絕吟咏又嘗以西湖為杭之眉目昔人
導之以資灌溉近為居民占據以為田蕩恐其久而

愈湮塞也既言之當道閩於　朝而疏浚之又著西湖圖說以示後人其於醫道有所得辨正處方出人意表專其業者亦或推以爲不及云

李　昂

李昂字文叔仁和縣人景泰甲戌進士除工部都水司主事改兵部車駕司陞山東青州府知府年始三十有一以其少未更事爲慮至則釐政悉舉郡中稱治將滿去民狀政績三十有四事上於巡撫大臣願留終惠一郡俄陞福建布政司右參政民懷思不已刻像於表海亭列邑皆祠祀或有寃不得申者輒走

祠下愬之其得民如此丁内艱服除改山東尋進右布政使舊治民鼓舞而迎者載道再轉河南左布政使時値歲歉悉力賑恤又吏弊多端作吏範門約禁典以戒飭之四月適江西盜起贛州聚衆刼掠會昌信豐諸縣殺郡縣官其勢甚熾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以往時官吏因循多不用命痛繩以法乃議建營堡壓賊巢穴使不能出别募勇敢士與民同操習已而進兵賊聞風皆披靡斬獲不可勝數事聞　朝廷賜勑奬諭昂以今賊雖滅當立守禦計益會昌與福建接境萬山阻絶爲上杭武平流賊所聚雖嘗有兵守禦而寡弱不支宜即會昌武平立行都司以統諸衛乃創巡檢司於龍南要地庶得無虞奏上皆從之賊平疏乞致仕不從移總督漕運後以江西怨家騰謗去位昂爲人精勤明敏才氣沛然遇事能爲若無難者性尤孝友每恨早孤語及其父輒嗚咽不已奉母夫人曲盡色養素好文翰所著述多有可觀有文集四卷奏議三卷藏於家

項　麒

項麒字文祥仁和縣人幼有異質年八歲督學花公潤生試之大奇遂命入邑庠景泰七年由進士授南

京吏部司務歷陞南京刑部郎中當　憲皇登極初詔求直言麒應　詔陳五事一曰務正學二曰納諫諍三曰崇節義四曰遠近習五曰弭天變其崇節義章大約謂李賢王翺當曹吉祥之變不能奮身死義甘心屈膝以圖苟免不知節義廉耻爲何物宜顯正典刑以訓在位云云其遠近習則指王振曹吉祥之事以爲近戒宜收攬威福不使任事復其掃除之役云云語甚切直皆人所不敢言無何以病乞致仕家居三十年絶跡公府甘貧屢空寄居于人巡按吳公桀高其節槩授室一椽始遂栖托有平湖尹以賄敗

憲使邵公某因舉麒清節諭之蓋媿之也尹意卭雅重麒卽募持百金求爲營解麒嚴拒不受尹慙而退未幾以無疾終後巡按御史唐公鳳儀以麒與王公琦褚公遂良同里表其里爲忠清里奉二公之主祀于褚廟學使孔公天胤等又別建揚清祠以祀王項二公云

劉泰

劉泰字士亨錢塘縣人負奇志特立不羣景泰天順間隱居武林城中好學篤行肆其餘力於詩精麗奇偉爲一時絕唱每一篇出則競相傳誦南北之士來客江左者歸必得泰一詩以取重鄉里否則雖金珠滿槖不足誇詡也風雪中蕭然環堵人不能堪泰吟詠自得無幾微憂愁抑鬱之意其高尚固不在袁邵諸公下與王琦鄭厚相友善事母孝母卒號痛踰常鬚鬢爲白所著有菊莊晚香雪餘倡和諸集

孫璋

孫璋字景璋海寧縣人景泰壬申以賢良方正薦授江西泰和縣縣丞邑素多豪大家璋春戢循理不爲威屈嘗親定徭役旦夕令下請託不及行人稱爲霹靂手指其牒爲鐵板榜文言其公平允當不可更易也擢博白縣知縣韓雍征大藤峽璋從行參著勞績超授潯州府知府改立郡學以作興人才文教聿起哨守諸將失律喪師璋宣布威德輯和民夷邊鄙不聳歲饑米價翔湧出公廩粟減直以惠濟之屬邑有爲民蠹者逮其尤署諸法邊郡大治擢山東右參政致仕

林章

林章字以武錢塘人幼而敏悟藩司薦於朝景泰初授中書舍人遂直內閣遷禮部員外郎天順初文籍叢沓會有大典禮事出倉猝方稽據故實章預具籍冊無所遺失李文達公深愛之超遷禮部郎中成化二年九載秩滿遷山東布政司左參議尋祿順天府朝謁任事皆如故三年預修　英廟實錄成擢太常寺少卿十二年秩再滿進爲卿以父喪服闋弘治四年　憲廟實錄成時賚勞愈積而限於格例於是祿再加而官不復進中間若大明一統志續通鑑綱目諸纂述事必預必有金幣楮鏹酒餼之賜後以母喪服闋遂上疏請老進一階致仕章以二子皆仕就養京師累臈歲階亦再進衣鶴腰玉以歸未幾而卒素孝謹親疾必籲天請代母老迎養千官每公暇不去

左右友弟睦族急人患難非疾病未嘗一日不入郡
書法遒勁尤精鑒賞博文習見能道先朝臺閣事歷
歷可聽云

汪　諧

汪諧字伯諧仁和縣人少時冒籍順天香河縣舉鬬
鄉試尋被革歸復舉浙江鄉試登天順四年進士改
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纂修　英廟實錄成化三年
陞修撰九年秩滿陞右春坊右諭德修續資治通鑑
綱目十三年陞右庶子侍　上於東宮講讀　上登
極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充經筵講官修　憲廟實

錄充副總裁後以疾在告久請停俸弗許弘治四年
陞禮部右侍郎兼學士遂請老許之至是卒年六十
八贈禮部尚書賜祭葬給驛歸其喪諸儀度整潔深
束簡言慮事周悉晚益慎密方嚮進而困于疾疢弗
究于用其父澄舉進士為監察御史坐法遺戒諸子
勿讀書諧既貴弟莵亦舉進士及卒子登廕中書舍
人舉賜皆繼舉進士

邵　琮

邵琮字叔璋仁和縣人登天順庚辰進士授大理評
事持法嚴明存心公恕諸獄鞫多所平反累擢湖廣
僉事時武岡諸縣初燬於兵琮至竭力撫綏築城建
縣士民倚之又運奇設策擒孝感巨寇李善境內帖
然陟四川按察司副使俗善告訐而琮聽斷精核庭
無留獄至于抑陳誅之橫雪李明之冤尤其著者未
幾致政歸徜徉湖山足跡不入公府人高其賢孫曰
楩仕至福建副使

凌　鎬

凌鎬字叔京新城縣人誌任天順庚辰進士癸未授
南京刑部主事丁外艱改禮部在任逾五載未調或
以進取說之鎬曰在郎署猶患弗稱敢他望耶人皆

高其恬雅性質責耻為導諛事或未善雖尊者前懇
懇論弗避嘗以此齟齬于人至其臨下恩意優厚未
嘗以惡聲加也居官廉靖卒之日囊無遺貲京邸多
逋負人不責其償喪始得歸

鄭　環

鄭環字瑤夫仁和縣人厚子天順庚辰進士及第授
翰林院編修與修　英廟實錄資治通鑑續綱目遷
修撰再遷司經局洗馬主考兩京鄉試授　皇太子
經于文華殿陞南京太常少卿環欲迎養其母母不
欲行乃留妻以代養環獨處京邸人或勸買妾環曰

若是則以養母紿吾婦矣比歸省則妻巳卒乃奉母之官終身不娶平生直諒誠慤人有過則正色規之方毅寡諧同列多不樂近然察環無他腸竟亦不深怨尚書魏文靖公嘗書戒子云事事當法杭之鄭某庶可為人矣其見重于名賢若此所著有栗菴稿藏于家

張　順

張順字弘裕杭州右衛人天順間由舉人授沔陽州學正丁內艱服闋補平度州巳而又改定州順為人

高邁開曠襟抱灑灑工諷咏善鼓琴三為學博務以弦歌化人積官六年不遷意澹如也平生勇於為義鄉人沈明嘗忤縣令陸樞樞欲陷之死適有井中屍竟坐明明被拷掠不得已誣服樞入覲獨丞甃之獄順聞之往告丞曰人命至重君職為丞當平反寃繫以補令缺顧可殺人以媚人邪丞悟轉聞其事于上明得不死

于　冕

于冕字景瞻錢塘縣人少保兵部尚書謙子也　英宗北征時奉　命輔郕王監國土木之變　大駕蒙塵中外恇懼謙撫安京甸選制邊關虜歲薄城隨機戰守虜知中國有備而後和議始定奉　駕南還是時微謙社稷幾于顛危　英廟終于沙漠矣迨奪門啟變亨辨等羣嫉其功起而族殺之時冕以父功廕府軍千戶謙死冕謫戍龍門關萬里屢瀕死亡成化紀元冕上疏極訟父冤　憲宗素憐其忠誠至是冤愈白追贈大司馬謚肅愍命有司專祠祀之復冕原秩冕請改文資授武庫員外歷祠部郎中陞南京太僕寺少卿遷應天府尹致仕歸冕生平聰明特達好學知禮小心勤恪善處興廢成敗之間既構家難放徙窮邊能杜門却埽日以讀書纂言為事故雖罹

憂患疾疢而聲問不殞文譽卓然後起謫籍歷官兩京所在以修謹廉介著稱論者謂無愧名臣之子云

人物考卷之四十三目録

浙江杭州府二

沈鋭　洪鍾
張本　劉英
江瀾　吳雄
張銓　李旻
兪琳　朱惠
陳珂　陸偉
方銓　惠隆
胡世寧　吳瓚
徐潭　沈綸
劉溥　查約
吳禺　邵鋭
徐顒　徐咸
錢宏　江曉
江溥　江瀶　許相卿
江暉　許仁
董穀　孫景時
吳玭　沈南金
張文宿　田汝成

劉紹恤　張淋
許應元　許貫之
張瀚　傅霖
茅瓚　吳源
高儀　沈楠
翁相　陳善
徐炳　陳洪濛
錢立　沈儀
邵旭　張輿
張輅　江圻
胡繼　董澐
黃棠　沈宣
馬洪　鍾化民

浙江杭州府二

沈銳

沈銳字文進仁和縣人成化巳丑進士授刑部主事丙申陞員外尋陞江西按察司僉事初官西曹法比精練爲司寇陸公所器重及提刑江右聽讞明允事至迎刃而解會瑞州盜發銳坐分地謫雲南廣西府通判丁艱去服闋改判徽州庚戌陞廣東僉事瀧水後山賊起勢猖獗銳親率偏師直搗其巢俘獲甚衆平民脅執者皆爲昭雪麾下無敢冒功要賞所全活

者殆千餘人復改江西僉事銳方介寡合拙於進取爲五品者二十四年他人爲之不平乃稍遷副使乙丑陞廣西按察使明年進廣東左布政使尋陟應天府府尹南京刑部右侍郎未幾乞歸後值逆瑾盜柄多釣摘往事以誣士夫之不附巳者進落職平生清介絕俗家居杜門泊如也嘉靖初追論舊德乃復其章服癸未卒

洪鍾

洪鍾字宣之洪氏世顯鄱陽自宋太師忠宣公皓賜第錢塘遂爲錢塘人年二十六以易經領成化戊子鄉薦乙未舉進士授官刑部主事爲大司寇林聰所器重諸司擬議大獄取裁於鍾癸卯丁內艱丙午起復陞郎中丁未江西福建流賊甫定承命往審處之歸言福建之武平上杭清流永定江西之安遠龍南廣東之程鄉皆流移混雜習於鬬爭是以易鬬而亂宜及其平時令有司多立社學以訓誨其子弟銷其兵器請以爲知本弘治乙酉陞江西按察司副使癸丑陞四川按察使所在發奸摘伏無所撓避自土官宣慰司皆懍懍奉約束安氏世有馬湖恃力驕僭爲地方患從容畫策去之請吏於朝遂以帖定丙辰入

覲陞江西右布政使丁巳轉福建左布政使戊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時朶顏屬勢日猖獗鍾以邊備積弛乃建議增築邊墻自山海關界嶺口西北至密雲古北口黃花鎭直抵居庸延亘千餘里繕復城堡二百七十悉城沿邊諸縣官無浪費而民不知勞又奏減防秋官兵六千人歲省輓輸犒賞之費以數萬創建浮橋於進州以利病涉毀永平陶窯以息軍民橫役之苦奪民產及牧圍草場之入於權貴者而悉還之進近太悅名稱籍甚然權貴之扼勢失利者數短於　上遂改雲南巡撫再改貴州

頃之召還督理漕運兼巡撫鳳陽諸處正德丁卯陞右都御史仍董漕政戊辰命掌南京都察院事尋陞南京刑部尚書己巳正月改北京工部四月復改刑部閏九月以刑部尚書改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加太子少保賜玉帶庚午正月特命出總川陝湖廣河南四省軍務時沔陽洞庭有水寇丘仁楊清等攻掠城邑其鋒甚銳官軍屢失利鍾至以計擒滅之六年五月時川賊藍廷瑞與鄢本恕等聚衆往來寇暴川陝間遠近騷動勅鍾同巡撫林俊勦捕鍾涉歷險阻深入賊巢運謀設奇躬冒矢石前後斬獲招降

以千數萬擒其渠酋二十八人露布以聞六月加鍾太子太保賜玉帶土官楊友楊愛相仇激爲變衆至三萬餘流刧重慶保寧諸州縣隨調兵勦平之復其故業朝廷七降勅奬勵賜白金麒麟服進太子太保因被劾乞歸賜馳驛還鄉仍進榮祿大夫錄其孫一人入冑監既歸築兩峯書院於西湖之上自號兩峯居士嘉靖改元詔進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賜玄纁羊酒遣有司勞問尋卒於家謚襄惠

張　本

張本字孟端錢塘縣人成化戊子領鄉薦錄文爲程

乙未舉進士授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辛丑陞員外郎郎中出納惟公調度有方以清白著名丙午天官卿以襄陽重地簡出守適丁內艱不果赴弘治己酉改知青州府一以扶植敎養爲心甫及三年治功有成壬子丁外艱乙卯復改之吉安吉安係江西名郡郡中故家大族以閥閱相甲乙貧難中下戶眾役者動以百計循理守法者固多自重豪橫縱肆侵漁剝削之患亦不能無前爲守者置弗治姑息成風本察其實一繩之以法雖貴勢有所不避小民聞然稱善當道者交章薦拔而名益重時年踰六十連章乞歸

不報庚申陞廣東布政使司右參政壬戌陞湖廣右布政使癸亥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時袁瑞閒盜發特榜示之諭以生殺利害盜遂逃散地方以寧凡百設施一從寛厚而周窮濟急伸寃理枉惟恐不及蒞本守吉時威名素著故雖處之以寛而民之懾服自不敢犯乙丑　武宗嗣位有白金文綺之賜推恩進階進議大夫正德丙寅致仕性剛介遇事敢爲無所顧忌而淸操苦節始終一致戊辰卒年七十二

劉　英

劉英字邦彥錢塘縣人自幼篤學操行高潔其爲

清奇俊逸修然出塵當天順成化間隱居不仕與劉
士亨趙廷玉霍孟暘俞鳴玉結社賦詩英長篇短章
備極工巧名振一時

江瀾

江瀾字文淵仁和縣人父玭舉進士官給事中至山
東參政初母劉氏有娠夢髯翁白鹿抱授一兒既寤
而生甫能言即知讀書在羣兒中雖嬉戲未嘗有熳
語長充縣學生督學者累試居首成化辛卯舉浙江
鄉試戊戌登進士第選翰林院庶吉士未幾丁父憂
壬寅服闋除編修丁未充廷試受卷官尋乞歸省賜

路費寶鏹戊申 孝廟登極召還修 憲廟實錄葦
削惟公凡寶訓皆所校正丁巳簡充東宮講官日惟
靖恭輔導尋修大明會典凡制度品式擸撫精詳庚
申九載考績陞侍讀學士壬戌會典成陞學士未幾
修通鑑纂要一以春秋綱目爲準凡切於治道人才
者論斷精確是秋 武宗在東宮長髮以講讀官特
賜白金文綺 武宗嗣位以從龍恩擢詹事府少詹
事仍兼學士會上兩宮徽號進中憲大夫與修 孝
廟實錄尋陞吏部右侍郎協恭匪懈獎恬退抑奔競
人莫敢干以私丁卯賜御製龍文詩冬陞左侍郎守
法奉公與時鮮合値太宰張綵附逆瑾用事憾瀾不
附巳尋陞南京禮部尚書及履任凡慶禮祀典罔不
祗肅每雨暘不時請禱輒應人以精誠所感四年以
疾卒年僅六十有四未幾瑾敗贈太子少保謚文昭
爲人溫厚純愨不逆人詐孝敬愛友見義必爲尤篤
於故舊凡喪不能舉旅不能歸者卒爲資給平生未
嘗言及私利大中公舊居悉讓諸弟別自構居一區
徙居之嘗致書仲凡曰勿佃廢寺以貽後累立朝三
十年小心翼畏始終如一每日必夙興趨朝雖風寒
暑雨未嘗少間恒諭諸子少司空曉大史暉曰吾世

受國恩爾曹盍自樹立以圖報稱其令德雅量人稱
爲長者且遜敏好學仕而益勤爲詩文渾厚典實不
事雕琢所著有銓曹春亭東川稿藏於家

吳雄

吳雄字文英仁和縣人成化戊戌進士授刑部主事
議者欲剖濬縣地隸河南濬人不服至執兵相殺雄
往視則爲正其分界罪其尤健黠者數人事遂定歷
員外郎郎中擢河南副使進湖廣按察使衛卒有以
私憾殺其宗人而棄屍井中其妻子跡知之訴於官
卒知夜令人啓寺棺出其屍易置之明日視之則非

也衆莫能辯雄他日避雨寺中見一棺血漬狼籍疑之召其妻子往驗遂得實銜卒抵罪拜應天府尹初視事集僚佐堂上告曰官職守藏即無侵盜然事固當愼始覩之果亡去若干錠雄密察左右即得盜者狀一府驚以爲神明習法比斷獄精練其摘伏發奸老吏勿如也時應天歲旱總漕者亟徵兌運米雄曰民已病不可重困奏請蠲免所部皆德之子祖乾仕至通政使

張　銓

張銓字文衡仁和縣人吏部郎中信之孫太僕丞瑛

從子也成化辛丑進士官刑部主事爲人政介不阿剛方直諒多挺挺大節時官大司寇者事多偏徇銓據法執爭不已尚書心切憾之竟亦莫能奪也冢宰尹公與銓有葭莩親銓絶不與通適尹有庚事僚友勸與偕行銓義不往尹大憾之以爲輕己人有薦銓雅尹不應惟直覩賀軸以其無銓名也銓在刑曹十六年風節愈厲家貧甚夫人常糊紙錠以給衣食竟以廉介不求出爲廣西叅議舟覆水死

李　旻

李旻字子陽錢塘人成化庚子鄉試甲辰廷試俱第一授翰林院修撰丁未預修　憲廟實錄弘治改元充經筵講官明年以父憂去辛亥實錄成即家賜銀十兩綵段二表裏癸丑服闋起滿九載陞左春坊左諭德庚子簡侍東宮講讀明年陞南京太常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尋以本官署南京國子監事正德丙寅召修　孝廟實錄改太常少卿兼侍讀充講官賜金帶丁卯奉命授庶吉士業陞太常卿管國子監事未幾轉南京吏部右侍郎已巳轉左尋卒賜祭葬旻長身修髯狀貌英偉學問貫串經史百家論辨亹亹聽者終日忘倦在史館善叙事理丘文莊公濬爲總裁

見所纂甚稱之其爲人闊達倜儻不甚拘守繩尺亦多爲人所忌云

俞　琳

俞琳字德彰臨安縣人成化丁未進士授行人拜監察御史居無何進鴻臚寺少卿儀度安整音吐宏暢擢右通政再轉通政使仍掌寺事每讀疏大庭朝宁傾聽其任鴻臚及銀臺者皆十許年累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仍掌通政司事琳天性醇朴無巧僞習慷慨尚義嘗以忠孝自許爲工侍日値塞北有警　上曰保定等五府武備當嚴非其人不可乃命琳[illegible]

僉都御史往覘師琳毅然單騎指授方略既戡定邊
患戢兵歸朝口不言功士論多之初琳爲行人嘗使
周府舟次歸德感疾甚篤仰天歎曰丈夫志在四方
即不幸客死命耳奈老母何因痛哭失聲是夕忽夢
五老人鬚眉皓然語琳曰爾母壽高爾壽亦遠病當
尋愈毋多傷琳叩姓名答曰此地五老人耳旦訪之
則宋太子少師杜衍侍郎王渙司農卿畢世長郎中
朱貫馮平年皆八十廟食茲士云

朱　惠

朱惠字懿卿仁和縣人初爲諸生時家甚貧而其父
天一閣明人物考 未四一三　浙江二 高委
頗難事惠自甘淡泊乃力營甘旨以進艱辛萬狀不
敢告勞登成化丁未進士擢南京湖廣道御史時内
豎蔣琮守備南京以威權排逐縉紳事多不法惠抗
疏劾之權奸股栗弘治丙辰擢湖廣僉事值奸宄縱
橫殺害良善惠首置於法以令境内藩府二役並興
民不堪命即爲檄請罷止於是湖南一境始獲息肩
居二歲竟卒於官

陳　珂

陳珂字希白錢塘人弘治庚戌登進士念母年高乞
恩歸省五月母歿居廬三年癸丑除授刑部主事無
何奉勑錄囚南畿讞刑故無小過有無大刑官雖當
多所平反而亦不可姑息爲徇御史樊祉知府程濂
故出豆因劾之皆得譴還朝陞本部員外郎榮王啓
封國於湖南大學士李文正總核時弊推陞工部營
繕司郎中董其役辛酉轉刑部郎中河間密邇京師
繁劇難治大司馬白康敏公舉出守珂至去苛削之
人斥乾没之吏先是山水衝决民蕩析離居思所以
還定之措木畚土甃石爲堤六十餘里水安故民復
業同萬餘口時又值亢旱徒跣禱於山川雨如注冬
無雪傷麥復禱禱應麥有秋獻縣民李畤訴盗殺其
天一閣明人物考 未四一三　浙江二 高委
叔李文子林劉信妻亦訴盗殺其夫珂牒於城隍是
夜夢雎狐臥於繡幃中起奉首指猩猩欲言珂寤異
日召林妻鞫之得其情捕盗劉永王翰及李政劉氏
俱坐謀論死吳鑑坐強盗死闔郡稱爲神明巡按御
史李璽奏聞於朝銓部亦以課常最權福建左參政
遷按察使時内使陶錦怙勢張皇珂正色危言無所
諱陶亦自戢不敢恣睢逆瑾用事遣御史捕鹽徒盗
賊民賴以安陞右布政使武平大帽山鯨賊猾鰲乃
便宜發帑中錢具糗糧芻茭給官軍賊就駢戮六年
轉左布政使設貸賑之法定傜役之條寬舶商椒票

之徵建通濟橋七年饑洞民賊刑之愛若父母八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廵撫河南去後常見思乃爲建生祠尸祝之其廵撫河南適流賊之餘邑里無備糧賊黨孫郁等尚爲民梗首命兵勦平之仍命有司收瘞餘骸勒石表男女死節者又申冤獄知縣袁鎡指揮葉章等五十餘員俱付奏請得麗末減新野縣當荊襄之衝內官私置抽分厰漁獵民乃檄守廵官毀之正德九年春二月浰池縣河淸二百餘里具疏以聞因言宜廸德祇承休命十年入爲大理寺卿保定民吳澤詐稱覩青現夢佑澤後當大貴其弟游復

傳播以誑愚民偉臣朱寧詗得之差官校擒澤等二百餘人以謀反聞刑部送澤等至大理寺覆審珂駁議止坐澤造妖言海傳用律斬餘從寛貸具列上聞竟俞議十一年以年艾足疾求致仕疏凡七上乃得請仍賜馳驛回氏歸謝絕世事居常以詩文自娛嘉靖改元詔進階二品珂敭歷中外三紀章疏無慮十餘大約皆經世大猷其論河南平原易野戰以車爲主宜倣古魚麗偏箱之法番長於馬漢長於弩宜各任其所長時未及用識者韙之卒年七十有六所著有五經發揮係子斷註行於世

陸偉

陸偉字仲奇號質菴錢塘人成化乙酉鄉薦值家中替闔門授徒資以爲養二親相繼下世哀毀幾滅性旣而㒳試禮部輒報罷久之謁選天曹試居第一授山西澤州知州州罹洊饑人至相食奏發内帑沿門賑救區畫纖悉不懈晝夜全活以數萬計於是人人貌像而生祀之州多宗室分封和買吞併之害其來已久歲時祿米後輸辱及官吏率以爲常至則悉裁之以法世家大族鄉曲困武斷閭左苦陵轢者皆禁不得肆與夫請託一切不行因相與銜之嫁禍於偉

嗾宗室誣奏數事下三法司勘讞詔使初至慝於浮言幾中危法州民無老少塡塞街巷爲之稱冤使者繼至始廉得其實事乃白比去猶相慰藉毋以此沮時鄰封大同有獄久不決檄訊之盡得其狀發擿如神澤州有寧山衛軍民雜處恒患弗靖懾之以威彼此帖然總鎭中貴歲有祗候之索所屬爭先取容偉獨不與旣而政通人和乃葺州治新儒學章明道程先生舊祠至於漏澤園常平諸倉進路津橋靡不畢舉然小民雖甚戴德而前怨家與訛造謗爲害未已僕曰人當自知止足不然必速顚躋乃力懇當路致

其事而歸州民攀留數十里不絕車相不得行多有
泣下者慰諭而遣之歸惟以教誨子孫爲務每夜至
二鼓方就寢家庭肅然宗族不能婚娶里鄰不能殯
葬者巳雖不給亦汲汲以周之閒與鄉之不仕及倦
而歸者徜徉於西湖孤山之間更唱迭和有歸田錄
傳於時居常甘淡薄於世味漠如也每謂士當以立
志爲先以涵養爲要否則大本不立一事不可爲矣
年至耄耋燈下能讀細字喜吟詩有稿藏於家作字
不喜行草與卑幼家問亦真楷如落劄蓋其天性嚴
整然也嘉靖壬午疾終於正寢遺言子孫仕者以忠

孝報國處者以勤儉守家享年八十有九

方銓

方銓字景衡新城縣人成化中由舉人任湖廣安陸
州學正奉父之官更爲創寢室於學署旦暮具衣冠
至寢所問省興居或燕飲歸雖丙夜不釋衣冠必往
侍左右俟其寢而後退易學通明躬授諸生課業講
習不怠業他經者則延訪隣郡經術通洽之士爲之
師一時成才特盛如孫交劉洪其最著者也及丁外
艱歸諸生泣送不忍別服闋改汝州卒

惠隆

惠隆字從道號北屏仁和人弘治壬子舉順天鄉試
癸丑遂登進士第乙卯授刑部主事分治禁衛勵精
法律剖斷如流獄無冤滯進員外郎郎中不蔽要囚
益欽且慎時山陝宗室與縣令搆訟累歲不決隆奉
勑往勘立爲剖斷時謂平允大司寇毘陵白公烏程
閔公咸雅重之凡獄經訊讞不復詰勘方留侯內陟
時逆瑾勢方熾隆剛直不阿欲外補以避之正德丁
卯擢守永平平盧古雄鎮民俗勁悍隆以嚴治發奸
摘伏植弱鋤強政令一新時中監倚權倖遊左右絡
繹於境至郡則斂戢以去莫敢需索民賴以安且修

孤竹廟建昌黎祠以崇祀典尋有循良之稱巳巳移
守寧國至則咨民瘼[illegible]則淑慝聚徵賦清訟獄
庶政畢舉宣城值水災民多艱食則發廩給粥以賑
之所活幾數萬民用[illegible]之有剔盜繹騷民心震恐則
簡銳卒厚賞犒不旬日而就擒民有寧宇且梓謝玄
暉詩樹文天祥石記表章諸先賢義烈祠宇以勵風
化於是有去思之頌庚午擢江西按察司副使江西
民俗競訟隆素諳法律一訊而決故署學政釐水利
憲度貞肅時宸濠逆謀未露而脇權附勢寔繁有徒
不懸不悚悉繩以法罔貸桃源巨盜猖獗巡撫中丞

王公知其才略以兵委焉陸運籌制勝擒賊酋而顯
戮之民用敉寧歷官中外幾二十年所至以治績顯
時有公輔望辛未甫踰強仕即以止足爲戒遂解組
歸家居事繼母以孝敬處昆季以友恭廸子姓以義
方督僮僕以藝殖營別墅於所居東滸茅亭花榭極
幽雅之趣凡親友過從款洽無厭以私干則峻拒之
故自謝政以至垂老足不履公門口不談世務暇則
與樂閒吳公龍爲五老歸田會登眺湖山以觴詠自
娛倣唐香山宋洛社之遺矩繪圖梓詩以傳至年七
十有三卒

胡世寧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縣人誕有異表弱齡頁巨人之
度讀書不治章句惟慕古奇節偉行數夢與于肅愍
議國事於朝家貧出贅昌化李氏因補昌化縣學生
受知吳提學伯通有草中靈芝鳥中孤鳳之褒弘治
五年壬子以書經舉鄉試第二例有司給道理費人
百金世寧以浙右歲饑獨受五十金而行癸丑舉進
士歸闕得坊其門時須關謁鎮守中貴人世寧重折
節棄之去八年授湖廣德安府推官時岐王開國庶
務方殷且羣從素驕世寧惟謹禮明法感以至誠曰
朝廷法即殿下家法其何敢變 朝廷民即殿下
千百年立國根本其何敢不恤衆由是憚其正而服
其公及請民間開墾湖田充柴炭撫巡業與之指畫
利害娓娓乃止於獄之小大必以情幽滯輒從平反
其清里甲均差役練民兵廣儲蓄諸條畫具可爲法
十三年陞南京刑部陜西司主事西寧侯家訟久更
九司十三道訟者老且貧矣比至一鞫即得其情云
法如是如是特聽訟者善避嫌不如我愚而直任也
訟者感泣而決顧金箔者富翁也被誣羅織致大辟
務求直情辨雪之顧後每過門必稽顙而去其不爲

威富所奪類此十四年應詔陳邊務十事而士風國
用武備將權尤切時病暇則延集同志講求濟世略
十八年敘進員外郎適 武宗登極實授奉訓大夫
復應詔陳六事勤學問慎輔導廣延納重守令公用
人汰冗費探本達要識者許其大臣才具矣機戶顧
謙侵官鏹累萬力正其罪謙祈解不能干正德三年
積三考出知廣西太平府郡陋甚屬吏桀黠難制至
則推心撫之絕其饋獻踰月夷酋若思明黃文昌羅
陽黃景明茗盈李萬榮全茗許榮高等欣服惟所操
縱惟太平知州李濟阻兵負固跳踉不已乃密檄龍

黄州趙元瑤捕之元瑤輿疾力攻濠魁面縛散其積
以紓乏困籍記冶吏十事為代者告黄文昌兄弟稔
亂大將徂征世寧協賛方略不費一矢捻捕成獄他
如平羅陽之爭立定茗盈之惡土積惡頓息郡治三
面逼江惟北無限因建壼關竪戹陶峻費不及民至
今賴之僅半載聞内艱去世稱治邊郡之良者必歸
焉六年服闋補寶慶初朝岷王鬧岷府受詞縶人取
其財下諭里老奉有令旨必併其人送府驗實僞者
弗貸後王索民校急曰初封校尉僉沙衛永保四府
今歸寶慶一府他日分封繁衍其可支乎王曰御史

奏得旨矣曰御史錯知府當奏改正王嚚其直無憚
意值巨璫借鎮守至郡縣集夫千且裒金餽之罷之
接以常禮鎮守王潤肆横索折以法潤歛手他日其
人以左道寓郡執之恣射平民者又執之潤卿深而
猶稱為好官云郡屬權繁漫奸不可詰乃類田均糧
而畫一徵之民省歲供之半闔境大呼曰太守免我
逋矣七年陞江西副使兵備東鄉新縣舊賊巢也抄
掠為饒信患諭禁招捕威信明確擒臧怙亂樂庚二
陳邦四輩奏免效順王寨一之死既而遷縣築城經
武賑饑民妥然安矣時為語曰姚源之事三郡堂處

之而不足東鄉之事一兵備任之而有餘嘗調征姚
源大盜王浩八提兵深入戰於裴源山下一旬三捷
會宸濠志不軌誘受天下亡命搆害鄭布政岳闚世
寧與鄭周旋且忿其論對峻直迫世寧出討賊世寧
亦自是不至南昌他日憲司檄回賀濠生辰曰是欲
致我而制之也不往諸守巡亦不往己卯之變竟以
是綱衆薟先見其幾云凡寧府人至撫營私殃民者
輒裁以法忿發抗疏曰江西之禍不止盜賊可慮者
省城失火延燒萬室基地所便盡歸王府債負所責
遍及閭閻庄田所逼民久立寨三司官員多受鈐束

問刑務吏覊絆成案買辦漸行於外府騷擾遍及於
窮鄉良民不得安生羣起為盜臣下恐有隱禍多懷
二心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地方之事益有可慮
又言寧王自討衛兵以來威勢日盛上下官司奉承
過處更乞戒諭寧王自治其國三司以下政務不須
干與嚴戢下人恪守禁例凡王府發放事例必須奏
准方許奉行庶幾地方無意外之患　九重紆南顧
之憂累于餘言事下兵部取旨移文寧府令自鈐束
其下而已濠至涕泣自咎亦懼且悔矣自世寧尉解

門遂皆置人然規其廉正不可汚乃摘前疏語叅政
令不出朝廷諸語誣為離間妖言誹謗奏逮之未下
已陞福建按察使離任矣臨發中食毒幾殆蓋濠為
之又嗾其黨巡按御史潘鵬遣官校濠卒誘執之世
寧間行會逮繫詔獄刑訊踰年濠必欲殺之廝用事
者抗章言應死者三瀕死屢矣言官交章論救用事
者迫於公議得減死謫戍遼東瀋陽中衛十一年抵
遼撫按禮遇之不就館穀躬履行間講學授徒自業
凡四載十四年六月濠反十五年始直世寧起戍中
為湖廣按察使十六年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辛

巳行且疏辭適 世廟更化首批胡某以忠直擢用
不准辭遂手疏勸 上修德講學取大學衍義省覽
以光聖德薦觀校何塘邵銳堪講官林俊劉忠林廷
玉堪輔弼及言擒江彬擒宸濠均當論功附宸濠附
江彬均當論罪武臣如指揮牟斌執法受罪內臣如
周儀守正殺身宜一體褒錄無不讜切當 上心者
澁蜀甫兩月時松番肯叛議處軍例令近邊者輸租
於邊而縮其額以所縮加內地而勿輸邊勞逸輕重
均焉乃疏安撫方略要在用人才增兵將更賞罰足
時[illegible]下兵部議行芒部隴氏請分設長官司議不

可許世寧上疏隴氏裂地設官雖稱衛彼實為[illegible]
等縣柢其襟喉從之便樞曹不用令隴壽襲職竟為
亂政所殺人服其識又劾退貪虐帥臣張傑太監趙
欽蜀境大悅嘉靖元年晉吏部右侍郎未任奔父喪
三年部議 睿皇尊號廷臣強諍多被朴除名屬江
淮薦[illegible]時免喪家居上奏曰方今急務孝親為大保
民為本乞早定追崇大禮肆赦羣臣小過使之各懷
救荒弭亂保民之策而議行之以綿 皇祖考萬世
之祀則陛下為世之孝也夫諫者心協忠誠質異強
弱或獘錯違之下終傷日月之明大為天地生成之

累夫新進議禮一言適合未必其事事之皆是老成
執禮一言過當未必其事事之皆非臣願陛下惟是
之從無以新舊先存適莫於中繼復舉前古治亂關
於戚宦宰執者以規警明盡懇直累千言既有議遷
顯陵於燕山者世寧乞嚴絕憸壬極論遷葬利害
君臣協恭惟任賢保民為務弁前疏並進 上畢覽
深嘉之自是浸尋大用矣四年起兵部左侍郎進備
邊二十五策復進言保養 聖躬願慎重藥物獻三
經講義大學秦誓好惡之章以戒媢嫉尚書惟辟作
福之章以重威柄易大傳不出戶庭之章以慎事幾

訐謗多中璫忌悉留中於是言者劾世寧啓倖竇訐
妄殺之漸亟引罪乞骸不允五年命知武舉言者論
列未已力求退改南京吏部左侍郎六年考察留都
五品以下文臣去留咸所釐正五月拜南京工部尚
書舊凡轉輸至者弗獲時納有候至數年者乃使謂
內監曰如更阻難當別處耳蓋欲奏徑輸京師也不
數日納竟者五十餘輩又福建解至料銀幾二萬皆
赦前已徵者所司以時價不酬欲令加徵乃疏各省
未輸者盡行蠲免而解至者反加徵情理豈堪得請
直輸其銀於京免重困焉七月以左都御史召過沛

疏治河事宜及濬河夫役之苦道改刑部尚書尋用
詹事霍韜言加太子少保左都御史掌院事振舉憲
度釐正敝習首疏勸　上當涵養此心使寂然在中
無所偏倚遇事當喜怒者則又臨時省察其中節與
否而後發之至論聽言用人言殊剴切　上嘉之務
持大體以近年刑獄未清乃裁上晝一之法申明職
掌凡十條最後論執法被誣奪職者復其官制辭褒
美俾中外遵行而考察奪職者始許大臣言官論辯
矣執政請禁私謁世寧言臣官以察爲名人非接其
貌聽其言無由知其心識其才若屏絕過從徒采浮

言按考語而濟激揚之當難矣　上是之世寧之再
召執政有力焉終不與黨其在刑部時於重辟擬罪
研究情法必允雖奏當論定者不避嫌謗執議懇惻
弗憚　上嘗感悟納用太監劉聰與運舟爭道誣漕
運官兵侵其織造費幾陷二千人乃疏不宜廣追牽
連　上是其言竟從寬政至秋聰家僮訐聰自私誣
衆之罪　上下聽獄抵法而言益信時遣官分錄天
下罪囚事竣悉審別當否品其勤惰而劾其縱者其
因事建明得著爲令者三陳九疇者故以兵備巡撫
有事甘肅兩政土魯番兵於時彭澤總制楊廷和秉

政土魯番因再失利縱反間傾九疇楊彭欲坐之喉
儉人煽言哈密淪陷番達寇暴釁起九疇於是下九
疇獄擬大辟昌言於朝曰世寧司刑而殺忠臣寧先
殺世寧執政持不可乃奏述西事詳辯九疇之寃明
其決不然　上大悟曰豈我殺巡撫都御史償回子
命耶九疇由是貸死戍邊七年春世寧疾作乞骸命
子純入監讀書是時奏河清甘露降方告謝齋宿忽
風霾異常世寧求黜應變不聽隨上勤學恤民任官
十事轉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世寧辭言甘肅之危
可慮中原兵將錢穀無備可慮臣弱才恐負重任再

辭不許復陳兵政十事以取進止　上許世寧就職次第議之世寧乃拜命大臣建議銷兵世寧証古籌今辨其非是議遂格已而土魯番合尾刺入寇我師敗之夷復請釋舊羈番使下兵部計宜者世寧言番夷變詐反覆邊臣奏報牴牾再舉陳九疇禦虜始末備述先朝馭夷故實以及今日圖復哈密利害審究情勢樹久安之宜柄要喜功者中沮之八年春世寧申論增武備足邊儲用人才三事薦馬昊陳九疇施儒楊必進才堪統軍禦敵選曹以世寧侵官格不用世寧亟辭疾不許特暫免其朝叅世寧又極言任人

圖治今日當務以自盡始終之義然時益多忤世寧難久容祈請彌懇　上慰諭不從疏三上乃許致仕驛歸廩役備給如典庚寅三月復以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召世寧再辭疾篤猶力賛　上圖廣嗣續答受直言愛惜人才云九年秋九月丙辰卒於家壽六十三贈少保諡端敏詔省臣諭祭勅有司治葬事幼嘗學武精騎射正德庚午服闋赴京至滄州遇大夥賊刧掠焚殺勢甚猖獗前途孔棘乃避入城中州守張琦漫不爲意世寧激以忠義授以方略協力捍禦憑城對敵奮不顧身賊不敢近數日城賴以全

吳　瓚

吳瓚字器之仁和縣人弘治庚戌進士初授弋陽縣令調永新陞南通州知州甫兩月乞休瓚剪於去就以子寃未洩力辭軒冕性好吟咏多撰述考求遺聞作武林紀事八卷卒年九十餘

徐　潭

徐潭字汝容錢塘縣人廣南守敏之子弘治癸丑進士歷官南京刑部郎中秉公守法請託不行改工部郎中時工役繁興潭爲程其出納會計詳慎乾沒者無所容奸庚午陞湖廣叅議無何晉按察司副使兵

備辰沅豪貴陶倫罪當死以千金賂潭潭却之持益急役其人賂代事者竟得縱而潭反被深文之名遂罷歸裝橐蕭然居無華堂出無輿從性耿介然好義樂施赴親交之急輒傾貲與之雖至空匱勿渝也

沈　綸

沈綸字朝綬仁和縣人和子弘治丙辰進士累官南京禮部郎中廉州府知府淸介絶俗恪愼官守旣典郡不以家自隨矢志貞潔廉州古合浦也中貴守池者往往乾沒於是豪右相緣爲奸綸一切裁之以法民獲安生權豪側目卒中傷之綸死二十餘年民思

其德爲築愛民亭以旌廉平綸與父和俱爲二千石兩世尊牃家猶四壁人服其廉

劉 溥

劉溥字潤民新城人幼聰穎讀書數過輒成誦歲饑父致粟於百里外忽心動亟往迎之中途父果疾遂扶以歸年十七入縣學弘治丙辰登進士第授永寧知縣教民耕作租調日裕舊有礦盜設禁防之盜用衰息永寧地僻士少知學立條約率之趨業邑有程子書院久廢溥曰此大儒講道之所庸可泯耶遂更新之於是士習漸勵有名列賢書者矣越二年遭母

喪去任民遮道泣送之服闋復除蒙城縣政化大行豪猾屏迹有夜殺人者誣爲仇家擊石斃之久而未白廉得其狀令其人試擊之弗中溥曰汝晝擊弗中彼夜擊反中耶犯者驚服邑人德之至畫像以祀嘗勸寧晉皇莊直其地與民主者賄之不聽卒致誣奏被讁而氣弗少挫修紫荆關隘成當道爲之尋以考最賜勅褒嘉正德丙寅召入拜山西道監察御史出按南畿屬吏有犯率褫鞫之黜貪婪數十人至有望風遁去者地方災奏命便宜行事溥薄輸納均貿糴借周於富室饑者給饘粥病者予醫藥子女道棄者令有力收字之全活無慮萬人死則爲義塚瘞之後人爲立石以誌遺愛災傷之地或躬自存視有父老數輩迎拜道左曰憲臣涖鄉村閭閻前未之聞也因相與致祝而去行臺一樓相傳有祟不敢居溥曰邪豈能干正乎乃寢息其上竟無他庚午奏計逆瑾黨與不法事稱旨明年供事南郊進蒙金幣之賜未幾陞順德知府適巨盜流刼屬邑設法嚴爲之備獲首功總制陸公薦其才賞以金幣河決黃陵岡撫臣檄取役夫八千溥曰兵荒之餘戶消民困何以堪之欲減其半撫臣怒極言劾之遂罷築亭塋側扁曰興思

歲時瞻掃以志風木之感忌日雖疾猶強起進悲疾劇不起距生春秋六十有二

查 約

查約字原博海寧縣人弘治壬戌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進郎中陞福建僉事恭勤畏愼所至輒問民疾苦旌義烈辯冤獄馴妬悍治有異等屬歲旱疫癘大行約躬勤禳禱給藥療之清汛狴犴開釋無辜天大雨疫亦良已延平邵武暨福州軍相繼煽亂約以單車申諭衆咸戢服擢山東副使以憂去補江西持廉秉公嘗以訊決脫士人於死人誦其明進福建參政

猗舊有旌懲闔人咸悅其來至則治學舍賑孤貧惠
恭士民士民懷之陟左布政使值歲游饑乃下令諸
司撫上納者悉出穀分貯於各倉以備賑濟建議辭
馬端肅劉忠宣於祀典以訓官常合羅文節章文懿
祀之尊尉以勵士節皆有補風教會有旨命尹應天
繼命撫山東報皆未至值候官反獄羣吏皆散走約
以前三郡兵亂皆單身諭降威德素著於閩冀賊可
化誨乃銳身以先吏卒未及發語賊猝突而前約大
呼擊賊左右莫有應者遂遇害閩人聞約死皆慟哭
立祠祀之

吳愚

吳愚字維新錢塘人中正德進士尹臨淮臨淮帝鄉
民習游情愚一蒞任弊政悉去風俗改觀其頑讖斂
裁便宜張弛更以辦治稱監司使者僉上治行異等
堰風紀選不報　毅皇帝南征侍衛中外諸騎乘數
十百萬所過縣次續食有柄事中貴人道臨淮非分
徵索供具無厭横甚愚從民吏往致常餼不贏中貴
人大觖望憤詬呼挺愚銳身先民吏當之民吏爭前
擊傷中貴人中貴人奏逮愚繫獄一歲所廷議白還
原職用久之徵爲南京刑部主事轉南京兵部主事
以承德公喪罷歸除服謁告不任者十有五年補南
京兵部員外郎轉南京禮部郎中遷廣西布政司左
參議乞侍養亡何病卒年五十三生平醉心文詞令
臨淮時聽政之暇即手持一編不能頃刻置遇名士
大夫博文邃古者輒委己交驩與相上下其謝病歸
益專力萃精償其横志六籍而下九流諸子等書罔
不雋飫醇醽挾藩入奥故其文深邃博大能進所欲
言蒼然有西京風骨所著名泉亭稿行於世愚之子
遵晦山東按察司副使

邵銳

邵銳字思仰仁和縣人也正德戊辰舉禮部第一登
二甲進士改庶吉士時權逆瑾擅政焦劉深相結納
其子皆選吉士未幾傳旨俱授編修銳以甲弟在二
子上亦併授焉銳恥與爲列方具疏辭免會伯兄以
危言沮之曰會元得吏職亦常分耳公議自在於汝
何尤尋以父喪守制瑾敗　詔革傳奉官銳亦在革
中言者以非其罪服闋改評國推官尋陞南京文選
主事遷祠部員外郎以疾告歸起爲江西提學僉事
陞福建提學副使抑浮崇實士習丕變兩省至今稱
焉歷湖廣參政河南按察使廣東山東左右布政使

皆有惠政進爲太僕卿復引疾告歸不久卒持身端確喜怒不形省身克己務求合道然恥於近名不立門戶人稱眞道學云卒之日囊無餘金田僅百畝且以蔭讓兄之子人尤難之贈副都御史謚康僖殊典也所著有端峯存稿

徐　顒

徐顒字子淳號龍山錢塘人正德十一年舉鄉試高等十五年會試中式明年辛巳賜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職理京畿訟獄號繁劇難治旣明察强力有執守日孜孜究心法家言踰年大閑習所書獄辭老吏

不如也同舍郎有疑獄多就問咸爲代剖情法尤協諸郎咸自以爲弗及由是練達刑名之譽奕奕播留都間而顧恥以刀筆自居折節講學慨然慕程明道朱晦菴之爲人素倜儻不羈高論時出人意表至是一變頓爲沉默簡重意氣雍如也嘉靖五年進本司員外郎尋轉貴州司郎中就署內建澄心亭暇輒靜修於中七年父艱去服起復除刑部陝西司當是時蘭溪唐公爲少宰延訪天下奇士士多推轂徐君者唐公就見驟問責難於君何以謂之難對曰君所謂可而有否者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者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茲何容易矣而老生常談堯舜之道爲難奚其難唐公悅以堪任大用薦爲儀制司郎中蓋殊調也　皇上方精意稽古禮文之事札下春官無虛日咸爲草創其儀無遺謬者賜敕一襲大禮集議大學衍義諸書遍天下歲貢生候部至二百人力爲建白聽其附試京府以廣旁求路巷請一切不行要在絕私交行己志專心上報而已以禮部歲貢生預鄉試始此顒亢厲守高公卿以下干嚴見憚不得久居內遷拜臨江太守躬勤庶政常夙興以矯游惰擿奸發伏如神吏民莫敢欺他如去門

卒通塞蔽剗題名表官箴作郡志記文獻祠旗纛修武備皆井井規畫利當時而法後人赫然良二千石矣而達官貴人取道臨江泊舟去府治且三十里顒雅意不辯聲譽非大事弗出郭要人謂託輒拒之曰寧負權臣不負吾民又郡中貴强之家千禁痛繩以法不少貸治郡幾五載不遷考績行過家居兩月一疾遽卒時年四十二已耳少時善飲酒父誡之絕口不飲及鹿鳴舉觶猶以未奉父命爲辭父嘗患怔忡疾不解衣半歲父没而養母太安人躬備甘毳家事必禀進止廩祿貨財悉委於三弟傾囊助之其力行

修謹如此

徐咸

徐咸字子正號東濱仁和人以尚書領浙薦正德辛未登進士俊才穎發與人交不詭於俗居官不事激察務持大體人樂其寬初守沔陽沔屬兵燹後且值陵谷懷襄民嗷嗷待斃咸務在撫輯惠養區畫中理民多全活初沔地宜黍鮮植嘉穀咸爲之陳厥疆畎引渠灌泉略倣吳地播種之法與民習之民享其利居三載入覲屬吏託餽贐名盛貨帛以進辛謝卻之廉聲益彰隨陟夏官郎去民思之肖像爲生祠夏卿

喬白巖公雅知咸會　武宗南巡咸凡事豫戒備無不周白巖公曰能助予者咸也銓曹聞其賢擢守襄陽爲政一以平易近民爲本民以是益親附之歲值恒陽躬率父老恪修雩祀德暑不輟而甘澍應妖民惑衆禍叵測咸計磔渠魁脅從不問悉解散其牧襄一如牧沔故襄人戴之猶沔人也廖太史鳴吾作楚紀列咸於昼績傳童太史內方以餘姚孫衍華亭張弘與咸先後同官均有懿政目爲三高嘉靖丙戌入覲忌者阻之罷歸日事編纂有國朝名臣錄澤山野錄詩有東濱二稿平生天性孝友宅心坦夷侍奉直公昂及太宜人王寢處飲食省視必躬官至二千石田宅不侈常祿之羨悉畀仲兄節奉怡二親不制其出入無毫髮留爲筐篋計又爲仲兄築室以居後家事日落寒暑製衣及衾溫凉適體有疾奉美飲食至老不衰以故稱孝友者無間言嘗築園城闉曰餘春每遇勝日邀伯兄豐厓及郡中名士携鹵榼碁枰於霽扉竹徑觴咏陶然仙如也嘉靖丙寅夏六月卒年八十有八

錢宏

錢宏字可容錢塘縣人正德戊辰進士授刑部主事

進員外讞獄西曹以明慎稱陟山東僉事巨寇王堂猶志切掠近縣宏督兵一鼓擒滅之擢副使革鎮守無名夫役刑其厲民者民賴以安宏在山東久多政績至拯章丘水災所全活萬人功德尤著擢廣西按察使陞福建右布政使轉湖廣左布政使進副都御史督兵南贛簡閱兵備節財裕民建楚清獻文信國二祠以訓忠節宏爲人孝友篤親睦宗歲租所入分逮姻黨人高其義在南贛以病乞歸逾三年卒

江曉

江曉字景熙仁和縣人禮部尚書瀾之子正德戊辰

進士歷兵部車駕司郎中憤磨勘立條格諸司不得濫恩改吏部稽勳司郎中有公恕之稱出爲山東布政司叅政嚴督逋賦轉輸及時至京議召商上納隨時給估除前攬納侵耗之弊遂著爲令陟山西右布政使條陳體國便民六事悉見施行歲大祲太原平陽民多轉徙曉極力賑濟安輯所全活以萬計庚寅擢應天府尹由太行東道抵金陵所過屬邑皆焚香頌德尹應天時除奸蠹弊節費勸農復條奏職掌十事大要抑奢崇本嚴禁侵冒諸爲浮淫蠹國者悉請罷革　上嘉之有體國爲民之褒歲旱蝗竭誠祈禱

甘澍隨降蝗亦尋滅至秋復旱乃發倉賑之所活又數十萬人入爲工部右侍郎值　聖駕將巡承天命曉先出警道御史胡守中恐臨事徵誤欲先諭曉以分已責乃誣奏曉稽誤逐逮詔獄獄吏孫綱者守中黨也竟考致其獄勒停爲民無何守中與綱皆坐罪棄市人皆以此爲誣善之報曉爲人清修畏慎孝友端凝事親色養終身處兄弟曙暉曜曲有恩義教暉成名曜爲禮部員外仍以己恩蔭官曜子埏林居杜門養高書刺不入公府臺省交薦竟不起卒贈工部尚書子圻官至提學僉事德望高一時孫鐸始仕爲

刑部主事歷都御史

陸　溥

陸溥字原博錢塘人登正德戊辰進士仕爲兵部職方主政歷進武選武庫郎尋陞江西叅議遷陝西叅政己巳逆瑾擅權盜賊肆出職方稱難溥因事籌畫動中幾要司馬卿倚如左右手疏奏皆屬焉有聲於職方瑾誅以瑾速坐者不下數千人溥白於　上原之甲戌與給事中滁御史倫奉勅覈京營諸兵馬京營諸兵馬素遊於豪右懸其籍溥乃盡括之豪右斂袵謝然竊御之己卯　武廟南巡溥與諸省郎伏闕

乞留不報　世宗登極詔復先朝諍臣賜俸一級洊有負固者號召至千人將爲亂巡撫都御史以兵事屬溥溥出奇兵掩擊之不旬日面縛數百人以歸議以其地爲峽江縣戊子赴任陝西至靈寶忽一疾卒年四十有五始溥爲江西叅政時吏部薦以按察副使凡四請而不報後又薦以叅政亦三請而不報最後始遷陝西布政司左叅政人曰此卿者所中傷也溥不以爲然志節愈勵而持守益堅生平仁恕易與及與權貴交屹然不可阿天水胡纘宗銘其墓謂溥矯矯本兵翩翩行省究心時務奮志民瘼惜未竟其

施而沒云

王潼

王潼字本澄錢塘人幼嗜學讀朱子語録遂紀慕
舉之志聞陽明先生講道稽山負笈往從先生嘉其
篤志命輔其子仲肅爲學無何配任氏卒時潼年甫
三十六義任有淑行不爲再娶性好遊慕司馬子長
之爲人歷齊魯燕趙登泰山攬日觀西望太行薄遊
都門並海而南遵吳適趙東下武昌訪竹樓赤壁之
勝工繪畫善諷咏其過太行詩有客中秋適半山外
晉全分之句勤于涉遊於陰符經程張諸書皆有輔

註抗志風塵耻與時俯仰終身不求榮利嘗曰以山
水自娛嘗自品曰亂山秋可孤燭苦吟平生老淚哭
也嶺猿江鳥冷荇幽蘭平生之朋好也老牛負載跛
鱉蹒跚平生之技能也黍離麥秀吊古懷賢平生之
寄托也濁酒一盃南華一卷平生之心知也雲停春
渚月滿秋空平生之意態也即此數言可以想見其
人矣浴沂舞雩之學脉聞自曾點爲宣尼所獨契茲
亦窺見其一班云

許相卿

許相卿字台仲海寧縣人正德丁丑進士辛巳授兵
科給事中屬　世廟新政乃抗疏論政令不便者數
事先是中貴人張鋭張忠恣横法曹議在死律內降
欲寛以贖金相卿力爭之又李賢以中貴張欽義子
襲錦衣指揮林俊以正人被言者譖相卿皆力言其
非是語剴切多人所不敢言至謂　上爲氣驕志怠
迥異初心云云舉朝皆爲咋舌由是許給諫直聲震
天下矣居一年抗疏致仕歸縣官具輿臺騶從如常
相卿曰此役編里閭吾故里中人也假令吾乘軒擁
蓋揚揚出里中徒苦父老親故走匿旁舍此于事不
當吾謂且不入公門毋徒患苦父老爲也堅却之乃

築室紫雲山中巖居川觀食力詠志益務覃思墳籍
游心術藝之塲嘗製短簑長笠以二鶴自隨遇佳日
披簑戴笠身騎黃犢往來阡陌間喜與田翁野叟爲
爾汝交就彼食飲或一言目爲貴人輒投袂起矣縣
令高其賢爲樹表邑中嘗念一往謝則五鼓伺門入
向縣治再拜而去時令卧未起卒不能禮之館舍部
使者歲時存問餉之金錢輒推不受元翰貴溪與相
卿善貽之詩有九杞山人不出山不將一字落人間
之句相卿爲人豪邁正直高視一世林居三十年海
內咸傾仰之中外薦者以十數嘉靖己亥以禮科給

事中召起於家部使臨門敦逼上道相卿力以疾辭先輔爲書招之曰　明天子在上故人忝備政府可強爲一出相卿報曰居高者勢乃公方飽食無涸乃公竟不往後海上變起當路者就問籌策相卿爲口畫便宜事語多效其清風峻節老而彌壯士大夫識不識胍相敬慕咸謂人中孤鳳云

江暉

江暉字景孚仁和縣人瀾之次子正德丁丑進士選翰林庶吉士初暉父瀾官尚書起家翰林伯兄侍郎曉舉南宮第四人暉復登第杭因有父子翰林兄弟

會魁以爲美事暉居之若無有也始登仕籍値冢宰早瑕有擬錢寧族女者時寧貴勢傾天下衆莫敢忤暉獨峻拒之已卯　毅皇帝將南巡暉與同館舒芬等抗疏力諫受杖幾斃及館事竟當授編修以前言事授廣德州知州爲治廉正剛毅始之官即法其豪梗者以令於州民皆悅服有大姓讐競官司不能平將爭兵事暉徐以一言而解勞不坐乘衣不重采省徭役減供應爲州二載州人大歡樂之歌謠謳吟徧於里巷以翰林院編修　召去已而進修撰屬　世皇用言者議簡侍從使更民事擢暉河南僉事未行而痰疾盛作　特旨許令養病歸二年卒暉精敏修潔游心藝苑嫉近代文體淺俚益務爲鉤深奇崛至不可以句與齊人曹嘉東楚王廷陳關中馬汝驥共聲一時有曹王江馬之稱其爲廣德甚得民至立生祠祀之

許仁

許仁字元大仁和縣人爲諸生時教授生徒方嚴介特翕然爲時所宗正德庚辰以舉人授巢縣教諭擢河南郾城令雪冤獄減重徭弭盜捍患勤於撫綏性狷執不能事上官調德化德化瘴鄉民獷悍難治仁

一以而重鎭之毀淫祠改社學建公署導壅渠勞績顯著調同安治同未久屬德化豪右以舊憾騰謗罷去仁樸茂質直多介少通執義而往率多齟齬於時然邃於經學毅然以崇正闢邪爲已任諸所論著皆折衷六經多發前人所未發云

董穀

董穀字碩甫澐之子正德丙子領鄉薦嘉靖辛丑授安義令更令漢陽俱拊邑綏輯領定所部不援介然守正罔突梯取容竟與世局枘鑿退而耕於海上安貧樂志冲曠夷猶忽値粒磬過午未炊散步瞰壁湖

演採白蘋花以嗅茹淡如也既而侍其父遊會稽扣謁陽明王先生之門聞良知之學精修深詣時稱高弟每喜陶靖節形影神釋之詩取蘇文忠水月不變之旨知者以爲陶蘇並埒云所著有碧里四存全稿

孫景時

孫景時字成叔杭之右衛人性耿介於世寡諧與越人汪應軫仁和邵銳江暉錢唐吳鼎爲友纂章文懿胡端敏之爲人師事陽明甘泉二先生學成正德丙子舉於鄉筮仕長洲教諭遷攸縣令却餽饋謝常例雪貧民寃如景吳伯先枉狀遠豪右易滔發其奸贓

論如法人多稱之無何景時解官歸乃蒐輯故典證以長老舊聞質諸鄉評作武林文獻錄杭州府誌意欲勸成郡乘副在名山惜有志未究而卒

吳玭

吳玭字汝瑩號南岑錢塘人舉嘉靖癸未進士拜行人司行人歷司副刑部員外郎廣東按察僉事副使布政司左叅政在刑部時嘗同考順天鄉試其所爲文章諸老先生自謂弗及故海內知其能文然玭固知兵習吏事爲員外摘抉姦隱平釋寃滯精練詳敏大廷尉讀其獄詞必曰吾固知非吳員外不能爲其所治因卽罪死無號呼不平者爲僉事飭兵嶺南華士卒立保伍明法令察盜所出沒根拔苗薅境以大寧連寇作督師征之殺二千餘人降千餘人淸遠峽險多盜以卒六百人鑿山三十里爲梁二十有一舟用得挽以濟爲副使籍民舟之賈於海者什伍爲綱紀約寇至擊之其去爲盜者衆發之不發與連坐海寇頓輯性疏爽嘉調笑諧謔治園亭西湖之濱與賓客燕遊其間若樂而忘檢者至持官奉親特嚴以孝縣吏植柑分紹廨中間以遺之曰此官物吾不可食盡易錢輸之庫連寇平都御史御史張宴且以金幣

勞之固辭以免周宜人病痢刲股肉和藥血淋漓下不絕痛父以食芋遘疾終其身不忍食芋宦遊四方必奉像櫝懸之祭則拜以泣比病不能言數引手指像忽自墜其僕曰得非欲奉以行乎頷之而逝得年六十三初至嶺南勤於其治按行郡邑觸冒毒瘴遂患癘比爲叅政會　天子有事安南治益勤既疾革猶日命吏抱文書置榻前臥聽之故以羸卒

沈南金

沈南金字子輕錢塘人嘉靖癸未進士授南京大理評事進寺副寺正擢廣東廣州府知府處官以誠信

得民調江西贛州贛爲江右巨鎮宿重兵疲供鑲南金寸先節儉以佐民急杜請託忤將貴坐是遠徙雲南鶴慶府移疾歸生平伉直簡素性剛方不能容人過卽尊貴者嘗面折之士大夫家居有司率具隸以從南金力拒郤乃徒行里中不入公府處家約素食惟蔬衣取布遇子姓嗃嗃至其奉親色更溫若兩人然任性獨往堅持孤稜所親或規之曰處世混俗乃公獨負爲矯矯哉南金不應操執愈厲年七十有九卒

張文宿

張文宿字拱辰號白厓仁和人也賦性奇偉風儀玉立早涉典墳旁及諸子出言讜正不爲詭從處事機發不爲撓阻履道植仁敦孝秉義灌園蒔花放於陵之高風種穀藝桑欽栗里之雅致每讀書齋中攻時業輒閣筆歎曰今何不古哉遂獵秦漢盛唐諸名家書兼攻古文辭詩賦由是籠罩靡前轥轢時輩蔚然動士林望矣始補昌化弟子員督學陳公馨鼎其文試第一顧愕然曰茲小邑安得有此子哉且神龍群鳳必擇所處夫然後能大也子豈若蠖鷃安泥淖耶蓬蒿奚爲哉遂改入郡學正德癸酉薦於鄉屢試南宮不第乃歎曰士握寸管持尺牘孰不欲揚聲闕庭以媲劉霄漢顧鹽坂之上不遇孫陽楚璞之中空嗟卞氏惜哉命也吾獨且奈之何哉況吾先君以不祿養爲恨今母老豈復蹈此轍乎嘉靖癸未卽釋褐授晉江令明允信決堠黧帖服家安耕織之業俗阜絃歌之化以風操孤勁自持未究大施遭讒落職乃與閩人高石門偕遊武夷山中甚得無幾陳辭辨明作拙賦遒歸賦以見已意蕭然長性門堵空蕪亦不之怨也後有間言曰晉江稱平官可媒得逌然笑曰吾與顏容端同官同罹事然彼事特甚顧顏容端以進

士復官吾獨不利一進士耳志益堅不爲動就西湖傍築一小樓樓未及或有二鵲日喈喈從梁題間營巢巧遍所爷人以是爲異卽名其樓曰來鵲樓湖中又置一舫大司馬尚書白泉汪公署曰水月樓乃與郡中沈青門田豫陽李岣嶁方十洲童南衡張太華結爲西湖詩社或遇穠辰豔景輒集諸英華登樓放舟賦詩作會詩成酒散互相砥礪騷賦古詩遠宗曹楊陸賈而五言七言在沈宋李杜之間其辭華洗着不爲浮綺故爲一時所宗云

田汝成

因汝成字叔禾浙之杭州人也嘉靖丙戌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南京刑部以廣東司爲劇而汝成以廉能闢收羅國草場之利而還之民郡娶婦違制之金而没之公帑凡百疑獄迎刃而解災異求直言汝成上疏條陳致中和六事以爲修省之助疏留中不下由員外郎轉禮部儀制歷祠祭郎中復還儀制扈從南郊籍田親蠶及西苑省畊課桑與凡慶成燕享各有頌述壬辰有事於會舉隸閫事宜多所題正先是大學士李時乞遣廷臣分禱岳瀆以祈聖嗣又導上於大廟中仍行卜筮而部議沮之汝成上書切諌

罰俸三個月時行援貢沙汰例而都御史史道御史胡明善皆請復舊法楊宜又請禁沙汰汝成議不合忤時宰意出爲廣東僉事坐貢士不中式者五名左遷滁州知州陞貴州僉事轉廣西左參議分守左江及歸里乃盤桓湖山間探禹穴上四明窮雁蕩泛吳淞涉邗江遨遊河洛五六年疾卒所著藥洲學政楊園九略炎徼紀聞西湖遊覽志九邊志唐詩樂苑等集凡一百六十餘卷

劉紹卿

劉紹卿臨安縣人由嘉靖間進士授行人以建言廷杖謫貴州思南府經歷單騎違徙一僮自隨至則恪守廉謹克勵官箴會土官楊訓殺人帥府黜奴高壁亦坐事當編戍兩人要重貨投之不納卒按致如律千戸胡學詩戕其妻行賕要人脱罪一訊得實論死王翦者圍奪殺人道中郡吏召捕之一兵官子亦王姓而髯懼而自髠爲吏所録誣服成獄矣紹卿往覆按立得殺人者而出兵官子歳饑視督平糴計會詳密賦授必均民以不殍閩覘迤東諸郡廣積奸蠹爲清紹卿疆執不受請託墾斷武官放恣淫虐不畏大官[illegible]經歷耳未幾以疾乞休甫抵家而卒

張淶

張淶字文東海寧人生有異質方童時日誦數千言爲文詞采煥麗氣燄輝赫一時名輩咸推下之皆以爲王子安復生也辛卯舉於鄉時尚未冠英聲雋舉動於縉紳士大夫樂與之交藩臬大僚至禮其廬焉父負官錢數百千淶議賣産以償或曰若幸交當路何惜一言遽議棄先人産耶淶曰貲産易得耳至於節槩一失不可復贖淶即餓死不願也竟傾家抵之以是家益貧初淶爲諸生與童憲副漢臣方郡守九叙友善時稱三傑後兩人皆登仕籍憫淶窶處時時

覲麇飆輒推不受或固餉之強至再淚勉為一受即盛淚其召其人至共飲食必盡所餉始已淚於世一無所屑與當路游談累日未嘗及時事抗志守高曠覲塵表郎蔡葳不給阜如也竟以阨窮不得志而歿卒年三十三詩俊爽有奇氣所著有窮居集漢臣為梓之行世

許應元

許應元字子春錢塘人嘉靖壬辰進士授泰安州知州貞白自持惠養所部不疲民以媚上行部者以供饋不豐罪其僚吏輒投劾欲自免歸部使者固留之

乃止改泰州知州凡典二州卓有執守不為豪右所撓屆遷員外郎晉郎中出知夔州府廉靖平恕輯和民夷興學勸士暇則弔三閭大夫杜工部遺蹟彬彬雅咏稱儒吏焉久之遷四川按察司副使尋調廣西因攝兵事誅三巨猺巨猺者莫氏兄弟以雄勇名兩粵間往常大嚼破城殺吏前兵備以擒獲報至是罪人始得督撫欲上其功應元念如是則前兵備當得罪乃力沮之不復上人皆多其長者後更數遷始至廣西右布政使所在皆有政績士民悅懷及入覲卒於家應元自幼穎敏日誦數千言篤嗜古作游心藝林為文輒宗西京初登第時試庶吉士文已中律當路者欲一見應元謝不往以是不得充館職然閣試諸詩已籍籍傳矣天性孝友曲承親志振人困急處弟友愛備至周窮樂施傾貲為義其過宗黨尤厚溫恭退讓恂恂不伐篤厚君子也所著有水部稿所撰次有春秋內傳國語史記抄漢語若干卷

許貫之

許貫之字道卿錢塘縣人狷介孤稜不忘溝壑始舉於鄉十年不上春官攻苦食貧蕭然寒士人咸介之登嘉靖乙未進士授吉水令時按浙使者吉水人也

意有所屬即欲酬以浙事以微言諷之貫之曰如此則類貿易有市心矣拒不可愛養部民煦之若子權貴千請一切謝絕由是吉水治行為江右冠而士大夫多憚其峭直徵入為兵科給事中將去官即出已貲葺廨宇繕器具以待後尹曰吾不忍重勞民也其瘠已厚民若此在諫垣七日而歿行篋惟故衣同年親故代為歛之貫之清苦有介節矢志不為造請非其道千金弗視也死之後妻子貧乏幾不能自存

張瀚

張瀚字子文號元洲杭州人也二十五成進士為王

文成嘆賞泛覽羣書尤酷嗜左國莊騷至寢食俱廢
遂燁然成名當世初任部郎一造船再讞獄勤慎稱
職已知廬州減賦墾田敎民築堤濬池歲旱澇則身
爲禳以禱祀囚雪陳邦寃諸政斧斷理解不減包孝
肅爲治行第一補大名値庚戌虜變募兵入衛尅期
立辦諸郡莫及兩爲太府廉直不阿每與臺使當庭
爭可否如辯關守誣禁巡司賄至今邦人稱之時亦
以異等擢潼關治兵使巳參嶺藩未幾調蜀晉臬又
自晉臬轉陝西左右轄凡十年三入關卽其地擢巡
撫都御史防秋固原不撤兵虜躪入以我軍有備宵

遁撫終南畿民須臾投戈散去遂卿大理貳刑部後
以兵貳兼憲職督漕運移督兩廣芟剿賊定羅旁會
有篤禍者功高不賞時論共惜謝歸起原官再撫關
中遷掌南臺南大司空値　神宗卽位召入爲吏部
尚書時楊襄毅病免會推三人　上越次用之持衡
數年所殿凡黜陟務以進賢退不肖爲主每錄選人
姓字上注　御屏欲　上時時目之又議酌選規行
久任崇實政遴眞才稽章奏重責成嚴考績愼拾遺
要以愛惜人才本之忠厚一時吏治喁喁近未有也
爲吏部幾再考滿　上益冲懷嚮治注意老成故相
江陵亦嚴事之逮奪情事起微　上中旨屬諭留江
陵亦自劖牘諷使留已瀚謬爲不聞也江陵始不悅
因嗾臺臣中之及歸飄然觴詠湖山間迨訃聞卹贈
謚莊僖極愛渥善書法兼工點染詩若文莊嚴典則
歸之爾雅有吳囊槖餘二十卷續集二十卷松窻夢
語八卷臺省奏議十四卷藏於家

傅霖

傅霖字朝鳴號虛巖仁和人嘉靖乙未進士授興化
知縣至則爬垢剔蠹日夜皇皇求蠲民瘼其甚者軍
竈奪民田產不稅不役民負累逃亡過半至困死無

愬司軍竈者又深庇之而覩民如讎前令不敢詰
輒爲所搆往往罷去霖曰若是何以令爲乃極言宿
弊疏上於朝者三必行而後已雖沮撓百計至有擐
甲以攻者棘棘持議益力卒還軍竈所攘於民者
民乃甦田賦悉平頌聲嘖嘖滿道路肖像立祠於邑
又以餘力修治學宮日羣士子講說經義以相磨礲
疏濬河流縈遶迴合如玉帶在興化三年績譽日著
召爲兵科給事中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可以報
朝廷者不遺餘力　世廟南幸以才望扈從武定侯
郭勛怙寵驕恣不法無人臣禮回鑾之日卽抗疏劾

之忤吉奪職聞命欣然就道歸數年郊廟禮成得還章服霖夙稟正直平生無脂韋媕婀態又素有經濟天下志地方諸所利弊有可以裨民生益國計者遇事侃侃論辯不少假聽者無不捧手起敬觀風使者前後薦剡凡十四上竟不用　穆宗卽位廣開言路蒐羅海內名士時巡撫趙公玉泉首以霖應又例宜引年僅晉秩太常寺少卿致仕

、茅　瓚

茅瓚字邦獻號見滄錢塘人侍郎麟之子生有異兆數歲卽嶷嶷殊凡兒日誦數千百言稍長益穎敏絕

人從父入京畿時有豫章人鄭先生者說朱氏易所居從徒常百人往遊其門百人者皆服以爲出瓚下卽瓚亦自以爲百人者莫予若也會有司試士父欲其占醫省籍就試長跪辭曰士致身亟先擇塗大人奈何令兒從他塗進耶父韙其言爲資遣佐之歸每試輒高等名益大起士挾策從遊者日益衆丁酉舉於鄉明年試於南宮學士無錫華公察首得其卷大奇之欲以冠魁列傍有相沮捍者華不懌曰楚玉在璞何患無知者是子卽試大庭衆迄能嫉抑之耶入奉殿對　上果親擢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

在館職刻意學問六經諸史旁及百家稗雜之說靡不深究其與人處則又簡默不自炫悃悃若無所知能人故滋以公輔期之庚戌滿九載陞左春坊左諭德壬子陞南京國子監祭酒扁所寓之堂曰身教律已嚴恪動應矩度其餘規條格令岌岌不少假六館士承教指惟謹無或私謁於門者踰年改國子祭酒尋陞南京吏部右侍郎改禮部右侍郎居無何　上諭輔臣簡忠謹文臣二人供內撰輔臣以瓚暨洞山先生應詔可兼翰林侍講學士踐其任瓚長身玉立儀觀岸偉　上每屬意焉乃益蚤夜儆儆畏懼無敢

忽游受　上眷寵數出廷臣右丙辰轉左侍郎丁巳加太子賓客兼學士賜仙鶴服三年考績誥贈祖考如其官尋加二品俸賜飛魚服改吏部左侍郎兼職如故會得足疾不能起視事遂上疏乞歸　上屢賜問疏再上乃允諭有司愈日以聞尋愈有司上狀竟弗召聞出賜金構堂數楹題曰榮賜曰此金者聖主所以寵勞從臣也吾不敢隱君之賜抑使後世子孫或覩是典思厲術業以効報乎瓚爲人夷爽洞達不事機防自爲諸生卽負意氣自高不能曲徇人旣官翰林益嶽嶽養重於人卒難合遇勢權隆灼者亦未

嘗娟婣求媚附人以是重之而亦或以是忌之云

吳　源

吳源字宗乾號龍江錢塘人嘉靖戊戌進士授工部虞衡歲收諸所輸縑若軍仗當事者惡其濫惡輒鹵漬而刀碎之輸者大困源以膏硃印識縑兩端以火烙印識軍仗濫惡者不得行而民免於困荆州例推稅當事者易以垢壞受命往權蒲歲卒以廉稱尋進屯田司員外郎會　太廟役興江淮運木者多後期不至　上復以源往劾慢吏詔械逮有司震恐事遂集然勢家亦以此忌之迫遷遂得廣西僉事閱歲有

追敘其勞者稍改江西在廣西時兵部尚書惠安張公實總督其地負才望寮吏少當其意者及見源獨折節下之入叅謀畫出董師旅時屬郡劇寇掠人妻以邀厚贖官兵不能制用間擒之幷滅其黨及徙江西行部至南安方解嚳卽按治知府某不法事某卽日解印綬遁去贛故所招新民互格殺會有以反告幕府議以兵往源謂仇殺新民故事耳激之則易以滋亂不如遣間諜柔之幕府善其策果如所料民得免於兵遷福建布政司叅議福道里固遠阻京師令歲出其所徵易輕齎市諸物以輸而所市物利害相去或倍蓰嘗輸者偶值其害卽破家不足償役益逋不赴源至三分其等爲上中下以極利兼極害者中則自爲一等無所兼輸者趣便而役益集久之會御史某以淸軍至福檄源厚聚賂以貽所趣附源却之改遷江西按察司副使舊僚在福者或勸之遜謝以釋其恨源益却之乃竟以是被撫而意亦厭仕進竟以老歸卒源仕江西職兵務其處置尤偉令鄱陽湖中令沿境遞護客舟使盜不得刧卽偶得刧勒其地使羅獲不獲則罪之盜遂衰息亦其一事也爲人謙厚簡愼孝友惠慈貞亮明允故於家於鄉於官靡不

以德稱至於窮研極博稽考作述則又爲當世學者之所宗云晚闢龍江書院娛老其中鄉大夫士造請無虛日歿而祀於學宮

高　儀

高儀字子象別號南宇世籍杭之錢塘父夢于肅愍而生儀儀穎異慕于公之爲人亦每自負嘉靖庚子以易中浙江鄉試第六明年舉進士二甲第一人改庶吉士嘗試文淵閣賦見者驚賞遂有聲館閣間癸卯授編修時柄臣某方寵倖傾中外悅其爛文藻欲羅致門下數遣子及門風指儀拂其意遂大銜忌而

名行益蒸蒸起隱然負當世之望矣丁未同考禮闈
戊申予告歸比還與修　國典壬子疏乞終養適
莊皇帝在潛邸將出講學所司奉　世廟旨愼選儒
臣充講幄首儀　詔下會以外艱弁歸歸而又逢毋
夫守制里中四年浙人趙通政者為柄臣狎客得視
師浙中藉勢驕橫於鄉里諸謁者旁趨治屬視之儀
弗往也趙既先儀乃報謁中馳入獨抗禮無所詘趙
亦不能有加於儀丁巳陞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
而嚮通政者已官尚書屬其甥國學會中令毋卒業
而超銓也數款曲致謁儀固不可趙恚語人曰何物

司業乃爾驕大耶然竟亦不能有加於儀久之陞侍
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居南都又幾三年會柄臣
以罪罷去遂用僉議陞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
甲子陞禮部右侍郎明年轉左又改吏部左侍郎兼
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尋掌院事丙寅陞禮部尚
書仍兼學士　世廟方嚮意用儀會崩不果先是朝
儀久曠故籍散失隆慶改元始設晨宁臨羣臣奉祀
冊謁　宗廟具法駕郊見　上帝幸辟雍釋奠講經
諸大典禮咸倚辦春曹旦暮待報無從考質儀以其
意酌今昔之宜修舊起廢爛然明備無不當乎人心

舊制合享天地以日月從嘉靖中乃分建四郊於是
中官有請合祀復洪武舊制者儀固不可曰洪武初
不分祀乎即分亦舊制也何必改作竟寢其議或問
合享非歟儀曰無論非是奈何令中官得與外庭大
議衆韙之　孝烈皇后光以保護功附　主　世廟
儀奏遺詔議遷其主內殿而附元配孝潔秩然足垂
一代彝典他如主薛文清從祀革張眞人道號及諫
免舊邸之遊幸停取光祿之羨銀並國切大體詞讜
義正讀其疏無不稱服　上方五齡儀數引漢有司
蚤建之議抗疏皆見嘉納儀典禮三年紀法無不行

者然故多病不任勞丁卯秋乞休致疏七上咸優詔
勉留已巳冬復懇疏乞骸骨先後凡十二上乃得請
以典禮勞加太子少保賜馳驛傳歸輔臣言官交章
留儀僉謂儀可大用於是雖去而望亦滋重矣去之
逾年　先帝以　今上在東宮且出講學念　先朝
耆舊可備保傳無踰儀者詔起用於家辭不許乃單
車就道壬申春三月朔奉詔日侍　神宗講讀於文
華東序夏四月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儀負望久數病
數起晚而大用中外方想望風裁而溘焉逝矣傷哉
訃聞　天子震悼賜恤甚厚命以一品禮葬祭廕子

中書舍人謚曰文端儀體貌魁梧而性簡寡言笑鉞
定大謀斷大義羣情指顧間徐出一二言決之切中
肯綮既貴雅飭如書生身覩恂恂無他技及見權勢
炫赫蓽然風靡者若無有也雅恬素絕紛華珍玩之
好家不畜姬媵獨文史自娛入官三十年世業無所
增加舊第既火終儀之身未嘗營創再歸皆假館於
人不以爲意卒而發篋不給歛具門生故吏爲歛獻
泣下儀平生不爲餽遺干謁人亦無有能餽遺干謁
之者古稱社稷臣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蓋其風度如
此明興以來錢塘著稱者肅愍暨儀其人品位望相

埒然肅愍遭遘不辰儀業雖未究而完名令終過之
夢徵固不虛也詩文若干卷藏於家其孝友著在家
不書其享壽五十有六

沈　楠

沈楠字汝材號讓亭仁和縣人舉嘉靖辛酉浙江鄉
試戊戌登進士奉使三邊歷三關太行之險慨然有
封狼居胥意尋授南昌郡理南昌簿牒叢委獄情詭
秘防檢既周聽察尤慎姦欺屏息請謁不行以故幽
隱畢達人雪覆盆之冤市絕橫羅之辟其最著者郡
人熊某兄弟爭產一言感悟和好如初贛州周某父

子並戍遣廉其誣立爲昭雪花園鄉故稱盜藪役久
無功受牒單騎詰賊賊皆面縛悔罪願釋戈歸農楠
白於部使者盡解縱之事聞有白金文綺之賜楠雖
法吏以眞誠長厚處其官人咸德之聲稱翔洽召爲
江西道御史議察西門令嚴禁豫寺人門卒皆相戒
撫犯每有論建務持大體同臺多自以爲弗及巡按
陝西下車周民所疾苦延見藩臬諸大僚諮以吏治
失得及部中豪不法政事所宜廢舉興廉平墨威暴
澤枯且詢且行莘莘若弗逮又閱延綏兵馬入衛之
疲勞遼薊苑馬寺芻餉之煩苦西安鳳翔漢中三郡

分辦花馬池鹽課之利害方欲條上方略請行之而
以觸暑西征焦勞卽事行部諸郡邑劬瘁骨立未及
上而疾大作矣削疏引告待命耀州竟以疾卒士民
相與悲傷之櫬發關中關中人白衣冠而送者如堵
皆緣道哭泣夾車轂頓足而嗟嘆焉爲人孝友疎節
而廉於財遠聲利如臧喪父食貧事母曲盡志物撫
諸弟宗族有恩於人交無少長賢不肖咸盡其心絕
口不郵傳人過失其篤厚如此卒萬曆乙亥年僅四
十有二

翁　相

翁相字輔卿錢塘縣人登嘉靖戊戌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以親老乞南改南京刑部郎中出守廣平廣平爲畿輔服肱郡若古馮翊扶風故事郡二千石出入輒得陳兵幟羽葆鼓吹導騎士儀衛甚尊寵相至悉罷去嘗單車行屬邑所爲甲身厚民類此郡故多盜白晝刼獄殺吏民甚横相捕得其桀驁者法之餘悉縱舍盜旋亦解散河北諸郡饑相不及以撤聞開倉賑濟全活甚衆由是諸部使者交上其賢稱相治行爲河朔最旦夕且報遷而相已移疾歸矣爲人耿介直諒少與許右使友善以忠節相期已俱嶄然

樹立鄉邦稱賢士大夫僉謂翁許善交庶幾古切劘之義云居鄉貞素服食不求華美杜門養高誼不入公府士人識不識無不嘆其長者

陳　善

陳善字思敬號敬亭世居錢塘嘉靖甲午舉浙江鄉試第二人辛丑成進士拜歙令初至屏供帳一切汰省示民悃愊歙故健訟善以至誠化導訟日簡無何丁母憂服闋補桐城時父司訓崑山甫出都門覺心動馳詆崑父果疾革居三日而永訣僉謂其孝感云己酉北上應聘分校順天士兼易詩得榜首孫公鋌

二十四人已補淸苑淸衝劇而疲尤加意損節先是金臺驛站馬出闔郡諸州邑厥後變爲輸銀貽害尤甚善議仍前規均派爭者蝟起會内轉力請於當塗行之而淸人始蘇在禮曹典屬國往朝鮮諸夷以貿易葦漢物歸縣官費供輸無算行儈售苦窳爲夷人病朶顏吉夷且有僞增名物者善悉糾禁之言於宗伯華亭徐公著爲例進主客員外郎尋轉僉憲督學廣西首迪士以正學使知根本重德行倣何仲默關中學政令誦習經書傳記子史古文詞粵士彬彬嚮風焉未幾轉叅議駐惠潮海寇初平瘡痍未復一務

休養安集境内晏如旋轉副憲督滇南學其型範規條無改西粵之舊載刻小學句讀自警編忠孝歌頒敎諸生遷滇右叅政督理鑛場諸言開礦利者俱報罷始善當督學時以執法忤鎭臣且忤御史至是被誣論褫秩去已而東甌王侍御諍按滇廉其枉力辯于朝詔復原官隆慶改元改山西按察副使尋轉江西左叅政未匝月轉廣東按察使善以刑獄關係民命精審讞牒洗冤剖疑纍纍多異政粵人至今誦之會流賊曾一本寇廣城城門晝閉軍民扶老携幼向城而泣善惻然曰奈何棄數萬衆於鋒刃下爲啓門

躬爲殿而入之賊矢幾及車蓋竟以無厲轉雲南右布政使自貴入滇道崎嶇甚善捐俸爲倡闢險爲夷者數十處滇人聞其至喜甚善亦樂撫之與利剔蠹不遺餘力黑白鹽井久爲墨吏豪家所乾没於是莅制一清商民稱便滇歲採上供金二千兩而滇實少産金戶業困且復增輸三千善建議派價諸州邑市金蜀之寧番越巂以觧民得無擾六衞諸倉散歛爲奸利詳定條例刻石永絶弊源撫臺其欲奏行戰象之法於朝力言西北非用象戰地象産炎徼不耐邊苦寒每市一象於土夷度費金五百而水陸萬里煩

擾百端貽患匪細議得寢故事土官襲廕黠胥多亍難之索其重賄善即與轉聞曾無停晷嘗曰治滇以馭夷爲要沅江武定之事失其心也人以爲名言會武定之役兼攝洱海道事武定經鳳氏變後議更城獅山城瀓江城廣西嵩明兩城四役並起物力不支善多方調度不踰時而工就復立哨建堡以峻金沙七度之防推誠布信民夷大悅昆明之旁山曰横山山陽有田五千餘頃地高苦旱善覘白石崖有泉在上遊可引溉而爲横山所隔議欲鑿山通渠兩臺難之善曰事在我耳即矢衆禱天焦勞經畫山前後並興工闢鑿之居滇三載久蓄去志而以方有事横山淹留歲月至是决意引去遂上疏乞骸骨躅日啓行則横山水洞忽報開通傍山數萬家受其利因名其洞曰惠濟立祠洞旁肖像祀之去滇之日行李蕭然冢宰嚴公清有眼前鐵漢撐天地肺裏丹心泣鬼神之句既歸造諸畫絶自御簡素纖嗇至修築堤塘道路勞費不惜若觀音塘黄泥慈雲二嶺皆有修築已丑冬痔甚然無他疾曉起猶巾櫛如常勉諸子孫以立志遠大親正人等語夜呼季公來訣奄忽長逝正命考終享年七十有六所著有粤臺行稿一卷黔南

類編八卷黑白鹽井事宜六衞倉條格二卷杭州府志一百卷勳賢祠志四卷族譜二編家藏稿五十二卷

徐炳

徐炳字仲孚海寧縣人嘉靖癸未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進郎中陟河南兵備僉事以憂去改山東僉事擢湖廣叅議轉河南副使兵備大名減供餉汰冗費裁省民兵濫額以休養魏人魏人咸德之屬邊戍缺伍部使者出清勾諸郡邑令甚峻炳曰勾軍補尺籍無益戎備秖破民家又發閭左護之行兼亦破里乃

入言部使者不便狀一道得以全活轉山西布政司叅政無何卒炳爲人孝篤於慕親少以父命嗣其伯氏乃獨加意所生庚戌中會試以近例仕籍不得書本生父遂罷廷對歸友愛諸弟教子以義方與人交坦夷爽塏不爲町畦自奉澹泊在大名値叅貴遂舉家食叅豆漿廉好修省中士大夫悉稱炳爲端士云

陳洪濛

陳洪濛字元卿號抑菴臨安人嘉靖辛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出守彰德郡時鄭王好文學謀四箴規時政庶人佑善誣王　上怒甚遣大臣就訊

爲白其狀以上止錮王終身趙將軍厚熇蠹奸人女死乃擒殄其黨趙宗爲安攉按察副使備兵九江多盜區傷敗王旅至則勑諸賊曹跡賊所在必窮剔毋縱數年之間長江晏如而又以其間補伍清屯練兵增堞濬陽遂稱重鎭庚申陞左叅政蒞山西冀南時伊王横恣不道都御史疏其罪於朝遣使驗問不服廣賂幾獄　上更遣趙司寇覆按而以洪濛輔行曰是皆按鄭藩者聞命即乘遽往盡得其諸不法事詞其服國除幽之中都前後兩平亭宗正事皆當旨而以晉藩按洛尤異數云遷長沙臬前是二令被逮訊之乃斥其墨敗者覓其微文以中之者比遷去令懷數百金伺道上大怒吾豈敢以金故緩若耶而奈何以私蝕我擢右布政轉左遂拜右副都御史撫治貴州時施州酋黃中叛擾雲萬等縣合檄川東諸道兵進討賊人深箐陵高阻隘發礧石傅毒矢以拒我師乃募死士夜從間道上先發其機率衆直抵寨門呼聲震天地擒斬千計破洞寨百餘賊勢窘因投湖北降事平上書乞骸骨再疏得請未即途忽鎭遠邛水諸苗叛亟督師討平之丁卯得代歸時子禹謨已成進士矣

錢立

錢立字守禮仁和人嘉靖乙丑成進士授刑部雲南司主事時海忠介以言事下獄居處蕭然視遇惟謹忠介公得長繫無恙有舞文胥當戍未決一日以新鄭書來謁立謂法官所知三尺爾而意是胥且有詐往質之果然新鄭怒欲置胥死立曰法無是殺之與骫法等竟坐戍去爲刑部一年調兵部視武學丁卯請假將父還武林明年赴京除工部屯田司督廠主新蒸條上便宜七事汰冗剔蠹以廉幹聞己巳丁父憂壬申復除工部會有山陵之役監將作役竣核費

省乇晳什之三四同舍郎更反脣譎嫡詭爾何術而所省若是既錄勞賚銀幣加秩一等而其後同舍郎以工圯貶紬有差獨立所治完好不及於法始知實躬親拮据用勤爲省非儌倖其迹以儌名者癸酉進督繕司員外甲戌進郎中尋擢知太平府時蕪湖無城盜剽關稅操江都御史備兵使者並被斥檄守令期日獲盜令急不知所爲執賈人誣伏償亡欲以塞責立闘之曰是盜非盜有司眞盜矣解覲之授捕者方略不浹旬盜盡獲所縱家戶祝曰公實活我始議城蕪立謂蕪不虞盜盜所利賈人爾隳當適賈七民

三受役令既布而城成壯乃逾乇郡西湖田千頃岸善崩捌石堤四十餘里郡人利之又郡有馬戶關椾時所籍使牧馬者後乃賦其錫賦重不能支率亡去有司猶追呼不已立謂此與伍籍異取其額槩攤之闔邑而馬戶數百皆復業矣在郡四年勸農蠲逋平獄詰姦興學作人聲籍甚部使者交推轂凡二十餘章擢廣西副使治兵永寧永寧徭獞地謂不當繩以一切惟是蕩佚簡易寬其小過宜易爲治適土夷爭田治兵相攻諸武吏競請勦立不聽檄諭以禍福皆羅拜惟公生死之乃法其一二首難者餘置不問所全活無數生平恬於仕進自郎署與郡意未嘗不在林壑而會入寨議起不忍戮無辜以易首功與督撫爭之强遂投劾不待報歸既歸精心課子屏跡公府獨時與二三朋舊結社湖山間晚歲兀坐一室焚香手一編不庚念是非利害顏所居軒曰怡老論者謂生平有三不識與人坦直如不識世間有機穽事衣食淡菲室無姬媵屢無珍玩如不識世間有嗜好事絾默不道人過有及人惟簿者則閉目不應如不識世間有猥褻事蓋其天性也享年六十有三

沈儀

沈儀字懋德仁和縣人鋭之子生長高華恥習紈綺正德己卯舉於鄉每下第歸即閉門讀書驪事左右列圖書古史日婆娑其中若將終身其於聲利澹如也如是者三十年嘉靖戊戌授清江縣知縣恬澹寡欲安靜不擾敦厚簡朴以輯和吏民吏民大歡樂之督學使者徐公階行部至清江見其衣冠樸野心頗易之居數日則察其六事修舉所守卓然乃歎曰設吾以皮相天下士幾失賢令矣陞惠州府通判遂投劾歸始司寇公素無厚遺儀又不治生產家窶甚人不能堪獨端居靜養游心境外若孤鶴高騫有翩然

之致孫瑞臨官行人

邵 旭

邵旭字以升號竹泉仁和人嘉靖壬午謁選吏部授知閩之同安縣同安巖邑時漳寇入境爲患督兵擊之捕獲殆盡賊黨有馬姓者暮持千金爲某請命素日此曷爲至也發之皆論死有民陳姓者通賊胥爲僞印冣實寘於法四境肅然至民有訟則多溫言諭遣之有不可已者亦爲推誠處分不盡法比歲旱徒跣行四十里禱於神雨輒至民甚德之御史請監司皆藉藉稱賢令得羸疾即投劾去既歸杜門角巾不

復與天下事矣蚤失怙十歲事母陳恭人甚孝已復背養乃泫然曰所貴榮祿以逮親也不逮何施故雖業舉子而進取之念日益衰云南菜蔬圃樹藝其間圃中有竹泉精舍邀月臺吟風亭茶床藥爐羅列其間賓至則班荆坐已發亭涉園取蔬治具飲酒賦詩竟日廼罷優游以上壽終老於家

張輿 張輅

張輿字行中張輅字行素仁和人兄弟皆名經善詩文篤於孝友輿上書 闕下授刑部主事輅兩領鄉薦有幽輝集行於世

江 圻

江圻字子望仁和縣人曉之子隆慶戊辰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陞郎中斷獄平允請託不行擢廣西提學僉事崇聖學黜異端遏止奔競嚴抑僥倖以敦士習褒崇忠孝節義今昔所湮没者皆表章之使善類知所勸考校諸士躬歷炎瘴不以牒召致之曰吾不忍逸已以勞人也品鑒精核人皆服其公明又署諸篆民夷兵食酬荅總總圻分晝悉當犂然中律屬有侵其職守者遂抗疏解官歸蟬蛻軒冕高視一世郎當路力挽留之不顧也圻爲人純孝天植父母病嘗

形於色嘗藥舐糞衣不解帶行不正履居父之喪泣血三年枕苫履塊食淡茹蔬不入燕室三年一日也每過其內目必俯不一覩婦過亦如之當路高其行欲以孝旌廬圻力辭謝曰奈何以父死爲名高哉力行古進人以是稱之則恐懼思逃焉謙恭篤厚生爲貴家子父祖皆至六卿身又弱冠掄魁京國其所被服僅如寒士通閭里親故至窮賤者輒卑身敬事之以是賢聲溢於梁聞郡中輿臺里婦亦知其爲君子也方承天每稱之曰江子望居喪有古人所罕聞今人所未見者人亦以爲信然江氏五葉衣冠清華赫

奕曾祖忝政珉祖尚書瀾父律郎曉諸父修撰暉及圻皆以德義名聞縉紳五人者並祀鄉賢亦今昔所僅見云門人私謚圻為端孝先生子鐸舉進士仕西曹歷官都御史

胡繼

胡繼仁和人世寧子也幼讀書不大了了父亦棄之世寧調兵至江西兵官以世寧出見繼繼曰兵素不習安能見我父哉兵官曉請教繼乃指示進退離合勢甚詳凡三日而世寧歸閱大異之顧官兵非能曉此者以詰不能諱具實告世寧歎曰我有子自不識何也自是擊賊必從凡有謀略世寧十不失三繼策十不失一也世寧上宸濠封事繼曉曰疏入必重禍奈何父曰吾業已身許國矣疏到世寧下獄是歲繼困念父病死

董澐

董澐號蘿石海寧人也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為詩社旦夕吟詠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為是天下之至樂也時年八十有六遊會稽聞王文成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訪之入門長揖踞上坐文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退謂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為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嘗不屑其所為以為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為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以既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文成文成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為禮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此縷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為文辭稍記習訓詁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間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鬨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江湖蓋居

然先生艾一旦聞子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非天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爐峰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跡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河剡曲蘿石日有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之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自苦若是邪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

顧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鬐于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自號曰從吾道人子穀仕至漢陽守亦精於名理有四存稿行世

黃裳

黃裳字子重錢塘人父逸山公稍稍以積著起家貲甲里中晚乃旁落諸子咸即市傺三五以贍而裳獨爲諸生髫時文弱無以給業幾廢書從賈顧適市而心賤之喟然太息曰丈夫竟賈人游乎則益市書窮日夜讀不休然益窘則引錐自誓無悔二十三試有司類高等學使者芹山陳先生試補邑博士弟子員陳先生校藝名知人所獎拔士咸名輩簡諸生傳通它經者俾授室獨器重焉及東昌司理汪存吾公兩人乃競起爲名高而里中惠副憲公聞其名延至家爲其子師於是諸弟子從游者羔雁咸行咸稱鶴洲先生門人云性孝友既用文學爲時所推重束脩所入益市甘毳以奉兩尊人兩尊人亦心樂之忘其匱也諸兄弟賈者顧業益衰裳引與居處衣食共之每病醫藥必親嘗乃進禱祀籲天丐以身代不得則柴毀骨立所爲治棺斂飯含喪祭之具不以貧故有缺

禮不以煩諸昆也居喪痛哀三年如一日顧恩傷逸山公心朝夕率婦子上食問寢與居七年而逸山公亦歿葬之如喪沈孺人時屬歲儉資用不給拮据營厝必如禮乃止孝篤於親其待內外姻戚咸有恩紀甯氏歿不嗣丘嫂又盲也奉事之盡禮從子汝淳貧無所託收教之已又資給之爲之娶婦嘉靖中有島夷之難郭門之外燬焉倉皇以身翼護二三伯仲及李孺人奔城中所與其草衣糲食必均誼亡使身獨溫飽生平所卵翼而振恤者不可指數諸子咸父事之過紛難出片言解之無不人人厭意以去敦信獨

行里中化之其有不軌於行者咸閉閤自訟人比之
王彦方司馬德操之流焉生平不以貧賤有所屈志
博士黄公憐其賢議請公粟功之怫然曰死易耳黔
婁於陵吾師也吾不以身為市郡中舉高行欲致於
賓筵謝不可卒避之而性喜清言揚榷古先王之風
與人交濟而不渝若劉道光嚴文成諸人咸莊事之
聘時奉杖几徜徉湖山間性不善飲詩歌自娛晚乃
一切謝人事降心佛理有所鑑云

沈宣

沈宣字明德仁和縣人由歲貢官安慶府學訓導天

資頴敏鋭意攻古文詞尤長於詩下筆立就有驚人
語晚節好畫山水多興致所圖繪者世人爭珍藏之

馬洪

馬洪字浩瀾錢塘縣人賦性渾厚吐辭雍和博學工
詞章擅名東南清修苦節教授生徒以給其家事親
竭力孝養與人交吐露肺肝無所匿避善為聲詩有
長慶以還風致其詞調尤極妍麗皓首韋布而含珠
吐玉錦繡胸腸所交皆一時名流每出遊衣冠雜集
車從都雅超然在塵壒之外焉

鍾化民

鍾化民號文陛仁和人為諸生時卓有文學登萬曆
庚辰進士初令惠安循聲懋著當事者以其才堪煩
劇調樂安縣益自勵精凡為地方興利不辭勞怨擢
拔以卓異報擢四川道御史巡歷陝西山東車轍所
至利弊肅清侃言事忤當路謫行人歷郎署陞光祿
丞會河南告災人幾相食欲得一任事者往賑朝紳
共推其才謂非化民不可　上特詔仍兼御史銜遣
之行益重其事也化民入河南一味鎮靜與百姓同
甘苦多方區處耗盡精力地方得賴以全活事竣報
命繪災荒圖進御覽列民間疾苦甚悉　上為之惻

然本年轉太常卿適河南巡撫缺銓部會推上請化
民列名第五而　上特超擢之亦異數也不逾年卒
于官　上念其勤勞特賜額忠惠祠中州之民至今
猶尸祝焉

陳禹謨

陳禹謨號心抑仁和人萬曆丁丑進士授中書選御
史巡鹽兩淮巡按江西所至以簡肅稱請養里居十
年起補巡漕陞太僕卿巡撫鄖陽轉刑部侍郎卒于
官禹謨生平不務講學之名而居官居鄉皭然不染
似深心于學問者庶幾于不言躬行之君子云

浙江嘉興府一

浙江嘉興府一

王嘉會

王嘉會字原禮浙江嘉興人少傳洽負俊聲元末累舉不第乃客松江爲人温淳和緩後進樂就講論修從戸恒滿上海令康伯愚見其詩詞敦雅敬禮之引爲上賓使以文章餙巳吏事會詔舉明經嘉會應聘至京　高皇帝命賦詩應制稱旨復試其文賞異之除授翰林院檢討洪武十五年陞國子右司業時宋訥爲祭酒大學生常數千人嘉會與訥及左司業龔

敎嚴立楷範三人者春秋已高鬚髮皤如正其衣冠旦夕端坐諸生雲集階下肅然望而畏之以是士類率敎多所造就　上知其勞眷待殊厚十六年冬以老疾乞歸優詔諭治十七年特賜致仕未啟行嘉會卒於官舍年八十餘　上深嗟悼命禮部移文應天府給舟車還其喪及發引之日詔命所在官司備禮祭之

程本立

程本立字原道崇德縣人少讀書不事章句受學金華朱彥亨兄弟造詣日深又從同邑鮑恂貝瓊游議論侃侃負氣節洪武丙辰舉明經秀才擢秦王府引禮舍人召見奉天門賜馬疋楷帛改周府丁卯從王入覲坐累謫雲南龍池郎甸長官吏目留家大梁自以一僕之任時所部內附未久蠻夷皆煽動爲變西平侯沐英布政使張紞闞其賢皆禮之委以統領守禦所在撫綏本立山行野宿不避艱險自楚雄姚安以逮大理鶴慶麗江等處咸賴其安輯每單騎入蠻夷境或爲書開導順逆利害遇飢卽便宜賑恤曰吾爲王官守禦邊方不可以文法自諉坐視夷民生患假令死卽死我一身耳救則救此一方之人也諸夷

聞之皆感悅自是軍得著伍民得安業本立之功居多歲戊寅奏計京師建文帝立學士董倫應天府尹向寶交章薦其文學治行時方修　太祖實錄召入翰林編纂支正七品俸署左僉都御史階中順大夫作御史箴以自勵尋卽眞俸入之外不通餽謁時稱爲清御史嗣後實錄完出爲江西按察司副使未行適靖難兵已進京師本立知事不競悲憤自盡三日成廟卽位　詔追奪恩典家無遺資所著有異隱集十卷刊行於閩今祠於學宮同時纂修者如學士董倫等皆免於難或見用新朝焉

楊任

楊任浙江嘉興人母章氏初生任有胡僧過之聞啼聲歎曰此兒異日必顯終不免刑僇耳任性至孝嗜學洪武間由人才擢知袁州府黃子澄一見以國士許之守袁政多宜民北師起任引疾歸壬午事定子澄出徵兵往約蘇守姚善航海去善不可子澄乃至任家與任謀求舊君圖大舉事泄任與子澄俱被擒至京磔于市任子禮坐死籍産族誅凡九十三人任姻屬金莊章范諸姓發戍邊者又百餘家云

鮑恂

鮑恂字仲孚本崇德人後徙嘉興西溪父德歸安丞恂領元浙省鄉試學士張翥御史劉彥悖薦爲翰林不就洪武初禮部舉吉安余詮高郵張長年及恂輩明經老儒達於治體可備顧問遣使召至京師恂年八十餘長年七十餘上見之甚喜賜坐顧問一日上召恂等命爲文華殿大學士輔導東宮恂等固辭上諭之曰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煩輔導東宮耳免卿早朝日晏而入從容侍對不久聽卿致仕歸鄉以終餘年庶不負平生所學於鄉里亦有光榮恂等復固辭與日放歸恂受易臨川吳澄得其所著易傳大

義及西溪漫稿行世學者尊之曰西溪先生葬于金鄉

貝瓊

貝瓊字廷臣嘉興崇德人性坦率不事邊幅而篤志好學博通經史百家之言善爲文年四十八始領鄉薦張士誠據姑蘇累徵不就洪武三年被薦脩元史既成編受賞而歸六年以儒士舉至京師除國子助教嘗慨古樂不作所謂成均徒有其名廼作大韶賦以見志宋濂之爲司業也建議於朝謂當立五學並祀舜禹湯文爲先聖　高皇帝不用其說且黜辱之然士大夫猶有避濂者瓊乃作釋奠解解曰三皇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其爲聖人也若何曰庖羲氏關天下之文神農氏興天下之利黃帝制器尚象以通天下之變此爲治者莫過於三皇也乃至於孔子不得如三皇脩君師之職於是刪詩書正禮樂贊周易脩春秋以明綱常於萬世德雖同而事則殊矣然則祀三皇於學以孔子配之可乎曰不可以三皇爲先聖以孔子爲先師奚爲不可也曰又各有所當也按周禮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故文王世子篇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

如之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先師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皆釋奠於先聖先師釋者曰先聖若周公孔子之下云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蓋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益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奠之不同也是唐虞與周所主先聖先師固無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再稽之史漢魏之王取舍各異周孔迭為先聖孔顏互為先師若周公制禮作樂宜享王者之祀於是罷周公升孔子配以顏子高宗永徽中又復武德舊制顯慶二年以長孫無忌言正孔

子為先聖仍以周公配武王歷宋迄今釋奠孔子定為不易之典是唐宋所主先聖先師已有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嗚呼太古以來人若禽獸然寒無表暑無葛飢則木食渴則谷飲無五穀以為養也疾病相仍無醫藥以濟其夭死所處或巢或穴無上棟下宇之禦風雨川游陸走無舟車之安也其事簡其俗淳結繩而治無文字之可紀也三皇繼作而後人之為道始備此衆人疑其不祀三皇者為缺典夫三皇宜祀而不得祀之於學也惟孔子當周之不振憂道之失與諸子講於洙泗之間以述三皇之所傳故宰我

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孟子曰孔子所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宜為百王之宗主萬世之所法所以祀之於學也學始無孔子廟惟魯有廟然其教被於天下非一國所得專者故天下通祀之自唐已然虞世南韓柳諸記可考矣學之有廟由孔子而建則宜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而三皇不預也盛矣哉孔子之道中國尊之夷狄尊之爵以文宣王列二十四戟冕十二旒服十二章執鎮圭巍然南面而坐祭則牲太牢樂大成舞八佾於庭其所以尊孔

子者又豈以是為加歟不如是不能稱其德周太祖屈萬乘過闕里拜其像又拜其墓視漢之高帝明帝尤重其禮論者亦不以為過是貞觀之制出於天下之公而非一人之私歷閱萬世不可易者今欲崇三皇為先聖使居孔子之上不足以褒其功降孔子為先師使混於高堂生之列適所以貶其德故吾的然以為不可也或又曰古者祀舜於虞庠祀禹於夏學祀湯於殷學祀文王於周學舜禹湯文得以祀於學而不得祀三皇何拘於貞觀之制耶曰王天下立四代故祀舜湯文而三皇將祀之於何學歟或曰先生

詳言之曰三皇孔子其道一也崇孔子之祀當崇三皇之祀焉以佛氏之苦空寂滅老氏之荒唐怪誕無益於人與國且崇臺廣殿儗於王宮法亦弗之禁矧三皇之功及於人者如此而領之於醫特王神農嘗藥之一事理固有未盡者宜定其制設官主之以豐其祀可也祀之於學則非義矣時余爲國子助教適聞有以邪說言於　朝破貞觀之制者既斥而不用余懼其惑人也故辯之其持正論類如此九年遷中都國子助教教勳臣子弟瓊爲人文行超越素有名譽雖將校武夫皆知禮重十一年九月致仕明年卒於家有清江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顧光遠

顧光遠嘉興人洪武中以掾從擢知龍陽州招附懷來浚城輯士民賴以息改知泰和州時亂久粗定民好訟稱難治前守吳去疾禁訟者或以告光遠憮然曰民有冤守弗爲之理民安所訴乎頃之訟者雨集光遠乃自爲榜聯紙長數丈誨諭諄切民爭來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一二已又俾凡訟者居樵樓上思三日然後訴不三日去不訟者過半矣於是擇吏純謹者一人置簿受訟詞而勾稽之民誠冤輒爲之疏理非誠負冤願悔自止者聽不問未兩月而訟清乃吏又畏光遠精敏毋復敢舞文者境有虎適其時禁民蓄兵械虎益暴光遠草檄告神虎一夕遁去州以大治光遠澹泊無營所居廨無長物蓺蔬自食於民事無巨細必盡其心去廣日民遮道號攀欲爲立石會有禁不可乃止吳守安慶人爲泰和最賢且勞顧繼之稱二賢守云

葉春

葉春字景暘海鹽縣人幼警敏知學有才識洪武中舉自邑史歷事吏部者六年永樂初禮部尚書李志剛知其過練廉謹薦於朝擢主客司主事以勤敏周密爲上官所重三年陞本部郎中丁內艱去艱闋仍舊職三考以績最陞兩淮都轉鹽運使歲餘丁外艱服闋改福建布政司右參政　仁廟嗣位來朝遂與廣西右布政使周同破璽書巡視應天鎮江蘇常湖松等八郡訪民利害而建革之歲餘歸宣德初復詣蘇常諸郡者再已改四川布政司右參政又二年拜侍郎又二年而卒春秋六十有四

陸宗秀

陸宗秀平湖人樞密副使旋吉九世孫爲人敦朴有

至行與弟友愛甚篤永樂甲辰應賢良詔與陳繼等
二十三人徵至京師　仁廟新御極宗秀方巾布袍
引見于便殿　上異其禮貌命至扆前問曰如何則
天下太平宗秀叩頭對曰　皇帝親賢納善大臣秉
公持正自然太平　上悅曰好言語公卿在列者皆
竦然留月餘以疾辭　賜寶鈔銀幣還正統五年歲
饑宗秀傾家出粟助賑事聞賜　勅褒獎表其門曰
尚義

殷近仁

殷近仁嘉興人博學能文與其弟原誠原善友愛無

間言家貧親老同心協力以供甘旨之養近仁洪武
初以孝弟與授山西平遙知縣未幾親喪葬祭盡禮
服終以所著莅政戒銘四十二篇獻之於朝擢廣西
參政

過宗一　附孫橋　厚

過宗一字貫之平湖人生當元末矢志以聖賢期許
父早喪獨與母居張士誠陷姑蘇聞其才畧欲牧為
用遣使踵門迎之宗一以養母辭堅執不赴士誠復
以兵劫之宗一負母逃海上因其不屈欲殺其母宗
一以身蔽母面被數鎗卒憐其孝舍西去以孝終所
居有烏鵲連巢之異厥初以事聞建坊旌之越百餘
年有七世孫橋者號龍濱少而孤事嗣母至孝所得
嗣產悉推與弟且好施與親戚之貧而無妻者皆為
置室甫四旬即舉明經冠兩浙以母年老朝夕承顏
不肯舍之去竟不赴　廷試母病輒焚香刺股未逾
年而終萬曆年間與宗一建雙孝坊八世孫厚號九
山孝友忠信確守祖父家風族有負積逋而應還者
將所得嗣伯過槐產推以與之賣償積逋得免於戍
里人有妄死非命者夜懷百金求解於厚厚為解其
事而不受其金蓋雅勵彦方諸君子之風節者為諸

生年未四十而卒楚宗伯劉衡野誌其墓

俞山

俞山字積之嘉興府秀水縣人自幼風骨秀爽志趣
不凡弱冠補郡庠生治春秋從西園李先生講學專
業不懈至忘寢食踰年即得與義永樂癸卯領鄉薦
以祖妣周氏年老不忍去左右就養者三載宣德丁
未乃入太學時祭酒四明陳敬宗師道尊嚴愼許可
六館之士肅然惟待山以色庚戌春遂中乙榜人或
諷之曰以子之才乃屑就耶山曰命也不可強遂得
蘇之崑山訓導崑山之士樂其善教莫不爭先奮勵

展於成俄丁外艱諸生有隨之抵家受業者正統丙
辰服闋調常之宜興克端身範士習丕變未幾丁祖
母憂宜興之士思之不置爭詣提學御史留之弗果
正統庚申服除赴京時朝廷嚴　勅吏部擇儒官以
輔翼藩人皆托故避之山曰顯晦自有定數吾何避
爲遂選擇郕王府伴讀既居其職若將終身日勤講
說不少輟祿微窘略不介意弟子從遊者益衆正統
已巳　景帝嗣位進鴻臚左寺丞時都御史楊善掌
寺事雅重之薦陞左少卿踰月拜吏部右侍郎尋轉
左侍郎時有以易儲請者山吝諫不聽退曰禍機自

此始矣乃引疾上疏乞骸骨不許踰年請之益切人
或謂曰委任方隆疾已漸瘥何苦欲休山曰隆替相
尋亦理之常吾非不戀明時揣分宜休況以疾乎復
上疏懇辭賜乘驛舟以歸卒於途年五十有九山爲
人敦厚簡靜在藩邸時常衍訓經書纂成講章尤善
諷諫屢有裨益及顯用之日不市私恩人皆稱爲長
者景泰初議迎復之禮奮然曰鑾輿回則人心安力
贊其成言官有持正被疾者曲爲調護竟致顯用其
任銓衡人才多所拔用未嘗自言曰薦賢爲國豈爲
私也

呂原

呂原字逢原秀水縣人自幼穎敏九歲能通孝經小
學稍長爲文輒驚動長者時父嗣芳與兄俱爲教官
謫者曰此子殆穎脫而出者也未幾父兄俱卒於景
州原尚未成童孤貧不能歸喪或諷以胡俗焚之者
原潸然出涕不從進厝州城之東曰他日有力必歸
之也年及弱冠乃奉其母歸家益貧攻苦力學知府
黃懋閱秀水學官文奇之學官對曰此邑里中呂生
文也呂生貧不能補弟子員學官致家塾教諸子懋
輒嘆郡中乃有文士如呂生遺草萊中者急召之見

原入見衣藍縷甚試之舉業文詞理皆勝問之經書
輒能默誦懋益驚異與之新衣謝不受會理葺貢舍
與之諸餘材木又謝不受懋曰生家貧需此且得善
價又謝不能太守益大奇之當是時太守得輒補學
諸生懋即遣送入學是秋發解浙江正統辛酉年也
明年中禮部會試廷對賜進士及第第二人擢翰林
院編修得人秘閣讀所未見書其學益富癸亥與修
五倫書賜賢鏹丁卯　朝廷思用奇才乃簡狀元劉
儼等十人進學東閣入侍經筵原居其一景泰初遣
祭蜀王往還萬里間凡有饋送一毫不取未幾充經

筵講官辛未進侍講壬申夏以右春坊右中允兼侍講癸酉與修歷代君鑑秋八月主順天府鄉試丁丑與修寰宇通志明年書成進右春坊大學士兼侍講侍書成進講輒有賓鏹白金文綺之賜天順改元英宗復辟轉通政司右參議仍兼侍講春三月主禮部會試夏六月徐有貞既黜薛瑄請老乃召原與岳正入內閣知制誥尋進翰林學士庚辰春主禮部會試尋總裁大明一統志凡金帶玉杯貂帽便蕃之賚歲無虛月原夙夜感激思盡論思之職時以丁母憂啟父櫬歸西而葬之詔有司營葬祭乞終制不允抵

家忽得風疾不起年四十五訃聞特贈禮部侍郎謚文懿葬祭如制仍命其子憲爲國子生皆異數也原天性孝友事母得其懽心撫育兄子皆底成立宗族中有困乏者必推所有以賙之遇人之危殆者濟之惟恐不及也歲時賞賚奉母之餘輒分遺鄉黨僚友而自奉甚薄爲人沉毅有醞藉悃愊無華內端外和與物無競處已待人不立崖岸事有不可則據理諍之未嘗諛言媚色以狥人取悅三爲主考取士得人最多初入翰林時楊文貞文定諸公咸器重之知其所就必遠大及入內閣與大議所見出人意表而爲民之心尤切天下有陰受其賜者矣惜其享年不永云

項忠

項忠字藎臣嘉興縣人正統壬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戊辰轉員外郎十四年己巳扈從北征覊留虜中飼馬忠仰天竊歎日圖歸事　本虜久之挾二良馬而南越四日馬疲遂棄馬步奔間道攀巖涉澗凡七晝夜達宣府視其足皆腫裂刺者百數及還陞郎中景泰二年陞廣東按察副使按部高州諜報賊携男婦數百流劫村落部將請發兵忠曰流賊無携家理愼

無妄殺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癸酉從都御史馬昂征瀧水猺賊有功加從三品俸是歲丁父憂服闋改山東副使天順二年陞陝西按察使適陝飢以拯民爲已任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全活以萬計壬午聞繼母喪陝西軍民赴闕留者千人　詔奪情還任明年以大理寺卿徵既行陝人復詣　闕借留　天子欲慰陝人乃改右副都御史仍撫其地軍民喜其來爭焚香通逬歡聲如雷甲申洮岷生熟番作亂忠調兵撫捕之遂降其衆咸化元年虜犯延綏忠與寧遠伯任壽調兵禦之虜遁去關中水泉斥

圖舊有龍首渠歲久湮廢居民病之忠奏開一渠餘二十里涇陽鄭白渠亦久廢奏募工疏通於平地則度勢高卑而穿渠遇𡋯則聚火鎔鐵而穿竇不二年而成名曰廣惠渠凡灌田七萬頃人懷其惠立生祠祀之二年虜酋毛里孩入寇命忠提督軍務與彰武伯楊信禦之戰屢捷虜復遁三年　召還佐院事四年戊子固原土達滿四謀叛不三月間聚衆二萬據石城將舉大事遠近戒嚴守將軍遠伯任壽等卒兵剿捕兩被殺傷都指揮費艮死之事聞衆推忠　詔忠總督軍務同都督劉玉討之伏羌伯毛忠戰死我

軍遂退忠即陣斬一千戶以徇衆乃定會有星孛於台斗中外訩訩占者以木在秦州不祥忠曰賊虐害生靈惡慣滔天今仰仗　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殆類此乃不候援至即以師據賊水草坐困其勢朝廷尚慮師淹歲月　詔問忠可否益兵忠即上疏謂京軍怯不諳戰益之無補時兵部及兩侯伯上章者惡忠異已各煽浮言忠堅主坐困之策與賊相持百日彼漸有欲降者忠乃以二卒自臨單騎入寨曉以禍福於是賊中脅從之衆相率來降而滿四乃夜

伺愛將楊虎貍者出營遠汲被擒忠先揚言斬之虎貍乞命乃諭之順逆許以不死解所束金鉤賜而遣之約為內應以故滿四卒為虎貍所賣擒斬并俘獲者無算賊平因陳四事為經久計　上皆從之先是忠日被堅於石城下督軍殺賊雖矢石如雨略無懼色鈞陽馬文昇嘗勸其持重忠曰奉　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輿論偉之五年還京以功陞右都御史仍佐理院事庚寅秋京畿大水民饑命巡視順天河間永平三府忠發官廩又勸分得米十六萬五千石銀布牛俱各萬餘全活不可勝計是年冬荊襄賊

劉千斤餘黨倡流民為亂復總督軍務討之乃遣人持檄入山召諭其負險不服者總兵擒捕凡遣發還者百四十四萬編戍者萬餘斬首二千餘級獻俘於朝者百餘人仍獻便宜十事　詔暫留撫治進左都御史會有星變言者謂荊襄殺戮所致忠再疏自劾因乞骸骨溫詔召還後荊襄三十餘年芽孽不作皆其摧剏之力也十年陞刑部尚書踰月改兵部尚書忠曉暢戎務簡賢屬以自輔十三年錦衣百戶韋瑛者挾汪直為詞察屢興大獄至擅執京朝官中外重足莫敢正言其非奮筆具疏章倡諸公卿奏之瑛坐

戍邊　朝野稱快而其黨競讐忠不置又有千戶吳
綬先在荆襄撓軍法爲忠所出時亦用事極力朋搆
欲寘之死忠廷辯慷慨不少屈僅坐落職以去久之
陷忠者次第皆敗　上洞察其枉復兵部尚書致仕
自去官家居者三十有六載中朝縉紳論舊德宿望
可當大任者蓋未嘗不屬望焉弘治初吏部侍郎彭
韶巡視兩浙嘗薦其可用而遘疾竟不果起贈太子
太保諡襄毅大學士謝遷云自文武判爲兩途章甫
逢掖之士克任軍旅者寡矣　先帝嗣統之初四方
多警赫怒徂征公以文儒屢當董師之任所向克捷

以弼大有爲之治求之簡冊所書如公者亦豈可多
得哉

沈　琮

沈琮字公禮平湖人由正統壬戌進士授南京武庫
王事遷夔州守以喪未赴後補廣州以病歸卒自少
穎悟卓有志操居家奉先事親情文俱備教諸子弟
有儀範鄉人化之居喪與弟理廬墓六年不茹葷事
聞詔旌表其門

周　衢

周衢字士亨平湖人朴雅弗事華靡時當新創人文
未著循篤學嘉古景泰元年領浙江鄉薦任膠州學
正以禮率人訓廸無倦諸生有衣食不給無力喪葬
者出俸助之致致歸肆力經史爲身心性命之學所
著詩文追蹤古人立心行已皆可對人言者

沈　瑋

沈瑋字公貴平湖人琮之弟發解浙省景泰辛未進
士任山東監察御史早負警敏八歲能文稱爲奇童
與兄琮齊名而尤穎異居官廉介有風裁服父母喪
兄弟墓廬不茹葷味者六年著述有程朱書數讀史
備遺藏於家

張　寧

張寧字靖之浙江海鹽人七歲題畫龍有莫點金睛
恐飛去之句景泰甲戌會試考官奇其文擬寘第一
不遂侍郎姚文敏讀之驚問曰得非張寧耶後禮科
給事中謇諤自將遇事敢言宛平等縣以買辦繁重
奏乞均平坐派又法出弊生與其踏勘莫若節省以
甦貧困順天府鄉試內閣大臣陳王以其子不舉歸
咎劉文介幾中傷得罪寧奏元宰私其子陷考官失
大臣體難居內閣乞令罷歸聞者竦然　英皇復位
因災日御齋宮以祈消弭會六科乞詔在京衛門將

稽政苛法所當改革者悉奏舉行勸　上尤當專慮澄心嚴恭寅畏隱微冥漠一念轉移優詔允答太監吉祥忠國公石亨恃迎駕之功竊弄威福寧舉奏無避辭焰滅戢朝鮮國讐殺毛憐衛　朝廷將往問罪而難其人忽內降差寧與都指揮武忠偕既行得遼東奏兩夷讐殺狀勑諭急差進留取便進止時次遼東拜勑言君仁臣忠敢自便乎即語鎮守等官調官軍肅陣直前既至導揚威德陳讐禍禍君臣感悅相視震慴謂朝廷有人識者謂此行不減重兵十萬卒以安哉　憲宗嗣位首勸進經筵講大學衍義部院

缺尚書等官言宜取王竑李秉回京擢用奏定贈添天下鄉試舉人名額並俞允有建言請以天縱二字加號孔聖　上言孔子道大德尊所貴明理行道被之天下萬世不在封號求勝於一字一名得可輕重上從之太監覃苞累遣人邀與相見尚書姚文敏諸公咸勸之行卒不往他日以事會語一不及前事覃甚銜之　皇太后遇壽誕設齋醮禮官歛大臣金錢祈福寧言人臣但當和衷敬德仰贊聖孝上綏懿祉釋老不當崇奉辦香非可祈祝行之祗壞風俗傷民敎南京給事中王徽等劾南陽獲罪謫邊合六科申救甚力以故諸大臣益忌嫉之適廷薦寧及岳正可任騰清黃侍郎都御史者竟陞知府汀州至江先教化後刑罰盡除厲民弊政勵學生造祭器八百事表節義恤孤獨禁遊惰郡事一新寧偉貌修能雄文直道才高不下人人以故摧挫之銜命萬里專對不辱出守南郡勤恤民隱早見遄歸養高林壑閉家有則孤踪無玷如寧者出則爲天下士處則稱鄉先生者也

姚綬

姚綬字公綬嘉善人也少攻古文辭天順中第進士

爲監察御史巡鹽兩淮鈎剔積弊淮饑晝策賑濟流民賴以全活璽書褒奬後出知永寧以母老辭歸作滄江虹月舟遊泛甚適書畫妙絶一時詩文暢逸所著有大易天人合旨及雜集若干卷行世

馬璇

馬璇平湖人由天順甲申進士任行人使山西河南四川湖廣諸藩砥礪名節餽遺一無所受陞南京雲南道御史嚴毅正直不避權貴行部所至百職震慴因其姓稱曰誠驄馬御史也以直聲聞於朝

倪輔

倪輔字良弼平湖人生而穎異書過目輒成誦解肯趣由天順甲申進士授刑部主事三載遷郎中廉奸華擊權貴怵以威弗怯誘以利弗動士論難之嘗奉命冊封秦楚二藩餽遺槩却不受歸惟圖書數冊而已居常卜地葬親術曰不利於鄰遂弗用起復陞湖廣參政以廉律己以仁育民治峒猺恩信所及無不感慕卒於官士民如失怙恃所著有類劇藏稿獻笑存稿藏于家

俞　廸

俞廸字允吉平湖人以天順中鄉貢任廣東都司斷

事朴茂好古清操凛然諸方岳皆敬憚之有指揮王江失機監司欲并坐于指揮屬廸案之廸曰國法失機死者不得襲于非其罪可無白乎力爭之監司卒如廸議貸之於是于潛以千金爲謝堅拒不受三年掛冠歸于泣拜曰祖父汗馬之勞子孫幾失之得公以延德豈敢忘公大義凛然他無敢請矣願以弱息奉箕帚廸曰余老矣萬萬不可次孫尚未婚以爲媳于㚖感德結婚而歸行李蕭然空乏終世鄉國士大夫誦不置口

潘　蕃

潘蕃字廷芳崇德人初姓鍾後復姓成化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以廉平稱嘗勘山西沁源王奏知州金澤奸事置校尉李成于極典太監錢能鎮雲南擾金齒部立請正法時以不附中貴出知安慶復忤權要謫鄖陽多惠政參知貴州政事都勻變叛給餉畫討師賴以濟歷陞山東湖廣布政所至旬宣茂著擢都御史巡撫四川兼提督松藩等軍務因上五議請擇官守備以修邊務暫免徵解以甦民困折徵鹽課以備凶荒經理屯政以便徵納申嚴禮法以塞訟源又以松藩儲餉積弊遂以本折二色畫限半

運繕城備械練補軍伍守將弛縮者罰在蜀五載西陲晏然尋督兩廣至則拯民瘼戢吏奸餙戎務鼓士氣運謀調兵征勦海南黎賊土官岑濬豐湖馬山石馬等寇大致克捷斬獲賊級萬餘正德改元晉南刑部尚書評讞明恕多所全活時逆瑾煽虐蕃恥俛屈累疏乞休歸日行李蕭然家居杜門謝俗足不造城府未幾逆瑾以私憾譖蕃逮赴京師廳與劉司馬大夏同謫戍瑾伏誅詔復其官歸優游泉石者數年蕃性簡約朴素自初宦至極品一如布衣在兩廣不携家累不以軍功錄子孫清介端方人靡有及病革呼

其子山謂曰吾薦承國恩愧之寸益歿後勿乞贈恤但樹一短碣題尚書潘某之墓令子孫識其故處足矣卒年七十九嘉靖中詔遣官營墳諭祭令祀鄉賢祠墓在石門鄉廕其孫儒邳州同知

呂　㦤

呂㦤字秉之號九栢嘉興縣人文懿公原之子生正統己巳年天順癸未文懿以母憂解官卒於家　英廟念輔導功推廕㦤補國子生時年甫十五成化丙午服闋　憲廟以官恩令供事翰林明年丁亥拜中書舍人辛卯中順天鄉試己亥滿九載遷禮部主客

司員外郎郎中丙午以薦擢南京太僕寺少卿弘治癸丑改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尋轉左通政丙辰擢南京太常寺卿庚申以母喪解官癸亥服闋再授南京太常寺卿正德丁卯致仕辛未卒年六十有三㦤生秀穎讀書過目成誦未成童博洽書史操筆爲文詞旣受廕猶刻志問學居常手不釋卷文章務學左傳史記唐宋諸大家弗屑也楊一清笑舉聯翁文公論東萊子長作祟之語戲之曰子之志莫高大否曰取法乎上斯得其中顧以不階身科目爲恨曰先公所期待我者詎止是哉乃蹙乞應試報可言者劾其非例　憲廟特允之有儒臣子孫有志科目之論兵部事有與中舍當會行者時柄臣怙勢不復關白㦤語楊一清曰是固不可得已因共論之得　旨悉仍其舊遷主客楊一清曰子攻文學吏事非所習盍慎諸㦤曰歐陽子文章不少夷陵之閱牘曹司故有簿案皆吾師也已而能聲勃勃起公卿間琉球國乞歲一入貢謂子之事父定省不可間其意實利於賈市以自便耳　廷議難之而患無詞㦤請折之云若知父子之禮當從父命衆服其言西夷回回奏乞取廣東道歸國　朝廷將從之㦤執不可曰西夷貢有常道

更之恐起他釁且經涉江海萬餘里勞費將不貲遂寢其奏在太僕建白處置操備馬匹免徵苜蓿種子諸四事以公務之京師又上言節財用激貪殘敎感里起宿學諸六事在太常上言立誠信習禮樂尊前王表英靈凡十有二事多見採行故事太僕馬數不得爲人所窺文卷例不覈駁以磨滅登耗無所稽考㦤曰他官不相涉是也然僕所掌何事而可不與知乎乃建白凡馬政卷許太僕官三年一照覈以爲例太常祀事多所更定卷牘浩穰至或相牴牾㦤採輯累朝沿革爲條若干卷事至按而行之至於今官賴

以緩誤　孝廟欲廣聰明於言官多所獎借淺躁者獨不自制公卿多折節下之萱遇之如恒禮於是相率訐其自進萱受之不深辨乞致仕不允再疏乞致仕許之且令馳驛歸而萱已先歸矣屬時逆瑾用事公卿側足立雖休還懼不免禍萱慨爽辯博開口論天下事流侃無顧忌意有未當詞氣激烈衆莫能屈然胸中畛域不喜為逆億又不宿怨怒有犯而不校之風為志存澤物而久官閒散不克自展布其政事終為文字所掩而文章又為詩所掩然即其所之亦可以表見於世矣

過璘

過璘字太璞號一齋平湖人出贅華亭顧氏因居華亭又號半松少失怙恃年十九猶混迹壘市闤一旦棄去力學由本邑庠生領浙江成化乙酉鄉薦登成化丙戌進士授工部主事分司呂梁洪再管濟寧閘久為三原王恕所推重改刑部陞員外進郎中奉詔讞畿山東還陞江西副使尋致仕歸閭朗剛直志存當世而才足濟之在刑部時許州民趙道隆為儉人誣以妖言利其死以覬賞連及數十家御命往鞫即日理出之在江右時豐城李民黍稻平民兄弟三人為劫盜繫獄十年得其情杖殺民黍而盡釋繫者一方稱為神明家居二十餘年而目俱病然廣延長坐議論出入經史竟日忘倦卒之日竟無疾享年七十有九建憲副坊於華亭東門外

屠勳

屠勳字元勳平湖縣人舉成化己丑進士授工部主事分司清江浦督造運舟公廉有能聲三原王端毅公適總河事與督遭憲臣交薦謂可大用滿考改刑部歷員外郎郎中所讞皆劇曹剖決如流無滯枉每獄有疑及事干權貴者尚書林公聰皆屬之罔不協

服京城無籍子李騰誘其主之子福為私鑄而陰令訪事者發其事福坐戍過衆知其冤莫敢問勳曰此奴利主之產也為直其事以福罪罪滕而歸其產又林都事素挾依附搆訟攀引不可解嚴得實卒論如法直聲益起甲辰遷南大理寺丞弘治辛亥進大理右少卿本年轉左上十事若暑月疏決罪囚兩京一體五歲一遣審錄州郡刑獄多見采納漳寇煽亂上敕勳撫處至則諭其禍福誅首惡黨與悉不治甲寅擢右副都御史整飭薊州諸郡邊備巡撫順天永平以近畿役重民貧京邑尤甚疏請裁省夫役昌平

宿遷　山陵供應浩繁躬停牧馬以示優卹其經略
邊備奏分薊州密雲建昌三路屯兵緩急相援於潮
河川築城堡虎落設險居守及增置黃花鎮營堡戍
兵犄勢聯落虜自是不敢輕犯又奏徙熊兒峪馬營
於便地就水泉人免病渴猪圈頭關多水患歲苦修
築亦奏徙之南北水峪歲省役卒數百人寶坻白龍
港産銀魚中使歲取供薦因之横索民不能堪麻峪
山有銀礦守臣以中旨索之皆疏言其不可　詔戒
約中使而礦事卒不行丁巳遷刑部右侍郎尋進左
會戚畹壽寧侯與河間民構田訟奉　旨覈勘上言

食祿之家不言利況母后誕毓之鄉而與小民爭寸
地臣以爲不可　孝廟嘉納卒歸其田與民十六年
內艱服闋改左副都御史復刑部左侍郎九載考績
擢右都御史協理院事　武宗嗣位首上郊祀籍田
幸學三事且以正心講學爲本謂初服新政宜求實
意勿徒循故事爲美觀又請日以眞西山大學衍義
進講中外傳誦之丁卯拜刑部尚書時逆瑾用事諸
司諷先關白而後奏聞勳執不從曰若是不惟三尺
法可以喜怒高下亦且無　朝廷矣瑾銜之乃引疾
求去加太子太保致仕　賜勅給驛歸未幾瑾敗又
八年卒贈太保諡康僖勳性穎敏甫成童已學貫經
史尤重名嘗曰士當無書不讀雖屢更劇曹恒手不
釋卷尤善詩歌倡和皆一時名公其行義鄉評尤重
若捐家廟昭穆置義田義塾皆可爲世法子應埧應
坤俱登進士

包鼎

包鼎字汝調嘉興縣人也成化戊戌與弟鼐並舉進
士鼎授兵部主事歷陞郎中乞改南部出知池州府
爲政務大體不事煩苛號爲清簡郡中大治性恬退
有泉石之好早年乞休弗問家人生產足不入公庭

閑孫飾孝俱爲御史有直聲汴爲南北部亦多茂績
汴子樫芳仕至儀部隨晉督學歸里捐田贍俗鄉邦
稱重人謂包氏有淵源云

馬昆

馬昆字克昌平湖人舉成化乙未進士授永豐縣令
清勤律已興學校斷疑獄案牘無滯峒猺猖獗殄其
元惡境內安堵積泉賑民全活頗衆九年以卓異擢
監察御史疏劾諸大臣不職理兩淮鹽法治濟河華
賛恤患商民誦之陞雲南副使卒昆剛介孝友恤族
周貧撫遺育才思意浹洽惜位不滿德焉

劉偉

劉偉字公奇海鹽人少讀書多觀大旨覽古人興衰成敗得失之由毅然若欲以身濟成化甲辰舉進士授官行人已而選擢御史勅督兩淮鹽政兼治河道時九邊鹺法久廢後稍變通存積十二常股十八淮當通泰徐沛之中豪腴者多隱占過制貧瘠者逃亾流徙至不得守支巨商通賄私挾乃至倍盜引額而頑獷白徒越境與販甚與邏人拒敵冒死不自顧所司屈於豪有力不得盡法乃至因循罔上而比周以遂其奸撓亂鹽法爲甚偉規其宿蠹裁以憲章商毋

冒禁竈毋詭匿私鹽無逋盜公鹽毋歸豪有力者一時鹺政爲清又以所司有阻法者不可不懲疏請于朝自今犯此者當戍邊　上俞之通著爲令旣而山東大旱兩浙大水民不堪命偉曰國家儲特日久帑藏非乏財也齊魯吳越痌瘝一體非異域也兩淮幸多鹽筴餘金移以活兩浙山東之民不亦可乎於是上書請賑報可民賴以生者不可計遠近稱其仁焉高郵湖地枕水國諸大湖南北相縈汪洋浩渺不下江淮之險每晴晝空明千艘並發忽片雲起天末則風激水涌波浪陡作長年黃頭至不得措手惟見帆檣亂折舳艫漂漾商艫漕艘覆溺狂流號呼莫救於是偉經河四十里築隄建閘俾南北道此者皆往來其中名康濟河見國漕重也民至於今賴之以免覆溺之患事竣奉命按廣西廣西與嶺南接境珍玩奇巧之物無足而至所須甚易至則與諸屬郡相誡務潔修以終令譽貪墨者功令所不赦於是簡諸羣僚得其甚者盡汰之他所激揚貞度持繡斧行百粵竂肅閭民復甦一切興革大者驛聞小者條布内外庶司莫不精白承德夙夜罣慮民震動越化而灕江桂嶺以南書風偃矣久之擢廣東按察副使偉素敏練

精於吏治其以御史出爲方面則其事益簡卽上下往來案牘一一閱之不移時而盡判矣人皆服其内辨足智材周綜核視天下無不可爲也而意且倦游於正德初請老居家不與外事兀然一室終日危坐望之如土偶人然至其孝友廉靖懔懔有以自持動引繩墨與物無忤鄉評重之至比諸陳太丘云卒年六十九

陶照

陶照字時明號一菴秀水人　敬皇帝時年甫二十餘與兄瑕同舉於鄉繼又同舉於春官于是人稱鴈

湖二後云始拜都水主事以母憂起改刑部錄囚蘇松蘇松者嘉接壤也親戚賓客交通焉人爲難之至則有犯悉寘之法未幾出爲廣東僉事廣東故多鹽徒豪猾時大盜唐大鬓者起惠潮梁誾琛者起清遠皆聚衆萬人照察土兵陳朝亮有才識乃召朝亮入授以進止畧粮逮捕不煩斧藏廣中悉定戊辰以父憂起改湖廣庚午拜四川叅議時藍鄢作亂蜀人驚擾先是道過新都地衝而無城即日命城之城畢而寇至人賴以安竟以平藍鄢功授從三品俸加賜金綺壬申以副使備兵威茂威茂古羌夷地邊郡瘠耗而守臣徐叅將者性驚酷日鞭撻軍吏於是羌夷聚數萬衆謀奪叅將照單騎出撫諭以威福衆泣拜解散然猶忿忿于叅將乃繩其部下以壓羌夷心而叅將者竟怏怏弗平反誣以致變議者莫能明照亦自薄其官遂居鴈湖之上者數年庚辰復官河南時制河南以憲臣監小灘兗兗常不足往往東足於官歲不下數萬金又總部京儲者率踰年不完責償民間幾亦數萬習弊滋甚至則立規畫謹簿書抑豪右節浮靡秋毫無犯公私兼裕焉乙酉陞雲南右布政尋陞四川左布政先是爲雲南時有盜稱大眼者鳩衆橫行嶍峨間阻險深入歲不能下照至輒平定之於是　詔復賜金綺性斤斤簡勑言不出口未嘗面可否人至所歷乃表表以武功見在四川以繼母憂去又二年遭讒罷官家居幾十年迄無幾微不平之意嘗謂人曰布政綰司錢穀詬翕翕易起人炫廉自飭而吾于徐弗以外徼當逆璫時人有官不患不能顯而吾優游舊僚要之無疚耳與鄉人處油油煦和無問賢不肖善振施族人賙䘏其死喪人咸德之平生無怒容雖臺輿臧根弗嚴斥也年止六十有七

項經

項經字誠之嘉興人襄毅公忠之長子也成化丁未舉進士授南京監察御史簡閱內庫內庫者豪貴所藩也既至循故實稽覈羨餘無敢冒利者凡上章論利害之關于時政者十一事皆宛曲盡事體不務徼徼爲名出守太平府太平民貧而俗罷急爲拊循之一切興革務以寬簡安利爲先丁父憂解任民挽留者充道枳不行服除移治臨江臨與袁筠諸郡接壤也土寇出沒其間前有司率玩愒弗敢動茂無休居至則立捕渚豪賊百八十人按之一郡肅然踰年大饑米石千錢有司方請賑經曰民饑甚矣必請而賑

是舍曰以待斃也賑而勿請罪在太守寧以一身活數萬人於是發府庫金數千建和糴之法民賴以存者無算而監司督賦方急經入諍曰化理民命爲重民德矣以杖擊之是束羊加石而沉之淵直速死耳民死賦從何出太守死不奉命監司怒繼而歲大稔民感德報稱賦纚纚然入恐後矣卒爲諸郡先時中璫瑾竊柄縉紳以次納賄經耻以賂得官獨不爲附瑾御之移汀州經曰禍止是幸矣即日之任朞月而政盡舉卒檄以致仕歸瑾敗起江西右叅政曰吾今乃可休矣夫人處世飄風耳胡爲老而俯仰人尚作

强壯態靴與林臯自怡也乃自號怡菴嘉靖己丑年七十有八而卒

陸淞

陸淞字文東平湖人弘治己酉鄉薦第一登庚戌進士以祖母老乞歸王端毅恕起與修大明會典成擬除翰林力辭授禮部主事歷郎中正德時藩國多賄倒請乞淞皆格不行倭使宋素卿賂閹瑾求數入貢淞上疏曰夷狄去來無常非中國利且素卿本寧波人潛通外夷以邀　天朝此不可縱請執而誅之瑾怒矯制收淞下獄瑾敗累遷至光祿卿嘉靖初典疏懇乞辨忠佞廣言路節財用言極剴切尋乞致仕卒淞性仁厚臨大事毅然不撓有古名臣風

沈煉

沈煉字剛夫平湖人弱冠有聲文苑由弘治己未進士歷任江西叅議官轍所至豪右屏息墨吏皆望風引去桃園寇勢猖獗煉文臣兼武事以身殉難卒以凱旋居官剛介絕俗屢爲當道所不容然亦自行其志不以人之喜怒更其守家居睦族信友足跡不入公門益進退始終一於剛者

吳昻

吳昻字德翼海鹽人弘治乙丑舉進士授宜城知縣宜城人弗善耕織昻敎之邑當孔道多過賓聞其清約無敢勤館人既三年更新建新建則寧庶人宸濠所居也方宸濠未敗時坐擁王號驕橫莫制日張爪牙索民租甚刻民不能堪遂結衆丁家山以拒之寧藩大讙曰新建人反諸大吏在會城者莫敢言昻獨以爲民率有激而然不可以反名乃具言而進曰始吾疑民之致於抗大王也乃今知民非有抗於大王也愚者徇財以忌生憎者勢極而生變此可以理法散非可以威力驅也乃入丁家山陴父老出諭諸父

老呂頓首惟命而寧藩獨懇懇然謂偏護新建人也已而歲大饑立抽補法以賑而全活者幾萬人未幾華容盜起又日夜調集兵旅以掩之境內以寧尋轉南刑部主事以持法謹不協於上官請告歸歸六年起南武選員外郎擢福建按察僉事福寧有訟妻殺夫者獄已成閱其詞證疑有冤私禱諸神夜夢一兒據人腹初不甚解乃日蹤跡四方而里中有名杜福子者曾與其父行賈偵而知之大喜曰杜福子殺人明矣神所告也密捕福子至一訊而服妻得以不冤死古田礦盜起又擊捕追襲獲其渠魁周馬艮徐當

散去及進山東按察副使遂乞致仕歸久之復拜山東按察副使數月轉福建參政閩故舊遊地才志易展多佳政士民愈益喜歲庚寅侯官囚越獄持大斧利刃橫行官署首戕其方面肝腦塗地甚慘獨昂以父忌辰愍慕不出得遠其害已而進右布政使司官頗嫉之蕃藩司故多羨金昂廉無所取又峻卻人餽人惡其異已而腹誹者訕訕矣自揣不能諧世俗因譙樓震引以爲咎即上疏請致仕疏三上得允歸之日士大夫設祖道父老攀轅留者幾萬人至不得前既歸遂不復從章縫游混跡農漁意甚適人或狎之亦不較晚年不涉世故及歲饑數爲請賑海堤爲患特疏於朝得專勅水利憲臣經理迄今賴保障云卒年七十五所著周禮音釋藏於家

屠　垚

屠垚字文治平湖人也父熈爲太平同知僅以一僕自隨宦邸如僧舍垚第進士授常州府推官決獄明敏謝絕饋遺擢御史當　武廟南巡上疏請回鑾以光聖德嗣後疏止興作全戚畹崇聖學重經筵寬重罰皆　國家大體巡廣右時猺寇方熾歲饑特甚設法羅運且增價招商禁刷禾船多所全活招降百粵

捷聞　武廟特勅獎勵云經略有方多效勤勞賜之金幣陞俸一級時稱爲眞御史補山東副使權運刻期竣事　世宗特賜羊酒以勞之致政歸囊橐蕭然雅意詩書足不履郡城者三十六年兄奎亦爲御史巡視江右累疏宸濠不軌有直聲官終江西參議

卞　謙

卞謙嘉興人弘治末進士授江西廣信府推官辨疑獄理寃抑郡稱神明家居孝友嚴於義利之辨不究厥施而卒鄉人至今惜之

孫　璽

孫璽字朝信平湖人也正德戊辰進士令興化有豪徐恩入貲爲千戶與其宗人交賂權貴猾賊邑中邑中莫敢發璽廉知之薄戒宗人後得恩謀殺人事竟寘之法邑中爲快轉揚州府貳淮揚饑分賑泰州全活以萬計是時宸濠反江西攻安慶璽奉檄守儀眞扼江之衝捕儀眞之僞諜者㪅旌之會　武廟南巡久次揚璽與太守蔣瑤協力調度民不知疲陞南京宗人府經歷以外艱歸服闋陞山東按察司僉事提督京畿屯餉奉　命淸丈皇莊草場凡奄戚所漁奪悉歸之民招安薊州劫盜及調雲南乞歸居家孝友睦族與人樂易不爲表襮兄璧伊府教授兄弟友愛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三十二　又四一則　三二七　浙江三　昭性二

子植刑部尚書

錢　錡

錢錡海鹽人正德初登進士知盱眙縣計拒流賊邑賴以全陞南京刑部郎中歷知臨江府有德政左調思南請老歸敎子姪相繼登第義聞孚于鄉邦卒年八十二

陸　琳

陸琳字文珮平湖人正德庚午舉人知淸河値歲祲撫濟全活𢿙〻　擢不諳紡織集老媪敎之遂爲永利家戶祝焉治行爲天下最得擢廣東道御史貴戚欽手淸軍湖廣以勾查逃解四字立法而隱胃肅淸復江西道上封事六條崇　聖德敬天變節供應嚴考察汰冗食愼刑罰後巡按四川經略西南夷躬自督戰大至克捷乃單騎出見開示威信諸酋感泣乞降會都指揮劉永昌內倚武定侯權勢與蜀府訐奏竟按寘抵昌罪繼補河南道與大計復論罷中貴姻黨墨吏𨻶劾權黨邊將張麟怙勢不法事不報遂出知撫州尋乞骸骨歸享年八十居鄉孝友謙恭提足公府屢罄瓶粟及得炊必與諸弟共之人稱古君子云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四十四　三十八　浙江　昭性

趙　漢　附子伊孫邦秩

趙漢字鴻逵平湖人正德辛未進士授建昌推官廉正公明錄重囚有冤必釋不拘成案殺人匿死者務廉得其情不輕縱賢聲著聞召拜給事中章數十上其大者若淸治源消灾變辨忠邪又論劾巨璫蕭敬谷大用崔文及邪佞陳洸等張孚敬秉政勢甚赫論其專職自恣及論桂萼二相出爲山西叅政數月致仕所著有漸齋集子伊登嘉靖壬辰進士授刑部主事陞南職方司員外郎御下甚肅事無留閣營卒不敢役私門轉武選郎尋轉車駕一切請謁槩行謝絕

惜驛遞疲奔命郵符毫不輕假出爲廣西副使以父
諱議老上書致仕侍養時年甫四旬耳當事者移檄
趣行而志已决隆萬間詔起用再三終不可奪惟日
遊湖山賦詩自娛具載序芳園稿中伊子邦秩登萬
曆丁丑進士授海門令慷慨任事興利除害不辭艱
辛卒以焦勞成疾卒不竟其施士論惜之

陸杰

陸杰字元望平湖人淞之子正　甲戌進士授兵部
主事　武廟將南巡杰與黃鞏陸鎭伏闕極諫廷杖
門十歲絕而甦歷遷陜西鄜延兵備副使達虜大入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四十四　三九　浙江三　杭杰
杰與梁游擊督兵出戰斬獲甚多虜數歲不敢近邊
陞廣東左布政使安南不廷　上命兵部尚書毛伯
溫督師討之用其策國王莫登庸上表請罪遷都御
史巡撫湖廣當　聖駕幸楚章聖梓宮南祔杰倉卒
供應若素定者　上奇其才官至工部侍郎卒贈尚
書

諸偁

諸偁字揚伯嘉興人大父忠爲梧州守父敎隱居教
授通陰陽家術偁幼孱弱多病未知學羈丱時猶逐
里閈羣兒嬉有僧明欽博學善相人與敎友見嬉戲
謂敎曰郎君淸雅過人急令讀書當貴顯於是敎授
之業資性頴發好學數載盡通經史百家言性尤嗜
古見古人圖畫墨蹟率心注之又善通音律凡伶部
詞曲無不諳其節奏暇則潛自吟哦不置對人談多
雄辯時出詼諧爲文章詩詞務鈎玄發微有深潛之
思四十始登第時正德丁丑授黃梅令黃梅素號難
治又繼宸濠亂後民罷憊多亾匿偁以恩撫而豪狡
妨民者則摧抑使不得縱民大感悅越二年以父制
歸後起大名因俗而治化用大行丙戌轉刑部主事
明年丁母艱起復主事歷員外郎擢福建按察僉事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四十四　四一　浙江三　杭杰
總理屯政覈其故剔其姦明其疆理綜其子粒周愼
詳密而屯政以舉丁酉進貴州叅議貴土官遇上官
至輒有餽悉却之安宣慰者大酋也故事承蔭者必
先行貨於所司乃敢請廉知之亟與之牒安氏不費
一錢而襲居其職後二年擢本省按察副使持法懸
平吏民畏懷至有繪像祀於家者辛丑上書乞歸甚
懇致其仕歸爲人坦夷不設城府角巾絺衣襍閭里
侶親戚悛悛無甚異人視之無不可近至非禮相干
則艴然見於色卽久要宿契竟終絕之矣性尤嚴于
辭受取予自一介之微未嘗玩而染之故歷官二十

五年歸橐蕭然歸而閒以請謁來者即厚賄峻絕之
不以聽也癸卯卒六十七

劉玘

劉玘字南谷平湖人學行醇謹孝友之稱無間正德
丙子鄉薦嘉靖五年授五河令莅任歲大飢設法賑
濟全活數千人政尚維風一時士習丕變以是以有
前妻後劉吾得以休之謠六年課最擢南京工部主
事卒祠名宦處爲醇儒出爲循吏至今士林景仰焉

沈圻

沈圻字子京平湖人正德六年進士除江西道御

史以忤當道降高郵州判官陞休寧知縣累陞貴州
參政疏請致仕

姚參

姚參字應辰平湖人正德庚午薦京闈分教饒邑以
經術指南諸生擢宜春令賑飢興利搏擊權横省茶
貢十之九民若更生宸濠之變爲王公守仁應援
所諸顧望者濠卒就擒再尹桐廬尋授水部郎権税
荆南益持氷蘗會長子能舉于鄉欣然挂冠歸居鄉
約已敦族週恤故舊子能仕至僉憲贊父並舉鄉薦
孫體信進士竹授父産悉讓之弟衆共推之

林桂

林桂字天芳平湖人舉正德甲戌進士初授刑曹以
執法忤權貴下御史獄後　世宗入繼詔拔淹滯超
授祠部郎首建大禮之議文忠張公然其說而上之
而桂不欲自炫乃文忠特蒙異寵而桂僅以僉憲終
亦寧拙無巧之明驗矣

滿正

滿正海寧衛左所正千戶正德間解軍器之京遇寇
奮勇射退次滄州首寇劉六劉七臨境守臣欲遁正
激以忠義適胡世寧行次正遂協守與寇持八晝夜

不能犯尚書張縉疏正功後從征開常深入被害贈
明威將軍子瀾陞指揮僉事

盛唐

盛唐字元陶嘉善人嘉靖十七年進士由吉安府推
官選湖廣道御史時重建　太廟有希　上意者奏
當倣周制七廟太祖太宗百世不遷立四親廟以
憲宗爲祖興獻帝爲考唐極言其非疏入　世宗震
怒令回話本進經覽而擲地者三浹旬後始得　旨
罰俸半年邪議遂寢二十五年巡按陝西以劾仇鸞
降湖廣布政司照磨陞國子監博士累陞湖廣副使

沈科

沈科字子進嘉善人登嘉靖甲辰進士初爲行人晉禮部庚戌虜薄都下大司空猝不能具牛車科旦夕爲治具飛輓旁集卒賴以濟凭張秋河道有聲知臨江勤恤民隱民尸祝之已治兵江贛平劇盜李文標地方勒碑記其功時官彼中者分宜半籠而致之分宜子聞科才陰令人諷科使附已科正色曰某卽不材奈何以　天子臣爲相公私人分宜啣之詭謂銓部曰贛兵使以艱去當以朱某補朱分宜客也銓部謬以朱來及來科實無故理贛自如朱亦次且不進

司銓者度亡奈何隨轉苑馬卿左遷河南憲副有欲爲科謀解於分宜科微知之謝曰吾奈何遂首鼠耶卽柄人幸而釋我更何眉目俛仰人間也卒不聽分宜愈啣之嗾當路論去科事親孝撫其弟最友愛生平磊落多大節恥一切媕阿態居官多廉惠聲待人輒欲以和無城府嗜學能文熟子長家言有史抄二十卷

吳淞

吳淞字秀東秀水人舉嘉靖丙午鄉試數上公車不第選知靖州州民與苗獠同編戶輸稅會山水驟漲民溺死無算淞亟懸賞格捄一人者予十緡又躬令人置筏濟未渡者州人德之貳守九江時湖口關値水衝商舶多壞淞曰寧算錐刀而傷民命乎請于觀風使者議革之商大稱便已遷福建鹽運使同知引年歸爲人朴茂恂恂仁厚長者性不事封殖而於族黨貧乏尤好施歸田後足不躡公庭志操澹如也里中咸高其誼云

姚弘謨

姚弘謨字繼文秀水人舉嘉靖癸丑進士進庶吉士授編修恂束質行不設城府壬戌分校禮闈慈谿袁

相國意有所不愜欲易之乃引故事爭曰異時詞臣無易卷者袁啣之卒左遷其後一視學兩司城所識拔多聞人仕至天官亞卿以病乞歸時門下士方宅首揆絕無書抵政府甫逾艾卒賜祭營葬贈禮部尚書弘謨在襁褓時父廣文君卒于官母更適乃依祖母徐以迄成立登第後迎母歸養克盡孝人方之范希文

馮皐謨

馮皐謨字禹卿海鹽人嘉靖庚戌進士初授刑部主事轉員外郎執法平反人不敢干以私尋陞江西按

臬司僉事歷廣東布政司參議時有張璉之寇奉
嚴旨切責皐謨親討督戰巨魁就擒餘黨遂解散地
方藉以平定陞晉副使陞福建布政司參政所至政
聲籍甚縉紳推重生平溫粹待人如和風甘雨優游
林下日以詩酒自娛有先民之風焉

沈伯龍

沈伯龍嘉興人字雲卿登嘉靖乙丑進士初任內江
令有惠政時直指貪悍數伺其隙而不得及內召將
行直指盛氣而前盡發行囊止俸金三十餘兩直指
赧顏退邑父老子弟扶輿而出號泣不絕抵京補禮

科給事中忤新鄭出守州南會有九絲之亂九絲負
隃以抗伯龍語諸從事曰人臣委身事君政在今日
諸君更何待耶于是諸將皆奮無不以一當百又躬
自督陣親冒矢石捷聞 天子賜金帛陞俸一級時
番猓作叛督撫以兵五萬專屬之龍乃諭解甲未夕
不堪復戰遂呼猓衆諭以國威猓聞諭歡呼動地縛
三渠魁以獻後修獻陵閣官意在乾沒龍覆實其數
所省十之八雖賈怨弗恤也江陵父卒諸司往吊龍
獨不往竟以裁革歸歸數月復起江西隨轉山東廉
訪使以積勞委頓遂拂衣歸志行粹白里中稱爲長
者

賈名儒

賈名儒嘉興人嘉靖丙戌進士官吏部抗節持法有
考功吏受賕事逮名儒訊鞫重比考功郎御之出守
姚安再補汝寧會 世廟躬謁顯陵道南陽一時署
篆吏重斂民貲佐供應名儒爲榜示還給汝民咸舉
手頌德年甫踰強遂乞休優游林壑者四十年人以
清介稱

戚元佐

戚元佐字希仲秀水人嘉靖壬戌進士文聲籍甚初

議選館詞林競推轂之忽中旨傳免後選儀部會
穆廟登極典禮多所匡贊宗藩一疏深憂碩畫不滅
賈洛陽已陞尚寶卿告歸居家廉靖不爲請謁長平
詩文又善書畫著有青藜閣集

王文祿

王文祿海鹽人舉嘉靖辛卯鄉試博學好名屢上春
官不第刻厲愈銳以天下文章節義自命居身廉峻
絕口居間有不平叱罵不避貴要戶田三百請編役
如民令有不廉者勸駕公宴文祿援劍起舞屢向之
曰此劍能斬貪汚年七十餘應制長安步履如少壯

終其身所著丘陵學山諸書若干卷卒無子學使陳大綬檄祀學宮益異數也

呂　烱

呂烱字心文崇德人舉嘉靖乙卯鄉試授泰興令不兩月致仕博學好修好友好施予晚年家日落施予無倦色善詞翰臨池多泉石之趣王世貞志其墓

卜　相

卜相秀水人嘉靖壬戌進士歷官太平推官刑部主事㴬廣僉事雲南叅議懸車最早年八十餘廉靖溫厚言動有坊鄉邦稱之爲古人云

屠元沐

屠元沐嘉興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工部主事員外郎中管儀眞張秋河道山東叅政廣西按察使右布政加太僕寺卿致仕年九十餘　朝命存問居官清愼里食杜門可望不可卽如祥麟然

馬呈圖

馬呈圖海寧衛指揮嘉靖間倭犯海鹽新塘嘴呈圖隨統本衛驍軍李文任等協同把總王應麟奮勇攻擊生擒眞倭二十四名六年四月倭首八大王等自青村登岸流突金山白沙灣向南劫殺所犯官軍俱經摧敗呈圖提兵出城與賊鏖戰軍潰呈圖直入賊圍身被三十餘創殞絕今祀英烈祠

釆　煉

釆煉海寧衛指揮嘉靖間倭寇海鹽馬呈圖先馳煉往策應兵潰煉奮不顧身血戰而死今祀英烈祠

姚　弘

姚弘海寧衛指揮僉事嘉靖間倭寇侵境督軍防勦屢獲戰功後復與賊遇殺賊四十餘賊潰奔弘奮勇殺入賊巢被賊縱死督撫題奉仍祀英烈祠

俞　乾

俞乾字一淸嘉靖甲辰進士授刑部主事秉公執法勢豪犯重辟者夜懷金賄緣中貴人以請正色斥之竟致之理時分宜相傾貴溪論死公監斬西市義氣憤激忽仆地移時甦具疏乞歸未幾卒孫重光舉萬曆癸酉鄉試姪孫志泉萬曆丁未進士學行表表均不獲永年云

人物考卷之四十五目錄

浙江嘉興府二

鄭曉　項錫
屠應埈　陸垹
沈謐　馮汝弼 附子敏功
錢薇　包節
孫植　錢萱
陸僉　卜大同
陸光祖　周寬
韓弼　卜大順

沈啓原　王愛
陸光祚　張應治
馮敏功　沈懋孝
陸萬垓 附子鍵　馬應圖
陳泰來　錢夢得
沈烝　陳于王
毛應銓　沈道原
賀燦然　陸典
魏廷相　崔永
檀郁　周玄貞

補遺

殷原善　朱佩
常士昌 附常驎　劉佩
施奇　劉恭
許盛　沈棨
梅江　任恭
陸達　馮俊 附孫伯禎伯禮
鄭履淳　項篤壽
鄒國儒　沈思孝
黃洪憲 附子承玄　馮夢禎

朱廷益　胡士奇
洪蒸　陸錫恩
戈用泰 附俞南金馬千乘　包鴻逵 附陳鶴言
馬德澧

浙江嘉興府二

鄭曉

鄭曉字窒甫別號淡泉其先開封人遠祖從宋高宗南渡始家鹽官少有異質年甫十歲父吾核公授之經傳卽能通經傳復授以子史卽能讀子史吾核公數指古今人賢不肖事誡之曰汝他日當爲此不得爲彼故自少至老毅然必欲爲君子不以毀譽利害貳心嘉靖壬午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學士中峰董先生力薦之政府政府亦夙知其名竟不一

詔尋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取故牘閱之由是盡知天下阨塞曁其士馬虛實強弱之數大司馬眷溪金公屬撰次九邊圖誌三千卷人爭借其草錄之甲申以議大禮杖　闕下乙酉大同卒殺其巡撫都御史當事者請宥之曉抗疏以爲不可丁母憂服除補武選尋丁父憂去家居者又八年會　世宗皇帝特詔起調考功逾年始至至則分考辛丑會試轉郞中夏貴溪罷相有　詔考察臺諫分宜意在去異己者曉更黜其所厚者若干人癸卯分宜子世蕃以治中求爲尚寶丞曉謂非故事不聽分宜益怒密疏抗　上市恩　詔貶和州判官而世蕃通遷尚寶司丞矣至和日夜治民事訪諸所欲惡次第罷行之民大悅未幾遷太僕丞丙午遷南考功郞中尋遷南尚寶卿歷南太僕少卿鴻臚光祿太常卿癸丑遷刑部右侍郞甲寅改兵部兼僉都御史出撫鳳陽會倭奴入寇江之南北運道爲梗上下憂之至鎮勵將士選民兵集鹽場之壯勇禦之於通卷襲之於如皐擊之於海門擣之於呂泗開之於狼山斬首九百餘級賊震恐道去東南之賦四百萬石歸輸於京師無後期者又築三里閘以通漕渠開湖櫃以興水利淮以南迄今無水

患分宜以舊忿抑之僅擬賚予加俸曉素以文學聞海內又癯然若不勝衣而出撫以武功顯人益知其不可測乙卯遷吏部左侍郞尋遷南京吏部尚書未發　世宗以其知兵　特旨當爲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奏罷諸軍之役於工作者衆咸感奮戊午改刑部尚書會大司馬虞坡楊公總督宣大時議謂宣大重鎮欲留楊公久鎮北門因上疏謂楊公通本兵則九邊將帥咸得人而戰守之事咸飭所可恃以無恐寧獨宣大爾邪乃　詔楊通本兵曉通刑部奏論錦衣所治獄多失實而五城御史受民訟非　制旣又謂

王宜於法必當誅留都亂卒庸不可長勒分宜張翀
董傳策吳時來不可罪諫立儲郭希顏不可殺薊鎮
閩廣提督憲臣王忬阮鶚悞事之失不必深求咸與
分宜議不合時御史鄭存仁者善揣時宰意妄以蜚
語中之而曉疏進故事甚悉分宜不能奪乃從中構
落職家居角巾布衣鼓携一童子諸故所識與論桑
麻晴雨或時共飯山蔬水藻相對終日見者不知其
為名卿性儉朴尤齋於辭受所居絕去紛華松窓竹
几蒲茵綀帷蕭然如山僧為丙寅秋病卒子履淳等
訟誣於　朝召復其官　穆宗改元賜祭葬贈太子
少保謚端簡曉一子入監讀書淳舉嘉靖壬戌進士
歷尚寶丞曉為學雖主用世而於性命之說義利之
辨咸能剖析精微直寬堂與華亭徐公謂其持論正
而不迂嚴而不刻剛而不激高而不亢與唐馬周陸
宣公抗衡其知言也所著有吾學編古言今言奏議
文集諸經解行於世

項錫

項錫字秉仁嘉興人幼英敏讀書輒善記時學憲祝
虛齋先生致仕居海上有幼女襄教公造其廬求聘
焉且曰吾孫可教也遂學春秋於虛齋虛精研理奧
而錫潛心師說時時靜坐深思發為文辭俊雅親切
虛齋每喜項甥善學同業者亦自謂不及項生也正
德丙子以太學生舉順天鄉試嘉靖癸未登進士授
令建陽建陽閩劇邑稱難治錫恭儉愛人敦崇風教
臺臣交薦擢刑部主事究心法比傳以經義聲著西
曹戊子請告歸侍父參政公養壽丁艱服除補刑部
福建司主事看詳諸司章奏吏曹有欲薦以自代者
遜謝之語浸聞於人人愈重焉甲午改尚寶司丞久
之晉少卿尋晉南京鴻臚寺卿居三載晉南京光祿
寺卿光祿職內羞纂瑲穴奸藪蠹莫可稽省稍欲剪
剔眾口輒相譏時宰適不悅坐免歸初拜命卽欲乞
骸朋游交沮非其志也得謝卽築室郊坰榜其堂曰
歸來傍水丘林壑間多植花樹時時肩輿小艇惟意
往來風清氣和則數從賓朋歡飲歌嘯連日夜不厭
人以為得止足之樂焉嘉靖癸丑閏三月以痰疾卒
距生六十有四

屠應埈

屠應埈字文升平湖人嘉靖丙戌舉進士選翰林庶
吉士時閣臣務紛更制典諸吉士皆少年負氣不肯
謁諸閣臣出又不避騎遂奏出諸吉士悉改部寺等

宮坊拜刑部主事以才望署本科參核明允平反者
甚衆歲季秋囚當決者已三覆奏矣上疏請緩死
上覽奏如所擬得全活者二十餘人戊子之歲命京
官主各省試奉命校文江西時閣大臣有屬其三子
者唯唯退而曰國家百七十餘年惟貢士之法秉公
不廢敝若穴之士得以自見若苟狥私請將安用遴
試爲於是遂行至則夢人有以酖進者辭不受覆地
地墳覺曰寧墳毋亂卒無所私事竣還報閣大臣怒
曰督主事侮予其以我力不能令若遠戍乎內閣大
臣竟以事能去庚寅調儀制主事辛卯進員外郎壬

辰陞儀制郎中時 上定禮樂肇建郊祠咸與有勞
焉癸巳改翰林院修撰仍五品服上疏辭免尋乞歸
省乙未奉命校 累朝及 皇考實訓實錄丙申
訓錄成賜白金文綺侍宴謹身殿陞侍讀經筵 皇
太子生詔使河南諸藩諸藩王所錫賚秋毫無所受
戊戌同考會試秋主考武舉時稱得人是歲交阯不
靖詔諸公卿會推才猷言語冠世者往諭之廷舉吏
部侍郎茶陵張公暨居公或謂險遠奮然而起曰臣
無橫草之功幸侍講幄得奉使命當宣 天子威德
揚聲萬里外不亦偉乎頃之竟罷遣使云已亥陞春

坊右諭德時春宮初建慎簡僚寀而諸臣幸有涯恩
覬爲宮僚者甚衆於是給事中御史集論諸宮僚坡
亦在論中章一再上所論十八人者皆罷免有 旨
獨留坡或謂之曰 天子方知君誠以此時奏賦頌
必得近幸喟然曰臣蒙恩待以不訴雖捐軀暴骸無
以自効廼欲乘機徼進邪素修謹橫被口語顧懷不
平且耻不自表見遂抗疏乞歸歸而疾作竟不起簡
伉傲儻不事家人生産耻言九九之數輕財樂施振
窮周急諸所假貸力不能償者輒焚券待昆弟尤厚
煦煦無宿怨也所交皆當世名士篤於友誼雅好文

史雖疾甚不釋手爲文章奇宕有氣常希司馬子長
揚子雲之風所著有詩文集若干卷

陸 埛

陸埛字秀卿嘉善人也慕理學以聖賢自期待篤行
誼重氣概爲文根本六經有關世教嘉靖丙戌登進
士初任南刑曹平反訟獄與大理丞相軋白尚書奏
請從埛議著爲令嘗作文贈同寅時嚴嵩爲禮侍見
而奇之屢謁埛拒不見嚴托人私詢其意埛曰此人
雖赫赫有時名實奸雄也嚴啣之歷任兵部武庫郎
先是掌武庫者掌諸司隸銀爭索賄以媚當道埛止

令倅者賚原封交剃清聲振一時出知常德以才調
武昌士民號攀轅載道沅江令以金為贐堺拒之尋徙
岳州先有巨木飄入郡界前守不知其為皇木也送
侍郎方鈸起坊督木使者誤論堺堺不辯人或諷之
奏白堺曰三公皆賢者奏則彼將得罪吾負罪以歸
可也久之得白在任崇節儉寬逋賦省訟獄措牛種
開荒田巡行列屬歲必再周歲饑堺竭倉庫設法賑
貸活饑民數百萬頌聲四起時分宜柄政鄉前事十
年不調御史伊敏生巡歷至府堺供奉甚薄伊道入
其衙惟老倉頭二人敝篋無鎖檢之惟殘書百帙布
衣數事而已特疏薦之時　世廟勵精圖治以吏乏
循良作青詞醮告是夕夢神語云木鄉有賢知府十
年不調何謂無良牧耶晨起閱伊疏大喜即允陞京
堂伊以薦賢陞一級堺至都不謁嚴嵩遣其同年萬
姓者諷諭之堺曰受職天朝拜恩私第賢者猶不為
況未受官而先謁權貴乎卒不往官亦不補滯京邸
三年草疏求還萬知之密報嚴遂有太僕少卿之推
尋晉正卿轉南光祿巡撫河南未幾乞歸卒之日戒
家人勿哭語之曰全生易全歸難當淨掃思慮以完
吾造化故勿哭無益徒亂吾意耳子敷錫任柳州府

通判

沈謐

沈謐號石山浙江秀水人舉嘉靖己丑進士歷官湖
廣參議初讀陽明傳習錄有悟即期執贄因陽明征
思田未遂及聞訃追悼不已後拜中離薛子於京師
歸而建書院於文湖祀陽明湖在秀水縣北四十里
春秋率諸生虔祀講學其中

馮汝弼 附子敏効

馮汝弼字惟良平湖人嘉靖壬辰進士初授行人擢
工科給事中劾巨璫張時數人下獄冢宰汪鋐恃寵
而驕論者重譏弼列其罪鋐罷弼亦謫潛山丞潛山
舊無志弼成之執巡撫橫奴之騷擾驛遞者置於獄
論罪又禱於神出疑獄十餘人令常熟值水災先發
倉後報築華蕩等閘立法均田減耗數萬令餘干核
虛糧悉去之監司頒其式通省訊監七十人二人未
服監司促之何以二人難七十人弼曰二人惟二命
卒白之守太倉革供應富民歲稱部使督逋株追詒
之行悉縱之以逋稅論謫時遷揚州同知不赴歸居
家好義贍族賑饑築堤修堰掩骸封塚種種惠澤鄉
人德之建懷德祠子二長敏功登嘉靖壬戌進士次

欽劾孝友天成屢赴棘闈不第遂杜門著書善詞賦給諫晚年未嘗斯須去側且善成父志布澤施恩悉如給諫其爲人氣宇恂恂胸襟脫如所著有小有亭集三十卷行於世

錢薇

錢薇字懋垣海鹽人也嘉靖壬辰進士初任行人出使楚藩正拜坐禮邦宴賜金給事禮科初劾內閣費宏再論李溫再司禮奉勅兩廣查餉精明邊方賴安還論郭翊國及宮僚非人曰我今得死所矣付金買棺幸免歸杜門著書受徒講學海戍苦於飛輓陳議當道獨之倭寇陣亡積屍千餘舍田葬之有屯田鹽法河套市舶諸議卒後追贈太常少卿

包節

包節字元達號蒙泉華亭籍嘉興人生五歲而孤母太孺人身教養之勤苦備至及嘉靖乙未舉進士以東昌推官徵入北臺而太孺人則已向衰其按滇還也將上疏乞侍養太孺人恚曰教子者獨爲身謀不思爲國家用耶不得已入朝未幾奉命按湖南劾中貴人不法反爲所誣搆得罪當死　天子憐而活之謫赴莊浪雖甚危苦未始有不平色其所居頹垣敗屋不蔽風雨而處之甚安獨以太孺人故悲傷哀泣疾作竟終於謫所節爲人慷慨倜儻口所欲言不顧其人之作於色心所欲爲不計其身之及於難嘗清戎福建出按滇南鎮守世臣悚然降禮而貪墨之吏望風解印綬以去至湖南光聲所被莫不震疊一時稱真御史者必歸焉然亦以是不見容又無財足以自救其卒也棺殮之費皆出西寧兵備大梁孟淮孟蕃素以意氣相許者也

孫植

孫植字斯立平湖人也璽之子中嘉靖乙未進士選南北部守備中官潘珍從子怙勢爲奸利植鞫之正其罪楊起斯獄株連官吏三十餘人弗決植徧取案牘總計　慈慶等宮費八十餘萬半係起斯乾沒讁戍疏乞終養歸居父喪鬻產治葬服闋補兵部以貲望改光祿丞歷少卿時分宜柄政植獨守正不阿以故九年不調光祿費多不經植爲簿正歲省大宮數十萬巨璫耿清等以鐵人稱之擢總河道尋改少司寇達虜犯京　勅植守崇文門時孫少卿分守外城以調兵不至夜呼門甚亟甚亟言本兵調發應之本兵楊襄毅也　上方切責僨事者疏入必先動搖故

力爲調護不激成庚戌之禍植有力焉擢南掌院拜
大司寇訊巨閹王釆邢保張進朝獄盡法不少貸亾
何魏國事起下南法司植據法按之謂邢瑞居長宜
嗣魏國溺愛宜罰鄭氏詭封宜追奪讞上輿論翕然
時新鄭再起以閣臣秉銓盛欲修隙於徐文貞植爲
文貞門人王給事遂希風旨疏劾奪職植歸凡十七
年日杜門屛處超然聲利之外所著孫氏家規以訓
其子若孫皆鑿鑿名言當道交章薦起再疏乞致仕
卒之日家無餘貲僅足棺殮而已植爲人外和内方
鮮嗜慾平居温温抑抑若不勝衣而臨大利害輒挺

然以身當之卽刀鋸鼎鑊不爲動事定絶口不言而
人亦弗之知也大都植之問學篤實踐履不愧屋漏
嘗曰惕然自警於幽獨得肆之地而毅然直行於危
疑犯難之時小心謹畏於人所不知之處而大力負
荷於衆目昭彰之日蓋其平生所自誓者如此　賜
謚簡肅朝論快之子成泰登萬曆丁丑進士歷薊州
大名兩郡守並以清節著轉大名兵備與直指相左
而歸踰年而卒卒之後其子貧無以糊口祖遺房數
間已轉鬻之他姓矣

錢萓

錢萓海鹽人父官江西臨江知府嘉靖乙未舉進士
爲刑部湖廣司主事以母喪歸居喪盡禮鄉里人謂
錢主事衰絰生蟣虱云喪服畢改禮部祠祭司是時
上方崇制作稽古秩祀諸所請覆牘委案積日與其
長貳旁討廣證去取隆殺咸合品宜部嚴費二尚書
數歎其才改陞儀制司員外郎甲辰提調會試會其
舉子卷違式判不與謄監試御史力謄之榜出而舉
子第舉子夙富又御史鄉里也言官以賄鬨主考及
御史舉子咸讁廢而萓以判得免及考覈京朝官吏
部謂必黜萓然後諸所讁廢平也乃署以不謹當黜

費尚書力爭之不得改署浮躁謫廣東德慶州同知
至則省長吏任力親州事諭羅傍猺明國威申據地
止刼掠猺舍總咸詣州受招降州民夙被猺害者奉
　詔書復業嘗爭地界久之不定萓悉按籍稽戸審
丈清界舊戸亡補以新民令卽承厥田役出粟賑之
擇其有行義者司賑吏不得夤緣爲奸又議民賦實
運米石入銀若干民便焉州適不雨齋戒禱祀立雨
居無何江水漲没民田廬舍又齋戒禱祀立退民無
禮行犯彝倫者語以古賢哲言進州諸生講經傳試
藝文手自評削於是德慶人咸稱萓同知且忘其謫

云爲德慶一年稍遷寧國府通判以勞瘁攖瘵遂卒卒時年四十四不能殮時諸大吏及其州郡邑有司咸賻成之而提學陳公者列祀名宦又採其政入州志

陸愈

陸愈字抑之號貞菴平湖人嘉靖乙未第進士出爲江都令爲治一本仁愛窮鄉下里靡不歷月召有年德者鄉一人詢民疾苦江田消長不常稅額不損馬多領牧於無丁產者城南供餽歲所糜不貲一一爲之均賦而節約之民困頓甦水居此不知蓄泄數苦旱澇邵伯鎮河塘數厄於衝嚙始教之開渠以待盈縮復爲之伐石以甃其塘積患乃除歲凶民多鬻子女於江南亟捐俸入并公餘錢贖以還者幾百人每新穀未登輒發其舊廩散之約秋成償貧者甚得濟巡撫李都憲籍所部羨銀十數萬兩將上之特請留之江淮活無窮民命江南屯卒爲暴境內一旦單騎徑往擒其魁奏置巡檢司控制之勢乃戢憲臣籍平民數百家爲兵與抗執累月竟得免如嫁厄僧遷旅骸修學校恤孤寡善政尤多既三載召拜監察御史監通積局竹木及巡視京倉人人稱平中貴人欲有所私不可得丁外艱服除拜廣東道御史未幾復丁內艱改山西道不三月尋有按蜀之命蜀地遠在萬里外謂井嚴莫治下車即鋤豪強斥貪墨發奸弊風稜甚峻上自崇藩下至羌酋咸惕慄莫敢縱尤加意學校孤寡及死獄大修成都郡學捌養濟院於營邑出成案之不能生者亡慮百十數滿一載將代以盛暑行炎鄉得疾旋成都遂不起得壽五十

卜大同

卜大同秀水人嘗肄業國子有泉湧上出遇故太宰恭肅周公謂曰泉上出及物象也汝志之覺而感奮遂自號檻泉以貲入國子嘉靖丁酉領順天鄉薦明年舉進士授刑部主事慮囚江之南以平稱歷員外郎拜湖廣按察司僉事督下江防先是議者言自九江入楚蘄黃漢岳會於洞庭江流瀰亘千里而道盜負濤浪行劫甚且攻剽州縣有司莫能制宜立上下江防置憲臣便詔以同往於是時事皆草創而地又當皖汝淮楚之交吏各私其人法易梗而奸不易詰較之上江防尤難同既按行諳俗去民所疾苦飭封守立里保審形勢定經防乃移文隣壤爲陳一體之義及相成之利因與約關白勿違異按捕勿格失弗

察者與同論令行期年羣盜屏息部使者連上其治
狀稍遷湖廣布政司參議時征苗久弗克同至慨然
曰兵貴先知其情以形合之知勝而後戰定策而後
進是爲知兵否則以兵試者也因著征苗圖記總督
張公得其說意合而同亦提湖兵會沅水上遂以平
苗由是聲益起會海寇挾倭作難浙所在皆震而閩
爲禍首時論推同才擢福建巡海副使客有問海事
者則應曰倭所處聯絡海島譬如飈風掣電猝絕之
難恃備在我耳夫禦外者必內固今不吾固而與倭
逐是馳繼擊黿鮮克濟矣乃趣駕至海上簡卒伍謹

烽堠控險要大治樓船積糗糧以待賊又輯備倭圖
記授吏士言甚悉初閩人多入海與諸夷市而漳泉
爲甚縱弗禁則法廢禁嚴則奸民失利而倖亂往往
導賊入或且攘臂羣起以張賊勢最號難治而海禁
兼筦利權下者既多自敗其名潔廉者又率避弗肯
爲以故海防日益廢弛獨同毅然任之既修飭內治
諸所興革一切與民爲宜民咸安其政賊亦知有備
終在任三年弗犯閩而屢寇甌會吳越間攻掠城邑
數千里被其毒至動天下之兵不能制獨閩得以晏
然同卒後二年乃始告警距生正德己巳卒嘉靖乙
卯年纔四十七

陸光祖

陸光祖字與繩別號五臺浙之平湖人性岐嶷不凡
四歲讀毛詩成誦八歲從其父游逆遇客語安南事
曰是必克夫以　聖天子聲罪討小夷如振槁然何
煩兵甲客奇其言嘉靖丁酉年十七與父同舉鄉試
又十年丁未成進士授濬縣令濬故額五十里邑疲
耗不能役乃請裁其十里以寬民力當路不可持益
力良久卒如所請秋潦傷稼涕泣呈兩臺皆以非時
卻其牘乃自爲疏上之辭甚懇　上惻然下部覆蠲

稅十之三兩臺心不平不能難也邑中擒巨盜伸冤
抑興利除害種種善政至今猶嘖嘖人口庚戌虜闌
入塞尚書趙錦議役三輔民築塞垣持不可錦劾其
撓抑軍興　上置不問復請出錢踐更三輔民賴以
免發太僕馬少無以賚戰士下諸邑買補馬價騰貴
故緩之馬益集所省緡錢比他邑殆半令濬四年課
高第宗人緹綺帥炳緣　上寵以要樞引光祖不應
得南祠部郎秩滿之京相嚴嵩稔知其名語人曰陸
君睚我符卿可得也復不往會給事吳時來劾嵩光
祖與時來善嵩憾甚欲以考功法中之南冢宰王用

貧力救得免遂以母病乞歸遭母喪廬居服闋值閤
罷起祠部郎尋轉儀曹侃侃持正論守陵官張方
逵甘露請恩郄之縣令吳府上方藥欲邀寵召至邸
切責之府悔稱疾去景寧王入京自陳詼醮祝釐有
司邊綰垣等毀牌位不道　上怒甚上言王擅離國
違　祖禁宜有所懲艾他妻非語不足聽　上卒從
其議　神宗生裕邸請告　廟受百官賀疏入留中
有頃　賜聖母寶鏹中外翕然謂陸公有卓識若此
癸亥調司封郎隨轉文選雅有人倫鑑知天下士高
下甚悉至是佐太宰語對如流黑白分明乙丑佐計

汰黜惟允不爲權勢假而又憐才持大體如王崇古
張瀚等皆掛人齒頰力爭之得無恙其後皆躋九卿
以邊疆績著淳安令海瑞爲上官所排力明其志節
得授戶曹侍郎朱公衡以才地自負南司空缺首推
衡衡方在列色變曰陸君南我耶已而升奉常典屬
國朱㒸孫御史論其恣横内璫王本仁申宿憾從中
搆得　旨罷免居數年　神宗登極言者謂其不宜
久廢起佐南冏政歷遷廷尉以外艱歸丁丑起歷兩
京廷尉晉少司空刱光祖與大學士張居正同年厚
善及張在政府引誼規諷甚悉已張承父諱奪　旨

不服憂遣書開諭已謫言官又遣書止之張不納然
未有所傷及論攺折事固請輕折張變色曰公爲豪
地耶光祖曰我爲萊色民爾寧知豪夫身忝大臣而
民隱默不聞非夫也張公語塞南御吏張一鯤承
旨論之復罷張卒起南少司馬尋轉少冢宰時諸後
進皆文致江陵罪以逢當路乃獨謂江陵府權非弄
推也且攤扈綢繆其功亦安可泯衆惡其異出遷南
司空力請歸又三年起南司寇時南都諸要官爭主
獄光祖謂獄法司制也持不動主事劉以渙不受囑
爲御史劾抗章論御史妄言曰法官當使天下無冤

民尙柰何枉其屬哉事竟白已攺南太宰先後與大
臣列巨璫張鯨不法狀蒙　旨切責復鯨卒敗庚寅
召入爲大司寇光祿署丞徐性善貲甲長安御史因
而不應論徐盜内府財籍其家擬大辟光祖心知其
冤三疏得減等辛卯夏拜冢宰既掌銓抑僥倖扳寒
素止體貌一如　祖宗朝故事戒閽者無入中消書
時　旨下署名用二臣入内閣上言　廷推舊制毋
壞　祖宗法　上從之所推轂海内遺賢殆盡壬辰
主計苞苴絕跡所汰黜即親故不避或列臺省有時
譽者亦不顧已復請旌廉吏示奬勸未幾疏用前建

言主事饒伸御史萬國欽失　上意有　旨斥遐郎
王汝訓等力為申救因自引咎不聽會有乘此諭之者
謂疾不出亡何　詔許歸時大學士王公家屏亦以
爭冊立去兩賢同日出都門觀者嘖嘖嘆息云當光
祖秉銓也値廷推輔臣有一禮卿夙有內援廷推一
及卽嘗　欽點此時國本未定自意若用內援之人
貽禍不小三推不之及其人竟忿忿以去故事銓部
陞除先具揭於政府自是一為釐正而內閣之權漸
輕有一政府為親知覓一知州欽光祖此然不顧故
有稱為社稷臣者有稱為中興吏部者誠確論也歸

後築不謁客兀坐小室焚香瀹茗經旬月不窺庭丁
酉仲冬得疾至晦日命具浴曰我將逝浴已危坐瞑
於正寢是日海上星隕大如斗擊地有聲亦異已初
館於陶氏夜夢三神畀火器至前曰祝融將有所儆
以公在薄其災語畢焰起力懇神霽威曰第及三舍
不傷延也翼日果爇三楹當渡江遇疾風舟幾覆肅
衣冠自訟須臾若有物曳舟者泊淺洲免焉自此戒
水族及諸牲庖無鮮食生平口不道阿堵手不親衡
石仕居華要門未入一縑一金居鄉好行其德義廩
[illegible]戚有加遇饑必罄家粟為賑所識以緩急告者

無不應梁端肅公材裔孫在南都貧甚嘆曰昔人稱
廉吏安可為謂此耶佐之請曆千　朝與人交披肝
見膽杜機絕械當平孫丕揚向為御史嘗彈論光祖
者每曰孫公賢者寧有他吾誼當歸其言實玉成我
矣然勤謝之其後任事過薦士未嘗不及孫也卒以
大司空起之御史陳登雲亦嘗有論追壬辰大計推
[illegible]學河南道言論相攉毫無纖介至於當利害剖邪
正遂成高節天下望知麟鳳久而愈重適務以來強
半丘壑未嘗有所譽前聞天下長者雖素不識面及
有夙除者必亟推轂不啻口出然終不令其知郡邑

政或不宜民或有冤抑聞則無不切切以告者私居
無戲言無遽色平生憐才任事任嫌任怨凜然有古
大臣風節焉

周　晃

周晃字孟登崇德人少讀書父欲勵之謂曰汝能畢
讀吾授汝以金及卒業詣父復申前言曰大人教兒
直以金為耶父大駭不敢以童子畜之日教之博綜
群籍所學輒通悟舉進士授玉山令貧旅行李四方
蝟集晝夜讀無已時而節其資餽不有度諸所比周
納款盡謝之而民力用是以蘇邑民吳清妻有私

殺夫以滅口久繫獄事不能決夜訊之忽一羊自外突入長鳴者三乃昌言曰神告我矣羊鳴三殺清者三人也有三人者色動詰彼三人者克殘久秘自討身混衆中無以異然中情怯耳一觸其隱卽不自堅立鞫之而服士大夫爲賦靈羊詩一少年挾鹽婦從喪襯於郵亭崑見而怪其不哀心惡焉廉得其與主姦狀乃械繫少年遣人護歸其喪已更進賢以母喪歸起補新淦諸所惠民務爲休息愛利之政其大者欲興教化振頹風故所與建必先學宮書院表忠烈闡幽節民咸愛而懷之云蹟聞召拜吏科給事中

未幾進右給事中已而擢刑科都給事中其上書論兵事皆斤斤可施諸用而巡視京營諸勳戚皆畏避相戒莫敢犯當是時都御史劉元清御史馮恩行人薛侃相繼罹罪且不測下廷鞫崑獨正言申救得從末減表都督繼勳臨敵不力戰彈劾之甚厲聞者齰舌一時以爲天子嚴臣久之竟罷歸歸日戒門自絕卽士大夫造請踵繼不一見所居卽先世敝廬人有欲爲廣其居者竟謝不受而讀書白楽終不一問家人生產獨事父事兄孝友並至植于天性不言而質行所以自爲者深矣御史按吳浙者先後交薦於朝未究於用而卒年五十八

韓郙

韓郙號懷南平湖人嘉靖丁未進士初令豐城築堤塘創條鞭法民利之後守南昌值　景藩就國請費羨餘民得不擾表二散卒千餘懷異投軍力排羣議却之萍鄉流賊萬數剽掠啣枚以趣賊隨就擒轉督學不能俯仰於時遂掛冠勇退而終無子嗣子子和由遴次中萬曆丙子北直鄉荐歷官道州蘇州俱以清節著

卜大順

卜大順字信夫號籃泉秀水人初生有奇兆幼穎敏稍長卽嗜學見弟交相師友博讀經史爲文典麗有思致嘉靖己酉舉鄉試癸丑成進士初令當塗潔廉尚簡約盡罷諸冗費廩庖舟車夫隸悉裁澗狹均其勞逸而日省閱之賓不留行民罔怨言且明習律比事至立斷案無累牘獄無停繫請寄不行庭宇清肅擢刑部主事改吏部歷員外郎中日檢故籍凡政令因革可法與否類析爲書必守其典則不爲人所撓素尤留意人材詢訪周咨楊善隱過務存平恕寡交游謝宴會却問遺卓然樹立不屑逐時有古君子風

焉

沈啟原

沈啟原字道初別號霓川一號存石秀水人謐之子啟原生而奇偉疹發劇爲小兒醫者皆愕視猶然持一編朗誦衆甚奇之庚子督學張公校士得其卷大爲稱賞丙午舉於鄉年僅二十有一也三上公車不售愈精研經史於麟經則有集解馬班則有集覽即堪輿醫卜諸書靡不尋其宗趣會倭亂暴起以軍興加賦閭里騷然督撫公破禽徐海等於平湖奏捷還郡城文武將吏暨召募土著之兵皆在餼廩行糧日

費二百金縣令念閭里空乏盡括羨餘以佐之不五日告竭啟原偶以他事謁令與語令忽忽仰屋深念啟原曰公何念之深也令曰非他時文武大臣及募調諸兵在念有能具五日費則某之責可逭已啟原立曰原當任之令躍起拜啟原亦拜即夜歸率幹僕數人持千金畀之聞者以爲難初徐海未禽連歲剽掠嘉湖蘇松間啟原倩膂力販徒散以飛舸日團聚長湖大溪中躬指授進退之法重償其直而諸販徒亦自感奮一日倭果操兩巨艦由平望入鄉而南近家不一里遇飛舸從傍夾擊之因漸逕北遯至晚啟原大犒之顧鄉之親友曰吾以此舟得免一鄉害較斤費孰多此舉也始以團聚而脫倭奴之禍又以脫禍而收販徒之心知者自是服其才已未登進士其廷對策文詞古雅楷法工緻咸謂上第不忝及發卷閣部大臣果遺報一甲第三人矣會以他故移置二甲十七名故事十七名者爲選首於法得北曹郎以前一人欲爲選首過啟原曰使若以序次必首選予得州守矣幸若安之毋難予啟原曰選之先後例也子豈有所謂哉予固不敢以君之過而爭亦不敢以君之過而讓當聽其自至及期前一人果挾分宜勢

下銓部時冢宰欲首前一人選司力爭之卒並授南曹而啟原爲屯部郎得報則怡然曰南北等耳況予性簡澹南曹甚宜又庚申涖任値分司儀眞者爲臺中劾去大司空康公曰是役也非屬屯部第極敝之後非沈郎不可于是直以相屬啟原抵眞州大反前政商賈俱戴其德而浙直巨船例不得由閘啟原具呈大司空弛其禁瓜儀里老甲戶至肖形尸祝之蓋所攝僅四旬耳會新任者代遂歸董蘆政蘆政差奉旨有勑印其體視臺中乃前是者自爲貶損故率行者後而豪民占洲場負稅課不可勝計金錢累鉅萬

積逋至三十年啟原一拜命立請所轄申明職掌而又上請大司空曰奈何上下欺蔽第以國家利爲奸豪槖資也宜具奏移文撫按嚴督各屬於是人人知其意旨遵守益謹追徵補解月不下數千計前未有如其多而儲獲亦未有如其重者癸亥轉本司郎中尋調南儀制司丙寅遷四川叅議所轄爲川南道時天全土官高定楊時譽相讐殺當事莫知爲計啟原至移檄諭之其中宣揚朝廷之威德追述先代之功勞鼓舞世傳之忠順究竟起釁之緒端諄諄數千言示以禍福利害令其改圖二家感悟於是鈐束部夷

僻散黨與一聽其約束而邊民卧始帖席矣他如申鄉約旅保甲愼巡警禁私渡行之內地者人咸稱便而籌鹽井續增之課銀定畨僧賞犒之限制尤爲無窮利云巳巳以內艱歸服闋補山東叅議其分道在濟南而省政之嘗議者有稅糧牧馬二事啟原甫至議稅糧徵解自有成規而郡縣所行不一有照舊總收僉大戶分解者有分倉徵收經收人領解者有各里自收令大戶類解者有總立櫃頭各戶自投納者乃畫一規擬總收之銀差佐貳首領類解郡中卽以羨餘充道里費其解銀大戶盡裁之止米麥仍僉大戶收解而催督責之里排監收屬之大戶課櫃設之公堂行程悉爲經畫議上撫臺著爲令牧馬之役濟兗東三府獨當之而青登萊無與啟原閔其不均酌令彼此通融以蘇民困議上馬院亦爲令丙子遷陝西按察副使治關南關南當四通之逵驛傳爲累錢糧不支會疏下啟原議乃歷考道路之衝僻供應之繁簡至馬驢夫役一一斟酌至今遵其例行之撫臺又委撤城垣啟原詣各州縣躬閱略陽鳳縣褒城因其地形量爲修築三城悉爲巖邑啟原力也會撫按並時出巡啟原勢不能兩迎因觸撫臺怒以他語

中之奏既上啟原翩然登舟無幾微見顏面歸塗泛洞庭登太和每於山川名勝輒低回留不能去比抵家奉　旨調用當事以啟原淸望久著輒議補而啟原已無意於世遂絕口不談時事亦不復通謁貴顯注誅茅治屋爲偃息計野服葛巾親朋來往如山人而已年六十有六而卒啟原性澹朴飲食未嘗過豐被服非紈濯數四不更辭受取予壹稟于義請托輒遜謝之貺寃抑不白毅然爲之申理雖動遭物議不惜也聞人善極力播揚不善必隱之與人交無所不容始或以他事見欺旣而敗露啟原知之如弗聞也

者弟敬南少而孤敬原愛之甚置臥內與同課誦至漏下三四鼓不勧周親族濟貧交人人得所欲以去平生珍玩貨寶聲色狗馬略不屑意而所篤好惟圖籍上自金匱石室之藏以至古今集悉購無遺或少缺略常之儲書家務繕寫完好乃已平居不耐酬應或譚經史評法書而闒人持刺以進盡未啟緘習爲之攢矣即當路諸公多門生故吏啓原絕跡不入城不挍謁然當路推轂人才必引以爲重敬原視之泊如也所爲詩冲澹夷曠氣韻和平一字不妥中夜推敲務求至當文則疏鬯縝密詞足發意所著有詩文二集公移雜著藏於家子自邠登進士官翰林院脩撰參學

王愛

王愛字體仁號一山秀水人生而孱弱十齡外始受章句然讀書輒解大旨好從方外講導養術後乃從學因悟吾儒體受二字苞舉玄門尊生之意蹊形盡性皆自愛也於形一有虧于性一有染皆非自愛也以嘉靖己未成進士乞就教乃得順天府學至則與諸生日夕講究諸生聞所未聞心開目朗復以身示之讓德禮讓鄰人士懼然頓化鮮衣怒馬游冶少年之習爲之一洗遷國子監丞擢刑部主事曰高皇帝律令即堯舜欽恤心法吾學所爲致用也有二儒士籍相袁公庇諱飲禁中逮治比部愛執法不少貸時袁公貴倨甚人謂宜往謝曰法如是何謝爲袁公聞而怒曰王郎獄獄欲折相君角耶弗顧自是有嘉遁意矣尋以遷葬得請歸遂絕意仕進守其遺業室不益椽田不拓畔蕭然寒素飣饅粥不給晏如也至於慷慨赴義奮身不辭上虞徐公學詩以論劾分宜削籍貧甚至不能爲子娶婦罄橐中百金以完其婚他行誼多類此性朗豁溫夷絕無城府遇之如坐春風中然動有檢括寸寸尺尺毫不敢踰越角巾散步跡髯廣額望之者逍遙如神仙中人辛未秋忽病痺下數日寢劇歿時神色不亂從容詠黃鶴詩而逝

陸光祚

陸光祚字與培平湖人自幼奇穎登嘉靖己未進士授兵部主事中貴戚畹奴隸冒籍者盡汰去虜犯近郊匹馬馳矢石籌畫時伯兄典銓引疾歸起補禮部郎建明皆大體隆慶間三疏請皇太子出閣講讀詔取光祿銀十萬抗疏止之疏復屯田通錢鈔練土著去冗耗倡節儉五事慮宗祿不支上疏請限服制開

生業嚴法禁譏法郵典過濫奏爲條例肅懷王無後
守叔其弟乞嗣因爭不與南陵王絕周王訛獲遺貲
詐疏請補宗室祿出爲湖廣副使改提學陝西秋試
近滑者日夜校文稱得士然以是成疾卒于官

張應治

張應治字體徵號冲泉秀水人嘉靖壬戌成進士初
授行人兩奉　勅往典楚邻府祭葬事三賚　穆宗
登極詔典事之外絕無私交雖星軺數往一切餽遺
拒之不受再晋南垣不阿權倖諸所獻替當宁彈射
要塗者疏凡數十上其最鉅者如請正　宮閫除巨

璫二事於時內監憚其風力莫不斂迹初疏未下時
宮僚有危之者曰言責分也倘吾言得申大奸盡發
卽獲譴譚笑赴矣時論以此壯之嗣是復屢劾當塗
者俱稱　青朝例科官三載稱職進京秩時以新鄭
弄相未協人望聯疏論列忤意竟除潯陽守潯陽軍
民雜處初視篆衛軍以乏餉三載脫巾呼噪查　國
初以潯陽安慶均重地各有額糧萬石後以安慶被
兵暫議糧協濟相仍三十年當事者重于改革乃議
復初制力陳數四上官難之卒抗言曰天子命臣以
專城之寄今撫安嘗悍直阻抑不行當自疏以去就

爭臺院始上其議　天子嘉納銜餉得如初潯地衝
民貧乘傳至者無虛日支應者往往覆産議條鞭行
之民困得甦府治近江巨盜出沒沿江創烽墩分兵
戍之更設法緝捕無一敢窺境者隆慶之季江右大
侵流民相携入境有議驅之者託曰流離襁負而至
奈何棄之卽令發廩以賑主者以未得請爲言曰賑
饑如救焚必待請則往返間已成枯魚矣有咎獨我
任之可也隨至隨給莫不沾濡流民賴以全活者千
數潯士多貧首捐俸置義田若干以資饘粥月令博
士校抁以間每從中次第之士彬彬興起成名者甚

衆爲人廉明方正率下有體僚屬以至五邑之長廉
不廩廩易慮性喜典籍簿書之暇日賦詩譚稅有欲
媚之者藏金硯記中以獻震怒不旋踵麾斥之人益
憚其威名長吏有稍自點者輙自投劾去廉正之聲
日起入覲以廉能著最　命大官列宴犒勞備至凡
郡牧七人名第二遂超擢臨清憲副臨清當西北孔
道軒蓋驛騷且迫邊徼赤白囊交馳下車首簡部伍
汰老弱修城築堡爲備于潯陽往者州歲以兵戍邊
卒爲長守心知其苦且慮兵力單弱以其衣糧饒裕
諭令自輸其羡官爲補助添募丁壯四時番休往戍

喟嗚呼便而武勇由是益壯遂刊爲定例經理數月稍稍就理而疾卒矣嘗易簀時從容賦詩有去任不殊君親未報之句無一言及私而卒

馮敏功

馮敏功字元卿平湖人汝弼子嘉靖壬戌成進士爲禮部郎治　世廟大行禮咸率職柄相所親恣橫遠之叅議江西南豐兵脫巾召其長片言解之遷徐州副使睢寧決爲之導治水衝下邳解衣囊沙爲士卒先凡所經畫皆爲成法叅政河南執政議鑿山界河通泇口以示奇度是役國與民兩病持不可繼又議

鑿膠萊高嶺以通海運移任山東又持不可至蒙旨切責喜功者試爲之費十三萬而無寸土利始信其言執政猶未釋因乞歸終養無臣張佳胤以邊才薦起督漕兼治寶應之越河不愛精力身親畚鍤晝夜無休息疾大作遂不起卒於官徐淮之人專祠祀之　天子高其功追贈太僕卿

沈懋孝

沈懋孝號晴峰平湖人自幼明敏絶倫讀書數行俱下一過目輒不忘爲文洋洋纚纚宿學覩之皆避席年十九舉嘉靖乙卯鄉試列名第七御史以不獲冠軍頗爲扼腕親執盃酬之壬戌捷春闈時主試者爲袁元峰貳場論題人君所尊如天懋孝論中有君子固曰尊君如天小人亦曰尊君如天等語袁以爲刺己稍稍不合而懋孝之父適貽書召歸課弟遂不赴廷試而歸教弟有成立乃以隆慶戊辰入對大廷選翰林院庶吉士館中無簿書援益得肆力於古文辭歷翰林院脩撰典試南畿所雋士最號得人而程式亦膾炙人口雖以冗權浮議不無風聞之誤尋陞南京國子監司業以科傷事謫判兩淮遂拂衣歸懋孝生平無他好惟篤嗜圖史自金匱石室之書以至名

山大川之藏無不搜羅研究其博洽近代無比故爲文最富麗典則每有乞其文者輒伸紙疾書不經搆思不加點竄視其紙之長短必竟幅乃已與客談古今事及品評千史則議論風生抵掌不倦賦性超逸塵外不問家人生産即百金在前頃刻散盡以故家日落里居近三十年戶外事絶不與聞朝夕苦吟不輟諸生時所著有長水集行于世

陸萬垓 附子鋋

陸萬垓字無畦平湖人也登隆慶戊辰進士任福寧兩平倭亂當事者擬上功因忤權相處冷曹復上書

論封事出守蒼梧兩擒洞猺以不殺爲功招撫叛夷百萬闢東安西寧二縣至今呼爲陸父尋以滇緬大訌當宁推才望核之滇躬冒矢石入不毛之地下隴川擒岳罕收叛卒聲振西南擢總閫臬首發關白奸得有備無患轄晉持貢市之平虜款關焉以功關府江右一切去煩苛革問遺課農桑躬教化築圩千頃積穀百萬兩賑大荒全活億兆有奏疏若干卷至忘寢食竟以盡瘁歿於官　天子郵祭贈官生平爲善必慊獨知施德不靳人戴衆所附者獨避之衆所畏者獨當之孝友天植講學著書尤表表爲後學山斗

事功學術一時並著云于鍵登萬曆丁未進士司理江右慷慨任事治行卓然尋擢禮垣朝中方想望丰采共以大有爲期之候吉踰年而卒人莫不嗟悼焉

馬應圖

馬應圖號廓菴平湖人賦性耿介嶠然不與俗伍登萬曆丁丑進士初授行人尋轉比部欲便迎養改南儀部陞郎中因兄主權旁落有激于中慷慨極言語侵政府謫大同尉丁艱服闋轉封丘尹惟携一僕蒞任年餘陞比部請告歸行李蕭然恬不爲意居家非公事不至公廷有司益爲推重甚至衣食不能自周親戚族黨有勸其稍爲通融者卽怫然曰寧甘清貧無爲濁富臨沒時幾不能成殮其清操砥行眞不愧四知者

陳泰來

陳泰來字伯符平湖人少負節氣年十九中萬曆丁丑進士任順天府教授時政府與建言者相水火上書數千言反覆責以優容政府不悻轉國博五年不調且疑爲言官黨置不辯遂引疾歸詩酒自娛足不及公府其爲德于人常不令人知假滿復請告所厚強之出會臺省缺主爵以爲言政府叱曰此可令居

臺省耶少須之會與銓曹耳竟補儀制主事疏請建儲不報遷膳司員外郎　上以大計故請黜考功并侵冢宰冢宰力求去又陳治亂淸濁之機抗疏申救語多痛切　上大怒謫饒平尉及辭政府復極言冢宰去留關世理亂宰相之責也政府爲之動色進家踰年疾作遂卒卒時口喃喃憂國事絕不及私人咸惜之

錢夢得

錢夢得號承江桐鄉人登萬曆癸未進士授鄢陵令實心任事寬嚴並施諸所興除地方翕然稱便擢山

西道御史直言敢諫條議鑿鑿可行且賦性耿直不避怨嫌巡歷陝西繼差北直廣西按部嚴明搜奸剔弊墨吏望風解綬人呼為真御史甲辰陞大理寺丞尋轉少卿丁艱服闋起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以居官積勞成病且厭御囂紛飄然有物外想遂請告不赴未踰年而卒承祖父遺業而一無所增為直指時有司受其知己者循例餽謝儀槩不開封始終清節朝野共仰

沈烝

沈烝字華東桐鄉人登萬曆癸未進士初任亳州守

丁艱服闋補濮州清介自持誦聲載道陞駕部郎考軍省汰冗費極為勵精陞福州郡守改濟南每事安詳諸所整頓皆可為地方永賴擢憲副改江西督糧參政歷陞按使尋改福建右方伯一味廉慎方嚴到處刑清訟簡吏畏民懷丙辰入覲會山東饑地方思其濟南之政特具公揭再欲借寇奉 特旨改山東左布政蒞任賑窮周乏百方區畫不辭勞苦藩司錢糧或孫方伯之病多所蒙蔽侵漁烝悉為清查任事未兩月賊吏有因而自縊者東省之民出死入生多藉其清查之力踰年催操江都御史方以大有為期

之求數月而卒人共嗟悼焉烝為人介然特操取與不苟遇事屹然獨立利害不為動入籍三十餘年敝廬茅屋尚仍祖父之舊田產不踰中人翩翩濁世之真君子也

陳于王

陳于王字用賓韻亭其別號也嘉善人姿神清貴識度更遒上接之覺和易可親每任國家事則方毅有操幹屹然不為勢利動少攻苦力學屢躓于臺使者試不遂列弟子員而學益力及舉於鄉即登萬曆丙戌榜成名進士初授魏縣令卓異聲已隆隆起無何

報憂制服闋補句容甫下車申飭保甲法俾奸宄頓息凡若徵收節縮必殫思斟酌據道里遠近立為限嚴胥史出入防其侵故編戶不疲於催科而吏弊戢至聽訟多以理諭情導俾兩造自釋釋而臥牒不赴不問也一遇疑案滯獄則愀然祥刑而淑問之期於提覆盆以予之生路故囹圄多得平反尤且知人能拔士校讐文秇輒憑素所心解作鑑倪犁然有當於其心雖童齔寒畯超超玄賞益加激勵此郷會殿三榜容人之掄魁者皆出其門下乃自持則甘以澹泊明志未嘗少涉濃麗常俸外絲粒不屑也令容五越

布政通人和稱江表循良第一最爲鑑塘朱中丞行
素饒侍御所愛重朱中丞饒侍御則國當代文章節
義名大夫也屢疏剡薦于王欲置諸臺省爲國家肩
弘巨道值　神宗怒抑科道官不得行取止陞刑部
主事居官日士民擁道遮留車轍遲數百里于王又
以祖母春秋高九十不忍違色養疏上告改授南兵
部至則綺賦督務而戎政修爲大司寇所器與次年
遂調南吏部丁艱補禮部以執法著聞尋因資望陞
湖廣參政管理屯鹽道額有餘鹽若干舊例供主者
私槖于王悉出以佐公費之不足有從吏以例者屬

言色拒之無染清慎益著歷陞四川按使絲衙門駐
劄與撫中左郎飄然命駕彼中撫若按素重于王聲
烈咸欲具疏請留而決不能復奪遂投檄歸里第蕭
然甘澹泊如故絕念不出仕矣銓部改推福建亦終
不赴以病卒于王生平忠公仁孝在容時種種惠政
多惬九十祖母心而士民戴之特豎祠以祀丐宗伯
朱蘭嵎文其石以志不朽蓋其甘棠之愛與前令徐
東山並亦晉而並祀其主於名宦云

毛應銓

毛應銓號念軒平湖人也少時動循規矩一切言笑
不妄發人已知其不可犯早喪父事母至孝朝夕承
顏偶見母不快意即廢寢食務得其歡復已事毋如
事父爲諸生時凡館穀所入悉以與兄分毫不恐自
私登萬曆甲午鄉榜足不履公庭口不問家業惟苦
志下帷手不釋卷斤斤砥礪名節求無忝聖賢丁母
艱廬墓三年哀毀骨立屢上公車不第勉就升斗司
教安吉與諸生講學論道不專事口吻率以身先三
年而士習丕變主銓者高其行擢之國學尋晉儀部
司廳每事必期不愧屋漏一毫不敢輕借同事者亦
多傾心推重丙辰之容正值報滿具疏懇移贈尊人

而公卒矣鄉邦聞之無不涕下者公孝友天生每爲
人所難孝廉二十餘年居官幾十載田不滿頃居無
一椽至老猶與兄同居不忍分析其生平他行多類
此安吉士子去後思慕不置于沒之年即舉祀名宦
斯亦公論之未嘗泯也銓之銓世廣登嘉靖甲辰進
士歷官湖廣憲副素以清節著公直可爲善守家法
者

沈道原

沈道原號淮槎嘉善人父科任苑馬卿道原依然寒
素不作貴介氣苦志積學早有文譽萬曆甲午登鄉

曆乙未成進士授樂安令以病掛冠歸而樂安士民挽留甚切甲辰司教松江砥礪益力一切贄儀悉行謝絕旣以學尋轉工部主事值工費浩煩諸所不經悉爲汰去國用藉之稍疏轉兵部職方隨改吏部淡泊自如門無私謁隨文選員外郎請告歸居官二十餘年以身歸要路父所遺田房反去其半亦足徵其清操矣夙有文名而尤長於四六其遺稿膾炙人口津津不置云

賀燦然

賀燦然號道星平湖人爲諸生時專精博古諸子百

家悉窮微扶輿不沾沾涉獵爲工萬曆甲午鄉薦乙未登進士授行人出使應對周旋合節擢吏部主事屹然自持秉公執法不可干以私歸踰年起驗封司員外赴京未數日會內計竣事奉 旨獨留一二言官義憤于中不避斧鉞上章極諫語侵柄臣辭甚剴切 神宗覽奏震怒之甚旋革職爲民與劉元珍龐時雍同日出都一時仰其直節里居凡地方利弊卽與中朝大爲鄉邦倚重未幾而卒惜其未竟所施云

陸典

陸典號仰峰崇德人自幼孝友篤寔不襲浮華慨然思自拔於流俗時江右李公見羅力扶正學建主盟於武林典方爲諸生遂北面受學日究濂洛關閩之傳直以斯道爲己任萬曆丁酉領鄉薦辛丑登進士授江西贛縣知縣尋調豐城所至勞心撫字不炫赫赫之名一以誠心廉節爲主每政暇則與靑衿講明性學孜孜不休竟以此觸上官怒改山東定陶知縣繼陞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恤刑畿輔多所平反有司循故事以路贐相遺典槩却不受陞廣東潮州知府潮故韓昌黎所莅也典至郡政聲蔚起士民戴之以爲昌黎復生尋轉本省惠潮副使全粵共仰眞

儒寔效未幾引疾歸歸數月而卒典動循聖賢矩矱持己接人不失尺寸宦遊二十餘年橐囊無所積田宅無所增其闡明格物歸仁之論多前賢所未發每歌箇箇人心有仲尼自將心地苦遮迷之句輒以爲洙泗不遠言法言服法服後生爭哄爲迂而典不之顧也未究其用惜哉

魏廷相

魏廷相號卿雲嘉善人秉性磊落坦衷直率胸次不設城府平生與人交始終一轍初見不作寒温語久要絶無炎凉態恂恂和厚人樂與友萬曆庚子登賢

書如諸生時處之淡然閉戶靜習絕不問外事甲辰
登第授河南汝陽令之任先問民疾苦地方積弊爲
之肅清處已以約臨民以寬其于吏胥又毫不假顏
色中州之民僉謂龔黃復生丁艱歸百姓如失怙恃
服闋補棗強年餘政績懋著士民翕然愛戴撫按以
卓異報行取入都諸急功名者嘗求臺省走權門如
市而俯處之獨靜不以得失介介秉銓者採公論擢
四川道御史候　命時仍凝厚安詳不立崖岸無分
黨人人稱爲中流砥柱丙辰初夏卒于燕邸壽不稱
德未竟其施人共惜之

崔　永

崔永海鹽人七歲喪父母韓氏從繼父謫海南後永
徒步至瓊州求母時繼父已沒有司以配屬不許歸
永復號泣請於朝許之舟行遇風永入水負母因感
病卒江西布政司以聞爲之祭葬仍給驛舟歸其母
永往返數四廣海間人以崔孝子稱之

檀　郁

檀郁桐鄉人家貧少孤母汪氏孀居不二有古節婦
風郁事之極孝晨昏定省愉色婉容言動兢兢恒恐
辱及其親凡汪氏飲食衣服悉躬致之無難色江氏
疾郁晝夜扶持湯餌不解帶夜則稽顙北辰求以身
代歲丙辰母卒哀毀踰禮葬縣治西北二里許山多
石不可以穴郁徬徨悲泣焚香叩神曰郁不孝使吾
母葬無處所罪莫大焉神其牖之越四夕鄉人胡伯
恭夢一人偉衣冠告之曰檀孝子有穴湧泉可丈餘
耳既覺走語郁詢堪輿家無所謂湧泉穴者壟士程
伊聞之曰吾塋家有湧泉穴在足心意者山之麓乎
因求之果得土僅容棺母遂得葬郁廬其側哀慕常
如初喪蓬首垢面三易寒暑山素無泉每食必下山
取水往返甚艱後忽有泉自石罅湧出流於坎色瑩

而味甘郁資之得免下汲至終喪而泉隨竭始郁之
居廬也人念其貧且難其事或止之或議之及孝感
致異始翕然稱賢周其不及郁受之免死而已餘介
隣里之貧者邑令郴陽李公請于直指使奏聞正統
丁卯詔旌其門復其身方生曰孝子既受旌典作家
訓七十章其論子職二十有五餘皆修身正家事施
於有政非耶且諄諄以勿貽朝廷爲始於親終於君
也今距正統百三十有餘年吾登其堂其曾玄出孝
子手澤及當時名賢詠歌卷玄纁重襲孝子庶不死
哉孝子有祠里門有表山有廬墓亭猶巋然眉睫閒

聖人語遺事津津然爲人子篤一念夫何求哉而何
至神於天泉於地譽於鄉貺錫於朝聲名垂奕世不
斬也吁是可風矣

周玄眞

周玄眞字玄初世居嘉禾父殁獨隨母居忽有龐眉
翁類道人劍客者過之愛玄初精神溢目不類塵中
人制道家冠服被之玄初果喜又一年會上眞道院
施如意囊貯諸物集四方人使探鉤取之玄初欣
然仰天祝曰我誠探得第一即離俗無疑已而果然
乃走嘉禾紫虛觀得劾召鬼神之術開元寺沙彌爲

狐所媚羸瘁垂死玄初噓氣禁呪之狐即躍出衆殺
狐其疾瓢愈范庭芳之子曰孟奎庭芳鍾愛如重璧
爲鬼佼之沈痾不能脫玄初飛符往劾蛇鬼遂絕玄
初不以爲已足詩受靈寶大法於曹桂孫會吳越被
兵游魂出爲厲玄初建壇陳醮祠白鶴五十回翔壇
上久而後去及浮河䕫燈二燈飛起高懸柳枝人驚
以爲神功萬夫長沈貢母歿痛念之弗置聘玄初修
祠事實因問曰聞君能召鶴有諸玄初曰然遂書符
要之素羽翩翩自空而來凡四十又二若果屬其指
呼者貢大喜復問曰君能致吾母魂魄乎曰可即剪紙

爲旌令童子執之玄初左右顧晒作叱嚇聲旌重將
壓地母降於童音聲威儀如平生貢與家人聚之以
泣初雲川有神師曰莫洞乙呼雲役雷狎褻如兒戲
晚授其徒王繼華繼華授張善淵善淵授徒宗浩宗
浩欲授人無猶意者見玄初因以其秘示之自時厥
後雨暘有弗若郡二千石縣大夫俱致書稱弟子請
玄初禜之屢有奇應其尤異者洪武戊申京師旱太
師李韓公方秉鈞軸亟命左司郎中劉允中迎玄初
致雨是月庚寅設雷壇於冶城山研朱書鐵符投揚
子江中波濤遄興玄初夜坐斗下存神窈冥覔光燁

燁遠身達旦辛卯玄初握劍上壇召風師霆伯誓之
俄陰雲蔽空大風拔木雨降如麴盆韓公曰此法師
雨也四民觀者僉曰此法師雨也玄初曰未也明日
辰時再降雨乃足爾至期復果然有黑龍蜿蜒見西
方迨午始霽韓公以幣贈玄初弗受竟拂袖東歸朝
紳嘉之以文辭道其功者不可悉數明年庚戌　上
欲問鬼神情狀於道家者流嗣天師張眞人與玄初
皆被　召賜燕於光祿寺禮遣其還又明年辛亥秋
九月己卯　上召玄初至京見於武樓從容賜坐訪
雷霆所以神之故玄初對曰天地之間無驗陰陽者

固其運轉故有神神與人合者也雷非人無以知雷之天人非雷無以知人之天天人相孚本同一理爾上悅壬子春三月不雨中書右丞相汪公命玄礽致禱仍於冶城山建壇其應如礽玄礽爲人多內功兼好澤物葺門石橋廢費將巨萬討玄礽譚笑成之礽主丹霞道院嘗一新其祠廟繼住持常熟致道觀觀丹井蕪沒且夂玄礽求得之重甃以甓作亭覆其上玄礽嘗構來鶴軒於丹霞宮林間披鶴氅衣執黃庭經一卷焚香默坐人競稱之爲鶴林高士云

補遺

殷原善

殷原善嘉興人家貧與兄近仁讀書養親孝友無間洪武初近仁舉孝廉知平遷縣獻所著涖政戒銘二十四篇擢廣西叅政與妻皆卒官所遺三男一女咸幼原善遂不娶撫諸孤如己出

朱侃

朱侃字志剛海鹽人永樂中由國子生授監察御史官至通政司左通政嘗巡撫廣西兩督漕運政績茂著　宣廟屬意柄用未幾卒

常士昌 附常麟

常士昌海鹽人洪武中以賢良辟爲雷州守永樂自持有古循吏風娶文登隋氏舉三子辛於官隋氏攜孤歸里中伯子縉生麟成化辛丑進士選兵部職方司主事轉郎中時虜寇火篩內侵畿甸震恐大司馬公獨倚爲重凡條議奏疏皆出麟手巳未叅知河南時有党雄之亂公次第剷平不煩朝廷一旅陞福建方伯入覲時以不餽逆瑾逮繫錦衣衛獄旋釋晉陞應天府尹轉禮部右侍郎龍任壽州知州亦有賢聲

劉侃

劉侃字克剛嘉善人景泰初領鄉薦選知涇州政尚寬簡朔方歲事征討涇當衝大將提兵必道涇侃措置有方雖供億百出民間不擾都御史馬公文升嘉其績與御史劉廷高交章論薦擢守延平地僻民淳侃理之綽有餘閒時與寮宷賓客游詠賡酬有府倅恃才凌轢侃置弗較後倅沒撫恤其家時稱長者侃素廉約言及貪者輒赧顏兩赴官皆鬻產以行及歸囊篋蕭然受徒自給足不入城市號樂閒公侃工楷書詩文亦淸麗卒年七十

范奇

施奇字廷偉嘉善人少好學寒暑不輟登景泰甲戌進士授工部主事奉使山後諸鎮閱兵砦邊將饋遺悉却之尋復清匠江西至建德鄉人有官縣幣者以白金餽奇駭曰是安得此若執汝則責廉矣亟去鄉人慙而退成化初擢知太平府丁外艱去服闋改知萊州府卒奇爲人挺挺有風操尤精吏事楊公繼宗爲郡守每造其廬蔬食對談盡日迺去

劉泰

劉泰字世亨海鹽人景泰辛未進士性耿介不屈于物讀書窮日夜不怠詩文尤清絕釋褐簡爲庶吉士拜御史嘗案遼東及南畿諸郡風裁凜凜疏劾內閣江淵遂移其官天順初復與楊瑄極論石亨擅權下詔獄幾不免易簀詩有云清白肯爲兒女計疎狂曾爲國家憂擲筆而逝

許盛

許盛字昌世平湖人由天順八年進士歷陞雲南副使歸有廉介所至有冰蘗聲致政歸橐蕭然恒產無增于舊即世未幾子孫有不能自存者人皆稱爲清白吏今列鄉賢祠

沈棨

沈棨字元節平湖人天順八年由進士授工部主事與侍郎同監龍江商稅力袪時弊有廉能聲知廣東潮州府嚴通番之禁公私鹽之稅未幾居喪服除調延平所至不畏強禦歷延平臨江皆有清譽莊定山詩十年清沈美南京今日臨江沈更清蓋確論也尋陞貴州參政糧運軍餉裁制有法乃上疏乞養棨既貴起居服食一如寒素孝友天成居喪歲月雖久哀悲如一爲詩文冲澹純雅有𢠵貞集藏于家

梅江

梅江宣城梅聖俞之後從宋南渡居嘉興江年十四補郡庠成化己丑進士始授廬江令興利剔蠹政聲籍甚士民尸祝之擢南道御史時儲位未定言者難之江首疏力請上嘉納賜織金豸服已奉命清戎兩廣寬恤部伍招撫流移遷四川僉事決疑獄凡數十事蜀人以梅鏡稱之

任泰

任泰字亨伯嘉善人苦學勵行嘗大書敬字於壁中夜起坐對期不愧屋漏成化乙未第進士從上饒命有名士婁諒屈體事之爲政知大體增置學舍親爲講授　清田以杜爭訟旱則教民盡力陂塘使得

灌溉作浮梁增社倉有古循吏風滿六載召入卒於
京

陸遠

陸遠字德毅秀水人成化乙未進士知海州清修廉
介聽斷明允一日行部有旋風三匝馬首遠疑有冤
令吏卒邏察之有一人死樹下折擔尺許貫其喉乃
土人房勒殺買牛商移尸于此密檢之一訊而服又
過大伊鎮有小犢鳴號於前俟人隨犢所之盜牛者
方殺犢母捕之於是訟清盜息州稱神明擢廣東按
察僉事兄廣撫州知府

馮俊 附孫伯禎伯禮

馮俊字世英平湖人舉成化癸卯順天鄉試教諭垣
曲邑僻萬山中人鮮知學俊集諸生號舍字習句解
指授經義日程旬校夜分稽省捐俸飲食其貧者更
卒以躬行諸生激勵文皓趙載輩始以科甲功名著
移教館陶已令遂平皓憲副河南執師生禮深遇流
賊難與許忠節逵相約死封疆率民兵力禦賊平敘
用乞歸絕跡公庭人罕見其面迺由以有開創人文
功特祠之又祀學宮館陶遂平平湖皆祀焉子汝弼
孫畝功畝劭別傳曾孫伯禎母病割股伯禮遵父遺
命却淮賻四百金嘗爲友完婚兩人皆能文蚤世卒
不究其用者

鄭履淳

鄭履淳字叔初端簡公曉子海鹽人嘉靖壬戌進士
授刑部主事轉尚寶司丞隆慶中上疏指乘輿刺城
社廷杖繫獄釋爲民萬曆改元起原官遷光祿少卿
卒

項篤壽

項篤壽字子長秀水人嘉靖壬戌進士授刑部主事
改南歷考功郎中主京察周給事姚御史以敢言忤
柄臣屬意下考篤壽堅持不爲動已掌職方正廷綏
入衛限宣大市額寢虜乞茶請敕妖黨考軍政議驛
傳及薊遼過功持論甚正而多與當事忤出爲廣東
參議不赴任篤壽爲鄭端簡壻受其學博綜通遠不
究其用而卒

鄭國儒

鄭國儒字醇甫浙江嘉興府嘉興縣人嘉靖乙丑進
士授刑部主事改南吏部遠郎中給假送母終養丁
憂服闋不赴部爲人愿恪折節下人不談人短亦不
作指摹態其於仕進澹如也自諸生傳教邑中師道

嶽嶽歸田弟子日進讀書譚道外無餘事有鄒夫子之稱

沈思孝

沈思孝字純甫嘉興人嘉靖戊辰進士初令番禺制府侍軍功求望又有內援橫斂民不堪命思孝輒抗裁之相左而伺獄爲難思孝益自刻厲秋毫無染制臺移鎮端州避焉徵入選台省制臺譖入授刑部主事會首輔張居正父喪 旨奪情疏列其非廷杖八十戍神電戍凡七年居正死召起故官歷尚寶丞光祿少卿順天府尹時營壽宮大峪少卿李植江東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四十三　五二一　浙江四三

之羊可立疏非吉壤闔朝諸司皆疏保其吉思孝曰臣不習形家吉凶皆非所知竟不以保山陵忤時借鄉閭冒籍事謫南太僕卿未幾海忠介瑞爲御史房寰所豢思孝極言裒鳳殊音有 詔切責乞歸起南太常卿右僉都御史撫陝西奏減羨運時劉哱變作我師屢挫以捷聞思孝曰安忍欺君不與報疏調河南乞歸再起大理卿晉工侍以右都御史兵侍理戎政奏覈行伍奏東封欺誤奏冠 皇長子而以察典正言內計部忤左袒太宰者指摘焉思孝請休疏凡二十上得請馳驛歸不復出杜門却掃即撫按造謁不及闖以典籍自娛凡十六年而卒所著詩文若干卷

黃洪憲 附承玄

黃洪憲字懋忠嘉興人舉隆慶丁卯浙省第一辛未禮部試第二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滿九年考陞侍讀尋陞右春坊右庶子兼侍讀間歲陞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予告歸卒如例賜祭葬憲十五業大就學使巢松坡公大異之拔第一曰是必以經術冠天下士者時嘉靖季文進衰靡慨然有起衰濟溺之志會隆慶新元詔釐文體進冠賢書丁丑春闈江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四十三　五二二　浙江四三

陵欲令充同考憲故其所取士也以兄侍御與試辭江陵頗恚會憂歸乃解使朝鮮顧視其國介倭虜間武備弛策其將及乃備咨國都山川形勢成輶軒錄後十年果有釜山之警癸未同校禮闈乙酉以京朝官典閩試戊子典順天試所拔多名士改程擬程上參弘正充經筵講官進講亹亹文王章首舉覲朝御講而於本支嫡庶之說開譬尤詳上爲動容會江陵殁時諸言者坐以逆詔籍其家憲謂江陵誠驁抑數年輔幼主功不可泯沒且効田畫規鄒浩書反覆包荒馮河之旨與時論忤而於時解首爲太倉公子衡

言者以爲私遹摘試牘不中程者七人詔覆試無狀訕言者遂不自安引疾決歸歸十餘年顏其堂曰須寬以志不遁長安書不爲人關說不治家人業獨撰書傳富凡十種行於世憲尤憐才多鑒識一經許可百計培持師友子姓無不藉以成名論者謂不減任彥升之儔子二承玄承昊俱進士承玄字履常萬曆丙戌㮣以水部郎使張秋再徙徐淮又晉山東行省濟上皆治河腁胝蘪奸人頗不堪繇參知擢廉憲尋以中州右轄陝右轄晉南大京兆南於玄宦游最近封績尤著先是官京兆者傳舍視之謂循資養重便

可旦暮九列玄獨新廨宇剔胥吏剷謁陵所餙郡學舍有篚仕長吏飽鮮醉醲橐帛匱金笑與秩終不能幾萬分一者會私錢踊起官爲設法鉤取而酌鑄公錢行之市不譁而泉貨流乙卯科試集生儒於棘闈試而簡邑令之才者差次而手自決之人服其公秋當提調鎦數百金以佐公需之不給下至一燭一果靡不精好諸士稱闈中未有而役不擾民至今頗仍之居無何膺撫閩之命士若民攀轅惜去幾滿江干歲未入閩而生祠歸然矣官跡所到大都不皦皦市廉而身無點滓不察察矜斷而衷無豪翳本貴公子

少年美官而其中常有以自下至若譍應聞大者批導細者綜篋急者當機寬者耐劇承璫竹木都自了了而一併之於急公撫閩時墨緣菱舍廨將士備禦維謹致東河之捷以歸歸甫服闋以少司空推而忽捐館舍年才五十七耳識者惜之然玄集則利濟性則恬曠爲世用不爲世困庶蘇文忠所云活七十年是百四十者邪訃聞賜祭葬廕子

馮夢禎

馮夢禎字開之秀水人萬曆丁丑會試第一爲文一洗時筌獨追作者文運爲之一變選庶吉士謝病補

編修癸未會試房考所得多名士夢禎落落世外少仕態中京察脫然有遺世想多與野衲寠人嘯傲湖山久之起廣德州判歷南行人司副南尚寳丞南司業右諭德掌南院南祭酒教勅諸生甚嚴而有恩義會部郎市撻成均生夢禎疏論罰之諸曹仄目他郎摭誣夢禎而夢禎在南翰嘗作鄉錄擬程膾炙人口眞程奪氣多爲地遂予休沐成均生生祠之歸則益與野衲寠人嘻嘻爲從游指點舉業忘倦矣不及召用而卒所著快雪堂集若干卷

朱廷益

朱廷益字汝虞嘉善人六合教諭建侯之子登萬曆
丁丑進士初令漳浦氷蘗自持剖事如流歲比不登
捐俸賑民戶垣列爲嬌激降判連州未及任轉令嘉
定又過飢饉力爲賑恤全活數萬境內高仰多植木
棉鮮禾稻艱於漕糧具呈改折疏聞著爲令尋擢南
禮曹隨改天曹右宰海瑞服公勁節每事必就正焉
巳丑督學江西號稱得人晉光祿少卿尋改大理丞
癸巳丁外艱歸哀毀骨立服闋補通政司參議咨訪
故實勤成司志目擊礦稅橫行具疏極陳利害不報
庚子秋以積勞成疾卒於官囊中僅俸資數緡寮友

蔬金歛之生平以名節爲重以程朱爲宗居官二十
年僅有祖遺田百畝借棲別室性好賢引薦不遺餘
力不令人知著有清白堂稿

胡士奇

胡士奇字重之平湖人舉萬曆丙子鄉試家貧甚餓
舍一楹絕口居閒書壁自誓終身不食其言而春風
藹然署進賢教諭擢國子博士兵部司務賢聲藉甚
會　上有所怒職方郎以首輔子故移謫司務出爲
仙游訓導攜一蒼頭抵任居歲餘卒遺橐僅圖書數
卷

洪蒸

洪蒸字惟進平湖人隆慶辛未進士出守陳州力以
興利除害爲已任解京俵馬三百疋最爲地方之苦
條陳便宜改爲折色議處河北歲派驛費每年省費
數千金徵爲駕部副郎攝正郎事朝夕拮据曾無闕
業積勞成疾卒其子世基苦心舉業能世其學舉萬
曆庚子鄉試年未五十卒

陸錫恩

陸錫恩字伯承平湖人少負穎質父太學基誠督課
又嚴精工舉業弱冠舉浙江戊子鄉試乙未成進士

授江西萬安令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脩飾爲先循
聲蔚起擢南刑部主政旋丁父艱服闋補北受知于
大司寇諸事多所倚重時妖書事起　聖怒不測從
中力爲主持將朝審確有的據者一人請　旨速決
其餘一無所問不至激成大獄丙午典試雲南雅稱
得士戊申頒審决差以歸舟次張家灣風浪大作行
李盡行飄沒因受驚成疾調理年餘恐違期限力疾
還朝未幾卒年僅四十有二錫恩性喜豪放綽有晉
人風致至其居家孝友居官恬淡遇事能斷不爲利
害牽制又依然洒典型也惜未竟其施云

戈用恭

戈用恭號晴寰平湖人中萬曆癸酉鄉試己丑成進士以役爲高古博洽大爲本房李廷機所稱賞授涞水令邑素衝疲正值稅監四出又水旱爲災用恭悉心撫字復里甲省徭役疏通鹽商訊什無辜誦聲籍籍載道時採石開礦之令急如星火慨然爲民請命奄寺加以弗堪毅然不少假借即上官怒形于辭色亦不顧在任八年量移南比部主政公論大爲不平轉正郎白雲念切即請告歸未踰年丁艱服闋之後廷推者再而卒不赴里居惟閉戶習靜力求解脫俗

障絕不與聞外事著有晴寰文集行于世邑中前輩則有馬湖守俞公南金同時則有廣東憲副馬公千乘居官能自砥礪于鄉邦均稱醇德云

包鴻逵

包鴻逵字儀甫秀水人學憲檉芳孫泗守世杰子舉萬曆己酉順天鄉試第一登庚戌進士第授湘潭令時湘積歲選人多避焉鴻逵至則歲饑節省冗費悉力賑濟稍有羨即以代民正賦條議官兌馬政貼差爲邑久賴而罷運艘置倉率用羨金毫不涉民每以直[illegible]慈爲民民皆心悅初成邑志推擇台省暫擬兵部以待不次考選而卒鴻逵事親婉曲得其意理學經濟詩文內典無所不究以是因甥始世杰婿陳萬言與鴻逵共學萬言志在詞林鴻逵欲爲令澤民後兩人皆領解登甲有文名萬言選庶吉士將授檢討而卒人皆惜之

馬德澧

馬德澧字[illegible]真平湖人中萬曆甲午鄉試丁未成進士具疏敦教選寧國府授士子懷贄以見者面發赤身若無所容貧士時捐俸賙之月爲再會飲饌必精腆隨刻其文之佳者以示獎掖士莫不願就其型治

爲二年轉國博歷刑部主事員外郎中時張差事起議論籍籍　神祖特御慈寧宮宣召羣臣面諭御史劉光復以陛呼犯　上震怒詔下獄發刑部究擬德澧據律以請　上謂曲庇光復命降級調外羈留京邸者四年屢推不補歸卒于途今　上登極恤贈太常少卿德澧入籍後思矯矯自見一切餽遺槩多峻拒而性又好施予卒之日橐槖索然幾無以爲斂云

人物考卷之四十六目錄

浙江湖州府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之四十六

浙江湖州府

嚴震直

嚴震直字子敏浙江湖州府烏程人器宏識遠魁岸卓異自洪武四年辛亥東南郡縣歲入田賦齊民戶輸舉以萬石爲額輸一家長主之限以時月轉輸京師齊民罹刑辟者相踵郡守縣令亦坐是往往獲罪乃議舉名家篤實長者專掌其事郡縣推擇得震直精勵持己和易集事躬行幾二十年罔有纖芥可指

太祖高皇帝素聞其名　召至京師將授以官丁

內艱請終喪服闋來　朝即擢布政司參議不任之於外留中署通政司事奏對詳明四方文牘遞遣無稽留究抑之訴怨者上　請旁達咸無滯情改授戶部江西司郎中二十四年賜新第於崇禮街又復其家尋陞工部右侍郎奏　旨造柳葉甲鎖子頭盔六千副以給　皇城守禦軍士轉拜本部尚書時　朝廷營建方殷乃稽古驗今綜理纖悉而嘗有不備之慮調民夫六十餘萬開鑿臙脂山河道移置五軍都督府六部諸工守俱不敢自專用事必入奏以行繼而有　旨盡集天下諸工技世業之家役於　京師者凡三十二萬二千八十九戶　上請戶役宜分以勞逸適均又務照諸司役作繁簡更定班次率三年或二年輪當班次人書籍貫本業名氏各持片楮趣赴於京往來便之無何部事有忤　旨之責即身任之不以及僚屬又　命震直行文書教天下多裁參東降　旨授北平道監察御史而蘇州府係爲益獲正百度平反冤滯不剛不茹和平得人常州府民嚴興年八十餘其子有罪繫刑獄物故來愬冤辭連二十餘人乃曉以患讐相反覆訟終凶之理其人感動拜謝吐實又憫其年老不及其誣愬之罪送大理

寺審原之北平民閻成郭思成陳告盜糧繫累百餘人袁關壽以犯禁事皆議斬首遷家罪按察司具成案來直力辨其誣皆得免凡諸赴逮者剖決無稽留惟恐獄之不虛也二十八年秋八月廣西龍州趙宗壽襲其叔知州秩不俟　朝命自稚長其地龍州與安南密邇潛懷異謀　朝廷患之用羣臣議但興師問罪龍州遣使往諭安南以覘其嚮時左右皆畏入安南無不股慄者震直挺然奉　命撫諭入其王城宣布　恩信俾毋相驚猜抵逞迷開示利害甚悉衆莫敢難國王陪臣皆俯伏聽命將還　朝王饋黃金

白銀無慮數百兩文幣名香稱是悉却不顧既還沿
道驛騎被擾劉都督不禁家奴爲横皆劾奏之廣東
西鹽運爲官民病上奏減其半二十九年丙子春三
月奉　命復至廣西於是立法接運以通行鹽州郡
商民至今便之其河渠之不利舟行者併屬焉桂林
興安靈渠屯久圮歷朝興修不底於成比至召縣屬
審地勢鳩工用計浚源疏流因其故道延袤五十餘
里瀧南北二江南江曰漓自蒼梧入於海北江曰湘
由洞庭轉長江達於京師築堤岸治陡閘以陡名者
三十有六脩石渠以便行者通石函以利灌溉傍通

靈川千秋峽鏟象鼻石峰焚鑿江灘礙舟之石自是
往來無虞工不重舉役不苟作歸奏　太祖喜甚謂
戶曹盧侍郎迥等曰廣西塘隄昔久不成今老嚴成
此巨功朕授任得人矣居廣且幾年每督有司均徭
定賦整風振俗貪婪者咸爲斂跡而錄囚尤稱不濫
靖江王府營建久役民煩苦全州不赴工靈渠者五
百人悉奏免追逮後里中惡少年因震直久外無所
懼與其父皆冒法父在吏子逮未獲將誣人脫已辭
連震直長子宗仁及壻莫濬刑曹推理事未白長子
瘐死　太祖爲罪治微至詩詠惡少年父子而釋其

擢二十年丁丑夏四月還自廣西陞都察院右都御
史嘗謂天下之蹈法者猝不可止而獄庭乃民之死
地也風紀之原刑法之重尤盡其心臨事獲昭雪者
居多兩淮民買食鹽先輸米於官而鹽久不及民米
過期不納逋額積至屢年御史分理鹽課唯問來期
乃責官吏贓徵之罪赴逮京師者數百人上奏其故
皆釋之石灰山關卒二十餘人誣服刼盜罪當誅震
直以推讞非實亦皆奏免是年楊靖同任都察院
太祖以前御史屢更而尤委任之忠言讜論多所聽
從每謂其南人北貌厚稱未丈顧語左右屢與嘉歎

亦嘗召其三子宗禮等見見後數稱爲佳兒云秋七
月以御史李斌贓事覺問罪不及其全家　太祖怒
治故出官吏罪初不及震直以身居憲端乃委罪所
屬再三叩頭請乃降官監察御史八月復拜工部尚
書以舊貫臨政益加敬慎淹滯不舉者指顧間無不
畢集冬十一月重建成均學宮躬覽工緒改造大成
殿及門廡閱三月落成凡前後任部職治劇剸煩引
繩持衡允迪規制而蒞事精嚴智巧詳審每念起自
畎畝遭遇之過未嘗不以盛滿爲懼爰自拜官以至
超轉屢任廪祿終控辭升斗無所取雖累立巨功被

詔永蠲丁役猶觸諸子孫當竭力以從王事自爲
御史卽不居　賜第還家鹽巷賜第且改王曾未三
月火焉後適一日還廣西旣擢都御史有　命都故
地改剏俾居之又以大功旣成身當退累疏乞致仕
隱居湖之西塞山中壬午夏　文廟入正大統被召
入見　命往山西宣布朕意馳驛至澤州遘疾卒於
公館

聞良輔

聞良輔德清人才行超卓洪武中爲監察御史累遷
大理少卿出使暹羅國官至廣東按察使

凌賢

凌賢歸安人洪武戊辰浙江鄉試中式任武岡州知
州考最陞應天府治中居官剛正不阿無何改知鄭
尋又謫均有除平候者自荆還薦之曰可當大任
宣宗皇帝作招隱歌以徵之入見命補司馬又命掌
都察院事僉辭　上嘆曰汝欲學疏廣耶朕遂汝高
志御書賜老堂三字褒而遺之

潘長壽

潘長壽長興人恬靜好學洪武中由人材舉任右僉
都御史歷南雄潯州知府以廉謹稱

張羽

張羽烏程人讀書一覽不忘爲詩文俊逸與稚洪武
初衆明經爲郡學訓導與高啓楊基徐賁齊名歷官
翰林待制太常寺丞

陳援

陳援烏程人性廉介博學能文洪武間由長興學訓
導遷刑科給事中累官大理寺丞讞獄多所平反嘗
陳治平十疏子實翰林編修

王升

王升德清人洪武初坐事繫刑部獄時升子瑱爲平
涼知縣升寄瑱書戒以居官廉潔撫民仁慈報國丞
勤處已謙敬買附子川椒經稅而後寄來獄吏攬得
書以聞　朝廷嘉嘆下詔褒奖賞白金百兩絹十匹
附子五子枚椒五斤免其所坐復其家

張巽

張巽歸安人永樂初第進士歷任福建雲南僉事所
至不失憲度累官至河南左叅政

楊復

楊復長興人刻苦問學爲詩文尚奇古日抄唐韻數
遍得字義之精永樂初浙江鄉試第一登進士拜監

祭御史累遷大理寺少卿決獄判案人服其公明

柴震

柴震烏程人永樂間由給事中累遷大理寺少卿廉介有爲綽著能聲

凌安然

凌安然字晏如歸安縣人自少力學尤工書其楷書學晋小篆則師秦李斯早有盛名永樂中以楷書薦入侍書授中書舍人時　成祖鋭意文藝安然優游館閣益自勵務欲稱　上意　仁宗在東宮雅知之常令繕書以進令藏於秘府永樂十五年擢拜吏科

給事中以恭慎舉其職日侍　上左右有所顧問敷奏詳明同輩皆推服焉　仁宗即位陞吏科都給事中益㦦㦦不懈人未見其過舉　宣德三年陞右僉都御史大正庶官以修百度是時持憲者多以賄聞安然感　上知遇確然自守不爲衆所惑思欲稍拯其弊事不可即懇懇爲其長言之多見聽從以內艱去甫去而其長及凡附託者皆得罪矣五年服闋仍爲右僉都御史　上命安然與翰林侍讀苗衷清理武職貼黃同力一心罔有漏失有顔鎮撫既卒當一人繼乃復以一人冒官三十餘年無覺者安然閱其

奏罷一人又著令凡文武有靖難功而無子者不宜濫紀其蔭或以婿或義見一人繼不得更冒有張析繼者身既以義見繼矣又欲冒及其子因有所調發託疏辭以疾豫以子代亦十餘年矣亦奏請罷之其臨事周悉不苟皆此類宣德九年卒於官壽五十三

陸矩

陸矩字仲與浙江歸安縣人父斌任刑部郎中坐事謫戍河間矩因居阜城登宣德癸丑進士授刑部四川司主事正統中陞本司郎中時有錦衣衛官校廣

得歐榮者爲魘魅進坐十數人罪當死矩獨察其寃直之大理寺劾矩議不當當落職御史陳克昌論列其事詔羣臣覆按之卒如矩議乃得復職未幾以母喪去服闋改廣東司奉命從刑部尚書金濂征福建至則與副將保定伯梁瑶駐陳山擒賊首鄧伯孫以功陞右僉都御史命鎮守真定等府又以父喪去其民奏乞留之　帝命奔喪還往視事及還乃改命參贊延綏軍務卒於官年四十有八訃聞　帝遣官諭祭仍命有司給舟還喪爲治墳塋蓋出特恩云

閔睦

周珏字朝瑛浙江湖州府烏程人天順甲申進士遷
授山東道監察御史屢劾大臣之不法者成化
六年擢江西按察司副使丁憂已而起服改廣東進
按察使庾嶺介南雄南安間二境爭田不決方會勘
時衆忽噪呼爲變或勸珏少避珏不動徐爲處決令
下兩境胥悅散去新會民嘯聚山谷爲亂諭以義貸
其逋負遂安堵如故二十一年江西南贛盜起擢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至則舉廉黜貪勸賑濟
賦且疏盜賊之作皆巨室是由欲連坐之仍革豪右
橫取之弊京官由是多不悅會妖人李孜省得幸因

言珏不勝任左遷廣西按察使弘治初復御史巡
撫畿甸經理儲備修濬城濠元年進刑部右侍郎三
年改左四年陞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番禺瀧水
間猺獞相繼爲亂討平之其討古田也都督馬使及
叅政馬鉉敗死時以致敗引咎自劾時議又欲濟師
珏謂罪止首惡乃設重購緝之已而賊果自縛以歸
又歸功於下安南使臣奏入貢道憑祥龍州輒爲所
梗　詔下處分珏曰是亦各有罪焉乃行安南毋得
挾私貨行憑祥無得阻貢物二夷爭遂息在兩廣通
行鹽之地而軍儲以濟立定順長官司而蠻人不爲

變八年進南京刑部尚書尋改左都御史掌都察院
事加太子少保因近年問刑比例繁滋奉　旨與刑
部[illegible]摘要共若干條上之至今遵行十三年遷刑
[illegible]珏前後在法司屢治大獄皆會切情法加以
[illegible]樂工袁林以罪死獄中邏人以刑部郎中丁哲
濟致之死也事連御史陳玉下　廷議時以事出中
貴相顧莫敢發獨擬如律及吏徐珪以死辯哲寃[illegible]
下獄深治又執如初竟俱從末減遷東都指揮張天
祥襲殺虜有功大理少卿吳一貫當以重罪會天祥
死於獄　孝宗大怒親鞫於廷欲置一貫於大辟

與都御史戴珊進曰一貫推按不實罪當徙　上怒
不解又力諍曰法如是足矣一貫罪止貶官宣撫遠
妖人李道明蔓延百餘人巡撫者欲張大以爲功珏
讞罪止道明餘悉縱免正德初逆瑾州事遂請老
詔加少保乘驛以歸辛未卒壽八十有二贈太保謚
莊懿珏少讀書於廂房之東楹偶徙而西忽驟雨震
霆破其楹及出巡徑深山甫及岸而梁陷殆若有神
相之者少則以韓魏公自期其後敭歷中外煒著勳
烈雍容廊廟不見聲動而天下陰受其賜者甚多

張燕

燾字孟介浙江歸安人成化丙戌進士歷刑部主寺員外郎中擢江西按察司副使時賊寇廣信永豐鉛礦燾命塞之以絕其望寇遂潰散轉貴州按察使奏誅印江豪酋置縣官及遷左布政使與征都清苗寇有功請增貴州解額自燾始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疏言屬府黎平僻遠而互開軍衛牽制兩省宜令湖廣兵備副使聽節制及銅鎮遠土官置縣官如印江例皆從之燾剛方鯁直好面折人過動與物忤由是被論劾致仕行之日父老軍吏無慮千數遮留之年七十有六卒於家既卒家無厚藏鄉人以此重之

陳恪

陳恪字克謹浙江湖州府歸安人成化丁未登進士授直隸宿松縣知縣弘治丁巳實授陝西道御史抽分廣積印馬盧鳳等處出按貴州入按順天等府正德丙寅陞江西按察司副使整飭南贛等處兵備遭劉瑾罷歸辛未起復貴州按察司副使提督威清十衛程畨五府兵備癸酉以薦陞貴州按察使甲戌冬陞山東右布政使尋遷左布政使時方朝覲吏部奏擬天下官恪為首乙亥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及廣附嶺諸郡十一年丙午擢大理寺卿戊寅卒於官年陞五十有七性篤實和易而中有確守居官不矯為名務盡其職筮仕宿松辟荒蕪得田四百九十三頃召民墾之得粟二千七百餘石餘悉佃於民以償虛賦郎逃亡返田宅禁侵凌歸籍者五百餘戶清湖池歸貧民者一百三十所以㐫歉不可無備廩積三萬二千有奇以旱潦不可無備修塘堰千五百區其愛民興事類此撫巡相繼論薦既入內臺察憲度以慎激揚故巡八桂而遠人安入畿甸而權貴戢其為兵備奮武威詰奸宄故贛之長河諸賊聞風而遯而貴州之績尤著若乖西之叛則戡之而渠魁殄盡

倉之亂則綏之而羣醜寧其在江右振大制清庶務號稱得體時逆濠肆虐鈐制方面恪中有定見不可搖奪凡議夫價賀禮類多忤其意濠怒甚而叱數四且繫其吏恪處之裕如入正大理益勵動以圖報稱明律例慎允駁人不得干以私屬仲夏例有　命以疏獄囚恆晨入以需遂感寒疾篤言諄諄皆公家事不及其私素持清白歷官三十年既沒無所遺僚友助為之殯斂其居治裝以行公餘燕坐輒披誦不休詠史詩百三十篇以寓風刺其他所為文尤多關

倫理若正統論尤雅正可傳

蔣瑤

蔣瑤浙江歸安人自御史陞揚州知府有惠政民祠之累官工部侍郎尚書西郊工成加太子少保引任瑤端亮清介貌若恂恂而遇事有不可奪之節守揚州時　武宗南巡至郡嬖倖江彬索賂不與畢所賜銅瓜擊之瑤不爲動已　武宗出漁得巨鯉戲言可値金五百彬請以與守令如數輸値瑤獨脫其簪珥及數縑以進曰臣府庫無自辦此耳　武宗咲而釋之時中貴人傳旨徵求百端悉地方之産瑤

奏其物出某處某物萃某所俱非揚州也　武宗詰曰苧白布亦非揚産乎瑤不得已進苧白布五百疋其剛毅有執如此歸十餘年至是卒年已九十賜祭葬如例贈太子太保謚文靖

施儒

施儒字聘之號西亭歸安人正德戊辰進士時逆瑾竊權凌轢仕紳毓正直者多遭斥逐編戍之禍乃託疾歸教授吳門瑾誅之明年爲辛未　廷對賜進士選授監察御史巡山海關西自密雲東烏蘭營至關千里而遙地近北虜爲要害國家承平久兵[illegible]備惰而貂璫怙勢恣意侵牟至則振紀綱料兵食去[illegible]部內肅然請於朝添設兵備副使一員與孫將共事軍民皆得統一　上從之事竣得代改巡應天會有都城門卒故出入權貴法當遣戍權貴請之不聽反以誣奏逮詔獄羅織備至竟無他左驗然卒奪職還里嘉靖初復起廣東僉事備兵潮惠間潮惠故藪盜沿山峒結巢穴互爲聲勢有司多以招撫宿禍儒至會劇賊龔梁鳳鍾大總等復相嘯聚乃部勒狼目漢達官軍密授方略分道直抵賊所旬日間勦平之捷聞賜白金文綺明年平新田寇又明年平桃子園寇遂

請設惠來大埔二縣賊於是無所逃遁潮惠間始不從事於金華焉遷按察副使整飭兵備如故有陳給事者居鄉橫甚數裁抑之陳以言事得黨於新貴人雖罷官竟不次授太常少卿乃誣皴以中之遂落職歸

陸崑

陸崑字如玉湖州歸安人娠七月稟受甚弱比長氣宇清瑩獨亢過人爲諸生篤志儒業不間寒暑及父毋偕亡毀瘠骨立悲感里閈時三弟年並少家亦就圮與其配童孺人竭力拮据撫育諸弟咸令就學比

遊冠皆與授室遂偕季嵩鄉會同登授清豐縣知縣力行所學劾諸政理鸞鳳柔良鷹鸇鷙猂各稱其施三年考績監司交薦至屢璽書有僣愉歸氏清嚴律已之褒已而擢南京監察御史適孝皇下詔求言遂條陳十有二事皆關切時政不詭於經多見采納正德丁卯間逆瑾恣橫流毒縉紳上疏列其奸狀逮下詔獄得釋未幾追理前事復就逮加杖放歸田里

常商臣

常商臣字希尹號南君長興人以正德庚午舉於鄉嘉靖癸未登進士時甘泉湛先生在朝倡明斯道

為學者所宗往侍教席毅然有希聖之志甲申授大理右評事會言事諸臣多繫詔獄下大理讞奏商臣自念曰國是固非小臣所敢知若評刑則吾職也默默苟祿其將謂何於是上疏論救剴切忤旨謫常州靖江丞比至靖江持廉秉公察舉民瘼散白蓮之妖黨建久廢之學宮清理徭賦表揚貞烈風蒸蒸動他邑丁亥春量移德安府推官應山有鉅姓被誣大辟者憲使張覵閔其枉也而寬之撫臺與張有夙憾駁使覆訊必欲反中焉商臣據法論報逢其怒弗恤也時又有龔爻昌者亦被誣久獄一訊得其情竟從末減郡中稱為神明己丑冬陞河南按察司僉事分司汝上條章振飭風裁凛然永寧巨寇黃臣聚眾為亂地方洶洶率兵討平之捷聞璽書嘉勞伊府莊王無嗣濟源王入繼以宿忿重殺其妃及其戚屬四人當事者右之傅從輕比寬久不雪商臣得其狀悉論如法奏上報可其他搜剔吏弊屏斥貪汚搏擊豪強平反冤獄寬恤里甲撫處流民均撥京操興舉社學諸政皆鑿鑿可紀撫按交章論薦聲聞日奕奕起矣先是大梁諸郡縣以虛稅丈量冊籍已定而朝貴顧以增糧為已累奏議毀之部檄至力持不可且請當違

制之罪於是冊竟不毀又河南諸宦家類出錢以質田土及期不能償則遂占業恒收其入而貧民代輸租庸率多逃遁下令嚴禁若子母相當者輒勒還之臨潁有杜黃門者與同邑趙僉事搆怨伉殺三人時方署總憲杜趙皆來謁乃令閽者却弗納而杜之兄時為通政恭議數致書弗聽立捕治之復有首豪民播放窩黨盜驗實論死詞連鄉宦黃彬彬見以危言相傾脅怒即折辱之以故諸權貴銜次骨騰蜚謗於朝乙未春竟以考察論罷時已轉四川左參議矣會眾論譁不平科道兩會疏論救而給事中薛宗鎧戚

賢沈謐御史戴銑各上疏申救之一不爲奇蹟而明
農課子與郡中諸老結覲山之社倡酬爲樂羣從
子姓考德校藝訓廸甚嚴佳時令節輒合燕以敦雍
睦暇則高臥一小樓不下或泛扁舟之別墅觴咏自
適意泊如也

唐樞

唐樞即一菴先生湖州府歸安縣人自少有志於理
學嘉靖丙戌會魁筮仕刑部主事以忠勤勿欺自勵
服官半載讞獄者三必求情罪允當以疏論李福達
事忤　旨罷職歸益耆諸聖賢之學學以討真心爲

宗從學者甚衆監司直指及郡縣每式其廬而請益
爲剏一菴書院於郡城門墻益廣許司馬孚遠錢武
選鎮諸公皆出其門所陶鑄材賢不可指計樞既見
地高深而飭躬實踐一言必有著落一介不苟尤留
心經濟之略身歷各省險遠至川廣黔滇以及九邊
躡屩茹草以游一生澹泊七十三而易簀匡牀竹籠
而外無長物翛然而逝所著有木鍾臺集三百卷續
集一百卷行於世没之歲浙學憲滕伯輪巡按蕭廪
皆爲文致祭檄祠學宮又即其講堂爲專祠郡縣春
秋祀之以爲常

臧應奎

臧應奎字賢徵湖州人正德丁丑進士授南兵部職
駕司時中官以進貢索多船利私載力爲裁抑校卒
譁焉叱左右執之乃遁去豪有力者謀造艘之利以
陳金害民出身拒而沮之其剛正類此丁內艱起補
禮部郎中嘉靖初以爭大禮跪門哀慟賜廷杖而應
奎竟死於杖下臨絕其從父太學生志覲往視之索
筆書云不當與弟應璧與君書罷而逝一時聞見者
莫不痛惜于百身之莫贖云

閔如霖

閔如霖字師望烏程人莊懿從孫嘉靖壬辰進士選

庶吉士授編修尋轉諭德奉　勅纂修會典纖掌國
子監嚴身率物不務苛細六館之士至今德之壬子
以禮部侍郎兼學士主教庶吉士尋改吏部掌詹事
府丙辰陞南京禮部尚書如霖寬大宏博三典文衡
一主武舉較閱精審咸稱得人歷官清華應制敏捷
心虛神朗選事能斷贈太子少保

駱文盛

駱文盛字質南號兩溪浙之武康人也中嘉靖乙未
進士選翰林吉士爲編修仁時年已四十矣一時同

館之士多重其文無何乞病還期滿不赴有移書勸
之起者終謝不起溪居惟詩酒自娛而已其用意深
遠蓋有托而逃者蔡白石稱其詩冲澹爾雅擒詞整
秀出唐孟貞曜之上孫文恪稱其爲文簡古多思尤
深於詩婉切冲雅似唐人聲調有遺稿十二卷雜談
二卷

沈應龍

沈應龍字翔卿烏程人也自幼穎敏嘉靖甲午以春
秋舉於鄉乙未登進士授刑部主事時稱不冤繼遷
郎中奉　命湖廣慮囚夜閱獄案目覩引訊委曲求

讞冤疑並得減釋繼爲四川副使當白草番之亂蹈
兵失地朝旨切責撫總重臣撫勦之議未定乃極言
撫之無益徒損國威不若專意征勦期一大創可保
數十年無事卒成擒賊斬級之功及叅廣東藩政有
事安南不止督餉之勞而留心邊圉期圖綏靖叅謀
指畫卒誅范子儀等安插莫正中定莫法瀛之位迄
今有遺烈焉繼而崖萬黎叛方事征勦預議處置久
安事宜上言崖萬與瓊相去數百里止一兵備不足
以辦昔年黎叛增設叅將事定復裁合添設叅將於
崖州叅議於萬州專任責成協力共濟地方賴以寧

謐壬子推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以其久任東藩屢
有成效卽屬以封疆重寄時値濟兗萊青比年大歉
請修荒政全活八十餘萬人東土之民設祠以祀又
運河淤塞議開新河疏言新河首尾二百餘里高下
旣懸雖嘗置閘無水可蓄大加開濬豈惟財力不給
卒亦無益於運不若次第修築因其勢而利導之隨
所轄多少而程其功費力省而功倍卒如其議以行
而運道復故河南師尚詔攻陷州縣恐其流而東也
卽嚴兵於黃河一帶以待而運謀設計屢以撓之寇
卽退避邳泰單縣流賊嘯聚爲害　命將出師一鼓

成擒齊魯得以無虞倭寇告急朝廷加意海防登州
故有備倭兵船後旣逃亡船亦遞減上言防海必資
於船禦寇必資於兵宜復國初舊制　上嘉納之皆
如議行而傍海州郡得以休息甲寅轉南京刑部右
侍郎會言官論劾罷歸杜門養重偶一日中風而卒
年纔五十有六天性孝友居官盡職身佩印敕一行
取裁咄嗟而辦卒無失事在山東葺河南書院修胡
可泉前政每退食惟紬閱書史宦裝出入惟圖書數
卷而巳所著有恤刑錄平番議安南議撫黎議山東
奏議及詩文集藏於家

施峻

施峻字平叔歸安人也自幼崟嵜遇事敢任祖壟爲豪侵以諸生而力復之比舉於鄉卒業南雍有鄒夢鶴註誤當司以其父總制三邊故置於法後莫敢出峻每痛其莫之反也比乙未成進士授南京刑部廣西司主事遷至郎中曉暢與刑剛毅自持人莫敢撓京兆叅軍鄧鶚托城社爲奸官不敢問竟致于法其於鄒夢鶴則復平反之既不畏強禦又不避嫌如此凡議有不合卽欲投劾去上官第陽聽之而峻已浩然長往平生性愛聲詩每謂詩至唐亦千古之良也

至於明興則固失之千里乃間有爲之亦惟資之所近焉耳其於格調體裁邈截未之講在儕輩間儼然以詩自重或不中程度直以意彈射之復不能容人短長每面折而多不堪其出青州蓋屣之矣不至顛擠傶未釋也乞疏以歸不與公事里中人與之往返莫不憚其莊減居棲如斗典籍甚具署之曰甲秀非莫逆不與登每引詞客對酒多與逢掖隱淪亢禮引上座初蕭入戶諏手所作而揖曰幸爲不佞彈射客有請者亦然彈射訖乃飲或自歌其詩而輒酣呼愉快也蓋庶幾乎嵇阮之風矣嘗有絜之者言其不滿六尺而每笑曰吾其不杖於癖乎生平無他疾病而疝半爲酲耳卒於辛酉夏五月之閏有蘧廬集行於世

陳良謨

陳良謨字中夫號棟塘湖州人嘉靖壬辰舉進士八年而始得工部主事已改刑部復乞南爲祠部遷車駕員外郎爲刑部郎再改儀部徘徊郎署者十年而始得叅議湖省再遷副臬事滿考叅政貴省以道遠多瘴不欲傷親遺慨然致其仕歸僅五十七歲耳家食三之二御史先後尉薦云應數四而無尺字走燕

中竟老弗起也初分司淮閘蓄洩啓閉以時節尊宦巨璫毋得越糧艘糧艘畢客船以次魚貫進不爲苛峻以待遠邑鄙夫來受役者八百人所募備而猾卒持至十金不止盡革之第徵人二金留郡庫大約入省可八金而三歲獲西千六百金之羨以備河小艘輒召諸生講說經義貧則爲繼膏油諸生多顯重者爲刑部而王勇者挾戚畹張甚嘗道捽潘御史會以訟事入部戟手語侵尚書尚書第唯唯遣出而中恚甚良謨設法捕得之窮治姦狀論如律叅議時督太和山鉄兩不私出其嬴者溗佐州民役州爲稍蘇副

時所平反疑獄若而人所縱舍株累若而人至於
紬貪墨抑豪右偪偪持法闔部肅然漕河椰楂利歲
千緡泉夫曠役亦千緡太和山佃入亦可千緡香金
稱之前後悉以歸官中貴人守太和于誕日袖數百
金及他珍物爲壽怒欲劾治之急麾出長跽謝過乃
已歸而橐蕭條山田百畝自甘藜藿泊如也有巨
商介其昔爲沈侍御居間始心許之徐出千金爲壽
遽入內竟日不復出淛俗士大夫以財相高相見則
口不敢及利雖窘無擔石儲然姻黨宗族有待而舉
火者巳所恩施人輒忘之人所恩施即一飯弗忘也

十歲而能歌詩於書鮮所不讀所著有天目山房存
稿山房摘稿和陶小稿見聞紀訓弦韋纂要族譜數
十百卷藏於家

唐　海

唐海歸安人廉抱逈立服矩矱以申展宋雖權要不
少借自部曹歷守郡二十年家無所拓於未仕郡民
祠之

吳維嶽

吳維嶽字峻伯孝豐人弱冠以禮魁浙嘉靖戊戌登
進士授江陰令轉刑部主事同考會試所舉得名士

山東提學副使齊魯之士蔚爲改觀陞右僉都御
史巡撫貴州平巨酋諸夷畏服尋改南遂歸微宗世
爵推額折節恭儉性直諒尚氣節好古篤學爲時所
稱所著有詩若干卷

茅　坤

茅坤字順甫歸安人嘉靖戊戌進士時　肅皇帝方
崇時嗣執政羅天下文士以供祕聳意屬坤坤艴然
吾何能辱三寸管作相君私人耶執政銜之考選得
青陽令青陽俗囂而善訟乃錄諸上官所下訟牒百
餘上其誣狀一切罷遣巳按收其邑之豪而黠者數

人民以加額甫兩月丁父艱歸母亦繼歿服除補丹
徒令時江南旱饑穀價翔踊搜庫金五千兩幷選富
人出貲收糴于稔鄉歸而出糶踊者立平又於獨征
之外請折折於上供無損而得留諸漕粟以賑貧民
且省耗費三之二也巳召爲儀部郎謫判廣平遷南
駕部無何僉憲廣西廣西猺獞錯居而府江部稱最
險古田苳巢鬼子等砦鷙甚時出剽殤朔殺其令軏
議大征督府應公檟聞其才檄署府江道屬以兵事
坤策之曰大征非兵十萬不可俯稱之今檄徵諸路
猝不可集而賊巳走險爲備矣計莫若鵰勦若鵰之

宄然伏於無形倏入而殲其魁他部落必惴而謀
自完此便計也應公曰善於是簡部兵五千人第爲
上中下而差其餼時時椎牛饗士圖射角技四出遠
獵以爲常賊玩而懈而我兵爭願一戰於是復募死
士攜書繪者以藥筆潛圖其山川聚沙指畫賊巳在
目中矣乃分頭部兵爲七道度道里遠近先發約同
同日抵鬼子砦而所過道輒幟而榜曰軍門進十萬
兵討其砦之殺陽朔令者他砦毋動動則移兵先誅
之我師實不過五千諸夷見旗幟彌山谷且怵于榜
皆蟻伏無敢動連破十七砦擒斬百五十人是日坐

府江帳中令曰捷音至即鳴鼓左右皆愕視佯應曰
諾少選而報鬼子砦捷者三爽荅坤以鷹勳行大征
之法密定期會不爽晷刻而左右固不識也癸丑遷
大名兵備副使倣古偏箱車法作車五百兩以禦虜
衝嘗提兵倒馬關密布營壘井井有條而部使者摘
細事奪其官以歸坤於書無所不讀於文特嗜班馬
歐蘇人爲詮次品藻所著白華樓稿玉芝山房稿耄
年稿牋渾浩蕩不爭奇于字句而自成鉅觀平生所
當升沉毀譽及一切文字應酬無虛日似皆足以損
神滑和然其眞愈完而竟躋上壽以終樓過於君雪上
者踰五十年先進林泉之樂未有如是其久者也

吳一儒

吳一儒字望魯號小陵歸安人父貧甚朝夕不能支
一儒從里中授章句籍升斗之需膳其父母生平不
敢纖毫私蓄以傷親心間嘗以細故受譴于父輒號
泣跪而請之必欲得其歡心而後敢退父嘗以事忤
邑長吏箠楚幾危將論之戍矣力不能捍立公門外
慟哭累晝夜邑長聞之憮然曰人有孝行若此而可
重困乃翁哉立釋之而且折節與交遂爲知巳以嘉
靖庚戌第進士授官刑曹推鞫平反民以不冤戊午

省獄蜀中蜀土瘠民貧迫于饑寒以米鹽畜牧零星
受重辟者踵接盡心讞鞫疏其狀以請全活甚衆還
京出守大平南北之馳傳而過與勳戚勢人之蜒引
而窟據者並爲百姓苦曲爲拊循痛損廚傳供帳之
具及裁抑勢家請謁憑陵之私過歲祲多方賑濟未
幾復旱縞衣素食徒步請禱如是者旬餘積勞成瘁
而病作矣病且亟猶强起視事諸父老悉詣神祠願
以身代而病則日劇不可起既沒郡之民攀號而送
于江之滸者殆以萬計按撫監司以下並賻而奠之
久之檄其治行而曰潔巳愛民而齋志以沒致身殉

國而飲痛云已士類何所儀刑小民如喪考妣錡祠
之名宦焉

徐中行

徐中行字子與湖州長興人也嘉靖庚戌進士爲
北部郎時李于鱗王元美方力爲古詩文自振子與
至則大悅而嶺南梁公實廣陵宗子相武昌吳明卿
皆先後締交懽益甚諸君子既刻畀相責課務在絕
他遊好一意行其說即流輩有時名者視之蔑如也
子與居其間最爲樂易以是其文益奇進而側目者
日益衆相嵩者貪而忮亦自負能詩謂諸郎皆輕薄

子最出乃公上相繼奸補或斥逐子與得汀州守子
與守汀州有善政未幾以憂歸服闋再補汝寧政益
善而會六載大察竟用郎蜚語謫初子與爲郎時好
賓客喜施與多貸里中富人金久之未能償其兩郡
所入租俸輒隨手盡家居賓客日益進貲日益竭邑
邑無以爲饘客勸之謁選貧不能上元美爲具百金
裝乃出補塩官稍遷瑞州倅時相嵩敗諸忌者稍稍
解而子與以愛人長者人益憐之會復丁母憂即喪
超爲山東按察僉事爲若[illegible]若子與終喪乃得
用新秩治楚爲滇少參以[illegible]察使以述職

光兩至京師諸公卿慕之者日造其門及諸遊客詞
人戶外屨常滿于與人與爲懽造請尺牘恒窮日夜
以故名益盛而諸公皆以爲用子與晚稍遷江西右
方伯居一年所晉爲左人謂旦暮大用竟以疾卒初
朝儀汰諸藩臬弗任者其左以壯齒去而子與顧來
代之感　上恩益自力諸錢穀案牘皆手自關署紙
落如飛會　宗藩有搆者訐諸陰事於　朝竟法坐
削者衆子與心憐之爲得間從末減業就草病作不
能語一夕卒子與好飲酒賦性亢爽不喜道人過人
有相負者衆爲切齒子與恬不甚怒久益忘之遇事

有不可意者未嘗見辭色客醉之以酒辭挑之始伉
浪爲怒態作數不平語已復陶然醒而氷釋矣其屬
士汲汲恒恐弗及揚之多過其量貧士有所請數不
休度力不能猶强應之曰柰何令客有觖色所至愛
護其屬吏不啻若子弟卒之日海內知與不知咸歎
曰柰何令伯道以無兒死門生故吏經而泣送者不
可勝數僚友賻歛無不人人被恻爲厚者檢其遺橐
蕭然圖書而已所負子錢籍諸爵遺僅僅足償仕宦
垂三十年至方岳家不留一錢所著有青蘿館詩集
後又有天目山全集梓行

潘季馴

潘季馴字時良號印川烏程人嘉靖庚戌進士授九江府推官出寃民劉雲四之死建議令瑞昌鄱賚皆仰于縣官不煩百姓民大德之徵爲御史三殿災奉
勑稽查大木曰覆內官監遺籍可得也果得萬木於荷池中巡按廣東山西破海寇及平寧州盜皆先計擒其黨魁功最著九載遷大理寺丞歷少卿擢理河道右僉都御史會河決沛縣之飛雲橋穀亭沙河境山一帶河渠盡塞乃于三沽故道濬渠築堤躬行督相不三旬而告成庚午河南徙決睢寧潴其六百

五十里皆赭爲平野復以故節來蒞事而廢址盡復其所濬築深廣再倍於故河而費半之出官民之舟於積閼者以萬數功垂成而持議與勘河給事左牮浮議罷去既去而黃決崔鎮以北淮決高堰以東清桃塞海口湮而淮揚高寶諸郡邑幾爲巨浸于是復起田間再董河道塞崔鎮堤歸仁而黃水悉歸故河築高堰黃浦而淮水復出清口會黃東入於海而海口遂闢築遙堤以爲外護植以柳榆前後幾二十年軺車所至更數千里與役夫雜處畚鍤葦蕭間沐風雨衷霜露髮白而黧而後兩河合軌數萬艘轉漕亡害緣河之民始獲安有室廬丘壠焉蓋壯于河老于河病于河乞骸之日猶奉　旨與疾行部又手疏八事以歸歸以疾革尚喃喃河防不去口云

沈子木

沈子木字汝楠歸安人嘉靖己未進士知當塗縣會景王之國道經采石所需不貲從閹橫索郡守將貸歛于閭右以充供億裂眦爭之已謂長史曰王而欖
天子意者必軫恤吾民不使擾擾民定非王意有私索者請奉三尺治之長史以啓王曰賢令也供張不乏久留此何爲卽命揚帆以去擢虞衡主事領[illegible]

甲嚴厰有中貴主之物料半侵牟戎器具數而已乃召工匠嚴諭之曰若曹不覩庚戌事耶虜酋入寇甲兵不繕主者皆獲罪若何玩愒乃親視器必期精好不中程者輒毀弃令重治之中貴鉗口莫敢吐氣癸亥虜寀狩至通州禁軍出禦敵戈子弓矢之屬分給至十三萬有奇皆堅利可用大司空雷公禮大嘆賞曰人人如此何職不舉遷都水員外郎中出知建昌府做古循吏跡不尚成嚴郡有羅憲副汝芳講性命學數駐車與談名理進諸生課經術月旦其文秕咸翔膺于辞實爲前此有猾吏警郡募健兒爲備多江

此人大之議撤奉令者失調護諸健兒呼譟不散號
單車往諭之曰汝誠不畏死耶勁兵在近擧撲滅汝
如踏螻蟻耳汝作數百橫死鬼痛矣今爲汝請九十
日糧供衣履之資以行脫介胄返故土不亦善乎皆
感泣涕下曰公實生我遂羅拜去擢廣西副使備兵
右江柳州懷遠縣嵜萬山中四面皆猺縣令寓郡城
遙領之時令馬希武欲議城焉曰此示之疑也猺將
生心而按臣主其議城未半諸猺大譟而殺馬令
上震怒命急勦之故事土兵十月出師二月罷歸用
作檄至已正月束裝待歸復驅之遠征已懷怨望會

大雪没脛行者不勝苦各鳥獸散賊且乘間鬨起衆
議弃融縣還曰此引冦自逼也吾一退諸屬邑如破
竹矣密期總兵平蠻將軍李公錫督指揮黃鸞率浙
兵三千直趣長安鎮扼其隘口賊怖不敢出乃徐調
諸營兵六千土兵三萬分道進勦遂連破七十餘砦
斬首三千餘級獲故懷遠縣印戮其酋事聞 賜白
金文綺進右叅政仍領右江未幾廣東征羅旁復督
戰窮其穴拓地千里擢按察使丁母憂歸服除補湖
廣按察使會 詔下籍江陵 并以遼庶人罪廢欲
歸獄江陵乃奏記諸當道國遼庶惡自宜減國非故
徇以私憾傾之也故相破家非枉然不可洗此仲遠
謀遂寢晉右布政尋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晉宗
多不法陽曲有三四驁豎者爲之魁略民間千女奪
財產不服者至用火炙蝎螫等毒刑刼之以狀聞於
上置之法惡宗歛跡撫晉三年綏輯朴戒浚削植
羸困抑豪橫敦節儉下吏肅然其飭邊備則修障殖
穀明賞申約復屯政通塩利清尺籍作士氣除戎器
事事覈實制府上其功賜金綺者三入爲兵部侍郎
丁父憂歸再起南京都御史瘋疾以歸日與親知置
酒爲樂康強不衰己酉卒得年八十有二

許年遠
許孚遠字孟中德清人也少負不羣志中鄉擧卽從
歸安唐一菴先生講聖賢之學登嘉靖壬戌進士十
月授南虞衡主事督龍江關瓜儀河道皆有廉明聲
商舟過瓜儀舊令宜載瓶入都胥人每倍困之乃下
令計舟大小爲額商人悅焉運舟入閘例輸米五石
名曰纜價欲革之不可則止收一石得米四千石以
千石築堰千石賑貧餘二千石建倉貯之備不虞遠
近頌者藉藉四十四年調南考功在南都三年盛講
學明年調北稽勳適文選郎中胡汝桂方鋒鋒自附

講學每引之欵語諸寮詑其事以爲必議流品各遊
人竊聽無所得則爭問之答以實不信於是滿署側
目而一二同年銜之尤深會莊肅卒蒲州楊襄毅來
掌銓雅不喜講學又與胡選君不合故事銓部調司
多以入署月日爲次前俸不論而遠則已滿一考適
考功主事缺胡公以俸欲超遠襄毅不允止調驗封
隆慶改元大計吏京官黜者科甲共四十一人而浙
人幾半遠有後言楊公聞之不喜因移病歸後三年
新鄭高文襄起掌吏部以與華亭有隙痛抑講學者
起考功主事即推廣東僉事時廣有倭警而大盜李

茂許俊美復張談海上助爲聲勢遠發十策大約以
水陸夾攻爲要領即身率二軍薄賊壘一軍軍石城
又一軍軍烏嶼兩魁大懼因遣使諭之即乞降且願
縛倭自效適遊擊希功將掩降者覆之茂俊美復逃
去一方皆驚遠見事急即身航海抵賊舟示以肝膈
曰必活汝賊衆掩泣羅拜遂獻所擒倭黨七十餘人
又建善後十二議迄安堵報上　詔賜金旋移閩臬
會新鄭罷復內察謫兩淮運司判官以掌考功者乃
夷陵即前同年友銜之深者也遠歸意將遂終隱往
見一菴先生請爲先生曰我二十九建言歸今七十

學爽此四十六年中未嘗一日忘起也惟枉已則不
可耳今汝雖暫挫然前途自平坦但踏實地行何害
異日追悔晩矣乃遂之官萬曆二年擢南大僕丞明
年遷南文選郎中又明年請告歸遂丁內艱服闋補
車駕郎中是時江陵實軸前考功乃其門人方佐都
察院益用事揚人如掖推人如擲天下從風而靡遠
由然自如亦不存舊吏部意嘗謁江陵問及馬政遠
慨然條議大約謂富戶養馬差重負累若然不堪戰
徒毛色佳耳不若收其直可買三戰馬又京營騎豢
餘萬匹厚給芻豆止取僦息僦足稍問之若何衝陷

如燕人語舟且豪責占役者多是皆可裁夫銖銖民
血何爲守膠柱失炙轂因陳便宜四策初江陵亦漫
爾致詰不謂其響應無窮如此深心契焉一時談者
盛傳之吏部歲時有公會凡舊新任者咸在一日偶
會遠不在王夷陵出其手簡與衆觀之大都王欲自
歆其德諸忌者欲處遠以府若託申關學居間或可
免而遠拒之甚方且仍作昆弟語衆咸愕相視無何
建昌之命下矣爲守惟燕謹尤以敦教化爲務大約
如黃穎川韓馮翊規模不廢講學十一年入覲抵京
掌選以其俸甫及二年未致破例會鄒給事元標特

薦之明年遂遷陝西提學副使以身範諸士考校
蔚然三年擢應天府丞先是高淳有窪田直當塗水
下流得隄乃可耕而隄址在當塗大姓靳之兩界民
至鬨相殺歷數十年訟莫決適章若嘉禎知當塗縣
素與契因共平心讞解之訟息而隄成又疏請發帑
金萬五千令可隄者咸隄之饒獲者數千家會都御
史李材以滇事被逮達投擢諸司申救然亦止冀免
其死耳而南道某遂劾之　詔降二級調外歸數月
獲送考封公終後三年起廣東僉事轉廣西副使尋
擢右通政晉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時倭擾朝鮮沒

傳乞封本兵議許之衆論不然方紛紜未定然其端
原自閩發之遠至福建密募死士往彼國偵焉簡營
兵請帑金六十萬貯以備猝警無事不用裁行都司
及各府巡司清海地課諸雜稅不關司農者悉幷入
稅局由是餉漸充而民所供輸減已而偵者來悉得
彼詭謀并諸島酋相讐狀疏聞於朝謂發兵擊之爲
上策禦之中策不可輕與封木兵至膠執見之亦悚
然至親見司禮道其實謂即切責某數語罷封貢最
善後奸人惑之乃復搖動予之倭患得息者用其中
策也又念嘉靖中倭亂本由嚴海禁者激成之令禁

弛在也而不甚嚴關出入者往往皆是且人懷一築
符至急時乃出之或公然爲盜今欲嚴之難莫若開
其禁訐官給帖以往令爲官商私出者罪無赦庶幾
法得行而海患弭　詔允之閩人便焉饑民嘯亂劫
會城諸司避匿遠開門待之陰受方略捕治數十人
遂定及獄上有司株連甚多悉宥之止罪渠魁三人
而已呂宋者海南小國也素與我適商人掠其貨反
指爲賊遠曰是我商不直彼何罪上疏數其國罪商
人海外感德焉有府同知甚貪遠廉得劾之以疏會
按院其人按院鄉里也遂大忤因條議閩中事假他

語侵之不爲意朝議兩是之然其禍萌於此矣在閩
二年擢南大理卿尋晉南兵右侍郎是時倭未平遠
既佐留樞仍募閩人往探又贊尚書料理諸兵事當
事者以其熟倭情改北兵左然在南都以閒曹又盛
講學與禮部楊起元俱以部堂爲領袖持論不同傍
觀者頗起口語又昔按閩者適官南都二十三年外
計巳謀以旨盬中之至是復借講學造端遂不可解
遠抵清源聞之以病乞　詔不允比白簡上復　特
賜留然遠意在必歸矣五請得　允歸家不殖生產
孜孜惟以講學爲務生平質直無藻飾之委曲事至

正斷身所行如所講常以身驗學遇人無厚薄咸吐
誠磊落可喜三十二年七月卒　詔予祭葬贈南工
部尚書錄一子入國學

沈節甫

沈節甫字以安號鏡宇烏程人嘉靖壬戌進士授禮
部主事曹部簡閑戶讀書考覽本朝故實與同舍郎
有志節者以道德勛業相砥礪歷員外郎中節甫既
以清執著聲又數練閱曹有疑禮咸取衷焉主部務
者先後深相倚注最後新鄭高公時自貴倨會以事
詰責兩主政甚厲曰上下之交有禮何至是輒令撩

史以故事白且曰沈郎輩云新鄭不能奪也而時多
玄撰又有言建祠禁地令黃冠祝釐日無寧茲臥榻
側而令羽人闌出入非　祖宗防微至意皆持不可
新鄭憚以失　上指恚甚移疾避之時已推丞光祿
不顧竟歸歸而喪其母服方除即家拜光祿丞赴召
則新鄭以首揆攝冢宰益貴倨諸附麗者益踰檢柙
日嚐甚矣復移疾避之又二年新鄭去明年始出補
尚寶丞則江陵爲政于時多用鷙猛士或軟熟就牢
籠者而節甫質木疆項三歲始最移本司少卿旋轉
于南蓋自初爲郎秩六品至是十九年始進一階云

歲丁丑有奪情事公卿臺省同聲貢諛曰三綱淪
矣何以仕爲後江陵母入京取道秣陵送迎傾都邑
獨節甫一人不出時年僅四十七耳竟疏致仕歸壬
午江陵卒詔起南京通政司右參議已丑擢貳奉常
尋擢南光祿卿再擢南太常有薦新疏謂國初本取
諸畿內遠取則非新且徒耗郵傳餉中人橐耳宜改
派比不報已陞太常卿刑部右侍郎俱南京一切附
法簡訊執斷不撓熟審所平反稱允有大獄連數咸
者部寺無能決片語遂定召爲工部左侍郎視部篆
首奏言節慎庫見貯金錢九十萬有奇而歲出溢于

所入者且十五萬更數年罄矣可爲寒心請一切止
傳造俾徵解稍敷得藏不空語甚切至　上爲心動
而中貴目攝之顧取屢言數月一傳奉節甫輒持之
　上亦輒不報乃引祖訓一款凡內官內使傳旨各
該衙門具本覆奏再得旨然後施行則覆奏而未奉
旨其不可行明矣亦竟不報然亦竟以此持不行進
遷年餘　上竟爲裁省諸奇巧難成者幾五上而後
得旨雖未盡如部擬而節省亦不貲云在事年餘諤
諤守功令上下無後而獨以身障狂瀾摩切補庨闕
持　人主左右雖幸明聖優容然亦艱貞以厲矣甲

以父憂去　上特賜祭葬又令其子潅以官論侍
行恭與敎云居喪簡出足跡不窺城市以終其身論
者謂其爲朝市中隱洽豪傑中處子所著有代庖公
案由醇錄行于世得壽六十有九訃聞贈都察院右
都御史予祭葬子淙舉萬曆乙酉省試子潅子演仝
登壬辰進士潅選庶吉士官大學士參贊閣務演辛
丑鄉試第一官布政使

茅國縉

茅國縉字薦卿歸安人鹿門茅公坤仲子也成萬曆
甲戌進士令章丘至則進父老于庭訊所疾苦咸言

邑徭賦雜紛吏鉤派析亂于是按地之有無沃瘠差
次戶上下而賦與役繁簡輕重因之給由帖定欵目
除大戶不復用重役一切斷以官募獨漕糧與派徵
別爲一則里正歛之官任轉輸汰冗食于官者二千
人費踰數萬值大旱請蠲存留金三千易漕粟萬六
千石賑之歲有秋亟貯粟二萬石已復旱再出二千
餘金以其粟佐之日用所需取之家尺組寸帛不以
煩民商不知有官而摘奸伏如神訟者畏而退久之
庭虛無人手一編唔伊而已民家兒貧而慧者衣食
之令就塾諸生貧婚葬不舉者助之金粟庚七十以
上與帛八十以上加等孝子悌弟貞夫節婦生予粟
表其閭歿于棺歛表其墓五年以高第徵章丘傾國
泣送貌像而生祠之拜御史首薦海內名臣某某不
宜投丘壑又請豫敎太子而李中丞材坐事逮獄訐
司馬貽書救之某御史以聞左遷許官二等上疏爭
之力言傷激直謫浙川令歲祲流民嘯聚剽略爲轉
穀以賑治廩以儲建倉三十七區儲粟萬二千石教
民生產作業農桑繁畜悉有法則民不虞饑凡二年
不以遷客自傲傳舍其官百廢具興邑爲望國諸郡
邑若上官以荒政若大計關大無不引繩墨切事情

政聲籍甚擢南京工部郎浙川人泣留如章丘祀之
名宦以乞養告歸三年拜除南京工部有詔取磬用
屏障諸不急物奄人昂其直以一爲十精心籌筭不
得過濫孝陵燈千六百金削爲三十六金他類是節
愼庫舊貯七十萬今僅存五萬出入多寡相懸絕而
傳造玩好費亦十餘萬乃上疏極言天地生財國家
歲入止有此數今市珠寶至二千四百餘萬太倉若
掃而礦稅進獻則大璫之下付窟毀之手竭膏脂聚
之以府怨而狠戾視之將以遺何人計甚左也縷縷
幾萬言語甚切近疏上不報已遷郎中視夏鎭河將

溯河初成水淺易涸口隘難旋建三閘注水縶巨石而深廣之閘滿家閘築微山湖堤堤工甫就俄旱禱于神泉湧出萬艘無留行生平不信佛曰人生死如水聚而爲漚散而漚佛從何修輪廻從何轉令浙川有道人贈之詩曰名震三吳地官終古豫州偶與客飲誦秋風一夜起客散孟嘗門之句客訝之一日詔其子吾將以閏六月十三日逝無讀非聖之書無行不義之事是所望汝問疾得無苦耶曰否但氣散不自持耳遂瞑鎮人相哭失聲章丘浙川聞計聚哭于祠下所刪許漢晉南北史與所著菽園詩草藏于家

陸澄

陸澄字元靜歸安人始謁文成於留都月二至巳蓋親後請掃庭下之堂而旦暮侍焉性故豪邁從日雍默自持慊慊自以爲不足也其記文成語首云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功夫說閒話管閒事蓋其篤也已欲屏絕文字專於學文成曰此恐志不堅定爲世習所撓之故而云然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雖日談道德仁義亦直功利之事況子史詩文之類乎願一洗俗見還復初志當釋然融解矣其後以多病從事於養生文成曰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謹不覩恐懼不聞而專制志於是則仙家所謂神住氣住亦在其中矣堯舜湯文周孔其萬物一體之心當無所不至苟可以長生久視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子彭籛之徒乃其稟賦實然非可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皆彼學中祖述以爲師者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亦必有所指矣元靜但當遺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不當輕信異道弊精神靡歲月爲也　文成於澄最屬意謂曰仁沒吾道益孤致望元靜者不淺澄執父喪毀失明矯湖俗於禮文成爲表其父墓仕至問書郎

凌震

凌震字時東號練溪烏程人由歲貢授黔陽縣學訓導中丞鐵橋黃公督學少華許公重其學行到官月餘即命提督寶山書院選拔名彥俾受學焉入院嚴立科條開陳啓廸一時士習改觀未幾遂請老以歸歸卽掃跡城府杜門自養圖書數卷亹亹不倦興到獨步林[illegible]尋芳討勝風度[illegible]然清修之範近世罕聞與劉[illegible]惠孫大初爲一[illegible]交卒于嘉靖乙未春齡

六十五生而穎異有俊才博綜羣籍暇析百家書古文尤長於詩所著有綀溪集行世

張永明

張永明字鍾誠烏程縣人進士令蕪湖縣當孔道使客厨傳日不暇給民罷于送迎至則首爲裁節歲穫大𤼵備積賑貸之全活甚衆　章聖梓宮南祔所過郡邑設綺紈帳殿供器悉冶金爲之又宦竪厚索賂遺一不當意輙肆詬辱官司無可誰何永明於瀕江佛寺至其棟宇代帳殿飾供器悉箔金以代冶節省不訾而調度有方卒無譁嘅于境上者護行官交口

稱能久之以治最擢南京刑科給事中時分宜任子竊權猾迹加甚彈劾數十事語極剴直分宜私人旁睨之曰是誰氏子復來捋虎鬚耶出爲江西叅議陞雲南按察副使初黔國自以勳閥世鎮尊無與抗每易視閫司永明譏其驕僭將言于朝黔國避席謝過乃已擢江西參政王督版籍影射兼併宿弊一洗擢河南按察司使憂歸會烏夷鼓譟薄湖州城城中戒嚴民從外呼號不得入惻然曰莫非黔首柰何弃以委寇亟白監司納之民懽聲雷動曰張公生我起補陝西遷右布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先是河決逼汴城周藩上言龍朔示變水災異常不即改濬患且滋甚　詔下所司集議大役且興屬永明相土度功至則尋源委堙決所繇乃决策曰因勢利導修塞足矣改濬何爲于是條具便利　肅皇帝可其奏民不労而河卒還故道時伊府典模廢法不軌暴侵民利宫室服御一切奢僭抗疏以聞竟按如法尋轉左右侍郎晉刑部尚書分宜任子事敗衆以　上意叵測未敢深議永明獨力議遣戍中外稱快頃之陞都察院左都御史首條六事悉切時弊三計羣吏不私庇一人人亦無敢干以私者時懐盛滿之憂而會

人言波及因力懇放還得　俞旨即日就道竟以寒行犯露疾遂不起得年六十有八永明天性峭直正色不阿以是操已亦以是責人居鄉立朝如繩斯直一切囬互機巧之事生平所不解故雖以方嚴見忤然終無得而瑕指者著有臨溪存稿

李樂

李樂號臨川烏程人隆慶戊辰進士由縣令選禮科歷湖廣叅政養病歸樂孝友忠信鄉評擢重劚歷中外所至以端亮清肅稱里居三十餘年杜門養重足跡不履城市片紙不入公門尤近世所絕無者

人物考卷之四十七目錄

浙江寧波府一

程　徐　錢　塘
向　朴附子適淳　桂彥良
鄭　眞　鍾　晶
翁士吉　樂　枅
戴德彝　袁　珙
梁田玉附梁良玉 何申 梁中節 梁良用 宋和 何洲 郭貞　陳敬宗
宋　琰　張　楷
金　忠　蔡　錫

陶垕仲　王　來
睦　瑜　陳　濂
邵　玉　應履平
楊守陳　周　津
楊茂元　屠　滽
楊守隨　朱　瑄
楊守阯　李　堂
楊子器　袁　燫
張　昺　王　渙
王應鵬　陸　珂

柴　經　周　相
劉　安　王　杏

浙江寧波府一

程　徐

程徐字仲能浙江寧波府鄞縣人徐遂於春秋得父編修公家學由翰林院從事發身太史院校書郎遷奉禮郎爲中書省掾從太史丞相軍擢禮部主事改刑部復改戶部歷任至兵部尚書致仕入國朝　太祖高皇帝以才名召見命爲吏部侍郎洪武二年上以孔子釋奠止令行於曲阜孔廟天下不必通祀徐上疏極諫累數百言大㫖謂孔子儀範百王師表萬世天下一日不可無教則其祀不可一日廢禮宜行於春秋仲月上丁遣使致祭於曲阜孔林於仲丁致祭於京師廟學令天下府州縣於季丁通祀焉上允其奏改刑部侍郎三年陞本部尚書本年以壽終爲人精勤通敏剸繁治劇事無留滯能文尤工於詩歌有遺集傳後

錢　塘

錢塘字惟明象山縣人博學敦古行洪武元年舉明經陳王道數千言雅稱　太祖意特授刑部尚書二年詔孔子春秋釋奠遣使降香曲阜改廟於仲月上丁致祭京師天下不必通祀塘上言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土天下祀孔子天下祝　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時修孟子節文并議其配饗塘論之尤力　太祖皆從其議一日召講虞書陛坐而講或糾塘草野不知君臣禮塘正色曰以古聖王之道陳於　陛下不跪不爲踞又嘗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於　旨待罪於午門外終日　上悟賜飯卽命撤圖本年致仕

向　朴　附子道淵

向朴字遵博浙江慈谿人宋丞相文簡公敏中之十四世孫父壽宗慈湖之學學者稱爲樂齋先生朴得其傳行務實踐力學養親洪武二十五年命督府都事張允直訪求人才以朴應詔陛見　高皇問居家何爲對曰種田其容秀而文　上心知其非耒耜中人也因詢大麥何以四節對曰以其占四時耳卽日授獻縣令單車就道妻子不入官舍時兵燹之餘爲之闢荊榛吞瓦礫教百姓農桑與同甘苦流移復業靖難師起獻當兵衝無城廓朴集民兵激以義勇與北將談淵迎戰衆寡不敵被擒不屈懷印受刑獻民哀之相與拾遺骸瘞道左副都御史陳瑛請究治死

事諸臣有楊姓者父子三人懼發掘夜負骨瘞葬邑北十里永樂初中書舍人王尹實北上詢得葬所宿郵舍夢朴服血污葛衣謁其往事即秉燭爲文乘星月往哭之洧川令韓彦起復匿其二子於任顧道輯其遺事書于寶峯庵佛座後三人者皆義士也二子道淳道徽道淳被徵竟稱痼疾不起有攀柏悲號之風嘉靖間祀鄉賢祠隆慶五年祀獻縣名宦祠萬曆初年奉 恩詔撫按建表忠祠於本縣北城門外

桂彦良

桂彦良慈谿人洪武初應薦召見特授太子正字錫

賚有加召問治道彦良對以正心爲本而正心之要又在懲忿窒慾 上善之擢晉王府右傅一以正大之學輔導既致仕條陳十二事名曰萬世太平要策以進所著有和陶詩清節等集

鄭眞

鄭眞慈谿人博極群書在鄉里恂恂然不以才藝矜人嘗取諸家格言著爲集傳集說集論洪武初試浙闈居首選授廣信府教授號榮陽外史

鍾勗

鍾勗慈谿人幼孤力學洪武初教授郡庠舉任廣東番禺知縣有惠政官至兵部侍郎子兼亦以明經舉官至戸部侍郎

俞士吉

俞士吉字用貞象山縣人父仲殷嘗夜夢得老桂古香分月窟移將天下厭羣芳之句覺而士吉生自幼岐嶷異常既長有司歷舉賢良弗就洪武丙子鄉薦明年會試中乙榜授兗州府訓導革除中上疏論時政得失十餘事徵拜南院監察御史出巡鳳陽徽州辯釋疑獄風聲肅然 文廟御極改廣西道尋擢右僉都御史奉使朝鮮已復使日本迓報皆稱旨 上

褒賜有加永樂三年浙西大水士吉與戸部尚書夏原吉通政趙居任大理少卿袁復奉 勅往治兼督農務時湖州被災虧糧五六十萬同事者以所虧之數反十倍於所輸欲損其數以上士吉力爭曰欺君病民吾不忍爲也雖重得罪吾自任之竟以實聞 上允納悉蠲其輸仍 勅發廩賑之民賴以蘇四年坐事謫爲辦事官尋復原職 命賑恤兩浙饑荒六年出守襄陽政清訟簡郡以大治十六年秋滿最績陞山東左參政未幾唐妖婦惑衆謀叛藩臬諸臣悉置於法士吉督漕後至衆謂可自爲計應曰昔死遊

命非臣節也遂就獄　上念舊臣釋之洪熙改元入
覲欲授清要之職天官卿擬以太僕寺卿　上默然
良久改刑部侍郎尋命清理直隷郡縣軍伍再涖郡
事功績尤著士吉儀觀修潔舉止清雅論議切直文
采蔚然每視政他人不足巳獨有餘且謙不喜犯不
慈偉度洪量汪如也所著有樸庵自貽稾

欒　枡

欒枡定海人也性孝友家以亭户籍官枡承其役弗
替洪武十二年春會稽錢清高氏許從兄弟歲輸鹽
痛自縮迫小民倍其輸以掩巳之數事上聞　上以
浙河以東亭户大家皆罔上賊下如一律卽遣使編
各倉覆鹽有損常數者悉逮赴京鞫訊咸承罪坐輸
作而枡亦在逮中方治行其仲氏税願代往枡曰吾
之往也生死未可知設死焉吾有三子爾尚無後其
可哉税又詣縣庭請代枡枡白於官曰枡之名固不
可易服力鹽事皆枡也税罔知使往而被鞫必失對
縣因不敢遣及枡行可一舍許税又追及之枡叱之
去不聽卽乘寬垣以塊提税垣之塊去者半税度伯
氏心不可回慟哭而返十三年夏枡果死京役中年
三十有六枡讀書窮理凡醫卜地理書無不習里之
人懼其死莫不泣下其父仲本爲鄉之碩儒嘗被貢
天官方以老丐歸而枡死亦痛惜而殁

戴德彝

戴德彝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三人初爲翰
林編修三十年與張信並陞侍讀　上諭曰汝爲侍
臣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
贄崔羣李絳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建文
中改左拾遺靖難兵起與方黄畫兵事靖難後不屈
死

袁　珙

袁珙字廷玉鄞人少遊海上遇異人授相術論人吉
凶輒驗　成祖聞廷玉名洪武二十三年九月密召
至北平一見伏地叩頭仰對曰殿下龍賡鳳姿天高
地厚大明麗中神畧内蘊眞太平天子　成祖問度
在幾何時對曰年踰四十紫髯過臍當是時撥亂反
正萬邦一統　成祖喜留府中久之巳而乞歸靖難
後召爲太常寺丞子忠徹序班出金錢幣厚賞珙巡
狩北京召珙父子至行在出入禁廷未幾珙請老歸
卒贈太常少卿忠徹能傳父術建文初　文皇召問
忠徹對曰天命有之無憂也獻人象大成書靖難後

除忠徹戎籍會有言楚王子重瞳者遣往視還奏無他異宣德中嘗侍　上言天顔慘肅恐宗人有忌變諜上者未七日樂安反書至官尚寶少卿致仕卒年八十三

梁田玉 附梁良玉 何申 梁中節 梁良用 宋和 何洲 郭良

梁田玉定海人歷官郎中靖難兵入金陵田玉與葉御史俱髡髮爲僧久之松陽人王詔遊治平寺觀轉輪藏閒藏上嘎嘎有聲異之令人緣藏登其頂無所見見書一卷載建文時出亡臣僚二十餘人事紙毀浥字多斷爛不可讀讀數日稍銓錄其可識者凡九

人人僅數言而定海居其六詔憐其忠又得之異各贊數語題曰忠賢奇秘錄贊田玉曰行儒名釋知我者誰至寶淪沒久而愈輝中書舍人梁良玉郎田玉族也靖難後訣妻子易姓名挾微貲走出金陵城踰嶺至海南寓市肆粥書以死贊曰忠臣蹇蹇遵彼海湧鯱書玩市資以盡簪屯如邅如哀此陸沉何申爲中書舍人建文時奉使四川至峽口聞金川門不守慟哭吐血不數日疽發於背死贊曰兩涯洶洶中作霹靂義氣馮殷與之俱激奸諛過此寧不惕息梁良用梁中節皆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于朝靖難後相率變姓名避去良用爲舟師已而投水以死贊曰泛泛栢舟載浮載沉中流誓楫懷我好音肯欠一死匪名是寺以完我族庶明我心何洲靖難後與中書舍人宋和同棄官去洲爲箠人和賣卜同客死贊曰箕子陳範嚴氏隱卜義有從否道有宜告烈烈英賢寥寥寘鴟郭良亦定海人良與梁中節同棄官爲道士贊曰罵言導引嘯傲林皐類波莫挽使我心勞復合而銘之曰今吾故吾知我者誰瘠若漆身希蹤采薇戢戢潛龍寥寥冥鴟豈吝姬疇而甘漢卜山椒水灘天涯海壽會其可逢鼓以南音肯欠一死以明

我心白蜆書見虞淵沉泥孰呵護此悠悠古今

陳敬宗

陳敬宗字光世浙江寧波府慈谿縣人少勵志問學登永樂甲申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時入選者七十餘人再加精選得狀元曾棨等二十八人以應列宿之數讀中秘書文淵閣中敬宗與焉　文皇帝自教之益得以沉潛經史百氏之言　上時至閣勗其文行期與韓歐並驅先後敬宗愈磨礲脅毅會大召名儒集修永樂大典　命敬宗等考正訛謬書成授刑部主事明習法律練達時政甲午召入修五經四

書大全繼入史閣預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既呈遂
改翰林院侍講嘗獻北京賦平胡頌及爲善陰隲頌
每元夕觀燈　賜讌皆儒臣應制賦詩　上獨稱善
後丁母憂宣德改元起復修　兩朝實錄未及成轉
南京國子監司業精察積弊首疏三事上之九年秩
滿陞祭酒爲人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則望之者
起敬當會食諸生稍有失儀即令待罪不輕容也或
有所稟嚴於對君之禮居常持敬以身表率之每遇
丁祭豫齋十日於廟房宿焉久居大學力以師道自
任不少厭倦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于成

德有違犯者扣除坐堂月日悉爲虛曠豫示而堅守
之以是畏憚不敢恣肆成均肅若朝廷焉戶部尚書
關中楊鼎初發解於鄉試赴春官不利自北京求入
南監從敬宗卒業其爲士大夫所重如此敬宗每對
客善飲至酩酊尤自儼若未嘗飲者人皆服其量平
生剛正介潔勢利紛如一無所累評者謂其撓之不
亂澄之愈清官太學二十餘年諸生位有至卿貳者
而敬宗猶久不調意豁如也時北監祭酒李時勉約
束諸生身教亦嚴世稱南陳北李景泰元年引年致
仕德望文章名聞天下退而家居不輕出入有被接

見者雍容談論莫不感發興起別號澹然居士至是
又號休樂老人云有詩文十八卷行於世曰澹然居
士集天順三年卒壽年八十有三

宋　琰

宋琰字廷珪浙江寧波府奉化縣人永樂乙未進士
改庶吉士預修性理大全書尋侍　皇太子監國南
京永樂十九年召至北京預修永樂大典書成賜白
金文綺授中書舍人宣德元年遷禮部儀制司主事
蒞事翰林五年給假歸未踰月驛　召還京正統改
元纂修　宣宗實錄是年丁父憂去服闋赴京轉吏
部考功主事俾直　內殿益慎乃職深見獎重九年
遷河南布政司右參政時汝陽歲旱苗將稿而蝗且
盛郡縣官率以捕蝗出不少寧琰親往披視爲之惻
然仰天歎曰方今　聖明在上仁浹海内而此土獨
罹旱蝗之災豈非旬宣者政有乖繆而致然也凡有
殃咎宜集我躬毋苦斯民爲也言未既有鶖數十羣
蔽空而下食蝗殆盡乃去大雨如注凡三日歲更稔
吏民仰德歌頌之景泰四年轉太僕寺卿未幾遷兵
部右侍郎兵機重務贊畫居多天順元年調南京兵
部越三月以疾終於官性溫雅坦亮篤於行義居家

以孝友問其學博究經史旁通陰陽曆數卜筮相法雖專業者不如及居官四十餘年所至輒著賢名處寮屬始終有禮性惡煩囂扁靜齋以為退公之所恒以文自娛應人之求不少吝有樹庵集藏於家年六十六

張楷

張楷字式之慈谿人登永樂甲辰進士授戶部主事時方北征輿馬之需甚急往督關中先期而集大司馬甚器重之拜監察御史初有巨盜繫刑部獄中吏受賂脫之乃劾尚書以下十數人皆罷黜名聲赫然

有兄毆人死誣與弟同毆歷臺審無能辨之者楷察其枉謂毆時爾安在曰在鄉學乃拘其師友驗之果然遂釋之庚申陞陝西僉事理屯田督租賦治水利俱有成績尋遷副使上安邊十二策多見采行丁卯陞右僉都御史閩賊鄧茂七作亂　朝廷遣將率兵往平之以楷為監軍兵至廣信賊圍延平甚急楷謂都督劉聚曰賊聞大軍至寧無懼心即具榜遣人諭以威信賊果解去兵至鉛山賊圍將樂調都督劉得新乘夜襲之賊皆潰散茂七僅以身免退保陳山楷駐兵建寧四招其黨賊復攻延平乃以浙江軍伏後坪南京軍伏後洋江西軍伏沙溪之南而以福建軍素為賊所易者出城挑之已而礮作伏起合擊大破之遂斬茂七俘其衆餘賊有據九龍山者乃選精兵二千撤其筏誡曰明日賊必空寨來攻若疾入其寨而反攻之比且賊視我營兵少果至溪上無筏而還二千兵已據其寨用滾木擂石下壓之賊衆遂降凡定三郡七縣破三十六寨擒偽總兵學士等官三百二十四人招撫其民八十餘萬處州賊葉宗留亦起復勑楷旋師與都督徐恭互相犄角至即伏兵鴨見芭為壘賊至麾兵擊之少頃佯走賊追過壘伏兵四

起一鼓殲之景泰改元班師至京有妬其功者劾以初至賦詩玩寇罷歸　英宗初位念其舊勞詔以原官致仕明年陝西興師禦虜督軍者難其人適楷至京入謝　上曰朕得其人矣遂以楷往還京　上嘉勞之轉南京都察院方專委託而竟以疾卒年六十有三訃聞遣官諭祭令有司營葬事

金忠

金忠鄞人少慷慨負義兄戍通州省兄會靖難兵起布衣田冠上謁典儀云浙東奇士金忠願見殿下說兵事及中朝動靜得召見忠言殿下太平皇帝　小人

耕江海間及姻舊會遇上問殿下賢譽服人心久
矣茲舉大事人材為急　成祖悅立授署紀善日侍
帷幄贊理戎務尋陞署長史已為真靖難後陞工部
右侍郎治事北京永樂二年召入兵部為尚書忠傳
覽史籍議論河懸儲位未定　上密問忠歷數古昔
嫡孽故事以對　上喜賜以大鑑又曰詹事宮端汝
以尚書兼詹事幸善調護佐太子忠侍監國時勸起
孝敬篤友愛小心敬慎無失禮毀譽禍福聽諸天日
而已或譖謗廷臣及宮寮過者　上密令察審忠退
數日頓首再三為白無此事願陛下寬宥　上或不

喜即又頓首言臣敢保其無他他日有蹤跡即如人
言臣甘連坐以故諸所全護者多謹厚不洩人亦不
知也忠每導人寬愛無為苛刻公事輒推同官使展
其才能有闕悞引為己過不遺片善不念舊惡俸賜
有餘周賑鄉族太子即位念忠贈少師謚忠襄以其
子達為翰林檢討達幼遺歸寧波學支俸讀書比長
景陵召達還翰林正統十二年改禮科給事中陞都
給事中景泰二年出為長蘆運使

蔡錫

蔡錫字廷予鄞縣人永樂癸卯舉人入國子監　仁
廟詔擇國子生有學行者吳信等六十人命翰林
院嚴試之拔其尤者二十人充近侍官錫與焉選授
兵科給事中彈劾不避權貴陞知泉州府廉慎勤敏
孜孜為民樹長畫剷剔宿弊興學校均徭役奏除洛
陽東山大橋三鎮成兵公私便之尤善摘伏境無盜
竊時洛陽橋圮發故石有刻文云石頭腐爛蔡公再
來橋故宋太守蔡襄所建而錫適以守至遂捐俸重
修民德之立祠其旁配享端明陞山東副使奉　勅
叅贊宣府軍務以功陞順天府府丞正統九年服闋
改應天府十四年秩滿陞大理寺卿皆有異政奉

勅巡撫湖廣大饑設法賑濟賴全活者數萬家肖像
尸祝之尋乞骸骨歸蕭然圖書不持一物囊無買山
之貲至饘粥不具逍遙吟諷晏如也有買山稿傳於
世

陶垕仲

陶垕仲鄞縣人初以國子生擢御史彈擊不避權勢
上雅愛重之陞為福建按察使時福建多滯獄吏貪
緣為奸垕仲至治贓吏數十人盡革其宿弊又興學
勸士撫卹軍民自奉儉薄有餘悉以施貧者其清介
類如此是時布政使薛大方貪暴自肆垕仲劾奏之

大方有詞逮屋仲至京囊閱曰大方得罪詔屋仲還
官閩人迎拜爲之語曰䦨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
地無皮後卒於官

王　來

王來字原之其先河南陳留人因始祖慶元通葬浙
江慈溪遂家焉　洪武初祖以桓明經學古起爲國
子監學正召對皆稱旨來天資豪邁聰明絶人金溪
邑有五聖祠善爲禍福來自負宏達不信邪妄一日
持斧往斫像而燬之撤其神祠不能爲殃衆驚異因
父在金溪日爲武弁所誣奏　上遣法司訊之當理

而遘疾時年幾弱冠辯甚悉事遂白法司奇之命賦
衡鑑堂詩立就厚致贈焉宣德改元以禮記中浙江
鄉試第三仲弟以詩經同領鄉薦明年會試中乙榜
弟登進士來授新建學教諭既至作新士氣啟諸生
義理之學多所造就其條教至今傳以爲式先是諸
王府時祭以郡學生員充樂舞生來以爲妨學業亟
奏罷之以道士充焉遂班著爲法宣德四年大比山
東聘爲考試官六年朝臣交章舉薦拜江西道監察
御史七年巡按姑蘇諸郡首除橫歛豪猾屏跡小民
安堵民間有喪多惑於陰陽利害或以喪地未擇喪
儀未備至數年不舉嫁娶亦以財禮相較致男女婚
姻失時者於是嚴爲禁約婚喪畢舉咸無愆期尋奉
命同侍郎周忱考察官吏制詞有請自　上裁之語
來曰此　勅宜復奏請而貪官汚吏當去宜即去之
若稍遲留民益受弊矣時三楊柄國因覽奏曰雄偉
之才明達治體如此遂易之由是貪饕望風引去當
時考課之公推爲首時有巨璫陳武以　太皇太后
懿旨散經江南於蘇常要索百端勢張甚自巡撫以
下皆畏之獨爲所抑收其榜與　詔書不合擬劾其
矯制之罪中使哀祈得免及還愬於　朝朔日朝罷

上問都御史顧佐曰蘇州巡按爲誰佐曰王來　上
曰記之及代還佐引以奏　上加獎諭　賜食光祿
內臺之名益重　宣宗駕出居庸關來在扈從因以
守邊策進　上嘉納焉十年監京鄉試十月　詔在
廷舉方面少師楊士奇首薦之拜山西左參政抵任
即禁橫歛責逋負華濫役戢奸頑清刑獄寃民隱居
數月宿弊盡去郡邑肅然正統元年丙辰　勅兼總
督大同宣府邊儲革舊營充運等奸弊每歲起徵預
置稽考循環文簿發府州縣凡錢糧解收貯纖悉精
明官民便之其年通計得餘剩金錢布帛七萬有奇

而邊儲自此無愆期之患時山西邊儲浩大民力疲困巡按御史孫睿奏必得藩臣之廉明有為者臨之則郡邑有所畏憚庶幾事集而民安因以名聞 上特敕管理司事兼理邊儲軍政稱職及審重囚遠年滯獄究情多所平反六年又以 國初創立預備四鄉倉移入城郭以庫藏贓罰平糴每歲所積糧有二千四百餘萬山西之民雖遇荒歉皆獲利焉七年巡撫侍郎于謙奏舉自代 命未下權貴中擠調廣東左參政抵政即禁師巫邪術務崇教化厚彝倫皆納於禮法之中嶺南之地翕然更化按所屬即將山西

轉運邊糧抵數於小戶內減免庶東南無賠償陳腐之患九年為提調官釐革舊弊得人為盛如大學士丘文莊其所首拔也十四年流民屯聚陳許等州無慮數十萬操戈相殺累歲不息特陞河南左布政使招降之勘其人戶悉令附籍與土著之民參錯編為里甲處於空曠之地任其耕作免其調發時周王以不軌聞 朝廷議討之力言其不可請自往宣諭因馳入王宮指陳順逆禍福王乃闔宮痛哭隨教以上書陳請解護衛卒彌其變又見四方多事即繕器講武備聚以為備府多賴之十四年黃河水泛濫衝激

田廬且逼近汴城乃乘農隙借倩人丁躬率築堤捍之栽柳以固汴民至今獲利名曰王公堤九月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河南提督有司賑恤流民凡軍民利病官吏否臧皆得便宜處治時河南軍伍空缺乃籍其丁多之家出丁有差號曰機兵精器械嚴武備以耀兵威及聞 京師有警即親率所統官軍馳赴策應欲斷胡人歸路自是胡亦不敢近 上遣行人王鑑賚 敕獎諭景泰改元陞右都御史兼大理寺卿奉 敕諭以湖廣貴州等處苗賊作耗殺掠官吏命將征剿尚未殄絕特命即自河南往彼總督參

戎以下悉聽節制受命馳至湖廣沅州考圖定策運謀設法勉諸將以忠義以官軍九萬八千分為五哨三令五申前進靖州等處分兵連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賊勢窮蹙奔遁相踣籍溺死者甚衆乘勝長驅擣其巢穴酋首走香爐寨其山壁立千仞根盤三十餘里乃審鄉道築排柵架飛樓以銃鎗火箭晝夜攻擊又置襄陽砲六座四圍擊之裂其崖石絕其糧道賊衆大窘生擒王章同烈并將官五十八人械送京師餘數萬并東西苗蠻悉撫定之號令嚴明所過秋毫無犯上官安龍富等爭田聚兵相殺乃因其臘

諭即悔悟謝罪各以牛馬來獻更務以羊酒衆請勸
石爲碑自爲文立平蠻恩信碑於貴州清平之通衢
捷音馳報　上特遣禮部主事孫茂齎　勑奬諭仍
賜金帛以示旌賞班師回京　上召見便殿慰諭再
三勞以羊酒兼賜宴光祿次日　勑　恩陞南京工部
尚書仍兼大理寺卿　朝廷大事內外守備及九卿
會議咸取決於來條陳時政十二事其目曰敦教化
以厚民俗勸農桑以孟本業汰冗官以省濫費罷造
作以甦民力明賞罰以勸事功崇師道以育人才修
武備以振兵威抑奔競以勵士行嚴選舉以進賢能

選將帥以寧邊鄙增屯田以紓民運救荒政以備旱
澇先是部中修造等項多無統紀以出納經費侈奢
無考而所屬緣以爲弊至是皆疏剔洗滌分目列件
悉奏釐正之有役靡不就緒遂定爲成規凡南京五
府六部及各衙門民情軍務必參酌切當敷析詳明
俾上不失體下適事宜民皆便之天順改元丁母憂
終喪成化六年卒於家年七十六歲

陸　瑜

陸瑜字廷玉浙江寧波府鄞縣人聰悟夙成弱冠登
宣德癸丑進士奉使湖廣徵發海艘率禮慎法無毫
髮擾吏議丁繼母憂服闋陞刑部山西司主事時郎
中仲閔爲之長以瑜爲偉器每舉洪武永樂間法比
沿革告之且曰子他日必大用不可不知　國朝舊
典故瑜於律例條格多究心及大用每舉仲閔之言
戒勵屬官及差繇　內帑貨幣勾較精密中官無敢
欺隱者遷廣西司員外郎正統九年歲旱　英宗慮
天下獄多冤　勅往淮揚蘇松等處十七郡審錄繫
囚多所平反諸郡繫囚得釋者三百餘改從輕者又
千餘人大司寇金公濂語寮屬曰陸員外克體　朝
廷欽恤之意矣遷貴州司郎中丁父憂服闋改四川

司郎中景泰二年陞山東布政司右參政使齊東薦
饑貧民相率持杖發富室廩粟前使坐以強刼死者
三十六人瑜曰民苦饑擾粟以延殘喘耳改坐白晝
搶奪而三十六人皆不死河決張秋　朝命僉都御
史徐有貞塞之徐委瑜督其役時工匠集者數萬乃
爲設方畧編荊爲筐實以土石沉而築之水患遂息
尋轉左布政使天順二年冬以李文達薦徵拜刑部
尚書及　廷謝　英廟見瑜奏對洪暢進退雍容與
左右曰刑部得人矣瑜久居法曹練達　國家典故
凡有大獄屬官不能決者質於瑜則曰某時某所犯

類此退索故牘閱之命時無少差賜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作威弘農衛卒誣指揮李斌與其弟徤謀反事下　達鞫之達鍛煉以爲反狀已具奏　請會三法司審問衆相顧莫敢異論瑜獨言其寃達怒侵瑜瑜曰法司所執者　祖宗之法耳吾何敢捨所執法枉人滅族之罪邪達反譖之於上　上曰彼特欲重懼耳及奏上誅止斌兄弟而免其妻子曾欽反武夫希功者執其佃人送官以爲逆黨凡數千人瑜語都憲李公曰欽之反起於倉卒佃人相去或數百里安得與謀柰何使數千人無辜而死并籍其家耶李以

爲然於是佃人皆不坐　上素重瑜或獵近郊或遊上苑輙召從行禮遇優渥　憲宗初開經筵瑜與羣卿侍有白金文綺之賜成化三年夏尚書九載滿上疏乞休不允復任五年忽感風疾甚劇　上遣中使臨問御醫療疾賜以酒米食物疾少間乞致仕復不允特免朝叅仍理部事越兩月疾復作疏懇謝事上乃許之辭之日　賜寶鈔千貫抵家以泉石詩酒自娛別號鑑湖瑜端亮有容寛裕有制爲刑部尚書十五年明習法令而無與世浮沉之譏屬官賢者禮之如賓有險且暴者馭之甚嚴及其改過則亦恢待之不追咎其既往人以是德之弘治二年卒壽八十一謚康僖

陳　濂

陳濂字德清鄞縣人正統乙丑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明習文法一如素官時有鎮海戍卒故亡賴誣衛指揮以下數十輩不法事同獄者又代爲僞帖以實其奸株連逮繫乃以屬濂遂得其情而釋其餘眷益用起已乃署員外郎事景泰三年陞廣東按察司僉事天順三年轉副使巡視海道海故盜藪而圍山又瀕海益勢猖獗濂輙親冒矢石出奇應變日夜露禱

晉不與賊俱生忽雷電交作風雨晦冥盜迷瞶相擊殺俘馘無算海南肅然成化元年陞廣東左布政使四年陞巡撫廣東右副都御史廣人項盆欣戴頌聲大作運歲兵興供應師旅勞止日甚濂懇懇矜惻如或傷之五年奉命總督漕運勤疏濬嚴監督立程度輸運無後期兩淮故南北孔道諸豪家漁獵貲貨卒多橫暴淩啖庶姓悉裁以法善良咸獲其所七年丁内艱去八年適河南鈌巡撫　上謂非濂不可詔起復濂灑泣就道未幾又命巡撫北直隸兼巡撫荊諸要害九年　上又以漕運事重還濂原任比至淮疾

倅卒於蘇

邵　玉

邵玉字德溫慈谿人舉宣德十年鄉薦正統元年登
禮乙榜授汝州學正歷遷南寧河間二府學教授合
九年考最吏部遷順天始以京秩入流品以薦超擢
雲南僉事兼督貴州未幾墜馬傷足遽謝事以去居
十有餘年乃卒學本諸經史為文章典雅有法氣象
嚴毅行甚謹飭不苟為酬應為教必先孝弟忠三者
期以磨濯焉在雲南凡所按試冒險歷窮歲月未嘗
色倦三應聘為考試官山東西俱號得士而江西得

故侍讀彭公教為解首若學士張公元禎禮侍郎傅
公瀚董公越祭酒羅公璟皆時名士鄉榜之盛無與
為比德溫在汝設饘粥以救饑民在山東有士子褒
金求舉斥弗納在山西作誓心詩以見志在雲南見
道旁孀婦稱夫死戍携幼而啼饑者督有司查其籍
廪於官此其懿行善政尤為膾於人口云

應履平

應履平奉化縣人由進士歷任德化知縣稽勳郎中
獻河清賦陞德安知府秩滿陞貴州按察使正統中
奉勅同尚書王驥平麓川前寇進雲南左布政使尋
乞致仕為人剛直不阿所至祛除奸蠹民多便之且
嘗論列時政多見采納

楊守陳

楊守陳字惟新浙江寧波府鄞縣人父自懲官止泉
州倉副使其妣也母張宜人夢星落懷中及生天庭
有黑子七如北斗見者奇之五歲即端恪如成人而
才識頗達受業於祖栖芸先生日記數百言稍長學
舉業及為古文辭覆出流輩四方多傳其文以為式
栖芸恒誨之曰聖賢之學以靜思力踐為要博聞強
記輔之而已遂大有所悟入作致知力行持敬三銘

以見志景泰庚午舉浙鄉試第一辛未舉進士選翰
林庶吉士未幾丁父憂而祖父母相繼卒居喪七年
學識益邃天順戊寅服闋授翰林編修預修大明一
統志尋被　旨授徒內監辭不許　憲宗即位選為
經筵官修　英宗實錄成化丁亥以考績陞侍講踰
月實錄成陞司經局洗馬每進講必積誠納忠以感
悟　上心一日講武成篇曰曾論稱舜無為而治周
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然後世人主有深居禁中
委政內侍者召望夷之禍有高居無為惟寵嬖豔者
啟祿山之變蓋舜武之所以無為者由其舉相去凶

惇信明義無一不盡其道皆帝王躬而有爲乃始佚
樂而無爲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
菑樂其所以亾者耳此聖狂治亂所以異也聽者悚
然至於應制詩文亦舉筆不忘勸戒壬辰遷侍講學
士校刊通鑑綱目預修續通鑑綱目毋喪去所教中
官已多貴幸凡前教者率因之以進獨陳沿然無少
藉有欲出力援之則謝曰我鰥婦也抱節三十年矣
乃垂老而改志耶縉紳往往傳誦其言　孝宗出閣
被選日侍講讀會文華大訓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
翰林侍講學士大訓篇目多本大學衍義獨事涉中

人者悉不以書守陳曰是何以爲訓撮其賢否得失
之故分註一條議者不能奪守陳雖晚始遇而名重
一時吏部嘗擬國子祭酒在廷大臣合辭舉堪吏部
侍郎宜入內閣皆不果用　孝宗登極加恩舊僚始
擢吏部右侍郎初嘗道猶擬南京　上覽疏取筆塗
南京二字其被眷知如此　詔集議祧廟禮部侍郎
倪岳請祧　懿祖而以　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
守陳抗言禮天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孔子之言
故凡號太祖即始祖必事之以配天若商周之契稷
以功而非論其下統也宋之僖祖及我　德祖可

比商祖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所議大宗徙何取
於王安石之說而不從孔子遂使七廟之間既有始
祖又有太祖太祖既以配天而無南向之位名與實
乖豈先王之禮哉若謂降而合食爲非禮則王者既
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固無嫌
也　憲宗升祔請并祧　德懿熙三祖自　仁宗以
下爲七廟異時祧盡則以　太祖擬商周契稷而祧
主藏於後寢祫禮行於前廟時享則尊　太祖祫祭
則尊　德祖各不失尊廢無悖禮議者竟不能從弘
治戊申上疏論講學聽政累數百言大略謂　陛下

御極以來屏棄珍玩放遠奇藝登用正人聽納忠諫
躬覽題奏日勤政務若此不懈可幾堯舜臣愚過慮
華故正始猶易持久保終實難若內得弗深外資弗
博銳志少懈欲心漸滋豈能保其終始如一乞開
經筵御午朝聽講之際凡所未明輒賜清問必待
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
處乾清宮之時少使欲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則得
於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午朝有事者皆先用略
節口奏而裁決之大政則召大臣面議未當則許諫
官駁正而審行之俾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

左右則資於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君但如近日之聽日講御午朝以應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諮臣調旨批答臣恐積年之弊未革而將來之患難測不但如前所過慮而已　優詔嘉納諭禮部以三月御　經筵禮部得請幷午朝如楊某奏會修　憲宗實錄　命兼副總裁守陳念更化初凡吏部有所陞黜人必視其忠邪易險愿奸爲趨舍故偘偘持議雖取嫌忌於同列弗苟徇也已酉再請解部事專史職不許章三上乞致仕且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聞望如王恕尚招人言況臣迂踈豈勝此任　上不

許始命以本官兼詹事府丞供職史館如故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旣混一卽命儒官修元史　太宗靖難後史官不紀建文君事遂使當時朝政與忠於所事者皆闕略無傳及今猶可補輯景皇帝已復位號而　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是宜改正章疏留中者雖有可傳例不得書乞宣付史館擇而書之奏未及上以十月十八日不起初太白星見占者以爲賢人厄蓋其應云方疾革語其弟守趾男茂仁曰吾仕登三品年邁六十斯何憾惟上恩厚不能報先楨芸先生未及封汝曹勉圖報稱

以繼吾志語訖不亂端坐而逝訃聞　上悼惜賜諡文懿命官諭祭給葬事後二年實錄成　詔贈禮部尚書又三年以　春宮舊恩許錄其孫美瑨爲國子生所著述有三禮周易尚書詩孝經大學中庸論孟私抄凡數百卷皆正其錯簡更定其章句詮擇諸家之傳詮而傳以已見雖大儒之說不苟同蓋晚年屢加刪定未始輕也

周　津

周津字文濟號月航世爲慈谿人領成化庚子鄉薦登甲辰進士學士楊公守陳一見奇之謂濟時才也

丙午授行人時北虜臨邊假貢獻以覘我虛實廷議推津往諭之虜見津風神皎然詞義峻整讋指羅拜而去弘治庚戌轉南京監察御史會內察悉心咨訪不狥衆好惡以爲雷同督造四十八衛軍冊盡得奸弊而釐革之監龍江瓦屑二椎務中貴百計唱之不可得守備巨璫蔣琮欲求一見無由致之一日治具蕭寺托津同僚相邀及門始知卽策馬而返閣臣丘公濬與冢宰王公恕素不相能嗾人訐之飛章劾丘謂其以博物洽聞之儒臣慶經綸密勿之望地之休休有容之量爲妨賢病國之謀本之則無所啓發相

將言路勢且者衆而律所讞辭者繁而義愈嚴所入
舉捌踐之甲寅奉勅清戎山東尺籍無隱漏建白利
害凡十事無不切當復兼刷省卷磨勘有法方伯而
下皆徵服之戊子丁外艱庚申服闋轉九江知府平
易近民以通上下之情爲之寬徭薄賦洗冤澤物汲
汲如不及郡當要衝使舟如織津以連歲兵荒一切
館穀支費悉損其半　王丧過郡舳艫數百艘蔽江
而下州縣人夫遭舟人索錢之虐落水并饑餓死者
無算津編成甲令互相救援無一失所者在郡移守
瑞州比行老稚攀送哭聲震野至瑞州即疏瑞逋賦

與民吏始先是上司凡盜起必責捕盜官緣此畏罪
不以聞釀成大患上書巡視都御史林公俊謂寬巡
捕之法重獲盜之賞盜乃可彌謂漢時郡國多盜聽
其自相斬獲以除其罪吏逗遛回避者勿問惟以擒
討爲效此策今宜用之後賊首王武果擒其黨劉洪
等若干人林公深加賞歎久之訛傳賊將劫獄一日
報三四至官吏士民奔竄一空獨與捕盜通判甘文
紹堅守不去號召民兵以爲扞禦且遣卒入獄防變
文紹家僮殺死囚四十七人時有銜津者遂加羅織
文紹亦因以歸罪焉坐是繫獄兩期自以身爲正官

宜獨任之無一語以及文紹瑞民擊登聞鼓訟冤事
下兵部劉公大夏覆奏得旨還其原職再至瑞地方
無虞民善得所分守王參政治獄深刻執不從曰先
儒有云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王卒不得逞亡何逆
瑾用事與正人爲讐二次罰米輸邊不下八百石計
無所出瑞民爭先代輸後以積俸及鬻產償之己巳
轉江西左參政分守湖西并嶺北二道嶺北以盜湖
西以訟爲諸道最盡心竭力撲滅爬梳盜訟寢亦衰
息庚午轉雲南按察使辯釋冤獄旌別屬吏振肅紀
綱鎮守崔某軍牢毆人至死必置之法總兵沐公下

人有犯未嘗少貸沐公亦雅重之片紙追呼必令如
期而至土官那代兒殘害殺白骨盈壑畫策擒縛竟
亦服辜壬申轉雲南右布政使滇溢爲患隨濬隨塞
荅源廣末狹理所必至乃鑿漢廠諸墩復開子河以
殺其勢永利至今甲戌轉貴州左布政使未及行改
廣東左丁內艱去病卒未卒前一日月有紅光空夜
墜于庭

楊茂元

楊茂元字志仁浙之鄞人成化七年鄉試第五十一
年會試第四　廷試第二甲第七是歲秋八月授刑

部陝西司主事練習法比大司寇林公聰大器之時
有巨璫占民蘆場若干頃盡以歸民同年楊仕偉者
爲同部主事中貴汪直誣以受賄事結徵贓仕偉以
乃祖太傅公　恩賜銀四十兩輸之不足又稱貸以
益時忌直莫之敢與乃違衆假之隨署其封曰刑部
主事楊某俸銀十兩直見之歎曰好膽氣仕偉之誣
遂白十七年陞福建司員外郎十九年陞四川司郎
中明慎益著二十二年秋　勅錄南直隸囚冊冊次
邳州夢血面女子訴冤一夕三至且稱已訴成善矣
黎明識之成善乃衛巡捕官先有告者含糊不明但

言屍所耳乃令覔其屍果得蓋此女餉夫之叔於田
時苗甚茂求姦不從怒而鋤其鼻死遂瘞之苗畨即
伏凡情可矜疑者多所平反二十三年陞湖廣按察
司副使清理屯田屯田奉　勅自茂元始先是官廨
多祟莫敢居者至即居之從者夜聞戶外人言福星
至矣竟寂無譁弘治二年冬聞文懿訃歸繼以母憂
六年服闋授山東按察司副使適河決張秋　孝廟
勅命劉都憲大夏董其役繼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
共治之興銳事多不法乃抗疏首言治河之策次言
木者陰象其應爲後宮爲夷狄請戒飭后戚防禦邊

寇取回興銳專命大夏自治又請罷取天下畫工仍
革臨清鎮守凡三事　上以太監總兵官不必取回
但令裁省禁革而已由是興銳憤恨圖以報復誣元
妖言　詔差百戶胡節械繫至京山東民沿途遮胡
泣訴稱冤胡亦與之泣擁莫可行行將濟河濱河民
亦然乃慰諭以去及　陛見挺身跪不伏　上益怒
繫錦衣獄南北言官交章論救　上察其忠謫長沙
府同知後河治一如其策當時　廷議謂茂元前疏
與父文懿講學聽政疏實相表裏而剴切過之所爲
有是父必有是子也抵府即署事民適阨饑緩之以

蘇民生嘗以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在長沙革驛
傳之包當禁屬邑之餽送却屋稅以支應量地方以
供祀要以省民已耳醴陵淥江橋通七省自李唐來
已有七墩立江中架木其上不久即毀茂元知舟渡
被溺者衆因爲文勸諭且先蠲俸以助民樂爲之越
二載以疾篤歸里家居五年言官論薦者無慮數十
疏十六年起陞安慶府知府義不獲已止攜二僕以
行時府多火災軍民苦之乃爲文以責城隍患即彌
息歲連旱必齋素徒步懇祈於紅塵烈日間雨大注
其却鹽稅遂倡優奏減胡羊價銀及葦天下稅課司

之在州縣者尤甚有稗於民十七年入　覲太宰馬
公文升揚言於衆曰若楊某者天下第一知府也十
八年陞廣西布政司右叅政風采益厲罔卹烟瘴徧
所部而迈思恩田州二府土官岑峻猛相讐殺貽患
地方正德元年　上命三府進兵乃率前哨擒岑峻
并黨屬一千有奇　詔改二府爲流官降岑猛爲福
建平海衛千戸猛遂擁兵據治勢甚猖獗乃臨其境
諭以禍福猛言不便遠遷故耳茂元曰是不難即今
魚窩等寨苗賊背叛汝能備兵從討以功贖罪吾將
奏請爲爾免遷猛即叩頭願從魚窩等寨者柳慶猺

獞也其酋韋朝宣等亂先是三府具　聞其罪亦
勑令三府征勦乃協同將官勦破魚窩等寨擒斬甚
多事定　奏免其遷又黃文昌兄弟三人久爲思明
府患守巡官節討之輒敗績二年陳都憲乃委同總
兵官相機撫勦文昌聞之而縛乞降六從文昌而平
其黨三年請老不報時逆瑾差御史孫迪查盤廣西
布政司庫各道皆措銀千兩以餽瑾茂元若罔聞同
鄉謝迪嘗諷言無千金難免桎梏之禍對曰千金之
餽非盜官帑則剝民脂以此自救是畏無妄之災而
犯有名之譴將益深故誓死不爲迪語塞竟不能

害四年夏吏部擬陞江西右布政使瑾僞　旨令致
仕千金之憾也即罷歸五年瑾誅起任江西右叅
政尋陞雲南右布政未至轉左時征勦郡盗餽餉有
方且查殺傷者給帑醫治士心感激司庫有贖銀幾
百鎰曰無礙錢吏白惟所用乃叱之曰此正枉法贓
也烏得無礙籍以識之其大理奇石之類一切不取
七年秋復疏謝事不允陞貴州巡撫僉都御史奉
勑兼制四川酉陽湖廣湖北諸道以討五塞平頭烏
雞等苗冦改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既得咨以爲
兵糧已集事貴神速若需交承冦有備矣乃駐扎湖

貴界遣將募兵不一月寇悉奔潰是捷尤偉茂元疑
平民必有橫罹鋒鏑者寢息爲之驚愕晝夜批答神
傷遘疾其年秋陞南京兵部右侍郎久之始赴任九
年改刑部右侍郎累辭不許十一年兵部錄貴州功
賜白金織文紵絲十一年以疾卒年六十有七茂元
孝友天至目能視烈日久不眩生平倜儻有膽略見
義當爲毅然爲之不自顧少登高第躋膴仕不見色
喜中遭傴蹇屈下僚略無怨悔且問學宏博爲詩文
飄逸俊麗有麟洲存稿若干卷尤工書法其在長沙
於岳麓書院復搆尊經閣極高明亭各一　考文公年

諸凡遺事有繫長沙者分爲八題題以篆勒尚以楷
鉄莉爲之贅質以隸書皆手筆也張都諫弘可其草
書守書遒勁雖特臨池之功抑亦正毅之氣隨寓而
見也時以爲格論

屠　滽

屠滽字朝宗號丹山鄞縣人母徐夫人夢老人授一
大珠吞之遂孕滽生有異質五歲能記小學孝經諸
書七歲徐夫人得疾劇用藥罔效恒跪問疾夫人戲
曰須汝肉愈爾滽即往割股肉彼血流父見而驚抱
詰夫人滽泣不已夫人強止之領成化乙酉鄉薦明

年丙戌舉進士未幾以疾乞歸五年疾愈之京選試
湖廣道監察御史公暇輒閉門習法律每至夜分將
王襄敏越掌院事委掌章奏凡所論列參駁多其手
稿越不塗竄一字七年奉　勅湖廣盤糧所在必躬
諸考覈或有以托糧坐重典者則曰非侵盜法不應
重典悉減論居州倉官高鐩爲軍士挾私誣受贓滽
廉知其無贓往閱實乃抑罪誣告者武岡大使恐鉄
見擇諮落販經一粟約沒擡二千石既發其事且曰
其必自縊陰使人伺守之其夜果就縊守者捕送滽
驗倉得實數杖釋之歷四十餘所去官吏數十無冤

稱者十年巡按四川四月歷覽殆徧乃摘其尤弊者
十事約禁之民吏歛飭姦宄銷沮後人有刊其榜文
爲典刑者十五年用王越薦特陞本院右僉都御史
十七年陞左又二年陞右副都御史二十一年陞右
都御史先是李孜省黨嘗以私事啗滽其謀薄之明
年出滽南京時占城王古來爲安南所侵挈國族奔
泊廣東訟冤於　朝守臣以聞方議遣官而人皆難
之時李黨因欲傾擠滽滽往　命下物議怖恐有私
爲謀者曰盍以　勅示衆猶可別圖避就毋落其機
穽滽笑卻之即日戒行比至獻策者或曰安南藩臣

也當爲問罪之舉或曰占城脆弱遣回國莫保後艱
宜留置之滽曰用兵則毒民避強則取侮皆弗聽乃
諸蒼梧諸郡覘知其情狀移檄安南諭以禍福俾圖
逆順安南大恐辭對甚婉滽曰此所謂不戰而先奪
其氣矣可因撫而兩存之遂罷安南而召古來諭歸
國濵欲以軍護其歸守臣忌不肯發乃即召募千人
習武事乘海船二十艘以往織息無動民者古來感
恩以金銀器飾異香番木若干獻謝滽麾卻之既歸
國復遣使馳謝并以　聞　上嘉其誠命受之滽辭
曰綏遠之仁興絕之義在　聖天子臣何功之有

主不允又懇辭從之令貯禮部自是二國將吏弘治
改元奉　命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以親老乞終
養不允留廣未一年斬獲徭獞數多　賜綵段銀兩
柳州諸處戍軍舊皆番調風土殊習比歲死亡過半
乃爲區處分守多所全活二年　勅還掌院事明年
感疾　詔賜免朝參又遣中貴人御醫臨問　賜牲
米酒菓以久疾乞還俸不許四年以疾辭省途聞母
喪六年服闋　上特命回掌院事尋陞左都御史加
太子少保時各處災異疊見上奏曰災異繼出於天
感召寔由乎人必上下交修則災變可弭歷疏時弊

二十事以上　上悉命行之山西寧化王有不孝罪
狀　命重臣往覈既實比至京王母改詞濂方欲具
奏原理官危之曰若聽其反覆吾輩何所逃罪濂乃
奏言王母前後詞異與民間告子而含忍息詞者例
同遂得兩釋九年冢宰耿文恪纂卒時會舉四人而
濂名居第三　孝廟親書濂名付内閣及居銓曹博
採輿論廣寄耳目以公考選進退黜陟無所避有監
司以憂去任或云其人宜黜濂曰古者不伐有喪之
國況無顯惡而乘是黜之耶每註選至煙瘴地停筆
久之曰吾常經其地宦多以瘴死必擇宜其氣土者

因奏爲著令尤痛抑僥倖或造請者必面其人於邃
地有貴近爲所識求京職官乃語其使曰爾主爲一
士孰若爲大臣耶勲貴有以玉帶獻賜以私者大怒
叱遣之弘治六年以後頗多内降官漸冗因災異凡
三執奏大意謂天下士事詩書而躬案牘禿鉛鋒而
竭筋力積數十年不可得而白身之人乃或因奔競
乞憐或緣技藝蒙幸不可爲訓且今日之傳奉卽漢
西邸之爵唐斜封之官宋内批之降甚爲政體累
陛下當遠祖堯舜近守　祖法豈可襲漢唐宋弊政
乎衆皆服其確論言官有欲開納馬之例者卽抗疏

曰　朝廷倉庫及太僕見積尚多釋此不用反開是
例萬一鬪於北虜將謂中國戰馬財用俱已空竭不
亦生戎心乎議遂格　清寧宮新成　詔許番僧入
宮慶讚濂率大臣再疏止之言甚剴切欽天監奏彗
星見會九卿條陳十餘事曰早視朝勤聽政汰冗員
節財用省差遣清鹽法申禁例修武備壯國威恤官
軍撫邊民停改造惜供應黜異端禁驕惰防詐僞皆
切時政十年以二品秩滿　上念久勞命中官卽私
第賜酒禮越三日加太子太保甫五月卽上疏言臣
爻已八十有五請預給一品封誥　詔許之十一年

會　武宗出閣加陞太子太傅進階光祿大夫勳柱
國　賜麒麟一品服十三年有疾　上數遣官臨問
又遣御醫診視未幾以疾辭給驛還鄉仍命有司給
月俸輿皂以優其老歸一年父以壽終　正德二年
召以太子太傅禮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院事　賜
蟒衣玉帶又累　賜龍文詩軸及通鑑纂要後逆瑾
專權驕僭凡所司擬議諷使先稟濂不從時方嫉言
官或欲因事加罪囑令笞之濂曰御史風憲之官若
箠辱之何以振揚風紀糾正百僚瑾終不用其言又
大起羅織之獄罪已應律者更欲比擬滋重濂曰律
已明矣何比擬為由是大忤瑾奏上輒怒乃摭拾濂
罪欲脅以從已卒不為動瑾又以宿憾鉤摘致政兵
部尚書劉大夏罪欲寘之死乃為委曲救庇卒得減
論江西民三戶造龍船為歲戲瑾緝知既籍其家猶
欲論死濂卒如原擬以復時論甚偉之有御史巡按
雲南瑾私人誣以枉道諸罪乃力為調護獲免濂知
事不可回乞休致以正德壬申卒七十有三贈太保
謚襄惠濂聰穎絕人總角已能詩文比長學益邃雖
位至宰輔手不釋卷尤精法律善折獄初王襄敏公
越未見賞識一日命書所題孔雀圖詩偶虛缺王公

意不然之徐謂曰汝其題補之頃刻作長歌進王公
讀而笑曰奇至是乎自是深加愛重禮貌魁梧秀整
鬚長及臍嘗自稱髯翁平生無戚容慍色推賢讓能
尤恐不及濂既加太子太保時馬端肅公以兵部班
儕居下謂其前輩齒尊疏讓之給事中魏珏等因事
下獄時值暑月率九卿極論出之周文端公經將謝
政又疏言其剛方有為　陛下不宜苟遂其去及
召問執對愈堅至拂　上意不避為御史時有勸留
草者則曰為言官言其職耳傳奏草以衒名吾不為
也故終身未嘗存稿天性孝友事親備極孝養父好
治魚池及守制時將鑿池以悅其意而未得地一夕
夢神人謁曰吾當獻之覺而大驚異已而於居之乾
隅購得隙地因鑿池得石多且巨又瑰奇可愛歎曰
夢徵矣殆天意乎乃卽池山名曰天賜巖構亭於池
前曰樂親亭云與人不設畛域無貴賤戚疏皆以恩
雖胥徒臧獲不輕詬詈當在庠時同進忌之者毀之
於楊司訓數見斥辱及楊滿去惟濂父子餞於郊後
道其地復收恤其子同輩嘗挾長侮濂者及貴顯其
人媿乃厚禮之及謁選吏部終無所憾每自謂手持
此筆掌刑獄惟恐誤殺一人掌銓衡惟恐誤黜一人

其存心如此

楊守隨

楊守隨字維貞鄞縣人生十歲棲芸先生授以四書史略諸書則能通大義十五從伯兄文懿公守陳受易學成化乙酉領鄉薦丙戌登進士第丁亥授江西道監察御史自治甚嚴時郡僚有爲權貴人相邀者獨不往後其人犯法衆避不敢鞫守隨按問如律衆皆服其先識己丑奉　命巡視河道時亢暘水涸躬巡諸閘時其啓閉漕運大通有近宦黃賜縱其家奴兜攬白糧逼辱驛遞者悉繩之以法於時河路肅靜

庚寅疏上明諡法重大臣容諫官守法律備儲蓄禁奸詐息餽餉等七事　上甚喜之辛卯陝西失機總兵官貪緣脫罪而獨坐鎮巡官上疏以爲法度貴乎畫一刑賞不宜異同請併論以法四月奉　勅查盤大同等處倉庫守隨素精數學至則親執簿書推算毫髮必盡委積官吏有望風解印綬去者人皆服其精明都察院衆總理三法司事凡所論列參駁悉當於理壬辰疏上練兵將疏城壕鎮邊邑恤民困舉將才防患停正邦憲明賞罰理軍務等九事皆切中時弊癸巳張真人以罪謫戍邊方貪緣權貴乞　恩終養寧衆力言其不法狀時諭偉之又見天下諸司文卷宗明請每三年一次差官照刷至今爲例有因凶荒奏令吏典納銀冠帶選用者乃執奏以爲作法於涼其弊猶貪示人以義其患猶利賣官鬻爵非時善政請以漕運米數萬斛賑濟　上深納之甲午巡按江西清滯獄減折納革冗費禁和賣詰奸貪表能賢善政不可枚舉乙未勅協同兵部侍郎原傑操練兵馬巡按江西八月聞父喪守制戊戌四月起服改福建道己亥贓吏李孜省守隨按江西時問發充軍至是逃來京師以妖術得幸授太常寺丞乃劾奏孜省

以贓得罪不宜典　郊廟百神之祀因改爲上林苑監正十月疏時政五事多采納庚子陞應天府丞丁內艱癸卯起復仍授前官舊例留都外羅城壞工部與應天寧國等府分修後應天府獨當其事守隨曰役使不均民病日滋矣乃請諸撫按分任其工　內府松枝園子監膳夫鄉試供給俱奏行各府均派又奏革各衙門索取兩縣隸役工食者應天民力稍舒丁未朝　覲如京時孜省以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益近倖得密察百官遂以宿怨中傷之忽　旨傳旨調外任授南寧知府弘治改元戊申二月陞應天

府尹以孜省被誅言路始舉之也己酉復調謫廣西叅政先是承戶部奏委查勘守備太監蔣琮陳祖生故違禁例以開弊端事執法不徇乃反坐之甲寅陞廣西按察使乙卯擢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巡江兼操江條陳奏修戰船等事丙辰擢南京大理寺卿叅駁詳明一時獄訟稱平焉庚辰改大理寺卿充經筵官讞獄詳明部院推服癸亥六年考滿晉級資治尹進階正議大夫　甲子以七十引年　溫旨慰留因疏刑名十事皆著為令乙丑　上宣至便殿諮刑獄事每就事開陳無不析納五月　武宗登極

十二月允載考滿陞工部尚書仍掌大理寺事屢疏懇辭不允時御史石玠等奏保任都御史以掌風紀不報正德改元進階資善大夫　上命中官李榮視審錄時近侍張瑜及太醫院官四員俱以誤用　御藥繫獄李承內意謂可矜疑守隨泣曰　先帝梓宮在殯臣子憂憤方殷君父之事誤與故同例以春秋許世子之律豈宜輕貸李亦默然泣下衆皆畏伏而內侍實啗之初中官李興督造　孝宗陵寢侵牧柴銀盜伐　皇陵松木事下法司興恃寵不服援新寧伯譚佑工部侍郎李鐩同罪乃叱之曰柴銀是汝侵

欺　陵木是汝盜伐佑鐩二人止坐不行救正之罪耳惡得比而同之興語塞遂按其辟而內官亦怨矣時逆閹劉瑾皷　愍盜權號為八虎科道率以言得罪借大司徒韓文都御史張敷華會部院百僚抗疏叩闕請誅瑾輩甚力瑾迎　上泣訴遂除司禮監傳旨守隨及韓張諸公皆致仕二年丁卯正朔趨謝詰朝　陛辭比退與隸皆畏瑾禍四逸徒步長安街有吏胥數人肩輿擁歸第明日遂行次於張家灣瑾潛令軍校隨之欲中以奇禍乃僦車就道一不煩於官府始免於害瑾乃矯　詔指守隨與大學士劉健謝

遷尚書韓文林瀚張敷華及科道等官凡五十三人目為朋黨頒示天下三年戊辰自致仕家居杜門不出而瑾恐未解乃文致舊事罰米二千石宣府上納且逮及從弟故冢宰守阯亦落職為鄉亞方伯維德暨兒子司寇志仁皆罷歸庚午瑾復矯　詔削官爵追奪　誥封再罰米二百石先後被罰鬻田宅脫簪珥以償九月逆瑾伏誅科道交章薦其名重望隆才識優卓守正秉直堪以起用不報以餘黨尚在也始復原職致仕給還所奪　誥勅十四年以疾終年八十五易簀之時顧謂二子顯允曰吾位列正卿壽踰

八十槩葉平生今將斃於正矣第以受國厚恩無裨萬分此沒世之憾也敬戒我後人宜圖補報問以家事則搖首不言須臾有風自牖如霧即端坐瞑目而逝

朱瑄

朱瑄字廷璧號太樸鄞縣人登成化已丑進士未授官丁憂三年足不至城府既終制郡守張公以白金爲贐辭曰筮仕之始公宜見教而乃有此張爲之改容癸巳授工部都水司主事督理通州諸倉兼出納官糶時倉圯者八百室久弗治乃程力役信賞罰不踰年脩飭具備新栩者又四分之一而人不告勞官糶自臨清附漕舟而北必出紙充罰乃得竣事歲累紙可萬數瑄悉省之歷三載改營繕司移領蕪湖官稅法尚寬省頑嚴吏禁其貿竹木諸細物者多弗徵踰年所積稅倍恒數及朝京復委脩蘆溝橋堤壬寅改命兵部領職方重寄凡所經畫詳慎不苟十九年遷員外郎二十年轉郎中乙巳值陜西大饑人相食朝廷簡諸郎官分道出賑得鳳翔乃觸吏暑兼晝夜以行若拯溺救焚然稽戶定籍量多寡給之民饑爲盜察情可矜者多縱遣就業又督有司給牛種躬自稽察不爲文具計所活者六十萬有奇　召還之日老稚遮擁不忍捨去丙午陞河南左參議適蝗旱相仍殫心沛澤全活民命不減於陝西弘治辛亥陞本省右參政奉　勅撫治流民凡附籍安插并逃移人民立里以居給田以耕貪暴官吏豪強軍民懲治不少貸河南南陽等府盜採銀沙者衆結聚貽患乃勤巡視嚴禁約民安盜息及黄河決　朝廷命都御史劉大夏等條築瑄分理上流督開支河以殺其勢築黄陵岡以禦奔放然後水由故道民賴以安漕舟得濟境內踰時不雨赤地相望瑄謂河南府有伊洛二渠彰德府有高平萬金二渠懷慶府有廣濟渠方口堰南陽府有召公等渠汝寧府有桃陂等堰許州有棗祗河渠苟盡人力可蘇民困白巡撫徐恪以聞勑瑄專理其事因宜濬道置閘啓閉凡王府屯官之兼并豪右碾磨之侵據悉釐正之是以五府一州田得灌溉旱熯有備甲寅陞本省右布政使八年乙卯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直隸總理蘇松等府糧儲首修鎮江安慶太平宿松等學增浙江陰武進吳江等倉出帑藏糴千萬斛以備荒應天蘇松常鎮災傷之後雨澤愆期積誠祈禱感應如響丙辰年歲

幾大熟偶風雨大作狂流浸漫溺匐不退上奏減財
賦淘三江下流以殺淞水濬孟瀆等河以通漕舟自
蘇至崑山大倉者一遇風濤多罹覆溺盜賊出沒其
間命外作長堤樹以柳木甃以石砌而中通舟楫其
患乃息議建太倉州請割崑山常熟嘉定附近鄉都
以隸之徽州府產無藤黃銀硃增派歲派抗疏止之
倘若內府供給各衙門坐派及運送人夫等項糜費
鉅萬 奏乞裁省以固祖宗根本之地其酌糧觧以
免賠累裁驛遞以省騷擾減賦稅以甦民困等事料
理周悉至今永為遵守丁巳夏駐節太倉忽中風疾

回次蘇州稍能語醫謂宜得鹿血和藥吳中一鹿可
直數千文有以此來獻乃命破其耳取血僅足而已
竟還之以疾致仕弘治甲子卒於家年六十五平生
義利之辯最明茍及賄賂則怫然見於顏色故歷
中外幾四十年家無厚殖飲仍陶匏歲凶家且缺食
郡大夫以米四十斛為餽一無所受當道欲樹都憲
坊固辭不從其卒也乃貿棺於市人稱為有守云

楊守阯

楊守阯字惟立別號碧川鄞縣人母張淑人孕甫八
月夢大星懸於庭覺而生幼警敏六歲受業於栖芸
先生教以經傳既通大義十五從宦泉州為古詩文
適出時輩景泰辛未以父喪歸得取正於其兄吏侍
守陳學益邃成化乙酉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會試
場畢聞張淑人遘疾馳歸省侍疾愈卒業大學會祭
酒邢讓等三人為怨家所傾坐贓繫獄乃草奏率六
館士伏 闕訟其冤至再事雖不白識者偉之戊戌
會試得第四 廷試賜及第授翰林院編修辛丑充
廷試彌封官 賜寶鏹丁未滿九載時江西李孜省
以左道干紀與從兄工部尚書守隨素不相能既中
傷之併出守阯為南京翰林院侍讀至則署院事時

守陳方署事翰林士論以兄弟俱發解又南北分典
詞垣為斯文盛事弘治改元 召還翰林纂脩 憲
廟實錄己酉充 經筵官極言進君子退小人為治
亂之機言甚激切 孝宗改容聽之辛亥 實錄成
擢左春坊左諭德 賜白金文綺病士習浮靡文氣
日入於弊其同考禮闈主應天順天鄉試俱務黜浮
崇渾時稱得人丙辰署翰林院事預修 玉牒壽進
翰林院學士奉 詔授庶吉士業丁巳充纂修 大
明會典副總裁戊午 武宗春宮出閣講學充侍班
己未遷南京吏部右侍郎奉 詔各舉所知以郎中

陳鎬許事王紀上後皆不負所舉署兵部以星變陳事皆切時弊　朝廷嘉納辛酉南監祭酒病卒諸生乘隙多易簿書以規速進及往署監事悉爲釐正濂三載請　闕考績內閣以會典修久未完守阯精於吏事奏留校閱與匏菴吳公同事勘訂精審居五月書成　賜宴禮部錄校閱功遷左侍郎食正二品祿賜寶鏹羊酒甲子考察南京諸司官屬去取允當乙丑上疏乞休不俟　命而歸既得　旨進本部尚書致仕後逆瑾竊柄素憎正類矯　詔奪所加秋瑾誅復之性孝友天至事兄守陳恩義倍篤及謝世爲位

於室朝夕哭奠日爲之昏輯其遺文梓之以傳守隨以瑾誣繫獄又罰出米數百石輸邊乃罄所積爲助以產償之不受於書無所不讀而必以六經四書爲之宗其學不專事文藝敦大本厲行檢精思力踐期於深造其誨子弟誨生徒皆率是道居常端重簡默與人論說義理則色溫氣和聽者忘倦致仕家居凡可及民言於所司賑荒蠲稅停無益之作陰受其惠者多所著有集程朱義論碧川文抄二十九卷困學寡聞錄十卷雜文儲稿又若干卷詩二十卷一日書敘語於遺稿曰學文師韓吏部學道師程伊川官同吏部二品壽過伊川二年文章可得而聞望道而未之見困學勉行老而不倦守正疾邪至死不變五日卒壽七十有七贈太子少保

李　堂

李堂字時升鄞縣人成化丁未進士展省東歸連丁內外艱哀毀踰禮遂不欲生終制久之方謁選工部屯田司主事監稅竹木於蕪湖先是中貴宋昂寅緣內批搯取　御木張甚沮遏商人堂至務從寬減雖虧課重得罪弗計刮剔宿蠹照上年解額存留羨餘籍記以充後解宋意鄭之所知每懼之以禍曰吾非

不知宋爲要人亦欲順適其意其如孳小覬望規利何此隙一開倖門益啓國課愈塞吾以身任之力杜其漸他尚奚恤已而復部尋陞營繕司員外郎調屯田司　詔修大明會典委造工典文冊又集屯田題稿議議革南京蘆洲積弊議禁易州廠科罰議革順天府功臣人監墳夫議裁後府柴炭價銀以數事案呈申明著　大拂權倖衆方危之迄守正不動陞營繕司郎中　清寧宮災條　太皇太后寢闈　孝廟孝莊虔　手勑營建宮議請祭　內解計蘇民困天戒雜議抗言減原計之半丁成存積動支之數

什三是時提督英國張懋兵部尚書馬公陞工部尚書徐貫等俱賞有差聯章保堂翊扶 聖孝勞勣奉溫旨陞京職二級堂三疏辭免略曰營繕乃臣子職業之當爲錢穀尤士類名檢之所惜宜循常資敢膺殊典以招物議銓部上請仍陞俸二級嗣歲 勅建禮部與修闕里費皆前積所遺民用不擾司空益倚重之至取回燒造僥器內臣痛抑曾府請蓋琉璃瓦價等事尤不避讐怨省費不貲太宰倪文毅雅相器重剡薦太常寺少卿吏科給事中王洧等疏其資望兩薦之決竟沮止之復以應天府丞薦始得 旨堂

滋屬縣剖理詞訟檢查錢糧句容縣給事中趙欽罪犯不法連坐無辜淹禁屢歲堂承委片言折之成獄獨置欽重典遠近稱快高淳溧陽句容縣姓孔大戶詐稱聖族脫漏科差究竟一體執役建平縣歲饑吳廣五等聚衆假以稱貸搶掠閭右共相守望禦侮殺賊訛言洗勦幾激大變堂單騎諭以禍福衆感泣執獻渠魁以殉脅從者慰遣歸農當道題之織造內臣崔倪越分科擾力奏止之正德丁卯南直隸鄉試有賄通關節巧取高第者人言沸騰往歲付之不知堂提調是科題試點之者三人歷南京光祿寺卿四年

陞南京左僉都御史 勅整江南北未幾會工部缺右侍郎蒙 恩簡命從人望也交驩上卿凡大舉措必竭兩端開誠商論共成國是兩奉 璽書督修京倉落成汴徐河患告急 勅兼左僉都御史總理修濬抵曹縣因巳集人夫築長堤自大名至沛縣三百餘里又自滎澤抵永城縣疏通水道以防潰決是時流賊劉六劉七兵荒言官乞暫取回京 詔可之源行會計河南工費二千兩外山東存積并追完各處欠工之數共銀五萬兩有奇收庫作國正計不許擅支鎮守河南太監廖堂弟廖紀表裏內璫重以巡按

御史張鱗爲之心腹不遂侵漁深懷忿嫉後從巡撫便宜發此銀築汴城外郭防禦流賊民恃無恐存遺惠焉歸 命於朝引疾 詔許乘傳還鄉高蹈一十餘年閉門纂述有正學類編一十五卷四明文獻誌十卷梓行於時雜著菫山遺稿編簡若干藏之篋笥

楊子器

楊子器字名父慈谿人成化丙午經魁明年丁未進士除知崑山縣以父憂去弘治甲寅起復知常熟縣召拜吏部考功主事正德丙寅轉驗封員外郎尋陞郎中又四年遷湖廣參議尋轉福建按察提學副使

一年轉河南右參政尋進右布政使是歲以湖廣湘桂功受白金文綺之賜尋轉河南左布政使以入覲卒于衛輝子器毎談治體自六部達諸鎮能歷道其故及當變通之宜北虜犯邊嘗陳邊務數十事馬鈞陽劉華容二公皆重嘆許弘治末多所建白至　孝廟山陵方起聞有水石爲病上疏言之至下詔獄執不變未幾還原職歷二邑因時立政畫然歸於禮法毀諸淫祠以其材充廟學公署之用常熟稅入常後期令先輸者無耗期日遁加既乃以多益寡耗足轉輸而民無敢後矣東南諸水由常熟白塘入海工侍

淳安徐公嘗合四郡疏利之會有漲沙當海口潮汐增淤水患如故便幸民開之比歲衝流日深水不爲患汴城苦遠汲鑿井城中數十處皆得美泉又作屋以居織染貧匠其惠利如此爲考功郎中逆瑾勢方熾會有擬以翰林處之者聞之亟爲書辭於內閣事因以寢議者韙之初至湖廣分守辰常道會柳桂賊起遂請改道自效月暑提兵剿平之會轉河南時方以柳桂積勞成疾而東賊方渡河天又寒甚有勸緩行者亟輿而往即至嵩縣居守賊方走湖廣曰賊必復向汝州洛陽藩籬備不可缺乃自嵩馳赴之賊至郟人登城晝夜調度手書示城中人曰不上城及上而輒下者皆斬既而有將下從賊者即斬以狥城守益堅賊遂引去其臨事應變如此山陵之獄救者兩京科道及庶吉士凡千人性介直濟以和易與人交能以量容以情恕不以辭色假故人無喜怒而有感愧其所建立亦足暴於天下矣

袁燫

袁燫字景輝號毖齋慈谿人方壯年時以布衣晦迹江湖間爲文超厲卓越不作常語邑人未知也歲庚子前侍御江西吳公秀爲慈谿尹一日試士偶得其

卷於羣衆中獨驚嘆以爲奇士燫由是知名是歲年二十五舉於鄉辛丑連舉進士及觀政工曹即赴部供事唯謹大司空賈公俊私識之既而授南京兵部主事轉車駕員外郎皆耿直有聲守備中官蔣琮最驕橫以不法事相囑弗聽琮銜之反駕以罪繫獄年餘獲宥名自是益彰徵後改南京刑部員外郎郎中明刑執法稱西曹之最擢知廣州嶺南大郡前守以贖貨敗事既至教令一新輿仆皁隸每侵漁吏抱文案魚貫以進燫爲指摘奸蠹畫一以示須臾而盡吏受成案而去弊不敢出一語一有告訐召其人訊之

立得其是非狀皆匍匐悔罪堦下始而紛訴盈庭繼而訟者益少人弗敢欺性度簡易率以嘻笑集事然本剛勁不肯詭為可否其所經畫務自信即上官欲撓之不可得廣南城隍引諸番際大海茫洋數千里雖物貨阜繁而中有隱憂為繕治城郭操練兵卒時戒不虞衆或迂之其後佛郎機之變人始服其先識郡屬如新寧等邑半為盜區嫌曰是未易以恩信撫也謀之督府次第舉兵取其渠魁誅之其後始懼而自戢尤善理冤獄先是有龍游人王姓者與其甥同貨於廣其甥被市井無賴六七輩掠其貨救之沉

於海王訟之御史下府理官鞫其事反坐王以罪王叫號稱屈嫌從旁踪跡之進得劫殺者追其贓皆實悉置於法又有旅客為人謀而死分其屍密遣人伺之獲其人乃所嘗與為仇者亦正其罪由是治稱神明按撫以卓異言之朝詔進階亞中大夫食從三品俸而視事如舊將以需大用也正德初既六載滿績適逆瑾欲以順天府丞餂儐之冀得金三百兩嫌曰京兆丞顧可以賄賂得哉忤其意遂致敢去去之日民攀送載路作為詩文皆自出機軸鏗然可誦追而家居凡二十有七年日與三數耆舊徜徉於山顛水涯絕口不言時事亦不涵跡於公府人尤以是為難之沒於嘉靖壬辰距其生七十有七

張昺

張昺浙江慈谿人也大父楷官僉都御史平巨寇有功昺少自樹立成化中登第知鉛山縣事求利民立規條簡便有法越數十年不能易有巫能役鬼物呪咀人立死人畏事恐後昺擒至榜笞數百自若也是夕大風揚沙石蔽天遶屋錚錚鈴索聲衆益駭以為果神人也頌請釋昺卒致之死縣城南有西洋廟觀靈怪旁郡男婦祈禱充道路昺毀殿撤象祠以為便民倉

王渙

王渙字時霖號毅齋寧波府人弘治丙辰進士初令長樂有善政徵拜御史連上疏極數逆瑾之奸惡瑾啣恨次骨矯旨杖于朝堂除名既歸猶以他事論戍瑾誅諸謫徙者皆驟起而渙絕不一通政府以徼憾竟抑不用士論惜之

王應鵬

王應鵬字天宇號定齋鄞縣人正德戊辰進士出宰嘉定會流賊兵至狼山吏民駭竄下令諭安之築城

拒守卒以無虞其他鉚暴扶傾蕭威茂著魏國公弟
徐淮擁衆横嚚欺軋閭井至嘉定執之不少貸以風
節徵拜監察御史糾劾不避權貴　武宗微行以死
爭之烏思藏取佛抗疏力諫大學士石齋楊公奪情
起復則劾奏之直聲凛凛動朝著清戎八閩按視東
齊督學畿內嘗語諸生曰國初氣化渾厚士有實學
故發爲文者論事析理足裨世教近來文體衰薄動
以古書字句摹擬求其中則索然無有不惟文不
成體學不成章往往居官任職乖則僨事皆學術之
禍也士服其教文治一新擢大理少卿遷僉都御史

巡撫畿甸整飭邊備上便宜數千言劇寇王朝相等
弃兵殲滅之事聞賜白金文綺改撫山西晉右副都
御史尋丁外艱歸

陸　珂

陸珂字容之號石樓鄞縣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南京
車駕主事留朝自都北平留都以快馬戰船遞供億
事久弊積珂爲增修造之費定往來之期均其勞逸
厚薄而人宜之時中璫用事假名勢者旁午于道索
舟動以百數力爲裁省寧濫亂　武宗駕幸南都白
巖喬公叅贊機務凡事引珂籌之曰我益友也陞安
慶知府郡經宸濠之變百計撫綏民得再生假訊堂
上忽報縣囚劫獄行且趨府顏色自若麾卒列所訊
囚于庭下徐捕逸賊盡獲之蓋兩賊相通合此趨
彼則跳梁兩不可制於以見其沉機應變也陞貴州
副憲都匀在萬山中民夷雜處有龍猴二場單夷貿
易常因以致亂乃以撤官防壁有剽暴者立執之衆
咸懾然獨山同知蒙鉞父子仇殺七年平浪王武仲
與阿向爭官仇殺十數年亞藤作亂餘黨尚存至則
皆相率請聽約束王景羅糾搜黑苗入寇叢程馳至
清平調兵圍之使人持檄諭以大義衆即解去陞四

川叅政提督糧儲凡諸處倉庾遇近産米地方舟楫
可通者自運本米其餘解折色委官于附近産米處
糴米上倉官民便之再轉福建左轄入覲冢宰許松
臯公詢以地方弊政條陳數事許公採而上聞晉右
副都御史巡撫保定時　世廟南幸倉卒經畫至忘
寢食遂得疾疏乞歸里節丁內外艱憂毀不勝而卒

柴　經

柴經字季常號松洲鄞縣人正德丁丑進士授刑曹
主政　武宗遊幸偕部僚伏闕力諫　詔跪闕下五
日　廷杖三十奪半年久之擢湖廣僉憲辰州有鄭

生者所司以怨坐之死刑監司心知其冤而以生之
當置不爲辨經獨條其冤狀侃侃無所顧忌生乃得
免沅州判負當路肺腑威横恣貪虐按其罪一道慄
然芒部告變將楚兵萬餘會總制伍公千貴陽勦平
之遷貴州參政劇賊周天星之變川貴病焉朝議合
兩撫臣兵攻之經調兵轉餉與賊對壘者幾及一週
事平受鏹幣之賜久之晋南京右副都御史視院篆
兼署事大理監生吳仕以無罪蒙重擬池守滅大姓
徐正本從坐者數十人皆力爲平停得無冤濫未幾
致仕歸

周　相

周相字大卿浙江鄞縣人進士由臨川知縣選河南
道御史建言　廷杖降部州府經歷陞東鄉知縣累
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疏請致仕

劉　安

劉安字汝勉慈谿縣人進士由南工部主事改河南
道御史建言降餘干縣與史陞鳳陽府知府

王　杏

王杏字世文奉化縣人道士除山西道御史巡按貴
州嘉靖十五年巡按山西肆言　廷杖謫閑散

人物考卷之四十八目録

浙江寧波府二

補遺

浙江寧波府二

陳振

陳振字府起號主靜鄞人弘治甲午領鄉薦辛丑登進士授知吳縣陞河南進監察御史福建按察司副使遭父母及大母喪服闋復除雲南副使陞陝西苑馬卿尋患風疾乞骸骨已在途會有命從官遂以山東右布政使致仕歷仕幾三十年官至二品致政之日室廬儵然蹶㩻僅給家居足不踰戶閾口不及時事姻親舊故鮮接其面如此者十有二年以正德庚

辰二月二十日終于正寢爲吳縣政平訟清門無私謁爲御史綜理畿內馬政巡按江西山東皆著風采然不以語人親故莫得聞其詳所上章疏子弟不及見其草巽言而危行好勝者莫與之爭嚴於界分以法度自防絲毫必執無少假借於家於官截如也而心迹不二始終不渝忮且嫉者無所伺其間逆瑾竊柄方面而下以事至京者多執贄其門不肖者希恩澤而賢者祈脫禍[illegible]艱赴部貧無以贄瑾惡其獨不往懷之未有以發也旣復除雲南值邊冦煽亂設策冒矢石折首獲醜南徼肅清瑾索瘢無處而名且益顯乃得遷苑馬卿

姚鏌

姚鏌字英之號東泉慈谿縣人弘治癸丑舉進士丁父憂服闋除禮部主事太宗伯傅瀚特重其文學凡四司議稿必屬裁訂十五年陞本部員外十六年陞廣西提學僉事八桂士孤陋不知向方自簡其使秀課之立宣成書院於省城延海内之有名者日相與進德修業嚴淮而厚給之諸生感奮月異而歲不同桂人尚鬼重巫有所謂山魈阜旺者能爲變怪民間戶像而祀之鏌惡其爲祟作除二妖文焚毀其像痛

治諸巫而嚴禁之居桂臬甚貧同寮僉憲丁公隆其子娶在門客餽三十金辭之不納又以桂林之士爲文無法梓崇古文訣以示之準時兩司多以客啓姻巡按顏公頤壽獨謂人曰姚先生無客啓我所敬也特疏薦之正德丁卯丁母憂行之日諸生送百里外伏地慟哭不能起正德四年服闋復稿廣西提學僉事桂士喜再至肄業益精五年夏轉福建副使桂士留不得乃爲立生祠於宣成書院之側以報德大學士敬所蔣公每遇督學廣右者必勉以取法姚公是年冬至福巡值邵武之建寧被山冦焚掠往視籍給

被兵者凡萬餘家瘡痍之民賴以甦息事竣署臬司印章五月汀州大帽山賊七千餘人攻武平巡按賀泰倉皇走延平八閩震動檄率兵禦之鎮下與泉集鄉兵赴救賊聞風而遁乃條賊形勢請集諸軍討之賊餒甚間道走江西破南豐新淦樂安時永定民有賴帥智者所部五百人賊雖數萬不敢嬰其鋒先是為國禦賊麾下多戰死而賊又陰襲其家有司不能恤由是師智擁兵自衛不復出兵鎮曰壯士也撫而用之師智請效死諸軍倚以為重秋改提學乃以兵事屬憲副楊璋而卒賴智師之力盪平諸賊為提學方正明敏試卷累數百閱之通夕輒完凡在首列及諸被斥者皆能默誦其文以故士無不服興泉無春秋建汀鮮易學為之延名儒分教下邑閩中五經之學至是始全遲登進士者甚衆幾與江浙等凡閩中諸大儒書院盡為修葺復增其祀田以恤後人又以林栗顏械與朱子為冰炭而學宮猶有祀之者悉命斥之中官廖堂者永定人也其侄廖鵬以子囑鎮守太監崔安嘗求入場峻拒不許崔怒欲誣奏之弗懼閩權貴往往以子弟之私怨之文選郎中黃河清其男被斥以甘言求亦不答所親或諫之曰公持事太

方或有後悔鎮私謂子洙曰使曲全吾名而終奪吾守此瓦全也即不幸有傷吾名而吾所守自若此玉碎也丈夫寧當玉碎他非所恤行之自若而閩之縉紳無敢有訾議者九年吏部推方面官以勵天下僅十有五人副使獨鎮暨湯公沐徐公蕃而已陞貴州按察使持憲嚴明鎮守太監史泰戒輯其下宣慰安萬種畏其威名股栗不敢仰視覬離宣撫楊友播州宣慰楊斌不協友死其子弘束身謝罪以自表於朝而播州日與搆釁惟欲嫁禍於弘以撼上官鎮議楊友已死弘又受罪宜量授弘以舊職使撫其所部而嚴與之約以遏其無厭之求衆善其策已而好事者抑覬扶播不用其議覬離始憤怨以兵攻破播州者數四川貴兩省不能制至十餘年而後定始服其策十年陞福建右布政視事一正以法公庭肅然十一年陞山東左布政使京邊轉輸朝至夕遣吏無所行其詭東岳玉女祠遠近奉香火者不絕例使丞若簿司其金帛歲終送藩公用而藩司恒寄取數百緡以給其私鎮至絕無所取守藏吏以鏹四千兩舊無標識寄送私所正色斥之籍其數於撫按不以家累自隨者五年囊槖蕭然時北方有臯賊百餘出入畀

總閑鎮曰昔劉六劉七初至此其黨亦甚微比其再
至河千百成羣遂為河朔不可撲滅之禍今宜乘其
未集重設賞格以早圖之此亦所謂防患於未形也
于是募能斬首者與三十金士爭效死一戰而擒斬
者五十八人餘寇遁去又議武定當南北之衝兵備
當設中丞賛公賚集議奏於朝王兵書瓊以不先白
已欲寢其奏因昌言曰盜賊竊發豈兵備官所能制
何事紛紛建白乎鎮上議曰設兵備本以彌盜也設
官而盜不除始可歸咎於官今其官未設逆謂其不
能制盜恐非設官責成之本意也特疏開設武定兵

備為請　上特聽之兵書遂忌其才每形於言色青
州顏神鎮者礦利所出惡少年蟠結為盜者無慮數
百千人建議設通判一員以制豪梗一方至今賴之
十四年春青萊歲歉人相食至發帑銀數萬兩賑之
是年十月　武宗南巡戎馬聚於臨清者數萬巡撫
王翊巡按熊相悉以糧餉事委之儲特有素一毫不
以煩民錢寧者責賄不得則謗於上　上知其誣不
聽江彬尤以寵用事少忤其意輒以威脅之至是彬
不得賄又撫按二司相見禮惟長揖無他屈節彬甚
銜之而未有以罪也今官校縲繫竟無所措乃

執鎮守太監黎鑑家人以洩其憤時以諸司奏章自
隨入報　上奇其狀貌鎮舟誤觸　上所御舟　上
命執驚駕者問萊者為誰鎮歸宿不知也舟人以姚
布政對　上笑曰是美髯者耶即命釋之翌日諸中
官以告始驚謝十月　上還京陞鎮都御史巡撫榆
林將行本司以二百金餽不受既至榆林百度廢弛
　武宗先以十萬衆駐驛榆林幾半載公私上下積
蓄一空調度兵食勞而不擾又厚撫士卒每給月糧
分遣旗軍督送至其家射利之徒不敢囿奪諸將領
之家不許私役一兵一將驍勇敢戰之士悉引見勞

之由是士皆思奮始有敵愾之志王兵書瓊時謫戍
延綏忘其舊憾每存問之人謂為長者前此諸將兵
行不使有聲恐虜突至然終不能避及巡西路部署
嚴整金鼓震蕩虜登高阜望之曰此大那顏也嚙指
引去僉憲張宏謂之曰公鐵膽也先是饋撫之外虜
寇叵測城門晝閉禁民樵採鎮曰此自斃之道也乃
列兵近邊聽城中男婦芻牧恣其力之所取至暮嚴
兵衛之而還計一日所入值千餘金於是邊民之困
賴以稍甦先是每墩以磚易土虜掘其下則次第頹
落而虜因之以殘我斥堠諸將討無施鎮令每墩置

汞礮貯石灰以俟之虜舉集墩下擲一罌則灰飛滿目隨以矢石擊之虜不能視則散走由是不敢近墩

嘉靖元年夏虜大入至涇陽去長安不百里全陝大震　上遣總制都御史李鉞行邊虜寇益深乃督責鎮等鎮以遊擊彭瑛有膽略且善格鬬乃使率所部出東路擣虜不意又募壯士從瑛出指揮使卜雲恭獄以爲瑛貳禡而遣之瑛等至石澇池堡廣設方略誓以死決戰偵虜方解甲而寢前鋒過之虜不知也及發砲索戰虜悉衆而來前軍又襲其背虜驍將三人躍馬犯陣卜雲發三矢連殪其三其在後者復爲

副將所中虜氣折而回我軍四面競起乘之多所斬獲虜兵悉引退捷聞　上降勅褒奬而諸鎮賴延綏之功皆免於罰延綏舊鮮科目鎮於軍旅之暇嘗進諸生教之是時登名鄉薦者得二焉三山堡定邊營等處邊牆皦薄及風沙埋壅虜寇易入奏請發帑金四萬添設墩臺　上從其請邊防賴以稍固又條十事上之嚴禁例聯邊牆清地土重體探廣蓄儲正巡屬別文移叙軍功減煩瑣利器械無不曲盡　上嘉納之西邊將校被參淹引歲月調遣恒至闕人乃請軍職徒杖罪以下照雲貴兩廣事例量罰米贖罪免

參　上從其議邊官便之饑山墅之東有所謂柳樹會者舊柳州也土人干瑾耕地得金磚金甲諸物所值萬餘金鄰人訟之鎮令僉憲姚文清鞫之問其所自瑾云其一有隧道數曲有巨室三楹東西皆金銀堆積中則金甲冑數十又有金耳環如今製而長者數甕所積以千萬計蓋西夏金元故物也姚僉憲請差官勘實聞於　朝而發之以實庫藏則百萬之積可具鎮曰若是則人將謂我輩先有所獲何以自明且榆林鎮所少豈獨此哉于瑾一農夫耳而天賜之不可奪也乃斥訟者以金歸瑾仍厚封其地以絕後

患後至者議求其地發之旋思其言而止舊大司馬余子俊開剏榆林志在拓地或城堡孤懸或斥堠單弱一時虜不測我虛實不敢犯邊者二十餘年自弘治辛酉火篩侵擾之後諸堡日疲於應敵膏腴之地曠數百里不治鎮議欲規而大之使聲勢連絡而芻牧不擾且以曠土爲屯田則榆陽之勢始壯奏上兵書彭澤亟欲行之而工部憚於改作事竟寢邊人有盜虜馬歸者多至數百騎鎮給賞酬之悉以馬頒諸貧軍之無騎者自鎮還朝馬歲至三千而盡入於將官之家徒市邊患而無益於國去之數載各堡供將

官芻糧不絕於道始以軍運身疲則以馬運馬斃則
以妻子運窘不能支遂相率降虜或逃之遠方而軍
士之苦不可名狀後陝西巡按王儀行部至榆林問
邊兵疾苦諸軍哭訴曰往時都御史姚公在鎮既無
雜役亦無攢斂衆皆樂業自姚公去後代者漸失公
之舊至蕭都御史聽讒納賄軍士罔恤吾鎮人瀕於
死若欲蘇我殘喘非姚公再來不可儀表其事於
朝不報是年冬召爲工部右侍郎提督易州山廠上
奏薦布政使鄭毅按察使孫修副使蔡天祐御史徐
文華歷舉四臣之美自以爲不如舉以自代時浙江

布政方良永以劾錢寧家居爲言於 朝令有司優
禮之又以薛文清理學爲本朝之冠請配享孔子廟
庭輿論翕然稱公三年春郊命分獻東海十一月以
本官兼左僉都御史總督漕運辭 朝將行值大同
兵變大學士費公宏石公瑤請於 上曰姚鏌才識
明敏志慮忠純嘗撫邊方諳曉軍事宜改兵部右侍
郎佐理部事 上特從之每歲慶成與宴 殿中而
子淶領班 陛左於時大臣父子同宴者大學士石
齋楊廷和與其子修撰愼大中丞蓉溪金獻民與其
子檢討皐及鏌三家而已五月陞都察院右都御史

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時田州土酋岑猛兵精將
勇始結劉瑾中結宸濠包藏禍心自雄一方不聽節
制者六七年矣鏌在嶺外方以猛爲憂盛應期已奏
調及諸州逮湖廣永順土兵克期進討兵部悉從其
議鏌至蒼梧始聞盛議勢不可止恐悞師期倉卒調
兵集糧而內地守備虛弱謠言洶洶岑猛將順流而
下正月猛揚兵大灘二月遣冊果化三月潛師窺武
緣偵我有備乃止鏌亦遣使諭猛兵以弛其謀又諭
猛使束身歸罪當請於 朝待以不死猛請守巡官
坐鎮田州然後如約鏌笑曰此非猛來降乃欲借兩

司官以自欵其罪耳不許猛亦終不聽撫 上以岑
猛構亂復問以剿撫之宜鏌上疏略曰岑猛一土酋
耳其初本爲思恩知府岑濬所逐致勞 朝廷興師
討濬猛始得以自存猛擁兵自固 朝廷重扶弱之
義復以猛爲該府同知後猛於江西有殺賊功 朝
廷重錄功之誼復授猛爲指揮同知待 赦其罪猛
自是有玩於 朝廷且輕視中國之兵馬矣猛姦雄
日長漸不可制構成亂階已十餘歲 朝廷屢施寬
假之恩而猛愈肆不恭之罪猛之當誅於今已緩臣
切惟廣南之猺獞非土官不可得而治而土官之桀

驁不誅岑猛則亦不可得而用蓋近日之土官猛之
威足以脅之猛不誅則土官未有懲也故欲撫猛以
圖目前之安是猶養虎以貽他日之患臣不能爲此
以誤國家但猛所最忌者惟湖廣永順保靖土兵若
土兵一到彼當瓦解土兵未到或機事先泄或調遣
過期猛非束手就擒者一旦竊發必有儂智高刼彼
州縣之擾驚動嶺表之憂賊兇焰轉增變起旦夕臣
不一言非忠也會永保兵至鏌自督師分兵五哨燮
之破定羅下丹梁猛子邦彦與其驍將韋好陸綬列
十二營於工堯分道挑戰官軍奮而前斬殺好邦彦

彼箭遁去衆始大潰猛自陣於平馬聞之亦潰於是
諸軍集於田州猛乃奔歸順保諸軍從之歸順土官
岑璋者猛之岳父也始亦欲庇猛俄而官軍四集乃
鴆猛傳首南寧而其子邦彦亦病死捷聞　上嘉其
功進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廕一子爲錦衣衛百戶
且有白金文綺之賜降　勅獎勵王受梁窨者劉召
之遺黨也方召之被誅盛應期必欲盡殲其黨受等
逃匿未獲至是盧蘇招受等同叛復入田州執署印
知州王熊兆而受襲𢧵思恩然二酋數求赦於鏌寮
佐多勸從之鏌曰不可交南之役平而復叛者四蘿

州之役平而復叛者三亡酋假息游魂不誅之以懲
後柰何曲庇其罪以偷旦夕之安乎乃引咎後奏於
　朝請軍勳之廣西布政嚴紘失謂鏌責其使衛之
噘巡按石金劾鏌失策以致再亂且言岑猛父子尚
在交阯助之將破兩廣郡縣以逞其忿又使人喧傳
四方人多信之時桂萼張孚敬每於館閣出金揭帖
於袖以示諸講官謂兩廣難保遣菴楊一清折之曰
任事難議事易宜徐察之二公不聽廣東提學魏校
以毁淫祠爲名毁諸名刹其田數千畝盡入方家樵
霍渭涯諸家鏌至廣命追奪還官方霍恨甚至是遂

與張桂合議排之起用王守仁六年六月以災異例
請致仕　上輙允之且曰姚某不去則王守仁不來
蓋已有先入之說矣鏌既得請所謂諸軍以集而守
仁未至永保之軍請戰鏌遣浮橋濟師而石金則抑
而不與初永保之兵聞有言岑猛在者瞋目怒曰岑
猛我所擒也今謂尚在當生擒二酋以獻於　朝以
詰猛所在金閼之益懼以故多方阻撓以候守仁之
至及守仁至而專意撫之鏌亦抗章論巡按侵軍門
之權且備陳一時利害而石金謂撫有十利征有十
害之說於是指以罪鏌遂得閒住之命石金慮所刼

無以壓衆心乃遣副使龍誥檢括蒼梧庫藏又稽察軍餉詰責甚苛若絲毫有差將以是污蔑之龍以無私告金金怒必使陷之龍退而語人曰我亦有子孫豈可巧詆厚誣以招陰譴金不能加十二年春　上有起用之旨大學士費宏再相值三邊缺總制尚書

上召費與李時冢宰汪鋐於西苑議之費首以鏜對　上慨然從之比聞　命卽就道鏜善于馭士姦寧夏王劾固原梁振榆林劉文皆從行伍中拔之爲夷狄所憚而有功必賞樂於聞善一時軍士願爲效死十五年正月奏寧夏鎭遠關之捷二月甘肅馬鞍山之捷復以老乞歸　上疑其避事峻旨切責令聞任門生遍海內皆捐俸金爲營書院於慈谿東山之麓十七年五月以病卒年七十四

王純

王純字希文慈谿縣人弘治癸丑進士授大理寺右評事歷左寺正陞江西按察司僉事領兵備平瑞州賊陞河南按察司副使潁州兵備兼理淮陽諸府屯田未幾改廣東以父喪去逆瑾惡之矯詔罰輸邊粟千石服闋改雲南金齒兵備陞大理寺右少卿時有上變告山東歸善王謀不軌者純奉詔往鞫之同事者欲深治其獄純不刻不隨平反甚衆轉左少卿未幾陞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　上於宣府有所營建純疏止之不報會與同事中貴不協遂以疾乞致仕得請還正德十四年三月卒純精於法比性敦朴居官清白衆謂用未究其才云

包澤

包澤字民望號東川鄞縣人弘治癸卯舉於鄉丙辰第遍士首以才儁選授雲南道監察御史督視京師通渠議垣有功承賚鏹之賜庚申奉璽書清戎陝西飭理寧夏固原諸要害磨勘諸司文卷蒐剔蠹弊罔有遺伏出按湖廣兢兢執法奏罷藩臬不職者郡縣官凡自揆無狀輒望風解印綬詭籍之吏空舍而遯諸王府侵田咸勒而歸之民先是郢王國絕遺墾田一百六十頃興襄二府各欲歸其國奏爭不已撫按官迄不能決澤詳覈始末請以田歸興府而襄府軍校得佃種如故其事乃定時有參將趙昇者結納權貴嘗杖殺戍士奪民園舍有司無敢發聞澤至寘以萬金爲賂麾却之而悉按以法儀賓蕭璉轢諸司王寶爲之竄澤曰藪亡格憲非　祖制也盡以聞王瞿然出璉就獄太和宮巨璫齊姓者怙寵徼福四張

漁獵閩澤按部輒戮其下曰毋縱閭羅包老擒汝矣于是興學校正風俗練甲兵修水利舉荒政課農功哀矜寡謹刑獄平反大辟凡四十餘輩值歲大歉發餘粟葺貢院諸司以哺饑民所活蓋以萬計其餘興利除害疏奏九十餘事皆斤斤中於理巴東雜出洞蠻以隷省會之遥也恒負固不靖乃度地宜奏設九溪永定兵備諸夷不兵而服卒之日家無私槖惟有東川政績十二卷弘治乙丑七月卒於京邸得年僅五十有七

戴鰲

戴鰲字時鎮別號靜山鄞縣人生有奇質七歲誦書即了大義甫弱冠登乙卯鄉薦巳未進士除太和縣尹以經術飾史治所治獄詞精核如老吏豪民盧振聞風遁去幕史大源網毒窮民操法逐之禽斬草薙增城固防大儲穀粟以備凶饑民用康乂撫按交疏其賢調揚州興化縣時適大侵至有相殺以食者乃請粟三萬餘石凡賑民二萬六千有奇瘞路莩二千三百有奇收遺棄小兒官爲哺養民病者與藥田者與種逋者緩征其有豪暴里中捕而誅之政舉籍籍一如太和陞廣東韶州府同知撫定蠻夷用之討賊輒[illegible]奏功四封寔然陞南京刑部員外郎決遣如流庭無滯獄時有鎮江程玠程環者以鬪毆搆訟而興鄉之鉅宦有郄欲寘之死鰲曰殺人媚人而可爲乎竟當之遣戍會其人秉銓以鰲守尋甸蓋擯之也郡故夷地官司學校不立吉凶無禮俎豆不修犬猜狠噬者皆是也巳乃歎曰嗟乎斯獨民也夷哉吏之弗華也而欲民之無夷舛矣乃城土城開府治立學校建師儒有城有隍有壇有倉有亭祠舍館有陰陽醫學飲舍讀法彬彬比於上國矣如是者六載以奏績行素以不能善事上官被論鐫秩乂之郡士民且長

子孫矣而誦說功德者不衰後守林斌乃以尋衆之情貽文鄞郡以表遺愛云歸家謹祠事睦宗族凡關人倫風教者靡不用其情性雅好山水喜賓客築芳洲別業巳又築會川亭館日燕息歌詠其中賓至則擷蔬摘果釃酒烹雌酣賞爲歡不待外求也古今圖史徧陳齋閣時取而諷之有所會意輒起而劄記至盈箱牘矣此其度豈娓娓緇垢者哉享年八十有八同母弟鯨布政司叅議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

豐熙

豐熙字原學鄞縣人生而頴異志趣卓絕讀書精含嘗署其壁曰立志當以聖人爲的遜第一等事於人卽非夫也十六遭母喪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倚廬三年郡守姜昂器之曰此吾郡顔子也弱冠師姚鏌授毛鄭詩舉弘治乙卯鄉薦己未廷對 孝廟親閱卷大奇之置第一已而易置第二特賜狀元袍帶嘉寵之注翰林院編修陞侍講與修 孝廟實錄轉春坊右諭德時逆瑾用事朝士多媚之熈獨不附瑾銜刺骨出掌南京院事考滿便道歸省父沒免喪疏乞終養繼母不報復原職時資望隆赫中外事莫不傾心

謂宜攝持鈞軸以襄化理而忌者陰沮之父之不調嘉靖初陞學士 詔定大理議不合用事者撼以危禍冀得附己而熈卒守前議不變遂得罪戍鎮海衛居十有三年杜門著書絕口不言時事嘉靖丁酉卒先是彗星見文昌卒之日天鼓鳴浙江榜眼石坊忽崩壞熈性嚴重不妄交一人其可者必肫肫直見底裏而不可者卽通顯人未嘗一跡其門故卒與世齟齬博極羣籍潛心六經而尤邃於禮爲文古雅典則不規規摹擬而出入弛張一不蒞於矩度至金石之作尤其所擅長者也嘗同考禮闈主試順天武舉得人最多所著有魯詩正說古易傳義禮教儀節白巻枀一齋集子坊鄉舉解元嘉靖癸未進士南京吏部主事

聞淵

聞淵字靜中鄞人也生八歲夢一老父據石上持其踵相曰爾文王子孫也幸勿忘十有三年而孤世父遣受博士易補弟子員太常屠襄惠公居里中部使者爲之樹表襄惠夢一偉丈夫立表下自稱衰絰授之旦日遇淵與夢合弘治甲子舉於鄉淵憬然曰文王旣沒周以甲子興疇昔之夢徵矣明年舉進士授

禮部主客司主事正德初劉瑾亂政裁主事員改淵刑部廣東司會部中失囚淵與同舍郎當坐時襄惠起殿中執法陰使人召之曰君來吾力猶能爲君地不然彼且齮齕矣謝曰罪在臣何敢抵鄉大夫撓天子法卽無罪彼其如我何卒不往同舍郎蒲伏謁瑾而獨委蛇自如瑾曰聞郎中貌似夫子乃能遇辱不驚於是朝士皆稱爲聞夫子及瑾逆節著對簿大廷瑾睚眦詞不服淵操筆以數曰瑾僞造符璽私蓄甲兵人臣無將當大逆瑾語塞遂伏誅寘鐇擒詔繫鐇以下六百人論罪輕重無不厭服改吏部員外遷

功郎丁丑上計有貪吏欲置之法而中貴朱寧特用事曲爲關說太宰私語淵寧能得　上旨卽議斥上不從奈何曰三載黜斥官守之謂何卽不從守官可也竟議斥有詔從中留之然益以謗謗聞矣明年進南京右通政三年進應天府尹故事中官守備南京者受民詞檄下府幕幕吏奉行惟謹朔望必往謁公事未辦者受程期比至語中官曰中貴人安得受詞幕吏安得爲中貴人議獄非制也有詔則可悉罷之嘉靖初張桂並以南部郎議大禮衆持論不合淵獨然之張私謁幸得借公名列疏首謝不可吾不欲勦人說以結主知也及張桂召入京師詣府請舟淵正色曰君命召不俟駕安得舟游張桂嗛之改順天府尹進太常寺卿詔求直言上修省五事　上齋宿南郊郡校有嚚者　上問誰左右謬曰大官庖人

上命太常察嚚者衆大恐議坐一二人以應命淵入奏曰百執事咸在昏夜莫知誰何請寬之乃得罷進南京兵部右侍郎薦武臣馬永等十餘人後皆有塞外功稱名將補刑部右侍郎既入朝張桂而與約退朝則飯淵家既而公來竟無所辦相目笑而去乃飯於其鄰歷三品者九載始進南京刑部尚書晨持訟牒者數千百人聚廷下淵語諸郎曰守備中官受告審侵刑部權釋此不問顧獨下行有司事日治城旦書何爲乎自今民間大事必詣通政司轉刑部其餘一切付司城始以尚書就道時張永嘉公嘱曰僕往在南刑曹嘗題詩郎舍中公至幸爲我勒石樹公後堂後僚屬遞至皆爲張公致丁寧徐答曰此部尚書堂也紀法在焉淵待罪尚書安敢以相君今日故爲郎官勒石卒不許張以此益嗛之　九廟災從諸大臣自陳不職張擬　旨以致仕予歸　上曰朕方欲用淵淵非老非病奈何輒令致仕卒留之其後政南京吏部尚書尋改北刑部尚書刑諸曹司郎鮮事率以優游相高比至則以籍授司門籍記諸郎入舍先後於是皆折節勤事而以躬行先之日論報十餘章無留獄歷二品者九年僅加太子少保以不阿忤袁州相國尋削之丁未拜吏部尚書曰使臣得先十年庶幾猶可自效今事權去矣臣何能爲上疏力辭不許尋上便宜七事務正己以表庶官嘗問諸郎曰先朝太宰孰優對曰蹇中定王忠肅淵曰固也取文恪方可否事少宰從左右贊一辭文恪宣言曰天子建天官一人耳安得二天官耶宰正百官文恪近之

矣司務其率其鄉人詣諸郎聞其狀跽司務堂下讓之曰爾從事天官顧不能杜門謝請謁乃爲他人持羔鴈布諸門惡用此急罷之諸郎惴惴御史艾朴論選郎張舜臣淵力爭曰郎中無罪罪在尚書願免尚書以謝御史　上以辭直議格不行歷尚書十二年考加太子太保授榮祿大夫乃力疏願乞骸骨　上許之旣歸渡津口顧語諸子曰吾自弱至老往往渡不測之波備嘗艱阻今旣濟吾知免矣淵節儉出于天性卽退食尚書署十年着一敝冠位置有常不失尺寸朝食及日中無加豆夕則飲水一杯家食十餘年不問諸子生業癸亥病卒贈少保謚莊簡祭葬録蔭部議從優制曰可

汪　玉

汪玉字汝成鄞縣人弘治辛酉年二十一領鄉薦明年游南雍時楓山章公爲祭酒整菴羅公爲司業大見器重召與語必移時較藝必冠多士戊辰舉進士授刑部江西司主事轉雲南司員外郎訊覈精敏爲同輩所推服甲戌陞湖廣按察司僉事攝辰沅兵備乙亥督造紙劄拒請託絕侵蠧減浮費以萬計明年仍巡辰沅攝兵備玉莊簡亢不能與衆俯仰不悅於當道湖藩六道辰沅最遠且多故以屬玉玉丁上嶮巇不避寒暑矻矻移牒不閒宵晝民夷肅然惟永順宣慰司恃其富強納賄權奸圖地之屬保靖者爭久弗決相殺傷無虛歲　朝廷勅大臣會勘或受別指欲有所左右而玉持益堅卒以理詘羣力焉永順先以黃金器若干啗玉玉聞之亟命擒其使使遽逃匿至是陰令刺客伺玉人多爲玉危者而玉屹弗爲動難亦竟弗及也香爐山土夷叛合湖貴兩省兵討平之玉之贊畫居多在沅再期鋤奸祛弊罄竭心力復構書院于明山之麓聚諸生爲之講解士多興起巳卯更巡武昌黃州會宸濠叛陷九江九江與黃蘄接壤倉卒備禦分守者稱病不敢出城而玉遽沿流入蘄蘄吏民方豕駭欲竄玉諭戒稍定日夜修城增埤募民集兵皆越宿而辦黃梅有粟萬餘石與九江僅距一水衆謂在虎牙間而玉從容取歸州城賊睥睨不敢犯境巳亢旱出禱澍雨輒降未幾　武宗南巡供應賞犒之需籌畫周悉聲聞日蓅起然直道不見容積勤六年而薦剡不一及及是巡按御史毛汝厲疏玉才節乃擢郴桂兵備副使強賊王廷鑑爲患率民兵擣其巢窟悉殲之當道無知者其于事惟自盡

其心而不欲以聞于人類如此壬午冬丁艱明年春
會吏部考察旌天下賢能卓異者纔數人玉復與焉
乙酉服闋補臨清兵備稽供應減夫役豪猾屏戢軍
民安之丁亥春擢山東按察使行之日耄倪泣送滿
車下八閱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整飭薊
州邊備見西北邊凋耗已極實將官掊剋所致首議
甄別將官賢否明賞罰以示勸戒仍劾去貪酷之尤
者二人邊境肅然戊子春畿內賊楊恭作亂驚動京
師玉調叅將郝通授之方略不數日折其首京軍後
至遂冒爲已功玉曾弗之辯也凡防禦方略鐵冶利

弊與夫重守令審均徭清地畝會錢穀皆熟計而條
奏之切中時宜有撫畿奏稿二卷勸勤歲久成消渴
之症且念數十年亟大牢固之弊一旦盡華已爲儉
壬所忌而貪官被黜者相煽復起曰禍機在是懇疏
乞休不允既病卧知不能起謂其子墀等曰吾他無
所憾第汝祖墳塋未完祖母目疾未愈爲恨耳一日
又曰我欲重修家禮今不能及汝等讀書循禮若不
遇於時則自食其力如徐穉子不失爲賢曾無一言
及家事卒年四十有九所著有二書碎義書經存疑
録雜記敝篋留稿凡若干卷

張邦奇

張邦奇字常甫鄞縣人十八人舉鄉録二十二舉進士
改翰林院庶吉士正德丁卯授檢討　命充經筵官
以纂修　孝宗實録成陞俸一級時逆瑾竊柄斥逐
正士欲鉗制天下人使盡出其下邦奇獨守正不阿
瑾亦終莫能危之既乃以親老乞養遂出補湖廣提
學副使奉二親就養焉比至楚崇雅黜浮三四歲間
士習彬彬丕變二親既久居楚弗樂日思鄞不置乃
上疏乞歸養　詔可既歸杜門掃軌承顏菽水有餘
懽也溫凊之暇唯尋繹經史一有所得則發而爲文
乃著學庸傳五經說以推明天人之奧嘉靖改元

上方旁羅天下賢士以布之位用新文信之薦復起
提學四川至蜀闢大益書院拔名士居其中時考校
之人材彬然用盛未幾以王孺人之喪且念二親在
遠復上疏乞休撫院因爲奏移近地復改提學福建
蓋三授督學之命於茲凡十有四年矣丁亥進左春
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未幾陞南京國子監祭酒
開牖蒙滞宣明德教言默動作示人學程模楚不設
而教行焉四方士忻忻稱得師也先是諸史板在成
均歲久殘缺上用言者議　特命訂較之與少司成

貞齋江汝璧戮力共事正諾補廢由是有完史矣戊
寅陞南京吏部右侍郎尋丁洞雲公憂癸巳服闋改
吏部右侍郎丙申進左侍郎冢宰缺攝行其事抑奔
競奬名節拔淹滯開誠秉公人不敢干以私銓部凡
陞除例先白政府以覘其意嚮奇曰黜陟當以公爾
覘人意以用舍之則所遺者必多矣遂不復往白政
府尋有　旨以他人代攝銓部事居之恬如會翰林
院缺長遂命以原職兼學士掌院事尋充日講兼講
大學衍義纂修玉牒戊戌充會試主考所錄皆名士
尋晉四夷館己亥冊立　皇太子詔慎選宮僚以老

成舊學加太子賓客　世廟南狩顯陵命攝禮部尚
書事至於奉先代祀涇藩趣主先師釋菜皆特遣之
又念母年踰九十累疏乞終養　上弗允賜溫旨慰
留之尋復以原職掌詹事府事壬寅九載考績進禮
部尚書仍掌詹事府事奇具疏辭弗允是冬遘疾臥
旬月歸思日切尋南京吏部尚書缺力欲就之銓部
遂擬以上得　俞旨忻忻然樂也會南京兵部尚書
缺留都務視兵部特重　上乃改兵部尚書參贊機
務乃時練習選勇武修城垣均驛役綏善禁奸軍民
咸有寧宇未幾有疾風震雷之異竟以是夕不疾而

逝年六十一訃聞贈太子太保謚文定性孝友事二
親雖貴至金紫溫清定省旦夕不少衰洞雲沒母太
夫人年九十餘奇起南北必奉而隨焉伯兄信齋來
燕道卒於濟奇痛之每念及輒流涕以母道事其嫂
終身不少異洞雲公晚得庶子二人尤撫愛之均財
產與之其動止閑適與人語肫肫無矯飾而所學根
抵於道文詞典則朴茂辭旁貫百家鈎引玄彙而卒
止於道平生未書稱人之短而鑑別自精未嘗見疾
言遽色而望之自不可犯秉書立津涯以忤人而持
身行已百不少屈有古君子遺風焉

余本

余本字子華鄞縣人正德庚午領鄉薦辛未廷對擢
進士第二授翰林編修明年念父老無兄弟疏乞歸
省時例京官省親離庭幃六載乃許本未及再朞而
特旨允歸又明年奉其親就養京邸尋充經筵官時
權奸迭興文事廢不用本慨然具疏指摘切無所忌
至再上不報乃疏乞補近地儒學官便祿養當道難
之乃請擢廣東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至則毅然以
釐俗作士為已任秉公力勤務行厥志然素性骯髒
視畀瓶咕囁之態不啻若腐穢行事一不當於理即

義形於色或面折不少容用是與巡按御史毛稹不相能劾其不法數事而毛遂肆其誇言以相詆詬各回籍聽勘毛以京考落職而本適罹外艱服闋當道令本赴選不可嘉靖丁亥起復山東按察司提學如故行事不改嶺南戊子秋試士之中式經公所首選者幾半其年四月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凡文牒無細大一一訊辨擇可否罷行之曰不爾則無以遏讒說距詖行非朝廷設官意也官宇頹圮會以時詘禁工役乃計處工食若干佐以俸餘費不涉公帑役不越輿隸而堂廡煥然嚴飭莊固見者服其能焉都

御史王公天宇嘗曰吾每有舉措或沉吟未決思子華之風卽沛然矣蓋生平臨義必赴於得喪是非生死禍福不一置於懷故能無所瞻顧若鷹攫瀾趨莫或牽掣家居食貧稱貸無虛月親族有急輒傾囊濟之從父兄弟或給之田若干畝本於書無所不讀見古人奇偉事躍然期必爲之至奸臣傳其擊節罵詈不釋口禮樂天文陰陽律呂皆研窮其數爲詩文直寫己意不屑琢鍛崇華飾作世俗語而典雅確實克裨世教得年四十有八知者惜之

孫懋

孫懋浙江慈谿人正德辛未進士任吏科給事中時寧庶人謀不軌懋建議適兵爲江西備留中日久兵書王瓊請如議行之楊廷和默然嘉靖二年任廣東左參議陞本省副使四年時 上差較尉審訪給事中陳洸與鄉人許奏事懋與按察使張祐詰之被逮各疏辯巡按御史楊銓極言乞加矜釋謫廣西藤縣典史十六年陞應天府尹十七年閒住

屠應埈

屠應埈字文伯號九峰鄞縣人弱冠領正德丁卯鄉薦舉辛未進士選授禮部主事予告歸省選改兵部

丁父艱服除復改禮部時 武廟崩 世宗御極秩郊社禋宗廟殷祭上下以幽贊神祇百靈曁上 兩宮徽號諸大典禮與有勤勞秩當遷而少宰銳氣不能俛仰承奉大吏謫楊州司鹽判官鹽司者泉貨之藪也大賈賓集謗刺易興至則執準守憲統御輕重以待急輕賈不致亭次售賤以滯時公私兩利上下平準而廉聲日起擢鎮江府同知審利病平煩劇區處中理不以位窘其才人翕翕稱之擢僉事按察河南挈綱振紀禁奸戢良執法無所曲撓而土豪世家

反目不敢覦覦跡不敢行然頗尚擽刻或意有所先輒自爲之無所咨稟故與僚長多不恊再遷湖廣屯田副使而卒中河南謗論當謫疏乞致仕得俞旨歸

謝儀

謝儀字國正號果菴鄞縣人正德甲戌進士令餘干時宸濠稔惡畢眞擅權地方繹騷儀周旋其間盡心竭力民恃以不甚困邑號多訟明愼果決未三年斷獄甚寡磁窰茶笋出於饒內臣督之往往求索無厭且凌辱其有司儀處置得宜不使動其顏色禁黎園淫樂一日上官臨縣將取海鹽童爲戲迄不應命當道重之有洛陽年少雖老吏不如戰國千奇非庸才可列之推方銳意興華爲父安太治之規以父喪去任士民爲立碑以志去思服闋擢江西道監察御史首疏白安慶指揮崔文進賢令劉源清之功劾外戚陳萬年中官王堂時春及姦黨何明之罪人爲凜凜印馬於北直隸山東河南力振舊法剗時弊不肯少徇以自欺其心巡按廣西寢思恩之謀折岑猛之變大功數十上疏乞寛議禮諸臣請誅巨璫谷大用等皆人所不敢言者鄉試監臨綜理周密得人爲盛擢僉嶺東兵憲擒大盗曾蛇仔杖福建設防海內衆擒

大盗李艮武禮高士蔡烈表文山誅艮浚之績及陳布衣周翠渠道學立祠置田陞憲副巡海奏設詔安縣安邊館立墩臺蓄畨兵爲萬全之謀海道以清視篆臬司辨陳大淵等二十四人寃獄遷雲南叅政尋遷江西按察使將祖母踰九十迂道省之半月而祖母病且卒萬里之外歸及視終若天使之然者苦節之報純孝之感人以爲美談儀承重哀毀苦土中致濕瘮疾不愈以嘉靖丙申卒年四十有八

沈教

沈教字敬甫號平墅慈谿人領正德丁卯鄉薦遊太學甲戌成進士授豐城知縣豐巨邑也民儉而訟復爲寧藩所擾不民於治教至而振肅之民人革化丁繼母艱僅官四十餘日而歸邑人紀循良於志焉丁丑服闋補安慶桐城值寧藩不軌王師蹂躪內供糧餉外整干城賊鋒挫而西返郡邑獲全　武宗南巡慈壽太皇后北上夫役供給之繁重與權倖需索應天六郡之役咸隷于教蹇蹇匪躬事皆克濟交章疏薦賚賞有加置學田以作士省郵役以惠民善政善教不可縷紀尋徵爲監察御史初巡薊北再按滇南維將士酋安銓鳳朝文相繼叛逆郡邑失守中外

鑒勤歷　上甫韙之委教提督三軍躬冐矢石賑給軍儲不避擅發之議故能百司用命一鼓氣張而巨賊授首奏凱璽書褒美白金彩幣先後再賜晉陟憲副勅撫荆襄流民漸復民衆其生嘉靖甲午仍以憲副清戎閩中丙申轉大叅督江右糧稅兼督學校入閩豪傑蔚然並興督稅清戎逋冤迸跡聲實蔚隆當寧倚重丁酉總憲貴陽戊戌右轄黔南乙亥轉山東左轄辛丑陟光祿卿壬寅晉右副都御史入院佐理立朝謇諤不阿知者是之不知者嫉之居言路時議大禮而抗忤宰輔被繫北刑幾死以故滇南不世之

績僅得外補爲方伯盡華餘職取黜中丞推疏誣謗竟成北黨不世之伉終中其毒然歷宦幾四十年隨其所至人咸紀頌功德至肖像立祠焉待命南歸即搆實恩樓奉勅誥璽書於其中吉月朝服北向稽首非公事不履城府方論定將大用之竟病消渴不起年六十有三所生著述有風化錄戎政錄巡東漫紀巡南雜咏

黄宗明

黄宗明浙江鄞縣人綰僉黝名以言忤旨詔窮治主者宗明疏陳非宜乃拆繫福建叅政俄召還爲禮部右侍郎轉左是年十一月卒於官初張桂以議禮得幸諸同議者咸肆鷙氣勢更相牽引乃宗明無比周迹故張桂既出亦無訾之者

華爰

華爰字仁卿號石窗鄞縣人正德癸酉鄉試繼登甲戌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讞獄明決訟者不冤凡有疑滯咸爲取平歷陞本部員外郎郎中奔父喪南還服闋改除南京兵部職方郎中是司業稱繁劇從容裁決積弊振刷軍務肅清已乃出守桂林桂林民獷而好訟充斥於獄有久繫不決者聽微析疑窮日力

不懈浹旬囹圄爲空時田州岑猛梗王化督兵征勦檄軍餉者絡繹桂林居會城素迫於應上官而怠於催科逋負以百萬計乃早夜區畫與民裁闊狹輸餽每爲鄰壤先袱滿以最復舊任念以直道忤人欲退就家食而親友強之行遷延不速進卒被劫落職諸縉紳莫不扼腕民遮道泣送者無慮萬計慰遣之無幾微見言面卒嘉靖癸巳春秋纔四十三耳

戴鱀

戴鱀字時重號東石鄞縣人正德丙子舉浙江鄉試丁丑舉進士授刑部河南司主事毎督獄見繫囚滯

穢率多瘦死必令給郵有方士能言陰事多驗鄉相
以下爭先迎致鬻心知其姦檄召訊之果挾採生術
遂寘之法進本司員外郎中陞四川按察司僉事整
飭安緜兵備至則繕樓櫓遠斥堠選將練兵諭羌戎
以威信不敢犯境民以安息龍州土官先是多以賕
結兵部恣肆干紀莫敢誰何至與同餐燕鬻以法束
之不少貸假至縮縮不敢吐氣涪江當松灘褒波孔
道而風波暴悍渡每不測見舟覆者十餘艘亟命漁
舟拯之得活者百四十三人屍三十餘惻然歎曰此
有司過也即戒工市材造舟二十二爲梁四十餘丈

横亘如坦途又立法守之其爲民興利多此類先時
有議禮臣僚被命北上適持檄南下遇諸臨清欲挽
之與語而已解維以避心深銜之至是爲宰相寵倖
遂諷所司奪職家居飄然林壑者八年會時宰物故
起爲河南按察司僉事尋轉江西布政司參議提督
糧儲江西故多逋負每鈎稽輒緣吏胥爲姦不可振
刷至則立格逐歲稽查姦不得行而乾沒者悉償無
復有負逋者陞副使兵備饒州兼督造尚方磁器先
是窑戶爭利恃持不相殺及爲條畫禁治爭鬬遂息
丁內艱歸已又起爲廣西府江兵備時猺獞嘯聚稱

亂幕府謀大舉兵征之衆議旁午曰此不足煩大兵
也特密選精銳數百命指揮林瑞等分爲犄角授以
方略深入仙迴松林歸化石田諸山繞出賊腹大破
之斬首百餘級俘其首豪周六等數十輩磔之於市
餘黨悉鳥獸散江道肅清幕府欲上其功力却之陞
江西參政尋陞山西按察使振飭憲典官僚嚴之有
閹豎殺人匿宗室家吏不敢問立收捕付獄閹者悚
息有巨商恃宰相書來告逋欠者輒焚書杖而道之
曰爲朝廷監司寧爲賈豎責券耶有一知縣受賕殺
人巡按御史知其與權貴有連特爲釋之且言進士

可惜縣曰進士可惜一方之民橫遭荼毒獨不足惜
耶必正法乃已尋陞廣西右布政使改四川左使丁
外艱免喪補江西陞四川巡撫都御史入蜀革煩苛
孜孜以保釐爲事所隸諸部雖羊腸鳥道必輕車詣
之問民疾苦爲之興罷父老相傳以爲撫臣旌節三
百年來僅一覩見也由是西省將士曜然歸心而江
西舊僚有嫌之者竟以飛謗傾之落職而歸居三年
一日端坐而逝距生年六十七

王相 附子杰

王相字懋賢鄞縣人生而穎慧絕倫少受家學輒奮

誦習昕夕不懈稍長即沈酣經典鈎稽史氏而力殫於淵學吐英摘華樹聲藝林名隱隱起矣嘗授徒高錢山中每夜灼一燈琅琅誦不休饑則拾蹲鴟火而啗之或竟夕不眠鄉傭厭苦之竊議曰何物怪孽欲以是博官邪聞之迄不爲止正德丙子薦於鄉上春官不第卒業南雍大司成汪俊見其文奇之辛巳第進士選爲庶吉士讀中秘書愈自刮磨茹荼攻苦如寒士爲文根抵六經而步武乎莊列每意至即伸紙濡毫頃刻千餘言氣洶洶不斷辟之騁驥而下埈坂也諸學士先生曰奇哉士班馬不足爲也壬午授

翰林編修甲申以議禮忤旨逮詔獄已而廷杖過楚卒時年三十七有文集若干卷相素豪邁尚志節初甚英毅中更爲和易外不置畛域而內井井無疎戚貴賤皆爲推心焉其尤大者事親篤孝先意承志恒得其歡心家貧屢空晏如也諸生束脩之饋不絲毫入私室里黨莫不稱之從弟杰與相師資勤苦力學舉丙戌進士任大名府推官嘗署府事輒濬沭兒河盡除貴戚之壅水爲利者民不病潦又嘗署開州民號馬千頃者與厚貨爲饋輒發其奸寘之罪以治行稱旣徵召而卒所著有經濟總論十卷

陳　憲

陳憲字廷章浙江定海人由進士擢監察御史巡按湖廣江西莊重知憲體其在江西政績尤著糾察方面及郡縣吏之賢否而去留之人用悅服南昌之民舊苦三司供給郡縣因爲已利憲悉革之民大稱快吉安守禦千戶臧清貪淫兇惡殺人破家殆不勝紀都司受賂常曲庇之往乘憲者皆怯懦莫敢問憲至廉清殺一家無罪三人執訊引伏械送京師一郡晏然舞抃於道他善政尚多既歸同官以鞫獄出入相訐者引憲初鞫爲政俱集刑部憲事已白以待覆奏

未出然已有病時施禮署部事寬而無制屬吏肆爲姦弊凡死罪繫獄者悉得自便臧清雖罪狀明白尚繫刑部獄未決夜竊至憲所詬詈捶擊憲憲忿恨竟以正德三年十月卒於刑部於是公論皆咎禮後上問侍臣曰聞御史陳憲能持身振憲紀今安在侍臣以實對　上止命磔清於市

萬　表

萬表字民望別號鹿園居士浙江寧波人生有異相玉色方頤額有三文風神炯炯忼慷多大節相者奇之曰異日當名高天下讀書一目數行下年十七襲

衛指揮僉事志在鵠起不事家人業晝習騎射夜燒
燭讀書揭孔明寧靜澹泊四言座右曰大丈夫經營
天下如武侯何能頫首作求田問舍計乎庚辰武舉
中式石學士閱卷以爲奇置第一衆以所對多忤時
語稍抑之尋授都指揮督全浙糧運晉視浙江閫篆
南都坐營錦衣巳爲漕運參將者二漕鎮總兵掛印
者二及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書皆以宿望爲當
軸所推轂表歷漕既久國計詘贏河溝通塞祖制及
時敝當復當釐靡不明習嘉靖庚子三洪水涸漕舟
並阻議者謂黃河改流者論折之力言漕河惟用洸

汶沂泗諸泉足以濟運正統十二年黃河決滎陽入漕
河潰沙灣入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
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必疏濬而黃水始來稍稍與
清合至正德六年黃始盛來衝決方黃河來衝時清
河狹淺水固易盈沿河設淺鋪每年轉運無滯也今
二洪舊堤宛然可見但向者黃河漫漫一旦水落石
出清河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
自洪達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堤坊原備河衝入衛
漕害今二洪以下反屬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
來至疏濬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爲藥也渦河在淮之

南商船皆自淮入渦至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去衛
河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
可罷表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計三百八十
里尚書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爲費不
貲以彼棄七十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
異故蓋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水合二水合則衛決非
常誰能障之此會通之運誠柔利不可易也若于衛
輝置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令由
渦河達陽武歷七十里輸于衛輝其勢甚易如昔日
東流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爲備變一策海運雖極

險遠第浙中海船于遠番皆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
泰州有沙船淮安有海雕船嘗遊海至山東蓬萊留
易云離天津不遠若以松江太倉近海歲糧厚與雇
直量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諳爲事變之備又一策
也太倉則例每糧一石耗七升至槩斛若輕齎之羨
以還運卒故卒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朘削
四出人不聊生表憤曰此其患不獨在貧軍而且移
之國計矣大者疏小者議累累百千萬言且極陳本
折通融爲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折內二帶荒
田重農薄賦爲漸減歲漕之地尤根本至論識者偉

之歲甲寅海上倭亂起表散家財募死士奮欲往擊
會以都督僉書南京中府道經姑蘇與倭遇葑門楊
涇橋率所募及少林僧躬冒矢石挫賊鋒身中流矢
不爲止遺書於子曰我家世以戰功死王事乃我獨
持文墨議論身不任兵今晩年增一箭痕不亦美乎
時賊據七闘八團爲巢我軍數戰不利表謂巡撫周
琉賊據內地久近賊處民不得力田逋負日多催科
敎迫相率去而爲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請蠲
積逋懸賞格使就中作計以携其黨兼下募兵令土
著之餉等客兵則人人樂歸如得士千餉賊減千人

也以較用他兵孰利議行歸者寖衆賊寖衰乃進兵
賊懼夜遁藏之海上內地稍甦因作海寇議所爲籌
畫甚具賊方蜂屯諸島而歙王直者以驍雄魁其曹
表策其疎鹵可誘而縛也薦鄞人蔣洲張惟遠使爲
間兩人雅善直其家坐通沓被逮約獲直以贖且以
上賞許之日強聒當路前未及行而表卒後總督胡
公宗憲卒遣洲使豐後山口諸島渠魁立致東南晏
然一時謂爲奇功不知皆表本謀也表策夷情洞如
指掌而論北虜尤人所未發嘗曰古夷狄侵中國未
有中國人不爲之用而能突入者夫華夷異類居處

寢食絕不相同豈甘心棄衣冠爲犬羊役哉不得已
也比年虜入太原殺掠慘毒上廑　九重之憂中外
章疏類多擊截之計所薦用者大都善戰善陣之人
而于籌邊固本之道則置而勿論夫善戰善陣之人
急于截殺乃一時救變之事如醫家所謂急治其標
者也每督諸鎮之兵日幸一擊虜以爲功而他不暇
顧然卒不能禦如病者屢投逐邪發表之劑而邪卒
不去元氣不爲其所傷乎且諸邊自將權移而邊政
日廢矣自屯田鹽法壞而邊儲日不充矣邊儲不充
而士卒殍死者衆矣殍死者衆而士心日益離矣士

心日離叛亡者衆凡叛亡之卒虜皆厚遇之與婦生
子給以牛馬孳息土俗漸宜心無變反而後用爲向
導故地里之迂近兵力之強弱貨財盈虛人心離固
將帥勇懦事勢難易皆得預知之而諸邊饑餒劬瘁
之卒聞先叛亡者幸少須臾無死也輒相繼以亡而
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深可憂耳夫虜之來也不測
而我之禦也無時諸邊日夕營營以目前爲事何暇
爲本計乎此所謂決陂以取魚圖一朝之利者也先
是庚戌虜闌入塞內傳大都表聞之日夜束裝爲行
計曰吾世受國恩今憂及君父豈臣子安卧時耶尋

事定乃已表少嗜玄學已而閱内典獨契于心闡西釋自然者以苦行鍊磨得悟絕學與語大悅之自是參究不輟一日披衲入伏牛山曉行見日升忽大悟嘗言學貴真悟語言精切不離見解又言世論克己淺之乎其論顏子也夫視聽言動而溺焉已也視聽言動而止焉已也視聽言動而不溺不止焉亦已也禮者中也即吾之性也仁之體也不可絲毫容易于其間也是故無思無為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克之至也一日與羅達夫論道于臨江達夫躍然而歸遺書云自聞教後舟中終日忻忻若出樊籠見

大世界若入巨海見龍宮藏動手動腳無非道妙其相契如此然雖超詣獨往而諄諄導人以實行謂夫子教人文行忠信至命與仁則罕言之吾曹抗首談性命而自愧于倫物得無爲跖者嗤耶為文敏給疎暢直寫胸臆所著有學庸志略論語心義孟子摘義道經贊言九涉雜言玩鹿亭稿及纂經濟文録灼艾集玩緑亭詩抄濟世良方玄門入道資權山中集諸書行於世薄田僅供饘粥而好為德于鄉如建橋賑饑不可指數歷官四十年家無餘財缾缽蕭踈與野衲偕遊見者不知其為名將也嘉靖丙辰正月二十六日無疾端坐而逝是夕大星隕于庭光射數十丈云

顏鯤

顏鯤字曰翔號遠齋慈谿人嘉靖戊子舉于鄉壬辰舉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分治南旺諸泉至則釐革宿弊疏濬泉源使夫必受直而漕無滯稅公私稱便奉勅查理山東藩臬及諸郡贓罰莅前此所未有也鯤秉公持法風采振揚士論翕然歸之時父西嶼公在署忽棄養乃扶櫬歸葬賑閔補兵部武選司主事尋擢員外郎於九邊智勇忠義之士皆廉訪籍記

每佐其長以易置無不當癸卯擢河南按察司僉事駐節潁上兼攝徐州兵備道徐潁地跨江淮多巨猾劇盜號難治鯤從容料理案無留牘而地方寧謐豪惡毛至剛占奪民婦女田産恃雄貲無忌竟補之置於法潁壽間盜多株連不解乃下令曰以姻連坐者勿治即日歸農者無數撫按交薦方期大用適以舊在兵曹查黃誌誤左遷許州判官轉真定通判大名同知復擢河南僉事時鄭府橫恣不法悉糾治之遂欽跡彰德宗親王守道白晝謀殺其兄御史入賄欲從末減鯤廉得其實堅執不可御史銜之誣他事中

之與訐辯御史竟落職而翀亦改福建未幾丁繼母憂服闋擢福建布政使司參議時倭賊猖獗而福寧尤急巡撫王公詢特檄往勦之翀馳至其地禦備之策無所不至一捷于秦嶼再捷于大金閩峽三捷于州城之外斬首三百級餘俘馘二百有奇賊大挫逃遁地方底寧撫按奏聞　上嘉奬賜以白金文綺庚申擢四川按察副使去閩之日福寧士民攀卧感泣立祠祀之四月松藩故維州境外地也軍夷雜處叛服不常至則動中機宜形格勢禁發卽就戮有奸軍周尚武者陰蓄異志訪知擒其首十八人寘于法人

黨悉平因條畫五事嚴責成以馭兵威遠權事宜以防奸制變復舊額以賞夷安邊完逋餉以足食養兵設官攢以典司出納巡撫羅公崇奎謂疆圉大計無過于此乃疏請行之而翀以西土寒甚不堪堅請致仕歸歸六年而卒

包　梧

包梧字子木鄞人也名御史包澤之子生而穎異讀書過目輒不忘領嘉靖壬午鄉薦通判蘇州府職造中貴怙勢傲睨故事判庭參梧獨長揖不屈諸額外取索裁革殆盡心啣之誣奏逮　詔獄謫無爲州同知未幾移成都府通判尋陞漳州同知漳瀕海盜藪長吏視爲汎常弗問梧特設奇鈎致捕繫株連不遺餘力後竟奪歸梧爲文奇詭雄俊自成一家言有白厓集

姚　淶

姚淶字維東慈谿人也總制尚書姚鏌之子狀貌奇偉資識過人嘉靖癸未魁天下授翰林修撰爲經筵講官積誠感悟脫略詞章每進對稱　旨歷陞春坊諭德丁酉主北畿試得士爲多人方以公輔期之隨以疾卒淶性孝友六歲喪母執禮如成人事繼母無

間言尚書思麿例以嫡淶讓繼母弟汲以悅親心淶讀書務爲經濟事不拘拘文辭如邊防海運皆有定議作諸邊圖時有翰林三長之稱爲經學政事史學也有明山集若干卷

屠大山

屠大山字國望寧波鄞縣人生而適伯祖襄惠公㦤以泰山磨崖碑遺其大父渭因以命名爲童子時風神秀異有俊才襄惠公嘗摩其頂詫客曰是兒俊爽不凡他日當爲國寶及長修髯偉幹頎然玉立好魁磊之節儻蕩自憙而又沉重不泄器局凝峻世莫能

竊焉年二十三舉于鄉明年登嘉靖癸未進士出知合州政先寬和持大體而禁奸詰慝未嘗以三尺假人與縉紳學士處坦夷不設城府人人延坐盡歡咨以政理又日引父老子弟問諸所疾苦務盡下情州民積苦瞿唐下流水歲嚙城有蕩析憂悉力經營築隄障之民以安堵有李道士者挾妖術爲州郡患所至騷然以討擒之榜掠數百不能及其身乃齋戒禱于郡城隍之神詰朝再掠之而妖書出左腋下道士窘求木藥不得竟死杖下尋陞南京刑部員外郎出知吉安府寬大嚴明如合州時而清操益厲門庭肅然王尚書諸公子橫於里中民不能堪悉取其蒼頭奴勒虐者法之後諸公子折節改行爲雅士尚書深德之嘗謂人曰使我諸子得比於人數不蔑吾宗者屠使君教也世以是兩賢之居吉安五年陞山東副使備兵徐州州當東北孔道四方人物雜糅民悍而俗囂至則一以寬大鎭物而以沉毅彈壓奸豪時貴溪相有蒼頭奴乘樓船下徐橫索驛遞執而箠遣之貴溪銜焉然竟無他十八年流賊大發摽掠郡縣所至殘破督兵討平之河決呂梁爲置洪水不能爲災陞山東參政尋陞福建左布政使時甌寧太宰李公默爲國子祭酒置田將樂將樂人逋租過半太宰囑將樂令治之而令故不爲治太宰怒囑以切責令令故以彊直不阿柰何以祭酒故裁賢令顧反益游揚之後太宰益相推重數薦于朝世咸高方伯義槩而服太宰賢有器量矣晉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酉陽苗民反會四川貴州兩省討平之捷聞陞工部右侍郎尋復以原職巡撫湖廣劇賊李邦珍驕矜多膂力號李千斤居大司馬幕府爲記室父殺人論死繫獄中邦珍歸格殺縣丞劫獄而去遂擁衆萬人橫行州郡命應山知縣葉震亨逆擊之擒其副賊張金選衆乃遁去而邦珍妻馬三兒者能軍善妖術剪紙爲兵每臨陣則士馬從空中下矢發衣裾間如雨大山仗劍叱之人馬亂墜遂敗走後得邦珍三兒于鎭遠衛檻送軍門三兒向守者乞水從水中遁去後乃擒斬之陞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制湖廣川貴三省軍務是時苗民龍阿仔梗命全楚騷動遣參將孫賢授以方略令設左右伏而賢以精兵深入道獲苗黨譚細奴善撫之以中秋夕擒阿仔於席上而我軍乘之直搗其巢苗人悉平辰州土官冉蕃者年十六梟勇絕倫欲奪父位而以黃金百斤他珠玉珍寶稱

是白金織綺之屬萬計行賄於里中後聞其事命縛蕃至轅門數其罪切責之終在事不敢奸父位袁州父子累求賂不得銜之甚會李公默再爲冢宰首推兵部尚書曰非眉某不可袁州子世蕃恚曰李能揚之我能抑之遂以南京兵部左侍郎巡撫應天等府時倭奴大舉入寇自吳淞江直抵姑胥城下兵燹一空總制兵部尚書張經以北兵出戰北兵不習水戰大敗乃反嫁之禍而故銜者憾不已被逮繫獄事白釋歸田里家居二十餘年清約如寒士或浮白豪吟往來山澤歸則杜門燕坐潮如也終其世未嘗以一言干有司晚年尤習黃老頹然寂照而已

馮岳

馮岳字望之號貞所慈谿人嘉靖丙戌進士除授工部主事監稅蕪湖搠寘木匣十數商至即稅不停時刻令商自投匣中登記於籍封貯縣庫從前監稅者輒以墨敗而岳獨著清名歷員外郎中陞濟南知府蒞任閱獄見繫囚繁甚次第斷擬釋放囹圄爲空郡多巨盜黨與竄名府胥中蹤跡詭秘人莫之覺廉得其實一日盡縛之遠近驚以爲神盜遂屏跡問老恤孤勸善興學俗爲之變丁內艱起補延平議減驛遞供應之煩討擒巨盜有納金魚腹以賄吏胥者命卒剖魚而金見一郡攝服陞山東副使會審錄有四年十四時與惡少遊憚祖母過於防閑遂與惡少弒之或憐其年向幼欲從末減岳曰張忠定見嬰兒掌父尚殺之況四年已十四乎卒入之一應襲指揮招數人飲飲散偶爭手遂交相拳毆一人死犯者家貧衆利得金遂坐誣應襲以殺人律讞之得其情罪坐犯者陞河南左參政河決爲患至不可禦親歷決所授吏成法所費甚省而堤固河寧民免墊溺陞江西按察使尋遷右布政時弋陽王修鹵簿取司中金錢不

巳且持令牌恐脅左使至無以爲計岳取長史司移文閱之有自備工價不煩有司等語及查各藩自分封後未嘗敢擅修鹵簿者即欲奏聞王多方祈免省費不貲尋陞本省左布政使司中積胥盤蠹垂白不隸名尺籍者不可勝數一日坐堂上悉索而決遣之往錢糧出入左使司之右司無所事事岳至惟總簿書庫藏悉委之右使在司三載未嘗一入庫中陞順天府尹尋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尋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兵部右侍郎岳以郎陽居三省之中城垣未建無以捍禦遂奏城之蠟爾山諸苗屢討屢叛岳撫

勦並行獻俘於朝奏建容美等十四司統轄之三省
裁寧乙卯奏勦卭水茵捷有銀幣之賜又奏勦酉陽
平茶筆茵捷恩蔭一子入監岳以沅州爲總督開府
之處土城易壞奏易以石巍然稱巨鎭焉播州苗酋
阿項驍勇善戰孀誘湄潭諸苗爲亂授總兵石邦憲
等以方畧斬首數千阿項奔突馬蹶擒斬之諸苗悉
平親詣賊巢視諸要害建築屯堡列戍分哨爲久安
計捷聞進右都御史丁巳陞尚書刑部于南京 祖
宗舊制刑部理讞內刑獄詞訟具載會典迨後十三
道多所侵越乃具疏請復舊制時北尚書鄭公曉亦

具疏以請于是日親部事不敢遑迨諸司勤職刑清
訟理畿輔肅然己未決意乞休屢疏以請 命下瓢
然歸里萬曆戊寅上兩宮徽號詔有司具絲幣羊酒
存問辛巳以上壽終年八十有七篋中所遺僅一縑
至假棺以殮大臣清貞至此亦今古所希覯也訃聞
賜祭葬如例所著文集八卷恤刑稿四卷

陳　東

陳東字約之鄞人也少從學究游心易之其師與諸
學徒講說經義約之則卧弗聽也乃泚濫百家言上
下厠宋班馬之間向褒以下弗論焉上海詩書之士
于是爭言陳生矣會稽中峰董公又故奇童也右女
待年于家曰吾女奇甚非得奇男子者弗字徧覡里
中兒卒無當意者一日甬川尚書過中峰相與遨遊
禹穴之閒從容言尚壻事甬川曰夫富貴所不可知
即欲芝草琅玕者陳生殆其人乎乃艤舟甬江之上
呼陳生覲之而陳生乃垂髻被儒者服繩趨而前面
如玉澤睛如黑漆望之非閭閻嬰兒子也董公乃雜
難墳典丘索及諸莊周呂覽言則滾滾對不塞試之
詞賦倉頡凡將諸書玄秘也董生乃目左右取日書
以來親爲期日而遣之已乃挈至京邸董公日爲程

業課督之約之唯唯奉命唯謹然心弗好也偷取古
人書意所契會者鉤纂精微時時論撰發舒淵懿于
是方年名聞國都矣已乃舉進士授翰林庶吉士讀
中秘書益厭薄時藝尋調祠部主事已復改編修乃
日與屠文升唐應德田叔禾王道思數子更相過從
考鏡鴻濛陳說藝文至達旦不休倦則便相枕卧率
以爲常而諸貴人切慕其風時枉駕過之輒閉門謝
不納時當道權寵朝士咸奔走之約之獨不加禮
以故不能見容出爲湖廣僉事分司辰沅辰沅五溪
故區而苗蠻之所都也深山叢箐犬牙阻兵時時爲

合攻剿內地緩急不可控捕而約之爲量裁瀾稅宣
布威信苗夷稽首聽命四境帖然而約之乃終不樂
居上書乞骸骨時吏部闕尚書而元崖霍公與甬川
張公爲左右侍郎計曰陳生偃蹇甚矣必徙之會山
東缺提學輒注擬以上而內閣欲用其所私力持之
約之竟不果用已乃稍徙而閩也每出治吏檢括案
牘窮日夕不休與學士先生接周旋款語無不人人
滿意比歸休輒仰屋喟歎憤志蹋蹬家人莫喻其故
第左右羅古圖史置酒一壺且誦且飲飲輒數盃下
已而忽大嘔血須臾可數升病瘠矣徙河南提學會

科試且迫坐肩輿一晝夜馳三百里諸郡之士三月
而畢病不能支而死年三十三有后岡集

楊茂清

楊茂清字志澄號芝山鄞縣人吏部尚書守阯子也
以蔭授南京鴻臚寺署丞凡九年陞貴池知縣池濱
大江使傳往來如織民好囂訟難治至則因土俗相
時宜廉民情稽故牒去所不便而與其所便朞月之
內上信下服俗用以熙有古循良風焉于時涇縣有
王瓚者逋青陽富室周鑑金預搆一丐婦蓄之鑑至
索金輒殺婦以誣之訊者以鑑富爲嫌莫敢直事下
茂清反覆閱其獄詞曰何不指近人以證而以五十
里外之麻客乎既伏瓚背護瓚又何能毆及胸腸死
乎瓚乃語塞而鑑得免石埭楊翁生二子長子標次
子死而婦與僕奸翁逐之僕復潛至其家翁乃以盜
撲殺之時標往青陽爲親故壽而僕家誣標殺之以
抵罪臺使者檄之覆勘則逮青陽與標酒者十餘人
隔而訊之如出一口乃坐翁收贖而貸標後數年道
經其家盡室羅拜於途且攜一小兒而曰此標出禁
所生也微公楊氏斬矣又貴池王業與妻以烈酒醉
殺劉廷璋舁而沉之江妻當從坐乃釋妻而坐武曰
吾緣二子方在襁褓耳由是人緣黎赤率從化導賢
能慫著徵委無虛日陞山東沂州知州去之日蕭然
圖書數事士大夫灑泣祖帳庶民聯袂扶杖擁道遮
留曰奈何奪我父母也至沂一年調沔陽道出貴池
父老商旅遊之江滸摩肩踵履舁舟輿而趨曰何幸
復見吾父母乎至有掩袂泣下者至沔三年治行炳
然矣遂引年致仕而歸

黃潤玉

黃潤玉字孟清浙江鄞縣人也生五歲侍母病夜不
就寢家人異之六歲就塾師坐立屹然不與羣兒狎

書過目成誦塾師奇之十歲道上見遺金不拾十三
詔徙江南殷實戶實北京父當行潤玉傷父老行萬
里輒涕泣求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
長少長不肅愈於老乎卒行抵北京受廛都城外十
里所沙漠寒冱無人居與同役築室成比閭傾貲拾
徭賦墾圃種蔬以爲活人不堪其劬而泰然安之稍
隙輒肆力於學以心爲嚴師以聖賢爲矩矱擇然後
言確不可易焉揆然後動端無所苟焉都城有富翁
獨與一女居招與同賈辭或問何也曰瓜田不納履
耳於是里中子多從之學爲文理致淵永舉鄉薦授

學官用薦拜監察御史出按湖廣斥藩臬郡縣之不
職者百十人以楊文貞薦爲廣西僉事提學屏洗薄
獘俊賢士風丕變改湖廣按察使時巡撫都御史李
實張甚藩臬皆折節下之潤玉無加禮而逝黜貪墨
厲二人皆實鄉戚也實大恚劾之謫知和州含山縣
惠利有恩已請老去

傅光前

傅光前字長孺號太恒浙江鄞縣人舉進士爲南太
常博士日與寮友徵求問學而太恒尤精猛思之不
得則閉戶長蹏達旦家人不知所爲後卒有聞入爲
史部稽勳主事病卒年四十一

傅淳

傅淳慈谿人家世業儒父時偕以道學鳴于鄉淳能
傳其家學鄉人稱爲退審先生有洪範敷言性理叢
說大學補略覩志稿藏于家

鄭本忠

鄭本忠鄞縣人自號安分生以明經舉爲秦府教授
本忠問學純正言行敦阜有安分集藏於家子復言
雍言俱登進士第雍言官至太常少卿

丘緒

丘緒字繼充寧波鄞邑庠生上舍丘鐩之中子鑑妻

余氏小妻則黃氏也黃既生緒而余乃不相狎也出
之適江東包氏未幾復轉適他所遂不復聞問時緒
年尚幼或微詔以母故輒欷歔不自勝父母憐而撫
慰之及年十五上舍君卒每語及朱康叔事頫首銜
恤不覺涕泗之霑霪也孝事母余甚篤久之余亦心
傷之均愛若已出余病且劇嫡產兄經及弟綸俱客
京師緒獨侍湯藥惟謹不解衣帶者數月余重感其
孝與緒訣曰我即死汝無忘若母矣緒矢志益決當
是時距實去時凡二十年所矣轉徙不一杳不可迹

忽一夕夢人告之曰君之母蓋在台州金鰲寺前云次日上郡借一人懇於途知緒爲丘氏也漫向問曰丘有出母者乎聞其子固賢也而今安在乎緒驚異反詰其自則包氏故養馬廝也詰以母向往故廝歸而訊其母其母曰昔居浮橋東有周平者曾口其事然今已配戍京衛矣而緒兄女之夫則王李也時以進士待次京邸遺書囑王爲訪其人久之未得也偶一日大雨有避雨於王邸門者奴聞其聲爲鄞人也而叩之乃卽其所訪周平者也延而問之始知黃適台州李憲副之子云緒得報卽裝而之台時李已故

無嗣而所後者乃遠族子也漫不知前事緒徬徨掩泣於道有見而傷之者曰此中有東門王四老者齒踰耄矣故嘗作媒氏爲生儻知之乎導往詢之則知黃居李無依而復適仙居吳義官明且欲再詰王老叩其悉而其夕已暴亡矣吳仙居之巨族生至其里歷瞷數十家見一門頗飭躇而入焉則吳秉朗秉勳之弟也二人皆庠生感其事而留止焉中夜遍詢諸族有嬸氏室於內聞所留止者與鄉人也恚而咻焉姪語之故嬸故黃舊主母也而因憶前事然亦不詳所往呼舊倉頭問之云適於金鰲寺前去歲經之官

已殯寺傍矣生以其言與夢符也而信之且行且泣期得一面棺爲慰面二生輿之借道犯一牛觸生於溝則傘工馬長之門也馬兄弟駭而出因問所從二生以其事告馬長曰吾先傭肩輿度日憶曾與一婦至繙雲蒼嶺下殆其人乎今存亡未必彼所傳寺傍棺者謬耳二人忽入門縛輿而出曰願執廝役爲先生導緒喜甚卽別二生乘輿而行至其地馬兄弟卻輿辭曰當於此求之矣酬之金不受曰吾兄弟憐君哀苦而來豈爲金耶固授之輒投金而去居嶺下旬餘一無所咨避逅行人惟以寧人物色之有織屨者

云此去三舍地名王碧川者有陳六十婦蓋寧人去歲其殆亡乎緒懇祈與俱先造其姑氏之家諗如其言遂往王碧川詢之而閭左老嫗亦如其言卽緒從奴亦以爲信矣乃緒不自信復遣奴詢於諸陳奴倀倀行委巷中忽一老嫗佇立於門探之爲寧人也而扣其從來具悉嫗亦轉詢丘氏息耗合焉知其爲黃也馳而報生生愕不自持亟踉蹌以往抱持悲號曰天乎何生不辰而降割我母子若斯之極也蓋閭里莫不感動焉所謂已亡則其姒氏也陳翁無子而家貧多負生還取金徧償之併迎翁築別室奉之捐田

養焉翁死則請母入室率妻子朝夕饋饍怡如也初居母余喪瘠毀盡哀處兄弟友愛純篤先是伯季俱輸粟入仕籍凡用貲若干析產時衆議量算其貲固讓曰苟若而可何言乎一體者哉人以是益多之嘉靖辛卯宰邑因人覲疏緒二事于朝命賜額於孝子表里宅云

補遺

馮　泰

馮泰字克雍浙江慈谿縣人永樂十五年舉人除河南道御史建言充吏運磚尋復職疏請致仕

項　愫

項愫字思誠奉化縣人景泰二年進士除湖廣道御史丁憂復除山西道勅討四川鎮連蠻夷親冒矢石積勞成病卒遺妻曹氏守志弘治中旌表其門

全元立

全元立字汝德號九山鄞縣人弱冠試有司高等府倅館之衙齋館人病且殆邁元立從戶外來病者恍忽聞鬼語云全公至矣且避之試為朱書懸于寢病隨愈人以是奇之嘉靖乙未成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滿九載考進脩撰充經筵講官時河套議起分宜仗督撫曾公銑譖于　上遠謫此并傾貴溪次第辟亞亦舉朝冤之憤然曰使吾職臺諫當以言爭職廷尉當以法爭吾職以史獨董狐筆在耳援筆草告天文大抵暴分宜橫狀比楊忠愍疏辟益盛詆分宜訟言于朝諫者輒以聞分宜恚甚嫉之遷南京大常卿巳陞南京工部右侍郎所領水衡筦榷著作諸務較他曹為劇左右大司空百度綜核歸于節演居數月以入賀行會歲旱言官請兩都大臣當自劾笑曰太宜人老矣吾登鍾山望白雲起東海心未嘗不搖搖懸旌也休矣遂抗疏乞歸後分宜果敗章薦起竟不赴

沈一貫

沈一貫浙江鄞縣人隆慶戊辰進士萬曆二十二年以禮部尚書入閣歷少傅中極殿大學士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二十四年告病一貫制義卓然名家在詞林時與江陵忤文章氣節表表一時入政府後正位採使稅監四出民不堪命而　國本未定中外危疑一貫亦以天下為已任從中多所斡旋止因楚獄妖書察典三事以致議論籍籍一貫亦不得安其位而快快以去云

余有丁

余有丁字丙仲鄞縣人嘉靖壬戌進士及第授編修曾請勑諭王言奈何私諛爲利悉屏謝饋而詞務簡重充實錄纂修經筵講官歷司業洗馬兼脩撰侍

東宮　登極陞左諭德兼侍讀加俸一級掌南院便道之家買山東湖中得古洞搆園其側曰舒圃陞南祭酒手校二十一史重梓之移疾歸啡舒圃日讀莊子有得手疏若干卷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掌院歷太常卿管祭酒事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經筵講官以吏部左侍郎掌詹事會典副總裁陞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入閣時張居正新故有丁與張四維

申時行共政次第更始嘗奮手一戈逐巨璫停于帝寢贊成巨璫獄會浙兵之變張佳胤以節鉞往問計有丁薦舊弁徐景星縛首事九人梟軍門浙乃安庚辰癸未主禮闈名士蒐錄殆盡從定壽宮加少保政戶部遼東捷論功辭世廕賜銀幣麒麟言者攻居正不已太宰楊巍與部閣諸大臣頗爲裁正言者譁激諸大臣多引去有丁密疏調劑之　上意動遣中使捧手札詣閣臣慰留弁留部臣朝議始定而有丁疾作卒于京贈太保謚文敏

陸懋龍

陸懋龍號貞所鄞縣人萬曆丁丑進士筮令合肥器守脩偉多心計善記事雙眸烱烱一矚睫經歲不忘是以人不敢欺以毫髮邑內丁田宿有遺漏影射之弊至刑校丁之多寡而準之以伍分其徭役悉歸之田賦歷令稱便時遇亢旱露禱哀籲多方設賑民賴有生河南劇盜刼掠龍舒鍾離等處嚴固封守督兵禦之境上盜不敢窺婺婦何氏爲豪民所誣立雪其冤猾胥朱馬兒以假票詐錢竟置諸法脩包孝肅余忠宣祠以表揚忠節振勵士風所至宦績官評良法惠政不可殫紀歷官湖廣大參以內艱卒于家

薛三才

薛三才號青雷鄞縣人中萬曆丙戌進士改庶吉士戊子授兵科給事中累官湖廣左布政使時楚獄起籍三才主持事得歸結親藩多所斡旋而衆亦無所株連丁艱歸己酉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壬子陞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所至盡却餽遺常俸之外一無所入不令而威內安外攘一時倚以爲重丙辰加陞右都本年陞戎政尚書己未卒　贈太子太保

楊守勤

楊守勤號𡵆卑慈谿縣人中浙丁酉第三甲辰會試
第一廷對復賜一甲一名授翰林院脩撰丙午丁憂
甲寅補原職起居注乙卯陞左中允順天主考丙辰
陞右諭德講讀管理誥命已未房考本年陞右庶子
旋以冊封歸庚申欲赴京報　命得疾卒于家守勤
之文不加雕琢而太雅不羣有成弘先輩風其人之
博大溫潤酷似其文又矜氣節重名行辭受取予間
凜然不少假借與人交則推誠吐赤不覺鄙吝潛消
汪汪千頃波也惜未及柄用耳

人物考卷之四十九目錄

浙江紹興府一

韓宜可　梁貞
王冕　楊恒
劉韶　姚友直
葉砥　趙古則
陳性善　楊維禎
錢宰　趙俶
上綱　徐士涓
王旭　朱孟常
錢古訓　馮本清
唐肅　劉謹
唐愚士　章敞
貝恒　胡智
魏驥　王暹
張岊　楊信民
呂升　柴欽
徐礿　邵宏譽
嚴迪　趙魯
陳贇　陳詠

俞欽　戚瀾
丁川　史琳
何鑑　楊榮
謝遷　王鑑之
王華　黃珣
張景明

浙江紹興府一

韓宜可

韓宜可字伯時山陰縣人元至正間行御史臺辟爲掾毅然拒之洪武初以歲貢薦授山陰縣學教諭尋轉楚府錄事十年拜監察御史持風紀不避權勢十一年左右御史陳寧胡惟庸中丞涂節侍坐 上從容燕語宜可直前長跪出懷中彈文劾陳寧胡惟庸涂節險惡如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寵內懷反側擢置臺端擅作威福乞將三人斬首以謝天下 太祖

怒曰三人事朕盡職豈有反側之心快口御史排陷大臣着錦衣衛監問尋釋之出爲江西按察司僉事時官吏有罪笞以上悉屯鳳陽毋慮萬數即上疏論刑以禁淫慝一民軌合論其情之重輕事之公私罪之大小而施舍之今官吏有罪不問公私而悉屯鳳陽小人之幸君子殆矣乞分其公私以合輿情 上可之命定於律十三年歸朝京師 上賜沒官男女數人諸司爲奴婢宜可不受且以爲非聖人政即上疏極論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官吏有罪厥辟勿宥國之典也罰其妻子何居況男女人之大倫婚姻踰時尚傷和氣合門連坐豈 聖明所宜此必有以夫榮妻子享其樂夫既犯典章當隨坐以重其罰進說者豈盛德之事聖人仁政之宜行哉乞除之天下幸甚 上曰汝言是著爲令後坐事將辟 上御謹身殿鞫之時天朗氣淸忽雷火遶殿上驚而言曰得非枉此人乎雷乃息因獲免封上二十餘事皆報可未幾以側罷歸十九年行取到京命撰祭鍾山大江文諭日本征烏蠻詔作堯舜禹湯傳賢論皆稱 旨特除山西右布政使二十一年以事安置安南二十三年以翰林院檢討陳性善薦其

德行文學再起爲雲南參政尋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在臺以鋤奸顯忠爲己任百寮慄惕不敢犯未幾卒於官時大星墜地櫪馬皆驚人以爲應宜可云

梁貞

梁貞字叔亨新昌縣人元至正中爲國子監生端愨寡言由國子伴讀授太平路儒學教授 上克太平貞與諸儒迎見所言輒援詩書有根據 上說之命爲江南行省都事遷湖廣按察僉事兩浙都轉鹽運使拜太子賓客日侍 太子讀書大本堂洪武元年六月命兼祭酒掌監事倣周制以六德六藝從容訓

通務底於成有異才出類者即奏聞擢用之初國學
既建諸博士皆就職胄子在内府者令布衣高啓謝
徽教之至是諸生方序立右順門内貞傳　旨下勅
諸生出受業大學歲賜衣以爲常三年九月坐事放
歸田里後卒於家

王冕

王冕者諸曁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
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其牛或牽牛來責蹊
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痴如此曷不聽其
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

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
子遂爲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即
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
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
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爲府吏冕罵曰吾有田可
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
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
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冕
屢應進士舉不中歎曰此童子羞爲者吾可溺是哉
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
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
斥爲狂奴北游燕都館秘書卿泰不花家泰不花薦
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兎游矣
何以祿仕爲即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
唯兩幼奴一童留燕倀倀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
走灤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冕既歸越復大
言天下將亂時海内無事或斥冕爲妄冕曰妄人非
我誰當爲妄哉乃携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畞粟
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
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書屋

倣周書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秘不使人觀更夜深人
寂輒挑燈朗諷既而撫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
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言
不休皆鶻鶱海怒讀者毛髮爲聳人至不爲賓主禮
清談竟日不倦食罷輒去都不必辭謝善畫梅不減
楊補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繒幅短長爲得米之差人
譏之冕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爲人家作畫師哉
未幾汝穎兵起一一如冕言　皇帝取婺州將攻越
物色得冕寘異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病卒冕狀貌
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

楊恒

楊恒諸曁人也號爲白鹿生風神俊爽翹然超其羣
其外族曰方建塾聘賢傅館四方游學士生往受諸
經領其玄吉稍事文墨輒叜潔如淵珠衆譁曰生賦
資絶倫非積功所可及壺遜其一席地聲光流婺越
間熳熳能動人競投贄延宫閤師數弗應浦陽江上
有鄭氏一宗累五十室同衆而餼戒子姓執贄致辭
生躍然興曰是或可爲也即日上道皐比中居以倡
道爲口責日摩月切操行有可觀歷十春秋曰以精
明不肆前時退居白鹿山戴枝冠被羊皮裘而經史

烟雨開暇則吟風弄月傲睨萬象若不知古今之殊
輒有識者莫能窮其際高郵樂鳳來爲州牧獨造門
拜曰鳳聞先生賢言行無悖古先哲人願爲州學之
師生牢讓不起鳳不得已令閤右子弟即其家問道
州政有闕失鳳必移書諮訪生白以利病裨助恒多
後若干載殿中侍御史唐鐸出守越欲辟起之生力
辭如前鐸不敢強生性醇篤無銖髮矯僞與人語出
肺肝相示恥爲覆藏事乖名義峻言斥之弗少恕家
無儋石儲臨財芒介山珉誤坐法當死生憫其煢煢
謀諸鄉鄰活之珉轂烏犍爲謝生拒之頓額于地潸

然隕涕生曰爾作方輿非牛何以畊俟三冬或冏至
期民復來請生以覆譬曉之乃已州人士求連生族
親生持其底瞪委禽致餽繼以金幣生笑曰孰謂君
子而可以貨誘乎悉遣去人復譁曰是可以義取者
生尚之欲況其他乎於是鄉人教子者恒指生爲
法焉

劉韶

劉韶字季虎以字行餘姚縣人登洪武甲戌進士第
授行人司行人嘗持節雲南四川朝鮮所至宣上德
達民隱饋一無所受事聞賜鈔襲衣丁丑陞陝西

布政司左參政先是陝有逋賦民積歲不能輸有司
峻刑督之韶至慨然曰民困不能輸爲之父母又忍
峻刑督之耶與其寮謀分行郡縣解其勢緩其期勞
來綏輯而從容勸誘民皆感激曰是矜念我我可不
戮力以累仁人奔走假貸以輸無幾畢完陝不產礪
砂而歲月有課額民窘不能償至或償其家者爲奏
罷之洪渠水溢爲民患躬行視之爲設法治堰民賴
以安在陝四年被召爲刑部左侍郎尤愳愳重民命
平反數事陝平民王某爲汝所引逮至而所引者已
伏法不能自白乃召所引者之妻子使識之而聽其

詞竟得實王免於誣有與守鎮殺而爵免者既被逮
則援引千餘人同罪韶廉知其誣卒辯所誣引者釋
之河陽逆旅夜月朱趙二人異室而宿朱怨家後追
至而誤殺趙朱實不知逆旅主人疑朱殺之追執送
官鞫訊拷掠朱遂誣服不敢求辯韶獨曰是偶邂逅
相聚非素有貿且計其裝非有圖也特緩其獄遣人
密察之無幾有司竟得殺趙者而朱以緩獄不死楊
州民胡氏夜有賊入其室殺人而遺刀屍傍旦視之
柄有鄰家蘇氏私識官捕鞫蘇蘇曰家失此刀久矣
不服既備極諸刑竟誣服韶潛使持刀徉察其鄰一

童子識之曰我家物也遂得賊而釋蘇蓋其理刑一
以求生爲務永樂乙酉纂修大典命太子少師姚廣
孝禮部尚書鄭賜監修而擇有文學者一人爲之副
遂以命韶討論裁處人多服之庚寅坐失出罪左遷
兩淮鹽運判未行復留丁酉改工部營繕司主事躬
勤治職未嘗以崇卑爲意癸卯以疾卒年六十一

姚友直

姚友直名益以字行蕭山人洪武甲戌進士授中書
舍人累陞司經局洗馬永樂中　宣廟爲皇孫時奉
命授書幷援斷獄于九所賴周必以正對王固賓禮
得之未幾陞左春坊左庶子及滕王建國雲南陞雲
南左參政掌長史事滕王薨因事至京　宣廟嘉念
舊勞擢太常寺卿正統三年正月卒遣官賜祭命有
司給舟車歸其喪營葬焉

葉砥

葉砥字周道上虞人洪武庚戌以明經取進士第得
定褒縣丞兵荒之餘氏未安業勤於撫字流亡來歸
乙卯坐累謫涼州處之泰然曰吾無愧於心足矣且
杜門修學有詩寄子曰不須詢遠道窮達信乾坤更
號坦齋又號尋樂作賦以見志士大夫謫居者皆宗

之守將西寧侯宋晟亦延致家塾爲之師己卯以薦
辟起爲翰林編修復陞廣西按察僉事用法平恕獄
無寃滯吏畏而民愛之嘗兼綰三道印出按郡至遷
江會洞獠數出沒爲害吏民洶洶欲遁去且以無備
請少避砥曰我去縣官必遁民何恃以安即命料丁
壯立保伍寇來併力禦之頃之報益急下令如故不
爲動寇亦卒不敢至永樂初以吏事被逮籍其家惟
薄田弊廬故書數篋而已事白還之仍命與史事書
成改考功郎中砥進退人才品第高下小大各適其
用尚書蹇公一以藻鑑任之不測以他事會修永樂

大興徵天下名儒命爲副總裁稽經考史無不愜當仁宗在東宮緝熙聖學擇儒臣侍講論砥預焉其言于上者必堯舜周孔之道非是不以陳爲郎中九年俾食四品祿　上親灑翰授之久之引年求去不許乃自言於吏部曰砥老矣猶叨祿在朝人將謂何土若不棄願得一小郡牧民庶報效萬一吏部以聞郎拜饒州知府涖郡先教化後刑罰興利去害摧姦植柔民無愚艮莫不愛之如子水旱爲災憂若巳出每齋沐致禱必獲有年人以爲盛德之應郡故有磁窰銅冶而丁調不減他郡砥爲力言於布政司得減四

之一時方營造工之受役者當給糧贍其家布政司下饒州於遠輸內焉八萬石給之砥謂非戶部意不可衆譁然利其便請必從砥終不許未幾部符下他巳入倉者皆反之民使遠輸勞費彌甚衆乃服其明決皆拜謝布政司亦自愧其所行凡再述職京師皆以恤民隱革弊政去汙吏爲急然謂饒之風俗厚其民易化有訟者必以理諭不忖曹吏民知其愛巳也多悔悟而罷訟簡刑清民歸德焉戶口增至萬三千士之取科第者數倍於昔年益高而燭理益明遇事亦若無足爲者皆賦詩以自適卒之月作書戒子孫以時宗族和戚姻重義輕利毋貽譏於後世尤以不能報國恩爲慊卒於郡廨之正寢郡人無賢愚貴賤皆哭之哀距其生享年八十卒生爲文甚多今所存者南行稾退朝稾芝山稾經進稾及經筵講義

趙古則

趙古則初字撝謙餘姚人也後因薦者言遂以謙名宋秦悼惠王之後幼孤貧寄食從山寺與學佛徒同學書克巳復禮之目爲用工準的聞金華鄭四表學有根源往師之得其傳歸隱萬書閣潛心大業饑寒迫之晏如也國初徵修正韻稍試其學衆以謙年少黜

爲中都國子監典簿與同官論事不合罷歸築考古臺述六書之旨註聲音文字通周易提綱諸書凡三百餘卷大臣有薦謙者　上曰吾欲老其才而用之復薦于　皇太子乃召爲瓊山教諭明年進所註書詔翰林傳議不報復還瓊山作瓊臺布學範教化大行嶺表以南稱爲趙夫子至今思慕之初謙之來京師學士宋濂遣子仲珩受業謙歸之明年仲珩校正韻多采用謙說衆國莫知其出於謙也謙學以聖賢爲的修巳誨人勤勤懇懇至於六書之學則尤精義人神得于圖象言意之外謙既沒門人柴廣敬以學

音文字通進字學者心好之莫得而見也誠千世利聲華澹然無所罣礙直義所在自無王公然終以此厄窮無悔卒于番禺年四十五

陳性善

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山陰人洪武十八年進士上見性善凝重謂侍臣曰性善君子人授行人司副入翰林爲檢討初誠意伯劉基卒命李鐸往 取其遺書基子璉即出觀象玩占石室中書從鐸詣 闕上之性善楷書召入便殿繙錄 上威嚴進見者惶汗手栗不成字唯性善動止安雅書法端正 上悅

賜性善酒是時咸謂臣測性善醉竟日家入以爲死矣比出大驚喜久之超陞禮部左侍郎薦薛正言輩雲南布政使韓宜可隸籍性善薦起爲副都御史皇太孫在東宮時熟聞性善名及即位獨召性善賜坐問治天下之要性善所言悉從然施行未竟輒爲有司所更性善請見曰 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既僭塵上聽許臣必行未幾輒改所謂爲法自戾何以信天下靖難兵起改性善爲副都御史監軍建文四年三月辛巳戰靈璧與彭與明劉伯完王資皆被執 文皇縱之歸性善衣朝服躍入河死後加追

劉家徙邊已而赦還

楊維禎

楊維禎字廉夫會稽人爲元進士仕奉訓大夫提舉建德路總管營策塞視事江南德之歷陞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會洪武一統應聘修史抵京僅百日遂謝病還雲間後臨革撰歸全堂記投筆曰九華伯招我當往矣逝聞空中百人步履聲異哉華陽外史張伯雨敘廉夫集云今代善用吳才老韻書以古語駕御之惟李季和楊廉夫稱作者廉夫上法漢魏出入李唐其古樂府有曠世金石之聲宋文憲公景濂亦稱

鐵崖君聲光殷殷摩戛霄漢吳越名士競歸之比東海倪元鎮崑山顧仲瑛雲丘張仲簡吳興郯九成皆其客也廉夫之跡頗類陶靖節讀其置妾云買妾千黃金許身不許心使君自有婦夜夜白頭吟則其不百日引去者所指微矣至俠客詞云太阿飛出匣欲取賈充頭又夜宿倡樓酒未醒飄風吹落鴛鴦瓦何其雄偉豪邁耶

錢宰

錢宰字子予會稽人吳越武肅王鏐之後博學能文洪武二年以儒士舉爲國子助教時郡邑弟子員貢

入太學者設爲教條限以歲月責其功效助教與博士程其課業而升降之既升舍乃得選登仕籍然士方畏懼爲法所繩惴惴莫有樂學者宰爲人莊重和易諸生每一就之輒戀戀不能舍以是爲時明師十年三月巳卯朔以年老陳情乞休 上許之勅授文林郎國子博士致仕宰既歸精力猶壯宜 上德意有從之游者輒開迪不倦遠近宗之二十七年四月 上觀蔡氏書傳象緯運行與朱子詩傳相悖其他註說與鄱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遂 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於是兵部尚書唐鐸等舉宰及致仕編

修張美和致仕助教靳觀等並遣行人馳傳取之是年四月至京師入見 上語以正定書傳之意命翰林學士劉三吾總其事禮遇甚厚時建酒樓初成賜宰等鈔宴其上人各露醉獻詩以謝 上覽之大悅復遣禮部尚書任亨泰諭旨諸儒有年老願歸者先遣之宰齒最高與衆皆請留亨泰以聞 上甚曰朕知諸若宿終能成朕志其善視之九月巳酉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亨泰梓行之賜宰等宴及鈔令馳傳歸其鄉又三年宰乃卒壽九十六初宰嘗病近代新聲太繁刻意古調擬漢魏而下諸作及古詩十九首且各補其未純者詞林稱之所著有臨安集

趙俶

趙俶字本初山陰人博通經史爲文遒健名重當時尤明於毛詩洪武六年春被薦至京 高皇帝召與講論經史俶援據傳說貫穿古今每奏對 上輒稱善除國子博士既教胄子隨扣領應奚不樂得經師上一日御奉天殿俶偕諸儒侍側召至前諭之曰經學必宗孔子毋以儀秦縱橫語示諸生也俶頓首謝歸而告誡士子屏去戰國策諸書勿讀自是博經者文日益醇明年詔擇諸生之聰悟能文者三十五人

命俶領而顓教之且令修詞以漢司馬遷班固唐韓愈宋歐陽修蘇軾爲法尋於諸生中擢李擴黃義等入文華武英二堂說書多至大用俶自專師席旦夕誨迪不倦士多成業丙辰十一月乙未陳情乞骸骨丙申 上御奉天門御史臺左大夫汪廣洋右大夫陳寧奏曰博士趙俶以詩經施教成均者四年其弟子爲方岳重臣及持節各部者往往有之是不爲無功今年逾七十筋力寖衰精神不完願 陛下放歸山中以盡其餘齡 上可其奏加俶官爲翰林院待制勅吏部給以誥命致仕戊戌俶詣闕謝 上召之

使前問曰卿何郡人對曰會稽　上曰向爲兵部侍
郎出知萊州卿之子邪對曰是也　上因締視之曰
卿誠耄矣歸養其家爲宜俶頓首而退初俶子圭玉
官法從時俶作訓忠之書教之圭玉由是服政有盛
名世以俶爲愛而能誨越七月甲辰詔出內藏庫錢
二十五緡以賜俶俶拜謝遂行廣洋及寧皆賦詩贈俶
和者成什司業樂韶鳳授簡學士宋濂爲序率同官
暨諸生千餘人送之都門聚觀者莫不羨其榮遇云
俶後考終於家八十一

上綱

上綱字性常餘姚人也洪武初以文學徵見　上親
策治道拜兵部郎中未幾潮民弗靖擢綱廣東參議
往督兵餉綱致書與家人訣攜其子彥達與俱單舸
往諭降之還至增城爲海寇曹眞所得日爲壇坐綱
上羅拜脅爲謀主綱唾罵不絕口遂遇害彥達哀號
請代不得且哭且罵曰賊并殺我其酋長曰父忠而
子孝殺之不祥與之食不顧則憫其誠孝釋之乃綴
羊革裹綱尸以歸後有　詔立廟死所彥達子與準
閉門力學不求聞達有司以遺逸薦遁匿山中終身
不仕

徐士涓

徐士涓字叔達餘姚人也習聞典故時事洪武初召
拜河南按察副使風威大行按視南陽郡值久旱草
木俱槁死士涓戒禱得雨歲輒大穫又嘗視事達池
庭中俄產一竹人皆傳爲士涓之瑞云

王旭

王旭字漢章餘姚人也強學力行隱居教授學者多
從之遊洪武中以茂才徵拜英山知縣縣多虎百姓
苦之旭禱于神虎輒去衆以爲神興學勸農吏民親
愛如父母焉

朱孟常

朱孟常字守恒餘姚人也洪武中鄉貢任南平知縣
最知名有體要縣逋漁課積年不能償孟常奏蠲之
江西民兵採木過南平饑餒瀕死孟常出粟賑之俱
全活時遣中官刻期督木至南平期迫甚而木未集
榜笞官卒衆駭亂孟常力沮之夜有神見夢于中官
曰若第去朱令在何患事不濟中官覺而疑之悉以
付孟常孟常從容處之事成而民無所擾

錢古訓

錢古訓字古訓餘姚人也武肅王之裔進士調行人

是時緬與麓川相構緬主卜剌浪使使來貢而訴思
機發于朝　上擇古訓持　勑往諭而以李思聰副
之至則宣　上威德釋二國之忿罷其兵麓川酋長
刁于孟者謀攻其主古訓曰吾以天子使臣將事于
裔夷會小醜之弗靖不能輯寧之以還雖非專命亦
使臣之羞於是入其部責以大義皆稽首凛凛無復
逞者思機發以古訓能休爭巳亂薦方物願留爲援
古訓郤不受作書示以不可思機發得書駭汗遂歸
古訓於是古訓叙次百夷山川風物爲書還見　上
并奏之　上悅付在史館賜襲衣古訓後知漳州府

以文章飾吏事表著忠孝激勵風俗甚著聲稱尋改
湖廣參議名績愈茂

馮本清

馮本清餘姚人也洪武中鄉貢授監察御史遇事敢
言不避權貴出按蘇松諸郡彈治甚肅有豪猾武斷
爲盜主本清逮寘於法籍其家廣東守備王某以失
機罪應死自列有斬獲功於例得貸王故饒於貲者
法家避嫌經歲不決本清謂避嫌以殺人法與情兩
失之矣爲上請王得減罪遷福建按察僉事分巡漳
南訟牒山委旬日決遣殆盡漳俗納番貨歲計百萬
民間至破產鬻子女償官特奏蠲之興化民盜蘇木
事連坐應死者三百人本清止戮首犯餘釋不問建
寧大水漂沒廬舍躬督官民船數百隻爲浮橋以濟
全活者無算改任江西卒於官曾孫蘭舉進士累官
江西提學副使

唐肅

唐肅字處敬自號丹崖居士杭之新城人父始遷越
故今爲越之山陰人肅生有異質敏而克勤授毛詩
比長兼還諸經旁及子史陰陽醫卜書數之學無不
研究爲文簡潔而雅與律詩步驟盛唐樂府古詩上

薄漢魏所著有平居稿文斷諸書尤工篆楷深得筆
意至正壬寅歲充賦江浙以逮梗不得上省臣便宜
授杭州路黃岡書院山長轉嘉興路儒學正國朝取
浙西例起赴南京以憂還洪武三年春用薦至京纂
修禮樂書其夏擢應奉翰林文字其秋科舉法行預
考南京貢士扈從東宮拜英陵有襲衣之賜次年夏
以疾失朝參例免官歸後例謫役濠陽子之淳官侍
講詩亦清麗

劉謹

劉謹山陰人洪武中父謫戍雲南伯兄又以督運死

京師灌甫六歲輒知痛父一日問家人曰雲南在越何方家人以西南指之輒朝夕向西南遥拜年十四歲慨然曰雲南雖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治裝爲尋父計時滇夷初服道路荆楚歷六月抵雲南艱辛萬狀遇父于逆旅相持號慟行道傷悲俄而父患瘋痺欲以身代戍臬得歸父而國法戍邊者惟十六以上嫡長男始得更替於是復歸擕伯兄子往而伯兄子亦尚孱弱又復歸悉鬻家貲以往盖三返雲南始得歸其父也父歸家徒四壁幾不能爲生謹力供菽水晨昏必極其歡

唐愚士

唐愚士名之淳以字行山陰人建文二年　勑翰林侍從之臣方孝孺等集數千載經史中事爲一書又命舉優通文學之士孝孺首薦愚士時寓金陵爲李景隆子師立召爲翰林侍讀賜冠帶令與孝孺俱領修書事進講前漢書愚士父肅仕國初應奉翰林文字以故愚士得遍游公卿間宋濂稱其文追肅謫死臨濠愚士奉喪歸塟求父遺文雖荒郵敗壁高崖斷石靡不篡錄什襲時時伏讀聲甚凄切聞者皆掩涕愚士長身巨鼻博聞多識爲文蔚贍尤長于詩翰洪武中數從景隆循游燕薊秦周所過廢都舊邑名賢古帝遺跡輒爲詩歌論記性喜飲酒酒酣夜談傾坐皆驚得官近侍未幾病病愈復起明年病甚比卒遺言請銘孝孺愚士貧無他宗族喪事數千百緡俱辦景隆孝孺爲聞　上詔有司給舟歸塟

章敞

章敞字尚文會稽縣人永樂癸未領鄉書首薦明年登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偕狀元曾棨等二十八人讀書中秘與修永樂大典壬辰冬授刑部主事癸巳　命同諸儒纂輯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書成重

蒙賜賚時近京西山有盗肆刼逮捕數百人鞫之多不服敞察其寃惟拘其辭色異者二人餘悉遣出期翼日復至同官爭不可卒遣之明旦至如約後勘驗其人皆非盗而一人辭色異者果眞盗衆始服其明丙申轉員外郎階奉議大夫尋遷郎中丁外艱起復改吏部考功郎中洪熙初賜誥命階奉議大夫丁内艱服除謁騐封宣德庚戌擢行在禮部右侍郎進階嘉議大夫奉　詔往安南命黎利權署國事暨宣詔利遣人白相見禮敞語之曰吾奉　詔命至爾蓋小國一酋長能盡禮於使者即所以尊敬朝廷何以白

爲利聞即趨拜坐於下令所親給侍左右數爲功媚辭欲眩以聲色敵正色待之終不爲動及還餽贐珍異一無所受利曰假此以將誠何拒之甚敵曰吾奉命令爾撫輯一隅以廣　皇上一視同仁之恩豈爲賂至耶利乃以所餽物付貢使致之且戒關吏俟使者出即閉關敵知之及關親閱所貢方物餘悉封付關吏及利死復奉　命令利子麟權署國事關吏見曰此天使前却金者比還却所贐如初麟不敢更進益知其不可以利動也　英宗嗣位之初平陽王復封晉王即以故護衛官軍田廬爲請敵受　命往册封則較其軍數量以田廬歸之餘給於民王不悅敵啓曰國中先三衛今止一千戶所以三衛田廬而歸一所之人得無過多且朝廷以藩屏望殿下國內軍民宜均愛之庶副　皇上至公之意王悟曰使方面諸官盡有此言吾亦豈敢上煩朝廷哉還奏　上嘉之未幾遷左侍郎敵恐典禮品式有因革輕重先後不齊之異而吏胥或緣此作奸於是白尚書胡公濙取國初至今凡所行條格集記之付四司使得參酌而行事獲適宜奸弊頓革太醫院每舉醫者多弗諳其業敵察知之遂偕尚書具奏革其弊比歲僧道數給度牒輒以千計乃與尚書請依洪武例三歲一給凡僧道出家及舉爲僧道官者止於所居封內不容越籍冒濫四夷貢使日給廩餼庖人每侵尅之敵聞之曰小人爲口腹計使朝廷薄懷遠之禮可不禁乎即令所司具日給之數付通事者或給不如數從而督治自是遠人以爲朝廷待之加厚云於正統丁巳卒年六十二訃聞　上遣官諭祭命有司治喪葬爲人性質端厚接人待物意氣豁然賙貧濟難尤克盡心其問學優裕爲文簡暢所著有質菴稿藏於家

貝恒

貝恒字秉彝上虞人舉永樂甲申進士初授湖廣鄒陽知縣縣僻而俗儉前之名能治者率以嚴刻恒馭之而導以禮義其民感化相戒毋貽羞賢令於利一介不苟取歲餘以祖喪去官寮佐以下致賻贈盡却之而吏民不忍其去有流涕者祖喪未終繼喪母服闋改東阿知縣東阿當南北要衝素苦過使往還共給之費至則規措有方物具而不擾簿有挾私怨緣飾人死罪者恒謂曰盍以直報之簿愧而止鄰邑盜劫人匿其贓古冢中冢傍耕民得之后被劫者識其故物執民訴官民不勝拷掠竟引伏恒臨閱而疑

之然非其所當理不得有爲會有人過東阿被盜來訴者恒併鄰邑盜事以檄城隍神而嚴督機察兵大索數日獲三十餘盜鄰邑刼盜皆在耕民得免冤死民有兄弟爭競相告者曉以大義使退而思之兄弟皆悔過謝歸獄有殺人賊未決而兩目俱盲恒當就審時視其容色若甚戚焉者問豈有冤乎賊曰罪當死無所冤但憂身死宗祀無繼耳遂命其妻入侍疾後賊死而妻生子矣嘗歲旱躬禱之雨立至有蝗爲災引咎自責蝗遂散歲屢豐建議於朝請平糴爲預備計從之仍下其議旁近州縣過行之祀典壇廟及

學舍久毀于兵前令率苟且行事恒則率丞簿出俸倡邑人咸作新之有暇詣學進諸生講說以正所業而月日程之令鄉社皆立學時循行田間觀民藝穫以驗勤惰邑西南有濼春夏潦水無所洩泛溢浸衍近濼之民恒廢耕恒親相地開渠納諸大清河召民役之與其佐議簿持不可曰法不得擅役民恒曰所以利之也有罪請獨加我不相及渠成得沃壤千畝耕之卒亦無事初邑流徙來歸者甚衆綏撫如子車駕征北虜命河南山東西民丁隨軍供饋餉郡邑各遣官率之憚行者往往爲規避計恒毅然起曰　天子親征臣下可避勞耶即治裝兢道民聞令行皆忻躍以從動息飲食與民同甘苦師旋東阿無一人失所者在官雖小物必思及民嘗繕有餘棄廢鐵敗皮朽索故紙之類悉存之工匠閒暇令煮皮爲膠鑄鐵爲杵搗紙索爲穰貯之庫會車駕巡幸北京勑使督建宮殿所貯悉濟急用而民不費有薦其廉公明大體堪任風憲者徵命已下縣耆老百餘人詣闕乞留從之九載考績上京師時　仁廟監國知之曰在東阿得民心特陞秩正六品俾復任民聞恒得復來踴躍迎拜數十里嘗坐累罰役京師時有令官役滿即

復任民競趨代其役凡三罰役民三代之不厭而愈力其得人如此爲人和厚樂易於物無忤而執守甚堅善飲酒既仕遂疏之勤於公務日中而食夜二鼓而寐盛寒暑不自逸率爲常其卒年五十有七

胡智

胡智字宗愚會稽人永樂辛丑進士擢監察御史巡按陝西夏大雪智疑有冤獄未伸悉按部內諸司獄有繼母不安其室子諫之者繼母誣以不孝智廉得其情訊之遂釋其子宣德間陞廣西副使龍州與交阯思郎州連歲交兵爭地智定以公議交人不敢復

等景泰初陞廣西左布政使致仕十餘年足跡未嘗入公門蕭然蔬水老益矜重論者稱其學行之醇備焉

魏驥

魏驥字仲房蕭山縣人永樂乙酉舉人四年會試乙榜爲松江府學訓導遷太常寺博士甲辰從征國有大事驥悉與聞遷吏部考功司員外郎陞南京太常寺少卿正統三年陞行在吏部左侍郎以老辭調禮部又辭特改南京吏部示優待焉十三年九載入見乞致仕不允陞本部尚書景泰庚午四乞骸始得歸時年七十有七自承事郎累轉至資善大夫天順甲申　詔下進階榮祿大夫嘗纂修永樂大典聘考江西鄉試者二同考會試者三奉　勅巡視畿甸持節慶代府冊封郊廟耕籍諸禮典無不預驥爲人端重祗慎簡默廉勤而好別白君子小人其少舉於鄉聞父病不俟撤棘而回耄年事其兄教諭驥愈益恭謹在學校嚴師道與諸生衣冠相對不問寒暑涖官所至崇正抑邪務大體山川壇壝雙白兎圻內升瑞麥皆却弗奏在吏部時中官王振估寵贊見惟帕一方振亦不較呼爲先生有進士未終制來欲爲考功者

同官可之驥曰選法不可擅又可上欺邪已之[illegible]驥在南都穀食靡遑率諸司條陳討胡安民之策多見施行法司因旱恤刑有王剛惡逆訴冤或以其年少欲緩之驥曰此婦人之仁天道不時正謂此也獄遂決翼日而雨又戍卒四人牧馬三人互毆一人死之有司却拷訊三人內一人當之驥曰罪一人則情可矜罪三人則律不合宜上請卒得　旨三人各杖一百改戍邊地餘多類此里居二十年無事不踰戶閾而遠邇敬禮候問者相屬於道遇鄉人言孝友忠信遇有官者言勤謹和緩布袍糲食不別治生其清修苦節人或難之尤不忘憂國與民語及輒蹙額其鄉故多水患有楊龜山湖隄遺跡捍堰塘遲倡率修築一方賴之篇章之富山刊板刻幾徧天下有南齊集若干卷松江志水利切要理學正義等傳於世成化七年八月戊辰　上御奉天門顧禮部臣曰魏驥壽及百齡兼有德望其　勅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月給米三石贍之　勅未臨浙驥先以是年九月薨於里第有司已得請加例祭瘞既而其家以驥遺言上臣驥死無憾愧無以報朝廷　恩恤之典乞辭免　上曰老臣清儉固爾死尚然邪不可不成其志

其詭之茲兩事前所未有也光驟疾餘一夕大星殞其鄰王文政庭中驟忽就枕口占云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光直上行及革語意不亂倏然而逝訃聞識與不識莫不嗟悼松人士相率走吊於門制服哭奠哀感尤深云謚文靖公初為松江教官汲汲成就人才諸生在學者候一更盡必携茶往視之見書聲者供茶一甌及至三更將盡必携粥以隨尚有讀書者供粥一碗且嘉其勤後出其門者顯宦甚盛正統初任吏部侍郎中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則雖部堂尊官亦欲與迴避一日相遇於崇文門不為避王

振銜之譖於內衆為驥危忽一日　上御便殿召吏部既至問孰為右郎驥且訊以近日曾有何事驥慷慨言其故且曰臣不材位六卿臣不足惜朝廷名器可惜耳　溫旨慰之曰爾所言者是好官好官

王　暹

王暹字景陽山陰縣人登永樂戊戌進士第為翰林庶吉士進元夕詩獲賚楮之賜授刑部主事卓有能聲陞員外郎宣德五年用大臣薦擢河南按察司副使丁父憂服闋調山東正統元年隨調陝西專督糧儲二年以軍功陞布政使司右布政使綜理繁劇庶克盡奉　勅糴濟得米一百五十餘萬石歲用不歉奏立范文正公祠於延安民禱輒應七年丁母憂去任吏民請留　上遣官邀諸途奪情復任九載秩滿應遷遲朝論難其代仍俾守原職以慰陝民正統己巳胡馬飲蘆溝京師戒嚴徵召還陞右副都御史守正陽門時遠邇軍民聚城下嗷嗷待斃乃啓西直門悉放入賴以存活者萬計尋　勅安撫順天等府及鎮守天壽山陵築立城堡統軍剿虜遂奏罷被害郡縣歲課物料民安之景泰元年　勅巡撫河南湖廣兼修築沙灣聽便宜行事保定張普山以妖言煽

衆於陳州發兵擒普山誅之事遂定奏脩河工次第宜自黑羊山抵蕭縣每十里置舖專人提督修治仍乞減免濟南兖州科差以甦民困三年陞左副都御史未幾陞右都御史奏開封等府水災其還運糧草乞量派別州縣運納又奏順天山西山東等處復流民業宜令有司撫恤寬免糧差又奏　勅考察河南湖廣鳳陽官員去留惟允又奏　勅賑濟河南徐州饑民因奏開封等府州縣傷災五十一處乞蠲該年夏稅之半凡所奏　上皆從之又慮黃河水勢漸及汴城築堤四十餘里捍其外城民用免溺五年以災

具上疏自劾乞罷歸情懇甚上許之及陛辭蒙燕勞遂行已而河南官民交章乞留而已去矣既致仕杜門謝客優游林泉十餘年而歿享年七十所註有慎菴集四十卷奏議二十卷藏於家

張　昺

張昺字廷瞻上虞人舉永樂辛卯鄉試明年會試不第授宣城教諭時學校教弛士習趨下昺嚴立法程懇懇焉爲陳說朝廷命官立教之意推明聖賢之道以誨廸之滿考楊文敏公薦於朝陞當塗知縣當塗在畿內號劇縣賦繁役重力爲裁省求其敝弛而更張之暇日從二卒循行鄉落視其作業以懲勸其勤情婣婣然如家人父子而災爲之卹利爲之興尤甚於治家事苟於民未便雖沮於郡於憲臣必不苟爲阿徇而當路亦雅知之無齟齬焉時靖遠伯王公統師征麓川所過吏民多竄匿昺詰諸縣集徒衆具芻糧迎犒江上措麾調度俄頃而畢諸將校駭愕相顧歎無敢有訾讓者憲臣按郡嘗檄以攝廣德州事閱月而州治流民占復者以千數竟擢南京雲南道御史凡京衛訓練士卒城門戍守悉命督察疏劾冒禁者繩以法不少貸爲御史未二載陞鎮江府知府鎮江密邇當塗務尤繁昺不紛而理民不待諭而自化又二載以外艱去服除改泉州泉郡大而民嚚稍濟以猛州有大道民惑於怪廢不由公單騎造焉民悟是日道復闢泉人士作詩頌之浚市河通舟楫毀尼僧廬舍百餘區即其地改建社學里豪王大觀輩數十人糾結爲州里患使漁公賦有司莫敢問民訟之布政使石公以其事屬昺召之即至諭使自新盡輸其所侵賦會石公行部復屬致之其人見石公悔曰吾豈爲石布政來耶昺知其終必爲患以石公敎數其罪杖殺之一郡稱快而大觀子裯竟與其黨潛走京師誣以他事昺遂入朝聞之即自詣獄　上命廷臣按其事至泉泉人頌太守賢者溢遠道事果誣奏上即日釋之命移知荊州而竄觀黨於北徼昺治荊無異於泉而政尤嚴明蓋自鎮江至是滿九載因疏乞歸而荊民方懇請留焉　上重違民意增秩三品還命治荊昺念母老沉鬱不遷久之感風痺疾因復疏乞歸　上固不許而竟援詔例棄官歸矣歸見母拜且泣曰兒自今復得爲母之子也篤孝養不衰又四年而疾作以至不起昺自爲校官以至治劇邑典方州操履三十年如一日以爲居官之法敎化爲本

刑所以弼教也故所至以修學校為首務其治刑訊決如流譴讁之徒望其容儀輒沮塞不敢吐聲氣雖嚴刑峻法而遺愛常周於民當塗之民至於今思之遇其鄉人必細談善政至亹亹不已且問起居安否何若有繼以泣者民之不能忘也如此

楊信民

楊信民名誠以字行新昌縣人永樂庚子領鄉舉宣德庚戌擢工科給事中小心廉謹出使江西槩剔蠹伍民情宿弊上疏奏之皆當時急務改刑科有直言之節正統癸亥陞廣東左參議受寄 昔許言事招

捕雷化高廉等州盜賊諸叛皆平蠻獠向化時按察使郭智所行多不法信民劾罷之黃翰來受代而所為益甚又劾之連僉事韋廣黃亦誣詆信民俱逮下獄啓行時廣人爭攜金帛就舟相贐俱不受既至法司鞫得實黃坐除名廣之軍民耆老致仕官員及山猺洞人鹽場竈戶共一萬餘人連名具狀相率赴三司保留乞備其事上聞亦有跋踄萬里直詣 闕廷稱寃者動以千計歲己巳 車駕北狩胡虜倡獗朝廷用言者起信民守白羊口是歲廣東郡司因黃蕭養越獄遂至彌聚守土者閉門自守召邊將禦之多為所敗城中軍民朝不謀夕鄉民避亂趨城至則閉門不納及歸盡為賊所戕脅從者日益衆賊為賴粵東來攻城擊言楊大人家眷勿憂城破當護送還鄉廣人寓京者聯名上章乞信民遂授左僉都御史勑往撫之至則廣城被困者數月矣卽開四門發倉廩賑饑下令有司給民木牌縱其出入賊見帶牌者皆曰楊大人所給俱不殺民皆喜悅相慶又出榜招撫之歸附者日以千計乃差桃山驛丞王秉及餘丁何晉受等齎榜文入賊營招撫諭以恩信蕭養大喜願花設宴約日至城投降信民冠帶單騎而出隨從者

數人賊衆數十萬皆倒旗羅拜蕭養號訴泣下乞示以更生之路信民坐自如諭以禍福卽日投降者數千人餘皆讙譟而去越五日又至信民復往見賊以大魚獻信民受之不疑投降者又數千人未幾董都督統大軍至賊遂中變景泰元年三月五日有大星殞於城外對岸之河南十二日質明都指揮使姚麟來白事尚與啜茶談議忽疾作扶入卧內卽殁矣城中軍民聞信民卒信疑相半既得實爭走哭館下雖老嫗稚子亦至失聲滿城縞素具牌位哭奠者相屬陷在賊中者聞之亦曰楊大人死吾屬無生意矣黃

撫養亦爲文具祭訃聞　天子悼甚遣官諭祭信民
卒後僅閲月大軍即平賊凡賊所經處盡屠之民仰
天號曰使楊公在吾人豈受此禍哉廣人追送柩還
與負者阻塞道路如喪考妣既而耆老黎善聚等赴
京奏請立廟於廣州額曰惠濟春秋致祭水旱疾疫
必禱焉民有事不得其平者輒具詞焚告不直者𣦸
恐懼服罪至今爲然成化己丑賜諡爲恭惠

呂升

呂升山陰人由永樂間舉人授溧陽教諭陞江西按
察僉事坐事降官與纂修永樂大典復爲僉事歷山

西福建考滿陞大理寺少卿升清介勤慎爲僉事蒞
所至以興學爲務能激揚士類爲少卿用法公平至
宣德八年以老疾奏乞致仕從之仍命給驛還鄉

柴欽

柴欽字廣敬餘姚人永樂癸未捧鄉書明年上春官
第進士時　太宗初御極拳拳於作興儒術文士選
進士中穎異之尤者二十八人象天之列宿使爲庶
吉士欽其盡讀天下書必如古聞人之能以文名當
世者欽在列益感激奮勵窮日夜不絕聲累積之厚
故施諸文也質而華汪洋而沉著不蹈襲陳腐而發
騁欲追古人轍跡尤善爲賦每出一篇輒膾炙人口
會朝廷纂修大典徵天下遺書以備採摭欽薦其師
同郡學典簿趙撝謙遂命馳傳即其家取至京師與欽
同纂修經樂音韻書日進退館閣考索編著縉紳皆
閱其勤卒以劬悴致疾歿時年三十六京師士大
夫不問交不交者莫不惜之

徐初

徐初字復陽會稽縣人永樂癸未舉人授山東濰縣
教諭秩滿擢戶科給事中洪熙元年陳治道十事皆
見嘉納賜金織文綺陞都給事中宣德元年漢庶人

高煦反　上親征協贊有功賜藏獲四人英國公張
輔朝會失儀劾其跋扈無人臣禮　上雖曲宥輔而
心嘉其直尋陞大理寺少卿中官姓阮者守遼東失利
侍郎柴車按其當死者三十餘人初奏當誅首惡勿
濫及非辜工部侍郎李汝敬巡撫陝西坐事黜官遇
赦吏部輒復其官言官劾以爲黨罪應死初曰是特
失覆奏耳吏部因得釋初爲寺丞與楊復論事不合
被劾俱下獄太史奏大理不見　宣廟特宥之爲復
其官星乃見正統初調南京太常寺卿尋致仕景泰
三年七月卒于家初爲人孝友寬平出言未嘗忤人

王於論事決疑侃侃形於色及卒朝野惜之

邵宏譽

邵宏譽字德昭餘姚人也永樂甲辰進士拜監察御史有風裁用薦擢翰林修撰預修　宣廟實錄正統壬戌同考會試尋陞福建按察副使時坐閩寇鄧茂七反左遷寇平追錄宏譽功復湖廣副使致仕宏譽天性孝友親歿廬墓居官清愼囊無遺資毀譽不形色而不校寬然長者也子銓泰州同知孫蕡廣東左布政使

嚴迪

嚴迪字允迪餘姚人漢子陵四十五世孫也通易春秋二經補邑弟子員貢入太學屢試首六館之士宣德五年出知江浦江浦邇留都號難治迪一以長者化導之比屋欣戴在任九年以最聞時執政者素知迪於成均奏迪可大用已得　旨矣會　宣廟升遐部覆遂寢正統初入覲懇疏乞歸竟得以　前旨晉大理少卿致仕迪歸囊惟圖書家仍茅茨論者謂不媿高節之裔江浦祀名宦有傳

趙魯

趙魯字尚謙山陰人宣德初[illegible]薦名在高等歷任敎諭秩滿不調恬靜自如人服其不阿正統十二年陞國子典籍日端坐觀書詠詩校對梓刻訛缺或忘寢食倦則鳴琴自娛祭酒陳敬宗謂人曰趙魯確仕不近利學不近名對之坐談簡淡有味令人興起今之黃叔度也敬宗寄魯詩充棟羣書萬玉林縱觀窺見聖賢心每隨松影移瑤席時對梅花奏綠琴但學古人敦素履不同時俗論浮沉公餘最是怡情處青鳥時時送好音久之遷典簿益勤敏盡職不以爲卑秩滿引年致仕行李無一長物惟囊書數百卷而去

陳贇

陳贇字惟成號棠軒餘姚人博極經史期以策名科第作懷二都賦以見志已而再試有司不偶輒棄去用杭州府知府盧玉潤薦爲儒學訓導嚴立條約啓迪有方門弟子出爲顯官者十餘人浙江左布政使黃澤雅重其文行金石制作必以屬之宣德乙卯纂修　仁廟實錄天下郡國當會萃事蹟以上而兩浙十一郡之事贇實總之時稱有史才明年滿考赴京簡任翰林待詔授中使書于內館群璫熏其敎化成才者衆秩滿陞典籍尋遷五經博士未踰年以學士高公穀薦陞廣東布政司左參議時寇黃蕭養之亂

用平撫摩凋瘵極盡仁恤訪餘孳幼穉之被掠賣者贖還其家瘞兵卒遺骸親爲文祭之以憫其不幸聞者感悅其他善政宜民者類此廣民至今思之不忘景泰癸酉遷太常少卿祀典慈餝輿論稱愜天順丁丑疏乞致仕不許越三年再請始得休致時年六十有八矣適其子嘉猷有使滿剌加國之命因便道奉贊至杭以別墅在西湖之側遂留家焉先是浙中名卿大夫致仕家居者六七公南京吏部尚書魏公驥其一也聞其歸皆來會喜相謂曰歸老之榮皆 上賜也乃約月一集爲恩榮會會必賦詩爲樂蓋不減

洛下風致云每遇良辰輒借從弟致仕知縣實及騫人墨士遊玩于湖山間其別墅中亭堂以十數皆幽勝可樂也客至必命酒投壺徜徉竟日鄉人羨慕之目爲神仙中人天順甲申 詔遂階亞中大夫成化丙戌卽世距其生七十有五臨終神思清明謂次子嘉瑞曰吾家受國恩三世矣其語爾兄勉力以圖報稱語不及他所著有自娛稾容臺稾薇垣稾撫安錄歸田稾凡若干卷藏于家其和陶詩唐音及西湖百詠梓行于世

陳詠

陳詠字永言餘姚人也幼從父戍居庸正統間魁順天第遂士拜南臺御史侃直敢言時 英廟北狩郕王監國進中興十四事尤指切將臣失事誤國者願甘心以謝天下又抗言亡從長陵衛卒從郎有變以故得不徙靖遠伯王驥有寵而專詠劾解其兵柄師討鄧茂七之黨勅詠監軍無一犯令者寇平降璽書旌之出爲陝西按察僉事母疾籲代母死詠哀毀亦死年纔三十六篋無一錢同官棺殮之耿清惠九疇歸其喪薦紳道奠者相望休庵王竑祭詠而忘其楮竑曰可無用也公生平不取一錢死安受此楮爲其

信重於名卿大夫如此

俞欽

俞欽字振恭新昌縣人景泰辛未進士選爲翰林院庶吉士授禮部儀制司主事天順初陞郎中癸未會試場火左遷松江府同知成化改元召還改兵部武選郎中乙酉征山東蠻寇有功陞太常寺少卿壬辰陞禮部右侍郎丁外艱起復爲兵部左侍郎制終始就任九載秩滿加正二品俸卒於官年五十四訃聞賜祭葬如例欽通敏有才幹處事善思慮而不失所居皆號稱職蓋能臣也時將以重任畀之而欽忽報

卒聞者多爲惆惜云

戚瀾

戚瀾字文瑞餘姚縣人景泰二年進士選庶吉士瀾雖官木天清華之地而意象脩然常欲駕風雲而斥八極覺非人世榮利可得而羈縶者天順紀元授編脩與大學士李公賢彭公時呂公原同纂脩大明一統志書成予告歸省歲餘詣京渡錢塘江抵暮風濤大作有絳紗燈數百對照耀江水徹底還明丈夫九人帕首袴韡帶劒乘白馬飛馳水面一舟之人惆駭瀾曰毋懼吾知之矣推窓謂九人曰若非桑將軍九弟兄耶皆跪而應曰然曰去吾喩矣須臾悄寂詰旦命舟人返棹曰有事吾當還遂歸謂家人曰吾某日逝矣及期沐浴朝服端坐頃之嚮九人者率甲士來迎屋尾皆碎戈戟旌旄晃耀閃爍遂卒卒後車騎騰踔前後若有所呵衛者隱隱入空而滅久之丘文莊公夫人自瓊海入京舟泊鄱湖夜夢達官可擁大舟曰吾翰林編脩戚瀾也昔與丘先生同官義不容恝特報爾三日後有風濤之險隻帆片櫓無存可亟遷僑于岸夫人驚寤如其言移至寺中如期果瀰浪兼天衆舟盡溺夫人白其事于文莊公公以聞于朝遣官諭祭于墓而文莊自爲文祭之且系之詩曰幽顯殊途隔死生九原猶有故人情曼卿眞作芙蓉主太白常留翰苑名念我冥冥來入夢哀君惻惻每呑聲朝回對坐黄封酒悵嘆雞壇負舊盟

丁川

丁川字大容號東陵新昌縣人天順登甲申進士初授貴州道監察御史成化乙酉有大臣被罪求脫因結權倖以誣忠良川以諫疏入卽正大臣之罪丙戌奉命巡漕河起利除蠹政聲載道上政本君心聖學六事又上時政甦民困等八事爲上人知重令總三司奏牘及案獄遂得總檢諸道事丁亥南京午門爲雷所擊川上疏脩德以回天意　上嘉納之令群臣詢加脩省時都御史張岐恃才玩法川疏其六事遂劾罷之凡有所論擊必視川爲倡率凡大刑獄必視川以爲可否而後上聞　上知其忠義誠信可屬重任每稱名御史必曰丁川實有意大用矣川忘身殉國知無不言時外戚會昌侯孫繼宗操管十二營兵權重任其子瓚掌錦衣衛事川以其權任太重具疏論諫　上俞允乃令其仍舊帶俸禮部尚書馬昂荆襄巡撫都御史楊璿怠事川上疏論之卽令致仕時

貴人玩法多被劾黜貴妃萬氏寵冠後庭干預外
事川上疏諫正時　上方怒甚川亦住俸三月成化
辛卯　皇太后崩　上因陵廟事方責言者川上疏
諫曰衆臣之請天下之公論聖母之命一時之私恩
也從天下之公則綱常正倫理明慰　先帝之靈愜
天下之望從一時之私則綱常斁倫理虧違　先帝
之意起天下之疑一事公私之間而天下安危攸係
事竟得寢壬辰擢順天少尹初涖政歷訪民隱上撫
民賦役等五事値畿内蝗旱又疏救荒禦災十有五
事聲譽著聞未幾擢總憲臺奉　勑巡撫延綏重地
因上備胡四事如開中淮浙積鹽等事以延綏逼河
湟爲北虜出没之衝三邊在陝者莫先焉繼上八事
如揀擇將帥設置努矢操練士卒創立圖堡等項又
進安邊十策　上素知其賢所陳悉允行之平生清
苦自勵雖親友纖芥之餽未嘗肯受平居無疾言遽
色於凡勢利紛華泊如也接下吏以恭雖盛暑不衣
冠不見奉太恭人石氏極孝雖祈寒暑雨公退之後
朝夕未嘗離左右太恭人訃聞亟還哀毀骨立撫柩
一慟不踰時而卒囊橐蕭然幾無以爲殮鄉士夫暨
西川劉公伍山何公相與治後事　上憫悼之賜贈
有加又遣官諭祭以彰其德年方四十八歷官僅十
五年耳所著有東陵文集傳於世

史琳

史琳字天瑞餘姚人成化丙戌舉進士丁亥授工科
給事中時貴倖專擅朝廷稍事宴遊値上元張燈爲
鼇山之觀費以數萬又頗崇飾浮屠宮寺相望抗章
歷論無所避癸巳擢陝西布政司右參議時鞏昌番
賊爲梗始至捕擊之盡降其衆遂出行部自安定歷
會寧金蘭抵秦州相度地勢增繕屯堡斥堠以斷賊
路既又轉關中之粟以實甘涼身自輸督往來邊徼
凡二年由是盡得其形勝要害及戰守方畧戊戌以
憂去任壬寅復起爲福建布政司右參議甲辰轉江
西左參政所部豪舉怙勢庇盜成習莫敢問悉鋤治
之丙午袁吉饑極力賑濟全活者甚衆丁未春吉安
民有殺其隣之子寅夜移置道傍被害之家莫知所
由訴於琳緝之莫得乃禱於神曰境内平人被殺守
土之責也願神告予以洗其究是夜遂得之夢明日
求之果得其人遂輸服已而贛盜起殺官吏攻破城
邑琳督捕斬七百餘人釋諸脅從遂以無事弘治戊
申陞右布政使辛亥轉左布政使民苦藩府歲祿至

從取未嚴乃爲請於朝得自省轉輸自是遂免侵削琳既佐政久悉諳諸利弊方銳意爲民興革尋擢陞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兼提督紫荆諸關畿甸民困重役戍卒疲於罰班又滹沱漲溢壞民田廬時爲三患乃爲定徭役法奏免重稅並河上流穿支渠以殺水怒民賴以甦眞定大名諸川果園皆居民世業嬖倖怙寵奏取以備供應琳力言其不可辭甚懇　詔遣官覆視果如其言乃止久之有司議增眞保定借薪夫役屢疏諍尤力　詔仍其舊丙辰入爲工部右侍郎與尚書徐公貫僇力曹務徐亦傾心相

倚一時多所裁正嘗因災異上六事曰止織造恤邊民停傳造惜供應節財用戒無益皆切時宜庚申轉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經畧邊關首陳謹邊關以防衝突五事九載秩滿擢右都御史時虜寇猖獗朝廷方命將出師衆遂舉提督軍務已而報稍緩　命先赴宣大會計兵馬芻糧虜退還京　命涖院事辛酉入侍經筵是歲虜復寇榆林假琳軍法重權率偏師先往飭厲邊將琳乘機進戰屢有斬獲及保國公朱暉統兵至遂協謀直擣虜巢虜聞風驚遁毀其營帳而還事聞璽書褒美副以銀幣寶鏹師還入見

陳邊務十三事甲子復以西北多警　命與保國公治兵京營乙丑夏　敬皇上賓國事搶攘而宣府遊兵復失利請濟師　上遽命出援於是琳出宣府保國公出大同分督諸將合勢邀擊遂以捷奏　上降璽書獎勵師還入朝遣中官迎勞寵賜有加明年丙寅爲正德改元正月卒先是一日火星犯左執法琳以爲巳憂巳而左都御史戴公珊卒親朋以爲解琳曰未也及代掌院事不踰月亦卒自居九卿前後請老十餘章　敬皇勉留不許至是竟死於官年六十九訃聞　上賜祭葬如例既而司馬奏論戎功贈太

子少保左都御史尋復以大臣例加贈太子太保又賜祭者再遣官護喪以歸琳狀貌魁偉望之知其爲貴人童時溺園池中死彌日畦人出而負之復生襟抱坦夷洞達與人不求備雖疏賤鄙劣見之皆獲自盡博聞多藝射奕書繪之事兵法地理雜步占候與凡方藥之術咸識其要畧尤工墨竹有求者無貴賤皆欣然應之天性孝友執親之喪哀毀踰節廬於墓側者三年家素儉約清介如寒士而賙恤親黨則不遺餘力居常規模古人爲自警要語列之左右二屏每戒子孫曰昔先公省菴府君作宦三十餘年三掌

敎鐸四典文衡其所遺惟書數卷而已子寧府叨時惟恐横叨青紫常俸所入足供朝夕不使家有贏貲以汙先德惟願爲吾子若孫者不墜箕裘求守予訓使後世稱爲淸白吏子孫吾願足矣故琳雖歷官中外四十餘年而卒無餘蓄聞者莫不歎服

何鑑

何鑑字世光新昌縣人成化己丑登進士年非三十巳上弗選近侍鑑甫二十八鄕先達有勸增年者鑑曰未入仕先欺君可乎庚寅竟出知宜興縣縣歲輸米數十萬石運戸攬納者妄費民苦額外加徵償貸

動以萬計鑑力請於巡撫每里選殷實六戸以二充運戸四充運夫共運米一百石每一戸徵銀十兩洎耗米若干並付總部收支回縣稽算重徵之弊遂革又歲貢茶一萬五千斤例領南京馬快船裝送船軍無稅紀惟私載射利反致官茶攘竊浥腐歲亦額徵貸百計又請每茶一斤收解錢三文顧船裝運罷馬船民皆便之隷兵火甲積年漁食小民一切罷革拘攝催徵惟責里役逾年宜興稱治一日村老百餘輩携一童捧薯蕷五束茶少許詣庭下曰吾儕小人不識官府自公下車犬不夜吠人安寢食故來見耳羅

乃而去巡撫都憲滕昭畢亨劾章交薦銓曹亦以政績卓異聞甲午召陞山西道監察御史乙未巡城捕盜時禮部奏度僧道請度者數萬相聚擾惑爲非乃建議寢其事遂散去丙申巡口北宣同等處時中貴廖禮協叅將周賢按妖人趙大事因誣良民百餘人以聞　上命覆按失實乃責廖禮等曰妄殺無辜希陞賞論死者止三人徒者四人餘得免奉　勑會給事中唐章查盤邊儲芻糧乃論黜監司以下不職者數十人連劾巡撫都御史鄭寧殷謙郎中曾會劉顯馬孝祖輩請逮捕繫獄殷謙停俸餘皆置之法時權

要子弟以攬納妄繩部運官吏因併論舊部下禆將孟璽胡觀等置於法者四十餘人皆落職邊境肅然戊戌差巡京倉首禁需索逮總督大監等麾卒置於法總督怒搆東廠下鑑錦衣衛獄竟亦不能害巳亥巡歷鳳廬淮揚等處鳳陽　祖陵所在禁限三百里内凡盜寸木坏土者例皆處死充軍守衛者每以法害民鑑首申禁令許山間巡邏其平原地土聽民樵採畱守都指揮馮滕冀騨挾　勑恃寵罔法疏其事於朝二人卒以罪去官開釋諸寃獄坐死者十數輩辛丑擢知河南府河南商周漢唐故都多塚墓往往

爲民所發下車首嚴禁令人不敢犯屬邑宜永嵩盧
有鑛洞封閉已久朝廷特　勅大監陳喜同鎮巡閘
取鑑曰鑛脉已竭若更起常課是貽吾民以無窮之
害也執不聽　上復遣大監梁方開取卒無所得而
止甲辰乙巳丙午河南山陝連值凶歲餓殍流徙相
屬請盡出府庫銀兩遣官糴黍豆分賑屬縣復條陳
救荒禦災十事具申鎮巡奏聞多見施行先有徵完
糧稅以災停解至是　詔獨逋負差官賑濟故屬縣
皆有備而内帑救荒之賜總司皆以給親藩官軍俸
祿上下賴焉流民死者命於四方設義塚瘞埋幾七

八萬軀遺孩收養濟院二年之間地方狼戾多相食
盜賊殺官劫庫檄報紛紜獨河南一郡晏然當道特
上鑑荒政於各府以爲式洛陽地方不滿百里稅糧
幾十萬鑑以南陽汝寧二府稅糧亦各止十萬餘石
洛陽一縣顧與二府相埒具奏懇切准照江南折銀
事例充數丁未春陞山東左叅政將行軍民老弱號
泣攀送弘治庚戌春陞四川布政使四川國初設茶
課浥爛官吏老不得代乃議徵銀解部官民便之松
茂邊儲歲苦豪黠攬納獘根牢不可拔悉擒置於法
弊遂革壬子冬轉本司左布政使入　覲癸丑春

陞右副都御史總理江南糧儲巡撫地方兼理浙江
嘉湖杭三府稅糧國家貢賦仰給東南比年災傷公
私困竭鑑訪究弊源以次興革甲寅蘇松大水饑民
嘯聚攘竊官不能禁乃以便宜發未起運米十五萬
石遣官分頭賑䘏更條陳折兌遞折祿米折食米折
軍糧停料價停織造留船料留課鈔關鹽引存工價
共十事以聞又疏乞照往年川陝存留折銀二十萬
兩兌軍米三十萬石分賑各屬皆准行之故所在民
不知災九月奉　勅同工部侍郎徐貫濬吳淞白茅
等港以泄積水不旬月厥工告成松江小民苦於輸

糧加耗鑑以小戶多官田而糧重大戶多民田而糧
輕遂令有司論田加耗民甚稱便乙卯正月丁父憂
丁巳服闋起巡撫山東山東南北要衝接遞夫役歲
計四五萬人官府濫增吏緣爲弊民不堪命乃度州
縣繁簡酌里分多寡分派夫役立爲定規臨清德州
倉場權貴攬剋納充巡捕官兵倚勢害民悉擒治隷
戎籍者數十人闕里災舊廟金章宗所建規模卑隘
爲請於朝開拓增建計工料銀十五萬兩皆取於抽
分鈔關不斂於民己未冬陞刑部左侍郎　命訊周
藩大獄復命稱　旨賜羊酒寶鏹陞本部左侍郎辛

硃奏　勅同三法司審錄罪囚賜半洞冬十一月
以京袞州等府直隸徐邳等州大旱奏　劾更宜賑
濟首陳五事一借糧餉以資賑濟二乞通融以拯時
艱三停料價以止無益四寬差役以寬民力五停工
作以待豐穰悉報可時巨盜弄兵亟命有司賑濟饑
民招撫流亡牛具種穀區畫備至壬戌七月訖事賜
實褚以勞之九月奔母喪南還時兩居憂備知鄉邑
利病悉以興革達司府力請施行鄉人啣恩感德相
與醵金建祠肖像奉祀乙丑服闋適戶部獻民數
孝廟按圖數戶以為當今生齒繁盛戶口宜登而耗

弊在逃亡流移脫漏埋沒　命簡大臣考覈廷舉鑑
以刑部左侍郎兼左僉都御史清查河南湖陝三省
瀕行　孝廟賓天　武宗嗣位復申命鑑乃刊條檄
申詳　勅旨二十餘事俾三省各知遵守自河之南
河之北漢之左右窮鄉險道無不躬親巡歷仍奏委
三省藩臬分方任職以督厥成隱藏者省發飛射者
釐正流寓者不遣願歸者無禁民從役戎從伍匠竈
各從其業聯而為甲圖而為里設畸零帶管以待貧
弱無所歸依之戶於是三省計清過流移逃亡戶四
十萬有奇竣事而還賜予酒賚鈔因疏處置地方十

以聞一曰請官給散戶由二曰處置附籍人戶三
曰處置還鄉人戶四曰查理軍匠奸弊五曰嚴戶籍
以革脫漏六曰嚴版籍以清里甲七曰嚴禁捕以靖
地方八曰專委任以總地方九曰均田賦以安小民
十曰設衙門以控地方復歸功於王瓊等一十二人
請量加旌擢復陳途中所見軍民利病六事清充支
以實京儲處驛傳以袪宿弊足兵食以備不虞停夫
役以蘇民困添佐職以備任用均差操以障地方奏
裨新政丁卯春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時逆瑾
弦權內外諸守權貴皆出門下鑑毅然不顧首檢覈

大小教場神機等營并操江官員刻剝者罷黜隱占
者發舉軍中積弊一朝頓革及考選五十一衛所軍
政宿一以至公請託不行權貴斂手戊辰南京大
瑾幸國災不允賑濟且　勅南京運米三十萬石轉
餉鳳陽鑑以留都地方重於鳳陽災傷甚於淮西會
同內外守備直言辯奏始得停運及差官賑濟已而
瑾凶焰益熾附之者紛然鑑未嘗與之一通訊問及
刑部都察院長員缺廷論三薦之瑾終不用其黨錦
衣衛千戶張文冕者鑑先巡撫蘇松時以詐偽事捕
照依法後亡匿附瑾朝夕煽誘無所不至竟誣松江

官布事於瑾罰米七百石原籍上納慨然鬻產完之
繼又捏闕里修造事罰米一千石寧夏上納鑑計無
所充戶部隨爲乞恩寛宥　上特命錮之庚午八月
逆瑾文晃伏誅辛未春正月　特詔爲刑部尚書三
月朝見　命侍講經筵讀廷試卷賜通鑑纂要四景
何文詩夏四月偕大理等官審因明允稱　旨賜羊
酒夏五月改兵部尚書奉　勅提督團營軍務賜蟒
衣玉帶會盜賊四出劉六劉七等起於畿甸藍廷瑞
等起於四川李四等起於江西各竊僞號攻陷郡縣
屠戮守臣敵殺官軍聲勢張甚時承平日久民不知

兵郡縣望風奔潰甚至開門迎款以故南北不通人
情洶洶即建議選將練兵嚴號令公賞罰募義勇起
用逆瑾罷斥舊將都督白玉等數人奏行山東直隸
等處修濬城隍選補軍餘機兵餘用罰武勇不許
遣以資賊鄉村鎮店結伍立柵互相應援河南山西
等處設兵守黃河斷大行以防奔突京操官軍俱留
本處分守郡縣又於漕運十二把總部下每船選精
卒一人沿河駐劄以防運道商旅又請立大賞以消
大患　詔悉從所議六月八日賊攻破棗強知縣段
豸死之遂屠其城破廣平清河南宮故城獻縣而北

犯遣都督張俊王琮統兵分布霸州文安賊留徐道
回山東時馬中錫駐兵德州張偉駐齊東賊衆散而
復合去省城密邇鎮巡三司惟登城覘望莫敢開門
發一矢乃劾奏馬中錫張偉擁兵自衛縱賊不戰鎮
巡守臣怯懦不職及劾都指揮桑玉受財啓禍通事
王永與賊交通皆下獄桑玉伏誅王永亦斃於獄又
請調宣府副總兵許太遊擊將軍郤永率部下入居
庸關駐劄涿州延綏副總兵馮禎入紫荊關駐劄保
定又奏請兵部侍郎陸完督理軍務凡軍容輜重山
川地理險要一一規畫授以成算賊圍滄州不克進

抵霸州固安京師大震復奏請調陸完兵徑往固安
完奏　詔抵平口賊欲遁去諸將合兵蹙之大敗寇
威遂振捷聞賜羊酒初　上欲遣大監谷大用領兵
剿賊鑑與衆議謂陸完屢有捷音非軍威不振但賊
奔竄靡常不可得耳今宜益兵四路守截我軍不勞
而賊自滅矣賊自東明之敗各已潰散有益都賊張
興張璉者亦聚衆千餘在東平一路刼掠適主事張
嘉謨督餉調官軍至遂與郤永敗賊於高麗店殲殪
殆盡賊覘知谷大用毛銳等官軍在臨清復奔霸州
忍絕城馳報盖賊以十二月朔　車駕出郊圜祀御

時鑑未寢左右無一吏卒乃自與帖子令家奴遞入長安門逐門遞入司禮監直房轉奏　上知復寫府傳各門嚴加防守又總城責報通州良鄉涿州各守備官蓄備人馬兼以常制　駕出南郊分調人馬於南海子蘆溝橋羊房各三處下營以防衝突處分已定漏下五鼓矣頃之　上命司禮太監召至左順門問今日　駕可出否對曰　駕當早出以安人心中駕遂出迄暮方回賊知有備遂西奔掠新城雄縣而南破饒陽博野等縣覘知祁州備禦有方乃迂道徑攻高邑保安高陽由眞定掠趙州安平直抵晉州

藁城栢鄉衡水等處鑑計賊非東向臨清必南奔彰德移文促陸完督兵分道追襲至彰德賊方圍湯陰聞官軍至望風遁去許太馮禎郤永等追戰敗之渡河陷溺死者無算時十一月十八日也又明日賊衆萬餘突至復圍李瑾馮禎營許太與禎瑾夾攻賊失利敗走已而楊虎劉七分夥自宿遷渡河攻破睢寧靈壁虹縣轉掠至亳州奪船渡河百戶夏時用火炮擊之舟覆賊帥楊虎與其黨九人俱溺死部下劉三趙風子邢老虎代領其衆勢復猖獗入河南境攻破州縣殺戮守土官兵闔燒房屋刼掠金帛發毀墳墓

受禍極慘時裕州同知郁采率義兵力戰弗支死親藩及守臣告急鑑建議復於宣府許太郤永大同李鋐遼東劉暉延綏時源馮禎諸將部下續調未發官軍各若干分道赴之復以諸賊分責諸將計日勦滅而議請　簡命遼東巡撫都御史彭澤與咸寧伯仇鉞提督河南軍務以前所續調官軍仍留山東聽陸完等調用　朝廷賜鑑麒麟服壬申正月二日忽傳報賊仍抵霸州攻圍甚急京師復大震鑑默計續調宣府邊兵已到涿州密召郎中汪衆從容如無事衆竊訝之舉至乃徐與衆別諸部押牌調邊兵之在涿

州者亟趨霸州賊聞遁去先是陸完聞賊北奔恐犯京師即調許郤二將追至德州方懼獲罪忽報賊被許遊擊部下擊走東遁矣二將驚喜不知所爲久之乃知爲續調者嘗語人曰何公此舉旣解霸州之圍復紓吾輩之罪旣遼東續調官軍亦至十二日　駕出郊祀禮成上下帖然郤永率續調兵追賊至山東大敗賊帥李隆於穆陵關隆奔入劉七營劉七怪其反覆斬之遂併其衆復奔河南陸完分調諸將許太等率兵追勦適巡撫鄖陽都御史李士實亦請調湖廣土漢軍兵以備流賊鑑即奏行李士實分委總兵

壽祥等赴河南會勦時源神周等軍尋亦俱抵汴紀諸將分兵截殺大敗賊衆斬獲無筭賊夜奔商水倉惶阻河不能渡官軍若併力蹙之賊可殄滅因紀功御史雷宗力勸諸將朝崇府盤桓久之賊因得渡商水破西華鄢陵偃城等處至河南府賊遂我勞副總兵馮禎戰死賊亦敗去提督紀功鎮巡等官隱匿朝王誤事情實止以馮禎陣亡聞鑑劾之徵宗下獄賊自河南之敗徑奔汝寧總兵仇鉞都御史彭澤分調諸將追勦所斬甚多生擒賈勉兒楊寡婦乘勝追逐趙風子兄弟就擒劉三走死河南寇平捷聞 上

降勑獎勵劉六劉七等乃東入陳萊掠膠州平度萊陽文登招遠攻圍寧海潛入海套陸完等復分調郤永許太等諸將會兵追勦賊潰分作兩隊一隊由高密西奔李鋐追至臨朐沂水勦滅無遺其劉六劉七等一隊復北走霸州乃奏調叅將成釗等統領京軍都御史陸完寧杲亦各分調諸將會兵截殺賊乃越霸州徑往雄縣迤南直抵山東南度黃河由鳳陽入湖廣至武昌擄掠濱江兩岸劉六爲先鋒調防守土兵迎擊溺水死劉七徐彥明益糾合水寇掠剽陸完統領諸將邊兵分布要害處擒補天道劝順撲毀賊舟官軍四面蹙之齊彥明授首劉七溺水死寇黨始盡無復孑遺時都御史陳金尚書洪鍾亦以平江西四川捷報 上論功行賞有差進太子太保蔭子容爲錦衣衛百戶又特 命進階光祿大夫勳柱國癸酉江西四川餘孽復起具劾提督巡撫等官請 命都御史彭澤總兵時源赴四川賊未平以人言致仕自爲卿佐踐上卿在朝多所汲引文臣如王瓊彭澤俞諫武臣如馮禎許太郤永時源等皆其推薦云

楊 榮

楊榮字時秀餘姚人也成化壬辰進士初授南工部

主事丁憂服闋補北水部巳出視河壽寧侯家人挾勢干禁立寘於法卒爲蜚語所中逮詔獄釋歸尋卒榮崇度夷曠長於詩嘗會試還舟中取唐音和之句月成帙被罪離南冠而縶不廢吟咏其履常蹈危所養有過人者耆學懷素尤善寫竹清風爽籟如其爲人孫大章嘉靖癸未進士終刑部左侍郎先備兵三輔計縛都市大盜守荊南時遼王佚蕩無檢大章以 祖訓繩之終其任王不敢逞自叅藩晉南鴻臚尋貳撫部亦其聲寔茂也[illegible]不竟志卒顯厥後而要之著述垂世固自有不朽者焉

謝遷

謝遷字于喬餘姚人自幼穎慧志趣不凡皆以遠大期之成化甲午鄉試爲第一乙未會試第三 廷試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奉 詔入館勤而且謙爲諸元老所重御史某驟陞都憲臺中循例請爲文以賀峻拒之衆服遷正直辛丑同考禮部一甲三人其二皆遷所取士人咸服其精鑑癸卯冬滿九載陞右春坊右諭德甲辰再同考禮部 孝宗毓德春宮愼簡侍從首及遷乙巳充經筵講官丁未 孝宗登極推恩宮僚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仍加

俸一級初開經筵奉 勅爲日講官與修 憲廟實錄內侍郭鏞者請選妃嬪以備六宮遷言 上方諒陰豈宜有此俟山陵既畢徐議之未晚也 命禮部議如遷言 上方勤學遷務積誠以開悟 聖聰每先期輒焚香莊誦如侍 天顏及當講敷暢詳明甚稱 上意庚戌以省親請聽給驛往且賜金帛爲道里費辛亥實錄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俸如前冬十月母鄒宜人卒癸丑父簡菴又卒訃聞皆蒙 特恩賜葬祭乙卯春 詔以本官入閣辯事時猶未終喪八月服闋赴京疏辭不允陞詹

事兼秩如舊盖 皇太子將出閣讀書欲重儲端之任故以輔臣領之丙辰 命主會試所取多知名士是歲蒙有蟒袍犀帶之賜丁巳勅修大明會典爲總裁官戊午春 皇太子出閣奉 勅陞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遷因上疏以親賢遠佞勤學戒逸爲 皇太子勸 上嘉納之淸寧宮災上疏請修人事以回天變詞甚剴切且引咎避位不允己未賜一品服太監李廣死欲例加 恩典遷力陳其不可辛酉虜犯大同遷疏安邊機宜以進 上卽行之本兵以軍興國餉匱乏欲加南方折銀每石三之二

遷曰 充朝以官田稅至重故立折銀以寬之今若再加民不堪命矣盍節用以紓用乏乎虜騎尋遁國用不乏其事遂寢時視朝稍宴諸司章奏或有不報者兼以工役頗繁遷累言之皆見采納且有玉帶蟒衣之賜癸亥會典成陞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武岡蠻寇平賜俘奴一人甲子以災異再乞避位不允 孝肅太后崩因先年禮官預擬與 孝莊太后並祔 太廟至是遷請 命集衆議以正典禮尋別議如周姜嫄之禮立奉慈殿祀之識者多其贊襄之力時承平旣久政漸寬弛而近習怙倖尤甚

不務玄者奉使武當山欲漸激濁揚清便宜行事等
語於　勑中遼東首將張天祥妄殺冒賞近侍欲曲
庇之遷皆執不可至爛　聖怒不卹也內府各庫及
諸倉場馬坊芻事內臣多作奸索賂民不勝其害而
御馬監軍士自以禁旅不隸本兵虛兵冗食莫敢誰
何其弊尤甚一日忽召對命通行禁約且令所司搜
剔弊端嚴立科條有犯者必懲不貸皆從遷請也遷
知上圖治甚切委任甚隆思盡革諸弊以肅正化若
軍匠之曠缺戶口之衰耗以及屯田鹽法馬政等事
將漸次修舉以復於舊事方有緒而宮車晏駕矣

上大漸召至御榻執遷等手諭以善輔嗣君勸之進
學無忘今日之命遷等悲慟而通　武廟登極　勑
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餘秩如舊纂修　孝廟實錄充
總裁官初開經筵賜冠帶衣履叠追念　先帝遺命
付託之重待遷等甚厚但近習竊政漸不可長戶部
尚書韓文率百官伏闕論之賴遷等主張於內將寘
諸犯於法會事預泄遂不克遷等皆不能安於位矣
十月再引疾乞休　允之賜　勑給驛月廩五石歲
隸八名仍賜金幣襲衣遷等既去吏部尚書焦芳入
閣而太監劉瑾擅柄於內芳緣以幸進憾遷嘗舉王

鏊吳寬而不及巳瑾又以遷等先嘗裁抑及今廷論
之故尤切齒焉二人乃深相結納欲甘心於遷因遣
偵卒四出伺察遷事竟無所得會鄉人有以賢良應
薦者瑾爲遷　詔格以遷咎與劉公健俱褫職又矯
旨令遷弟武選員外郎迪致任子編修丕除名且欲
逮奪　誥勑會瑾敗而止遷之去位也臺諫文章奏
留皆逮繫詔獄備遭慘毒至死不悔遷既歸瑾意叵
測人皆危之遷處之裕如日與客圍棊賦詩以自娛
若不知有憂患者歲嘗大饑出粟以賙貧乏族黨鄉
閭賴之祠堂成每旦必具衣冠率子孫焚香恭謁忌

辰必茹素茶物豐潔其儀一遵文公家禮俾世守焉
庚午瑾誅　詔復職致仕辛巳臺諫連疏薦之遣行
人齎　勑存問復其官廩與隸如舊而增其數焉迪
起叅議丕復任翰林遷遣子正入謝　溫旨襃答陞
爲中書舍人時徐夫人卒正乞終制仍賜祭葬如例
癸未復令有司時加存問丁亥二月遣行人陳侃齎
勑起遷於家且　命鎮巡藩臬敦促上道十月抵京
勑進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初大學士費宏
衰病將乞休曾具疏舉遷自代宏去而遂庵楊一清
又以遷薦意若虛元佐以遜遷者天下皆相慶遷復

入而賢一清之能讓及遷至京而一清以官尊不肯處遷之下乃竟違初志輿論頗少之遷在舟中嘗具二疏大意以安靜寬厚爲本及入朝自度衰年且難徇時力求生還遂不果上然　上待甚隆嘗以天寒免朝參以除夕賜御製諸詩以郊祀賜錦繡大帶以疾在告遣太醫視藥餌遣中官賜酒米少間則遣鴻臚卿趣出視事而遷竟以疾辭乞休辛卯二月以疾卒壽八十三贈太傅謚文正大學士費宏云公器宇豐厚風神秀朗其忠誠端慤始終不渝所謂清白之操百鍊愈精剛毅之氣萬人必往誠如　聖諭也其

學以明義理爲先爲文正大溫厚不事雕琢可以垂之不朽在內閣時劉公敢於任事而資公之謀斷李公長於爲文而資公之典則公可否其間不阿不激同寅協公所以輔成盛治者端在是也

王鑑之

王鑑之字明仲號遠齋山陰人成化戊戌進士初任真定府元氏縣知縣至則減稅蘇困除土惡孫整等數人民樂其業後離任違近相送者如失父母擢江西道監察御史奏劾寵妃失序中貴作權杖之下錦衣獄得復職差往直隸河南等處印記學生馬足萬討巡按貴州辨死囚劉英等一十五人俱得生劾方面等官崔昇等九十二員貪風頓息劾土官楊泰等大員俱落職征勦久叛蠻夷長脚鷄選等并招撫楊安等　百七寨弘治四年督學南畿公正剛明適大理寺右寺丞缺科道爭薦太宰耿公裕不然且語衆曰必得輿望服群者如南畿提學王御史可也衆議翕然提學陞九卿者自鑑之始江西宗室有宮人逃出藩臬執留奏誣以宮闈穢汚　上命往鞫之乃坐王以用刑過嚴而藩臬失體擅留宮人之罪各相奏訐附執政者更　命刑部侍郎戴珊鞫之及案奏

聞因其異遂提取來京躬自臨朝訊鞫鑑之待罪闕下　上悟曰古人之待宗室甚厚盡從前擬遂受知孝廟後遷宗室事必屬之及考績陞本寺右少卿山西宗室互相訐奏往鞫之究擬置者俱置之大辟宗室之罪有差陞左少卿十三年十一月北虜寇偏頭關　上命改僉都御史奉　勅便宜行至則增要害撫軍士禦虜有方虜不敢犯劾太監總兵等官羅玉等巧取軍士財物邊境肅然奏徵復任陞左僉都御史撫治鄖陽等處振肅綱紀所屬揣有不可容者皆望風解綬而去陞左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奸豪膽落

吏畏民懷正德元年陞南京刑部右侍郎二年轉刑
部右侍郎到任轉左時河南徽世子累奏庄田不結
命往割之係民者悉歸於民上下怗然陞俸一級推
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陞刑部尚書賜玉帶會逆
瑾擅權籍沒錢都御史家產瑾欲罪擬妻奴戮法不
從將男分戍各邊事畢正德三年冬引年七十三疏
力辭　勑馳驛還鄉自任官無被劾家居田不滿頃
管糧蘇通判令人送俸至郎答詩謝曰老大登朝四
十年何曾問舍與求田歸來幸遇蘇司業日日令人
送酒錢正德十四年秋以疾卒壽八十四

王華

王華字德輝餘姚人也成化辛丑進士第一人歷官
翰林終南京吏部尚書弘治中內侍李廣有寵華爲
日講官嘗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結張后表裏用
事誦說朗朗左右皆縮頸吐舌　上樂聞之講已遣
中官賜尚食正德初逆瑾專政士大夫爭走其門華
時爲禮部侍郎獨不往子守仁論瑾瑾益怒出之南
京尋傳　旨令致仕華坦夷洞直無所葢覆而立身
大節凛凛不渝晩思山陰爲先世故居又自姚徙越
城光相坊居焉　世廟登極錄守仁檎濠功華進封
新建伯

黃珣

黃珣字廷璽餘姚縣人孕十四月而生聰慧絕人讀
書進目輒成誦年三十三舉成化辛卯鄉試第一人
越辛丑廷試第一甲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二十一
年丁外艱服闋當弘治改元與修　憲廟實錄二年
充經筵官是歲書成陞本院侍講賜宴及白金文綺
四年充經筵講官丙辰分典會試文衡適太學司業
缺進右春坊右諭德管司業事辛酉陞南京祭酒未
任丁繼母憂　孝宗念經幄舊臣特遣官爲營葬事

及諭祭十七年釋吉復任補國子祭酒明年陞南京
吏部右侍郎正德二年陞本部尚書既而逆瑾以私
憾之遂致仕九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七贈太子少保
廕其子一人珣爲人簡易厚重忠實之性出於自然
凡經筵進講於前代理亂興衰之事必反復深陳之
冀以感悟　天衷會試所選拔皆天下知名士掌南
北太學振頽起廢百度具舉養諸生恩義兼至有山
西人魏成者家貧不能歸止一女業已聘人欲改聘
同舍生以貲途費珣廉知即擯門差以濟之其餘或
病給以藥或死無所歸爲之殯殮者甚夥故一時士

翕然感頌之又斥其公餘銀若干繕理號舍完輯公
廨正德改元時爲少宰卽借冢宰三山林瀚條六事
以裨新政頗見采納其爲詩文典雅平澹如其爲人
所著有愓齋稿東山文集素菴詩集藏於家

張景明

張景明字廷光號葵屏山陰人也幼聰慧日誦千餘
言年十二三補邑庠弟子員成化庚子登鄉試庚戌
登第時　睿宗皇帝初開藩邸長史馬政輩以不職
罷　孝宗皇帝命吏部擇可爲代者尚書王恕郎以
景明爲左長史袁宗臯爲右長史人多惜此兩人不
得他用者景明曰賈誼董仲舒不有聞於時乎㫁然
入謝　睿皇於諸王館諭之曰卿等皆名賢當大用
今屈卿爲輔幸共黽勉以善聞於世耳景明等頓首
謝明日上疏勸　睿皇正心講學以周公及漢東平
河間爲期深見嘉納又獻爲善最樂詩以寓規諷
睿皇賜以金帛居數歲從之國詔賜正四品服國中
事無巨細皆經畫有法上書陳六事　睿皇優旨答
之仍賜金帛久之又上廣胤嗣通恩澤厚風化養心
源屏左道免括增田六事　睿皇稱善歲丁卯以憂
去　睿皇奏虛其缺以待[illegible]三歲返國　睿皇受賀

世宗爲世子方在諒陰令攝國事中外翕然景明尋
病力求去　世宗慰留有忠厚清眞之褒病且死謂
所善大學曰死何足恨但嗣君幼冲不得終輔之以
副先王厚德耳卒旬月　世宗入繼大統時人皆惜
景明不得大用追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
學士諡恭僖子元恕廕光祿寺署丞元藩廕太學生

人物考卷之五十目錄

浙江紹興府二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之五十

浙江紹興府二

陳雍

陳雍字希冉餘姚縣人成化甲辰進士弘治戊申授工部主事修通州倉兼理張家灣磚料廠原在土橋改遷水次至今便之辛亥改刑部四川司主事檢引舊憲署篆平允遷署員外郎屢斷大獄司寇白昂戴珊謝綬咸器之甲寅六年考滿實授員外郎丙申陞湖廣按察司僉事抵任不修邊幅人頗易之至常德府新舊詞訟煩殷剖決皆盡五開衛與貴州黎平府同在一城一經巡歷夷民安堵至靖州按叅將胡瀚貪狀呈撫按華之巳未改巡荊南壽王之國送至嵐流驛盡境乃止有詩為獻皆保國之言王賢之宜都知縣以餽王為名斂銀千兩乃拿問追銀送州公用餘物給散監利大盜黎彥斌父子五人出沒害人年久聞威自致於獄庚申奔父喪癸亥服闋復除江西僉事兌米吳城湖廣軍職念舊上司憚之禁戢軍士糧米有餘浮梁豪民欲改立縣治於景德鎮縣民不從生員六十人應試宿於鎮盡殺之莫知為誰又淮上府奉祠許奏承奉舒方鬪正胡玉醸殷大獄當道

皆委鞫雍分四於異處因自審之不期而眞情露犯
者俱伏其罪甲子監秋試丁內艱歸戊服闋除山
西僉事己巳陞布政司左參議庚午陞按察司副使
逆瑾峻法繩下獨無可指摘猶以他事坐罰米壬申
陞廣東按察司按察使大學士梁儲子次攄恃內閣
勢謀產多殺平民言路發之朝廷差給事中劉湜刑
部郎中張文麟往勘顧望莫敢斷遂以委之雍檢舊
案抵次攄罪如律人咸以爲宜甲戌陞河南右布政
使簡重得大體乙亥陞貴州左布政使時有香爐山
勦賊之役設謀畫具糧餉遣吏兵以從有銀幣之賞

丙子秋八月陞右副都御史撫治郎陽乃從播州便
道赴任値歲饑民皇皇思亂至則撫綏曲盡民賴以
安戊寅陞工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總督湖廣四
川貴州三省採辦大木奉命奔走勞瘁弗恤已而大
木萬數集于都下賜大紅織金麒麟袍三襲辛巳
勅停止採辦工告成馳驛取還添註工部管事　世
廟即位遣大臣祭告山川帝王之神領泰嶽太和山
四川神木山之祭報厥成功刻祭文于碑乃推其功
於先任劉丙嘉靖癸未至京時兩京工作事典佐趙
司空璜均節之易州柴炭廠缺官命攝之嚴辦納抑
徼倖將不逞者騰謗議乙酉陞南京工部尚書而言
官訕以廠中弊乃具本自辯復具疏乞休准致仕庚
子年九十賜羊酒存問仍月加食米二石御史王紳
奏　勅過家舉壽觴建牌坊於眉山東麓扁曰德壽
壬寅十二月卒年九十三

章忱

章忱會稽縣人成化十五年以進士授臨城知縣至
則悉心咨訪凡民所欲惡事以次建罷動以愛養休
息化導勸勵爲務歲壬辰大饑民多流竄忱爲招徠
撫綏給其種食免其征徭民是以接踵來歸久之旁

邑流民願就編籍者亦數千戶畝券稅牒有久不別
白者悉爲條格以清其欺隱漁并之弊城北泥河出
源泉流甚博民據罔利會庚子夏旱忱率衆築堤引
水灌苗又教民桔槔以濟高阜邑自是有水利鄉鄙
舊無醫藥輒事禱禳坐以待斃因痢疫代作爲檢方
書修藥餌施之且諭以醫禱緩急所全活者不可勝
計修學官具祭器及諸壇壝館舍百廢一新既又買
隙地創置社學陰陽醫學郵傳養濟院各一所皆不
勞而舉公暇則引諸生爲之親課其業且諄諄以孝
弟忠信之道告之士悉知自勵每歲春令民會男女

節其婚嫁之儀不得論財貨民是以鮮怨曠淫邪之病或以訟至庭恍爲明示其曲直告以講信修睦之義民多自慚愓引退嘗有坐人命誣伏者巻案已成審知其冤力爲辨之乃得反釋郡帥以非公事役邑民恍堅不奉令郡帥甚銜之亦終不能害久之陞太僕寺寺丞士民爲之立去思碑而恍以寺丞致仕壽終于家

韓好問

韓好問字大經號宜菴會稽人成化戊子鄉薦己丑登進士第授大理寺評事詳愼公清縛著時譽乙未

陞寺副奉　勅慮囚四川釋冤獄九十餘人戊戌陞寺正未幾陞淮安知府淮當南北要衝民苦供役隨事節省雖中貴往來不敢過需撫臣至者悉與商決江北四郡多滯獄泗州官軍嘗誣奏無辜逮死者衆屬之辯理咸得其情他若集江南之漕卒禁僞券之私鬻不動聲色而人自畏服馭史以法愛民以仁淮民至今稱之丁未陞陝西左叅政分守關南士有餘糧民亦安堵弘治辛亥陞江西右布政使癸丑陞四川左布政使時以繼母喪歸繼丁外艱服闋補廣東所至有惠政己未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時洞民負險爲盜歲久蔓延莫能制奏立土官宣布威德一方遂寧時遣宦官駐饒燒造供御甆器力言小民凋弊之狀可憫先王恭儉之節當師　上爲感動中止因素性直遂不能與時浮沉爲當路者所沮抗章請老甲子復起巡撫河南中旨取樂工弗遣上疏至引放鄭聲爲戒詞甚剴切亦見　俞允正德丙寅陞南京大理寺卿戊辰陞刑部左侍郎逆閹劉瑾惡不通款陞刑部尚書致仕欲假他事中傷而卒不能有所加歸則建瑞白堂日與耆舊觴咏取娛嘉靖初兩詔進階榮祿大夫好問狀貌魁梧屹若山立舉止有常

言笑不妄作字必楷居遍城市而軒蓋罕出入然郡邑大夫及過客以國典民隱疑質者則嚮荅忘倦故識者謂身雖不出而表俗澤物之功自不可泯性善飲未嘗有醉態接賓客未嘗有惰容恭儉淸愼終始一節望之者知其爲大臣碩德重望鎭服鄉閭者蓋三十年嘉靖庚寅八月一疾而逝闔郡無貴賤大小咸思其德而痛其亡也奔弔如不及者距生八十有九

呂獻

呂獻字丕文號甲軒新昌縣人生而穎異大父茂常

奇之甫七歲日誦數千言作文有奇語稍長補邑弟子員歲試主司必首之成化甲辰登進士出使河南明年授刑科給事中丁未校文南宮得大學士費宏蔣冕人稱其明　孝廟登極命使交趾賜一品服以行竣事歸贈金玉千餘固却不受會龍州土官趙源等索交趾使者財物使者上其事曰天使回時餽贐且峻却不留今趙源黷貨無厭寧不愧於清白之朝乎由是廉聲益著因災異陳八事及　孝陵災又抗疏剴切數千言　上嘉納焉張侯以國戚游宴後庭又奏劾之詔杖三十繫錦衣獄比就獄慷慨忠懇見

於辭色繼以所言直釋之居諫垣十年章數百上皆切中時事弘治十年擢應天府丞時輦下庶事繁劇專決不留性尤寬仁民皆愛之呼爲父母辛酉提調應天試有權貴爲子弟求薦者厚貽之斥不從往莞庫者盜戶部所寄銀數千兩至是部檄取所寄銀不知盜者姓名獻廉得盜者并其贓衆驚以爲神故人胡昉爲江浦令爲豪民所抑乃伸法以釋昉昉以金謝獻曰我以公而爾以私可乎亟去無汚我十二年丁父憂屬縣祭賻甚厚皆却不受惟奠章數軸而已十八年服除以母夫人俞年高留侍母遣之毋三乃

行都邑宰以金贐不受單騎抵京改順天府丞其煩劇倍應天而裁決益裕　武宗耕籍田爲執事官態度閑雅　上曰是禮儀甚善豈不可以爲尚書耶亟遷之時中官劉瑾方惡之卒不用焉吏部亦惡其不巳附而獻介直不能媚趨用是十餘年不遷正德丁卯始授順天府尹未幾丁母憂明日遂行例當得諭祭亦以瑾惡之不與服闋赴京陞南京兵部右侍郎及瑾敗大臣多以賄籍獲罪而獻獨無名其在留都持重務大體不責細微至考選軍官閉門謝客秉持至公更調諸武官各稱其才會巨寇劉六等爲害江

淮間旦夜與總兵官議勦滅之策凡遣將必親酌巵酒飲之曰努力平賊當厚賞汝苟玩寇歸無死地吏時賊勢猖獗京師惶懼獨鎮靜如無事時正德癸酉以老請歸日與故舊相過從容雅語不以家事關慮性至孝父常以貧乏爲念奉其奩具以進繼而四方之士以贄來學者甚衆悉以歸父不私既貴父時命供灑掃忻然無難色出入必稟命及二親卒哀毀踰禮服除猶涕泣不已奉祭祀甚敬待兄弟有恩俸祿稍有餘即以賙親戚卒之日家無所餘善與人交久而益親常有薄獻者獻薦於銓其人疑譖巳訴之銓

部曰彼專言爾善爾反疑之其人益自愧謝始新邑未知學不究宗旨獻研精覃思綱領脉絡燦然明白多爲詩文冲淡純粹善草書跌宕奇偉所著有四書書經定說多發先儒所未備皆行世有甲軒文集若干卷使交稿若干卷藏于家

董玘

董玘字文玉會稽人弘治時會試第一畢力問學緯有聲稱入翰林院編脩歷官至吏部左侍郎玘在翰林時嘗請重修 孝廟實錄及嘉靖議郊祀大禮玘獻議曰臣謹按禮記言祀典者莫詳于祭法首叙虞

夏殷周之郊繼之曰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圻祭地也是祭天祭地之禮不同矣其曰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而社則有大社王社國社侯社之別焉是其各祭不同矣又曰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也是祭典不可偏廢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是祭天必以冬至其位必于南郊矣而不言祭祀之所其在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祠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血食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而亦不言地惟大司樂冬日至禮天神于地上之圜丘夏日至禮地祇于澤中之方丘以天與地並言圜丘即所謂泰壇方丘即所謂泰圻是其時與位皆不同矣而未有北郊之名也至漢匡衡請定南北郊北郊之名始見於此蓋其說出于緯書若不足據然其言就陽即陰之象則禮之正也自時厥後議者紛然互有得失蓋古者祭天地有正祭有告祭冬至一陽生天道之始

又生物之始也故順天道之始而報天焉必于圜丘順陽位也夏至一陰生地道之始又成物之始也故順地道之始而報地焉必于方丘順陰位也此所謂正祭也舜之嗣堯位也類于上帝望于太山東巡守則柴望秩于岱宗武王之伐商也告于皇天后土又柴望大誥武成成王之營洛也丁巳用牲于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皆因事並告天地有同日而舉者有繼日而舉者此所謂告祭也然上帝曰類者謂倣祀之禮而爲之則非正祭天矣告地而舉望祭之禮或社祭之禮則非正祭地矣蓋特祭天地乃報本之

正祭也故辨方正位順時陰陽其禮別而專並祭天地因事而告祭也故隨在致虔不拘時位其禮合而簡禮雖不同義各有當也此義弗明于是有以孟春上幸天子親合祭于南郊而以冬至夏至有司分祭者矣若元始建武所行是也有請于冬至南郊而合祭天地者若顧臨等所言是也有援虞周告祭之禮以證天地當合祭者如蘇軾所言是也此皆後世之謬誤我　明朝有天下之初即建圜丘于鍾山之陽以冬至祀天建方丘于鍾山之陰以夏至祀地一始古制而因山以為南北日月星辰太歲諸辰則從祀圜丘嶽鎮海瀆山川諸神則從祀方丘天神地祇各從其類而又春分朝日有朝日壇秋分夕月有夕月壇其壇位禮儀具載存心錄者可考見也至洪武十年復定合祀之禮時以大祀殿未成暫合祀于奉天殿十二年正月乃合祀于南郊羣臣皆從而日月星辰之專祭亦罷今大祀文合祭天地文及論中書勅載于御製文集者可考見也于時儒臣解縉嘗建議請復禘地之規竟亦未行豈禮固以時為大歟茲者大祀既畢聖心猶若未安欲遵復洪武始制以盡事天之誠且俾人各陳所見夫上下之分陰陽之義淵衷蓋已洞然矣臣復何辭然心欲求其是則分祀者固古禮之正也分而復合亦出　上之獨見神斷殆未易窺測者記曰惟聖人為能饗帝開創于始續承于後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肅有潛孚而默契者乎況茲重大之典欲復其初宜必慎所處矣顧豈臣愚所能與哉所有文集六卷唐荊川為序以行

潘府

潘府上虞人以弘治辛丑進士仕至提學副使乞終養不出後以薦陞太僕寺少卿改太常寺少卿致仕嘉靖五年六月癸酉卒府性至孝嘗疏請行三年之喪又上聖學淵源中興治要諸疏居家有篤行好著述鄉評重之巡按御史潘倣為請乞祭葬禮部復言四品文臣例有祭無葬　上以府孝行可嘉特令有司量與營葬

孫燧

孫燧字德成餘姚人也自幼英爽不羣年十有七補邑庠弟子員拙菴楊公一見奇之遂妻以女館穀于家弘治壬子以易魁鄉薦癸丑登進士學者爭師事之丁丑授刑部貴州司主事初任例典獄舊皆慮重囚生變或縱狎卒凌虐致死燧獨加意矜恤時方盛

暑疫癘令日採蒿艾爲之薰調因歲慼泣不數月卽著能聲推掌諸司章奏辛酉六月陞本部江西司員外郎壬戌秋承委決囚南圻以明斷稱癸亥陞署本司郎中尋實授乙丑奉　勑錄四江右多所平反正德戊辰巳巳庚午丁內外艱前以執法忤逆瑾追罰粟數百石辛未服闋赴京八月復除本部湖廣司郎中十二月超擢福建布政司參政奉　勑督理糧儲初閩中積弊爲之立洗而轉輸之方催征之法尤區畫曲盡吏民便之嘗委勘武平坊斷親詣地方訪覈眞跡削賄胥勢奪登血戰者各數人讙怨弗恤也遷

建寧爲畤菴祠置田五十餘畝癸酉冬十一月陞貴州按察使未任甲戌改山東涖任僅半載剖決如流吏民咸服乙亥轉河南右布政使與左使同心協濟甫三月甚得民心卽推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初江西寧庶人宸濠辨慧桀黠善匿情市交以希寵取威而箝制人口惟其所欲旣誣陷方伯鄭岳多爲慾餌威攝繼冊得護衛妄窺天意者獻諛旅賀時又妄傳護衛爲聖旨而文牒往來槩稱國主由是濠益志驕而遂睥睨神器矣副使胡世寧疏奏言及濠亦知斂自劾乃推過近屬痛懲其黨數百人以自解其妄

希佐命者以騶虎之勢爲之力除異巳先假生辰檄召羣賀期必致世寧几上世寧旣不往乃更嗾豪誣奏冉奏且爲之泒徵夫銀十萬兩以助其交構備兵之資暨世寧得　旨提問潛身投獄巳被掠服而復行江西會勘恃彼羣僚多其心膂欲踵先陷鄭岳故事奏外別附他罪賴言官正論劾退其心膂數人又推燧巡撫燧毅然謝遣家屬單車抵任持風紀愼禮度外和內縝彼濠慾不能餌威不能劫遂失其鈐束故智又得巡按李潤者劾退其元謀燧因得委曲明世寧無辜世寧得減死戍遣江西民歷盜殘兵擾之

餘加以附勢科虐之極居民日不聊生商旅望城遠避人情洶洶燧加意撫恤每見濠輒諷以大義動以至誠濠亦外飾賢名曲示聽納於是嚴譎其黨尤者數十以例其餘舊徵夫銀等項一切報罷一時民困稍甦生理漸復商旅往來舟楫輻輳如故其飭吏治則守巡官歲限所歷近四遠二及郡縣日令嘗所事於冊及報守巡至止行事之詳以稽勤惰其重農事則災傷之地官給種穀高阜之地爲濬溝渠卑窪之田爲築陂岸而水旱必爲之竭誠禱應其均差費則華下里槩徵之弊定人戶九等之則而又專責牧判

派徵額數一洗吏胥之弊痛懲包攬之徒其足軍食則令屯田該徵子粒就准軍士該徵月糧以免出納之遖擾至於挑議水夫槩徵工食之不可而仍擬勾丁馬頭解人執役之不便而照前雇役及求緩中使之燒造或抗疏於朝或投劄當道雖一時所行或不能盡如其意然於關民生休戚者皆殫心竭力而爲之成敗利鈍所不計也每謁文廟必進諸生反復講論諭之道理特脩文山祠宇贊其忠節城進賢城南康寧州奏立安義新縣奏留饒州兵備奏議九江兵備兼攝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遲城等郡

邑奏乞湖東分巡兼理兵備專駐撫州奏設南康府逕邏通判管攝鄱陽湖魚船廣信府通判鈐束弋陽等縣窖戶是皆所以預防要害陰折逆謀濠以憚其多備遲回五年未敢即發不幸　武廟頻年巡遊中外人情洶洶鎮守太監畢真奉　勅與燧同議機務者也真先附逆事因掣肘清軍御史范輅勅其奸惡濠時與真比類緣奏捕禁獄三司郡縣遂爾奪氣莫知所恃矣濠從肆志縱其素畜羣賊各處流劫以肆兵逞威燧時累疏上不報深惟朝廷懿親不敢擅圖先發而親近府屬中除副使許逵知府鄭瓛陳槐之外無一可托者日與逵等討議先欲悉捕羣賊翦其羽翼逆等雖累受策時報克獲而終難搗其巢盡其類也時憂勞成疾遲疏乞休又未得請亟命畫工自圖盖巳分一死報國靡他矣濠先居父喪矯情飾禮巡按者奏舉其賢孝於朝令居母喪踵前故事脅有司遞申鎮巡官求舉燧討欲緩其逆謀而徐爲可圖且謂忠孝一道稱其孝或可勸其悛遂與林御史潮等具疏以上廷議頗駭會南昌人張儀官於京衛備以其實告御史蕭淮乃暴其狀以聞於是遣勳威重臣戒諭未至而逆校林華自京馳報濠懼巳卯六月

十四日因各官入謝坐宸宴禮兵衛戒嚴濠出立露臺曰　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燧請　密旨看濠語塞叱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有　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濠怒入殿廷易戎服出呼燧罵曰我何負於汝奏我七本燧亦曰朝廷何負於汝欲反耶一時官屬駭愕相顧獨按察司副使許逵反覆辯論且厲聲曰我輩亦方面大臣今日何得如此濠大怒喝令武夫縛曳燧逵出諸惠民門外斬之許與燧同罵不絕口膝不屈而卒許素忠勇志會囚逆使其在外必能稱兵爲國

誚賊然以先陷世寧者爲激賀生辰之舉羣寮歲至後任者以爲常制莫敢爲異故在城同遇害也時盛暑天忽起黑雲恒蔽其屍濠聞亟移進賢門外亦如之濠乃驚懼卽遣僞指揮王世寧買棺殮之是日濠遂分部黨各處追印起兵以反首及進賢知縣劉源清等聞變城守殺其所差親屬婁伯等御史王公守仁知府伍文定等各倡義起兵討賊伍卽製燧及許神主迎次文山祠爲文率吏民泣奠舉義旗而東及郡吏民聞燧被害罔不哀憤響應王公師之南四旬而濠遂就禽餘黨悉滅及　世宗入繼大統首下明

詔超贈禮部尚書謚忠烈廕子一人世襲百戶工部委官營葬事且賜祠額曰旌忠繼以言者加廕千正千戶世襲燧平生手製有四聖糟粕十卷詩文啓劄六卷奏議四卷案牘稿十卷恤刑錄二卷巡撫榜文一帙存于家按忠感祀燧初至都憲行臺移後堂向前數尺於檻下故灊中得古鏡背刻銘二十八字有昭明光運忠扶日月等語蓋天格之早已又王陽明祭之曰勤勞施于國而惠澤被乎民孰謂公之死而非生乎守臣節以無虧秉大義而不屈孰謂公之歸而非全乎方逆焰之初熾公欲力撲其燎原之勢而未遂及屢疏乞免又不獲請乃旁行曲成冀緩其發而徐爲之圖蓋公善處之權而人或未之盡知也此當危臨難仗節伸忠之死不回然後見公守正之心如青天白日而天下之人始洞然無疑矣此足爲千秋定案

陶諧

陶諧字世和號南川會稽人年二十二領弘治乙卯省元丙辰成進士爲翰林院庶吉士改授工科給事中首疏乞緝熙聖學以裨治道極言治亂存亡之故且請以大學衍義置禁中以備省覽未幾以父喪歸

起服會劉瑾輩竊權亂政疏劾之前後疏上若戒遷游以保治安遠讒佞以一政令修人事以弭災異停止不急工作以杜奸謀停止差官賫鹽織造等疏皆直指羣邪欺蔽之罪無所顧慮瑾等大憾之以他事誣陷廷杖落職爲民憾猶未已以在科時嘗巡視十庫遂[illegible]言缺乏布疋提解詣京下之詔獄楉樜百端誓死不爲動乃復杖謫戍肅州衞怡然就道在肅與大司馬劉公大夏大司寇潘公蕃相倡和爲西行漫稿若牧羊臺賦蘆[illegible]橫塘等篇託物寓意忠厚婉順詩有離騷九章之風瑾敗被詔還家十餘年閒詠詩

讀書若將終身及　世廟龍飛追錄耆舊起江西按察司僉事區處發運南京水兌省費鉅萬踰年轉河南按察司副使管理河道先是修河物料如榆柳椿木草麻之類皆賦諸民間給商買辦吏書因而爲利盧其價值歲費數萬用且不敷比至廉得利弊迺更立法於沿河皆植柳以固堤又於大堤兩傍遍植葭葦採取捲埽以當草束椿木則免樹商之稅給價徵納緶麻則以水利河道贓罰紙米俱折緶麻費減用周無煩於民總理臺臣奏請通行論者謂歲省費十餘萬及轉叅本藩區處河南北分守事宜舉爲民便時太行賊陳卿爲亂害及山西河南等處二省會兵征勦未及進諸密探其徑道先以奇兵擣其穴賊茫然不知所自遂擒太行底定轉右方伯尋轉左居越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兼理巡撫至則條數事請行曰重守令專分守寬農民懲貪吏行之及期厥有成績乃遷少司馬仍兼中丞往督兩廣郡盜橫恣掠破城庫甚者僭稱王號諸至盡心經度隨宜勦撫若西山瓊州連州古田南平七山暨海賊凡七獲大捷斬俘總數萬計招降復業者總二十餘萬計又添設建白等縣分屯固守以絕後患及側既平復謂廣右列壞遐僻文教未洽乃立嶺表書院簡郡邑子弟之秀者親爲之訓誨務在廣揚德化作其良心俾爲民表率士既綏懷俗亦丕變至於今賴焉時太淑人在堂懇疏乞歸養不允及卒訃聞候代期年乃得歸詔賜祭葬如例制終起入贊本兵殫心武事思爲遠猷日夕考求職方險要凡會議朝事侃侃必盡所見勿恤異同厭俗流靡退食輒杜門不事交謁衆皆歎服稱爲古君子居一年遇廟災懇乞避位奉　旨致仕既歸惟覽書課農不求安逸族黨有貧乏者賙之歲荒爲粥通道以濟饑者存活甚衆嘉靖丙午十一月有疾將終强起正襟端坐命取忠靖新冠易之遷於正寢而卒年七十三所遺有西行稿北上洪都中州行臺贈遺等稿若干卷奏疏若干篇歷官河南南贛兩廣經畫事宜若干帙梓於家

韓廉

韓廉字守清餘姚人也弘治丙辰進士爲任縣令值歲饑議捐稅契貲築城垣饑民役以傭易餉全活甚衆已被徵去流賊剽掠旁邑任以城獨完民尸祝之及爲御史按福建有靖寇功以忤逆瑾謫萬安尋中

他事逮繫獄璡誅累遷山東兵備副使致仕卒年九十有四所司疏請建完名上壽坊

何詔

何詔字廷綸山陰縣人弘治已酉領鄉薦丙辰釋褐授南京工部主事戊午護壽王之國諷貴璫減汰行舟二千省財可萬計已未監造河舸釐其宿逋每半給責償感以誠欵不罰而事舉辛酉丁外艱哀毀特甚乙丑改工部營繕司督造　孝皇帝山陵正德丁卯轉屯田員外郎進郎中不能爲蠅附力拒內庫虛出收單至忤逆璡坐以他事下獄竟莫能害庚午出守永平値旱蝗躬禱山川理寃滯雨隨至蝗亦徙去民有賢明太守之稱他如反中官石姓之成獄平王宏之宿憾弭劉賊之侵掠却入覲之贐金皆守有定力不以利害易下繼毋憂去位乙亥改永州府適彬桂用兵餽運不繼乃建言楚多蓄積可以銀易粟餉足進兵卒先搗賊巢撫定脅從全活甚衆時毛伯溫按湖南首薦其可大用陞俸一級庚辰叅廣西政勦平思州苗寇褒賜金繒嘉靖癸未轉福建右轄乙酉進拜中丞巡撫保定諸府提督紫荊等關振肅廢墜建明爲多有指揮攬權以虐民逮官倚公以充食首

請於朝一裁之以法會天災上疏引咎避位得　旨慰留尋召工部左侍郎會計悼　靈皇后山陵及董造敬一箴亭亭成勑宴翰林與賜金幣得命修復會通河道至今省車輓之費已丑陞刑部尚書尋自刑部轉爲南京工部尚書首以　太廟乃　太祖神遊之所亟會題修理逾年告成勑奬有加逾明年城郭完又明年宫垣黌舍公署祠廟之葺具舉初會計太廟工料可五六萬金比詔取給於蘆課缺官柴薪取雜料於諸局費財萬餘金不一經民而足初軍器局燬於火每假錢廠造作乃計價易寺人空第不攺椽瓦而成大局其因事就功敏而練類如此始至工部帑金不滿三千閱五年經費之餘乃逾二十萬人咸謂其均委積汰冒濫所致於事知大體志在奉公平生未嘗請託於人亦不受人請託情致坦然而其中耿不可奪聲利澹然而名位日大以事父母孝處兄弟友敎子嚴毎遺書子猶以親賢遠利爲戒迨其功成引齒馳驛還鄉家無贏貲室無媵妾廉靜之節始終一致云年七十有六卒贈太子少保贅官至刑部尚書

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父華成化二年辛丑狀元仕至南京吏部尚書母鄭氏孕十四月而生將誕之夕祖母岑氏夢天仙抱一赤子乘雲而來導以天樂至屋簷呼岑與之岑失手墮地驟不能啼岑以生氣噓口少項而啼岑驚寤即其初誕啼聲既誕果驟少項岑以生氣噓之而甦鄭自乳之忽乳竭夢神女爲乳乳遂濫父華以夢雲之祥故名之曰雲生六歲不能言一日出戲於門有老僧過以手摩其項曰有此寧馨兒却被名字叫壞了鄭語華改今名遂能言而穎異頓發年十一大父攜之上京過金山作詩曰金山

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已而從塾師讀書出游市上與鬻雀者爭有相者見而異之以錢買其雀與之送歸書館謂塾師曰此子他日官至極品當立異等功名性豪邁不羈喜任俠年十七至江西謁一齋婁先生語以所當學而又期以聖人爲可學而至由此遂毅然有學爲聖人之志然任俠之氣未能遽除弘治壬子年中鄉試兩上春官不第乃往塞外觀山川學兵法習騎射已未登進士觀政工部差督造威寧伯王越墳於河間[illegible]墳役夫一以什伍之法馭之暇即以役夫

演八陣圖少日嘗夢威寧伯授以寶劍及既竣事威寧家以金幣爲謝辭不受乃出威寧軍中佩劍贈之適符其夢有彗星見及韃虜猖獗上疏論邊務因言朝政之失辭極剴切明年授刑部主事差往淮甸審囚多所平反復命回部日事案牘夜歸必燃燈讀五經及先秦兩漢書文益工父恐過勞成疾禁家人不許置燈書室乃暫置俟父寢又燃讀必至夜分因得咯血疾告養病歸越即陽明洞舊觀闢爲書院靜坐習導氣爲長生久視之術靜極超然頓悟一日友王思格等四人往訪子洞中方出門守仁已知即命僕

出山買果殽候之且歷語其來跡僕遇四人於途語之悉合皆驚異以爲得道遂師事之甲子聘爲山東鄉試考官所取多名士復投兵部武庫司主事丙寅正德改元宦官劉瑾竊國柄作威福下給事中戴銑等于獄上疏乞宥之瑾怒矯詔廷杖五十斃而復甦謫貴州龍場驛驛丞瑾怒猶未釋守仁行至錢塘度或不免乃託爲投江潛人武夷山中決意遠遯學道祈不得道不復出山遇夜至一山菴投宿不納行半里許見一古廟四壁俱頹夜深據香案臥黎明道士往視之熟睡案上推之醒曰此虎狼之穴汝何得無

恙因詰其出處詐云商人道士曰視汝手𥘉若非得
道之流決是廟廊清貴守仁乃吐實道士曰如汝所
志將來必有赤族之禍因問何以至此道士曰汝既
有名朝野若果由此匿跡將來禍發奸徒必假名以
鼓惑人心朝廷必專究汝家豈不致赤族之禍守仁
深然其言遂由武夷至廣信泝彭蠡歷沅湘至貴陽
龍場始至無屋可居就石穴而處龍場之民日漸親
狎以所居陰濕不可久乃相與伐木爲驛樓及屋扁
爲何陋軒君子亭賓陽堂玩易窩以居之日夜端居
默坐澄心精慮一夕忽大寤終夜不寐踊躍若狂者

兩日夜嗣後以所記憶五經之言證之一一相契獨
與晦菴註疏若相牴牾恒往來於心因著五經臆說
日與學者講究體察愈益精明而從游者益衆庚午
陞廬陵知縣乃稽國初舊制愼選里正三老委以詞
訟坐視其成囹圄清靜是歲冬以朝覲入京陞南京
刑部主事館於大興隆寺僧房與湛若水黄綰訂申
共學之盟明年擢吏部驗封司主事未幾爲會試考
官陞文選員外郎繼陞考功郎中癸酉陞南京太僕
寺少卿學益勤從游者日益衆甲戌陞南京鴻臚寺
卿始專以良知之旨訓學者丙子十月陞左僉都御

史撫鎭南贛汀漳等處先是南贛撫鎭屢用非人山
谷兇民初爲竊樓以至聚徒爲盜漸至擄掠鄉村焚
掠州縣肆無忌憚凡在虔楚閩廣接壤山谷無非賊
巢有司束手皆謂終不可理至南贛先嚴戰禦之法
時龍南賊二千餘突至信豐又糾合廣東龍川浰頭
諸賊酋分隊以進勢甚猖獗守仁於未戰之先令兵
備官調兵斷賊歸路及委官統領前後夾擊之又曰
此賊既離巢穴利在速戰又令乘險設伏厚集以待
各鄉村往來路徑多張疑兵使道無所獲退無所據
先時在官書隸及在城軍人陰陽占卜皆與賊通日

左右詗覘言咲起居輒以往報守仁知其然一切示
人以不測此輩陰謀先不得行賊各依險自固四路
設伏乃潛令三省兵備官各率兵從徑道與賊交鋒
前後大戰數合擒斬俘獲無算餘黨奔聚象湖山拒
守又密諭令佯言犒軍退師俟秋再舉密探虛實乘
賊懈弛因新陞廣東布政使邵蕡將之任俶發兵護
送乘此會選精兵一千五百當先重兵四千二百繼
後進約已定潛率十數騎密使分作三路銜枚直趨
象湖山擣其巢穴我兵奮據隘口賊猶不知我兵奮
勇鏖戰自辰至午三省所發奇兵從間道鼓譟突登

乘勝追殺擒斬俘獲又無算墜崖壑而死者不可勝計餘黨復入流恩山岡等巢與諸賊合勢明日復戰又不利遁入廣東界樟溪大山聚糧守險勢甚強固乃分兵五路攻擊追襲與賊連戰攻破長富村等處巢穴二十餘處又令兵備僉事顧應祥等統領軍兵會同福建刻期追勦揚言班師出其不意從牛皮石嶺脚隘等處分爲三哨鼓譟並進賊望風瓦解前後大戰十餘合俘獲四千餘人有奇牛馬貨物無算是時大庾南康上游三縣賊各發又廣東浰頭等處強賊池大鬢等三千餘徒突來攻圍南康縣殺損官兵

與湖廣桂陽及廣西樂昌等縣巢穴相聯盤據劫掠三省於時兵備等官請調三省狼達等兵與官兵夾勦守仁又上疏論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仍請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勸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日剪月削可使漸盡復疏請設添清平縣治及疏通鹽法以足兵食因召知府季斆等密授方略領兵分勦生擒首賊陳曰能等搗其巢穴俘獲賊黨無算又上疏論三省交勦方略先是屢請 勅便宜行事衆皆笑爲迂故屢不報惟尚書王瓊因守仁

踈屢議奏 旨改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賜勅書及前所請旗牌便宜行事俱得報可仍降 勅獎勵陞俸一級賞以銀幣時汀州左溪賊酋與贛南等洞賊相結盤據千里荼毒三省乃與諸從事議曰諸巢爲患雖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我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

臨桶岡勢如破竹矣議既決乃命各官等帥兵由各道以入守仁親帥兵千餘自南康進屯至坪期直搗橫水以與諸軍會又使兵備副使楊璋分守參議黃宏監督各營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後守仁自率兵乘夜遂進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柵開塹設堠示以久屯之形復遣官分帥鄉兵及樵豎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旗齋銃砲鉤鐮使由間道攀崖懸壁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嶺以覘賊張立旗幟焚茅爲數千竈度我兵且至險則舉砲燃火相應十二日黎明兵進至十八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嶺

砲聲如雷烟焰四起我兵復呼哨分逼賊皆驚潰失
措以爲官兵盡破其巢穴遂棄險退走乃大奔潰横
水既破乘勝進攻左溪左溪既破復議桶岡桶岡天
險壁立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峰叅天深林絶谷不覩
日月因詢訪鄉導賊所由入惟鎖匙龍葫蘆洞茶坑
十八磊新地五處皆假棧梯鑿實懸絶壁而上惟上
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回取道半月始至乃令
移屯近地休兵養鋭振揚威聲先使人諭以禍福而
使知府邢珣入茶坑伍文定入西山界唐淳入十八
磊知縣張戩入葫蘆洞皆於是月晦日各至分地遇

大雨不得進明早冒雨疾登賊首藍天鳳方就鎖匙
龍聚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慴散亂猶驅其衆男婦
千餘人據内隘絶險隔水爲陣以拒我兵渡水前擊
復分部左右夾攻賊不能支且戰且却及午雨霽各
兵鼓奮而前賊乃敗走桶岡諸巢悉平守仁以賊各
相覩形勢據險隘議以其地請　縣治控制三省諸
猺斷其往來之路又進兵攻穩下諸坑等巢悉平之
又以湖廣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
四遠奔突之虜難保其無乃留兵四千餘分屯茶遼
諸隘餘兵回頓近縣休息疲勞俟二省夾攻盡絶然

後班師守仁縣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
閒破巢八十有四渠魁賊首噍類無遺又疏請三縣
適中之處立安義縣移置小溪驛於大庾縣城内使
督兵防遏涮頭賊酋池大鬢等聞横水諸巢皆破始
懼加兵乃遣其弟池仲安等率老弱二百餘赴軍門
投降求隨衆立效意在緩兵因而窺覘虛實乘間内
應守仁逆知其謀乃佯許之使人至賊所賜各酋長
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珂等
將掩襲之是以密爲之防非虞官兵也守仁亦陽信
其言因復陽怒盧珂等擅兵仇殺檄龍川使廉其實

盧珂等懼自來告變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諭以陽
怒之意珂遂遣人歸集其衆待時而發又使人往諭
池大鬢且密購其所親信頭目二十人陰説之同部
下百八十人自來投訴守仁還贛乃張樂大享將士
下令城中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賊衆皆喜遂弛
其備大鬢遂率其麾下四十人自詣贛守仁使人探
知大鬢已就道乃密遣人先行爲縣勒兵分哨候報
而發又使人督集盧珂等兵俱至而令所屬官僚以
次設羊酒犒大鬢等以緩其歸先伏甲士引大鬢等
入犒并其黨悉禽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鞫皆伏遂

賓於獄皆斬之夜使人趨發屬縣兵皆從徑道以入而守仁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冷水徑直搗下浰大巢與各哨兵會於三浰先是賊徒得大鬓報謂贛州兵已罷歸皆已弛備散處各巢至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分投出禦悉其精銳千餘衆據險設伏併勢迎敵於龍子嶺我兵鼓勇齊進各賊潰散遂進攻九連山於是選精銳兵七百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賊以爲各巢敗散之黨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扼斷其後路次日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預令各哨官軍邀路設伏以待賊果分隊潛遯皆邀擊而悉俘之前後擒斬首級無算俘獲男婦牛馬器仗什物不可計餘黨張仲金等二百餘人勢窮計迫聚於九連山谷口呼號痛哭誠心投招乃遣官驗實皆量加責治遣知府邢珣往撫其衆籍其名數悉安插於白沙遂相視險易立縣設隘留兵防守而歸贛人皆戴香遮道而迎爲立生祠又家肖像而歲時祭禱守仁疏乞休致不允又以龍川諸處係山林險阻之所盜賊屯聚之鄉當四縣交界之隙乃三省閏餘之地遂疏請於和平地方建設和平縣治以扼其要害又以大賊龔福全高仲仁等

邀路劫殺軍民攻掠郡縣命三省將官征剿克平乃上三省夾勦捷音疏朝廷陞右副都御史廕子一人錦衣衛世襲百戶賜　勅獎勵守仁在贛雖軍旅擾擾四方從游日衆而講學不廢褒崇象山陸子之後以扶正學贛人初與賊通性多鄙野乃爲立保甲十家牌法於是作業出入皆有紀又行鄉約教勸禮讓又親書教誡四章使之家諭戶曉而贛俗丕變十四年正月再疏乞放歸田里當路輔臣素忌之欲從其請兵部王瓊逆知宸濠必將爲變一日召其屬本部主事應典曰我眞王某於江西與之便宜行事者不但爲溪洞諸賊而已時宸濠陰謀不軌亦已有年一日令安福舉人劉養正說守仁云寧王尊師重道有湯武之資欲從公講明正學守仁笑曰殿下能舍去王爵否既而令門人冀元亨先往與宸濠講學以探其誠否元亨至語矛盾宸濠怒遣還密使人殺元亨于途不果於是守仁于六月初九日自贛起行欲往福建勘事十五日至豐城縣界乃得宸濠反狀守仁度單孤倉卒難以勤王乃潛覓漁舟以微服作緯夫下船急去留麾下一人服冠服在舟中已而宸濠兵果犯舟而守仁不在欲殺其代者或曰殺之何益隨

給之追不及是夜舟至臨江知府戴德孺聞守仁至喜甚留入城調度守仁曰臨江居大江之濱與省城相近且當道路之衝莫若抵吉安爲宜行至中途恐其速出乃爲計奉朝廷密旨先知寧府將反行令湖廣鄖陽都御史楊旦秦金及兩京兵部各奉密旨命將出臨睹伏要害地方以俟寧府兵至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各與數百金以全其家令其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公文各縫置藏於袷衣絮中將發間又捕捉僞太師李士實家屬至舟尾令其覘之卽佯怒令牽上岸處斬已故縱之令其奔報宸濠邏獲優人果於袷衣絮中搜得公文遂疑不敢卽發十八日至吉安知府伍文定出迎遂入城撫慰軍民上疏飛報宸濠於是月十四日謀反殺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并執縛巡按與三司官及府縣等衙門不從者俱囚之盡收在城各衙門印信及搬搶各庫藏一空釋放在城各府州縣見監重囚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又差儀賓校尉人等持檄至各府州縣曉諭收取印信驅截水兌糧船請命將征討以解東南倒懸奏至尚書王瓊揚言於朝曰王某在南贛必能擒之不久當有捷報至但朝廷不命將出師則無以壯其軍威時寧王畜養死士二萬招誘四方盜賊渠魁亦萬數舉事之日復驅其護衛黨與并脅從之人入六七萬虐焰張熾守仁以百數從卒退吉安遥爲牽制之圖遠近軍民刧於宸濠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守仁督率知府伍文定戴德孺邢珣徐璉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效義勇會計一應所留錢糧造作軍器戰船奏留公差回任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約會鄉官致仕右副都御史王懋中養病編修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御史張鰲山起部調用僉事劉藍依親進士郭持平致仕副使劉遜參政黃繡閑住知府劉昭等相與激勸忠義曉諭禍福又恐宸濠知其調度覺其間諜之謀發兵順江速出又密使僞國師劉養正家屬及平日與濠往來鄉官致陰附之意以緩其出直俟調度已定乃移檄遠近宣布朝廷仁德暴露宸濠罪惡於是宸濠始覺爲守仁所欺亟欲引兵而出次南康九江諸處猶自居省城以俟禦敵至七月初二日宸濠使人探知守仁兵不出乃留兵萬餘屬其腹心使守江西省城乃自引兵向安慶守仁探知其出遂星馳促各府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于臨江樟樹鎮身督伍文定等兵徑

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臨江來知府徐璉引兵
自袁州來知府邢珣引兵自贛州來通判胡堯元童
琦引兵自瑞州來通判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新淦
知縣李美太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
縣王冕亦各以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
直抵南昌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
嚴至聞我師四面驟集皆震駭奪氣我師呼譟並進
梯絙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守
宜春王拱樤及僞太監萬銳等千餘人宸濠宮中眷
屬縱火自焚撫定居民散其脅從封其府庫搜出原
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守仁先上江西捷音疏
仍分兵四路躡宸濠是時宸濠攻圍安慶未下親自
督兵運上塡塹期在必克及聞守仁兵至豐城大恐
即欲回兵僞太師李士實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
旣登大寶則江西自服宸濠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
圍會議歸援初安慶被圍衆謂宜引兵直趨安慶守
仁以九江南康皆已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
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
軍死鬬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
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而四

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兵驟集先破南昌
賊已破膽奪氣失其本根勢必歸救則安慶之圍可
解宸濠可以坐擒分布旣定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
郡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
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
免死能斬賊徒歸降者皆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導
人等四路傳布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宸濠先鋒已至
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守仁分督各兵乘夜趨
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
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
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
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
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伍文定余恩督
兵乘之徐璉戴德孺合勢夾攻呼譟並起賊不知所
爲遂大潰奔走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
萬數賊勢大沮引兵退入宇腦賊衆稍稍遁散宸濠
懼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銀百
兩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守仁以九江不
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
亦不敢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

饒州知府林瑊之兵乘間以取九江知府曾璵領兵
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
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而風勢不便我兵少却死
者數十人守仁急令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奮
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宸濠舟宸濠遂大敗擒斬二
千餘級溺水死者莫計其數賊復退保樵舍聯舟爲
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卒守仁乃夜督伍文定爲
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
各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宸濠方朝羣臣
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不致死力戰我兵已奮擊

四面而集火及宸濠副舟衆遂奔散宸濠與妃嬪泣
別宮人皆赴水死遂執宸濠并其母子郡王將軍儀
賓及僞太師國師元帥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
欽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
事金山按察使楊璋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
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械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
若洲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守仁復遣官分路追擒
及之于樵舍大破之於吳城又破之擒斬復千餘級
落水死者殆盡宸濠既勦送至囚所行數步回向守
仁曰婁妃常勸我不要爲此事是我不聽實非其罪

今死於水望先生收其屍、葬守仁曰謹領乃爲收
葬婁妃之族皆免于法他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等
族屬亦多原而宥之劉養正舊從守仁游至此母死
未葬爲之葬又爲文祭之曰吾不敢宥汝之生爲葬
汝之母先是宸濠以賄結朝廷左右及大小遠近臣
寮自輔臣以下皆有交賄實跡與往來私書皆記手
籍守仁得於其宮中悉焚之既擒執宸濠并僞官李
士實等將欲令人獻俘慮有餘黨沿途竊發遂欲親
解赴闕而朝廷差安邊伯許泰等往江西征討行至
中途聞宸濠已擒捷報至京計欲奪功乃密請　武

宗親征　武宗遂自稱爲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
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欲往江西親征臣僚
力諫不聽有被杖而死者既而江彬許泰劉暉張忠
張永魏彬等皆先領兵由大江至江西入居城中人
馬塡溢衢巷至不可行彼輩皆倡言誣守仁始同宸
濠謀反因見天兵猝臨征討後始擒宸濠以爲功脫
罪欲并擒守仁各爲已功守仁初見其兵馬之盛意
有不善乃託疾不出爲餉以慰勞之又親自行撫衆
心皆悅及度其無可爲然後出見而忠彬輩故設席
於傷守仁佯爲不知先生上席令、轉傷席於下請彼

自坐更以常行交際事體論之卒成禮而退蓋守仁非爭一坐恐一受節制則大事皆將聽彼而不可爲故爭之力江彬等又欲將宸濠故置城中待　駕至與彼與列陣重擒之以爲功守仁乃語之曰逆黨潛伏尚多萬一蹤虞變生不測則事勢不可救矣當是時既不可以宸濠黨與付之彬等又不能解見　武宗乃遂託疾不出張永一日暮夜排闥入臥內語以衆人欲功之意守仁乃備語以盡忠爲國及募兵征勦之勞永領之彬等乃訪守仁原宥婁氏家屬悉擒而殺之以爲功又逮捕冀元亨誣以同反遂各引兵

至南京以候　武宗守仁乃上疏曰宸濠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亡探輦轂之動靜日無停迹廣置奸細臣下之奏百不十通發謀之始逆料　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奸黨爲博浪荊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欲付部下各官押解恐乘隙竊發或致意外之虞臣死有遺憾況平賊獻俘國家常典亦臣之職分臣於九月十一日親自量帶官軍將宸濠并宮眷逆賊情重人犯督解赴闕面受節制若復退還江西省城坐待總督軍門　駕臨恐涉遲疑有稽天討疏上隨扶疾日夜前進行至浙江杭州府而張永適至開稱宸濠等待親臨地方覆審明白具奏軍門定奪守仁因度病勢未愈前進既有不能退回愈有不可若再遲延必成兩誤乃暫留浙江館於西湖淨慈寺調治將見解逆首宸濠及逆黨劉吉等各犯并宮眷馬匹等項逐一交查明白仍請張永徑自劄委相應官員初江彬許泰張忠謀欲奪功實欲反坐守仁同叛後乃擒而誅之以爲已功張永知其謀私語家人曰王某忠臣而衆欲害之天理何在我不一明其冤他日朝廷有事何以使臣子效忠及復命先見　武宗備言守仁之

忠且言彬等加害之意既而江彬許泰張忠等果誣其無君欲叛　武帝皆不信張忠因守仁在杭又言守仁之不至留京明乎其無君也試召之必不來

武宗乃召守仁而守仁即奔南京龍江關由是彬等之譖不行而守仁復領巡撫江西兵殘之餘人民凋敝綏勞撫定無不曲盡是年　武宗晏駕　世廟登極特降璽書慰勞行取馳驛赴闕宴賞隨爲輔臣所忌潛諷科道建言以阻宴賞之事行至中途而返道經錢塘上疏懇乞便道歸省朝廷准令歸省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又具疏辭免慰　旨益勤本年

十二月內乃封新建伯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乃累疏辭免欲朝廷普恩賞於報效諸臣又極言舉人冀元亨以忠受禍欲盡削官職移報元亨以贖此痛嘉靖元年丁父憂四方從游者益衆臺省迎當路意首以僞學劾之服闋例該起復輔臣忌其才望六載不召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薦皆不報嘉靖六年廣西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猛之亂提督都御史姚鏌不能成功朝廷差官持檄授總制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鏌勘處彼中事情守仁上疏辭免舉尚書胡世寧李承勛自代朝廷不允　上與閣

老楊一清曰若姚鏌不去王守仁決不肯來遂令姚鏌致仕又降　旨督趨赴任守仁抵梧州代其總制沿途涉歷訪諸士夫詢諸行旅皆云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爲亂者皆當事諸人不能推誠撫安以致之上疏謝恩極言致亂之由平復之策進至平南地方與姚鏌交代即立議罷兵行撫之善至南寧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阻道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南寧賓州解甲休養待閒而發初思田二府目兵盧蘇王受等聞守仁來知無必殺之心皆有投生之念既至又見防兵盡撤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守仁諭以朝廷威信及開示更生之路蘇受等既得諭羅拜歡呼隨撤守備盡散其衆來歸俱至南寧府城下分屯爲四營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投見號哀控訴守仁復諭以朝廷恩德既赦爾死寧肯誘爾至此於是下盧蘇王受於軍門各杖一百衆皆合詞請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是朝廷好生之仁杖爾一百乃我等人臣之義於是衆皆叩頭悅服隨至其營撫定餘衆莫不感恩誓以死報

乞殺賊立功以贖前罪守仁復諭以朝廷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傾破且宜速歸完爾室家修復生理至於破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勤除待爾等家事稍定徐當調發於是又皆感泣歡呼守仁遂委布政林富總兵官張祐分投安插督令各歸復業又備歷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而經理其城壁請田州仍立岑氏後爲土官知州以順夷情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夷勢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夷黨又以田州既設流官宜更其府名爲田寧至於思恩則岑濬之後巳

絕不必復設土官又按視斷藤峽諸處猺賊上連八
寨下通仙臺花相諸洞彼此犄角流刼郡縣國初以
來屢征不服乃檄參將張經會同守巡各官集議分
兵布哨以永順土兵進勦牛腸等賊巢保靖土兵進
勦六寺城巢先是賊酋詗知守仁駐劄南寧寂無征
勦消息又不見調兵集糧遂皆怠弛不以為意至是
突遇官兵四面攻圍各賊倉惶失措擒斬頗多餘賊
退敗復據仙女大山憑險結寨我兵追圍拔木緣崖
仰攻復弋破賊寨乘勝復攻破油碎石壁大陂等巢
餘賊奔至斷藤峽橫石江邊因追兵緊急爭渡覆溺

死者無算并斬獲首從賊級俘獲男婦牛畜器械等
項不可勝計仍令收兵潯州府駐劄復命各官兵移
兵進勦仙臺諸賊巢四面仰攻賊乃敗散又命布政
林富副總兵張祐分投密切調各目兵盧蘇王受等
分定哨道進勦八寨前後擒斬俘獲殆盡親臨相視
思恩府基景定衛縣規則盖南丹衛舊僻在廣西極
邊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於是移築於周安堡
正當八寨之中以阻扼其道路之衝則柳慶諸賊不
必征勦皆將效順服化思恩舊治原在寨城山內尚
處荷山數十餘里乃令移出橋利六十里外地名荒

上西野寬衍之處開闢立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衆
夷夏交和公私兩便復移鳳化縣治於虞卿為立廨
宇屢之思恩又於宣化思龍地方添設流官縣治又
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以壯威設險仍選取協守兵
及附近土寨目兵擇委智略忠勇官一員重任而專
責之使之訓練撫擊務在地險既設而土心輯和又
令參將兵備等官不時親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則
賊勢自摧又將思田分設九土巡檢司各立土目梟
所信服者管之節次具疏奏請定奪　上極嘉其功
勑行人齎銀帛羊酒獎勵九月初八日行人至廣城

是時守仁臥病床褥已餘一月扶病具疏謝恩而病
勢日篤猶力憊視事先是守仁年十五歲時夢中嘗
得句云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莫知其
謂至是舟至烏蠻灘舟人指曰此伏波廟前灘也乃
訝然登廟禮拜如夢中所見因誦夢中詩且歎人生
行止之不偶云乃於十月初十復上疏乞骸骨就醫
養病因薦林富自代守仁病革班師行至大庾嶺謂
布政使王大用曰爾知孔明之所以付託姜維乎大
用遂領兵防之為敎匠事於舟中命家僮陳敘具行
至南康縣將屬纊之際家僮在傍問其所囑守仁曰

我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纔見得數分猶未能與吾黨共成之爲可恨耳遂屬纊而逝昇至南安府公館而斂柩經南贛雖深山窮谷男女老弱皆縞素出迎道左匍匐哀號若喪考妣江西巡按御史儲良材奏訃至吏部尚書桂萼令該司匿其訃不舉乃叅其擅離職及叅其處置廣西思田八寨事恩威倒置又詆其擒宸濠軍功冒濫乞命多官會議先此張孚敬見其廣西所處思田岑猛諸子及盧蘇王受經畫得宜并征勦八寨有方奏至甚喜極口稱其不可及欲即爲揭帖薦入內閣而桂與楊閣之皆不樂乃嗾錦衣

衛都指揮聶能遷誣奏其用金銀一百萬託黃綰遍送與張公故薦用兩廣綰疏辯其誣奏　旨黃綰學行才識衆所共知王守仁功高望隆輿論推重下能遷於獄杖之而死明年春　上將出郊桂密具揭帖上遂允命多官會議遂削世襲伯爵并朝廷常行卹典贈皆不霑被守仁天資絕倫讀書過目成誦少喜任俠長好詞章壯好仙釋既而好學以斯道爲己任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實心改過以去己之疵奮不顧身以當天下之難上欲以其學輔君下欲以其學淑民惓惓欲人同歸於善欲以淳覆天下衆生人有宿怨深仇皆能忘之而不較雖處富貴常有烱然物表之思視棄千金猶如土芥藜羹瑚鼎錦衣縕袍大厦窮廬視之如一眞所謂天生豪傑挺然特立於斯世者近古誠未見其比隆慶初復伯爵世襲諡文成萬曆初從廷臣議詔天下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王子

牧相

牧相字時庸餘姚人也少受業於王尚書華器異之與文成公同學弘治巳未遂同舉進士授南兵科給事中　武宗初政閹瑾竊柄言者禍且不測相遣

其室奉母歸偕言官戴銑薄彥徽等劾瑾不法數十事忤　旨械繫至京廷杖九十絕而甦下錦衣獄文成時爲刑部主事上疏申救并繫獄三月相褫職爲民文成謫龍場相歸而孝養其母課子授徒聞民間有利病則走白有司行罷之非是杜門不出也瑾誅詔復其官尋遷廣西叅議除書至而相已卒二日矣家貧藁葬十餘年有李廉使某捐俸檄郡爲營兆始克襄事敝屋數楹至今猶存其舊過者咸式焉

謝迪

謝迪字于吉號石厓餘姚人自幼神清氣爽穎悟過

人父簡庵公鍾愛以其多病不欲事進取益務操修不懈於學弘治己未進士尋授兵部職方司主事轉武選司員外郎文移旁午揮遣若流悉中肯綮大司馬諸公咸委重之正德初逆瑾亂政擅權怡然退處林下嘯咏自適若將終身　世宗登極懋隆治化思用舊臣起爲江西右叅議已遷廣東左布政使入覲還任遇疾卒于途迪夙有遠志久鬱弗施起廢以來益圖奮勵用答殊遇其叅議時南昌民有謀殺兄而其嫂者有司莫能訊獄爲踪跡竟得其狀遂伏辜時稱　明巡撫都御史盛公薦爲九江兵備副使其

地爲江湖要衝自逆藩煽變之後凋敝弗堪事多可慮除其煩苛務爲綏戢民賴以寧建議城彭澤財力之給經畫秋　公私不擾九江形勢自是增壯修理庠校以作育爲事科目得雋頓殊於昔陶靖節狄梁祠歲久傾圮爲之葺治以崇祀事曰是風化所關不可廢也轉河南按察使風裁肅然獄無滯囚僚友傍觀嘖嘖歎服嶺南之權事先領要裕民剔弊不遺餘力時值大比以貢院隘陋弗稱拓而新之士就試者從容展布以爲科目之重論者謂其深於經學不尚詞華發之舉措鑿鑿可行有補于世才識明敏足以濟之又毅然有執不爲世故撓屈隨所至輒有聲稱使天假之年得究其用事業所建尤當有不可量者惜乎其遽止於斯也卒以嘉靖己丑春秋六十三

宋冕

宋冕字孔瞻餘姚人也弘治中進士初官刑部以執法忤逆瑾或危之冕曰君不知當官正色爲吾家廣平耶得緣此貶死芬芳實多謫金谿知縣瑾誅復召爲禮部主事尋叅議河南會歲饑賙活無算轉福建叅政永春等縣流賊猖獗分巡某以僨事論罪非冕

所轄地也請之鎮巡以偏師往賊殲焉然推功不居以贖前車之覆者擢陝西左布政使保釐大著織造某璫者需緡錢溢額輒不與銜甚百端伺隙終不得已進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至則拊循訓勵三省敉寧會　太廟災引咎乞罷再疏始得請劇賊馬興等乘間騷動冕不以弛擔故諉之後人督諸路軍討平之事聞有白金文綺之賚所司以贖鍰三千餘解送悉置備賑冕外和而中勁歷官垂三十年被服如寒士乃其不居功不避事尤人所難孫岳舉進士官至按察使

謝丕

謝丕字以中號汝湖餘姚人弘治乙丑舉會試第四人廷試第一甲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正德初請告歸省頃之逆瑾擠翰文正公遷見幾勇退旣而落職瑾移怒詔丕亦爲民後瑾誅文正公與丕皆復官構肥遯嘉遯二庄日與高人燕賞爲樂文正公家居喜接後進丕尤加意獎掖凡雋異之材必欲成就之以濟世用其立教重經義治事有宋湖學風士爭興起遠方來學者踵至嘉靖初奉詔徵用復翰林編修陞侍一級乙酉　武廟實錄成陞左春坊左贊善賜白

金文綺秋八月同石門翟公主考順天鄉試時稱得人丁亥陞太常卿提督四夷館兼翰林院侍讀是年文正公被召再入相丕充經筵日講官士林榮之無何文正公乞休而丕以太常少卿兼翰林學士掌院事賜雲鴈襲衣四書大全書傳乙未　孝靜毅皇后梓宮發引特命捧主　上臨軒策士特命讀卷孟冬時享　太廟等廟特遣行禮屢拜銀幣書籍之賜丕每進講敷剴切而儀觀詳雅　上爲之傾注自是寵渥日深遣祭先師廟從幸山陵賜孔雀襲衣金帶銀瓢諸物修飾七陵泊預建壽宮命同大學士夫齋顧公輩往祭天壽山之神尋轉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仍掌院事東宮誕生遣祭內殿恩賚有加蔭子入監讀書隨命充管錄累朝寶訓實錄官同修大明會典捧　孝肅孝穆孝惠三皇后神主奉安陵殿駸駸太用矣歲丁酉丁母太淑人憂遣官諭祭賜寶鏹給驛歸其喪仍遣官祭葬服闋巡按傅公具疏薦起弗應因修譜牒創宗祠置義倉義學施藥餌以拯貧病造橋梁以濟往來鄉人多德之後有薦召當國者丕察舊也道武林避不一見京華躍近亦不一遊闕遺暇即汝湖勝處葺東巖闢留園爲燕老所盤桓其間

因自號留園野老蓋至是絕意於世用矣病時命諸子曰吾生荷國恩巳濫涯分莫可爲報身後愼勿乞卹典卒年七十有五訃聞　上憫悼勅贈禮部尚書祭二壇

胡東皐

胡東皐字汝登餘姚人也弘治乙丑進士初授南刑部主事時逆瑾弟琅爲南京守備諸曹爭往候謁東皐獨弗往中府都督乃倖臣錢寧姪民有訟其家奴不法者按律坐之不少貸數平反大獄暇則與同曹郎魏校吳昂講德論道蒸蒸如也擢守寧國以治行

爲天下第一蒙　旨褒賚陞四川建昌兵備副使丁
內艱服除卽家拜威茂兵備討西番耿勺之亂勺逝
脇從千餘人釋不問進按察使仍留茂州懸購得賊
親暱者兩人砟賊首以獻西人始安尋進都御史巡
撫寧夏該鎭邊虜虜騎數蹂人奏築花馬池賀蘭山
邊墻三百餘里又議撤鹽池戍卒徵班銀以備邊費
至今賴之在西夏一年章凡二十餘上多見采納閭
季弟喪乞歸而朝議以老成之臣不宜引去改撫鄖
陽未幾召還內臺陳時政十二事言甚切直輔臣某
故嘗推引欲以見德者東皐自公謁外未嘗一造送

大忤旨　太廟災上疏自劾去東皐歷仕與處苟利
於人必身任之歸田饘粥不給孫文恪陞曰吾姚仕
宦而淸貧如寒畯者三人胡中丞東皐宋中丞晃胡
太僕鐸號姚江三廉蓋不誣也東皐子翌以鄕薦守
高唐有惠政陞廣東僉事旦舉進士歷岳州知府皆
世其淸白云

張嵿

張嵿字時俊號楓丘紹興蕭山人丁未進士除上饒
知縣實心爲民淸稅均徭民甚德之陞南京兵部主
事劉瑾擅權勢軋中外適隆平侯張祐卒無嗣弟侄
爭襲行該司勘問瑾偏有所護私囑之屹不可奪及
矯制取入刑曹而陞嵿興化知府甫下車瑾又以異
香下諸郡責賄不報郡人戴大賓者弱冠及第瑾欲
以侄女奪其舊聘屬嵿主之復不應瑾怒甚遂摭隆
平侯事落職當元旦祝　聖畢卽微服東歸杜門謝
客瑾誅起守南雄淸操益勵陞江西參政時宸濠潛
蓄異謀賄結諸司使黨人王泰道意正色拒之遂陰
搆於朝而嵿聲望素著譖不得行遷本司右布政尋
轉左時濠欲拓府居以極大內力拒之濠爲掣肘嘗
呼之爲病風子久之擢南京光祿卿尋拜右副都御
史巡撫保定　武廟巡遊權豎江彬輩往來旁午一
切誅索戒郡縣無所應羣小百計擠之遂移疾乞歸
嘉靖初起擢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計擒上思州官黃
鏐勦平劇賊蔡猛三等諸寨斬獲萬餘江福流賊江
小危四等刼陷郡邑勢甚猖獗悉討平之三載考績
廕一子太學陞南京都察院巳陞南工部尚書疏請
致仕　詔進一品階榮祿大夫未幾卒年七十有四

葛浩

葛浩字天宏上虞人弘治丙辰進士以五河令召拜
南京御史會災異　上疏劾戶書某貪鄙請置之法

武廟初教坊請選取樂工浩以教坊非先王之樂蕩陰非聽樂之期手疏止之時逆瑾竊權率同僚力評請斥除以正國法疏入下錦衣獄杖黜爲民瑾復摘以他事下南錦衣當是時濱于死者數四而意氣自若也瑾誅起知邵武府俗故尚巫男女聚會無別下令嚴禁之民有兄弟訟者諭以倫理至情立感泣讓所爭而退已晉廣東叅政時會寇作議者以縣治孤危恐先碎賊手乃濟師趣賊不意縛其渠魁賊遂以平由左右布政人爲太僕卿尋晉南京大理卿改北慎恤情罪廷中稱乎　上親郊有犯蹕者欲置重典

浩奏罪不至死遂得末減會雷震午門西樓自陳不職得致仕以歸未幾卒

郁采

郁采浙江山陰人正德初知裕州會霸寇趙鐩率衆攻掠采誓死拒守城陷力戰而死　詔贈光祿少卿

杜民表

杜民表字望之浙江嵊縣人正德十二年進士嘉靖三年由鉛山知縣遷雲南道御史以議大禮廷杖三年清軍山東六年巡按宣大建言免官

車純

車純字秉文上虞人正德丁丑進士授工部主事時濬河兒洩病漕捧檄往治之費省而事集蒙　旌賚焉無何大禮議起永嘉張公過綍舍要之爲助持不可竟以廷諍杖　闕下遷過郎署者幾二十年乃擢山西叅議分守大同大同故阨胡而險時戍卒稱亂虜薄近郊洶洶危矣轉餉調兵多方經畫一鎮將吏倚爲長城因著備邊論若干篇進雲南副使備兵曲靖時大理張知府黷貨虐民撫臣檄以按治張懷明珠暮夜以餽斥遣之竟正其罪由布政使晉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一切供具往候[illegible]無度悉從減省與

諸司處率朴外坦中不設城府會乞疏歸里而楚世子弑其父端王變起倉卒闔城欲竄鎮以靜定衆乃不騷已而朝命重臣與法吏會勘執其罪人及詭詞庇逆者正之法而始得懸車就道歸田二十餘年享年八十有九而終

何鰲

何鰲字巨卿紹興府人正德丁丑進士初授刑部主事與諸曹合諫　武宗南巡被廷杖久之擢湖廣僉事遷四川參議播州夷伙所司土官单使往招不煩一兵而定尋遷山東副使兵備徐州許口受俸錢委

其餘干官以給軍興賞賜贖罪吏無所殉由臬長蒞
左右轄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會有巨盜稱亂勒
兵討平以才望薦爲兩廣總制　命下爲當事者所
嫉逮繫至京左遷福建參議後嫉者敗召爲應天府
丞尋復右副都御史總理漕河陞南京兵部侍郎改
刑部尚書清德重望爲時所推重云

謝瑜

謝瑜字如卿上虞縣人進士由南道御史改雲南道
巡按四川建言劾相嵩京察罷歸卒贈太僕少卿

葉經

葉經字叔明浙江上虞縣人進士由常州府推官選
江西道御史劾嚴十惡深嚌之巡按山東監試嵩指
試錄中語坐譏訕杖死贈光祿少卿蔭子

呂光洵

呂光洵字信卿新昌縣人進士授溧陽知縣治最選
河南道御史巡按甘肅山東等處又巡視京營刷卷
京畿陞南光祿少卿累陞右都御史巡撫雲南以軍
功陞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仍舊巡撫隆慶元年改
南京工部尚書未任致仕光洵剔歷中外各有樹立
[illegible]杜門養重至今稱爲醇德君子云

翁溥

翁溥字德宏號夢山紹興府人己丑進士令太湖捐
苛剔蠹嚴已惠民治聲大著召拜吏科給事中值大
同軍殺主帥廷議未決抗疏乞正法以定國是及事
寧功罪失實復疏請選風憲官任覈之時冢宰結權
黨邪大逞胸臆以要上寵下乃與同官孫應奎薛宗
鎧等發其奸狀而大奸距朧內外稱快時疏攻者九
人二死于杖六謫降而溥得龍泉丞屢擢屢起最後
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至則值歲凶議賑貸明年
又旱上疏乞蠲租省驛傳供應凡調停節省可惠民

者靡不殫心晉兵部侍郎陞南京刑部尚書抵任踰
月以病痰一夕卒于官賜祭葬廕一子入太學諡曰
榮靖有知白堂稿

俞則全

俞則全字祖修新昌縣人進士由安福知縣選湖廣
道御史劾翼國公郭勛大學士翟鑾禮部尚書嚴嵩
兵部尚書張瓚陞廣西僉事參議丁憂竟以嚴舊怨
落職

錢應揚

錢應揚字俊民餘姚縣人進士由長沙府推官選河

南道御史巡按廣東建言降全州判官陞樂安知縣

成器

成器餘姚人聞侍講劉球劾中官王振下錦衣獄死乃即邑中龍泉山頂爲壇祭球祭畢以餕班諸同志其祭文歷述古今權奸之禍凡二千餘言人謂之祭忠文其地爲祭忠壇比與謝翺祭文山于西臺事同皆義士也

分省人物考卷之五十一

浙江紹興府三

劉　棟　胡　鐸
倪宗正　嚴時泰
來天球　汪應軫
徐守誠　徐　愛
秦　鉞　陳克宅
張　懷　陳　煥
魏有本　蕭鳴鳳
王　鈁　龔　輝

楊大章　陳　堦
王　畿　錢德洪
孫應奎　周　祚
周如底　呂　本
管　見　來汝賓
諸　燮　孫　陞
蔣　玖　陶大年
沈　束　沈　鍊
陳　陞　宋大武
趙　錦　周如斗

陶承學　范　檟
諸大綬　陶大臨附子允宜
張　岳　孫　鋌
葉逢春　毛　吉
王元敬　吳　兌
陳　覲　陳有年
張元忭　蔣勸能
陶大順　王　泮
羅萬化　邵　陛
陳　紹　商為正

孫　堪　馮應鳳
高從禮　陶望齡
胡　瀚　季　本
徐　渭　黃　珏
吳宗元　孫　鑨
俞漢遠

補遺

陳思道　葛　啓
朱　賡　孫　鑛
孫如法

浙江紹興府一

劉棟

劉棟山陰人弘治間領鄉薦登正德辛未科進士選庶吉士旋授編修讀書中秘期師古人不染時習所爲文似歐陽修詩似杜子美文憲費公極相期許丁丑克房考所得咸海内名士暨　世宗御簶爲講官首進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說以啟沃　聖心歲甲申　世宗勅議追崇興獻之禮欲祧　武宗主于別廟抗疏廷諍謂　武宗一代之帝主無可祧之禮而

又切責時宰引宋時濮議貽笑後世大忤當軸被廷杖死而復甦下詔獄者月餘仍復原職詔修　武宗實錄内閣介菴靳公稱其所撰有狐史之風錄成遷左春坊左中允以父喪歸服除出補湖藩參知政事至則剔吏弊察民隱斷疑決裁冗費革濫役平市價刊布賦役全書肯爲令甲迄于今奉行之時朔　顯陵職提督不憚寒暑　世宗賜寶鏹綺幣以旌勞勩巡撫南昌朱公肯剡于朝有翰苑真材藩垣善政之疏遷河南左轄開封宗室甚繁爲量其戶口裁其祿米而給散以時分授有制事事皆服其心法自不撓

宗歲帑中有羡鏹萬計司帑吏于行時私囑耶之正色抗言不持一金水蘖之聲膾炙人口癸巳陞南京太僕卿寺署在滁山水清勝牧政之暇時吟詠以樂醉翁之跡甲午晉秩太常提督四夷館奉詔欽選譯字生不但門無苞苴而一時權貴所囑稍不爲動忠誠無僞朝士仰之第以嫉惡太峻目擊嚴分宜之濁亂絕跡不及其門遂爲所憎以留都少司馬朝論大爲不平而司留鑰者數載竟爲分宜所忌陰嗾其黨攻之遂飄然拂衣歸釣于鏡湖矣家食時惟教人以孝悌之義訓子孫以耕讀之事避地于興教寺之山

麓構芙蓉園鑿方塘蒔花木與二三知己結龍山之社足跡不入公府不及塵事訃聞于朝特諭賜祭命官爲營葬域崇祀于鄉

胡鐸

胡鐸字時振餘姚人也爲諸生時以博雅稱而尤邃於易嘗著易說與虛齋蔡氏蒙引並行弘治戊午舉鄉試第一乙丑第進士選庶吉士改給事中時嬖倖雈惔方熾鐸以言事忤遂出副河東運使清裁矯著巨賈關節弗入視學福建校士惟先名理不規規舉業尺幅間七閩嚮風焉晉太僕卿終順天府尹惜未

大用而卒世喜譚道學如鋒者口不言而躬行之身殁未幾子孫至不能舉火以齒之兩中丞洵不媿矣

倪宗正

倪宗正字本端餘姚人也有夙慧精於易學弘治乙丑進士選庶吉士以進瑾目爲劉謝黨出知太倉州時水災條上封事報可所全活甚多隨入副武選郎武宗欲南巡抗疏遮留幾斃于杖猶以詩諫　上尋悔賜獸錦已出知南雄府會　世宗追錄言者加三品俸宗正性曠灑不耐世網竟賦歸日惟酒槍碁枰寄傲花石間詩文攬筆立就有川雲嶺月之致而書

法亦遒居常委蛇不矜彩履卽對客亦不屏姬侍得晉人標韻其居官則非沉浮無當者故足術也所著有易說小野集

嚴時泰

嚴時泰字應階餘姚人也裔出漢子陵先生之後幼父賈於楚遂入籍江夏縣踰冠舉弘治辛酉鄉試又十年而成進士任溧陽令用治行徵拜御史以仲兄時肅爲楚王儀賓改同知鎭江府事尋遷南康太守時金齒弗靖奏設永昌府以鎭治之而難其人廷議以爲非時泰不可領敕而治郡事蓋異數也累遷四川左右布政所至皆以廉能著聲兩臺爲　上言臬臣無如時泰賢入爲太僕寺卿俄晉右副都御史督四川軍務四川故舊遊地也肯綮夙嘗運以奇畫都蠻積寇一鼓而殲捷上賚白金文綺加俸二級先是都御史應大猷以征都蠻失策罷歸疏中盛推其先事之力遂得召用後官至尚書其知人讓賢類如此久之拜南京工部右侍郎一年而致政又二年而卒卒之日至無以爲殮清白之操皎皎如在所籍以不朽者固在此不在彼也若專城稿宰盆木山等集特其緒餘云

來天球

來天球字伯韶號兩山蕭山人弘治庚戌進士除工部主事涖呂梁啟閉有定期權勢莫撓又鑿義井立社學修河堤植以榆柳轉刑部員外郎中往獨石關勘問失機事宜奏參將劉軏以下罪皆斬陞山西僉事參奏晉府徐庶子多不法事罪其尤者二三人時瑾賊擅權啣其不附適儀賓人司以擅加刑責上訢瑾遂乘機差三法司會勘調陝西僉事時四川流賊入漢中府界與總兵官閻綱追圍七月討擒賊首藍五等以凱獻捷聞賜獎未幾逃賊復熾百計誅勦甫

以寧定四省巡撫會薦以久勞戎事未霑一級之賞
語陞按察司使仍于軍前殺賊賊平回司視篆一洗
桀驁訪從貪墨寃紀振肅秩滿推延綏都御史不報
再推河南左方伯又不報投秩起日時行時止吾其
到岸之舟矣疏乞休致賜允至家搆南山堂引江風
山月以自樂享年七十有九

汪應軫

汪應軫字子宿山陰人也生有異稟風格秀爾弱冠
補郡庠生慨然以范希文自期取學齋扁顔周宗棠
之繇寡無告者丙子領鄉薦丁丑會試第二人改庶

吉士讀中秘書不入權貴門大學士毛公紀采時譽
欲一見之終不往己卯　武廟將南巡與同館舒公
芬等七人上疏懇留有旨跪門廷杖瀕死出知泗州
泗爲祖陵禁地役煩而土瘠民惰弗知農桑到則首
勸之耕買桑而植之募桑婦教之蠶事　武宗南巡
郵卒馳報駕至他邑徬徨匃攝爲具民至塞戶逃匿
獨凝然弗動或詢其故曰駕來未有期而倉卒措辦
科派四出吏胥易爲奸倘費集而駕不果至將柰何
時中使絡繹道路恣爲求索率壯士百餘人刈舟次
呼聲震地中使沮喪靡從人速挐舟行頃刻百里遂

出泗境後有至者斂戢不敢肆駕至南都中使矯詔
令泗州進美人善歌吹者數十人奏泗州婦人荒陋
且近多流亡無以應勑旨臣向募桑婦十餘人倘蒙
納之宮中俾受蠶事實于治化有裨事遂寢　世宗
登極召復舊職去泗之日行李蕭然父老泣送立祠
建碑紀其去後之思巡按甯公欽薦劾有水清月白
萬口一詞之語既入諫垣首論選后朝儀二事給事
中梁本茂御史汪淵以言事罰俸上疏乞恕言官開
言路踰數月廷議追論在館中時偕舒修撰芬夏考
功良勝萬儀制朝連疏乞留車駕爲一時忠良宜隆

恩數以優之詔陞俸一級疏懇辭願以補支言官之
罰俸者雖不得請識者壯之時有奏王守仁報功失
實爵賞太過宜當追奪上疏申辯刑部尚書林公俊
以執法忤旨去位上疏請留居諫垣一歲中連上三
十餘疏念親老乞侍奏乞改南以便連養從之比至
留都永嘉張公孚敬安仁桂公萼同官南部方講大
禮欲倚以爲助議不合即上疏請遵典禮崇正統以
安人心張桂並大用出爲江西僉事執法甚嚴不爲
貴勢撓乃其存心平恕遇死囚惻怛哀矜多所平反
然鯁介不能徇人曾與巡撫忤疏乞致仕未報抵家

梁小亭扁曰樂遂巡按江西御史徐公岱疏其文行名于天下忠孝允為著聞居官氣節時望攸歸久之臺諫交章謂不宜寘之閑散朝廷復以原官勑提學江西既蒞事其條教一本躬行諸士皆信向之居無何以父憂歸服闋臺諫相繼論薦命未下而卒鄉人白於當道奉其主祀之鄉賢祠學者私諡為清憲先生郡侯南大吉知其清而貧一日獲豪民石天祿將論死欲令得其東則從末減石氏以千金丐命斥絕不許南侯擬築禹廟山隴墻延袤十里民皆驚愕乃致書于侯曰論禹平成之功以一方財力為陵不以

為泰若推其心茅茨土堦而盡力溝洫豈忍以民山為周垣乎侯聞言而止所著青湖集若干卷藏于家

徐守誠

徐守誠字誠之餘姚人也少刻苦自樹潛心理學弘治中登進士授南兵部主事嚴於稽覈武衛改觀執父喪廬墓有馴虎耳露之異鄉人名其山曰慈山服除補刑部日與四方名士相討論學益進嘗陳時政十餘年多見奉納出為湖廣僉事理究糾墨不避權勢遷山東參議以疾歸逾年而卒誠孝友廉介非其義一介不取歷官二十年室廬僅蔽風雨有慈山雜著十條為學者所誦

徐 愛

徐愛字曰仁餘姚人也正德戊辰進士出知祁州遷南京工部員外歷郎中愛娶於王蓋文成之妹婿也弱冠領鄉薦適文成謫龍場歸論學於稽山愛深契之遂北面執弟子禮後數年文成自考功遷南太僕愛亦自祁遷南京工部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聞之踴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傳習錄即是時所編也從遊四明覩白水登杖錫至雪竇上千丈巖以望天姥華頂語下會心隨地有得文成在南四方同志日

親豪於酬應愛每分接之咸得所欲而去及文成有南贛之命愛亦請告歸期諸人耕霅上之田以待其師忽嬰疾不起年纔三十有七也計聞文成哭之慟愛在祁値劉六劉七之亂有保障功疏陳十事多見採納居南工廉勤克舉其職而惜未究嘗遊南岳夢一瞿曇撫其背曰爾德同顏子壽亦與埒文成每語輒傷之

秦 鉞

秦鉞字懋功號嶼湖餘姚人正德甲戌登進士第授湖廣攸縣知縣比直歲凶民方殫竭適負繁多寇盜

出没灌政之初即緩催科勤撫字繕垣墉簡七伍民生樂業賦充而盜亦息時巡撫中丞鳳山秦公金甫平苗夷徹鉞紀驗功次精覈有條丁丑擢江西道監察御史輒以風釆著聞不避權勢知無不言貴戚近侍威嚴之嘉靖壬午巡兩淮鹽政務去奸弊餘積甚夥充助均輸乙酉巡按江西監試事選拔多名士丁亥陞山東副使整飭徐州兵備尋丁外艱服闋補江西九江兵備壬辰陞山東布政司右參政癸巳陞按察使所至有政績得憲體甲午陞右布政使綜理錢穀明潔不爽輸解出納批答無滯時廟建方興下工

部議加賦外省鉞以徵斂繁多恐竭民用乃盡閱郡邑存貯贖鍰以克其需由是譽望日起乙未陞江西左布政使尋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攬大綱廣慈惠簡練兵馬充實邊儲遇僚屬以禮蒞胥吏以嚴服恤多方復奏留南糧全活民命士庶允孚境內大治桂洲夏公嘗謂十郡銷兵九江渡虎非溢美也丁酉佐理院事適外官考察之期太宰松皐許公讚務惜人才大中丞浚川王公廷相務嚴治行兩調停之每協輿論無失人者緣以不阿時好言者妄加論列鉞貲不辨引疾求退得旨南還卜築吳山之麓優游泉

不談時政己亥冬乃還故里重建家廟庚子丁內艱哀勞過常忽搆疾疾篤囑其子孫曰吾才智蹇淺賴祖宗積德叨冒至此分願足矣況五十不爲天吾已過之豈復適恨言訖而逝年五十有九鉞長身偉貌丰格標異立論侃侃襟度豁如也事父母恭謹父靜齋公足疾拊摩調護躬任其勞太淑人迎養都下悅愉備至爲文淳古以辨博濟之居官整飭備明治要百務紛集移時而判其才識過人遠矣子宗道山東布政司右參議嘉靖二十九年賜祭

陳克宅

陳克宅字即卿餘姚人也正德甲戌進士初爲嘉定令吳中賦重豪右多欺詭爲奸克宅履畝清丈宿弊頓革以治行最召拜御史首劾巨閹劉允取佛烏思藏挾邪蠱亂罪當斬又劾武定侯郭勛大不敬直聲震中外歷按貴州河南風裁益著臺資當內轉冢宰持私憾出爲四川兵備副使鶩番爲梗勒所部兵盡殲之諸番自是無敢犯者歷湖廣左布政使楚大侵之後重以釆辦民不堪命克宅剩量節縮全楚晏然尋拜副都御史撫貴州貴州囤賊阿向負險逆命克宅密令死士乘夜半猱升絕壁以索梯度軍大破之

提聞加俸賜金綺改巡撫應天方去任餘孽復叛言
者以羿克宅遂罷歸歸四年而卒已而事白詔復職
賜祭葬錄其子克宅歙歷四方有殊績乃其發軔在
嘉定至今猶尸祝云

張懷

張懷字德珍餘姚人也富有學殖正德丙子以儒士
薦第一連第授禮部主事會 武宗南巡伏闕泣諫
罰跪門五日杖三十嘉靖初又以議大禮不稱旨杖
三十已陞江西參議歷廣東參政所至有廉敏聲罙
以他事波及勒歸公論惜之歸惟布袍芒屨督耕飯

牛過者不識其爲官人間徒步款公門以村僕挾敝
冠紳爲門者所訶辞樸行素風足范流俗所著有鷄
鳴集茹茶錄藏於家

陳煥

陳煥字子文號西愚餘姚人以禮經魁浙士既舉進
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董漕艘于淮丁内艱服闋補
營繕未幾疏改南京由南刑部主事員外郎歷禮部
郎中陞廣西右參議雲南提學副使湖廣右參政江
西按察使布政使入爲光祿寺卿致仕煥天性淳厚
居官以仁恕爲心至義所不可不爲苟同當在淮時
武宗南幸巨閹悍將所過大索賄賂莫敢違者煥曰
禍福命也何以賂爲弗賂亦不及于禍在廣右分守
柳州猺獞出沒爲患參將沈希儀領兵界上欲誅之
謂之曰猺不可盡雖兵之不能止其患不若諭之義
以恩信撫之遂與希儀入其境召諸酋長更爲約不
犯則賞之諸酋長大悅聽令擁輿送出境而不犯柳
州滇南士習異中土煥之敎切切惟安貧執義以廉
節爲先士由是知向方焉歲巳亥駕幸承天所過有
司或坐供張不具得譴煥條其鉅細罔不飭備復奉
旨督修 顯陵殫力程工務極壯固稱 上意而諸

監視及承事者因緣乾沒皆不得肆告成詔進一階
有金幣之賜一日渡漢江大風雨舟幾覆衆擁泣煥
命舟人拯溺者活數十人竟以無虞任江西四年安
和寬簡官民便之吉水豪某者依山阻水恃力與有
司抗乃逮至庭下察之情人也貸其死笞之卒改行
爲良民光祿典内府諸饈饍中貴幸溢額以需披藉
應之中貴頗不便因搆語中傷之於是浩然有歸志
會歲考察諸大臣例得自陳乃稱老乞歸甚懇 上
可其奏歸則開圃于舊第之西南壘山鑿池蒔花木
構亭其中中有八景皆以愚名自爲文記之歲時約

中故舊賓客讌飲相娛樂飲輒至醉醉更稱曰愚醉嘉靖庚戌卒年七十有二

魏有本

魏有本字伯深餘姚人也登正德辛巳進士官御史首劾武定侯郭勛貪恣宜奪其兵柄都督馬永大將材可代勛　世宗怒調外任吏部尚書廖紀疏留有本且言馬永有將略名重夷虜御史言是臺省亦交章如紀奏詔復御史尋按蘇松四郡奸墨褫魄累遷僉都御史撫河南値歲侵疏請蠲賑凡八上是時宗藩祿餼工役最爲民困而悍宗要挾輒有譟聚所司

者有本裁抑劾治弭伏以聽滿三載改督南京糧儲民遮道攀留肖像祀之晉南大理卿及貳刑部又以右都御史出總漕運遂引歸有本悃愊無華平居寡言笑至談當世務切中肯窾遇大事毅然肩之卒贈南工部尚書

蕭鳴鳳

蕭鳴鳳字子雝山陰人正德甲戌進士授監察御史時方以言爲諱劾奏兵部尚書王瓊雖小有才多挾私妄作都督江彬黃緣投托蔓將難圖串救胡副使世寧孤忠爲國力剪強藩封章懷慨天下想聞其風采非徒事聲容者比奉　上命巡山海諸關飭邊備久弛將官怠縱遍歷邊徼修廢振墜相機設備廣樹林木多爲覆塹虜騎不敢長驅相顧喙息會傳奉武宗將出邊捕虎總鎭以下遞相掊尅上疏言　陛下不當賤民命而貴異物玩細娛而忘遠圖因及官司掊尅兵民疾苦之狀留中不報嘗疾馳黄花鎭歛覩倉糧苴礫居半且侵尅累鉅萬守將盡論如法巨璫温祥在司禮監有權令二倅析簡爲請併逮倅治之邊境悚然士始獲餉先是貴人多冒奪士卒首功前御史盡爲紀驗悉奏奪之江彬銜寃忿然爭論于

前徐曰某地某地相距幾百里某乃同日殺虜彼此獲功豈能二三其身邪二人語塞巡遍代還畫圖山川形勢量地夷險叙著機宜方略緩急有差稽圖可議戰守彭都御史澤上其功且薦可大用王瓊以夙憾不爲覆奏復命巡按雲南値左歷爲邊風所中疾作遂疏請歸省踰年南畿缺提學御史乃膺簡命素以人才廢壞爲憂至則振起科條以身範物先德行而後文藝士有可進者降色温言懇懇誘掖語及理道反覆推明其或有不率教者縱其文擬楊馬詞並推騷亦在所必黜重以權貴人請之不聽也其諸官

䦨之賢否生民之利病往昔之忠賢山林遺逸悉心咨訪抑揚與革直欲挽回陋習躋之隆古而與人爲善之誠惻然可掬故南士有陳泰山蕭北斗之謠陳謂先督學陳恭愍公選也蕭陞河南按察使仍董學政凡所施設一如南畿時內閣欲以怨搆誣其鄉人谷生欲假手甘心焉廉知其故不爲處乃覆爲其子弟甥婿請託又弗許由是憾甚嗾言事者劾之量移湖廣兵備副使未幾復提督學政復仍爲怨者所搆疏求解職尋丁母憂自是遂不復出嘉靖甲午以疾卒于家距生年五十有五疾革時令子扶坐堂上曰

吾平生不欺使吾一見天日耳子泣請遺命曰爲好人餘一無所言學者稱爲靜菴先生所著有靜菴文錄詩錄教錄杜詩註若干卷六經方次第有說創草未就爲人瓌傑廓落廉靖方介終身無媵侍靜處一室浩然天游常正襟危坐或獨步中庭遇風月清朗則自喜曰此吾儒受用處也其於出處之際百折不回其視功名事業則眞若浮雲之過太虛也

王　鈁

王鈁字子宜號印巖會稽人嘉靖壬午發解浙闈癸未進士甲申授南京水部主事丁父復齋君憂服闋補北水部権稅荊州而其地則豪商大賈所湊集也猾儈因緣爲奸至者率不免於訾議鈁獨攜一力嚙檗茹荼一介靡所染有美利則稍弛其征以便商及代而去蕭然敝簏也甲午轉員外郎中審五聽戒五疵孳孳求民之衷會有勢璫祈脫人獄甚力峻却之絕不與中貴人通凡經論決咸稱平焉乙未出知邵武府毎晨起視事洞開重門竟日坐堂上庭宇寂然無一人敢左右覘者百姓望之以爲神明也而事則各輸其情蕃箬朴幾措矣有訴娶婦而失其粧匣者詳其詞曰此非外盜必與若同居而異心者耳首則

可以贖罪不深治也明晨一人持所盜物陳於庭稽顙乞罪果其同母異父弟也其不怒而威多若此時有楊行人者以使事道於郡橫有需索吏民苦之鈁取眞西山心政經遺之楊慚而亟去巡按白御史行部鈁以禮自將不爲折詘乃御史深心銜之下車立索庫藏刑名諸案牘欲有所摘發而不得其隙御史意悟詳其治狀特書薦之己亥考滿當陟矣有嫌之者曰清操士宜主財賦竟轉福建都轉運使其爲轉運也如分司荊州時鈎稽宿蠹條畫甚精于時福州缺守巡按檄鈁署焉郡在省郭垢弊若殫鈁風著飭

肅不嚴而治民有異母兄弟爭產訟者久之不息諭之曰若等非皆若父所生耶若父之心寧使有一不足哉爭而攘之則不足若父慊乎若子也而以貲傷父心寧復為若輩血食也訟者感泣讓其所爭而退肖像而祀之癸卯丁母憂服闋補長蘆丁未擢雲南布政司左參政分守諸民故習夷男女多野合嚴為禁諭稍稍有變者庚戌轉按察使辛亥轉右布政使癸丑轉廣東左布政使在二省兩提秋試綜理嚴審稱得人丙辰入覲陞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軍務所轄故多洞賊竊出剽掠而當事者益從而驕之乃愈益不靖調兵轉餉無寧朝夕至則解諸煩令惟責郡縣恤煢獨撫流移不煩兵而底定丁巳轉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事四履之地皆盜窟也若肇慶府扶黎蔡海大羅山諸處尤為雄鷙時時破壞城邑乃發偏師授方略會其魁馬天恩李汝端并從賊七千八百人破巢二千有奇奪還被擄男婦五十八人特詔優奬廕一子戊午倭寇白鴿轉入揭陽其勢張甚調兵邀擊斬首三百俘百有奇奪還男婦四十人　上聞有白金文綺之賜已而復犯潮陽調兵擒剿百七十人奪還男婦稱是　上聞復奬賚之是冬長樂典寧龍川程鄉諸處及羅綵洞復相煽動會兵擒勦以次蕩平賊又念廣中寇盜頻繁宜遏其衝無使竊發乃相度要害添設縣治而不逞之徒稍衰止矣廣寧先是督府自置賞功所諸凡金錢得恣出入無與覈者飭改貯梧州府每有犒賞移文給之出給有稽嫌議不作而軍儲亦漸饒矣已未考績進階通議大夫錄廕一千未幾召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始浩然有歸志矣具疏乞休丙寅二月辛前一日大星隕其舍光燄燭天卒之夕印巖崩者數仞訃聞詔贈太子少保賜祭葬謚恭簡

龔輝

龔輝字實卿餘姚人也嘉靖癸未進士授工部郎嘗被命督木川貴貴州民夷錯居郎有木非殿材疏請得專事川蜀已轉十之七八部檄猶促不置通藝星見詔求直言輝遂上言蜀頻年兵荒財力空匱民不堪命因繪山川險惡及轉運艱難為十五圖以上
世廟嘉納焉蜀人德之至與諸葛武侯並祠尋遷副使督學陝西晉參政著全陝正要書世多傳之歷副都御史督軍漳贛平懸繩掛坑諸賊巢踰年復有漕

撫之命時河淮二水並注於淮民幾為魚鼈以便宜濬築費省功鉅兩地俱建祠祀以南工部侍郎致仕家食十五年鶉衣淡食未嘗治垣屋而虔享祀恤嫠孤著宗約鄉閭化之其大者念邑苦賦役白所司丈田平徭觀風者推其法於全浙出處大有裨益可覘其槩矣卒贈都察院右都御史

楊大章

楊大章字章之號東橋餘姚人嘉靖癸未進士授瀏陽令瀏陽號難治逋稅至逾鉅萬且役猾健訟不可窮詰至則持廉秉正根極弊源賦乃漸集豪民李鑒

者籍貲犯禁肆毒隣境甚至拒兵殺官以叛一日出其不意單騎即其巢擒之強梗豪俠之徒相戒不敢犯瀏陽大治丁外艱歸補知歙縣因俗為政寬猛相濟禮法兼行尚廉節興學校勸農桑剔蠹修廢百里之間熙然樂業擢刑部主事改兵部轉工部員外復轉兵部郎中陞山東副使備兵霸州霸州固盜藪連值歲祲人情洶洶多方賑貸又日練精兵彈壓之惠澤威振數百里之內始帖然無憂亡命胡廷秀直入都城白晝刼殺人從西直門出人莫敢逆選驍騎一二察其向往追至臨清縛來斬之歷參政晉南京鴻臚卿又擢光祿卿召為工部右侍郎改刑部左侍郎時海鹽鄭公曉為尚書互相敬愛凡獄無小大原情比律必期于允當而後已當是時天下無寃民焉無何鄭公去章亦以疾請告歸山林引與日與諸鄉紳觴咏談笑以娛天年享年七十有八而卒

陳塏

陳塏字山甫餘姚人身不滿五尺而長於文年十八魁于鄉已又魁會試皆第五由行人選南科給事中首劾武定侯郭勛怙寵奸橫狀及與議禮驟進重臣抗籍甚有聲後提學廣東稱得士如海瑞龐尚鵬並

出品題擢參藩而以學臬罷蒸居中者借以釋憾所罷固其所忌嫉也林居隱約如寒素日耽耽嗜古為文率醇雅不為鉤棘語所著有戴記存疑受拙藁其手所丹墨圖史甚多

王畿

王畿字汝中山陰人學者稱龍谿先生正德嘉靖間王文成倡明理學以致良知為宗郡人駭而不信畿首往受業焉畿弱冠時以高才領鄉薦士望之若祥麟及是以所聞出為諸生言願從者日衆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立取京兆所給路劵焚而歸卒業于師

門師爲治靜室居之踰年大悟曰致良知三字誰不聞信得及者惟我也丙戌復當會試文成命之往不答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顧吾之學疑信者半而吾及門士朴厚者未通解穎慧者之沈毅能闡明之者無踰子今宦學者咸集都門子曷往焉畿曰諾在途自良知外口無別談自六經四書傳習錄外手無別檢間有及時藝者曰業已忘之矣抵都門歐陽南野魏水洲王瑤湖湞郡縣入覲諸同志爭相辨証大爲推服入場屋所爲文直寫已見不數數于時格識者謂此非可以文士伎倆較也抜置高等而同門

錢緒山亦在選時閣部大臣多不喜學語緒山曰此非吾輩仕時也不就廷試而還時師門來學者衆文成不能偏指授則屬畿與緒山分教之所興起爲多文成論學每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緒山謂此是師門定本不可更易畿謂夫子隨時立教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神感神應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于物非自然之流行著于有矣自信流行者動而無動著于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曰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畿曰學須自證自悟若執權法以爲定本未免滯于言詮亦非善學也時文成將有兩廣之行緒山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盍相與就正焉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文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

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之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悟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歸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爲躐等今旣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

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
德洪資性沈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學亦因其所近
若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爲善學耳自此
海内相傳天泉相証道脉始歸于一云文成發舟纔
與緒山追送嚴灘復扣玄言文成舉佛家實相幻相
之説詔之畿從旁語曰心非有非無相非實非幻纔
著于有無實幻便落斷常辟之弄丸不著一處不離
一處是謂玄同文成亟可之文成至洪都鄒東郭暨
水洲南野率同門三百餘人請益文成曰吾雖出山
汝中與同志里居究竟此事諸君即裹糧往浙相與

質之當有證也明年文成平思田亂歸卒于南安方
偕緒山赴廷試聞變渡江復返迎至嚴灘與緒山議
服制緒山以爲父母在麻衣衰經弗敢加焉畿請服
斬衰以從于是共奔至廣信成喪扶櫬歸越經紀喪
事廬于墓定服心喪三年建天眞書院于省肖文成
像其中且以館四方來學者歲舉春秋仲丁之祭無
問及門私淑胥以期集祭畢分席講堂呈所見于公
取正焉心喪畢壬辰始赴廷對時相張永嘉欲置
甲不果開吉士科道之選欲引之不應久之授南職
方主事尋以病乞歸病已待補時左夏貴溪言議選

宫僚其堦吴儀制春畿門生也首以薦貴溪曰吾亦
聞之但恐爲文選所阻一往投刺乃可畿謝曰補宫
僚而求之非所願也貴溪怒曰人投汝懷乃敢却耶
若負道學名視我爲何如人遂大恨補南武選會三
殿災詔求直言六科疏薦王畿學有淵源宜列清班
備顧問貴溪票旨詆爲僞學而罷薦于是再疏乞休
銓司報予告矣踰年當考察貴溪使謂考功司郎中
曰王某僞學有明旨即黜一人不可遺考功雖附勢
猶畏公議未敢決而時知之者交以書責考功唐太
史順之至以爲不復知人間廉恥事考功怒遂決去

以快意而因厚自結于貴溪故名雖高仕竟不達然
終不以是動心而孳孳以講學爲務所至接引無倦
色自兩都吴楚閩粤皆有講舍江浙尤盛會常數百
人年八十餘猶不廢出游有止之者輒對曰不肖豈
眞好勞但念時常處家以習心對習事因循隱約有
審制其命而不自覺者纔離家出遊精神意思便覺
不同與士夫交承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酬答非此學
不談晨夕聚處幹辦此一事閑思妄念與世情俗態
無從而入益欲究極自己性命自然不得不與同志
相切磨若同志中因此有所興起欲與同了性命則

是衆中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又曰不肖百念已灰而耿耿于心不容自已者有二師門宗說幸有所聞常年出遊思得一二法器相與證明衍此一脉天壞悠悠誰當負荷六經四書之文厄于後儒之臆測附會道晦學荒蓋千百年于茲矣先師首倡良知之旨千聖學脉賴以復續不肖晨夕參侍謬承受記時舉六經疑義面相指授欣然有契稽諸遺編所可徵者十纔一二衰年時日有限若復秘而不傳是師門之罪人也思得借同志數輩相與辯析折衷問舉所聞編摩纂輯勒爲成典藏之名山以俟後聖

于無窮豈惟道脉足徵亦將以圖報師門于萬一也萬曆癸未卒年八十有六

錢德洪

錢德洪初名寬德洪其字也避先世諱尋以字行更字洪甫餘姚人也正德間陽明先生倡道東南德洪實首師事之嘉靖丙戌舉禮部遂引疾歸與以卒業戊子北上聞師訃而返保孤寧家不遺餘力至壬辰始應廷試又以親老乞恩便養得教授姑蘇士幸傳一第恨不能立致通顯而六年寂寞甘受冷衙要其中必有以勝之至以司寇郎訊郭勛一事尤慷然可異焉夫翊國公郭勛者國上所寵怙即召不往豈其欲殺之乎巧爲迎而附輕可也而必不敢輕及言事諸臣欲殺之從衆而附重可也而必不敢重　上怒尚書以署事爲解罪可分也而必不敢分寧身攖三木日與楊御史趙都督講易不輟勛死乃得釋隆慶初臺省交薦議召用時年已七十矣詔復原職進階朝列大夫其平生自言曰學貴有得遇物而反非真得也今觀其退可遺榮進不避難其殆有真得者歟子應樂舉于鄉二爲縣令而居業肅然亦克肖矣

孫應奎

孫應奎字文卿餘姚人也嘉靖己丑進士爲禮科給事中疏劾冢宰汪鋐忤旨幾斃杖下謫丞華亭鋐亦尋罷已移江陰令歷官右副都御史應奎初舉于鄉即師事文成授傳習錄一編其爲人剛直自負能堅持是非不可奪居官聲績矯矯斷獄雖忤權貴必伸其法當山東布政時有開膠萊河之議御史銜命往應奎按視地勢必不可河即河無益徒愁勞百姓爭言諸不便狀及奏上朝議直之役竟寢入覲與冢宰爭官屬可否冢宰欲有所曲庇執之愈力竟不得生平風力任事此其大者居鄉頗自簡貴迄無阿私子

汝賓洪孫敬愿先後舉進士

周 祚

周祚字天保山陰人嘉靖丙戌進士授東阿令邑號罷劇緇蘊苴餔民獲息肩教訓聽斷喣喣如家人東人悅之丁父憂去闋補來安修阿之政邑人大悅徵拜兵科給事中每自矢曰幸備天子耳目持論務存大體苟可納忠毋恤我私疏陳任將賑饑弭盜均牧省兵稽尺籍清廐弊慎祀典飭荒政覆首功十數事皆切覈救時虜躪遼東大同堡殺傷頗衆祚奉命往核具得實狀覈別功罪以聞閔其事　傳與

輕比而反覆陳邊兵芻糧大計　上悉嘉納之還至三河蒙犯風雪會有進貂裘者峻拒之遂中病手足攣痿醫不能愈以疾免歸歸則肆力鉛槧去雕去腐時爲燕趙激𢘽之聲詩淡者似建安沉鬱復似少陵而瑰心奇氣若河流下龍門積石奔激不得瀉風觸木怒號𢽾旋漂擊已而噫氣泠然故覽其詩文而志可悲也

周如底

周如底字允直餘姚人也嘉靖己丑進士初知瀏陽改婺源朋汪太宰鋐方柄銓家人橫甚如底一裁以法汪憾之移判武昌汪去位始擢工部主事歷營繕司郎中時　九廟四郊　慈慶慈寧諸大工繼起川湖巨材銜尾至故事至則輓入臺基山西二廠聽內竪取裁繕司唯唯而已如底密召工師索其總冊梁若干柱若干長圍若干榱桷椽檻之類畢具乃令輓木者悉以木置長安東西街召諸匠如式裁用然後進兩廠而所餘闌頭悉送器皿廠造御器內竪一無所得內外提督若太監高忠武定侯郭勛並貴寵用事雖屢肆叱辱如底第含忍偵卒日夜伺其起居竟無隙後以積資擢太僕少卿念親老未嘗携家憂思

勞苦被疾請告歸歲餘卒無以爲殮其淸譽益彰云

呂 本

呂本字汝立餘姚人也初冒姓李後奏復嘉靖壬辰進士是科選庶吉士卷呈　上親名不當命復選而乃得本本丰姿玉峙人羨以公輔期之已授翰林檢討出爲南司業七年而晉宮坊時上方銳意總覽本主順天丙午試試目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錄文有治以一統爲盛勢以不移爲尊等語大稱　上意以丹筆標其句蓋嚮用始其云遷晉兩雍祭酒己酉會卜知廷推六人本次末竟被旨特簡以少詹入閣辦事

陞十三年辦少傅眷遇渥甚丙辰充會試總裁復掌銓登斥稱旨褒擢本身事察主且又介分宜華亭機穽間負孤誠自若上不疑而下不忮要其識度有過人者立朝所奏對悉關大體而調停景裕二邸以安國儲力居多至其主城江南議爲半壁保障則龍山有祠血食無忝辛酉丁太夫人艱歸夷倫林下者二十六年備極人間之樂終其身無疾言遽色所容接靡不醉其盛德焉萬曆癸未年八十命所司存問又四年而卒贈太傅謚文安官階恩數略與謝文正遷等而齒過其二子元稱象賢諸孫翩翩文學龢呂徵

礽其顯者人謂其生平所遘得天獨優抑其厚德有以基之矣有期齋集奏謝稿館閣漫錄行於世

管　見

管見字道夫號石峰餘姚人嘉靖乙丑舉於鄉明年登進士授常州府推官風檢嚴峻見理速而持事堅權勢不可動搖流任未久豪強斂迹心惟公恕究獄多所平反春閩劉公按江南首薦之諸當道有疑難事累年不決者必以屬之一鞫自無遁情崇明劇盜數人流劫瀕江州邑遠近震驚奉中丞檄設策勦捕不旋踵殲滅殆盡宜興通負數千萬緡至縣令坐纍以死往視篆甫下令雖素號豪猾者無不悔罪一時輸納具足繼視武進無錫治如宜興人稱神明焉所至尤加意學校以羨餘置學田若干畝士類德之於是聲名籍甚撫按交薦無慮十數章壬辰徵天下良吏治行第一擢吏科給事中念既爲　天子耳目凡繫國家利害生民休戚無不言而明於躰要必期有濟尋轉兵科左給事中監壽陵大工時戶工二部建議加賦以佐工費抗疏極陳利害以爲不可　上是之仍黜二卿海內陰被其澤及轉戶科都給事中以疾乞歸已而復起補禮科嘗疏止車駕謁陵之行又

條陳邊藩事宜甚悉咸著爲令辛丑正旦日食　上詔輔臣宗伯禮科至便殿議朝賀應否衆猶豫不敢決見議朝賀宜擇日行以明　皇上敬天之意　上嘉允之癸卯擢廣東右參政廣東多貨寶地氷蘗自勵翛然無染無何入賀萬壽事竣以疾請解職疏凡三上尚俞旨病痊有司具奏錄用既謝事歸足跡不入公府日以睦族善鄰明農教子爲事時或偕知舊觴咏琴奕徜徉山水以自適臺使屢薦起之不應方葺草堂於峽山之間將耕釣老焉而病奄至矣壬戌十二月卒距生七十有二

來汝賓

來汝賓字子禹蕭山人嘉靖壬辰進士鄉舉及禮部試皆第二授知奉新縣其俗獷鬬很訟抵訐拎鍵務必勝不勝則陰持上官短以責右無已至刖迹其尤者數人痛法繩之既而曰此豈道化意耶於是開學館延進諸生爲指示經法如是而爲文章如是而躬行諸生歸以語其父老子弟父老子弟皆曰吾令顧自輯不敢爲非凡在奉新十月而調丹陽丹陽之衝兩都舟車至西郭門日數十百縣令日出河滸逆請諸大夫覲供其徒隸一一指授無失賓客意久之

歸縣中爲民均賦平爭訟調縣作又時延進學宮諸生講說經訓勸行如奉新時愈開館敎諷誦不絕日不暇給至積瘁咯血不自支云居職廉謹歸時槖中不能十金所至務爲民興利在奉新開五鄉塘瀦水田皆肥饒在丹陽則濬練湖漑田少旱患生平無所嗜好但好讀書自爲諸生至劇吏未嘗廢稱說也丙申徵入爲兵部主事改禮部員外郎未幾疾作累疏告歸歸五日而卒年三十六耳

諸燮

諸燮字子相餘姚人少卓頴負奇氣稍長下帷究經義爲舉子業雅馴超邁一洗陳言登嘉靖乙未進士除兵部主事守山海以倔伉忤本兵巡撫大僚竟爲所中謫茶陵同知不赴任歸居錢塘匾曰梅隱迎父母就養稱隱者其父別號燮亦因以自托謂如梅福隱吳市云遠近士慕燮經學願執經受業者不下百人燮喜因不復有仕進意踰年朝議量移潮州通判所知致書勸之任始隨牒往三年晉邵武同知兩倅郡皆寬簡馭下勤于勸學祇士胥懷之及以艱歸有自閩負篋來依止者燮館敎之不靳也丙午終服從游者益衆開化諸士咸請傳經于其邑六月返棹過

嚴陵濯足灘上溺死歸柩于杭弟子皆失聲哭葬錢塘石屋山燮深于經學然雖立門戶指取高第有進用階而脫略自喜恬于華寵標度不耐羈紲恒布素行街市中若無名秩者歷官五品惟以授徒給生計其介守可知矣

孫陞

孫陞字志高餘姚人忠烈公第三子自幼頴特不凡髫齔即嗜學日記數千言讀史至名賢傳輙以自期弱冠補邑庠弟子員課文必循矩度同輩莫不咸服正德己卯忠烈公撫江右死寧庶人之變陞隨二兄

晉延復譽會鹿人就檢乃挾柩東歸廬於墓茆素三
年巡按韓公聞而賢之召試越王臺弔古文大驚謂
可與居王勃滕王閣序並稱名隱隱起嘉靖乙酉舉
於鄉丁亥遊太學時伯兄堪官錦衣隨楊夫人就養
傳經都下家窶甚乃自題曰勿謂古人為不可及勿
謂天下第一等事為不能做帖之書廚其礪志類此
乙未對大廷賜一甲第二人授翰林經修感　上知
拔閉門檢身心研墳籍求所以經世務絕不與他曹
事己亥春冊立東宮詞林官例得補宮寮人爭競進
陛獨不然居其後者以妨己讓之竟不為動乙巳以

校勘列聖御文五經二十一史遷右春坊右中允與
修大明會典清理軍職貼黃丙午主南畿試事崇雅
黜浮所取多名士一切宿弊芟革殆盡己酉晉國子
監祭酒教先器識敦實行命諸生各舉所知拔其尤
者揚於彝倫堂以風其餘又慮浮競難制懸格二十
二條就行之不以親故關說輒改或遇貧喪出粟為
助諸士咸服辛亥陞禮部右侍郎值華亭徐公為尚
書協恭一心裕景府冠讀禮尚決居多壬子　上卽
舊邸建元祐宮命安神祭告奉使謹飭所至減騶徒
有司或供治過具悉揮去過襄鄧間見民治河多萊

上哀而憐之作詩遣守臣遂得給廩守臣為鐫詩於
石癸丑改吏部右丁內艱朝紳禮餽悉謝却伯兄卒
歸二喪廬墓茹素如忠烈公時人見其毀瘠勸之肉
食不從淚輒下以是得脾疾服除薦疏踵至徵拜禮
部左侍郎旋改吏部陞樂道人善察其可用即白太
宰不欲人知檢礪氷操視毫末非義若將浼已人素
信之無敢以私入者丁巳進南京禮部尚書至則懲
俗奢靡敦朴素為諸曹先疏陳較術業數事剴切可
行詔嘉納之又因曹務稍簡益留心治道凡邊塞險
夷戶口登耗與夫刑名錢穀庶政一一研究顛末思

注措之佗然為後進法程庚申以疾卒壽六十計聞
詔贈太子少保謚文恪賜祭二壇生平孝友天植事
忠烈公與楊夫人始終盡志事兄如事忠烈公無巨
細必稟命而行坐必侍側痛父殉節戒勿治家慶手
絕不書寧字即用必以他字易之終不為人作壽父
文至母棄世亦不為人作壽母文平生無家念一介
之微苟有未安曰趙清獻必不如是雖奇字名畫玩
適之物泊然無欲敎諸子不專文藝嘗曰養德養身
養學三者須日體驗不可缺一故伯子太宰鏓仲子
翰林鋌叔子光祿錝季子兵書鐄幼子鑲俱奉庭訓

不脫書生氣味睦宗族懇懇導之爲善雖幼賤行坐必以齒叙既貴徒步里中非遠行不肩輿重交誼尤篤死者同年韓修撰卒撫其子白部使者立忠表誌華州王司成地震卒收其文序以傳士大夫咸服爲古道其問學不自暴炫於典籍百家金石竹簡之傳并國家典故無不洞悉爲文宗兩漢詩宗杜氏慕而求之者非其人不授筆至關綱常如餘姚諸生殉賊及雲棲王氏雙節皆爲立傳所著有易測窺天錄及詩文若干卷

蔣坎

蔣坎字養乎號澄江餘姚人登嘉靖戊戌進士授兵部武庫司主事丁內艱改除職方司轉員外郎尋晉車駕司郎中遷知江西瑞安府遭外艱起補臨江府其初爲主事提督武學不徒取具課程親授諸生韜鈐指畫方略如指諸掌出其門者多著武功大殿工興大司馬遴以董其役聚諸奄占役冒支弊中人怒計欲中之豫廢其奸獲免工竣蒙賚銀幣其爲駕部故事使客給關支率由車駕司坎銳意節省任怨不恤無所徇假請符者往往不悅先是中官以聚冒支銜坎至是以裁符傳故中官愈不能堪遂詭挾若逮之者坎則挺身直往將爲扣閽狀奄輩計沮皆散走武更爲好言解之其矯矯風節類如此總督曾石塘公建議建河套詔廷議之廷臣多顧忌相視莫敢先發坎獨上書十七事鑿鑿皆攘胡大計切中機宜雖寢不行而朝論韙之出守瑞州瑞俗好訟訐難治坎剛明剸割若烹小鮮有部下巨猾熊騰峰者把挾官府屢中以危法上高黃令性朴而疎任僅三月以贓罷免坎閱招辭知爲熊所中傷乃召其邑父老藏之交口冤黃遂全黃而誅熊瑞人萬口稱明嗣補臨江臨瑞皆左右地俗習相沿坎以治瑞者治之政聲大

遷歲亢旱禱雨雨輒應郡中多刼殺耕牛計捕之盜屛迹郡有蕭灘驛衝甚時分宜權勳灼天下子姓往來相屬雲焱鑣軼傳騷弗堪前守率厚款迎坎獨御以常憲不少假貸故雖積有聲望薦剡至十數上而竟以觸忤當路媒蘖罷官以去其子勤能舉進士爲主客司副郎尋蒙恩復職致仕再晋中憲大夫復進階太中大夫卒於隆慶四年閱世六十有四

陶大年

陶大年字長卿會稽人嘉靖辛丑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職督武學諸生爲條具科指一如督學使者功

令月以十五試騎射制策第其甲乙而賞罰之人人感奮久之遷員外郎中出守吉安巨盜劉某主與援暴里中先守莫敢誰何至則嚴督賊曹椽竟捕得之復窮治者主名是巨室也或謂是夫百足之蟲扶者衆矣不聽竟置重典有貴要子倚勢睚眦殺人者斷其股棄之死者家上變告貴人書來寬假者紛至一鞠即首服竟論如法遷山東副使視海上師青州楊施仁者大猾也鼓衆倡亂應者至千人授方略擒治之解散其黨事聞陞俸一級改閩憲時寇已薄福寧城方在重圍中一日夜馳至其地為壁晝戰守具相

持累月賊知有備乃引去去而圍連江連江邑小城庳幾為所陷者數矣復檄閩浙兵大破之斬首七十餘級生得夷酋六人賊勢大沮改四川參議分首川南道復調廣西潮寇張璉者倡亂甚熾四省會兵合討大年督狼土兵數十萬先諸道至不期月璉授首捷聞有白金文綺之賜晉江西參政主督餉時三巢諸酋連結閩廣群盜聲勢相倚撲不可滅大起諸道兵為犄角餉每先期以辦軍即異道至牛酒芻粟無不時給師克有濟以丁母憂歸無何朝廷以災變考察方面官向所論主盜者其子且貴為京朝官欲甘

心焉而諸勢家為所抑不得逞者比而傾之遂落職子允光以進士為刑部郎中所著有讀史日抄竹屏僭錄見聞所錄私記遠記諸書藏于家

沈束

沈束字宗安號梅崗會稽人嘉靖癸卯鄉薦第一人甲辰成進士司理徽郡拜給事中觸事憤惋每語及分宜父子目眥皆裂會總兵周尚文卒請卹典嚴氏銜其素不附己報寢抗疏言尚文忠勇素著國之長城其死也邊人亡不灑涕者身後之典格而不議何以示勸夫當事之臣不能上體聖心任己意為予奪

臣竊悼之疏入嵩大恚條旨賜杖闕下尋繫詔獄垂絕者三四庚戌虜入犯闕京師戒嚴詔集廷議國子司業趙公貞吉抗言曰釋沈束之囚以求直言錄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將虜可不戰而退束在獄聞虜變其疏請得精騎五千往來督戰以外疑虜而內翼都城且度虜飽而歸必道涿鹿出遼薊或衝突于宣大宜傳檄諸路乘其惰歸設兵夾擊必大勝嵩見疏輒又斥去曰囚安得與朝議其後餘姚趙錦上虞徐學詩會稽沈鍊先後上書論嚴氏悉被逮譴謫以去時號越中四諫將嚴氏恨越人特甚而言錄與束同宗

疑有連益切齒腐心屬主者加械手足分且死戒家人北後事賴華亭徐少師中救得免後嚴氏敗詔釋獄　莊皇帝登極起遷給事中擢河南布政以疾辭免歸初在獄中所著有周易通解文言說內外歸里著易圖洪範律呂諸說詩春秋周禮諸解及潮候集雜體詩藁藏于家

沈　鍊

沈鍊字純甫越人也少而讀書有異氣從王伯安先生游先生一再與語即奇之曰生千里才也辛卯舉鄉試又七年成進士爲溧陽令其治以搏擊豪強衛

赤子爲急用伉倨忤御史得謫佐平以父憂歸服除補清豐令錦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爲經歷至則與鈞禮終不敢以分相加炳與嚴氏父子深相結以故鍊間從世蕃酒世蕃虐所狎客給事中飲井其任強灌之鍊即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喜從尚寶丞張遜業飲少飲輒醉醉則擊缶嗚嗚誦出師二表赤甓賦已慷慨曼聲長嘯泣數行下于時虜闌入塞都門不啟　天子憂會虜獲我中貴人爲嫚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即解圍不者歲一蹂而郭時華亭公領大宗伯要諸大臣以御朝請　天子下其書

大宗伯會文武羣臣計孰便國子司業趙貞吉曰虜所謂貢者彼薄城而要我乃城下盟竊以爲　天子御奉天門出內帑士士譁言者旌功臣虜固當自退而檢討毛趙囁嚅言吾固寬虜以予貢而出之而後議守便趙廷叱之爭之堅而鍊復爲申趙理刺刺不休太宰夏公怪而問曰若何小吏也鍊目攝之曰大吏噤弗言故小吏言胡怪也且不曰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得自罷而華亭公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天子出視朝有所誅進矣當是時鍊負氣甚壯欲力吞虜幾得一身當一面畢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

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偏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惰歸必大勝報聞罷葢是時相嚴嵩獨貴幸用事數竄抑邊事不以報而見事急則若爲開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當事臣追誅益入賕居間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賂價暴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于時鍊方飲張丞所泣而歎曰詩不云乎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巳矣亡所信吾謀矣吾即不死而苞苴日蠅然過我而集于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賴焉乃抗疏言相嵩父子翼虎鼠社憑國大討請僇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

云所異同宜從坐詔以鍊訾毀詆譏云人臣禮今復
誣詆大臣自爲名廷榜之數十讁田舍外而先是趙
貞吉亦坐他法譴斥矣鍊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
柳車未有舍而保安賈某者傍睨曰公非匕書請誅
嚴氏人耶揖之入徙家而家鍊鍊始有居矣里長老
閒知其狀咸大喜助薪米而遣其子弟來從學稍與
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驚爭爲詈相嵩以
快其意因日相與詈嵩父子以爲常至爲偶人三象
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
卿之切骨而侍郎楊順來總督故嵩客也前大帥某

業以選愞避虜倖其解則縱吏士取死人首甚者夜
徼避兵人僇之以爲功鍊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誚之
前大帥恚旣得代卽以屬順曰是故撓乃公事者丁
巳虜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爲失事當坐益
縱吏士殺僇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鍊復廉得其
狀貽書誚順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公遷
人非有言責毋爲爾鍊怒曰吾嚮者豈亦有言責耶
若視吾眼在否而欲盲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
吾誓不與共天順聞益恚以其私人經歷金紹膂揞
揮羅鎧走嵩子世蕃所曰是夫也結死士擊劍習射

將以閒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卽以屬巡按
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
矣鳳毛得代歸遷爲光祿少卿而御史路楷來又嵩
客也世蕃爲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爲我除吾瘍事
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笑捕諸白蓮教通虜
者實鍊名籍中以謀叛聞而前大帥時理兵部無異
取中旨僇籍其家而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俟遷五
品卿寺順猶怏怏曰丞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
乎謀之楷取鍊二子杖殺之而移檄越逮其長子諸
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給事中吳時來上疏

論順楷誤國大罪 上怒相嵩不及爲之地急下緹
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居久之相嵩敗世蕃死御
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微爲襄理還其諸生 穆宗初
詔褒言事者沈之冤始大白贈光祿少卿賜祭錄一
子太學襄用諸生久以膺貢上春官伏闕上書極言
總督順巡按楷殺人奸黨狀而給事時亮瓚相繼以
封事諸詔可捕順楷司寇獄論抵罪當虜掠近郊時
都門閉鍊急謂陸公勿閉門閉門以民予敵矣陸爲
言于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鍊于詩文援筆
立就奇麗甚而不能盡削其牢騷憤激之氣往往多

楚聲以故人咸讀而憐之其死以丁巳之十月十七日得年五十有一子四長即襄次袞次褒死惟最少子袞以稱免襄既白報公讐推太學恩子袞

陳　陛

陳陛字晉甫餘姚人也嘉靖辛丑進士父煥光祿卿颺歷外藩具有幹濟爲光祿時例及引年陛與仲弟並登朝籍煥語二子曰乃公倦矣抑人有言飲不盡樽以遺子孫吾其休乎遂乞歸築地開圃日與故舊賓客飲宴陶然適也陛醇謹有父風選庶吉士授編修終南禮部侍郎居官不矜崖檢質行自茂　世廟在齋宮用儒臣撰文得速遷陛獨辭避棲遲詞垣者二十年當其時推轂者亦鮮晚乃簡陟禮侍再起晉曹而年不待矣寧鈍遲毋巧速不可謂非賢也季覲子鏃俱成進士議者以煥達梔滿之數而駿發於其後云陛贈禮部尚書謚文僖

宋大武

宋大武字文成餘姚人也與弟大勺從子岳同登嘉靖辛丑進士授刑部主事進郎中持法平恕不爲苛驁以阿當道時緹騎橫甚輒罔無辜巧詆委成西曹以希賞格西曹長緹帥貴幸無敢牴牾大武輒白其枉釋之已出爲永平守永數中虜爲繕城守備要害永賴以安歷廣東副使治海南四郡時有黎高與林之寇撫定之功爲多擢本省參政歸大武故善病既家居杜關靜攝引年大耋即里巷不覩其西者幾三十年每事依子孝弟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趙　錦

趙錦字元朴餘姚人也參議埧子埧廉直以古道自持故宦跡齟齬然多惠愛去後常見思歸田所居僅蔽風雨錦少嚴整強骨自立越俗巨家子弟即庶人必儒服錦獨著田間冠娶婦登嘉靖甲辰進士授江陰令課最徵拜御史累疏言國家大事皆稱旨大學士嚴嵩父子專擅爲奸利錦因日　上疏極詆其惡娓娓萬餘言嵩恚甚時錦奉詔雲南清軍政緹騎萬里往逮備諸難楚不爲動至下錦衣獄榜訊幾絕除籍歸家赤貧父子布袍蔬食適　莊皇帝即位錄諸諫臣起錦復爲御史累廷南京吏部尚書侃直如故與江陵相不合復引歸江陵敗起故官尋改左都御史時衆攻江陵　上震怒籍其家錦獨上書申救無阻將來者任事之心議者稱其得體遇艱歸再起刑部尚書未至卒謚端肅

周如斗

周如斗字允文餘姚人也嘉靖丁未進士授貴溪令以最徵拜御史按三吳會倭內訌兼會勑監軍將士捷書屢至歲且祲疏請蠲稅瘡痍用起吳民德之爪期叩闕乞留特賜允明年倭再訌於松城守戒嚴奔命者守帥拒弗納適如斗行部至厲聲曰即弗納是驅之死也脫有不虞吾任之扶携而入者須載道倭亦旋解居中調度獨多焉爲倅帥所忌僅賚金綺加俸一級自是爲南督學南督撫寔卿大夫所推轂云於時三吳賊重而軍興加派更疲甚如斗蠲法喣摩

倍殫心力已徙撫江右病卒至今吳人有周邵之稱邵名陛後二紀而按吳者也子思克壬戌進士

陶承學

陶承學字子述會稽人幼端凝少言笑其祖方塘公憐愛之時訓導於鎮江携之學舍未幾方塘公卒於官棺殮不給無以歸丹徒令蔡時來吊承學年甫十齡出拜客儀度兀然詞對贍敏令大異之曰陶先生有孫如是寧死也厚爲賻襚而歸之登嘉靖丁未進士授中書舍人戊戌選爲南京御史巡鳳陽倉時咸寧侯仇鸞擅寵握兵外挾虜自爲交鬬言者多罪斥承學疏列力詆之明年鸞敗聲日起在南臺六年甚著風裁差滿報命屬吏多循規例修舉主之禮一切屛絕不得通或志乘圖牒當受者皆令於岸上發露紛披方許入舟丙辰出知徽州府徽故善鬬諍訟牒滿篋或數十歲不結每日庭質輒慰諭之曰此處姝不易入汝更思之欲罷猶可罷不汝竟也稍纖細者輒曰此何足煩官府歸令汝父老議之議而未當吾爲汝治未晚也訟殺人者多不以實毋須檢驗必先與約曰此非汝父即汝兄也非有沉冤巨痛而戮其腐骨即與子弟殺父兄者同律令責認狀不得實即

坐遂法一二人後以大衰而尤敏子決斷未嘗滯日宿辭下邑民裹米就讞者朝至夕去徽人號爲半升太守言食米半升可了官事也始至每狀期多至數十百張二年後不過數牒而已亦有放告遂無一人應者隸卒無事多訴求復業椽史貧餒然無一入以賊敗者始雖少望後更用感慕三殿災部使採木江南者以徽多木商特重其額乃力爭之曰木商販木於外耳郡未嘗產木也議數上得減十之五六凡四載郡中士紳無敢私以尺牘白事者有新進士謁見當中門馳入左右侍者咸愕然承學肅入客座詞色

無異茶畢送至堂乃揖就東階徐曰昨汪老先生見過亦從此出汪老先生前吏部尚書鋐也新安至今傳之以爲佳話入計部考爲卓異第二人是時柄臣于亂政取貨覲吏爲黜陟承學入都单刺而已然循廉之名聞於天下循資轉江西副使視兵九江瀕行父老爭賫持擁門頓首曰明公去徽箚中無徽州一枚錢設鄉中親故從明公乞上宜扇墨何可不應乃爲受墨一定扇一握而去方在郡時下邑人有板書爵里供奉于家者及去乃相率立祠於郡郭置田供烝嘗會景藩出封泝江而上牽舟者數萬人徽奉檄

當發萬人助役遡於江承學時備兵九江力言於監司曰山民水役本非所宜又徽發于千里之外曠日坐候殆不堪命莫若責直于徽而募人於瀕江瀕江民樂得豐直而徽可大省此便事也監司以爲然於是徽得罷役省公私費數萬民賴以全活無道死者乃益感激思慕每過祠下必拜生日共祝釐於祠其賈四方者過越人必問陶大爺安否後其子望齡以宮諭歸省道過新安所在擁塞壅路皆歎曰此陶大爺兒故老就見有泪下者其見慕愛至此其在九江適贛賊流劫吉戕副使汪一中破玉山縣江右儆擾

承學治兵湖口防其突逸至黃石磯與賊鬬袁三週三劇寇也諸將屢討不得麾舟師鼓而薄之賊矢及所坐舟纜斷帆解督戰愈厲竟盡殲焉捷奏賚白金文綺癸亥陞湖廣參政分守澧州去九江時積美金數百兩以繕郡城工竣郡人爲碑以紀其事踰年陞福建按察使節丁內外艱六載服闋再補廣東連遷河南左布政使凡納令與輸者出令與受者平手交衡如民間入而羨出而損者即時面白雖錙銖必辨以府官一人監視而已受成焉從應天府尹陞大理卿轉工部右侍郎戊寅陞南京禮部尚書時刑書吳

百朋請老騰書政府舉承學自代或以告曰公弟徐行甸淡可無南也聞之促裝遽發至禮曹有吏沈鉞累於衆積貲幾萬靡得其橫惡狀杖之至斃時有傅給事者楚人怙江陵寵勢傾一都承學適攝工曹傅數受商人賄爲言事及爲沈鉞關說皆拒不聽積恚甚而承學於江陵爲同年弔慶都絕始猶以時望見重後迺大對辛巳京察遂囑言官寘名拾遺疏中河南道邵陛抗言陶宗伯清德素聞恐違物論江陵怒曰汝試言今九卿誰非清官耶後江陵敗撫按薦疏七上竟不報生平薄於聲色貨利如水本淡如雲本

輕筮仕後所入俸祿皆歸諸伯兄每自外歸必傾倒
囊篋手招而出之雖把握之物無所留或言男女長
大須少儲者笑曰吾兄弟所謂異頭而同身者又何
間焉所居宅惟樓三楹與弟布政幼學共之家指漸
蕃乃於室中藩屏以處終其身無所益所親嘗詰之
曰人皆欲富惡貧而公獨異者何也對曰吾何以異
于人但生平面皮太薄手腕太軟門吏在傍吾愧之
不能貪耳聞者傳服後疾卒予祭葬如制

人物考 卷二二一 四十九 浙江十 孝友

范　櫝

范櫝字子美會稽人幼貧甚父没幾奪業已益自奮
滿服試縣中第一大爲令所賞爲諸生十年授徒自
給嘗開兩館往來講授時母老而配沈病臥講畢復
步歸爲炊常奔走無課文暇時於塗間默構之每往
返輒就兩義晚歸恐兒啼煩大母懷之潛步月中運
思成課課更多其伍其精苦如此嘉靖己酉舉于鄉
連成進士授工部主事晉節慎庫涖事日噉餅數枚
以廉謹稱職時有昌平窰戶百許人俱以犯陵脉讞
論死心哀之念必有首事者得之餘可活也竟坐一
人死餘悉減歷員外郎中出知淮安時倭騦犯鹽城
轉掠廟灣督府集兵五萬七千分十七營以禦之而

曰將卒屯菊花潭以扞城晝繕兵械宵嚴守備時積
荒後府藏虛諸軍所給餉日千石餽者二萬人商賈
希少倉糧告竭于是私發銀三萬兩六道往糴五旬
米至就船中減價糶之以銀三萬償糴本而空獲米
五萬石軍興給足卒以殲賊自受事不解帶者半歲
衣漬表裏粘合爲一肌染如漆兵事甫罷而景藩役
與王舟之涉淮也供頓千里舳艫萬艘夾塗錦纜而
牽者五萬人時諸郡括丁夫候役呼召甚棘櫝略不
儲峙漕院大憂之召爲語讓曰明公在何慮耶悵然
曰乃欲委罪于我一老夫何濟曰非敢然也獨仰明

人物考 卷二二一 浙江十

公斯易集耳今王船方出糧船必不敢入閘比次坐
候日費爲難令以旗甲守船而用其十人爲夫彼利
得僦直趨役必喜第須一紙牌耳曰如不足何曰今
鳳陽以夫數萬協濟於徐役畢必道淮而反若乘歸
途之便資而役之無不樂應者則數具矣於是都御
史大喜稱服進曰無用也復愕然起曰何爲曰方今
上流養水以濟王舟比入黃則各閘皆洩勢若建瓴
安用衆比至遣人持鋌金逆于途遺王左右曰水悍
難泊惟留意於是王舟皆竆日行水漂疾如激箭三
泊供祇千三百金比至儀眞而一夕五萬矣時王重

歛出羣盜謀劫王布黨起天津至鄱陽分徙千餘人往來遊奕一日晚衙罷門卒報有貴客入僦潘氏園寓挈者命詗之報曰從者衆矣陰遣健卒數十易衣帽如庄農曰若往覘其徒入肆者陽與飲挑之與鬬相搏縶以俱來愼勿言捕賊也卒既散去旋命與謁客反過市頭捕者羣訴計數得十七人陽怒曰王舟將至官司食不暇暇問汝鬬乎俱繫之獄至漏下二十刻出十七人于庭厲聲訊曰汝輩謂官府出迎王欲乘虛爲亂乎吾久已知之矣咸叩頭伏曰奴輩當死侵辰捕賊首已遁其挈妓也於是令飛騎馳報徐揚諸將吏而斃十七人于杖餘賊散潰當是時微檟事且不測一武疎虞疆吏咸駢首就戮矣居無何而玉城城之議起淮安故兩城漕院以多備不便于防守議合之而檟意勿同遂與之忤乃摉遠歲逋爲罪劾奏之而竟罷去郡日郡人扶攜悲戀婦女皆登埭呼嘯川途爲隘踰數百里至江而後反或畀錢物投舟中遣人追還莫得主者相與生立祠祀之其惠愛如此所著洗心居格言觀史雅言首尾吟等集行世卒之歲有降紫姑仙者諸孫就問壽以詩呈覽中有半醉逢司馬句檟笑曰吾今死矣半文八十加一吾數也醉者酉卒丁酉卒也馬屬午在午日乎果以六月午日歿

諸大綬

諸大綬山陰人其始誕也母夢有鳳自天投于懷已而岐嶷絕羣甫髫日誦千餘言目不再過十歲善屬文比部郎入山錢公越鉅儒也見而奇之乃言于兄以女女焉閱四歲隨雙潭公官祁門祁門令又見而奇之語人曰此非東南竹箭邪居三歲返越補郡諸生文學日益邃時輩畏之又明年癸卯領鄉薦及御史舒公數覘之問年幾何曰二十有一舒顧諸寮曰是子凝采不凡異時有文館閣光兹榜者必其人也自甲辰歷癸丑凡四上春官輒不第歸歸則杜門蔣涵今古自律若處子未嘗逐隊登公庭有所託乙卯北上宿淸源逆旅夢　天帝遊　肅皇帝坐而語指公爲才賢畀以印劒明年丙辰舉會試第二廷試第一人時家人以公既貴顯製袴欲以紈屬聲斥曰袴宜以紈耶吾行將菲糲以終身安用此毋纍王文正不在溫飽句因鐫之石韋隨授翰林院修撰亟迎母於邸日奉旨甘侍膳寢已未春充會試同考官所錄多名士舊制凡爲人後者封不及本生綬痛之是夏

秩滿乃日夜草奏祈貤封詞甚悃惻　肅皇帝嘉其
孝特允之於是在廷諸臣凡若此者舉相慶以爲此
秩與自諸太史始嗣後爲學士爲侍郎兩值覃恩皆
得並及所生自此凡後於人者皆得服其本生者爲
令在講筵凡五歷寒暑每進講必先一夕齋戒積精
凝思期以至誠悟主上而手姿修偉步止雍肅吐音
朗朗　帝每竦意聽之所著經史講義凡涉理亂幾
微必剴切詳盡言人所不敢言一日講尚書至有言
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心必求諸非道反
覆開諭諄諄以納忠觚屏諛佞爲言　帝爲肅然改

容他日講論語至朝聞道章同列難之公獨從容起
發不爲諱沮一日寺臣侍經幃者某忽痛發哮簌豕
視滿廷盡愕綴講廸如故若不見聞及出大學士徐
公李公相顧言曰諸君眞講官非大有養者曷至是
適奉詔馳天壽山視大峪陵賜銀幣時暑甚人馬有
喘而斃者獨上下畢峻不少避竟觸熱敗脾請告歸
不逾時卒

陶大臨

陶大臨字虞臣會稽人也嘉靖丙辰廷試第三人授
翰林編修故相嚴嵩耳其名欲致之門下數遣其子
也蕃候于邸戒門者以他出應之第一刺報而已卒
不見而是時僊居吳給事時來慷慨慕義臨獨善之
數與揚扢世務吳君謂世務莫先於擊相嚴因出其
草讀之曰是爲名計耶爲勝之則毋觸縣官譴泚筆
汰其甚者已吳君論上詔獄詰責五毒苛備大臨日
遣餉藥物醪糗爲偵伺耗息吳君謝毋重累故人笑
曰固也柰何使君獨爲善吳君得不死以戍去而適
值韓淑人卒以喪歸毀瘠踰禮三載絕酒肉不御内
既除服乃出仍故官校錄永樂大典當是時元相華
亭公心器之數引與議國事而會　世宗晏駕遺詔

及他箋表咸有力焉尋以通議公喪歸會大典成追
進翰林侍講居喪無異於韓淑人時服除進侍讀學
士掌詹院歲餘拜南京國子祭酒至則進諸生與講
說道理經濟不爲高遠奇僻之行士則之亡何以少
詹事兼侍讀學士召侍　上講讀於春宮尋進詹事
仍兼學士如故　萬曆初遷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復
如故前後凡三視院篆異數也俄解院事佐部其在
經筵爲日講修　穆宗實錄爲副總裁　上雖在沖
幼聖質不世出所以啟翼之者亦無不婉轉曲盡每
至謹天戒法祖孝親卹民隱愼用舍廣咨訪緩工役

飭邊政諄諄有味乎言者也每進講左右皆目相視而　上亦嚴重之亟稱先生賜服視一品他金幣之賜無虛月改吏部仍日講修史歲首大計吏秉持公道銓政肅清衆方期以大拜惜未幾而逝年僅四十八孝友天至居家事長撫幼無不殫精竭力甚至叔氏講疾欲減歲以代之生平嚴取舍絕嗜好孝廉時里中有凌而奪之田訟於令弗為白也令後知之召以問亦竟弗白里豪有御史逮當令治務其疑徐曰書不云乎疑惟輕令悟趣寬之豪後知其自夜挾百金為壽謝曰誤矣我何德於公公無為此胡少保

宗憲時擁節東南損數百金為樹坊歎曰東南困矣以餉軍不足而我何用坊為居官二十年一切贄謝俱絕自奉極簡約食不過算器衣無重綵門不納優人跡顧其好施予獨異是所衣食父之黨若母之黨若而人諸戚友以至閭左右若而人取之若困廩也恒言學有根而室有基不實則欹又曰為善罔極惡亦罔極譬之岐乎南則益南北則益北又曰善猶水也為之先者源為之後者理始而濫一觴終而潤九里每讀孟子至收放心未嘗不再三歎也且曰憂勤惕勵其古帝王之心璽乎子允宜舉鄉會皆魁其經唐詩漢文大為詞林所重

張岳

張岳字汝宗餘姚人也登嘉靖己未進士授行人擢給事禮科進刑科右而闢覽歷者故　肅皇帝典國與俱來者也憑寵盜香資巨萬岳廉寔劾之　上大怒杖殺其黨暨戍晋都又上六事語侵元相大司馬而二臧成矣遂出為雲南參議歷官參政時江陵號知人乃三遷晋南京右僉都御史適江陵父死欲奪情南中縉紳闃然乞留疏具岳不署而獨上疏謂奪情為權奔喪為經兩者並行不悖庶萬古之綱常不

紊不省是時凡言奪情者盡重譴而岳由是外補至後江陵死臺省交薦起四川參議又三遷而復為左僉都御史陛見即條政要四事已進左副都御史致政歸著有通書等釋行于世

孫鋋

孫鋋字文和餘姚人也文恪公陞仲子薦嘉靖己酉鄉試第一癸丑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以左中允典試應天所拔多名士嘗直經筵講虞書[illegible]達之義剴切詳至時傳旨購珍異計部援以上疏竟得罷已為國子祭酒會　穆廟登極覃恩詔天下郡邑自歲

額貢生外復拔所廉異等升之國學曰恩貢庚午多士湧集乃疏請廣科額語甚具　上從之葢是秋兩京各增額十五人遷南禮部右侍郎鋌生有異質爲文自出體裁絕不襲時製一語尤精易義一時學者宗之旣讀書中秘益肆力攻爲古文詞詩俱有詣有集若干卷早卒未行

葉逢春

葉逢春字叔仁餘姚人也少有睿資讀書下帷連數旬不出寡交與矜亢自持其天性也登嘉靖乙丑進士官至郎陽太守終其身雖紛拏疊至側弁而呀哦

不休也下筆頃刻數千言不斤斤襲前人口吻獨匠意成一家言萬安朱尚書衡特器之然不能摧亢爲和以偶儕屬少不當輒凌厲使無所容是以毒螫起於交袵而所在齟齬先逢春官冬官同舍郎屬意下之私相語曰葉叔仁號能文而素氣往往取戾於筆札間當竟以此躓矣迄其言果驗逢春雖官僅二千石乃其守郡數擊強宗家居簡貴絕請寄孤立行一意亦可重也有工部集十六卷行於世父選嘉靖戊戌進士子憲祖舉甲午鄉薦

毛吉

毛吉字宗吉餘姚人也舉進士授刑部主事是時錦衣衛卒鈎摭百司公卿皆重足自保即其黨有犯有司莫敢問獨吉能懲其犯者如他犯指揮門達陛屬者怙寵擅威立能生死人百官道遇皆躍馬避去恐後吉獨揚鞭與抗於是其黨交嚙之吉偶以失朝下詔獄乃犂嗾徤卒捶之幾死轉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潮惠劇賊楊輝程鄉據寶龍石坑龍歸三峒攻掠城邑吉督七百餘騎破賊三千衆禽其黨曾玉謝瑩而寶龍之賊伏山上發毒弩我軍不利吉選死士百人掩擊之楊輝殪衆遂驚潰凡破三峒斬首五百

級俘六千人又擊破雷州巨寇部內悉平擢團降勑獎諭陞副使仍理軍務賊又攻河源縣吉屢敗之餘衆遁于陽江之雲岫山我師狃勝突入賊營陣亂賊合乘之師潰從騎勸吉避不聽死之事聞贈嘉議大夫廣東按察使謚忠襄遣官諭祭賜米帛錄其子科入太學廣東及餘姚皆廟祀之初吉之遇害也官無餘貲或以吉犒軍餘銀寄付其家僮爲道路費吉神降于僮妻亟呼曰夏憲常吾生平玉潔肯含垢入地哉悉索還之闔署駭觀謂其死無易節如此科後亦舉進士有名聲官終提學副使

王元敬

王元敬字廷臣號古林山陰人以嘉靖己酉舉于鄉戍巳未進士釋褐知許州入爲刑部員外郎中出守荆州府治許郎以清能有聲中州江陵秉國名知人荆其父母郡郡守尤極時選於諸曹郎特屬意元敬曰願以吾郡煩前許守是時江陵父里居前守及諸大吏謁見皆繆謹反行侍坐如大父元敬乃講敵禮所請事有不可輒裁之顧用是反見敬憚郡役士吏置名籍呼唱次至江陵子適以僮廝䘮然起曰公子郎自貴無求就試孰爲勸駕者而柰何以僮厮士明

日皇恐趨謝始與之試上爲江陵治第諸大吏率輸金助役至千餘金元敬獨以數金往始遂王罪廢其宮竟夷爲江陵宅元敬曰王以昏亂廢固宜而遽夷其宮室若太妃何後江陵没言者以爲罪更奪宅爲廨識者服其斷於治體沙市有美稅惟守所用乃籍而歸諸公帑江潦潰隄漂田廬無算遂以帑羨繕築民不知役江有巨盜曰楊羅剽賊數千里無敢呵禁寄得其子弟數人召慰譬之許令湔濯羅果感悔自歸卒爲良民陞按察司副使治兵曹濮有朱學孔者亂弟賊猾外飭車騎爲貴遊而陰主盜四山剽刼積數十年不能得至是伏誅先是他盜刼潛州輕賫銀奉詔司道守令皆奪俸剋日捕討適元敬以學孔狀聞撫臺欲藉以塞詔旨爲官吏解免力持不可曰異日者更得前盜而誅欺罔罪當誰任乎無何果得刼潛盜皆服方是時政尚嚴肅諸省決大辟常至百十元敬所論東省囚止六人御史少之曰豈可狥一時之意以戾天和耶至再三終不肯易已參福建省政時閩海有蛋賊將吏督兵逐之而遁乃更執島人以爲功元敬驗知其冤也下牒責親屬保任多縱之餘尚數百人督府令悉棄市知不可復爭多綠覆以緩

之及督府被言去囚皆得活其所守精審仁恕多是類也坐是不爲執政所悅終江陵在日官不過藩臬而荆前守皆一時新貴爲卿丞矣江陵敗名乃益著由京尹領節鉞治吳會至吳郎劾奏墨吏四人境内肅然吳諸大家率善逋糧率移於單戶元敬治不爲毛鷙然徵責無敢格者終歲得宿逋五十萬餘民爲之甦軍門牙兵千人符籍虛詭汰之歲省餉數千巳遷南京兵部右侍郎秩滿行赴京至汶上忽病道還至家疏請骸骨　上溫詔許之家居十餘年八十七乃卒元敬生平蹈履動有尺寸終日澹然及週事果

殺人亦不能奪也楊忠愍之死交遊多引避獨持杯酒至西市引滿爲訣郞都水時三殿工起商木毋倚牙儈相與侵牟爲蝎蠹往時受木於潞有韡衫而揖者稱王公姪請以其商木居閒王公者所號三王太監也幸於上權震中外元敬怒訶曰爾詐也　大了建法官王公近臣而若乃壞之乎與杖數十聞者皆咋舌初爲許州有聖木傳可療疾遠近坌集亣命坌之藩使以子病求木於許報曰湮之矣再至曰業湮之不可啓㓜而受學從兄元春後爲陝西按察使兒巾一時顯融著名譽然越中稱長者必言二于公云

吳兌

吳兌字君澤號環洲會稽人少英朗不羣及長美髭修幹沉毅好謀爲諸生試多不利益慷慨自喜持論宏邁人不能測也以例入北雍嘉靖戊午巳未連舉鄉會試授兵部主事癸亥丁内艱起補車駕歷武選郞中時　穆宗馭極巨璫例乞門蔭移牒紛藉至以子𢓕父或丐予他姓持例不予疏請司禮匿不上遣人詣曹求易疏收繫其人欲以遮塞開司禮懼謝是時兌守法名喧廷中武爵訛濫吏緣爲奸更置籍與内黃參質繇是銓序精允宿弊蕩然時虜入塞並掠盧龍太原京師戒嚴議徵宣大兵入衛兌策曰永平完實虜飽且速去必不渡滦水而西明矣以愚計之及玆巳遁遁而銳師邀其惰可以大創今徵兵内向坐失機會寇去而守徒自勞憊後驛至虜果以議前一日出塞而督臣以入援故緩追賊賊頓於寧武無擊之者盜曾一本嘯海上閩師討之以殲其巨魁捷聞朝論且行賞兌曰海中超忽賊魁眞僞未可辨也請覈實乃賞後一本果未得其料敵奇中類如此初鄉薦出新鄭高公門夙以材略見重新鄭之扼於華亭也罷去無一人祖道者兌单騎追之於野執袂泣

別遂爲執政所憾謀逐之賴吏書蒲坂楊公營護以免巳乃出爲湖廣參議時嶺右有古田之師議調麻陽兵以遏犇潰供餉不貲兌曰賊所從入楚者三道皆徑於土司但牖諭其酋委之禦寇此不過百金數吏之事再從之移河南京糧道參政陞山東按察使飭兵霸州立保甲塹塗布壘亘木斷道以備盜盜馬不得騁咸屏伏他走久之擢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等處至則營邊垣自西海冶抵西陽河東西袤亘千里明年復築外十三家邊起滴水崖訖于黑漢嶺烽火相接故民堡單弊官屯率土壚庳惡難保民棲無安

宅耕無寧未至是併聚合守諸屯墉皆甃而崇之而
後胡漢畫然人有恃賴諸陵脊胡無捍蔽每秋防時
督府皆徙軍駐山後允緣龍門東達靖胡堡橫絕虜
地三百里建壘其間遷史車部落屯之凡繚垣二百六
十里甃臺百六十所而陵寢乃固諸飾皆罷虜桀頡
嫚吏每貢時賜物輒牴地上不肯受允思有以震慴
之市日虜酋去塞百里而獵其精銳屯塞下將吏皆
集張家口以填之允偕文武四五人騎而出二藍旂
導直趨虜營虜錯愕咸張弓挺刃遣人馳告軍門來
觀若營虜乃拜跪爭獻酥酪遂按行其軍膔而返虜

遂大懾不敢縱無何虜絕貢擁兵至塞要求十三事
將吏請少從之以釋其憾允曰不可此嘗我也從之
祇示弱將生虜心乃召之前爲開譬禍福曰汝能貢
仍賚汝否則聽營中砲聲耳言畢千砲並震虜馬皆
辟易咸哀籲乞求而去初貢市制度草略乃始制虜
王貢儀定書稟之式通使之禮夷館以五銳士夾二
虜加扃鐍焉每市賞止酋長墻外驗票犒給輕重有
差法最詳審後來皆謹守繩度而已虜習侵盜雖款
服時譁於市或潛盜所鬻馬以去乃令守者持白梃
伏而伺得盜皆痛捧而遣之虜以爲言使對曰暮執

賊安問胡漢且就令爾爲市而盜乎虜聞皆懲沮允
居上谷久威信著聞時用不測賞結諸夷心因而任
之虜性質得恩賜效死力無異以是所遣間諜雖窮
漠皆能鉤得之雖他鎮督撫往往藉諜力以濟乙亥
遼東以虜謀大舉聞允亟以兵趨平虜堡值歸虜捲
甲重載踏氷而渡師薄之斬數百級氷解虜溺死無
算又虜嘗挾賞寇邊攻毀鵝鶻砦殺二將軍薊師皆
奉詔切讓卒以允謀縛阿都赤等十七人獻於古北
口詔戮於鵝鶻砦先是宣府屯糧溢故額至二十一
萬軍多積逋就請赦逋汰浮人乃蘇息又令流人歸

業者原其負給以牛種由是耕者雲布粟價賤于中
土嘗言火器之利可令賁獲失勇初至上谷即造將
軍砲百滅虜砲千三眼銃萬創爲雙輪小車挽以十
人駕二馬隨營遠涉砲發而車完器成引虜使至營
觀之砲聲若連珠移時不絕乃嚙指去已陞右副都
御史兵部左侍郎以原官總督宣大先後九年府庾
充牣積美金至十九萬屯穀二百萬太倉太僕罷輸
邊銀穀皆至百萬省南山移鎮各餉二十四萬任子
三賜飛魚服再賚金幣十五庚辰回部扈從　上大
閱進陣圖兵略命以右都御史總督薊遼比至選兵

卒教陣法作火器搆塞垣先是修邊者率嚴隘口而
虜往往從山澗闌入于是塹深埤高皆爲堅壁復曹
家砦以犄古北邊守益設鎮師討朶顏趕兎仔其畜
馬還所掠百六十人壬午率師襲速把亥於鎮夷堡
爲覆待之虜陷伏中斬首百級捷聞告廟擢兵部尚
書太子少保廕一子世襲錦衣千戶入掌兵部事數
月力請骸骨疏七上得歸生平負氣好施恥居積俸
廩所入緣手散盡罷官至潞河貲用乏絕礦公藏鏹
匜匜以資行橐嘗言吾總六鎮錢流沒踝爲富令易
耳每恩多財則多田業多田業則衆僮奴徼責訟懟

歲且百出守之甚勞居之甚苦令雖稍貧然老蒼頭
數人已給使令省事少爭其樂差勝耳每與人言讀
書養神之道善養神者操筆臨文驅走萬卷不然雖
讀書連屋不能用也予居塞上時烽燧頻告檄書紛
然將吏遝集門外予方閉戶就睡意飽後起據案酬
務應機曲當而心不煩慮吾神暇也然其才略膽決
殆從天授爲諸生時倭寇會稽時麻陽戍兵攫市市
人不敢忤視私部宗黨數十人戒曰無傷之聞吾呼
第其渠以應衆譟震死麻陽兵皆伏執以告其戍將
鞭之矢貫耳以徇郡人蒙安家居十餘歲未嘗入郡

邪就見長吏曰大臣體自尊重先輩淺失其故吾不
能見重于人敢自薄耶時以爲有體七十二而卒訃
聞祭葬如例

陳觀

陳觀字忠甫餘姚人嘉靖己未進士拜兵部武選司
主事尋陞車駕司員外郎佐大司馬樞機肅清軍府
人無敢干以私者甲子轉武選司郎中凡天下武臣
承襲者咸隸焉吏每竊柄舞文紈袴子皆入賄貪緣
爲姦選舉往往多濫一以至公振刷之邪竇屏息丁
母憂服闋復補武選司郎中風裁益厲兩典武會舉

一考天下都司官豪雄帥領多所識拔累官郎署續
逹機宜材識卓諳大司馬虞坡楊公大器異之戊辰
兵備湖廣衡永郴桂諸郡會新寧猺人寇掠江廣詔
命討之觀以兵餉方不足而與蠻夷從事邊鄙重傷
元元之命乃遣使者招撫諭以威信猺人面縛降款
門願受朝廷約束誓無敢復反廣東賊黃潮祖等流
刼郴州桂陽督兵擊之斬獲虜首以百計招降餘黨
悉平廣西賊韋銀豹等大駕樓船泝衡永江大掠諸
郡又督兵殲之江上時兩廣征古田猺獞軍門檄爲
而大振兵以張軍威聲聞八桂蒼梧閩虜爲褫魄猺

入既平則給士田立堡嚴修城垣募勇敢足軍糧興學校明校化凡士風吏治民務戎機靡弗經營蓋爲朝廷保障一方樹長久之畫非苟偷旦夕安也而神明之用亦以竭矣初陳公士賢有惠政於衡永間衡永人立祠祀之至是以覲配祀謂之兩陳公祠云辛未入賀報政於朝先已陞雲南左參政而竟以憂勞楚事積苦疾作卒於京師旅舍虞坡楊公撫而哭之出涕曰使君須臾無死即卿丞何足道哉乃給驛遣官扈其喪歸故里

陳有年

陳有年字登之餘姚人故都御史克宅季子幼有奇質嘉靖壬戌登進士授刑部主事移疾侍母淑人久之至隆慶丁卯改除吏部遷晋驗封郎會忤楚相居正意再移疾歸淹十年爲萬曆甲申起稽勳郎尋掌選一切賄乞勢囑悉謝絶選法大清晋太常少卿已推右僉都御史撫江右務清淨爲理時大祲奉詔弛過糴禁徵商挾巨貲牟射者有年爲部民計奏自今且止外販徵商嘸其鄉之彈事者論違詔罷歸庚寅起南操江右僉尋遷協院左副歷刑兵吏侍晋南掌院轉南吏部尚書癸巳同邑孫冢宰鑨予告竟以有今代蓋特簡也在事謝絶一切覗爲郎更嚴有詔會推閣臣該部首山陰去相及部院兩賢者忤　上意詔下切責詔及司屬遂堅以疾去去之日袱兩蒼頭襆被以行觀者莫不嘆異抵家足跡不入城市所居再被燬構葺力不能給日飯脫粟敝冠澣衣雜處耕樵間未幾病歿年六十有八囊無羨金幾不克襄大事後贈太子太保謚恭介廕一子

張元忭

張元忭字子藎號陽和其先蓋蜀之綿竹人宋相忠獻公之後也後家越之山陰父天復以進士官至太

僕卿生而古貌魁然稍長好讀書母愛之戒無溺苦于學乃張燈幕中俟母寢夜誦不輟總角時嶽嶽負意氣數矢口談時政得失人物臧否太僕公故抑之不答也會楊忠愍諫死遥爲誄詞慷慨泣下霑衿太僕公乃色喜大奇之嘗讀書至朱子格致篇輙覆其卷而沉思已聞王文成良知之說遂潛心理學嘉靖戊午舉于鄉數上公車不第下帷龍山之陽喟然歎曰聖賢學自有異曲士拘蟲蛙之見不務即心證聖而猥蹥其下風一何陋也戊辰歸自京師而太僕公有滇難蓋太僕公故嘗副滇臬擊武定叛夷有功忌

者中以蜚語卒從吏訊身被太僕公萬里赴逮于里
已復馳如京白狀當事者比有詔免太僕公官歸越
復馳如越廐及門血縷縷滅趾天下聞而哀悼庚午
游太學明年舉南宮射策賜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
修撰自以遭逢聖明釋蹻取上第廪廪期有以自樹
日橐筆守官下蒐羅金匱憲典而研究之詞林故清
署第雍容以文墨相高稍涉事輙引代庖爲解乃獨
聚徒講求世務人才相與籍記之戶外屨常滿毋抵
掌論天下事不爲首鼠兩端　穆廟初嘗疏直御史
某且請進講列女傳于兩宮以修二南之化戊寅不

絕不喜婾婀事人然坦焉蹈中庸之庭亦不欲以奇
行自是蓋初之進也出江陵門下當炎炎時卑者蟻
附高者鶩鳴而獨不隨不激有以自守嘗語同門曰
某門人也阜囊白簡之事當以待他人乃若喪請留
病請禱卽死弗爲矣里居數年私刺不及公門然事
關公義侃侃無少避如議賦法議不毀兩賢祠議祀
四先生于學越人至今誦爲美然天性孝友侍太僕
公若安人疾湯藥非口所嘗弗進比卒欒欒柴瘠喪
葬悉遵古禮盡革燕賓崇佛諸敝俗越人化之有異
母弟二人拊之恩義隆備居常飯脫粟衣浣補而賑

已者移太僕公冠服至是復申前請忤旨格不行仰
天泣曰吾不可以下見吾父矣武定之役吾父躬擐
甲冑斬首虜千級口碑具在乃今幸事　明主而不
能爲父洗沉冤長負吾親何以爲後以此鬱鬱致疾
疾革顧弟子呼　陛下曰再又曰朝廷亦多有人乃
瞑平生雅志聖賢其學宗王文成然不空事口耳顓
務以實踐爲基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
格物近世學者徒剽文成之外郛耳又謂朱陸同源
而末流乃岐之非是手摘考亭所論著與文成意符
者彙集之題曰朱子摘編以袪世儒之惑持操端介

絕不喜婾婀事人然坦焉蹈中庸之庭亦不欲以奇
行自是蓋初之進也出江陵門下當炎炎時卑者蟻
附高者鶩鳴而獨不隨不激有以自守嘗語同門曰
某門人也阜囊白簡之事當以待他人乃若喪請留
病請禱卽死弗爲矣里居數年私刺不及公門然事
關公義侃侃無少避如議賦法議不毀兩賢祠議祀
四先生于學越人至今誦爲美然天性孝友侍太僕
公若安人疾湯藥非口所嘗弗進比卒欒欒柴瘠喪
葬悉遵古禮盡革燕賓崇佛諸敝俗越人化之有異
母弟二人拊之恩義隆備居常飯脫粟衣浣補而賑

施宗黨若弗及其文章春容爾雅粹然一出于正初太僕公作山陰縣志未成續成之已又創紹興府志會稽縣志義嚴衮鉞足稱一方信史他所著有雲門志略山游漫稿槎間漫筆行于世又有不二齋稿志學錄讀尚書考讀詩考讀史膚評皇明大政記藏子家

蔣勸能

蔣勸能字汝才號雲龍餘姚人嘉靖乙丑登進士授行人冲雅有儀度溫然可親又工於專對嘗使秦唐二藩所在人敬慕之擢祠祭主事庚午晉主客員外

郎遘父艱歸癸酉起補郎中萬曆丙子出爲湖廣右叅議分轄衡永駐節永州永與廣西界峒猺爲患時道州甫被掠詢鄉民知有徭老者爲之謀主乃集兵爲勦聲而陰用恩惠撫之於是徭老懼諭其衆歸所掠因召來與之語爲除其罪曉以禮義又立社學簡其子弟教誨之猺人悅服而廣猺懾其威德終任無敢擾者永以猺警嚴夜禁犯者輒斬首奸民或賄邏卒報其私伺夜出掩殺之曰是且甚於猺矣下令必生獲敢擅殺者死閭里以安爲人內明而外寬其政以慈惠爲本不屑屑求名而惠澤及民者寔多永屬邑零陵以附郭稱繁官全設而祁陽有都東北民狡悍多盜官乃不備請捐零陵薄以益祁陽兩邑至今便之零陵有要入氣燄甚張官楚者多屈意奉之屢以事託澳不爲意因誣搆之已卯丁母艱歸遂不復仕

陶大順

陶大順字景熙號雲谷會稽人嘉靖乙丑進士授工部主事以母老移疾歸養服起補武選歷職方郎中時北虜初欵塞約束未堅奏牒下上日不暇給條畫詳練事倚以辦時其弟文僖公大臨已爲吏部侍郎

兄弟並當樞機奬拔文武材士門庭肅清外無餽問退食冲然雖賓客羣居莫能窺其際也長子允淳同科進士擢尚寶司丞而文僖子允宜復舉禮部軒騎出入京師以爲盛事秩滿遷大名兵備副使陞湖廣叅政再遷福建按察使轉左右轄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致仕以歸大順器識通敏氣深慮沉平居恂恂抑畏臨事裁斷洞然無滯所決獄平反甚多初亡人曾光何心隱皆圖像召捕甚急武昌有游士與客比丘過從者或以爲疑竟收之問何以知其爲二人光頷痣應圖也笑曰果光也頷不復痣矣釋而遣

之楚之鄙邑與宣慰司鄰民相與訟有司恚其扞捕以叛聞發兵討得二十七人奏報當死會官論決心知其寃至市平立不肯押字曰就所書獄此拒捕耳非叛也御史動色曰公言是也然業已奉詔當柰何乃殺一人餘皆獲免閩藩司之帑大亡其金吏卒五十人皆坐繫搒掠備至時爲右使請于長曰盜者二三輩止耳而繫五十人卽盜在是亦四十七人寃矣請爲公治之則悉縱遣繫者令四出跡盜果得眞盜以報五十人者皆得解時楊君四知爲巡按御史當決囚屬以差次其必無赦者十人甲乙以報而復爲

篋內筴篋中禱而探之所探筴視所差次前後無一人爽喜而謝曰公之明允乃仰符天意乎居楚日遣吏江行遇盜剽其囊視所持牒遽曰此陶公所使也虐仁人使不祥乃舍之其得人心類此宦游三十年徙仰祿入居楚日至斥私泰金二千兩以繕治郡城及長閩藩笎錢穀每出納監以郡佐涉筆署封而已嘗謂諸子曰吾意欲爾等貧以爲更勝于富故生平田產無所增加當弱冠時從其祖父莊敏公宦京師以三河籍中癸卯順天鄉試時南人附籍舉者凡九人北士譁于朝九人者皆歸克本縣廪生又十六年戊午再舉于鄉又八年偕其子成乙丑進士徘徊藩司甚久不知者謂已篤老然懸車時年六十五耳

王　洋

王洋字宗彝山陰人嘉靖乙丑進士萬曆八年知肇慶府十二年遷按察司副使分巡嶺西洋治肇慶慈愛和易士民見者語次尋繹甚有恩惠未嘗疾言遽色於人而確然有執雖門生故交無私也好爲民興利興起學校後瀝水由城東石頂出較皆詘一鍾爲浮屠於石頂之上以利學宮通北港利灌溉大治陽江學宮又爲陽春學置田凡便於士民者爲之不啻

饑渴肇慶幕府所治兩粵藩臬使者若四方之賓無日不至醻櫛出日昃不遑暇食延見有禮人人得其懽心經畫事宜悉中窾會幕府甚重之府江之役懷賀之役珠池之役皆有勞焉洋性恬淡自奉如寒士居官廉潔焚香靜坐若禪室然詩辭冲雅書法遒麗有其家右丞右軍之攻粵中文士皆來就正而郡中子弟又特以舉業請則擇程式示之如羣飲於河各厭其腹矣十六年遷湖廣參政高要士民遮留泣下建祠祀之高明亦有祠

羅萬化

羅萬化字一甫號康洲山陰人少凝重六歲就塾舍舍旁屋忽圮衆駭奔散獨端坐自若識者異之隆慶戊辰臚唱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尋與修　世廟實錄陞侍讀竟理誥勑充經筵展書官與修大明會典已卯出典應天鄉試明年分校禮闈當江陵柄國也以嚴峻爲治心竊非之數形歎議而江陵亦因其伉厲自遠不能無望其幸客周生者亦山陰人每過邸舍數以微詞動之輒亂其緒或舉大白以杜其說俾不得竟江陵大奴尤七者建三大寺於都城私爲請記恚曰吾天子侍從臣而當爲奴作記是歲復爲其子

先期請試題愈恚曰吾晚裝兩篋明旦踵出宣武門外而謂吾難去官乎以是愈忤江陵每嗾銓曹令外補或難之怒曰楊惟雄非狀元不嘗補外也然亦終其世爲六品官不得調壬午江陵病卒始遷右諭德充經筵講官明年陞國子監祭酒條敎甚謹改南京禮部右侍郎丙戌以外艱歸至辛卯始擢吏部左侍郎壬辰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敎習庶吉士先是儲位未定廷臣交章得旨以二十一年行至是復有三王並封之命萬化率其佐抗辨上疏曰祖訓立嫡不立庶蓋以有嫡有庶自不得舍嫡而立庶耳非嫡未

出而必待嫡之謂也今　皇后裸兆未彰皇長子齒齡日茂節奉明旨昭如日星而復援立嫡之經暫從封國之典將使觀望靡定疑慮叢生臣等具員禮官有死不敢奉詔會諸司疏日百數上事遂寢國本得以大定朝鮮之役當事者力主封倭而言者又請勘使與封使並出萬化謂封議已堅勘使祇假設耳卽令勘使果不虛出而以封命之重出而復返國體謂何夫我以封而賞寇倭以兵而邀封釜山非奉命所出之途臣兵釜山亦非叩關乞封之禮此與城下之盟何以異豈可使四夷聞且見耶力疏沮之不報後

封使出倭敗約使辱命返卒如所言藩番踰制請封上意欲予之堅持不允至有詔切責執奏愈堅時會推閣臣名在舉中或有言中人須少行賂者歎曰山谷寒士被遇至此於吾分過矣此何官而可貨取耶冢宰缺大爲時望所屬而忌者中擠之以是俱罷未幾瘵病連疏固請　上賜驛賚金寵行者甚渥既行病加劇至寶應卒訃聞祭葬如例謚文懿

邵陛

邵陛字世忠餘姚人也隆慶戊辰進士選庶吉士授御史按吳疏寬積逋無算次江北創議築泗堤濬海

口以捍水患次江右江右素苦機杼赤號之賦並爲疏請裁減而監臨棘事尤稱公慤歷湖廣巡撫盜踞大宿新黄間勢張甚分地協勦厥功居多初潞王之國有以　景邸莊田啖之者王請之濫於故額陛列見田以聞無濫及民產官至刑部左侍郎陛愜豁有度喜扶植士類至指陳中外闕失忠悃切至以故上多嘉納其人所罕知而已亦未嘗語人者則掌道時陰持敦促故相疏不上最爲孤騫孫司馬鑛能詳之亦足槩其生平矣

陳紹

陳紹字用光上虞人自幼穎異弱冠舉於鄉壯年登進士授廬州府推官以明允稱會守與倅不相能撫按使廉其事或以僚友爲嫌不避竟直其守被召請京師將首擢諫署適前倅謁銓懷懟萋非之或從臾詣選郎謂不可曰媢人吾弗能也於是拜南京監察御史嘉靖庚子崇明海寇嘯亂當事束手武臣失紀抗疏請儆屬乃咸震讋襄力獻功辛丑巡土江西接彭蠡東抵青海賊故出沒置巡牌甲伍上下譏察江海廓清復命疏江洋便宜五事及文武庶僚臧否閩□政服壬寅之秋北虜大侵西人半爲屠僇慨然上疏曰宋相中國司馬遺人戒飭邊吏今相嘗誰然哉廟堂蕭然自此不能安其身矣癸卯考最將行報擢韶州知府怡然赴任至則與民更始榜十餘事其大者曰清本源曰申聖諭曰禁侈俗曰稽積滯曰輯盜賊一郡咸屏息而聽矣乃修張文獻墓新余襄公祠祀章九皐父子以風之乃簡七學弟子員於濂溪書院若明經館爲之師以訓廸之士民颯颯乎動矣巳乃政葺而事釐之俗故髫年納婦爲之厲禁徭役以人一丁配糧一石貧民苦之改議丁配之五斗曲江附郭里甲煩費爲之稽籍分日縮十之七郡堂就圮發帑羨指罪贖葺之踰月而成民不知費韶民貧而喜訟得其情而指其贖訟者感化英德有楊金者殺吳福泰賄吏嫁罪將效文翁源池成鑑謀殺嫂姪飾僞牘冀倖免一訊皆伏辜合郡以爲神明韶西界連州清遠萬山猺人蟠據時出剽剠稽補猺官召諭賞賚申明約束於是諸猺亦皆喁喁聽命今矣乙巳歲大饑發粟賑爲校給迄無冒得者民大稱便既而四月不雨至於六月爲徧雩於山川百源曰某有罪降罰予一人罔以某一人害而移災於百姓日勤莫痊□若毒蛇戒忽感瘴而尫時雷震電坐若假寐已復甦

言及部事而卒

商為正

商為正字尚德會稽人隆慶辛未進士由刑部主事簡爲監察御史出按山東福建督學畿內遷大理寺寺丞進右少卿攝卿事侍講筵充廷試讀卷官尋改爲左性敏捷強記多所討覽言之皆有條貫自爲諸生時已然及解褐見貴官時與論事輒爲言往代與今沿革之異擘畫詳允如宿吏老宦聞者驚服及按齊魯吏民畏憚如威霆轟然各在其首俗多豪猾相連結長短吏民號曰窩訪張仁者其魁也吏畏其黨不敢發捕得笞殺之一部皆讋時膠萊河役起作者漬鹺淖中蚳生于股人衆騷然環噪首議者欲爲變馳往慰定之會奉詔按驗上言所穿處石盡水出且汲且挑工力甚費就令渠成而麻灣海會淖河各數十里朝濬夕淤即別開一道行且復然恐徒糜財力終無所就又言倡議大臣乃心存國計願勿以事成毀傷任事者心疏奏役罷論者稱其有體戍卒以倭俘百獻詰之曰夫遇敵合鬭至移時卒無寸馘是爲生倭者耶訊因因海商其一人解行縢則途券具在驗之而信悉縱遣之從御史久次擢大理方授節鉞而竟罷歸識者惜之年七十有六卒于家

孫堪

孫堪字志健餘姚人也忠烈公燧之伯子墀仲陞其季也正德己卯忠烈公死濠難堪兄弟自籍聞變哭幾絕挾刃將赴讐死會濠已擒乃扶柩歸廬墓者三年有靈芝產塚上堪以蔭授錦衣千戶中武舉第一歷都督僉事當是時墀官尚寶陞以侍從歷少宰奉母楊夫人就養邸中堪日率二弟伺顏色拜跽起居其退處輒憶忠烈公淚涔涔下也及楊夫人考終已九十餘堪亦踰七十矣竟以哀毀骨立卒于途疏聞詔贈都督同知堪奇節偉行乃其天賦而才亦過人工古文詞書學顏魯公邊防兵制及天文地理律曆醫卜諸家靡不通曉又善繪事畫菊入神品然以抒憤寄情非其志也尚寶墀亦以諸生異等選入史局預修會典玉牒諸書楊夫人之異與季廬墓如喪忠烈公時服闋尋卒姚人重閥閱如孫氏文武忠孝萃于一門者指不多屈云

馮應鳳

馮應鳳號鳴陽山陰人萬曆癸酉舉于浙爲第八人庚辰成進士令永豐縣襟江繞湖時有水患其民險

尚陋吏多舞文爲奸至則與諸掾約若有罪弗急自愎者吾法在吏胥惴惴莫敢詭𣓌因進父老于庭問木所患苦狀躬督版築爲長堤以捍其流田皆沃壤至今稱馮公堤簿書稍暇卽詣學宮課士子業示之正鵠於是登賢書蹁躚盛矣先是邑人夢神語云馬生二角制科如錯令乃悟爲馮姓云爲令五載酌平不苛造利袪疾民安利之尸而祝焉召拜監察御史丁父憂闋再補監察出按雲南時總鎭沐卿視藩臬奸僕攘田于民洶洶羣不逞以爲濵憂至卽諭舊制徐檄治其奸僕責之歸田而薄令贖罪巨鎭帖服兵

備副使李公材以冒功蒙罪詔獄六年廉得其狀抗言李謀當緬賊內訌蠻酋又叛而翼其勁李謂此可計間難用直擣容令把總寇崇德等齎金擕其交蠻果悔禍而反攻緬謀至令把總杜拭等開道會擊于是有遮浪之捷師還論賞諸將武人多飾語遂爲勘功者劾奏定不當坐以罪乃得釋人謂馮公一言回天洎按江右稅璫肆虐有司多以激訐爲名高至則明柬以制惟務鎭靜不與嚚競惡氛漸熄巡視京營疏請專司衆劾稽將領汰老弱卽卿寺莫敢撓其議者營務一新理長蘆鹺務使貧竈復常產逃囤商令

無壅滯未幾而疾作神已稱痒猶注意畢劾力疾草疏從事勸之曰監司自有成語何自苦重搆爲曰吾爲朝廷綜名寔惜身痒耶會遷太僕少卿欲具疏乞歸而疾已彌留矣距其生六十有二

高從禮

高從禮字質甫號青厓會稽人萬曆乙丑領鄉薦明年丙戌連薦禮部射策高等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中出守臨江府居五歲擢福建按察司副使主屯鹽尋以藩參治閩粟遂拜憲使治兵於漳南歲丙午奉表賀萬壽於京師過里中忽中暴疾而沒從禮詳雅

沉厚言笑不妄及歷試外臺名譽隆起平居嘗銘其座曰恕能養德儉能助廉赴事欲勇宅神欲恬初爲西曹時方遣使出獄選次當及深自陳讓至於再四或怪問之曰公何讓之固也曰昔歐陽永叔居夷陵行視駕閣有積牘焉枉直乖錯不可勝覆也退而以獄矢故終其身精法審斷予書生方師吏耳敢專使命 上之以滇事怒李公材也言者強諍 上持愈堅法吏皆震怖憂不可測曰 聖主可用理奪乃操筆爲奏曰材用夷敗緬不無闢國之功據揭中文自祇罔上之罪又曰臣子報功失實死有餘辜君父宥

罪矜疑人將效命　天子覦奏色爲寤竟獲原解臨
江之岨有龍池羊臠者南鈞界也巨姓王盜盜晝殺
人燒廬舍操車馳往縛其帥巢以歸有羅氏者擅
貲養客將爲亂復用奇計收之民賴以安龍池羊臠
之人至今祠祀焉榷事之興官閩省中使者運目動
腕輒持關鍵逆牙以制之竟嚴憚不敢恣措會中使
開罪庠校諸生徒聚譟於衢窘迫莫可脫乃譬令執
罪人以自解而以兵護之歸衆乃定奸人妄奏言福
建鹽使司多滯引鬻之得十五萬金乘傳磨來商竈
皆憂擾時士鹽法挺身疾辯羣小皆挫服爲輸鍰四

千有奇而止閩貴人言於二臺請以私票行鹺號曰
抵引皆許之矣又力爭而罷紅番以舶來求市中使
以聞上言無敢與心生方來患閉關謝卻之番乃引
去臨江據津塗常以富人主客役役罷產率破當審
戢更時諸富人皆行貨營免吏用舍視貨厚薄郡民
皆愁苦之至是悉罷遣使者以公錢供而使吏主之
曰簡客者守也先是傳頻而名爲節省官損郵直而
民陰率私錢佐之無所告愬乃上牒請悉遣還舊額
清江鎮百佑之所會也故事官市民傭與半直與又
後在郡五歲未嘗遣一卒適市僚屬咸師之鎮人安

其鎮故有社倉裒八都之粟立司正副以領之監守
稱病至是聽民出義廩分五庾令自爲守官無所煩
民以恃賴清江之祠遺愛者三前守戴公德孺以兵
從新建伯討逆濠者也一乃生祀從禮而俱漸產及
其沒也聞者莫不傷悼之

陶望齡

陶望齡字周望會稽人也父承學歷官禮部尚書望
齡稟極清臞靜穆之性自孩稺而已然年九歲時匡
坐終日與其兄奭仲問答皆世外語讀書往往有超
解十七補邑弟子遂致力於古文詞時大理卿燕陽

南公督學北平就婚於燕都受業於檇李葵陽黃學
士之門甲申自燕返補試睦州關儆庸林公視兩浙
學見其牘絕歎賞以爲浙士無兩檄冠其先所試士
子廩明年遂以第二人舉于鄉己丑南宮第一廷對
擢第三授翰林院編修與焦修撰弱侯袁宮諭伯修
黃庶子平倩極相友善朝夕究譚性命之學寓書與
弟奭齡向時迷陋視一科第爲究竟地正如海師妄
認魚背謂是洲岸耳聰明人宜蚤悟勿墮大海而甬
覔舟楫也辛卯兄德望棄世尚書公以慟哀致病亟
請告歸養朝夕視膳與其二弟曰相與微論於前百

文承願病亦漸損甲午請闕補原職同修國史乙未分校禮闈得人獨盛已復請告返越戊戌丁外艱服除奉其母北上復補原官尋轉太子中允知制誥時東朝始建覃恩被於庶寮綸命委積日數十軸未得服體素羸至是益憊曰吾乃用身命博寸祿耶思解衣作歸計而母聞之艴然曰吾崎嶇北來席未暖而遽去何草草也於是謀改南徐爲引身之策數月以左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典試留京會妖書事起一二細人搆其間詞連大僚時　上方震怒勢將不可測曰如此則大獄興反覆相噬禍且株連臣

子不足惜柰朝廷大體何誦言之當事力爲營救事乃得解甲辰三月充廷試受卷官事竣杜門上疏力請至再得予告既抵家母病甚扶伏床第增損藥餌數月乃間居朞年詔起國子監祭酒上疏言臣母年已望七素患痰嗽延至去歲陡爾沉綿臣抑搔肢體毋切寒心近出戶庭輒驚噬指臣聞陽城爲國子司業生徒歸養凡二十人使臣棄病母床第之間趦簡書千里之外悖倫斁德不孝之尤　陛下方俾以忠孝作人亦安用此疏聞詔以新銜在籍戊申母病不起甫百日亦遘危疾而卒生平服膺文成之教於宋悅慈湖子輯慈湖金錍於近世悅龍溪近溪各輯其語錄嘗曰慈湖師陸文成之所自出餘子皆文成之裔也學道之堅精進勇猛乃終身退然自居於學地即庸流单士片語近道折節下之與其弟輩友愛無間聯床共臥動即浹旬月未嘗人內體羸弱不任勞苦而性喜臨汎往往旬日不休崎嶇跋履初不言倦每見林薄蓊翳清溪縈洄則解衣盤礴嗒焉忘返或至山水奇絕之處則攝衣而登踐苔捫蘿凌犯危磴從游者方戰悼危慄而翩然獨詣直躋其巔宿萬山之巒必晨起以觀煙雲之變態島嶼之出沒情境所

會輒歌不已嘗一登洞庭兩游白嶽窮台宕之幽峭覽天都之奇勝陟天目臨寶陀幽絕處皆有題咏短吟長什無不可誦所著有制草若干卷歇菴集若干卷行于世計聞予祭葬謚文簡

胡瀚

胡瀚字川甫餘姚人也七歲端重如成人一日問塾師曰學孔孟以何爲入門塾師大異之其從父支湖公召語之曰孺子願學乎學在心心以不欺爲主瀚唯唯著心箴罔就質於王文成公文成公曰吾小友也時王公畿錢公德洪皆與爲忘年之交會講學天

眞書院主朱學者疑陽明宗王學者論考亭淅曰考
亭當註疏附會之時不得不櫛糈茹粹以發蒙陽明
當支離割裂之後不得不指點頭顱以證世俱正法
藏雖異而同學者服之淅於博士家語若不經意而
語必驚人嘗謂於一第承蜩易耳然數奇鈎覵晩乃
以貢得華亭訓導尋敎諭崇明歸至今吳門稱淅者
以爲安定遺裔云築室今山署曰松篁小塢歸臥其
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爽焉自得病革爲詩示兒
孫神色恬正庶幾去來翛然者有今山文集一百卷
行於世

季本

季本山陰人既受學精思力踐慨然以聖賢爲可學
而至常兢兢磨鍊於事爲朋友之間患世之學者以
自然爲宗忘其所有事習於惰而偷自便也曰心之
本體原戒愼恐懼天命靡寧主宰常惺猶之龍矩則
常定潛見飛躍隨所遇而時應是以警惕主變化也
彼以自然爲宗而不知惕若有同出於虛而卒流於
物欲者矣患世學以講經爲病狥偏見蔽曲說任胸
臆之所之而去道愈遠也覃精於六經深研妙詣多
所自得始明德童年時於經義務深悟既知學引伸
觸長益有妙契文成存時與書言看經書取其有益
於學而已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爲所縛雖特見妙詣
一時不無開發之益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有反爲
之障而不自覺者矣後學成歐文莊亦以習心流注
箴之蓋師友切磋入微者如此明德舉進士官監察
御史以論禮補外卒後門人祠祀之謚曰明德先生

徐渭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幼孤性絕警敏九歲能屬文年
十歲倣楊雄解嘲作釋毀二十爲邑諸生試屢雋胡
少保宗憲總督浙江或薦渭善古文詞者招致幕府
筦書記時方獲白鹿海上表以獻表或召渭視之渭
覽罷瞠視不答胡公曰生有不足耶試爲之對具藁
進公故豪武不甚能別識乃寫爲兩函戒使者以視
所善諸學士董公份等謂孰佳者卽上之至都諸學
士見之果賞渭作表進　上大嘉悅其文旬月間遍
誦人口公以是始重渭寵禮獨甚時都御史武進唐
公順之以古文負重名胡公嘗袖出渭所代謬之曰
公謂予文若何唐公驚曰此文殆輩吾後又出他人
文唐公曰向固謂非公作然其人誰耶願一見之公
乃呼渭偕飮唐公深奬歎與結驩而去歸安茅副使

坤時游於軍府素重唐公嘗大酒會文士畢集胡公文隱渭文語曰能識是爲誰筆乎茅公讀未半遽曰此非吾荆川必不能胡公笑謂渭茅公雅意師荆川今北面於子矣茅公慚慍面赤勉卒讀謬曰惜後不速耳其爲名輩所賞服如此渭性通脱多與羣少年昵飲市肆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嚎囂不可致也公聞反稱善時督府勢嚴重文武將吏庭見懼誅責無敢仰視者而渭戴敝烏巾衣白布澣衣直闖入無忌諱公常優容之而渭亦矯節自好無所囚請然性豪

恣間或藉氣勢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及宗憲被逮渭慮禍及遂發狂引巨錐剚耳刺深數寸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渭爲人猜而妬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至是又擊殺其後婦遂坐法繫獄中憤懣欲自決爲文自銘其墓卒以援者力獲免既出獄縱遊金陵北客於上谷居京師者數年獄事之解張宮諭元忭力爲多渭心德之館其舍旁甚驩好然性縱誕而所與處者頗引禮法久之心不樂時大言曰吾殺人當死頸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遂病發棄歸既歸病時作時止日閉門與狎者數人飲噱而深惡諸富貴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與見者皆不得也嘗有詣者伺便排戶半入渭遽手拒扉口應曰某不在人多以是怪恨之晚絶穀食者十餘歲人問何居曰吾啖之久偶厭不食耳無他也尤不事生業客幕時有餽之兆絨十許匹者遂大製衣被下及所嬖私褻之服靡不備者一日都盡及老貧甚鬻手自給然人操金請詩文書繪者值其稍裕即百方不得遇窘時乃肯爲之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已乃以給費不即餒餓不妄用也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疇莞破弊不能再易至藁寢年七十三卒

黃珏

黃珏字玉合餘姚人性廉靜朴厚八歲始能言言輒有中時喪母哀毀如成人以庶母讒失愛於父而孝父益篤父令諸子析爨於家貲聽諸弟所欲及父没竭力治喪一不干具弟毋譏語及母輒涕泣不能食家祭祀極誠敬將之有富人兄弟欲訟者沮弗聽請絶交事得解兄聞之大感奉金爲謝珏笑曰吾言義也不可以圖利終不受平居以教授自給晚益空乏而胸中曠然依婿劉景祚以居與太原王萬石陳郡謝肅爲文字飲疾病謂子熙曰吾歸矣汝善持而身

語畢正衣冠端坐而逝

吳宗元

吳宗元字長卿山陰人其上世有諱翥者以學行聞門人私謚爲文簡先生後遷爲諸暨人宗元孕十有四月而生幼穎智屹如成人蚤失父事母甚恭夢白衣人謂曰汝壽止此今以汝子孝特延一紀疾果瘳宣慰使辟用之大息曰母耄年得力田爲養不啻足矣力辭免歷十二年母以高壽終宗元號慟幾絶服除久每語及輒嗚咽流涕如新喪已念父母没唯教子孫毋析居乃可以繼先志詣浦陽鄭義門謁焉得其家範數千言以歸如獲寶璐力遵行之庭無間言和氣所感家有犬病足子啣食哺之宗元益堅志自力製家教一篇訓飭剴切洪纖無不及而惠利隣族之事居多宗元性恬冲於物無忤貌臞澄山聳出言不緊而咸中肯綮其與人熙然如春頗嗜音樂自造短簫長可六七寸遇風日清美輒箕踞坐吹之聲振林木晩歲視聽行步如少壯歲時坐中堂子康髮盡白諸孫鴈行以進次第舉觴爲壽宗元頹如也及卒朞功緦麻且千指就位而祭州里更相弔十數里哭聲嗚嗚不絶云

孫鑨

孫鑨字文中餘姚人嘉靖丙辰進士除武庫郎轉職方數年　肅皇帝齋居久錮言事諸臣屢興大獄上疏極諫中人憚　上英察秘不以聞遂移疾歸　穆廟初起南文選歷尚寶鴻臚光祿卿時江陵奪情以兄忤乞休家食十年丙戌以原官　召進大理卿時吳時來爲御史大夫更律例多紕盭不可行下法司議鑨爭之強兩請　上是大理議已進刑部侍郎吏部庚寅遷南吏部尚書尋以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上特簡汪遷冢卿是時事權初歸銓部人情杌揑中旨譙讓諸曹郎鑴俸削籍者踵屬屹然不動遷除大政不謁內閣道遇閣臣亦不避新建積不平于是有紀綱疏意主會推令諸曹舉上　請以杜專擅疑議寢格給事史孟麟上疏力申其議新建益恔而閣部水火矣鑨感　上知遇汲汲以人才爲已任集思廣益欣然舍已意廓如也癸巳春大計京朝官考功郎趙南星慷慨矢天日曰法之不行自親昵始首摘其姻戚都給事王三餘而鑨亦黜其甥呂徹昌自是部院臺省莫敢以意奸其私人者而城社之黨紬亡何自簡至　嚴旨以專擅切責已又以回奏不認罪

奪俸錮考功郎三秩于是去志益決獨以權黨二字不可遺後患乃上疏申職掌報聞堅卧乞骸　上遣中官賜以羊鐔請益力疏累十上賜傳歸踰年卒鐄純誠質行與人煦煦長者意所不可責育莫能奪真不忝忠烈之裔矣

俞漢遠

俞漢遠上虞人能詩書嘗膺保舉寓京師時吏部郭尚書知其能畫使人召之不赴召者曰冢宰人欲求一見而不可得子何獨不往漢遠曰吾以隱薦詔來今往爲之畫使他日得美除人將謂以畫得之耳不往後卒旅邸貧無所蓄鄉人裒金爲斂之

補遺

陳思道

陳思道字執中浙江紹興山陰人父谷深居鑑湖濱且耕且讀教授鄉之子弟生四子思道最幼負奇氣穎悟出倫日記數千言見者每以公輔奇之及對人言曰吾必爲吾父償書債洪武三年開科取士遂領鄉薦登乙丑進士授刑部主事執法不回二十年朝廷知其賢擢兵部右侍郎益勵風節雖至戚信友不敢干以私由是名譽日彰　寵遇日盛二十一年轉禮部左侍郎二十二年三疏乞歸養家居不植生業儼然居官之日郡邑長令非有大政造廬請議不得一見與鄉人處則恂恂如也善屬詩文時推正直有行義者必以爲稱首云

葛啟

葛啟字蒙吉上虞縣人永樂二十年徵修大典人監除陝西道御史巡按湖廣建言謫莘鄉知縣致仕

朱賡

朱賡字少欽號金庭山陰人隆慶戊辰進士由庶吉士授編脩脩撰與脩　兩朝實錄充經筵講官　上方冲齡嗜學每道講開陳明盡　上輒稱頫受之一日聞宮中娛情花石因講宋史花石綱極言羣小騷奪害民甚大　上退戒左右曰講官言可畏尋以講讀勞加俸一級改吏部左侍郎教習庶吉士尋陞禮部尚書諸宗室請封往苦吏胥求索乃盡爲查給有難之者陰令人往司封所檢得誥軸盡給之諸宗咖德不置丁繼母憂歸賜祭葬襄事尋故讀書東武山建逍遥樓偃卧其中者十有三年　上念舊學以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至則備陳礦稅爲害引唐玄宗宋徽宗爲戒詞甚剴至　上優詔褒美之會

工部據例請殿門工廢謂此嘉靖三殿故牒令軍興旱潦所在若洗而所入礦稅原爲大工者不得用一錢不此之請謾言任牒使　皇上無以示信天下非所以光　聖德乃審具揭呈進　上覽之大悅遂傳旨緩工令擬諭以進因備陳礦稅原爲大工信不可失乃下諭封礦所在稅課改有司徵以其半濟工詔下海內歌舞若更生焉已疏請釋逮華司理鈺等十餘人于　詔獄而曹御史學程以語東事忤　旨繫稅監梁永誣咸陽令宋時際咸寧令滿朝荐変扨稅銀有　旨逮獄咸力疏懇救獲免于罪矣焉久以

病請告　上不允會長子納言卒至一慟而疾劇亡何卒先是欲悉數時政叩閽以請及病危乃括而當尸諫　上優詔報可將華乃張目問曰　上意若何額而謝者再享年七十有四病中自撰名曰茶史食茶者以苦語人不知惟食者知之問以苦何如亦竟不能吐一語也大臣之遭憂離愍若此信稼穡代食之惟寶矣

孫　鑛

孫鑛號月峰餘姚人甲戌會試第一二甲四名授兵部主事調禮部尋調吏部歷稽勳驗封考功文選管內外大計區別精詳輿情貼服甲申陞太常少卿丁艱復除常少右通政擢都御史巡撫山東陞刑部左侍郎改兵部經畧薊遼加陞右都御史陞南京兵部尚書丙午加太子少保回籍文章事業卓然一時固其識力之過人至于忠孝大節則得之家傳者素也

孫如法

孫如法字俟居餘姚人中萬曆丙子順天鄉試癸未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建言謫廣東潮陽典史未及起用而卒如法之曾祖即忠烈公其父即冢宰鑨忠貞大節眞不愧祖父者

人物考卷之五十二目錄

浙江金華府一

宋濂　王禕
呂文燧　徐原
諸葛伯衡　許存仁
朱廉　傅藻
朱文　張孟兼
葉儀　范祖幹
馬廉　廉懷德
李畢　蘇友龍
鄭淵　吳沉
鄭濂　鄭濟
鄭沂　鄭湜
鄭棠　鄭楷
李希明　何士英
吳履　劉辰
張壽祖　胡翰
汪仁壽　江與立
盛本源　何壽朋
董仁仲　朱肇

楊芾　樓璉
王紳　金信 附子聲
鄭栢　鄭欽
龔泰　戴元禮
貝泰　邢旭
徐玘　謝忱
陳俊　包珂
盧膺　章聰
王稌　李敘
杜桓　馮傑
潘璋　樓澤
宗祉　姜璉
龔永吉

浙江金華府一

宋濂

宋濂字景濂金華縣人在娠七月即生爲嬰兒時苦多病每風眩輒昏迷數日年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二千言同肄業者日暮罷歸其所讀皆成誦九歲爲詩歌有奇語人呼爲神童年十五六里人張繼之邀至別墅問以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背以一月爲答初不之信抽架上雜書俾即記五百言乃以指爪逐行按之按畢輒背一字不

遺繼之告其父尚書公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其父乃携入城府受業於聞人夢吉受以春秋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濂即列國紀年能悉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即知爲魯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覆之無少異者且兼通易書詩及周禮諸經爲舉子業每出諸生右會吳貞文公萊授經於白麟溪上攻古文辭濂欣然往從學之未幾悉得其閫奧自是文章之名籍然著聞矣居無幾何吳公解館而歸濂嗣主教席子弟相從讀書講道東明山中時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溍皆大儒禮以友道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東號爲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景濂以絶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適之不止駕風帆於大江中孰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至正己丑用大臣薦擢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以親老不敢遠違固辭會世亂益韜晦不事表顯乃與弟子入龍門山著書二十四篇龍門凝道記及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濂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歌百氏之說悉得其旨要至於佛老之學亦所研究用其義趣裁爲經論誠意伯劉君基謂其

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佛老語以資戲劇嘗猶飫粱肉而茹茶飲茗耳歲乙亥冬　高皇帝定鼎金陵遣使者樊觀奉書幣造門徵之濂遂幡然應詔與青田劉基麗水葉琛龍泉章溢俱見　上尊重之建禮賢館以居語必稱先生而不名七月命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陳友諒平乃撰平江漢頌　上大悅賞十月奉旨入內授皇太子經遇綱常大義明白開陳再三言之而不倦　上深嘉歎之壬寅八月　上召濂及與國孔克仁講春秋左氏傳畢濂起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

司定也是月告歸省親有白金文綺之賜甲辰十月
改起居注濂侍 上左右知無不言補益甚衆明年
乙巳正月 上御端門與論及黃石公三略且曰釋
之濂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
願 陛下留意講明之 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爲治
之道但三略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 上召丞相
李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與其民無牛者勿取其
祖丞相退 上顧濂曰向所言事當乎對曰民富則
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捐利於民實興邦
之要道也三月臥疾 上曰老宋起居何久不見繼
聞在告乃憂形於色謂侍臣曰爾往傳命俾歸金華
山父子祖孫懽然同聚疾必速愈愈且速造朝乃賜
金帛 皇太子致贈有加焉六月上箋謝恩復奉書
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毋怠惰毋驕縱修
進德業以副天下之望 上覽書喜甚 上每與羣
臣言其淳謹君子輔導有方眷遇甚隆吳元年二月
設三局一曰律局二曰禮局三曰誥局徵儒士徐大
章梁寅分寘各局以濂等領之既而丁尚書公憂服
除詔修元史爲總裁官兼修禮書六月除翰林學士
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三年二月 上御東閣

濂等進講大學至有土有人反覆陳說 上加納之
七月元史成賜金幣有差其筆削倣春秋末著順帝
不綱風憲皆爲不捕之猫將帥盡成反噬之犬由是
羣雄角逐九域瓜分人以爲至論時甘露屢降濂擬
頌 上問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
不於祥於其仁是以春秋不書祥而紀異爲是故也
皇上留神至治以得仁賢爲瑞以臻和豐爲祥視前
代植金莖以承液誇嘉瑞以紀年者不侔矣 上姪
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濂曰文正罪固當死 陛下
體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 上嘗言古
之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
安心神怡康卽神仙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
梁武好佛而異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之使移
此心以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治乎 上深然之 上
嘗祀方丘患心不寧濂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於
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 上稱善久之後失
朝左遷編修十二月遷奉議大夫國子司業國子多
大臣子弟蒞之以莊率之以正日進諸生立兩序據
坐執經敷揚閫奧之旨教以孝悌忠信之道學者帖
帖遵從四年七月坐考祭禮遲滯與魏觀同謫濂授

安遠知縣五年二月召爲禮部主事六月嘉氏生於
句容　太祖命濂撰嘉氏贊濂之忠誠久而彌篤
皇太子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諭使歸於道讀書至
切於政教及前世興亡之故必拱手揚言曰君國子
民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義
皇太子毋斂容嘉納　上嘗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
濂請　上讀眞德秀大學衍義　上覽而悅之令左
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諦觀之六年正月以樂人
張唯等爲編修入文華堂肄業命濂爲之師　上聽
政之暇幸堂中評文優劣每食太子親王迭爲之主

上御西廡大臣皆侍坐　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
黃老事令講析俾在坐者聽之濂既如詔復言曰漢
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
服之臣以爲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與
學校教民則禍亂無從作矣刑罰非所先也　上謂
濂曰朕之爲君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
自逸對曰　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願　陛下
愼終如始　上御齋室濂侍坐　上問三代曆數封
疆之修短廣狹濂歷言之且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
仁義故歷年多後世莫及　上嘉納七月陞翰林侍

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仍兼贊善大夫
奉詔捜萃歷代姦臣之蹟編爲辨姦錄及進太子諸
王各分賜焉初　上作祖訓錄至是書成命作序諭
以大意濂歷言帝王之道及　皇上創業之艱以致
箴戒之意於後人　上稱善命刻於篇首嘗侍　上
至後苑觀稼　上曰農事成矣對曰國以民爲本民
以食爲天　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生民之勞苦
實盛德也　上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對曰上古
載籍未立不專讀誦而尚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躬
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教化者乎八月奉旨纂修大

明日曆一百卷擇言行之大者爲寶訓五卷總裁其
事朝夕禁中至七年五月乃成十一月孝慈錄成八
年正月　上與濂論用人　上曰人材不可一槩而
論賢能之士或有隱於老佛卜筮負販者顧在上者
能拔用耳否則有志不得上達多矣濂對曰誠如
聖諭三月洪武正韻及大明律成俱爲總裁九月侍
皇太子親王遊中都隨處規益既歸　上諭曰皇太
子留心治道卿等居常諷諭庶廣識見幸善調護之
濂自以布衣沐非常之遇誓竭誠以報國凡　上有
所任使靡晝靡夜躬閱載册書於牘進之或覆視於

删一字不遺在朝日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
朝享宴慶禮樂律暦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
及勳臣名卿焯德耀功之碑承　上旨意論次紀述
咸可傳於後世在　上前所陳說不爲文飾隱蔽雖
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常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
欺耶故　上久而益信其誠欲俾參大政辭曰臣少
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　陛下之恩大
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　上愈厚之每宴見必命茶
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
退屢有所建明召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不善又

問否者爲誰濂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縱有臣
不知也卒無所毀或命賦詩爲文必寓忠告嘗奉制
詠鷹令七舉足卽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　上欣然
曰卿可爲善諫矣然濂絕不以語人至於應制之作
亦不留藁署溫樹二字於屋室之壁有問及内事者
指以示之　上嘗與濂飲素不勝杯勺舉觴卽辭
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　上觀笑親御翰
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且曰
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　上召賜坐
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於卮以賜

濂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壽故與卿共之耳皆異
恩也九年四月將有事於方丘適有晉王妃之喪命
濂考古制以聞對曰按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
社稷越紼而行事喪服傳云宮中有喪三月不舉祭
旣葬而祭宋王珪司馬光王安石皆以爲祭天郊社
之禮國之大事聖人所重雖有三年之喪亦不敢廢
示有尊也　上然之五月　上謂濂曰自古有國家
者未有不資賢才而能獨理秦之時張良陳平韓信
皆隱屠釣漢高用以成帝業今山林巖穴豈無超羣
拔衆之才茲欲羅致之其道何由濂曰取士莫善於

鄉舉里選用人莫善於因能任官任官莫善於久居
不遷古有是論而　陛下行之得才之效莫過是矣
六月　上以濂久典制作宜勞爲多特拜翰林學士
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　上每謂濂曰朕以布衣爲
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
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屢辭謝不敢
奉詔至是詔徵冢子璲之子愼爲殿廷儀禮司序班
未幾復召介子璲除中書舍人　上時休假輒命題
試璲與愼而戒飭之　上笑語濂曰朕爲卿教子孫
濂或奏事久稱倦　上命璲愼共扶下殿祖子孫三

世皆宮內廷當世以為異事復以艱於行步特詔
皇太子選良馬以賜　上親作良馬歌復詔羣臣咸
作之以寵耀焉濂益感激不自寧　上以濂年且至
不可煩以事十一月有致政之詔加贈其父為嘉議
大夫禮部尚書誥辭皆　上所親製天下榮之濂行
既有期　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幸
相待數日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月時詔許
言事朝臣有　上疏萬餘言者　上厭其迂愆怒欲
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誹謗
罪當誅　上含之而罷怒未解召濂對曰彼應詔上

疏其心為國耳烏可深罪乎　上默然已而　上覽
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
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幾不
誤罪言者耶　上嘗廷譽濂曰古之人太上為聖其
次為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而未嘗有一
言之偽誚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誠所謂
君子人乎十年二月濂辭歸瀕行賜金幣文綺及
御製文集皇太子賜以衣三襲　上又問卿今年幾
何矣濂曰六十有八　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
作百歲衣也濂叩首謝　上復囑曰大江漲不可舟

卿宜循內河達家庶幾無虞仍俾慎護行至家即拜
表遣慎詣闕稱謝仍上箋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
要　上賜詔褒答初將辭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朔
遂入朝越十四日見於端門　上佇想已久延問累
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皇太子諸王皆驩動顏色越
翊日　上降勑符遣儀曹奉醪膳諸物抵寓館以賜
自是日侍　上遊歷觀宮闕盤旋禁禦詢諮備至便
殿侍食日晏始退恩禮之優羣臣莫敢望寺人衛卒
見其至皆以手加額相推擁迎拜恐不得先覩之留
朝七旬餘　上重其還而難言之濂以歲暮力辭還

復遣中貴人賜上尊至於道所經行皆　上為指畫
既行數日　上問璲曰爾父道中無恙否璲以安對
未幾復謂璲曰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曩時
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璲叩首謝曰非
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濂德重而不居
位顯而彌恭既司制作之柄造門求文之士先後相
繼蠻夷朝貢者數問其安否日本高麗安南使者至
購文集不啻拱璧而濂退然自持似不能言者朝廷
有大議問問引古今辨說不少有所回性命之理晚
而益究其極外物之往來視之若不相干嘗曰古人

之爲學使心正身脩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散也故作事不尚表暴務合乎義教人皆隨其質而導之使入於善與人交和易任眞無鈎距爲所紿亦弗與較臨財廉非其分不取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饑而死不可苟利而生權要及有力者苟非其人雖置金滿橐求一字不肯與縱不得已與之亦不受其餽謝日本使奉勑請文以百金爲獻卻不受上以問之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　上深然之貧賤人情有可哀欲發潛振幽卽而然爲之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人爲多接引

後進惟恐弗及天下之能文者多經指授朝廷英俊咸以爲法雖以貴顯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不事生產不置田宅或勸爲子孫計則曰富貴豈一家物吾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不觀及致政歸青蘿山隱一室曰靜修終日閉戶纂述入不見其面藏子孫苟至城市姻婭有以郡縣事爲託者皆峻謝之或談及時事輒引去不與語切於仁愛閭民有困乏者食爲之不陶濂祀近甚明夜置燈於几臥絺帷中能閱蠅頭小書一黍上能作十餘字皆可辨晝不飲酒寡嗜欲所著文有潛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龍門子二卷浦陽人物記二卷已傳於學者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歸田以後所著計四十卷十三年冬孫愼以罪被刑舉家當寘重辟　上念舊臣特赦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辛子夔府年七十二

王禕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自幼秀爽奇敏及長長身嶽立屹有偉度習古學師事黃溍戊子元政亂禕爲書數千言上時宰危素張起岩並薦不報隱青岩山著書戊戌徵署中書省椽商略幾務　上每稱子充不名問與論文章稱善因命釆故實爲四言詩授太子辛

丑進平江西頌　上覽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授江西儒學提舉司校理外艱乙巳除侍禮郎兼引進使定議禮制遷起居注丙午升同知南昌府禕披榛莽建府署撫瘡殘集徙散收廩賢士搜除奸蠹經理廢壞郡得安輯賜黃金帶丁未召議卽位禮忤旨洪武元年降漳州府通判尋上疏言上天以生物爲心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有時而肅殺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不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洪武二年召修元史爲總裁官徵逸士汪克

究胡翰宋僖陶凱等十六人爲纂修官開局天界寺禕史事擅長裁煩剔蕪力任筆削書成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三年預教大本堂經明理達善開導召對殿廷必賜坐從容宴語未久奉使土番尋召還五年往諭雲南六月至諭梁王亟宜奉版圖歸職方不然天討旦夕且至梁王不聽館別室數日又諭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于鋒刃曾不聞元綱解紐天兵西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恃險遠旅拒明命龍驤鷁艦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駭服有降意會元遣使脫脫至雲南覘

梁王有二心欲追殺我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決匿禕於民間脫脫鬬之請梁王不得已出與脫脫相見脫脫欲屈之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爝火餘燼尙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有死而已顧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旦夕至六年十二月竟被害瘞地藏寺北年五十二子紳字仲縉博學能文洪武二十九年走雲南求父遺骸不得述滇南慟哭記建文元年四月紳上言父死節狀下翰林議贈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正統六年又贈翰林學士謚忠文

呂文燧

呂文燧字用明永康人元至正之季民反處州爲盜轉掠而東陷永康發諸縣繹騷弗寧文燧散家財數千萬與弟文燁合謀募里壯強子弟得三千人將之與盜屢戰盜敗走復其邑斬獲甚衆呂氏之聲聞東南朝廷三授以官皆辭不受用事者聽讒殺其弟卒不敢怒而爲之盡力大臣義之承制表其閭而復其家婺之巨室細民幸不遇盜者悉歸功呂氏是時永康有呂氏隱若巨鎭焉　太祖旣克婺乃藉兵甲詣轅門降　上大喜特命爲左副元帥兼知縣事時文

燧以事留杭未返命其弟文炟攝之比還復召爲庸田司經歷改中書省管勾江西行省都事權知廬州府至官三月浙西平更授嘉興知府松江民作亂窺嘉興覘知之走使者告李曹公文忠賊始據城曹公兵卽至遂就擒諸將欲屠城文燧爭曰據城者賊也城中民何罪釋不屠民德之滿三載入朝奉詔持節諭闍婆國洪武三年十一月次興化有疾卒于驛舍年五十四鄉人聞其卒皆哭泣相弔喪歸髦倪迎拜於道數十里不絕卒之明年嘉興佐貳以下坐鹽法死者數千人有司以嘗署名公牘例籍其家　上特

諸歸之曰吾知呂文燧誠信人必不圖姦利且殁於
使事可念也時呂氏家逮繫縣獄鄉人哀之如親戚
及詔歸其家乃皆舉手相賀

徐原

徐原字均善蘭溪人也少從吳禮部遊與吳沉童梓
爲友博覽羣書以詩文名世所著有五經講義強學
齋文集數卷　太祖取婺州與吳沉同命爲訓導歷
王福建江西考試攷之皇明政要及元綱目云太祖
改婺州爲寧越府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
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爲訓導時

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弦誦之聲按徐公原
爲國初聘臣兩主試事官雖不顯而文學不在吳沉
後政要綱目俱稱其有功學校焉

諸葛伯衡

諸葛伯衡蘭溪人也少清介持名節從郡先生游獲
聞前輩緒論力求實踐鄉里咸推重之洪武初以薦
授北平雜造局大使不以家累自隨出入無車馬遇
雨輒草履行泥塗中弗厭也遷趙州吏目州有建峯
廟廟有青蛇惑人凡入人家必有禍伯衡殺青蛇罪
巫者民以不惑以左春坊大學士董倫薦召問治道

對以聖明之世紀綱正而法度脩民皆安業但廉恥
之道輕耳上大悅擢陝西叅議以道途遠近定轉輸
法民甚便之後改廣東叅議卒子官金華杜桓爲作
小傳稱爲清脩直亮之士

許存仁

許存仁名元以字行浙之金華人祖謙學於金履祥
得朱子傳學者稱白雲先生元末　高皇幸金華訪
求其後召存仁朱至而乘輿已還乃驛赴京師一見
與語大說曰何相見之晚也拜京學教授仍命入傳
皇太子及諸王歲乙巳九月丙辰朔置國子學設博

士助教學正學錄典書典膳等官以存仁爲博士丙
午五月　上發濠梁省陵墓命從行八月壬子命存
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書洪範至休徵咎徵之應
上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
類應今宜體此下修人事上合天道然豈特爲人上
者當勉哉爲人臣者亦當脩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
格天之本也吳元年四月　上至白虎殿見諸子有
讀孟子者問曰孟子何說爲要對曰勸國君以王道
施仁政省刑薄稅乃其要也　上曰孟子專言仁義
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天下豈不定于一乎冬

十月丙子定國子學官制陞存仁為祭酒最見禮遇出入兩宮且垂十年自稽古禮文之事至於人材進退時政弛張無不預議及修舉廢墜更規設法以教國子條例數十事皆見施行會存仁嘗以學宮什器用諸私室言官以移用官物坐之章入 上覽之笑而已適浙江僉事程孔昭劾奏存仁駐杭娶妾飾粧以象牙非師臣體乃詔勿治安置韶州既至韶卽張文獻公祠以居好事者繪為南華謫居圖後遇赦還卒

朱廉

朱廉字伯清義烏人也自少刻苦勵志淹貫經傳悉領要義既而學文于黃溍遂以文章知名國初知府王宗顯器其材辟為羣學師及浙東行省右丞李曹公文忠開鎮嚴州尤加禮敬遂移長釣臺書院未幾丁外艱洪武三年詔修元史 聖朝日曆起為纂脩官史成拜翰林編脩八年乘輿巡幸中都命廉扈駕至滁州北至中都進詩十首 上覽而大喜曰佳詩朕為汝和有頃召廉賜和詩六首當時以為榮既而授經楚府尋陞長史久之病瘖遂致仕而歸窮經講誦探研聖學嘗取朱熹語類摘其精義名曰理學纂言其為文謹嚴精密有文集一十七卷

傅藻

傅藻字伯長義烏人也受業黃溍以文章知名洪武五年由本縣儒學召對稱旨授翰林編修尋改應奉文字拜監察御史擢東宮文字出知武昌府陞河南按察使所至皆著聲稱藻奉勑按鳳陽獄道途所見輒成紀行詩若干卷率有關于風教一日召對華蓋殿以詩呈進 上覽之悅作和章四首賜之

朱文

朱文字悅道浙之義烏人也從王禕游學博才贍剛方少許可人洪武六年舉明經授知星子縣廉介自持興學勸農奏其縣山高風冷春意來遲艱于採茶上可其奏遂罷茶貢人惠之後陞贛州府同知盡心撫綏秩滿民遮擁留至今贛民祠祀之

張孟兼

張孟兼浦江人為人伉爽不羈其文每為誠意伯劉基所愛重數稱其才干 上嘗召視之曰生骨相薄仕宦徐徐進乃可耳毋驟也未幾除山東僉事廉勁疾惡摘發無所貸吏民見其行部皆凜然堕膽陞副使時布政吳以僧獲顯秩每加陵侮上怒論棄市

葉　儀

葉儀字景翰金華人也受學于白雲許公公語以學者必以五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儀朝夕惕厲研究奥旨已而授徒講學士爭趨焉其語學者曰聖賢言行盡于六經四書其微辭奥義則近世先儒之說備矣由其言以求其心涵泳從容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己意而妄有是非也王師下金華召儀爲五經師以老疾辭隱居養親所著書曰南陽雜藁等集炎沉稱其理明識精一介不苟安貧樂道死而不變

范祖幹

范祖幹字景先金華人也授業許白雲之門悉得其旨趣其學以誠意爲主而嚴之以慎獨持守之功引誘學者惓惓真切惟恐其不入于善四方士夫嘗問安否爲斯文重經戊戌天兵下婺與葉儀以大學進尋辟爲諮議以親老辭李文忠時守嚴郡特加敬禮恒稱師而不字幹篤孝郡守王宗顯立純孝坊以表之學者稱爲純孝先生所著有羣經指要讀詩記大學中庸發微栢軒集若干卷藏于家

馬　廉

馬廉字原清東陽縣人幼有操志博通經史洪武初薦授德清丞招徠流離撫綏凋瘵甚得民心既而調丞壽陽有僚卒于廢寺得埋金五十兩以進廉命簿錄其數藏于官帑後歷遷山西按察司副使在官讞獄詳明民無寃滯以親老請謝政詔進一階致仕卒鄉人爲傳其事私謚曰孝廉

唐懷德

唐懷德字思誠金華人仲友七世孫性敏好學受業許謙六經百家之言無不研究其學以濂洛爲宗粹然一出于正廉訪副使暢篤聘講淮陰聞者傾服武

威余闕持節海右特傾下之或請闕書楊雄九州箴未知所出懷德即援筆寫之不遺一字嘗與宋濂宿錢塘辨諸子是非凡九十餘種歷誦其文以對如撞巨鍾隨應靡推其博思誠曰徒博陸澄之書廚耳吾則藉之以窮理而施諸事也用部使者薦擢金華縣學教諭遷衢州學錄卒所著有破萬總錄六經問答鉤玄集書學指南存齋稿百有餘卷

李　曅

李曅字宗表其先汴人元季徙家錢塘少從永康鄭濤游濤奇其才以女妻之避兵金華翺翔永康東陽

一邑聞國初有司舉奏補國子監助教未幾以病免歸卜築永康奎山下講學授徒與諸詩人唱酬爲樂略不以貧窶介意其詩一出李杜二家機軸天台徐一夔稱其緣情指事機動籟鳴無窮搜苦索之態而語皆天成有盛唐家法識者以爲確論門人唐仲匙編其詩文爲草閣集凡七卷子蘷字公載亦能詩嘗被薦爲宜倫縣丞所著有鈞谷集

蘇友龍

蘇友龍字伯夔金華人暹之後嘗學經于許謙以才推充府吏入閩海爲差奏汀寇謀襲臨漳遣友龍督長吏爲備長吏欲藉民爲兵友龍曰民不知兵久矣一旦藉之必大致紛紜此非禦盜是增盜也長吏問計將安出友龍曰吾知所處矣閱兵籍得放逸者二千使帥之擊賊竟獲其首禍者再轉江浙行省吏書紅巾犯杭州官吏多逃惟叅政樊執敬坐堂上以死自誓友龍說曰明公以身死國義則得矣如一城生聚何今城中衆不下數十萬公庫金帛以萬計與其委諸盜曷若募民使戰耶戰而不勝就死未晚樊不能從上馬迎敵而死友龍與楼李楹謀以蘇李署號召民殺賊一人即携首受錢一百五十緡民持刀爭奮數日之間獻馘充庭未幾辨章兵至破賊走之友龍絕口不言滿考謁選擢授蕭山尹縣爲吳越要衝師旅經從無虛月誅索要多不少㧕意則侵掠居民友龍儲峙既充有犯者擒置于法士卒入城如見大將不敢出語相誰何會歲儉弛湘湖之禁以利民不足啓常平倉以賑饑者僚屬力沮之友龍大言曰啓天子粟活天子民有何不可倘有譴責吾自任之民賴以生者蓋數萬計改本路總管府經歷未任轉行樞密院照磨陞行省都事叅政石林宜孫分省處州請友龍與俱友龍勸其禮賢下士安輯流亡招徠羣盜撫之以恩衆心翕然處多盜征行吏多受盜金既降而復叛友龍秋毫無所犯已而浙東悉入 皇明版圖而七閩猶未附怨家告友龍長子仕閩坐徙滁陽遇赦還卒于家

鄭淵

鄭淵字仲涵浦江人也德璋曾孫祖文轟父鉅淵性孝母疾侍湯藥年餘弟離病革思食西瓜既食而卒後見瓜輒泣終身不忍食之因念母得牘疾繼喪父哀毀骨立服除猶哀慟遇忌日哭猶如初喪歿身不變從學宋濂以古文知名于時所著有遂初稿讀文

類及辛宋太史表其墓曰貞孝處士

吳沉

吳沉字濬仲浙江金華人故元國子博士師道子也博學有文累徵爲縣庠訓導辭不就洪武十二年薦授待制十一月甲午朔日　上觀漢紀顧謂沉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一家之内父子不異貲其父經營儲蓄未有不爲子計者父子而異貲家必隳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損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丁酉　上論持身保業之道又謂沉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

防謹小行而無已者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必至於成大惡常人且然況人君乎又曰安生於危危生於安安不克慮則能致危危而克慮則能致安在能謹與否爾　上御奉天門視朝畢謂沉曰人君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眞切事也沉曰求之於古行者鮮矣是故亂日常多治日常少　上曰使其眞知賢者與治其國何有不好眞知諫者在於忠已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眞是以於已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必來沉曰　陛下之言及此國家何幸焉十二年十二月以事降編修十三年六月丁卯復以爲待制沉薦教授童冀儒士吳愼遣使徵之十四年冬十月辛酉給事中鄭相奏言尊無二上稱臣於東宮是並所尊矣沉駁之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胡得而異焉請凡啓事東宮如舊制　上從之十五年十一月以爲東閣大學士十六年二月　上將享太廟沉進精誠錄先是　上謂沉曰朕閱古昔聖賢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

以三事以類編輯至是書成　上覽而善之命沉撰序三月沉因講周書至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　上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誅正卯沉進曰書言去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　上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蓄毒藥不急去之必爲身患小人巧於悅上忍於敝下人君若喜其順已而恣其所爲將無所不至矣沉曰小人中懷好邪而言似忠信不可不察　上曰然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爲者不顧非義乃牵合附會曰是不可不爲人主不樂爲者不顧有益

於國家亦牽合附會曰是不必爲此誠國之賊也自古知人固難而知言亦不易八月丙戌以進講後期降侍書尋改博士十九年七月丁丑卒沉富蓄遠覽常因奏對誤遷渭源教諭未行改典籍陟大學士考功監劾其怠事降侍讀終博士三仕三巳無喜慍人以此多之

鄭　濂

鄭濂字仲德浦江人也淵之從弟性寬默喜怒不形人稱長者主家政二十年子孫從化諸婦寡必守節一家同居歷宋元至洪武十四年有以寄鈔事証其家者從弟湜代詣吏濂謂曰我家長當罪于是兄弟爭就獄事聞　太祖慰諭之因問以治家長久之道濂以謹守家規對　上嘉賜酒饌遂命除湜福建布政司參政後復有盜糧証其家者　太祖曰鄭氏義門焉作此事後濂以事坐死弟洧就吏死于京人哀之私謚曰貞義處士

鄭　濟

鄭濟浦江人也濂之弟善屬文洪武二十六年尚書嚴震具其家孝友積行聞　上遣官簡拔其家子弟三十以上者二十四人赴京選用遂除濟爲奉議大夫左春坊左庶子致仕卒于家

鄭　沂

鄭沂字仲與浦江縣人宋時旌表義門之裔國初天兵下浙東甫定金華選良家子弟爲參隨舍人沂居行間著能聲既而還京師仍命歸鄉里洪武二十五年宣召義門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至御前選擢備用沂其一焉三十年又徵取大姓賢能者授以重任吏部引奏　上特召沂詣前語曰爾家大孝大義累世同居前朝雖嘗仕宦我今使汝大貴御筆親除爲禮部尚書夙夜祗畏恪恭乃職同寅協和有如兄弟於[illegible]部大理寺命各部官會同審囚沂再三詳讞無一人枉濫三十一年正月郊祭前期命焚諸城隍時天久雨禮畢雨忽止夜半登壇月明星朗大禮慶成天顏喜甚未幾奉旨往山西祭晉恭王五月還朝太祖疾大漸既而賓天典祭禮畢即引年致仕東歸永樂二年　成祖思念舊臣復召沂授以前職涖事三月[illegible]力衰不煩以政特製誥命賜歸有世惇孝友天下[illegible]之語四年朝廷新禮樂修永樂大典訪求天下[illegible]書與[illegible]監察御史幹以家藏書籍及龍吟雅友二琴上進蒙賜白金百兩寶鈔一千二百錠文

綺四端有副四年入朝賜白金五十兩寶鈔四百錠文綺二端有副皆異數也六年鄉人誣告義門私造軍器朝廷遣官搜索一無所有止有舊紅漆器尚存以罪坐家長濶當之沂詣前請曰家長乃某之兄昏耄無聞某實爲禮官不能使家衆遵國法罪坐某兄弟爭辨三事聞於朝未幾蒙恩宥仍賜冠帶還家八年　大駕巡北京召致仕老臣南京聚會同館待以優禮凡日一朝東宮沂嘗爲領袖　駕還得京求歸十年三月忽得氣疾浹旬一日呼二子杓棨來前曰吾仰頼　天子寵光祖宗德澤白衣授以尚書今年

踰七十以疾終於正寢幸莫大焉爾等當一心向公力行義事以圖報効言畢忽風雨大作頃焉風靜雨止倏然而逝享年七十有五

鄭湜

鄭湜字仲持金華人洪武十四年奸人誣告其家以交通賊臣事甚危兄弟二十五人存者幾二十八而五人爲湜之兄仲兄濂先以事在京師吏逮捕急四兄欲行湜奮曰有弟在其忍使兄陷刑辟自詣吏請行至京兄濂迎訶曰吾家長當任其罪弟無與湜曰兄年耄弟當任其罪二人爭入獄旣而　太祖聞之召二人至殿前勞勉之卽赦其罪賜湯沐酒食辭昇湜福建布政司叅政吏部奏無缺特設叅議之官以處之遂授中順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叅議賜冠帶襲衣復命舉所知因薦同郡王應等五人後皆授叅議有聞于時湜治福建吏民熟其家聲相誡勿犯豪將病民者與之爭可否帖帖畏服南靜縣民爲亂詿誤者數千百人部曲多掠其婦女爲奴皆言于諸將縱遣去卒不敢譁商有二人劇盜殺其一而取其財其一人得脫訴于官捕盜在獄驗屍無有不肯承夜取盜鞫訊因縛置于庭匿吏案下俾聽其語夜半盜

顧庭空無人果私語始知其沈屍井中明日詰盜以沈屍處盜驚伏闔人神其政十五年正月以疾卒于京師享年五十有六

鄭棠

鄭棠字叔美浦江人也與從父兄楷弟栢俱受業宋濂之門以文詞知名棠尤善馳騁永樂初纂脩大典用禮部尚書李至剛薦入館書成吏部銓試第一除翰林院典籍　仁宗爲太子監國南京選儒臣進講與王汝玉等九人在選敷陳從容眷待殊渥秩滿陞翰林檢討以疾辭歸所著有金史評及遊山集二十

卷

鄭楷

鄭楷字叔度浦江人也蜀王聞其賢奏除王府教授
賜號醇翁陞長史致仕所著有鳳鳴集

李希明

李希明字濬文東陽人父唐從許謙游潛心經史爲
詩文必以理勝一時名輩如胡翰宋濂雅相推重之
爲本郡儒學教授所著有靜學齋尚絅齋集希明夙
承庭訓多所淹通洪武中舉孝廉入太學舍選第一
授伴讀侍　太宗于潛邸從容輔導甚被禮遇陞監

察御史進江西左參政時陳友諒餘黨依險縱掠朝
廷將出師勦之希明奏乞矜其勢窘不得已者招撫
不服興師未晚從之希明榜示流民爭先來歸乃以
安撫功擢刑部侍郎卒于官

何士英

何士英字子文東陽縣人洪武中舉人才授知平原
府以親老乞歸忤旨謫廉州判官臨民廉謹再乞歸
養永樂初起知平原府編珙相慶以爲重得慈父母
會主者較郡庾斛數千石士英方自劾民爭輸之如
數考滿去父老遮留截道安府有詩送行有前任只
多琴與鶴此行惟有影和身之句御屏記廉吏十八
人士英居其首陞兩淮鹽運使先是民苦部差督鹽
課者所至苛擾及歲課孳生馬駒賠納不及士英一
切奏罷之遭母喪歸吏部尚書蹇義以其廉能奏欲
奪情鑒辭終制起復蒞前職始終一節致仕歸卒

吳履

吳履字德基浙江蘭谿人國初爲南康丞南康俗悍
民以爲丞儒者易之履晏然自如居數月周知其情
僞有發擿一縣驚服乃更化以寬視民如子民有訴
召使與前語拂加叱民或援丞稱相爾汝弗責也有

徵調召大姓坐廡下好言慰諭之聽人人自言便否
由是民愛丞如父吏卒不能爲姦有王瓊輝佻里豪
羅玉成執其家人笞辱之玉成兄千玉汝不勝恚集
少年千餘人圍瓊輝家奪之歸縛瓊輝道箠之濱死
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齚指出血誓與羅氏俱
死履念獄成當逮千餘人勢不使乃召瓊輝語之曰
獨羅氏圍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
曰數人耳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
可犯儻不俱死盡殺爾家而就逮雖有司有法汝悔
[illegible]何及瓊輝悟頓首惟命履乃捕撻箠者四人于瓊

浮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解縣令至召民轉輸不時躬至鄉督之民走入山屬令吏卒以語動令令怒欲逮論一鄉民徙六七人下獄嚴錮之而往捕其餘民大駭履討民無罪出巡獄叱獄卒釋之曰若無罪還告若父兄無恐乃往告令曰犯使君者一匹夫耳其鄉人何罪且法乃　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具乎儻急且有變自古未有窮刑法逮衆而不變者也事得已南康俗好祀淫祠祠有蛇出戶限民驚怪以爲神至奔走祠之履罪神巫十人投其主江中爲丞六年而去去三月他吏用法急而亂民益追思之知安化縣始土豪以世亂糾民爲兵天下既定豪酋易氏者怙勇力與所部保險阻自全江陰侯吳良檄旁縣兵捕擊之兵且集召令計事履曰易氏自逃死無他惡奈何激之使生變乎不若先以計致之果爲逆用兵未晚也良聽之而事平已而江陰侯檄取故兵請爲農者民自驚奔相告勢危甚履屬耆老諭之曰侯所取者兵民無與也籍其願爲兵者數人而止長沙郡令造戎衣履力爭曰吾邑民貧而俗暴撫之以恩且恐叛安可責以事如他縣乎令怒不奉命其罪小奉命而致亂其禍大決不敢辭小罪而陷大罪也郡從之凡有徵徭皆不使之與越三載入朝擢知濰州濰州民畜官驢四十匹萊守校其孳息駒欲責償諸縣皆以勸民買驢洶洶矣履不聽曰民實不欺烏可妄責其償國家富極海內爲吏者當宣布德澤爲民除疾苦寧少數匹驢耶于是事得罷山東民願以牛羊代稅吏聽之履曰牛羊後有死瘠患不如粟也獨收民粟他縣以牛羊送陝西驅走二千里皆破家以償濰獨完役僉人部送隣縣牛履曰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敢怨使之代之脫中道牛死誰當爲償力爭不奉命履爲吏不求威名以愛利爲先重刑獄凡有訟召受訟者面質之平其怒而止不忍置民於獄獄常空有追需不務速辦稍緩其期約故物價不踴視他所費恒減十二三所至民感之以爲愛已居濰二年會改濰爲縣召還遂謝事歸將行辭其友翰林學士宋濂濂與履交戲謂之曰若願受長者教乎履曰公何以命之濂曰　天子官汝以五品秩乞骸骨歸恩甚大汝知保之之道乎履謝曰願卒教之濂曰慎毋出門戶絕世吏勿與交履至家如濂戒竟以自全

劉　辰

劉辰字伯靜金華縣人慷慨負氣節善談論喜功名
天兵下婺城辰首上謁署爲典籤奉使方谷珍令左
右飾二美姬以進辰峻却之左丞李文忠開省于嚴
辟辰叅其軍事大將葛俊守廣信當祈寒集丁夫浚
城濠民苦之將爲變文正止之不從大怒欲臨之以
兵辰請往諭以大義後悔聽命事遂解以親老求歸
養未几父母繼歿執喪哀毀薦起爲監察御史立朝
持正蹇諤著稱擢知鎭江府興廢舉墜勤于其政郡
有濱江田八十餘頃歲久淪沒仍責賦于民爲請于
朝除之京口閘廢舟楫不通漕運者轉新河江陰二

港以出江多阻風濤乃自京口至呂城百二十里濬
淤塞修閘壩順水勢之出入公私便之漕河源淺易
涸恒仰練湖以益水湖有三斗門久廢亦修築之于
是漕舟既通而湖下之田亦稔浙人轉漕道其境上
死者收瘞病者給米以小舟送出境賴全活者甚衆
丹陽道接句容民負任者往往因日暮行刼商旅患
之辰嚴爲禁約盜遂息永樂元年召修高廟實錄凡
當時戰伐克捷之功宿將舊臣有所不能盡者歷歷
言之聽者如身在其時目睹其事考之記注無不懸
合書成超拜江西布政司左叅政兩淛江溢饑民爲
盜富室多罹其患檄郡邑勸富民出粟以貸饑者官
爲立劵期以來年償本蠲其役以爲之息民道相安
無事南贛諸府荒田糧六萬餘石有司歲抑取于民
民不堪其弊辰以聞悉蠲其額後坐同官累免歸六
年召起爲北京刑部左侍郎以老不任政日被顧問
留京師者三年賜勑致仕踰年復召至京命督工武
當未行疾作給驛送還卒于常州毗陵驛舍年七十
八爲人直諒多聞有古節士風所著有國初事蹟子
徵博覽能文年餘七十猶力學不懈嘗著金華名賢
傳

張壽祖

張壽祖字伯椿浦江人也性孝父早喪母患乳核荏
苒二十年成癰忽潰壽祖吮出其毒而病隨愈年九
十餘寢疾累歲壽祖侍奉不懈母后亡哀毀骨立貧
不外慕授後爲業洪武二十五年以耆老召歷事兵
曹除光化知縣

胡翰

胡翰字仲申金華人自幼聰睿一日道中拾鐀若干
緡不去坐候遺者而還焉父奇之益督以學遊學浦
陽博覽經史又登許文懿公門南北士皆願與交以

所著文進之文獻黃公待制柳公皆稱許不容口有勸之仕輒辭進廣川吊董生謁曲阜拜孔子墓而歸當世名公多所交接惟武威余公闕宣城貢公師泰號知已遭時多虞四方兵起避地南華山中著書自樂 高皇帝聘至金陵會有以金華民籍田出兵者翰曰金華民素儒不習軍旅藉以爲兵徒費廩粟爾上可其奏授衢州教授洪武乙酉奉旨纂脩元史賜白金文幣以歸素嗜山水泉石晚歲卜居三派之上幅巾短杖徜徉終日焉所著有春秋集義胡仲子集長山先生集吳沉稱其文簡潔清峻高出于人暮年

請文者踵門不苟隨也

汪仁壽

汪仁壽字仲山蘭谿縣人善記覽經史百氏靡不窮究尤明于性理之說天兵下婺同許元葉瓚玉胡翰等召見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所著有靜齋稿若干卷子雨能繼家學詩詞俊雅與呂肅陳誠汪旻爲文字交人稱四友

汪與立

汪與立字師道蘭谿縣人受業于范祖幹其德行與何壽朋齊名而文學稍優嘗謂學者當視古人爲不足毋視今人爲有餘人以爲名言隱居教授不求聞達優游林泉以壽終

盛本源

盛本源蘭谿縣人也洪武中兄本道被鄉里詿誤罪當死本源謂其兄曰兄未有嗣理不可死我子女四人願以身代兄在我猶不死也遂毅然就吏代死聞者莫不嘆異杜長史桓嘗爲作傳

何壽朋

何壽朋字德齡蘭溪縣人也受學于葉儀窮理守道隱居教授不妄干人洪武初舉孝廉以二親俱老辭

父歿舍所居宅易地葬焉學者因其自號歸全稱曰歸全先生

董仁仲

董仁仲蘭谿縣人也洪武中知莆田縣蒞政精勤而持之以公毫無所徇公庭鞭朴雖設不施民大悅服後卒于官貧不能歸葬民相與營葬于邑之西劉山

朱肇

朱肇字本初義烏人洪武中領鄉薦入太學召對稱旨授戶科給事中永樂初奉命按治江西黜貪去弊敢若神明立朝敢言嘗以論事忤都御史陳瑛中以

事當坐死得白左遷湖廣宣慰司教授用知府唐
岳薦陞長沙府同知政化大行宣德初罷歸

楊　茀

楊茀字仲彰義烏人徙居東陽少穎悟刻志于學早
從陳樵遊復登黃溍之門文詞典雅操筆立就二公
皆愛重焉洪武初聘爲義烏學官薦上京辭歸所
著詩文有[illegible]一藁無逸齋稿又輯元詩爲正聲類編
總若干卷學者稱鶴岩先生于嶽璬俱能詩璬嘗補
金華賢達傳

樓　璉

樓璉字士連義烏人祖有成字玉汝以字學著吳萊
稱其精緻可傳任無爲路學錄父光亨字景元從吳
萊學宋濂序其梅溪詩藁稱爲法度之詩璉蚤承庭
訓復從宋濂游經學淵邃文章峻潔爲同門所推洪
武中由儒士召授宣寧主簿歷仁壽大冶陞藍田知
縣轉廣東道監察御史以事謫戍雲南有居夷集五
卷用薦召陞翰林侍讀靖難師入京命方孝孺草詔
加以極刑改命璉爲之璉不得已受命歸而憤嘆妻
子問得無傷方先生耶璉乃自經死

王紳

王紳字仲縉義烏人學士禕之子幼孤鞠于兄綬聰
明好學克成家從學宋濂濂教爲文章即能馳騁變
化議論鑿鑿出入人表濂器之曰吾友王侍制其有
後乎紳事母盡孝及卒哀毀踰禮未幾綬亦歿煢然
單居蜀王聞其名聘至藩府待以賓禮紳念父禕持
節死雲南遠在萬里外乃請于　王乞往求遺骸王
憫而資其行既至訪求不獲遂于死所立木主號慟
奠祭聞者泣下有滇南慟哭記以著志既還王禮遇
之益至未幾以文行薦于　朝召爲國子博士橫經
講解六館翕然俄得疾卒于官年四十有一所著有
繼志齋文集二十卷行于世

金　信

金信字中孚蘭谿縣人穎悟工詩從楊維楨遊往來
吳越間詩聲大著部使者以茂才舉不應歸隱金華
之優游洞以詩自娛學者稱爲漫吟先生有春草軒
集傳于世子聲字伯鏞亦能詩與袁仲仁陳大有輩
皆以風流儒雅能詩聞于時號十才子云

鄭　栢

鄭栢字叔瑞浦江人也隱居著書或以其名達之蜀
王王顧其兄楷曰叔瑞可謂清逸之士人以清逸處

士稱之所著有聖朝文集文章正宗續文章正宗金華賢達傳進德齋稿

鄭欽

鄭欽字子敬浦江人也太和弟文厚子太和無子立爲後孝友天至年十七生父得羸疾醫言人血可治輒刺膚血以和藥既没痛悼終身母疾凡三藝頂灼臂以籲天撫弟妹極盡恩意視一家如一身資婚嫁有家禮其遇疎族有續食粟禦寒衾恤異姓周窮匱嘗續完太和所著家規共七十三則自號青蓮居士云

龔泰

龔泰字叔安義烏人也九歲而孤母傅氏躬教之長就外傅日記數千言博達世故每長老有所咨問必爲之條析動中肯綮洪武丙子領鄉薦明年入太學奉旨閱齊王府衛兵伍綜畫周密吏部策試第一除戸科試給事中辛巳遷都給事壬午北兵渡江有旨令泰巡城泰與其妻訣曰國事至此不可爲矣即城且陷吾分必死爾第齋物携諸幼以歸否則俱溺于井辱可免也火起内廷泰馳赴之道爲兵校所執見上于金川門命非奸籍者釋之泰亦獲釋竟投城以死妻負其遺骸歸葬鄉里泰遇事剛果有爲以孝友著聞始居邑庠遷往者至擠泰于池幾溺弗救或請訟之官泰曰彼誠病狂於吾何校鄉人趙文慶者爲盗所竊跡之弗得有謂巫言其應如響叩之當得其實願泰俱往及往巫見泰瞠不能出一語由是服泰之正死時年三十六士大夫莫不悲之

戴元禮

戴元禮名思恭以字行金華人學於丹溪朱彦修初仕御醫事　太祖藥餌輒效風雨即免元禮朝洪武三十一年五月　上痛少間輦出御右順門召諸醫

官治疾無狀者盡付獄獨召元禮至榻前曰汝仁義人也事無預汝無恐太孫即位誅諸侍醫者獨拜元禮太醫院使遼簡王蕭莊王慶靖王皆奔喪至京聞太孫道　太祖語哭問勞元禮觴王題仁義字大軸莊王靖王爲賛詠賜元禮或曰　文皇以舊恩陞元禮院使者誤也初洪武丙寅　文皇患瘕聘公懋治久不愈請元禮至問所用藥皆是也又問　文皇嗜何物曰生芹元禮曰得之矣投一劑夜暴下視之皆細蝗也晉恭王病亦請元禮得愈病已復發卒　太祖怒逮治王國諸臣元禮侍曰臣嘗奉命療王王飲

臣藥數矣臣對王病毒在膏肓即復作不可治今果然 太祖遂釋晉王諸臣尚書嚴震直病 上令元禮好治之否且償命一劑而愈有妃嗜燒酒腹痛治之愈曰十年必復發發不可治後十年竟病腹痛死王賓者吳中高士願受元禮方書元禮索賓拜師事我我與友書賓不肯一日詣元禮値他出有書八冊案上賓袖去元禮歸驚嘆自失賓不娶臨終以其書授盛啟東韓叔暘

貝 泰

貝泰字忠魯金華縣人也自少以文行聞永樂初由

太學生中京闈鄉試授餘干縣學教諭遷國子助教尋陞司業超拜祭酒以文學受知 宣廟召見便殿賜 御製招隱歌前後在太學四十餘年六館之士翕然從化後致仕歸縣尹欲爲造大司成坊木石已具固謝却之尹不得已改爲縣儀門所著有文集若干卷

邢 旭

邢旭字景暘金華縣人父沂從范祖幹游以詞翰知名與邢侊成濬俱嗜吟咏互相倡和號山中三詩友旭學于家庭登永樂二年進士累官河南參政適歲旱澇修舉荒政民賴以安奏免二程子孫徭役賜田土正統初陞四川布政革弊去奸撫養軍民恩威並著夷酋王永壽董敏失和治兵交攻朝廷進師討之旭卽身履其寨諭以禍福皆釋甲待罪請遣子入質進馬謝恩師進不戰解還未幾致仕卒蜀人追思惠政立碑成都三公廟祀之所著有退省集

邵 玘

邵玘字以先蘭谿縣人中永樂乙酉鄉試明年中會試賜勑歸進學又明年召至授湖廣道監察御史慨然以功業自期號貞白生以見志明憲紀究律意而

用法平恕至遇渠奸巨猾爲民厲者亦不少寬假聲譽遂起嘗巡按江西廣東福建克振風裁時 仁宗皇帝監國尤所簡知間刑部都察院大理寺闕堂上官 命玘署有重獄數付以玘玘感 上知遇夙夜盡心毎事親理有所顧問應對詳明一時老成多推讓之陞江西按察使先是南昌新建二縣苦上官和買理役者供一日費家爲之空玘視事之日立罷之權勢溢路而私不便者皆側目焉玘自用簡儉終亦莫敢一語積歲訟牒塡委悉取省閱擇其尤甚者自聽斷餘悉歸郡縣滯獄一清在江西五年政用肅然

丁內艱去服闋改福建按察使治職如江西而有司
之務倍煩精濟以寬宣德三年召爲南京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時南京諸司廢弛御史尤縱玩牽務簡擇
奏黜其不肖及庸懦者綱紀復振爲人外肅內寬仕
二十餘年所歷中外皆風憲于條制故實與夫施措
之宜默識明習所至糾劾官邪舉大體而略瑣細家
居有孝行既仕得祿時惟母在迎奉就養極其愛敬
母喪哀毀所居產瑞芝者再鄉里以爲孝感處朋友
寮屬必約之於義有所薦舉必淸介士其廉潔之操
終始一轍宣德五年正月得風眩疾遽卒訃聞上

爲悼遣行人賜祭又命有司營葬事享年六十有五

謝忱

謝忱字惟壽永康人也貢入太學領應天鄉薦登永
樂壬辰進士授監察御史遇事敢言不避權貴九爲
巡按詰奸禁暴無所假借人稱謝閻王漢府謀不軌
廉得其實以聞命勒之賜反屬男女吳德等四人因
忤尚書蹇義陞四川按察司僉事歲歉民多抵法忱
憫之爲求可生之途適地方多虎患示以得虎皮三
者免一命人爭捕之于是虎患息而民命以全卒于
官歸葬之日行李蕭然

陳俊

陳俊字俊民東陽縣人登永樂乙未進士除監察御
史巡撫南畿劾貪吏革宿弊郡邑肅然累陞應天府
尹以嚴峻繩下吏有犯贓者或杖殺之處同僚不阿
以私嘗曰吾不能自立淸流然隨波汩泥亦不爲也
後卒于官飲食之明日俱斃詢之乃寧波追贓軍艘
遭風飄溺南海耳遂移文遣之陞陝西副使以疾乞
歸

包珦

包珦字懷德以字行蘭谿縣人永樂丁酉舉浙江鄉

闈卒業成均居無何拜雲南道監察御史直言正色
侃侃立朝理獄必求其情人稱其無冤其存心尤仁
厚友人爲京秩妻死無子止一女方齔適珦使外其
友病篤念珦不置口遂遺囑置衣篋中戒僕曰此篋
必俟包公至發之珦拜見其書大慟且知有托孤意
乃極力營其喪葬育教其女踰巳出及笄擇同里宦
族子歸之同官一人逮獄危急寄以黃金百兩白金
倍之置薪束中見寄時無知者踰月其人死於徙所
珦邀其鄉之仕宦者併其孤焚香誓心出其物以付
封識如故無錙銖遺人服其不欺嘗巡歷遼東福

建江西廣東諸郡廉公明恕正已正人吏畏民懷所至有聲宣德乙卯幾九載欽陞河南按察僉斷獄平允人目爲龍圖後人嘗有鬻麯工暮夜被刼莫知誰何有司誣執一人拷訊不服珦廉得其人竟服辜一藝人技頗精一日昧爽赴憲司執役道經陋巷被人中傷投井中汲者聞井中有咿嚶聲急告於珦珦曰此人必未死令人懸緪繫紙筆令書其人果血模糊書殺我者某某捕盜至則人死矣遂寘於法人益稱其神明又軫念客死及無葬者乃捐俸金買義塚方四十里凡枯骸遺骼咸令掩藏仍令屬邑一如之平

生力行陰德類此正統辛酉蒙 恩陞召至京陞刑部左侍郎未幾謫雲中丁卯歲十二月以疾卒

盧 睿

盧睿字仲思東陽人永樂丁酉領浙江鄉薦辛丑登進士第宣德丙午拜監察御史丁內艱起復改山西道爲御史廉正明決不爲利害所惑有土豪被逮法當死主憲某公徇私傅生議睿執不可改讞釋之已而事敗釋者以黨獄謫戍睿之名自是顯民有犯法全家徙戍邊其從也有逸去者後得而繫之繫久遇恩宥主憲猶督發謫所甚急睿曰已獲即遣可也久繫而遇宥可釋不可遣入疏辨之卒釋寧家嘗按治於遼因有訴寃者十三人皆金州衛卒與卒長也自言詞知山東民運布花多奸弊因合謀執之弗克執反被誣以強盜獄成且二年矣察其實寃悉辯出之十三人者得不死一時令行禁止下人畏且服之正統丁巳朝廷以大同宣府俱宿重兵宜遴選憲臣巡撫特陞右僉都御史奉勑以行至則嚴法令剗蠹弊節浮費廣儲蓄摧強撫弱人賴以安時北虜入貢勢頗張睿慮其包藏禍心爲後患乃上疏言馭戎之道要在恩威相濟恩不施則無以懷遠武不振則無以

示威宜修武備防不虞識者韙之辛酉改命參贊寧夏軍務寧夏孤懸境外尤爲重鎮贊畫戎機行視險要增築鳴沙州與武二城列置烽堠十餘所益廣屯種繕甲兵較士馬以固邊備而於軍民利病可施罷者尤盡心焉初授田屯軍不計腴瘠衆苦於輸稅睿視瘠者求閒田益之因教以鑿鬬灌溉之法不數年田皆膏腴耕者利焉民被水災輒復具奏蠲租茲不得行軍無苛擾其地舊設儒學訓武生春秋二丁恒斂衆錢以祭睿謂其瀆且擾也因規田二十餘頃請於朝以軍餘佃之歲收租入爲常祀費凡區畫邊務

出於獨見者章數十上多見施行而與總戎會議而
行者尤多理究恤死與正人心關風化之事設誠而
力行之在鎮年久上下悅焉嘗遘風痺疾　上聞驛
召至京賜醫藥俾養疾京邸丙寅春疾少瘥復起西
行丁卯陞右副都御史巳巳秋虜寇大同以有備故
無患是冬賜金織文綺二表裏白金二十兩薔寵勞
之也至是疾復作屢疏乞骸骨庚午始得請南還時
年六十一矣爲人天資淳美孝友忠厚入無間言居
喪奉祭必修古禮而誠意懇惻終始無替其於修家
譜置祭田凡義所當爲者必勇爲之至於聲色勢利

則不惟不趨且常避遠之若畏怯然居守三十餘年
家無餘貲其自奉雖儉薄而於待賓客濟貧困未嘗
不豐且厚也家居十有三年乃卒距生七十有三

章聰

章聰字俊民金華縣人登永樂甲辰進士宣德二年
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銓曹稱爲御史甲乙嘗
奉勑撫諭南夷及監軍討罪西戎規畫得宜戎夷歸
化朝廷嘉其能陞廣西按察使奏徙南丹衛于賓州
奏議衛千貴縣士卒免煙瘴之患議置巡司于潯梧
柳慶要害之地民免調軍之擾陞右布政使尋丁內
艱卒于家

王稌

王稌字叔豐義烏人自幼潛心勉學博覽羣書侍父
入蜀游學京師及父歿扶柩歸葬終喪復登方孝孺
之門以卒所業文行重于士林及孝孺被刑很籍人
莫敢收稌與鄭恂潛至聚寶門外求其骸骨以歸禍
幾不測人稱其誼永樂中以儒士舉預修郡邑志及
採上二朝實錄事蹟以病瞶不仕號瞶樵所著有青
岩類槀

李敘

李敘字秉彝東陽縣人永樂中由鄉薦入太學最爲
祭酒胡儼所器重宣德初試授監察御史嘗奉命錄
囚辨出交趾俘囚凡三千餘人出巡海甸首擒豪右
范蟠操等十餘人置之獄餘皆屏迹官吏有貪墨者
一切汰去雖親戚故舊不少容按泗川有老嫗鬻子
以供權貴烙馬敘會權貴出法語禁止之中使取珍
禽異獸至淮者敘陳其害民悉報罷　上問都御史
顧佐諸御史盡職者有幾佐首以敘對風裁凜凜朝
野稱之凡巡按例皆歲一周交代敘獨保留淮上三
年及還朝權貴搆以事下獄必欲擠之會八百車里

三蕃讐殺累遣廷臣招撫不服朝議以爲惟敘可左遷行人領特旨往諭之至則曉以禍福逆順皆聽命息兵通貢　上喜復以爲御史竟爲諸權要所誣搆謫戍大同天順改元赦還復職遂乞致仕歸優游林下凡二十年以高壽終所著有困菴集南征紀行錄藏于家

杜　桓

杜桓字宗表金華縣人領鄉薦以親老家居就養不赴春試博極羣書登永樂進士授紀善悉心輔導知無不言王禮遇之未嘗稱名後乞政仕桓學識醇正制行剛方爲詩文典雅俊逸所著有尙儉齋文集

馮　傑

馮傑字孟英金華縣人永樂中貢入太學時方營建考選管工授瀘州判官佐政廉平民吏從化正統中薦陞監察御史巡按福建奏減銀課巡兩淮奏寬鹽禁人多懷之景泰初廣東盜起州縣騷動朝論以傑歷練老成陞授按察使隨方撫捕未幾盜平致仕歸

潘　璋

潘璋字粟夫金華縣人由進士任工部主事監稅荆南有氷蘗聲陞四川提學僉事善千作與士類尤尊禮儒先尙書周洪謨謂全蜀之士仰之若山斗愛之若父母陞陝西副使仍董學政未幾卒蜀祀名宦祠所著有靜虛齋稿

樓　澤

樓澤字濟霖永康人登正統乙丑還士初授刑部主事正統十四年扈駕北征師潰于土木死之事與龔全安童存德包良佐同天順初查褒忠節因無子故郵典勿及云

宗　祉

宗祉字濟才蘭谿縣人性至孝父疾竭力就養及殁廬墓三年母陳目雙瞽祉每旦出郭汲溪流爲母滌且以舌舐之月遂復明母後以壽終葬日陰雨幾不克葬祉號泣呼天天忽朗霽禮成復雨人以爲孝感復廬墓三年天順中有司上其事詔旌其門曰孝行以國子生授知瀘州

姜　璉

姜璉字廷器蘭谿縣人本姓徐氏其先有六一翁者壻于姜冒姓焉璉講學爲文度越流輩天順庚辰登進士授山東寧海州知州陞贛州守丁內艱改永平在歷皆著遜畧有治績嘗大書楊公堂云治官事如家

事以民心爲已心足稱良吏所著有凝香稿喪禮書詠史詩藏于家

龔永吉

龔永吉字天民義烏人泰之子舉鄉薦授職方司主事陞武選郎中以事謫戍平凉時北虜犯邊用兵部尚書王驥薦爲佐軍從討破之尋詔驥南討麓川緬甸等處及征勦苗蠻養孟等處永吉從出師皆有勳績還陞大理少卿歷兵部右侍郎調南京禮部改大理寺卿決獄多平反成化改元上疏乞休歸七年卒于家朝廷遣官諭祭營葬

人物考卷之五十三目錄

浙江金華府二

補遺

人物考卷之五十三目錄終

浙江金華府二

章　懋

章懋字德懋蘭谿縣人成化丙戌會試第一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甫四十日偕同官黃孔昭莊定山諭上元烟火非是謫臨武知縣先是一峰羅倫論首相不當奪情亦謫時稱翰林四諫官毛給諫弘陳御史壯論救改南京大理寺評事遷福建按察司僉事三年疏致仕去尹冢宰旻固留不可三詔而終不變時年四十一人以為難既歸甘貧守道奉親杜門讀書體認實學而言必根志志必先用用必副功提挈綱要所得益深士風為之一變來學者衆至不能容當時白沙一峰定山皆極推與弘治十四年南北關祭酒倪冢宰岳起謝公鐸於北懋於南時未終制詔虛位以待令吏侍楊守阯常卿李旻署監事十六年就官凡所開示若無奇論比論天下古今事及五經理道若寸挺撞鐘大小叩應手而鳴有疏勸勤聖學重詔令敬天戒隆繼述謹大婚兩乞致仕　溫旨免留正德三年三疏請老歸後起南京太常寺卿辭進禮部侍郎又辭既致仕檢壬鼓奸綱常易故縉紳罹毒在　宗社亦為之搖獨明炳幾先而憂先在位者益炳炳然江西之寇陷浙江乃移縣城矮屋三間左寢右爨門垣不能備侍御鮮晃張縉給諫徐文溥劉茝時疏舊學耆德表以風世詔加存問十六年世廟入正大統再用言者薦加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報至已在床蓐曰噫無以為報也疾亟與林守有年論古今事與姪贄論君大夫保天下國家之本未旦啟居之前星隕申乃化辛巳除夕也壽八十六仕籍幾六十年官僅三考立朝僅四十日城府不見其迹者四十餘年卒贈太子少保諡文懿國史稱其志行高潔自少潛心大業居常不為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援史確乎不易百凡嗜好一不入其心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

趙　艮

趙艮字時中永康人成化己丑進士授給事中鯁介敢言因災異陳謹天戒重國本卹民艱鎮邊境四事忤旨杖于廷幾斃是歲宮媵所生子才兩歲左右請立為太子艮抗疏力諫止之及　孝廟正位東宮請簡正人為師保以誠輔導艮滿九年考陞本科都給事中先是重臣王越被劾斥之壻子中官汪直誣以

言事不諱謫四川盧山令弘治改元擢江西按察司僉事陞副使卒于官

鄭鏥

鄭鏥字威甫號聽菴蘭谿縣人也自幼刻厲學問根據理奥博宗于史登成化乙未進士任靖江令專務以平易立政德教道民執母喪歸靖人勒像而尸祝之乞恩致仕不復出嘗與楓山同脩蘭谿縣志所著有聽菴稿子瓘字温卿由成化丁酉鄉薦授閩縣訓導庚戌登進士令長洲過事英發言論亦多過激與時不諧陞楚雄通判致仕所著有道德經陰符經正

解禮儀纂通蛙鳴集等書藏于家

趙年

趙年字有年初補蘭邑庠生因湯溪初設縣撥補湯溪縣學生成化甲午貢浙江鄉薦登乙未進士授行人屢奉 命行祀事于諸王府凡饋遺一無所受在陝西值歲大歉減廩餼爲藩臬諸臣倡以賑民饑全活甚衆陞工部營膳司員外監本部廠宿弊除革殆盡中貴憚之差監蕪湖木稅歲積羨餘且萬金悉歸之公帑代還督理五城九門事執法嚴正不可犯人目之爲趙鐵面云又轉都水司郎中適中貴有希旨將於衢州府織造金龍絹者業已成年聞之卽抗疏極言不可 上允其奏自是中貴伺其闕失弗可得誣以濫所乘馬多索價值下 詔獄終不少屈以求免竟坐除名所著有一得稿碌碌集藏于家

王汶

王汶字允達義烏人少孤思繼家學讀書極勤苦素貧能守道自樂登成化戊戌進士第嘗上疏乞就郡教授奉忠文公祀不遂乃授中書舍人守正不阿甫三載見有進不以道者恥與爲伍遂謝病歸築精舍齊山不取累世所藏書讀之若將終身焉弘治改元

兵部主事婁性都御史虞瑤交薦於朝遂與翰林檢討陳獻章同被召汶猶力辭侍講學士謝鐸祭酒章懋勉之行逾年始就道至淮病偶增劇未抵京師五十里卒因所居齊山學者稱之曰齊山先生所著有齊山文集若干卷藏于家

盧格

盧格字正夫東陽縣人也成化辛丑進士知貴溪廉能有德政丁未夏江西盜起朝命大臣討之以才擢檄格率所部民兵以從寬猛適宜兵樂爲用盜平擢監察御史激揚著聲出按廣東以母老辭歸優游林

下數十年恬靜無求尤人所難平生所著有荷亭辯論若干卷兄偕字中夫自幼英敏天順壬午以春秋中浙江鄉試第一工詞賦入太學與商文毅輅姚冢宰夔等爲六會二公亟以倜儻才許爲時祭酒邢讓陳鑑司業張業以典簿侵餼錢抵罪楷方歷事中書喬欲救之或曰無益且取罪柰何楷曰師生猶父子也父既溺子可懼罪而不號呼以救之乎遂率同監百餘人伏　闕上奏明三人之枉京師咸高其義可方唐之何蕃云卒年三十四所著有可齋集若干卷

姜　芳

姜芳字實夫蘭溪縣人領鄉薦第六任廬陵教諭正身帥物懇懇以文章節義爲訓應聘主考於閩人有以私求舉者峻拒之居父母憂起蕭縣九年考績以文章典雅德器純粹書上考陞大理司務正德間時事日非不得復展乎素乞休致臨終能自知其期具衣冠坐以待斃自爲墓志

謝　愷

謝愷字舜卿義烏人也由歲貢任敘州府推官樺履清介訊鞫明允弘治戊申蜀大歉奉　勅賑恤多所全活時盜賊縱橫招徠安集民大感悅撫按交薦於

朝命方下以勞卒于官旅櫬東歸惟救荒贅郄金圖勸民詩籠鷄說數篋而已所著有石樓山稿

黃　傅

黃傅字夢弼號白露蘭溪縣人也生而穎異讀書過目輒成誦比長從楓山先生遊遂潛心義理之學以名節自礪舉弘治庚戌進士授江陰令江陰稱難治傳興學勸禮威強梗惠良善精敏稱神明奉詔當行民奏留之三年授御史朝貴聞其風裁相戒斂避不久以病歸疾劇無資殯其家人尤之賦詩曰病餐蔾藿神尤壯臥死溪山鬼亦清所著有白露集及江陰

誌鄭北園嘗贊其志剛而大行方而成心胸開豁貧富不足縈其慮眼界分明邪正不能遁其情文章之技殆將騁飛黃子班馬而義理之學尋流求源亦欲上泝乎朱程惜乎壽年不永竟不遂其平生

徐　沂

徐沂字希曾永康人也弘治癸丑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彈劾不避權勢時壽寧侯張鶴齡等恃恩冒德及中官李廣矯命干政皆抗章論之改南京工部奏罷歲取蘇州細密苧布稱建改陝西駝絨民稱便焉陞廣東叅議卒于官歸裝惟圖書而已

童品

童品字廷式號愼齋蘭谿縣人也幼與楓山齊名成化甲辰貢於學丙午舉南畿又十年丙辰始登第或勸之滅年通籍曰吾早學而晚達命也敢爲欺乎初授南武庫主事再遷武選員外郎武庫頗有羨餘同官以諷之不可取忤僚友不計也有指揮詭厲尚書解之曰童員外義理勇也居官與楊廉邵寶蔡清葉釗余爌相友善僅兩考遂引年致仕家居十九年以讀書喪明不自振而卒所著有周易羽義春秋經傳辨疑禮記大旨正蒙發微含章子集金華文獻錄若干卷

童拯

童拯字以道號樸菴蘭溪縣人其先出浦城宋相童得象之後生時有豝產泉形者其祖松坡公喜曰吾家始自丕相得象後是子生有豝象之異此其兆也童子時頴慧絕倫授以句讀數過輒成誦雙瞳炯然九日光不眩人皆異之伯太宗伯楓山翁授以易學講說輒能潛思究繹至夜分不寐又履繩蹈矩事無巨細咸恂恂不苟爲文章不事險怪下筆滾滾數千言而理自足登弘治辛酉鄉試次年中壬戌春闈釋南宮以外艱歸哀毀骨立乙丑服闋授工部都水司主事管理沽頭閘有遺愛既去而民思之立碑記其事正德丁卯改刑部廣東時逆瑾盜政士大夫重足不敢出氣拯曰擇禍莫若輕遂以決囚不覆於瑾誣以復命遲慢下錦衣獄數月謫梧州別駕時夷獠數百人叫噪於馬平单騎往諭之開以朝廷大義獠遂解散五年瑾敗遂陞南京吏部稽勳主事六年陞南兵武選司員外本年陞南車駕郎中時中貴方橫多駕馬快船隻上戶紛然受害拯痛裁減之權要莫能干以私民賴寧輯以中原盜起力贊大司馬講究

戎政尋改北兵車駕大爲冢宰楊邃菴所知陞廣東提學既至倡率標的立章程以考衷樹風聲以彰教而賢者慕不肖者勸雖貴游子弟咸斤斤自救不敢干以私嶺南人至今頌之乙亥遷爲右參政撫循五嶺時新會盜起爲梗鎮巡委提督諸軍遂懸兵深入擣其巢穴取渠首而殲之脅從多所全安捷聞陞俸一級賞賚有差辛巳轉右布政嘗視篆直指使者檄彈庶僚則按其可彈者施行之所否則格不報迨左轄江公朝至私語其子曰童公此舉人所難也嘉靖二年陞廣西左布政使至日檢舊例務省約裕民

朝廷爲厎里陳萬年建甲第會泒省藩羨餘一萬兩拯以廣西地瘠民貧素無積財難以刮之惟軍門有犒賞餘銀乞將協濟以甦民困巡撫張公嶺從之不煩括索而上下恬然時論韙之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嚴武備興學校三年改莅濟寧理河道適當河變二三喜事之臣欲別開新河拯以河性靡常悍猛難制豐沛之淤塞因黃河之傍衝黃河之傍衝因上流之未濬宜即疏支河以殺其勢築長隄以防其衝然後挑通漕沛自無淤塞之患不過費十萬緡自可成功且黃河爲患已非一日智者不與水爭地惟順其勢而導之而其激盪變遷雖神禹不能使九河常如故也後世或塞其決或隄其甲或疏其泒皆隨時救患者也弘治初河決荊隆口又決黃陵岡又決張秋當時嘗濬孫家渡趙皮寨等處而後荊隆黃陵張秋等口可塞亦分洩河怒之驗也況自河南歷直隸至山東之曹縣時長堤以禦河患亦既有年爲今之計惟於豐沛一帶爲堤以禦之不使淤漕渠耳烏可輕費朝廷之錢糧絕閭閻之地脉變丘陵以爲下舍川澤以爲高哉若曰神河叵測固非力所及必欲求別遠圖以蹤陳宋之蹟則新河一開非棄百數十里之田爲巨浸不可以爲河也朝議不協以姑蘇盛公應期代之竟不底績及竹澗潘公希曾用拯議而工始集當河變之時漕渠阻塞南望一路運船盡膠於沙上下洶洶拯食不下咽寢不安席露禱於泰山寧陽泉水忽涌數尺膠舟盡釋繼以天雨河漕獲達六年盛公代會營造 顯陵命以少司空提督其事廷議計費六十二萬有奇方究厥工比至輒殫心研慮僅用銀二十六萬而大工煥然落成拯素諳堪輿家乃下流築壩以固堂氣濬明堂以開勝築培壍埤龍岡委迤以護隹城事竣朝廷錫以白金文

綺明倫大典以彰厥勞已亥秋 聖駕南巡登純德山徘徊稱善者久之諸臣以拯名對 上曰拯以某事去意甚惜之郢中疫甚昕夕殫慮賑救饑疲民賴以全活者甚衆八年陞南京工部尚書尋改北京工部尚書授資善大夫命侍經筵大祀勅省牲分獻瀆岳籍田賜扶犁錦帶蠶室成賜寶鏹千緡拯代南坦劉公麟或言劉政不便當更之拯曰劉公節愼笲藏釐革宿弊井然有經吾當守而弗失者也柰何變乎大學士桂萼一日延六卿議事出海運一疏商之衆莫能難拯曰海運比河漕固易但有風濤沒溺之患

且天津等處近年海口淤塞自古未聞有濬海者桂
遂止庚寅夏言建議分郊　上命九卿議之拯以是
事關本部將順則立衆眷寵然　祖宗百五十年於
茲一旦更之勞民傷財無益於事矧五星聚營室將
有土木之漸東南民力竭矣豈可疲民以希寵乃上
疏極論其事　上大不懌然輿論籍籍趨拯讜言故
上亦不能顯黜之又以請建仁壽宮不當　聖心而
權貴用事者勢甚薰灼益忤　上意于是革職以冠
帶閑住拯雖去而時論益重之庚子丙午言官起廢
逸吏部兩疏名上請竟不果蓋拯孝弟忠信出於天

性與人樂易不設城府然於權貴紛華澹如也謝事
丘園葛巾野服與野老盤旋雲水間懽呼酣飲若素
無勢位者足跡未嘗入州縣家事一不經心於天文
地理醫卜百氏之術靡不研精得其肯綮雖家居數
十年而憂閑之心彌篤每占天文先事多驗輒夕不
寐戊申正月卒年七十

童俊

童俊字天英蘭谿縣人識達天人學窮理奧由舉人
知嘉定時民事田獵不知耕稼俊教以力穡至今祀
爲稷神又知趙州出富民陸氏之寃獄識拔進士安
尉於賤隸因内臣王政巡歷踐踏士類不欲折腰遂
致政歸民攀車泣留共立生祠祀之歸家饔飧不繼
子欲其几以易米則持卷于手從容謂門人曰將以
辦早厨耳處之怡然日夕考索經傳作書彙會通若
干卷士論嘗評其家學精則童品博則童琥其兼之
者俊也

潘希曾

潘希曾字仲魯金華縣人弘治壬戌登進士選翰林
院庶吉士除兵科給事中　武宗登極時閹竪初熾
有故太監汪直義男汪玉乞陞錦衣衛鎮撫帶俸守

塋者郎首疏奪之其略曰世祿以及子孫鬼神不歆
非類内臣本無後而强求世祿之恩義男本異姓而
欲冒他鬼之後疏上中官切齒恨之又上疏勸　武
廟隆大孝勤聖學節遊樂遠佞倖八事逆理逆决謀
中傷正德丁卯差湖貴二省計處邊儲陞吏科右給
事中時瑾虐焰方張凡差者必重賂以求免禍有司
亦爲備千金希曾毅然却之曰我爲諫官未能除
君側之惡我之罪也柰何復助之乎瑾諷會多希劾
爲招賄地不從遂大怒矯　命械繫　詔獄拷訊百
端欲寘之死逮杖　闕下希曾暈未甦瑾快示其黨

日此後生潘其也死矣左右負以出卽日除籍爲民
時見瑾者雖公卿必屈卽被譴遣亦必辭以行獨不
往旣還鄉里杜門不出日惟課子弟讀書居後傍水
有隹竹蔭可息間招親友觴咏悠然自得因自號竹
澗居士庚午瑾伏誅明年詔起刑科右給事中甲戌
偕太史甘泉湛公若水奉　詔持節往使安南錫麟
袍玉帶以行尋陞禮科左給事中旣入其國先諭威
德正禮儀然後致　命紀事觀風有南封錄復　命
陞工科都給事會內官監奏請修大素殿天鷄房諸
役費累鉅萬抗疏力爭之其略曰方今邊儲告匱冗

食日繁山東河南近經兵燹江西四川未復瘡痍況
營建　淸寧二宮大木采及於遠方工科泒遍於天
下若復別興土木誠恐民不堪命疏上不報然無益
之費自是少息丙子擢南京太僕寺少卿先是滁和
之民困於買馬爲奏更折色民大稱便而馬課視昔
亦易完在滁凡六年不調　世廟御極乃擢本寺卿
嘉靖癸未遷南京太常寺卿期月改北提督四夷館
乙酉晉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　賜
璽書斧鉞以行至則明號令修器械時簡教擇謀勇
信賞罰以爲備先是壬癸之亂招撫新民衆多各巢

逮和漸以猖獗爲民害希曾鑒昔日之弊務馭以誠
信其有自相告訐者則聽之以離其黨先年有功未
賞者有司或吝於出納悉令賞之於是惠州黠寇賴
貴聚衆肆虐乃發兵進勦空其巢穴奏凱　上嘉悅
賜金幣慰勞焉浰頭餘賊蝟興流劫江廣荼毒生靈
乃發諸路兵夾勦賊大懼襲通判董鳴鳳以要我撫
會曰此賊故智欲緩我師耳昔人墮其計中吾可復
蹈覆轍乎乃下令曰通判自僨事不足恤然有能夜
之出者悉有之益督進兵戰數合賊大敗生擒渠魁
餘黨奔竄通判卒獲全乃令以功贖罪犁庭俘馘罔

俾遺育乃籍其田業貧民審其脅從者分配內地全
活甚衆已　召入爲工部侍郎迨論功竟弗及焉旣
還朝時河水泛濫漕渠弗利任事者方興新河之役
任誓殫慮畢力濟大事夙夜競業考故詢謀遂決策
上疏謂河流故道非一其大而要者若孫家渡趙皮
寨乃上流之支河也沛縣飛雲橋乃下流之支河也
弘治以前三支分流會於淮而入海故徐沛不受其
害邇來上流二支俱就湮塞全河東下併歸飛雲橋
一支下東徐呂二洪上遏閘河流水溢爲游波泛無

畔岸於是決隄塞沙大爲漕患探本之論固有在矣
上嘉納焉旣至濟卽達觀徐沛險阻弗辭相度要機
洞利害乃復上疏以爲濟沛間漕渠忽淤者葢由決
河西來橫衝幷掣閘河之水東入昭陽湖故閘水不
復南流而飛雲橋之水時復北漫故沙停而淤也今
宜加築東隄以遏入湖之路更築西隄以防黃河之
衝臣愚且拙不敢求新奇之功不敢爲苟且之計惟
欲因舊以爲功從省以濟事故捨新河而修舊漕者
圖其易也沿黃河爲隄百四十里者防其溢也停泒
夭十數萬僅用河夫二萬餘者恐民勞也罷催募而

行犒助者慮錢糧難繼也　上復納之不期年而功
成沛漕通歲運如故己丑秋河溢境山西徙三百步
亂石絶流雖虛舟不得上於是遠近駭愕舟戒弗行
乃命穿故河廣十丈以通水稍截徙河逼之東仍於
徙河兩涯下歸以漸相屬埽漸遏河流激盪因決入
故河奔放衝滌一夕河廣一倍二三日盡復其舊御
史傅烱疏其費用甚省功緒速成上有以紓　九重
漕河之憂下有以遺一方民田之利　上乃加尚書
俸級仍總理其任己丑冬陳疏乞骸不允辛卯春
召改兵部右侍郎上任五日而部署災時堂屬多被
逮以一身任其責上承　淸問下率寮僚內稽圖籍
外籌邊計舉無遺策本兵宿蠹沿襲世胄憑怙乃釐
革裁制盡復舊章是年秋陞本部左侍郎冬　勅督
理　仁壽工役力疾趨事日不遑暇壬辰三月十九
日傳制賜進士朝服侍班是日同省宴進士日昃始
歸有頃不起年五十七訃聞贈兵部尚書性孝友質
直簡靜停毅平生言動未嘗少越法度接人冲夷和
粹而不喜諧謔無尤無比無賢愚大小一見必稱曰
長者有德於人未嘗自言人有不以禮自處者人弗
能容獨亮之不見其非於事靡所不學而一無所炫

覩之若愚及臨大事決大疑若燭照數計知止足而
拙於進取爲太僕凡八年居卿貳且三考朝列莫有
同者而介然無累其讀書精思力寬發爲文章雋腴
古雅詩尤淸婉所著有竹澗集若干卷

王　坡

王坡字舜耕東陽縣人也弘治間授浮梁令初至
戶有以例餽金者坡一無所受縣中白額虎噬人甚
衆有處子將嫁堂序森森環立虎直入啣處子去訟
于坡坡竭誠焚牒于城隍忽虎夜入城衆因格殺之
僉曰此尹感應所致也爭獻搏虎歌又值大旱素服

芒㞩自暴炎熵中三日大雨如注遠邇沾足民又爲甘霖頌以獻在任二年甚得民心因忤上官竟拂袖歸坡自幼精太素脉甚言禍福屢有奇驗

徐　讚

徐讚字朝儀永康人也登弘治乙丑進士授知東強縣劇賊劉六等流刦郡邑讚繕兵城守先事爲備賊聞獨不敢犯民饑捐俸募粟作糜食之富人義激爭先發廩所全活以萬計陞山西道監察御史理醝長蘆兼巡河道逆瑾餘黨楊虎等流刦開濟間熾甚讚以計擒之械送京師巡按江西劾河寇徐九齡等數

百人論功陞俸一級時宸濠乂蓄異志讚結羣寇以自樹此舉實翦其羽翼也又累疏請寛逋負罷徵役釋冤平獄風采翼然陞知蘇州府抑奢麗剔蠹弊課才惠民百務必舉宸濠之變治兵給餉遣戰艦出江爲上流聲援濠遂挫于安慶不能直窺南都者讚與有力焉加陞河南左叅政仍掌府事在蘇凡七年其政大要以愛民爲本擢江西叅政陞貴州按察使尋改湖廣又調雲南陞本省右布政使尋轉左使以毋夫人程年八十疏乞終養歸家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等處改撫河南值歲饑盜起條陳救荒三事曰寛賦歛以安人心廣賑恤以救民命嚴備禦以弭盜粱又陳便宜四事曰處歲派以資歲用均地糧以蘇民困移水次以便兌運處馬政以節民力事皆施行陞工部右侍郎丁毋憂哀毀屬疾卒讚賦性寛和雅量海涵終身未嘗有怒容或擬之劉寛婁師德云

盧　煦

盧煦字子春正德戊辰進士任長垣令修濬城池選練丁壯以禦流賊垣邑賴安陞刑曹尋擢四川僉事芒部爭立川貴合兵攻之不克煦率衆往平之邊境

晏然陞湖廣叅議提督太和山具疏乞休甘泉湛若水稱其勇退全節云

李　滄

李滄字一清永康人也登正德戊辰進士授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嘗差督甓儀真及司龍江關抽分廉慎有爲人不敢干以私雖中官同事者亦嚴憚之公暇輒與崑山魏校永豐夏尚朴講學窮理以求撿身之方一切世務泊如也卒于官貨馬質物乃克歛鄉人高其風操率私錢爲樹坊以表之

應　典

[illegible]典字天彝永康人也性沉篤刻志學問登正德甲
戌進士授職方司主事與江山周文與論學有悟遂
引疾歸與仙居應良黄岩黄綰過從講切又師餘姚
王守仁授致良知之旨建書院于壽山集諸生講學
四方會者常百餘人再起兵部車駕司主事念母病
目無見復引疾歸養而母目忽明人以爲孝感朝紳
多論薦不起自釋褐至啓手足名在仕籍三十年前
後兩任僅一考而已

張大輪

張大輪字用載東陽縣人也少師事楓山章先生舉

正德甲戌進士授工部主事三載報政忽夢父疾心
戚乞歸抵家父果不起人以爲孝感起服補刑部主
事轉郎中訊囚得活者數百人擢建寧知府有酗酒
殺兄者賄有司久不決大輪至竟置之法時旱久即
雨古田寇作當道難其討大輪獨馳檄曉以禍福尋
散不煩寸兵尤溪二大姓構訟踰三十年結營鬬死
者百餘人大輪亦委單騎詣解輒伏罪更知常州擢
福建按察副使遷江西叅政咸著靖亂之略以母憂
去卒于家

陸震

陸震字汝亨蘭溪縣人也從楓山先生學慷慨有大
志以名節自砥礪舉正德戊辰進士授泰和令威德
並著賑恤民艱邑遂稱治民戴之如父母立生祠祀
之被召授兵部武庫司主事遷車駕司員外郎時江
彬估權伺釁車駕多巡幸震抗陳仁義之疏幾獲重
譴以大臣申救得免己卯春彬復誑　上南巡　命
下中外洶洶懼變莫測震曰事急矣既不能去又不
能言吾何以祿爲遂與同官黃公鞏疏陳六事請斬
江彬以謝天下彬䂖之矯　詔下錦衣獄逮繫月餘
拳梏跪于庭五日三訊三杖而死時霾霧四塞晝晦

如夜水溢内海子玉河七鐵柱齊折如斬僉曰此乃
天意示變也初震在獄時瘡病方劇慷慨賦詩有推
有梅花入夢香等句又與黃公鞏講易九卦以明處
憂患之道其從容就義如此　世宗即位首詔贈太
常寺少卿遣使　諭祭廕其子有司爲立專祠祀之
名曰褒忠萬曆四年並祀本府三忠祠體仁震季子
也震係獄權奸必欲寘之死絶其食飲體仁甫髫年
乃變服爲佗囚親屬饋于父歷荼苦萬狀母恭人徐
以是強令承蔭選通政司知事歷臨江節推章州通
判莅官廉介有循政無忝先德云

唐龍

唐龍字虞佐別號漁石蘭谿人太夫人方寢夢獅踞門而向日驚寤而龍生日光正射蓐也幼卽岐嶷有奇志而機神警朗讀書過目卽融領從鄭進士聽菴公受易弱冠遊楓山章文懿公門正德戊辰進士授郯城令郯荒敝甚民戶流亾至則煦嫗愛養紓恤勞來之身勤約以率僚吏歲旱則徒跣請禱甘澍隨應於是百穀豐成流民相繼復業戶口稍益繁焉屬流賊起燕齊殘破州邑無算郯當賊衝乃崇城浚濠治戰具選城中壯子弟并招鹽徒且乞兵督府爲備禦計未幾賊至攻城不利則拔營奔馬頭寨因勒兵追襲之斬獲二百餘級數日賊步騎二萬來報馬頭之役又乘其未定縱壯士奮擊之復斬首百餘賊怒因糾合各部黨號三萬直趨郯勢甚熾乃製撓口長柄等炮賊至炮發連斃其驍銳六十餘人賊大創以去旣騰檄當道連帥喜卽布郯檄諸州俾觀法郯城令焉後竟以軍功陞俸二級龍初涖郯視縣倉餘小麥數斛庫惟有銀三兩深以爲憂曰卽緩急何賴於是節省措置其後積粟麥至二萬八千石銀亦至三千餘兩其破賊城守抑恃儲峕爲固云三年威惠流暨士民孚悅訟獄益平以父簞嶼公憂去服除擢監察御史出按雲南時　武廟數出狩奸孽實導之上疏乞戒巡遊以安夷夏因斥江彬等罪請寘於法以爲不臣之戒土弁鳳朝明以罪廢厚賂寵臣錢寧寧諷鎭巡諸官洗雪規復用又首敭正之寧乃矯旨俾襲部檄下又執奏於　朝遂褫其職指揮盧和寧假父也殺人罪死寧囑讞獄官濫出之且致書於龍手裂其書竟致和於理凡再忤寧衆皆危之不爲動巡撫中丞以滇戍卒多冒補非世冑者將覆汰之其帥臣因稽其月給以激衆衆洶洶且爲變乃語中丞曰滇夷方也以夷治之乃安今宜無追呼而只籍悉備撫而肆之猶逾慕配矣獨柰何欲擾之中丞以屬龍乃諭使給糧俾復其所而後衆定其他所建白皆懸契時宜滇人賴焉庚辰按江西承逆濠之亂百度蕩弛初發難時　朝廷命二璫暨都督許泰劉暈帥禁兵討焉比至而濠平久矣然猶恃威福凌虐吏士軍校皆占民舍以居剽黷淫恣乃甚於寇民不勝毒乃首收縛其邏卒且榜於市亟疏乞班師而促泰等行民始卽安時屬官功罪尚疑未白諸從逆者請託規避猶視事如故龍召而數之曰臣子事君有死無二夫

脅從罔治謂凡民爾若等讀書受官食祿旣不能固
封守又不能明節義乃爭先附降奉頭苟活尚得偃
然居位爲權貴販卒耶卽日收其印綬而列其不忠
之罪於　朝與褒節旌功之疏並行焉鎭守內臣崔
和前在金騰大逞於民爲龍所劾治及再與從事貪
暴益甚禀之如初和恨浹骨後和居中用事每伺求
其短欲以危禍中之卒無所得師旅之後凶年薦臻
龍極意民隱撫戢賑濟若痛在肩恤災數疏讀之令
人垂涕議者以謂江西撫綏之功不在王新建下徐
御史岱陳中丞洪謨交奏其功請亟超擢辛巳拜陝

西按察副使提督學校其教以敦行誼正習尚變氣
質崇節介厲廉恥爲先時士學趨詭異乃新正學書
院分經建局選士群肄之剗其奇靡而約諸理秦士
典爲尤敏於精鑒品士校文錙銖不爽拔秀彥於髫
年蒐茂異於寒畯凡所賞錄其後往往登進列爲名
臣矣初元山席公書嘗令郟多善政龍時召故老咨
而行之元山服其義遂相知重至是元山位宗伯方
與宰衡異同龍因鄉試發策論朋黨陳列大義以諷
元山閱錄曰是策專箴大僚非唐提學不能作亟呼
秦史語曰爲我謝唐君謹受教矣其爲朝望所重如

此巡撫中丞監察御史累章論薦　朝議徵列卿不
果嘉靖丙戌進山西按察使風裁峻整事至迎解一
道肅清驛置中徒犯數十百人歲無所得食因夜譟
而逋有司議加越獄罪龍曰此迫於饑寒計乃無聊
耳且胥靡豈狴犴囚比耶乃簿笞其倡首者數人而
議責其顧直爲緩期俾自持諜投所由郡縣輸直皆
縱遣之衆泣謝去相謂曰公實活我願鬻身以毋負
卒無有沉其牌者不越歲而輸悉至其誠信感人如
此丁亥入爲太僕卿七年擢爲左僉都御史總江淮
漕兼撫廬鳳諸郡兩淮頻年災異田土蕪曠民困甚

而長吏多脂政不恤民乃首頒吏誡以儆有位於是
貪墨吏望風自解去又乃撫民利病之大者以次奏
請興罷之漕政久而弊滋隨宜修治其所規畫皆爲
國經遠計淮當天下舟車之衝驛傳積蠹瀕河州縣
役夫疲於奔命乃爲剔刷伏垢立簿要勾稽之而奏
省進奉快船及入貢夷使馳驛者供索並從縮民以
少紓江北之民苦養官馬積逋至千餘匹吏急之不
能得又有備用馬入之太僕士壓不勝任則別市以
償率一馬而費百金民弗能堪上奏乞暫停官馬而
輸太僕者令折徵省費十五壽州正陽關榷商通泰

二州有無田子粒今皆一時權計而卒爲暴濫漕卒
勞甚而又有船料之徵並奏罷免之徐沛新河之役
調河南山東丁夫五萬餘供餽取給二百里外加以
炎蒸病者相枕籍　廷議下之龍曰疏濬舊河而增
築其堤自可通漕較之新工難易百倍卒如其議民
不大勞而河迄通利承命慮囚平反者數十人釋輕
罪二千六百有奇開府二年吏士懷服兵農感悅商
工通惠威化大行己丑召爲副都御史北行日淮人
老稚啼泣遮留至繪像生祠之建祠者相望焉其得
民如此在內臺正色立朝百僚肅然憚其風采擢吏

部右侍郎十年轉左署皆攝太宰事於時內閣權甚
重進退百官銓部皆取風指龍抗行己志介直不阿
朝臣有坐論執政屏斥者數十人悉收用之無所遴
開國元勳劉基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後皆失爵
百餘年累經　廷議弗能復乃稽據故典奏復之五
臣子孫並得續封每授大吏必先器識而後才華進
廉靜而抑奔競其小官則以資品敘之人稱公允會
關內久饑民相食　朝命發內帑銀三十萬賑之而
胡酋吉囊擁衆十五萬入據河壖時俺答衆號四十
萬亦出沒邊徼全陝戒嚴在　廷會議推才望素著

者畀以安攘之寄僉有　特旨陞兵部尚書兼右都
御史總制三邊軍務兼管賑濟事宜及受命入國躬
歷村落宣布　上恩區列機宜訓平糶覈官逋寬私
債節用度停勾攝撫逃移恤老羸收遺棄散糜粥給
醫藥凡十餘事奏報　上大悅有忠勤體國之褒十
一年秦又饑復奏請發其賑法仍舊而所活有加時
邊備久弛虜每歲一深入蔓延二千餘里恣其虜掠
而去諸路僅保營壁莫敢誰何至則首飭戎行餙器
械號令一新士氣皆奮而尤以選將領明賞罰爲先
梁震王劾劉文諸勇冠一時皆拔自麾下推誠任之

卒爲名將嘗謂諸鎮帥曰虜狃中國兵不出塞故敢
陸梁夫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兵要也壬辰秋乃親秉
鉞帥師三萬由暗門直指陰山軍容甚盛鞞鼓之聲
震於荒落虜驚徙營六百里不敢輕窺塞上明年秋
虜以精騎三千潰鎮遠關入簿平虜城乃督震劾等
分左右哨馳至柳門夾擊破之斬獲一百四十級虜
亟浮河而遁捷聞降　勅獎勵有銀段之賜甲午春
虜衆二萬分掠延綏時梁震赴大同故虜乘虛而入
乃令撤震還至清水營會參將任傑兵繞虜後合戰
俘獲五十餘級其夏牒報虜三千餘潛營觜水波羅

地又檄諸將分布要害嚴兵以俟虜果猝至張鳳梁震前擊之虜潰乘勝逐北俘獲七十餘級秋吉囊自將十萬騎入營花馬池乃令曰賊寇延綏張鳳主之寧夏則王効固原則劉文其析衝枇亢則委之梁震部分已定虜從靑沙峴犯延安會文率所部赴之設伏以要虜文自迎戰伏起乘之虜大敗斬獲百三十級于時王効敗虜於興武營梁震敗虜於乾溝二旬之間凡三捷馬兵部奏功曰始都御史王憲襲擒虜首四百餘以功封威寧伯尚書王憲以三百餘級加太子太保廕一子世襲錦衣衛百戶今虜酋親擁大衆志吞京朔而唐龍運籌覆之較之往績事勢尤難而功績過焉古稱一月三捷今乃二旬厥功殊矣乞比二臣特加封廕用答忠勳竟爲執政忌者所抑賞多薄焉大同之亂與北虜連王師討之未克乃遣梁震帥兵往援且以計携虜楊言西師百萬擣其巢穴矣虜師繇此却顧而震因得以降其城執其首惡一方底寧其力居多在軍於三邊四鎮山川地形險阨歷歷如指諸掌爲圖置座隅即寇至坐而籌之指授諸將方略咸中機要動必有功在邊四年戎夏慕其威信 朝廷倚重焉丙申改刑部尚書時執法大臣

相繼去位諸大疑獄宿留不敢決毅然任之外戚張延齡以罪逮繫奸人劉東山乘機上變構間兩宮其徒朋與爲奸利告訐蔓引株連遠近被逮無虛日法吏坐獄不竆竟夭者數十人龍按得其姦狀竟抵東山於法都人快之異時議大禮大獄諸臣謫戍且十餘年業多物故前後論救者數十疏輔臣復從中申解不能得龍曰是難以口舌爭也顧 明主獨可以孝感是歲 九廟成 詔下覃恩懇疏請赦諸臣 上許之得放歸者二十八人武定侯郭勛權傾一時欲攬諸司之柄條陳若干事其四事下刑部諸司怵勛勢餒議多依違獨叅駮其妄勛有請託輒嚴辭拒之涿州豪李昭坐重辟賄諸權要前後上辯八十奏邇誅者二十餘年當朝審勛與執政皆[illegible]勅使欲附比出之龍曰殺人者死必如律京尹劉淑相與當路大臣訐奏發其陰私當路必欲寘之死龍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淑相止坐落職由是多所忤貴戚大臣其年以尚書六年考加太子少保先是起家宦於鄉於京師於晉於淮再入秦皆奉太夫人以居自秦召入也太夫人思鄉南歸諸弟因留之時太夫人年踰八旬雅懷歸志爲所居位多危疑嫌涉規避低回

入之至戊戌夏陳請乞休終養詞指酸切　上嘉允
之優以給驛公卿祖送盈道皆歎其忠孝兩盡全節
完名都下相傳以爲盛事旣歸閉門却掃朝夕侍太
夫人起居飲食必親進之養志承顏曲盡其孝暇則
進門下諸生討論義理商略今古間以文藝自娛若
將終身家食六年臺諫騰章論薦凡三十餘疏　上
特旨起用甲辰秋推改南京刑部以地近便迎養故
具辭未得　旨而遷爲南京吏部尚書壽以北虜倡
獗諸邊戒嚴　朝廷擬本兵非龍不可遂承　簡命
仍勅兵部馳驛趣赴京奉太夫人北上且具疏辭不

允仍　勅兼管團營軍務以乙巳春至都總理樞密
經略邊防未明振衣日中邊食忘其勞瘁形爲之哀
龍深識兵機以爲制敵之本惟在任將而故時驍勇
總兵白爵李朝陽張鳳等皆坐罪久繫獄中其以詿
誤閒廢者復數人其餘無可用者乃建議曰邇來諸
邊解體正以二三用命宿將爲言官苛舉細故而文
吏復以法繩之摧落且盡繼之者恇怯自救不暇何
以望其樹奇宣威哉夫跅弛之才負俗多累寧當以
二卵棄干城一蹶廢千里也故曰使功不如使過乞
宥諸將在繫者令其立功贖罪廢錮者從宜用之得

旨會如所請　朝論韙之往年防秋率不能先事隄
備虜去來若風雨乃於夏中即檄諸邊申嚴師律修
城塹遠斥堠虜至則持滿待之至秋虜騎數萬軍於
大同之北諸將出精銳逆之虜知有備遂引去自是
邊境晏然大同叛軍亡入胡者歲誘虜入驅牛羊子
女徜徉而北以爲常龍曰是類有所恃且生他變乃
密下教宣大二鎭令謹備非常俄而大同王子充等
八人齎稱臣奏文及符印旗牌等令二韃率走虜潛
約攻城爲內應者總兵周尚文覺其狀遣人躡之徼
外三百里執以歸得所爲表印即檻送八王子并其

黨數十人於京伏法其年八月加太子太保因乞恩
得以今官貤封四代十一月轉吏部尚書龍故嘗爲
少宰習其利弊郎吏亦雅信服之銓部常格循資序
進自其後多越次超遷其淹蹇者或株守一官而十
年不調龍曰限資固賢愚同滯越格亦僥倖易生其
失等職在銓衡均平爲允乃錄其年勞之尤深者數
人進拔之以明資敘其有異能奇績自可不拘士論
悅服歲貢生員當補教職者待次京師積二千餘人
選部一歲六銓員不滿三百貧士久旅衣食弗給乃
詠責所司吏檢究疏通之臺諫建白舉用廢才事下

龍曰人才故可惜矧爲人所媢而淪誤者乎乃數上四十人皆時望也雖不果行公議少伸矣故事推補除授皆太宰主之自左右侍郎皆不得與乃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故每舉必會僚屬參詳裁酌有至更數青者而與少湖徐公宛洛韓公尤以德義相劘切有古同寅協恭之風會故大臣復起執政多所指摘因傷足移病乞告且謝宰事有旨暫就私室調理部事仍署掌至五月病增再疏陳疾引年不允至六月疾益甚懇疏求去因舁疾辭朝去都城二十里轉劇不可行則僦屋以居旬日竟薨於旅舍其日大雷雨電光繞室移時乃定壽七十所著易經大旨若干卷漁石集若干卷雲南奏議江西奏議督府及總制奏議共若干卷傳於世

戚雄

戚雄字世英昂之子金華縣人也正德辛未進士令建陽約巳愛民植良剪惡置學田以優士祓支應以節財建人德之祀名宦祠旣調南海剸煩尚簡擢南道御史巡江聞寧藩變起亟如儀眞調兵要害爲防守計上下長江歷暑雨風濤無所顧恤迄逆賊就擒始解嚴又奏免差南京守備太監及條處河患疏運道足邊餉等五事多見施行嘉靖六年疏劾李福達之兇焰郭勛之比黨時以風聞妄奏逮問落職氣節表著士論韙之平居不妄談笑銳意文學易簀時手不釋卷所著有雪厓文集金華縣志鄗兄日鈔發賢文執等書行于世

姜綱

姜綱字幼章號方竹金華籍蘭谿人大理司務芳之子性剛方力持古道正德中由進士任南刑部主事讞議詳明當請除方遜志奴籍理高介夫冤訟以議大禮與時宰不合呂涇野官武選一旦于稠衆中問及同鄉能詩文者綱不應呂前席復詢答曰德行本也詩文末也本之則無末如之何呂改容謝之轉工部營繕司郎中剔蠹斥奸爲吏卒所憾共誣搆用官物下錦衣獄尋得辨釋落職家居淡薄自守不預外事亦不以營家爲念其自贊曰方不就曲行不諧俗知我罪我方竹方竹所著有鳳林類稿經史等記若干卷

邵幽

邵幽字宗周東陽縣人也正德甲戌進士授建陽知縣九載嚴正有能聲民咸德之擢監察御史出按廣

卒以忤權貴謫官卒入建陽名宦祠

楊　言

楊言字惟仁鄞人也正德庚辰進士授行人使于代代王故好學賓禮益隆乃進諸生爲說易翕然心折復命未幾而代亂王出奔復使于代而代安王乃歸國遷禮科給事時大禮起堅不附聰蕚之議抗疏三上言愈激直　上震怒刑鞫于午門至折指慘矣而終不易詞謫判宿州巳稍遷溧陽令蘇州同知累官至湖廣右叅議以歸家居角巾布袍崇尚約素諸子中有以豪侈相矜者必痛誡之曰吾死不願汝曹有

此行也年七十有五而卒溧陽湖廣皆祀于名宦

胡　森

胡森字秀夫號九峰浦江人也辛巳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吏部郎中陞太常寺少卿尋進鴻臚寺正卿襟宇開霽風度穆清志存經濟仕不負學嘉靖初年議大禮始與羅峰張公意合以父教命不可遂中止不敢附名歷官銓部甄拔人才居多既歸大臣有欲引之再出者竟不從惟徜徉九峰山水間有九峰文集傳于世

應　璋

應璋字德夫永康人也宋少師孟明九世孫嘗學于楓山先生一見語以黃勉齋所云眞實心地刻苦工夫璋佩服不懈先生稱其純篤焉後膺貢授徽學訓導補長樂再遷羅源教諭正巳卒人人皆樂從致仕年九十終學者稱爲東白先生所著有四書索微尚書要畧等書

董　遵

董遵字道卿蘭溪縣人也受學楓山之門潛心理學專志力行江右胡東洲督學禮爲浙東奇士貢入禮部試居首選授江西南昌府學司訓正身率物士多

向風時蔡虛齋邵二泉相繼視學徵主白鹿洞書院轉溧陽縣教諭陞知江浦縣立積散法爲備荒計在任一年百廢具舉因疏乞近地便養忤當道意調知廣東感恩縣懇請得終養歸居家風雨不蔽擔石無儲而事親曲盡孝道所著有金華淵源錄及文集若干卷從子翬篤志力行事父母及生母以孝養聞三喪九年不御酒肉不入內寢雖衰絰巳除而哀慕不替縣令琥其事於朝以貢格異等授思南府推官思南故夷服地翬以禮義訓化之氷蘗之操六年如一日人以一門二孝旌焉

凌瀚

凌瀚字德容蘭溪縣人也性端方沉毅弱冠即負大志不規規科舉之學早遊楓山之門得其標的言行必期信果步趨必由規矩閒居正襟坐雖甚暑不去巾襪對朋友自朝至夕無惰容尤嚴義利之辨嘉靖乙酉以易魁兩浙益肆力學問凡天文地理名物象數以至禮樂兵刑漕運水利之類靡不究心四方從遊者日衆各因其材教之既謁選授泰寧教諭泰寧僻處山中士子多朴少文瀚日與諸生講明理學且立爲條約以正其趨貧不自給者則分俸資之九年如一日士習爲之丕變在任兩應聘典山東廣西試陞周府紀善堅不欲出從遊者強之就道至則剛直自持輔王以禮其所上崇德講學等啓辭嚴義正王甚敬焉以疾卒於官所著有羣書類考太平策略邵武泰寧等誌金華正祠錄等書

金江

金江字孔殷溫雅聰慧承家學日以著述爲事嘉靖初由太學生任太倉州判官以開濬丫浦有功陞高唐州同知捐俸賑荒民賴全活甫佐川治未嘗以吏事廢學所著有續綱目書法端本要略華州文滙錄

趙崇善

趙崇善字伯兼學者稱石梁先生系出宋清獻公後有諱茱者爲蘭溪尉遂家焉崇善幼端重不妄言笑屹屹負巨人志十歲能屬文十七游膠庠輒有抗心希古之意丙寅丁外艱毀瘠骨立坐是幾廢公車業一日竦然曰舍顯揚曷以報吾親益感奮淬厲於學讀書獅山茆亭陋甚四無居鄰雪夜有虎咆哮戶外勢甚獰而擁襆讀自如丙子登賢書丁丑成進士授婺源令下車謁廟諸生講時習章崇善曰某來樂與諸君學幸終始以君子相砥礪至人知與否某不敢知得諸君爲知已足矣尋徧訪高行折節下之退食不入私室朝夕與衿紳談性學霏霏若吐芬屑曰此余治心術也嘗念善爲理者不欲擾獄市而何藉吾巧爲其居官不爲文深苛細朔望集紫陽書院與士大夫討論孔孟遺言已讀法爲士庶規已揖耆艾而問之某鄉俗何若某善惡若何某有訟而下之輿論何若就是時決事人人泠然濯以清風也驚相在事議毀書院時福山紫陽在議中而有力者且據福山自占崇善復之爲石林精舍單車野服集諸生講授不輟每月兩課校捐俸稍爲楮墨資舉婺歙二邑爭

紬絹之徭最久朝命索豪右急意有所指則毅然執
對大吏不能屈而止郡將徐以嚴治爲吏奔走脇息
崇善一奉職無所徇徐不悅久之乃大稱服曰幾失
一賢者會行履畝法乃擇其敏而不欺者勞以卮酒
曰毋相負事竣溢於額乃排其議均之上撫臺撫臺
他委覆覈溢什一諸役悉就逮崇善爭之不能得適
列郡試于臺竟從之縱諸逮人而以他事論罷前委
者稅契例解三千有奇餘以充他費府公私乏崇善
獨寘簿請識其郡印主者收受上之郡邑不與焉或
從史使留此以濟匱則曰是掩耳盜鈴吾不爲也故

人有所請戒勿與通曰不欲以故人得辠百姓婺產
研墨崇善再入覲無所攜人有遺之緝帽者匿金冠
其中即斥之出除夕有客相過市肉以進客怪婺無
交際乎崇善曰此邑之士大夫能信我也府人以其
衙齋方之僧舍蓋不愧清獻公之後云用治行異等
召戒行而旱走羣望徧禱出粟分賑得雨而後發老
稚前擁而號至車枳不得行久之士民謳吟不已肖
像生祀有嫠婦脫簪珥來助曰吾夫以里役破家迨
兒事公費不半菽而役摋恨不刺骨以報也歲例清
戎無益而費巨檄下崇善袖歸私署不以示六曹其

弊遂絕于兩造平心決讞吏皆洗手奉法若夫催科
絕借支徵解絕那移冊籍絕飛灑種種具在口碑詣
闕授四川道御史請告再除山東道上疏明公論正
大典伸積冤語多忤執政而不之顧巡出按遼左有
暫免邊地行刑及勘議功罪考選軍政改文武職銜
諸疏乙酉再請告丁亥丁內艱結廬墓側若無意于
世者禪除姻黨爲勸駕庚寅北上會文懿公首揆席
法當避改尚寶司丞奉　命冊封益淮兩藩晉少卿
抗疏亟臨御圖治安及用人馭兵之要癸巳奉　命
冊封楚藩再晉卿疏冊儲備荒及銷釁致和之道已

上備邊要議是時言人人殊崇善堅主守指畫明析
朝鮮六疏言其議可用太宰孫公器之薦太常少卿
提督四夷館益思有以稱塞廼上稽古親賢疏反覆
殆千言不報再請告家食者六年益委心性命之學
居常不異寒素家人數以匱告不應齋中止一研齎
之以給庚子再起癸卯奉　命冊封益藩甲辰復命
凡三往　命艦鞅錯於道而其清節所在頌之矣已
奉　命考評字生眡其秩爲殿最請謁一切謝絕崇
善體素羸亡何疾且革友人來視疾猶與之論學不
輟一夕自診曰六脈已絕無煩醫矣頃之正容而逝

無一語及他第謂其子曰吾受國恩未報惟爾曹力學繼先志諸縉紳會哭於邸檢槖中裝才十數金爲醵金以賻始克襄事崇善負時望旦夕且柄用徒以親嫌多自引屏跡田里人以是高之遂巡謝弗居也氣度恬夷即與禍心者遇無不愧解去日啖菜羹脫粟飯一盂無玩好無媵侍一室中惟圖書茶竈蒲團香几而已入官歷年於祖遺田六十畝無少益同志過從一肉卮酒共談客去掩關宴坐凝塵滿席湛如也居恒無一函入政府一字入公庭以爲常已丑歲

侵衆嗷嗷待哺有謀居間者餽銀器數事至則正色麾之一時知交肅然而至急人之急則踰於已永康楊其鬻妻償宿逋且請爲役崇善憐而解槖裝贖其妻令携歸不責其券事母志物兼備晨昏定省終其身在發六載田租悉歸之弟且歲割俸與之撫其子如已出也性不好上人而言笑取予毫不以假雖卑㓜見之必肅衣冠朔望謁祖廟畢必率子弟詣尊長致敬而退非祭饗不殺牲雖肖䖸之物不忍傷焉間涉內典□取其空寂澹泊與吾儒合蓋以證此心耳卒之日年六十有三

虞守愚

虞守愚字維明義烏人也由進士初宰嘉魚調萬安懷民以惠擢御史上言時政忤　旨杖幾死按福建及嚴寧等處人謂其知治體嚴重不可犯又不專于惠也轉大理寺丞尋陞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軍務所轄吏悉鑒其才鄙勇怯而兼容之是以鼓舞衆職吏無不稱最爲歐陽南野所推重歷大理寺卿以南京刑部侍郎謝政歸平生淳篤孝謹立朝居鄉並以厚德見稱所著有經書一得錄虔臺拙藁東厓文集

楊祜

楊祜字汝承蘭溪人生十九當嘉靖元年領浙江鄉

貢入京師道鄒魯之墟過稷下周遊渤碣之間登郭隗之臺慷慨悲懷有襟帶千古之意已而罷歸治一室河壖散列羣籍流覽其中而專覃思於經術於是學益深博八年登進士第試月初生賦天官驟騎歌收翰林庶吉士明年除知興國州考薦輒最入爲刑部員外郎遇謗出知濮州稍遷濟南府同知十八年擢江西按察司僉事復以謗待次家居歲餘調補湖廣按察司僉事二十二年暴疾卒于官年四十先是江西巡撫今司徒王公薦其文行卓偉宜令董學官當有以風厲人士其後湖廣部使者又薦其器用堪

以備兵皆先後報聞竟卒士大夫交相弔曰嗟乎楊子在何不可爲者今已矣初弘治閒海内淳爍縉紳先生翕然興於學厭時俗頹靡踔厲振迅務追先秦西京而絀唐宋當是時北地李獻吉尚型范而信陽何仲默貴窈眇號稱復古天下嚮風焉祐先後崛起雄視中土初偕計詣公車吳君維新嘗以爲賈生明國體而匡衡推經術紹嘉哲軌在楊生祐亦獨喜自負爲文章奔放凌轢若馳車九折之坂而河決金堤莫之禦也其議論雄辯勇決飈起泉涌卒然聞之駭汗愕視至吏治之才本於天植他人縮朒已獨奮前

釧發頴脫旁睨不見曹伍然終以此見忌疾羣擠僨培塿盄騰距豈非琦瑋卓詭不羣之士哉在兩州皆有惠愛民思而碑之其在荆楚尤得士民心既卒郎爲祠以祀所著有端居與國西曹郢城濟南江西湖上荆南諸集

章　适

章适字景南蘭溪縣人也少孤事大父母曲盡愛敬比冠携其弟述邁師名儒凌瀚步趨不違沉潛禮義淳如也嘉靖中舉進士授行人宣布　上命所至行李蕭然復命擢禮科給事中時　世宗未有儲勤意

無敢言及儲君者乃慨然曰事有大於此者乎爰進講讀疏雖忤　上旨而風節凜然殆人所難未幾引疾告歸竟不起家無羨儲淒然一布衣也所著有道皋集若干卷

馮　亮

馮亮字執夫號貞齋其先世自山東徙居義烏嘉靖辛卯舉於鄉壬辰舉進士令潤之丹徒邑瀕江南北最爲要劇民疲於供億亮以身任怨汰其十七吳中諸郡邑素苦白糧解役會歲大侵而役不貸力請於部使者以贖鍰代輸故鄰郡流徙載道而潤安堵如

昔最聞擢兵科給事中俄轉禮工左右復陞兵科都給事中疏請清軍理餉建城堡浚濠塹以備虜數事皆鑿鑿可施用中貴人恭成國公希忠寵焰煽都城前後疏其不法皆得請權貴斂跡尋陞河南參政會歲復大侵至人相食極意賑恤捐祿爲郡邑倡所全活無算是歲入計以治行異等賜文綺錫宴南宮尋擢四川按察使按諸貪墨吏無所假貸望風解綬去者數人尤加意獄事日夕手爰書讞牘至達曙以寢遂以此得痿疾再請始得歸且詔銓部俟病愈起家而行至夔州殁矣僅四十有四耳素不問家人產持

已特廉河南入計時吏白羨金萬餘叱去之曰安有行苞苴馮公者歿之日嫂守爲檢其橐中裝僅餘羨俸數十金而已其廉益著云

程文德

程文德字舜敷別號松溪永康人父十峰公銈弘治己未進士官至四川副使文德端潁有異質五歲能日誦數千言稍長博極羣書大司馬潘竹澗公奇之妻以女十五補邑弟子員從楓山先生遊授以誠篤自治之學慨然志於聖賢正德己卯領鄉薦上春官不第益憤發於學從陽明先生遊授良知訣反求於心性嘉靖己丑進士第二授翰林院編修上郊祀議選庶吉士疏靈雪頌靈鵲詩親蠶行內訓講章孝敬勤儉四詩　上宴近臣於無逸殿得與上無逸講章奉　敕纂修祀典會同年四川楊公名上疏觸　上怒下　詔獄責主使者乃述所聞繫獄故事密授楊公爲守者所持上聞　上下錦衣衛急捕御史陳九德文德聞之毅然就繫而出九德比拷掠無一語黜爲信宜典史總督陶公諧延主蒼梧書院檄兩廣士從講理學蓋倬然以斯文自任其教專主立志謂聖人必可學開示切要之語多士向風十四年改安福令立鄉約均里役治豪右之不輯者建復古書院以聚諸生十五年丙寅陞南京兵部職方主事轉禮部精膳司郎中丁外艱二十年辛丑起復補兵部車駕郎中時北虜猖獗上備邊禦虜數事及造戰車法多見采行二十三年陞廣東按察副使未行轉南京國子祭酒典六館士約敦本實抑浮靡又爲葺號舍典射圃疏復館職以學行擢都御史二十六年丁內艱二十九年庚戌擢禮部右侍郎會虜騎薄都城分督宣武門嚴詰察盡入郊民之奔命者疏卹凋殘愼擒捕舒民兵三事三十一年壬子轉吏部左侍郎癸丑當大計專評騭賢不肖以裨銓政會試知貢舉事竣加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教庶吉士兩直隸河南山東饑疏聽民輸粟散賑四省稱便　上禱祀西苑命侍臣撰釐詞爭綴奇巧以進獨寓諷意三十四年會推南京吏部尚書上疏力辭因勸　上享安靜和平之福　上大怒以爲謗訕有　旨褫職歸築室壽山角巾布袍聚徒講學杜足不入城市三十八年十一月以疾卒年六十有三性孝友事二親盡志善處其伯兄與人不設城府非禮亦不報恒居己於人之後生平樂道人之善而諱其過取予嚴雖一介不

苟清苦若寒士產業守舊僅自給卒不能葬總督胡
公爵之乃舉隆慶萬曆間以臺省撫按先後請賜禮
部尚書　賜葬祭謚文恭

趙祖元

趙祖元字宗仁號前菴婺之東陽人奇穎自負周覽六籍及諸子百家言尤精經生業每試輒屈其邑諸生唯邑諸生亦靡不人人心遜也遂以嘉靖癸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而雅志厭薄吏事疏請得教授江西之吉安吉安故稱人士淵藪而是時羅太史洪先鄒祭酒守益皆以講學家居率郡諸生日就請益無

不灑然自奮者居久之遷國子助教又二年遷刑部主事尋轉員外郎以執法格用事貴臣得伉直聲又二年出僉山西按察司事丙辰地震河東蒲州境覆壓過半盜乘之蝟起抄切晝行窖設方略解散黨與而悉籍其金錢之無主者數十萬官貯之且用新其城塹境以無事俄遷江西參議治之如山西秩滿復遷山西兵備副使丁母吳宜人憂以歸先是族弟大史祖鵬女歸太保陸炳炳以貴倖帥緹騎勢甚張自相嵩以下咸目攝之故炳死而太史斥及其季刑部員外郎皆坐黨罷矣而論者亦遂以是併訾之夫嚴陸方貴幸時諸蠅附士率賺數資藉顯擢而祖元歷官二十餘年僅止副使尚可謂之黨援乎及歿而諸子蕭然食貧至貿貲稱貸以償所遺子錢心跡始暴白于天下

吳百朋

吳百朋字惟錫號堯山青田人徙居義烏嘉靖丁未進士授永豐令為政務先教化束矢入片言折服有水清鑑明之謠徵拜御史持節按淮揚卒遇倭亂披甲嬰城籌兵食晝戰守賊不敢逼先是倭薄東門外撫臣下令軍中開門者斬民襁負號呼者聲徹野百

朋曰郭外非吾民也耶亟內之毋以與虜每按部以惠文彈治諸不法然持議平不苛其按楚亦然九載考績晉大理丞轉右少卿尋陞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改提督南贛軍務當是時內迫山寇外苦島夷躬擐旁午與兩廣都御史合兵四擊捕首虜無算已又敗倭于烏石又戮滅水神山賊兵熠巳又敗倭于海豐捷聞賜金帛初賊首楊一戕殺長吏勢張甚而蘇阿普等依山阻險流毒四部乃懸賞格陽為招討而陰督大軍張左右翼擊之遂平洪田再破香寮又移師擊藍松程鄉擒其首渠轉戰大田別攻乳源始典

賊殪之先後破巢一百二十斬首數萬級虜獲人畜鎧仗無算又移鎮信豐授參將蔡汝蘭方略率師討平苦竹岑岡高沙諸賊餘黨盡平居民始得帖席居虔六年衆矢石驅壓烟瘴閒年未艾髮垂垂白矣前後奏捷疏十有八廕子一賜金帛十二加二品俸者一晉秩三陞慶戊辰擢南京兵部右侍郎再晉刑部右侍郎丁父憂起補兵部久之陞刑部尚書時部事久虛積案塡委至則亭法讞疑獄無小大必躬親之以疾卒于官諭祭葬如例

張元論

張元論字伯啓浦江人也博通經史尤精于春秋嘉靖丁未登進士第授工部虞衡司主事持正不阿廉介自勵奉命董修内廠内官覬多估工料論直拒之從公估報工完羨餘悉歸于上時有誣以他事聞于銓司者銓長張華陽面詰有諸論荅曰有之竟去其官爾亦不必問也華陽服其高雅誣者喙息尋轉本司郎中以忤權要左遷常州通判丁父憂歷守吉安桂林永昌三郡淸白不渝咸著政績擢雲南憲副奉表北上以疾卒于途居家之日家積餘租悉以周族之貧乏及不能娶者羅念菴鄒東廓甚禮重之所著有詹詹集蓬底浮談等書行于世

吳廉

吳廉字介夫歸安人嘉靖壬午以貢上春官甲申入業成均未幾會同舍生犯嬉走邏不獲獲廉誤譴之廉不深辨因乞歸久之聞湛公甘泉司成均復入業甘泉見而異之雅敬愛焉戊戌授知卽墨縣莅官約已黜情專意愛民節用縣故有供款悉斥廢頹廨隻僕寠寠煢立揭書座屏上與其樂于身孰若無憂于其心與其益于家孰若無損于其民其子往省之謂曰吾有牧任當勞民勸相不爲私營汝毋顧我爲也

于以故不滯行謹唯如命値歲饑經理勤勸亟亟爲民請賑適移膠河之役主者銳甚不能回廉切恫民瘼稽不發主者持之嚴曰吳知縣頭可舍官特餘事耳　朝廷命我牧民可覩其就死地乎又逋負停積一時徵討使輶相繹下益苦之格不與其使搆激語譖以木偶人因爲詩以自嘆曰老大粗更事疑非木偶人不應方寸地時展一分春秖自懷甘苦憑誰質膺眞歸田何日擬斗粟未全貧遂飄然棄官歸邑士民留者載道攀泣擗膺樹扉脫舃累帙以贈轉相賡和聞者與悲廉秉誠馭下與民如家人禱雨雨至驅

蝗蝗息侍御藍北泉境之賢傑嘗擬爲古之循吏今
之純儒也比歸寥索故址率履益毖稽文逝古或詶
事據與下筆洶湧老而彌劭與壯髦相頡頏甲辰湖
郡公創祉峴山奉杖屨以往有司隆飲鄉校裒然虛
左然爹避不赴卒之日豫訣期訂果正衽坐口占一
絶云草莽荊蓁不礙行山前山後路皆平牧童短笛
横牛背自在還家月正明乃瞑年七十有九所著有
醉中醒語及詩文若干帙藏于家

周煥

周煥字克光浦江人也資性穎悟博學能文章居家
以孝友稱嘉靖戊午由貢授福建永福知縣居官兩
月倭寇猖獗攻陷郡邑城池所至風靡煥率民兵晝
夜督戰斬獲百餘級賊退憤甚益衆併寇煥厲志堅
守月餘力竭糧盡外援不至猶披血巷戰死之時一
家死者八人福民白于上官立祠特祀扁其額曰忠
勇文移本縣爲申司府允議列祀鄉賢

李珙

李珙字侯璧永康人也由歲貢授東鄉訓導陞漵浦
教諭嘉靖乙丑詔拔異才以風郡吏當道薦珙擢大
理評事珙蚤有志理學徒步見陽明先生于越先生
授以致良知之訣珙悟獨居精思盡得其旨于是同
門錢緒山王龍溪輩推重之在東鄉當道聘主豫章
書院教事及漵浦日與同志訂會所至發明師訓聽
從者衆平居不事生業死之日惟曰只此見在良知
吾今縣寄受用性命皆了古所謂得正而斃者珙之
謂歟所著有質疑稿若干卷

徐用光

徐用光字成孚蘭溪縣人也性敏志潔不屑俗流嘉
靖間由進士任工部都水司主事歷員外郎管臨清
磚廠出納工料銀數十萬絶無錙涅中貴往來河道
有肆横者每斥之不可干以私人服其廉能事竣陞
屯田司郎中卒于官

胡節

胡節字孟通浦江人也由順天鄉試舉人授淮安知
縣爲一時廉能首稱值外艱歸行李蕭然邑人感泣
欲贐金不能強乃建却金亭于西禪驛之渡口自恨
勿克終養廬墓而卒

龔曇

龔曇字汝霖義烏人也性至孝年十七因父演病躬
侍湯藥衣不解帶比卒哀毀殯葬如禮事母尤謹凡

四十年母卒廬墓苫塊饘粥薦獻悲號三年如一日有司以孝聞詔旌表其門賜八品官復其家見配享永慕廟

戴　玕

戴玕字善甫種德尚義嘗捐已田五百畝置義庄以給養宗族親姻之貧乏者又設義塾以教訓其子弟嘗時殿講御史盧公虔爲撰記子孫食報者至今不衰

朱　助

朱助字士貞浦江人也天性孝友母卒廬墓孝感三異家爨回祿而師榮堂扁出煨燼若新一也盆栭茶枝致黃鳥卵育雛而不驚二也家有母犬病瘡其兒御食食之三也兄士安謫戍麻陽歲具衣錢供給無出粟貸貧不收其息里中有甲當償乙者輒代償之其他善行亦多

潘　琢

潘琢字時術蘭溪縣人也性孝友不私妻子父喪毀瘠骨立酒肉不入口者三年母患瘋痺琢衣不解帶痒疴痛楚隨意撟摩梳洗水火皆親理之母久卧思起乃制軟輿與弟昇之惟其所適如此者七年母没哀痛幾死既葬廬墓九年人皆稱其克盡子道云有司延爲鄉飲大賓扁其門曰孝行

唐　熊

唐熊布衣士蘭溪縣人也性澹泊躬修孝友母鄭夫人年老失明起居必敬扶持之不離左右伯兄漁石公以刑部尚書養親歸熊恭謹承意代勞母氏安其養焉家貧幾不自給而處之裕如雖兄陟上卿益自勵所守終其身不殖家產盖無於陵之避而有仲子之風者矣

黃　裳

黃裳字元佐浦江人也篤行敦義嘗讀范仲淹義田記慨而捐常稔田二百畝儲租以濟疏族隣里之急者名之曰希范晚第進士調三衢司戶郡守朱士麟稱爲儒林楷範

朱　勝

朱勝字仲高浦江人也由舉人授刑部主事累陞郎中知武昌府未幾調蘇州府所至多善政蘇人歌頌德政十年流傳中外奉　勅褒嘉超陞江西左布政使卒于官

胡　榮

胡榮字希華浦江人居家孝友名動鄉閭蒐獵百家旁通九藝玉立塵表守令高其行年凡七十以疾終門人私諡爲文莊先生有瀫州漁唱集

王宗聖

王宗聖字汝學義烏人也由進士授興化府教授陞國子監助教正巳率人大司成古冲李公雅重之累官福建僉事倭寇猖獗調遣有功歸休築室繡湖之濱督學居公禮聘講學千本邑明倫堂上與邑令趙公大河發明經權忠恕之義聞者稱服所著有濱河稾五十卷權政記十玉卷太極圖跋等書

朱環

朱環義烏人也赤子時無兒啼聲仲父桂無子養爲子已桂生子璧及宗周頗疎環環事之彌謹服勞事不知有寒暑也時境内多盜白晝出道上刼人財桂有金數百兩與璧謀瘞密中璧夜發之去復誣環桂怒褫環襦袴立之大雪中一日夜環涕泣謝遇終無一語辨其寃桂虐使日甚環五六年間瀕死者數矣恒順受無怨言桂死遇璧益厚璧子慶多暴遇死獄環竭力營救卒免之環有子曰元女曰壽元末䌊雲盜留砦峽源山將刼環奉之爲謀帥環莫之知也元閒遠歸走白父當遇避環老憚奔走又以謂亡是事不聽涕泣請又不聽罵之元度令賊縛翁去誰謂白翁非反盜者必殺盜庶有明也伏垣下賊偵騎至立殺之以血手入示父頁之去未幾台賊獲環亡奴在焉吏引環逮之獄時所司方患盜凡盜獄所連逮多論死會元病不能起獨視妹而泣妹壽奮自前走法曹椽泣訴哀求脫父而歸人稱其世孝云

汪灌

汪灌字慶衍金華西山里人也爲人廉直能急人患難人有故叩之卽風雨寒暑不避也鄉里大事官皆倚之以辦一日念徭役不均而訟訐滋起也聚其鄉人謀曰鄉之人非吾父兄則吾屬子弟也顧寡恩圮義而鬨於役者獨憚追胥科繇騷屑之擾焉耳請率里正一歲所須錢長短相覆亡慮費三十萬吾鄉戶各自實其貲爲三等定著之差次於籍而衆裒金以畀當役者從之先後視戶籍金之多寡視等則異時戶有升降則告於衆而進退之如是則名雖直役者聽事而實皆仰給于衆也公無廢事而私可無敗家尚可憚乎願與父兄慮之衆翕然稱善卽日立約束無違者旣又以裒金之難也衆割田百畝爲之約成

登其書於縣而各藏其副於家竣於役而反則會衆擊豕釃酒舊里正以田授新里正成禮而退於是一鄉之役訟遂絕行三十年矣太守吳公大善之延灌等及他父老與爲禮而志其鄉以風歲惡饑民羣起爲攘寇以救死守召灌爲畫欲調兵灌曰無以爲也此直丐升斗救死耳下片符可致何俟兵乎脫兵出則挺而搏矣守乃悟然猶遣巡檢與俱灌止巡檢於家飲食之獨以數十輩持符逮至莫不畢集吏覬功悉論以死灌詣府伏庭下不起曰是曹束手隨檄來未嘗扞法也今以逆論之後復無凶歲乎且灌實召

之灌不忍民聽灌就逮而死也守感悟亟解散其黨黠者纔二人其著信如此

徐文敏

徐文敏武義人父早卒母朱遺腹生文敏及長事母克盡孝道母患瘋疾文敏百方醫療不痊乃斷暈酒每夜叩斗辰祈以身代越四年勿懈忽一夕夢老人示以方如方劑藥母服而愈鄉人嘆異之其孝老而彌篤正德間　朝廷旌其母節後十年知縣張沭核其孝行具奏未報而文敏卒其母年逾九十而終

胡　擇

胡擇字仁甫蘭溪縣人由舉人歷邵武長沙建昌三府通判陞景州知州眞定府同知所至廉謹練達人以法家老吏稱之致政歸蕭然不自能給而猶兄弟讓田産眞孝友天性者也

王　晁

王晁字公亮東陽縣人居貧養親誠愛母卒廬墓三年知縣張立嘗雪夜往察之果見嗚咽僵卧大加嘆賞捐俸助之聲稱大著太守劉蒞大書孝行之門旌異焉仍復其家丁役

陸　璥

陸璥字温夫蘭溪縣人也由舉人授萬載知縣愷悌有爲豪巨爲盗者璥薙剪不遺力歲饑民多逋負移檄交至璥即自械繫民咸願身代璥曰父老無自苦吾寧以此去無忍爾輩流離也勸課學徒撫存孤寡皆誠心惻怛後以謗謫大庾民痛哭遮留治大庾語無躁妄遇事堅執不爲詭隨處劇繁以簡靜愛民禮士敦雅有古風陞福建漳州府通判去後民恒思之

朱　方

朱方字良矩永康人也性樸寔言笑不妄初任丹陽尹氷蘗自持聽斷詳慎陞淮安同知刑部員外郎中

實慶知府操履不踰遷雲南叅政乞致仕當道疏留之竟引疾去程松溪先生出其門終身執弟子禮方亦以師道自居時兩重之云

王世名

王世名婺武義人也年十七時父艮爲族侄俊以爭屋毆死世名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佯聽其輸田議和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俊有所餽亦佯受之雖錙銖罔有不計值封識者私繪父像自像帶劒侍置密室朝夕泣拜購一刃銘之報讐字母妻不知也服闋遊邑庠不專事舉子業惟手書忠孝格言一編佩之

已而已子甫數月撫之謂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母妻亦不知所謂也一日俊飲於其隣醉歸世名乃迎而揮其所購刃立碎其首以報讐故號於衆歸以白其母遂出共向所封識租價餽值及宿構刃狀赴邑請死實萬曆九年正月也去父死之日六年于茲矣邑陳令驗所封識訪之士民知報父讐是實乃曰此孝子也不可令對獄卒別館之上其事當道當道委金華令汪往訊之世名曰復何言吾事畢矣只欠一死汪曰檢若父屍有傷子未應得死世名曰吾忍痛六年始發者爲何不忍殘父屍也以吾命抵讐之奚檢爲遂具呈懇乞放歸故里拜父辭母撫子囑妻絕吭柩前獻屍臺下汪憐之遂移文諾於郡言世名宿抱父冤潛懷壯志强顏與讐同室矢志終不共天封買和之貲不遺錙銖鑄報讐之刃懸之繪像就理恐殘父屍即死慮絕親後歲序屢遷剛腸愈烈及甫生男一歲謂可從父九原遂揮刃於讐人廿投身於法吏驗父若果有傷擅殺應從末減但世名誓不毀父屍以生惟求即父柩而死一檢則世名且自盡是世名不檢固死檢亦死也捐生慷慨既難卒保其身而就義從容是宜曲成其志合無放歸故里聽其

自裁當道可其議世名遂得歸歸之日汪囑之曰子行吾且來子無即死吾終不惜爾父既朽之骨而不以全爾孝子仍以死自誓誓不欲檢汪喟然曰浮生有涯令名無已世名正色曰豈謂名哉理當如是其母迎而泣世名曰身固父所遺也以父之遺爲父死雖離母得從父矣復何憾謂妻曰善事若姑善撫若子餘無言見武義陳令陳仍舘之前舘囑守者曰無令其死迨汪至武義邑入迎而直世名者千人汪遂令舁其父棺棺至世名聞之大慟遂以頭觸地守者持之不得死明日邑諸生奠而見汪世名望見父棺

自以頭觸階石血噴如雨地爲之赤諸生相持大號陳汪二令亦不忍視爲之泣數行下諸生請從其志汪乃舁其父棺去遺文而弔之世名少甦即求至灘視父棺爲一再慟望弟扶棺登舟久之乃返汪所汪且去矣讀所遺文曰汪君知我哉陳令又欲白于上免檢其父以全其志世名曰此非法也非法無君何以生爲遂不食而死死之日霾霧昏慘烈風迅雷大雨如注迨迎屍歸始開霽焉遺近莫不曰眞孝子也

補遺

童存德

童存德字居敬蘭谿縣人正統十年進士除廣西道御史巡按北直十四年護駕北征死于土木之難

趙志臯

趙志臯浙江蘭谿人隆慶戊辰探花歷官吏部左侍郎入閣歷少傅建極殿大學士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二十九年贈太傅謚文懿志臯在詞林時與江陵忤外謫江陵敗復入詞林 神祖以人望所屬不由廷推特起而大用之亦孜孜思有所樹立以報 聖恩因動多掣肘不獲盡見所長竟賫志以沒云

陸可教

陸可教號葵石蘭谿縣人萬曆丁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庚辰病歸丁艱服除授原職尋轉侍讀戊子主考江西辛卯主考應天所拔多知名士而試錄亦膾炙人口歷南禮侍卒文章與馮祭酒夢禎並爲士林珍重馮之品行以起逸稱而可教規旋矩矱屹然自立能不失文懿公軌度云